佛藏

52

世纪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
APG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佛藏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書店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黃山書社

第五二冊目録

法苑珠林續前（卷第三十七至卷第一百　輦七—禄十）……一
大唐内典録　十卷　唐道宣撰（侈一—富五）……六三七
續大唐内典録　一卷　唐道宣撰（富六）……七九五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録　三卷　唐道宣撰（富七—十）……八〇二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七　輦七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敬塔篇第三十五（此有六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興造部

感福部　旋遶部　故塔部（見三十八卷）

述意部第一

敬惟如來應現妙色顯於三千正覺韜光遺形傳於八萬是以塔踊靈山影留石窟剋檀畫㲲之儀鑄金鏤玉之狀全身碎身之迹聚塔散塔之奇而光耀重昏福資含識致使英聲遐奬邪徒結信肇啓育王之始終傳有唐之初自歷代繁興神化非一故經曰正法住正法滅意存茲乎

引證部第二

如觀佛三昧經云佛留影石室在那乾呵羅國毒龍池側佛坐龍石室窟中爲龍作十八變踊身入石猶如明鏡在於石內映現於外遠望則見近望不現諸天百千供養佛佛影亦說法（迄今不滅待至彌勒）又集經云忉利天城東照明園中有佛髮塔城南麤澀園中有佛衣塔城西歡喜園中有佛鉢塔城北駕御園中有佛牙塔又智度論云天帝釋取菩薩髮及衣於天上城東門外立佛髮塔衣塔又育王傳云王得信心問道人曰我從來殺害不必以理今修何善得免斯殃答曰唯有起塔供養衆僧救諸徒囚賑濟貧乏（故譬喻經云六王宮內常以四事供養二萬沙門盡心授禮不可具述）王曰何處可起塔道人即以神力左手掩日光作八萬四千道散照閻浮提所照之處皆可起塔今諸塔處是也時王欲建舍利將四部兵衆至王舍城取阿闍世王佛塔中舍利還復修治此塔與先無異如是更取七佛塔中舍利至衆摩村中時諸龍王將王入龍宮中王從龍索舍利供養龍即分與之時王作八萬四千金銀瑠璃玻瓈篋盛佛舍利又作八萬四千寶瓶以盛此篋又作無量百千旛幢傘蓋使諸鬼神各持舍利供養之具勑諸鬼神言於閻浮提至於海際城邑聚落滿一億家者爲世尊立塔時有國名耆叉尸羅有三十六億家彼國人語鬼神言可三十六篋舍利與我等起立佛塔王作方便國中人少者令分與彼令滿家數而立爲塔時巴連弗邑有上座名曰耶舍王詣彼所白上座曰我欲一日之中立八萬四千佛塔遍此閻浮提意願如是時彼上座白言善哉大王剋後十五日日正食時令此閻浮提一時起諸佛塔如是依數乃至一日之中立八萬四千塔世間人民興慶無量共號曰阿育王塔又大阿育王經云八國共分舍利阿闍世王分數得八萬四千又別得佛口髭還國道中逢難頭禾龍王從其求舍利分阿闍世王不與便語言我是龍王力能壞汝國土阿闍世王怖畏即以佛髭與之龍還於須彌山下高八萬四千里於下起水精塔阿闍世王得還國以紫金函盛舍利作千歲燈火於五恒河沙水中塔藏埋之後阿育王得其國土王娶夫人身長八尺髮亦同等衆相具足王令相師觀之師言當爲王生金色之子王即拜爲第二夫人後還有娠足滿十月王有緣事宜出外行王大皇后妬嫉便作方便共欲除之慕覓猪母即應產者語第二夫人言

卿是少甫爾始產不可露面視天以被覆面
即生金色之子光照宫中盜持兒去殺之即
以猪子著其身邊便駡言汝云當爲王生金
色之子何故生猪便取輪頭拍囚内後園中
令服菜王還聞之不悅久久之後王出行囚
見之憶念迎取歸宫第二夫人漸得親近具
說情狀王聞驚怪即殺八萬四千夫人阿育
王後於城外造立地獄治諸罪人佛知王殺
諸夫人應墮地獄即遣消散比丘化王王發
信悟問比丘言殺八萬四千夫人罪可得贖
不道人言各爲人起一塔塔下著一舍利當
得脫罪耳王即尋覓阿闍世王舍利有國相
父年百二十將五百人取本舍利王得大喜
即分與鬼神各還所部令一日一時同藏八
萬四千刹諸鬼神言多隔山障不得相知王
言汝曹但還治槃護刹安鈴我當使阿脩輪
以手摸日四天下亦同時震又阿育王經云
塔成造千二百繖成旛及雜華未得懸旛王
身崩没塔成已六日王請僧至園供養時有
優波崛多羅漢將一萬八千阿羅漢受王請

尊者崛多顏貌端正身體柔輭而王體醜陋
肌膚麤澀尊者即說偈言
我行布施時　淨心好財物　不如王行施
以沙施於佛
王告大臣我以沙施佛報獲如是云何而不
修敬於世尊王後尋佛弟子迦葉阿難等所
有佛在世時弟子塔廟躬到塔所具展哀情
責心修敬各興種種供養更立大塔各捨十
萬兩珍寶供養是塔次至薄拘羅塔應當供
養王問彼有何功德崛多尊者答曰彼無病
第一乃至不爲人說一句法寂默無言王曰
以一錢供養諸臣白王言功德既等何故於
此供養一錢王告之曰聽吾所說偈
雖除無明癡　智慧能鑒察　雖有薄拘羅
於世何所益
時彼一錢還來至王所時大臣輩見是希有
事異口同音讚彼嗚呼尊者少欲知足乃至
不須一錢王及供養菩提樹不絕夫人名曰
低舍羅綺多作念王極愛念於我念王今捨
我珍寶至菩提樹間我方便殺樹令死王不

得往可得與我相娛夫人即遣人以熱乳澆
之樹枯葉落王聞是語迷悶躃地夫人見王
憂愁不樂當悅王心白王曰若無彼樹我命
亦無如來於彼樹得道彼樹既無何用活耶
復以冷乳灌之彼樹更生王聞歡喜詣於樹
下目不暫捨以千甕香湯溉灌菩提樹倍復
嚴好增長茂盛後三潔淨身心手執香鑪在
於殿上向西方作禮心念口言如來賢聖弟
子在諸方者憐愍我故受我供養如是語時
有三十萬比丘悉來集彼大衆中十萬是阿
羅漢二十萬是學人及凡夫宫人太子羣臣
共王所作功德無量不可述盡
又雜阿含經云阿育王問比丘言誰於佛法
中能行大施諸比丘言給孤獨長者最行大
施王問彼施幾許比丘答曰以捨億千金王
聞已彼長者尚能捨億千金我今爲王何緣
復以億千金施當以億百千金施乃至用私
藏盡將此閻浮提夫人婇女太子大臣總施
與聖僧後用四十億金還復贖取如是計校
總用九十六億千金乃至王得重病自知命

盡常願以億百千金作功德今願不滿便就後世唯減四億未滿王即辦諸珍寶送與雞頭摩寺乃至以半阿摩勒果送與僧禮拜僧足問訊大聖衆等我領此閻浮提是我所有今者頓盡不得自在唯此半果哀愍納受令我得福上座耶舍令研磨著石榴羹中行之一切皆得問遍王復問傍臣曰誰是閻浮提王諸臣啓王言大王是也時王從卧起而坐顧望四方合掌作禮念諸佛功德心念口言我今復以此閻浮提施與三寶時王書紙上而封緘之以齒印印之作如是事畢即便無常爾時太子及諸人民興種種供養葬送如王之法而闍維之

又法益經云爾時諸大臣言今是大地屬於三寶云何而立太子為王諸臣語已共議出四億金送與寺中將贖其地

又善見論云阿育王以金錢九十六億起八萬四千寶塔復大種種布施

興造部第三

述曰上來所引經論興置所由其已知乎然未識塔義是何復有幾種所為之人復通凡不答曰梵漢不同翻譯前後致有多名文有訛正所云塔者或云塔婆此云方墳或云支提翻為滅惡生善處或云斗藪波此云護讚若人讚歎擁護歎者西梵正音名為窣堵波此云廟廟者貌也即是靈廟也安塔有其三意一表人勝二令他信三為報恩若是凡夫比丘有德望者亦得起塔餘者不合若立支提有其四種一生處二得道處三轉法輪處四涅槃處諸佛生處及得道處此二定有彼提生必在阿輸柯樹下此云無憂樹此是夫人生太子之處即號此樹為生處支提如來得道在於菩提樹下即呼此樹下為得道支提如來轉法輪及涅槃處此二無定初轉法輪為五比丘在於鹿苑縱廣各二十五尋一尋八尺古人身大故一尋八尺合二十丈今天竺人處處多立轉法輪取一好處而依此量豎三柱安三輪表佛昔日三轉法輪相即名此處為轉法輪支提如來入涅槃處安置舍利即名此處為涅槃支提現今立寺名涅槃寺此則為定若據舍利處處起塔則為不定此四亦名窣堵波

又毗婆沙論云若人起大塔如來生處轉法輪處若人取小石為塔其福等前大塔所為尊故若為如來大梵起大塔或起小塔以所為同故其福無量又阿含經云有四種人應起塔一如來二辟支佛三聲聞四輪王

又十二因緣經云有八人得起塔一如來二菩薩三緣覺四羅漢五阿那含六斯陀含七須陀洹八輪王若輪王已下起塔安一露槃見之不得禮以非聖塔故初果二露槃乃至如來安八露槃八槃已上並是佛塔

又僧祇律云初起僧伽藍時先規度好地將作塔處不得在南不得在西應在東應在北不侵佛地僧地應在西在南作僧房佛塔高顯處作不得塔院內浣染曬衣唾地得為佛塔四面作龕作師子鳥獸種種綵畫內懸繒蓋得為佛塔四面造種園林華果是中出華應供養塔若樹檀越自種檀越言是中華供養佛果與僧食佛言應從檀越語若華多者

得與華鬘家語言爾許華作鬘與我餘者與我爾許直若得直得用然燈買香以供養佛秉得治塔若直多者得置佛無盡物中若人言佛無貪恚癡但自莊嚴用是華果而受樂者得罪報重佛言亦得作支提有舍利者名塔無舍利者名支提如佛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佛泥洹處菩薩像辟支佛像佛脚跡處此諸支提得安佛華蓋供養若供養中上者供養佛塔下者供養支提若卒風雨來應収供養具隨近安之不得言我是上座我是阿練若乞食大德等得越毗尼罪若塔僧物賊來急時不得藏舉佛物應莊嚴佛像僧座具應敷安置種種飲食令賊見相若起慈心賊問比丘莫畏出來年少應看若賊卒至不得藏物者應言一切行無常作是語已捨去是名難法

感福部第四

如小未曾有經云佛告阿難若有一人盡四天下滿中草木皆悉為人得四道果及辟支佛盡壽四事供養所須具足至滅度後一一起塔香華幢旛寶蓋供養復造帝釋大莊嚴殿用八萬四千寶柱八萬四千寶窻八萬四千天井寶窻八萬四千樓櫓館閣四出圍遶衆寶校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作如上百千億大莊嚴殿用施四方僧其福雖多然不如有人於佛般涅槃後以如芥子舍利起塔大如庵摩勒果其刹如針上施槃蓋如酸棗葉若佛形像如穬麥大前功德滿足百倍不及一千倍萬倍百千萬倍所不能及不可稱量阿難當知如來無量功德戒分定分智慧分解脫分知見解脫分無量功德有大神通變化及六波羅蜜如是等無量功德

又無上依經云阿難向佛合掌而作是言我於今日入王舍乞食見一大重閣莊嚴新成內外究竟若有清信人布施四方僧并具四事若如來滅後取佛舍利如芥子大安立塔中起塔如阿摩羅子大戴刹如針大露槃如棗葉大造佛如麥子大此二功德何者為勝佛告阿難如滿四天下四果聖人及辟支佛如甘蔗林竹荻麻田等若有一人盡壽供養四事具足及入涅槃後悉起大塔供養然燈燒香衣服幢旛等阿難於意云何是人功德多不阿難言甚多世尊阿難且置又如帝釋天宮住處有大飛閣名常勝殿種種寶裝各八萬四千若有清信男子女人造作如是當勝寶殿百千拘胝施與四方衆僧若復有人如來般涅槃後取舍利如芥子大造塔如阿摩羅子大戴刹如針大露盤如棗葉大造佛形像如麥子大此功德勝前所說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阿僧祇數分所不及一及譬喻所不及何以故如來無量功德故縱碎娑婆世界末為微塵以此次第悉是四沙門果及辟支佛若有清信男女盡形供養及以滅後起塔供養亦不如取舍利如芥子大乃至造像如麥子大此功德前所說百分千萬億分不及一分乃至筭數譬喻所不能及如是阿難一切如來昔在因地知衆生界自性清淨客塵煩惱之所汙濁然不入衆生清淨界中能為一切衆生說深妙法除煩惱障不應生下劣心以大量故於諸衆生生尊重心

起大師敬起般若起闍那起大悲依此五法菩薩得入阿鞞跋致位（此云不退）依如證大方便得阿耨菩提

又涅槃經云若於佛法僧供養一香燈乃至獻一華則生不動國善守佛僧物塗掃佛僧地造像塔如母指常生歡喜心亦生不動國此即淨土常嚴不為三災所動也又僧祇律云佛於拘薩羅國遊行時婆羅門耕地見世尊過持牛杖拄地禮佛世尊見已便發微笑諸比丘白佛何因緣故笑唯願欲聞佛告諸比丘是婆羅門今禮二佛諸比丘白言何等二佛佛告比丘禮我杖下有迦葉佛塔諸比丘白佛願見迦葉佛塔佛告諸比丘汝從此婆羅門索土塊并是地即便索之時婆羅門便與之得已爾時世尊即現出迦葉佛七寶塔高一由延其面廣半由延婆羅門見已便白佛言我姓迦葉是我迦葉土埠爾時世尊即於彼處作迦葉佛塔諸比丘白佛我得授泥不佛言得授即說偈言

真金百千擔　持用行布施　不如一團泥　敬心治佛塔

爾時世尊敬過去佛故便自作禮諸比丘亦禮佛說偈言

人等百千金　持用行布施　不如一善心　恭敬禮佛塔

爾時比丘即持香華來奉世尊敬過去佛故即持供養塔佛即說偈言

百千車真金　持用行布施　不如一善心　香華供養塔

爾時大衆雲集佛告舍利弗汝為諸人說法佛說偈言

百千閻浮提　滿中真金施　不如一法施　隨順令修行

爾時座中有得道者佛說偈言

百千世界中　滿中真金施　不如一法施　隨順見真諦

又法句喻經云昔佛在世時遣一羅漢名曰須曼持佛髮爪至罽賓國南山之中造佛塔寺中常有五百羅漢旦夕燒香遶塔禮拜時山中有五百獼猴見僧遶塔禮拜供養即共負石學僧作塔遶之禮拜于時天雨山水瀑漲五百獼猴一時没死生忉利天七寶宮殿巍巍無量衣食自然快樂無極既得生天各自念言我等何緣得來生此即以天眼觀見前身作其獼猴由學衆僧戲笑作塔山水所漂命終生此即共相將齎持香華從天下來供養死屍迴詣佛所禮拜問訊佛為說法五百天子一時皆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獼猴學僧戲笑作塔尚獲福報巍巍乃爾豈況於人信心造塔寧無果報

又譬喻經云昔佛涅槃後阿育王國有迦羅越其人福德世間希有意有所須應念即至其家舍宅七寶所成閤內婦女端正少雙晝夜娛樂快樂無極其人信心恒常供養二萬餘僧阿育王聞便召見之而語之言聞卿大富家有何物即荅王言家無所有王不信之便遣人看使至唯見門閤七重舍宅堂宇七寶莊嚴巍巍無量使入室中不見食物唯見婦女端正少雙使見即還具以白王王意漸解時迦羅越知王解已便於王前以手東指

即時空中七寶雨下不可限量指餘三方亦復如是王見乃知是大福德王即詣寺請問此事寺有上座得阿羅漢三明六通王問上座此迦羅越宿植何福所須自然應念即至上座荅王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迦羅越爾時與其四人同共造塔用心徧殷造塔成已復以七寶及取好花上塔頭上四面散下而以供養發誓願言使我世世食福自然恒不斷絶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食福自然快樂無極爾時但願食福無盡不願度脫故至今日唯受勝福未得道迹又大悲經云佛告阿難若人樂著三有果報於佛福田若行布施餘諸善根願我世世莫入涅槃以此善根不入涅槃無有是處是人雖不樂求涅槃然於佛所種諸善根我說是人必入涅槃也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其兒兩手各把金錢取已還生無有窮盡父母歡喜因為立字名曰寶手年漸長大慈悲孝順好喜布施有人來乞申其兩手出好金錢尋以施之後與諸人出城遊觀前到祇洹見佛相好心懷歡喜頂禮請佛及比丘僧願受我供阿難語言設供須財於是寶手即申兩手金錢雨落須臾滿地積聚過人佛勅阿難令為營供飯食訖佛為說法得須陀洹歸辭父母求乞出家既出家已得阿羅漢果阿難見已而白佛言寶手比丘宿植何福生於豪族手出金錢取無窮盡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阿難昔迦葉佛入涅槃後有迦翅王收其舍利造四寶塔時有長者見竪塔棖心生隨喜持一金錢安著塔下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有金錢受福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其婦懷妊生一男兒容貌端正世所希有然其生時頂上自然有摩尼寶蓋徧覆城上父母歡喜因為立字名曰寶蓋漸長值佛出家得羅漢果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遷神入涅槃後有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商主入海採寶安隱得來即以摩尼寶珠蓋其塔頭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寶蓋隨共而生乃至今者得值於我出家獲道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頭上自然有摩尼珠時父母因為立字名曰寶珠年漸長大見佛出家成阿羅漢果入城乞食時寶珠故在頭上城中人民怪其所以競來看之深自慚恥還歸所止白言世尊我此頭上有此寶珠不能使去今者乞食為人嗤笑願佛世尊見却此珠佛告比丘汝但語珠我今生分已盡更不須汝如是三說珠自當去比丘受教寶珠不現時諸比丘請佛為說宿業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時彼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其舍利造四

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彼國王入塔禮拜持一摩尼寶珠繫著根頭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三塗天上人中常有寶珠在其頂上受天快樂至今值佛出家得阿羅漢果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旋遶部第五

如菩薩本行經云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入舍衛城而行乞食時彼城中有一婆羅門從外而來見佛出城光相巍巍時婆羅門歡喜踊躍遶佛一帀作禮而去佛便微笑告阿難言此婆羅門見佛歡喜以清淨心遶佛一帀以此功德從是以後二十五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快樂無極竟二十五劫得辟支佛名持儭那祇梨以是因緣若人旋佛及旋佛塔所生之處得福無量也

又提謂經云長者提謂白佛言散華燒香然燈禮拜是為供養旋塔得何等福佛言旋塔有五福德一後世得端正好色二得聲音好三得生天上四得生王侯家五得泥洹道何因緣得端正好色由見佛像歡喜故何緣得聲音好由旋塔說經故何緣得生天上由當旋塔時意不犯戒故何緣得生王侯家由頭面禮佛足故何緣得泥洹道由有餘福故佛言旋塔有三法一足舉時當念足舉二足下時當念足下三不得左右顧視唾寺中地右遶者經律之中制令右旋若左遶行為神所訶乃至左遶麥積為俗所責其徒衆矣今時行事者順於天時西面北轉右肩袒膊向佛而恭也或旋百帀千帀七帀三帀各有所表且論常行三帀者表供養三尊止三毒淨三業滅三惡道得值三寶故華嚴經偈云

始欲旋塔　當願衆生　施行福祐　究暢道意
遶塔三帀　當願衆生　得一向意　不續四毒

又賢者五戒經云旋塔三帀者表敬三尊一佛二法三僧亦念滅三毒一貪二瞋三癡又三千威儀云遶塔有五事一低頭視地二不得蹈蟲三不得左右顧視四不得唾塔前地上五不得中住與人語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七

音釋

賑（之月切瞤也）髭（即移切口上鬚也）漑（居代切澆灌也）[illegible]（古佐切麥）蔗（之夜切甘蔗也）嗤（充之切笑也）棖（除庚切柱也）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八　輦八

唐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故塔部第六

依像法決疑經云造新不如修故作福不如避禍斯言驗矣或有村坊塔寺損故伽藍堂殿朽壞舍屋崩摧席扇蓬户靡隔煙塵甕牖茅茨無掩霜露是以門墻彫毀糞穢盈階路絕人蹤僧徒漂寄不修不飾日就衰羸造罪造愆無時暫捨夜暗燈燭本自無聞晝日播華元來非見堂絕梵唄鑪停海岸遂使惡鬼劾靈善神捨衛伽藍無固直為僧徒慢惰佛法既衰亦由白衣無敬此而不憂更欲何求又寶梁經云有一賢者面上有國王文相師見已嫁女與之後時賢者入僧寺中杖倚伽藍生憍慢故失國王文墮大地獄又薩遮經云或嫌塔寺及諸形像妨礙送置餘處者如是惡人攝在惡逆眾生分中上品治之又十輪經云若破寺殺害比丘其人壽終支節皆疼多日不語死墮阿鼻地獄具受諸苦又三千威儀云掃塔上有五事一不得著屐上二不得背佛掃塔三不得取上善土持下棄四不當下佛像上故華五當旦過澡手自持淨巾還拭佛像復有五事一當先灑地二當使調三當待燥四不逆掃五不得逆風掃復有五事一不得去善土二當自手拾草三當取中土轉著下處四不得令四角掃處有迹五掃塔前六步使淨（此處事務故限約六步若事閑豫多掃彌善也）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淨心供養眾僧掃如來塔命終生意躁天身無骨肉亦無汙垢香氣能熏一百由旬其身淨潔猶如明鏡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識於福田見有佛塔風雨所壞若僧房舍以福德心塗飾治補復教他人令治故塔命終生白身天其身鮮白入珊瑚林諸天女五欲自娛業盡還退若生人中其身鮮白又雜寶藏經云若掃僧房一閻浮提不如掃佛塔一手掌（成論亦同）又撰集百緣經云掃地得五功德一自除心垢二除他垢三去憍慢四調伏心五增長功德得生善處又無垢清淨女問經云掃地得五功德一自心清淨他人見生淨心二為他愛三天心歡喜四集端正業五命終生善道天中又沙彌威儀經云掃地有五法一不得背人二不得逆掃三當令淨四不得有迹五當即分却又增一經云掃佛塔有五法一水灑地二除去瓦石三平正其地四端意掃地五除去穢惡地既淨已隨能持一枝香華散布地上供養得福無量故華嚴偈云

散華莊嚴淨光明　莊嚴妙華以為帳
散眾雜華遍十方　供養一切諸如來

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到恒河邊見一故塔毀落崩壞比丘問佛此是何塔朽故乃爾佛告比丘此賢劫中波羅柰國梵摩達王正法治化唯無子息禱祀諸神求索有子困不能得時王國中有一池水生一蓮華其華臺中有一童子結跏趺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口出優鉢羅華香身諸毛孔出旃檀香王及妃后見甚歡喜即抱還宮養育漸大隨其行處蓮華承足因香立字名栴檀香後悟非常成辟支佛身昇虛空作十八變尋入涅槃王收舍利起塔供養是彼塔耳比

丘問佛宿植何福受斯果報佛告比丘乃往過去拘樓孫佛時有長者子甚好婬色見一婬女心生躭著無財可與遂至塔中盜華與之乃共夜宿曉即身體生其惡瘡痛不可言喚醫療治醫占云須牛頭栴檀用塗瘡上可得除愈時長者子即賣家宅得於金錢滿六十萬尋用買香正得六兩擬用塗瘡心自思惟即語醫言我今所患乃是心病即持所買牛頭栴檀擣以爲末入其塔中發誓願言如來往昔修諸苦行誓度衆生隨其厄難我今此身隨一生數唯願世尊慈悲憐愍除我此患作是誓已用香塗塔以償華價至心供養求哀懺悔瘡尋得差身諸毛孔有栴檀香聞此香已歡喜禮拜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受快樂隨其行處蓮華承足身諸毛孔恒有香氣是故智者當作是學又小法滅盡經云後劫火起時曾作伽藍所不爲火焚乃至金剛界爲土臺也又菩薩本行經云昔佛在世時告五百阿羅漢汝等各說前世宿行所作功德今得值我得道因緣

時有阿羅漢名婆竭多梨即從座起白佛言世尊我念過去無央數劫有佛出世號曰定光入涅槃後分布舍利起塔供養法欲末時有一貧人無方自濟賣薪爲業向澤採薪遙見澤中有一塔寺甚爲巍巍即到塔邊瞻覲形像歡喜作禮唯見狐狼飛鳥走獸止宿之處草木荊棘不淨滿中迥絕無人復無行跡無供養者貧人覩見心用愴然而不曉知如來神德但以歡喜誅伐草木掃除不淨掃訖歡喜遶之八帀作禮而去緣此功德命終之後生光音天衆寶宮殿光明晃煜於諸天中巍巍最勝不可計量盡其天壽而復百返作轉輪王七寶自然王四天下後復壽盡當住國王大姓長者家財富無量顏容端正殊妙無雙人見歡喜無不愛敬欲行之時道路自淨虛空之中雨散衆華婆竭多言昔貧人者今我身是由昔掃塔生處自然一阿僧祇九十劫中不墮惡道天上人間富貴尊榮封受自然快樂無極今最後身值釋迦佛捨家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若有人能

於佛法僧少作微善如毛髮許所生之處受報弘大無有窮盡又譬喻經說祇陀太子昔毗婆尸佛時布施一奴一婢給掃寺廟緣此功德世世常得七寶宮宅門戶兩邊常有自然金銀男女擎持寶鉢滿中七寶取無窮盡夜中常有自然天兵五百餘騎衛護其舍無敢近者輪王七寶者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主藏臣寶七主兵神寶又雜寶藏經云昔舍衛國中有一長者造立塔寺後時命終生忉利天其婦晝夜追憶夫故愁憂苦惱以憶夫故常掃治夫所造塔寺夫下觀見即來婦所問訊安慰而語之言汝憶我故大憂愁耶婦即語言汝爲是誰夫尋答言我是汝夫以作塔寺功德因緣得生天上見汝憶我修治塔寺故來汝所婦言近我夫即答言人身臭穢不復可近汝復欲得爲我妻者勤供佛僧修掃塔寺願生我天若得生天我必當還以汝爲妻婦用夫語作諸功德發願生天其後命終得生天上還爲夫婦夫婦相將來至佛所佛爲說法夫

婦並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又分別功德論云：昔舍衛城中有夫婦二人，而無子息。夫婦精進，信敬三寶。時婦早亡，由信敬故，生忉利天，以為天女，面首端正，天中少比。天女自念：我極端正，今此世間誰任我夫？便以天眼觀見本夫，今已出家，年老暗短，專信而已，常勤掃除塔廟為業。見其掃塔，必應生天。天女尋下，光明照耀，住其夫前。比丘見已，問其因緣。天女答曰：我是君婦，今為天女。我觀天上無任我夫，見君精進，常勤掃塔，必應生天。若得生天，願同一處，還為我夫。是以故來，陳其情狀。白意已訖，還歸天上。時夫比丘見此事已，從是以後，倍加精進，修補塔廟，積功轉勝，應生第四兜率天上。天女憶夫，復來語言：君福轉勝，應生兜率天，我今不復得君為夫。語訖還去。比丘聞已，倍更精進，遂獲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其婦生一兒，端正姝妙，見者敬仰。漸大見佛，得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而供養之。其後小毀，有童子入塔，見此破處，和顏悅色，集喚眾人，共塗治塔，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受樂無極。常為天人所見敬仰。乃至今值於我，為諸人所見敬仰，出家得道。聞佛所說，歡喜奉行。頌曰：

遺身八萬塔　寶飾高百丈　儀鳳異靈鳥
金盤代仙掌　積拱承彫角　高簷掛樹網
寶地若池沙　風鈴如積響　刻削生千變
丹青圖萬像　烟霞時出沒　神仙乍來往
晨霧半層生　飛旛接雲上　遊蜺不敢息
翔鵾詎能仰　聖變無窮端　感福豈三兩
顧假舟航末　彼岸誰云廣

感應緣（略引二十一驗）

西晉會稽鄮縣塔　東晉金陵長干塔
石趙青州東城塔　姚秦河東蒲坂塔
周岐州岐山南塔　瓜州城東古塔
沙州城內大乘寺塔　洛州故都西塔
涼州姑臧故塔　甘州刪丹縣故塔
晉州霍山南塔　齊代州城東古塔
隋益州福感寺塔　益州晉源縣塔
鄭州超化寺塔　懷州妙樂寺塔
并州淨明寺塔　并州榆社縣塔
魏州臨黃縣塔
統明神州山川并海東塔
雜明西域所造之塔

右以前數內十九塔，並是如來在日行化，乞食因遇童子戲弄沙土，以為米麵。宿祐冥會，以土麵施佛。佛感其善心，為受塗壁，記此童子吾滅度後一百年滿，作王出世，號為阿育，作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切鬼神並皆臣屬，且使空中地下四十里內所有鬼神開往前八塔所獲舍利，役諸鬼神於一日一夜一億家施一塔，廣計八萬四千塔，具如上經，故不備載。今惟此神州即是東境，故此漢地案諸典籍，尋訪有十九塔，並是育王所造八萬四千之數也。若更具引佛法東

流已來道俗所造感通者則有百千且
述育王十九塔内逐要感徵并同見聞
者略述者二十一條餘之不盡者備如
廣傳也
初西晉會稽鄮縣塔寺今在越州東三百七
十里鄮縣界東去海四十里在縣東南七十
里南去吳村二十五里案前傳云晉太康二
年有并州離石人劉薩訶者生在田家弋獵
爲業得病死甦云見一梵僧語訶曰汝罪重
應入地獄吾憫汝無識且放令洛下齊城丹
陽會稽並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阿育王所
造可勤求禮懺得免此苦既醒之後改革前
習出家學道更名慧達如言南行至會稽海
畔山澤處處求覓莫識基緒達悲塞煩冤投
造無地忽於中夜聞土下鍾聲即遷記其處
剌木爲刹三日間忽有寶塔及舍利從地涌
出靈塔相狀青色似石而非石高一尺四寸
方七寸五層露槃似西域于闐所造面開窓
子四周天全中懸銅磬每有鍾聲疑此磬也
遶塔身上並是諸佛菩薩金剛聖僧雜類等

像狀極微細瞬目注睛乃有百千像現面目
手足咸具備焉斯可謂神功聖迹非人智所
及也今在大木塔内於八王日舉巡邑里見
者莫不下拜念佛生善齋戒終身其舍利者
在木塔底其塔左側多有古迹塔側諸暨縣
越舊都之地也以句章鄮剡等四縣爲之
諸暨東北一百七里大部鄉有古越城周迴
三里地記云越之中葉在此爲都驪宮別館
遺基尚在悉生豫樟多在門階之側行位相
當森竦可愛風雨晦朔猶聞鍾磬之聲百姓
至今多懷肅敬其迹繁矣輿志云阿育釋迦
弟子能役鬼神一日夜於天下造佛骨寶塔
八萬四千皆從地出
案晉沙門竺慧達云東方兩塔一在於此一
在彭城今秣陵長干又是其一則有三矣今
以經驗億家造一塔計此東夏理多不疑且
見揚越即有二塔廣統九域故有隱之會稽
記云東晉丞相王導云初過江時有道人神
采不凡言從海來相造昔與育王共遊鄮縣
下眞舍利起塔鎮之育王與諸眞人捧塔飛

行虛空入海諸弟子攀引一時俱墮化爲烏
石石猶人形其塔在鐵圍山也太守褚府君
云海行者述島上有聚烏石作道人形頗有
衣服褚令鑿取將視之石悉如袈裟之狀
梁祖普通三年重其古迹建木浮圖堂殿房
廊周環備滿號阿育王寺四面山繞林竹葱
翠華卉間發飛走相娛實閑放者之佳地也
有碑頌之著作郎顧胤祖文寺東南三里山
上有佛右足跡寺東北三里山頭有佛左足
跡二所現于石上莫測其先寺北二里有聖
井其實深池中有鰻鱺魚俗號爲魚菩薩也
人至井所禮拜魚隨聲出至隋末賊過偶禮
魚現賊便以刀斫之因斷魚尾自爾潛隱雖
喚不出時有至心邀請禮拜者但濆水而已
初有一僧聞塔來禮處所荒凉將食爲難有
老姥患脚來爲造食便去日日如是怪之去
後私尋乃入池内按量即是池魚所化也其
塔靈異往往不一大略爲瑞多現聖僧遶塔
行道每夕然燈於光影中現形在壁旋轉而
行且列數條多則詞費至唐貞觀十九年敕

法師者寓穴道勝歷覽聖迹依然動神領徒數百來寺一月數講經論士俗咸會夜中有人見梵僧百餘繞塔行道以事告衆寺僧曰此事常有不足可怪自古至今四大良日遠近來寺建齋樹福然於夜中每見梵僧行道誦經贊唄等相唐永徽元年會稽處士張太玄於寺禮誦沙門智悅獨與太玄連牀而寢半夜聞誦金剛般若了了分明二人靜聽形心欣泰乃至誦訖殺契其相若眞尋視無形明知神授也西京城內東西曲池日嚴寺寺即隋煬帝造昔在晉蕃作鎮淮海京寺有塔未安舍利乃發長干寺塔下取之入京埋于日嚴寺塔下施銘於上于時江南大德五十餘人咸言京師塔下舍利非是育王造塔舍利育王舍利乃在長干本寺道俗懷疑不測是非至武德七年日嚴寺廢僧徒散配其舍利塔無人守護時有道宣律師門徒十人配住西市南長壽坊崇義寺乃發掘塔下得舍利三枚白色光明大如黍米幷爪一枚少有黃色幷白髮數十餘有雜寶瑠璃古器等總

以大銅函盛之撿無螺髮又疑爪黃而小如人者尋佛倍人爪赤銅色今則不爾乃將至崇義寺佛堂西南塔下依舊以大石函盛之本銘覆上埋于地府南僧咸曰此爪髮至梁武帝時已有疑焉據事以量則長干佛骨頗移於帝里矣然江南古塔猶有神異崇義所流蓋蔑如也故兩述之但年歲綿遠後人莫測其源故別流記爾(此下闕青州河東二驗)周西京西扶風故縣在岐山南古塔在平原上南下坻高鄉曰鳳泉周魏以前寺名阿育王僧徒五百及周滅佛法廟宇破壞唯有兩堂至大業末年四方賊起百姓共築此城以防外寇唐初雜住失火焚之一切都盡二堂餘燼焦黑尚存至貞觀五年岐州刺史張亮素有信向來寺禮拜但見故塔基曾無上覆奏勅請望雲宮殿以蓋塔基下詔許之古老傳云此塔一閉經四十年一出示人令道俗生善恐開聚衆不敢私開奏勑許開深一丈餘獲二古碑並周魏之所樹也既出舍利遍視道俗有一盲人積年目冥努眼直視忽然

明淨京邑內外奔赴塔所日有數萬舍利高出見者不同或見如玉白光映徹內外或見綠色或見佛形像或見菩薩聖僧或見赤光或見五色雜光或有全不見者問其本末為一生已來多造重罪有善友人教使徹到懺悔或有燒頭煉指刺血灑地殷重至誠遂得見之種種不同不可備錄至顯慶四年九月內有山僧智琮慧辯以解呪術見追入內語及育王塔事年歲久遠須假弘護帝曰豈非童子施土之育王耶若近有之則八萬四千之一塔矣琮曰未詳虛實請更出之帝曰能得舍利深是善因可前至塔所七日行道祈請有瑞乃可開發即給錢五千貫絹五千匹以充供養琮與給使王長信等十月五日從京旦發六日逼夜方到琮即入塔內專精若到行道久之未驗至十日三更乃臂工安炭大燒香懍厲專注曾無異想忽聞塔內像下振裂之聲尋聲往觀乃見瑞光流溢霏霏上涌塔內三像足下各放光明赤白綠色旋遶而上至於衡角合成帳蓋琮大喜踊躍欲召

僧看乃覩塔內側塞僧徒合掌而立謂是同
寺須臾既久光蓋漸歇冉冉而下去地三尺
不見羣僧方知聖隱勑使王長信等同覩瑞
相流輝遍滿赫奕瀾漫若有旋轉久方沒盡
及旦看之獲舍利一枚殊大於粒光明鮮潔
更細尋覓又獲七粒總置盤木一枚獨轉遶
餘七粒各放光明炫燿人目琮等以所感瑞
具狀上聞勑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絹三千匹
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餘者修補故塔仍以
像在塔內可即開發出佛舍利以流福慧又
勑僧智琮慧辯馮臚給名住會昌寺初開舍
利二十餘人同共下鑿及獲舍利諸人並見
唯一人不見其人懊惱自拔頭髮苦心邀請
乃置舍利於掌雖覺其重不見如初由是諸
人恐不見骨不敢觀光寺東雲龍坊人勑使
未至前數日望寺塔上有赤色光周照遠近
或見如虹直上至天或見光照寺城丹赤如
晝旦具以聞寺僧歎訝曰舍利不久應開此瑞
如貞觀不異其舍利形狀如上指初骨長可
二寸內孔正方外楞亦爾下平上漸內外光

淨以指內孔恰得受指便得勝載以示大衆
至於光相變現不可常準于時京邑內外道
俗連接二百里間往來相續皆稱佛德一代
光華京師慈恩寺僧惠滿在塔行道忽見綺
井覆海下一雙眼精光明殊大通召道俗同
視亦皆懾然喪膽更不重視至顯慶五年春
三月下勑請舍利往東都入內供養時西域
又獻佛束頂骨至京師人或見者高五寸闊
四寸許黃紫色又追京師僧七人往東都入
內行道勑以舍利及頂骨出示行道僧曰此
佛真身僧等可頂戴供養經一宿還收入內
皇后捨所寢衣帳准價千匹絹為舍利造金
棺銀槨雕鏤窮奇以龍朔二年送還本塔至
二月十五日京師諸僧與塔寺僧及官人等
無數千人共下舍利于石室掩之俟三十年
後非余所知至後開瑞冀補茲處岐州岐山
縣華陽鄉王莊村有人姓馮名玄嗣先來麁
獷殊不信敬母兄承舍利從東都來將欲藏
掩嗣不許往母兄不用其語至舍利所禮拜
還家玄嗣怒曰此有何驗而往禮之若舍利

有功德者我家中佛像亦有功德即取佛像
燒之竟有何驗母兄救之已燒下半玄嗣忽
倒不覺暴死經三日始活說云忽到一處似
是地獄有大鳥飛來啄精㗖舌入大火坑燒
烙困苦覺身癢悶以手摩面眉髮隨落目看
大地全無精光覩屬傍看皆知罪驗諸人語
曰汝自造罪無可代者玄嗣神識不與人同
但曰火燒我心以取道士之語敎吾不信謗
佛之罪今殃著身東西馳走又被打杖怕懼
號哭但惟叩頭彈指懺悔乞命乞命而晝夜
號走不曾暫住至二月十三日親屬哀懇請
僧懺悔乞願造像又將至塔所于時京邑大
德極多時行虔法師為衆說法裴尚宮比丘
尼等數百俗人士女向有萬人咸見玄嗣五
體投地對舍利前號哭自撲至誠懺悔不信
之罪又懺犯尼淨行打罵衆僧盜食僧果自
懺已後眠夢稍安大患仍自不差未經一年
方死其佛頂骨用珍寶贖之計直四千匹絹
遂依其數以蓄練酬之頂骨今見在內供養
即是螺髻束髮小頂骨然大頂骨猶未至此

此下明本州沙州洛州涼州甘州晉州代州七驗

隋益州郭下福感寺塔者在州郭下城西本名大石相傳云是鬼神奉育王敎西山取大石爲塔基舍利在其中故名大石也隋蜀王秀作鎭井於閣之令人掘鑿全是一石尋縫至泉不見其際風雨暴至有人於石傍鑿取一片將出乃是鑿王問於識寶商云此是眞璧玉世中希有隋初有詵律師見此古迹於上起九級木浮圖今見在焉益州旱澇官人祈雨必於此塔祈即有應特奇感徵故名福感寺近有人盜鈴將下三級者神聲擪斗起以墜賊腔內中其人被壓唱呼寺爲射斗起方得脫出至永徽元年有王頻子者漂掠有名夜上相輪取博山將下至底級兩柱忽夾之求出不得漸漸急困見有梵僧曰可大唱賊不爾死矣即唱數聲寺僧聞救方得拔出至貞觀年初大地震動此塔搖颺將欲摧倒于時郭下無數人來忽見四神形如塔量各以背抵塔之四面乍倚乍傾率以免壞觀瑞道俗歎未曾有塔上露盤猶來小短不稱塔形有一人極豪侈多產業見前靈瑞乃捨金三百兩共諸信者更造露盤既成析下至覆盆香氣蓬勃如雲騰涌流芳城邑七日乃歇

隋益州晉源塔者在州西南一百餘里今號爲等泉寺本名大石其基本緣略亦同前尋諸古塔其相不同豈非當部鬼神情有所樂寨蜀三塔同一石蓋餘不定准也州北百里雒縣塔者在縣城北郭下寶興寺中本名石基相亦同前隋初有天竺僧曇摩掘叉遠至東夏禮育王塔承蜀三塔又往禮拜至雒縣大石寺塔所敬事已訖欲往成都宿兩女驛將旦聞左右行動聲又曰是何人耶妄相恐動空中應曰有十二神王從本國來所在之處擁護法師明日當見成都塔今欲西還與師別耳又曰既能遠送何不見形神即見形又爲人善畫便一一邈之既遍形隱及至成都禮大石塔訖詵律師乃依圖刻木爲十二神像粧飾在於塔下今猶見在益州郭下法成寺有沙門道卓是名僧也大業初雒縣寺無人修葺纔有下基卓乃率化四部造木浮圖粧師備矣塔爲龍護居在西南角井中時有相現側有三池莫知深淺三龍居之人莫臨視貞觀十三年三龍大鬪雷霆震擊水火交飛又之乃靜塔如本住人皆拾得龍毛長三尺許黃赤可愛

隋鄭州超化寺塔者在州西南百餘里密縣界在縣東南十五里塔在寺東南角其北連寺方十五步許其寺塔基在淖泥之上西面有五六泉南面亦有皆孔方三尺騰涌沸出流溢成川泉上皆下安栢柱鋪在泥水上以炭沙石灰次而重填最上以大方石可如八尺牀編次鋪之四面細腰長一尺五寸深五寸生鐵固之近有人試發一石下有石灰乃至百圍便抽一團長三丈徑四尺現在自非輪王表塔神功所爲何能辦此基構終古不見其儔也今於上架塔二重塔南大泉涌沸鼓怒絕無水聲豈非神化所致也有幽州僧道嚴者姓李氏形極奇偉本入隋煬四道場後從俗服今年一百五歲獨住深山每年七日來此塔上盡力供養嚴怪其泉流涌注無

聲乃遣善水崑崙入泉尋討但見石柱羅列
不測其際中有寶塔可高三尺獨立空中四
面水圍凝然而住竟不至塔所考其原始莫
測其由時俗所傳育王所立隋祖已來寺塔
現在

隋懷州妙樂寺塔者在州東武陟縣西七里
妙樂寺中見有五級白浮圖塔方可十五步
並是側石編砌石長五尺闊三寸以下鱗次
葺之極細密道俗自見咸驚訝其神鬼所造
其下不測其底古老相傳塔從地涌出下有
大水莫委眞虛有刺史疑僧濫飾乃使人傍
基掘下至泉源猶不見其際（此下閏子明榆杜二字）

隋魏州臨黃塔者在縣西三十里本名舍利
寺今爲尼住其塔見在三邊有水惟西開路
基搆編石從水底上蓮華彌滿於三面其水
際深人皆怯入傳云舍利塔在其水內空中
如鄭州者今改爲莫州大都督府

齊州臨濟縣東有瓶塔云是誌公所營四面
石欲擁從驚人周滅法時令人百千用力挽
出終不可脫亦無有損今現在。益州城南
空慧寺內金藏有穴在寺近有道士素知有
藏來就守寺神乞神令入穴取得二斗金粟
依言即入唯見地下金甕行行相對莫測其
邊寺僧通知無敢侵者。坊州玉華宮寺南
二十里許大高嶺俗號檀臺山上有古塔基
甚宏壯面方四十三尺上有一層瓶身四面
開户石門高七尺餘廣五尺餘傍有破瓶無
數古老傳云昔周文王於此遊獵見有沙門
執錫持鉢山頭立住喚下不來王遣往捉將
至不見遠看仍在乃勑掘所立處深三丈獲
得鉢杖而已王重之爲聖故爲起瓶塔一十
三級左側村墟常聞鐘聲至龍朔元年京師
大慈恩寺沙門慧貫法師聞之便往又聞鐘
聲慷慨古迹將事修理恨無泉水懷惑猶豫
貫又感祥雲護塔善神曰可即經始不勞疑
慮又感異僧曰我是南方淨土菩薩行化至
此云是塔自古至今已經四造勿辭勞倦功
用必成唯須牢作不事華侈三層便止貫聞
此告親事經營塔側古窑三十餘所猶有熟
甎塡滿更尋塔南川中乃是古寺背山面水
一期幽栖之勝地也自未修前鐘聲時至恰
人營搆依時發聲三下長打如今集僧上堂
方法龍朔三年掘得古銘云周保定年塔崩
塔初成時南望見渭又云置塔經四百餘年
崩計周保定至開皇元年得二十年開皇至
龍朔初得八十一年又計銘記四百年後始
崩則塔是後漢時所造後周無謚文者前周
大遼未知古老所傳周文是何帝代但知塔
甎巨萬然非下俗所立耳江州廬山有三石
梁長數十丈廣不及尺下望無底晉咸康年
中庾亮爲江州登山過梁見老公殊偉厦屋
崇峻玉堂眩目奇塔崇竦莫測是何循逸久
之終非人宅乃拜謝而返唐貞觀二十一年
荊州大興國寺塔西南柱無故有聲人往看
之乃見有金銅佛頭出如是日日漸出經三
夕方盡長六寸許是立佛道俗咸異之

高麗遼東城傍塔者古老傳云往昔高麗聖
王出現案行國界次至此城見五色雲覆地
即往雲中有僧執錫住立既至便滅遠看還
見傍有土塔三重上如覆釜不知是何更往

覔僧唯有荒草掘深一丈得杖并履又掘得銘上有梵書侍臣識之云是佛塔王委曲問荅曰漢國有之彼名蒲圖王因生信起木塔七重後佛始至具知始末今更增高本塔朽壞斯則育王所統一閻浮洲處處立塔不足可怪倭國在此洲外大海中距會稽萬餘里隋大業初彼國官人會丞來此學問內外博知至唐貞觀五年共本國道俗七人方還倭國未去之時京內大德每問彼國佛法之事因問阿育王依經所說佛入涅槃一百年後出世取佛八國舍利使諸鬼神一億家為一佛塔造八萬四千塔遍閻浮洲彼國佛法晚至未知已前有阿育王塔不會丞荅曰彼國文字不說無所承據然驗其靈迹則有所歸故彼土人開發土地往往得古塔靈盤佛諸儀相數放神光種種奇瑞詳此嘉應故知先有也

西域志云罽賓國廣崇佛教其都城內有寺名漢寺昔日漢使向彼因立浮圖以石構成高百尺道俗虔恭異於殊常寺中有佛頂骨亦有佛髮色青螺文以七寶裝之盛以金匣王都城西北有王寺寺內有釋迦菩薩幼年齓齒長一寸次其西南有王梵寺寺有金銅浮圖高百尺其浮圖中有舍利骨每以六齋日夜放光明照燭遠承露盤至其達曙西域志云波斯匿王都城東百里大海邊有大塔塔中有小塔高一丈二尺裝衆寶飾之夜中每有光曜如大火聚云佛般泥洹五百歲後龍樹菩薩入大海化龍王龍王以此寶塔奉獻龍樹龍樹受已將施此國王便起大塔以覆其上自昔以來有人求願者皆叩頭燒香獻華蓋其華蓋從地自起徘徊漸上當塔直上乃止空中經一宿變成不知所在西域志云龍樹菩薩於波羅柰國造塔七百所自餘凡聖造者無量直於禪連河上建塔千有餘所五年一設無遮大會。西域乾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推其本緣乃是如來在世之時與諸弟子遊化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二百年有國王名迦尼色迦在此處起浮圖佛入涅槃後二百年有國王字迦尼色迦出遊城東見四童子壘牛糞為塔可高三尺俄然即失矣王怪此童子即作塔籠之糞塔漸高挺出於外去地四百尺然後始定王更廣塔基三百餘步從地構木始得齊等上有鐵棖高三百尺金盤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施功既訖糞塔如初在大塔南三百步時有婆羅門不信是糞以手探之遂作一孔年歲雖久糞猶不爛以香泥填孔不可充滿今有天宮籠蓋之雀離浮圖自作已來三為天火所災國王修之還復如本父老云此浮圖天火七燒佛法當滅塔內佛事悉是金玉千變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開則金盤晃朗微風暫發則寶鐸鏗鏘西域浮圖最為第一。雀離浮圖南五十步有一石塔其形正直舉高二丈甚有神變能與世人表作吉凶之徵以指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凶者假令人搖亦不肯鳴宣律師住持感應傳云律師問四天王世尊舍利闍維始了舍利灰石當置幾塔天人龍鬼各得分不答曰人得八分天得三分龍得十二分灰石分六分鬼神得

二分修羅得三分力士得一分汝等天人龍神慎勿起諍此是世尊教又問世尊僧伽梨當置何處鉢盂錫杖復置何處答曰世尊僧伽梨付囑堅疾天令善護持鉢盂錫杖付囑頻伽天隨在供養世尊僧伽梨先還在祇洹十二年中住鉢盂在鷲頭山十五年中住錫杖在龍泉四十年中住又問伽梨鉢杖等何故歷年住耶答曰佛告我言初度比丘尼損我正法又爲末世多惡比丘貯畜不淨物不受持三衣毀滅正法故令僧伽梨等六年住僧戒壇六年住尼戒壇令正法久住又問何故伽梨分爲二處住耶答曰亦爲末世惡比丘比丘尼等不受持衣多犯禁戒無有慚德是故世尊令將僧伽梨六年住戒壇令招慚德天人龍神敬佛意故不嫌比丘比丘尼伽梨六年住戒壇亦爲惡尼令修行八敬供養比丘勿起婬意修持淨行令諸鬼神敬順佛意日夜六時來至伽藍擁護尼衆故住六年又問何故佛鉢在靈鷲山十五年住答曰世尊未涅槃前在鷲山精舍分析白毫光明以爲百千分留一分光施末法弟子若持戒若破戒乃至天龍鬼神等於如來法中能作一念善者皆施此光明世尊初成道時四天王奉佛石鉢唯世尊得用餘人不能持用如來滅度後安鷲山與白毫光共爲利益於末法中當隨佛鉢於他方國施比丘食及以天龍等衆隨順佛意縱造非法終不見過又問何故十五年在鷲頭精舍答曰初住五年者欲表諸比丘令觀五陰得證三昧十年欲令解了諸法得百法門自此隨緣流行諸國乃至法滅也又問何故錫杖在於龍窟中四十年住耶答曰爲護諸外道及伏煩惱惡龍破諸結使開悟大乘四諦法輪如來去世後四十年中有飛行羅刹能説毗尼藏及十二部經詐爲善比丘食諸持戒者日別四百爲斷此惡故鎭龍窟復令正法增住四百年復令像法增住千五百年復令末法增住二萬年爾時大梵天王來至世尊所白佛言如來初踰城至洴沙王國問樹神道樹神請佛至宮已白佛言我受此神身經二十大劫過去諸佛皆來至此我此宮中有過去諸佛四牙一千四塔我今請佛昔爲童子時亂牙四枚請佛垂慈賜我四牙欲造塔供養佛即許之即告阿難汝往父王所從彼典藏臣取我四牙阿難依命即取佛告樹神人留一牙與汝供養汝可造塔幷寫我經教我令四弟子在塔入滅盡定守我牙塔爾時樹神即將七寶來至世尊所以神力故於一念頃即成四塔高五十由旬又造眞珠樓觀及以白銀臺於此四塔内各造臺觀具八萬四千即造臺塔已待我涅槃後迦葉結集竟當寫我教令大毗尼藏安彼塔中我留此塔汝好護持勿令損壞至我涅槃時勅語文珠我於三大劫修無量苦行令得四牙已造塔安竟令後末世法欲滅時令住利益正法興顯佛告阿難我初成道時從河洗浴訖我苦行六年手足爪甲不剪皆長七寸許時大梵天王見我爪甲長手執七寶刀剪我手足爪甲我將付父王令善護持王既崩後轉付典藏臣汝可往至彼道我須爪甲阿難依命取來至世尊所佛開函取

爪甲普示大衆我之手足二十甲猶如赤銅
色佛告大衆汝等天人龍神等可將我爪甲
當細熟視恐未來世中諸魔及外道別將相
似物換我眞甲汝若疑非者當以金剛鎚鉆
以甲置鐵鉆上以鎚打擊無片損者乃眞我
甲若以火燒煉變爲金色出五色光上照有
頂見此相者是我眞爪甲也佛告文殊師利
及四天王等從此末法後多諸惡比丘滿閻
浮提無有威德無有智慧至千四百年後汝
將我十爪塔遊歷四天下一國住經七日如
是周歷已當至香山頂阿耨達池中金砂洲
上住至千五百歲我此大千界八百億國教
初流行彼汝文殊師利分身變爲國王金剛
藏菩薩分身爲大臣金剛幢菩薩分身爲比
丘汝等三大士共流通我教幸不生疲勞懈
怠也又問漢地塔寺古迹云何答曰今諸處
塔寺多是古佛遺教甚育王表之福地不可
輕也今有名塔如常所聞無名藏者隨處亦
有如河西甘州郭中寺塔下有古佛舍利及
河州靈巖寺佛殿下亦有舍利。秦州麥積

崖佛殿下舍利山神藏之此寺周穆王所造
名曰靈安寺經四十年當有人出荊州長寧
寺塔是育王所造下有舍利入地一丈餘石
函五重盛碎身骨益州三塔大石(今名福感)武誓
(今名靜亂)駱縣等並有神異如別傳說有羅莫將
往鐵圍山留小塔廿六塔大有善神旦現二魚
井中鰻鯠魚護塔神也其側有足跡石上者
云是前三佛蹈處也昔周時此土大有人住
故置此塔又問若爾周穆已後諸王建置塔
時何爲此土文記不現耶答曰立塔爲於前
緣多是神靈所造人有見者少故文字少傳
楊雄劉向尋於藏書往往見有佛經豈非秦
前已有也今衡岳南可六百里在永州北有
大川東西五百餘里南北百餘里川中昔人
住數十萬家今生諸巨樹大者徑二三丈下
無草木深林可愛中有大江東流入湘江尋
澗覓之即得川南有谷北出入谷有方池四
方砌石水深龍居有犯者輒雷震山谷左側
多有山果橘柚楊梅之屬列植相次池南有
育王大塔石華捧之上以石籠覆與地平塔

東崖上具有碑篆書可識登梯抄取足知立
塔之由也
衡山南大明師置寺處亦有古塔其寺南北
十餘里七處八會流渠靜院處處皆立又問
諸神自在威力殊大至如蜀三塔咸名大石
人有掘者莫測其原至如秦川武功一塔古
老相傳名曰育王三十年中一度出現至貞
觀已來已兩度出雖光瑞殊壯而舍利如指
骨在石臼中如何狹陋若此答曰諸鬼神中
貧富不定各是往業如人不殊天中亦爾隨
其所有而用供養此塔(自下云云)鼓山竹林寺名
何代所出耶答曰是迦葉佛時造周穆王於
更重造寺穆王佛殿并及素像至今現存山
神從佛請五百羅漢住此寺中即今現有二
千聖僧遶寺左側現有五萬五通神仙供養
此寺僧(除事云云如前伽藍驗說)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八

音釋

蜺（研奚切虹蜺也）鶪（公闃切鳥名）鄚（莫佳切地名）瞬（輸閏切目動也）鄿（魚巾切縣名）剡（時染切縣名）鰻鯬（鰻莫官切鯬力脂切魚名）篾（莫結切正作蔑無也）燼（徐刃切火餘也）懍（力錦切危懼也）懾（質涉切心服也）獷（古猛切惡也）瑿（烏兮切）詵（疏臻切）櫨（龍都切枅也）膣（部擅切股也）雒（歷各切與路同）倭（烏禾切國名）齓（初覲切毀齒也）鑋鏘（鑋丘耕切鏘七羊切鏗鏘金玉聲也）鉆（其廉切鐵鉆也）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九　華九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伽藍篇第三十六（此有三部）

述意部　營造部　致敬部

述意部第一

原夫伽藍者昔布金西域肇樹福基締搆東川終祈淨業所以寶塔蘊其光明精舍圖其形像徧滿三千之界住持一萬之年建苦海之舟航爲信根之枝幹覩則發心見便忘返益福生善稱爲伽藍也但惟年代日遠法教衰替寺像雖立敬福罕儔或真或偽改換隨情或精或麤乃同蕃土遂令目覩其迹莫識厥旨日用其事不知所由是以行道之衆心無所安流俗之徒於法無敬輕慢於是乎生陵路於是乎起欲以此護法不亦難哉者乎是以古德寺諱乃有多名或名道場即無生廷也或名爲寺即公廷也或名淨住舍或名法同舍或名出世間舍或名精舍或名清淨無極園或名金剛淨刹或名寂滅道場或名遠離惡處或名親近善處並隨義立各有所表今道俗雜居豈得稱名也

營造部第二

依宣律師祇洹寺感通記云經律大明祇洹寺之基趾多云八十頃地一百二十院准約東西近有十里南北七百餘步祇陀須達二人共造成之已後經二百年被燒都盡則當此土周姬第十三王平王之三十一年祇陀太子初雖不許賣後見布金欣然奉施即告長者吾自造寺不假於卿須達不許因此共造太子立願後若荒廢願樹還生洎至被燒屋宇頓盡所立樹者如本不殊何以被燒是由須達爲凡之時賣肉得財居賤出貴常顧荒儉雖巨富財由織心故以此造寺終遭煨燼太子願力淨心樹生業行有殊表之染淨也於後五百年有旃育迦王依地而起十不及一經于百年被賊燒盡經十三年有王六師迦者依前重造屋宇壯麗瑩寶莊嚴一百年後惡王壞之爲殺人場四天王及娑竭龍王忿之以大石壓之殺毀者經九十年荒無人物忉利天王令第二子下爲人王又依地

造莊飾嚴好過佛在時經百五十年魔天嬈滅則當此土漢末獻帝二十九年以事往徵顯宗已後和安桓靈之代西域往來行人踵接則見天王茸構之作祇樹載茂之緣後雖有造者僅接遺基至于今日荒凉而已依南天王子撰祇洹圖一百卷北天王子撰五大精舍圖二百卷各在本天不可具述也

夫造寺法用不可稽定隨其施主物有豐儉雖量力而作然須用心精誠而造寺物雖小得福弘大故無上依經云雖造四果聖人塔廟滿四天下盡形供養不如有人佛涅槃後取佛舍利造塔供養所得功德勝前功德百千萬億分不可爲喻也一由有優劣二由心有强弱若有眞心縱小尚得福多何況於大若有僞心縱大尚得福少何況於小是故行者若欲造作必須殷重不得輕慢也

如賢愚經云天語須達長者云汝往見佛得利無量正使令得百車珍寶不如轉足一步至趣世尊正使令得百象珍寶不如舉足一步往趣世尊正使令得一四天下滿中珍寶不如舉足一步至向世尊所得利益盈迹於彼百千萬倍聞已歡喜佛爲說法成須陀洹果須達問舍利弗世尊足行日能幾里舍利弗言日千由旬如轉輪王足行之法世尊亦爾爾時須達長者即於道次住二十里作停舍須達請太子欲買園造精舍祇陀太子言若能以黃金布地令間無空者便當相與須達曰諾聽隨其價太子祇陀言我戲語耳須達言太子不應妄語即共興訟時首陀會天化作一人爲評評言夫太子法不應妄語價既已決不宜中悔太子遂與之便使人象負金出八十頃中須臾欲滿殘餘少地(雖阿含經只五百步字娛亦太子祇陀有園八十頃去城不遠)須達思惟何藏金足不多不少當取滿之祇陀問言嫌貴置之答言不也自念金藏何者可足當得補滿祇陀念言佛必大德乃使斯人輕寶乃爾敎齊且止勿更出金園地屬卿樹木屬我我自上佛共立精舍須達歡喜即然可之即便歸家當施功作六師聞之往白國王長者須達買祇陀園欲爲瞿曇沙門興立精舍聽我徒衆與共角術沙門得勝便聽起立若其不如不得起也瞿曇徒衆住王舍城我等徒衆當住於此王報須達六師出如此言須達愁惱不樂舍利弗怪問不樂達具述報之舍利弗言正使六師滿閻浮提數如竹林不能動吾足上一毛欲角何等自恣聽之須達歡喜即報國王却後七日當於城外寬博之處時舍利弗共勞度差各現神變外道不如(具在經文)時舍利弗既見外道受屈即爲說法隨其本行宿福因緣各得道迹六師徒衆三億弟子於舍利弗所出家學道角技訖已各還所止長者須達共舍利弗往圖精舍須達自手捉繩一頭時舍利弗自捉一頭共經精舍時舍利弗欣然含笑須達問言尊者何笑答言汝始於此經地六欲天中宮殿已成即借道眼悉見六天嚴淨宮殿問舍利弗言是六天何處最樂舍利弗言下三色染上二憍逸第四天中少欲知足恒有一生補處菩薩來生其中法訓不絕須達言曰我正當生第四天中出言已竟餘宮悉滅唯第四天宮殿湛然復更徙繩

時舍利弗慘然憂色即問尊者何故有憂色答言汝今見此地中蟻子不耶對曰已見時舍利弗語須達言汝於過去毗婆尸佛亦於此地為彼世尊起立精舍而此蟻子在此中生乃至七佛已來汝皆為佛起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至今九十一劫受一種身不得解脫生死長遠唯福為要不可不種是時須達悲心憐傷經地已竟起立精舍為佛作窟以妙栴檀用為香泥別房住止千二百處凡百二十處別打揵椎施設已竟欲往請佛即往白王王聞即遣請佛世尊與諸四衆前後圍遶放大光明震動天地偏照三千城中伎樂不鼓自鳴盲聾病者皆得具足男女大小覩斯瑞應歡喜踊躍來詣佛所十八億人都悉來集聚爾時世尊隨病投藥為說妙法各得道迹佛告阿難今此園地須達所買林樹華果祇陀所有二人同心共立精舍應當與號太子祇陀樹給孤獨食園名字流布傳示後世爾時阿難及四部衆聞佛所說頂戴奉行

又涅槃經云須達取金隨集布地一日之中唯五百步金未周徧祇陀即語須達餘未徧者不復須金請以見與我自為佛造立門樓常使如來經由入出祇陀長者自造門樓須達長者七日之中成立大房足三百口禪坊靜處六十三所冬室夏堂各各別異廚坊浴室洗脚之處大小圊廁無不備足○問曰何故如來偏住此園耶答曰依真諦師傳云過去第四拘留孫佛時人壽四萬歲有長者名曰毗沙此地廣一由旬純以金板布地徧滿其上奉施如來以為住處第五拘那含牟尼佛時人壽三萬歲有長者名大家主以此園地廣三十里純以銀衣等徧布其地并以乳牛及犢子充滿其中奉施如來起為住處第六迦葉波佛時人壽二萬歲有長者名大播相以此園地廣二十里純以七寶徧布其地奉施如來起為住處第七今釋迦牟尼佛人壽百歲時有長者名須達於此園地廣唯十里純以金餅布地周滿園中金厚五寸買此園地奉施如來起為住處至後彌勒佛出世時人壽八萬歲須達爾時為蠰佉國大臣名須達多此園地還廣一由旬純以七寶徧滿布地奉施如來起為住處過去未來地雖延促終是一所能施之人雖有前後據體而論遠是一人恒為長者殷富熾盛常充供養諸佛不絕至釋迦時初得須陀洹果臨終時得阿那含果至彌勒佛出時方證阿羅漢果故雜阿含經云給孤獨長者疾病佛自往看病記其得阿那含果乃至命終生兜率陀天恒下來禮拜佛聽法已還歸天上（此據迹中亦其本說論[illegible]是大菩薩）

又大集經云佛告梵天王等我諸聲聞現在未來三業相應及與三種菩提相應有學無學具足持戒多聞善行度諸衆生於三有海及諸施主為我聲聞而造塔寺亦復供給一切所須及彼眷屬付囑汝等勿令惡生非法惱亂爾時梵釋天王龍王夜叉等合掌向佛而作是言大德婆伽婆已有一切如來塔寺及阿蘭處及未來世若在家出家人為於世尊聲聞弟子造塔寺處我等悉共守護令離

一切諸難怖畏亦如有給施飲食衣服卧具湯藥一切所須如是施主我等亦當護持養育故七佛經云護僧伽藍神斯有十八神一名美音二名梵音三名天鼓四名歎妙五名歎美六名摩妙七名雷音八名師子九名妙歎十名梵響十一名人音十二名佛奴十三名歎德十四名廣目十五名妙眼十六名徹聽十七名徹視十八名徧視寺既有神護居住之者亦宜自勵不得惰怠恐招現報也

致敬部第三

述曰依如西域凡有士女既到伽藍至寺門外慶已所遇先整衣服總設一禮入寺門已復設一拜然後安詳直進不得左右顧眄也故涅槃經云往僧坊者有其七法一者生信二者禮拜三者聽法四者至心五者思義六者如說修行七者迴向大乘利安多人住是七善最勝最上不可譬喻又郁迦長者經佛言長者居家菩薩入佛寺精舍當住門外五體作禮然後當入精舍自念言我何時當得如是居寺出塵垢之處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菩薩若入佛寺初欲入時於寺門外五體投地應作是念此是善人住處行慈悲喜捨住處是故須禮若見諸比丘威儀具已恭肅敬心禮拜親近問訊也又自愛經云時有國王詣佛所遙見精舍下車却蓋解劒脫屣拱手直進又僧祇律云若行平視迴時合身總迴行時先下脚跟後下脚指又智度論云先入來去安詳一心舉足下足觀地而行為避亂心為護衆生故是名不退菩薩相又西國寺圖云行至佛所禮三拜竟圍繞三帀唄讚三契禮佛既已方至僧房房外一拜然後入見上座次第至下各設三拜僧多一拜若見非法之事不得譏訶若發言嫌責自失善利非入寺之宜故涅槃經云夫入寺者棄捨刀杖雜物然後入寺捨刀杖者去瞋恚三寶心也捨雜物者去從三寶乞求心也且除兩過乃可入寺順佛而行不得逆行設復緣礙左邊恒想佛在右入出之時悉轉面向佛禮拜三寶者常念體唯是一何者覺法滿足名佛所覺之道名法學佛道者名僧則知一切凡聖體同無二也若入寺時低頭看地不得高視見地有虫勿損傷殺當歌唄讚歎不噎僧地若見草木不淨即須除却又四分律云入僧寺已應先禮佛塔次禮聲聞塔後禮第一上座乃至第四上座又五分律云若入僧多但別禮師餘人總禮而去

又四分律云得禮出家五衆亡人塔及如來塔又五百問事云弟子得禮師塚以報恩故又增一阿含經云塔中不應禮餘人又十誦律云佛塔聲聞塔前自他不得禮又五百問事云佛塔前禮餘人得罪又三千威儀經云不得座上作禮（今時數有諸寺及以俗家見有道俗在牀上禮佛此大邪僂譬如欲拜入王豈得在牀拜人王尚自不許何況法王得相亡耶）比尼母論云不得著革屣富羅入塔（此是鞾屣總名）五百問事云若是淨潔鞾履鞋靺等得著禮拜僧祇律云若入禮拜不得如瘂羊不語當相問訊少病少惱安樂不道路不疲苦不（已下廣明諸律）

述曰若有士人或難因緣須至寺宿不得臥僧牀蓆必無私有借臥如法然不得共僧同其牀臥故寶梁經云共僧同牀半身枯死墮

地獄受其大苦僧未眠時不得在先眠不得調戲言笑説非法語失於威儀驚動衆心若有便利涕唾爲求法宿不得出外者無犯眠時右脇著牀以脚相壘心係明相念當早起衰出家因也是故經云仰卧者是修羅卧伏地卧者是餓鬼卧左脇卧者是貪欲人卧若右脇卧者是出家人卧衆僧未起在前早起嚴儀容服至僧房前故沙彌威儀經云若入師房應三彈指又三千威儀經云若入師房當具五法一於外彈指二當脱帽三作禮四正住教坐乃坐五不忘持經又僧祇律云弟子應晨起先右脚入師房已頭面禮足問安眠不故善見論云弟子叅師當避六處一不得當前二不得當後三不得太遠四不得太逼五不得處高六不得上風立當不近不遠側相而立令師小語得聞不費尊力也又欲行時威儀進止皆不得離師故善見論云弟子從師行不得遠師七尺又沙彌威儀經云弟子從師行不得以足蹈師影

述曰若女人入寺法用同前但不得在男子上坐形相語笑脂粉塗面畫眉假飾非法調戲共相排盪持手振人必須攝心整容隨人教令依次持香一心供養懺悔自責生女人中常成隔礙於此妙法修奉無因不得自專由他而辦一何苦哉深生悲悼若見沙彌禮如大僧勿以小位而不加敬此於大僧爲小在俗爲尊如此等法竭力而行法用既多具在士女篇述

述曰若男女所修事訖須欲出寺佛塔前設禮三拜還須右遶三帀合掌唄讃然後却行出寺門外復設一禮若見僧時徒衆若少各禮三拜僧若多時總辭三拜故善現論云禮佛時應遶三帀三拜四方作禮合十指掌叉手於頂却行而出絶不見如來更復作禮迴前而去(表戀三寶重疊報恩也)凡欲入寺之行爲作出世之緣建立寺者開淨土之因供養僧者爲出離之軌故惟穢俗之鄙貿入伽藍之淨刹所有施爲恐乖法式若也還家微捨自贖表僧有法施俗有財惠舉動合宜内外俱益也

頌曰

玄風冠西土　内範軼東稔　大川開寶匣
福地下金繩　繡松高可映　盍拱氈相承
日馭非難假　雲師本易憑　陽燧疑難燧
陰軒類鑿冰　迴題飛星沒　長楣宿露凝
旌門曙光轉　輦道夕雲蒸　祇洹多靈物
竹園滿休徵　虛薄筆難紀　微軀竊自凌
優遊從可恃　恩陰永難勝

感應緣(略引一十九寺)

晉建元寺并建康太清寺
宋靈味寺在鍾山蔣林里
漢平等寺寺在南京
晉昇平白塔寺在秣陵三井里
白馬寺在建康中黄里
臨海天台山石梁聖寺
東海蓬萊山聖寺
抱罕臨河唐述谷仙寺
齊相州石鼓山竹林聖寺
晉陽冥寂山聖寺
代州五臺山大孚聖寺
魏太山丹嶺聖寺

雍州太一山九空仙寺
終南山大秦嶺竹林寺
子午關南獨聖寺
終南折谷炬明聖寺
終南庫谷內寺
西域志諸山感供聖寺 十二
總述中邊化跡降靈記
晉建元寺建康太清里寺基本宋北第元徽二年宮人陳太妃造寺塔舍利靈應相仍每夕放光寺大殿後畫迦毗羅王及毗沙門天王二像若有僧侶失儀童豎褻慢者無不影響表異使其恭肅若使虔誠懺禮操心懇切者必空中有彈指聲或循遶翼衛其間有請福祈願者莫不尅諧
宋靈味寺建康鍾山蔣林里宋永初三年沙門法意起造晉末有高逸沙門莫顯名迹巖棲谷飲常在鍾山之河一夜忽聞怪石崩墜聲振林薄明旦履行唯見清泉湛然因聚徒結宇號曰靈味
漢平等寺廣平武穆王懷捨宅所立也寺門外有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此像面有悲容垂淚徧體皆濕時人號曰佛汗京師士女空市而觀有一比丘以淨綿拭其淚須臾之間綿濕都盡更以他綿換拭俄然復濕如此三日乃止至明年四月爾朱榮入洛陽誅戮百官死亡塗地至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復汗京邑士庶復往觀視五月北海入洛莊帝北巡七月北海大敗所將江淮子弟五千餘人盡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復如初汗每經神驗朝野惶懼禁人不聽觀視至十二月爾朱兆入洛擒莊帝帝崩於晉陽宮殿空虛百日無主唯尚書令司州牧樂平王爾朱世隆鎮京師商旅四通盜賊不作
晉白塔寺在秣陵三井里晉升平中有鳳凰集此地因名其處爲鳳凰臺至宋升平二年齊太祖起造立寺之始咸以山高難於谷汲比丘法和发發誓云若此地可居當使自然出水乃於食堂前試鑿井曾不數仞而清泉湛然甘香清美流未嘗竭
晉白馬寺在建康中黃里太興二年晉中宗元皇帝起造昔外國王欲滅佛法宣令四遠毀壞塔寺次招提寺忽有一白馬從西方來繞塔悲鳴騰躍空中或復下地一日一夜鳴聲不絕以事白王王潸淚深自愧責即勑普停已毀之塔並更修復由此白馬大法更興因改招提爲白馬此寺之號亦取是名焉
東晉初天台山寺者昔有沙門帛道猷或云竺道猷統涉山水窮袥奇異承天台石梁終古無度乃慷慨曰彼何人斯獨無貞操故使聖寺密爾對面千里遂揭錫獨往而趣石梁周瞰崖隒久之方獲其山石梁非一聖寺亦多將欲直度不惜形命且虹梁亘谷下望萬尋上闊尺許莓苔斜側東邊似通西礙大石 十四
攀登路絕猷乃別思冀授夜宿梁東便聞西寺磬聲經唄唱薩勇意相續通夕不安又聞聲曰却後十年當來此住何須苦求雖爾不息晨夕惋恨結草爲庵彌年禪觀後試造梁乃見橫石洞開梁道平正因即得度遂見棟

宇宏壯圖塔瓌奇神僧叙接宛同素識中食旣訖將陳住意僧曰却後十年自當至此何勞早住相送度梁橫石已塞至晋太元年終於山所形似綠色端坐如生王羲之聞之造焉望崖仰挹令有往者雲迷其道

宋時朱齡石者使往遼東還返失道隨風汎海一月餘日達于一島糧米俱竭入島求泉漸深登山乃見一寺堂宇莊嚴非所曾覩僧問所從具說行事設食飲水問以去留石曰此乃聖居非凡可住僧曰欲住任意石苦辭欲還諳旨曰此間去都二十餘萬里石等聞之驚怖曰若爾何緣得達僧曰自當相送不勞致憂又問曰識杯度道人不曰識之便指壁上鉢袋曰此是彼物有小過罰在人中便取鉢袋與石幷書一封上爲書字然不可識曰可以書鉢與之令沙彌送勿從來道此有直路疾至船所須臾至海沙彌以一竹杖著船頭語曰但閉船聽往不勞舫柂也於是依言但聞飈飈風中聲有竊視者見船在空雲飛奔於山林海上數息間遂達揚都大桁正見杯度奇桁攔口云馬馬齡石旣至書自飛上度手度驚曰汝那得蓬萊道人書喚我歸耶乃說由緣又將鉢與之手捧鉢曰吾不見此鉢四千餘年擲上入雲下還接取太初中無故而死事在高僧傳

晉初河州唐述谷寺者在今河州西北五十里度風林津登長夷嶺南望名積石山即禹貢導之極地也衆峯競出各有異勢或如寶塔或如層樓松栢映巖丹青飾岫自非造化神功何因綺麗若此南行二十里得其谷焉鑿山構室接梁通水遶寺華果蔬菜充滿今有僧住南有石門濵於河上鐫石文曰晉太始年之所立也寺東谷中有一天寺窮討處所畧無定止常聞鐘聲又有異僧故號此谷名爲唐述羌云鬼也所以古今諸人入積石者每逢仙聖行住恍忽現寺現僧東北嶺上出於醴泉甜而且白服者不老

高齊初有異僧投鄴下寺中夏坐與同房僧亡名欵曲意得客僧患痢甚困名以酒與之客曰不可也名曰但飲酒雖是戒禁有患通開客顰眉爲飲之患損夏滿辭還本寺相送出都客曰頗聞鼓山竹林寺乎名曰聞之古來虛傳竟無至者客曰無心相造何由而至一夏同房多相惱亂患痢飲酒乃是佳藥本非所欲爲意而飲願不以此及人山寺孫迴時可歷覽想一登陟以副虛懷名聞喜踊曰必能導達夕死無恨至九月間翹望尋展幸賜提引不爾無由客曰若來可從鼓山東面而上東度小谷又東北上即是山寺至期與好事者五六人直詣石窟寺山僧曰何以得來曰欲往竹林道由於此僧曰世人可笑尊聽妖言此山東西我並遊涉何處有寺古有斯言不勞往也名曰彼客致詞極非孟浪何有虛也只得尋之尋而不獲非余咎也石窟寺僧十數相隨依言東上度谷尋嶺忽見一翁把钁斲地又見一僧來至鋤禾四邊把鋤兜钁曰去年官寺道人放馬食我禾盡今年復來蹋我秋苗舉钁趁僧並皆返歸唯名一人東北獨上翁曰放你上山乞蟲喫却遂依東上林水深茂聞南嶺上有吟詠聲名曰非

往者客耶曰是也排撥而出執手敘闊相將造寺瞬目間忽見崇峯邃日脩竹千雲重門洞開複殿基列門外東西槽櫪飾以金鋪似有馬蹤而無繫者行至門首曰且住此通和尚去須臾便出引入至佛殿前禮拜訖西至廊下和尚可年九十許眉長鼻高狀如西僧傍有官吏可三十人執文簿有所判斷舉手告曰下里山寺殊無可觀何能遠涉名即禮拜十數拜和尚曰行來疲頓可止將至房去便引西房北東轉見僧憑案讀經名便禮拜都不慰問便引盡北行東出至本客房中歡笑通宵屢求住彼曰一任和尚不敢爲礙待明爲諮報曰和尚不許乃至中食不異鄰中臨别和尚曰知欲求住知友情也然出家人不可兩處安名本寺受供可得乖否必欲求住可除彼名好去便辭送出執手悵悵既别悽然行一里間數數反顧寺塔林竹依然滿目更行二里返顧一無但是峯崖雜樹行行西下依隨本道不見田苗亦無田翁乃至石窟備爲僧說之

高齊文宣在晉陽使人騎白駝駝向我寺取經函去使問不知何寺帝曰但任駝行自知寺處日晚出城駝行至急奄然如睡忽至一山名爲冥寂山半有寺有羣沙彌曰高詳駝駝來也便引入寺見一老僧拜已問曰高詳作天子何似答曰聖明問曰爾來何爲答曰令取經函僧曰詳在寺懶讀經令取何用指示北行東頭是其本房汝可彼取函與之即乘駝而返如睡如夢奄至晉陽以函及命不久帝行至谷口木井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語帝曰我先去爾後可來帝然之是夜癡人死不久帝於晉陽不豫使劉桃枝負行鼻血淋瀝是夜帝崩

代州東南五臺山古稱神仙之宅也山方三百里極巉巖崇峻有五臺上不生草木唯松栢茂林經中明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清涼之山即斯地也地極嚴寒多雪號曰清涼山所以古來求道之士多遊此山遺迹靈窟即自極多中臺最高去頂七百里望如指掌上有小石浮圖其量千計即是魏文帝宏所立也石上人馬跡宛然如新有大泉名曰太華清澄如鏡有二浮圖夾之中有文殊師利像入有至者鐘聲香氣無日不有神僧瑞像往往逢遇龍朔二年下勑令長安會昌寺僧會賾往彼修理寺塔前後再返亦遇靈感中臺東南下三十里有大孚靈鷲寺古傳漢明所造現有東西二道場像設猶存南有華園二頃許四時相間互相映發古今常然不知元由貞觀年中有禪師名解脫聚住習定自云於華園北四度見文殊師利菩薩翼從滿空羣仙異聖不可勝紀近有僧朗禪師居山三十餘載亦遇仙聖飛空而去唯留故皮南臺三十里内多是名華徧於峯岫俗號華山中有聖寺鐘聲時發曾見異人形偉冠世言語之間超騰遂遠其山甚近滯俗罕登登者必感勝緣魏太山丹嶺寺釋僧照未詳氏族性多虛放好追靈迹諷誦之處無不登踐承瀑布之下多諸洞穴仙聖遊止以魏普泰年行至榮山見飛流下有穴孔因穴而入行可五六里便得出穴外有微逕其東北上可行數里得

石渠闊三兩步水西流清澄徹上下藥草蔓
莚委地青翠渠北有瓦舍三口形甚古陋庭
前穀穀穗縱橫烏雀殘食甚衆東頭屋內有
數架黃裹中間有鐵臼兩具亦有釜器並附
遊塵都無炊爨之迹西頭室裏有一沙門端
坐儼然飛塵没膝四望瞻眺唯見茂林懸澗
非有人居須臾之間逢一神僧年可六十眉
長丈餘槃掛耳上相見欣然傾慰若舊問所
從來荅云我同學三人來此避世一人外行
未返一人死來極久似入滅定今在西屋內汝
見之未今日何姓爲主荅曰是魏家享國巳
久不姓曹耶照云姓元僧曰我不知之遂取
穀穗擣之作粥又往林中葉下取梨棗與之
令噉僧云汝但食之我不噉此又問誦何經
業照云吾誦法華經神僧叩頭曰大好精進
業今東屋架上如許經吾並自誦之欲得聞
不照合掌曰唯敢聞命彼遂部別誦之聲氣
朗微乃至通夜照疲苦睡僧曰但睡我自恒
業耳達旦不眠更爲造食照謝曰幸得奉謁
今暫還歸尋來接事僧亦不留但言我同學
行去汝若值者大有開悟恨不見之旣言須
歸如去照尋路得還結侶重來瀑布覓穴莫
測其處今終南諸山亦有斯事不可具述

雍州鄠縣南繫頭山寺者其山本舟人繫船
其頂故以名焉昔太一未分山連太行王屋 廿九 二十
白鹿河水停於此川號爲山海及巨靈大人
秦供海者患水浩蕩以左掌托太華右足蹋
中條太一爲之裂河通地出山遂高顯仍本
號爲張衡西京云高掌遠蹠以流河曲者是
也古老傳云繫頭南有九空仙寺昔有人山
採逼暮不知歸道依林而宿夜聞鍾聲在近
即尋之忽見一寺僧衆百餘但有行坐而不
叙問其人怪之至明失寺此來在近無往尋
者有僧曾至山但有層峯秀林不可登踐又
云山有九窟仙人所居也有藍田大谷伏羲
城側歸義寺僧卬藏者有膽勇聞而往尋積
日累夜巡擾山隒止獲五窟甚圓淨如人所
造無闕漏似有居者又光明寺了禪師亦往
尋覓依窟一夏今所謂照陽空也足爲華望
之大觀也而仙寺終不見焉

終南山大秦嶺竹林寺者至貞觀初採蜜人
山行聞有鍾聲尋而往至焉寺舍二間有人
住處傍大竹林可有二頃其人斷二節竹以
盛蜜可得五升許兩人負下尋路而至大秦
戍具告防人以林至此可十五里戍主利其 廿九 廿一
大竹將往伐取遣人依言往覓過小竹谷達
于崖下有鐵鎖長三丈許防人曳鎖掣之大
牢將上有二大虎據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怖
急返走又將十人重尋值大洪雨便返藍田
悟眞寺僧歸眞少小山栖聞之便往至小竹
谷北上望崖失道而歸常以爲言眞云此竹
林至關可五十許里

子午關南第一驛名三交驛東有澗東南坡
數十頃是栗樹素不知有僧住屢聞鍾聲不
以爲奇一時驛家婦女採栮入澗忽值一僧
獨坐石上縫衣傍無一物此女有信心白曰
不知師在此日時欲至向驛食來僧云貧道
山居不得食驛家官食女曰自有私食足以
供養僧曰信心人食亦不可得女恐時過馳
走取食及來尋之不見其迹由是常令家人

左近追之永不可值而有鐘聲此寺去驛五里

又終南折谷內梭櫚寺者近有人見一僧云倩爲擊樸向寺問寺在何處云在折谷炬明衆額頭其人爲荷樸將至寺見一僧從南崖來可長五十尺相召來其人辭返語曰君日日入山採柴可於柴下取齋殘餅食之不須道得之由緣便隨其言日得其餅妻怪窮之不得已便說遂瘂經年又見二僧入谷其人手招指口如是三返便得語其人近死今入山者至炬明額側常聞鐘聲亦往往見有異僧近有一僧聞已遇見入谷僧疑是梭櫚寺問言大德是梭櫚寺僧不曰是欲隨大德去得不曰可相隨來但聞耳邊颼颼風聲至急心惟曰此何第九必是聖或入深山躓廿二頓我竊生念時前僧便失懊惱之甚返迴三日方達谷口乃於避世舋立精舍以之精舍見存其僧不知所終

又終南庫谷內西南又名胡盧谷昔有人於山採所遇見一寺并石室石門門內並寶器重大不可勝然不見僧入是衆僧供用具度其人徘徊顧眄記誌處所以所齋瓠盧掛於室樹下山召村人往尋其谷內樹上往往悉是瓠盧莫知蹤跡今有尋山云石門扇在山崖傍半入山下其半雖出無人力開之今其谷名庫地名天藏故谷口府坊皆名天藏測其山中則彌勒下生方現於俗耳

西域志云烏萇國西南有檀特山山中有寺大有衆僧日日有驢運食無控御者自來留食還去莫知所在

西域志云王玄策至大唐顯慶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菩提寺寺主名戒龍爲漢使王玄策等設大會使人已下各贈華氎十段并食器次申呈使獻物龍珠等具錄大真珠八箱象牙佛塔一舍第九利寶塔一佛印四至十三於十月一日寺主及餘衆僧餞送使人西行五里與使泣涕而別曰會難別易物理之況龍年老此寺即諸佛成道處爲奏上於此存情預修當來大覺之所言意勤勤不能已已若廣明西域塔寺靈迹嘉祥徵瑞具如上感通篇述

敬尋佛法東流年向六百三寶傳記卷盈三千其內名僧德重可觀神通變化靈瑞感通向有千人自古君臣隱道逸民負才傲俗之流並皆崇敬如賢如聖備在傳記不可具述故入大乘論云尊者賓頭盧羅睺羅等有十六大阿羅漢住世通法又有九億無學聖人亦在此洲未入涅槃准此而詳今諸山海所居衆僧多聞磬聲或尋遇寺豈非聖人之所處乎今更約諸門以分三時一約住世二約賢劫三約釋迦一佛爲候初約住劫用辯通塞者如西域所列往劫行事如薩埵捨身流血尚在達拏捨子杖捶遺血布髮掩泥之所捨身求偈之地月光斬首尸毗飼鷹斯等遺跡並惟古劫計數災蕩如何尚存天竺名僧亦疑斯致理如所問無宜獨留而往事迹有僧釋云此乃如來神力由菩薩志行雖有三災不可除滅後成世界依而集之亦有人言三災之化無往不除乃至無一鄰塵而得存焉今云塔在豈不乖乎諸德釋云但非聖跡者如無一鄰得住今云有者由聖力加

被故得久住欲使後代師之鑽仰冀慕聖蹤依之得道世界初成昔古遺跡相似而現並是佛之神力變化所爲故五不可思議中一是佛神力也所以住劫生事而列之第二約同劫以明相對有四具如一鉢千佛共同故偈云釋迦受食四王奉鉢滅後流行王毗舍離若千百年又至乾陀衛又至西月支于闐丘兹震旦返向師子國還來天竺上昇兜率彌勒見曰釋迦佛鉢今來至此七日供養還下龍宮彌勒成佛四王還獻二者龍宮佛影千佛同留三者方石說法千佛同坐即揵陀畢鉢樹下是也四者石塔感衮千佛同候上傳之中多明四佛行坐之跡惟此未來抑亦可見第三明釋迦一代通而不等如天道寶階滅無遺緒吒王大塔七化已三道樹滅而更生佛跡毀而還現楊枝摧而重出舍利試而逾靈諸如此例故應不通後佛至如雞足迦葉留化慈尊山宮明辯持身滅定之侶摩支應供之徒事局未來神化絕域皆爲明通開顯累俗慈道有情㳺神諸有也依

道宣律師感應記問天人曰荊州河東寺者此國甚大余與慈恩寺嵩法師交顧積年其人即河東羅雲法師之學士也云此寺本曾住萬僧震旦之最聞之欣然莫測河東之號請廣而述之亦佛法之大觀也答曰晉氏南遷郭璞多聞之士周訪地圖云此荊楚舊爲王都欲於硤州置之嫌逼山逐止便有宜都之號下至松滋地有面勢都邑之像乃掘坑秤土嫌其太輕覆寫本坑土又不滿便止曰昔金陵王氣於今不絕固當經三百年矣便都建業仍於此置河東攺遷裴薛柳杜四姓居之地在江曲之間類蒲州河曲故有河東目也有東西二寺昔符堅伐晉荊州北岸並没屬秦時桓仲爲荊牧邀翼法師度江造東寺安長沙寺僧西寺安四層寺僧符堅敗後北岸諸地還屬晉家長沙四層諸僧各還本寺西東二寺因舊廣立自晉宋齊梁陳氏僧徒常數百人陳末隋初有名者三千五百人淨人數千大殿一十三間惟兩行柱通梁長五十五尺欒櫨重疊國中京冠即彌天釋道安使弟子翼法師之所造也自晉至唐曾無虧損殿前四鐵鑊各受十餘斛以種蓮華殿前塔宋譙王義季所造塔內素像忉利天工所造佛殿中多金銅像寶帳飛仙珠瓔華珮並是四天王天人所作寺內僧衆乘於主客出萬餘人當途講說者五十三人十三人得其聖果各領千僧餘小法師五百餘人十誦律師有四十人九人得聖大小乘禪師八百餘人其得聖人二百二十四人徒衆嚴肅說不可盡寺法立制誦經六十紙者免維那誦法華度免直歲寺房五重並皆七架別院大小今有十所般舟方等二院莊嚴最勝夏別常有千人四周廊廡咸一萬間寺開三門兩重七間兩廈殿宇橫設並不重安約准地數取其久故所以殿宇至今三百年餘無有損敗東川大寺唯此爲高映耀川原實稱壯觀也又問彌天釋氏宇內式瞻云乘赤驢荊襄朝夕而見未審如何答曰皮也又曰若爾虛傳何爲東寺上有驢臺峴南有中驢村據此行由則乘驢之有地也答曰非也後人築臺

於植樹供養焉有佛殿之側頻置驢耶又中驢之名本是間國郄國之故地也後人不練遂妄擬之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九

音釋

締丁計切結也 慘七感切慼也 蠰佉梵語也此云貝王名也蠰汝陽切佉丘迦切 鞾許戈切有靴覆也 韎莫葛切 盪徒黨切推盪也 棖除庚切楣也 燧徐醉切火燧也 俘芳無切軍所虜獲也 瞰苦濫切俯視也 隒魚檢切山形如重甑曰隒 惋烏貫切惋歎也 瓌姑回切偉也 颼踈鳩切颼飀風聲也 顰毗賓切顰蹙也 斲竹角切斫也 榛鋤臻切木叢生也 遹初叔切術也 穗徐醉切禾穎也 鄠侯古切鄉名 蹠之石切 㧻主藥切以擊也 飼祥吏切餧也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舍利篇第三十七此有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佛影部

分法部　感福部

述意部第一

夫聖德遐邈冠絕人天理妙六經神高百氏超羣有之遺蹤越賢良之勝迹化緣既終從俗韜光故雙樹八枝隨義所表舍利八分亦遂緣感會入金剛定預碎全身欲使福被天人功流海陸至於牙齒髮爪之屬頂蓋目睛之流衣鉢瓶杖之具坐處足蹈之迹襃括今古聖變無窮祥應荐臻瑞光頻朗賢愚共覩豈猜來惑且如三皇五帝夏殷文武孔丘莊老惟聖惟賢共遵共敬莫不葬骨五泉遺塵九土聲光寂寞孰識其蹤罕知生福奚感來報豈比能仁大聖形影垂芳應感之道不窮敬仰之風逾遠紹化迹於大千拔沉冥於沙界致使開示之道隨義或殊會空之旨齊其一實也

引證部第二

舍利者西域梵語此云骨身恐濫凡夫死人之骨故存梵本之名舍利有其三種一是骨舍利其色白也二是髮舍利其色黑也三是肉舍利其色赤也菩薩羅漢等亦有三種若是佛舍利椎打不碎若是弟子舍利椎擊便破矣又菩薩處胎經云世尊告諸大衆念我古昔所行功德捨身受身非一非二今當爲汝說一形法諸佛全身舍利盡在下金剛刹中金剛刹厚八十四萬億里下有諸佛碎身舍利盡在彼刹彼有佛刹名曰妙香佛名不住如來十號具足今現在說法佛告大衆碎身舍利下厚八十四萬億里國土清淨佛名遍光十號具足彼佛今現在說法復下有國土名施無盡藏佛名勸助復下有國土名法鼓佛名善見彼土乃有全身舍利過去億千萬佛皆留舍利彼土舍利我亦有分又海龍王經云爾時諸龍白佛言今世尊還閻浮利地海中諸龍無所依仰惟加大哀佛滅度時在此大海留全舍利一切衆類皆得供養轉

加功德速脫龍身疾得無上正真之道唯佛垂恩威德兼加所願得果佛言善哉從爾所志須菩提謂諸龍言一切人天舍利須遍普蒙攫濟卿等求願使佛舍利獨全奉侍一切衆生何緣得度諸龍答言唯須菩提勿宣斯言無以己身限礙之智以限如來無極之慧如來聖德無不變現三千世界各各化現佛全舍利不增不減普現一切譬如日影現於水中佛亦不生亦不滅度云何欲限如來智慧者乎須菩提聞默而無言佛歎諸龍仁等賢明誠如所云無有異也佛道高妙無邊無際無方無圓無廣無狹無遠無近譬如虛空不可爲喻

佛影部第三

如觀佛三昧經云佛初留影石室在那乾呵羅國毒龍池側阿那斯山巖南有五羅刹女與毒龍通恒降雨雹百姓飢疫已歷四年時王禱祀呪龍羅刹女氣盛呪術不行王長跪合掌讃佛通慧應知我心願屈慈悲光臨此國爾時如來往至彼國龍興雷電鱗甲烟焰五羅刹女眼如掣電時金剛神手把大杵杵頭火然如旋火輪燒惡龍身龍王驚怖走入佛影如甘露灑見諸金剛極大惶怖爲佛作禮五羅刹女亦禮如來龍王於其池中出寶臺奉佛佛言不須汝臺但以羅刹石窟施我諸天各脫寶衣拂窟佛攝神足獨入石室令此石上變爲七寶時龍爲四大弟子及阿難造石窟爾時世尊從石窟出時龍聞佛還國啼哭雨淚云何捨我我不見佛當作惡事墜墮惡道佛安慰龍我受汝請當坐汝窟中經千五百歲佛坐窟中作十八變踊身入石猶如明鏡在於石內映現於外遠望則見近望不現諸天百千供養佛影影亦說法迄今猶現

分法部第四

如菩薩處胎經云時八國王共諍舍利有一大臣名優波吉諫八國王何爲興兵共相征伐爾時帝釋即現爲人語王言我等諸天亦當有分若共諍力則有勝負幸可見與勿足爲難爾時阿耨達龍王文鄰龍王伊那鉢龍王語八王言我等亦應有分若不見與力足相伏時臣優波吉告言諸君並止舍利宜共分之何須見諍即分爲三分一分與諸天一分與龍王一分與八王分甕受一石餘此臣以蜜塗甕裏以甕量分諸天得舍利還於天上即起七寶塔龍得舍利還於宮中起七寶塔臣優波吉著甕舍利并甕亦起寶塔灰及土量得四十九斛亦起四十九寶塔閻維處亦起寶塔高三十九仞又阿育王經云八國王諍舍利各起兵天帝釋自下曉喻以金甖分之闍王共數各得八萬四千舍利惟有佛口一髭無敢取者以闍王初來得舍利及髭還大歡喜作樂動天難頭禾龍王化作人身到泥洹所道逢闍王還語王言可持一分見與王言不可得龍王言我是難頭禾龍能舉卿國土著八萬里外磨碎成屑闍王怖懼即奉佛髭與之龍王即還須彌山下起水高八萬四千里起水精瑠璃塔闍王終後阿育王得其國土時有大臣白阿育王言難頭禾龍先驅闍王奪佛髭去阿育王聞大瞋怒

即勑諸鬼神王作鐵網鐵罝縱罝須彌山下水中欲縛取龍王龍大驚怖共設計言阿育事佛當伺其卧取宮殿移著須彌山下水中其瞋必息即便遣龍捧取育王宮殿王卧覺不知是何處見水精塔高八萬四千里喜怖交心龍自出謝言閻王自與我佛髭我不奪也佛在世時與我要言般泥洹後劫盡之時所有經戒及袈裟應器我皆當取藏著是塔中彌勒來下當復出著阿育王聞此言大謝實不知此龍王便使諸龍還復王宮殿置於本處

又善見論云帝釋宮內有二舍利一佛右牙二佛右闕甕骨

又十誦律云佛般泥洹八國皆來求舍利各舉四兵八軍圍遶有一婆羅門姓煙高聲大唱言諸力士舍利現在當分作八分諸力士言敬如來議更復唱言盛舍利瓶請以見惠還頭那羅聚落起塔時畢波羅延那婆羅門復請燒佛處炭還國起塔時拘尸城力士得第一分起塔舍利即於國中起塔彼婆國得第二分舍利還歸起塔羅摩聚落拘樓羅得第三分舍利還歸起塔遮勒國諸刹帝利得第四分還國起塔毗兜諸婆羅門得第五分還國起塔毗耶離諸利昌得第六分還國起塔迦毗羅婆國諸釋子得第七分還國起塔摩伽陀國主阿闍世王得第八分還王舍城起塔姓煙婆羅門得盛舍利瓶還頭那羅聚落起塔畢波羅延婆羅門得炭還國起塔爾時閻浮提中八舍利塔第九瓶塔第十炭塔自此已後起無量塔

又阿育王經云昔阿恕伽王欲取阿闍世王所舉舍利阿闍世王著洹河中作大鐵網輪使水輪轉著舍利處種種方便取不能得問蓮華比丘云何可得比丘答言擲數千斛柰著中可得止輪尋用此語以柰著於水中偶試一柰柰隨機關孔中網輪即定更不迴轉然大龍王守護都不可得王時問言何由可得答言龍王福勝無由可得問言云何知彼福勝以金鑄作龍像及以王像以秤稱之重者福勝即時稱量龍像倍重王見此事即勤修福既修福已復更鑄像復更稱量王像龍像稱量正等王更修福復更鑄像稱看王像轉重王知像重將諸軍衆往到水邊龍王自出獻種種寶王語龍言阿闍世王遺我舍利我今欲取龍王自知威力不如即將王至舍利所開門取舍利與阿闍世王所造油燈始欲盡錫舍利既出燈亦盡滅王怪而問蓮華比丘云何阿闍世王裁量油燈至取舍利方始乃滅尊者答言彼時有善筭者計百年中用爾許油用如是計故使至今也

感福部第五

如大悲經云爾時世尊告阿難我滅度後若有人乃至供養我之舍利如芥子等恭敬尊重謙下供養我說是人以此善根一切皆得涅槃界盡涅槃際若有造立形像塔廟乃有信心念佛功德乃至一華散於空中我說是人以此善根一切皆當得涅槃界盡涅槃際佛告阿難若有衆生以念佛故乃至一華散於空中如是福德所得果報不可窮盡若有衆生以至誠心念佛功德乃至一華散於空

中於未來世當得釋天王梵天王轉輪聖王於其福報亦不能盡施佛福田不以有爲果報所能盡邊我說是人必得涅槃盡涅槃際乃至若有畜生於佛世尊能生念者我亦說其善根福報當得涅槃盡涅槃際若有三千大千世界滿中四沙門果及辟支佛如甘蔗竹葦若有人能若現在若滅後起塔供養若一劫若減一劫以諸稱意一切樂具恭敬尊重謙下供養若復有人於諸佛所但一合掌一稱佛名如是福德比前福德百分不及一千分百千億分乃至迦羅分不及一何以故以佛如來諸福田中爲最無上是故施佛成大功德神通威力頌曰

金軀遺散骨　寶塔遍天龍　創開於十塔
終成八萬興　珠蓋靈光變　刹柱吐芙蓉
屢開朝霧露　數示曉靈徵　紅霓相映發
風搖響和鐘　仙鸞往往見　神僧數數從
獨超羣聖上　含識普生恭　砧椎擊不碎
方知聖叵窮

感應緣（略引一十六驗　隋有五十三州）

漢僧道角法
魏外國沙門金盤貯舍利五色騰焰
吳康僧會祈舍利
孫皓毀法舍利揚彩
晉竺長舒以舍利投水中五色光現
晉董汪家木像舍利發光
晉廣陵舍利放光
晉北僧法開建寺求舍利
晉孟景建寺獲舍利三顆
晉義熙有一舍利自分爲三
宋賈道子於芙蓉內得一舍利
宋安千載家奉佛得舍利
宋張須元家於像前華上得舍利數十顆
宋劉疑之額下得舍利二枚
宋徐椿讀經得二舍利

漢法內傳云明帝既弘佛法立寺度僧五岳山館諸道士等請求角試釋老優劣道經以火試焚隨火消盡道士衆首費才愧恥自感衆前而死張衍啓悟競共出家于時西域所將舍利五粒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映蔽日光摩騰羅漢踊身高飛居空如地履地如空神化自在爲衆說法天雨寶華散佛僧上天樂異音大衆同聞度人無量廣如下破邪篇說

魏明帝洛城中本有三寺其一在宮之西每繫舍利在旛刹之上輙斥見宮內帝患之將毀除壞時有外國沙門居寺乃齋金盤盛水水貯舍利五色光明騰焰不息帝見歎曰非夫神効安得爾乎乃於道東造周閭百間名爲宮佛圖精舍矣

吳孫權赤烏四年有外國沙門康僧會創達江表設像行道吳人以爲妖異以狀聞之權召會問佛有何靈瑞曰佛晦靈迹遺骨舍利應現無方權曰何在曰佛神迹感通祈求可獲權曰若得舍利當爲興寺經三七日至誠求請遂獲瓶中旦呈於權光照宮殿權執瓶寫于銅盤舍利下衝盤即破碎權大驚異希有瑞也會進曰佛之靈骨金剛不朽劫火不焦椎砧不碎權使力者盡力擊之椎砧俱陷

舍利不損光明四射耀晃人目又以火燒騰
光上踊作大蓮華權大發信乃為立寺名為
建初改所住地名佛陀里
孫皓虐政將欲除屏佛法燔經夷塔有臣諫
曰且少寬假知無神驗誅除不晚皓從之召
會曰若能驗現於目前助君興之如其不能
將廢加戮會曰佛以緣應感而必通既給假
請劾不難皓與期三日于時僧衆百餘同集
會寺皓陳兵圍寺刀鋸齊至剋期就戮僧恐
無靈先自縊者會謂衆曰佛留舍利止在今
時前已有驗今豈罔哉恰期便獲乃進於皓
此是如來金剛之骨志誠曾獲設以百鈞之
杵終無微毀皓曰金石可磨枯骨豈堅沙門
面欺抵逐死耳乃更置之鐵砧以金椎擊之
金鐵並凹而舍利如固又以淸水行之舍利
揚光散彩洞燭一殿皓乃欣欣伏信革誠脣
化
晉初竺長舒先有舍利重之其子為沙門名
法顚每欲還俗笑曰舍利是沙石耳何足可
貴父投之水中五色三帀光高數尺見徵生
信遂不歸俗長舒臨死還發俗念輙病委頓
卒為沙門以舍利安江夏塔中
晉大興中於潛董汪信尚木像夜有光明後
像側有聲投地視乃舍利水中浮沉五色晃
昱右行三帀後沙門法恒看之遂騰踊高四
五尺投恒懷中恒曰若使恒興立寺宇更見
威神又躍于前於卽恒建寺塔於潛入法者
日以十數焉
晉大興中北人流播廣陵日有千數有將舍
利者建立小寺立剎舍利放光至于剎峯感
動遠近
晉咸和中北僧安法開至餘杭欲建立寺無
貲財手索錢貫貨之積年得錢三萬市地作
屋常以索貫為資欲立剎無舍利有羅幼者
先自有之開求不許及開至寺禮佛見幼舍
利囊已在座前卽告幼幼隨來見之喜悅與
開共立寺宇於餘杭也
晉咸康中建安太守孟景欲建剎立寺於夕
聞牀頭鏘然視得舍利三枚因立寺剎元嘉
十六年六月舍利放光通照上下七夕乃止
一切咸見
晉義熙元年有林邑人嘗有一舍利每齋日
有光沙門慧邃隨廣州刺史刁遠在南敬其
光相欲請之未及發言而舍利自分為二邃
聞心悅又請留敬而又分為三邃欲摸長干
像寺主固執不許夜夢人長數丈告曰像貴
宣導何苟吝耶明報聽摸既成邃以舍利著
像髻中西來諸像放光者多由舍利故也
宋元嘉六年賈道子行荊上明見芙蓉方發
聊取還家聞華有聲怪尋得一舍利白如眞
珠焰照梁棟敬之孽以箱案懸于屋壁家人
每見佛僧外來解所被衣雖坐案上有人寄
宿不知汙漫之乃夢人告曰此有釋迦眞身
衆聖來敬爾何行惡死墮地獄出為奴婢何
得不怖其人大懼無幾瀕死舍利屋地坐荷
入枚六旬乃枯歲餘失之不知所去
宋元嘉八年會稽安千載者家門奉佛夜有
扣門者出見十餘人著赤衣運財積門內云
官使作佛圖忽無所見明至他家齋食上得
一舍利紫金色椎打不碎以水行之光明照

發便自畢撖常有異香後出欲禮忽而失之尋覓備至半日還時臨川王鎮江陵迎而行之雜光間出佐史沙門咸見不同王捧水器呪曰云云輙應聲光出夜見百餘人遶舍利屋燒香持華如佛出狀及明人及舍利俱失

宋元嘉九年潯陽張須元家設八關齋道俗數十人見像前華上似氷雪視得舍利數十便以水行之光焰相屬後遂之數日開厨更視獲牙奩中有白毼㲲舍利十枚光焰屬諸處咸來請之

宋元嘉十五年南郡劉凝之隱衡山微不出奉五斗米道不信佛法夢見人去地數丈曰汝疑方解覺忽反悟旦夕勤至半年禮佛忽見額下有紫光揣光處得舍利二枚劉擊不損水行光出復於食時口中隱齒吐出有光妻息又獲一枚合有五枚後又失之尋爾又得

宋元嘉十九年高平徐椿讀經及食得二舍利盛罌中後看漸增乃至二十後寄廣陵令劉馥馥私開之空罌椿在都忽自得之後退轉皆失舍利應現值者甚多皆敬而得之慢而失之舍利東流綿歷帝代傳記所及略陳萬一由事相重沓疊現非奇佛化潛隱誠其致也然有國興塔無勝隋代一化之內百有餘所神瑞開發陳諸別傳今略出之以顯感德也

隋文帝立佛舍利塔（二十八州起塔五十三州感瑞）

雍州仙遊寺　岐州鳳泉寺
華州思覺寺　同州大興國寺
涇州大興國寺　蒲州栖巖寺
泰州岱岳寺　并州無量壽寺
定州恒岳寺　嵩州閑居寺
相州大慈寺　廓州連雲岳寺
衡州衡岳寺　襄州大興國寺
牟州巨神山寺　呉州大禹寺
蘇州虎丘山寺

（右此十七州寺起塔出打刹物及正庫物造）

秦州　瓜州　楊州
益州　亳州　桂州
交州　汝州　番州
蔣州　鄭州

（右此十一州隨逐山水州縣寺等清淨之處起塔出物同前也）

門下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群生津梁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業使當今見在爰及來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諳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并散官各給一人熏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疋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諸州起塔其未注寺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舊無寺者於本州內清淨寺處建立其塔所司造様送往本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在僧爲朕皇后太子諸王子孫等及內外官人一切民庶幽顯生靈各七日行道并懺悔起行道日打刹莫問同州異州任人布施錢限至十文已下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役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僧尼並爲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入石函總管剌史以下縣尉以上自非軍機停常務七日專

檢校行道及打剎等事務盡誠敬副朕意焉
主者施行
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內史令豫章王臣暕宣

舍利感應記二十卷 隋著作郎王邵撰

皇帝昔在潛龍有婆羅門沙門來詣宅上出舍利一裹曰檀越好心故留與供養沙門旣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後皇帝與沙門曇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之或少或多並不能定曇遷曰曾聞婆羅門說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測於是始作七寶箱以置之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巳西去兒當爲普天慈父重興佛法一切神明還來其後周氏果滅佛法隋室受命乃興復之皇帝每以神尼爲言云我與由佛故於天下舍利塔內各作神尼之像爲皇帝皇后於京師法界尼寺造連基浮圖以報舊願其下安置舍利開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遶露盤赫若冶鑪之餤其一旬內四度如之皇帝以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壽宮之仁壽殿本降生之日也歲歲於此日深心永念修營福善追報父母之恩故延諸大德沙門與論至道將於海內諸州選高爽清靜三十處各起舍利塔皇帝於是親以七寶箱捧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于御座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衆生乃取金瓶瑠璃瓶各三十以瑠璃瓶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熏陸香爲泥塗其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於銅函石函一時起塔諸沙門等各以舍利奉送諸州一切道俗各盡境內嚴持香華寶幢音樂掃灑道路盡誠竭力奉迎舍利不可具陳各感靈瑞備如廣傳今略寫十餘以示後人皇帝爾日共皇后太子宮內妃嬪精誠用心竭力懺悔普爲含識共結善緣皇帝見一異僧被褐色覆髆以語左右曰勿驚動他罷之爾去巳重數之果不須現舍利之將行也皇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處表奏皆知所言皇帝當此十月之內每因食次於齒下得舍利皇后亦然以銀盤盛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忽見有兩粒右旋相著二貴人及晉王昭豫章王暕蒙賜蜆勑令審視之各於蜆內得舍利一未過二旬宮內凡得十九多放光明自是遠近道俗所有舍利率奉獻焉皇帝曰何必皆是眞身諸沙門相與椎試之果有十三玉粟其眞舍利鐵甯而無損

雍州城西盩厔縣南仙遊寺立塔之日天降陰雪晦嶺垂厚舍利將下昏雲忽散日光朗照道俗散畢雲合如舊

岐州鳳泉寺立塔感得文石如玉爲函又現雙樹鳥獸靈祥基石變如水精

華州思覺寺立塔初陰雪將欲下舍利日光晃朗五色氣光高數十丈照覆塔上屬天降寶華

同州大興國寺立塔值雨無霑鄣處及舍利入函忽然雲啓馳散日光照曜復有神光重遶於日至十二月內夜光照五十里

涇州大興國寺立塔三處各送舊石非世所有合用爲函恰然相可

蒲州栖巖寺立塔地震山吼鐘鼓大聲又放

光五道至二百里皆見
泰州岱岳寺立塔夜振鼓聲三重門自開有
騎從廟出迎光瑞非一
并州無量壽寺立塔初晝昏雲重將下舍利
入函天晴日照復放神光五道天神現形莫
知多少
定州恒岳寺立塔之日有見異老公來施布
負土畢已失之舊此無水忽有水流前後非
一
嵩州閑居寺立塔感得白兔來至擧前初陰
雪將下日朗入已復合
相州大慈寺立塔之日天陰降雪將下舍利
入函日出下後復合天雨奇華連注極多
廓州法講寺立塔初行郊西爾夜廓州光瑞
高數丈從東來入地内外皆見
衡州衡岳寺立塔四遇逆風四乞順水峯上
白雲闊二丈直至基所三帀乃去
襄州大興國寺立塔初天陰將下日朗入函
雲合
牟州巨神山寺立塔獲紫芝二莖陰雪將下
日開閉訖還合
吳州會稽山大禹寺立塔舍利汎度五江風
波皆不起又放神光獲得紫芝
蘇州虎丘山寺立塔掘基得一舍利空中天
樂入皆聞之井孔三日舍利方至
泰州靜念寺立塔定基已瑞雲再覆雪下草
木開華入函光照聲贊
揚州西寺立塔久旱舍利入境夜雨普洽
益州法聚寺立塔初陰晦冥將下日朗奄已
便陰
亳州開寂寺立塔界内無石別處三石合而
成函基至磐石二浪井夾之
桂州緣化寺立塔未至十里馬有千許夾輿
行飛入城乃散（此下交州文缺）
汝州興世寺立塔初陰雲雪將下天晴入函
畢已陰雲還合
番州靈鷲寺立塔坑内有神仙現騰雲氣像
蔣州栖霞寺立塔隣人先夢佛從西北來入
寺及至如夢
鄭州定覺寺立塔之日感得神光如流星入
寺設供二千萬人食不盡
隨州智門寺立塔掘基得神龜甘露降黑蜂
遶龜有符文（此下非二十八州數）
隨州官人王威送流人九十道逢舍利善心
共發放之為期其囚被放千里一期無一逃
者隨州人於湞水作魚獄三百古來傳業既
見舍利悉決放之永斷茲惡餘州亦効矣
青州勝福寺起塔掘基遇自然盤石函將入
塔有光瑞現
慶舍利感應表（并答）
隋安德王雄百官等臣雄等言臣聞大覺圓
備理照空有至聖虛凝義無生滅故雖形分
聚芥尚貯金覺體散吹塵猶興寶刹自釋提
請灰之後育王建塔以來未有分布舍利紹
隆勝業伏唯皇帝積因曠劫宿證菩提降迹
人皇護持世界往者道消在運仁祠廢毀慈
燈滅影智海絕流皇祚既興法鼓方振區宇
之内咸為淨土生靈之類皆覆梵雲去夏六
月爰發詔旨延請沙門奉送舍利於三十州
以十月十五日同時起塔而蒲州栖巖寺現

揆置塔之所於此山上乃有鐘鼓之聲舍利在講堂内其夜前浮圖之上發大光明爰及堂東流照滿室將置舍利於銅函又有光若香鑪乘空而上至浮圖寶瓶復起紫燄或散或聚皆成蓮華又有光明於浮圖上狀如佛像華趺宛具停住久之稍乃消隱又有光明遶浮圖寶瓶蒲州城内仁壽寺僧等遥望山項如樓閣山峯澗谷昭然顯現照州城東南一隅良久不滅其栖巖寺者即是太祖武元皇之所建造又華州置塔之處于時雲霧大雪忽即開朗正當塔上有五色相輪舍利下訖還起雲霧皇帝皇后又得舍利流輝散彩或出或沉自非至德精誠道合靈聖豈能神功妙相致此奇特臣等命偶昌年既覩太平之世生逢善業方出塵勞之境不勝抃躍謹奉拜表陳賀以聞謹奏勑答門下仰惟正覺覆護群品濟生靈於苦海救愚迷於火宅朕所以至心迴向結念歸依思與率土臣民爰乃幽顯同崇勝業共爲善因故分布舍利營建神塔而大聖慈愍頻示光相宮殿之内舍利降靈莫測來由自然變現歡喜頂戴得未曾有斯實群生多幸延此嘉福豈朕徽誠所能致感覽王公等表悚敬彌深朕與王公等及一切民庶宜更加剋勵興隆三寶今舍利眞形猶有五十所司可依前式分送海内庶三塗六道俱免蓋纏稟識含靈同登妙果主者施行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使者將還各請一舍利於本國起塔供養詔並許之詔於京師大興善寺起塔先置舍利於尚書都堂十二月二日旦發焉是時天色澄明氣和風靜寶輿旛幢香華音樂種種供養彌徧街衢道俗士女不知幾千萬億服章行位從容有叙上柱國司空公安德王雄以下皆步從至寺設無遮大會而禮懺焉有青雀狎於衆内或抽佩刀擲以布於當人叢而下都無所傷

仁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復分布五十三州建立靈塔令總管刺史已下縣尉以上廢常務七日請僧行道教化打刹施錢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時合國化内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感瑞應者別録如左

恒州（無雲雨下天降瑞華徧城如此）泉州　循州　營州（三放白光成得古石解竹函）洪州（白頭烏引路毎翔）杭州（掘基作仍石冢容入）涼州　德州（感得大鳥從塔人皆不識）滄州　觀州（塔上五色雲現從午至暮）瀛州（基內有紫芝現）冀州（有患盲人及覺得差）幽州（函如水鏡放光聚像）徐州（函現仙人聖僧等相）莒州（三現神光放得古塔患啞能言）齊州　萊州　楚州（野鹿來聽兩翔塔上）江州（地出銅像）潭州（舍利至江神烏千迎）毛州（天雨金銀華）貝州　宋州（井苦變甘放光天雨瑞華如雪）趙州（放赤光瑞像無登）濟州（二放神光香氣鐘響出於雲際）兗州　壽州　信州　荊州（雲蓋塔上而華不下）蘭州（基下得石像又得二銅像）梁州　利州（放光如月明）潞州（靈泉自涌病遇得差）黎州（地下已聞千伏樂物）慈州（聖藍如飛仙空泉涌病得愈）魏州（數放光明天雨寶華人人得之）沉州　汴州（異香放光見像也）梓州（放光五色）許州（去州九十放光明見瑤洛廿得踊現）豫州（五色光現文字合色）顯州　曹州（光光放紫）安州（放香一夕放光雲捺聚集）晉州（三度放五色光明）懷州（唯花白水州附放光異道）陝州（前後十一度現光靈瑞）洛州（香氣如風杖放光明）鄧州（山作五文現）秦州（重得舍利山變巧瑞）衛州（光照於外）洛州（將光患聲不行開迎十里得差）鄭州（放光瑞內向明）杞州（放光五色）

右總五十三州四十州已來皆有靈瑞

不可備列具存大傳一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一　驅一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供養篇第三十八（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寶平等曠若虛空理無怨親事絕貴賤是以隨力虔誠普供內外務存遺相冀與普徧故昔毗舍佉母別請羅漢五百如來譏訶顯平等故知心無限極則徧及十方財無多少則心周法界也

引證部第二

如地持論云菩薩供養如來略說十種一身供養二支提供養三現前供養四不現前供養五自作供養六他作供養七財物供養八勝供養九不染汙供養十至處道供養若菩薩於佛色身而設供養是名身供養若菩薩為如來故若供養偷婆若窟若舍若故若新是名支提供養若菩薩面見佛身及支提而設供養是名現前供養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悕望心俱歡喜心俱現前供養如一如來三世亦然及現前供養如來支提三世十方無量世界若新若故是名菩薩共現前供養若菩薩於不現前如來及支提及以涅槃後以佛舍利起偷婆若一若二乃至億百千萬隨力所能是名廣不現前供養以是因緣得無量大果常攝梵福於無量大劫不墮惡趣無上菩提眾具滿足若菩薩現前供養得大功德不現前供養得大功德共現前不現前供養得最大功德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手自供養不依懈惰令他施住是名菩薩自作供養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不獨供養普令親屬在家出家悉共供養是名自他共供養若菩薩有少許物以慈悲心施彼貧苦薄福眾生令供養如來及支提令得安樂而不自為是名他作供養自作供養者得大果報他作供養者得大大果報自作他作供養者得最大大果報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以衣食雜寶種種供養者是名財物供養若菩薩久來以財物供養若多若少現前不現前自作他作淳淨信心而作供養以是善根迴向無

上菩提是名勝供養若菩薩自手供養如來及支提不輕他人不放逸不懈怠至心恭敬不染汙心不於信心勝人所現諂曲求財亦不以諸不淨物等供養是名無染供養若菩薩殊勝不染財物供養如來及支提若自力得若從他求若如意得財若化作身若二若三乃至百千萬億身悉禮如來彼一一身化作百千手彼一一手以種種華香供養如來及支提彼一切身悉讚歎如來真實功德饒益衆生如是等名為如意自在力供養不待如來出現于世何以故住不退轉地菩薩於一切佛刹未曾障礙故若菩薩不自力得財亦不從他求而為供養然於他衆生乃至十方無量世界上中下心所作供養菩薩於彼一切供養以淨信心勝妙解心周徧隨喜是菩薩以少方便與大供養攝大菩提乃至於犂牛頃於一切衆生修四無量心等是名至處道供養如來第一最上比前財物供養百倍千倍乃至筭數譬喻不得為比如是十事名菩薩一切種供養如來法僧亦爾當知於此三寶作十種供養菩薩於如來所起六種淨心謂福田無上心恩德無上心於一切衆生無上心如優曇鉢華難遇心於三千大千世界獨一心於世間出世間法一切具足依義心以此六心少想供養如來法僧獲無量功德何況多

又瑜伽論云何菩薩於如來所供養如來當知供養略有十種一設利羅供養二制多供養三現前供養四不現前供養五自作供養六教他供養七財供養八廣大供養九無染供養十正行供養(釋文大同)

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善男子在家菩薩若欲受持優婆塞戒先當次第供養六方言東方者即是父母若有人能供養父母衣服飲食卧具湯藥房舍財寶恭敬禮拜讚歎尊重是人則能供養東方父母是父母還以五事報之一至心愛念二終不欺誑三捨財與之四為娉上族五教以世事南方者即是師長若有人能供養師長衣服飲食卧具湯藥尊重讚歎恭敬禮拜早起晚卧受行善教是人則能供養南方師長是師復以五事報之一速教不令失時二盡教不令不盡三勝己不生嫉妬四將付嚴師善友五臨終捨財與之西方者即是妻子若有人能供給妻子衣服飲食卧具湯藥瓔珞服飾嚴身之具是人則能供養西方妻子是妻子復以十四事報之一所作盡心營之二常作終不懈慢三所作必令終竟四疾作不令失時五常為瞻視賓客六淨其房舍卧具七愛敬言則柔軟八僮使軟言教詔九善能守護財物十晨起夜寐十一能設淨食十二能忍教誨十三能覆惡事十四能瞻病苦北方者即是善知識若有人能供施善友任力與之恭敬柔言禮拜讚歎是人則能供養北方善知識是善知識復以四事而還報之一教修善法二令離惡法三有恐怖時能為救解四放逸之時能令除捨下方者即是奴婢若有人能供給奴婢衣食病瘦醫藥不罵不打是人則能供給下方奴婢是奴婢復以十事報之一不作罪過二不待教作三作必令竟四疾作不令失時五

主雖貧窮終不捨離六早起七守物八少恩多報九至心敬念十善覆惡事上方者即是沙門婆羅門等若有供養上方沙門婆羅門衣服飲食房舍卧具病瘦醫藥怖時能救飢饉施食聞惡能遮禮拜恭敬尊重讚歎是人則能供養上方沙門等是出家人復以五事報之一能令生信二教修智慧三教令行施四教令持戒五教令多聞若有供養是六方者是人則能增長財命能得受持優婆塞戒

又智度論云諸佛恭敬法故供養於法以法為師何以故三世諸佛皆以諸法實相為師問曰如佛不求福德何故供養答曰佛從無量劫中修諸功德常行諸善不但求報敬功德故而作供養如佛在世時阿那律未得天眼前盲無所見而以手縫衣時針紝脫便言誰愛福德為我紝針是時佛到其所語比丘言我是愛福德人為汝紝來是比丘識佛聲疾起著衣禮佛足白佛言佛功德已滿云何言愛福德佛報言我雖功德已滿我深知功德恩報力故今我於一切衆生中得最第一由此功德又為欲教化弟子故語之言我尚作功德汝云何不作如伎家百歲老公而儛有人訶之言老公年已百歲何用是儛老公答曰我不須儛但欲教子孫故耳佛亦如是功德雖滿為教弟子作功德故而作供養故佛乳毋大愛道亡四天王舉牀送佛在前擎鑪燒香供養為報恩故雖不求果而行平等供養唯佛應供養佛餘人不知佛德如說偈言

智人能敬智　智論則智喜　智人能知智
如蛇知蛇足

又頻毗娑羅王詣佛供養經云爾時摩竭國頻毗(此云顏色)娑羅(此云端正)往詣佛所白世尊我典此國界所有資財能有所辦欲盡形壽供養如來及比丘衆衣被飲食牀座卧具病瘦醫藥亦當勸率臣民使得蒙度得離三塗永處安隱佛受請已便說偈言

祠大最為首　詩頌亦為首　王為人中首
衆流海為首　衆星月為首　光明日為首
上下及四方　諸所生品物　天上及世間
佛最無有上　欲求種德者　當求於三佛

又雜寶藏經云佛告諸比丘言有八種人應決定施不復生疑一父二毋三佛四弟子五遠來之人六遠去之人七病人八看病者

又智度論云諸菩薩無量無盡功德成就以一食供養十方諸佛及僧皆悉充足而亦不盡譬如涌泉出而不竭如文殊師利以一鉢歡喜丸供養八萬四千僧皆悉充足而亦不盡復次菩薩於此以一鉢食供養十方諸佛而十方佛前飲食之具具足而出譬如鬼神得人一口之食而千萬倍出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梵志年百二十少小不妻娶無婬泆之情處在深山無人之處以茅為廬蓬蒿為席以水果為食不積財寶國王聘之不往赴意靜處無為於山藪中與禽獸相娛絶於人路山有四獸一名狐二名獼猴三名獺四名兔此之四獸日於道人所聽經說戒如是積久食諸果蓏皆悉訖盡後道人意欲徙去四獸大愁憂情不樂共相議言我曹各行求索供養道人獼猴去至他山得

甘果來以上道人願止莫去野狐行化作人求得一囊飯麨來以上道人可給一月粮願止莫去水獺亦復入水取得大魚以上道人給一月粮願止莫去兔自思念我當用何等供養道人即念當持身供養便取樵以然火作炭往白道人言今我為兔請入火中作炙以身奉上道人可給一日粮便自投火中火為不然道人見兔感其仁義哀愍傷之則自止留佛言爾時梵志者今提和竭佛是爾時兔者今我身是爾時獼猴者今舍利弗是爾時野狐者今阿難是爾時水獺者今目連是也

又僧祇律云佛住棃耆闍河邊時世尊鉢比丘鉢共在露處時有獼猴行見樹中有無蜂熟蜜來取世尊鉢諸比丘遮佛言莫遮此無惡意便持鉢取蜜奉獻世尊不受須待水淨獼猴不解佛意謂呼有蟲轉看見鉢邊有流蜜著到水邊洗鉢水濺鉢中持還奉佛佛即受取佛受已獼猴大歡喜却行而儛墮坑命終即生三十三天時諸比丘即說偈言

十力世雄在榛林　佛鉢僧鉢在露處
野獸植德有情智　見好成熟無蜂蜜
直前往取世尊鉢　比丘欲遮佛不聽
得鉢盛蜜來獻佛　如來慈愍為受之
心悅歡喜却行儛　脚跌墮岸而命終
即生三十三天上　下生出家成羅漢

又文殊師利問經云菩薩為供養佛法僧及父母兄弟得富財物為起寺舍造像為布施若有此因緣得受金銀財物無有罪過頌曰

渺渺長津　遙遙遐轡　煩籠幽閉　難成出離
自非篤上　乘何高位　供養三寶　累超十地

受請篇第三十九(此有九部)

述意部　請僧部　聖僧部
施食部　食時部　食法部
食訖部　呪願部　施福部

述意部第一

夫供會之法以不限為本無適無莫乃應檀心故冥懷遣相與空際而為極任時隨緣共法界而等量因既不窮則果亦無盡也且俗儉財於限物為施物既有限心亦拘執或計人以擬供或選德而後請有涯之福未捨無邊之報未窮失愚法施者雖物周而施寡善權惠者使物寡而施周是以外國設齋率廣無遮運心十方該羅法界也

請僧部第二

如賢愚經云時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佛已出家手自紡織預作一端金色之氎(織成大衣)奉上如來佛令持此往奉眾僧姨母思念規心俟佛唯願垂愍為我受之佛知母專心欲用施我然恩愛心福不弘廣若施眾僧獲報彌多我知此事是以相勸若有檀越於十六種具足別請雖獲福報亦未為多何謂十六比丘比丘尼各有八輩不如漫請四人所得功德福多於彼十六分中未及其一將來末世法垂盡時正使比丘畜妻挾子四人已上名字眾僧應當敬視如舍利弗目犍連等時波闍波提心乃開解即以其衣奉施眾僧僧中次行無欲取者到彌勒前尋為受之爾時彌勒問眾僧言若有檀越請一持戒清淨沙門就舍供養所得盈利何如有人得十萬錢時

憍陳如尋即說言假使有人得百車珍寶計其福利不如請一淨戒沙門就舍供養得利弘多舍利弗言假令有人得一閻浮提滿中珍寶猶不如請一淨戒者就舍供養獲利彌多目揵連言正使有人得二天下滿中七寶實不如請一清淨沙門就舍供養得利彌多其餘比丘如是各各引於方喻比格其利皆悉多彼府阿那律復自說言正令得滿四天下寶其利猶復不如請一清淨沙門詣舍供養得利殊倍所以然者我是其證自念過去世毗婆尸佛般涅槃後法滅盡時有一長者名阿淚吒家貧焦煎復值歲儉人飢食穀不繼日往取薪賣糴稗子共家婦兒以自供活見一辟支佛乞食不得請到其家分稗子糜躬自持施辟支語言汝亦飢渴當共分噉阿淚吒言我曹俗人食無時節尊日一食但願為受即受食訖感其至心令發大願時辟支佛還歸所止時阿淚吒即還入澤取薪時見一兔意欲捕取以鎌遙擲即時墮地適欲前取化為死人上其背上急抱其頭盡力推却不能令却心懷恐怖慞惶苦惱意欲入城共婦解却復恐人見令不聽入留待日暮以衣用覆擔負往舍既到舍內自然墮地變成一聚閻浮檀金光明晃昱并照比舍展轉談之響徹於王王自來看見是死人形漸欲臭即問淚吒汝見是何答言看實是金即取少許用奉於王王見金色敬之未有問其所由何緣得此由施辟支王聞歎善即更賜與拜為大臣如是諸尊彼阿淚吒者即我身是我於彼世以少稗糜施辟支佛緣是以來九十一劫生天人中無所乏少

又像法決疑經云若檀越設食召請眾僧遣人防門遮障比丘及諸老病貧窮乞人不聽入會徒喪飲食了無善分

又普廣經云四輩弟子若行齋戒心當存想請十方僧不擇善惡持戒毀戒高下之行到諸塔寺請僧之時僧次供養無別異想其福最多無量無邊若值羅漢四果道人及大心者緣此功德受福無窮一聞說法可得正道無上涅槃

又十誦律云鹿子母別請五百羅漢佛言無智不善若於僧中次請一人者得大功德果報利益勝別請五百羅漢一切遠近無不悉聞

又請僧福田經及仁王經種種訶責不許別請若別請者是外道法非七佛法

又梵網經云若有檀越來請眾僧客僧有利養分僧房主應次第差客僧受請而先住僧獨受請而不差客僧房主得無量罪畜生無異非沙門非釋種性犯輕垢罪若佛子一切不得受別請利養入已而此利養屬十方僧而別受請即取十方僧物入已用者犯輕垢罪若有出家在家一切檀越請僧福田求願之時應入僧房問知事人今欲次第請者即得十方賢聖僧而世人別請百羅漢菩薩僧不如僧次一凡夫僧若別請僧者是外道法七佛無別請法不順孝道若故別請僧者犯輕垢罪

又智度論云如有一富貴長者信樂眾僧白僧執事我次第請僧於舍食日日次請乃至

沙彌執事不聽沙彌受請諸沙彌言以何意
故不聽沙彌答言以檀越不喜請年少故便
說偈言
鬚髮白如雪　齒落皮肉皺　僂步形體羸
樂請如是事
諸沙彌等皆是大阿羅漢如打師子頭欻然
從座起而說偈言
檀越無智人　見形不取德　捨是耆年相
但取老瘦黑
上尊耆年之相者如佛說偈云
所謂長老相　不必以年耆　形瘦鬚髮白
空老內無德　能捨罪福果　精進行梵行
已離一切法　是名為長老
是時沙彌復作是念我等不應坐觀檀越量
僧好惡即說偈言
讚歎呵罵中　我等心雖一　是人毀佛法
不應不教誨　當疾到其舍　以法教語之
我等不度者　是則為棄物
即時諸沙彌自變其身皆成老年
鬚髮白如雪　秀眉垂覆眼　皮皺如波浪
其脊曲如弓　兩手負杖行　次第而受請
舉身皆振掉　行止不自安　譬如白楊樹
隨風而動搖　檀越見此輩　歡喜迎入坐
坐已須臾頃還復年少形檀越驚怖言
如是耆老相　還變成少身　如服還年藥
是事何由然
諸沙彌言汝莫生疑平量是事甚可傷愍故
現是化汝當深識之聖衆不可量如偈說曰
譬如以蚊嘴　猶可測海底　一切天與人
無能量僧者　僧以功德貴　猶尚不分別
而汝以年歲　稱量諸大德　大小生於智
不在於老少　有智勤精進　雖少而是老
懈怠無智慧　雖老而是少
汝今平量僧是則為大失如欲以一指測知
大海底為智者之所笑汝不聞佛說四事雖
小而不可輕太子雖小當為國王是不可輕
蛇子雖小毒能殺人亦不可輕小火雖微能
燒山野亦不可輕沙彌雖小得聖神通最不
可輕檀越聞是事已見是神通力身驚毛竪
合手白諸沙彌言諸聖人等我今懺悔我是
凡夫心常懷罪今欲請問於佛僧寶中信心
清淨何者福勝答言我等初不見佛僧寶中
有增減何以故如佛一時入舍婆提城乞食
有婆羅門姓婆羅埵逝佛數數到其家乞食
心作是念是沙門何以來數數如負其債佛
時說偈言
時雨數數墮　五穀數數成　數數修福業
數數受果報　數數受生法　故受數數死
聖法數數成　誰數數生死
婆羅門聞是偈已大聖具知我心慚愧取鉢
入舍盛滿美食以奉上佛佛不受作是言我
為說偈故得此食我不食也婆羅門言是食
當與誰佛言我不見天及人能消是食者汝
持去置少草地若無蟲水中即如佛教持食
著無蟲水中水即大沸煙火俱出如投大熱
鐵婆羅門見已驚怖言未曾有也乃至食中
神力如是禮佛懺悔乞出家受戒漸漸斷結
得阿羅漢道復有摩訶憍曇彌以金色上上
寶衣奉佛佛勸施僧能消能受故知佛寶僧
寶福無多少故說偈言

若人愛敬佛　亦當愛敬僧　不當有分別
同皆為寶故
又法句喻經世尊說偈云
人當念有意　每食自知少　從是痛用薄
節消而保壽
又雜譬喻經云昔者舍衛國有一貧家庭中有蒲萄樹上有數穗念施道人時國王先前請食一月是貧家力勢不如王正懸一月乃得一道人便持施之語道人言念欲施來已經一月今乃得願道人語優婆夷已一月中施優婆夷言我但施一穗蒲萄那得一月施耶道人言但一月中念欲捨施則為一月也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一　騶一　十五

音釋

饉具吝切菜不熟也　紝如鴆切織紝也　儛罔古切以手曰舞　轝雲訊切舉也　泆弋質切淫放也　獺他達切水狗也　蓏魯果切草實也　麨尺少切糗也　跌徒結切蹶也　轡兵媚切馬轡也　紡妃兩切紡績也　挾胡頰切　糴狂歷切穀來也　稗蒲賣切草似穀者　糜忙皮切粥也

優雨舉切傴也　欻叶勿切暴起也　穗徐醉切莖也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二　騶二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聖僧部第三

自大覺泥洹法歸眾聖開士應真導揚末教並飛化眾剎隨緣攝誘感殊則同室天隔應合則異境對顏宋泰始之末正勝寺釋法願正喜寺釋法鏡寺始圖畫聖僧列坐標擬迄至唐初亟降靈瑞或足趾顯露半現於柱間或植杖遺跡印陷於平地所以梁帝聞而讚悅敬心翹仰家國休感必於齋供到永明八年帝躬弗愈雖和鵲蕩術而茵褥猶滯乃潔心發誓歸命聖僧勑於延昌殿內七日祈請供飯諸佛及眾聖賢齋室嚴峻輕塵不動七日將滿方感靈應乃有天香妙氣洞鼻徹心映蔽熏爐無復芳勢又足影綖跡布滿堂中振錫清越響發牖外覩蹤聞香皆肅然魂聳時有徐光顯等十有餘人咸同見聞登共奏啓於是齋坐既畢而御膳康復所以徧朝歸依明驗神應其後徐光顯等道俗數人設齋奉請並有徵瑞聖人通感不可備載

如昔有樹提伽長者造栴檀鉢著絡囊中懸高象牙杙上作是言若沙門婆羅門不以梯杖能得者即與之諸內外道知欲現神通力挑頭而去賓頭盧聞是事問目連言實爾不答言實爾汝師子吼中第一便往取之其目連懼佛教不肯取賓頭盧即往其舍入禪定便於座中申手取鉢依四分律當時坐於方石縱廣極大遂身飛空得鉢已還去佛聞訶責云何比丘為外道鉢而於未受戒人前現神通力從今盡形擯汝不得住閻浮提於是賓頭盧如佛教勑往西瞿耶尼教化四衆廣宣佛法閻浮提四部弟子思見賓頭盧白佛佛聽還座現神足故不聽涅槃勑令為末世四部衆作福田其亦自誓三天下有請悉赴又阿育王經海意比丘從鑊乘空為王說偈云

汝身同人身　汝力過人力　應令我知之
為汝作神力

王發心請四方僧說偈云

有諸阿羅漢　當來攝受我　我請阿羅漢
當悉來此處

故依請賓頭盧經云如天竺優婆塞國王長者若設一切會者常請賓頭盧頗羅墮誓阿羅漢賓頭盧者字也頗羅墮誓者姓也其人為樹提長者現神足故佛遏之不聽涅槃勑令末法四部衆生作福田請時於靜處燒香禮拜向天竺摩梨山至心稱名言大德賓頭盧頗羅墮誓受佛教勑為末法人作福田願受我請於此處食若新作屋舍亦應請之願受我請於此舍牀敷上宿若普請衆僧澡浴時亦應請之言受我請於此洗浴及未明前見香湯灰水澡豆楊枝香油調和冷暖如人浴法開戶請入然後閉戶如人浴訖頃衆僧乃入凡欲會食澡浴要須一切請僧至心求解脫不疑不昧信心清淨然後可屈近世有一長者聞說賓頭盧大阿羅漢受佛教勑為末法人作福田即如法施設大會至心請賓頭盧氍毹不偏敷好華欲以驗之大衆食訖發氍毹華皆萎黃懊惱自責不知過所從來更復精竭審問經師重設大會如前布華亦復皆萎復更傾竭盡家財産復作大會猶亦如前懊惱自責更請百餘法師求潚所失懺謝罪過如向上座一人年老四布悔其愆咎上座告之汝三會請我我皆受請汝自使奴門中見遮以我年老衣服弊壞謂是被擯賴提沙門不肯見前我以汝請欲強入汝奴以杖打我頭破額右角瘡是第二會亦來復不見前我欲強入復打我頭額中瘡是第三會復亦來如前被打頭額左角瘡是汝自為之何所懊惋言已不現長者乃知是賓頭盧自爾已來諸人設福皆不敢遮門若得賓頭盧來其坐處華即不萎若新立房舍牀榻欲請賓頭盧時皆當香湯灑地然香油燈新牀新縟縟上舊綿敷之以白練覆上初夜如法請之還閉房戶慎勿輕慢窺看皆各至心信其必來精誠感徹無不至也來則縟上現有卧處浴室亦現用湯水處受大會請時或在上座或在中座或在下座現作隨處僧形人求其異終不可得去後見坐處華不萎乃知之矣述曰今見齋家多不依法但逐人情安置

凡人全不愛佛及聖僧既如前經所說施主先須預掃灑佛堂及安置聖僧坐處洗浴潔身燒上名香懸繒旛蓋散衆雜華手執香鑪盡誠敬仰奉請三寶及以聖僧十方法界一切聖凡亦皆普請受弟子請降屈聖儀來臨住宅合家大小並共虔誠預前七日已來發此重心若是貧家無好香華復無安置之處然須臨時斟酌僧未坐前先上好處安置佛座掃灑如法其欠好處安聖僧座敷設輭物新白淨者布綿在上若施主心重有感食訖

候看似人坐處即知報身來赴若無相現但化身來若令輕慢報化俱不至其座不得綵畫錦綺綾羅金銀雜飾及散華置上雖是羅漢然共凡僧同受二百五十別解脫戒所以不受雜綵金銀等物若是諸佛菩薩大乘之人非局出家相者所以得受種種供養安聖僧座及以獻食亦不得越過尺六高處安置尺六已下如法僧座則得亦不得作塑形聖僧在座安置儻報身自來豈可推却塑像而坐亦不得在寺將常住僧器盛食恐報身來不可觸僧淨器而食若用鉢盂及俗盤器獻者即通化報最爲如法若有聖僧錢還入聖僧用將置鉢盂匙箸銅椀手巾及將買上好盤器皿背上朱書題字記之餘人不敢雜用日別隨家常食每旦及午盛食常獻佛及僧豈非好事更有餘錢買取一胡牀及一油單食訖澡豆淨洗置故牀上以油肥覆之日別如是表供養三寶心常不絕大得功德若多得錢即如西國寺法及俗人舍空靜上處爲聖僧造房堂隨四時冬夏安物供養若在夏

內堂內日別敷好淨席儭身單敷銅盆銅瓶澡豆淨巾若至午前并獻飲食夜中然燈燒香隨心量力如法供養若至冬寒安被厚帔氍㲎炭火湯水燈明隨時供養縱有餘長聖僧錢財不得將入別僧乃至常住僧用亦不得入佛法用亦不得作別聖僧形數見有人索聖僧錢綵畫佛形及四壁畫聖僧迦葉阿難等形以賓頭盧羅漢聖人現在不入涅槃既不得聖僧囑授進止豈得互用浪將別入若已用者並須倍還不還得罪故四分律云許此處不得異處得罪（如似已物他人不問已身餘人輙將作別用豈可得不）上來所述並依經律聖意錄之不得不行三寶物重不得互用恐差之毫毛失之千里誠言不墜省已用之故梁武帝時漢國大德英儒共請西域三藏纂集聖僧法用翻出五卷如前所述並亦同之

施食部第四

如涅槃經云因曠野鬼神爲受不殺戒已以不食肉故氣力虛弱命欲將終佛告鬼言我勑聲聞弟子隨有佛法處悉施汝等食若有住處不能施者是魔眷屬非我弟子眞聲聞也然出衆生食時須有分齊若食他施主食即須依五分律云若與乞兒鳥狗等並應量已分內減施與之不得取分外施（比見道俗至於齋上施主假約不與妻兒先供衆僧將爲福田僧等不量前食多少先自飽食多將施食乞飼鳥犬損他施主又自得罪若取分內或將已食任意多少不論限約）又十二頭陀經云若得食時應作是念見渴之衆生以一分施之我爲施主彼爲受者施已作是願言令一切衆生興福救之莫墮慳貪持至空靜處減一段着淨石上施諸禽獸

亦如上願正欲食時作是念言身中有八萬戶蟲得此食皆悉安隱我今以食施此諸蟲後得道時當以法施汝是爲不捨衆生

又灌佛形像經云佛告大衆世人多有發意求所願者布施之日不計多少趣使充饒事業畢竟殘有餚饌噉食不盡皆當送與守寺中持法沙門衆僧自共分之以出物時當望生福不應各各競分歸與妻子是爲種樹石上根株焦盡終無生時今以布施著餘福重以施僧是爲施一得萬倍報

又四分律施僧粥得五種利益一除飢二除渴三消宿食四大小便調適五眼目精明僧祇律施粥得十種利益故偈云

持戒清淨人所奉　恭敬隨時以粥施
十利饒益於行者　色力壽樂辭清辯
宿食風除飢渴消　是名爲藥佛所說
欲生人天長壽樂　今當以粥施衆僧

又食施獲五福報經云佛告諸比丘當知食以節度受而不損佛言人持飯食施人有五功德令人得道智者消息意度弘廓則獲五福何等爲五一曰施命二曰施色三曰施力四曰施安五曰施辯何謂施命人不得食時顏色顦顇不可顯示不過七日奄忽壽終是故智者則爲施食其施食者則爲施命其施命者世世長壽生天世間壽命延長不中夭傷自然福報財富無量是爲施命何謂施色人不得食時顏色顦顇不可顯示是故智者則爲施食其施食者則爲施色其施色者世世端正生天世間顏色暐曄人見歡喜稽首作禮是爲施色何爲施力人不得食時身羸意弱所作不能是故智者則爲施食其施食者則爲施力其施力者世世多力生天人間力無等雙出入進止力不耗減是爲施力何謂施安人不得食時心愁身危坐起不定不能自安是故智者則爲施食其施食者則爲施安其施安者世世安隱生天人間不遇衆殃其所到處常遇賢良財富無量不中夭傷是爲施安何爲施辯人不得食時身羸意弱口不能言是故智者則爲施食其施食者則爲施辯口說流利無所質礙慧辯通達生天世間聞者歡喜靡不稽首聽採法言是爲五福食之報也

又增一阿含經云施有五事名爲應時一遠來二遠去三病時四冷熱時五初得果蓏若得新穀先與持戒精進人然後自食又施有三法一送食至寺名上就舍供養名中造舍乞施發心供養名下

又長阿含經云佛命阿難吾渴欲飲汝取水來阿難白言向有五百乘車於上流度水濁未清可以洗足不中飲也如是三勑阿難汝取水來阿難白言今拘孫河去此不遠清冷可飲亦可澡浴時有鬼神居在雪山篤信佛道即以鉢盛八種淨水奉上世尊爲愍彼故爲受之

食時部第五

問曰何名食時何名過時答曰依四分律云謂明相出時始得食粥（明相未出即是非時）乃至日中案此午時爲法即是食時（依僧祇律云過此午時影一髮一瞬草葉等即是非時）四天下准此皆同故毗羅三昧經世尊爲惠法菩薩說云食有四種旦天食時

午法食時暮畜生食時夜鬼神食時佛斷六趣因令同三世佛故曰午時是法食時也過此已後同於下趣非上食時故曰非時也十誦律云唯天得過中食無罪

又十誦律云有閻浮比丘至西拘耶尼用閻浮提時拘耶尼比丘往餘三方亦如是若此間宿則用此間時若在彼宿則用彼間時餘三方亦爾故摩德勒伽論問頗有非時食不犯耶答曰有若住北鬱單越用彼食時不犯餘方亦爾若在閻浮日正午時北方是夜半東方是日没西方是日出餘方互轉可知

又薩婆多論云釋時有四一始從日出乃至日中其明轉熾名之爲時從中已後至後夜分其明滅没故名非時二從旦至中是作食時乞不生惱故名爲時從中已後至於夜分是俗人醼會遊戲之時入村乞食多有觸惱故名非時三從旦至中俗人作務婬亂未發乞不生惱故名爲時從中已後事務休息婬戲言笑入村乞食喜被誹謗故名非時四從旦至中是乞食時得食濟身寧心修道事順應法故名爲時從中已後宜應修道非乞食時故名非時

食法部第六

如大遺教經云比丘欲食時當爲檀越燒香三唄讚揚布施可食美食又從上座教言道士各自出澡手漱口已還各就座而坐各說一偈以隨次起不得踰越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有設供者手執香鑪而唱時至佛言香爲佛使故須燒香徧請十方（既知燒香本擬請佛爲凡夫心隔目覩不知佛令燒香徧請十方一切凡聖表呈福事聆空普起正行香作唄一切道俗依華嚴經各說一偈云）

戒香定香解脫香　光明雲臺徧世界
供養十方無量佛　見聞普熏證寂滅

又三千威儀經云坐受香亦得爲女人行香恐觸手染着故開坐受（若恐譏慢令悉放下亦得男子行香女人受香翻前即是）

述曰若得衣食不簡精麤但得支濟身命令得修道便合佛意如膏車須油何簡精妙但令運轉得達前所即是佳事故雜寶藏經世尊說偈云

此身猶如車　好惡無所擇
香油及臭脂　等同於調利

又智度論云食爲行道不爲益身如養馬養猪無異若初得食時先獻三寶後施四生故華嚴經偈云

若得食時　當願衆生
志在佛道　爲法供養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自造作衣服鉢器先奉上佛并令父母師長和尚先一受用然後自服若上佛者以華香贖凡所食噉要先施於沙門梵志然後自食也正下食時復須作念初下一匙飯時願斷一切惡盡下第二匙時願修一切善滿下第三匙時願所修善根迴施衆生普共成佛若不能口口作念臨欲食時總作一念亦得故摩德勒伽論云若得食時口口作念得衣時著著作念入房時入入作念若鈍根者總作一念故華嚴經第六卷菩薩有一百四十願凡所施爲皆誦偈念如此食者非有煩惱利生物善故增一阿含經云施中上者不過法施業中上者不過法業恩中上者不過法恩若過分飽食則氣急身

滿百脉不通令心壅塞坐卧不安若限分少
食則身羸心懸意慮無固故增一阿含經偈
云
多食致患苦　少食氣力衰　處中而食者
如秤無高下
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噉食太過人　身重多懈怠　現在未來世
於身失大利　睡眠自受苦　亦惱於他人
迷悶難寤寤　應時籌量食
述曰所以出家之人欲食之時先以淨手從
他受者爲出家高勝不同凡下故須受已而
食故薩婆多論云比丘受食凡有五意一爲
斷竊盜因緣故（自取而食亦同盜相）二爲作證明故（有疑
失脫不干比丘）三爲止誹謗故（出家自取非是高勝）四爲成少
欲知足故（若當不受非同俗素）五爲生他信敬心故（見受
而食外道生信）如昔有一比丘與外道共行上一樹
下樹上有果食時將到外道語比丘云上樹
取果比丘言我戒法中樹過人不應上又語
比丘言何不搖樹取果比丘言我戒法中不
得自搖樹落果外道聞已自上樹取果擲地
與之語比丘言取果食比丘言我戒法中不
得不授而食外道下樹取果授與比丘外道
既見如此於一果上尚有如此法用何況出
世之法外道遂生信敬心知佛法清淨不同
外道於是即隨比丘於佛法中出家修道尋
得漏盡
又舍利弗問經云佛言外道梵志尚知受取
況我弟子而不受食但一切諸物不得不受
唯除生寶及施女人若作法者猶應授與體
上之衣若貯金器受則制施
又十誦律云舍衛國中摩訶迦羅比丘受一
切糞掃衣食有死人處衣食皆取持至水上
淨洗已不受便食常在死人處住有疫病時
便不入城時人皆謂噉死人肉惡名流布諸
比丘白佛佛集比丘僧制云從今諸比丘不
受食著口中得罪
又大方等陀羅尼經云又受食時莫視女色
但自念言我心中毒箭當云何拔用視女色
爲我從無始世來坐以女色墮於三塗無有
出期觀諸六塵亦應如是我諸弟子不應著
此如是諸賊喪人善功
述曰一切僧食並須平等無問凡聖上下均
普故僧祇律云若檀越行食多與上座者上
座應問一切僧盡得爾許不答止上座得耳
應言一切平等與若言盡得者應受僧上座
法不得隨下便食待行徧唱等供已然後得
食上座之法當徐徐食不得速食竟在前出
去應待行水隨順呪願已然後乃出
又處處經云佛言中後不食有其五福一者
少婬二者少卧三者得一心四者無有下風
五者身得安隱亦不作病是故沙門知福不
食
述曰若於食長貪增加煩惱即須觀厭作不
淨之想故智度論云說食厭想者當觀是食
從不淨生如肉從精血水道生是爲膿蟲住
處如酥孔酪血變所成與爛膿無異廚人汗
垢種種不淨若著口中腦有爛涎二道流下
與唾和合然後成味其狀如吐從腹門入地
持水爛風動火煑如釜熟糜滓濁下沉清者
在上譬如釀酒滓濁爲屎清者爲尿腰有三

孔風吹臓汁散入百脉與先血和合凝變爲肉從新肉生脂骨髓從是中生身根從新舊肉合生五情根從此五根生五識五識次第生意識分別取相籌量好醜然後生我我所心等諸煩惱及諸罪業復次思惟此食工夫甚重計一鉢之飯作夫流汗集合量之食少汗多此食辛苦如是入口即成不淨宿昔之間變爲屎尿本是美味惡不欲見行者自思如此弊食我若食著當墮三塗如是觀食當厭五欲譬如有一婆羅門修淨潔法有事緣故到不淨國自思我當云何得免不淨唯當乾食可得清淨見一老母賣白髓餅而語之言我有因緣住此百日常作餅送來多與汝價老母日日作餅送之婆羅門貪著飽食歡喜老母作餅初時白淨後轉無色無味即問老母何緣爾耶母言癰瘡差故婆羅門問此何謂耶母言我大家夫人隱處生癰以麵酥拊之癰熟膿出和令酥餅日日如是以此作餅與汝是以餅好今夫人癰差我當何處更得婆羅門聞之兩拳打頭椎胷乾嘔我當云何破此淨法我爲了矣棄捨緣事馳還本國行者亦爾著是飲食歡喜樂取不觀不淨後受苦報悔將何及

食訖部第七

如波離論云出家僧尼白衣等齋訖不用澡豆末巨摩等用澡口者皆不成齋如過去有比丘字蓮提六十歲持齋戒不闕唯一日食用巨摩豆屑等成齋若不爾者皆不成齋（此經無目出要律儀云巨摩者牛糞是也若依此經豈用牛糞淨口耶依耶舍法師傳記云巨方俗人外道等宗事梵天牛等以此二事能生萬物養育人民故將牛糞以淨道場佛隨俗法亦以爲淨然不用淨口耶）若依四分律等但護行住坐臥四種威儀食五正食四相不乖便成齋法不論澡豆淨口成齋時節若過威儀若失縱用澡屑亦不成齋又善見論云齋已吐食未出咽喉還咽無犯若出還咽犯罪又僧祇律云食已若渴佛令取一切穀豆麥煮不破者非時取汁得飲若酥油蜜及石蜜諸生果汁等要以水淨得飲若器底殘水被雨漸亦名爲淨善見論云舍樓伽果漿澄汁使清非時得飲（謂藕根是）摩德勒伽論沙糖漿亦得非時飲僧祇律云人有四百四病風大百一用油脂治之火大熱病百一用酥治之水大百一用蜜治之雜病百一隨用上三藥治之

十誦律云石蜜非時不得輒噉有五種人得非時食謂遠行人病人不得食人食少人若施水處和水得飲五分律云聽飢渴二時得飲（故知無病非時服是石蜜酥油等亦不得食也）僧祇律云胡椒畢鉢薑訶黎勒等此藥無時食和者聽非時服又四分律云一切苦辛醎甘等不任爲食者聽非時盡形作藥服善見論云一切樹木及果根莖枝葉等不任爲食者並得作盡形藥服

述曰比見諸人非時分中食於時食何者是耶謂邊方道俗等聞律開食果汁漿遂即食乾棗汁或生梨蒲萄石搯不擣汁飲并子總食雖有擣汁非澄使清取濁濃汁并滓而食或有聞開食舍樓伽果漿以患熱病遂取生藕并根生食或有取清飯漿飲或身無飢渴非時食酥油蜜石蜜等或用杏人煎作稠湯如此濫者非一不可具述若准十誦非前遠

行等五種之人不得輒食食便破齋見數犯者多故別顯記

呪願部第八

如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日在東方着衣持鉢諸比丘僧左右圍繞佛爲衆首來至輸頭檀王宮內到已坐於所設佛座諸比丘僧各各依次如法而坐爾時輸頭檀王以佛爲首諸比丘僧次第坐已自手行諸微妙飲食盡其種數食已於時世尊教化輸頭檀王令其解悟生歡喜已從座而起還歸本處

又十誦律云有比丘受他請食默然入默然去諸居士呵責云我等不知食好不好諸比丘白佛佛言從今食時應爲施主唄讚呪願不知誰作佛言上座作若上座不能次第能者應作故僧祇律上座應知前人爲何等施當爲應時呪願若爲亡人施福者應如是呪願云

一切衆生類　有命皆歸死　隨彼善惡行
自受其果報　行惡入地獄　爲善者生天
善能修行道　漏盡得泥洹

若生子設福者應如是呪願云

童子歸依佛　如來毗婆施　尸棄毗葉婆
拘樓拘那含　迦葉及釋迦　七世大聖尊
譬如人父母　慈念於其子　擧世之樂具
皆悉欲令得　令子受諸福　復倍勝於彼
家家諸眷屬　受樂亦無極

若入新舍設供者應如是呪願云

屋舍覆陰施　所欲隨意得　吉祥賢聖衆
處中而受用　世有黠慧人　乃知於此處
請持戒梵行　修福設飲食　僧口呪願故
宅神常歡喜　善心生守護　長夜於中住
若入於聚落　及以曠野處　若晝若於夜
天神常隨護

若估客欲行設福者應如是呪願云

諸方皆安隱　諸天吉祥應　聞已心歡喜
所欲皆悉得　兩足者安隱　四足者亦安
去時得安隱　來時亦安隱　夜安晝亦安
諸天常護助　諸伴皆賢善　一切悉安隱
康健賢善好　手足皆無病　擧體諸身分
無有病苦處　若有所欲者　去得心所願

若爲娶婦施者應如是呪願云

女人信持戒　夫主亦復然　由有信心故
能行修布施　二人俱持戒　修習正見行
歡樂共作福　諸天常隨護　此業之果報
如行不費糧

若爲出家人布施者應如是呪願云

持鉢家家乞　值瞋或遇喜　將適護其意
出家布施難

故五分律云上座齋了量其前事爲檀越呪願食施得具足果又增一阿含經世尊爲女施園便呪願云

園果施清涼　橋梁度人民　近道作圊廁
人民得休息　晝夜獲安隱　其福不可量
諸法戒成就　死必生天上

施福部第九

如百緣經云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女尋即能語家中自然百味飲食皆悉備有時父母見其如是謂是非人毗舍闍鬼畏不敢近時彼女子見其怖畏合掌向母而說偈言

顧母聽我語　今當如實說　實非毗舍闍
及諸餘鬼等　我今實是人　業行相逐隨
善業因緣故　今獲如是報
爾時父母聞女說偈喜不自勝尋前抱取乳
餔養育因為立字名曰善愛時彼女子見母
歡喜合掌白母言為我請佛及比丘僧尋即
與請百味飲食皆悉充足即於佛前渴仰聞
法佛即為說得須陀洹後求出家佛告善來
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着身成比丘尼精勤
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爾時
世尊將千二百五十比丘詣於他邦到曠野
中食時已至告善愛尼言汝今可設飲食供
養佛僧尋取佛鉢擲虛空中百味飲食自然
盈滿如是次第取千二百五十比丘鉢飯亦
皆滿鄰令豐足阿難見已歎未曾有請佛說
本因緣佛告阿難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
迦葉着衣持鉢將諸比丘入城乞食次到大
長者家設諸餚饌欲請賓客客未至頃有一
婢使見佛及僧在於門外乞食立住不白大
家取其飲食盡持施與佛及眾僧後客來坐
勑彼婢言辦設食來婢答大家今有佛僧在
其門外乞食立住我持此食用布施盡大家
聞已尋用歡喜即語婢言我等今者值是福
田汝能持此飯食施與快不可言我今放汝
隨意所求婢答大家若見放者聽在道次尋
即聽許作比丘尼一萬歲中精勤無替便取
命終不墮惡趣天上人中百味飲食應念即
至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
夏安居竟將諸比丘欲遊行他國時頻婆娑
羅王將諸群臣出城遙望如來來受我供爾
時世尊遙知王意深生渴仰及比丘僧漸欲
遊行詣摩竭提國值諸群鳥中有鸚鵡王遙
見佛來飛騰虛空逆道奉迎唯願世尊及比
丘僧慈哀憐愍詣我林中受一宿請佛即然
可時鸚鵡王知許可已還歸本林勑諸鸚鵡
各來奉迎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詣鸚鵡林各
敷座具在於樹下坐禪思惟時鸚鵡王見佛
比丘寂然宴坐甚懷喜悅通夜翔遶佛比丘
僧四向顧視無諸師子虎狼禽獸及以盜賊
觸惱世尊比丘僧至明清旦世尊進引鸚鵡
歡喜在前引導向王舍城白頻婆娑羅王言
世尊今者將諸比丘遂來在近唯願大王設
諸餚饍逆道奉迎時王聞語已勑設餚饍執
持幢旛香華伎樂將諸群臣逆道奉迎時鸚
鵡王於其夜中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忽然長
大如八歲小兒便作是念我造何福生此天
上尋自觀察知從鸚鵡由請佛故一宿止住
得來生此我今當還報世尊恩頂戴天冠着
諸瓔珞莊嚴其身齎持香華而供養佛却坐
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
洹果遶佛三帀還歸天上時諸比丘白佛言
今此天子宿造何業生鸚鵡中復修何福得
生天上來供養佛聞法獲果爾時世尊告諸
又付法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
葉於彼法中有一長者受持五戒便於一時
毀犯一戒故生鸚鵡中餘四完具今得值我
出家得道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優婆塞者
今鸚鵡是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付法藏經云昔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

入涅槃後有一比丘甚患頭痛薄拘羅爾時作一貧人見病比丘即便持一呵梨勒果施病比丘比丘服訖病即除愈緣施藥故九十一劫天上人中受福快樂未曾有病最後生一婆羅門家其母早亡父更娉妻拘羅年幼見母作餅從母索之後母嫉妬即捉拘羅擲置鏊上鏊雖焦熱不能燒害父從外來見薄拘羅在熱鏊上即便抱下母於後時釜中煑肉時薄拘羅從母索肉母益瞋恚尋擲釜中亦不燒爛父覓不見即便喚之拘羅聞喚釜中而應父即抱出平復如故母後向河拘羅逐去後母瞋忿而作是言此何鬼魅妖祥之物雖復燒煑不能令死即便捉之擲置河中值一大魚即便吞食以福緣故猶復不死有捕魚師捕得此魚詣市賣之索價既多人無買者至暮欲臭薄拘羅父見即隨買持來歸家以刀破腹兒在魚腹出聲唱言願父安庠勿令傷兒父開魚腹抱兒而出年漸長大求佛出家得阿羅漢果從生至老年百六十未曾有病乃至無身熱頭痛內施藥故得是長壽五處不死鏊鑠不焦釜煑不爛水溺不死魚吞不消刀割不傷以是因緣智者應當作如是事

又十誦律云時王舍城中有居士名尸利仇多大富多財是外道婆羅門弟子此人每疑沙門瞿曇有一切智乃行到佛所白言沙門瞿曇明日我舍食佛以彼應度故默然受請時居士還到舍於外門間作大火坑令火無煙燄以沙覆上即入舍敷不織坐牀又以毒和食心生口言瞿曇若是一切智人當知此事若非一切智人當墮此坑及中毒死遣使白佛言飲食已辦佛語阿難令諸比丘皆不得先佛前行時佛着衣持鉢前行比丘後從入尸利仇多舍佛變大坑作蓮華池滿中淨水既甘而冷種種蓮華彌覆水上時佛與僧皆行華葉上入舍坐不織牀變令成織告尸利仇多當除心中疑我實是一切智人是居士見二神力信心即生尊重於佛叉手白佛言此食毒藥不堪佛食佛言但施此食僧不得病佛告阿難僧中宣令未唱等供一不得食是時佛呪願婬欲瞋恚愚癡是世界中毒佛有實法除一切毒以是實語故毒皆得除食即清淨是時居士行澡水手自斟酌衆僧飽滿竟洗手執鉢居士取小座具於佛前坐聽法即於坐處得法眼淨佛還已以是事集僧告言從令不得在佛前行及和上師僧上座前行未唱等供不得食也

又摩得勒伽論云衆僧行食時上座應語一切平等與使唱僧跋然後俱食頌曰

法會設佳供　齋日感神靈　普召無別請
客主發休禎　凡聖俱晨往　災難普安寧
良由慈善力　翻惡就福城

感應緣（略引六驗）

晉司空何充　晉尼竺道容
晉闕公則　晉南陽滕普
晉沙門仇那跋摩　梁沙門釋道琳

晉司空廬江何充字次道弱而信法心業甚精常於齋堂置於空座筵帳精華絡以珠寶設之積年庶降神異後大會道俗甚盛坐次一僧容服麤垢神情低陋出自衆中逕升其

座拱默而已無所言說一堂怪駭謂其謬僻充亦不平嫌於顏色及行中食此僧飯於高座飯畢提鉢出堂顧謂充曰何侯徒勞精進因擲鉢空中陵空而去充及道俗馳遽觀之光儀偉麗極目乃沒追共惋恨稽懺累日

晉尼竺道容不知何許人居于烏江寺戒行精峻屢有徵感晉明帝時甚見敬事以華藉席驗其所得果不萎焉時簡文帝事清水道所奉之師即京師所謂王濮陽也弟內其道舍容亟開化帝未之從其後帝每入道屋輙見神人為沙門形盈滿室內帝疑容所為因事為師遂奉正法晉氏顯尚佛道此尼力也當時崇異號為聖人新林寺即帝為容所造也孝武初忽而絕迹不知所在乃葬其衣鉢故寺邊有塚在焉

晉闕公則趙人也恬放蕭然唯勤法事晉武之世死于洛陽道俗同志為設會於白馬寺中其夕轉經宵分聞空中有唱讚聲仰見一人形器壯偉儀服整麗乃言曰我是闕公則今生西方安樂世界與諸菩薩共來聽經合堂驚躍皆得覩見時復有汲郡衛士度亦苦行居士也師於公則其母又甚信向誦經長齋家常飯僧時日將中母出齋堂與諸尼僧逍遙眺望忽見空中有一物下正落母前乃則鉢也有飯盈焉馨氣充教闔堂肅然一時禮敬母自分行齋人食之皆七日不飢此鉢猶云尚存此土度善有文辭作八關懺文晉末齋者尚用之晉永昌中死亦見靈異有浩像者作聖賢傳具載其事云度亦生西方吳興王該曰燭日闇負登宵衛度繼軌咸恬泊於無生俱蛻骸以不死者也

晉南陽滕普累世敬信妻吳郡全氏尤能精苦每設齋會不逆招請隨有來者因留供之後會僧數闕少使人衢路要尋見一沙門蔭柳而坐因請與歸淨人行食翻飯于地傾簞都盡罔然無計此沙門云貧道鉢中有飯足供一衆使普分行既而道俗內外皆得充飽清淨既畢擲鉢空中翻然上升極目乃滅普即刻木作其形像朝夕拜禮普家將有凶禍則此像必先倒踣云普子含以蘇峻之功封東興者也沙門竺法進者開度浮圖主也聰達多知能解殊俗之言京洛將亂欲處山澤衆人請留進皆不聽大會燒香與衆告別臨當布香忽有一僧來處上座衣服塵垢面目黃腫法進怪賤牽就下次輙復來上牽之至三乃不復見衆坐既定方就下食忽暴風揚沙柈案傾倒法進懺悔自責乃止不入山時論以為世將大亂法進不宜入山又道俗至意苦相留慕故見此神異止其行意也

宋仇那跋摩者此言功德種罽賓王子也幼而出家號三藏法師宋初來遊中國宣譯至典甚衆律行精高莫與為比惠觀沙門欽其風德要來京師居于祇洹寺當時來詣者疑非凡人而神味深密莫能測焉嘗赴請於鍾山定林寺時諸道俗多採衆華布僧席下驗求真人諸僧所坐華同萎顇而跋摩席華鮮榮若初於是京師歛然增加敬意至元嘉八年九月十八日卒都無病患但結跏趺坐斂袵叉手乃經信宿容色不變于時或謂深禪既而得遺書於筵下云獲沙門二果乃知其

終弟子侍側普聞馨煙京師赴會二百餘人其夕轉經戶外集聽盈階將曉而西南上有雲氣勃然俄有一物長將一帀遶屍而去同集咸覩云歿未亡時作三十偈以付弟子曰可送示天竺僧也 右五驗出冥祥記

梁富陽齊堅寺有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誦維摩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惠韶為屋所壓頭陷入胷琳為韶祈請韶夜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旦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牀上齋竟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座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二 右一驗出梁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二

音釋

誘 云九切引也 跣 踈士切履也 杙 夷益切橛也 擯 必刃切斥也
氍毹 氍其俱切毹霜俱切氍毹毛席也 儭 初覲切近身衣也 帔 部霽切寢衣
纂 作管切綜集也 瞬 輸閏切目動貌也 醼 伊甸切合飲也 澡 子皓切滌也
漱 先奏切盪口也 唄 薄賣切梵音也 璽 尸咪切塞也 窖寤
窖音教寤音悟 釜 扶古切鍑屬 醸 女亮切醞也 滓 祖似切澱也 圊
七情切圂也 鏊 魚到切餅鏊也 敦 蒲没切 夐 呼正切 踣 步墨切僵仆也
罽賓 梵語也此云賤種罽吉罽切 歙 許及切合也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三　驅三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輪王篇第四十 此有五部

述意部　會名部　七寶部
頂生部　育王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飛行皇帝統御四洲邊鄙逆命則七寶威伏十善引化則千子咸隨囊括遐邇獨處中原發慈父之撫育感赤子之忠臣世居久遠貪逸彌繁峻極威戎遠思天報於是行轉輪之猛騰帝釋之宮闈度非分退失輪王之位懷悲苦切劇同塗炭之殃哀斯痛矣深可嗟乎

會名部第二

依真諦三藏法師云於成劫時人壽無量歲於住劫時人壽八萬歲時有輪王出世若減不出輪王有三一軍輪王二財輪王三法輪王若減八萬財輪王不出世所以然者此王福德壽命長遠即與壽相違故不出世若減法輪王出世所以然者如來大悲令諸衆生

知苦無常易可化故出世也故論云劫減佛興世劫初轉輪王唯彌勒佛出世時人民福德二王俱出世也財有四一金輪王則化被四天下二銀輪王則政隔北鬱單王三天下三銅輪王則除北鬱單及西俱耶尼王二天下四鐵輪王則唯局閻浮提王一天下若減八萬歲時有軍輪王出以軍威伏王一天下即是阿育王等如來爲法輪王言劫增轉輪王者此據財輪王也若論軍輪故通劫減鐵輪有二百五十輻銅輪有五百輻銀輪有七百五十輻金輪有千輻故仁王經云道種堅德王乘金輪王四天下性種性王乘銀輪王三天下習種性王乘銅輪王二天下以上十善得王乘鐵輪王一天下

七寶部第三

如長阿含經云佛告比丘世間有轉輪聖王成就七寶有四神德云何成就七寶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居士寶(俗經名典財寶)七主兵寶云何金輪寶成就若轉輪聖王出閻浮提地剎利水澆頭種以十五日月滿時沐浴香湯上高殿上與婇女衆共相娛樂天金輪寶忽現在前輪有千輻光色具足天金所成天匠所造非世所有輪徑丈四輪王見已默自念言我曾從先宿諸舊聞如是語若剎利王水澆頭種以十五日月滿時沐浴香湯升法殿上婇女圍遶自然金輪忽現在前輪有千輻光色具足天匠所造非世所有輪徑丈四是則名爲轉輪聖王今此輪現將無是耶我今寧可試此輪寶時王即召四兵向金輪寶偏露右臂右膝着地以右手摩捫金輪語言汝向東方如法而轉勿違常則輪即東轉時王即將四兵隨其後行輪所住處王即止駕爾時東方諸小王見大王至以金鉢盛銀粟銀鉢盛金粟來詣王所拜首白言善哉大王今此東方土地豐樂多諸珍寶人民熾盛志性仁和慈孝忠順唯願聖王於此治政我等當給使左右承受所治當時輪王語小王言止止諸賢汝等則爲供養我已但當以正法治化勿使偏枉無令國內有非法行身不殺生教人不殺生偷盜邪婬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瞋嫉妬邪見之人此即名爲我之所治時諸小王聞是語已即從大王巡行諸國至東海表次行南方西方北方隨輪所至其諸國王各獻國土亦如東方諸小王比此閻浮提所有國名曰沃壤豐樂多出珍寶林水清淨平廣之處輪則周行封地圖度東西十二由旬南北七由旬天神於中夜造城郭其城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帀校飾七寶所成乃至無數衆鳥相和造此城已金輪於城中圖度封地東西四由旬南北二由旬天神於中夜造宮殿七寶所成乃至無數造宮殿已聖王踊躍而言此金輪寶眞爲我瑞我今眞爲聖王是爲輪寶成就云何名爲白象寶還清旦殿上坐自然象寶忽現在前其毛純白七處平住力能飛行其首雜色六牙纖牖眞金間填時王見已念言此象賢良即試調習諸能悉備即乘其上清旦出城周行四海食時已還時王踊躍此眞我瑞是爲象寶云何名爲紺馬寶成就還清旦殿上坐自然馬寶忽現

在前身紺青色珠駿尾色頭頸如象善能飛行時王見已此馬賢良即試調習諸能悉備即乘其上清旦出城周行四海食時已還時王踊躍而言此眞我瑞是爲馬寶成就云何名爲神珠寶成就還清旦殿上坐自然神珠忽現在前質色清徹無有瑕穢時王見此神珠妙好若有光明可照宮內時王欲試即召四兵以此寶珠置高幢上於夜冥中賷幢出城其珠光明照一由旬城中人民皆起作務謂爲是晝時王踊躍而言此眞我瑞是爲神珠寶成就云何名爲玉女寶成就時玉女寶忽然出現顏色姿容面貌端正不長不短不麤不細不白不黑不剛不柔冬則身溫夏則身涼舉身毛孔出栴檀香口出優鉢羅華香言語柔軟舉動安詳先起後坐不失儀則時王見已心不暫捨況復親近踊躍而言此眞我瑞是爲玉女寶成就云何名爲居士寶成就時居士丈夫忽然自出寶藏財富無量居士宿福眼能徹視地中伏藏有主無主皆悉見知其有主者能爲擁護其無主者取給王用時居士寶往白王言大王有所給無不足爲憂我自能辦聖王欲試即勑嚴船於水遊戲告居士曰我須金寶汝速與我居士報曰大王小待須至岸上王言正爾須寶時居士寶即於船上長跪以右手內著水中寶瓶隨出如懸緣樹彼居士寶亦復如是內之水中寶緣手出充滿船上而白王言向須寶者爲須幾許時王語言止止吾無所須向相試耳聞王語已尋以寶物還沒水中聖王踊躍而言此眞我瑞是爲居士寶成就云何名爲主兵寶成就時主兵寶忽然出現智謀雄猛英略獨決即詣王所白言大王有所討代不足爲憂我自能辦王欲試兵即集四兵而告之曰汝今用兵未集者集已集者放未嚴者嚴已嚴者解未去者去已去者住時主兵寶即令四兵依如王語王見踊躍而言此眞我瑞是爲轉輪聖王七寶成就謂四神德一長壽不夭無能及者二身强無患無能及者三顏容端正無能及者四寶藏盈溢無能及者王化國人慈育民物如父愛子國民慕王如子仰父所有珍奇盡以貢王願垂納受在意所與時王報曰且止諸人吾自有寶汝可自用王之國土安隱豐樂平正如掌衣食自然不須營覓唯行十善不爲非法猶如北單不可具述

又十誦律云有阿耨達池縱廣五十由旬繞池四邊種種果樹善住象王宮殿住處有八千象以爲眷屬若轉輪聖王出於世時八千象中最下小者出爲象寶給輪王乘又外大海內洲有月明山婆羅醯馬王宮殿住處有八千馬以爲眷屬若輪王出於世時八千馬中最下小者出爲馬寶給輪王乘

又起世經云此象馬寶於一日中暫受調伏堪任衆事爲試象馬於其晨朝日初出時乘此象寶等周迴巡歷徧諸海岸盡大地際既周徧已是轉輪王還至本宮乃進小食

又大樓炭經云轉輪聖王有四種德一者大富珍寶田宅奴婢等天下無有如王者二者王最端正姝好顏色無比天下無有如王者三者王常安隱無有疾病亦無寒熱諸所飲

食食皆安隱四者王常安隱長壽天下無有如王者是爲轉輪聖王四德具足七寶如法

又薩遮尼乾子經云佛言大王當知轉輪聖王復有七種名爲輭寶所有功德少前七寶何等爲七一劒寶二皮寶三牀寶四園寶五屋舍寶六衣寶七足所用寶第一劒寶者輪王所用國內若有違王命者彼劒寶即從空飛往諸小王見即降伏拜第二皮寶者此海龍王皮出大海中廣五由旬長十由旬體淨鮮潔光曜白日火燒不焦水漬不爛猛風吹不能動體含温凉能却寒熱隨王去處皮寶亦去所有士衆滿十由旬徧覆其上能作別屋不相妨礙第三牀寶者王所用牀坐能平正柔輭得所若王入禪即入解脫禪定三昧能滅貪瞋癡女人見王坐寶牀者即皆得離貪瞋癡心第四園寶者入彼園時即得定心若王欲受五欲樂時依王所行善業功德諸天界中所有華果池河戲樂之具自然隱沒現於王前第五屋舍寶者王入彼屋欲見日月星宿所有殊異珍玩伎樂屋中悉聞即離憂惱一切疲勞於睡眠中極受快樂第六衣寶者王所有衣無如世間絹布絲縷縱廣文章第一柔輭一切塵垢不能黕汙著彼寶衣即離寒熱飢渴病憂而水火刀等所不能損第七足所用寶者所謂鞾等若王著者涉水不沒入火不燒雖復遠行百千由旬不覺疲極是名輪王七種輭寶是十善中少分習氣功德非正具足十善業道

又中阿含經云若轉輪王出於世時當知有此七寶出世如是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出於世時當知亦有七支寶出於世間云何爲七一念覺支寶二擇法覺支寶三精進覺支寶四喜覺支寶五息覺支寶六定覺支寶七捨覺支寶

頂生部第四

如賢愚經云佛告比丘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王名瞿薩離典四天下有八萬四千小國有二萬夫人婇女一萬大臣時王頂上欻生一皰其形如璽淨潔清徹亦不疼痛後大如瓠便劈看之得一童子甚爲端正大王已崩頂生爲王七寶具足衣食音樂自然作樂經八萬四千歲時有夜叉踊出殿前高聲唱言東方有國名弗婆提其中豐樂快善無比大王可往王即悅意欲行金輪復轉踊虛而進群臣七寶皆悉隨從既至彼土諸小王等盡來朝賀王於彼國五欲自恣經八千歲夜叉復言西方有國名瞿耶尼王可至彼還如前去經十四億歲夜叉復唱北方有國名欝單越王可到彼還如前去經十八億歲夜叉復唱有四天王處其樂難量王可遊之王與群臣及四種兵乘空而上四天還見甚懷恐怖即合軍衆出外拒之竟不奈何頂生於中優游受樂經十億歲意中復念欲升忉利即與群臣蹈虛登上時有五百仙人住在須彌山腹王之象馬屎尿下落汙仙人身諸仙相問何緣有此中有智者告衆人言吾聞頂生王欲上三十三天必是象馬失此不淨仙人忿恨便結神呪令頂生王及其人衆悉住不轉王後知之即立誓願若我有福斯諸仙人悉皆當來承王威感五百仙人

盡到王邊扶輪御馬共至天上未到之頃遥覩天城名曰快見其色皦白高顯殊特此快見城有千二百門諸天怖畏悉閉諸門著三重鐵關頂生兵衆直趣不疑王即取貝吹之張弓扣彈千二百門一時皆開帝釋尋出與共相見因請入宮與共分坐天帝人王貌類一種其初見者不能分別唯以視瞬遲疾知其異耳王於天上受五欲樂盡三十三天末後欲害帝釋獨霸為快惡心已生尋即墮落當本殿前委頓欲死諸人來問頂生答曰統

領四域三十億歲七日雨寶及在二天而無猒足故致墮落阿難又問此頂生王宿殖何福而獲大報佛告之曰乃往過去不可計劫時世有佛號曰弗沙與其徒衆遊化世間時婆羅門子適欲娶婦手把大豆當用散婦是其曩世俗之家禮於道值佛心意歡喜即持此豆奉散於佛四粒入鉢一粒住項由此因緣受無極福四粒入鉢王四天下一粒在項受樂二天

又頂生王故事經云爾時頂生適生是念即於釋提桓因坐處墮閻浮提及四部兵退失神足舉身皆痛如人欲死時七寶等皆亦命終爾時大王五處親屬皆悉雲集往頂生所白頂生曰大王命終後若備有爾時頂生王者即我身是當知乃至五欲而無猒足染著聚集貯欲無猒所謂足者至賢聖道然後乃足爾時世尊便說偈言

不以錢財業　覺知欲猒足　樂少苦惱多
智者所不為　設於五欲中　竟不愛樂彼
愛盡便得樂　是三佛弟子　食欲拘利歲
終便入地獄　本欲安所生　命為苦所切
諸法悉無常　生者必壞敗　生生悉歸盡
彼滅第一樂

爾時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起世經云輪王捨命必生天上與三十三天同處共生命終已後始經七日七寶並皆隱沒

育王部第五

如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共諸比丘入王舍城乞食時彼世尊光相普照如千日之焰順邑而行時彼有兩童子一者上姓二者次姓共在沙中嬉戲一名闍耶二名毗闍耶遥見世尊來三十二大人相莊嚴其體時闍耶童子心念我當以麥麨手捧細沙著世尊鉢中時闍耶合掌隨喜而發願言以惠施善功德令得一天下繖蓋王即於此生得供養佛乃至得成無上正覺故世尊發微笑相爾時阿難見世尊微笑即便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非無因緣而發微笑世尊以何因緣而發微笑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我今笑者其有因緣阿難當知我滅度百年之後此童子於巴連邑統領一方為轉輪王姓孔雀名阿育正法治化又復廣布我舍利當造八萬四千法王之塔安樂無量衆生如偈所說

於我滅度後　是人當作王　孔雀姓名育
譬如頂生王　於此閻浮提　獨王世所尊

佛告阿難取此鉢中所施之沙捨著如來經行處令當生彼處阿難受教即取鉢沙捨經行處阿難當知於巴連弗邑有王名日月護彼王當生子名曰頻頭娑羅當治彼國彼復

有子名曰修師摩時彼瞻婆國有一婆羅門女極爲端正令人樂見爲國所珍諸相師輩見彼女相即記彼女當爲王妃又生二子一當領一天下二當出家學道當得聖迹時婆羅門聞彼相師所說歡喜無量即莊嚴女嫁與此王王見其女端正有德即爲夫人前夫人及諸婇女見其夫人來作是念言此女端正國中所珍王棄捨我等乃至目所不視諸女即使學習剃毛師業彼悉學已爲王料理鬚髮料理之時王大歡喜即問彼女汝何所求欲女啓王言唯願王心愛念我耳如是三啓時王言我是剎利灌頂王汝是剃毛師云何得愛念汝彼女白王言我非是下姓生乃是高婆羅門之女相師語我父云此女應嫁與國王是故來至此耳王言若然者誰令汝習下劣之業女啓王言是舊夫人婇女令我學此王即勅言自今勿復習下業王即立爲第一夫人王恒與彼自相娛樂仍便懷體月滿生子生時安隱母無憂惱過七日後立字名無憂又復生子名曰離憂無憂者身體麤澀(以其麁沙得相似采)父王不大附捉情所不念又王欲試二子呼賓伽羅阿時婆羅門言和尚觀我諸子於我滅後誰當作王婆羅門言將此諸子出城金殿園館中於彼當觀其相乃至出往彼園時阿育王母言承王出向金殿園館中觀諸王子誰當作王汝今云何不去阿育啓言王既不念我亦復不樂見我母復語言但往彼所阿育復啓母言今便往去願母當送飯食母言如是當出城門時逢一大臣名曰阿㝹羅陀此臣問阿育言王子今至何所阿育答言聞大王出金殿園館觀諸王子於我滅後誰當作王令往詣彼王先勅大臣若阿育來者當使其乘老鈍象又復老人爲眷屬時阿育乘是老象乃至園館中於諸王子中地坐時諸王子各下飯食阿育母以瓦器盛酪飯送與阿育如是諸王子各食飲食時父王問師言此中誰有王相當紹我位時彼相師視諸王子見阿育具有王相當得紹位我若語言王愁不樂即語言我今總記王報言如師所教師言此中若有乘好乘者是人當作王時諸王子聞彼所報各念言我乘好乘時阿育言我乘老象我得作王又言此中有第一座者彼當作王諸王子各相謂言我坐第一座阿育言我今坐地是我勝座我當作王又言此中上器食者此當作王乃至阿育念言我有勝乘勝座勝食時王觀子相畢便即還宮時阿育母問阿育言誰當作王婆羅門記誰耶阿育啓言上乘上座上器上食當作王王子自見當作王老象爲乘以地爲座素器盛食秫米雜酪飯時彼婆羅門知阿育當作王數修敬其母其母亦重餉婆羅門若子作王者師當一切善得吉利盡形供養時頻頭羅王邊國德叉尸羅反時王語阿育汝將四兵衆伐彼國王子去時都不與兵甲時諸從者白王子言今往伐彼國無有軍仗云何得平阿育言我若爲王善根果報者兵甲自然來應發是語時尋聲地開兵甲從地而出即將四兵往伐彼國時彼諸國人民聞阿育來即平治道路莊飾城郭執持吉瓶之水及種種供養奉迎王子而作是言我等

不反大王及阿育王子然諸臣輩不利我等是故違背聖化即以種種供養王子請入城邑平此國已又使至伐佉沙國時彼二大力士爲王平治道路諸天宣令阿育當王此天下汝等勿興逆意彼國王即便降伏如是乃至平此天下至於海際時父王得重疾王語諸臣吾今欲立修師摩爲王令阿育往至彼國時諸臣欲令阿育作王以黃物塗阿育體及面手脚已諸臣白王言阿育王子今得重疾諸臣即便莊嚴阿育將至王所今且立此子爲王我等後徐徐當立修師摩爲王時王聞此語甚以不喜默然不對時阿育心念口言我應正得王位諸天自然來以水灌我頂素繒繫首時王見此相貌極生愁惱即便命終阿育王如禮法殯父王已即立阿㝹樓陀爲大臣時修師摩王子聞父崩背今立阿育爲王心生不忍即集諸兵而來伐阿育阿育王四門中二門安二力士第三門安大臣自守東門時阿㝹樓陀作機關木象又作阿育王形像如騎象安置東門外又作無煙火坑以物覆之脩師摩既來到阿㝹樓陀大臣語脩師摩王子欲作王者阿育在東門可往伐之能得此王者自然得作王時彼王子即趣東門即墮火坑便即死亡有一大力士名曰跋陀中陀聞脩師摩終亡猒世將無眷屬於佛法中出家學道得阿羅漢時諸臣輩我等共立阿育爲王故輕慢於王不行君臣之禮王亦自知諸臣輕慢於我時王語諸臣曰汝等可伐華果之樹殖於刺棘諸臣答曰未曾見聞却除華果而殖刺樹而應除伐刺棘樹而殖果實乃至二三勑令伐彼亦不從爾時國王忿諸大臣即持利劒殺五百大臣又時王將婇女眷屬出外園中遊戲見一無憂樹華極敷盛王見此華樹與我同名心懷歡喜王形體醜陋皮膚麤澀諸婇女輩心不愛王憎惡王故以手毀折無憂華樹王從眠覺見無憂樹華狼藉在地心生忿怒繫諸婇女以火燒殺王行暴惡故曰暴惡阿育王時阿㝹樓陀大臣白言王不應爲是法云何以手自殺人諸臣婇女王今當立屠殺之人應有可殺以付彼人王即宣敎立屠殺者彼有一山名曰耆梨中有一織師家織師有一子亦名耆梨凶惡撾打繫縛小男小女及捕水陸之生乃至拒逆父母是故世人傳云凶惡耆梨于時王使語彼汝能爲王斬諸凶不彼答曰一切閻浮提有罪者我能淨除況復此一方時彼使輩還啓王言彼人已得王言覓將來耶諸使呼彼答言小忍先奉辭父母具說上事父母言子不應行是事如是三勑彼生不仁之心即便殺父母已然後乃至諸使問曰何以經久不速來耶時彼凶惡具說上事以具啓王王即勑彼我所有罪人事應至死汝當知之彼啓王言爲我作舍王爲作舍極爲端嚴唯開一門亦極精嚴於其中間作治罪之法狀如地獄彼凶惡人啓王乞願若人來入此中者不復得出王答言當以與願彼諸徒主往詣寺中聽諸比丘說地獄事時有比丘至誦地獄經有衆生生地獄者以熱鐵鉗鉗開其口以熱鐵丸著其口中次融銅灌口復以鐵斧斬截其體次復杻械枷鏁檢繫共

身次復火車鑪炭次復鐵鑊次復灰河次復刀山劍樹具如天五使經所說彼徒主具聞比丘說是諸事開其住處所作治罪之法如彼所說案此法則而治罪人又一商主入海十年採諸重寶還到本鄉道中值五百群賊殺於商主商主之子見父死及失寶物[十六]猒世出家遊行諸國次至巴連弗邑過此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誤入屠殺舍中時彼比丘遥見舍裏火車鑪炭等治諸衆生如地獄中尋生恐怖衣毛皆竪便欲出門時凶惡主即往執彼比丘言入此中者無有得出汝今此死比丘聞說心生悲毒泣淚滿目凶主問曰汝云何如小兒啼爾時比丘以偈答曰

我不恐畏死　志願求解脫　所求不成果
是故我啼泣　人身極難得　出家亦復然
遇釋師子王　自今不重覩

爾時凶主語比丘曰汝今必死何所憂惱比丘復以哀言答云乞我少時生命可至一月彼凶不聽如是日數減止七日彼即聽許時此比丘知將死不久勇猛精進坐禪息心終不能得道至於七日時王宮內人有事至死送付凶惡之人令治其罪凶惡將是女人著臼中以杵擣之令成碎粖時比丘見是事極猒惡此身嗚呼苦哉我不久亦當如是而說偈言

嗚呼大悲師　演說正妙法　此身如聚沫[十七]
於義無有實　向者美女色　今將何所在
生死極可捨　愚人而貪著　係心緣彼處
今當脫鑠木　今度三有苦　畢竟不復生
如是勤方便　專精修佛法　斷除一切結
得成阿羅漢

時彼凶惡人語此比丘期限已盡比丘問曰我不解爾之所說彼凶答曰先期七日今既已滿比丘以偈答曰

我心得解脫　無明大黑闇　斷除諸有蓋
以殺煩惱賊　慧日今已出　鑒察心意識
明了見生死　今者愍人時　隨順諸聖法
我今此身骸　任爾之所為　無復有悋惜

爾時彼凶惡主執彼比丘著鐵鑊油中足與薪火火終不然假使然者或復不熱凶主見大不然打拍使者而自然火火即猛盛久久見開鐵鑊蓋見彼比丘鐵鑊中蓮華上坐生希有心即啓國王王即便嚴駕將無量衆來看比丘時彼比丘調伏時至即身升虛空猶如鴈王示種種變化如偈所說

王見是比丘　身昇在虛空　心懷大歡喜
合掌觀彼聖　我今有所白　意中所不解
形體無異人　神通未曾有　為我分別說
修習何等法　今汝得清淨　為我廣敷演
令得勝妙法　我了法相已　為汝作弟子
畢竟無有悔

時彼比丘而作是念我今伏是王多有所導攝持佛法當廣分布如來舍利安樂無量衆生於此閻浮提盡令信三寶以是因緣故自顯其德時阿育王聞彼比丘所說自於佛所生大敬信又白比丘言佛未滅度[十八]時何所記說比丘答言佛記大王於我滅後過百歲之時於巴連弗邑有三億家彼國有王名曰阿育當王此閻浮提為轉輪王正法治化又復宣布我舍利於閻浮提立八萬四千塔佛如

是記大王然大王今造此大地獄殺害無量民人王應慈念一切衆生施其無畏令得安隱時彼阿育王於佛所極生敬信合掌向比丘作禮我得大罪今向比丘懺悔我之所作甚爲不可願受我懺勿復責我愚人今復歸命時彼比丘度阿育王已乘空而化時王從彼地獄出凶惡白王言王不復得去王曰汝今欲殺我耶彼曰如是王曰誰先入此中答曰我是王曰若然者汝先應取死王即勅人將此凶惡主著作膠舍裏以火燒之又勅壞此地獄施衆生無畏

又雜阿含經云阿育王言我今先當供養所覺菩提之樹然後香美飲食施設於僧勅諸臣唱令國界王今捨十萬兩金布施衆僧千甕香湯溉灌菩提樹集諸五衆時王子名曰拘那羅在右邊舉二指而不言說意欲二倍供養大衆見之皆盡發笑王亦發笑而語言嗚呼王子乃有增益功德供養王復言我復以三十萬兩金供養衆僧復加千甕香湯洗浴菩提樹時王子復舉四指意在四倍時王瞋恚語諸臣曰誰教王子作是事與我與競臣啓王言誰敢與王興競然王子聰慧利根增益功德故作是事耳時王右顧視王子白上座耶舍曰除我庫藏之物餘一切物閻浮提夫人婇女諸臣眷屬及我拘那羅子皆悉布施賢聖衆僧唱令國界集諸比丘衆而說偈言

除王庫藏物　夫人及婇女　臣民一切衆

布施賢聖僧　我身及王子　亦復悉捨與

時王子座及比丘僧以甕香湯洗浴菩提樹時善提樹倍復嚴好增長茂盛以偈頌曰

王浴菩提樹　無上之所覺　樹增於茂盛

柯條葉柔輭

時王及諸群臣生大歡喜時王洗浴菩提樹已次復供養衆僧時彼上座耶舍語王言大王今有大比丘僧集當發淳信心供養時王從上至下自手供養復以三衣并四億萬兩珍寶覲五部衆覲願已復以四十億萬兩珍寶贖取閻浮提宮人婇女及太子群臣阿育所作功德無量如是

又雜阿含經云阿育王問諸比丘言誰於如來法中行大布施諸比丘白言給孤獨長者最行大施王復問曰彼施幾許寶物比丘答曰以億千金王聞是已彼長者尚能捨億千金我今爲王何緣復以億千金施當以億百千金施時王起八萬四千佛塔於彼一一塔中復施百千金復作五歲大會會有三百千比丘用三百億金供養於彼彼衆中第一分是阿羅漢第二分是學人第三分是眞實凡夫除私庫藏此閻浮提夫人婇女太子大臣施與聖僧四十億金還贖取如是計校用九十六億千金乃至王得病欲以滿億百千金作功德令願不得滿足便就後世時計校前後所施金銀珍寶唯減四億未滿王即辦諸珍寶送與雞雀寺中法益之子名三跛提爲太子諸臣等啓太子言大王將終不久今以此珍寶送與寺中今庫藏財寶以竭諸王法以物爲尊太子今宜斷之勿使大王用之時大王自知索諸物不復能得所食金器送與寺中時太子令斷金器勅以銀器王食已復

送寺中又斷銀器給以銅器王亦送寺中又斷銅器給以瓦器時大王手中有半阿摩勒果悲淚告諸大臣今誰爲地主王時諸臣啓白大王王爲地主王即說偈答曰

汝等護我心　何假虛妄語　我今坐王位
不復得自在　阿摩勒半果　今在於我手
此即是我物　於是得自在　嗚呼尊富貴
可猒可棄捨　先領閻浮提　今一旦貧至
如恒河駛流　一逝而不反　富貴亦復然
逝者不復還

時阿育王呼侍者言汝今憶我恩養汝持此半阿摩勒果送雞雀寺中作我意禮拜諸比丘僧足白言阿育王問訊諸大衆我是阿育王領此閻浮提是我所有今者預盡無有財寶布施衆僧於一切財而不得自在今唯此半阿摩勒果我得自由此是最後布施禮波羅審哀愍我故納受此施令我得供養僧福時彼使者受王勅已即持此半果至雞雀寺中至上座前五體投地作禮長跪合掌具向上座說前王教時彼上座告諸大衆誰聞是語而不猒世時彼上座令此半果一切衆僧得其分食即敎令研磨著石榴羹中行已衆僧一切皆得周徧時王復問傍臣曰誰是閻浮提王臣答王言大王是也時王從卧起而坐顧望四方合掌作禮念諸佛德心念口言我今復以此閻浮提施與三寶隨意用之時王以此語畫書紙上而封緘之以齒印印之作是事畢便即就盡爾時太子臣民葬送王已諸臣欲立太子紹王位中有大臣名曰阿㝹樓陀語諸臣曰不得立太子爲王大王在時願滿億百千金作諸功德唯減四億不滿億百千以是之故全捨閻浮提施與三寶欲令滿足今是大地屬於三寶云何而立太子爲五時諸臣聞已即送四億金送與寺中即便立法益之子爲王名三波提頌曰

睿業澄暉　宿祐因淨　七寶來投　千子威併
十善御宇　四洲歸正　無思不愜　有意斯盛
秉式康衢　昆蟲養性　八萬增壽　四八光瑩
鬼神翔衛　不言而令　樂哉至矣　輪三顯聖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三

音釋

劂 竭餓切甚也　輻 方六切輪輻也　臁 丑中切圓直也　騣 祖冬切馬鬣也　縷 兩舉切綫也　韡 跛逆切靭韡也　皰 冇教切　璽 吉典切蠶衣也　瓠 胡故切匏也　劈 匹亦切剖也　覇 必駕切把也　貯 直呂切積也　繖 蘇簡切蓋也　秔 古衡切黏稻也　餉 式亮切饋也　擿 職瓜切擊也　膠 居肴切黏膏也　䞋 初覲切施也　緘 古衙切封也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四　驅四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君臣篇第四十一（此有六部）

述意部　王德部　王過部
王業部　王福部　王都部

述意部第一

昔如來在世預以末法囑累帝釋及諸國王良由天力可以摧萬邪王威可以率兆庶也今遺法可付者意在伏以流通以四衆之微弱恐三寶之廢壞藉王者以威伏假王者以勢逼令有不肖者寢其瑕疵詘黜者掩其紕紊助大猷以惟新翕皇風以遐暢一變告其漸再變滌區宇群生佩聖德之恩佛法得委寄之道斯付囑之謂也如俗曰昔者聖王之制意使陰陽有位君臣有章男女有別政令有序故王者南面而治天下居后於北宮居太子於東方天子立廟王后立市日蝕則王修德月蝕則后修形此體陰陽之位也故乾始於子故子爲天正坤始於未其衝在丑陰不專制往而承陽故丑爲地正聖王承天序地以成其功故寅爲人正三正迭用有變無絕是以王者必存三代之後體三正也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故使臣從乎君女歸乎男也乾始於子左行而終於戌坤始於未右行而終於酉故使男貴左女貴右也

王德部第二

依瑜伽論云大王當知王之功德略有十種王若成就如是功德雖無大府庫無大輔佐無大軍衆而可歸仰何等爲十一種姓尊高二得大自在三性不暴惡四情發輕微五恩惠猛利六受正直言七所作諦思善順儀則八顧戀善法九善知差別知所作思十不自縱任不行放逸（翻前十種雖有大庫大佐大軍不可歸仰）大王當知王之方便略有五種何等爲五一善觀察攝受群臣二能以時行恩妙行三無放逸專思機務四無放逸善守府庫五無放逸專修法行（若翻前五行便成五衰損門退失現法及失法利也）大王當知略有五種可愛樂法何等爲五一世所敬愛二自在增上三能摧怨敵四善攝養身五能往善趣復有五種能引可愛何等爲五一恩養世間二英勇具足三善權方便四正受境界五勤修法行（翻前五種名不可愛）又諸國王有三種圓滿一果報圓滿二士用圓滿三功德圓滿若諸國王生富貴家長壽少病有大宗業成就俱生聰利之慧是王名爲果報圓滿若諸國王善權方便所攝持故恒常成就圓滿英勇是王名爲士用圓滿若諸國王任持正法名爲法王安住正法與諸內宮王子群臣英傑豪貴國人共修惠施樹福受齋堅持禁戒是王名爲功德圓滿又果報圓滿者受用先世淨業果報士用圓滿者受用現法可愛之果功德圓滿者亦於當來受用圓滿淨業果報若有國王三不具足名爲下士若有果報圓滿或士用圓滿或俱圓滿名爲中士若三具足名爲上士又中阿含經云若諸王剎利以水灑頂得爲人主整御大地有五儀式一劍二蓋三天冠四珠柄拂五嚴飾屣一切除却復有三臣一有忠信無伎能智慧二有忠信伎能無智慧三具忠信伎能智慧初名下士

次名中士後名上士若不忠信無有伎能亦無智慧當知此臣下中之下

王過部第三

如像法決疑經云乃至一切俗人不問貴賤不得撾打三寶奴婢畜生及受三寶奴婢禮拜皆得殃咎故薩遮尼揵經云若破塔寺或取佛物若教作助喜若有沙門身着染衣或有持戒持戒破戒繫閉打縛或令還俗或斷其命若犯如是根本重罪決定墮地獄受無間苦以王國內行此不善諸仙聖人出國而去大力諸神不護其國大臣諍競四方咸起水旱不調風雨失時人民飢餓劫賊縱橫疫癘疾病死亡無數不知自作而怨諸天

又仁王經云國王大臣自恃高貴滅破吾法以作制法制我弟子不聽出家不聽造作佛像立統官制等安籍記録僧比丘地立白衣高坐又國王太子橫作法制不依佛教因緣破僧因緣統官攝僧典主僧籍苦相攝持佛法不久

又瑜伽論云大王當知王過有十何等為十一種姓不高二不得自在三立性暴惡四猛利憤發五恩惠奢薄六受邪佞言七所作不思不順儀則八不顧善法九不知差別忘所作恩十一向縱任專行放逸

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說王過罪而作是言王甚暴虐治政無理王聞是語旣大瞋恚竟不究悉信傍佞人捉此賢臣仰使剝脊取百兩肉有人證明此無是語王心便悔索千兩肉用為補脊夜中呻喚甚大苦惱王聞其聲問言何以苦惱取汝百兩十陪與汝意不足耶何故苦惱傍人答言大王如截子頭雖得千頭不免子死雖十倍得肉不免苦痛愚人亦爾不畏後世貪濁現樂苦切衆生調發百姓多得財物望得滅罪而得福報譬如彼王割人之脊取人之肉以餘肉補望使不痛無有是處

又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喜食人肉勅廚士曰汝等夜行客採人來以供廚食以此為常臣下咸知即共斥逐捐於界外更取良賢以為國王於是噉人王經十三年後身生兩翅飛行噉人無復遠近向山樹神請求祈福當取國王五百人身祠山樹神使我復還國王便飛行取之已得四百九十九人將之山谷以石塞口時有國王將諸後宮詣池浴戲始出宮門逢一道人說偈求乞王即許之還宮當賜金銀時王入池當欲澡洗其噉人王空中飛來抱王得去還於山中國王見噉人王不恐不怖顏色如故噉人王曰吾本捕人當持祠天已得四百九十九人今得卿一人其數已滿殺以祠天汝何不懼國王對曰人生有死物成有敗合會有離對來分之何須愁耶旦出宮時路逢道人為吾說偈即許施物今未得與以是為恨今王弘慈寬恕假日施訖還來不敢違要也即聽令去而告之曰與汝七日期若不還者吾往取汝亦無難也王即還宮都中內外莫不歡喜即開庫藏布施遠近拜太子為王慇懃百姓辭決而去噉人王逢見其來念曰此得無異人乎從死得生而故來還即問曰身命世人所重愛者也而卿捨命世之難有不審何所志趣願說其意

國王答曰即日吾施至誠願當得阿惟越三佛願度十方彼王問曰求佛之義其事云何國王便爲廣說五戒十善四等六度心開豁然從受五戒爲清信士因放四百九十九人各令還國諸王共至其國感其信誓蒙得濟命各不肯還於本國遂便住止此國於此國王各爲立第一舍雕文刻鏤光飾嚴整諸國王飲食服御與王無異四方人來問言何以有此如王舍宅徧一國中衆人答曰皆是諸王舍也名遂遠布從此已來故號爲王舍城也佛得道已自說本末立信王者我身是也噉人王者鴦崛摩是今還王舍城說法所度無量皆是宿命作王時因緣人也

王業部第四

如諫王經云佛在世時有國王名不離先尼出行國界道過佛所爲佛作禮就座而坐佛告王曰王治當以正法無失節度常以慈心養育人民所以得覇治爲國王者皆由宿命行善所致統理民事不可偏枉諸官公卿群僚下吏凡民皆有怨辭王治行不平海內皆忿身死神入太山地獄後雖悔之無所復及王治國平政常以節度臣民歎德四海歸心天龍鬼神皆聞王善死得上天後亦無悔王無好婬泆以自荒壞無以忿意有所殘賊當受忠臣剛直之諫夫與人言常以寬詳無灼熱之唯有孝順慈養二親供事高行清淨沙門見凡老人當尊敬之所有財寶與臣同歡當以善心施惠於民無以讒言殘賊民命爲王之法當宣聖道教民爲善唯守一心心存三尊王者如斯諸聖咨嗟天龍鬼神擁護其國生有榮譽死得上天世間榮位如幻如夢不可久保人欲死時諸家內外聚會無邊稚胃呼天皆云柰何淚下交橫嗚呼痛哉神靈獨逝捨吾之乎聞之者莫不傷心覩之者莫不助哀載之出城捐於曠野飛鳥走獸脈掣食之身中有蟲還食其肉日炙風飄骨皆爲乾往昔尊榮豪貴隱隱闐闐亦如大王今者霍然不復見之此是無常之明證也古尚如此況於今日王熟思之無念婬泆無受佞言讒入入罪當受忠諫治以節度當畏地獄考治之痛諸含血蟲皆貪生活不當殺之佛說經竟王意即解願爲弟子即受五戒頭面著地爲佛作禮

又摩達國王經云佛在世時有國王號名摩達王時當出軍征討時有比丘已得羅漢道到國分衛並見錄將詣王宮門王有馬監令比丘養視官馬勤苦七日王後身自臨視軍陣比丘見王即於其前輕舉飛翔上住空中現其威神王便恐怖叩頭悔過我實愚癡不別眞偽推問國內誰令神人爲是養馬今當治殺比丘告王言非王及國人過也自我宿命行道常供養師我時爲師設飯師謂我言且先澡手已乃當飯我愚癡心念言師亦不養官馬何故不預澡手師即謂我言汝今念輕此耳後重如何我聞是語便愁憂之師知其意便念言我會當泥洹何故令人惱耶即以其夜三更時般泥洹從來久遠各更生死今用是故受其宿殃養馬七日夫善惡行輒有殃福如影隨形王聞罪福乞歸命三寶受五戒作優婆塞佛便爲王及人民說法得須

陁洹道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國王治行正法民慕其化無有太子以爲憂愁佛來入國遵受五戒奉敬不懈有一給使其年十一常爲王使忠信奉法不以爲勞卒得重病遂致無常其神來還爲王作子至年十五立爲太子父王命終習代爲王憍慢自恣不理國事臣寮廢調民被其患佛知其行不會本識將諸弟子往到其國佛告王曰今王自知本所從來不王曰愚暗不達不知先世佛告大王本以五事得爲國王何等爲五一者布施得爲國王萬民奉獻宮觀資財無極二者興立寺廟供養三尊牀榻幃帳以是爲王在於正殿御座理國三者親身禮敬三尊及諸長德以是爲王一切萬民莫不爲之作禮四者忍辱身三口四及意無惡以是爲王一切見者莫不歡喜五者學問常求智慧以是爲王決斷國事莫不奉行此之五事世世爲王王前世時爲大王給使奉佛以信奉法以愛奉僧以敬奉親以孝奉君以忠常行一心精進布施勞身苦體初不懈倦是福追身得爲王子補王之弟今者富貴而反懈怠夫爲國王當行五事何謂爲五一者領理萬民無有枉濫二者養育將士隨時稟與三者念修本業福德無絕四者當信忠臣正直之諫無受讒言以傷正直五者節欲貪樂心不放逸行此五事名聞四海福祿自來捨此五事衆網不舉民窮則思亂士勞則勢不舉無福則鬼神不助自用則失大理忠臣不敢諫則心蕩放逸國王不理務民則多怨若如是者身失令名復則無福

於是世尊重說偈言

夫爲世間將　修正不阿枉　心調勝諸惡
如是爲法王　見正能修慧　仁愛好利人
既利以平均　如是衆附親

佛說是時王大歡喜五體懺悔謝佛聞法得須陁洹道

又賓頭盧爲優陀延王說法經云昔輔相子賓頭盧阿羅漢爲優陀延王說偈云

生老病死患　於中未解脫　無明愛毒箭
猶未得拔出　人帝汝云何　而生樂着想
如象處林中　四邊大火起　處此急難處
云何有歡喜　大王應當知　榮位須臾間
智者深觀察　不應於此事　而生希有想
汝何故錯解　未脫生死胎　橫生無畏想
砍賊劫諸根　橫生無畏想　無常不堅固
如芭蕉水沫　亦如浮雲散　天王尊勝位
危脆亦如是　人帝應當知　貪利極速駛
如水注深谷　嗜欲極輕疾　動轉如掉索
愚癡染爲欲　不覺致墮落

尊者言大王我今爲王略說譬喻王至心聽昔日有人行在曠路逢大惡象爲象所逐狂懼走突無所依怙見一丘井即尋樹根入井中藏上有黑白二鼠牙齧樹根此井四邊有四毒蛇欲螫其人而此井下有三大毒龍傍畏四蛇下畏毒龍所攀之樹其根動搖樹上有蜜五滴墮其口中于時動樹敲壞蜂窠衆蜂散飛唼螫其人有野火起復來燒樹大王當知彼人苦惱不可稱計而彼人得味甚少苦患甚多其所味者如牛跡水其所苦患猶如大海味如芥子苦如須彌味如螢火苦如

日月如藕根孔比於太虛亦如蚊子比金翅鳥其味苦惱多少如是尊者言大王曠野者喻於生死彼男子者喻於凡夫象喻於無常丘井喻於人身樹根喻於人命白黑鼠者喻於晝夜齧樹根者喻念念滅四毒蛇者喻於四大蜜者喻於五欲衆蜂喻惡覺觀野火燒者喻其老邁下有三毒龍者喻其死亡墮三惡道是故當知欲味甚少苦患甚多生老病死於一切人皆得自在世間之人身心勞苦無歸依處衆苦所逼輕疾如電是可憂愁不應愛著

王福部第五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出射獵還過寺遶塔爲沙門作禮群臣共笑之王覺知問群臣曰有金在釜釜沸以手取得不答曰不可得王言汝以冷水投中可得取不臣白王曰可得也王言我行王事射獵所作如湯沸燒香然燈遶塔禮僧如持冷水投沸湯中夫作王有善惡之行何爲但有惡無善乎

又迦葉經云佛告迦葉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佛號妙華時有輪王名曰尼彌如法治世主四天下爾時大王見二化生童子得出家已即以太子令紹王位王與九百九十九子八萬四千夫人五千大臣及諸人民以淨信心俱共出家爾時太子登位七日內自思惟我終不捨薩婆若心何用王位作是念已發心出家於十五日遊四天下說此偈言

我父及親屬　皆悉已出家　無量億衆生
爲法亦出家　我今樂出家　不樂住五欲
一心求出道　欲詣導師所　若發心出家
離諸欲火者　應速隨我去　離難甚難得
不發出家心　不遠離欲火　安心在吾家
安住於實法

迦葉時彼童子說此偈時四天下中無一衆生樂在家者皆悉發心願求出家既出家已不須種植其地自然生諸秔米諸樹自然生諸衣服一切諸天供侍給使一切衆生皆得道果

王都部第六

如十二遊經云波私匿王者晉言和悅迦維羅越國者晉言妙德舍衛國者晉言無物不有維耶離國者晉言廣大一名度生死羅閱祇城者晉言王舍城鳩留國者晉言智士波羅奈國者晉言鹿野一名諸佛國閻浮提中有十六大國八萬四千城有八國王四天子東有晉天子人民熾盛南有天竺國天子土地多饒象西有大秦國天子土地饒金玉西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馬八萬四千城中有六千四百種人萬物音響各別有五十六萬億丘聚魚有六千四百種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千四百種樹有萬種草有八千種雜藥有七百四十種雜香有四十三種寶有百二十一種正寶有七種海中有二千五百國有百八十國人噉五穀有三百三十國人噉魚鼈黿鼉五大國王一王主五百城第一王名斯黎國土地盡事佛不事衆邪第二王名迦羅土地出七寶第三王名不羅土地出四十種香及白瑠璃第四王名闍耶土地出華鉢胡椒第五王名那頞土地出白珠及七色瑠璃五大國城人多黑色短小相去六十

五萬里從是以去但有海水無有人民去鐵圍山百四十萬里

又智度論問曰如舍婆提諸大城皆有諸王舍何故獨名此城爲王舍城答曰有人言是摩迦陁國王有子一頭兩面四臂時人以爲不祥王即裂其身首棄之曠野羅刹女鬼名闍羅還合其身而乳養之後大成人力能并諸國王有天下取諸國王萬八千人置此五山中以大力勢治閻浮提人因名此山爲王舍城復有人言摩迦陁王先所住城城中失火一燒一作如是至七國人疲役王大憂怖集諸智人問其意故有言宜應易處王即更求住處見此五山周帀如城即作宮殿於中止住以是義故名王舍城復往古世時此國有王名婆藪心猒世法出家作仙人是時居家婆羅門與出家諸仙人共論議居家婆羅門言經書云天祀中應殺生噉肉諸出家仙人言不應天祀中殺生噉肉共諍云云諸出家婆羅門言此有大王出家作仙人汝等信不諸居家婆羅門言信諸出家仙人言我以此人爲證後日當問諸居家婆羅門即以其夜先到婆藪仙人所種種問已語婆藪仙人明日論議汝當助我如是明旦論時諸出家仙人問婆藪仙人天祀中應殺生噉肉不婆藪仙人言婆羅門法天祀中應殺生噉肉諸出家仙人言於汝實心云何婆藪仙人言爲天祀故應殺生噉肉此生在天祀中死故得生天上諸出家仙人言汝大不是汝大妄語即唾之言罪人滅去是時婆藪仙人尋陷入地沒踝是初開大罪門故諸出家仙人言汝應實語若故妄語者汝身當陷入地中婆藪仙人言我知爲天故殺生噉肉無罪即復陷入地至膝如是漸漸稍沒至腰至項諸出家仙人言汝今妄語得現世報更以實語者雖入地下我能出汝令得免罪爾時婆藪仙人自思惟言我貴人不應兩種語又婆羅門、四韋陁法中種種因緣讚祠天法我一人死當何足計一心言天應天祀中殺生噉肉無罪諸出家人言汝重罪人催去不用見汝於是舉身沒地中從是已來乃至今日常用婆藪仙人王法於天祀中殺羊當下刀時言婆藪仙人殺汝婆藪之子名曰廣車嗣位爲王後亦猒世法而不能出家如是思惟我父先王出家生入地中若治天下復作大罪我今當何以自處如是思惟時聞空中聲言汝若行見難值希有處汝應是中作舍住作是語已便不復聞聲未經幾時王出田獵見有鹿走疾如風王便逐之而不可及遂逐不止百官侍從無能及者轉前見有五山周帀峻固其地平政生草細軟好華徧地種種樹林華果茂盛溫泉浴池皆悉清淨其地莊嚴處處有散天華天香聞天伎樂爾時揵闥婆伎樂適見王來各自還去是處希有未曾所見今我正當在中作舍住如是思惟已群臣百官尋跡而到王告諸臣我前所聞空中聲言汝行若見希有難值之處汝於是中作舍住我今見此希有之處我應是中作舍住即捨本城於此山中住是王初始在此中住從是以後次第止住是王元起造立宮舍故名王舍城

又智度論耆闍崛山者此名鷲頭山問曰何

故名鷲頭山答曰是山頂似鷲王舍城人見其似鷲故共傳言鷲頭山因而名之爲鷲頭山又王舍城南屍陀林中多諸死人諸鷲常來食之還在山頭時人遂名鷲頭山是山於五山中最高大多好林泉聖人住處

又大哀經云佛在王舍城靈鷲山者古昔諸佛之所遊居如來威神之所建立其地道場諸菩薩衆所共咨嗟無極法座天龍鬼神等咸俱歸命稽首爲禮

又智度論問曰佛普慈一切何故獨住王舍城不住餘城答曰亦住餘城希少而多住王舍城舍婆提城爲諸城邊國又彌離車地多弊惡人善根未熟故不住之又佛知恩故多住此二城問曰何故知恩多住二城答曰憍薩羅國是佛生身地舍婆提大城佛爲法主故亦在此城問曰若知恩故多住舍婆提城者迦毗羅城近佛生處何以不住答曰佛無餘習近諸親屬亦無累想然釋種弟子多未離欲若近親屬則染著心生以報生地恩故多住舍婆提一切衆生皆念生地故如偈說

一切論議師　自受所知法　如人念生地
雖出家猶諍

以報法身地恩故多住王舍城諸佛皆愛法身故如偈說

過去未來　現在諸佛　供養法身　師敬尊重

法身於生身勝故二城中多住王舍城[十六]頌曰

君臣感德　靈篇金鏡　寶冊葳蕤　帝圖掩映
鳥記稱祥　龍書表慶　萬國來朝　百辟作詠
肇高武皇　後嗣宗聖　凶爽險阻　威感除併
愍陰蒼生　業隆壽命　至哉勝業　聖君啓政

感應緣（略出五驗）

燕臣莊子儀　漢王如意　漢靈帝
漢宣帝　漢靈帝

燕臣莊子儀無罪而簡公殺之子儀曰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君知之朞年簡公祀於祖澤燕之有祖澤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大祀也男女觀子儀起於道左荷朱杖擊公公死於車上

漢王如意漢高帝第四子也呂后生長子也立爲皇太子而如意母戚夫人得寵於帝帝數欲替太子而立如意群臣爭之故遂封如意於趙呂后以是嫉之及高帝崩呂后候如意到長安而拉殺之又支斷戚夫人手足號爲人彘後呂后祓除於灞上還道中見物如蒼狗攫后腋忽而不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十七]祟遂病腋傷而崩（右一驗出冤魂志）

漢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令後宮婇女爲客舍主身爲商賈行至舍間婇女下酒因共飲食以爲戲樂蓋是天子將欲失位降在皁隸之謠也其後天子遂傳古志之曰赤厄三七三七者經二百一十載當有外戚之篡丹眉之妖篡盜短祚極於三六當有龍飛之秀興復祖宗又歷三七當復有黃首之妖天下大亂矣自高祖建業至于平帝之末二百一十年而王莽篡位蓋因母后之親十八年而山東賊樊子都等起實丹其眉故天下號曰赤眉於是光武以興祚其名曰秀至于靈帝中平元年而張角起置三十六萬衆數十萬人皆是黃巾故天下號曰黃巾賊故今道服由此而興初起於鄴會於眞定誑惑百姓曰蒼天

已死黃天立歲名甲子年天下大吉起於鄴者天下始業也會於眞定也小民相向跪拜信趣出荊揚尤甚棄財產流沉道路死者數百角等初以二月起兵其冬十二月悉破自光武中興至黃巾之起未盈二百一十年而天下大亂漢祚廢絕實應三七之運也

漢宣帝之世燕岱之間有三男共取一婦生其四子及至將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爭訟廷尉范延壽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從母不從父也請戮三男子以兒還母宣帝嗟歎曰事何必古若此則可謂當於理而厭人情也延壽蓋見人事而知用刑矣未知論人妖將來之應也

漢靈帝建寧三年河內有婦食夫河南有夫食婦夫婦陰陽二儀之體也有情之深者也今反相食陰陽相侵豈特日月之眚哉靈帝既沒天下大亂君有妄誅之暴臣有劫弒之逆兵華傷殘骨肉爲讎生民之禍至矣故人妖爲之先作恨而不遭辛有屠乘之論以測其情也(右共三驗出搜神記)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四

音釋

訕黷(訕所晏切謗也黷杜谷切慁也)紕紊(紕篇夷切繆也飾也紊文運切亂也)疫癘(疫越逼切瘟疾也癘力霽切疥也)剥(伯各切削也)鏤(郎豆切雕刻也)攫(厥縛切爪持也)霍(忽郭切)濫(盧瞰切泛也)螫(施隻切蟲行毒也)唼(作答切嗇也)頞(阿葛切)踝(戶瓦切兩旁也)葳蕤(葳於非切蕤儒佳切草木盛貌)拉(落合切折也)攫(厥縛切持也)祟(須銳切神禍也)篡(初患切逆而奪取也)眚(所景切災也)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五　驅五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納諫篇第四十二(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納其理則言語絕乖其趣則諍論興然直言者德之本納受者行之原所以藉言而德顯納受而行全譬目短於自見借鏡以觀形髮拙於自理必假櫛以自通故面之所以形明鏡之力也髮之所以理玄櫛之功也行之所以芳盡言之益也是故身之將敗必不納正諫之言命之將終必不可療於良醫也

引證部第二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昔迦尸國王名爲惡受極作非法苦惱百姓殘賊無道四遠賈客珍奇勝物皆稅奪取不酬其直由是之故國中寶物遂至大貴諸人稱傳惡名流布爾時有鸚鵡王在於林中聞行路人說王之惡即自思念我雖是鳥尚知其非今當詣彼爲說善道彼王若聞我語必作是言彼鳥之王猶有

善言柰何人王爲彼譏責儻能改修尋即高
飛至王園中迴翔下降在一樹上值王夫人
入園遊觀于時鸚鵡鼓翼嚶鳴而語之言王
今暴虐無道之甚殘害萬民毒及鳥獸含識
嗷嗷人畜憤結呼嗟之音周聞天下夫人苛
虓與王無異民之父母豈應如是夫人聞已
瞋恚熾盛此何小鳥罵我溢口遣人伺捕爾
時鸚鵡不驚不畏入捕者手夫人得之即用
與王王語鸚鵡何以罵我鸚鵡答言說王非
法乃欲相益不敢罵王時王問言有何非法
答言有七事非法能危王身問言何等爲七
答言一者躭荒女色不敬貞正二者嗜酒醉
亂不恤國事三者貪着碁博不修禮敬四者
遊獵殺生都無慈心五者好出惡言初不善
語六者賦役譴罰倍加常則七者不以義理
劫奪民財有此七事能危王身又有三事俱
敗王國王復問言何謂三事答言一者親近
邪佞諂惡之人二者不附賢勝不受善言三
者好伐他國不養人民此三不除傾敗之期
非旦則夕夫爲王者率土歸仰王當如橋濟
度萬民王當如秤親踈皆平王當如道不違
聖蹤王者如日普照世間王者如月與物清
涼王如父母恩育慈矜王者如天覆盖一切
王者如地載養萬物王者如火爲諸萬民燒
除惡患王者如水潤澤四方應如過去轉輪
聖王乃以十善道教化衆生王聞其言深自
慙愧鸚鵡之言至誠至欵我爲人王所行無
道請遵其教奉以師禮受修正行爾時國內
風教既行惡名消滅夫人臣佐皆生忠敬一
切人民無不歡喜爾時鸚鵡者我身是也爾
時迦尸國王惡受者今輔相是也爾時夫人
者今輔相夫人是也
又薩遮尼乾子經云時嚴熾王言大師頗有
衆生聰明大智利根有罪過不答言有何者
是答言大王即是王甚聰明大智利根黠慧
有大威力心不怯弱好喜布施威德具足亦
有罪過王言大師我之罪過云何答言大王
之罪太極暴惡太嚴太忽太一太卒大王當
知若王者性太惡者彼爲一切多人不用多
人不愛多人不喜乃至父母亦不喜見何況
餘人是故大王不應太惡所爲作事當自安
詳不應太卒而說偈言

若王行惡行　瞋心不見事　動則怖衆生
乃至父母畏　何況餘非親　而當有念愛
大王應當知　智者捨瞋恚

爾時嚴熾王在坐對面聞尼乾子毀呰自身
心生不忍瞋心不喜心生毒害即作是言薩
遮尼乾子汝云何於大衆中說我過患我從
昔來無人敢正看我汝今毀我罪應合死作
是語已告諸臣言汝當捉此斷其命根尼乾
驚怖語言大王汝今莫卒作如是惡我有善
言願王暫時施我無畏聽我所說王言汝何
所說汝當速說尼乾答言大王當知我亦有
罪由太實語不虛語稱事語以我如是大惡
人前可畏人前急性人前無慈悲人前卒作
事人前如是行人前說如是實語大王當知
黠慧之人不應一切時一切處常說實語應
當善觀可與語人不可與語人可語時不可
語時當知實語世人不愛不善讚歎而說偈
言

智者不知時　卒隨意說實　彼人智者訶
何況無智者　智者一切處　亦不皆實語
是實憍尸迦　實語入惡道
爾時王聞尼乾子說自身過罪即便開解歸
誠懺悔
又大莊嚴論云佛言我昔曾聞有羌老母入
於林中採波羅樹葉賣以自活路由關邏邏
人稅之時老母不欲令稅而語之言汝能將
我至王邊者稅乃可得若不爾者終不與汝
於是邏人遂共紛紜往至王所王問老母汝
今何故不輸關稅老母白王王頗識彼某比
丘不王言我識是大羅漢又問第二比丘王
復識不王言我識彼亦羅漢又問第三比丘
王復識不王答言識彼亦羅漢老母亢聲而
白王言是三羅漢皆是我子此諸子等受王
供養能使大王受無量福是則名為與王稅
物云何更欲稅奪於我王聞是已歎未曾有
善哉老母能生聖子我實不知彼羅漢是汝
子者應加供養恭敬於汝老母即說偈言
吾生育三子　勇健超三界　悉皆證羅漢
為世作福田　王若供養時　獲福當稅物
云何而方欲　稅奪我所有
王聞是偈已身毛皆竪於三寶所生信敬心
流淚而言如此老母宜加供養況稅其物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沙門行至他國夜不
得入城於外草中坐至夜有閱叉鬼來持之
當噉沙門言汝相離遠矣鬼言何以為遠沙
門言汝欲害我我當生忉利天上汝當入地
獄是不為遠耶鬼則致謝作禮而去
又摩鄧女經云時阿難持鉢行乞食已隨水
邊行見一女人在水邊擔水而阿難從女乞
水女即與水女隨阿難視所止處女歸告母
母名摩鄧女便於家委卧而啼母問何為悲
啼女言母欲嫁我者莫與他人我於水邊見
一沙門從我乞水我問阿誰答字阿難我得
阿難乃可嫁我母不得者我不嫁也母出行
問阿難知阿難承事佛人母已追還告女言
阿難事佛道人不肯為汝作夫女啼不食母
知蠱道請阿難飯女便大喜母語阿難我女
欲為卿作妻阿難言我持戒不畜妻復言我
女不得卿為夫者便欲自殺阿難言我師是
佛不與女人交通母入語女具述此意女對
母啼言但為我閉門無令得出暮自為夫母
便閉門以蠱道法縛阿難至於晡時母為女
布席卧處女便大喜遂自莊飾阿難不就母
令中庭地出火牽阿難衣言汝不為我女作
夫我擲汝火中阿難自鄙為佛作沙門令反
不能得出佛即持神呪心知阿難故救還佛
所具白前事女見阿難去於家啼哭不止繞
念阿難女明日自求阿難復見阿難行乞食
隨阿難背後視阿難延視阿難面阿難慙避
女隨不止阿難白佛言摩鄧女今日復隨我
後佛使追呼佛問女云汝追逐阿難何等所
索女言我聞阿難無婦我又無夫欲為作婦
也佛告女言阿難無髮汝今有髮汝能剃髮
我使阿難為汝作夫女言能剃佛言歸報汝
母剃頭竟來女歸具白母知母言我生汝來
護汝頭髮何為欲得沙門作婦國中大有豪
富我自嫁汝女言我寧生死為阿難作婦母
言辱我種母為下刀剃頭已女還到佛所言

我已剃髮佛言汝愛阿難何等女言我愛阿難眼愛阿難鼻愛阿難口愛阿難耳愛阿難聲愛阿難行步佛言眼中但有淚鼻中但有洟口中但有唾耳中但有垢身中但有屎尿臭處不淨其有夫婦者便有惡露惡露中便生兒子已有兒子便有死亡已有死亡便有哭泣於是身中有何所益女即思念身中惡露便自正心即得羅漢佛知得道即告女言汝起至阿難所女即慙愧低頭長跪佛前言女實愚癡故逐阿難今我心開如冥中有燈火如人乘船船壞依岸如盲人得扶如老人持杖今佛與我道令我心開如是諸比丘俱問佛是女人何因得道佛告諸比丘是摩鄧女先世時五百世為阿難作婦常相愛敬故於我法中得道於今夫妻相見如兄如弟如是佛道何用不為佛說是經諸比丘聞已皆大歡喜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婆羅門名曰梵摩多聞辯才明解經論四韋陀典無不鑒達其婦生女端正殊妙智慧辯才無有及者聞諸婆羅門共父論議悉能受持一言不失如是展轉所聞甚多與耆舊長宿皆來諮答無不通達聞世有佛始成正覺教化眾生諮受法味尋自莊嚴往詣佛所見佛發心求索出家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阿難見已白佛言此須漫比丘尼宿殖何福今值佛出家得道佛告阿難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一比丘尼心常喜樂說法教化精勤無替因發誓願使我來世釋迦牟尼佛法之中明解經論發是願已便取命終生天人中聰明智慧無有及者今值我出家得道多聞第一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中阿含經云禪以聲為刺世尊亦說以聲為刺所以者何我實如是說禪有刺持戒者以犯戒為刺護諸根者以嚴飾身為刺修習惡露者以淨相為刺修習慈心者以恚為刺離酒者以飲酒為刺梵行者以見女色為刺入初禪者以聲為刺入第二禪者以覺觀為刺入第三禪者以喜為刺入第四禪者以入出息為刺入空處者以色想為刺入識處者以空處想為刺入無所有處者以識處想為刺入無想處者以無所有處想為刺入想知滅定者以想知為刺復有三刺欲刺恚刺愚癡刺此三刺者漏盡阿羅訶已斷已知拔絕根本滅不復生是為阿羅訶無刺(除此剃者是名盼諦)

又大魚事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時有一池水饒諸大魚爾時大魚勑小魚曰汝等莫離此間往他處所備為惡人所得爾時小魚不從大魚教便往至他處爾時魚師以飯網羅線捕諸魚諸小魚見便趣大魚處所爾時大魚見小魚來便問小魚曰汝等莫離此間往至他所不爾時小魚便答大魚曰我等向者已至他所來大魚便勑小魚曰汝等既至他所不為羅網取捕耶小魚答大魚曰我等至彼不為人所捕然遙見長線尋我後來大魚便語小魚曰汝等已為所害所以然者汝所遙見線尋後來者昔先祖父母等盡為此線所害汝見必為所害汝非我兒爾時小

魚盡為魚師所捕舉着岸上如是小魚大有死者(為不受語為網所害)

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伽尸時有一婆羅門於曠野中造立義井為放牧行者皆就井飲井及洗浴時日向暮有群野干來趣井飲地殘水有野干主不飲地水便內頭罐中飲水飲已戴罐高舉撲破瓦罐罐口猶貫其項諸野干輩語野干主若濕樹葉可用者常當護之況復此罐利益行人云何打破野干主言我作是樂但當快心那知他事時有行人語婆羅門汝罐已破復更着之猶如前法為野干所破乃至十四諸野干輩數數諫之猶不受語時婆羅門便自念言是誰破罐當往伺之正是野干便作是念我福德井而作留難便作木罐堅固難破令頭易入難出持着井邊然捉杖屏處伺之行人飲訖野干主如前入飲飲訖撲地不能令破時婆羅門捉杖打殺空中有天說此偈言

知識慜心語　狠戾不受諫　守頑招此禍
自喪其身命　是故癡野干　遭斯木罐苦

佛告諸比丘爾時野干主者今提婆達多是時群野干者今諸比丘諫提婆達多者是當知於過去時已曾不受知識輭語自喪身命今復不受諸比丘諫當墮惡道長夜受苦頌曰

智人受諫　愚夫拒違　譬同明鏡　影照瑕疵
見過須改　慕在知機　頑懟固執　困厄何依

審察篇第四十三(此有四部)

述意部　審怨部　審過部
審學部

述意部第一

夫聖人利物審境觀心調識情於實所運假實於妄識故審非惠無以窮其實惠非審無以察其照然則照察之源審定之要故能無法不緣無境不察然後緣法察境乃知同趣於玄功交養萬法也

審怨部第二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婆羅門家貧有婦不生兒家有那俱羅蟲便生一子時婆羅門以無子故養如兒想那俱羅子於婆羅門亦如父想於後婦便有身滿月生子便作是念由那俱羅生吉祥子使我有兒時婆羅門欲出乞食便勑婦言汝若出行當將兒去慎莫留後婦與兒食已便至比舍借碓舂穀是時小兒有酥酥香時有毒蛇乘香來至張口吐毒欲殺小兒那俱羅蟲便作是念我父出行母亦不在云何毒蛇欲殺我弟便殺毒蛇段為七分父母知者必當賞我以血塗口當門而住欲令父母見之歡喜時婆羅門始從外來見婦舍外便瞋恚言我教行時當將兒去何以獨行父欲入門見那俱羅口中有血便作是念我夫婦不在將無殺食我兒徒養此蟲即前打殺既入門內自見己兒嗽指而戲復見毒蛇七分在地時婆羅門深自苦責是那俱羅善有人情救我子命我不善觀卒便殺之可痛可憐迷悶躄地空中有天即說偈言

宜審諦觀察　勿行卒威怒　善友恩愛離
枉害傷良善　喻如婆羅門　殺彼那俱羅

又佛說太子沐魄經云佛告諸比丘昔者有王名波羅奈王有太子字名沐魄生無窮極之明端正好潔無有雙比父母奇之供養瞻視須其長大當爲立字結舌不語十有三年濳泊拙朴志若死灰身如枯木耳不聽音目不視色狀類瘖瘂聾盲之人於是父王患而苦之王語夫人當柰之何此子必爲他國所笑夫人語王當召相師使相之王即召婆羅門師相之婆羅門言此子非世間人但熒惑耳外爲端正內懷不祥宜國剪棄將是不久不可育養宜當生埋誅而殺之今不除此子恐後無復立子於是夫人即隨王所爲王即召國中大臣共議之一臣言但棄於深山之中無人之處一臣言投於深水之中一臣言但隨師所語掘地作深坑而生埋之王即召國中外陣兵二千餘人使掘地作藏給二十歲儲資糧時以太子奴僕珍寶瓔珞盡還太子於是夫人傷絕我獨無相子生薄命乃值此殃事不獲已於是送太子正殿上五百夫人來觀太子見太子端正好潔無有雙比而言太子何以不語而當生埋五百婇女來觀太子見太子端正好潔無有雙比而言太子何以不語而當生埋各爲太子作伎樂太子默然不觀不聽於是送太子外殿上五百大臣來觀太子見太子端正好潔馳白大王此子非不語之人且見小留語在不久婆羅門師不可審信王言此是國事非卿所知作藏已訖來追太子王語其僕使太子乘四望象車令國中人民使觀太子太子當語若語者使載來還於是太子乘車在路時國中耆老大臣宛轉車前太子要當一語若不語者以車劈我上去諸龍虎憒扶侍使過時數千萬人皆圍遶於是太子復不得前飛鳥走獸遶藏三帀復塞藏戸於是太子復不得前便舉手住而言正欲不語而當生埋正欲發語恐入地獄所以不語欲令全身避害濟神離苦所以不語而信欺詐之言謂我聾盲爲實瘖瘂爾時人民聞太子絕妙之音行者爲止坐者爲起皆前叩頭願赦我罪其僕聞之歡喜踊躍馳白大王太子已語上徹蒼天下徹黃泉飛鳥走獸皆來伏聽於太子前太子以語歡喜踊躍王即與夫人乘四望象車往迎太子太子顧見父王下車避道四拜而起勞屈大王遠來見迎今父子相生捐棄恩愛已離其義甚乖不可聽觀王語太子不可不可汝爲智者當梟不及共還入國舉位與汝我自避退太子答言我前身已爲國王用行漏失下入地獄六萬餘歲蒸煑割裂甚痛難忍父母寧能知我苦痛以不我猒畏地獄是以結舌不語十有三年冀望免出塵埃之外不與罪會去道以遠高翔遠逝自濟於世世世間無常恍惚如夢室家歡娛須臾間耳憂苦延長歡樂暫有王知志固惟聽學道於是太子棄國捐王入山求道思惟禪定命終即生兜率天上福盡下生入間爲迦夷國王作太子太子自知作佛佛告阿難爾時太子沐魄者我身是也王者悅頭檀是也夫人者摩耶是也五僕者闍居輪等是也時婆羅門相師者調達是也調達與我世世有怨諸天龍神歡喜踊躍作禮而去

審過部第三

如付法藏因緣經云時室羅城中有一商主為僧造作般遮于瑟大會有一比丘尼得阿羅漢觀察眾中誰為福田又復思惟何者僧首見諸羅漢及與學人已斷煩惱堪受供養觀一比丘名阿沙羅未得解脫最居眾首時比丘尼即往語言大德今者應自莊嚴時此比丘未達其意便著淨衣剃髮澡浴復於後時此比丘尼更語嚴飾時阿沙羅極大瞋忿我隨汝語甚自嚴潔有何醜惡屢出斯言比丘尼曰大德當知此俗莊嚴非佛法也佛法莊嚴者謂獲四果奇哉大德甚為輕易長者設會多諸聖賢汝為僧首未免生死以有漏心最初受供是故我今欲相覺悟阿沙羅比丘聞已慘然悲泣自惟老朽何能盡漏比丘尼言佛法無時豈揀壯老聞此語已因向憂波毱多所即為說法成阿羅漢復有一比丘性嗜飲食由此貪故不能得道憂波毱多請令就房以香乳糜而用與之語令待冷然後可食比丘口吹糜尋冷語尊者言糜已冷矣尊者告曰此糜雖冷汝欲火熱應以水觀滅汝心火復以空器令吐食出既吐食已還使食之比丘答言涎唾以合云何食耶尊者語言凡一切食與此無異汝不觀察妄生貪著汝今當觀食不淨想即為說法得羅漢道又百喻經云昔有二毗舍闍鬼共有一篋一杖一屐二鬼共諍各欲得二二鬼紛紜竟日不能使平時有一人來見之已而問之言此篋杖屐有何奇異汝等共諍瞋忿乃爾二鬼答言我此篋者能出一切衣服飲食床褥臥具資生之物盡從中出執此杖者怨敵歸伏無敢與諍著此屐者能令人飛行無有罣礙此人聞已即語鬼言汝等小遠我當為爾平等分之鬼聞其語尋即遠避此人即時抱篋捉杖躡屐而飛二鬼愕然竟無所得人語鬼言爾等所諍我已得去今使爾等更無所諍毗舍闍者喻於眾魔及以外道布施如篋人天五道資用之具皆從中出禪定如杖消伏魔怨煩惱之賊持戒如屐必昇天人諸魔外道諍篋者喻於有漏中強求果報空無所得若能修行善行及以布施持戒禪定便得離苦獲得道果

審學部第四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二人從師學道俱到他國路見象跡一人言此是母象懷雌子象一目盲象上有一婦人懷女兒一人言汝何以知之答曰以意思知汝若不信前到見之二人俱及象悉如所言一人自念我與汝俱從師學我獨不見而汝獨知後還白師師為重開乃呼一人問曰何因知此答曰是師常所教當導者我見象小便地知是雌象見其右足踐地深知懷雌也見道邊右面草不動知右目盲見象所止有小便知是女人見右足蹈地深知懷女我以纖密意思惟之耳師曰夫學當以意思穩審乃達也

又百喻經云譬如有人磨一大石勤加功力經歷日月作小戲牛用功既重所期甚輕世間之人亦復如是磨大石者喻於學問精勤勞苦作小牛者喻於名聞互相是非夫為學者研思精微博通多識宜應履行遠求勝果

勿求名譽憍慢貢高增長過患

又智度論云有人一切時見有異事皆審問之後時曠野行道逢羅剎執捉其人其人見捉定死不感然見羅剎胷白背黑怪問所由羅剎答言我一生已來不喜見日所以常背日而行故前白後黑其人解意急[十六]掣其手遂向日走羅剎迴面背日不見其人其人得脫因說偈言

勤學第一道　勤問第一方　道逢羅剎難
背陰向太陽

頌曰

審察是非　清濁難測　善觀邪正　巧施軌則
內忿濫罰　外諍何息　願澄心府　詳審慧力

感應緣（略引三驗）

博物志驗　白澤圖驗

抱朴子驗

博物志曰小山有變其形如鼓一足知禮澤有委蛇狀如轂長如轅見之者霸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

白澤圖曰廁之精名曰倚衣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除不知其名則死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滿財長二尺見人則掩面見之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精名忽長七尺見者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小兒長三尺而無髮見人則掩鼻見之有福又火之精名曰必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又[十七]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而食之又千載木其中有蟲名曰賈詘狀如豚有兩頭烹而食之如狗肉味又上有山林下有川泉地理之間生精名曰必方狀如鳥長尾此陰陽變化之所生又玉之精名曰岱委其狀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桃乜剌之而呼其名則得之又金之精名曰倉嚁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水之精名曰罔象其狀如小兒赤目黑色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之吉又故門之精名曰野狀如侏儒見之則拜以其名呼之宜飲食又故澤之精名曰冕其狀如蛇一身兩頭五彩文以其名呼有使取金銀又故廢丘墓之精名曰無狀如老役夫衣青衣而操杵好舂以其名呼之使人宜禾穀又故道徑之精名曰忌狀如野人行歌以其名呼之使人不迷又故車之精名曰寧野狀如轀車見之傷人目以其名呼之不能傷人目又在道之精名曰作器狀如丈夫善眩人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曰之精名曰意狀如豚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井故淵之精名曰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則去又絕水有金者精名侯伯狀如人長五尺五綵衣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臺屋之精名曰兩貴狀如赤狗以其名呼使人目明又左右有山石水生其間水出流千歲不絕其精名曰喜狀如小兒黑色以其名呼之使取飲食又三軍所戰精名曰賓滿其狀如人頭無身赤目見人則轉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水石者精名慶忌狀如人乘車蓋一日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則可使入水取魚[十八]又丘墓之精名曰狼鬼善與人鬪不休爲桃棘矢羽以鶏羽以射之狼鬼化爲飄風脫履捉之不能化也又故市之精名曰問其狀如囷而無手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室之精

名曰孫龍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衣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以其名呼之則去又山之精名夔狀如鼓一足如行以其名呼之可使取虎狼豹又故牧弊池之精名曰髠頓狀如牛無頭見人則逐人以其名呼之則去又夜見堂下有兒被髮走物惡之精名曰溝以其名呼之則無咎又百歲狼化為女人名曰知女狀如美女坐道傍告丈夫曰我無父母兄弟若丈夫取為妻經年而食人以其名呼之則逃走去又故溷之精名曰卑狀如美女而持鏡呼之知愧則去也

抱朴子曰山中大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以其名呼之則吉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精也見秦人者百歲木也在水之間見吏者名曰四激以其名呼之則吉山中寅日有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居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夫者兎也稱東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三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麞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老雞也稱賊捕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城陽公仲者狐也亥日稱人君者猪也稱婦人者金玉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知其物則不能為害又熒惑火精生朱鳥辰星水精生玄武歲星木精生青龍太白金精生白虎鎮星土精生乘黃抱朴子曰山川石木井竈河池洏皆有精氣人身之中亦有魂魄況天地為物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神精有神精則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網疎不必機發而響應耳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五

音釋

嚶烏莖切鳥相命聲　嗷牛刀切眾口愁也　戇陟降切愚也　啅色角切　切也　夔渠爲切似牛者　兕　詘曲勿切　嘡土郎切　轀音溫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六　驅六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思慎篇第四十四此有五部

述意部　慎用部　慎禍部

慎境部　慎過部

述意部第一 驅六

夫思慎防過無患之理緘口息慮離惡之原誠始慎終是君子之鹽梅敬初護末是養生之要趣庶悟因緣之興起鑒生滅之非常識苦空之無我睹平等之妙門而存其理棄其述誠其禍招其福是和神之靈順物之道也

慎用部第二

修行道地經云昔有國王選擇一國明智之人以為輔臣王欲試之欲知何如以重罪加之勑告臣吏盛滿鉢油而使擎之從北門來至於南門去城二十里園名調戲令將到彼若墮一滴便級其頭不須啓問爾時群臣受王重教盛滿鉢油以與其人兩手擎之甚大愁憂縱有車馬觀者填道若見是非而不轉移縱有親族妻子來逼其人專心不左右視

縱有合國觀者擾攘其人心端不見衆庶縱
有玉女國地無雙歌儛相逼見者皆喜其人
一心擎鉢志不動轉亦不觀察妄起片心專
精擎鉢不聽其言於是頌曰
巧便而安詳　其舞最巧妙　一切人貪樂
譬如魔之后　能動離欲者　何況於凡人
來往其人邊　擎鉢心不傾
縱有象暴馬奔城中失火焚燒百姓展轉相
呼教言避火莫墮坑壍官兵悉來一時救火
其人一心擎鉢一滴不遺縱有天雷地動猛
風亂起折樹塵飛掣電霹靂禽獸墮落人畜
驚喚專心念油其人不聞爾時擎油至彼園
觀一滴不墮諸臣啓王具陳斯事王聞嗟歎
此人難及人中之雄不顧萬事其王歡喜立
爲大臣行道行者御心如是雖有諸惡婬怒
癡來擾亂諸根內察外防攝心不散三昧定
意亦復如是於是頌曰
如人擎油鉢　不動無所棄　妙惠意如海
專心擎油器　若人欲學道　執心當如是
意懷諸德明　皆除一切瑕　若干之色欲
而興於怨癡　有志不放逸　寂滅而自制
人身有疾病　醫藥以除之　心疾亦如是
四意止消之
又大集經濟龍品云爾時衆中有一盲龍名
曰頻羅機梨奢舉聲大哭作如是言大聖世
尊願救濟我願救濟我我今身中受大苦惱
日夜常爲種種諸蟲之所唼食居熱水中無
時暫樂佛言梨奢汝過去世於佛法中曾爲
比丘毀破禁戒內懷欺詐外現善相廣貪眷
屬弟子衆多名聲四遠莫不聞知我和尚得
阿羅漢果以是因緣多得供養獨受用之見
持戒人反加毀說彼人懊惱如是念言世世
生中願我所在食汝身肉如是惡業死生龍
中是汝前身衆生願故食噉汝身惡業因緣
得此盲報又於過去無量劫中在融赤銅地
獄之中常爲諸蟲之所食噉龍聞此語憂愁
啼哭作如是言我等今者皆悉至心咸共懺
悔願令此苦速得解脫彼龍衆中二十六億
諸餓龍等念過去身皆悉雨淚念過去身於
佛法中雖得出家備造惡業經無量身在三
惡道以餘報故生在龍中受極大苦如青色
龍我亦如是爾時世尊語諸龍言汝可持水
洗如來足令汝殃罪漸得除滅時一切龍以
手掬水皆成火變作大石滿於手中生大猛
焰棄已復生如是至七一切龍衆見如是已
驚怖懊惱啼泣雨淚佛教立大誓願已皷火
皆滅乃至八過以手捧水洗如來足至心懺
悔佛記諸龍彌勒佛時當得人身值佛出家
精進持戒得羅漢果時諸龍等得宿命心自
念過業於佛法中或爲俗人親屬因緣或復
聽法來去因緣所有信心捨施種種華果飲
食共諸比丘依次而食或有說云我曾喫噉
四方衆僧華果飲食或有說言我往寺舍布
施衆僧或復禮拜如是喫噉或復說言我從
毗婆尸如來法中曾作俗人乃至有說我釋
迦牟尼佛法之中曾作俗人或以親舊問訊
因緣或復來去聽法因緣往還寺舍有信心
人供養僧故捨施華果種種飲食比丘得已
迴施於我我得便食彼業因緣於地獄中經
無量劫大猛火中或燒或煑或飲洋銅或吞

餓鬼從地獄出墮畜生中捨畜生身生餓鬼中如是種種備受辛苦惡業未盡生此龍中常受苦惱佛告諸龍此之惡業與盜佛物等無差別比五逆業其罪如半汝等今當盡受三歸一心修善以此緣故於賢劫中值最後佛名曰樓至於後佛世罪得除滅時諸龍等聞是語已皆悉至心盡其形壽各受三歸時彼衆中有盲龍女口中腫爛滿諸雜蟲狀如屎尿乃至穢惡猶若婦人根中不淨臊臭難看種種唼食膿血流出一切身分常為蚊虻諸惡毒蠅之所唼食身體臭處難可見聞爾時世尊以大悲心見彼龍婦眼盲困苦如是問言妹何緣故得此惡身於過去世曾為何業龍婦答言世尊我今此身衆苦逼迫無暫時得停設復欲言而不能說我念過去三十六億於百千年生惡龍中受如是苦乃至日夜剎那不停為我往昔九十一劫於毗婆尸佛佛法之中作比丘尼思念欲事過於醉人雖復出家不能如法於伽藍內犯於法律恒受三惡道受諸燒煑說此語已願救濟我身

爾時世尊說實語已即以少水瀉龍口中火及蟲膿悉皆滅盡龍口清涼作如是言大聖如來我憶過去迦葉佛時曾作俗人在田犁地有一比丘來從我乞求五十錢我時報言聽待穀熟當與汝食比丘復言若當五十不可得者願乞十文我於爾時瞋彼比丘而語之言乃至十錢亦不相與時彼比丘心生懊惱又於餘時往寺舍中入樹林下輒便盜取現在僧物十菴羅果而私食之彼業因緣地獄受苦惡業未盡生野澤中作餓龍身常為種種諸蟲食噉膿血流溢飢渴苦惱又彼比丘以瞋忿心惡業緣故死便即作小毒龍身生我腋下唼於我血熱氣觸身不可堪忍是故我身熱膿血滿龍白佛言大悲世尊唯願慈哀救濟於我令我脫彼怨家毒龍爾時世尊以手抄水發誠實語作如是言我曾往昔於飢饉世爾時願作大身衆生長廣無量以神通力於虛空中唱如是言彼野澤中有大身蟲名曰不瞋汝等可往取其身肉以為飲食可得不飢時彼世中人非人等聞此聲已

一切悉往競取食之說是眞實諦信語時彼龍腋下小龍即出時此二龍俱白佛言世尊我等久近離此龍身解脫殃罪佛告龍言此業大重次五無間何以故若有四方常住僧物或現前僧物篤信檀越重心施物或華果樹園飲食資生牀蓐敷具疾病湯藥一切所須私自費用或持出外乞與知識親里白衣此罪重於阿鼻地獄所受果報是故汝等可受三歸歸三寶已乃可得往於冷水中如是三稱三寶身即安隱得入水中爾時世尊即為諸龍而說偈言

寧以利刀自割身　支節身分肌膚肉
所有信心捨施物　俗人食者實為難
寧呑大赤熱鐵丸　而使口中光焰出
所有衆僧飲食具　不應於外私自用
寧以大火若須彌　以手捉持而自食
其有在家諸俗人　不應輒食施僧食
寧以利刀自屠膾　身體皮膜而自噉
其有在家諸俗人　不應取受僧雜食
寧以自身投於彼　滿室大火猛焰中

其有在家俗人輩　不應坐卧僧牀席
寧以大熱尖鐵錐　拳手搦持便焦爛
其有在家俗人等　不應私自於僧物
寧以勝利好刀砧　而自臠切其身肉
勿於出家清淨人　發起一念瞋恚心
寧以自手挑兩眼　捐棄投之擲於地
其有習行善法者　不應懷忿瞋心視
寧以熱鐵鍱其身　東西起動行坐卧
不應瞋忿心妒嫉　而著衆僧淨施衣
寧飲灰汁鹹鹵水　熱沸爍口猶如火
不應懷貪毒惡心　服食衆僧淨施藥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一萬四千諸龍衆等悉
受三歸所有過去現在業報諸苦惱中而得
解脫深信三寶其心不退復有八十億諸龍
衆等亦於三寶起歸敬心 七
又大集經云或作比丘所作種種資生之具
皆是信心檀越所施而是衆生或自食噉或
與他人或共衆人盜竊隱藏私處自用如是
業故墮三惡道久受勤苦復有衆生貧窮下
賤不得自在是故出家望得富饒解脫安樂

既出家已懈怠懶惰不讀誦經禪慧精勤捨
而不習樂知僧事復有比丘晝夜精勤樂修
善法讀誦經典坐禪習慧不捨須臾以是因
緣感諸四輩種種供養時知事人得利養已
或自私食或復盜與親舊俗人以是等緣久
處惡道出已還入如是愚癡不見當來果報
輕重我今戒勑沙門弟子念法住持不得自
稱我是沙門眞法行人倚衆僧故受他信施
物或餅或菜或果或華但是衆僧所食之物
不得輒與一切俗人亦不得云此是我物別
衆而食又亦不得以衆僧物貯積與生種種
販賣云有利益招世譏嫌又亦不得出貴取
賤與世爭利又亦不得爲於飲食及僧因緣
使諸衆生墮三惡道應須勸引安善法中令
比丘衆眞信三寶攝諸衆生乃至父母令得
安隱置三解脫又十輪經云若有四方僧物
資生雜物等持戒破戒如是人等悉不與之
以是因緣命終已後皆墮阿鼻地獄
又大集經濟龍品云時娑伽羅龍王白佛言
而此龍中或有諸龍所受樂報猶如諸天或

有受樂如人有如餓鬼有如畜生有如地獄
受大辛苦說是語已時娑伽羅大龍王子名
青蓮華面前白佛言世尊我何惡業罪因緣
故來生龍中身大端正所有色觸受用猶如
火燒常無衣服赤體而行如我父王受樂最
勝如轉輪王果報不異佛言華面當爲汝說 八
乃往過去三十一劫有佛世尊名曰尸棄時
彼世中有王名曰裴多富沙彼富沙王於三
月中供養彼佛并及無量百千四沙門果大
菩薩衆以種種衣服飲食湯藥而供給之至
心聽法已即發菩提心并爲造寺種種供養
彼王第一太子名裴多娑樹帝見佛聞法於
流轉中生大怖畏從父王邊願求出家王報
任意既出家已又白父言我欲寺上停止王
言亦隨時尸棄佛衆僧弟子在彼寺中受用
飲食彼富沙子裴多樹帝妒嫉心生恒瞋罵
之時彼僧衆被瞋罵已悉離寺去見僧去已
生歡喜心即自念言彼去者好我大安隱恣
用寺內衣服飲食有餘人來即不聽住由其
惡業命終之後生大地獄經無量千萬那由

他歲受諸火燒地獄得脫生餓鬼中復經無量受大辛苦餓鬼中死還墮地獄脫地獄已生餓鬼中如是經由三十一劫於流轉中具足如是受諸辛苦佛言華面彼婆樹帝者豈異人乎即汝身是也乃往過去惡業因緣故生大地獄餓鬼畜生輪轉受苦經是三十一大劫中備受眾苦未曾暫捨以殘業故來生龍中受是惡報時華面龍聞是語已大聲啼哭舉身自投四支布地禮拜白佛作如是言我今至心從佛懺悔不敢覆藏我今至誠入於骨髓歸依佛法僧乃至壽盡作優婆塞佛言善哉善哉如是歸依我者得盡彼業此中死已值彌勒佛得於人身於彌勒佛法中出家證羅漢果

慎禍部第三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一國五穀熟成人民安寧無有疾病晝夜伎樂人無憂惱王問群臣我聞天下有禍何類答曰臣亦不見王便使一臣至於隣國求覓買之天神則化作一人於市中賣之狀類如猪持鐵鏁繫縛賣之臣問此名何等答曰禍母臣曰賣不答曰賣問索幾錢答曰千萬問曰此食何等答曰食針一升臣便家家發求覓針如是人民兩兩三三相逢求針使諸郡縣處處擾亂百姓所在之處患毒無憀臣白王曰雖得禍母致使民亂男女失業欲殺棄之未審許不王言大善便於城外將殺刺硬不入斫則不傷割而不死積薪燒之身赤如火便走出去過里燒里過市燒市入城燒城入國燒國擾亂人民飢餓困苦坐由猒樂買禍所致苦也此喻女色欲火所燒男女貪毒至死不知苦也

慎境部第四

如正法念經孔雀菩薩告諸天眾若有比丘畏於惡名則離諸過所謂不入女人戲笑之處不入酒肆不近沽酒不與共語不近嗜酒人亦不與語不近賊人不近先作大惡之人不近好鬪人不近陰惡懷毒人不近無恒數捨道人不近博戲人不近伎樂人不近小兒不近繫縛女色人不近輕躁人不近不護口人不近貪人不近販賣欺誑人不近巧偽市道世所惡賤人不近掘河池人不近黃門女人同路一步不近調象人不近魁膾人不近調馬人不近斷見人不近無戒人如是惡人不應親近近如是人必與同行是故比丘當畏惡名不應與此不淨業人同路行於一足之地而說頌曰

若人近不善　則為不善人　是故應離惡
莫行不善業　隨近何等人　數數相親近
近故同其行　或善或不善　一切人求善
當近於善人　如是能得樂　善則非苦因
近善增功德　近惡增尤甚　功德及惡相
今如是略說　若近於善人　則得善名稱
若近不善人　令人速輕賤　常應親善人
遠離於惡友　以近善人故　能捨諸惡業

慎過部第五

如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鐵丸投着火中與火同色盛着劫貝綿中云何比丘當速然不比丘白佛如是世尊佛告比丘愚癡之人依聚落住晨朝着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心不繫念若見年

少女人不正思惟取其色相起貪欲心欲燒其心欲燒其身身心燒已捨戒退減是愚癡人長夜當得非義饒益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守諸根門繫念入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一猫狸飢渴羸瘦於孔穴中伺求鼠子若鼠子出當取食之有時鼠子出穴遊戲時彼猫狸疾取吞之鼠子身小生入腹中入腹中已食其內藏食內藏時猫狸迷悶東西狂走空宅塚間不知何止遂至於死如是比丘有愚癡人依聚落住晨朝着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心不繫念見諸女人起不正思惟而取色相發貪欲心已欲火熾然燒其身心已馳走狂逸不樂精舍捨戒退減此愚癡人長夜常得不饒益苦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守諸根門繫心正念入村乞食

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木杵常用不止日夜消減如是比丘從本已來不閉根門食不知量初夜後夜不勤覺悟修習善法當知是輩終日損減不增善法如彼木杵

又自愛經云佛言夫人處世心懷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業斯三事出于心身口唱言其惡以加衆生衆生被毒即結怨恨誓心欲報或現世獲報或身終後䰟靈昇天即下報之入中畜生鬼神太山更相尅賊皆由宿命非空生也佛說偈言

心為法心　心尊心中　使心悲愚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車轢乎轍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　福樂自追　心影隨形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菩薩若見破戒之人不應生瞋輕慢之心應生憐愍利益之心方便勸止令生善心苦諫不改而生誹謗亦不得瞋妄見他過故此賢劫中聞有菩薩誹謗拘樓孫佛言何有禿人而當得道如是衆生難可得知自作自受何預於我若欲知彼或自傷害籌量衆生佛所不許如經中說佛告阿難若人籌量於他即自傷身如偈說曰

有瓶蓋亦空　無蓋亦復空　有瓶蓋亦滿
無蓋亦復滿　當知諸世間　有此四種人
威儀及功德　有無亦如是　若非一切智
何能籌量人　寧以見威儀　而便知其德
正知有善心　名為賢人相　但見外威儀
何由知其內　若以外量內　而生輕賤心
敗身及善根　命終墮惡道　外詐現威儀
遊行於賢善　但有口言說　如雷而無雨

是故經云勿輕末學敬學如佛唯有智慧可破煩惱若稱量者則為自傷唯佛智慧乃能明了如此事者非我所知即於破戒人中不生瞋恚輕慢之心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鼈遭遇枯旱湖澤乾竭不能自致有食之池時有大鶴來住其邊鼈從求哀乞相濟度鶴啄銜之飛過都邑鼈不默聲問此何等如是不止鶴便應之口開鼈墮人得屠食夫人愚頑不謹口舌其譬如是

又法句喻經云佛告婆羅門世有四事人不能行行者得福不致此貧何謂為四一者年盛力壯慎莫憍慢二者年老精進不貪婬泆三者有財珍寶常念布施四者就師學問聽

受正言如此老公不行四事謂之有常不計
成敗一旦離散譬如老鶴守此空池永無所
得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晝夜慢惰　老不止婬　有財不施　不受佛言
有此四弊　為自侵欺　咄嗟老至　色變作耄
少時如意　老見蹈賤　不修梵行　又不富貴
老如白鶴　守伺空池　既不守戒　又不捨財
老羸氣竭　思欲何逮　老如秋葉　行穢繿縷
命疾脫至　不用後悔
頌曰
思慎始終　務存正己　口無二言　心無妄起
少欲知足　忘懷彼此　戰戰兢兢　誡勗憂喜
感應緣（略引一驗）十
漢下邳周式　漢會稽句章人
漢諸暨縣吏吳詳
晉義興人姓周（緝大）　晉淮南胡茂回（十四）
宋豫章胡庇之　宋泰始中張乙
宋襄城李頤　周宣帝文贇
齊京師釋慧豫　唐親衛高法眼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
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
寄君船中慎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
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吏還式首視書吏
怒曰故以相告而勿視之式叩頭流血良久
吏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今日已去
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
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隣人卒亡父怒
使往弔之式不得止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
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柰何吾求
不見連累為得鞭杖今已見汝無可柰何後
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
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時
見來取便死（右此一驗出搜神記）
漢時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門見路
傍小屋然火（緝大）因投宿止有一少女（十五）不欲與丈
夫共宿呼隣人家女自伴夜共彈箜篌歌戲
曰
連綿葛上藤　一緩復一絚　汝欲知我姓
姓陳名阿登
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
說昨所見母聞阿登驚曰此是我女近亡葬
於郭外
漢時諸暨縣吏吳詳者憚役委頓將投竄深
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見年少女子采衣甚端
正女云我一身獨居又無鄉里唯有一孤嫗
相去十餘步耳詳聞甚悅便即隨去行一里
餘即至女家家甚貧陋為詳設食至一更竟
聞一嫗喚云張姑子女應曰諾詳問是誰答
云向所道孤獨嫗也二人共寢息至曉雞鳴
詳去二情相戀女以紫巾贈詳詳以布手巾
報行至昨所應處過溪其夜水大瀑溢深不
可涉乃迴向女家都不見昨處但有一塚耳
晉義興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都乘馬從兩人
行未至村日暮道邊有一新小草屋見一女
子出門望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
見周過謂曰日已暮前村尚遠臨賀詎得至
周便求寄宿此女為然火作食向至一更聞
外有小兒喚阿香聲女應曰諾尋云官喚汝
推雷車女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
雨向曉女還周既上馬看昨所宿處止見一

新塚塚口有馬跡及餘草周甚驚怖至後五
年果作臨賀太守（右此三驗云續搜神記）
晉淮南胡茂回此人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
可止後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中正
值民將巫祝祀之至須臾頃有群鬼相叱曰
上官來各迸走出祠去迴顧見二沙門來入
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望
伺望沙門皆有怖懼須臾沙門去後諸鬼皆
還祠中回於是信佛遂精誠奉佛（右此一驗云續搜神記）
宋時豫章胡庇之嘗為武昌郡丞宋元嘉二
十六年入廨中便有鬼怪中宵籠月戶牖少
開有人倚立戶外狀似小兒戶閉便聞人行
如著木屐聲看則無所見如此甚數二十八
年三月舉家悉得時病空中語擲瓦石或是
乾土夏中病者皆差而語擲之勢更猛乃請
道人齋戒竟夜轉經倍來如雨唯不著道人
及經卷而已秋冬漸有音聲瓦石擲人內皆
青黯而不甚痛庇之有一老婢好罵詈鬼在
邊大嚇庇之迎祭酒上章施符驅逐漸復歇
絕至二十九年鬼復來劇於前明年承廨火
頻四發狼狽澆沃並得時死鬼每有聲如犬
家人每呼為吃嗌後忽語語似牛三更叩戶
庇之問誰也答曰程邵陵把火出看了無所
見數日二更中復戶外叩掌便復罵之答云
君勿罵我我是善神非前後來者陶御史見
遣報君庇之云我不識陶御史鬼云陶敬玄
君昔與之周旋庇之云吾與之在京日伏事
衡陽又不嘗作御史鬼云陶今處福地作天
上御史前後相侵是沈公所為此廨本是沈
宅因來看宅聊復語擲狡獪忽君攘却太過
乃至罵詈令婢使無禮向之復令祭酒上章
苦罪狀之事徹天曹沈今上天言君是佛三
歸弟子那不從佛家請福乃使祭酒上章自
今唯願專意奉法不須興惡鬼當相困庇之
請諸尼讀經仍齋訖經一宿後復聞戶外御
史相聞白胡承見沈相訟甚苦如其所言君
頗無理若能歸誠正覺習經持戒則群邪屏
絕依依曩情故相白也
宋泰始中有張乙者被鞭瘡痛不歇人教之
燒死人骨末以傅之顧同房小兒登山崗取
一髑髏燒以傅瘡其夜戶內有鑪火燒此小
兒手又空中有物按小兒頭內火中罵曰汝
何以燒我頭今以此火償汝小兒大喚曰張
乙燒耳答曰汝不取與張乙張乙那得燒之
按頭良久髮然都盡皮肉焦爛然後捨之乙
大怖送所餘骨埋反故處酒肉醊之無復灾
異也（右二驗出述異記）
宋襄城李頤其父為人不信妖邪有一宅由
來凶不可居居者輒死父便買居之多年安
吉子孫昌熾為二千石當徙家之官臨去請
會內外親戚酒食既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
吉凶不此宅由來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
乃得遷官鬼為何在自今已後便為吉宅居
者住止心無所嫌也語訖如廁須臾見壁中
有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許正白便還取刀
斫之中斷便化為兩人復橫斫之又成四人
便奪取刀反斫李殺持至座上斫殺其子弟
凡姓李必死唯異姓無他頤尚幼在抱家內
知變乳母抱出後門藏他家止其一身獲免

順字景眞位至湘東太守（右一驗出續搜神記）

周宣帝宇文贇在東宮時武帝訓篤甚嚴恒使官者成慎監察之若有纖毫罪失匿而不奏許慎以死於是慎常陳太子不法之事武帝杖太子百餘及即位顧見髀上杖瘢乃問成慎所在慎于時已出為郡遂勅追之至便賜死慎奮厲曰此是汝父所為成慎何罪勃逆之餘濫以見及死若有知終不相放于時宮掖禁忌相逢以目不得輒共言笑分置監官記録愆罪左皇后下有一女子欠伸淚出因被奏劾謂其所思憶便勅對前考竟之初打頭一下帝便頭痛次打項一下帝又項痛遂大發怒曰此是我怨家乃使拉折其腰帝即腰痛其夜出南宮病遂漸增明旦早還患腰不得乘馬御車而入所殺女子處有黑暈如人形時謂是血隨掃刷之旋復如故如此再三有司掘除舊地以新土埋之一宿之間亦還如本因此七八日舉身瘡爛而崩及初下屍諸牀並曲牢不可脫唯此死女子所卧之牀獨是直脚遂以供用蓋亦鬼神之意焉帝崩去成慎死僅二十許日（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齊京師靈相寺有釋惠豫黃龍人來遊京師止靈相寺少而務學遍訪衆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臧否人物輒塞耳不聽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五門嘗寢見有三人來扣户並衣冠鮮潔執持華蓋豫問覓誰答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答云可爾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齊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唐雍州長安縣高法眼是隋代僕射高熲之玄孫至龍朔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向中臺參選日午還家舍在義寧坊東南隅向街開門化度寺東即是高家欲出子城西順義門城内逢兩騎馬逐後既出城已漸近逼之出城門外道北是普光寺一人語騎馬人云汝走捉普光寺門勿令此人入寺恐難捉得此人依語馳走守門法眼怕不得入寺便向西走復至西街金城坊南門道西有會昌寺復加四馬騎更語前二乘馬人云急守會昌寺門此人依語走捉寺門法眼怕急便語乘馬人云汝是何人敢逼於我乘馬人云王遣我來取法眼語云何王遣來乘馬人云閻羅王遣來法眼既聞閻羅王使來審知是鬼即共相拒鬼便大怒云急截頭髮却一鬼捉刀即截法眼兩髻附肉落地便至西街悶絶落馬暴死不覺既至大街要路踟躕之間看人逾千有巡街果毅瞋守街人何因聚衆守街人具述逗遛次西街首即是高宅便喚家人舉向舍至明始穌便語家内人云吾入地獄見閻羅王升大高座瞋責吾云汝何因向化度寺明藏師房内食常住僧果子宜吞四百顆熱鐵丸令四年吞了人中一日當地獄一年四日便了從正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便盡或日食百顆當二十六日惺了之時復有諸鬼取來法眼復共鬼鬪相趂力屈不如復悶暴死至地獄令吞鐵丸當吞之時咽喉閉縮身體焦捲變為紅色吞盡乃穌穌已王又語言汝何因不敬三寶說僧過惡汝吞鐵丸盡已宜受鐵犁耕舌一年至二十九日既吞鐵丸了到正月三十日平旦復死至地獄中復

受鐵犁耕舌自見其舌長數里傍人看見吐出一尺餘王復語獄卒此入以說三寶長短以大鐵斧截却舌根獄卒斫之不斷王復語云以斧細銼其舌將入鑊湯煑之煑復不爛王復怪問所由法眼啓王云臣曾讀法華經王初不信令檢功德部見案內有讀法華經一部王檢知實始放出來其人見在穌悜如舊觀者如市見者發心合門信敬勵志精勤檀忍不虧誡誠無倦京城道俗共知不煩引證

儉約篇第四十五（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謬之於空談不如證之於事實聞之髣像不如決之於耳目故信不如學言不如行所以研機適理寔極聖之洪基息緣儉務是至人之大量不樹無方之心寧有不窮之應是以一毫一粒而竟濟四生一念一彈常資六度斯則功超半息發彌來際抱素儉約而亦德逾高範也

引證部第二

如新婆沙論云問諸弟子中大迦葉波少欲喜足具杜多行（舊云頭陀）薄矩羅少病節儉具淨戒行此二何別答尊者大迦葉波所得飲食若麤若妙隨次第食無所簡別猶如良馬隨得而食尊者薄矩羅所得飲食或麤或妙簡去妙者而食麤者如契經說有四聖種一依隨所得食喜足聖種二依隨所得衣喜足聖種三依隨所得臥具喜足聖種四依隨有無有樂斷樂修聖種

又中阿含經云爾時有一異學是尊者薄拘羅未出家時親善朋友往詣薄拘羅所請問其義薄拘羅因為說之我於此正法律中學道以來八十年未曾起欲想我持糞掃衣來已八十年亦無起功高想亦未曾憶受居士衣未曾割截作衣未曾倩他比丘作衣未曾用針縫衣未曾持針線囊乃至一縷我乞食來已八十年亦無起功高想亦未曾受居士請亦未曾趨越乞食未曾從大家乞食於中當得淨好極妙豐饒食噉含消未曾視女人面未曾入比丘尼坊中未曾憶與比丘尼共相問訊乃至道路亦不共語未曾畜沙彌未曾憶為白衣說法乃至四句偈未曾有病乃至彈指頃頭痛著未曾憶服藥乃至一片訶梨勤我結跏趺坐於八十年未曾倚壁倚樹我於三日夜中得三達證我結跏趺坐而般涅槃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又僧祇律云達膩伽羅漢深自慶慰而說偈言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止則支身命
如蛇入鼠穴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衣食繫身命　精麤隨眾等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一切知止足　專修涅槃道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比丘於空閑樹下坐禪行道樹上有一獼猴見比丘食下住其邊比丘以飯與之獼猴得食輙行取水以給澡洗如是連月後日食竟忽忘不留獼猴以不得食大怒取比丘袈裟上樹裂破比丘忿之以杖誤中獼猴即死餘數獼猴並來共舉死獼猴到佛寺中比丘僧知必有所以推問其

意比丘具說於是佛教自從今日比丘每食皆當割省留餘以施蠢動不得盡之

又五分律云佛告比丘乃往去世於恒水邊有一仙人住於石窟爾時龍王日從水出以身七帀圍遶仙人舒頭在上下向敬視仙人仙人遊行弟子守窟龍亦如前日來恭敬弟子怖畏即大羸瘦我於爾時行菩薩道遊行恒水邊見其如此即故問意具答如是我復問言汝今欲不復見龍耶答言爾又問汝見龍咽下有何等物答言有摩尼珠吾復語言龍若來時汝便合掌向龍作如是語我今須汝咽下摩尼寶珠願以施我爾時仙人弟子聞我語已龍從水出便從索之龍聞乞珠不前不却默然而住時仙人弟子復為龍王說偈言

龍王今須汝　咽下摩尼珠　意甚愛樂之
如何默無言

龍即以偈答言

我一切所須　皆由此珠得　汝今從吾乞
永絕不復來　如火急暴聲　使人心恐懼
我今聞汝言　惶怖逾於此

於是世尊引古說偈

乞者人不愛　數則致怨憎　龍王聞乞聲
一去不復還

又告比丘過去世時有迦夷國王好喜布施給諸窮乏時有梵志王甚愛重未嘗從王有所求乞爾時彼王為說偈言

人皆從遠來　無方從吾乞　而汝今在此
不求有何意

梵志即以偈答言

乞者人不喜　不與致怨憎　所以默無求
恐離親愛情

王復說偈答言

乞非傷德行　亦無身口過　捐有以補無
何為而不索

梵志復以偈答言

賢人不言乞　言乞必不賢　默然不有求
是謂為大人

時王聞說賢人之偈心大歡喜即以牛王一頭及餘千牛而施與之頌曰

六情無福志　四攝啓幽心　儉約避人物
偃息慕山林　曲澗停翳響　交枝落慢陰
池臺聚凍雪　簷牖衆歸禽　石來無新故
峯形詎古今　人車何杳杳　奔馬送駸駸
何以修六念　虔誠在一音　未泛慈舟寶
徒勞抒海深

感應緣（略引二驗）

晉單道開
唐杜智楷

晉羅浮山有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少懷栖隱誦經四十餘萬言絕穀餌栢實栢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袒夏溫晝夜不臥閑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唯開全志追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樹諸神或現異形試之初無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為沙彌年十四稟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普勑州郡有異人令啓聞其年冬十一月秦

州刺史上表送開初止鄴城西法綝祠中後
從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坐禪虎資給
甚厚開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諮問郁不
答廼爲說偈云
我矜一切苦　出家爲利世　利世須學明
學明能斷惡　山遠粮粒難　作斯斷食計
非是求仙侶　幸勿相傳說
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
災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許昌虎
子姪相殺鄴都大亂至晉升平三年來之建
鄴俄而至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
物外春秋百餘歲卒于山舍勑弟子以屍置
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泓者昔在北
間聞開弟子叙開昔在山中每有神仙來去
迺遥心敬挹及後沒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鑽
第六　廿六
仰稟聞備至迺爲之傳贊曰
爾哉善人　飄然絕塵　外軌小乘　內暢空身
玄象暉曜　高步是臻　餐茹芝英　流浪巖津
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頴
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
開形骸及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
群正當蟬蛻耳迺爲贊曰
物儁招奇　德不孤立　遼遼幽人　望巖凱入
飄飄靈仙　茲焉遊集　遺屣在林　千載一襲
後沙門僧景道漸等並欲登羅浮竟不至頂
出梁高僧傳錄
唐曹州離狐人杜智楷少好釋典不仕不妻
晏被僧衣服隱居泰山以讀誦爲事貞觀二
十一年於山中遇患垂死以袈裟覆體昏然
如夢見老母及美女數十人曼來相擾智楷
端然不動群女漸相逼斥並云舉將擲置北
澗裏遂總近前同時執捉有攬着袈裟者遂
齊聲念佛卻後懺悔請爲造阿彌陀佛并誦
觀音菩薩三十餘徧少間遂覺體上大汗便
即瘳愈出冥報拾遺錄　驗六　廿七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六

音釋

蓐 而六切薦也　膾 古外切切肉也　膜 末各切肉間膜也　鍱 弋涉切薄鍱也　塚 知隴切墓也　轢 郎狄切陵踐也　繿 盧緘切敝衣也　邳 蒲悲切下邳地名　竄 取亂切逃也　嫗 於語切老婦之稱　嚇 呼格切怒也　吃嚂 乞敢流切嚂力合切　狡獪 狡古巧切獪古外切狡獪狂猾也　醱 普末切酴酒也　饋 上格切　贇 於倫切　瘢 蒲官切痕也　暈 王問切氣也　刷 所劣切除也　頴 庾頃切　銼 寸卧切研也　蠢 尺允切蟲動貌　騶 側鳩切廐御也　駸 七林切行疾也　綝 丑林切　雋 徂兗切雋異也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七　　驅七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懲過篇第四十六（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形骸多患理須嚴誡根識昏沉宜恒警策故經曰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但有身則為患本無身則患滅故禮無不敬傲不可長若縱傲高彌增惰慢徒施攻擊無柰患憂口是刀斧之門禍累之始心懷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業興斯三業彌招四趣故書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國又言行是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意為業本身口由發所以先除凶懷祛邪務正故知可惡川流事由心造何以知然若瞥緣心起故口發惡言言由意顯靡惡不為故成論云雖心無思則無身口業也

引證部第二

如維摩經云故以若干苦切之言乃可入律書云聞諫如流斯言可錄佷戾不信惡馬難調撫儜多愧常以自箴庶有閑論致序心由令欲緘其言而整其身者未若先挫其心而次折其意故經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辦譬如金山窟狐兔所不敢停渟淵澄海蛙龜所不肯宿故知潔其心而淨其意者則三塗報息四德常滿防意如城守口如瓶可謂金河遺寄屬在伊人玉門化廣信於斯矣既榮斯三業則能除四患何等四患謂生老病死也故受胎經云眾生受胎之時備盡艱難冥冥漠漠狀若浮塵十月將滿母胎知苦業風催促頭向產門墮地鞕觸如在刀山風激冷觸如似寒冰當爾之時生為實苦

又涅槃經云譬如燈炷唯賴膏油膏油既盡勢不久停人亦如是唯賴壯膏壯膏既盡衰老之炷何得久住又出曜經佛說老苦偈云

少時意盛壯　為老所見逼　形衰極枯槁
氣竭憑杖行

又佛說死苦偈云

氣絕神逝　形骸蕭索　人物一統　無生不終

又涅槃經云夫死者於嶮難處無有資粮去處懸遠而無伴侶晝夜常行不知邊際深邃幽暗無有燈明入無門戶而有處所雖無痛處不可療治往無遮止到不得脫

又無量壽經云獨生獨死獨來獨去苦樂之地身自當之無有代者幽幽冥冥別離長久道路不同會見無期甚難甚難復得相值夫生則親族歡聚盡慈愛之和死則朝亡暮殯便有恐畏分離之狀歌哭相送往者不知反室空堂寂滅無覩存亡有無變化俄頃故出曜經佛重說死苦偈云

命如果待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猶如死囚將詣都市動向死道人命如是如河駛流往而不返人命如是逝者不還

又出曜經云昔有梵志兄弟四人皆得五通自知命促七日必死兄弟議曰我等兄弟神通自在能以神力翻覆天地現極大手捫摸日月移山住流無所不辦寧當不能避此難也第一兄曰吾入大海上下平等正處中間無常殺鬼安知我處第二弟言吾入須彌山

腹中間還合其表使無際現無常殺鬼焉知我處第三弟言吾處虛空隱形無跡無常殺鬼安知我處第四弟言吾當隱在大市之中衆人猥鬧各不相識無常殺鬼趣得一人何必取吾四人議訖相將辭王而白王曰吾等計筭餘命日促各欲逃走欲求多福王尋告曰善進其德於是別去各適所至七日期滿各從其處而皆命終佛以天眼見四梵志避於無常各求度世皆已命終而說偈言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　脫之不受死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在舍衛國東鹿母園中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是時世尊七月十五日於露地敷坐比丘僧前後圍遶佛告阿難曰汝今速擊揵稚今七月十五日是受歲之日阿難叉手便說此偈

淨眼無與等　無事而不練　智慧無染着
何等名受歲

世尊以偈報曰

受歲三藏淨　身口意所作　兩兩比丘對
自陳所作短　還自稱名字　今日衆受歲
我亦淨意受　唯願原其過

是時阿難聞已歡喜即升講堂手執揵稚而說此偈

降伏魔力怨　除結無有餘　露地擊揵稚
比丘聞當集　諸欲聞法人　度流生死海
聞此妙響音　盡當雲集此

爾時阿難擊揵稚已至世尊所白世尊言今正是時唯願世尊何所勑使是時世尊告阿難曰汝隨次坐當坐草座時諸比丘各坐草座是時世尊默然觀諸比丘已便勑諸比丘我今欲受歲我無過咎於衆人乎又不犯身口意耶如來說此語已諸比丘默然不對是時再三告諸比丘已時尊者舍利弗即從座起長跪白世尊言諸比丘衆觀察如來無身口意過世尊今日不度者度不脫者脫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無救護者爲作救護盲者爲作眼目爲病者作大醫王三界獨尊無能及者以此事緣如來無咎於衆人亦無身口意過是時舍利弗白世尊言我今自陳無咎於如來及比丘僧乎世尊告曰汝舍利弗都無身口意所作非行汝今智慧無能及者汝今所說常如法義未曾違理是時舍利弗白佛言此五百比丘盡當受歲盡無咎於如來乎世尊告曰亦不責此五百比丘身口意此舍利弗大衆之中極爲清淨無瑕穢今此衆中最小下坐得須陀洹必當上及不退轉法以是之故我不恐責此衆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釋種宗族士衆一切合有九萬九千及迦毗羅婆蘇都城所居人民從城共往欲見如來世尊遥見輸頭檀王與諸大衆嚴備而來即作是念我若見彼不起迎奉人當說我此豈戒行果報人乎云何見父不起迎送我今若見父及大衆起往迎者彼等獲得無量大罪若我今者持其威儀在此住者彼等於我不生敬心如來作此三種念觀見有如此三種因緣思量如是三種義已從坐而起飛騰虛空現種種神變令大衆生信並皆入道

又梵網經云若佛子應如法次第坐先受戒

者在前坐後受戒者在後坐不問老少比丘比丘尼貴人國王王子乃至黃門奴婢皆應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次第而坐莫如外道癡人若老若少無前無後坐無次第兵奴之法我佛法中先者先坐後者後坐而菩薩不次第坐者犯輕垢罪若佛子常行教化大悲心入檀越貴人家一切眾中不得立為白衣說法應白衣眾前高座上坐法師不得地立為四眾白衣說法若說法時法師高座香華供養四眾聽者下坐如孝順父母敬順師教如事火婆羅門其說法者若不如法犯輕垢罪

又善見論云弟子參師當避六處一不得當前二不得當後三不得太遠四不得太近五不得處高六不得上風立問曰四種身儀若坐立行臥何故但云一面立答曰為來故不應行為恭敬不應坐為供養故不應臥

又三千威儀云欲上牀有五事一當徐腳踞牀二不得匍匐上三不得使牀有聲四不得大拂拭牀席使有聲五洗足未淨當拭之在牀上有五事一不得大吹二不得吒咤嗜咄三不得歎息思念世間事四不得狗群臥五欲起坐當以時若意起不定當自責本起又臥有五事一當頭首向佛二不得臥視佛三不得雙申兩足四不得向壁臥亦不得伏臥五不得豎兩膝要當拘手斂兩足累兩膝又臥起欲出戶有五事一起下牀不使牀有聲二着履先當叩數三正住着法衣四欲開戶先三彈指不得使戶有聲五戶中有佛像不得背出當還向戶而出出不得住與人言

又正法念經云孔雀菩薩為諸天眾說調伏法若在家出家若老若少調伏相應以此莊嚴如出家之人初以袈裟而自調伏當行七事一者如其國法受糞掃衣在家之人所棄之衣若在塚間有死人衣死屍所壓則不應取若於塚間得破壞衣則應受用是名袈裟調伏之法第二若入聚落觀地而行前視一尋念佛影像一心正念諸根不亂不觀一切所須之具不與女人言論不抱小兒不數動足亦不動臂及其牀座不手摩頭不數整衣不抖擻袈裟不按摩手亦不彈指是名第二調伏之法第三若入施主家於飯食時齊腕澡手若受食時不大舒手當前一肘不滿口食亦不太少若所摶飯不大不小不大張口不令有聲所應之食但食二分食知止足不觀他鉢而生貪心所受飯食不懷他心自觀其鉢不左右顧視是名第三調伏之法第四若於食時若於聚落或於城邑先所見食不生心念不數言說亦不悕望所受敷具如法受畜不求上勝是名第四調伏之法第五一切所作不倚不着不惜身命於所用具不多聚積不行邊方危怖之處不異服飾不偏樂於一家往返是名第五調伏之法第六不斷草木及掘生地不着雜色華㲲雜色衣服不破他戒不謗不說心不悕望王者之饍心不甘着不親近於喜鬪比丘是名第六調伏之法第七若有同意同法應當親近利益若於山窟樹下露地常修行空無相無願是名第七調伏之法若有比丘能如是行則能捨離一切諸縛而得解脫

又雜寶藏經云佛初出家夜佛子羅睺始入于胎初成道夜生羅睺羅舉宮婇女咸皆慙恥怪哉大惡耶輸陁羅不慮是非輕有所作不自愛慎令我舉宮都被染汙悉達菩薩父已出家今卒生子甚爲恥辱時有釋女名曰電光是耶輸姨母之女推胷拍髀呵罵耶輸汝於尊親何以自損太子出家已經六年生此小兒甚爲非時從誰而得辱我種族不護惡名淨飯王于時在樓見此大地六種震動見是相已謂菩薩死憂箭入心聞于宮中舉聲大哭王倍驚怖謂太子死走使女問是何哭聲女白王言太子不死耶輸陁羅今產一子舉宮慚愧是以哭耳王聞是語倍增憂惱發聲大哭揚聲大喚怪哉醜辱我子出家已經六年云何今日而方生子時彼國法擊鼓一下一切運集九萬九千諸釋悉會即喚耶輸耶輸着白淨衣抱兒在懷都不驚怕於親黨中抱兒而立諸釋咸忿叱尒凡鄙有何面目我等前立宜好實語竟爲何處而得此子耶輸陁羅都無慙恥正直而言從彼出家釋種名曰悉達而得此子我子悉達本在家時聞有五欲耳尚不聽況當有欲而生於子實是諂曲非正直法以此謗毀王極大瞋問諸釋言云何苦毒殺害復有釋言如我意者當作火坑擲置火中使其母子都無遺餘諸人皆言此事最良即掘火坑以佉陀羅木積於坑中以火焚之即將耶輸至火坑邊時耶輸見火方大驚怖譬如野鹿獨在圍中四向顧望無可恃怙耶輸自責既自無罪受斯禍患徧觀諸釋無救已者抱兒歎念菩薩言汝有慈悲憐愍一切天龍鬼神咸敬於汝今我母子薄於祐助無過受苦云何菩薩不見留意何故不救我之母子今日危厄即時向佛一心敬禮復拜諸釋合掌向火而說實語我此兒者實不從他而有此子若實不虛六年在我胎者火當消滅終不燒害我之母子作是語已即入火中而此火坑變爲水池自見已身處蓮華上都無恐怖顏色和悅合掌向諸釋言若我虛妄應即焦死以今此兒實菩薩子以我實語得免火患有諸釋言視其形相不驚不畏而此火坑變爲清池以此驗之知其無過時諸釋等將耶輸陁羅還歸宮中倍加恭敬爲索乳母供事其子猶如生時等無有異祖白淨王愛重深厚不見羅睺終不能食若憶菩薩抱羅睺羅用解愁念略而言之滿六年已白淨王竭仰於佛遣往請佛佛憐愍故還歸本國來到釋宮變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如佛身光相無異耶輸陁羅語羅睺羅誰是汝父往到其邊時羅睺羅禮佛已訖正在如來右足邊立如來即以手摩羅睺羅頂即說偈言

我於生眷屬　及以所生子　無有偏愛心
但以手摩頂　我盡諸結使　愛憎永除盡
汝等勿懷疑　於子生猶豫　此亦當出家
重爲我法子　略言其功德　出家學眞道
當成羅漢果

頌曰

業風恒泛濫　苦海濤波聲　漂我常游浪
遠離涅槃城　忽遇慈舟至　運我出愛瀛
是知高慕友　懲過改凡情　罪垢蒙除結

神珠落闇寘　釋門光麗景　俗務苦重縈
冥除五昏蓋　方悟六塵輕　自非乘寳輅
何以息餘寧

感應緣 略引三驗

宋沙門釋僧苞　齊沙門釋僧遠
隋沙門釋洪獻

宋京師祇洹寺有釋僧苞本是京兆人少在關受學什公宋永初中遊北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定二師進業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懺至第十七日有白鶴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將暮又有黃衣四人遶塔數帀忽然不見苞少有志節加復祥感故匪懈之情因之彌厲日誦萬餘言經常禮數百拜佛後東下京師正值祇洹寺發講法徒雲聚士庶駢席苞既初至人未有識者乃乘驢往看衣服垢弊貌有風塵堂內既迮坐驢韉於戶外高座主題適竟苞始欲厝言法師便問客僧何名答云名苞又問盡何所苞答曰高座之人亦可苞耳乃致問數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無以抗其詞遂遜退而止時王弘范泰聞苞論義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屆住祇洹寺開講衆經法化相續陳郡謝靈運聞風而造焉及見苞神氣彌深歎伏或問曰謝公何如苞曰靈運才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勉其身矣苞嘗於路行見六劫被戮苞爲説法勸念觀世音群劫以臨危之際念念懇切俄而送吏飲酒洪醉劫解枷得免焉宋元嘉中卒 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齊梁州薛河寺釋僧遠不知何人爲性疏誕不修細行好遂流宕歡醼爲任以齊武平三年夢見大人切齒責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放縱造惡何不取鏡自照遠忽覺驚悸流汗至曉以盆水自照乃見眼邊烏點謂是垢汙便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因自咎責柰此殃譴遂改常習反形易性弊衣破履一食長齋遵奉律儀昏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日又夢前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是謂智人赦汝前愆勿復相續忽驚喜覺流汗徧身面目津潤眉毛漸出遠於一身頻感兩報信知三世苦樂不虛自後竭情時不暫怠鄉川所歸卒於本土

隋相州大慈寺釋洪獻少履道門早明律部聽涉勞頓遂兩目俱暗既無前導常處房中禮誦爲業不輟晨夕開皇十四年忽感一神自稱般若檀越來從受戒數致談話同房僧綱禪師上堂食後般若乃將綱一襆衣來覩獻云勞陳法事利益不少微奉衣物願必受之獻納置中綱食還房怪失衣襆搜求寺內乃於獻所得之具以告語綱終不信猜獻盜之神遂發撤綱房衣物被案狼藉滿庭竿桁稱尺摧折數段神於空中語曰僧綱不好設齋會供養三寶我會禍汝未許放汝獻感冥報與般若言及事同目覩神語獻曰伴衆極多悉在紫陌河上唯三十人相隨可令寺家設食衆僧便於西院會之神曰大好飲食勞費師等雖然僧綱不起齋供後會使知綱無柰之何恐迫不已便私費財物營諸齋福般若乃曰既能行福今相放矣仍以絹兩疋付獻云當以一疋施大衆一疋贈綱師獻對衆受得具皆聞見仍依付領綱後懲過彌勤經

業卒於所住（右此二驗出唐高僧傳）

和順篇第四十七（此有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和施部　和國部

和事部

述意部第一

夫善惡乖背言行兩違禍舋從生怨毒彌重所以言之者易行之者難是故剛柔得中違順得性譬鑄劒太剛則折太柔則卷欲劒無折必加其錫欲劒無卷必加其金何者金性剛而錫質柔剛柔均平則為善矣含性和平則為嘉矣故羅雲容行以自調故聖讚以美譽提婆麤行以獷惡故衆毀以過彰俗書云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帶絃以自急故陰陽調天地之和也剛柔均人物之性也

引證部第二

如蜜跡金剛力士經云阿闍世王問佛言菩薩仁和為有幾法往反周旋常存和雅不興麤心佛言菩薩仁和有八事法何謂為八一志性質直而無諛諂二性行和雅常無佞偽三心存淳熟永無虛妄四心行堅要亦無麤劣五無迷惑志存於仁和六為世衆祐受異德行七心行了達而無所著八思惟罪福心無所念是為八事於是阿闍世王白佛言菩薩有幾法行遠如是力無極之勢佛言有十法何謂為十一寧棄身命勸受正法二未曾自大謙恪下意禮敬衆生三見於剛强難化衆生立之忍辱四見飢饉人以好美饍而充施之五覩諸恐懼勸慰安之六若有衆生得於重疾療以良藥七若有羸劣人所輕慢敬念戀之令無忽易者八以淨泥水塗如來廟補其虧缺九見孤苦人貧匱困厄常負重擔使去其難極重之殃十若無護無所依歸常將濟之所語如言而不變失是為十事法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見他親友互相破壞心懷怨結能為和合命終生欲愛天隨心所念即得五欲自娛若有衆生見人破亡為他抄掠救令得脫或於險處救人正道或疑怖處令他安隱命終生正行天天女供養受五欲樂若生人中生於正見大長者家若有人能柔輭深心離一切垢涅槃解脫猶如在手輭心之人心如白鑞修行善業衆人所信麤鑛之人心如金剛恒常不忘怨結之心行不調伏衆人所憎不愛不信爾時孔雀菩薩以佛經偈而說頌曰

若人心柔輭　猶如成鍊金　斯人內外善

速得脫衆苦　若人心器調　一切皆柔輭

斯人生善種　猶如良福田

又呵鵰阿那含經云阿那含有八事不欲令人知何等為八一不求不欲令人知二信不欲令人知三自羞不欲令人知四自慙不欲令人知五精進不欲令人知六自觀不欲令人知七得禪不欲令人知八黠慧不欲令人知所以不欲令人知者不欲煩擾於人故

和施部第三

如佛說一切施王所行檀波羅蜜經云佛言過去久遠無央數劫爾時世有大國王號字薩和達（此言一切施王）爾時布施有所求索不逆其意爾時異國有婆羅門子少失其父獨與母

姊弟爲居家甚貧狹其母告子居家困窮無以自供汝父在者當往薩和達王所乞丐可以自濟今何不行至彼王所從求錢寶兒報母言我今未有所知先當學問然後乃行母語兒言今汝家中了無所有而有學問爾乃當行若汝去後其家空乏何以自活兒即語母我先當假貸索一兩金可備一歲之糧母即聽之便行貸得金一兩還以與母乃出家行學一歲已竟便來歸家母見兒還便逆問言汝已行詣一切施王所耶兒復報母言所學未通當復更學母言前金已盡當作何計兒答母言當更假貸兒即復往至前所貸金家向其主說復欲貸一兩金其金主語兒汝前取金既未還我甯復欲索汝若審復欲得金者持卿母及姊弟皆以上券爾乃可得若至時不畢當没汝母及姊弟以爲奴婢便相許可適作券取持歸付母復捨家行學復終一年所知粗備欲歸語母行詣一切施王所在道中便爲債主所索及母姊弟將歸鎖脚婆羅門子語債主言卿雖相繫正使終年我無益用不如相放我當往詣一切施王所乞丐得物還以相償其主思惟便解婆羅門子令去時有異國王軍起兵欲往取一切施王國時諸臣白王今有他國興兵入界不審大王當作何計時王自念人命至短當歸無常又我少小已來好喜布施慈仁忍辱無傷害意不欲與彼共相拒逆所以者何但以我一身故動搖兵衆設有所中害此非我宜便勅諸臣不須爲備亦勿恐怖但旦嚴出迎逆作禮恭敬承事受其教勅令踰於我諸臣復白王言他國入界云何不備王默不應如是至三王言不須拒逆如我前言諸臣皆言王勅勿備我等俱然王言大善各且安家慎莫勞擾其王夜半即脫印綬默默而去彼王大國即領王位便募索一切施王其賞甚重王遂出國行五百餘里遙見婆羅門子王意即想此婆羅門子今者必來索我無疑時婆羅門子意亦想此人將無正是一切施王二人各前相逢便住王問婆羅門子言卿何從來今欲所至婆羅門子答言我欲行至一切施王所王復問欲詣一切施王所欲何求索婆羅門子報言少小失父居甚貧窮以母及姊弟持行質債欲從一切施王乞丐錢寶還贖母姊弟并得自濟王便語言我正是一切施王婆羅門子問王儐從所在而獨行耶王言有他國來欲得我處是以避之所以者何不欲傷害於人兵故婆羅門子聞王所說即便躃地而大啼泣不能自勝王便前牽婆羅門子諫曉使起不須復啼所求索者今當相與婆羅門子言王今失國當持何等以相濟乞王便報言彼國來王相募甚重卿今可截我頭持往與之在所求索皆可得也於是婆羅門子說偈報言

世間殺父母　命盡墮泥犁　今加害於王
其罪等無異　我今實不忍　加惡於大王
寧令身命盡　終不造逆意

於是一切施王復語婆羅門子言卿若不欲取頭者便可截我鼻耳送之亦可得賞恐不中王故也婆羅門子報王言如我今日不忍爲是王復語婆羅門子言若不爾者便可縛

我送往與之亦可大有所得婆羅門子能相知王還復爲王不爲彼害婆羅門子言王審欲爾者可共俱還臨至本國乃當相縛於是王與婆羅門子便共相將俱還本國二十餘里王以欲至便自反手語婆羅門子言卿可縛我婆羅門子遂乃縛王一國人民皆聞知言一切施王爲他國婆羅門子見縛送人民大小見王莫不啼哭躃地崩絶劇喪父母遂前詣宮門諸臣即入白彼王前所募亡去王一切施者爲婆羅門子所見縛送今在宮門

彼王即言便捉現之一切施王便前入宮彼王及臣與諸官屬見一切施王無不躃地而啼泣者彼劫人王亦復淚出而問諸臣汝輩何以皆啼諸臣白言我等見一切施王棄國與王復持身施與婆羅門子所作不悔是故啼耳彼劫人王聞諸臣各各說十八是即便躃地而大啼泣不能自勝即問婆羅門子汝今那得是王婆羅門子具答王本末因由彼劫人王聞婆羅門子所說即復躃地啼淚而言告勅諸臣促解王縛洗浴衣被着其印綬還立爲王即還坐領國法如故於是彼王即長跪叉手讚歎而說偈言

自在本國時　遥聞大王德　今來至於此
見尊踰所聞　巍巍積功德　譬若如金山
其力堅如是　無能動搖者　今見王所行
於世甚無雙　願以國相還　并奉所居界
願歸得本土　修敬爲臣禮　不敢復憍慢
事王如天尊

佛告諸比丘爾時一切施王者我身是也彼國王者舍利弗是婆羅門子者調達是成我六波羅蜜相好功德皆是調達恩調達是我善知識亦爲善師調達却後阿僧祇劫當得作佛號字提和羅耶（此言天人王）

和國部第四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過去久遠有二國王一是迦尸國王二是比提醯國王比提醯十九王有大香象以香象力摧伏迦尸王軍迦尸王作是念言我今云何當得香象摧伏比提醯王軍時有人言我見山中有一白香象王聞此已即便募言誰能得香象者我當重賞有人募言多集軍衆往取彼象象思惟言若我遠去父母盲老不如調順往至王所爾時衆人便自將香象向王邊王大歡喜爲作好屋具被蹋蹬敷着其下與諸妓女彈琴鼓瑟以娛樂之與象飲食不肯食之時守象人來白王言象不肯食王自向象所上古畜生皆能人語王問象言汝何故不食象答王言我有父母年老眼盲無與水草父母不食我云何食象白王言我欲去者王諸軍衆無能遮我但以父母盲老順王來耳王今見聽我去供養父母終其年壽自當還來王聞此語極大歡喜我等便爲人頭之象此象乃是象頭之人先迦尸國人惡賊父母無供養心因此象故王即宣令一切國内若不孝養父母者當與大罪尋即放象還父母所供養父母隨壽長短父母喪亡還來王所王得白象甚大歡喜即時莊嚴欲伐彼國象語王言莫與鬬諍凡鬬諍法多所傷害王言彼欺陵我象言聽我使往令彼怨敵不敢欺侮王言汝若去者或能不還答言無能遮我使不還者象即於是

往彼國中比提醯王聞象來至極大歡喜自出往迎既見象已而語之言即住我國象白王言不得即住我立身已來不違言誓先許彼王當還其國汝二國王應除怨惡自安其國豈不快乎即說偈言

得勝增長怨　負則益憂苦　不諍勝負者
其樂最第一

爾時此象說斯偈已即還迦尸國從是以後二國和好爾時迦尸國王者今波斯匿王是比提醯王者今阿闍世王是爾時白象者今我身是也由我爾時孝養父母故令多衆生亦孝養父母爾時能使二國和好今日亦爾

和事部第五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伽尸有一婆羅門有摩沙豆陳久煑不可熟持着肆上欲賣與他都無人買時有一人家有一態驢市賣難售時陳豆主便作是念我當以豆買此驢用便往語言汝能持驢貿此豆耶驢主復念用是態驢為當取彼豆即便答言可爾得驢已歡喜爾時豆主便作是念令得驢子便即說頌曰

婆羅門法巧販賣　陳久沙豆十六年
唇盡汝薪煑不熟　憂折汝家大小齒

爾時驢主亦作頌曰

汝婆羅門何所喜　雖有四脚毛衣好
負重着道令汝知　錐刺火燒終不動

爾時豆主復說偈言

獨生千秋杖　頭着四寸針　能治敗態驢
何憂不可伏

爾時驢聞復瞋即說頌曰

安立前二足　雙飛後兩蹄　折汝前板齒
然後自當知

爾時豆主聞驢此頌復說偈言

蚊䖟毒蟲螫　唯仰尾自防　當截汝尾却
令汝知辛苦

爾時驢復以偈答言

從先祖已來　行此儱悷法　今我故承習
死死終不捨

爾時豆主知此弊惡不可苦語便更稱譽以頌答曰

音聲鳴徹好　面白如珂雪　當為汝取婦
共遊林澤中

驢聞軟愛語復說頌曰

我能負八斛　日行六百里　婆羅門當知
聞婦歡喜故

頌曰

性愛和柔　賢愚親附　情貪麁獷　人畜遠慮
外違常榮　內順恒御　萬代揚名　千齡久住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七

音釋

懲（直陵切戒也創也）　慠（魚到切慢也）　瞥（匹蔑切暫見也）　匍匐（匍蒲胡切匐步黑切匍匐手行也）　瀛（餘輕切大海也）　韉（則前切鞍具也）　厝（倉故切施也布也）　輟（朱劣切止也）　鑞（落合切錫也）　鑛（古猛切鐵朴也）　劵（區願切契也）　侮（罔古切慢也）　蹙（子六切蹴也）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八　軀八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誡勗篇第四十八（此有六部）

述意部　誡馬部　誡學部
誡盜部　誡罪部　雜誡部

述意部第一

夫以立像表眞恒俗彝訓寄指筌月出道常規但以妄想倒情沿流固習無思悛革隨業飄淪是以涅槃經云爲善清升譬同爪土爲惡沉滯喻等地塵良由六賊俱至十使交縛或比行廁畫瓶或擬危城坏器故將崩朽宅三火恒然逃隱空聚五刀常逐井河引喻逼形器於刹那屠肆牛羊切性命於漏刻亦如鼠入脂角至窮何趣況復五濁交橫四山常逼而能安忍不生憂悔所以大聖垂訓法喻所歸止在誡約身心無浴逸慾鑒舉力勵專征省過但見臨死眼光失落眷屬叢聚對顏難救嗚呼涕泗慨彼沉淪既矚斯苦何不自誡過由我生改不籍他猶有微善宅報在人又逢遺法親見三寶脫生惡道對目莫知由此悲痛無由怠惰矣

誡馬部第二

如中阿含經云時有調馬師名曰只尸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觀世間甚爲輕淺猶如群羊世間唯我堪能調馬狂逸惡馬我作方便須臾令彼態病悉現隨其態病方便調伏佛告調馬師聚落主汝以幾種方便調伏於馬馬師白佛言有三種法調伏惡馬何等爲三一者柔軟二者麤澁三者柔軟麤澁佛告聚落主汝以三種方便調馬猶不調者當如之何馬師白佛遂不調者便當殺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調馬師白佛言世尊是無上調御丈夫爲以幾種方便調御丈夫佛告聚落主我亦以三種方便調御丈夫何等爲三一者一向柔軟二者一向麤澁三者柔軟麤澁佛告聚落主所謂一向柔軟者如汝所說此是身善行此是身善行報此是口意善行此是口意善行報是名天是名人是名善趣化生是名涅槃是爲柔軟第二一向麤澁者如汝所說是身惡行是身惡行報是口意惡行是口意惡行報是名地獄是名畜生是名餓鬼是名惡趣是名墮惡趣是名如來麤澁教也第三彼柔軟麤澁俱者謂如來有時說身善行有時說身善行報有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口意善行報有時說身惡行有時說身惡行報有時說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惡行報如是名天如是名人如是名善趣如是名涅槃如是名地獄如是名畜生餓鬼如是名惡趣如是名墮惡趣是名如來柔軟麤澁教調馬師白佛言世尊若以三種方便調伏衆生有不調者當如之何佛告聚落主亦當殺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調馬師白佛言若殺生者於世尊法爲不清淨世尊法中亦不殺生而今言殺其義云何佛告聚落主如來法中亦不殺生然如來法中以三種教授不調伏者不復與語不教不誡豈非死耶調馬師白佛實爾世尊不復與語永不教誡眞爲死也以是之故我從今日離諸惡不善業也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又法句喻經云佛問象師調象之法有幾答

日有三何謂爲三一者剛鉤鉤口著其鞲鞴二者減食常令飢瘦三者捶杖加其楚痛由鐵鉤鉤口故以制强口由不與食飲故以制身獷由加捶杖故以伏其心佛告居士吾亦有三用調一切亦以自調得至無爲一者以至誠故制御口患二者以慈貞故伏身剛强三者以智慧故滅意癡蓋持是三事度脫一切離三惡道

誡學部第三

如增一阿含經云一偈之中便出生三十七品及諸法義迦葉問言何等是時尊者阿難便說此偈

諸惡莫作　衆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所以然者諸惡莫作戒具之禁清白之行衆善奉行心意清淨自淨其意除邪顚倒是諸佛教去愚惑想云何迦葉戒清淨者意豈不淨乎清淨者則不顚倒以無顚倒愚惑想滅諸三十七道品果便成就以成道果豈非諸法乎

誡盜部第四

如雜阿含經云時有異比丘在拘薩羅國人間止一林中時彼比丘有眼患受師教云應嗅鉢曇摩華時彼比丘受師教已往至鉢曇摩池側於池岸邊迎風而坐隨風嗅香時有天神主此池者語比丘言何以盜華汝今便是盜香賊也爾時比丘說偈答言

不壞亦不奪　遠住隨嗅香　汝今何故言
我是盜香賊

爾時天神復說偈言

不求而不捨　世間名爲賊　汝今人不與
而自一向取　是則名世間　眞實盜香賊

時有一士夫取彼藕根重負而去爾時比丘爲彼天神而說偈言

如今彼士夫　斷截分陀利　拔根重負去
便是姧狡人　汝何故不遮　而言我盜香

時彼天神說偈答言

狂亂姧狡人　猶如乳母衣　何足加其言
且堪與汝語　袈裟汙不現　黑衣黑不汙
姧狡凶惡人　世間不與語　蠅脚汙素帛
明者小過現　如墨點珂貝　雖小悉皆現

時彼比丘復說偈言

善哉善哉說　以義安慰我　汝可常爲我
數數說斯偈

時彼天神復說偈言

我非汝買奴　亦非人與汝　何爲常隨汝
數數相告語　汝今當自知　彼彼饒益事

誡罪部第五

如閻羅王五天使者經云佛告諸比丘人生世間不孝父母不敬沙門不行仁義不學經戒不畏後世者其人身死當墮地獄主者持行白閻羅王言其過惡此人不孝等種種諸過無有福德不恐畏死唯王處罰閻羅王常先安德以忠正語爲現五使者而問言第一汝不見世人始爲嬰兒强臥屎尿不能自護口不知言不知好惡汝見以不人答已見王言汝自謂不如是然人神從行終即有生雖尚未見常當爲善自端三業柰何放心快志造過人答愚暗不知王言汝自愚癡縱意作惡非是父母師長君天沙門道人等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爲閻王現第

一天使也第二閻王復問子為人時天使次到汝能覺不人答不覺王曰汝不見世人年老髮白齒墮羸瘦僂步低行起居任杖不人答有是王曰汝謂獨免可得不老凡人已生法皆老耄當當為善端身口心奉行經戒柰何自恣人答愚癡故爾王曰汝自以愚癡作惡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二天使也第三閻王復問子為人時豈不見世間男女身有疾病身體苦痛坐起不安命近憂促衆醫不療不人答言有王曰汝可得不病耶人生旣老法皆當病聞身強健當勉為善奉行經戒端身口意柰何自恣人答愚暗故爾王曰汝自以為愚作惡非關父母君受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三天使也第四閻王復問子為人時豈不見世間諸死亡者或藏其屍或棄捐之至於七日肌肉壞敗狐狸百鳥皆就食之凡人已死身惡腐爛汝豈不見人答言有王曰汝謂獨免可得不死耶凡人已生法皆當死闔在世間常為善事勑身口意奉行經戒柰何自恣人答愚暗故爾王曰汝自作惡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四天使也第五閻王復問子為人時不見世間弊人惡子為吏所捕取案罪所刑法加之或斷手足或削耳鼻或燒其形懸頭日炙或屠割支解種種毒痛不人答言有王曰汝謂為惡獨可解耶眼見世間罪福分明何不守善勑身口意奉行經戒云何自快人答愚暗故爾王曰汝自用心作不忠正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今是殃罪要當自受是為閻王現第五天使也佛說經已諸弟子等皆受教誡各前作禮歡喜奉行

雜誡部第六

大法句經偈云（一總十誡）

一誡信

士有信行　為聖所譽　樂無為者　一切縛解
比方世利　惠信為明　是財上寶　家產非常
欲見諸眞　樂聽講法　能捨慳妬　此之謂信
無信不習　好剝正言　如掘取水　掘泉揚泥
賢夫習智　樂仰清流　如善取水　要令不擾
信不染他　莫如斯載　如大象調　自調最勝
信財戒財　慙愧亦財　聞財施財　惠為七財
生有此財　不問男女　終以不貧　賢者識眞

二誡死

所以非常　謂興衰法　夫生輙死　此滅為樂
如河駛流　往而不返　人命如是　逝者不還
生者日夜　命自刀削　壽之消盡　如滎窂水
常者皆盡　高者亦墮　合會有離　生者有死
衆生相剋　以喪其命　隨行所墮　自受殃禍
雖壽百歲　亦死過去　為老所逼　病條至際
是日已過　命則隨減　如少水魚　斯有何樂
老則色衰　所病自壞　形敗腐朽　命終其然
是身何用　恒漏臭處　為病所困　有老死患
非有子恃　亦非父兄　為死所迫　無親可怙
晝夜慢惰　老不止婬　有財不施　不受佛言
有此四敝　為自侵欺

三誡殺

為仁不殺　常能攝身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不殺為仁　慎言守心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彼亂已整　守以慈仁　見怒能忍　是為梵行
至誠安徐　口無麤言　不瞋彼所　是為梵行
垂拱無為　不害衆生　無所嬈惱　是為梵行
常以慈哀　淨如佛教　知足知止　是度生死
普及賢美　哀加衆生　常行慈心　所適者安
晝夜念慈　心無剋伐　不害衆生　是行無仇
卧安寤安　不見惡夢　天護人愛　不毒不兵
水火不喪　在所得利　死升梵天　受樂自然
仁無亂志　慈最可行　愍傷衆生　此福無量

四誡意

惡言罵詈　憍陵蔑人　興起是行　疾怨滋生
遜言順辭　尊敬於人　棄結忍惡　疾怨自滅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諍為少利　如掩失財　從彼致諍　令意向惡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惡　罪苦自追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福樂自隨
隨亂意行　拘愚入冥　自大無法　何解善言
隨正意行　開解清明　不為嫉妬　敏達善言
慍於怨者　未常無怨　不慍自除　是道可宗
不好責彼　務自省身　如有知此　永滅無患

五誡邪

以真為偽　以偽為真　是為邪見　不得真利
知真為真　見偽知偽　是為正見　必得真利
壁屋不密　天雨則漏　意不思正　邪法為穿
壁屋善密　雨則不漏　攝意惟正　邪匿不生
鄙夫染人　如近臭物　漸悉習非　不覺成惡
賢夫染人　如近香熏　進智習善　行成皎潔
正念常興　邪法自滅　自制正法　善名日增
當思念道　强守正行　健者得度　吉祥無上
尅已調心　行不放逸　施戒忍勤　定慧恒明
生不為惱　死而不慼　禍福路分　升況殊趣

六誡愚

愚著生死　莫知正法　悲曚無智　如居暗室
觸事昏馳　寒暑不辨　雖久修習　猶不知法
雖復施行　為身招患　快心作惡　自致重殃
愚所望處　不謂適苦　臨墮厄地　乃知不善
愚惷作惡　不能自解　殃追自焚　罪成熾然
愚人樂寢　憂慼長興　昏昏暗室　如蠶處蠒
愚人樂惡　至死不休　雖與善言　反謂怨讎
罪猶未熟　愚將為歡　至其熟時　自受大殃
愚好財色　晝夜無猒　如焦谷山　注水不盈
愚多造過　觸處被瞋　雖加杖捶　猶不自止

七誡惡

深觀善惡　心知畏忌　畏而不犯　終吉無憂
故世有福　今思紹行　善致其願　福祿轉勝
信善作福　積善不猒　信知陰德　久而必彰
喜法卧安　心悅意清　聖人演法　惠常樂行
賢人智者　齋戒奉道　如星中月　照明世間
弓師調角　水人調船　工匠調木　智者調身
譬如厚石　風不能移　智者意重　毀譽不傾
譬如深泉　澄靜清明　慧人聞道　心淨欣然
斷除五陰　靜思智慧　能自拯濟　顯理澄真
抑制情欲　志樂無為　攬受正教　冀法常存

八誡縛

去離憂患　脫於一切　縛結已解　逍散自安
心淨得念　無所貪樂　已度枯涸　如鴈棄池
量腹而食　無所積藏　虛心無想　遠近無礙
度身而衣　不求餘長　省事無為　無所羈絆
制想從正　如馬調御　捨憍棄慢　為天所敬

不怒如地 不動如山 眞人無垢 生死世絶
心以休息 言行亦止 從正解脫 寂然歸滅
棄惡無著 破壞三界 情色永絶 是謂上智
在衆若野 處染不染 應眞所歡 莫不蒙祐
常樂空閑 衆人不逮 快哉上士 天人欽仰

九誡誦

雖誦千言 不行何益 不如一聞 勤修得益
雖誦千言 句義不正 不如一要 聞可滅意
雖誦千言 不義何益 不如一義 聞行得度
雖誦千言 不敬何益 不如一行 欣樂奉修
雖誦千言 我心不滅 不如一句 捨憍放逸
雖誦千言 求名逾著 不如一說 棄執離著
雖誦千言 不欲除罪 不如一文 去離生死
雖誦千言 色情逾固 不如一解 心境忘懷
雖誦千言 不求出世 不如一悟 絶離三界
雖誦千言 不存悲智 不如一聽 自他兩利

十誡行

人壽百歲 慳貪逾盛 不如一日 割捨財色
人壽百歲 樂不持戒 不如一日 淨心守戒
人壽百歲 多忿不忍 不如一日 含喜不瞋
人壽百歲 怠惰不勤 不如一日 策勵身心
人壽百歲 情欣放逸 不如一日 歸心空寂
人壽百歲 昏暗識心 不如一日 洞悟無明
人壽百歲 拙御身心 不如一日 巧便運致
人壽百歲 常懷怯弱 不如一日 勇猛慧力
人壽百歲 不起善願 不如一日 發行四弘
人壽百歲 不生一智 不如一日 慧性聰利

十一誡口

雜阿含經諸天說偈云

士夫生世間 斧在口中生 還自斬其身
斯由其惡言 應毀便稱譽 應譽而更毀
其罪口中生 死則墮惡道

頌曰

建志誠心愚 高慕欣朋儔 相與立弘誓
捨俗慕閑丘 蕭散人物外 晃朗免綢繆
寂寂求誠眞 奮發勵心柔 警策修三業
激切澄四流 與心願弘誓 救溺運慈舟
嘉期歸妙覺 善會涅槃修 存心八正道
立志三祇休

感應緣 略引四驗

晉沙門釋支遁 周沙門釋亡名
周沙門釋道安 齊沙門釋僧範

晉剡沃洲山有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晉王羲之覩遁才藻驚絶罕儔遂披衿解帶留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又投迹剡山於沃洲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有惰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勗之曰勤之勤之至道非孜奚爲淹滯弱喪神奇茫茫三界眇眇長覊煩勞外湊冥心內馳殉赴欽渴緬邈忘疲人生一世涓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清舉濯累禪池謹守明禁雅說玄規綏心神道抗志無爲寮朗三蔽融冶六疵空洞五陰虛豁四支非指喻指絶而莫離妙覺既陳又玄其知宛轉平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

周渭濱沙門亡名法師自誡云夫以迴天倒日之力一旦草彫岱山磐石之固忽爲燼滅定知世相無常浮生虛僞譬如朝露其停幾何大丈夫生當降魔死當飼虎如其不爾徒

生何益不如修禪定足以養志讀誦經足以自娛富貴名譽徒勞人耳乃棄其簪弁剃其鬚髮衣衲杖錫聽講談玄戰國未寧安身無地自猒形骸甚於桎梏思絕苦本莫知其津大乘經曰如說行者乃名是聖不但口之所言小乘偈曰

能行說為正　不行何所說　若說不能行不名為智者

所以顏回好學勸改前非季路未修懼聞後語功勞智擾役神傷命為道日損何用多知誓欲枯木其形死灰其慮降此患累以求虛寂乃作絕學箴亦名息心贊擬夫周廟其銘曰法界內有如意寶人焉久緘其口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誡之哉誡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岳將成防末在本雖小不輕關爾七竅閉爾六情莫窺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為愚弊捨棄淳樸耽溺淫麗識馬易奔心猨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斃邪遲終迷脩途永泥英賢才能是曰惛懵誇拙羨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速崩塗舒翰卷其用不恒內懷憍伐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邀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以之咎賞悅暫時悲憂長久畏影畏迹逾走逾劇端坐樹陰迹滅影沉猒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勝何劣何重何輕何賤何辱何貴何榮澄天愧淨皦日慙明安夫岱岳固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

周京師大中興寺釋道安姓姚氏馮翊故城人識悟玄理早附法門神氣高朗挾操清遠乃作遺誡九章以訓門人其詞曰敬謝諸弟子等夫出家為道至重至難不可自輕不可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縈仁負義奉持淨戒死而後已所謂難者絕世離俗永割親愛迴情易性不同於衆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之難者名曰道人道人者導人也行必可履言必可法被服出家動為法則不貪不諍不讒不匿學問高遠志在玄默是為名稱參位三尊出賢入聖滌除精魂故得君王不望其報父母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攝捐妻減養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辭勞恨者以其志行清潔通於神明憺怕虛白可奇可貴自獲荒流道法遂替新學之人未體法則棄正着邪忘其真實以小黠為智以小恭為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計今出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不決徒喪一世無所成名如此之事不可深思無常之限非旦即夕三塗若痛無強無弱師徒義深故以申示有情之流可為永誡其一曰卿已出家永違所生剃髮毀容法服加形辭親之日上下涕零割愛崇道意凌太清當遵此志經道修明如何無心故存色聲悠悠竟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穢積遂盈師友慙恥凡俗所輕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誨勵宜當專精其二曰卿已出家

棄俗辭君應自誨勵志杲清雲財色不顧與世不群金玉不貴惟道為珍約己守節甘苦樂貧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操趨走風塵坐不暖席馳務東西劇如徭役縣官所牽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嗤弄同學棄捐如是出家徒喪天年今故誨勵宜各自憐其三曰卿已出家永辭宗族無親無踈清淨無欲吉則不歡凶則不哭超然縱容豁然離俗志存玄妙軌真守樸得度廣濟普蒙福祿如何無心仍着染觸空諍長短銖兩斗斛與世諍利何異僮僕經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自毀辱今故誨示宜自洗浴其四曰卿已出家號曰道人父母不敬君帝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不計富貧尚其清修自利利人減割之重一米七斤如何怠慢不能報恩倚縱遊逸身意虛煩無戒食施死入泰山燒鐵為食融銅灌咽如斯之痛法句所陳今故誨約宜自改新其五曰卿已出家號曰息心穢雜不著雅道是欽志參清潔如玉如氷當修經戒以濟精神眾生蒙祐并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沉縱其四大恣其五根道德遂淺世事更深如是出家與世同塵今故誡約幸自開神其六曰卿已出家捐世形軀當務竭情泥洹合符如何擾動不樂閑居經道損耗世事有餘清白不履反入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地獄之痛難可具書今故誡勵宜崇與謨其七曰卿已出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使行可觀衣服雖麤坐起令端飲食雖踈出言可餐夏則忍熱冬則忍寒能自守節不飲盜泉不肖之供足不妄前久處私室如臨至尊學雖不多可濟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知識一切蒙恩今故誡汝宜各自敦其八曰卿已出家性有昏明學無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誦經下士堪能塔寺經管豈可終日一無所成立身無聞可謂徒生今故誨汝宜自端情其九曰卿已出家永違二親道法革性俗服離身辭親之日作悲作欣邈爾絕俗超故埃塵當修經道制己履真如何無心更染俗因經道已薄行無毛分言非可貴德非可珍師友致累恚恨日殷如是出家損法辱身思之念之好自將身

齊鄴東大覺寺釋僧範姓李平鄉人也戒德清高守禁無虧嘗宿他寺意欲聞戒至於十五日說戒之夜眾議共停說戒乃為法集有僧升座將欲竪義敘云竪論法相深會聖言布薩常聞聲難為勝忽見一神形高丈餘貌甚雄峻蹙頞驚人來到座前問竪義者今是何日答曰是布薩日神即以手搨之曳之下座委頓垂死次問上座問答同前搨還將死陵窘二三上座已神還捽臂而出當時道俗共覩非一範師既見斯異乃自勤力兼策大眾至於一生無敢說欲縱有病重不堪勝轝請僧就病人所恭敬說戒闔境僧尼承斯徵誡至布薩日亦不虧法右四驗出梁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八

音釋

滎戶扃切絕小水也　穽疾郢切坑也　亹無匪切不惓之意　殉松閏切以身從物也　簪緇深切冠簪也　弁皮面切冠弁也　斃毗祭切死也　搨托甲切手打也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九　驅九

唐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忠孝篇第四十九此有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太子部

睒子部　業因部

述意部第一 驅九

竊聞孝誠忠敬高興董黯之賢反慢尊親罪過王寄之逆是以木非親母供則嚮溢千齡凡非聖僧敬則光逾萬代理應傾心頂戴獲福無邊何得起慢高心反生輕侮也所以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代終身盡者寔建國之前美故命子路見於孔丘曰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猶願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不可復得每感斯言雖存若亡父母之恩云何可報慈深河海孝若消塵永慕長號痛貫心首俗稱乳哺生我肉身一世之恩尚復難報況復如來大悲普洽等同一子拔除三塗得離四生長辭八苦永御三乘靜思恩重豈同凡俗內心崩潰如焚如灼情切於理痛甚刀割歷劫瞻敬長薦珍羞亦未能報須臾之恩故涅槃經云佛有一味大慈悲愍念衆生如一子衆生不知佛能救毀謗如來及法僧

引證部第二

如末羅王經云人問世尊何等爲父母力佛言謂受父母身體乳哺育養之恩或從地積珍寶上至二十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養父母是爲父母力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法與凡夫人得大功德成大果報一供養父母二供養一生補處菩薩施此二人獲大功德受大果報若復有人以父著左肩上以母著右肩上至千萬歲衣被飯食牀榻臥具病瘦醫藥即於肩上放屎尿溺猶不能得報恩 驅九 當知父母恩重施肩之時將護不失時節供養孝順

又地獄經云爲人弟子說師僧過者設師有實命終必入地獄噉其舌根若得好食美果等不與父母師僧先自食噉墮餓鬼中後生爲人貧窮若人含毒向師長入鐵鉞地獄後生毒虵中若惡心學父母師長語入融銅地獄後生爲人蹇吃

又薩婆多論云寧破塔壞像不說他麤罪若說則破法身不問前比丘有罪無罪皆不得說

又敬師經云一日三時應參師進止若參師來不見時應持土塊草木以爲記驗天時若熱日別三時以扇扇師若有比丘於彼師所或和尚邊不生敬心導說長短於將來世別有一小地獄名爲拒撲當經是中墮彼處已一身四頭身體俱焦於彼獄處復有諸蟲名曰鐵嘴常噉舌根若從他聞一四句偈於各千劫取彼和尚阿闍梨等荷擔肩上或時背負頂戴亦未能報也

又毗曇論云若病人及與說法師近佛諸菩 驅九 薩施者得大果報

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身爲鶴鳥生子有三時國大旱無以食之自裂腋下肉以濟其命三子疑曰斯肉氣味與母身氣相似無異

得無吾母以身肉飼吾等乎三子愴然有悲猛之情又曰寧殞吾命不損母體也於是閉口不食母覩不食而更索焉天神歎曰母慈惠難喻子孝希有也諸天祐之願即從心佛告諸比丘鶴母者吾身是也三子者舍利弗目連阿難是也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又四十二章經云佛言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持五戒者一人飯持五戒者萬人不如飯一須陀洹飯須陀洹百萬人不如飯一斯陀含飯斯陀含千萬人不如飯一阿那含飯阿那含一億人不如飯一阿羅漢飯阿羅漢十億人不如飯辟支佛一人飯辟支佛百億人不如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親教親千億人不如飯一佛舉願求佛欲濟衆生也飯善人福最大深重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親矣二親最神也

又雜寶藏經云昔過去久遠雪山之中有一鸚鵡父母都盲常取好果先奉父母當於爾時有一田主初種穀時而作願言所種之穀要與衆生而共噉食時鸚鵡子以彼田主先有施心常取其穀以供父母田主行穀見有蟲鳥揃穀穗處瞋恚懊惱便設羅網捕得鸚鵡鸚鵡爾時語田主言田主先有好心布施故敢來取如何今者而見網捕田主問言取穀為誰鸚鵡麗九答言有盲父母願以四奉之田主語言自今以後常於此取勿生疑難畜生尚爾孝養父母豈況於人佛告比丘昔鸚鵡者今我身是時田主者舍利弗是盲父母者今我父母淨飯王摩耶夫人是由昔孝養今得成佛

太子部第三

如報恩經云佛告阿難過去久遠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波羅柰國王名羅閣其王統領六十小國王有太子作小國王有一大臣名羅睺羅心生惡逆殺害大王并二太子王最小子作邊國王仁性調善天神敬愛生一太子名須闍提年始七歲聰明慈孝王甚愛念時神語王羅睺大臣謀奪國位收殺父王并殺二兄軍馬不久當來殺王今可逃避王聞是語心驚毛豎仰而問曰卿是何人但聞其聲不見其形所宣實不即報王言我是大王守宮殿神以王福德正法治國不枉人民故先相告王宜速出衰禍不久正爾當至王聞是已即入宮中便自思麗九惟欲投他國時五向隣國有其二道一道計行七日乃到一道計行十四日王王即尋辦七日粮食抱兒而去夫人隨後時去忩忩心意荒迷或惧著十四日道其路嶮難復無水草初發唯將一人食粮而於今者三人共食數日粮盡前路猶遠王與夫人舉聲大哭悷哉苦哉我從生來未曾聞有如是苦惱何其今日身自更之窮厄並至舉身投地自悔言我等宿世作何惡行今受此禍思已大哭悶絕躃地復自思念不可三人併命此死宜殺夫人取肉活身并續子命念已拔刀欲殺夫人其子見王欲殺其母前捉王手問其因緣王即涕泣悲淚滿目微聲語子欲殺汝母取其血肉以續餘命若不殺者亦當自死我身亦爾今者死活竟何所在為

活子命欲殺汝母子白父言王若殺母俱亦不食何處有子噉於母肉既不噉肉子當俱死王今宜可殺子取肉濟父母命王聞子言即便悶絶宛轉躃地而語子言子如吾目何處有人自挑目食吾寧喪命終不殺子噉其肉也子又語父言若斷子命肉則臭爛未得幾日唯願父母宜可日日就子身上割肉三斤分作三分二分奉父母一分自食以續身命父隨子言割肉三斤支命進路二日未到身肉轉盡骨節相連餘命未斷即便倒地父母見已尋前抱持舉聲大哭而作是言我等無狀橫噉汝肉使汝苦痛前路猶遠未達所在汝肉已盡今者併命聚屍一處子諫父言已噉子肉進路至此計前里程餘一日在子身今者捨命在此仰願父母莫如凡人併命一處可於子身諸支節間悉割餘肉用濟父母可達所在父母隨言割得少肉分作三分一分與兒二分自食食已別去子起立住看父母去父母爾時舉聲大哭隨路而去父母去遠不見太子戀其父母目不暫捨良久躃地身體血出蚊虻唼食楚毒苦痛不可復言餘命未斷發聲立誓願宿世殃惡從是除盡自今已往更不敢作令我身肉供養父母願我父母常得餘福卧安覺安不見惡夢天護人愛縣官盜賊陰謀消滅觸事吉祥餘身血肉施此諸蟲皆使飽滿令我來世得成佛道施以法食除汝飢渴生死重病發是願時天地大動日無精光帝釋見已即便化作師子虎狼恐怖太子欲來博嚙太子語言汝欲噉我隨意取食何爲見怖釋即語言我非師子虎狼之屬是天帝釋故來試卿太子聞已歡喜無量釋問太子汝於今者難捨能捨能以身肉供養父母如是功德願作何等天王人王梵王魔王耶太子答言我不願此欲求佛道度脫一切天帝釋言佛道長遠久受勤苦然後乃成汝云何能受如是苦太子答言假使熱鐵在我頂上終不以苦退於佛道天帝釋言汝唯空言誰當信汝太子尋即立誓願言若我欺誑天帝釋者令我身瘡始終莫合若不爾者令我平復血變爲乳太子誓已即時身體平復如故血白爲乳身體形容端正倍常釋即讃言若得佛道願先度我爾時父母到隣國已向彼國王具說上事吾子孝養身肉供養其事如是隣國聞已感其慈孝即與兵衆遣還歸國往伐羅睺父將兵衆順道還過與子別處即自念言吾子死矣當收身骨還歸本國舉聲悲哭隨路求覓遥見太子身體平復端正倍常即前抱持悲喜交集語太子言兒今活耶爾時太子具以上事向父母說父母歡喜共載大象還歸本國太子福德慈孝力故伐得本國父王即立太子爲王佛告阿難爾時父者今現我父悅頭檀是爾時母者今現我母摩耶夫人是太子者今我身是時帝釋者今阿若憍陳如是

睒子部第四

如睒子經云過去世時迦夷國中有一長者無有兒子夫妻喪目心願入山求無上道修清淨志信樂空閑時有菩薩名一切妙見心作念言此人發意微妙眼無所見若入山者必遇枉害菩薩壽終願生長者家名之爲睒

至孝仁慈奉行十善晝夜精進奉事父母如人事天年過十歲睒子長跪白父母言本發大意欲入深山求志空寂無上正真豈以子故而絕本願父母取語便即入山睒以家中財物皆施貧者便至山中以蒲為屋施作牀縟不寒不熱恒得其宜入山一年衆果豐美食之皆甘泉水涌出清而且涼池華五色鳥獸音樂慈心相向無復害意睒至孝慈踏地恐痛天神山神常作人形晝夜慰勞睒著鹿皮衣提瓶取水麋鹿衆鳥亦復往飲不相畏難時有迦夷國王入山射獵王見水邊群鹿引弓射之箭誤中睒胷睒被毒箭舉聲大呼言誰持一箭射殺三道人王聞人聲即便下馬往到睒前睒謂王言象坐牙死犀坐角亡翠為毛終麋鹿為皮害我今無事正坐何等死耶王問睒言卿是何等人被鹿皮衣與禽獸無異睒言我是王國人與盲父母俱來學道二十餘年未曾為虎狼毒蟲所見枉害今我為王所射殺登爾之時山中暴風忽起吹折樹木百鳥悲鳴師子熊羆走獸之輩皆大

號呼日無精光流泉為竭衆華萎死雷電動地時盲父母驚起相謂曰睒行取水經久不還將無為毒蟲所害禽獸號呼不如常時風起樹折必有災異王時怖懼大自悔責我作無狀本欲射鹿箭誤相中射殺道人其罪甚重坐貪小肉而受重殃我今一國珍寶之物宮殿伎女丘郭城邑以救子命時王便以手挽拔睒胷箭深不得出飛鳥走獸四面雲集號呼動山王益惶怖三百六十節節皆動睒語言非王之過自我宿罪所致我不惜身命但憐盲父母年既衰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亦當終沒無瞻視者以是懊惱非為毒痛王復重言我寧入泥犁百劫受罪使睒得活若子命終我不還國便住山中供養卿父母如卿在時勿以為念諸天龍神皆當證知不負此誓睒聞王誓心喜悅豫唯死不恨以我父母仰累大王供養道人現世罪滅得福無量王言卿語我父母處及卿未死使我知之睒即指示從此步徑去此不遠自當見一草屋我父母在中王徐徐行勿令我父母怖懼

以善權方便解悟其意為我上謝無常今至當就後世不惜我命但念父母年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無所依仰以是懊惱用自酷毒死自常分宿罪所致無得脫者今自懺悔願罪滅福生世世相值不相遠離願父母終保年壽勿有憂患天龍鬼神常隨護助災害消滅王領此言便將數人徑詣父母所王去之後睒便奄絕鳥獸號呼遶睒屍上口舐胷血盲父母聞聲以益憎怖王行既疾觸動草木肅有人聲父母驚言此是何人非我子行王言我是迦夷國王聞道人在山學道故來供養父母言大王善來勞屈威尊遠臨草野王體安不宮殿夫人太子官屬國民皆安善不風雨和調五穀豐足隣國不相侵害不王答道人言蒙道人恩皆自平安王問訊盲父母言來在山中勞心勤苦樹木之間飛鳥走獸無侵害不山中寒暑隨時安不盲父母言蒙王厚恩常自安隱我有孝子名睒常與我取果蓏泉水恒自豐饒山中風雨和調無有乏短我有草席可坐果蓏可食睒行取水且欲

來還王聞傷心淚出且言我罪惡無狀入山射獵見水邊群鹿引弓射之箭誤中睒故來相語父母聞之舉身自撲如大山崩地乃為動王便自前扶牽父母號哭仰天自說我子孝慈蹈地恐痛有何等罪而射殺之向者風起樹木百鳥一時悲鳴疑我子死父母啼呼父言且止人生必死不可得却今且問王射睒何許令為死活王說睒言父母感絕我一旦無子俱亦當死

依雜寶藏經云王便悲泣而說偈言

我為斯國王　遊獵於此山　但欲射禽獸
不覺中害人　我今捨王位　來事盲父母
與汝子無異　慎莫生憂苦

盲父母以偈答王言

我子慈孝順　天上人中無　王雖見憐愍
何得如我子　王當見憐愍　願將示子處
得在兒左右　并命意分足

於是王將父母向兒所椎胸懊惱號咷而言

我子慈仁孝順無比天神山神樹神河池諸神皆向說言

釋梵天世王　云何不佐助　我之孝順子
使見如此苦　深感我孝子　而速救濟命

又睒子經云願王牽我二人往臨屍上王即牽盲父母往到屍上父抱其腳母抱其頭仰天大呼母便以舌舐睒胸瘡願毒入我口我年已老目無所見以身代子睒活我死死不恨也睒若至孝天地所知者箭當拔出毒藥當除睒當更生於是第二忉利天王坐即為動以天眼見二道人抱子呼哭乃聞第四兜術天宮皆動釋梵四天王即從第四天王如人屈申臂頃來下睒前以神藥灌睒口中藥入睒口箭自拔出更活如故父母驚喜見睒已死更活兩目皆開飛鳥走獸皆大歡喜風息雲消日為重光泉水涌出衆華五色樹木華榮倍於常時王大歡喜不能自勝禮天帝釋還禮父母及與睒子願以國財以上道人睒曰王欲恩者王且還國安隱人民皆令奉戒王勿復射獵夭傷蟲獸現世身不安隱壽盡當入泥犁中人居世間恩愛暫有別離久長不可常保王宿有功德今得為王莫以得自在故而自放逸王自悔責從今已後當如睒教從者數百皆大踊躍奉持五戒王辭還宮令國中諸有盲父母如睒比者皆當供養不得捐捨犯者重罪於是國中皆如王教奉持五戒十善死得生天無入三惡道佛告阿難宿世睒者我身是也盲父者今父王悅頭檀王是盲母者夫人摩耶是迦夷國王者阿難是也時天帝釋者彌勒是使我疾成無上正眞道者皆由孝德也

業因部第五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若人於父母所作少供養獲福無量少作不順罪亦無量我於過去久遠世時生波羅奈國為長者子字慈童女其父早喪與母共居家貧賣薪日得兩錢奉養於母方計轉勝日得四錢以供於母遂復漸差日得八錢供養於母後入投趣獲利轉多日一十六錢奉給於母衆人見其聰明福德皆來勸之入海採寶聞已白母母見慈孝謂不能去戲語之言聽汝入海兒即結伴尅日已定辭去母即抱兒啼哭而言不待我死

何由得去兒已許他恐負言信便自掣出絕
母頭髮殤數十根遂去入海多得寶還至於
中路徒伴在前童女獨後失伴錯道到一山
上見瑠璃城飢渴往趣有四玉女擎四如意
珠作唱伎樂出城來迎四萬歲中受大快樂
復生猒心捨之而去見頗梨城有八玉女擎
八如意珠作樂來迎八萬歲中極大歡喜後
猒捨去至白銀城有十六玉女擎十六如意
珠如前來迎十六萬歲受大快樂後復捨去
至黃金城有三十二玉女擎三十二如意珠
如前來迎三十二萬歲受大快樂後猒捨去
到一鐵城入見一人頭戴火輪捨著童女頭
上而去時慈童女即問獄卒我戴此輪何時
可脫獄卒答言世間有人作罪福業如入海
經歷諸城然後當來代汝受罪若無代者終
不墮地復問我昔作何罪福獄卒答言汝昔
兩錢供養母故得瑠璃城四如意珠及四玉
女四萬歲中受其快樂四錢供母得頗梨城
八如意珠及八玉女八萬歲中受諸快樂八
錢供母得白銀城十六如意珠十六玉女十
六萬歲受於快樂以十六錢供養母故得黃
金城有三十二如意珠三十二玉女三十二
萬歲受大快樂以絕母髮今得鐵城火輪之
報有人代汝乃可得脫復問獄卒今此獄中
頗有受罪如我比不答言無量不可稱計聞
已念言我會不免願使一切應受苦者盡集
我身作是念已鐵輪即墮獄卒見已鐵叉打
頭尋即命終生兜率天佛告比丘昔慈童女
今我身是以是因緣於父母所少作善惡獲
報無量是故應勤供養父母

又成實論云如來於諸聖人及父母等起善
惡業則受現報又文殊問經佛說偈云

日月照諸華　無有恩報想　如來無所取
不求報亦然

頌曰

入朝輔主　立志存忠　居家事親　敬誠孝終
況佛大恩　普濟無窮　酬恩報德　豈惰虔躬

感應緣（略引一十五驗）

舜子有事父之感　郭巨有養母之感
丁蘭有刻木之感　董永有自賣之感
陳遺有焦飯之感　姜詩有取水之感
吳達有供葬之感　蕭固有延葬之感
咸冲有哀慟之感　虛之有疾愈之感
伯瑜有泣衰之感　石奢有代死之感
孝婦有養姑之感　雄和有投水之感
千石有墳墓之感

舜父有目失始時微微至後妻之言舜有井
穴之舜父在家貧厄邑市而居舜父夜臥夢
見一鳳凰自名為雞口銜米以哺已言雞為
子孫視之是鳳凰黃帝夢書言之此子孫當
有貴者舜占猶也比年糴稻穀中有錢舜也
乃三日三夜仰天自告過因至是聽常與市
者聲故二人舜前舐之目霍然開見舜感傷
市人大聖至孝道所神明矣

郭巨河內溫人甚富父沒分財二千萬為兩
分弟已獨取母供養住自比隣有凶宅無人
居者共推與居無患妻生男慮養之則妨供
養乃令妻抱兒已掘地欲埋之於土中得一
釜黃金金上有鐵券曰賜孝子郭巨

丁蘭河內野王人也年十五喪母刻木作母

事之供養如生蘭妻夜火灼母面母面發瘡經二日妻頭髮自落如刀鋸截然後謝過蘭移母大道使妻從服三年拜伏一夜忽如風雨而母自還隣人所假借母顏和即與不和則不與鄭緝之孝子傳曰蘭妻誤燒母面即夢見母痛人有求索許不先白母隣人曰枯木何知遂用刀斫木母流血蘭還擬造服行喪廷尉以木減死宣帝嘉之拜太中大夫者也

董永者鄭緝之孝子感通傳曰永是千乘人少偏孤與父居乃肆力田畝鹿車載父自隨父終自賣於富公以供喪事道逢一女呼與語云願爲君妻遂俱至富公富公曰女爲誰答曰永妻欲助償債公曰汝織三百疋遣汝一旬乃畢女出門謂永曰我天女也天令我助子償人債耳語畢忽然不知所在右此四驗出劉向孝子傳

陳遺吳人少爲郡吏母好食鐺底焦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煑食錄其焦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多有餓死者遺得活母晝夜泣憶遺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再拜號泣母目豁明右此一驗出宋躬孝子傳

姜詩字士遊廣漢維人母好飲江水兒常取水溺死婦痛惜恐母知詐云行學歲歲作衣投于江中俄而泉涌出於舍側味如江水甘美旦出鯉魚一雙右此一驗出東觀漢記

吳達吳興人也孫恩亂後兄弟嫂從有十三喪家貧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書夜還作塼夫妻執事無食自暇昭九、暮年辦七墓十六十三棺迸取傭直以供葬事隣人乃悉折以爲賻一無所取躬耕償之晉義熈三年太守張崇禮辟之

蕭固字秀異東海蘭陵人何十四世孫舊居沛何倍長陵因家關中少有孝謹遭喪六年雉鵲遊狎其墾鹿入其門墻徵聘不就固子芝字英髦孝心醇至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餘喙宿其上嘗上直送至路雉飛鳴車側右此二驗出鄭緝之傳

吳中書郎咸沖至孝母王氏失明沖敕行婢爲母作食乃取蠐螬蟲蒸食之王氏甚以爲美不知是何物兒還王氏語曰汝行後婢進吾一食甚甘美極然非魚非肉汝試問之既而問婢婢服實是蠐螬沖抱母慟哭母目霍然開明右此一驗出祖台志怪

王虛之廬陵西昌人年十三喪母三十喪父二十年鹽酢不入口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病謂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又所住屋夜有光庭中橘樹隆冬生實病果尋愈咸以至孝所感右此一驗出宋躬之孝子傳昭九、十七

韓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未嘗泣今何泣也對曰他日瑜得笞常痛今母力衰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石奢楚人事親孝昭王時爲令尹行道遙見有殺人者追之乃其父也奢縱父而還自繫獄使人言於王曰夫以父立政不孝廢法縱罪不忠請死贖父遂因自刎右此二驗出說苑錄

漢書載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曰婦養我勤苦我已老何惜餘年久累年少遂自縊死其女告官云婦殺我母官收繫之拷掠治毒孝婦不堪楚毒自誣服之時于公爲獄吏曰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徹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理抱其獄辭哭於府而去自後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思求其所咎于

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枉殺之咎當在此
太守即時身祭孝婦之墓未反而大雨焉長
老傳云孝婦名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
以懸五播立誓於衆曰青若有罪願殺血當
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旣行刑已其血青
黃緣播竹而上極摽又緣播而下云爾
犍爲符先泥和其女者名雄泥和至永建元
年爲縣功曹縣長趙祉遣泥和拜檄謁巴郡
太守以十月乘船於城湍墮水死屍喪不得
雄哀慟號咷命不圖存告弟賢及夫人令勤
覓父屍若求不得吾欲自沉覓之時雄年二
十七有子男貢年五歲貰三歲又爲作繡香
囊一枚盛金珠環預嬰二子哀號之聲不絶
於口見族私憂至十二月十五日父喪未得
雄乘小船於父墮處哭數聲竟自投水中旋
緇九
流沒底見夢告弟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投
十八
期如夢與父相持並浮出江縣長表言郡太
守肅登承上尚書遣戶曹掾爲雄立碑圖像
其形令知誌孝右二出搜神記
唐慈州刺史太原王千石性自仁孝以沉謹

所稱尤精内典信心練行貞觀六年父憂居
喪過禮一食長齋柴形毀骨立廬於墓左負
土成墳夜中常誦佛經宵分不寢每聞磬磬
之聲非常清徹兼有異香延及數里道俗聞
者莫不驚異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不孝篇第五十此有四部
述意部　五逆部
婦逆部　棄父部
述意部第一
夫以立忠立孝所以揚名於後代行逆行乖
所以受報於來苦孝逆升沉善惡胡越故大
慈慇閻王之凶勃譽羅雲之善徵將恐不孝
毒火無由而滅惡逆重闇開了未期譬如牢
獄重囚具嬰衆苦抱長枷穿大械帶金鉗負
鐵鎖搥撲其軀膿瘡潰爛周徧形骸臭惡纏
緇九
帀而欲以此狀求見慈父慇誠難覩也
十九
五逆部第二
如智度論云佛弟子提婆達多是佛堂弟出
家學道誦得六萬法聚精進修行滿十二年
其後爲供養故求至佛所求學神通佛告憍

曇汝觀五陰無常可以得道亦得神通而不
爲說取通之法出求舍利弗目揵連乃至五
百阿羅漢皆不爲說但言汝當觀五陰無常
可以得道可以得通是時阿難未得他心智
如佛所言以授提婆達多提婆達多受學通
法已入山不久便得五通得五通已自念誰
當與我作檀越者如王子阿闍世有大王相
欲與爲親厚到天上取天食還鬱單越取自
然粳米至閻浮林中取閻浮果與王子阿闍
世或自變其身作象寶馬寶以惑其心或作
嬰孩種種變態以動其心王子意惑於柰園
中大立精舍四種供養并種種雜供無物不
備以給提婆達多日日率諸大臣自送五百
釜羹餅提婆達多大得供養而徒衆鮮少自
念我有三十相減佛未幾直以弟子未集若
大衆圍遶與佛何異如是思惟已生心破僧
五百弟子舍利弗目揵連說法教化僧還和
合爾時提婆達多便生惡心推山壓佛金剛
力士以金剛杵而遥擲之碎石迸來傷佛足
指華色比丘尼呵之復以拳打尼尼即時眼

出而死作三逆罪與惡邪師富蘭那外道等親厚斷諸善根心無悔恨復以惡毒著指爪中欲因禮佛以中傷佛欲去未到於王舍城中地自然破裂火車來迎生入地獄提婆達多身有三十相而不能忍伏其心為供養利故而作大罪生入地獄

又涅槃經云善星比丘雖復讀誦十二部經獲得四禪乃至不解一偈一句一字之義親近惡友退失四禪退四禪已生惡邪見作如是說無佛無法無有涅槃沙門瞿曇善知相法是故能知他人心乃至爾時如來即與迦葉往善星所善星比丘遙見我來見已即生惡邪之心以惡心故生身陷入阿鼻地獄

又如智度論說鬱陀羅伽仙人得五神通日日飛到國王宮中食王大夫人如其國法捉足而禮夫人手觸即失神通從王求車乘駕而出還其本處入樹林間更求五通乃至為鳥急鳴以亂其意捨樹至水邊求定復聞魚鬪動水之聲此人求禪不得即生瞋恚我當盡殺魚鳥此人久後思惟得定生非有想非無想處於彼壽盡下生作飛狸殺諸魚鳥作無量罪墮三惡道又云有一比丘坐得四禪生增上慢謂得阿羅漢恃是而止不復求進命欲終時見有四禪中陰相來便生邪見謂無涅槃佛為欺我惡邪生故即失四禪中陰便見阿鼻地獄泥犁中陰相來命終即生阿鼻地獄佛為說偈云

多聞持戒禪　未得無漏法　雖有此功德
此事不可信

又未生怨經云調達嫉佛徒眾還告太子未生怨曰汝父國寶以貢佛僧國藏空竭可早圖之即位為王吾與師往征佛也子可為王吾當為佛兩得其所不亦善乎則勅勢臣奪其印綬付王獄禁王意恬然照之宿殃心無恐懼重信佛言王曰吾有何過而罪我乎皇后貴人率土巨細莫不哀慟王顧哭者曰佛說天地日月須彌山海有成必敗盛者即衰合會有離生者必死輪轉無際身尚不保何國之常王謂太子曰汝每有疾吾為焦心欲以身命救危代汝親之仁恩唯天為上汝懷何心忍為逆惡夫殺親者死入泰山吾是爾尊以國惠汝吾欲至佛請作沙門太子曰汝莫多云吾獲宿願豈有赦哉勅獄吏曰絕其餉食以餓殺之瓶沙王向佛所在稽首重拜曰子有天地之惡吾無絲髮之忿被髮仰天呼曰痛乎天豈有斯道哉舉國巨細靡不哀慟后謂太子曰大王桎梏處在牢獄坐卧須入欲見大王寧可不乎太子曰可后淨身澡浴以蜜麨塗身入見大王面貌瘦瘠不識本形后曰佛說榮樂無常罪苦有恒王曰獄吏絕餉飢渴日久身有八十戶戶有數百種蟲擾吾腹中血肉消盡壽命且窮言之哽咽息絕腹連后曰具招斯報妾以麨蜜塗身可就食之當惟佛誡無忽憂心王食畢已向佛所在哽咽稽首佛說榮福難保如幻如夢誠如尊教吾不懼死唯恨不面稟佛清化與鶖鷺子目連大迦葉講尊道與王謂后曰如目連等眾惱已除得六神通尚為貪嫉梵志所撓豈況吾哉為惡殃追人猶影響佛時難遇神化難聞稟其清化誠亦難值吾今死矣還神

遂逝夫欲建志莫尚佛敎汝愼守之防來禍矣后聞王誠重更哀慟爾時太子詰獄吏曰絕王食久不死何爲對曰皇后入獄身塗麨蜜貫以延命太子曰自今莫令后見王身王飢勢起向佛所在稽首即爲不飢夜時爲明太子聞之令塞窓牖削其足底無令得起而覩佛明有司即削足底其痛無量念佛不忘佛遙爲王說經曰夫善惡行殃福歸身可不愼矣瓶沙對曰若當支解寸斬於體終不念惡世尊重曰吾今爲佛大千日月天神鬼龍靡不稽首宿之餘殃乎今不釋豈況凡庶具招宿殃王即叉手向遙稽首今日命終永替神化嘟咿哽咽斯須息絕舉國臣民靡不躃踊呼天奈何瓶沙大王即得道跡上生天上三道門塞諸障滅矣

述曰闍王後悔殷誠重懺具如涅槃不可備錄據述似實約權俱化故依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阿闍世王殺父惡逆之罪用向如來改悔故在地獄中當受世間五百日罪便當得脫唯當自責改往脩來莫用愁憂王聞歡喜不能自勝

又雜寶藏經云昔迦黙國鳩陀扇村中有一老母唯有一子其子勃逆不修仁孝以瞋母故舉手向母適打一下即日出行遇逢於賊折其一臂不孝之罪尋即現報苦痛如是後地獄苦不可稱計也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婆羅門婦產一男兒容貌弊惡身體臭穢飲母乳時能使乳敗若飲餘者亦皆敗壞唯以酥蜜塗指令舐得濟軀命因爲立字名曰得飽後漸長大求佛出家佛告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而行乞食亦不獲得便自悔責入其塔中見少坌汙即便掃灑時到乞食即便豐足心懷歡喜白衆僧言從今以往衆僧塔寺聽我掃灑僧即聽許後於一日眠不覺曉舍利弗見佛塔中有少塵坌即便掃之時黎軍支便從眠寤見舍利弗掃竟心懷悵恨語舍利弗汝掃我地令我今者飢困一日時舍利佛聞是語已而告之言我今自當共汝入城受請可得飽滿汝勿憂也聞已心泰受請時到共舍利弗入城受請正值檀越夫妻鬪諍竟不得食飢餓而還時舍利弗於第二日復更語言我於今朝當自將汝受長者請令汝飽足時到將往其上中下座皆悉得食唯此一人獨不得食高聲唱言我不得食爾時主人都無聞者飢困而還爾時阿難聞已深憐於第三日語言我於今朝隨佛受請爲汝取食足使飽滿然阿難受持如來八萬四千諸法藏門未曾漏脫今故爲此黎軍支比丘取其飲食忽不憶空鉢而還於第四日阿難復爲取食還其所止道逢惡狗所齧嚙飲食棄地空鉢而還於第五日大目揵連復爲取食中道爲金翅鳥王見爲搏嚙合鉢將去置大海中復不得食於第六日時舍利弗復爲取食到彼房門門自然閉復以神力入其房內踊出其前失鉢墮地至金剛際復以神力申手取鉢其口復噤竟不能食時日已過口輒自開於第七日竟不得食極生慚愧於四衆前餐沙飮水即入涅槃時諸比丘見是事已恠

其所由請佛說本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無量世中有佛出世號曰帝幢將諸比丘遊行教化時有長者名曰瞿彌見佛及僧深生信敬請來供養日日如是便經父亡母故惠施子㥿不聽乃至計食與母母故分減施佛及僧子聞瞋恚即便捉母閉著空室鏁戶棄去至七日頭母極飢困從子索食兒答母曰何如養沙飲水足活今者何爲索食語已捨去竟不得食母便夫世其子命終入阿鼻獄受苦畢已還生人中飢困如是然由往昔供養佛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新婆沙論云昔有暴惡者令母執器自搆牛乳聲便過量母止之言餘者可留以乳犢子其人既聞忽生瞋忿以手搦乳散其母面隨著母身乳滴多少惡業力故即令彼人身上還生爾所白癩

婦逆部第三

如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婦稟性佷戾不順禮度每所云爲常與姑反後作方計教其夫主自殺其母其夫愚癡即用婦語便將其母至曠野中結縛手足將欲加害罪逆之甚感徹上天雲霧四合爲下霹靂霹殺其兒母即還家其婦開門謂是夫主問言殺未姑答已殺至於明日方知夫死不孝之罪現報如是後入地獄受苦無量

棄父部第四

如雜寶藏經云爾時世尊而作是言恭敬宿老有大利益而常讚歎恭敬父母耆長宿老不但今日我於過去久遠有國名棄老國彼國土中有老人者皆遠驅棄有一大臣其父年老依如國法應在驅遣大臣孝順心所不忍乃深掘地作一密窟置父著中隨時孝養爾時天神捉持二蛇著王殿上而作是言若別雄雌汝國得安若不別者汝身及國七日之後悉當覆滅王聞是已心懷懊惱即與群臣參議斯事各自陳謝稱不能別即募國界誰能別者厚加爵賞大臣歸家往問其父父答子言此事易別以細軟物停蛇著上其躁嬈者當知是雄住不動者當知是雌(故律云白壓沈蛇去住不同也)即如其言果別雄雌天神復問言誰於睡者名之爲寤誰於寤者名之爲睡王與群臣復不能辯大臣問父此是何言父言此名學人於諸凡夫名爲覺者於諸羅漢名之爲睡即如其言以答天神又復問言此大白象有幾斤兩群臣共議無能知者大臣問父父言置象船上著大池中畫水齊船深淺幾許即以此船量石著中水沒齊畫則知斤兩即以此智以答天神又復問言以一掬水多於大海誰能知之群臣共議又不能解大臣問父此是何語父言此語易解若有人能信心清淨以一掬水施於佛僧及以父母困厄病人以此功德數千萬劫受福無窮海水極多不過一劫推此言之一掬之水百千萬倍多於大海即以此言用答天神天神復化作餓人連骸拄骨而來問言世頗有人飢窮瘦苦劇於我不群臣思量復不能答復以狀問父父答子言世間有人慳貪嫉妬不信三寶不能供養父母師長將來之世墮餓鬼中百千萬歲不聞水穀之名身如太山腹如大谷

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纏身至脚舉動之時支節火然如此之人劇汝飢苦百千萬倍即以斯言用答天神天神又化作一人手脚扭械項復著鏁身中火出舉體焦爛而又問言世頗有人苦劇我不群臣準爾無知答者大臣復問其父父即答言世間有人不孝父母逆害師長叛於夫主誹謗三尊將來之世墮於地獄刀山劍樹火車鑪炭灰河沸屎刀道火道如是衆苦無量無邊不可計數以此方之劇汝困苦百千萬倍即如其言以答天神天神又化作一女人端正瓌瑋踰於世人而又問言世間頗有端正之人似我者不群臣默然無能答者臣復問父父時答言世間有人信敬三寶孝順父母好施忍辱精勤持戒得上天上端正殊特過於汝身百千萬倍以此方之如瞎獼猴復以此言以答天神天神又以一栴檀木方之正等又復問言何者是頭群臣智力無能答者臣又問父父答言易知放著水中根者必沉尾者必舉即以其言用答天神天神又以二白騲馬形色無異而復問言誰母誰子群臣亦復無能答者復問其父父答言與草令食若是母者必推草與子如是所問悉皆答之天神歡喜大遺王珍奇財寶而語王言汝今國土我當擁護令諸外敵不能侵害王聞是已極大踊悅而問臣言為是自知有人梁九教汝賴汝大智國廿八土獲安既得珍寶又許擁護是汝之力臣答王言非臣之智願施無畏乃敢具陳王言設汝今有萬死之罪猶尚不問況小罪過臣白王言國有制令不聽養老臣有老父不忍驅遣致犯王法藏著地中臣來應答盡是父智非臣之力唯願大王一切國土還聽養老王即歎美心生喜悅奉養臣父尊以為師濟我國家一切人命如此利益非我所知即便宣令普告天下不聽棄老仰令孝養其有不孝父母不敬師長當加大罪爾時父者我身是也爾時大臣者舍利弗是爾時王者阿闍世是也爾時天神者阿難是也故俗云養老乞言即其是也

又雜寶藏經云昔者世尊語諸比丘當知往昔波羅柰國有不善法流行於世父年六十與著氍氀使守門戶爾時兄弟二人兄語弟言汝與父氍氀使令守門屋中唯有一氍氀小弟便截半與父而白父言大兄與父非我所與大兄敎父使守門屋兄向弟言何不盡與氍氀截半與之弟答兄言適有一氍氀不截半與後更何處得梁九兄問弟言欲更與誰廿九弟言豈可得不留與兄耶兄言何以與我弟言汝當年老汝子亦當安汝置於門中兄聞此語驚愕曰我亦當如是耶弟言誰當代汝便語兄言如此惡法宜共除捨兄弟相將共至輔相所以此言論向輔相說輔相答言實爾我等亦共有老轉相啓王王可此語宣令國界孝養父母斷先非法不聽更爾

又優婆塞戒經云是五逆罪殺父則輕殺母則重殺阿羅漢重於殺母出佛身血重於殺阿羅漢破僧復重出佛身血頌曰

君愛忠臣　父憐孝子　況佛大慈　拔苦樂彼
不荷其恩　害親存己　一墜幽塗　累劫終始

感應緣如是五逆及惡心向三寶現遭殃咎者縱並敍在諸篇今略述三不孝現報之驗也

周王彥偉　齊何君平

隋婦養姑

周時有人姓王字彥偉河南人爲性凶惡好遊父母孤孙養憐愛極重每諫不許共惡人交復抑不不聽射獵恐損身命不存係嗣偉不從父訓常獵不止兼逐惡人恒爲麁過父母既見不止凶行罰杖五十身瘡不得出以恨父母伺夜眠之後密以土袋壓父母口加身坐上望氣不出意令遣死無其瘡瘢將爲卒亡不猜已身忽見有鬼來入堂內震動家內大小並覺翻偉牀前偉便仰卧土袋已在偉腹父母蘇覺遂挽見腹上土袋不能去身偉復見鬼壓土袋上極困垂死唱叫救命合家大小及以隣人併力挽之必竟不移偉聲不出但得以手叩頭合掌而卒

齊何君平相州人母裴氏少年誕平後更不孕父母憐愛劇同眼目父母憐重平長大不多敎學問縱暴自遊年至二十父母憐愛不聽別室父因使出行經年方還父行去後母憐共私父還到舍共母殺父埋之後園誑他道父未還天雷霹父屍出然後霹平身身上具題因緣親隣告官聞徹天聽勑殺裴氏暴屍不聽收埋　右二見李歸心錄也

隋大業中河南人婦女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蚯蚓爲羹以食之姑怪其味竊藏一臠留以示兒兒還見之欲送婦向縣未及而雨雷震失其婦俄而婦從空落身衣如故而易其頭爲白狗頭言語不異問其故答云以不孝姑爲天神所罰夫以送官時乞食於市復不知所在　右一驗出冥報記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九

音釋

黬於敢切　鉞角厥切大斧也　睒失冉切　鐺抽庚切有足者　賻音付贈終者布帛也　髦謨交切　縊於計切經也　撽刑狄切隟也　嚘　咿音伊嚘於六切咿嚘悲泣聲　齌唰才詣切齌也乂制切　騲音草牝馬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　驅十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報恩篇第五十一 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三寶恩重慈蔭四生化育十方等同一子機無細而不臨智有來而必撫遂使優塡刻像欝爾浮光斯匿鑄形超然避席自茲厥後靈瑞倍興嘉聲彌盛靡草從風念則罪滅福生敬則德隆終古良由如來長我法身父母養我生身既修長壽之因必存蜉蝣之命恩義深重特須思報也

引證部第二

如正法念經云有四種恩甚爲難報何等爲四一者母二者父三者如來四者說法法師若有供養此四種人得無量福現在爲人之所讚歎於未來世能得菩提

又大般若經第四百四十三云若有問言誰是知恩能報恩者應正答言佛是知恩能報恩者何以故一切世間知恩報恩無過佛故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衆生知返復者此人可敬小恩尚不忘何況大恩設離此間百千由旬猶近我不異我恒數譽若有衆生不知返復者大恩尚不憶何況小恩彼非近我我不近彼正使被僧伽梨在吾左右此人猶遠是故比丘當念返復莫學無返復

又舍利弗問經云佛言夫受戒隨其力辦可以爲施不限多少文殊師利白佛言云何如來說父母恩大不可不報又言師僧之恩不可稱量其誰爲最佛言夫在家者孝事父母在於膝下莫以報生長與之等以生育恩深故言大也若從師學開發知見次恩大也夫出家者捨其父母生死之家入法門中受微妙法師之力也生長法身出功德財養智慧命功莫大也追其所生乃次之耳

又中陰經佛問彌勒閻浮提兒生墮地乃至三歲母之懷抱爲飲幾乳彌勒答曰飲乳一百八十斛除母腹中所食四分東弗于逮兒生墮地乃至三歲飲乳一千八百斛西拘耶尼兒生墮地乃至三歲飲乳八百八十斛北鬱單越兒生墮地坐着陌頭行人授指㰤指七日成人彼土無乳中陰衆生飲吸於風古人用其小斗作今店斗一斗當舊三斗故乳似多

又難報經云左肩持父右肩持母經歷千年便利背上猶不能報父母之恩又增一阿含經云孝順供養父母功德果報與一生補處菩薩功德一等

又佛說古來世時經云吾昔在波羅柰國穀米湧貴人民飢饉我負擔草賣以自活彼有緣覺名曰和理來遊其國我早出城欲擔負草爾時緣覺着衣持鉢入城分衛至於中道吾負草還於城門中復與相遇空鉢而出和理緣覺遙見吾來即自念言吾早入城此人出城今負草還想朝未食吾當隨後往詣其家乞以遇飢我時擔草自還其舍下草着地顧見緣覺追吾之後如影隨形我時心念朝出城時見此緣覺入城分衛如空鉢還想未獲食吾當斷食以奉施之即持食出長跪授之道人愍受其緣覺曰今穀米飢貴人民虛餓分爲二分一分着鉢一分自食爲應法爾施主報之唯然聖人願徐食之早晚無在道人願受加哀一門時彼緣覺悉受飯食吾因是德七反生天爲諸天王七反在世人中之尊因此一施爲諸國王長者人民群臣百官所見奉事四輩道俗所見供養自來求吾吾無所須

又佛升忉利天爲母說法經云佛在忉利天歡喜園中波利質多羅樹下三月安居四衆圍繞身毛孔中放千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摩耶夫人聞已乳自流出若審是我所生悉達多者當令乳汁直至於口作此語已兩乳直出猶白蓮華而便入如來口中摩耶見喜踊躍怡悅如華開榮一心五體投地專精正念結使消伏佛爲說法得須陀洹果佛在天上種種利益不可具述爾時世尊夏三月盡將欲還下閻浮放五色光照曜顯赫時天帝釋知佛當下即使鬼神作三道寶堦中央閻浮檀金左用瑠璃右用碼碯欄楯雕鏤極爲嚴麗佛語摩耶生死之法會必有離我今

應下還閻浮提不久亦當入於涅槃摩耶垂淚說偈爾時世尊與母辭別下躡寶堦梵天王執蓋及四天王侍立左右四部大眾歌唄讚歎天作伎樂充塞虛空散華燒香導從來下閻浮提其王波斯匿等一切大眾集在寶堦稽首奉迎佛還祇洹處師子座四眾圍遶歡喜踴躍不可具說

又觀佛三昧經云父王白佛當往忉利天為母說法佛言當如輪王行法問訊檀越時持地菩薩入首楞嚴定從金剛際作金剛華華華相次四龍各持七寶臺持地為佛作三道寶堦世尊至已入宮白毫相光化作七寶蓋覆母上作七寶牀奉令坐

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為大理家積財巨億常奉三寶慈向眾生觀市覩鼈心悼之焉問價貴賤鼈主知菩薩有普慈之德答曰百萬菩薩答曰大善將鼈歸家臨水放之覩其游去悲喜誓曰眾難命全如爾今也廣起弘願諸佛讚善鼈於後夜來齧其門怪門有聲便出見鼈語菩薩曰吾受重潤身得獲全無以答恩水居之物知水盈虛洪水將至必為巨害矣願速嚴舟臨時相迎答曰大善明晨詣門如事啓王王以菩薩宿有善名信用其言遷下處高時至鼈來洪水至矣可速下載尋吾所之可獲無患船尋其後有蛇趣船菩薩曰取鼈云大善又覩漂狐曰取鼈云亦善又覩漂人搏頰呼天哀濟吾命曰取鼈曰慎無取也凡人心偽尠有終信背恩追勢好為凶逆菩薩曰蟲類爾濟人類吾賊豈是仁哉吾不忍為也於是取之鼈王悔哉遂之豐土鼈辭曰恩畢請退答曰吾獲如來無所著至真等正覺者必當相度鼈曰大善鼈退蛇狐各去狐以穴為居獲古人伏藏紫磨黃金百斤喜曰當以報彼恩矣馳還白曰小蟲受潤獲濟微命蟲穴居之物求穴以自安獲金百斤斯穴非家非塚非劫非盜吾精誠之致願以貢賢菩薩深惟不取徒損無益於貧民可以布施眾生獲濟不亦善乎尋而取之漂人覩焉曰分吾半矣菩薩即以十斤惠之漂人曰爾掘塚劫金罪應奈何不半分之吾必告有司答曰貧民困者吾欲等施爾欲專之不亦偏乎漂人遂告有司菩薩見拘無所告訴唯歸命三尊悔過自責慈願眾生早離八難莫有怨結如今吾也蛇狐會曰柰何斯事蛇曰吾將濟之遂銜良藥開關入獄見菩薩狀顏色有損愴而心悲謂菩薩言以藥自隨吾將齚太子其毒尤甚莫能濟者賢者以藥自聞傅即瘳矣菩薩默然蛇如所云太子命欲將殞王令曰有能濟茲封之相國吾與參治菩薩上聞傅之即瘳王喜問其所由本末自陳王悵然自咎曰吾闇甚哉即誅漂人大赦其國封為相國執手入宮並坐談論佛法遂致太平佛告諸沙門理家者是吾身國王者彌勒是鼈者阿難是狐者鶖鷺子是蛇者目連是漂人者調達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又新婆沙論云昔揵馱羅國迦膩色迦王有一黃門恒監內事暫出城外見有群牛數盈五百來入城內問驅牛者此是何牛答言此牛將去其種於是黃門即自思忖我宿惡業

受不男身今應以財救此牛難遂償其價悉
令得脫善業力故令此黃門即復男身深生
慶悅尋還城內佇立宮門附使啓王請入奉
現王令喚入帷問所由於是黃門具奏上事
三聞驚喜厚賜珍財轉授高官令知外事頌
曰
盛哉能行　悲救為先　乘機赴感　鞠養慈憐
孤金蚍賞　闇入身全　知恩報德　幽冥應焉
感應緣（略引四驗）
宋呉子英春　有人念佛免難
渤海陳裴　唐并州石壁寺僧
宋呉子英者舒鄉人善入水捕得赤鯉魚
愛其色好持歸不殺養之池中數飼以米穀
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謝
之魚言我來迎汝上我背與汝俱升天歲來
歸見其妻子魚復迎之如此有七十入故呉
中門戶並作神魚子英祠（右此一驗出列仙傳）
宋有一國與羅剎相近羅剎數入境食人無
度王與羅剎約言自今以後國中家各專一
日當分送往勿復枉殺有奉佛家唯有一子
始年十歲次當充行父母哀號使至心念佛
爰及宗親助子屬想便送此兒辭別捨之以
佛威神力大鬼不得近明日見子尚在歡喜
同歸於家遂絕國人嘉慶慕焉（右此一驗出幽明錄）
宋酒泉郡太守到官無幾輒卒死後有渤海
陳裴見使此郡裴憂愁不樂就卜者占其吉
凶卜者曰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者則無憂
裴仍不解此語卜者報曰但去自當解之裴
既到官侍監有王侯平有史侯董侯等裴心
悟曰此所謂諸侯矣乃遠之即卧思放伯裘
之義不知何謂至夜半後有物來上裴被上
裴覺以被冐取之其物跳踉訇訇作聲外人
聞持火入欲殺之魅乃言曰我實無惡意但
欲試府君耳聽一相赦當深報府君恩府君
曰汝為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百歲
狐也今變為魅爭垂化為神而正觸府君威
怒甚遭困厄聽一放我我字伯裘若府君有
急難但呼我字則自解矣裴乃喜曰卜真放
伯裘之義即便放之小開被忽然有赤光如
電電從戶出明日夜有敲戶者裴問曰誰答
曰伯裘問曰何為答曰白事問曰白何事答
曰此界有賊發奴也裴案發則驗每事先以
語裴於是境界無毫毛之姦而咸曰聖君出
後經月餘主簿李音共裴侍婢私通既而驚
懼慮伯裘來白遂與諸侯謀殺裴卻為傍無
人便使諸侯持杖直入欲格殺之裴惶怖即
呼伯裘來救我即有物如申一疋絳練然作
聲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縛取之考問來意
故皆服首後月餘日與裴辭曰今得為神矣
當上天去不得復與府君相見往來遂去不
見也（右此一驗出搜神異記）
唐并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禪誦為業精進練
行貞觀末有鴿巢其房楹上哺養二鷇法師
每有餘食恒就巢哺之鴿鷇後雖漸長羽翼
未成乃並學飛俱墜地而死僧並收瘞之經
旬後僧夜夢二小兒白之曰兒等為先有少
罪遂受鴿身比來聞法師讀法華經及金剛
般若經既聞妙法得受人身兒等今於此寺
側十餘里某村某姓名家託生為男十月之
外當即誕育僧乃依期往視見此家一婦人

同時誕育二子因為作滿月齋僧呼為鴿兒兩兒並應之曰諾一應之後歲餘始言（此一驗出冥報拾遺）報恩事廣不可具述

背恩篇第五十二（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四生汎溺必假舟航六趣昏迷本憑獎導是故三寶大慈俯應蒼氏曲垂提引令脫苦難況復違背重恩豈不永沉苦海是故婦人爲毒夫蒙王賞撫人害熊現報臂落良由違恩業重現受交報故智度論云知恩者大悲之本開善業之初門人所愛敬名譽遠聞死得生天終成佛道不知恩者甚於畜生也

引證部第二

如百喻經云昔有一婦荒婬無度欲情既盛疾惡其夫每思方策規欲殘害種種設計不得其便會值其夫聘使隣國婦密爲計造毒藥丸欲用害夫詐語夫言爾今遠使慮有乏短今我造作五百歡喜丸用爲資糧以送於爾爾若出國至他境界飢困之時乃可取食夫用其言至他界已未及食之於夜暗中止宿林間畏懼惡獸上樹避之其歡喜丸忘置樹下即以其夜值五百偷賊盜彼國王五百疋馬并及寶物來止樹下由其逃突盡皆飢渴於其樹下見歡喜丸諸賊取已各食一丸藥毒氣盛五百群賊一時俱死時樹上人至天明已見此群賊死在樹下詐以刀箭斫射死屍收其鞍馬并及財寶驅向彼國時彼國王多將人衆尋迹來逐會於中路值於彼王彼王問言爾是何人何處得馬其人答言我是某國人而於道路值此群賊共相斫射五百群賊今皆一處死在樹下由是之故我得馬及以珍寶來投王國若不見信往看賊之瘡痍殺害處所是王即遣親信往看果如其言王時欣然歎未曾有既還國已厚加爵賞封以聚落彼王舊臣咸生妬嫉而白王言彼是遠人未可信伏如何卒爾寵遇過厚至於爵賞逾越舊臣遠人聞已而作是言誰有勇健能共我試請於平原校其技能舊人愕然無敢敵者後時彼國大曠野中有惡師子截道殺人斷絕王路時彼舊臣詳共議之彼遠人者自謂勇健無能敵者今復若能殺彼師子爲國除害真爲奇特作是議已便白於王王聞是已給賜刀杖尋即遣之爾時遠人既受勅已堅強其意向師子所師子見之奮激鳴吼騰躍而前遠人驚怖即便上樹師子張口仰頭向樹其人怖急失所捉刀落師子口師子尋死爾時遠人歡喜踊躍來白於王王倍寵遇時彼國人率爾敬服咸皆讚歎

又諸經要集云有人入林伐木迷惑失道時值大雨日暮飢寒惡蟲毒獸欲侵害之是人入石窟中有一大熊見之怖出熊語之言汝勿恐怖此舍温暖可於中宿時連雨七日常以甘果美水供給此人七日雨止熊將此人示其道徑熊語人言我是罪身多人怨家若有問者莫言見我人答言爾此人前行見諸獵者獵者問汝從何來見有衆獸不答言見一大熊於我有恩不得示汝獵者言汝是人黨以人類相觀何以惜熊今一失道何時復來汝示我者我與汝多分此人心變即將獵者示

熊處所獵者殺熊即以多分與之此人展手取肉二肘俱墮獵者言汝有何罪答曰是熊看我如父視子我今背恩將是罪報獵者恐怖不敢食肉持施衆僧上座是羅漢語諸下座此是菩薩未來出世當得作佛莫食此肉即時起塔供養王聞此事勅下國內背恩之人無令住此新婆沙論云時上座觀肉是菩薩肉共取香薪焚燒其肉收其餘骨起窣堵波持拜供養如事佛塔

又九色鹿經云昔者菩薩身為九色鹿其九種色角白如雪常在恒水邊飲食水草常與一烏為知識時水中有一溺人隨流來下或出或沒仰頭呼天山神樹神諸天龍神何不愍我鹿聞下水救之語言汝可騎我背捉我角負出上岸溺人下地遶鹿三帀向鹿叩頭乞為大天作奴給其使令採取水草鹿言不用且各自去欲報恩者莫道我在此人貪我皮角必來殺我時國王夫人夜夢見九色鹿即詐病不起王問何以答曰我昨夜夢見非常之鹿其毛九種色其角白如雪我思欲得其皮作坐褥其角作拂柄王當為我得之王若不得我將死矣王募國中若有能得當分國而治賜其金鉢盛滿銀粟賜其銀鉢盛滿金粟溺人聞之欲取富貴念言鹿是畜生死活何在往至王所言知鹿處王大歡喜言汝若能得其皮角來者報之半國溺人面上即生癩瘡溺人言大王此鹿雖是畜生大有威神王宜多出人兵乃可得耳王即大出人衆徑到恒水邊烏在樹頭見人兵來即呼鹿言知識且起王兵來至鹿故熟眠卧不覺烏下啄耳鹿方驚覺四向顧望無復走地便往趣王車邊傍臣欲射王曰莫射此鹿非常將是天神鹿言大王且莫射我我前活王國中一人鹿復長跪問王言誰道我在此王便指示車邊癩面人是也鹿即仰頭視此人面眼中淚出不能自勝此人前溺在水中我不惜身命自投水中負此人出約不相道人無反復不如出水中浮木也王有愧色汝受其恩柰何反欲殺之即下勅國中若有驅逐此鹿者當誅五族衆鹿數千皆來依附飲食水草不侵禾稼風雨時節五穀豐熟人無疾病其世太平時九色鹿我身是也烏者阿難是也國王者今父王悅頭檀是也時王夫人者今孫陀利是也時溺人者調達是也我雖有善心向之故欲害我雖有意至

又雀王經云昔者菩薩身為雀王慈心濟衆由護身瘡有虎食獸骨挂其齒困飢將終雀王入口啄骨日日若茲雀口生瘡身為瘦疵骨出虎活雀飛登樹說佛經曰殺為凶虐其惡莫大虎聞雀誡勑聲勃然恚曰爾始離吾口而敢多言雀覩其不可化退速飛去佛言雀王者是吾身虎者是調達身

又雜寶藏經云時提婆達心常懷惡欲害世尊乃顧五百善射婆羅門使持弓箭詣世尊所挽弓射佛所射之箭變成諸華五百婆羅門見是神變皆大怖畏即投弓箭禮佛懺悔佛為說法皆得須陀洹道復白佛言願聽我等出家學道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着體重為說法得阿羅漢道諸比丘白佛言世尊神力甚為希有提婆達多常欲害佛然佛恒生大慈佛言非但今日如是於過去時

波羅奈國有一賈主名不識恩共五百賈客入海採寶得寶還返到洄澓處遇水羅剎而捉其船不能得前衆賈人等極大驚怖皆共唱言天神地神日月諸神誰能慈愍救濟我也有一大龜背廣一里心生悲愍來向船所負載衆人即得渡海時龜小睡不識恩者欲以大石打龜頭殺諸賈人言我等蒙龜濟難活命殺之不祥不識恩也不識恩曰我儕飢急誰能念恩輒便殺龜而食其肉即日夜中有大群象蹋殺衆人爾時大龜我身是也爾時不識恩者提婆達多是也五百賈人者五百婆羅門出家得道是也我於往昔濟彼厄難今復拔其生死之患也

畢十　十四

又佛說栴檀樹經云佛早發四諦聽執受時維耶梨國有五百人入海採寶置船步還經歷深山日暮止宿豫嚴早發四百九十九人皆引去一人卧熟失伴仍遇天雨雪失去徑路窮厄山中啼哭呼天有大栴檀香樹樹神謂窮人言可止留此自相給衣食到春可去窮人便留至于三月啓樹神言受恩得全身命未有微報顧有二親今在本土實思得還願乞發遣樹神言善便自從意以金一餅賜之去此不遠當得還邑窮人臨去問樹神言此樹香潔世所希有今當委還願知其名神言不須問也窮人復言依陰此樹積歷三月若到本國當宣樹恩神便報言樹名栴檀根莖枝葉治人百病其香遠聞世之奇異人所貪求不須道也窮人還至國中親族歡喜後無幾間國王病頭痛檮祀天地山水諸神病不消差名醫省視唯得栴檀香以護病得愈王即募求民間無有便宣令國中得栴檀香者拜為封侯妻以王女時窮人聞賞祿重便詣王所白言我知栴檀香處王便令匠臣將窮人往伐取香樹至到樹所使者見樹洪直枝條茂盛華果煌煌以希見故心不忍伐不

[illegible]十　十五

伐者則違王命躊躕俳佪不知云何樹神空中言曰便伐但置其根伐已以人血塗之肝腸覆其上樹自當生還復如故使者聞神言如此便令人伐之窮人住在樹邊樹枝路地摽殺窮人使者便與左右議言向者樹神言當得人血肝腸以祠樹心不知當以誰賽此人今死便以當之則屠割之取其肝血如神所勅樹即便生如本無異車載伐樹以還國中醫即進藥王病得愈舉國歡喜王命國中人民其有病者皆出香給病皆得愈舉國欣欣遂致太平阿難退坐稽首質言是窮人何無反復違樹神重誓佛報曰乃往昔維衛佛時有父子三人其父奉行齋戒未曾懈怠大兒常於中庭空中燒香供養十方諸佛小弟愚癡不知三尊輒以衣覆香上兄謂弟言此事大重何以犯之弟起惡言誓言斷兄兩足兄復起念當拍殺弟父言汝二子諍使我頭痛大兒報言願破我身為藥令父平損口安言故世世受罪弟與惡意欲斷兄足後果將人往斷樹身兄欲拍殺弟今作樹神果因樹為體拍殺弟身時國王頭痛者其父也奉齋精進故得尊貴時言使我頭痛者後果頭痛各受其殃佛言罪福報應如影隨形頌曰

大悲愍濟　德重乾坤　恩深父母　義越君臣
忠孝盡命　猶難報恩　如違厥理　交喪其身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

第十　十六

音釋

蜉蝣（蜉房鳩切蝣于求切蜉蝣渠畧也）齚（鋤変切齒齧也）瘞（於計切埋也）鴆（直禁切毒鳥也）蹹（達合切踐也）餅（音丙飯也金）賽（先代切祭謝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敍一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善友篇第五十三（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理之所窮唯善與惡顧此二途條然易辯幽則有罪福苦樂顯則有賢愚榮辱愛榮憎辱趣樂背苦含識所必同也今愛榮而不知慕賢求福而不知避禍譬猶播植秕稗而欲歲取精粮驅駕駑蹇而望騰超負絕不亦惑哉如鳥獸蟲卉之智猶知因風假霧託迅附高以成其事奚況於人而無託友以就其善乎故所託善友則身存而成德所親闇蔽則身悴而名惡也故玄軌之宗出於高範切瑳之意事存我友又搏牛之䖟飛極百步若附龍尾則一翥萬里此豈非其翼工之所託迅也亦同凡夫弱喪極不越人天若憑大聖之力則高昇十地同生淨域也

引證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阿難比丘說半梵行名善知識佛言不爾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識又云善知識者如法而說如說而行云何名爲如法而說如說而行自不殺生教人不殺生乃至自行正見教人行正見若能如是則得名爲眞善知識自修菩提亦能教人修行菩提以是義故名善知識自能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亦能教人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復以是義名善知識善知識者有善法故何等善法所作之事不求自樂常爲衆生而求於樂見他有過不訟其短口常宣說純善之事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善男子如空中月從初一日至十五日漸漸增長善知識者亦復如是令諸學人漸遠惡法增長善法善男子若有親近善知識者本未有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即便有之未具足者則得增廣又云善友當觀是人貪欲瞋恚愚癡思覺何者偏多若知是人貪欲多者則應爲說不淨觀法瞋恚多者爲說慈悲思覺多者教令數息著我多者當爲分析十八界等聞已修行次第獲得四念處觀身受心法得是觀已次第復觀十二

因緣如是觀已次得暖法從得暖法乃至漸
得羅漢辟支佛果菩薩大乘佛果等依此而
生更無疑滯自利利他不加水乳是名眞善
知識法師之位若不具此非善知識加水之
法不可依承故佛性論引經偈云
無知無善識　惡友損正行　蜘蛛落乳中
是乳轉成毒
是故要須眞實利益衆生先自調伏然後教
人無寡聞失無退行失無散亂失無輕慢失
無顛倒失無貪求失無瞋恚失無邪行失無
著我失無小行失具此十法名善知識故莊
嚴論偈云
多聞及見諦　巧說亦憐愍　不退此丈夫
菩薩勝依止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又共長老難陀至
於一賣香邸見彼邸上有諸香裹見已即告
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取此邸上諸
香裹物難陀爾時即依佛教於彼邸上取諸
香裹佛告難陀汝於漏刻一移之頃捉持香
裹然後放地爾時長老難陀聞佛如此語已
手執此香於一刻間還放地上爾時佛告長
老難陀汝今當自嗅於手看爾時難陀聞佛
語已即嗅自手佛語難陀汝嗅此手作何等
氣白佛言世尊其手香氣微妙無量佛告難
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善知識恒常自居
隨順染習相親近故必定當得廣大名聞爾
時世尊因此事故而說偈言
若有手執沉水香　及以藿香麝香等
須臾執持香自染　親附善友亦復然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若人親近惡知識　現世不得好名聞
必以惡友相親近　當來亦墮阿鼻獄
若人親近善知識　隨順彼等所業行
雖不現證世間利　未來當得盡苦因
又四分律親友意者要具七法方成親友一
難作能作二難與能與三難忍能忍四密事
相告五互相覆藏六遭苦不捨七貧賤不輕
如是七法人能行者是親善友應親附之又
大莊嚴論佛說偈云
無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善友第一親
涅槃第一樂
又迦羅越六向拜經云善知識者有四輩一
外如怨家內有厚意二於人前直諫於外說
人善三縣官若爲其征訟憂解之四見人貧
賤心不棄捐當念欲富之善知識者復有四
輩一爲吏所捕將歸藏匿於後解決之二有
病瘦消損將歸養視之三知識死亡棺斂視
之四知識已死復念其家又生經云佛告諸
比丘往古久遠不可計時於他異土時有四
人以爲親厚共止一處時有獵師射獵得鹿
欲來入城各共議言吾等設計從其獵師當
索鹿肉知誰獲多俱即發行一人陳詞其言
麤獷而高自大咄男子當惠我肉欲得食之
第二人曰唯兄施肉令弟得食第三人曰仁
者可愛以肉相與吾思食之第四人曰親厚
捐肉唯見乞施吾欲食之俱共飢渴時獵師
觀察四人言詞各隨所言以偈報之先報第
一人曰
卿詞甚麤獷　云何相與肉　其言如刺人
且以角相施

報第二人曰
比人爲善哉　謂我以爲兄　其詞如肢體
便持一膊與
報第三人曰
可愛敬施我　而心懷慈哀　詞其如腹心
便以心肝與
報第四人曰
以我爲親厚　其身得同契　此言快善哉
以肉皆相與
於時獵師隨其所志言詞麤細各與肉分於是天現其身而作頌曰
一切男子詞　柔軟歸其身　是故莫麤言
衰利不離身
爾時佛告諸比丘第一麤詞則所欣釋子是第二人者颰陀和梨是第三人者黑優陀是第四人者今阿難是天説偈者則吾身是爾時相遇今亦如是

又佛本行經云佛告諸比丘我念往昔久遠之時波羅柰國有一烏王其烏名曰蘇弗多羅(此言善子)而依住彼波羅柰城與八萬烏和合共住善子烏王有妻名曰蘇弗室利(此言善女)時彼烏妻共彼烏王行欲懷妊時彼烏妻忽作是念願我得淨香潔飲現今人王之所食者而彼烏妻思是飲食不能得故宛轉迷悶身體顀頟羸瘦戰掉不自安故問其妻言汝今何乃宛轉於地身體顀頟羸瘦戰掉不能自安彼時烏妻報烏王言善哉聖子我今有娠乃作是念願得清淨香潔餚饍如王食者時善子烏語其妻言異哉賢者如我今日何處得是香美飲食王宮深邃不可得到我若入者於彼手邊必失身命彼妻又復報烏王言聖子今者若不能得如是飲食我死無疑幷其胎子亦必無活善子烏王復告妻言異哉賢者汝今死日必當欲至乃思如是難得之物善子烏王作是語已憂愁悵怏思惟而住復作是念如我意者如是香潔清淨飲食如王食者實難得也爾時烏王羣衆之內乃有一烏見善子烏心懷愁憂不樂而住見是事已詣烏王所白烏王言異哉聖者何故憂愁思惟而住善子烏王於時廣説前事因緣彼烏復白善子王言善哉聖子莫復愁憂我能爲王覓是難得香美餚饍王所食者是時烏王復告彼烏作如是言善哉善友汝若力能爲我得辦如此事者我當報汝所作功德爾時彼烏從烏王所居住之處飛騰虛空至梵德王宮去廚不遠坐一樹上觀梵德王食廚之內其王食辦有一婦女備具餚饍食時將至專以銀器盛彼飲食欲奉與王爾時彼烏從樹飛下在彼婦女頭上而立啄嚙其鼻時彼婦女患其鼻痛即翻此食在於地上爾時彼烏即取其食將與烏王烏王得已即將與彼善女烏妻其妻得已尋時飽食身體安隱如是產生爾時彼烏別日數往奪彼食取將與烏王時梵德王屢見此事作如是念奇哉奇異云何此烏數數恒來穢污我食復以嘴爪傷我婦女而王不能忍此事故尋時勅喚網捕獵師而語之言卿等急速至彼烏處生捕將來其諸獵師聞王勅已啓白王言如王所勅不敢違命獵師往至以其羅網捕得此烏生捉將來付梵德王時梵德王語其烏言

汝比何故數汚我食復以嘴爪傷我婦女爾
時彼烏語梵德王善哉大王聽我向王說如
此事令王歡喜時梵德王心生喜悅作如是
念希有斯事云何此烏能作人語作是念已
告彼烏言善哉善哉汝必為我說斯事意令
我歡喜爾時彼烏即以偈頌向梵德王而說
之曰

大王當知波羅柰　有一烏王恒依止
八萬烏衆所圍遶　悉皆取彼王處分
彼烏王妻有所憶　我向大王說其緣
烏妻所思香美饍　如是大王所食者
是故我今數數來　抄撥大王香美食
今者為彼烏王故　致被大王之所繫
善哉唯願大聖王　慈悲憐愍放脫我
我為烏王彼妻故　數來抄撥大王食
我念從此一生來　未曾經造如此事
今為大王一勑已　於後不敢更復為

時梵德王既聞彼烏如此語已心生喜悅作
如是言希有此事人尚不能於其主邊有如
是等愛重之心如此烏也作是語已其梵德
王而說偈言

若有如是大臣者　彼應重答食封祿
須似如是猛健烏　為主求食不惜命

其梵德王說此偈已復告烏言善哉汝烏於
今已去常來至此取香美食若其有人遮斷
於汝不與食者來語我知我自與汝已分所
食而將去耳佛告諸比丘汝等當知彼烏王
者我身是也彼時為主偷食烏者即優陀夷
比丘是也梵德王者此即輸頭檀王是也於
時比丘優陀夷令彼歡喜為我取食今亦復
爾令淨飯王心生歡喜又復為吾而將食來

頌曰

澡身沐德　鑪冶心塵　氷開春日　蘭敗秋年
慧人成哲　愚友增纏　將昇實地　願值善緣

惡友篇第五十四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七聖垂化正攝羣心善惡二門用標宗
極善類清昇惡稱俯墜良由業惑未傾牢籠
三界情塵不靜擁翳五燒滯八倒之沉淪繫
四生之維縶是故隨順邪師信受惡友致使
煩惑難攝亂使常行心馬易馳情猴難禁修
福念善罕自無聞造罪造愆日就增進因此
輪迴生死不絕大聖愍之豈不痛心也

引證部第二

如尸迦羅越六向拜經云惡知識者有四輩
一內有怨心外強為知識二於人前好言語
背後說人惡三有急時於人前愁苦背後歡
喜四外如親厚內興怨謀惡知識復有四輩
一小侵之便大怒二有倩使之便不肯行三
見人有急時避人走四見人死亡棄之不視
又涅槃經云菩薩摩訶薩觀於惡象及惡知
識等無有二何以故俱壞身故菩薩摩訶薩
於惡象等心無怖懼於惡知識生怖畏心何
以故是惡象等唯能壞身不能壞心惡知識
者二俱壞故是惡象等唯壞一身惡知識者
壞無量善身無量善心是惡象等唯能破壞
不淨臭身惡知識者能壞淨身及以淨心是
惡象等能壞肉身惡知識者壞於法身為惡
象煞不至三惡為惡友煞必至三惡是惡象

等但爲身怨惡知識者爲善法怨是故菩薩當遠離諸惡知識

又增一阿含經世尊說偈云

莫親惡知識　亦莫愚從事　當近善知識
人中最勝者　人中無有惡　習近惡知識
後必種惡根　永在暗中行

又中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怨家法而作怨家第一不欲令怨家有好色雖好沐浴名香塗身然爲色故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二不欲令怨家安隱睡眠雖卧床枕覆以錦綺然故憂苦不捨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三不欲令怨家而得大利雖應得利而不得利應不得利而得其利彼此二法更互相違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四不欲令怨家有朋友若有親朋捨離避去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五不欲令怨家有稱譽彼惡名醜聲周聞諸方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六不欲令怨家極大財富彼大富人儻失財物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七不欲令怨家身壞命終往至善處彼身口意惡行已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而作怨家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久遠世時於雪山下有二頭鳥同共一身在於彼住一頭名曰迦嘍嗏鳥一頭名憂波迦嘍嗏鳥而彼二鳥一頭若睡一頭便寤其迦嘍嗏又時睡眠近彼寤頭有一果樹名摩頭迦其樹花落風吹至彼所寤頭邊其頭爾時作如是念我今雖復獨食此花若入於腹二頭俱時得色得力並除飢渴而彼寤頭遂即不令彼頭睡寤亦不告知默食彼花其彼睡頭於後寤時腹中飽滿欬噦氣出即語彼頭作如是言汝於何處得此香美微妙飲食而噉食之令我身體安隱飽滿令我所出音聲微妙彼寤頭報言汝睡眠時此處去我頭邊不遠有摩頭迦花果之樹當於彼時一花墮落在我頭邊我於爾時作如是念令我但當獨食此花若入於腹俱得色力並除飢渴是故我時不令汝寤亦不語知即食此花爾時彼頭聞此語已即生瞋恚嫌恨之心作如是念其所得食不語我知不喚我覺即便自食若如此者我從今後所得飲食我亦不喚彼寤語知而彼二頭至於一時遊行經歷忽然值遇一箇毒花便作是念我食此花願令二頭俱時取死于時語彼迦嘍嗏言汝今睡眠我當寤住時迦嘍嗏聞彼憂波迦嘍嗏頭如是語已便即睡眠其彼憂波迦嘍嗏頭尋食毒花迦嘍嗏頭既睡寤已欬噦氣出於是即覺有此毒氣而告彼頭作如是言汝向寤時食何惡食令我身體不得安隱命將欲死又令我今語言麤澀欲作音聲障礙不利於是寤頭報彼頭言汝睡眠時我食毒花願令二頭俱時取死於時彼頭語別頭言汝所爲者一何太卒云何乃作如是事已即說偈言

汝於昔日睡眠時　我食妙花甘美味
其花風吹在我邊　汝返生此大瞋恚
凡是癡人願莫見　亦願莫聞癡共居
與癡共居無利益　自損及以損他身

佛告諸比丘汝等若有心疑彼時迦嘍嗏鳥食美花者莫作異見即我是彼時憂波迦嘍嗏鳥食毒花者即此提婆達多是也我於彼

時為作利益返生瞋恚今亦復爾我教利益返更用我為怨讎也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與彼難陀入迦毗羅婆蘇都城入已漸至一賣魚店爾時世尊見彼店內茅草鋪上有一百頭臭爛死魚置彼草鋪見已告彼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取此魚鋪一把茅草其彼難陀而白佛言如世尊教作是語已即於彼店魚鋪下抽取一把臭惡茅草既執取已佛復告言長老難陀少時捉住還放於地難陀白言如世尊教即把草住爾時難陀捉得彼草經一時頃便放於地爾時佛復告難陀言汝自嗅手爾時難陀即嗅其手爾時佛復告難陀言汝手何氣長老難陀報言世尊唯有不淨腥臭氣也爾時佛告長老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惡知識共為朋友交往止住雖經少時共相隨順後以惡業相染習故令其惡聲名聞遠至爾時世尊因斯事故而說偈言

猶如在於魚鋪下　以手執取一把茅
其人手即同魚臭　親近惡友亦如是

頌曰

峨峨王舍城　鬱鬱靈竹園　中有神化長
巧誘入幽玄　善人募投福　惡友樂讎怨
善惡昇沉異　薰蕕別路門

擇交篇第五十五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經說善知識者不得暫離惡知識者不得暫近但凡夫識心譬同素絲隨緣改轉受色有殊境來薰心心應其境心境相成善惡業現故知三寶所資在物為貴其德既弘其功亦大願捐棄惡友親近善人非直自行得成亦使幽顯歸心也

引證部第二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雪山根底曲山壅中有向陽處眾鳥雲集便共議言我等今日當推舉一鳥為王令眾畏難不作非法眾鳥議言善誰應為王有一鳥言當推鶬鴰有一鳥言此事不可何以故高脚長頸眾鳥脫犯啄我等腦眾咸言爾復有一鳥言當推鵝為王其色絕白眾鳥所敬眾鳥復言此亦不可顏貌雖白項長且曲自項不直安能正他是故不可又復眾言正有孔雀衣毛綵飾觀者悅目可應為王復言不可所以者何衣毛雖好而無慚愧每至儛時醜形出現是故不可有一鳥言土梟為王所以者何晝則安靜夜則伺守能護我等堪為王者眾咸可爾有一鸚鵡在一處住而多智慧作是念言眾鳥之法夜應眠息晝則求食是土梟法夜寤晝則多睡而諸眾鳥圍侍左右晝夜警宿不復眠睡甚為苦事我今設語彼當瞋恚拔我毛羽正欲不言眾鳥之類長夜受困寧受拔毛不越正理便到眾鳥前舉翅恭敬白眾鳥言願聽我說如前意見爾時眾鳥即說偈答

黠慧廣知義　不必以年耆　汝年雖幼小
智者宜時說

爾時鸚鵡聞眾鳥說即說偈言

若從我意者　不用土梟王　歡喜時覩面
常令眾鳥怖　況復瞋恚時　其面不可覩

時衆鳥咸言實如所說即共集議此鸚鵡鳥聰明黠慧堪應爲王便拜爲王佛告諸比丘彼時王鳥者今闍陀比丘是鸚鵡鳥者今阿難是

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如過去世時有群雞依榛林住有狸侵食雄雞唯有雌在後有烏來覆之共生一子子作聲時公說偈言

此兒非我有　野父聚落母　共合生一子
非烏復非雞　若欲學公聲　復是雞母生
若欲學母鳴　其父復是烏　學烏似雞鳴
學雞作烏聲　烏雞二兼學　是二俱不成

又智度論云何布施生尸波羅蜜菩薩思惟衆生不知布施後世貧窮以貧窮故劫盜心生以劫盜故而有煞害以貧窮故不足於色色不足故而作邪行以貧窮故爲人下賤下賤畏他而生妄語如是等貧行十不善道若行布施生有財物不爲非法何以故五欲充足無所乏短如提婆達多本生曾爲一蛇與一蝦蟇一龜在一池中共結親友其後池水竭盡飢窮困乏無所控告時蛇遣龜以呼蝦蟇蝦蟇說偈以遣龜言

若遭貧窮失本心　不惟本義食爲先
汝持我聲以語蛇　蝦蟇終不到汝邊

若修布施後生有福無所短乏則能持戒無此衆惡是爲布施能生尸羅波羅蜜若能布施以破慳心然後持戒忍辱等易可得行如文殊師利在昔過去久遠劫時曾爲比丘入城乞食得滿鉢百味歡喜丸城中有一小兒追而從乞不即與之乃至佛圖手捉二丸而要之言汝若能自食一丸以一丸施僧者當以施汝即相然可以一歡喜丸布施衆僧然後於文殊師利許受戒發心作佛如是布施能令受戒發心作佛頌曰

善惡自相違　明闇不同止　聖人愍迷徒
乘機入生死　慕德袪蹶煩　懲心見眞理
擇交惡自終　出苦方有始

感應緣三驗略引

魏沙門釋超達　魏沙門釋僧朗
齊沙門釋道豐

魏滎陽釋超達未詳氏族元魏中行業僧也多知解善呪術帝禁圖讖尤急所在搜訪有人誣達乃收付滎陽獄時魏博陵公檢勘窮劾達以實告公遂大怒以車輪繫頸嚴防衛之自知無活專念觀音至夜四更忽不見輪唯見守者皆大昏睡因走出外將欲遠避以繫獄因久脚遂攣急不能遠行至曉虜騎四出追之達急伏卧草中兵騎蹋草悉皆靡遍對過不見仰看虜面悉以皮障自達一心服死唯專誠稱念夜虜去尋即得脫又有僧明道人爲北臺石窟寺主魏氏之王天下每疑沙門爲賊官收數百僧並五繫縛之僧明爲魁首以繩急繫從頭至足尅明斬決僧明大怖一心念觀世音至於半夜覺繩小寬私心欣幸精誠彌切及曉索繩都斷既因得脫逃逸奔山明旦獄監來覓不見唯有斷繩在地知爲神力所加非關人事即以奏聞帝信道人不久遂總釋放

魏涼州釋僧朗魏虜攻涼州城民少逼僧上城舉城同陷收登城僧三千人至軍將至魏主所謂曰道人當坐禪行道乃復作賊登城

罪極刑戮明日當殺至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度天師寇謙之爲帝所信奏曰上天降異正爲道人實非本心官抑令上願不須殺帝遂放之猶散配役徒唯朗等數僧別付帳下從駕東歸及魏軍東還朗與同學思慕本鄉中路共叛然嚴防守更無走處東西絕壁莫測淺深上有大樹傍垂岸側遂以鼓旗竿繩繫樹懸下時夜大暗崖底純棘無安足處欲上崖頭復恐軍覺投計慞惶捉繩懸住勢非及久共相謂曰今厄頓至唯念觀音以頭扣石一心專注須臾光明從日處出通照天地乃見棘中有得下處因光至地還忽冥暗方知聖力非關天明相慶感遇便泰稍眠良久天曉始聞軍衆警角將發而山谷重疊徘徊萬里不知出路候月而行路值大虎出在其前相顧而言雖免虜難虎口難脫朗語僧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現光今遇此虎將非聖人示吾路耶於是二人徑詣虎所虎即前行若朗小遲虎亦暫住至曉得出而失虎蹤便隨道自進至于七日達於仇池

又王涼漢出于荊州不測所終

齊相州鼓山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或云靈丹黃白醫療占相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來往并鄴常過問之應對不思隨事摽答帝曾命酒并蒸肫勅置豐前令遣食之豐聊無辭讓極意飽噉帝乃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謂弟子曰除却床頭物及發撤床見向者蒸肫酒等猶在都不似噉嚼處時石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西則東望山巔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覩靈瑞日日禮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卧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今道成即是佛也爾當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恃重傍視群僧猶如草芥於大衆前側手指胷云你輩頗識眞佛不泥龕畫佛語不出唇智慮何如你見眞佛不知禮敬猶作本日期我悉墮阿鼻又眼精已赤叫呼無常合寺知是驚禪及未發前舉詣豐所徑即謂曰汝兩月已來當見東山上現金像耶答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遣作佛耶答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走難制便以針針之三處因即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久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旣無陟降辛苦努力勤修道業便指竈傍去一方石遂有懸泉澄映不盈不減於今現存

右二驗出梁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音釋

秕稗 秕卑几切穀不成也稗蒲懈切似禾穢草也　藿 忽郭切香草　麝 市夜切獸如小麋臍有香　颰 蒲活切　顑頷 顑丘感切頷泰醉切顑頷憂瘠也　嚙 倪結切噬也　嘴 子累切與觜同　嘍 音婁　嗏 音茶　欬噦 欬口溉切噦於月切逆氣也　鶬鴰 鶬千岡切鴰公活切鶬鴰鳥名　梟 堅堯切土梟怪鳥　榛 鉏臻切木叢生也　昝 思積切與昔同　囂 虛驕切喧也　欒 吕員切與攣同　噉 徒濫切食也　嚼 疾雀切噍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轂二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眷屬篇第五十六此有四部

述意部　哀戀部

敗易部　離著部

述意部第一

竊尋眷屬洴移新故輪轉去留難卜聚會暫時良由善惡緣別昇沉殊趣善如難陀棄榮欲而從道羅雲捨王位而斷結如栴檀林栴檀圍遶隨應而度調御之美於茲可見惡如調達破僧闍王害父常懷毒意恒結怨讎既同棘刺之林亦類蚖蛇之種善惡路分禍福可覩

哀戀部第二

如須摩提長者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有大長者子名須摩提是人命終父母宗親及諸知識一時號哭哀悼躃踊稱怨大喚悶絕于地或有喚父母兄弟者或有呼夫主大家者如是種種號咷啼哭又有把土而自坌者又有持刀斷其髮者譬如有人毒箭入心苦惱無量或有以衣自覆而悲泣者譬如大風鼓扇林樹枝柯相振又如失水之魚宛轉在地又如斬截大樹崩倒狼籍以如是楚毒而加其身爾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彼諸大衆何故哀號悲泣如是阿難具以白佛唯願世尊爲度一切可往至彼諸佛世尊不以無請而有不說我今爲彼諸人勸請於佛世尊以大慈悲願往至彼爾時如來受阿難請即往其家是時彼諸人等遙見世尊各各以手拭面前來迎佛既至佛所頭面禮足悲哀鯁塞不能發言正欲長歎以敬佛故不敢出息噎氣而住爾時佛告長者父母等汝等何故悲泣懊惱著此幻法是諸人等同時發言而白佛言世尊是城中唯有此人聰明智慧端正殊妙年既盛壯於諸人中爲無有上又復多饒財寶倉庫盈溢車馬衣服奴婢使人如是悉備無所乏短一旦命終是故我等悲泣戀慕不能自勝善哉世尊願爲我等方便說法得離諸惱從今已後更不復受如是諸苦爾時世尊告長者父母宗親知識及諸大衆汝等曾見有生者不老病死不諸人白佛言未曾見也佛復告諸大衆汝等欲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者莫復念是恩愛之縛摽心正見歸命三寶所以者何於諸世間無過佛者能導盲冥愚癡之衆佛所說法即是良藥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十方世界中　生者無不死　生死往來道
唯法能除滅　無有十方剎　命終能濟者
唯佛能除斷　是故歸命佛　若人作不善
好行十惡者　心常懷憍慢　不敬於三寶
不能持淨戒　懈怠不精進　如是諸人等
皆名之爲死　無常計有常　不淨計有淨
實苦而言樂　無我計有我　衆生生死中
深著於倒見　千萬億劫中　不知生死本
若有人能解　眞實大法者　能知此非常
最爲大苦本　若人見垢濁　斷除三毒本
必能得成就　無上之大法

爾時長者諸眷屬等聞佛所說悲苦皆息並獲道果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婆羅門少年出家學至

六十不能得道婆羅門法六十不得道然後歸家娶婦爲此居家生得一男端正可愛至年七歲書學聰了才辯出口有逾人之操卒得重病一宿命終梵志憐惜不能自勝伏其屍上氣絶復穌親族諫喻奪屍殯斂埋著城外梵志自念我今啼哭計無所益不如往至閻羅王所乞索兒命於是梵志沐浴齋戒齎持華香發舍而去所在問人閻羅王所治處爲在何許展轉前行行數千里至深山中見諸得道梵志復問如前諸梵志問曰卿問閻羅王所治處欲求何等答曰我有一子辯慧過人近日卒亡悲窮懊惱不能自解欲至王所求乞兒命還將歸家養以備老諸梵志等愍其愚癡即告之曰閻羅王所治之處非是生人所可得到也當示卿方宜從此西行四百餘里有一大川其中有城此是諸天神案行世間停宿之城閻羅王常以四月四日案行必過此城卿持齋戒往必見之梵志歡喜奉教而去到其川中見好城郭宮殿屋舍如忉利天梵志詣門燒香翹脚呪願求見閻羅王王勅守門人引見之梵志啓言晚生一男欲以備老養育七歲近日命終唯願大王垂恩布施還我兒命閻羅王言所求大善卿兒今在東園中戲自往將去梵志即往見兒與諸小兒共戲即前抱之向之啼泣曰我晝夜念汝食寐不甘汝寧不念父母辛苦以不小兒驚喚逆呵之曰癡騃老翁不達道理寄住須臾名人爲子勿妄多言不如早去今我此間自有父母邂逅之間唐自手抱梵志悵然涕泣而去即自念言我聞瞿曇沙門知人神魂變化之道當往問之於是梵志即還佛所時佛在舍衛祇洹爲大衆說法梵志見佛稽首作禮具以本末向佛陳之實是我兒不肯見召反謂語我爲癡騃老翁寄住須臾認我爲子永無父子之情何緣乃爾佛告梵志汝實愚癡人死神去便更受形父母妻子因緣合居譬如寄客起則離散愚迷縛著計爲己有憂悲苦惱不識本根沉溺生死未復休息唯有慧者不貪恩愛覺苦捨習勤修經戒滅除識想生死得盡梵志聞已豁然意解即於座上得阿羅漢道

又大法炬經云佛言一切衆生皆悉隨其形類而置名字如鳥雀等而彼餓鬼衆生之中無有決定差別名字勿謂天定天也人定人也餓鬼定餓鬼也如一事上有種種名如一人上有種種名如一天乃至餓鬼畜生有種種名亦復如是亦有多餓鬼全無名字於一彈指頃轉變身體作種種形云何可得呼其名也彼中惡業因緣未盡故於一念中種種變身

改易部第三

如法句喻經云昔佛在舍衛國爲天人說法時城中有婆羅門長者財富無數爲人慳貪不好布施食常閉門不喜人客若其食時輙勅門士堅閉門戶勿令有人妄入門裏乞匃求索爾時長者欻思美食便勅其妻令作飯食敎殺肥雞薑椒和調煮之令熟飲食飣餖即時已辦勅外閉門夫妻二人坐一小兒著聚中央便共飲食父母取雞肉著兒口中如是數數初不有廢佛知此長者宿福應度化

作沙門伺其坐食現出坐前便呪願云且言多少布施可得大福長者舉頭見化沙門即罵之言汝爲道人而無羞恥室家坐食何爲唐突沙門答曰卿自愚癡不知羞恥今我乞士何故慚羞長者問曰吾及室家自共娛樂何故慚羞沙門答曰卿殺父妻母供養怨家不知慚恥反謂乞士何不慚羞於是世尊即說偈曰

所生枝不絕　但用食貪欲　養怨益丘塚
愚人當汲汲　雖獄有鉤鎖　慧人不謂牢
愚見妻子飾　深著愛其牢　慧說愛爲獄
深固難得出　是故當斷棄　不親欲能安

長者聞偈驚而問之道人何故說此答曰案上雞者是卿先世時父以慳貪故常生雞中爲卿所食此小兒者往作羅剎卿作賈客大人乘船入海舟輙失流墮羅剎國中爲羅剎所食如是五百世壽盡來生爲卿作子以卿餘罪未畢故來欲相害耳今是妻者是卿先世時母以恩愛深固今還與卿作婦今卿愚癡不識宿命殺父養怨以母爲妻五道生死輪轉無際周旋五道誰能知者唯有道人見此覩彼愚者不知豈不慚恥於是長者忽然毛竪如怖畏狀佛現威神令識宿命長者見佛即識宿命尋則懺悔謝過便受五戒佛爲說法得須陀洹道

又雜寶藏經云佛時遊行到居阿羅國便於中路一樹下坐有一老母名迦旦遮羅繫屬於人井上汲水佛語阿難往索水來阿難承佛勅即往索水爾時老母聞佛索水自擔罐往既到佛所放罐著地直往抱佛阿難欲遮佛言莫遮此老母者五百身中曾爲我母愛心未盡是以抱我若當遮者沸血從面門出而即命絕既得抱佛嗚其手足在一面立佛語阿難往喚其主其主來至頭面禮佛却住一面佛語主言放此老母使得出家若令出家當得阿羅漢主便即放緣此老母迦葉佛時出家學道故得阿羅漢爾時爲徒衆主罵諸聖尼爲婢令屬於他五百身中恒爲我母遮我布施常生貧賤也

又賢愚經云舍衛國中有豪富長者唯無子姓每禱祀神祇求索一子精誠欵篤婦便懷妊日月滿足生一男兒其兒端正世所希有父母宗親共相合集詣大江邊飲食自娛臨河不固失兒墮水尋時搏撮竟不能得父母憐念絕而復穌其兒功德竟復不死至河水中隨水沉浮時有一魚吞此小兒雖在魚腹猶復不死時有小村而在下流有一富家亦無子姓種種求索困不能得而彼富家恒令一奴捕魚販賣其奴捕得吞小兒魚剖腹看之得一小兒面貌端正得已歡喜我家由來禱祠求索精誠報應故天與我即便摩抆乳哺養之時彼上村父母追索此是我兒於彼河失今汝得之願以見還時彼長者而答之曰我家由來禱祠求子今神報應賜我一兒君之亡兒竟何所在紛紜不了詣王求斷於是二家各引道理王聞其說靡知所以即爲二家共養此兒至兒長大各爲娶婦安置家業二處異居此婦生子即屬此家彼婦生兒即屬彼家時二長者各隨王教其兒長大俱爲娶婦供給所須無有乏短其兒白二父母

請求出家父母心愛不能拒逆即便聽許即往佛所求索入道佛即聽之讃言善來頭髮自墮即成沙門字曰重姓佛爲說法得盡諸苦即於座上成阿羅漢阿難白佛不審世尊此重姓比丘本造何行種何善根而今生世隨水魚吞而故不死佛告阿難汝且聽之吾當爲說過去久遠有佛世尊號毗婆尸集諸大衆爲說妙法時有長者來至會中聞受三歸受不殺戒復以一錢布施彼佛由是之故世世受福無有乏短佛告阿難爾時長者今重姓比丘是也由施一錢九十一劫恒富錢財至於今世二家供給受不殺戒故墮水中魚吞不死受三自歸故今值我世得阿羅漢道

又佛說長者子懊惱三處經云爾時舍衛城有大富長者財寶無數家無親子恐終後沒官夫婦禱祠歸命三寶精勤不懈便得懷軀婦人黠者有五事應知一知夫壻意二知夫壻念不念三知所因懷軀四別知男女五別知善惡是婦報長者我已懷軀長者歡喜月滿生男加五乳母供養抱持長大索得好婦其兒夫婦行園園中有樹名曰無憂華色鮮白絜弱緋色婦語夫言欲得此華夫便上樹爲取此華樹枝細劣即時摧折兒便墮死父母聞之奔趣抱頭摩挲占視未絕不穌父母悲哀五內摧傷衆客見之亦代哀痛佛與阿難因入城見憨獨一子而墮樹死佛告長者人生有死物成有敗對至命盡不可避藏捐去憂念勿復憂慼佛語長者此兒本從忉利天上壽盡來生卿家卿家壽盡便生龍中金翅鳥王即取噉之三處父母一時共啼哭爲是誰子佛即說偈言

天上諸天子　爲是卿子乎　爲在諸龍中
龍神之子耶　時佛自解言　非是諸天子
亦非爲卿子　復非諸龍子　生死諸因緣
無常譬如幻　一切不久立　譬如若過客

佛語長者死不可離去不可追長者白佛此兒宿命罪福云何佛言此兒前世好喜布施尊敬於人緣此福德生豪富家喜獵傷害今身命短罪福隨人如影隨形長者踊躍逮得法忍

離著部第四

如十住毗婆沙論云於此家中父母兄弟妻子眷屬車馬等物唯增貪求無有猒足家是難滿如海吞流家是無足如火焚薪家是無息覺觀相續家是苦性如怨詐親家是障礙能妨聖道家是鬪亂共相違諍家是多瞋呵責好醜家是無常雖久失壞家是衆苦馳求守護家是疑處猶如怨賊家是顛倒貪著假名家是伎人種種妄飾家是變異貪必離散家是假借無有實事家是眠夢富貴則失家如朝露須臾變滅家如蜜滴其味甚少家如棘蘩欲刺傷人家如鐵觜蟲覺觀常唼如是等患不可具述是故在家菩薩當如是觀知其家過在家妻子眷屬奴婢財物等不能作救作歸非我善友是故宜當急離捨之又無始已來一切衆生於六道中互爲父子親踈何定故偈云

無明蔽慧眼　數數生死中　往來多所作
更互爲父子　貪著世間樂　不知有勝事

怨數爲知識　知識數爲怨　是故我方便
莫生憎愛心　若起憎愛心　不能通達法

又大菩薩藏經云舍利子若有衆生味著男女妻妾諸女色欲當知即是味著礫石之雹即是味著利刀之刃即是味著大熱鐵丸即是味著坐熱鐵牀即是味著熱鐵凡甆舍利子若有味著花鬘香塗即是味著熱鐵花鬘亦是味著屎尿塗身舍利子若有攝受居處舍宅當知攝受大熱鐵甕若有攝受奴婢作使當知攝受地獄惡卒若有攝受象馬駝驢牛羊雞豕當知攝受地獄之中黑駮猪狗又是攝百踰繕那禁衛之卒取要言之若有攝受妻妾男女諸女色欲當知即是攝受一切衆苦憂愁悲惱之聚舍利子寧依附千踰繕那量大熱鐵牀是牀極熱遍熱猛焰洞然於彼父母所給妻妾諸女色欲乃至不以染愛之心遠觀其相何況親附抱持之者何以故舍利子當知婦人是衆苦本是障礙本是殺害本是繫縛本是憂愁本是怨對本是生盲本當知婦人滅聖慧眼當知婦人如熱鐵花散布於地足蹈其上當知婦人於諸邪性流布增長舍利子何因緣故名爲婦人所言婦者名加重擔何以故能使衆生受重擔故能使衆生持於重擔有所行故能使衆生荷於重擔遍周行故能令衆生於此重擔心疲苦故能令衆生爲於重擔所煎迫故能令衆生爲於重擔所傷害故舍利子復以何緣名之爲婦所言婦者是諸衆生所輸委處是貪愛奴所流沒處是順婦者所輸稅處是婦媚者所迷惑處是婦勝者所歸投處是屈婦者所憑仗處婦自在者所放逸處爲婦奴者所疲苦處隨婦轉者所欣仰處舍利子以如是等諸因緣故名是諸處以之爲婦

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種子何等爲三有隨生子有勝生子有下生子何等爲隨生子謂子父母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子亦隨學不殺等是名隨生子何等爲勝生子若父母不受不殺等子能受不殺等是名勝生子云何下生子若子父母不受不殺等子亦不能受不殺等是名下生子

又五無返復經云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時有一梵志從羅閱祇國來欲得學問便到舍衛國見父子二人耕田毒蛇齧殺其子其父猶耕如故不看其子亦不啼哭梵志問曰此是誰兒耕者答言是我之子梵志又問是卿之子何不啼哭耕者答曰人生有死夫盛有衰善者有報惡者有對愁憂啼哭無益死者卿今入城我家某處願過語之吾子已死持一人食來梵志自念此是何人而無返復兒死在地情不愁憂反更索食此人不慈無復比比梵志入城詣耕者家見死兒母即便語之卿兒已死其夫寄信持一人食來梵志曰何以不念子耶兒母即爲梵志說譬喻言兒來託生我亦不呼兒今自去非我不留譬如行客因過主人客今自去何能得留我之母子亦復如是去來進止非我之力隨其本行不能救護復語其姊卿弟已死何不啼哭姊復說譬喻向梵志言譬如巧師入山斫木縛作大筏安置水中

卒逢大風吹破筏散隨水流去前後分張不相顧望我弟亦爾因緣和合共一家生隨命長短死生無常合會有離我弟命盡各自所隨不能救護復語其婦卿夫已死何不啼哭婦說喻向梵志言譬如飛鳥暮宿高樹同止共宿伺明早起各自飛去行求飲食有緣即合無緣即離我等夫婦亦復如是無常對至隨其本行不能救護復語其奴大家已死何不啼哭奴復說譬喻言我之大家因緣和合我如犢子隨逐大牛人殺大牛犢子在邊不能救護大牛之命愁憂啼哭無所補益梵志聞已心感自責不識東西我聞此國孝順奉事恭敬三寶故從遠來欲得學問既來到此了無所益更問行人佛在何許欲往問之行人荅言近在祇洹精舍梵志即到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合掌低頭默無所說佛知其意謂梵志曰何以低頭愁憂不樂梵志曰所願不果違我本心是故不樂佛語梵志有何所失愁憂不樂梵志對曰我從羅閱祇國來欲得學問既來到此見五無返復佛問梵志何等五無返復梵志曰我見父子二人耕田下種兒死在地父亦不愁居家大小都無愁態是為大逆佛言不然不如卿語此之五人最為返復知身非常身非己有往古聖人不免斯患何為凡夫大啼小哭無益死者世俗之人無所識知生死流轉無有休息梵志心開意解我聞佛說如病得愈盲者得視如暗得明於是梵志即得道迹一切死亡不足啼哭滅死防生非愁憂法死者身歸於土生者種持產業欲為亡者請佛及僧燒香供養讀誦經書日日作禮復能布施三寶最是為要梵志稽首為佛作禮歡喜奉行頌曰

眷屬多孜擾　染着亂心神　親疎未可定
何得偏憎憐　乾城無斥實　渴鹿諍飲塵
息心上空響　廢念心真源

感應緣 略引七驗

晉居士杜願　晉居士董青建
宋居士袁廓　宋居士卞悅之
唐沙門釋慧如　唐居士王會師
唐居士李信

晉杜願字永平梓潼涪人也家巨富有一男名天保願愛念年十歲泰元三年暴病而死經數月日家所養猪生五子一子最肥後官長新到願將以作禮捉就殺之有一比丘忽至願前謂曰此豘是君兒也如前百餘日中而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見四顧尋視見在西天騰空而去香氣充布彌日乃歇

晉董青建者不知何許人父字賢明建元初為越騎校尉初建母宋氏孕建時夢有人語云爾必生男體上當有青誌可名為青建及生如言即名焉有容止美言笑性理寬和家人未嘗覩其慍色見者咸異之至年十四而州迎主簿建元初皇儲鎮樊漢為水曹參軍二年七月十六日寢疾自云必不振濟至十八日臨盡起坐謂母曰罪盡福至緣累永絕願母自割不須憂念因七聲大哭聲盡而絕將殯喪齋前其夜靈語云生死道乖勿安齋前自當有造像道人來迎喪者明日果有道人來名曇順即依靈語向曇順說之曇順曰貧道住在南林寺造丈八像垂成賢子乃有

此感應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喪也遂葬寺邊三日其母將親表十許人墓所致祭於墓東見建如生云願母割哀還去建今還在寺住母即止哭而還舉家菜食長齋至閏月十一日賢明夢見建云願父暫出東齋賢明便香湯自浴齋戒出東齋至十四夜於眠中聞建喚聲驚起見建在齋前如生時父問汝往在何處建云從亡來住在練神宮中滿百日當得生忉利天建不忍見父母兄弟哭泣傷慟三七日禮諸佛菩薩請四天王故得暫還願父母從今以後勿復啼哭祭祀阿母已發願求見建母不久當命終即共建同生一處父壽可得七十三命終之後當三年受罪報勤苦行道可得免脫問曰汝從夜中來那得有光明建曰今與菩薩諸天共下此其身光耳又問云汝天上識誰建曰見王東騎張吳興外祖宗西河建曰非但此一門中生從四十七年以來至今七死七生已得四道果先發七願願生人間故歷生死從今永畢得離七苦建臨盡時見七處生死所以大哭者與七家分別也問云汝皆生誰家建曰生江吏部羊廣州張吳興王車騎蕭吳興梁給事董越騎等家唯此間生十七年餘處止五三年耳自今以後毒癘歲多宜勤修功德建見世人死多墮三塗生天者少勤精進可得免度發願生天亦得相見行脫差異無相值期又問云汝母憂憶汝垂死可令見汝不建曰不須相見益懷煎苦耳耶但依向言說之諸天已去不容久住慘有悲色忽然不見去後竹林左右猶有香氣家人亦並聞餘香焉建云所生七家江縣羊布張永王玄宋謨蕭惠明梁季父也賢明遂以出家名法藏也

宋袁廓字思度陳郡人也元徽中為吳郡丞病經少日奄然如死但餘息未盡棺啥之具並備待畢而殯三日而能轉動視瞬自說云有使者稱教喚廓隨去既至有大城池樓堞高整階閣崇麗既命廓進主人南面階陛森然威飾冠首執刀者點廓坐坐定溫涼畢設酒炙果粽殖有等廓皆嘗進種族形味不異世中酒數行主人謂廓曰身主簿不幸闕任有闕以君才穎故欲相屈當能顧懷不廓意亦知是幽途乃固辭凡薄非所克堪家少窮孤兄弟零落公私二三乞蒙恩放主人曰君當以幽顯異方故有辭耳此間榮祿貲待身口服御乃當勝君世中勤勤之懷甚貪共事想必降意副所期也廓復固請曰男女藐然並在齠亂僕一旦恭任養視無託父子之戀理有可矜廓因流涕稽顙主人曰君辭讓乃爾何容相逼願言不獲深為歎恨就案上取一卷文書拘黵之既而廓謝恩辭歸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亡乎乃遣人將廓行經歷寺署甚衆未得一垣城門楯並蓋圄圄也將廓入中斜趣一隅有諸屋宇駢填衢接而甚陋弊次有一屋見其所生母羊氏在此屋中容服不佳甚異平生見廓驚喜戶邊有一人身面傷痍形類甚異呼廓語廓驚問其誰羊氏謂廓曰此王夫人汝不識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時不信報應雖復無甚餘罪正坐鞭撻婢僕過苦故受此罰亡來楚毒殆無暫休今特少時寬隙耳前喚汝姊來望以自代竟無所

益徒爲憂聚言畢涕泗王夫人即廓嫡母也廓姊時亦在其側有頃使人復將廓去經涉巷陌閭里整頓似是民居末有一宅竹籬茅屋見父披被著巾凭案而坐廓入門父揚手遣廓曰汝旣蒙罷可速歸去不須來也廓跪辭而歸使人送廓至家而去廓今太子洗馬是也

宋卞悅之濟陰人也作朝請居在潮溝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婦爲取妾復積載不孕將祈求繼嗣千遍轉觀世音經其數垂竟妾便有娠遂生一男元嘉十八年巳丑歲云云（右四驗出冥祥記）

唐京城眞寂寺沙門慧如少精勤苦行師事信行信行亡後奉遵其法隋大業中因坐禪修定遂七日不動衆皆歎異之以爲入三昧也旣而慧如開目涕泣交流僧衆怪問之答曰火燒脚痛待視瘡畢乃說衆皆怪問慧如曰被閻羅王請行道七日滿王問須見先亡知識不如答欲見二人王即遣喚一人唯見龜來䑛慧如足目中淚出而去更一人者云罪重不可喚令就見之使者引慧如至獄門門閉甚固使呼守者有人應聲使者語慧如師急避道莫當門立如始避而門開大火從門流出如鍛星迸著如脚柀燒之擧目視門門已閉訖竟不得相見王施絹三十匹固辭不許云已遣送後房衆僧爭往房視之則絹在牀矣其脚燒瘡大如錢百餘日乃愈至武德初卒眞寂寺即今化度寺是（右一驗出冥報記）

唐京都西市北店有王會師者其母先終服制已畢至顯慶二年內其家乃產一青黃母狗會師妻爲其盜食乃以杖擊之數下狗遂作人語曰我是汝姑新婦杖我大錯我爲嚴酷家人過甚遂得此報今旣被打羞向汝家因即走出會師聞而涕泣抱以歸家而復還去凡經四五會師見其意止乃屈請市北大街中正是已店北大牆後作小舍安置每日送食市人及行客就觀者極衆投餅與者不可勝數此犬恒不離此舍過齋時而不肯食經一二歲莫知所之

唐居士李信者并州文水縣之太平里人也身爲隆政府衛士至顯慶年冬隨例往朔州赴蕃乘赤草馬一疋并將草駒是時歲晚凝陰風雪嚴厚行十數里馬遂不進信以蕃期逼促撾之數十下馬遂作人語謂信曰我是汝母爲生平避汝父將碩餘米乞女故獲此報此駒即是汝妹也以力償債向子汝復何苦敦逼如是信聞之驚愕流涕不能自勝乃拜謝之躬駝鞍轡謂曰若是信孃當自行歸家馬遂前行信負鞍轡隨之至家信兄弟等見之悲哀相對別爲廠櫪養飼有同事母屈僧營齋合門莫不精進鄉閭道俗咸歎異之時工部侍郎溫無隱歧州司法張金停俱爲丁艱在家聞而奇之故就信家顧訪見馬猶在問其由委並如所傳（右二驗出冥報拾遺）

校量篇第五十七（此有七部）

述意部　施田部　十地部
福業部　罪業部　雜行部
方土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濬知一揆圖度萬端業行黑白受報升

降大小方音長短別域德有隱顯行有淺深是以羣聖降迹緣感斯應或標奇顯相或韜形晦跡軌轍雖殊弘道罔異若不校量罕知優劣也

施田部第二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須達過去世時有一婆羅門名曰比藍端正無比聰慧第一財富無量不可億數比藍曰財寶所有皆悉非常我不用之欲施窮乏即設大壇人民雲集皆來至所時比藍欲澡自手傾於軍持而水不出大用愁憂今我大祠將有何過而水不出即時天人於虛空中語比藍言汝施大好無能過者但所施人盡是邪僞倒見之徒不堪受汝恭敬之施以是之故水不能出於是比藍聞天人語意便開解即作誓言今我所施用成無上正眞之道審如所願者令我寫水當隨我手作誓願已便傾澡瓶水即隨手諸天讚言如汝所願成佛不久爾時比藍布施貧乏衣服飲食十二年中盡用布施無所藏積佛告須達爾時比藍婆羅門者今我身是而我所施亦好其心亦好受者不好所施雖多獲報甚少而今我法眞妙清淨弟子正眞所施雖少獲報甚多於十二年所作布施及閻浮提一切人民計其功德不如布施一須陀洹人其福甚多過出其上施百須陀洹并前福報不如施一斯陀含人施百斯陀含并前福報不如施一阿那含人施百阿那含并前福報不如施一阿羅漢施百阿羅漢并前功德不如施一辟支佛施百辟支佛百阿羅漢百阿那含百斯陀含百須陀洹及施閻浮提人所得功德不如起塔僧坊精舍衣食等供養過去來今四方衆僧給其所須計其功德過前所作功德將前所作福德不如施佛一人功德甚多不可復計雖供養佛并前施功德不如有人一日之中受三自歸八關齋若持五戒所得功德逾過於前百千萬倍不可爲喻復以持戒之福并合集前一切功德不如坐禪慈念衆生經一食頃所得功德逾過於前百千萬倍復合前功德不如聞法執在心懷思惟四諦比前功德最尊第一無有過上於是須達聞法踊躍身心清淨得阿那含道

十地部第三

如金剛三昧不壞不滅經云佛告彌勒菩薩我今爲汝說菩薩所得功德地法初地菩薩猶如初月光明未顯然其明相皆悉具足二地菩薩如五日月三地菩薩如八日月四地菩薩如九日月五地菩薩如十日月六地菩薩如十一日月七地菩薩如十二日月八地菩薩如十三日月九地菩薩如十四日月十地菩薩如十五日月圓滿可觀明相具足其心澹泊安住不動不沒不退住首楞嚴三昧

又無性攝論釋云謂於初地達法界時遍能通達一切地者若於初地正通達時速能通達後一切地此種類故如有頌言

如竹破初節　餘節速能破　得初地眞智
諸地疾當得

福業部第四

依增一阿含經云一閻浮提人福德等一鐵輪聖王福一鐵輪王福等一東弗于逮人福

上二天下人福等一銅輪王福一銅輪王福等一俱耶尼人福上三天下人福等一銀輪王福一銀輪王福等一欝單越人福上四天下人福等一金輪王福一金輪王福等一四天王天人福一四天王天人福等一天王福一天王福等一三十三天人福一三十三天人福等一帝釋福一帝釋福等一燄摩天人福一燄摩天人福等一天王福如是展轉校量乃至非想天福不可思量

又正法念經云如三十三天受五欲樂喻如金輪王所受之樂比於天樂十六分中不及其一所受天身無有骨肉亦無汗垢不生嫉妬其目不眴衣無塵垢無有煙霧亦無大小便利之患其身光明能有遠照轉輪聖王都無此事於己妻子不偏攝受離於嫉妬飲食自在無有睡眠疲極等苦轉輪王等都無此事此諸天等初生之時歌儛音樂無有教者不從他學以善業故自然皆知退時善業盡故一切皆忘忉利下天尚有大樂況上天樂難可爲比如是展轉校量從下向上乃至非想非非想天不可爲比

罪業部第五

如十輪經云佛言若有剎利旃陀羅王於三寶所起於惡心一切諸佛所不能救譬如壓油一一麻中皆生諸蟲以壓油轉而壓取之即便得油此壓油人於其日夜爲應定殺幾所衆生若復有人以是十輪而壓油者一輪一日一夜壓油千斛如是乃至滿於千年是壓油人得幾所罪地藏菩薩言甚多世尊無能知是人罪量其數多少唯佛知之佛言譬如十輪之罪等一婬女舍罪其舍有千女人皆爲求欲如是十婬女舍其罪等一酒家如是十酒家等一屠兒舍如是十屠兒舍罪等一剎利旃陀羅居士旃陀羅十輪中等於一輪一日一夜罪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十輪罪等一婬舍　十婬罪等同一酒
十酒罪等一屠兒　十屠兒罪等一王

雜業部第六

如樹提伽經偈云

何物高於空　我德高於空　何物重於地
相德重於地　何物多草木　亂想多草木
何物疾於風　意念疾於風　何物得生天
十善得生天　何物服人身　五戒服人身
何物落地獄　十惡落地獄　何物隨畜生
觝突隨畜生　何物堅金剛　無著堅金剛
何物輭鶴毛　心柔輭鶴毛　何物香栴檀
持戒香栴檀　何物明日月　佛光明日月
何物安於山　坐禪安於山　何物動於地
三界動於地　何物最清淨　泥洹最清淨
何物最穢濁　生死最穢濁　何物最爲高
家和最爲高　何山最爲明　須彌最爲明
何國最爲樂　舍衛最爲樂　何國饒人民
迦夷國饒人　何物戲深山　麋鹿戲深山
何物樂藂林　狐狢樂藂林　何物隨風塵
沙礫隨風塵　何物戲深淵　鯉魚戲深淵

又雜阿含經云有天子說偈問佛云

何戒何威儀　何得何爲業　慧者云何住
云何往生天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遠離於殺生　持戒自防禦　害心不加生

是則生天路　遠離不與取　與取心欣樂
斷除賊盜心　是則生天路　不行他所愛
遠離於邪婬　自愛知止足　是則生天路
自爲已及他　爲財及戲笑　妄語而不爲
是則生天路　斷除於兩舌　不離他親友
常念和彼此　是則生天路　遠離不愛語
輭語不傷人　常說淳美言　是則生天路
不爲不成說　無義不饒益　常順於法言
是則生天路　聚落若空地　見利言我有
不行此貪想　是則生天路　慈心無害想
不害於衆生　心常無怨結　是則生天路
苦業及果報　二俱生淨信　受持於正見
是則生天路　如是諸善法　十種淨業跡
等受堅固持　是則生天路

時釋提桓因說偈問佛云

何法命不知　何法命不覺　何法鎖於命
何法爲命縛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色者命不知　諸行命不覺　身鎖於其命
愛縛於命者

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手捉團土大如棃果告諸比丘云何我手中團土爲多大雪山中土石爲多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手中土少耳彼雪山土石甚多乃至筭數不得爲比佛告諸比丘如是衆生知四聖諦苦集滅道者如我所捉團土不如實知者如大雪山土石爾時世尊以爪甲擎土告諸比丘於意云何我甲上土爲多此大地土多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世尊甲上土甚少耳此大地土甚多乃至筭數不可爲比佛告諸比丘若諸衆生形可見者如甲上土其形微細不可見者如大地土如是陸地如是水性亦爾如得人道者如甲上土隨非人者如大地土如是生中國者如甲上土生邊地者如大地土如是成聖慧眼者如甲上土不成聖者如大地土如是知法律者如甲上土不知法律者如大地土如是知其父母者如甲上土不知有父母者如大地土如是知受齋戒者如甲上土不知受齋戒者如大地土如是從地獄畜生餓鬼命終生人中者如甲上土從地獄命終還生地獄畜生餓鬼者如大地土如是衆生從地獄畜生餓鬼命終生天上者如甲上土還生地獄畜生餓鬼者如大地土如是從天命終還生天上者如甲上土從天命終還生地獄畜生餓鬼者如大地土

方土部第七

如起世經云閻浮提洲有五事勝瞿陁尼弗婆提鬱單越閻摩世一切龍及金翅阿脩羅等何等爲五一勇健二正念三佛出世處四是修業地五行梵行處瞿陁尼洲有三事勝閻浮提洲一饒牛二饒羊三饒摩尼寶弗婆提洲有三事勝一洲寬大二並含諸渚三洲甚勝妙鬱單越洲有三事勝一彼人無我我所二壽命最勝三有勝上行閻摩世中有三事勝一壽命長二身形大三有自然衣食一切龍及金翅鳥有三事勝一壽命長二身形大三宮殿寬博阿脩羅中有三事勝一壽命長二形色勝三受樂多四天王天有三事勝一宮殿高二宮殿妙三宮殿有勝光明三十三天有三事勝一長壽二色勝三多樂餘上

四天及魔身天等同三十三天有前三勝閻浮提有五事勝餘諸天如上所說頌曰

惡多難筭　善少可陳　人天蓋寡　濁趣如塵
貴賤交易　貧富異因　校量優劣　樂苦昇沉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音釋

躃（吠亦切倒也）掁（除庚切觸也）抆（武粉切拭也）駮（北角切色不純）涪（房尤切地名）唅（胡南切與含同）瞬（舒閏切目動也）菹（側於切淹菜爲菹）齠（田聊切）齓（初覲切齠齓毀齒也）黵（于敢切大污也）楯（市尹切欄檻也）囹圄（囹音令圄音語囹圄獄名）隟（丘逆切與隙同）舐（甚爾切餂也）觝（典禮切觸也）貉（曷各切貛貉也）礫（郎狄切小石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三　　轂三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機辯篇第五十八（此有三部）

述意部　菩薩部　羅漢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三藏浩瀚七衆紛綸設教備機煥然通解聞苦集則哀切追情聽滅道則喜捨啓悟清詞妙氣鬱若芬蘭峻旨宮商閒道耳目所以馬鳴抽其幽宗龍樹振其絶緒提婆析其名數羅漢總其條理並翼贊妙典俘剪外學迷津見衢長夜逢曉繼釋典之高範表師資之訓術屬于斯也可謂盛哉祇園若在鹿苑如見誠未證果趣佛通也

菩薩部第二（二略引）

馬鳴菩薩傳云佛去世後三百餘年（摩耶經六百年）出自東天竺桑岐多國婆羅門種也弱狀奇譽以文談見稱天竺俗法論師文士皆執勝相以表其德馬鳴用其俗法以利刀宂杖銘其天下智士其有能以一理見屈一文見勝者當以此刀自刎其首當執此刀周遊諸國文論之士莫能抗之者是時韻陀山中有一羅漢名富樓那外道名理無不綜達於是馬鳴詣而候焉見其端坐林下志氣渺然若不可測神色謙退似而可屈遂與言沙門說之敢有所盟要必屈汝我若不勝便刎頸相謝沙門默然容無負色亦無勝顔扣之數四曾無應情馬鳴退自思惟我負矣彼勝矣彼安無言故無可屈吾以言之雖知言者可屈自吾未免於言眞可愧耳退謝其屈便欲自刎首沙門止之汝以自刎謝我當隨我意鬚汝周羅爲我弟子即以理伏落髮投簪受具足戒坐則文宣佛法遊則闡揚道化作莊嚴佛法諸論百有萬言大行天竺舉世推宗以爲造作之式雖復西河之亂孔文身子之疑聖師蔑以過也其後龍樹染翰之初者論之始未嘗不稽首馬鳴作自歸之偈謙讓憑其冥照以自悟焉今天竺諸王勢士皆爲之立廟宗之若佛評有之日

龍樹菩薩傳并付法藏傳云有一大士名曰龍樹（依傳云佛去世後七百年內出現於世依奘法師傳云西梵正音名爲龍猛舊

（訛略故曰龍樹佛去世後三百年出現於世壽年七百歲故人錯稱佛滅後七百年出世）天聰奇悟事不再問建立法幢摧伏異道託生南天竺國出梵志種大豪貴家始生之時在於樹下由龍成道因號龍樹少小聰哲才學超世本童子時處在襁褓聞諸梵志誦四韋陀論其典淵博有四萬偈各三十二字皆即照了達其句味弱冠馳名擅步諸國天文地理星緯圖讖及餘道術無不綜練有友三人天姿奇秀相與議曰天下理義開悟神明洞發幽旨增長智慧若斯之事吾等悉達更以何方而自娛樂復作是言世間唯有追求好色縱情極欲最是一生上妙快樂宜可共求隱身之藥事若斯果此願必就咸言善哉斯言甚快即至術處求隱身法術師念曰此四梵志才智高遠生大憍慢草芥群生今以術故屈辱就我然此人輩研窮博達所不知者唯此賤術若授其方則永見棄且與彼藥使不知之藥盡必來師資可久即便各授青藥一丸而告之曰汝持此藥以水磨之用塗眼臉形當自隱尋受師教各磨此藥龍樹聞

香即便識之分數多少錙銖無失還向其師具陳斯事此藥滿足有七十種名字兩數皆如其方師聞驚愕問其所由龍樹答言大師當知一切諸藥自有氣分因此知之何足為怪師聞其言歎未曾有即作是念若此人者聞之猶難況我親遇而惜斯術即以其法具授四人四人依方和合此藥自翳其身遊行自在即共相將入王後宮宮中美人皆被侵掠百餘日後懷妊者衆尋往白王庶免罪咎王聞是已心大不悅此何不祥為怪乃爾召諸智臣共謀斯事時有一臣即白王言凡此之事應有二種一是鬼魅二是方術可以細土置諸門中令人守衛斷往來者若是方術其跡自現設鬼魅入必無其跡人可兵除鬼當祝滅王用其計依法為之見四人跡從門而入時防衛者驟以聞王王將勇士凡數百人揮刀空中斬三人首近王七尺內刀所不至龍樹斂身依王而立於是始悟欲為苦本敗德危身汙辱梵行即自誓曰我若得脫免斯厄難當詣沙門受出家法既出入山至一

佛塔捨離欲愛出家為道於九十日誦閻浮提所有經論皆悉通達更求異典都無得處遂向雪山見一比丘以摩訶衍而授與之讀誦愛樂恭敬供養雖達實義未獲道證辯才無盡善能言論外道異學咸皆摧伏請為師範即便自謂一切智人心生憍慢甚大貢高便欲往復瞿曇門入爾時門神告龍樹曰今汝智慧猶如蚊虻比於如來非言能辯無異螢火齊耀日月以須彌山等葶藶子我觀仁者非一切智云何欲此門而入聞是語已赧然有愧時有弟子白龍樹言師恒自謂一切智人今來屈辱為佛弟子弟子之法諮承於師諮承不足非一切智於是龍樹辭窮理屈心自念言世界法中津塗無量佛經雖妙句義未盡我今宜可更敷演之開悟後學饒益衆生作是言已獨處靜室水精房中大龍菩薩愍其若此即以神力接入大海至其宮殿開七寶函以示諸方等深奧經典無量妙法授與龍樹九十日中通解甚多其心深入體得寶利龍之心念而問之曰汝今看經為遍

未耶龍樹答言汝經無量不可得盡我所讀者足滿十倍過閻浮提龍王問言忉利天上釋提桓因所有經典倍過此宮百千萬倍諸處比此易可稱數爾時龍樹既得諸經豁然通達善解一相深入無生二忍具足龍知悟道還送出宮時南天竺王本甚邪見承事外道毀謗正法見其龍樹是一切智人共大論師擊難不逮稽首禮敬剃除鬚髮而就出家如是所度無量邪見王家常送十車衣鉢終竟一日皆悉都盡如是展轉乃至無數廣開分別摩訶衍義造憂波提舍論十萬偈莊嚴佛道大慈方便如是等論各十萬偈令摩訶衍先宣於世造無畏論滿十萬偈中論出於無畏部中凡五百偈其所敷演義味深邃摧伏一切外道勝幢是時有一小乘法師見其高明常懷忿嫉龍樹菩薩所作已辦將去此土問法師云汝今樂我久住世不答曰仁者實不願也即入閑室經日不現弟子慼怪破戶看之遂見其師蟬蛻而去天竺諸國並爲立廟種種供養敬事如佛焉

羅漢部第三

如智度論云舍利弗於一切弟子中智慧最爲第一如佛偈說

一切衆生中　唯除佛世尊　欲比舍利弗
智慧及多聞　於十六分中　猶尚不及一

舍利弗智慧多聞年始八歲誦十八部經通解一切義是時摩伽陀國有龍王兄弟一名姞利二名阿伽羅降雨以時國無荒年人民感之常以仲春之月大集龍處爲設大會作樂談義終此一日自古及今斯集未替此日常法敷四高座一爲國王二爲太子三爲大臣四爲論士爾時舍利弗以八歲之身問衆人言此四高座爲誰敷之衆人答言爲國王太子大臣論士是時舍利弗觀察時人無勝己者便昇論牀結跏趺坐衆人疑怪或謂愚小無知或謂智量過人雖復嘉其神異而猶各懷自矜恥其年小不自與語皆遣年少傳言問之其答層旨辭理超絕時諸論師歎未曾有愚智大小一切皆伏王大歡喜即命有司封一聚落常以給之王乘象轝振鈴告言宣示一切十六大國無不慶悅如四分律云舍利弗具足四辯一法辯二義辯三詞辯四了了辯若具此辯而外道不伏者無有是處又勝思惟論云菩薩有七種佉宕依樂說辯才何等爲七一曰種樂說辯才二無滯樂說辯才二堅固樂說辯才四了了樂說辯才五不怯弱樂說辯才六相應樂說辯才七任放樂說辯才此辯地菩薩得是時吉古師子名拘律陀姓大目揵連是舍利弗友二人才智德行互同行則俱遊住則同止少長繾綣結要始終後俱猒世出家學道作梵志弟子情求道門久而無徵以問於師師名訕闍耶而答之言自我求道彌歷年歲不知道果非其人耶他日師疾舍利弗在頭邊立大目連在足邊立二人喘喘其師將終乃愍而笑二人同心俱問笑意師答之言世俗無眼爲恩愛所侵我見金地國王死其大夫人自投火積求同一處而此二人行報各異生處殊絕是時二人筆受師語欲以驗其虛實後有金地商人遠來摩伽陀國以跡驗之果如師語乃撫然歎曰我昔非其人耶爲是師隱我耶二人誓曰若先得甘露要畢相報故佛本行經云是時舍利弗見乃宿比丘入城乞食城內一切人民各共評論說偈云　巧攝諸根識進止恒靜定含笑出美言此必釋種子　是時舍

利弗即請云汝大師德術亦勝汝師爾時阿濕波踰跋多隋云馬宿即說偈報言如芥對須彌牛跡比大海蚊虻並金翅我與彼亦然　假使聲聞度彼岸成就諸地猶弟子於彼師邊不入數與彼世尊戚德別　於是舍利弗復聞說偈云　諸法因緣生亦從因緣識我佛大沙門常說如是法　舍利弗聞已即得見諦得法眼淨舍利弗既得須陀洹果復向目連亦說是偈目連聞舍利弗說亦得須陀洹果於是舍利弗目連二人將五百眷屬同詣佛所皆得阿羅漢果依四分律及餘經等皆云千二百五十人至於佛所得阿羅漢果

依問論曰何以名舍利弗答曰是母所作宇伽陀國是中有大城名王舍城王名頻婆娑羅有婆羅門論師名摩陀羅王以其人善能論故賜封一邑去城不遠是摩陀羅逐有居家婦生一女眼似舍利鳥眼即名此女爲舍利次生一男膝骨麤大名拘絺羅(此言大膝)既有居家畜養男女所學經書皆已陳故不復業新是時南天竺有一婆羅門大論議師字提舍於十八種大經皆悉通利是人入王舍城頭上戴火以銅鍱鍱腹人問其故便言我所學經書甚多恐腹破裂是故鍱之又問頭上何故戴火答言以大暗故衆人言日日出照明何故言暗答曰暗有二種一者日光不照二者愚癡暗故今雖有日明而愚癡猶黑衆人言汝但未見婆羅門摩陀羅論師汝若見者腹當縮明當暗是婆羅門逕至鼓邊打論議鼓國王聞之問是何人衆臣答言南天竺有一婆羅門名提舍是大論師欲求論處故打論鼓王大歡喜即集衆人而告之曰有能難者與之論議摩陀羅聞之自疑我以廢故不復業新不知我今能與論不俛仰而來於道中見二特牛方相牴觸心中作想此牛是我彼牛是彼以此爲占知誰勝此牛不如便大愁憂而自念言如此相者我將不如欲入衆時見有母人挾一瓶水正在其前躃地破瓶復作是念是亦不吉甚大不樂既入衆中見彼論師顏貌意色勝相具足自知不如事不獲已與共論議論議既交便墮負處王大歡喜大智明人遠入我國復欲爲之封一聚落諸臣議言一聰明人來便封一邑功臣不賞但寵語論恐非安國全家之道今摩陀羅論議不如應奪其封以與勝者若更有勝人復以與之王用其言即奪與彼人是時摩陀羅語提舍言汝是聰明人我以女妻汝男兒相累今欲遠出他國以求本志提舍納其女爲婦其婦懷妊夢見一人身被甲冑手執金剛杵摧諸山而在大山邊立覺已白其夫言我夢如是提舍言汝當生男摧伏一切諸論議師唯不勝一人當與作弟子舍利懷妊以其子故母亦聰明大能論議其弟拘絺羅與姊談論每屈不如知所懷子必大智慧未生如是何況出生即捨家學問至南天竺不剪指爪讀十八種經書令皆通利是故時人名爲長爪梵志姊子既生七日之後裹以白氎以示其父其父思惟我名提舍逐我名字字爲憂波提舍(憂波此言逐提舍是星名)是爲父母作字衆人以其舍利所生皆共名之爲舍利弗(弗言子)也又舍利弗者世世本願於釋迦佛所作智慧第一弟子字舍利弗是爲本願因緣以名舍利弗問曰若爾者何以不言憂波提舍但言舍利弗答曰時人貴重其母於衆女人中聰明第一以是因緣故稱舍利弗

又佛本行經云佛於舍婆城於其中間有一大樹名尸奢波其樹陰下多有一切諸婆羅

門止息其下諸婆羅門遙見阿難來欲到邊各相告言汝輩當知此是沙門瞿曇弟子於諸聰明多聞之中最第一者作是語已阿難便至白言仁者今請觀此樹合有幾葉爾時阿難觀其樹已而報彼言東枝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如是南枝西枝北枝皆言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作是語已遂即捨去爾時彼諸婆羅門輩阿難去後取百數葉隱藏一邊阿難迴已諸婆羅門於是復問仁者阿難汝復來耶乞更觀此樹有幾多葉爾時阿難仰觀樹已即知婆羅門等所摘藏葉若干百數便即報彼婆羅門言東枝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如是南枝西枝北枝亦言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作是語已便即過去爾時彼等婆羅門輩生希有心未曾有之各相謂言此之沙門甚大聰明有大智慧諸婆羅門以此因緣心得正信得正信已其後不久悉各出家成羅漢果（略述一二餘備經文）

頌曰

樞機巧對辯　善誘令心伏　八水潤焦芽
三明啓瞽目　來問各不同　詶答皆芬郁
翼捨四龍驚　亦除二鼠逼　意樹發空華
心蓮吐輕馥　喻此滄海變　譬彼庵羅熟
妙智方縟錦　詞深同霧縠　善學乖梵朩
眞言異鏤腹

感應緣（略引四驗）

秦太守趙正　晉沙門釋僧叡
晉沙門支孝龍　晉沙門康僧淵

秦苻堅臣武威太守趙正立志忠正大弘佛法苻堅初敗群鋒互起戎妖縱暴民流四出而得傳譯大部蓋由趙正之力矣又有正字文業洛陽清水人或曰濟陰人年至十八為偽秦著作郎後遷至黃門侍郎武威太守為人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謂閹人然而性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無所迴避苻堅末年寵惑鮮卑惰於治政因歌諫曰

昔聞孟津河　千里作一曲　此水本自清
是誰攪令濁

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

北園有一棗　布葉垂重陰　外雖饒棘刺
內實有赤心

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後因關中佛法之盛願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後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

佛生何以晚　泥洹一何早　歸命釋迦文
今來投大道

後遁迹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郗恢欽其風尚逼共同遊終於襄陽春秋六十餘

晉長安有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博通經論機辯難及姚興與姚嵩特加禮遇興問嵩曰叡公何如嵩答實鄴衛之松柏興勑見之欲觀其才器叡風韻窪流含吐彬蔚興大賞悅即勑給俸卹使力人轝興後謂嵩曰此乃四海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柏耶於是美譽遐布遠近歸德什所翻經叡並參正昔竺法護翻正法華經至受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曰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領標出皆此類也什歎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眞無所恨矣著大智論十二門論

中論等諸序并著大品法華維摩思益自在王禪經等序皆傳於世叡弘讃經法常迴此業願生安養於是臨終之日入房洗浴燒香禮拜還牀面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煙從叡房出春秋六十七矣

晉沙門有支孝龍淮陽人少小風姿見重加復神彩卓犖高論適時無人能抗陳留阮瞻潁川庾凱並結知音之交世人呼為八達時或嘲之曰大晉龍興天下為宗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梵服披綾羅龍曰抱一以逍遥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彼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逾貴無心於足而逾足矣其機辯適時皆此類也故孫綽為之贊曰

小方易擬　大器難像　桓桓孝龍　剋邁高廣
物竞宗歸　人思効仰　雲泉彌漫　蘭風肹響

晉康僧淵本西域人至于長安貌雖胡人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江暢亦有才思善為往復著人物始義論等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盡日庾元規謂暢曰此麈尾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常在淵亦機辯逾過於暢時琅耶王茂弘以見淵鼻高眼深每戲弄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時人以為名答

愚戇篇第五十九 此有三部

述意部　般陀部　雜癡部

述意部第一

夫愚惷者是衆病之本障道之源致使昏滯三有沉溺四流六情常閉三毒恒開問者口爽發語成狂洪癡不得振其翼名受不得逞其足採善心於毫芒狀凶頑於虎口魚魯不辨菽麥何知愚惑之甚罪莫大焉

般陀部第二

如善見律云般陀者此言路邊生何以故般陀母本是大富長者家女長者唯有此一女憐愛甚重作七層樓安置此女遣一奴子供給所須奴子長大便與私通即共奴籌量我今共汝叛往餘國如是三問奴子奴子言不能去女語奴言汝若不去我父母知必當殺汝奴答言我若往他方貧無財寶云何生活女語奴言汝隨我去我當偷取珍寶共汝將去奴答言若如是者我共汝去此女日日偷取珍寶與奴將出在外藏舉計得二人重已遣奴前出在外共期此女便假著婢服反鎖戶而出共奴相隨遠到他國安處住止一二年中即懷胎欲產心自念言我今在此若產無人料理思念憶母欲得還家共壻籌量奴壻不去云何得歸必當殺我壻入山斫樵不在於後閉戶而去壻還不見其婦即問比隣見我婦不答言汝婦已去其夫即逐至半路及其婦已生一男兒夫語婦言汝為欲產故去汝今已產何須去耶婦聞即還其後未久以復懷胎欲產復叛至半路中復生一男其壻追逐半路共還其二兒並於路邊生故便字為般陀般陀兄弟與諸同類共戲二兒力大打諸同類同類罵言汝無六親眷屬孤單在此何敢打我兒聞此呵還家啼泣問母此事其母默然不答其兒啼哭不肯飲食母見

不食慈念二兒便語其實二人聞已便語母言送我外家不能住此其母不許二兒啼泣不已母共壻籌量即共往送到已門外遣人通知父母聞已答言使二兒入汝不須相見長者即遣人迎二兒入入已以香湯洗浴著衣瓔珞抱取二兒置兩膝上問言汝母在他方云何生活不甚貧乏耶二兒答言他方貧窮賣樵自活母聞慈念即以囊盛金遣送與女語言汝留二兒我自養活汝將此金還先住處好自生活不須與我相見二兒年大爲

其取婦翁婆年老臨欲終時以其家業悉付二兒其翁婆命終其兄以家事付弟出家出家不久即得羅漢其弟耽俗後往兄所求欲出家兄即度之兄敎一偈四月不得忘前失後兄呵念言此人於佛法無緣當遣還家即牽袈裟驅令出門門外啼哭不欲還家爾時世尊以天眼觀看衆生見周羅般陀應可度緣往至其所問何以啼般陀具答世尊兄驅因緣佛知非聲聞能度是以牽出世尊安慰其心即以少許白㲲與周羅般陀汝捉此㲲向日而㲲當作是念取垢取垢世尊敎已即入聚落受毗舍佉母請世尊臨中觀般陀將得道果即說偈言

入寂者歡喜　見法得安樂　先無恚最樂
不害於衆生　世間無欲樂　出離於愛欲
若調伏我慢　是爲第一樂

爾時周羅般陀遥聞此偈即得阿羅漢果

又增一阿含經云朱利般特佛敎執掃篲令誦誦掃忘篲誦篲忘掃乃經數日始得掃篲更名除垢般特思念灰土瓦石若除即清淨也結縛是垢智慧能除我今以智慧篲掃除諸結縛

又新婆沙論云兄授伽陀一偈經四月誦不得兄訶擯出爾時世尊見啼愍之即以神力轉彼所誦伽陀更爲授之尋時誦得過四月所用功勞復別授以除塵垢頌而語之言今日苾芻從外來者汝皆可爲拭革屣上所有塵垢小路敬諾如敎奉行至日暮時有一苾芻革屣極爲塵垢所著小路拭之一隻極淨一隻苦拭而不能淨即作是念外物塵垢暫時染著猶不可淨況內貪欲瞋癡等垢長夜染心何由能淨作是念時彼不淨觀及持息念便現在前次第即得阿羅漢果問小路何緣如此闇鈍答尊者小路於昔迦葉波佛法中具足受持彼佛三藏由法慳垢覆蔽其心曾不爲他受文解義及理廢忘由彼業故今得如是極闇鈍果有說彼尊者曾於婆羅痆斯城作販猪人縛五百猪口運置船上渡至彼岸及下船時氣不通故猪已死由彼業力如是闇鈍有說彼尊者昔餘生中曾閉閑塞瞿陀獸窟門令不得出在中而死由彼業故闇鈍如是

又處處經云佛言昔者朱利般特比丘學問經於二十四年唯得五言然解垢不憂何以故由本宿命更見五百佛悉通知衆經但由閉藏經道不肯敎人後被病二十四日臨死時乃悔呼人敎之有是一福故知五言何況乃具足敎人得福不可計也

又法句經云佛在世時有一比丘字朱利般特新作出家禀性暗塞佛令五百阿羅漢日

日教之三年之中不得一偈國中四輩並知愚冥佛愍傷之授與一偈守口攝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得度世汝今年老方得一偈人皆知之不足為奇今當為汝解說其義豁然心開得阿羅漢道時波斯匿王請佛及僧於正殿會佛欲現般特威神與鉢令持隨後而行門士識之留不聽入卿為沙門一偈不可受請何為吾是俗人由尚知偈豈況沙門無有智慧施卿無益不須入門般特即住門外佛坐殿上行水已畢般特擎鉢中臂遙以授佛王及群臣夫人太子衆會四輩見臂來入不見其形怪而問佛是何人臂佛言是賢者般特比丘臂也即便請入威神倍常王白佛言聞尊者般特本性愚鈍方知一偈何緣得道佛告王曰學不必多行之為上賢者般特解一偈義精理入神身口意寂淨如天金雖復多學不行徒喪識想有何益哉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雖誦千章　句義不正　不如一要　聞可滅意
雖誦千言　不義何益　不如一義　聞行可度
雖多誦經　不解何益　解一法句　行可得道

同聞此偈二百比丘得阿羅漢道王及群臣夫人太子莫不歡喜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一國名多摩羅去城七里有精舍五百沙門常處其中讀經行道有一老比丘名摩訶盧為人暗塞五百道人傳共教之數年之中不得一偈衆共輕之不將會同常守精舍勅令掃除後日國王請諸道人入宮供養摩訶盧比丘自念言我生世間暗塞如此不知一偈人所薄賤用是活為即持繩至後園中大樹下欲自絞死佛以道眼遙見如是化作樹神半身人現而訶之曰咄咄比丘何為作此摩訶盧即具陳辛苦化神訶曰勿得作是且聽我言汝往迦葉佛時卿作三藏沙門有五百弟子自以多智輕慢衆人恪惜經義初不訓誨是以世世所生諸根暗鈍但當自責何為自賤於是世尊現神光像為說偈言

自愛身者　慎護所守　希望欲解　學正不寐
身為第一　當自勉學　利乃誨人　不倦則智
學先自正　然後正人　調身入慧　必還為上
身不能利　安能利人　心調體正　何願不至
本我所造　後我自受　為惡自受　如剛鑽珠

摩訶盧比丘見佛現身光相悲喜悚慄稽首佛足思惟偈義即入定意得阿羅漢道自識宿命無數世事三藏衆經即貫在心佛語摩訶盧著衣持鉢就王宮食在五百道人上坐比諸道人是卿先世五百弟子還為說經令得道迹并使國王明信罪福即受佛教徑入王宮在於上坐衆人心恚怪其所以各護王意不敢呵譴念其愚癡不曉達嚫心為之疲王便下食手自斟酌摩訶盧即為達嚫音如雷震清詞雨下座上道人驚怖自悔皆得羅漢為王說法莫不解釋群臣百官皆得須陀洹道

雜癡部第三（凡一十三段）

打蚊

十誦律云佛為諸比丘說本生經云過去有禿頭染衣人共兒持衣詣水邊浣衣已絞曬持歸爾時大熱眼闇道中見一樹便以衣囊

挑頭下睡有蚊子來飲其頭血兒見已父疲極睡卧便發惡罵云是弊惡婢兒蚊子何以來飲我父血即持大棒欲打蚊子蚊子飛去棒著父頭即死時此樹神便說偈言

寧與智者讎　不與無智親　愚為父害蚊

蚊去破父頭

打蠅

賢愚經云舍衛國中有一老公出家兒小即為沙彌共父入村乞食村遠日暮父老行遲兒畏毒獸急扶其父推父隨地應時而死佛言我知汝心無有惡意不得殺罪此由過去父病睡卧多有飛蠅數來惱觸父令逐蠅蠅來兒額以杖打之即殺其兒亦非惡意今還相報

救月

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伽尸於空閑處有五百獼猴遊行林中到一尼俱律樹下樹下有井井中有月影現時獼猴主見是月影語諸伴言月今日死落在井中當共出之莫令世間長夜闇冥共作議言云何能出時獼猴主言我知出法我捉樹枝汝捉我尾展轉相連乃可出之時諸獼猴即如主語展轉相捉小未至水連獼猴重樹弱枝折一切獼猴墮井水中爾時樹神便說偈言

是等騃榛獸　癡眾共相隨　坐自生苦惱

何能救出月

佛告諸比丘爾時獼猴主者今提婆達多是爾時獼猴者今六群比丘是爾時已曾更相隨順受諸苦惱今復如是

妬影

雜譬喻經云夫婦二人向蒲萄酒甕內欲取酒夫妻兩人互見人影二人相妬謂甕內藏人二人相打至死不休時有道人為打破甕酒盡了無二人意解知影懷愧比丘為說法要夫婦俱得阿惟越致佛以為喻見影鬪者譬三界人不識五陰四大苦空身有三毒生死不絕

分衣

十誦律云佛在憍薩羅國與大比丘僧安居有兩老比丘夏罷得多施物自念人少物多不敢分之恐其得罪跋難陀比丘知往與分問二比丘言汝得衣分未耶答未分二老比丘問言汝能分不答言能是中應作羯磨即持衣物來置其前難陀分作三聚是二比丘間著一聚自向二聚衣間立言汝聽作羯磨

汝二人一聚　如是汝有三　兩聚并及我

如是我有三

問是羯磨好不答言好跋難陀擔衣欲去彼比丘言大德上座我等衣物未分跋難陀言與汝分知法人應與一好衣彼言當與跋難陀是聚中取大價衣著一處餘分作二分與已擔去諸比丘聞已白佛佛廣呵責已告諸比丘是跋難陀非但今世奪前世亦奪乃過去世一河曲中有二狚河中得大鯉魚不能分二狚守之有野干來欲水見狚語言外甥是中作何等狚答言阿舅是河曲中得此鯉魚不能分汝能分不野干言能是中說偈分作三分即問狚言汝誰喜入淺答言是某狚誰喜入深答言是某狚野干言汝聽我說偈

入淺應與尾　入深應與頭　中間身肉分應與知法者

野干銜魚身來雌者說偈

汝何處銜來　滿口河中得　如是無頭尾鯉魚好肉食

雄野干說偈言

人有相言擊　不知分別法　能知分別者如官藏所得　無頭尾鯉魚　是故我得食

佛語諸比丘時二狙者二老比丘是野干者跋難陀是跋難陀前世曾奪今世復奪

造樓

百喻經云往昔愚人癡無所知到餘富家見三重樓高廣嚴麗即作是念我有財錢不減於彼云何不造即喚木匠而問言曰解作彼舍不木匠答言是我所作即便語言今爲我造木匠即便經地壘墼作樓愚人見壘語木匠言我不欲下二重先爲作最上屋木匠答言無有是事何有不作最下造彼第二不造第二云何得造第三屋愚人固言我不用下二必爲我作上時人聞已便生怪笑譬如世尊四輩弟子不勤修敬三寶懶惰懈怠欲求道果不欲下三果唯欲得第四阿羅漢果亦爲時人之所嗤笑如彼愚者等無有異（不依三乘次第先學大乘亦復如是故佛藏經云不先學小乘後學大乘者非佛弟子）

磨刀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貧窮困苦爲王作事日月經久身體羸瘦王見憐愍賜一死駝貧人得已即便剥皮嫌刀鈍故求石欲磨乃於樓上得一磨石磨刀令利來下而剥如是數數往來磨刀後轉苦憚不能上樓懸駝上樓就石磨刀深爲人笑猶如愚人毀破禁戒多取錢財以用修福望得生天反得其殃如懸駱駝上樓磨刀用功甚多所得甚少

賣香

百喻經云昔有長者入海取沉水香積有年載方得一車詣市賣之以其貴故卒無買者多日不售心生疲猒見人賣炭時得速售便燒作炭不得半車價直世間愚人亦復如是無量方便勤求佛果以其難得便生退心不如發心求聲聞果速斷生死作阿羅漢

賭餅

百喻經云昔者夫婦有三幡餅夫婦共分各食一餅餘一幡在共作要言若有語者要不與餅既作要已爲一餅故各不敢語須臾有賊入家偷盜取其財物一切所有盡畢賊手夫婦二人以先要故眼看不語賊見不語即其夫前侵掠其婦其夫眼見亦復不語婦便喚賊語其夫言云何癡人爲一餅故見賊不喚其夫拍手笑言咄婢我定得餅不復與爾世人聞之無不嗤笑凡夫之人亦復如是爲小名利詐現靜默爲虛假煩惱種種惡賊之所侵掠喪其善法遂墮三塗都不怖畏求出世道方於五欲耽著嬉戲雖遭大苦不以爲患如彼愚人等無有異

畏婦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娉取二婦若近其一爲一所瞋不能裁斷便在二婦中間正身仰卧值天大雨屋舍霖漏水土俱下墮其眼中以先有要不敢起避遂令二目俱失其明世間凡夫亦復如是親近邪友習行非法造作結

業墮三惡道長處生死喪智慧眼如彼愚夫爲其二婦故二眼俱失

噏米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至婦家舍見其擣米便往其所偷米噏之婦來見夫欲共其語滿口中米都不應和羞其婦故不肯棄之是以不語婦怪不語以手摸看謂其口腫語其父言我夫始來卒得口腫都不能語其父即便喚醫治之時醫言曰此病最重狀似石癰以刀決之可得瘥耳即便以刀決破其口米從中出其事彰露世間之人亦復如是作諸惡行犯於淨戒覆藏其過不肯發露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如彼愚人以小羞故不肯吐米以刀決口乃顯其過

効矉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欲得王意問餘人言云何得之有人語言若欲得意王形相汝當効之此人見王眼矉便効王矉王問之言汝爲病耶爲著風耶何以眼矉其人答王我不病眼亦不著風欲得王意見王眼矉故効王也王聞是語即大瞋恚使人加害擯令出國世人亦爾於佛法中欲得親近求其善法以自增長既得親近不解如來法王爲衆生故種種方便現其短闕便生譏毀効其不是由是之故於佛法中永失其善墮於三惡如彼効王亦復如是

怖樹

百喻經云譬如野干在於樹下風吹枝折墮其脊上即便閉目不欲看樹捨棄而走到于露地乃至日暮亦不肯來遙見風吹大樹枝柯動搖上下便言喚我還來樹下愚癡弟子亦復如是已得出家得近師長以小呵責即便逃走復於後時遇惡知識惱亂不已方還所去如是去來是爲愚惑頌曰

愛網結心闇　貪癡背智明　雖蒙慧炬照
愚昧猶自盲　頑嚚恒不覺　慧種未開萌
自非慕高友　何得悟神英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三

音釋

刎武粉切割也　鬀他計切與剃同　錙銖錙莊持切六銖曰錙銖音殊十黍重曰銖　葶藶葶音亭藶音歷葶藶草名　赧乃板切面慙而赤也　繾綣繾詰戰切綣區願切繾綣不分離貌　鍱弋涉切　牴典禮切觸也　閹衣廉切宦人也　犖力角切卓犖超絕也　嘲陟交切相調也　肹黑乙切肹響布也　惷陟降切愚也　譴詰戰切責也　達䞩梵語也此云財施䞩初覲切　騃語駭切癡也　狙且余切玃屬　嗤處脂切笑也　瞤殊倫切與瞤同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四　　轂四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詐偽篇第六十此有六部

述意部　詐親部　詐毒部
詐貴部　詐怖部　詐畜部

述意部第一

夫至道無隅貴在忠言故出其言善則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咫尺如聾但教流末代人法訛替或憑眞以構偽或飾虛以詐眞良由人懷邪正故法通眞俗名利既侵則我人逾盛現親尚無附之況元來踈薄故難交友故經曰直心是道場不虛假故也

詐親部第二

如雜寶藏經云一切姧猾諂偽詐惑外狀似直內懷姧私是故智者應察眞偽爲如往昔有婆羅門其年既老耽娶小婦婦嫌夫老傜姪不已勸夫設會請諸少壯婆羅門等夫疑有安不肯延致前婦之子墮於火中爾時少婦眼看不捉婆羅門言兒今墮火何故不捉婦即答言我自少來唯近巳夫不近餘男云何今我捉此男子老夫聞已謂如其言便設大會集婆羅門爾時少婦便共交通老夫見已心懷忿恨即取寶物棄婦而去於其路中見一婆羅門便共爲伴至暮共宿明旦前行語老婆羅門言於昨宿處有一草葉著我衣裳我自少來無侵世物欲還草葉歸彼主人爾且停住待我往還老婆羅門深信其言倍生愛敬許當住待詐捉草葉入溝偃臥良久乃還葉云歸了老婆羅門因便利故即以寶物而用寄之此人尋後齎寶便走老婆羅門見偷已物悔彼不已小復前行憩一樹下見一鸛雀口中銜草語諸鳥言我等共相憐愍集會一處而共住止爾時諸鳥皆信其言而來聚集時此鸛雀趣鳥飛後就他巢窠啄卵而食諸鳥將至更復銜草諸鳥知諂悉捨而去於此樹下更經少時見一外道出家之人身被納衣安行徐步口云去去衆生老婆羅門而問之言何以並行口唱去去外道答言我出家人憐愍一切畏傷蟲蟻是故耳爾時婆羅門見其此語深生篤信尋至其家於其暮宿但聞歌儛之聲便出看之乃見出家外道住室有一地孔內出婦女與共交歡彈琴儛戲老婆羅門見已天下萬物無一可信故說偈言

不捉他男子　以草還主人　鸛雀詐銜草
外道畏蟲傷　口言唱去去　如是詐諂偽
都無可信者　來苦實難當

故涅槃經云佛言如我昔日所說偈言

一切江河　必有迴曲　一切叢林　必名樹木
一切女人　必有諂曲　一切自在　必受安樂

詐毒部第三

如雜寶藏經云時提婆達多作種種因緣欲得殺佛然不能得時南天竺國有婆羅門來善知呪術和合毒藥提婆達多即合毒藥以散佛上風吹此藥反墮己頭上即便悶絕躃地欲死醫不能治阿難白佛言世尊提婆達多被毒欲死佛憐愍故爲說實語我從菩薩成佛已來於提婆達多常生慈悲無有惡心者毒當自滅作是語已毒即消滅諸比丘言希有世尊提婆達多恒起惡心於如來如來

云何猶故治之佛言非但今日惡心向我過去亦爾即問佛言惡心於佛其事云何佛言過去之世迦尸國中有波羅柰城有二輔相一名斯那二名惡意斯那常順法行惡意恒作惡行好爲讒搆而語王言斯那欲作惡逆王即收閉諸天善神於虛空中出聲而言如此賢人實無過罪云何拘縛第二惡意劫王庫藏反著斯那王亦不信王言捉此惡意付與斯那仰使斷之斯那即教惡意向王懺悔惡意自知有罪便走向毗提醯王所作一寶篋盛二惡蛇其毒具足令毗提醯王遣使送與彼國王并及斯那二人共看莫示餘人王見寶篋極以嚴飾心大歡喜即喚斯那欲共發看斯那答言遠來之物不得自看遠來果食不得自食何以故彼有惡人或能以惡來見中傷王言我必欲看慇懃三諫王不用語復白王言不用臣語王自看之臣不能看王即發看兩眼盲冥不見於物斯那憂苦愁悴欲死遣人四出遍歷諸國遠覓良藥既得好藥以治王眼平復如故爾時王者舍利弗是爾時斯那者我身是爾時惡意者提婆達多是也

詐貴部第四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迦尸時有弗盧醯大學婆羅門爲國王師常教學五百弟子時婆羅門家生一奴名迦羅呵常使供給諸童子等是奴利根聞說法言盡能憶持此一時共諸童子小有嫌恨便走他國詐自稱言我是盧醯婆羅門子字耶若達多語此國師言我是波羅柰國王師弗盧醯子故來至此欲從大師學婆羅門法師答言可爾是奴聰明本已曾聞今復重聞悉能持其師大喜即令教授五百門徒汝代我教我當往來王家是師無有男兒唯有一女即告之曰耶若達多當用我語汝莫還國我今以女妻汝答言從教共作生活家漸豐樂耶若達多爲人難可婦爲作食恒瞋生熟不能適口婦常念言脫有行人從波羅柰國來者當從彼受飲食法然後供養夫主彼弗盧醯婆羅門具聞是事便作是念我奴迦羅呵逃在他國當往捉來或可得直便詣彼國時奴與諸門徒詣園遊戲在於中路遥見本主即便驚怖密語門徒汝等還去各自誦習門徒去已便到主前頭面禮足白其主言我來此國稱道大家是我之父便投此國師大學經典與女爲婦願尊今日勿彰我事當與奴直奉上大家主婆羅門善解世事即答言汝實我兒但早發遣奴即將主歸家告家中言我所親來其婦歡喜爲辦種種飲食奉食訖已伺小空閑密禮婆羅門足而問之曰我奉事夫飲食供養常不可意願尊指授本在家時何所食噉常如先法爲作飲食客婆羅門便即瞋恚而作是念如是如是困苦他女汝但速發遣我我臨去時教汝一偈使夫無言女聞歡喜辭出而退即語夫言尊婆羅門故從遠來宜早發遣夫即念言如婦所說宜應早遣莫令久住恐言漏失損我不少便大與財物教婦作食自行供之夫爲曹主求伴不在婦奉食訖禮足辭別請求先偈即教偈言

無親遊他方　欺誑天下人　麤食是常食
細食復何嫌

今與汝此偈若彼瞋恚嫌食惡時便在其邊背面微誦令其得聞作是教已便還本國是奴送主去已每至食時還復瞋恚婦於夫邊試誦其偈夫聞是偈心即不喜便作是念咄是老物發我瞋穢從是已後常作輭語求婦不瞋恐婦向人說其陰私佛告諸比丘時本主弗盧醯婆羅門者即我身是時奴迦羅呵者今闡陀比丘是彼於爾時已曾侍我淩他今復如是恃我勢力陵易他人

詐怖部第五

如智度論云一切諸法皆是虛誑衆生愚癡不識親踈瞋罵加害乃至奪命起此重罪故墮三塗受無量苦譬如山中有一佛圖彼中有一別房房中有鬼頻來恐惱道人故諸道人皆捨房去有一客僧來維那處分令住此室房而語之言此房中有鬼神喜惱人能住中者住客僧自以持戒力多聞故言小鬼何所能爲我能伏之即入房住暮更有一僧來求此住處維那亦令在此房住亦語有鬼惱人其人亦言小鬼何所能爲我當伏之先入者閉戶端坐待鬼後來者夜闇打門求入先入者謂爲是鬼不爲開戶後來者極力打門在內僧人以力拒之外者得勝排門得入內者打之外者亦打至旦相見乃是故舊同學識已各相愧謝衆人雲集笑而怪之衆生亦復如是五陰皆虛無我無人取相鬪諍橫加毒害若披解在地但有骨肉無人無我是故菩薩語衆生言汝等莫於根本空中鬪諍人身尚不可得何況值佛

詐畜部第六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婦人富有金銀與男子交通盡取金銀衣物相逐俱去到一急水河邊男子語言汝持財物來我先度之當還迎汝男子度已便走不還婦人獨住水邊憂苦無人可救唯見一野狐捕得一鷹復見河魚捨鷹拾魚魚既不得復失本鷹婦語狐曰汝何大癡貪捕其兩不得其一狐言我癡尚可汝癡劇我也

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非時連雨七日不止諸放牧者七日不出時有餓狼飢行求食遍歷七村都無所得便自剋責我何薄相經歷七村都無所得不如守齋住還山林自於窟穴呪願言使一切衆生皆得安隱然後攝身安坐閉目帝釋至齋日月乘伊羅白龍象觀察世間持戒破戒到彼山窟見狼閉目思惟便作是念咄哉狼獸甚爲奇特人尚無此心況此狼獸而能如是便欲試之知其虛實釋即變身化爲一羊在窟前住高聲命群狼時見羊便作是念奇哉齋福報應忽至我遊七村求食不獲今暫守齋餚饍自來厨供已到但當食已然後守齋即便出穴往趣羊所羊見狼來便驚騎走狼便尋逐羊去不住追之既遠羊化爲狗方口耽耳反來逐狼急聲喚之狼見狗來驚怖還走狗急追之劣乃得免還至窟中便作是念我欲食彼反欲噉我爾時帝釋便於狼前作跛脚羊鳴喚而住狼作是念前者是狗我飢悶眼華謂爲是羊今所見者此真是羊復更諦觀看耳

角尾眞實是羊便出往趣羊復驚走騎逐垂得復化作狗反還逐狼亦復如前我欲食彼反欲見噉時天帝釋即於狼前化爲羔子鳴群喚母狼便瞋言汝作肉段我尚不出況爲羔子而欲見欺還更守齋靜心思惟時天帝釋知狼心念還齋猶作羊羔於狼前住狼便說偈言

若眞實是羊　猶故不能出　況復作虛妄
如前恐怖我　見我還齋已　汝復來見試
假使爲肉段　猶尚不可信　況作羔羊子
而詐喚咩咩

於是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出家人　持戒心輕漂　不能捨利養
猶如狼守齋

又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乃往古昔有一摩納在山窟中誦刹利書有一野狐住其左右專聽誦書心有所解作是念言我解此書語足堪作諸獸中王作是念已便起遊行逢羸瘦野狐便欲殺之彼言何故殺我答言我是獸王汝不伏我是以相殺彼言願莫殺我我當隨從於是二狐便共遊行復逢一狐又欲殺之問答如上亦言隨從如是展轉伏一切狐便以群狐伏一切象復以衆象伏一切虎復以衆虎伏一切師子遂權得爲王既作王已復作是念我今爲獸中王不應以獸爲婦便乘白象率諸群獸不可稱數圍迦夷城數百千帀王遣使問汝諸群獸何故如是野狐答言我是獸王應娶汝女與我者善若不與我當滅汝國還白如此王集群臣共議唯除一臣皆云應與所以者何國之所恃唯賴象馬我有象馬彼有師子象馬聞氣惶怖伏地戰必不如爲獸所滅何惜一女而喪一國時一大臣聰叡遠略而白王言臣觀古今未曾聞見人王之女與下賤獸臣雖弱昧要殺此狐使諸群獸各各散走王即問言何計將兵馬出大臣答言王但剋期戰日先當從彼求索一願願令師子先戰後吼彼謂吾畏必令師子先吼後戰王至戰日當勑城內皆令塞耳王用其語遣使剋期共求上願至于戰日復遣信求然後出軍軍鋒欲交野狐果令師子先吼野狐聞之心破七分便於象上墮落于地於是群獸一時散走佛以是事而說偈言

野狐憍慢盛　欲求其眷屬　行到迦夷城
自稱是獸王　人憍亦如是　領統於徒衆
在摩竭之國　法主以自號

爾時迦夷王者我身是聰叡大臣者舍利弗是野狐王者調達是諸比丘調達往昔詐得眷屬今亦如是故佛說偈云

善人共會易　惡人共會難　惡人共會易
善人共會難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昔有一河名波利耶多(此言彼即)時彼河岸有一人是結華鬘師其人有園在彼河側而彼河內時有一龜從水而出至華園中求食而行處處經歷蹋壞其華時彼園主見龜壞華園主即捉置於一筐篋中將欲殺食彼龜作念云何得脫此難作何方便誑此園主即向園主而說偈言

我從水出身有泥　汝且置華洗我體

我身既有泥不淨　恐畏汙汝篋及華
時彼園主作如是念善哉此龜善言教我今
不得不取其言我洗其身勿令泥汙我之華
篋作是念已即手執龜將向水所欲洗龜身
是時彼人即提龜出置於石上抄水欲洗是
時彼龜出大筋力忽投没水時華鬘師見龜
没水作如是言奇哉是龜乃能如是誑逗於
我我今還可誘誑是龜使令出水時華鬘師
即向彼龜而說偈言
賢龜諦聽我作意　汝今親舊甚衆多
我作華鬘繫汝咽　恐汝歸家作喜樂
爾時彼龜作如是念此華鬘師妄言誑我彼
師母患著牀其姊採華造鬘欲賣以用活命
今作是言定是誑我欲食我故誘我出耳是
時彼龜向華鬘師而說偈言
汝家造酒欲會親　廣作種種諸味食　十一
汝至家内作是語　龜肉煑已脂糕頭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欲知彼時入
水龜者我身是也華鬘師者魔波旬是其於
爾時欲誑惑於我而不能著今復欲誑何由
可得
又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於大海中有一
大虬其虬有婦身正懷妊忽然思欲獼猴心
食以是因緣其身羸瘦痿黄宛轉戰慄不安
時彼特虬見婦身體如是羸瘦無有顏色見
已問言賢善仁者汝何所患欲思何食我不
聞汝從我索食何故如是時其牸虬默然不
報其夫復問汝今何故不向我道婦報夫言
汝若能與我隨心願我當說之若不能者我
何暇說夫復答言汝但說看若可得理我當
方便會覓令得婦即語言我今意思獼猴心
食汝能得不夫即報言汝所須者此事甚難
所以者何我居大海猴在山樹何由可得婦
言奈何若不得是物此胎必墮我身不久恐
取命終是時其夫復語婦言賢善仁者汝且
容忍我今求去若成此事深不可言則我與
汝並皆慶快爾時彼虬即從海出至於岸上
去岸不遠有一大樹名優曇婆羅(此言求願)時彼
樹上有一大獼猴在於樹頭取果子食是時
彼虬既見獼猴在樹上坐食於樹子見已漸
漸到於樹下到已即便共相慰喻以美語言
問訊獼猴善哉善哉婆私師吒在此樹上作
於何事不甚辛懃受苦惱耶求食易得無疲
惓不獼猴報言如是仁者我今不大受於苦
惱虬復重更語獼猴言汝在此處何所食噉
獼猴報言我在優曇婆羅樹上食噉其子是　十二
時虬復語獼猴言我今見汝甚大歡喜遍滿
身體不能自勝我欲將汝作於善友共相愛
敬汝取我語何須住此又復此樹子少無多
云何乃能此處願樂汝可下來隨逐於我我
當將汝度海彼岸別有大林種種諸樹華果
豐饒獼猴問言我云何得至彼處海水深廣
甚難越度云何堪度是時彼虬報獼猴言我
背負汝將度彼岸汝今但當從樹下來騎我
背上爾時獼猴心無定故狹劣愚癡心生歡
喜從樹而下上虬背上欲隨虬去其虬内心
生如是念善哉善哉我願已成即欲相將至
自居處及獼猴俱没於水猴問虬言善友何
故忽没於水虬即報言我婦懷妊彼如是思
欲汝心食以是因緣我將汝來爾時獼猴作

如是念嗚呼我今甚不吉利自取磨滅作何方便而得免此急速厄難不失身命復如是念我須誑虬作是念已而語虬言仁者善友我心留在優曇婆羅樹上寄著不持將行仁於當時云何不依實語我知今須汝心我於當時即將相隨善友還迴放我取心得已還來爾時彼虬聞獼猴語已二俱還出獼猴見虬欲出水岸是時獼猴努力奮迅捷疾跳躑出大筋力從虬背上跳下上彼優曇大樹之上其虬在下少時停待見猴淹遲不下而語之言親密善友汝速下來共汝相隨至於我家獼猴默然不肯下樹虬見獼猴經久不下而說偈言

善友獼猴得心已　願從樹上速下來
我當送汝至彼林　多饒種種諸果樹

爾時獼猴作是思惟此虬無智即說偈言

汝虬計校雖能寬　而心智慮甚狹劣
汝但審諦自思忖　一切衆類誰無心
彼林雖復子豐饒　及諸菴羅等妙果
我今意實不在彼　寧自食此優曇婆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當知彼時大獼猴者我身是也彼虬者魔波旬是於時猶尚誑惑於我而不能得今復欲將世間五欲之事而來誘我豈能動我此之坐處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烏梟共相怨憎烏待晝日知梟無見蹹殺群梟散食其肉梟便於夜知烏眼闇復啄群烏開罩其腹亦復散食畏晝畏夜無有竟已有一智烏語衆烏言已為怨憎不可求解終相誅滅勢不兩全宜作方便殄覆諸梟然後我等可得歡樂若其不爾終為所敗衆烏答言當作何方得滅讎賊智烏答言爾等衆烏拔我毛羽破我頭我當設計要令殄覆即如其言憔悴形容向梟穴外而自悲鳴聞其聲已便言今爾何故破傷來至我所烏語梟言衆烏讎我不得生活故來相投以避怨惡時梟憐愍遂便養給恒與殘肉日月轉久毛羽平復烏作微計銜乾樹枝并諸草木著梟穴中似如報恩梟語烏言何用是為烏即答言孔穴之中純是冷石用此草木以御風寒梟以為爾默然不答而烏於是即求守孔穴作給使令用報恩時會暴雪寒風猛盛衆梟率爾來集孔中烏得其便尋生歡喜銜牧人火用燒梟孔衆梟一時於孔焚滅爾時諸天說偈言曰

諸有宿嫌處　不應生體信　如烏詐託善
焚滅衆梟身

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為孔雀王從妻五百棄其舊匹欲娶青雀為妻其青雀唯食甘露好果孔雀為妻日行取之其國王夫人有疾夢覩孔雀云其肉可為藥寤已啓聞王令獵士疾行索之夫人曰有能得之者娉以季女賜金千斤國諸獵士分布行索覩孔雀王從一青雀在常食處即以蜜麨每處塗樹孔雀輒取以供其妻射師以蜜麨塗身踞坐而候孔雀取麨人應手獲之焉孔雀曰子之勤身必為利也吾示子金山可為無盡之寶子原吾命矣獵者又曰大王賜吾千斤金妻以季女豈信汝言乎勉以送獻汝矣孔雀見王曰大王懷仁潤無不周願納微言乞得少水吾以慈呪服之疾瘳矣若其無効受罪不晚

王順其意夫人服之衆疾皆瘳華色煒曄宮人皆然舉國歎王弘慈全孔雀之命獲延一國之壽孔雀曰願得投身于彼大湖并呪其水率土黎民衆疾可瘳若有疑妄願以杻捶吾足王曰許可孔雀如之國人飲水並皆得力聾聽盲視瘖語躄伸衆疾皆然夫人疾除國人並得無病兼無害孔雀之心孔雀具知向王陳曰受王生潤之恩吾已報濟一國之命報畢乞退王曰可爾雀即翔飛升樹重曰天下有三癡王曰何謂三耶一者吾癡二者獵士癡三者大王癡王曰願釋之也雀曰諸佛重戒以色爲火燒身危命貪色之由也吾捨五百供養之妻而貪青雀索食供之有如僕使爲狂網所得殆危身命斯吾癡也獵者之癡吾至誠之言捨一山之金棄無窮之寶信夫人邪僞之欺望季女之妻覩世狂愚皆斯類矣損佛眞誠之戒信鬼魅之欺酒樂婬亂或度破門之禍或死入太山其苦無數思還爲人猶無羽之鳥欲飛升天豈不難哉婬婦之妖蠱喻彼魍魎靡不由之亡國危身而愚夫尊之萬言無一誠也而射師信之斯謂獵者愚矣王得天醫除一國疾諸毒都滅顏如盛華巨細欣賴而王放之王始欲殺吾以肉瘳夫人疾斯謂王愚矣佛告舍利弗孔雀王者自是之後周旋八方輙以神藥慈心布施愈衆生病孔雀王者吾身是也國王者舍利弗是也獵者調達是也夫人者調達婦是善薩慈慧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又雜寶藏經云佛言乃往過去時有蓮華池多有水鳥在中而住時有鸛雀在於池中徐步舉脚諸鳥皆言此鳥善行威儀徐庠不惱水性時有白鵝而說偈言

舉脚而徐步　音聲極柔軟　欺誑於世間
誰不知諂讒

鸛雀語言何爲作此語來共作親善白鵝答言我知汝諂讒終不親善汝欲知爾時鵝者即我身是也爾時鸛雀者今提婆達多是也

又雜寶藏經云佛言於過去世雪山之側有山雞王多將雞衆而隨從之雞冠極赤身體甚白語諸雞言汝等遠離城邑聚落莫與人民之所噉食我等多諸怨嫉好自慎護時聚落中有一猫子聞彼有雞便往趣之在於樹下徐行低視而語雞言我爲汝婦汝爲我夫而汝身形端正可愛頭上冠赤身體俱白我相承事安隱快樂雞說偈言

猫子黄眼愚小物　觸事懷害欲噉食
不見有畜如此婦　而得壽命安隱者

爾時雞者我身是也爾時猫者提婆達多是也昔於過去欲誘誑我今日亦復欲誘誑我衆我徒衆頌曰

姧情詐癡　令信匪疑　僞現依附　虛誑來隨
外親內損　夙夜侵移　久共同住　方覺相欺

惰慢篇第六十一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者多其事略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脂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脂肥濃爲累甚切萬事云云

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故求道無從可得如水火擁之然之則其用彌全決之散之則其勢彌薄故論云質微則勢重勢微則質重是以思之則之實由勤功而悟道惰之慢之良由貪聲色而障聖所以釋氏震法鼓於鹿菀夫子揚德音於鄒魯尚耳目所不聞豈心識之能契也

引證部第二

如薩婆多論云波羅提木叉之戒五道而言唯人道得戒餘四不得如天道以著樂深重不能得戒如昔一時大目連以弟子有病上忉利天以問耆婆正值諸天入歡喜園爾時目連在於路側立待一切諸天無顧看者唯耆婆後至顧見目連向舉一手乘車直過目連自念此本人間是我弟子今受天福以著天樂都失本心即以神力制車令[十八]住耆婆下車禮目連足目連種種因緣呵責耆婆答目連曰以我人中為大德弟子是故舉手問訊頗見諸天有爾者不有時目連勸誡釋提桓因佛世難值何不數數相近諮受正法帝釋欲解目連意故遣使勑一天子令來反覆三喚猶故不來後不應已而來帝釋白目連曰此天子唯有一天女一妓樂以自娛樂以染欲情深雖復命重不能自割故不肯來況作天主種種宮觀無數天女須食自然百味百千妓樂以自娛樂視東忘西雖知佛世難遇正法難聞而以染樂纏縛不得自在知復如何三塗苦難無緣得戒人中唯三天下得戒北鬱單越無有佛法不得戒以福報障弁愚癡故不受聖法

又善見律云時有六群比丘自身在下請法人在高而為說法以慢法故佛呵責之佛語比丘往昔波羅柰國有一居士名曰車波加其婦懷妊思菴羅果語其壻言我思菴羅果君為我覓其夫答言此非果時我云何得婦語夫言君若不得我必當死夫[十九]聞婦語心自念言唯王園中有非時果我當往偷作是念已即夜入王園取果未得明相已出不得出園於是樹上藏住時王與婆羅門入園欲食菴婆羅果婆羅門在下王在高座婆羅門為王說法偷果人樹上自念言我偷果事應合死因王聽婆羅門說法我今得脫我今無法王亦無法婆羅門亦無法何以故我為婦故而偷王果王由憍慢故師在下座自在高座而聽說法婆羅門為貪利養故自在下座為王說法我今三人相與無法我今得脫即便下樹往至王前而說偈言

二人不知法　二人不見法　教者不依法
聽者不解法　為是飲食故　我言是無法
為以名利故　毀碎汝家法

王聞此偈怒偷果人罪我為凡時尚見非法況今成佛汝諸弟子為下人說法時偷果人者我身是也

又智度論云如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出家求道一人持戒誦經坐禪一人廣求檀越修諸福業至釋迦佛出世一人生長者家一人作大白象力能破賊長者子出家學道得六神通阿羅漢而以薄福乞食難得他日持鉢入城乞食遍不能得到白象廐見王供象種種豐足語此象言我之與汝俱有罪過象即

感信三日不食守象人怖求覓道人見而問言汝作何術令王白象病不能食耶答曰此象是我先身時弟共於迦葉佛時出家學道我但持戒誦經坐禪不行布施弟但廣求檀越作諸布施不持戒不學問以其不持戒誦經坐禪故今作此象大修布施故飲食備具種種豐足我但行道不修布施故今雖得道果乞食不能得以是事故因緣不同雖值佛世猶故飢渴

又百喻經云昔外國節度之日一切婦女盡持優鉢羅華以為鬘飾有一貧人其婦語言爾若能得優鉢羅華來與我為爾作妻若不能得我捨爾去其夫先來常善能作鴛鴦之鳴即入王池作鴛鴦鳴偷優鉢羅華時守池者而作是問池中者誰而此貧人失口答言我是鴛鴦守者捉得將詣王所而於中道復更和聲作鴛鴦鳴守池者言爾先不作今作何益世間愚人亦復如是終身殘害作眾惡業不習心行使令調善臨命終時方言今我欲得修善獄卒將去付閻羅王雖欲修善亦無所及如彼愚人欲到王所作鴛鴦鳴

又百喻經云昔有大富長者左右之人欲取其意皆盡恭敬長者唾時左右侍人以腳蹋却有一愚者不及得蹋而作是言若唾地者諸人蹋却欲唾之時我當先蹋於是長者正欲咳唾時此愚人即便舉腳蹋長者口破脣折齒長者語言汝何以故蹋我脣口愚人具答所由故唾未出舉腳先蹋望得汝意凡物須時時未及到強設功力反得苦惱以是之故世人當知時與非時頌曰

惰學迷三教　問者不知一　合萼不結核
數華何得實　徒生高慢心　陵他非好畢
墜落於闇道　關閉牢深窖　一入百千年
萬億苦切逼　對苦悔無知　方由惰慢稍
聖人善取譬　愚智須明律　英雄慢法時
焉知悔今日

感應緣（略引八驗）

晉抵世常奉法驗　莊子驗
列女傳驗　文子驗
孫卿子驗　鹽鐵論驗
晉平公驗　論衡驗

晉抵世常至晉太康中有富人居時禁晉人作沙門常奉法不懼憲綱潛於宅中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亦在其中比丘來者不憚後有僧來姿形頑陋衣弊足泥常遂作禮命奴洗足僧曰恒自洗之何用奴也常曰老病以奴自代僧不許常私罵而去僧現八尺形容儀光偉飛行而去常撫膺自撲泥中家內僧尼行路五六十人望見空中數十丈分明奇香芬氳一月留宅

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曰撮囊

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常行得遺金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慚棄金於野遠尋師而學

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

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聞先王之道言不知學問之大君子之學入乎耳

著乎心布乎四支形乎動靜小人學出乎口入乎耳耳目之間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

鹽鐵論曰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氷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西施澤香不能加嫫母

說苑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對曰暮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曰善哉

論衡曰手中無錢而之市決貨貨主必不與也夫胷中無學亦猶手中無錢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四

音釋

騂 百昆切走也　咩 莫者切羊鳴也　麨 齒沼切乾擣也　郰 側鳩切與鄒同

稭 先恐切限也　鏤 郎豆切雕刻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之一　敷五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破邪篇第六十二 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三乘啓轍諸子免火宅之災八正開元群生悟無爲之果是故慈雲降潤不別芳蘭慧日流輝寧分岸谷且立教垂範盡妙窮微發志生情難量叵測雖周孔儒術莊老玄風將欲方茲逈非倫擬其有帝代賢士今古明君咸共遵崇無乖敬仰欲使玉礰異價涇渭分流製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染俗之自然興因果之正路挫邪智之虛角杜異見之妄言求珠之寶心開觀象之僞識正自非德均眞際體合無生豈能契此玄門履之一實者也

引證部第二

如增一阿含經云爾時有長者名阿那邠邸其家大富不可稱計爾時滿富城中有長者名曰滿財亦大富饒財復是邠邸少小舊好共相敬愛邠邸長者恒有千萬寶貨在滿富城中販賣使滿財長者經紀然滿財長者亦有數千萬寶在舍衛城中販賣使邠邸經紀是時邠邸有女名須摩提顏貌端正如桃華色世之希有爾時滿財見須摩提女端正見已問邠邸曰此是誰家女邠邸報曰是我所生滿財曰我有小息未有婚對可適貧家不時邠邸報曰事不宜爾滿財問曰以何等故邠邸報曰種姓財貨足相訓匹所事神祠與我不同此女事佛汝事外道以是之故不赴來意滿財報曰我等所事自當別祀此女所事別自供養邠邸報曰我女設當適汝家者彼此各出財寶不可稱計滿財問曰汝今索幾許財寶邠邸報曰我今須六萬兩金是時長者即與六萬兩金邠邸以方便前却猶不能使止語彼長者曰設我嫁女當往問佛若有教勑我當奉行是時阿那邠邸即往至世尊所白世尊曰須摩提女爲滿富城中滿財長者所求爲可與不世尊告曰若須摩提女適彼國者多所饒益度脫人民不可稱量聞

已禮退還至家中共辦飲食與滿財長者滿財問曰我不用食但嫁女與我不耶邠邸報曰欲爾者便可却後十五日使兒至此作是語已便退而去是時滿財長者辦具所須乘篠羽之車從八十由延內來邠邸復莊嚴已女乘篠羽之車將女往迎中道相遇滿財得女便將至滿富城中人民之類各作制限若此城中有女出適他國者當重刑罰若他國娶婦將入國者亦重刑罰爾時彼國有六千梵志國人所奉制限有言犯者當飯六千梵志長者自知犯制即飯六千梵志梵志所食純食豬肉及重釀之酒又梵志所著衣服或被白氎或被毳衣以衣偏著右肩半身露現即白時到入長者家長者見來膝行前迎恭敬作禮最大梵志舉手稱善揖長者項往詣座所各隨坐訖時長者語須摩提女曰汝自莊嚴向我師禮須摩提女報曰止止大家我不堪任向裸形人禮長者報曰此非裸形但所著衣是其法服須摩提女報曰此無慚愧之人皆共露形有何法服之用世尊所說世

人所貴有慚有愧若無此二則尊卑無異共豬犬無別我實不堪向作禮拜時須摩提夫語其婦曰汝今可起向我師作禮此諸人等皆是我所事天婦報曰且止我不禮此無慚愧裸形人令我向驢犬作禮夫曰勿作是言自護汝口勿有所犯此非驢非狗但所著之衣正是法衣是時須摩提女涕零悲泣顏色變異並作是說寧斷命根終不墮此邪見之中時六千梵志各共高聲何故使此婢罵詈乃爾是諸梵志已食少多便去是時滿財長者在高樓上煩冤愁憒我今取此人來便為破家辱我門戶時有梵志名曰脩跋得五神通往長者家上高樓上與長者相見梵志問長者曰何故愁憂長者報曰昨因為兒娶婦具說前緣梵志報曰此女所事之師皆是梵行之人今日現在甚奇甚特長者問曰汝為外道異學何故歎譽沙門釋子有何神德有何神變梵志報曰欲聞神德今粗說原此女所事之師最小弟子名曰均頭沙彌飛來詣阿耨達泉洗垢之衣阿耨大神天龍鬼神皆

起前迎恭敬問訊善來人師可就此坐却後坐食食竟盪鉢在金案上跏趺正身次第入九次第定是時天龍鬼神與蹋洗衣舉著空中而暴使乾時彼沙彌收攝衣已便飛在空還歸所在長者當知最小弟子有此神力況最大者何況如來至眞正覺而可及乎是時長者語梵志曰我等可得見此女所事師乎梵志報曰可還問此女是時長者問須摩提女曰吾今欲得見汝所事師能使來不女聞歡喜不能自勝顧時辦具飲食明日如來當來至此及比丘僧長者報曰汝今自請吾不解法是時長者女沐浴身體手執香火上高樓上叉手向如來而歎之曰

諸變不可計　皆使立正道　我今復值厄
唯願尊屈神　爾時香如雲　懸在虛空中
遍滿祇洹舍　住在如來前　諸釋虛空中
歡喜而作禮　又見香在前　須摩提所請
雨諸種種華　而不可計量　悉滿祇洹林
如來笑放光

爾時世尊告諸神足比丘大目連大迦葉阿

那律乃至均頭沙彌等汝等以神足先往至彼城中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是時衆僧使人名曰乾荼明旦躬負大釜飛在空中往至彼城遶城三帀詣長者家是時均頭沙彌化作五百華樹色若干種皆悉敷茂是時般特化作五百頭牛衣毛皆青在中止坐往詣彼城爾時羅雲復化作五百孔雀色若干種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迦延那化作五百金翅鳥極為勇猛在上坐往詣彼城爾時優毗迦葉化作五百龍皆有七頭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須菩提化作瑠璃山入中跏坐往詣彼城爾時大迦旃延復化作五百鶴色皆純白往詣彼城是時離越化作五百虎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阿那律化作五百師子極為勇猛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大迦葉化作五百疋馬皆朱尾金銀校飾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目連化作五百白象皆有六牙七處平整金銀校飾在上坐往詣彼城如是現神皆遶城三帀往長者家是時世尊以知時到在虛空中去地七仞阿若拘隣在右舍利弗在左阿難在後而手執拂千二百弟子前後圍遶如來在中及餘諸天帝釋諸王皆現神變悉在空中作唱妓樂數千萬種雨衆天華散如來上舍衛城內人民皆見如來在空去地七仞皆懷歡喜不能自勝是時滿財長者遥見如來相好猶如金聚放大光明以偈問須摩提女須摩提女復以偈報之天人梵志皆自歸命是時六千梵志見如此神變各相謂言我等可離此國更適他土猶如禽獸各奔所趣是諸梵志聞如來響各各馳走不得自寧由如來有大威力故不自安是時世尊還攝神足入城以足蹈門閫上是時天地大動諸神散華詣長者家就座而坐世尊漸與長者及八萬四千人民說戒施生天之論訶欲不淨出家為要各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皆自歸三寶受持五戒此須摩提女及八萬四千人皆由久遠迦葉佛所四事供養一施二愛敬三利人四等利不墮貧家當來之世亦當復值如此之尊使我莫轉女身得法眼淨是時城中人民聞哀愍王女作如此誓願人皆隨喜此願爾時哀愍王者今須達長者是爾時王女者今須摩提女是爾時國土人民之類者今八萬四千人是由彼誓願故今值我身聞法得道

又智度論云有梵志名長爪（別經梵云名勞豆叉）是閻浮提大論議師言一切論可破一切言可壞一切執可轉無有實法可信可恭敬者舍利弗舅摩訶俱絺羅與姊舍利論議不如俱絺羅思惟念言非姊力也必懷智人寄言母口未生乃爾及生長大當如之何思惟是已生憍慢心為廣論議故出家作梵志入南天竺國始讀經書諸人問言汝志何求長爪答言十八種大經盡欲讀之諸人語言盡汝壽命猶不能知一何況能盡長爪自念昔作憍慢為姊所勝今此諸人復見輕辱為是二事故自作誓言我不剪爪要讀十八種經書盡人見爪長因號長爪梵志是人以種種經書譏刺是非破他論議譬如大力狂象搪揬蹴蹋無能制者如是長爪梵志摧伏諸論師已還至摩伽陀國王舍城那羅陀聚落至本生處

問人言我姊生子今在何處有人語言汝姊子者適生八歲讀一切經書盡至年十六論議勝一切人有釋種道人姓瞿曇與作弟子長爪聞之即起憍慢生不信心而作是言如我姊子聰明如是彼以何術謗誑剃頭作弟子作是語已直向佛所爾時舍利弗初受戒半月佛邊侍立以扇扇佛長爪見佛問訊訖一面坐作是念一切論可破一切語可壞一切執可轉是中何者是諸法實相何者是第一義譬如大海欲盡其底求之既久不得一法彼以何論議而得我姊子作是思惟已而語佛言瞿曇我一切法不受時佛問長爪汝一切法不受是見受不佛所質義汝已領之邪見毒熾今出是毒氣言一切法不受是見汝受不爾時長爪如好馬見鞭顧影覺畏便著正道長爪梵志既得佛語鞭影入心即棄貢高慚愧低頭如是思惟佛置我兩處負門中若我說是見我受是負處門麤故衆人所共知云何自言一切法不受今受是見此現前妄語是麤負處門多人所知第二負處門細我欲受之以少人知故作是念已答佛言瞿曇一切法不受是見亦不受佛語梵志汝不受一切法是見亦不受則無所破與衆人無異何用自高而生憍慢如是長爪不能答佛自知已墮負處即於佛智起恭敬信心自思惟我墮負處世尊不彰不言是非不以爲意佛心柔軟第一清淨得大甚深最可恭敬無過佛者佛爲說法斷其邪見即於坐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是時舍利弗聞是語時得阿羅漢是長爪梵志出家作沙門得阿羅漢

又佛說乳光佛經云時佛世尊適小中風當須牛乳爾時維耶離國有梵志名摩耶利爲五萬弟子作師復爲國王大臣人民所敬遇豪富貪嫉不信佛法但好異道於是佛告阿難持如來名往到梵志摩耶利家從其求索牛乳湩來阿難受教著衣持鉢到其門下梵志摩耶利適與五百上足弟子欲行入宮與王相見時即出舍值遇阿難因問言汝朝來早欲何所求阿難答曰佛世尊身小不安隱使我索乳梵志默然不報自思惟念我若不持牛乳與謂我慳惜適持乳與諸餘梵志便復謂我事瞿曇道進退惟宜雖爾當指授與惡牛自令犂取當使牴殺折辱其道便見捐棄我還爲人所敬若不得乳明我不惜諫議是已即告阿難牛朝已放在彼塹裏汝自往犂摩耶勑兒汝將阿難示此牛處慎莫爲捉時五百弟子聞師說是悉大歡喜爾時維摩詰來欲至佛所道經梵志門前因見阿難即謂何謂晨朝持鉢住此欲何求索阿難答曰如來身小中風當須牛乳故使我來維摩詰即告阿難莫作是語如來正覺身如金剛衆惡已斷但有諸善當有何病默然行矣勿得外道誹謗如來無使天龍神等得聞是聲十方菩薩阿羅漢得聞此言轉輪聖王尚得自在何況如來阿難勿爲羞慚索乳疾行慎莫多言阿難聞此大自慚懼聞空中有聲言是阿難如長者所言但爲如來於五濁世示現度脫一切三毒之行故時往取乳向者維摩雖有是語莫得羞慚於是五百梵志聞空中聲即無狐疑皆大踊躍悉發無上正眞道意

爾時摩耶利內外眷屬及聚邑中合數千人皆隨阿難往觀惡牛阿難即住牛傍自念言今我所事師法不得自手搆乳語適竟第二忉利天帝便從天來化作年少梵志被服因住牛傍阿難見之心用歡喜謂言年少梵志請取乳湩即答阿難我非梵志是天帝釋我聞如來欲得牛乳故來到此阿難言天帝位尊何能近此腥穢之牛帝釋答曰雖我之豪何如如來尊尚不猒倦建立功德何況小天阿難報釋為我取乳唯願用時釋應曰諾尋即持器前至牛所時牛靜住不敢復動其來觀者皆驚怪之爾時帝釋而說偈言

令佛小中風　汝與我乳湩　令佛服之瘥
得福無有量　佛尊天人師　常慈心憂念
蜎飛蠕動類　皆欲令度脫

爾時犢母即為天帝釋說偈言

此手捫摸我　何一快乃爾　取我兩乳湩
置於後餘者　當持遺我子　朝來未得飲
雖知有福多　作意當平等

於是犢子便為母說偈言

我從無數劫　今得聞佛聲　即言持我分
盡用奉上佛　世尊一切師　甚難得再見
我食草飲水　可自足今日　我作人已來
飲乳甚大久　及在六畜中　亦爾不可數
世間愚癡者　亦甚大眾多　不知佛布施
後因悔無益　我乃前世時　慳貪坐抵突
復隨惡知友　不信佛經戒　使我作牛馬
至于十六劫　今乃值有佛　如病得醫藥
持我所飲乳　盡與滿鉢去　令我後智慧
得道願如佛

時天帝釋即取乳滿鉢阿難得乳意甚歡喜於是梵志從邑中來者聞此牛子母所說皆共驚怪此牛弊惡人不得近今日何故柔善乃爾想是阿難所感發耳瞿曇弟子尚能如此何況佛德威神變化而我等不信其教時梵志男女合萬餘人皆悉踊躍遠塵離垢逮得法眼阿難持乳還至佛所具白所由佛告阿難實如牛子母所說此牛子母乃昔宿命時曾為長者大富饒財復慳不施不信佛戒不知生死常喜出財外入從舉日月適至喜多責息無有道理既償錢畢復謗枉人言其未畢但坐是故墮畜生中十六劫今聞我名歡喜者何畜生之罪亦當畢是此牛子母却後命盡七反生兜術天及梵天上七反生世間當為豪富家不生惡道所在常當識宿命當供養諸佛燒香持經牛母從是因緣最後當值見彌勒佛作沙門精進不久得羅漢道犢子亦當如是上下二十劫竟當得作佛號曰乳光牛母之子俱得度脫會中五百長者子悉發無上道意三千八百梵志應時得須陁洹道

又佛說心明經云佛遊王舍城靈鳥山與五百比丘四部眾俱往之一縣而行分衛諸天龍神追於上侍到梵志館門外而住佛放大光普照十方時梵志婦執爨炊飯見光照身身得安隱解懌無量還顧見佛端正姝好倍加踊躍重自惟忖今得覩佛及眾弟子誠副宿願欲以食饌奉進正覺隱察愚夫不信道德志存邪疑見妾所施必與結恨不得由已當如之何便即撥飯取汁一勺以用上佛佛

以威神鉢中自然有百味食佛時達嚫口歎頌曰

假以馬百疋　金銀校鞍勒　持用惠施人
不如勺飯汁　設以七寶車　載滿諸珍琦
勺飯汁施佛　其福過於彼　若施白象百
明珠瓔珞飾　供佛一勺汁　其福超彼上
如轉輪聖王　普賢玉女后　端正無有比
七寶瓔珞身　如是之妙類　其數各有百
悉以配施人　不如一勺汁

於是梵志靜住而聽聞佛所歎心懷疑惑前問佛言一勺飯汁何所直耶而乃稱讚若干寶施而云不如一勺汁施斯之飯汁不直一錢然乃咨嗟若干億倍孰當信哉於是世尊尋即顯露廣長之舌以覆其面上至梵天告梵志曰吾從無數億百千劫常行至誠乃獲斯舌寧以妄語能致之乎吾欲問卿至誠答之曾頗往返舍衛羅閱中路有樹名尼拘類蔭覆人衆五百乘車乎對曰唯然有之曾所見也世尊又問其子大小答曰形如芥子佛告梵志卿眞兩舌實如芥子樹何大乎對曰審爾不敢欺也佛又告曰種如芥子生樹廣大地之生植適無所置所覆彌廣何況如來無上正覺無量福會普勝者哉大慈弘哀無所不濟以饌供獻功祚難計梵志默然無以加報佛告阿難斯婦壽終當轉女像得爲男子生于天上下生爲人解深妙法却十三劫當得作佛名曰心明如來梵志意伏五體投地剋心自責歸命於佛加恩矜攝令得出家佛即納受以爲沙門佛講四諦漏盡意解

又涅槃經云爾時十仙外道欲共佛捔試神力阿闍世王報外道云汝等今者欲以手爪抱須彌山欲以口齒齚齧金剛諸大士譬如愚人見師子王飢時睡眠而欲寤之如人以指置毒蛇口如欲以手觸灰覆火汝等今者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野狐作師子吼猶如蚊子共金翅鳥捔行遲疾如兔渡海欲盡其底汝等今者亦復如是汝等今者興建是意猶如飛蛾投於大聚汝隨我語不復更說

又大莊嚴論時憍尸迦向外道說偈言

外道所爲作　虛妄不眞實　猶如小兒戲
聚土作城郭　醉象蹴蹹之　散壞無遺餘
佛破諸外論　其事亦如是

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煑黑石蜜有一富人來至其家時此愚人取石蜜漿爲富人煑即於火上以扇扇之望得便冷傍人語言下不止火扇扇不已云何得冷爾時人衆悉皆嗤笑其猶外道不滅煩惱熾然之火少作苦行臥棘刺上兆糠飲汁斷穀自餓五熱炙身而望清涼寂靜之道終無是處徒爲智者之所怪哂受苦現在殃流來劫

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其婦端正情甚愛重婦無貞信後於中間共他交往邪婬心盛欲逐傍夫捨離己壻於是密語一老母言我去之後汝可齎一死婦女屍安著屋中語我夫言云我已死老母於後伺其夫主不在之時以一死屍置其家中及其夫還老母語言汝婦已死夫即往視信是己婦哀哭懊惱大積薪油燒取其骨以囊盛之晝夜懷挾婦於後時心猒傍夫便還歸家語其夫言我是汝妻夫答之言我婦久死汝是阿誰妄言我婦乃

至二三猶故不信如彼外道聞他邪說心生惑著謂爲眞實永不可改雖聞正教不信受持

又百喻經云昔有二估客共行商賈一賣眞金其第二者賣兜羅綿有他買眞金者燒試之第二估客即便偷他被燒之金裹兜羅綿時金熱故燒綿都盡情事既露二事俱失如彼外道偷取佛法著已法中妄稱已有非是佛法由是之故燒滅外典不行於世如彼偷金事情都現亦復如是

又百喻經云過去之世有一山羌偷王庫物而遠逃走爾時國王遣人四出推尋捕得將至王邊王即責其所得衣處山羌答言我衣乃是祖父之物王遣著衣實非山羌本所有故不知著之應在手之者著於脚上應在腰者反著頭上王見賊已集諸臣等共詳此事而語之言若是汝之祖父已來所有衣者應當解著云何顛倒用上爲下以下爲上以不解故定知汝衣必是偷得非汝舊物借以爲譬王者如佛寶藏如法愚癡羌者猶如外道竊偷佛語著已法中以爲自有然不解故布置佛法迷亂上下不知法相如彼山羌得王寶衣不識次第顛倒而著亦復如是

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形容端正智慧具足復多錢財舉世人聞無不稱歎時有愚人見其如此便言我兄見後還債言非我兄傍人語言汝是愚人云何須財認他爲兄及其還債復言非兄愚人答言我以欲得彼之錢財故認爲兄實非是兄人聞此語無不笑之猶彼外道聞佛善語盜竊而用以爲己有乃至傍人教使修行不肯修行而作是言爲利養故偷取佛說化導衆生而無實事云何修行猶向愚人爲得財故言是我兄及還其債時復言非兄此亦如是頌曰

正邪乖明昧　善惡異相征　大慈降梵志
乘空各變形　六千俱捨執　七衆各休禎
邪徒虛抗志　鍱腹浪求名　身子多才智
陵化照機庭　四辯無不可　六通奮英情
秉權摧異見　伏邪同幽冥　自知螢光劣
徒諍太陽精

感應緣（略引六驗）

辯聖眞僞一　邪正相翻二
妄傳邪教三　妖惑亂衆四
道教敬佛五　捨邪歸正六

辯聖眞僞第一

夫邪正交侵禍福繁雜自非極聖焉能開誘是以九十五種宗上界之天尊二十五諦計衆生之冥本皆陳正法咸稱大濟又有魯邦孔氏導禮樂於九州楚國李聃開虛玄於五岳各臣吏於機務垂衢分於限域辯御乘張理路沉溺致令惑網覆心莫知投趣未若皇覺無私道濟群有幽顯歸心凡聖稽首譬天無二日國無兩君故天上天下俱唱獨尊三千大千咸稱正覺爲四生之道首作六趣之舟航者也

故史錄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非也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丘所

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攄斯以言孔子深知佛為大聖也時緣未升故默而識之有機故舉然未得昌言其且致矣又後漢時史官傅毅開顯佛化造法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白光寤已問諸臣等傅毅對詔有佛出於天竺乃遣使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二人帝乃為立佛寺畫壁千乘萬騎繞塔三帀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上顯節陵所圖佛立像并四十二章經緘於蘭臺石室廣如前敬三寶篇述

傳云時有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位行難測志存開化蔡愔使達 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曉喻物情崇明信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答曰迦毗羅衛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一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

傳云漢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略曰五岳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與西僧比校得辯眞偽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妄勅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五岳道士各齋道經置於三壇帝御行殿在寺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荻和沉檀香為炬遶經泣淚啓白天尊乞驗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煨燼五岳道士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南岳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太傅張衍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來眞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太上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即為妄也信聞默然不對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衆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踊身高飛坐卧空中廣現神變于時天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衆咸悅歎未曾有皆遶法蘭聽說法要并吐梵音讚佛功德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有餘人出家四岳諸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陰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二百四十人出家便立十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內安尼自斯已後廣遍天下傳有五卷略不備載有人疑此傳近出本無角力之事案吳書明費叔才有感死故傳為實錄不虛矣

吳書云孫權赤烏四年有康居國沙門名僧會姓康來到吳國遂感舍利五色光曜天鏈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臣主驚嗟歎希有瑞為立塔寺度人出家又以教法初興名為建初寺下勅問尚書令闞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漢既

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自漢明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與摩騰捔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感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岳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陵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又曰孔丘李老得與佛比對不澤曰臣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群世號素王制述經典訓奬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澹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諷誦之若以孔老二教遠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今見章縣似俗祭神安設酒脯恭琴之事吳主大悅以澤為太子太傅

宋文帝高祖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達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辯措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答曰范泰謝靈運常言經典文本在俗為政必求性靈眞奧豈得不以佛理為指南耶帝曰釋門有卿亦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卷不釋手

邪正相翻第二

邪惑問曰蓋聞釋迦生於天竺修多出自西蕃名號無傳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寔遠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廣致精舍甲第當衢虛費金帛福利焉在未若銷像而絕鑄鑄貨泉可以無損毀經以禁繕寫廢僧以從編戶竊謂益國利人興家多福也方外對曰祭斯濫溷非忠孝之道也夫忠臣奉國願受福之無疆孝子安親務防災於未兆聞多福之因緣求之如不及覩速禍之萌抵避之若探湯國重天地之祈祈於福也家避陰陽之忌忌於禍也福疑從取禍疑從去人之情也忠之道焉乎乃去人之所謂福取人之所謂殃豈是忠臣益國之計非孝子安親之方也若夫廢宗廟之粢盛加子孫之魚肉毀蒸嘗之撤冕充僕妾之衣服苟求惠下之恩不崇安上之福恨養親之費饍思廢養之潤屋如此可謂忠孝之道乎夫三達之智百神無以類其通十力之尊千聖莫足儔其大萬惑盡矣萬德備矣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於輪迴示涅槃於常樂周孔未足擬議博施廣濟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無棄物可不謂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謂之聖乎夫體仁聖之至道者豈為苟欺之詭言哉靜而思之信逾堅矣至如立寺功深於巨海度僧福重乎高嶽法王之所明言開士之所篤勸若興之者增慶益國不亦大乎敬之者生善利人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非國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民之所當避乎臣無斯慎於其君非忠臣也子無此慮於其親非孝子也

邪惑問曰佛法本出於西蕃不應奉之於中

國爾方外對曰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業曰磾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臣既有之師亦宜爾何必取同俗而捨其異方乎師以道大爲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爲勝不計於遐邇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夫絕群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代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尚可非珍佛出遐方柰何獨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局夷夏而計親踈乎況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於此方矣

二十二

邪惑問曰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不足尚矣方外對曰夫天文曆像之祕輿地理山川之阜詭經脉孔穴之診候針藥符呪之方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而有徵矣察其行用而多効焉又且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法茫茫何限信矣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代故棟宇易曽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粒食火化之功雖後作而非弊亦如幼嗷藜藿長飡粱肉少爲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粱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夫萬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通化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乎訃感倐促乎來乎去也

二十三

邪惑問曰佛是妖魅之氣寺爲淫邪之祀豈堪中夏爲人師之軌方外對曰妖唯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與八正之道妖猶畏狗魅亦懼狸何以降帝釋之高心摧天魔之巨力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安慧遠之儔高德高名非狂非醉豈容辭愛榮位求魅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魍魎之妖言又自東漢至我大唐代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魑魅之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上古帝臣冠蓋人倫並稟教而歸依曆心以崇信豈容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覩妙知眞使之然耳明主賢臣諶其德也凡百君子思其言也大士高僧慕其理也而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凡聖軌模人天師範理盡窮微福同眞濟何聖能逾何道能加不荷其恩反作狂言

邪惑問曰夫父母之體不可毀傷何故沙門剃髮去鬚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耶方外對曰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殺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槩而避死傷雷同而顧膚髮割股納肝爲傷甚矣剃鬚落髮其毀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之咎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爲過湯恤烝民尚焚軀以祈澤墨敦兼愛欲摩足而至頂況夫上爲君父深求福利鬚髮之毀何足顧哉且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太伯其人也廢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爲飾反經悖

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太伯可謂至
德矣其何故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
形虧百越而得全乎三讓故太伯棄衣冠之
制而無損於至德沙門捨縉紳之容亦何傷
於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而信道
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若其身意修出家之衆
善遺其君父以歷劫之深慶其爲忠孝不亦
多乎謂善沙門爲不忠未之信矣

邪惑問曰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
瓦塔像爾方外對曰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
立靈像模寫尊形所用多途非獨泥瓦或雕
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縑
素復謂西域士女遍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
國之廟以木爲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
育耶親不可忘故爲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
形像以表罔極之心用如在之敬欽聖仰德
何失之有哉若塔廟是泥木之像不可敬者
則國廟木主之形亦不可敬耶夫以善過者
故亦以惡爲功矣

邪惑問曰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
短爾方外對曰此又未思之言凶悖輙出斯
語愚謂能仁設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
專知桀紂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喪
大寶災興妲妃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
笑三代之亡皆此物也三乘之教豈斯尚矣
佛之爲道慈悲喜捨怨親等護物我俱濟恩
德既弘賢愚慕上假使羲軒舜禹之德在六
度而包籠羿浞癸辛之欲總十惡以防禁向
使桀紂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呂無所
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討可使鳴條免去國
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汭之歌楚
子無乾溪之歎然則釋氏之化爲益非小延
福祚於無窮遏危亡於未兆

邪惑問曰有之爲損無之爲益故未有佛法
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佛法來到多興悖
亂爾方外對曰愚戇不思輙出凶誣夫九黎
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法之
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篡逆
寇賊姧宄作士命於皐繇獫狁孔熾薄伐勞
於吉甫而愚謂佛興篡逆法敗淳和專構虛
言皆違實錄一縷之盜佛猶戒之豈長篡逆
之亂乎一言之競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
乎惟佛之爲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
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
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爲褒豈止五刑而作戒
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
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
悲夫

邪惑問曰天道無親頓成虛闡禍淫福善胡
其爽歟因何揁替者翻享遐齡崇敬者無終
厥壽計應蘊福延慶積惡招殃何乃進退矛
盾情狀皎然去取自乖若爲酬對方外對曰
道教浮踈詎明三報儒宗握躅但叙一生故
仲尼答季路曰生與人事汝尚未知死與鬼
神爾焉能事袁宏後漢曰道家者流出於老
子以清虛淡泊爲主務善嫉惡爲教畜妻子
用符書禍福報應在一生之內此並區中之
近唱非象外之遐談所以萄恍碩疑史遷深
惑至如唐虞上聖乃育朱均瞽叟下愚是生
有舜顏回大賢而夭絕商臣極惡而胤昌盜

跖縱暴而福終夷叔至仁而餓死張湯酷吏七世垂纓弋千正臣一身屠戮如此流例胡可勝言渠或致疑故常情耳所以我之種覺獨號正遍知遍唱二生廣敷三報欲使繁疑霧卷氛滯雲披玉牒周陳金言備顯故經云有業現苦有苦報有業現苦有樂報有業現樂有樂報有業現樂有苦報或餘福未盡惡不即加或宿殃尚存善緣便發如灰覆火豈得稱無若聞尋聲當知必有且夫善惡無爽狀麟鬪以日虧報應有歸等鯨亡而星現但察感通之分足明善惡之懲也

妄傳邪教第三

竊聞白馬東遊三藏創茲而起青牛西逝二篇自此而興或闡玄玄以化民或明空空而救物驗之圖牒指掌可知所以發唱顯宗終乎此世釋教翻譯時代炳然文史備彰黎民不惑至如道家玄籍斯則不然唯老子二篇李聃躬闡自餘經制皆雜凡情何者前漢時王褒造洞玄經後漢時張陵造靈寶經及章醮等道書二十四卷吳時葛孝先造上清經晉時道士王浮造明威化胡經又鮑靜造三皇經齊時道士陳顯明造六十四眞步虛品經梁時陶弘景造太清經及衆醮儀十卷後周武帝滅二教時有華州前道士張賓詔授本州刺史長安前道士焦子順一名道抗選得開府扶風前進士馬翼雍州別駕李通等四人以天和五年於故城内守眞寺抄攬佛經造道家僞經一千餘卷時萬年縣人索皎裝潢但見甄鸞笑道之處並改除之近如大業末年有五通觀道士輔惠祥三年不言因改涅槃經爲長安經當時禁約不許道士出城門家見道士内著黃衣執送留守改經事發爲尚書衛文昇所奏於金光門外勅令戮殺此是近事耳目同驗又甄鸞笑道論云道家妄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經又驗玄都目録妄取藝文志書名矯注八百八十四卷爲道經據此而言足明虛謬又至麟德元年西京諸觀道士郭行眞等時諸道士見行眞恩勅驅使假託天感惑亂百姓更相扇動簡集道士東明觀李榮姚義玄劉道合會聖觀道士田仁惠郭蓋宗等總集古今道士所作僞經前後隱没不行者重更修改私竊佛經簡取要略改張文句迴換佛語人法名數三界六道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三十七道品大小法門並偷安道經將爲華典舊時道經祭醮並有鹿脯清酒今新改安乾棗香水但道經言辭拙朴雜惡處並以除却如大業年中五通觀道士輔惠祥改涅槃爲長安經被殺不行今復取用改爲太上靈寶元陽經復更改餘佛經別號勝牟尼經或云太平經等如道經之内本無優婆塞優婆夷檀越賢者達嚫之名今諸道士並皆偷用未知此名爲是漢語爲是梵音若是漢語何故諸史無文若是梵音未知此言翻表何義莊老復非西人故知偷用眞僞可測如老子依書乃是周時柱下藏史執板稱臣共俗無異今時即安別觀如似伽藍天尊老子並塗金色如佛經舊稱佛爲天尊復即偷用如漢魏已來及至符姚並喚僧名道士復偷將已用道士舊名祭酒如道經本無金剛師子今觀門首並學佛

置之未知金剛師子此漢地何曾有之今忽浪造如內教佛經世尊及摩訶迦葉並皆金色依經作之如法又佛經須達買園爲佛造伽藍並依聖教如是展轉遍通十方及世尊成道感得五百金剛五百白象五百師子如是所爲皆依聖教若依佛經此方他方諸佛菩薩梵王帝釋所現供具莊嚴寶物無量無邊不可述盡備在經文即時造者萬無成一今時老子五千文兩卷之內何曾有此莊嚴若出餘經餘經非眞如是改換佛經偷安道經者向有數千餘卷如佛說經並置如是我聞說時說處證經生信即如唐太宗文皇帝及今皇帝命朝散大夫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融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使至西域前後三度更使餘人及古帝王前後使人往來非一皆親見世尊說經時處伽藍聖迹及七佛已來所有徵祥靈感變應具存西國志六十卷內現傳流行寧貴共知未知天尊老子旣出爾許經書今時說處在何對何人說說時說處有何靈驗何帝何時說是經等若有時處即有徵祥何故五經無文諸史不載止欲苟存同異用多流行詐於草萊無識之徒不知有識君子久知其僞良由漢時有黃巾五斗米賊前後踵繼迄今不除故涅槃百喻經等我涅槃後有諸外道偷我佛語著己法中以爲自有以不解布置迷亂上下譬如山羌偷得王寶衣雖得不識次第顚倒而著亦如偷狗夜入人舍不知食處佛旣懸記不可不信今時道士偷佛經將爲己法亦不可怪若今不偷佛便妄語非大聖人也

故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闞澤曰仙有靈寶之法其教如何闞澤對曰夫靈寶者一無氏族可依二無成道處所教出山谷非人所知眞是幽居濫說非聖人制也吳主歎其善對焉所言天尊之號出自佛經竊我聖蹤施乎已典何者案五經正史三皇已來並不云別有天尊住於天上但敘周公孔子制禮刪詩所以五典三墳靡覩大羅之稱前王往帝不聞郊祀天尊安有執玉璋披黃褐垂素髮戴金冠別號天尊端拱九華之殿獨稱大道統御七映之宮縱有道教辯天尊諸子談靈寶此乃道聽途說未詎可依委巷之書非關國史又齋儀殯衛事跡可尋莫不廣列金銀多班繒綵並是三張詭述修靜妄言斥破逗留彼如琳論又道士之號老教先無河上之言儒宗未辯何者姚書云始乎漢魏終暨苻姚皆號衆僧以爲道士至魏太武二年有寇謙之始竊道士之名私易祭酒之稱此豈妄之臆斷乃是史籍盛明又班固漢書文帝傳及潘岳關中記嵇康皇甫謐高士傳及訪父老等皆無河上公結草爲菴現神變事處並虛謬不涉典謨妄構斐然動成焉有當今主上垂拱問道坐朝九族旣覩平章百姓寔可黜三張之穢術闡五千之妙門又案後漢明帝永平十四年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聞佛教入洛請求捔試總將道家經書合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就中五十九卷是道經餘二百三十五卷是諸子書

又案晉葛洪神仙傳云老教所有度世消災

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等七十卷總一千卷又案宋太始七年道士陸修靜答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等總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一千九十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在天宮案今玄都經目云依宋人陸修靜所上目今乃言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云二千四十卷見有其本四千三百二十三卷云並未見以此詳檢事跡可知詭妄之由暴之國史若據蕭諠等議止有道德二篇如取漢帝校量便應七百餘卷約葛洪神仙之說僅有一千准修靜所上目中過前九十又檢玄都經録轉復彌多既其先後不同虛妄明矣增加卷軸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道名山自出時唱仙洞飛來何乃黄領獨知英賢不覩書史無聞典籍不記請問當今道士推勘後出之經爲是老子別陳爲是天尊更說縱其說也應有時方師資說處爲是何代何邦何年何月如其有據容可流行若也妄言理須焚剪當今明朝馭宇承弊百王聖上臨軒應期千載方欲廣敷五教杜絶妖妄之書重述九疇弘揚要道之訓豈敢以麟脣剌上鹿馬譏朝但以無識黄巾混其眞僞管見道士不別是非所以借況秦人譬之魯俗若乾坤之象龍馬豈天地則可騰驤理固不然如何見責

妖惑亂衆第四

竊聞聲調響順形直影端未見鑽火得氷種豆得麥所以蘇張逢於鬼谷龐涓詐之先顔閔遇於孔門標德行之始故知習二篇之化激妙無爲行三張之風謀爲亂首何者後漢順帝時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老相傳云昔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壇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構此謀殺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戴以草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興始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在於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宄黨斂租稅米謀爲亂階時被蛇吞釁逆弗作又陵孫張魯行其祖術後於漢中自稱師君禍亂方起爲曹公所滅又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黄天部師有三十六將皆著黄巾遠與張魯相應衆至十萬焚燒鄴城漢遣河南尹何進將兵討滅又晉武帝咸康二年有道士陳瑞以左道惑衆自號天師徒附數千積有年歲爲益州刺史王濬誅滅又晉文帝太和元年彭城道士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以邪術惑衆聚合徒黨向日辰攻廣漢門云迎海西公時殿中桓祕等覺知與戰尋被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袁旍妖言惑衆行禁步山官軍收掩尋被誅滅又隋文帝開皇十年有綿州昌隆縣道士蒲童與左童二人在崩溪館自稱得聖誑惑人民重牀至屋却坐其上云十五童女有堪受法令女登牀以幕圍遶遂便姧匿如此經日後事發覺因即逃亡又開皇十八年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黄儒林扇惑蜀王令興逆云欲建大事須藉勝緣遂教蜀王傾倉竭庫造千尺道像建千人大齋畫先帝形反縛頭手呪而厭之河北公趙仲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問伏罪在市被刑近如大唐武德三年綿州昌隆縣民李望先

事黃老恒作妖邪至大業季年有道士蒲子眞微閑道術被送東京至洛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矯云子眞近還又彼縣山側有一石室巖穴幽闇人莫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張喉大語顧納通傳入闇則噎氣小聲詐陳禍福遂令道士等傳說達縣閬州官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定是非遂與合州官人并道士等一百餘騎同至穴所再拜請期望時詐答聞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質深達機情知其誑詐入闇密候見望噎聲質時呵之望即款伏收禁州獄方欲科罪未經數日服藥而終近至貞觀十三年有西京西華觀道士秦英會聖觀道士韋靈符還俗道士朱靈感並薄解章醮勑令事東宮惑亂東宮結謀大意為事不果秦英靈符靈感等並被誅斬私宅財物及有婦兒並配入官又至龍朔三年西華觀道士郭行眞家業卑賤素是寒門亦薄解章醮濫承供奉勑令投龍尋山採藥上託天威惑亂百姓廣取財物姧謀極甚并共京城道士雜糅佛經偷安道法聖上鑒照知僞付法法官拷撻苦楚方臣勿恩恕死流配遠州所有妻財並沒入官是知所習非正豐逆相仍左道鄙俗斯辱頻興矣勑道士朝散大夫騎都尉郭行眞器識無取道藝鉠然為其小解醫藥薄閑章醮當為皇太子弘療患得損錄其功効授以榮班緣前驅使妄作威禍兼以交結選曹周旋法吏專行欺詐取人財物遣營功德隱盜乃多朱紫莫分而僞數至教菽麥詎辯而潛讀葉書徒知僕妾是求莊宅為務雖靈溪千仞何能蕩其穢質神丹九液豈可練其瑕心擢髮未數其愆刋竹寧書其罪論斯咎釁宜從伏法其忝迹道門情所未忍可除名長配流受州仍即發遣令長剛領送至彼官司檢校不得令出縣境其私畜奴婢田宅水碓車牛馬等並宜沒官

龍朔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宣竊惟賊飾黃巾興乎鉅鹿鬼書丹簡發自陽平而云服象雲羅斯言遲延衣同雨縠不近人情安有駕鶴乘龍披巾布褐驅鸞策鳳頂戴皮冠所以白石赤松之流皆非鬼卒王喬羨門之輩並匪治頭又李聃事周之辰服同儒墨公旗謀漢之日始有黃巾如其祖習伯陽道士並宜朝拜若也宗旗取則斯弊特可漂除矣

道教敬佛第五

述曰上來所列並引典籍邪正顯然升沉殊趣豈可以爝火之暉爭日月之光隣虛之塵同太岳之峻故知佛法幽邃非凡所測僧衆高遠亦非黃冠之儔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棄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之大意也信知三寶位重豈同孔老兩教故案孔老經書漢魏已來內外史籍略引外道經中敬佛僧文具列如左既敬已經依法遵佛冀伏邪愚依承正典(略引二十二經令敬三寶文)

一依道士法輪經天尊說偈誡勗道士云

若見佛圖　思念無量　當願一切　普入法門
若見沙門　思念無量　願早出身　以習佛眞

二依太上清淨消魔寶真安志智慧本願大
戒上品經四十九願天尊說願文若見沙門
尼當願一切明解法度得道如佛　三依老
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陵使往東方詣受法
教昇玄又云東方如來遣善勝大士詣太上
曰如來聞子爲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子語
張陵曰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所未
見聞所未聞陵即禮大士隨往佛所聽法
四依道士張陵別傳云陵在鵠鳴山中供養
金像轉讀佛經　五依老子西昇經云吾師
化遊天竺善入泥洹又符子云老氏之師名
釋迦文佛　六依智慧觀身大戒經云道學
當念旋大梵流影宮禮佛　七依昇玄經云
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察供主不得計飲食
費過截不聽當推置上座道士經師自在其
下昇玄又云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
爲上座好設供養道士經師自在其下若沙
門尼來聽法者當穩處安置推爲上座供主
如供養不得遮止　八依化胡經天尊敬佛
說偈云

願採優曇華　願燒栴檀香　供養千佛身
稽首禮定光　我生何以晚　泥洹一何早
不見釋迦文　心中常懊惱
九依靈寶消魔安志經天尊說偈云
道以齋爲先　勤行常作佛（道士新改本云勤行登金闕）
故設大法橋　普度諸人物
十依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
化遊震旦　十一依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
生始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公禮拜抱持而
語仙公父母曰此兒是西方善見菩薩今來
漢地教化衆生當遊仙道白日昇天仙公自
語弟子云吾師姓波閱宗字維那訶西域也
　十二依仙人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
弟子曰吾昔與釋道微竺法開張太鄭思遠
等四人同時發願道微法開二人願爲沙門
張太鄭思遠願爲道士　十三依仙公起居
注云于時生在葛尚書家尚書年逾八十始
有一子時有沙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買香
市人怪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
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至燒香

右遶七帀禮拜恭敬沐浴而止　十四依仙
公請問上經云與沙門道士言則志於佛敬
於僧　十五依上品大戒經校量功德品云
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報
十六依昇玄内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之時
不一月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勸善了無從
意　十七依道士陶隱居作禮佛文一卷
十八依智慧本願戒上品經云日別施散佛
僧中食塔寺一錢已上皆二萬四千報功多
報多世世賢明翫好不絕七祖皆得入無量
佛國　十九依仙公請問經云復有凡人行
是功德願爲沙門道士大慱至後生便爲沙
門大學佛法爲衆法師復有一人見沙門道
士齋請讀經乃笑曰彼向空吟經欲何希耶
虛腹日中一食此罪人耳道士乃慈心喻之
故報意不釋死入地獄考毒五苦　二十依
仙公請問經云五經儒俗之業佛道各歎其
教大師善也　二十一依太上靈寶眞一勸
誡法輪妙經云吾歷觀諸天從無數劫來見
道士百姓男子女人已得無上正眞之道高

仙眞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世勤苦求道不可稱計　二十二依法輪妙經云道言夫輪轉不滅得還生人中大智慧明達者從無數劫來學已成眞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莫不從行業所致也上來所引道經未知此經爲眞爲僞若是眞經今道士女寇不禮三寶便違天尊老子師敎即是邪見之人非眞弟子同無識之徒何須師敬此經若僞則一切道經皆須除却進退詭替終成亂俗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之一

音釋

阿那邠邸梵語也此云無依圓施邠卑民切邸典禮切　閱越道切門限也　湩觀勇切乳汁也　犛音牛　捧取也　捫摸捫音門摸音莫　摘他歷切　齚仕革切齧也　積子智切聚也　饕吐刀切　餮音鐵貪也　䛓　雜徂合切　與路同　煨燼煨烏回切燼徐刃切火餘也　嬈好嬈即　涉　諸　鐫子全切刻也　磾都奚切　泥　納　究音救在內曰究在外曰軌　獫狁　躪　謚　鹵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之二　數六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破邪篇第六十二之餘

捨邪歸正第六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八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厝懷皆爲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服履處虛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屨葛巾初臨大寶即備斯事日惟一食永絕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作捨道文曰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爲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啓瑞迹於天中爍靈儀於像外度群生於慾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爲尊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猷怠遂乃湛說圓常亦復潛輝鶴樹閣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值大聖法王誰能救接斯苦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生世童男出家廣弘經敎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敎暫得上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　于時帝與道俗二萬餘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一日又勅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惟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道朕捨邪外以事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其公卿百官王侯宗族宜返僞就眞捨邪入正故經敎成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即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若事

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上啓云臣綸聞如來嚴相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砥般若之利刀收涅槃之妙果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水清日盛霧豁雲除爝火翳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世冥此眞如使稠林邪逕之人景法門而不倦渴愛聾瞽之士慕探賾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盛于京洛恒星不現周鑒娠徵滿月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兆華俗潛故競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扆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逗藥示權顯正崇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萬邦迴向俱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既光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眞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國伽藍精舍寶刹相望講會傳經德音盈耳臣昔未達理源承外道如欲須甘果翻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啓迷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誡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眞教伏願天慈曲垂矜許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勑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廢李老道法詔昔金陵道士陸脩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郗張之士封門受籙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脩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感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勑召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目對校于時道士呪諸沙門衣鉢或飛或轉祝諸梁木或橫或豎沙門曾不學術寂無一對士女歡鬧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爲勝也諸道士等踊躍騰倚魚睨雲漢高談自矜誇衒道術仍又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令薄示小術並辭退屈事亦可見帝命上統法師與靜捔試上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難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座僧對之即往尋覓有僧名佛僔又字曇顯者不知何人遊無定方飮噉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末座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上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飮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轝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顯既上便立而含笑曰我飮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即翹足而立云我已現一卿

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呪諸衣物飛揚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呪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呪一無動搖帝勑取衣乃至十人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呪之都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爲內內則小也說我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臧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眞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秪崇麴蘗是味淸虛焉在瞿脯斯甘慈悲永隔上異仁祇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須勸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照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染鬀爾日斬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逝諸道士等皆碎屍塗地僞妄斯絕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至唐貞觀二十年有吉州囚人劉紹略妻王氏有五岳眞仙圖及舊道士鮑靜所造三皇經合一十四紙上云凡諸侯有此文者必爲國王大夫有此文者爲人父母庶人有此文者錢財自聚婦人有此文者必爲皇后時吉州司法參軍吉辯因檢囚席乃於王氏衣籠中得之時追紹略等勘問云向道士所得之受持州官將爲圖讖因封此圖及經馳驛申省奏聞勑令省官勘當時朝議郎刑部郎中紀懷業等乃追京下淸都觀道士張惠元西華觀道士成武英等勘同並款稱云此先道士鮑靜等所作妄爲墨書非今元等所造勑遣除毀又得田令官奏云如佛教依內律僧尼受戒得蔭田人各三十畝今道士女道士皆依三皇經受其上淸下淸昔僧尼戒處亦合蔭田三十畝此經既僞廢除道士女道士既無戒法即不合受田請同經廢京城道士等當時懼怕畏廢蔭田私憑奏官請將老子道德經替處其年五月十五日出勑侍郎崔仁師宣勑旨云三皇經文字既不可傳又語涉妖妄宜並除之即以老子道德經替處有諸道觀及以百姓人間有此文者並勒送省除毀其年冬諸州考使入京朝集括得此文者總取禮部尚書廳前並從火謝也故知代代穿鑿狂簡寔繁人人妄作斐然盈卷無識之徒將爲聖說

晉彭城郡有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愛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齎歸於彼已誦師便借本覆之不遺一字既嗟而異之於是恣其遊學迄至立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暗遊心府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奇聰明釋子勑入逍遙園與什參正詳譯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爲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關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僻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啓興曰至道無方各尊其事今請與秦僧捔其辯力隨有優者即傳其化興即許焉時關中僧衆相視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聰明殊人捔言必勝使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

推軸豈可然乎知吾所覩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門所持經目一披即誦後尅日論義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關中僧衆四遠必集融與婆羅門擬相酬抗鋒辯飛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廣讀爲本融乃列其所讀書并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那忽輕爾遠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禮融足旬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有力也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聞道至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諠常登樓披讀殷懃善誘畢命弘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並行於世

魏書云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宗門人殿前齋訖侍中劉騰宣勑諸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僧曇謨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最曰何以知之斌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最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夜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丑歲事周爲守藏吏簡王十三年遷爲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歲年八十五見周德淩遲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佛生周昭之時有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既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迴無文記何耶最曰仁者識同管窺覽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備卜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在中備仁者早自披究不有此迷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知何假卜乎最曰惟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之導音達一切含靈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蓍龜以通靈卦也侍中尚書令元文宣勑語道士姜斌等論無宗旨宜退下席又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即遣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議之太尉丹陽王蕭太傅李寔衛尉許伯姚吏部尚書邢欒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加斌極刑時有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行佛慈代諫帝乃止配徒馬邑 右二驗出梁高僧傳

晉程道惠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升米道不信有佛常云古來正道莫踰李老何乃信惑胡言以爲勝教太元十五年病死心下尚暖家不殯殮數日得蘇說初死時見十許人縛錄將去逢一比丘云此人宿福未可縛也乃解其縛散驅而去道路脩平而兩邊棘刺森然略不容足驅諸罪人馳走其中肉隨著刺號呻聒耳見惠行在平路皆歎羨曰佛弟子行路復勝人也惠曰我不奉法其人笑曰君忘之耳惠因自憶先身奉佛已經五生五

死忘失本志今生在世幼遇惡人未達邪正乃惑邪道既至大城逕進聽事見一人年可四五十南面而坐見惠驚曰君不應來有一人著單衣幘持簿書對曰此人伐社殺人罪應來此向所逢比丘亦隨惠入申理甚至云伐社非罪也此人宿福甚多殺人雖重報未至也南面坐者曰可罰所錄人命惠就坐謝曰小鬼謬濫枉相錄來亦由君妄失宿命不知奉大正法故也將遣惠還乃使暫兼覆校將軍歷觀地獄惠欣然辭出導從而行行至諸城城城皆是地獄人衆巨億悉受罪報見有猘狗噬人百節肌肉散落流血蔽地又有群鳥其喙如鋒飛來甚速鴉然血至入人口中表裏貫洞其人宛轉呼叫筋骨碎落其餘經見與趙泰屑荷大抵粗同不復具載唯此二條為異故詳記之觀歷既遍乃遣惠還復見向所逢比丘與惠一銅物形如小鈴曰君還至家可棄此門外勿以入室某年月日君當有厄誡慎過此壽延九十時道惠家於京師大街南自見來還達皂莢橋見親表三人住車共語悼惠之亡至門見婢行哭而市彼人及婢咸弗見也惠將入門置向銅物門外樹上光明舒散流飛屬天良久還小忩爾而滅至尸聞屍臭惆悵惡之時賓親奔弔突惠者多不得徘徊因進入屍忽然而蘇說所逢車人及市婢咸皆符同惠後為廷尉預西堂聽訟未及就列欻然頓悶不識人半日乃愈計其時日即道人所戒之期頃之遷為廣州刺史元嘉六年卒六十九矣（右一驗出冥祥記）

唐益州福壽寺釋寶瓊俗姓馬氏綿竹縣人小年出家清卓儉素讀誦大品兩日一遍以為常業勸歷邑義日誦一卷者向有千計四遠聞者皆來欽敬本邑連比什邡諸縣並是道民執邪日久投寄無容瓊雖桑梓習俗而不事道李氏諸族值作道會邀瓊赴之來既後至不禮而坐皆謂不禮天尊輕我宗法耶瓊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尚不禮何況老君衆議紛紜頗相凌侮瓊見諍訟不亡又報曰吾禮非所禮恐貽辱先宗遂禮一拜道像幷座一時動搖又禮一拜連座反倒墜落在地身座摧毀道民羞恥唱言風鼓竟來周正又禮還倒瓊曰天朗和暢而言怨風汝之愚癡不測吾風合衆驚懼一心禮瓊遠近聞知皆捨道歸佛闔境道俗及以傍縣道黨同嗟皆來請瓊受菩薩戒縣令高逵素有誠信敬承威德更於州寺名僧弘講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右一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之二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六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富貴篇第六十三（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行善感樂如影隨形作惡招苦猶聲發響故富同朱栢貴若蕭曹錦繡為衣金銀作屋雲起龍吹之前風生鳳管之上趨鏘廊廟嚴客與長廊申珠履於丹墀珥金蟬於青瑣食則珍羞滿席海陸盈前鼎味星羅芬馨雲布坐

則高堂雅室玉砌珠簾絲竹絃管淒清飄颺卧則蘭燈炳曜繡幌垂陰錦被既敷繻氈且拂行則駟馬電飛輦轝雷動千乘萬騎隱隱闐闐略述福因善報如是由昔行檀受斯勝利也

引證部第二

如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有一長者豪貴巨富生一男兒面貌端正世所希有父母歡喜因爲立字名檀彌離年漸長大其父命終波斯匿王即以父爵而以封之受王封已其家舍宅變成七寶諸庫藏中悉皆盈滿種種寶物時王太子字毗瑠璃遇得熱病諸醫處藥啓王云須牛頭栴檀用塗其身當得除愈王即募覓若有得者一兩之直賞金千兩無持來者有人白王檀彌離家舍内大有時王聞已躬自往求到檀彌離長者門前見其外門純是白銀即遣門人入通消息時守門人入白長者波斯匿王今在門外長者聞已即出奉迎請王入宮王入門内見有一女面首端正世間無比坐白銀牀紡白銀縷小女十人侍從左右時王問言是卿婦耶長者答言是守門婢其小女者通白消息次入中門純紺瑠璃門内有女坐瑠璃牀面首端正倍勝於前左右侍從倍復前數次入内門純以黃金門内一女面首端正轉復倍勝坐黃金牀紡黃金縷左右侍從復倍上數王復問言是卿婦耶長者答言是守門婢入到舍内見瑠璃地屋閣彫鏤種種百獸風吹動之形現地上王見謂水怖不敢前語長者言餘更無地殿前作池彌離白王是瑠璃地非是水也即脫手上七寶環釧擲著于地礙壁乃住王知地已即共入内升七寶殿婦在殿上坐瑠璃牀更有寶牀請王令坐時婦見王眼中淚出王問之言何故不喜眼中淚出婦答大王但於今者聞王身上煙氣是以淚出王即問言家不然火耶答言不也王復問言用何作食婦答曰須食之時百味自至王復問言夜不須明耶婦答王言用摩尼珠而以照之遍室大明時檀彌離跪白王曰大王何故勞屈尊神到此波斯匿王具以事答長者聞已即將王入遍示諸藏七寶盈滿牛頭香積不可稱計王須任取王取二兩遣人先送王敬語之今有佛出卿聞不耶彌離答言云何名佛王即爲說彌離歡喜即往佛所佛爲說法得須陀洹尋即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阿難見已而白佛言此檀彌離宿殖何業生於人中受天福報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五比丘共立要契在一林中精勤修道語一比丘此去城遠乞食勞苦汝當爲福一夏乞食供養我等其一比丘即便入城勸諸檀越日爲送食四人身安專精行道得阿羅漢即語此人緣汝之故我等安隱所作已辦汝願何等其人聞已歡喜發願使我來世天上人中富貴自然值佛獲道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處豪貴所須自然今值我故出家得道

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

身體金色端正少雙父母見已歡喜無量因為立字名曰金天其生之日家中自然出一井水縱廣八尺深亦八尺汲用能稱人意須衣出衣須食出食金銀珍寶一切所須作願取之如意即得兒年長大才藝博通其父念言我兒端正容貌絕倫要覓名女金容妙體類我兒者當往求之時闍婆國有大長者而生一女字金光明端正非凡身體金色晃焴照人初生之日亦有自然八尺井水其井亦能出種種寶衣服飲食一切所須稱適人情其父母亦自念言我女端正人中英妙要得賢士金色光輝類我女者乃共為婚其女名稱遠徹金天遂娶為婦後時金天請佛及僧飯食供養飯食訖已佛為說法金天夫婦及其父母悉皆獲得須陀洹果金天夫婦俱白父母求索出家父母即聽既出家已夫婦並得阿羅漢果一切功德皆悉具足阿難見已而白佛言金天夫婦宿殖何福生豪族家身體金色復有自然八尺井水出種種物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諸比丘遊行教化到一村中村人見僧競共供養時有夫婦二人貧窮家無升斗其夫見他供養眾僧向婦啼哭懊惱淚墮婦臂上婦即問夫何故啼哭夫答婦言我父在時積財滿藏富溢難量至我身上貧窮困極本日雖有而不布施今日值僧貧無可施前身不施今致此貧今又不施未來轉劇吾思惟此是以懊惱婦語夫言雖有空意無錢可施知當如何婦又語夫試至故舍遍推覓者儻或得之夫遂往覓得一金錢持至婦所其婦爾時有一明鏡復有一瓶盛滿淨水安錢瓶中以鏡著上夫婦同心持布施僧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恒為夫婦身體金色受福快樂今值我故出家得道

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國中有目連同產弟大富饒財七寶具足庫藏盈溢奴婢僕從不可稱計時目揵連數往弟家而告弟曰聞卿慳嫉不好布施佛常說布施獲報無數卿今施者得福無量弟聞兄教開藏布施更開新藏欲受其報未經旬日財寶竭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其弟懊惱向兄說曰前見兄勸施獲大報不敢違教諸來求乞竭藏施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將無為兄所疑誤耶兄曰止止莫陳此語勿使外道邪見之人聞此麤言若使福德當有形者虛空境界所不容受吾今權示汝微報即以神力手接其弟至第六天見有宮殿七寶合成香風浴池庫藏盈溢不可稱計玉女營從數千萬眾純女無男即問兄曰是何宮殿巍巍乃爾目連告弟汝自往問弟即自往問天女曰是何宮殿七寶合成巍巍堂堂懸處虛空誰有福德於中受報天女報曰閻浮提內迦毗羅國中釋迦文佛神足弟子名曰目連彼有賢弟大富長者由好布施後生此處而與我等作其夫主弟聞歡喜善心生焉還至兄所具白其情目連告曰夫人布施為有報耶為無報耶弟懷慚愧向兄懺悔後至家中轉更修福命終之後即生天上受斯果報

又樹提伽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大富長者名

爲樹提伽倉庫盈溢金銀具足奴婢成行無數可欲有一白氎手巾掛著池邊爲天風起吹王殿前王即大會群臣共參論羅列卜問怪其所以諸臣皆言國將欲與天賜白氎樹提默然王語樹提諸臣皆慶卿何無言樹提答王不敢欺王是臣家拭體白氎掛著池邊爲天風起吹王殿前故默不言却後數日有一九色金華大如車輪墮王殿前王復會臣問答如前樹提答王言臣不敢欺王是臣之家後園之中萎落之華爲天風起吹王殿前故默無言王語樹提卿家能爾卿須還歸任作調度吾領二十萬衆往到卿舍看去樹提答言願王相隨不須預去是臣之家自然牀蓐不須人鋪自然飲食不須人作自然擎來不須喚呼自然擎去不須反顧王即將領二十萬衆到樹提伽南門而入有一童子端正可愛王語樹提是卿兒不答言是臣守閤之奴小復前著至內閤門有一童女顏色端正皮色瑶悅甚復可愛王語樹提是卿女耶婦耶答言是臣守閤之婢小復前行至其堂前白銀爲壁水精爲地王見謂水疑不得前樹提導前將王上堂坐金牀踞玉机樹提伽婦坐百二十重金銀幃帳褰披帳而出爲王設拜眼中淚出王語樹提卿婦拜我何故淚出臣不敢欺王聞王煙氣眼中淚出王言庶民然脂諸侯然蜜天子然漆漆亦無煙何得淚出樹提答王臣家有一明月神珠掛著堂殿晝夜無異不須火光樹提堂前有一十二重高樓將王上看四面觀視恍忽經月大臣白王國計事大王可還歸王謂須臾小復可忍復遊園池不覺經月問答同前樹提出七寶施兼綾羅繒綵二十萬衆人馬俱重一時還國王語群臣其樹提伽是我之民女婦宅舍過殊於我我欲伐之可取以不諸臣皆言可取王將四十萬衆椎鍾鳴鼓圍樹提宅數百餘重樹提伽宅南門中有一力士手捉金杖一擬四十萬衆人馬俱倒手脚繚戾腰髖堅婆狀似醉容頭腦巨我不復得起於是樹提乘雲母之車來問諸人來時何苦卧地不起大王遣來欲伐長者長者力士手捉金杖一擬四十萬衆人馬俱倒不復得起樹提問言欲得起不諸人皆言欲得起樹提一放神力令四十萬衆人馬俱起一時還國王即遣使喚樹提伽同車而載往詣佛所白言世尊樹提先身作何功德得是果報佛言善聽先有五百人同緣在於山阻道逢一病道人賜其菴屋米粮燈燭爾時廣乞多願天自供我從空來下變身十八放大光明蕩照天下又願作佛破散鐵圍鑊湯生華獄出旃檀餓鬼作沙門羅刹坐誦經五百商人齎其重寶由供病僧廣乞天供令得斯報于時施者樹提伽是病道人者我身是也五百商人皆得阿羅漢道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善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女端正殊妙世所希有頂上自然有一寶珠光曜城內父母歡喜因爲立字名曰寶光年漸長大體性調順好喜施惠頂上寶珠有來乞者即取施與尋復還生父母歡喜將詣佛所心生喜樂求索出家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

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問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有王名曰梵摩達多收取舍利起四寶塔而供養之時有一人入此塔中持一寶珠繫著擔頭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寶珠隨共俱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富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肉團長者見已心懷愁惱謂為非祥往詣佛所請問吉凶佛告長者汝莫疑怪但好養育滿七日已汝當自見時長者聞是語已喜不自勝還詣家中勅令瞻養七日頭到肉團開敷有百男子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年漸長大值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已請說得道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時彼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同邑一百餘人作倡伎樂齋持香華供養彼塔各共發願以此功德使我來世所在生處共為兄弟發是願已各自歸去佛告比丘欲知彼時同邑人者今此一百比丘是由於彼時誓願力故九十一劫不墮三塗天上人中常共同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故復同生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頌曰

韞石詠非真　飾瓶信為假　竊服皐門上
濫次緇軒下　鳳祀徒驚心　騶文終好野
眞相豈式昭　浮榮未能捨　迹殊冠冕客
事兼驅馳者　巳矣歇鄭聲　天然亂周雅
富貴空爭名　寵辱虛相罵　須叟風火煽
幻泡何足把

感應緣 略引六驗

晉王文度　晉張氏
晉劉伯祖　晉太守李恒
唐中書令岑文本　唐別駕沈裕善

晉王文度鎮廣陵忽見二騶持鵠頭板來名之王文大驚問騶我作何官騶云尊作平地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復名耶鬼云此人間耳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懼之尋見迎官玄衣人及鵠衣小吏甚多王尋病薨 右一驗出幽冥錄

晉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于牀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鳩爾來為我禍耶飛上承塵為我福耶來入我懷鳩翻飛入懷乃化為鉤從爾資產巨萬

晉博陵劉伯祖為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京師詔書告下消息輒豫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啖答曰欲得羊肝逐買羊肝於前切之臠臠隨刀不見輒盡兩羊肝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者舉刀欲斫之伯祖訶止自舉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啖肝醉忽然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為司隸神復先語伯祖其月某日書當到到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逐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懼謂神曰今職在刺史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如府君所慮當

相捨去遂絶無聲
晉李恒字元文譙國人少時有一沙門造恒
謂曰君福報將至而復對來隨之君能守貧
修道不仕官者福增對滅君其勉之恒性躁
又寒門但問仕官當何所至了不尋究修道
意也與一卷經恒不肯取又固問榮途貴賤
何如沙門曰當帶金紫極於三郡若能於一
郡上者亦爲善也恒曰且當富貴何顧後患
因留宿恒夜起見沙門身滿一牀入呼家人
大小窺視復變爲大鳥蹲屋梁上天曉復形
而去恒送出門忽不復見知是神人因此事
佛而亦不能精至後爲西陽江夏廬江太守
加龍驤將軍大興中預錢鳳之亂被誅右一驗出冥祥記內
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誦法（敍六）（二十二）
華經普門品嘗乘船於吳江中船壞人盡死
文本沒在水中聞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
如是三言之旣而隨波涌出已著北岸遂免
死後於江陵設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獨
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其災終
逢太平致富貴也言畢趨出送出外不見旣
而文本食齋於自食椀中得舍利二枚後果
如其言文本自向臨說
唐戶部尚書武昌公戴天胄素與舒州別駕
沈裕善胄以貞觀七年薨至八年八月裕在
州夢其身行於京師義寧坊西南街每見胄
著故弊衣顏容甚顇見裕悲喜問公生平修
福今者何爲答曰吾時悞奏殺人吾死後他
人殺羊祭我由此二事辯答辛苦不可具言
今亦勢了矣因謂裕曰吾平生與君善友竟
不能進君官位深恨于懷君今自得五品文
書已過天曹相助欣慶故以相報言畢而寤
向人說之兾夢有徵其年冬裕入京叅選有
銅罰不得官又向人說所夢無驗九年春裕
將歸江南行至徐州忽奉詔書授裕五品爲（敍六）（二十三）
婺州治中臨兄爲吏部侍郎閻之召裕問云
爾右二驗出冥報記

貧賤篇第六十四此有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須達部
貧兒部　貧女部

述意部第一

夫貧富貴賤並因往業得失有無皆由昔行
故經言欲知過去因當觀現在果欲知未來
果當觀現在因所以原憲之家黔婁之室繩
樞甕牖無掩風塵席戶蓬扉不遮霜露或舒
稻蒿以爲薦或裁荷葉以充衣斂肘則兩袖
皆穿納屨則雙襟同缺口腹乃資於安邑宿
止則寄在於靈臺頭戴十年之冠身披百結
之縷鄉里旣無田宅洛陽又闕主人浪宕隨
時嶠岏度日雖慚靈輙而有翳桑之弊乃愧
伯夷便致首陽之苦裘裳頓乏豈見陽春升
合並無何以卒歲所以如此者皆由曩日不
行惠施常蘊慳貪致令果報一朝窶盡是故
行者宜當布施也

引證部第二

如燈指經云當知貧窮比於地獄失所依憑
栖寄無處憂心火熾愁領焦然華色旣衰容
轉纍鄙身體尫羸飢渴消削眼目掐陷支節
骨立薄皮纏裹筋脉露現頭髮蓬亂手足皴
細其色艾白舉體皴裂又無衣裳至糞穢中

拾撥麤弊連綴相著纔遮人形赤露四體倚卧糞堆復無席薦諸親舊等見而不識歷巷乞食猶如餓烏至知友邊欲從乞食守門之人遮而不聽伺便輙入復爲排辱舍主旣出欲加鞭打俯僂曲躬再拜謝罪舍主輕蔑聊不迴顧設得入舍輕賤之故旣不與語又不敷座與少飲食撩擲盂器不使充飽設値大會望乞殘食以輕賤故不喚令坐反被驅走貧窮之人譬如林樹無華衆蜂遠離被霜之草葉自焦卷枯涸之池鴻鴈不遊被燒之林麞鹿不趣田苗刈盡無人捃拾今日貧困談往富樂但謂虛談誰肯信之由我貧窮所向無路譬如曠野爲火所焚人不喜樂如枯樹無陰無依投者如苗被霜捐棄不收如毒蛇室人皆遠離如雜毒食無有甞者如空塚間無人趣向如惡廁溷臭穢盈集如魁膾者人所惡賤雖說好語他以爲非若造善業他以爲鄙所爲機捷復嫌輕躁若復舒緩又言重直設復讃歎人謂諂譽若不加譽復生誹謗言此貧人常無好語若復教授復言詐僞若廣言說人謂多舌若默無言人謂藏情若正直說復云麤獷若求人意復言諂曲若數親附復言幻惑若不親附復言驕誕若順他所說復言詐取他意若不隨順復言自專若屈意承望罵言寒賤若不屈意言貧人猶故持我若小自寬放言其愚癡無有拘忌若自攝檢言其空廉詐自端確若復勸逸言其譸縱狀似狂人若復憂悕言其含毒初無歡心若鬧他語有所不盡爲其判釋言其僉趣以愚代智耐羞之甚若復默然復言頑嚚不識道理若小戲論言不信罪福若有所索言其苟得不知廉恥若無所索言今雖不求後望大得若言引經書復云詐作聰明若言語樸素復嫌踈鈍若公論事實復言強說若私屛正語復言讒佞若著新衣復言假借嚴飾若著弊衣復言儜劣寒悴若多飲食復言飢餓饕餮若小飲食言腹中實餓詐作清廉若說經論言顯已所知彰我闇短若不說經論言愚癡無識可便放牛若自道昔日事業言誇誕自譽若自杜默言門資淺薄諸貧窮者行來進止言說俯仰盡是愆過富貴之人作諸非法都無過患舉措云爲斯皆得所貧窮之人如起死屍鬼一切怖畏如遇死病難可療治曠野險處絕無水草如墮大海沒溺洪流如人搤咽不得出氣如眼上瞕不知所至如厚垢穢難可洗去亦如怨家雖同衣食不捨惡心如夏暴井人入斷氣如入深泥殢不可出如山暴水駛流吹漂樹木摧折貧亦如是多諸艱難夫富貴者有好威德姿貌從容意度寬廣禮義競興能生智勇增長家業眷屬和讓善名遠聞以此觀之一切世人富貴榮華不足貪著於諸人天尊貴不應逸樂當知貧窮是大苦聚欲斷貧窮不應慳貪是以經中言貧窮者其爲大苦

須達部第三

如雜寶藏經云昔佛在世時須達長者最後貧苦財物都無客作傭力得米四升炊作飯食值阿那律來從乞食婦即取鉢盛滿飯與後須菩提迦葉目連舍利弗等次第來乞悉施滿鉢末後佛來亦與滿鉢須達在外行還

到家從婦索食婦即語言其若尊者阿那律來汝當自食爲施尊者不須達答言寧自不食當施尊者婦又語言若復迦葉大目連及須善提舍利弗等乃至佛來汝當云何亦答婦言寧自不食盡當施與婦即語夫言朝來諸聖盡來索食所有飲食盡施與之夫聞歡喜而語婦言我等罪盡福德應生即開庫藏穀帛飲食悉皆充滿用盡復生果報云云不可說盡

又雜譬喻經云昔長者須達七反貧後貧最劇乃無一錢後糞壤中得一木升其實是栴檀出市賣之得米四升語婦併炊一升吾當索菜茹還時共食佛念曰當度須達令福更生炊米方熟舍利目連迦葉佛來四升米次第炊盡將去後富更請佛僧供養盡空佛爲說法得道

又菩薩本行經云初時須達長者家貧焦煎蒙佛說法身心清淨得阿那含道唯有五金錢一日持一錢施佛一錢施法一錢施僧一錢自食一錢作本日日如是常有一錢終無有盡即受五戒欲心已斷婦女各各隨其所樂有一婦人炒穀作麨失火廣燒人畜波斯匿王勅臣作限自今以去夜不得然火及於燈燭其有犯者罰金千兩爾時須達得道在家晝夜坐禪入定夜半雞鳴然燈坐禪伺捕得之捉燈白王當輸罰負須達白王今我貧窮無有錢產當用何輸王瞋勅使閉著獄中即將須達付獄執守四天王見初夜四天王來下語須達言我與汝錢用輸王罰可得來出爲四天王說經便去到中夜天帝復來見之須達爲說法竟帝釋便去次到後夜梵天復下見爲說法梵天復去時王夜於樓觀上見獄中有火時王明日即便遣人往詣須達坐火被閉而無慙羞續復然火須達答言我不然火若然火者當有烟灰復語須達初夜有四火中夜有一火倍大前火後夜復有一火遂倍於前言不然火爲是何等須達答言此非是火也初夜四天王來見我中夜天帝來見我後夜梵天來見我是天身上光明之焰非是火也吏聞其語即往白王王聞如是心驚毛竪王言此人福德殊特乃爾我今云何而毀辱之即勅吏言捉放出去勿使稽遲便放令去須達得出往至佛所禮佛聽法波斯匿王即便嚴駕尋至佛所人民見王皆悉避起唯有須達心存法味見王不起王心微恨此是我民懷於輕慢見我不起遂懷慍心佛知其意止不說法王白佛言願說經法佛告王言今非是時爲王說法云何非時人起瞋恚忿結不解貪婬女色自大無敬其心垢濁聞於妙法而不能解以是之故今非是時爲王說法王聞佛語意自念言坐此人故令我今日有二折減又起瞋恚不得聞法爲佛作禮而去出到於外勅語左右此人若出直斫取頭作是語已應時四面虎狼師子毒害之獸悉來圍繞於王王見恐怖還至佛所佛問大王何以來還王白佛言見怖來還佛告王曰識此人不王曰不識佛言此人已得阿那含道坐起惡意向此人故是故使爾若不還者王必當危不得全濟王聞佛語即大恐怖即向須達懺悔作禮羊皮四布於須達前

王言此是我民而向屈辱實爲甚難須達復言而我貧窮行於布施亦復甚難尸羅師質爲國平正爲賊所捉臨終不犯妄語賊便放之實爲甚難復有天名曰尸迦梨於高樓上卧有天玉女來以持禁戒而不受之實爲甚難於是四人即於佛前各說偈曰

貧窮布施難　豪貴忍辱難　危險持戒難
少壯捨欲難

佛說偈已王及臣民皆大歡喜作禮而去

貧兒部第四

如辯意長者子經云於是辯意長者子爲佛作禮叉手白佛言唯願世尊過於貧聚及諸衆會明日屈於舍食爾時世尊默然許可諸長者子禮佛而去到舍具饌明日世尊與諸大衆往到其處就坐儼然辯意白父母及諸眷屬前禮佛足各自供侍辯意起行澡水敬意奉食下食未訖有一乞兒前歷座乞佛未呪願無敢與者遍無所得瞋恚而去便生惡念此諸沙門放逸愚惑有何道哉貧者從乞無心見與長者愚惑用爲餉此無慈愍意吾爲王者以鐵輞車轢斷其頭言已便去佛達嚫既訖復有一乞兒來入乞食坐中衆人各各與之大得飯食歡喜而去即生念言此諸沙門皆有慈心憐吾貧寒施食充飽得濟數日善哉善哉長者乃能供事此諸大士其福無量吾爲王者當供養佛及衆弟子乃至七日猶不報今日飢渴之恩言已便去佛食已訖說法即還精舍之中佛告阿難從今已後嚫訖下食以此爲常時二乞兒展轉乞匃到他國中卧於道邊深草之中時彼國王忽然崩亡無有繼後時國相師明知相法讖書記曰當有賤人應爲王者諸臣百官千乘萬騎案行國界誰應爲王顧視道邊深草之中上有雲蓋相師占相曰中有神人即見乞兒相應爲王諸臣拜謁各稱爲臣乞兒驚愕自云下賤非是王種皆言應相非是強力香湯沐浴著王者冠服光相儼然稱善無量導從前後迴車入國時惡念者在深草中卧寐不覺車轢斷其頭王到國中陰陽和調四氣隆赫人民安樂稱王之德爾時國王自念昔者貧窮之人以何因緣得爲國王昔行乞時得蒙佛恩大得飯食便生善念得爲王者供養七日佛之恩德今已果之即召群臣遥向舍衛國燒香作禮即遣使者往請佛言蒙世尊遺恩得爲人王願屈尊神來化此國愚冥之人得見教訓於是佛告諸弟子當受彼請佛與弟子無央數衆往詣彼國時王出迎爲佛作禮入宮食訖王請世尊得王因緣佛具爲說如前因緣由起善念今王是也時惡念者非直轢頭而死死已復入地獄爲火車所轢億劫乃出王今請佛報誓過厚世世受福無有極已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人心是毒根　口爲禍之門　心念而口言
身受其罪殃　不念人善惡　自作身受患
意欲害於彼　不覺車轢頭　心念甘露法
令人生天上　心念而口言　身受其福德
有念善惡人　自作安身本　意念一切善
如王得天位

是時國王聞經歡喜舉國臣民得須陀洹道又愚賢經云佛在舍衛國與諸弟子千二百

五十人俱國中有五百乞兒常依如來隨逐衆僧乞匃自活猒心內發求索出家共白佛言如來出世甚為難遇我等下賤家濟身命今貪出家不審許不佛告諸乞兒我法清淨無有貴賤譬如清水洗諸不淨若貴若賤水之所洗無不淨者又如大火所至之處其被燒者無不焦然又如虛空貧富貴賤有入中者隨意自恣乞兒聞說並皆歡喜信心倍隆歸誠出家佛告善來頭髮自墮法衣在身沙門形相於是具足佛為說法成阿羅漢於時國中諸豪長者聞度乞兒皆興慢心云何如來聽此下賤之人在衆僧次我等修福請佛衆食令此下賤坐我牀席捉我食器爾時太子祇陀請佛及僧遣使白佛唯願世尊明受我請及比丘僧所度乞兒我不請之慎勿將來明日食時佛告乞兒吾受彼請汝不及例今可往至鬱多越取自然成熟秔米還至其家隨意坐次自食秔米比丘如命即以神足往彼世界各自取滿鉢還攝威儀乘空而來如鴈飛至祇陀家坐隨次各食於時太子覩衆比丘威儀進止神足福德敬心歡喜歎未曾有而白佛言不審此諸賢聖從何方來佛告祇陀若欲知者正是昨日所不請者具向太子說其因緣爾時祇陀聞說是語摳懷慚愧自我愚弊不別明闇不審此徒種何善行今值世尊特蒙殊潤復造何咎乞匃自活佛告祇陀過去久遠時有大國名波羅柰有一山名曰利師古昔諸佛多住其中若無佛時有二千辟支佛恒止其中有一長者名曰散陀寧時世旱儉其家巨富即問藏監今我藏中穀米多少欲請大士未知供足不藏監對曰饒多足供即請二千辟支飯食供養差五百使人供設飯食時諸使人猒心便生我等諸人所以辛苦皆由此諸乞兒爾時長者恒令一人知白時到養一狗子日日逐往爾時使人卒值一日忘不往白狗子時到獨往常處向諸大士高聲而吠諸辟支佛聞其狗吠即知時到來詣便坐如法受食因白長者天今當雨宜可種植長者如言耕種所種之物盡變為瓠長者見怪隨時溉灌後熟皆大即擗看之隨所種物成治淨好麥滿其中長者歡喜其家滿溢復分親族合國一切咸蒙恩澤是時五百作食之人念言斯之獲果實是大士之恩我等云何惡言向彼即往其所請求改悔復立誓言願使我等於將來世遭值賢聖蒙得解脫由此之故五百世中常作乞兒因其改悔復立誓故今遭我世蒙得過度太子當知爾時大富散陀寧者我身是也時藏臣者今須達是也日日白時到者今優填王是也五百作食人者今此五百阿羅漢是也爾時祇陀及衆會者覩其神變皆獲四果

貧女部第五

如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尊者迦旃延在阿槃提國時彼國中有一長者大富饒財家有小婢小有愆過長者鞭打晝夜走使衣不蓋形食不充口年老辛苦思死不得適持瓶詣河取水舉聲大哭爾時尊者聞其哭聲往到其所問知因緣即語之言汝若貧者何不賣之老母答言誰買貧者迦旃延言貧實可賣

老母白言貧可賣者賣之云何迦旃延言汝若賣者一隨我語告令先洗洗已教施母白尊者我今貧窮身上衣無毛許完納唯有此坻是大家許當以何施即持鉢與教取水施受爲祝願次與授戒後教念佛竟問之言汝止何處婢即答言無定止處隨舂炊磨即宿其處或在糞堆上尊者語言汝好勤心恭謹走使伺其大家一切卧訖竊開戶入於其戶內數草而坐思惟觀佛母受教已至夜坐處戶內命終生忉利天大家曉見瞋恚而言此婢常不聽入舍何忽此死即使遣人以草繫脚置寒林中此婢生天與五百天子以爲眷屬即以天眼觀見故身生天因緣尋即將從五百天子齊持香華到寒林中燒香散華供養死屍放天光明照於村林大家見怪普告遠近詣林觀看見已語言此婢已死何故供養天子報言此吾故身即爲具說生天因緣後皆迴詣迦旃延所禮拜供養因緣說法五百天子悉皆獲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以是因緣智者應當皆如是學

又佛說摩訶迦葉度貧母經云佛在舍衛國是時摩訶迦葉獨行教化到王舍城常行大哀福於衆生捨諸豪富而從貧乞時欲分衛先入三昧何所貧人吾當福之即入王舍大城之中見一孤母最甚貧困在於街巷大糞聚中傍鑿糞聚以爲巖窟羸劣疾病常卧其中孤單零丁無有衣食便於巖窟施小籬柵以障五形迦葉三昧知此人宿不植福是以今貧如母壽命終日在近若吾不度永失福堂母時飢困長者青衣而棄米汁臭惡難言母從乞之即以破瓦盛著左右迦葉到所呪願從乞多少施我可得大福爾時老母即說偈言

舉身得疾病　孤窮安可言　二國之最貧
衣食不蓋形　世有不慈人　尚見矜愍憐
云何名慈哀　而不知此厄　普世之寒苦
無過我之身　願見矜恕我　實不爲仁惜

摩訶迦葉即答偈言

佛爲三界尊　吾備在其中　欲除汝飢貧
是故從貧乞　若能減身口　分銖以爲施
長夜得解脫　後生得豪富

爾時老母聞偈歡喜心念前日有臭米汁欲以施之則不可飲逆啓迦葉哀我受不迦葉答言大善母即在窟匍匐取之形體裸露不得持出側身僂體籬上授與迦葉受之尊口呪願使蒙福安迦葉心念若吾適去著餘處飲母則不信謂吾棄之即於母前飲訖盪鉢還著囊中於是老母特復眞信迦葉自念當現神足令此母人必獲大安即在空中廣現神變爾時母人見此踊躍一心長跪遥視迦葉迦葉告曰母今意中所願何等即啓迦葉願以微福得生天上於是迦葉忽然不現老母數日壽終即生忉利天上威德巍巍震動天地光明挺特譬如七日一時俱出照曜天宮帝釋驚悸何人福德感動勝吾即以天眼觀此天女福德使然即知天女本生來處爾時天女即自念言此之福報緣其前世供養迦葉所致假令當以天上珍寶種種百千施上迦葉猶尚未報須臾之恩即將侍女持天香華忽然來下於虛空中散迦葉上然後來

下五體投地禮畢即住叉手歎曰
大千國土　佛為特尊　次有迦葉　能開罪門
昔在閻浮　糞窟之前　爲其貧母　開說真言
時母歡喜　貢上米瀋　施如芥子　獲報如山
自致天女　封受自然　是故來下　歸命福田
天女說已俱還天上帝釋心念女（三十六）施米瀋乃
致此福迦葉大哀但福劣家不往大姓當作
良藥即與天后持百味食盛小瓶中詣王舍
城巷邊作小陋屋變其形狀似于老公身體
痟瘦僂行而步公妻二人而共織席貧窮之
狀不儲飲食迦葉後行分衛見此貧人而往
乞食公言至貧無有如何迦葉呪願良久不
去公言我等夫妻甚老織席不暇向乞唯有
少飯適欲食之聞仁慈德但從貧乞欲以福
之今雖窮困意自割捐以施賢者審如所云
令吾得福天食之香非世所聞若預開缾菍
芬之香迦葉覺之全不肯取即言道人弊食
不多將鉢來取迦葉即以鉢取受呪願施家
其香普熏王舍大城及其國界迦葉即嫌其
香公母釋身疾飛空中彈指歡喜迦葉思惟
即知帝釋化作老公而爲福祚吾今已受不
宜復還迦葉讚歎帝釋種福無猒忍此醜類
來下殖福必獲影報帝釋及后倍復欣踊是
時天上伎樂來迎帝釋到宮倍益歡喜

感應緣（一驗略引）

漢陰生者長安渭橋下乞小兒也（三十七）常於市匄
市中厭之以糞灑之旋復見衆灑衣不汙如
故長吏知試繫著桎梏而續在市匄試欲殺
之乃去灑之者家室屋自壞殺十餘人長安
中謠言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壞屋之咎見
搜神記

頌曰

業風恒泛濫　苦海濤波聲　漂我常游浪
遠離涅槃城　何時慈舟至　運我出愛瀛
寔由高慕施　頓捨貧窮情　罪垢蒙除結
神珠啓闇冥　貴門光景麗　賤業未休寧
志求八解脫　誓捨六塵縈　幢遇慈父誨
開我心中經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六

音釋

莞音官草名似藺　藪蘇後切　扆隱豈切畫斧屏風也　籙音祿　覑研計切斜視也　儁子峻切與俊同　糵魚桀切芽麥也　斌卑民切　蓍升脂切蒿屬　殯必刃切　殮力驗切　鴆直禁切　筋舉欣切與筋同　欻許勿切忽也　邡音方什邡漢縣名　珥音耳　幌胡廣切帷幔也　糯奴侯切胡乎也　鏤郎豆切刻也　焴余六切燿也　劇竭戟切甚也　萎於危切枯也　机舉履切案屬也　髖音寬尻也　嫛烏可切　檸抽與切耶柱也　騶音鄒騶虞仁獸　譙慈焦切國名　闚袪規切視也　跱丈里切峙立也　巑在丸切　岏牛丸切巑岏也　踆七迴切與竣同　伺相吏切察也　僂龍主切傴也　痼胡困切剪也　獷古猛切惡也　譸直流切譸張也　嚚魚巾切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　儜尼耕切弱也　捺乃曷切手按也　殢他計切極困也　閇必計切與閉同　轢郎狄切車踐也　擗毗亦切撫也　抏徒古切埆也　柵測革切編木為柵　匍匐匍音蒲匐蒲北切盡力也　悸其季切心動也　瀋手衰切米汁也　瀟　桎梏桎職日切足械也梏姑沃切手械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七　穀七

唐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債負篇第六十五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勸善懲過大士常心捨惡爲福菩薩恒願是以善惡之運業猶形影之相須債負之殃咎植三報之苦果或有現負現報或有現負次報或有現負後報如是三時隨負一毫拒而不還決定受苦是故經云偷盜之人先入地獄畜生餓鬼後得人身得二種果報一者常處貧窮二者雖得少財恒被他奪斯言有徵省己爲人也

引證部第二

如法句喻經云昔佛在世時有賈客名弗迦沙因入羅閱城分衛於城門中值新產牸牛所觝殺牛主怖懼賣牛轉與他人其人牽牛欲飲水牛從後復觝殺其主其主家人瞋恚取牛殺之於市賣肉有田舍人買取牛頭貫擔持歸去舍里餘坐樹下息以牛頭挂樹枝須臾繩斷牛頭落下正墮人上牛角刺人即時命終一日之中凡殺三人瓶沙王聞之怪其如此即與群臣往詣佛所具問其意佛告王曰往昔有賈客三人到他國內與生寄住孤獨老母舍應與雇舍直見老母孤獨欺不欲與伺老母不在默去不與母歸不見客即問比居皆云已去老母瞋恚尋後逐及疲頓索直三客逆罵我前已與云何復索同聲共觝不肯與直老母單弱不能奈何懊惱而呪我今窮厄何忍欺觝願我後世所生之處若當相值要當殺汝正使得道終不相置佛語瓶沙王爾時老母者今此牸牛是也三賈客者弗迦沙等三人爲牛所觝殺者是也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惡言罵詈　憍陵蔑人　興起是行　疾怨滋生

遜言順詞　尊敬於人　棄結忍惡　疾怨自滅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又出曜經云昔罽賓國中有兄弟二人其兄出家得阿羅漢弟在家中治修居業時兄數來教誨勸弟布施持戒修善作福現有名譽死生善處而弟報曰兄今出家不慮官私不念妻子田業財寶我有此務而兄數誨不用兄教後病命終生在牛中爲人所驅馱鹽入城兄從城中出遇見之即爲說法時牛聞已悲哽不樂牛主見已語道人曰汝何導說而使我牛愁憂不樂道人報曰此牛前身本是我弟昔日負君一錢鹽債故墮牛中以償君力牛主聞已語道人曰君弟昔日與我親友是時牛主即語牛曰吾今放汝不復役使牛聞感激至心念佛自投深淵即便命終得生天上受極快樂以是因緣若人負債不可不償又成實論云若人負償不償墮牛羊麞鹿驢馬等中償其宿債

又百緣經云佛入舍衛城乞食至一巷中逢一婆羅門以指畫地不聽佛去語佛言汝今還我五百金錢爾乃聽過若不與我者終不聽過佛默然住不能前進波斯匿王等聞佛被留難各送珍寶與婆羅門然不肯受須達聞之取五百金錢與婆羅門乃聽佛過比丘問佛何緣乃爾佛言過去波羅柰國梵摩達

王太子名善生遊行見一戲人共輔相子樗蒲賭五百金錢時輔相子負戲人錢尋索不償太子語言彼若不與我當代償後竟不償從是以來無量世中常爲戲人從我索錢佛言昔太子者今我身是輔相子者今須達是昔戲人者今婆羅門是也

又雜寶藏經云昔罽賓國中有阿羅漢名曰離越山中坐禪時有一人失牛逐蹤至離越所時值離越煮草染衣即自然變作牛皮染汁自然變作牛血所煮染草變成牛肉所持鉢盂變作牛頭牛主見已即捉收縛將詣王所王即付獄經十二年恒與獄監飼馬除糞離越弟子得阿羅漢者有五百人觀見其師不知所在業緣欲盡有一弟子觀見師在罽賓獄中即來告王我師在獄願王斷理王即遣人就獄撿挍使至獄中唯見有人威色憔悴鬚髮極長而爲獄監飼馬除糞使還白王獄中都不見有沙門離越弟子復白王言願說教有比丘者悉聽出獄王即宣令有僧悉遣出獄離越聞已鬚髮自落袈裟著身踊出虛空作十八變王見是事五體投地白言尊者願受我懺尋即來下受王懺悔王即問言以何業緣在獄受苦離越答言我於往昔亦曾失牛逐蹤誣他經一日一夜後墮三塗受苦無量餘殃不盡今得羅漢猶被誣謗以是因緣一切衆生應護口業莫誣謗他離越昔所誣人是辟支佛以是因緣故得此報依法華經說謗誦經人若實若不實現世得白癩病

又毗婆沙論云曾聞有一女人爲餓鬼所持即以呪術而問鬼言何以惱他女人鬼答之言此女人者是我怨家五百世中而常殺我我亦五百世中斷其命根若彼能捨舊怨之心我亦能捨爾時女人作如是言我今已捨怨心鬼觀女人雖口言捨而心不放即斷其命

又雜寶藏經云目連至恒河邊見五百餓鬼群來趣水有守水鬼以鐵杖驅逐不得近於是諸鬼遥請目連禮目連足各問其罪一鬼曰我受此身常患熱渴先聞恒河水清且涼歡喜趣之沸熱壞身試飲一口五藏焦爛臭不可當何因緣故受如此罪目連答曰汝先世時曾作相師相人吉凶少實多虛或毀或譽自稱審諦以動人心詐惑欺誑以求財利迷惑衆生失如意事復有一鬼言我常爲天祠有狗利牙赤白來噉我肉唯有骨在風來吹起肉續復生狗復來噉此苦何因目連答言汝前世作天祠主常教衆生殺羊以血祠天汝自食肉是故今日以肉償之復有一鬼言我常身上有糞周遍塗漫亦復噉之是罪何因目連答曰汝前世時作婆羅門惡邪不信道人乞食取鉢盛滿糞以飯著上持與道人道人持還以手食飯糞汙其手是故今日受如此罪復有一鬼言我腹極大如甕咽喉手脚其細如針不得飲食何因此苦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橫輕欺餘人奪其飲食飢困衆生復有一鬼言我常趣溷欲噉食糞有大群鬼捉杖驅我不得近廁口中爛臭飢困無賴何因如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佛圖主有諸白衣供養衆

僧供辦食具汝以麤供設客僧細者自食復有一鬼言我身上遍滿生舌斧來斫舌斷復續生如此不已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道人衆僧差作蜜漿石蜜塊大難消以斧斫之盜心噉一口以是因緣故還斫舌也復有一鬼言我常有七枚熱鐵丸直入我口入腹五藏焦爛出復還入何因故受此罪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沙彌行果蓏子到自師所敬其師故偏心多與實長七枚復有一鬼言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焦爛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與衆僧作餅盜心取二番挾兩腋底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癭丸極大如甕行時擔著肩上住則坐上進止患苦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市令常以輕稱小斗與他重稱大斗自取常自欲得大利於已侵剋餘人復有一鬼言我常兩肩有眼胷有口鼻常無有頭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恒作魁膾弟子若殺罪人時汝常歡喜心以繩著髻挽之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針入出我身受苦無賴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調馬師或作調象師象馬難制汝以鐵針刺脚又時牛遲亦以針刺復有一鬼言我身常有火出自然懊惱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國王夫人更一夫人王甚幸愛常生妬心伺欲危害值王卧起去時所愛夫人卧猶未起著衣即生惡心正值作餅有熱麻油即以灌其腹上腹爛即死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常有旋風迴轉我身不得自在隨意東西心常惱悶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作卜師或時實語或時妄語或誑人心不得隨意復有一鬼言我身常如塊肉無有脚手眼耳鼻等恒爲蟲鳥所食罪苦難堪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與他藥墮他兒胎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籠籠絡我身焦熱懊惱何因受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以羅網掩捕魚鳥復有一鬼言我常以物自蒙籠頭亦常畏人來殺我心常怖懼不可堪忍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婬犯外色常畏人見或畏其夫捉縛打殺或畏官法戮之都市恐怖相續復有一鬼問言我受此身肩上常有銅瓶滿中洋銅手捉一杓取自灌頭舉體焦爛如是受苦無數無量有何罪咎答言汝前世時出家爲道典僧飲食以一酥瓶私著餘處有客道人來者不與之去已出酥行與舊僧此酥是招提僧物一切有分此人藏隱雖與不等由是緣故受此罪也

譬喻經云昔外國有人死魂還自鞭其屍傍人問曰是人已死何以復鞭報曰此是我故身爲我作惡見經戒不讀偷盜欺詐犯人婦女不孝父母兄弟惜財不肯布施今死令我墮惡道中勤苦毒痛不可復言是故來鞭之耳依無量壽經云憍梵波提過去世曾作比丘於他粟田邊摘一莖粟觀其生熟數粒墮地五百世作牛償之頌曰

貧富交舛　債負相違　舉貸觝拒　業結恒馳
心無悔償　若報何疑　墮斯惡道　長夜無歸

感應緣（略引十驗）

漢沙門釋安清　晉沙門釋帛遠
梁南陽人侯慶　隋揚州人卞士瑜

洛州人王五戒　冀州人耿伏生
唐鄭州婦女朱氏　汾州人路伯達
雍州人程華　潞州人李校尉
雍州婦人陳氏

漢雒陽有沙門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剋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有群鷰忽謂伴曰鷰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故儁異之聲早被西域高窮理盡性自識宿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輙怨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有力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年少唾手拔刀曰眞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申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盈路莫不駭其奇異而此神識還爲安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是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雒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䢼亭湖廟此廟舊有靈威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輙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攝影高同旅三十餘人船主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更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外國與子俱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䢼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匹并雜寶物可爲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胡語數番讚唄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祝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䢼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滅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己少年尚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恨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

晉長安有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才思儁徹敏朗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索多所該貫祖至晉惠之末欲潛遁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爲秦州刺史先有州人管蕃與祖論義屢屈深恨向輔所譖輔收之行罰衆咸怪惋祖曰我來畢

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
身罪緣歡喜畢對願從此後與輔爲善知識
無令受殺人之罪遂鞭之五行奄然命終輔
後具聞其事方大惋恨道俗流淨衆咸憤激
共分祖屍各起塔廟輔雖有才解而酷不以
理橫殺德僧天水太守封尚百姓疑駭因亂
而斬爲管蕃亦卒時有人姓李名通死而更
穌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爲王講首楞嚴
經云講竟應往忉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云
道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
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旣瞋不自忍乃作
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
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匹嵇康論云帛祖
釁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高
邁之氣昧其圖身之慮棲心事外輕世招患
殆異也其見稱如此（右二驗出梁高僧傳）
梁南陽人侯慶有銅像一軀可高尺餘慶有
牛一頭擬貨爲金色遇有急事遂以牛與他
用之經二年慶妻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卿
夫婦負我金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醜多以
充金色馬氏寤覺而心不安至曉醜多得病
而亡慶年餘五十唯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
行路醜多亡日像忽自有金色光照四隣隣
里之內咸聞香氣道俗長幼皆來觀覩尚書
右僕射元愼聞里內頻有怪異遂改埠財里
爲齊諧里也（見洛陽寺記也）
隋揚州卞士瑜者其父在隋以平陳功授儀
同慳悋嘗雇人築宅不還其價作人求錢卞
父鞭之皆怒曰若實負我死當與我作牛須
臾之間卞父死其年作牛孕產一黃犢腰有
黑文橫絡周帀如人腰帶右跨有白文斜貫
大小正如象笏形牛主呼之曰卞公何爲負
我犢即屈前膝以頭著地瑜以錢十萬贖之
牛主不許死乃收葬瑜爲臨自說之爾
隋大業中洛陽有人姓王常持五戒時言未
然之事閭里敬信之一旦忽謂人曰今當有
人與我一頭驢至日午果有人牽驢一頭送
來涕泣說言早喪父其母寡養一男一女女
嫁而母亡二年矣寒食日持酒食祭墓此人
乘驢而往墓所伊水東欲渡伊水驢不肯渡
鞭其頭面破傷流血旣至墓所放驢而祭俄
失其驢還本處其日妹獨在兄家忽見其母
入來頭面流血形容毀顇號泣告女我生時
避汝兄送米五升與汝坐得此罪報受驢身
償汝兄五年矣今日欲渡伊水水深畏之汝
兄鞭捶我頭面盡破仍期還家更苦打我我
走來告汝吾今償債垂畢何太非理相苦也
言訖出尋之不見其母兄旣而還女先觀驢
頭面傷破流血如見其母傷狀女抱以號泣
兄怪問之女以狀告兄亦言初不肯渡及失
還得之言狀符同於是兄妹抱持慟哭驢亦
啼淚皆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請若是母者願
爲食草驢即爲食旣而復止兄妹莫如之何
遂備粟送王五戒處乃復飲食後驢死兄妹
收葬焉（二驗並出冥報記）
隋冀州臨黃縣東有耿伏生者其家薄有資
產隋大業十一年伏生母張氏避父將絹兩
匹乞女數歲之後母遂終亡變作母猪在其
家生復產二肫伏生並已食盡遂便不產伏
生即召屠兒出賣未取之間有一客僧從生

乞食即於生家少停將一童子入猪圈中遊戲猪語之言我是伏生母爲於往日避生父眼取絹兩匹乞女我坐此罪變作母猪生得兩兒被生食盡還債旣畢更無所負欲召屠兒賣我請爲報之童子具陳向師師時怒曰

殺七 十三

汝甚顚狂猪那解作此語遂即寢眠又經一日猪見童子又云屠兒即來何因不報童子重白師主又亦不許少頃屠兒即來取猪猪踰圈走出而向僧前牀下屠兒遂至僧房僧曰猪投我來今爲贖取遂出錢三百文贖猪後乃竊語伏生曰家中曾失絹不生報僧云父存之日曾失兩匹又問姊妹幾人生又報云唯有一姊嫁與縣北公乘家僧即具陳童子所說伏生聞之悲泣不能自已更別加心供養猪母凡經數日猪忽自死託其女夢云還債旣畢得生善處兼勸其女更修功德

唐鄭州陽武縣婦女姓朱其夫先負外縣人絹百匹夫死之後遂無人還貞觀末因病死經再宿而穌自云被人執至一所見一人云我是司命府吏汝夫生時負我家絹若千匹所以追汝今放汝歸宜急具物至某縣某村某家送還我母如其不送捉追更切兼爲白我嬢努力爲其造像修福朱即告乞鄉閭得絹送還其母具言其兒貌狀有同生平其母亦對之流涕歔欷久之

唐汾州孝義縣人路伯達至永徽年中負同縣人錢一千文後乃違契拒諱及執契作徵遂共錢主於佛前爲信誓曰若我未還公願吾死後與公家作牛畜言訖未逾一年而死至二歲時向錢主家㸬牛産一赤犢子額上生白毛爲路伯達三字其子姪等恥之將錢五千文求贖主不肯與乃施與隰城縣啓福寺僧眞如助造十五級浮圖人有見者發心止惡競投錢物布施（右三驗出冥報拾遺也）

唐永徽五年京城外東南有陂名獨嘉嶲有

殺七 十四

靈泉鄉里長姓程名華秋季輸炭時程華已取一炭丁錢足此人家貧復不識文字不取他抄程華後時復從丁索炭炭丁不伏程華言我若得你錢將汝抄來炭丁云吾不識文字汝語吾云我旣得汝錢足何須用抄吾聞此語遂信不取何因今日復從吾索錢程華不信因果遂爲他炭丁立誓云誓云我若得汝錢願我死後爲汝作牛炭丁懊惱別擧錢與之程華未經三五月身亡即託炭丁㸬牛處胎後生犢子遍體皆黑唯額上有一雙白程華字分明人見皆識程華兒女倍加將錢收贖不與其牛尚在（左近村人同見說之）

唐龍朔元年懷州有人至潞州市猪至懷州賣有一特猪潞州三百錢買將至懷賣與屠家得六百錢至年冬十一月潞州有人姓李不得字任校尉至懷州上番因向市欲買肉食見此特猪已縛四足在店前將欲殺之見此校尉語云汝是我女兒我是汝外婆本爲汝家貧汝母數從我索粮食爲數索不可供足我大兒不許我憐汝母子私避兒與五升

殺七 十五

我今作猪償其盜債汝何不救我校尉聞此從屠兒贖猪屠兒初之不信餘人不解此猪語唯校尉得解屠兒語云審若是汝外婆我解放之汝對我更請共語屠兒爲解放已校尉更請猪語云某今當上一月未得將婆還

舍未知何處安置婆豬即語校尉言我今已隔世受此惡形縱汝下番亦不須將我還汝母見在汝復為校尉家鄉眷屬見我此形決定不喜恐損辱汝家門吾聞其寺有長生豬羊汝安置吾此寺校尉復語豬言婆若有驗自預向寺豬聞此語遂即走向寺寺僧初不肯受校尉具為寺僧說此靈驗合寺僧聞並懷慚慼即為造舍屏處安置校尉復留小氈令臥寺僧道俗競施飲食久後寺僧並解豬語校尉下番辭向本州報母此事母後自來看豬母子相見一時泣淚豬至麟德元年猶聞平安東宮率梁難敵并州人段住懷州掾下折衝具見說之也

唐龍朔三年長安城內通軌坊三衛劉公信妻陳氏母先亡陳因患暴死見人將入地獄備見諸苦不可具述末後見一地獄石門牢固有兩大鬼形容偉壯守門左右怒目瞋陳汝何人到此見石門忽開亡母在中受苦不可具述受苦稍歇近門母子相見遙得共語母語女言汝還努力為吾寫經女諮孃欲寫何經為吾寫法華言訖石門便閉陳還得穌具向夫說夫即憑妹夫趙師子欲寫法華其師子舊解寫經有一經生將一部新寫法華未裝潢其人先與他受雇寫經主姓范此生將他法華轉向趙師子處質二百錢施主不知質錢師子復語婦兄云今既待經在家有一部法華兄贖取此經向直一千錢陳夫將四百錢贖得裝潢周訖在家為母供養其女陳氏後夢見母從女索經吾先遣汝為吾寫一部法華何因迄今不得女報母言已為孃贖得一部法華現裝潢了在家供養母語女言止為此經吾轉受苦冥道中獄卒打吾脊破汝看吾身瘡獄官語云汝何因取他范家經將為已經汝何有福甚大罪過女見母說如此更為母別寫法華其經未了女夢中復見母來催經即見一僧手捉一卷法華語母云汝女已為汝寫經第一卷了功德已成何因復來數逼待寫了何須怱急後寫經成母來報女因汝為吾寫經今得出冥道好處受生得汝恩力故來報汝汝當好住善為婦禮信心為本言訖悲淚共別後時勘問前贖法華主果是姓范范家雖不得經其經已成施福已滿後人轉質自得罪咎劉妻贖取微得少福然亡母不得力陳氏夫劉公信具向拾遺自說

諍訟篇第六十六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惡言一發則人天含笑鄙語一彰則幽顯皆瞋將恐聞聲傳惡永隔心目見善懷親長同赤子既知邪正異蹤善惡分路勸止三毒之凶言興善和之敬順所以大聖之訓修本去未即心為毒主口為禍器因事成災沿流惡道未有諍訟違形而存大化也

引證部第二

如中阿含經云爾時祇洹中有兩比丘諍起一人罵詈一人默然其罵詈者即便改悔懺謝於彼而彼比丘不受其懺以不受故眾多比丘共相勸諫高聲鬧亂爾時世尊以淨天耳過於人耳聞祇洹中聲鬧亂聞已從禪覺往精舍於大眾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我今至安陀林坐禪聞精舍中高聲鬧亂竟為是

詣比丘具述前事白佛佛告比丘云何愚癡
之人人向悔謝不受其懺若人懺謝而不受
者是愚癡人長夜當得不饒益苦告諸比丘
過去世時釋提桓因有三十三天共諍說偈
教誡言
於他無害心　瞋亦不纏結　懷恨不經久
於瞋以不住　雖復瞋恚盛　不發於麤言
不求彼制節　揚人之虛短　常當自防護
以義內省察　不怒亦不虐　常與賢聖共
若與惡人俱　剛強猶山石　盛恚能自持
如制逸馬車　我說為善師　非謂執繩者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天帝釋共
天阿脩羅對陣欲戰釋提桓因語三十三天
眾言今日諸天與阿脩羅軍戰諸天得勝阿
脩羅不如者當生擒毗摩質多阿脩羅王以
五繫縛將還天宮脩羅復作是語當其戰時
諸天不如脩羅得勝者當生擒帝釋以五繫
縛將還我宮當其戰時諸天得勝脩羅不如
諸天以五繫縛阿脩羅將還天宮縛在帝釋
斷法殿前門下帝釋從此門入出之時阿脩
羅縛在門側瞋恚罵詈時帝釋御者見阿脩
羅王身被五縛在於門側帝釋出入之時輙
瞋恚罵詈見已即便說偈白帝釋言
釋今為畏彼　為力不足耶　能忍阿脩羅
面前而罵辱
帝釋即答
不以畏故忍　亦非力不足　何有黠慧人
而與愚夫對
御者復白言
若但行忍者　於事則有闕　愚癡者當言
畏怖故行忍　是故當苦治　以智制愚癡
帝釋答言
我當觀察彼　制彼愚夫者　見愚瞋熾盛
智以靜默伏　非力而為力　是彼愚癡力
愚癡違遠法　於道則無有　若使有大力
能忍於劣者　是則為上忍　無力何有忍
於他極罵辱　大力者能忍　是則為上忍
無力何有忍　於己及他人　善護大恐怖
知彼瞋恚盛　還自守靜默　於二義俱備
自利亦利他　知彼瞋恚盛　還自守靜默
於二義俱備　自利亦利他　謂言愚夫者
以不見法故　愚夫謂勝忍　重增於惡口
未知忍彼罵　於彼常得勝　於勝已行忍
是名恐怖忍　於等者行忍　是名忍諍忍
於劣者行忍　是名為上忍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
主常行忍辱讚歎於忍汝等比丘正信非家
出家學道亦應如是行忍讚歎於忍應當勤
學
又起世經云佛告諸比丘往昔諸天與阿脩
羅起大鬪戰爾時帝釋告其所領三十三天
言諸仁者汝等諸天若與脩羅共為戰鬪宜
好莊嚴善持器仗若諸天勝脩羅不如汝等
可共生捉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以五繫縛
之將到善法堂前諸天會處三十三天聞帝
釋命依教奉行爾時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
亦復告諸脩羅言若諸天不如即當生捉帝
釋天主五繫縛之將詣諸阿脩羅七頭會處
立置我前諸脩羅眾亦受教行當於彼時帝
釋得勝即便生捉阿脩羅王以五繫縛之將

詣善法堂前諸天集處向帝釋立爾時毗摩質多羅王若作是念願諸脩羅各自安善我今不用諸阿脩羅我當在此與天一處同受娛樂甚適我意興此念時即見自身五縛悉解五欲功德皆現其前或作是念我今不用三十三天願諸天等各自安善我願還歸阿脩羅宮起此念時其身五繫即還縛之五欲功德忽即散滅阿脩羅王有如是等微細結縛諸魔結縛復細於此所以者何諸比丘邪思惟時即被結縛正憶念時即便解脫爾時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未戰已前作如是念我有如是威神德力日月宮殿及三十三天雖在我上運轉周行我力能取以為耳璫處處遊行不為妨礙爾時羅睺羅阿脩羅王自服種種嚴身器仗與鞞魔質多羅王踊躍幻化諸小王眷屬前後圍遶從阿脩羅城導從而出欲共忉利諸天與大戰鬪爾時難陀憂波難陀二大龍王從其宮出各各以身遶須彌山周迴七帀一時動之動已復動以尾打海令一段水上於虛空在須彌頂上是時帝釋告諸天言汝等見此大地如是動不空中靉靆猶如雲雨又似重霧我今定知諸阿脩羅欲與天鬪於是海內諸龍各嚴器仗而出復往告六欲諸天各嚴器仗乘空而來須夜摩天王與無量百千萬數諸天子下至須彌山頂上在東面豎純青難降伏旛依峯而立爾時兜率陀天王與無量百千萬眾一時雲集須彌山頂在其南面豎純黃色難降伏旛依峯而立爾時化樂天王與無量百千萬天子下至須彌山頂在其西面豎純赤色難降伏旛依峯而立爾時他化自在天王與其無量百千天子下至須彌山頂在其北面豎純白色難降伏旛依峯而立爾時帝釋見上諸天並皆雲集乃至虛空夜叉咸皆隨從帝釋前立於是帝釋自著鎧甲與諸天眾前後圍遶從天宮出欲共大戰諸器仗等雜色可愛皆七寶所成以此刀仗遙擲阿脩羅身莫不洞徹而不為害於其身上不見瘡痕之跡唯以觸因緣故受於苦痛諸阿脩羅器仗亦是七寶所成穿諸天身亦皆徹過而無瘢痕唯觸因緣故受苦痛

又增一阿含經云昔日諸天與阿須倫共鬪時諸天得勝阿須倫王不如便懷恐怖化形極小從藕根孔中過佛眼所見非餘者所及

又大集經云爾時世尊告諸龍眾阿脩羅言汝等莫鬪應當修忍仁者若能離於瞋怒成就忍辱速得十處何等為十一得作王王四天下自在輪王二毗樓勒叉天王三毗樓博叉天王四提頭賴吒天王五毗沙門天王六釋天王七須夜摩天王八兜率陀天王九化樂天王十他化自在天王諸仁者若具足忍是人速得如是十處忍辱近果

若有諍論議　雜意懷貢高　非聖毀此德
各各相求便　但求他過失　意欲降伏彼
更互而求勝　聖不如是說

又中阿含經世尊告諸比丘汝莫鬪諍所以者何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惟忍能止諍
是法真尊貴

於是世尊不悅可拘舍彌諸比丘諍已即從

座起而說頌曰

以若干言語　破壞最尊衆　破壞聖衆時
無能有訶止　碎身至斷命　奪象牛馬財
破國滅亡盡　彼猶故和解　況汝小言罵
不能令和合　若不思眞義　怨結焉得息
罵詈責數說　而能制和合　若思眞實義
怨結必得息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唯忍能止諍　是法可尊貴　瞋向慧眞人
口說無賴言　誹謗牟尼聖　是下賤非智

又佛本行經佛爲五比丘說偈云

一月之中千過鬪　一鬪百倍得勝他
若能歸信佛世尊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鬪　一鬪百倍得勝人
若能歸信法正眞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鬪　一鬪百倍得勝他
若能歸信一切僧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鬪　一鬪百倍得勝人
若能思惟法性空　能勝於彼十六分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婢稟性廉謹常爲主人典麩麥豆時家有羝羊伺空遂便噉食麥豆升量折損爲主所瞋信已不取皆由羊噉緣是之故婢常因嫌每自杖捶用打羝羊羊亦含怨來觝觸婢如此相犯前後非一婢因一日空手取火羊見無杖直來觝婢婢緣急故用所取火著羊脊上羊得火熱所在觸處突燒村人延及山澤于時山中五百獼猴火來熾盛不及避走即皆一時被火燒死諸天見已而說偈言

瞋恚鬪諍間　不應於中止　羝羊共婢鬪
村人獼猴死

頌曰

貴富諍人我　貧賤自然羞　強弱相革負
鬪訟未曾休　恥恨相侵奪　覓便報其讎
怨結恒對值　累劫常苦愁

感應緣(二驗略引)

漢景帝時白頸烏鬪
漢中平年有雀鬪

漢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群鬪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爲近日黑祥也楚王戊暴逆無道刑辱申公與吳謀反烏群鬪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水地王戊不悟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丹徒爲越人所斬墮泗水之效也

漢中平三年八月懷陵上有萬餘雀先極悲鳴已因亂鬪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夫陵者高大之象也雀者爵也天誡若曰懷爵祿而尊厚者自還相害至滅亡也(右一驗出搜神記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七

音釋

瘿(於郢切頸瘤也)　䢼(音恭)　舫(甫妄切方舟也)　殞(羽敏切歿也)　臅(朱欲切也)　視顇(秦醉切顦顇也)　肫(徒渾切小豕也)　歔欷(歔休居切欷香衣切欷欲悲泣氣咽而抽息也)　裝潢(裝側霜切潢胡光切)　靉靆(靉於代切靆徒待切靉靆雲興盛貌)　瘥(音盛疾愈有衰习疲)　責數(所主切責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八　　轂八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謀謗第六十七 此有五部

述意部　呪詛部　誹謗部

避讖部　宿障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心者衆病之源口者臧否之本同出異名禍福殊派故知身口三業無非構禍之因眼耳六情悉為招釁之首致使謀謗聖凡枉壓良善横受三根長辭七衆但死生有命富貴由業縱加鴆毒不能傷異道興謀謀不能害徒起謗心虛施禱祀故班婕妤云修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佞邪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良由雪山之藥眞僞巨辯庵羅之果生熟難分故如來在世尚不免謗況今是凡豈逃斯責責是宿殃時來須受此亦已事何得恨他然虛謗之罪自加塗炭如脣口是弓心慮如絃音聲如箭長夜空發徒染身口特須自省緘口慎心也

呪詛部第二

如大方廣總持經云佛言善男子佛滅度後若有法師善隨樂欲為人說法能令菩薩學大乘者及諸大衆有發一毛歡喜之心乃至暫下一滴淚者當知皆是佛之神力若有愚人實非菩薩假稱菩薩謗眞菩薩及所行法復作是言彼何所知彼何所解若彼此和合則能住持流通我法若彼此違諍則正法不行此謗法之人極大罪業墮三惡道難可出離若有愚人於佛所說而不信受雖復讀誦千部大乘為人解說獲得四禪以謗他故七十劫中受大苦惱況彼愚人實無所知而自貢高乃至誹謗一四句偈當知是業定墮地獄永不見佛以惡眼視發菩提心人故得無眼報以惡口謗發菩提心人故得無舌報

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有微妙比丘尼得阿羅漢果與諸尼衆自說往昔所造善惡業行果報告尼衆曰乃往過去有一長者其家巨富唯無子息更取小婦夫甚愛念後生一男夫婦敬重視之無猒大婦心妬私自念言此兒若大當攝家業我唐勤苦聚積何益不如殺之取鐵針刺兒顋上後遂命終小婦疑是大婦殺即便語言汝殺我子大婦爾時謂無罪福反報之殃即與呪誓若殺汝子使我世世夫為蛇螫所生兒子水漂狼噉自食子肉身現生埋父母居家失火而死作是誓已後時命終緣殺兒故墮於地獄受苦無量地獄罪畢得生人中為梵志女年漸長大適娶夫家產生一子後復懷妊月滿欲產夫婦相將向父母舍至於中路腹痛遂產夜宿樹下夫時別卧前所呪誓今悉受之時有毒蛇螫殺其夫婦見夫死即便悶絕後乃得穌至曉天明便取大兒著於肩上小者抱之涕泣進路路有一河深而且廣即留大兒著於此岸先抱小者渡著彼岸還迎大兒兒見母來入水趣母水即漂去母尋追之力不能救須臾之間俄爾沒死還趣小兒狼來噉訖但見流血狼籍在地母時斷絕良久乃穌遂前進路逢一梵志是父親友即向梵志具陳辛苦梵志憐愍相對啼哭尋問家中平安以不梵志答言父母眷屬大小近日失火一時死盡聞

之懊惱死而復穌梵志將歸供給如女後復適娶妊身欲產夫外飲酒日暮乃還婦暗閉門在內獨坐須臾婦產夫在門喚婦產未竟無人往開夫破門入捉婦熟打婦隙產意夫瞋怒尋取兒殺以酥煑之逼婦令食婦食子後心中酸結自惟薄福乃值斯人便棄逃走到波羅奈國至一園中樹下坐息有長者子其婦新死日來塚上追戀啼哭見此女人樹下獨坐即便問之遂為夫婦經於數日夫忽壽終時彼國法若其生時夫婦相愛夫死之時合婦生埋時有群賊來開其塚賊帥見婦面首端正即納為婦經於數旬夫破他塚為主所殺賊伴將屍來付其婦復共生埋經於三日狐狼開塚因而得出自剋責言宿有何罪旬日之間遭斯禍厄死而復穌今何所歸得全餘命聞釋迦佛在祇洹中即往佛所求哀出家由於過去施辟支佛食發願力故今得值佛出家修道得阿羅漢達知先世殺生之業所作呪誓墮於地獄現在辛酸受斯惡報無相代者微妙自說昔大婦者今我身是雖得羅漢恒熱鐵針從頂上入足下而出晝夜患此無復堪忍殃禍如是終無朽敗

又舊譬喻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大姓常好惠施後生一男無有手足形體似魚名曰魚身父母終亡襲持家業寢臥室內人無見者時有力士向王廚食恒懷飢乏獨牽十六車樵賣以自給身又常不供魚身請與相見示其形體力士自惟我力乃爾不如無手足人往到佛所問其所疑佛言昔迦葉佛時魚身與此王共飯佛汝時貧窮助其驅使魚身所具與王行之而謂王言今日有務不得俱行若行無異斷我手足時行者今王是也不行言者魚身是也時佐助者汝身是也力士意悟即作沙門得阿羅漢道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產一男兒兀無有手產便能語作是唱言今此手者甚為難得深生愛惜父母怪之因為立字名曰兀手年漸長大見佛聞法得須陀洹果求佛出家佛告善來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請佛說本因緣佛告比丘此賢劫中迦葉佛時有二比丘一是羅漢二是凡夫為說法師時諸民眾競共請喚常將法師受檀越請後於一日法師不在將餘者行瞋恚罵言我常為汝給使令將餘者共行自今以往更為汝使令我無手作是語已各自辭退止不共行以是業緣五百世中受是果報是故唱言今此手者甚為難得由於彼時供給聖人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中時尊者那羅達多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還歸本處遙見祇洹赤如血色怪其所以尋即往看見一餓鬼肌肉消盡支節骨立一日一夜生五百子羸瘦尫劣氣力乏少當生之時荒悶殞絕支節解散極為飢渴之所逼切隨生隨噉終無飽足時那羅達多便前問言汝造何業今獲斯報餓鬼答曰汝今可自問佛世尊當為汝說時那羅達多尋往佛所具問斯報佛告那羅達多云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一

長者金銀珍寶奴婢僕使象馬牛羊不可稱計唯一夫人無有子息禱祀神祇求索有子了不能得時彼長者即便更取族姓家女未久之間便覺有身其大夫人見其有身便生嫉妒密與毒藥令彼墮胎娣妹眷屬即詣其所與彼大婦極共鬪諍遂相打棒問其虛實其大婦者止欲道實恐其交死止欲不道苦痛叵言逼切得急而作呪詛若我眞實墮汝胎者令我捨身生餓鬼中一日一夜生五百子生已隨噉終不飽足作是誓已尋即放去佛告那羅達多欲知彼時其大婦者今餓鬼是佛說是時諸比丘等皆捨惡心得四沙門果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歡喜奉行

又法句喻經云瑠璃王受佞臣阿薩陀等奸謀昇殿遂將兵就祇洹不得還宮與王官屬戰王與夫人夜至王舍城國中道飢餓敢蘆菔根腹脹而薨於是瑠璃王拔劒入東宮斫殺兄祇祇知無常心不恐懼命未斷間空中自然音樂迎其魂神瑠璃王復由誅釋種佛記及太史記卻後七日當為地獄火所燒殺

又入大乘論堅意菩薩說偈云

誹謗大乘法　決定趣惡道　焚燒甚苦痛
業報罪信爾　若從地獄出　復受餘惡報
諸根常缺陋　求不聞法音　設使得聞者
復生於謗法　以謗法因緣　還墮於地獄

謗法眾生聞如是說於大乘中便生疑心如尊者提婆所說偈

薄福之人　不生於疑　能生疑者　必破諸有

大悲分陀利經偈云

眾生老病死　沉沒愛流海　處在三界獄
眾苦受結縛　飲血毒相害　無始被燒煮
癡盲失善道　不能見正路　生死愚暗重
皆由著邪見　旋迴五道中　譬如車輪轉

誹謗部第三

如發覺淨心經云時有六十初發心菩薩共到佛所五體投地禮佛足已於地未起悲啼雨淚向佛合掌而作是言善哉世尊我等業障願分別說令我等輩白清淨心勿復更造佛告彼菩薩言諸善男子汝等過去於拘留孫如來教中出家學道既出家已住於禁戒於戒放逸住於多聞於多聞放逸於頭陀功德皆悉損減於時有二法師比丘汝於彼所誹謗婬欲為多利養名聞因緣於彼親友施主之家嫉妒慳貪於二法師所親友檀越汝復破壞離散兩舌毀辱令生疑惑不生信心信不具足說非善事時二法師所有眾生心生敬信隨順之者令彼等輩斷諸善根作諸障礙汝等以此業障礙故遂於六十二百千歲墮於阿鼻大地獄中復於四萬歲墮於活地獄中復於二萬歲中墮黑繩地獄復於八百千歲墮熱地獄復於彼處捨命已後還得人身於五百世中生盲無目以業障故所生之處一切暗鈍忘失本心善根閉塞少於威力眾皆捨棄恒被欺凌為人憎惡毀訾誹謗常生邊地貧賤之處下種姓家少利養少名聞不為他人恭敬供養亦不尊重人所不喜眾所猒惡汝等從此捨身命已於後五百歲中正法滅時還生於惡國惡人之處下種姓家貧窮下賤被他誹謗忘失本心所作善根常有障礙雖暫遇明還被翳暗汝等於彼五

百歲後一切業障爾乃滅盡於後得生阿彌陀國極樂世界時彼如來方授汝等阿耨菩提記爾時六十菩薩既聞此已抆淚恐怖毛竪而作是言我等從今若生瞋恚過失而更造業障我等今日於世尊前皆悉懺悔於世尊所立大誓願於一切所不起諸過爾時世尊讚彼六十菩薩言汝等發覺善作是願當盡一切業障當得善根清淨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莫於他邊見過失　勿說他人是與非
不著他家淨活命　諸所惡言當棄捨
棄捨衆閙極遠離　無法比丘勿親近
當修蘭若佛所讚　不著利故得涅槃

又涅槃經云佛在世時瞻波城中有大長者無有繼嗣共事六師請求子息於後不久其婦懷妊長者知已往六師所問言為男為女六師答言生必是女長者愁惱復有知識語長者言先不聞優樓迦葉兄弟為誰弟子六師若是一切智者迦葉何故捨之從佛又舍利弗目揵連及頻婆娑羅王幷諸王夫人末利夫人諸國大長者如須達等如是諸人皆佛弟子如來世尊於一切法知見無礙故名為佛今者近在此住若欲實知當詣佛所爾時長者即詣我所以事問佛佛言長者汝婦懷妊是男無疑福德無比長者歡喜六師心嫉以菴羅果和合毒藥持與長者汝婦臨月可服此藥兒則端正產者無患長者受之與婦令服服已尋死六師歡喜周遍城市唱言沙門瞿曇記彼長者婦當生男今兒未生母已喪命爾時長者陪復於我不生信心即便殯殮棺蓋焚之我見此事欲往摧邪六師遙見佛往各相謂言瞿曇沙門至此塚間欲噉肉耶未得法眼者各懷愧懼而白佛言彼婦已死願不須往爾時阿難語諸人言且待須臾如來不久當廣開闡諸佛境界佛到長者所長者難言所言無二兒母已終云何生子我言長者卿於爾時都不見問母命脩短但問所懷為是男女諸佛如來發言無二是故當知定必得子是時死屍火燒腹裂子從中出端坐火中如蓮華臺六師見已謂為幻術長者見喜呵責六師若言幻者汝何不作我於爾時告耆婆汝往火中抱是兒來耆婆前入火聚猶入清涼大河抱是兒還我受兒已告長者言一切衆生壽命不定如水上泡衆生若有重業果報火及毒藥並不能害非我所作是兒生於猛火之中火名樹提因名樹提

又賢愚經云爾時舍衛國中有一婆羅門字曰師質居家大富無有子息詣六師所問其因緣六師答言汝相無兒夫婦愁苦往問世尊世尊告曰汝當有兒福德具足長大出家師質聞喜而作是言但使有兒學道何苦因請佛及僧明日舍食是時世尊默然許之明日時到佛與衆僧往詣其家食已還歸路遊一澤泉水清美佛與比丘便往休息時諸比丘各各洗鉢有一獼猴來從阿難求索其鉢阿難恐破不欲與之佛告阿難速與勿憂奉教便與獼猴得鉢持至蜜樹盛蜜滿鉢來奉上佛佛告之曰去中不淨獼猴即時拾却蜂蟲極令淨潔佛便告曰以水和之如語著水

和調已竟奉授世尊世尊受已分布與僧咸共飲之皆悉周遍獼猴歡喜騰躍起儛墮大坑中即便命終魂歸受胎於師質家婦便覺身日月已足生一男兒端正少雙當生之時家內器物自然滿蜜師質夫婦喜不自勝語諸相師相師占善以初生之日蜜為瑞應因名蜜勝兒既年大辭父出家得阿羅漢果與諸比丘人間遊化若渴乏時擲鉢空中自然滿蜜衆人共飲感蒙充足阿難白佛有何因緣生獼猴中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年少比丘見他沙門跳度渠水而作是言彼人飄疾熟似獼猴沙門語云我證四果悉辨年少聞已衣毛皆豎五體投地求哀懺悔由悔過故不墮地獄由形呰羅漢故五百世中恒作獼猴由前出家持禁戒故今得見我沐浴清化得盡諸苦

避譏部第四

如薩婆多論云瞿曇彌比丘尼是佛姨母來見佛時禮已不坐為女人敬難情多是故不坐又不廣為尼說法故不坐又為止誹謗故不坐若坐聽法外道當言瞿曇沙門在王宮時與諸婇女共在一處而今出家與本無異欲滅如是諸譏毀故是以不坐又女人鄙陋多致譏嫌是以不坐

宿障部第五

又大乘方便經云爾時尊者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今晨朝入舍衛城次第乞食見衆尊王菩薩與一女人同一牀坐阿難說是語已即時大地六種震動衆尊王菩薩於大衆中上昇虛空高一多羅樹語阿難言尊者何有犯罪能住空耶可以此事問於世尊云何罪法云何非法爾時阿難憂愁向佛悔過如是大龍我說犯罪我求其過世尊我今悔過唯願聽許佛告阿難汝不應於大乘大士求覓其罪阿難汝諸聲聞人於障處行寂滅定無有留難斷一切結菩薩成就一切智心雖在宮中婇女共相娛樂不起魔事及諸留難而得菩提佛告阿難彼女人者當於過去五百世中為衆尊王菩薩作婦彼女人本習氣故見生愛著繫縛不捨若衆尊王菩薩能與我共一牀坐者我當令發阿耨菩提心爾時菩薩知彼女人心之所念即入其舍尋時思惟如是法門若內地大若外地大是一地大心執女人手共一牀坐即於座上而說偈言

如來不讚歎　凡夫所行欲　離欲及貪愛
乃成天人師

時彼女人聞此偈已心大歡喜即從座起向衆尊王菩薩接足敬禮說是偈言

我不貪愛欲　貪欲佛所呵　離欲及貪愛
乃成天人師

說是偈已我先所生惡欲之心今當悔過發菩提心願欲利益一切衆生爾時世尊記彼女人於此命終得轉女身當成男子於將來世得成為佛號無垢煩惱善男子我念過去阿僧祇劫復過是數時有梵志名曰樹提於四十二億歲在空林中常修梵行彼時梵志過是歲已從林中出入極樂城見一女人彼時女人見此梵志儀容端嚴即起欲心尋時梵志以手執之即時躃地爾時梵志告女人曰姊何所求女人曰我求梵志梵志言我不

行欲女曰若不從我我爾當死爾時梵志如是思惟比非我法亦非我時我於四十二億歲修淨梵行云何於今而當毀壞彼時梵志強自頓抴得離七步離七步已生哀愍心如是思惟我雖犯戒墮於惡道我能堪忍地獄之苦我今不忍見是女人受此苦惱不令是女以我致死爾時梵志還至女所以右手捉作如是言姊起恣汝所欲爾時梵志於十二年中共為家室過十二年已尋復出家即還具四無量心具已命終生梵天中爾時梵志即我身是彼女人者今瞿夷是我於爾時為彼女欲暫起悲心即得超越十百千劫生死之苦

又慧上菩薩經云昔拘樓秦佛時有一比丘名曰無垢處於閑居國界山窟去彼不遠有五神仙有一女人道遇大雨入比丘窟雨晴出去時五仙人見之各各言曰比丘姦穢無垢聞之即自踊身在于虛空去地四丈九尺諸仙見之飛處空中各曰如吾經典所記染欲塵者則不得飛便五體投地伏首謝橫假使比丘不現神變其五仙人墮大地獄時無垢比丘今慈氏菩薩是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八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九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謗第六十七之餘

宿障部第五 略引十緣

孫陀利謗佛緣第一
奢彌跋謗佛緣第二
佛患頭痛緣第三
佛患骨節煩疼緣第四
佛患背痛緣第五
佛被木槍刺脚緣第六
佛被提婆達多擲石出血緣第七
佛被婆羅門女旃沙舞杅謗佛緣第八
佛食馬麥緣第九
佛經苦行緣第十

孫陀利謗佛緣第一

興起行經云如來將五百羅漢常以月十五日於中說戒因舍利弗問佛十事舍利弗自從華座起立整服偏露右臂右膝跪坐向佛叉手問世尊言世尊無事不見無事不聞無事不知世尊無比眾惡滅盡諸善普備一切

眾生皆欲度之世尊今故現有殘緣願佛自說使天人解以何因緣被孫陀利謗以何因緣被奢彌跋提謗及五百羅漢以何因緣世尊自患頭痛以何因緣世尊自患骨節疼痛以何因緣世尊自患背痛以何因緣被木槍刺脚以何因緣被調達破指出血以何因緣被多舌女人舞杅大眾來相誹謗以何因緣於毗蘭邑與五百比丘食其馬麥以何因緣在鬱祕地苦行六年佛語舍利弗還復華座吾當為汝說先因緣舍利弗即還復坐阿耨大龍王聞佛當說踊躍歡喜即為佛作七寶交露蓋蓋中雨栴檀末香周遍無數諸天八部皆來詣佛作禮而立佛告舍利弗往昔過去波羅柰城有博戲人名曰淨眼時有婬女名曰鹿相端正姝好時淨眼語鹿相曰當詣園中共相娛樂女曰可爾鹿相便歸莊嚴衣服即共嚴駕至園娛樂經於日夜淨眼貪心當殺此女取其衣服復念殺已當云何藏之時此園中有辟支佛名樂無為去其不遠伺乞食後埋其廬中持衣而去誰知我處念已殺埋平地如故乘車而去從餘門入城爾時國王名梵達國人不見鹿相遂徹國王王召群臣遍城求之不得往到園廬搜索得屍諸臣語無為曰已行不淨胡為復殺辟支默然不答如此至三不答辟支便手脚著土此是先世因緣故眾臣便反縛辟支考打問辭樹神現半身語眾臣曰汝莫考打此人眾臣曰何以不打神曰此無是法終不行非諸臣雖聞不肯聽用持詣王所王聞瞋恚勅諸臣等急縛驢馱打鼓遍巡出城南門將至樹下計年射之貫著竿頭極弓射之若不死者便破其頭諸臣受教國人皆怪或信不信眾人悲傷於時淨眼在破牆中藏聞眾人言盜視逐行見已念言此道人枉死念已走趣大眾並喚上官莫困殺此人是我殺耳願放道人縛我罪治諸官皆驚曰何能代他受罪即共解辟支便縛淨眼反縛如前諸上官等皆向辟支佛作禮懺悔我等愚癡無故枉困道人當以大慈原赦我罪莫將來世受此重殃如是至三辟支不答辟支佛念不宜更復重入波羅柰城乞食我宜眾前取滅度耳便於眾前踊昇虛空於中往反坐臥住立作十八變一腰以下出煙腰以上出火二或腰以下出火腰以上出煙三或左脇出煙右脇出火四或左脇出火右脇出煙五腹前出煙背上出火六或腹前出火背上出煙七或腰以下出火腰以上出水八或腰以下出水腰以上出火九或左脇出水右脇出火十或左脇出火右脇出水十一或腹前出水背上出火十二或腹前出火背上出水十三或左肩出水右肩出火十四或左肩出火右肩出水十五或兩肩出水或兩肩出火十六或舉身出煙十七或舉身出火十八或舉身出水即於空中燒身滅度於是大眾皆悲啼泣或有懺悔或消作禮取其舍利於四衢道起於偷婆諸官即將淨眼詣王手脚復以著土王忿依前殺之佛語舍利弗爾時淨眼者則我身是其鹿相女者今孫陀利是爾時梵達王者今執杖釋種是我於爾時由殺鹿相枉困辟支以是罪緣無數千歲墮在泥犂無數千歲墮在畜生

無數千歲隨在餓鬼中爾時餘殃今雖作佛故獲此謗

奢彌跋謗佛緣第二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九十一劫是時有王名曰善說所造有一婆羅門名延如達好學廣博常教五百豪族童子復有一婆羅門名曰梵天大富饒財婦名淨音容貌第一性行和調無嫉妬心延如以梵天爲檀越其婦淨音供養延如四事無乏有一辟支佛名曰受學往到城內乞食偶至梵天門淨音見辟支佛衣服齊整行步徐審心甚歡喜即請供養自今已去常受我請即以美食滿鉢與之辟支受已升空七反迴旋飛還時城內人見此神足舉國歡喜供養無猒淨音供養辟支日進侍延如達遂薄延如便興嫉妬誹謗之言此道人實無才德作不淨行遂告五百弟子曰此道人犯戒無精進行諸童子各歸家宣令曰此道人無有淨行與淨音交通國人咸疑神足如是有此穢聲耶聲經七年乃斷於後辟支現十八變取於滅度衆人乃知延如虛謗辟支佛佛語舍利弗爾時延如達者則我身是爾時梵天者今優填王是爾時淨音者今奢彌跋是爾時五百童子者今五百羅漢是佛語舍利弗我於爾時因供養故便生嫉妬共汝誹謗辟支佛以是因緣共入地獄鑊湯煎煑無數千歲由是餘殃今雖得佛故與汝等有奢彌跋之誹也

佛患頭痛緣第三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世時於羅閱城中時世穀貴飢饉困苦人皆捨取白骨打煑飲汁掘百草根以續微命用一升金貿一升穀爾時羅閱祇城有大村數百家名曰吱越村東不遠有池名曰多魚吱越村人將妻子詣多魚池捕魚食之捕魚著岸在陸而跳我於爾時爲小兒年適四歲見跳而喜時池中有兩種魚一名麩一名多舌此自相語曰我等不犯人橫見殺我後世當報佛語舍利弗爾時吱越村人男女大小者今迦羅越國諸釋種是爾時小兒者則我身是爾時麩魚者毗樓勒王是爾時多舌魚者今王相師婆羅門名惡舌者是爾時魚跳我以小杖打魚頭以是因緣墮地獄中無數千歲今雖得佛由是殘緣故被毗樓勒王伐釋種時我得頭痛佛語舍利弗我初頭痛時語阿難曰以四斗鉢盛滿冷水來阿難如教持來以指抆額上汗滴入水中水即尋消猶如自然終日亦如炊空大釜投一滴水水即焦然頭痛之熱其狀如是假令須彌山邊旁出亞岸一由延至百由延鎮我頭痛熱者爾當消盡

佛患骨節煩疼緣第四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久遠世時於羅閱城中有一長者得熱病甚困其城中有一大醫子別識諸藥能治衆病長者子呼醫子曰爲我治病得愈吾大與卿財寶醫子即治長者病既差已後不報功長者於後復病治差至三不報後復得病續喚治之醫子念曰前已三治三差而不見報見欺如此我今治此當令大斷即便與非藥病遂增劇便致無常佛語舍利弗爾時醫子者則我身是爾時病子者今調達是我爾時與此非藥致令

無常以是因緣於數千歲受地獄苦及畜生餓鬼之苦由是殘緣今雖得佛故有骨節煩疼病生也

佛患背痛緣第五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久遠世時於羅閱城時大節日聚會時國中有兩姓力士一姓剎帝利種一姓婆羅門種時共相撲婆羅門語剎帝曰卿莫撲我我當大與卿錢寶剎帝便不盡力令其屈伏二人俱得皆受王賞於時婆羅門竟不報剎帝到後節日復來相撲還復相求如前相許剎帝復饒不撲得賞如上如是至三不報後節復會婆羅門重語剎帝曰前後所許當一時併報剎帝心念此人比數欺我既不報我又侵我分我今日當使其消殄乃笑語曰卿誑我滿三今不用卿物便右手捺項左手捉跨腰兩足蹴之挫折其脊如折甘蔗擎之三旋使衆人見然後撲地即死王及群臣皆大歡喜賜金錢十萬佛語舍利弗爾時剎帝者則我身是婆羅門者提婆達多是我於爾時以貪恚故撲殺力士以是因緣墮地獄中經數千歲今雖成佛諸漏已盡爾時殘緣今故有此脊痛之患也

佛被木槍刺脚緣第六

興起行經云佛在羅閱祇竹園精舍與大比丘僧五百人俱晨旦著衣持鉢與五百比丘僧及阿難共入羅閱祇城乞食家家遍至見此里中有破剛木一片木長尺二於佛前立佛便心念此是宿緣我自作是用當受之衆人聞見皆共聚觀大衆見之驚愕失聲佛復心念今當現償宿緣之報使衆人見信解殃對不敢造惡佛便踊在虛空去地一刃木槍逐佛亦高一刃於佛前立佛復上二刃四刃乃至七刃槍亦隨上七刃世尊復上高一多羅槍亦高一多羅佛復上乃至七多羅槍亦隨上立於佛前佛復上高七里乃至上由延槍亦隨之佛於空中化作青石厚六由延廣縱十二由延佛於上立槍便穿石出在佛前立佛復於空中化作水廣十由延縱二由延深六由延於水上立槍復過水於佛前立佛復空中化作大火縱廣十二由延高六由延於其焰上立槍亦過焰至佛前立佛復空中化作旋風縱廣十二由延高六由延於風上立槍從傍邊斜來趣佛前立佛復上至四天王宮如是展轉乃至梵天木槍從三十三天以次來上乃至梵天於佛前立諸天皆相謂曰佛畏此槍捨走然槍逐不置爾時世尊與梵天說自宿緣法從梵天還展轉還至羅閱城所過諸天皆為說宿緣法槍亦隨從上下至羅閱城佛亦為羅閱祇人說宿緣法佛與比丘僧出羅閱城槍亦尋佛後國人盡逐佛出城佛問衆人汝等欲何所至衆人答曰欲隨如來看此因緣佛語衆人各自還歸如來自知時節阿難問佛如來何以遣衆人還佛語阿難若衆人見我償此緣者皆當盟死墮地阿難便默世尊即還竹園僧伽藍自處已房勑諸比丘各自還房阿難問佛我當云何佛語阿難汝亦還房阿難即還佛便心念是緣我宿自造必當償之即取大衣四褺襞之還坐本座佛便展右足木槍便從足趺上下入徹過入地深六萬八千由延過地至水水

深亦六萬八千由延過水至火火高六萬八千由延至火乃焦當爾之時地爲六反震動阿難諸比丘各自心念今此地動其槍必刺佛脚足也佛被瘡已苦痛酸疼阿難即至佛所見佛脚刺槍瘡便死倒地佛以水灑阿難乃起起已禮佛足摩拭佛足嗚佛脚足啼泣隨淚佛以是脚行至樹下降魔上至三十三天爲母說法世尊金剛之身作何因緣爲木所害佛語阿難且止勿啼世間因緣輪轉生死有是苦患阿難問佛今者瘡痛增損何如

佛語阿難漸有降損舍利弗及諸比丘來禮佛問答亦復如是佛語比丘且止莫啼我乃先世自造此緣要當受之無可逃避此對非父非母所作亦非天王沙門等作自造自受諸漏已盡得神通者各自默然惟往日曾所說偈曰

世人所作行　或作善惡事　此行還歸身
終不朽敗亡

時耆婆阿闍世王等聞佛爲木槍刺脚從床悶死墮地良久乃穌舉宮驚怖王起啼泣勑諸臣曰速疾嚴駕欲至佛所諸臣受敎即便嚴駕上車出城城内四姓宗族士女百千圍遶共至佛所佛右脇側卧王禮佛已手捉佛足摩扣口嗚世尊瘡痛寧有損不佛慰王已命王使坐王言我從如來所聞佛身金剛不壞今者何爲木槍所刺耶佛告王曰一切諸法皆爲緣對我身雖是金剛非木槍能壞此宿對所壞即說頌曰

世人所爲作　各自見其行　行善得善報
行惡得惡報

是故大王當捨惡從善愚騃不學問未識眞道者戲笑輕罪復當號泣不可以戲作罪後受大殃王語耆婆汝合好藥洗瘡呪治必令時瘥耆婆曰諾耆婆即便禮佛洗足安樂後續止痛耆婆出百千價氎用裹佛足以手摩足以口嗚之曰願佛老壽此患早除一切衆生長夜之苦亦得解脫即起禮佛於一面住佛於是爲王一切衆會說四諦法千比丘得漏盡意解萬一千人得法眼淨復有百千諸天展轉相告皆來慰佛說偈讚已禮佛而去

佛語舍利弗往昔無數阿僧祇劫前有兩部賈客各有五百人在波羅柰國各合資財嚴船度海乘風徑往即至寶渚渚上豐饒衣被飲食及妙婇女種種龍寶無物不有一部賈客語衆人曰我等所求已獲今當住此以五欲自娛第二薩薄告其部衆不應於此久住是時空中有天女慈愍此輩便於空中語衆賈曰此間雖有財寶婇女衣食不足久住劫後七日此地皆當沒水語訖化去復有魔女欲使沒盡諫之不去前天所說水當沒此皆是虛妄不足可信說已化去第一薩薄不信天告樂住不去第二薩薄懼水不住却後七日如前天言水滿其地先嚴辦船未至之日所將部衆即得上船第一薩薄先不嚴船水至之日與嚴治者著鉾持杖共相格戰第二薩薄以銳牟刺第一薩薄脚徹過即便命終佛語舍利弗汝知第一薩薄者今提婆達是第二薩薄者則我身是爾時第一賈客衆五百人者則今提婆達五百弟子是爾時第二賈客五百衆者則今五百羅漢是爾時第一

天女者則令舍利弗是爾時第二天女者則令名滿月比丘婆羅弟子是佛語舍利弗我往昔作薩薄貪財分死度海與彼爭船以銳矛刺薩薄脚以是因緣無數千歲經地獄苦墮畜生中為人所射無數千歲在餓鬼中蹈鐵針上今雖得金剛之身以是餘殃故今為木槍所刺

又大乘方便經云昔舍衛城中有二十人皆是最後邊身彼二十人更有怨家二十人各各思惟我當為作親友而至其舍奪其命根不向人說彼時四十人以佛神力故共至佛所如來爾時為調伏是四十人故於大衆中告大目揵連言今此大地出佉達羅刺欲刺吾左足未至足之間此佉達羅刺即從地出長一肘當出之時目連白佛言我今當取此刺擲著他方世界佛告目連非汝所能此刺在地汝不能拔爾時目連以大神力前拔此刺于時三千大千世界皆大震動一切世界隨刺而舉而不能動乃至一毛爾時世尊以神通力上四天王天彼刺亦隨佛去如是展轉乃至梵天亦復如是爾時如來從梵天還至閻浮提本所坐處刺亦逐還至此地中豎向如來爾時如來即以右手捉刺左手安地右脚蹹之爾時三千大千世界皆大震動時尊者阿難向佛合掌而作是言世尊往昔作何等業得如是報佛告阿難我過去世入大海中持矟刺人斷其命根以此因緣得如此報善男子我說是業緣已彼二十怨賊欲害二十人者作是思惟如來法王尚得如是惡業之報況我等輩不受此報是二十人即從座起頭面禮佛作如是言我等所興惡念不敢覆藏我先惡心欲害彼人今日向佛悔過不敢覆藏我先惡心欲害彼人今重悔過不敢覆藏時二十人即得正解及四萬人亦得正解是故如來示佉達羅刺刺足是名如來方便

佛被提婆達多擲石出血緣第七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過去世時於羅閱城有長者名曰須檀大富多饒財寶產業備足子名須摩提其父須檀奄然命終摩提異母弟名修耶舍摩提心念我當云何設計不與耶舍財分唯當殺之乃得不與摩提語耶舍云大弟共詣耆闍崛山上論說去來耶舍曰可爾摩提即執弟手上山將至絕高便推崖底以石埳之便命絕佛語舍利弗汝知爾時長者須檀者則今父王真淨是也爾時子須摩提者則我身是弟修耶舍者則今提婆達多是佛語舍利弗我於爾時以貪財害弟以是罪故無數千歲在地獄燒煑為鐵山所埳爾時殘緣今雖得佛不能免此宿對我於耆闍崛山經行為提婆達舉崖石長六丈廣三丈以擲佛頭山神名金埤羅以手接石石邊小片迸墮中佛脚大拇指即破血出

佛被婆羅門女旃沙舜杅謗佛緣第八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阿僧祇劫前有佛名盡勝如來有兩種比丘一種名無勝一種名常歡無勝比丘得六神通常歡比丘結使未除爾時波羅柰城有長者名大愛資財無極婦名善多端正無比兩種比丘往來其家以為檀越善多婦者供養無勝比丘四

事無之常歡微薄因此妬嫉橫生誹謗言無勝比丘與善多交通不以道法供養自以恩愛供養耳佛語舍利弗爾時常歡比丘者則我身是善多婦者今婆羅門女名旃沙是我於爾時無故誹謗無勝羅漢以是罪緣無數千歲隨在地獄受其苦痛今雖得佛以餘殃故爲多舌童女舞杆起腹來至我前曰沙門何以不自說家事乃說他事爲汝今日獨自歡樂不知我苦汝先共我交通便我有身今當臨月事須酥油養於小兒盡當給我爾時衆會皆低頭默然時釋提桓因侍後執扇以神力化作一鼠入其衣裏嚙於杆舞忽然落地爾時四部弟子及六師從衆見杆墮地皆大歡喜揚聲稱慶欣笑無量皆同罵曰汝死亦吹罪物何能與此惡意誹謗清淨無上正眞此地無知乃能容載如此惡物耶諸衆各說是時地即劈裂火焰踊出便墮中徑至阿鼻大泥犁中大衆見女現身墮泥犁中阿闍世王便大驚恐衣毛爲豎即起叉手長跪白言此女所墮今在何處佛答大王此女所墮名阿鼻泥犁闍王復問此女不殺人亦不偷盜妄語何因便墮阿鼻耶佛語闍王我所說緣法有上中下身口意行闍王復問何者爲重何者爲中何者爲下佛語闍王意行最重口行處中身行在下王復問佛佛答王曰身行麁現此事可見口行耳聞此二事者世間聞見意行發念無見聞者此是內事衆行爲意釘所繫縛如人欲行身三殺盜婬欲發口之四過妄言綺語惡口兩舌先心計挍然後施行是故繫於意釘不在身口也於是世尊即說偈曰

意中熟思惟　然後行二事　揚慙於身口
未曾愧心意　先當慙於意　然後恥身口
此二不離身　亦不能獨行

於是阿闍世王聞佛說法啼泣悲感佛問王曰何爲啼耶王答佛曰爲衆生無智不解三事恒有折減是故悲耳此衆生等但爲身口爲大不知意爲深奧如人殺生偸盜婬泆天下盡見口行四事天下所聞意家三事非耳所聞非眼所見是故衆生以眼見耳聞爲大今佛說乃知心意爲大身口爲小以是故身口二事繫於意釘如多舌女欲謗毀佛先心思念當以繫杆起腹在大衆中說是謗事故知意大身口小也佛言善哉善哉大王善解此事常當學此意大身口小事說是法時八千比丘漏盡意解二百比丘得阿那含道四百比丘得斯陀含道八百比丘得須陀洹道八萬天人得法眼淨十萬人及非人皆受五戒二十萬鬼神受三自歸

又生經云爾時世尊與千二百五十人俱入舍衛城欲詣波斯匿王宮受請時有比丘尼名曰暴志以盂繫腹似如懷妊因牽佛衣君爲我夫從得有身不給衣食此事云何時諸大衆天人釋梵四王諸天鬼神及國人民莫不驚惶佛爲一切三界之尊其心清淨過於摩尼智慧之明超於日月獨步三界無能逮者喻如虛空不可汙染佛心過彼無有等侶比比丘尼旣佛弟子云何懷惡欲謗如來於是世尊見衆會心欲爲決疑仰瞻上方時天帝釋尋時來下化作一鼠嚙繫盂繩盂即墮

地衆會覩之瞋喜交集恠之所以時國王瞋此比丘尼棄家遠業爲佛弟子旣不能盡欲反懷妬結謗大聖乎即勑掘地爲坑深欲倒埋時佛解喻勿得爾也吾宿罪非獨彼殃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時有賈客賣好眞珠數多圓好時有一女諧欲買之有一男子還益倍價獨得珠去女人不得心懷瞋恨有從請看復不肯與心盛遂怒汝毀辱我在在所生當報汝怨所在毀辱悔無所及佛告王等爾時買珠男子則我身是其女人者則暴志尼是因彼懷恨所在生處常欲相謗佛說如是衆會頹解莫不歡喜

佛食馬麥緣第九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世時佛名毗婆葉如來在槃頭摩跋城中王名槃頭與群臣士女以四事供養如來及衆僧終已無乏爾時城中有婆羅門名因提耆利博達梵志四韋陀典籍亦知尼揵筭術及婆羅門戒敎五百童子時王設會先請佛及諸大衆僧佛默然許之王即還宮具饌種種腆美及設床座氍毹毾㲪辦具已畢王執香爐於殿上長跪啓白今時已到唯願屈尊時毗婆葉佛見時已至便勑大衆著衣持鉢當就王請大衆圍繞往詣王宮就座而坐王即下食手自斟酌種種餚饍爾時有一比丘名曰彌勒時病不行佛及大衆食已各還本處遇梵志山王見食香美便興嫉妬意曰髡頭沙門正應食馬麥不應食此甘饌之供告諸童子汝等見此髡頭道人食於甘美餚饍不諸童子曰實見此等師主亦應但食馬麥佛語舍利弗汝知爾時山王婆羅門者則我身是爾時五百童子者今五百羅漢是爾時病比丘彌勒者今彌勒菩薩是我於爾時以興嫉妬罵言不應食其甘饍正食馬麥卿等亦云如是以是因緣我及卿等經歷地獄無數千歲今雖成佛爾時殘緣我及卿等於毗蘭邑故食馬麥九十日我於爾時不言與佛馬麥但言與比丘以是故我今得食擣麥人以卿等加言當與佛麥故今日卿等食著皮麥耳

又大乘方便經云以何緣故如來及僧在婆羅門毗蘭若聚落三月之中食馬麥耶佛言善男子我於昔時知此婆羅門必捨初始請佛僧心不給飲食而故往受請何以故爲彼五百馬故此五百馬先世中已學菩薩乘已曾供養過去諸佛近惡知識作惡業緣故墮畜生中五百馬中有一大馬名曰日藏是七菩薩於過去人中已曾勸五百小馬發菩提心爲欲度此五百馬故現生馬中由大馬威德故令五百馬自識宿命本所失心而令還得我愍彼五百菩薩隨馬中者欲令得脫離於畜生是故如來知故受請是時五百馬減所食麥半分持施僧大馬半分奉施如來爾時大馬爲五百馬以馬音聲而爲說法示敎悔過令當禮佛及比丘僧說此事已復作是言汝等當以所食半分供養於僧爾時五百馬悔過已於佛及僧生淨信心過三月已其後不久是五百馬命終生於兜術天上彼五百天子即從天來至於佛所聞說法已必定得成阿耨菩提五百馬子於將來世得辟支佛彼日藏大馬於當來世復得作佛號曰善

調如來雖食草木土塊瓦礫大千界中無如是味爾時阿難心生憂惱轉輪聖王種出家學道如下賤人食此馬麥我於爾時見阿難心即與一粒麥語阿難言汝嘗此麥味為何如阿難嘗已生希有心我生王家已來未曾得如是之味阿難食此麥已七日七夜無飢渴想如來復知五百比丘若食細食增益欲心若食麤食心則不為貪欲所覆彼諸比丘過三月已離婬欲心證阿羅漢果善男子為調伏五百度五百馬菩薩故如來以方便力受三月食馬麥緣非是業報

佛經苦行緣第十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波羅柰城邊去城不遠有多狩邑中有婆羅門為王太史國中第一有其一子頭上有自然火髮因以為名火鬘面首端正有三十相梵志典籍圖書讖記無事不博時有一瓦師子名曰難提婆羅此云護喜與火鬘少小親交心相敬念須史不忘瓦師精進慈仁孝順父母俱盲供養二親無所乏短雖為瓦師手不掘地亦不使人掘唯取破牆崩岸鼠壞土等和以為器成好無比若有男子女人欲來買者不爭價數不取金銀財帛唯取穀米供養而已迦葉如來所住精舍去邑不遠與大比丘眾二萬人俱皆是阿羅漢護喜語火鬘曰共見迦葉如來去乎火鬘答曰用見此禿頭道人為直是禿頭人耳何有道哉如是至三後日復語火鬘曰共至水上澡浴乎火鬘答曰可爾便共詣水澡浴著衣服已護喜舉右手遙指示曰如來精舍去是不遠可共暫見否火鬘答曰何用見此禿頭道人為何有佛道可得護喜便捉衣牽不去火鬘便脫衣捨走護喜遂後捉腰帶挽曰可暫共見佛便即還耶火鬘復解帶捨走曰我不欲見此禿頭沙門護喜便攝其頭牽曰為一過見佛去來爾時國諱捉人頭捉者皆斬火鬘驚怖竊心念曰此瓦師子分死捉我頭此非小事必當有好事乃使此人分死相捉火鬘曰汝放我頭我隨子去護喜即放共詣佛所護喜禮如來足於一面坐火鬘直舉手問訊已便坐護喜叉手白迦葉佛言此火鬘者多狩邑中太史之子是我少小親友然其不識三尊不信三寶願世尊開化愚冥使其信解火鬘童子熟視世尊從頭至足覩佛相好威容巍巍諸根純淑調和以三十二相嚴飾其體八十種好以為娟儀如娑羅樹華身猶須彌無能見頂面如滿月光如日明身色如金火鬘見佛相好便心念曰我梵讖記所載相好今佛盡有唯無二事一陰馬藏相二吐舌舐面相於是說偈問曰

所聞三十二　大士之相好　於此人中尊
唯不覩二事　豈有丈夫體　猶如馬藏不
寧有廣長舌　覆面舐頭不　願為吐舌示
令我決狐疑　我見乃當知　如經所載不

於是如來便出廣長舌相以覆其面上及肉髻并覆兩耳七過舐頭縮舌入口色光出照大千世界蔽日月明乃至阿迦膩吒天光還繞身七帀從頂上入以神足力現陰馬藏相令火鬘獨見餘人不覩火鬘童子具足見佛三十二相無一缺減踊躍歡喜不能自勝如

來爲火鬘說法止其三業令行菩薩行火鬘即禮佛足長跪白言我今懺悔身不可行而行口不可言而言意不可念而念願世尊受我此懺從今已往不復敢犯如此至三迦葉如來默然受之火鬘童子護喜童子俱禮拜退後自尤責悔不早聞失於道利於是火鬘童子說偈讚護喜曰

仁爲我善友　法友無所貪　導我以正道　是友佛所譽

於後二人投佛出家受具足戒佛語舍利弗爾時火鬘童子者則我身是火鬘父者今我父王眞淨是爾時瓦師童子護喜者我爲太子在宮居婇女時至於夜半作瓶天子來語我言日時已到可出家去爲導者是舍利弗此護喜者頻勸我出家是善知識也我前向護喜作惡語道迦葉佛禿頭沙門何有佛道可得以是惡言故臨成佛時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大豆小豆雖受辛苦於法無益舍利弗我六年苦行者償先緣對畢已然後得佛佛語舍利弗汝觀如來衆惡已盡諸天人神一切衆生皆欲度之我猶不免宿對況復愚冥未得道者舍利弗當護身三口四意三當學如是佛說先世因緣時萬一千天子得須陀洹道八千龍等皆受五戒五千夜叉受三自歸佛說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八部鬼神歡喜受行頌曰

思惟上哲　濫被謀枉　清濁難分　善人惡網
幽顯冥知　眞僞鑒朗　自觀業對　如空影響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九

音釋

槍七手切捎也　杅雲俱切　胊虛業切脘下也　吺指移切　郛夫弁　扙無紛切扙也　額五革切顙也　釜扶雨切鍑屬　劇奇逆切甚也　撲蒲角切踏也　捺如曷切手按也　跨苦瓦切股間也　蹴七六切　挫麤卧切摧也　愕五各切驚愕也　褺褻徒協切褺褻也　揩備切壁也　鉡莫浮切句兵也　銳以芮切利也　踰徒合切踐也　積子算切亦切　捋莫切將指也　嚙五巧切齧也　劈匹亦切破也　堺匹閑切䂭也　謙楚交切　腆他典切至也　毿毿非連切　洟夾質切拔也　饒餚何交切饒上凡切　毽毿毛席切　𢴀鄒皓切舂也　礫郎擊切小石也　狩書救切　讖楚譖切讖也　媢莫報切媢嫉也　髻古詣切綰髮也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轂十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呪術篇第六十八（此有七部）

述意部　懺悔部　彌陀部

彌勒部　觀音部　滅罪部

雜呪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呪之爲用也拔朦昧之信心啓正則之明慧裂重空之巨障滅積劫之深痾業既謝遣黑法潛形所以累聖式陳衆靈攸仰故波旬奉呪於白樹梵王顯儀於赤繖七佛揚道於時緣菩薩陳誠於法會廣羅經誥尤難備寫然陀羅尼者西天梵音東華人譯則云持也持善不失持惡不生據斯以言彌綸一化依法施行功用立驗或碎石拔木或移痛滅痾隨聲發而苦除遂音颺而事舉或召集神鬼或駕御虬龍興雲布雨集福祛災感應不窮其來久矣

懺悔部第二

述曰夫呪是三世諸佛所說若能至心受持無不靈驗比見道俗雖有誦持無多功効自無志誠謗言無徵或有文字訛替或有音韻不典或飲噉酒肉或雜食葷辛或觸手汙穢或浪談俗語或衣服不淨或處所不嚴致令鬼神得便翻受其殃若欲懺悔先立道場懸繒旛蓋燒衆名香四門護淨禁止雜人隨其出入每須澡浴多覓和香口內常含志誠殷重自責己躬愧謝十方一切賢聖然後普爲四生六趣心心相續剎那匪懈如是懇已定驗不疑故菩薩善戒經云菩薩爲破衆生種種惡故受持神呪故有五法不得爲一不食肉二不飲酒三不食五辛四不婬五不淨之家不在中食菩薩具足如是五法能大利益無量衆生諸惡鬼神諸惡毒病無不能治千轉陀羅尼神呪釋迦牟尼佛說此呪出於西梵由來盛傳至隋大業初東都洛陽翻經館笈多三藏譯出此呪以惠遺學時有彥琮法師即傳譯之領袖也初獲此本通布華夷時有長安延興寺玄琬律師弘法寺靜琳法師等並是道光日下德振通賢創獲流布洗蕩瑕累即於別院仍建道場每至肇春爲受戒沙彌及餘道俗相續不絕靈相重疊至今五十餘年時漸訛替恐後人不知本末故委具述之然大集諸經及陀羅尼集十卷廣明雜呪不煩具錄今且逐要時濟所須意存滅罪除障出四十餘首除病濟貧護生延命雜術之徒亦略述二十餘件或此處無文西域有本三藏口傳要用呪者亦翻出三五傳之流行餘之不盡者冀尋大本佛說呪曰

南慕喝羅（去聲）怛那（奴箇切）怛邏耶夜（羊箇切）　南麼阿（長聲）羅耶阿（輕聲）吠盧吉低濕吠邏夜菩提（上聲）薩哆皤（平聲）耶（羊可切）摩訶薩埵婆耶摩訶迦嚧膩（拏你切）迦夜（羊可切）怛純（地可切）誓曳（去聲）誓曳誓夜（羊可切）婆（長聲）醯（許棄切）你（奴棄切）誓榆怛唎迦（去聲）邏迦邏（去聲）磨（去聲）邏磨邏哆（都箇切）邏哆邏遮（章可切）邏遮邏鉢邏（去聲）遮羅鉢邏遮邏羅器拏（去聲）器拏薩婆（去聲）羯磨吠邏拏（平聲）你迷婆伽吠痆（你郝切）索訶（去聲）薩囉吠囉低薩婆（去聲）勃陀（長聲）吠盧吉低隻芻（歎數切）秫（始出切）嚧怛邏揭（渠謁切）邏拏（去聲）寔哈（呼閉切）婆（輕聲長）迦夜沫奴比（扶必切）闍夜

那比輸達你　素嚕　素嚕　鉢邏鉢邏素嚕薩婆勃陀頞地瑟恥(土寄切)　那駁(蘇閤切)婆訶達磨陀(長聲)石揭唎韗駁婆訶　阿羅婆(重聲)婆(去聲)駁婆(輕聲)婆(重聲)婆(去聲)薩婆達磨婆(去聲)蒲達你駁婆訶

此呪功能千劫聚集業障一時誦已皆悉去盡便獲千佛所集善根當得背於千劫流轉中生老病死邊際轉此生已見千轉輪王欲生清淨佛國者晝三夜三一一時中各誦二十一遍至二十一日如有所欲即得如意或見金色佛像菩薩形像即是先相命終已後便生菩薩大集會中

彌陀部第三

此阿彌陀呪若欲讀誦者諸口傍字皆依本音轉言之無口者依字讀仍須師授之聲韻合梵輕重得法依之修行剋有靈驗

那(上聲下同)謨菩(上聲下同)陀夜(乘可切下同)　那謨馱(上聲)囉(上聲下同)摩(上聲)夜那謨僧伽夜那摩阿弭多婆(上聲)夜跢(丁可切下同)　他伽(上聲下同)多夜阿(上聲下同)囉訶(上聲)羝(上聲)三藐三菩陀夜跢姪他(地也切下同)　阿弭唎羝阿弭唎都婆鞞(菩迷切下同)　阿弭唎哆三婆鞞阿弭唎哆鼻(菩迷切)迦(上聲)蘭羝伽弭你伽伽那稽(居移切)唎夜迦(上聲下同)唎娑(上聲)囉皤(薄何切)皤波跛叉(楚我切)焰迦唎(一切悉業盡也)娑婆訶(公可切)

此之神呪先已流行功能利益不可說盡於晨朝時用楊枝淨口散華燒香佛像前跪跪合掌口誦七遍若二七三七遍滅四重五逆等罪現身不為諸橫所惱命終生無量壽國又此呪能轉女身令成男子令別勘梵本并問真婆羅門僧等此呪威力不可思議但旦暮午時各誦一百遍能滅四重五逆拔一切罪根得生西方若能精誠滿二十萬遍則菩提芽生得不退轉誦滿三十萬遍則面見阿彌陀佛決定得生安樂淨土又陀羅尼雜集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當為汝演說西方安樂世界今現有佛號阿彌陀若有四衆能正受持彼佛名號以此功德臨欲終時阿彌陀佛即與大衆往此人所令其得見見已尋生慶悅倍增功德以是因緣所生之處永離胞胎穢欲之形純處鮮妙寶蓮華中自然化生具大神通十方恒沙諸佛皆共讚彼安樂世界所有佛法不可思議神通現化種種方便不可思議若有能信如是之事當知是人不可思議所得業報亦不可思議其國號曰清泰聖王所住其城縱廣十千由旬於中充滿刹利之種阿彌陀佛父名月上轉輪聖王其母名曰殊勝妙顏子名月明奉事弟子名無垢稱智慧弟子名曰覺光神足精勤名曰大化爾時魔王名曰無勝有提婆達多名曰勝寂阿彌陀佛與大比丘六萬人俱若有受持彼佛名號堅固其心憶念不忘十日十夜除捨散亂精勤修集念佛三昧受持讀誦此鼓音聲王大陀羅尼十日十夜六時專念五體投地禮敬彼佛堅固正念悉除散亂若能令心念念不絕十日之中必得見彼阿彌陀佛并見十方世界如來及所住處唯除重障鈍根之人於今少時所不能覩一切諸善皆悉迴向願得往生安樂世界垂終之日阿彌陀佛與諸大衆現其人前安慰稱善是人即時甚生慶悅以是因緣如其所願尋得往

生佛告諸比丘何等名爲鼓音聲王大陀羅尼吾今當說汝等善聽唯然受教於時世尊即說呪曰

多伏咃一 婆離二 阿婆離三 娑摩婆羅四 尼地奢五 昵闍多禰六 昵茂耶七 昵茂伀八 闍羅婆羅車馱禰九 宿佉波啼昵地奢十 阿彌多由婆離十一 阿彌多蛇波波羅十二 娑陀禰十三 涅浮提十四 阿迦舍昵浮陀十五 阿迦舍昵提奢十六 阿迦舍昵闍啼十七 阿迦舍夂舍離十八 阿迦舍達奢尼十九 阿迦舍提咃禰二十 留波昵提奢二十一 遮埵唎達摩波羅娑陀禰二十二 遮埵唎阿利蛇娑帝蛇波羅娑陀禰二十三 遮埵唎末伽婆那波羅娑陀禰二十四 婆羅毗梨耶波羅娑陀禰二十五 達摩呻他禰二十六 夂舍離二十七 夂舍羅昵提奢二十八 夂舍羅波羅啼咃禰二十九 佛陀夂舍離三十 毗佛陀波羅波斯三十一 達摩迦羅禰三十二 昵專啼三十三 昵浮提三十四 毗摩離三十五 毗羅闍三十六 羅闍三十七 羅斯三十八 羅娑歧三十九 羅婆伽羅婆離四十 羅娑伽羅阿地咃禰四十一 夂舍離四十二 波羅啼夂舍離四十三 毗夂舍離四十四 咃啼四十五 脩陀多至啼四十六 脩波羅舍多至啼四十七 脩波羅啼癡啼四十八 脩離四十九 脩目伀五十 達咩五十一 達達咩五十二 離婆五十三 遮婆離五十四 阿嵬舍婆離五十五 佛陀迦舍昵裘禰五十六 佛陀迦舍裘禰五十七 娑婆呵五十八

此是阿彌陀鼓音聲王大陀羅尼若有比丘比丘尼清信士女常應至誠受持讀誦如說修行行此持法當處閑寂洗浴其身著新淨衣飲食白素不噉酒肉及以五辛常修梵行以好香華供養阿彌陀如來及佛道場大菩薩衆常應如是專心繫念發願求生安樂世界精勤不怠如其所願必得往生

彌勒部第四

七佛所說神呪經云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所說陀羅尼名闍摩兜此言解生縛象現在病苦悉得消除能却障道拔三毒箭九十八使漸漸消除滅度三有流現身得道即說呪曰

支不多柰帝 闍浮支柰帝 蘇車不支柰帝 杌耆不支柰帝 烏蘇多支柰帝 娑遮不支柰帝 闍摩賴長支柰帝 阿恕婆賴長支柰帝 恕波帝支柰帝莎呵

誦此呪三遍縷五色結作二結繫項此陀羅尼四十二億諸佛所說若諸行人能書寫讀誦此呪者現世當爲千佛所護此人命終已後不墮惡道當生兜率天上面覩彌勒又有衆生能修行此呪者斷食七日純服牛乳中時一食更無雜食一日夜六時懺悔先所作億千垓劫所有重罪一時都盡得見千佛手摩其頭即與授記宿罪殃惡悉滅無餘願見

彌勒佛呪西國三藏口授得之

南無彌勒隸耶夜 菩提薩埵夜 哆姪他 彌帝隸彌帝隸 彌哆囉 摩那栖 彌哆囉三皤鞞 彌哆嚕皤鞞 莎婆呵

觀音部第五

觀世音隨心呪

南無曷囉怛那 怛囉夜 南無阿利耶婆盧吉帝 濕婆囉耶 菩提薩埵耶 摩訶菩提薩埵耶 摩訶迦嚧膩迦耶 怛姪他多利多利咄多利 咄咄多利咄利 薩

娑呵

請觀世音大勢至菩薩呪法陀羅尼呪經云佛在舍衛國時有夜叉五頭面黑如墨而有五眼鉤牙上出吸人精氣眼赤如血兩耳出膿鼻中流血舌噤無聲食化𧒂溢六識閉塞爲鬼所致人民被害以命投佛遂令請觀世音菩薩除去毒害一名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呪經此乃南宋時外國舶主竹難提譯出經云一切衆生有三毒畏死畏病畏破梵行畏作十惡業牢獄繫閉水火鬼神所逼惱畏皆當歸依觀世音菩薩是故娑婆世界皆號爲施無畏者有灌頂章句陀羅尼神呪畢定吉祥聞者獲益若欲誦者持齋奉戒不往女人穢念室處唯專念十方諸佛及七佛觀世音菩薩一心誦持現身得見觀世音菩薩諸願成就後生佛前長與苦別或於三七日七七日初立道場應六齋日建首莊嚴香泥塗地懸諸旛蓋安佛南向觀世音像別置東向日別楊枝淨水燒香散華行者當十人已還作之恐多嬈亂應西向席地地若卑濕安低脚牀當脫淨衣左右出入洗浴竟著淨衣服當日日盡力供養若不辦者初日不可無施既安畢已各執香鑪一心一意向彼西方五體投地使明了音聲者唱請十方七佛觀音大勢至菩薩等我今已具楊枝淨水惟願大慈哀愍攝受願救我尼放大光明滅除癡暗來至我所施我大樂我今稽首歸依奉請（如是三說）後復一心清淨其意專念西方觀音大勢至誦呪七遍云

多姪陀　烏呼膩　摸呼膩　闍婆膩　耽婆膩　安荼詈　般荼詈　首堺帝　般荼囉　婆私膩　多咥吔　寐　梨　鞮首梨　迦波梨　佉鞮端耆旃陀梨　摩登耆　勒叉勒叉　薩婆薩埵　薩婆　婆耶㗖娑訶多荼吔　伽帝伽帝　膩伽帝　脩留脩留毗　勒叉勒叉　薩婆薩埵　薩婆婆耶㗖娑呵

若能潔淨身心善誦此呪感得觀音大勢至大慈大悲遊戲神通來於五道恒以善習普救一切離生死苦得安樂處脫諸煩惱到涅槃岸

第二更稱三寶名字誦破惡業障罪呪云

南無佛陀南無達摩南無僧伽南無觀世音菩提薩埵摩訶菩提薩埵大慈大悲惟願愍我救護苦惱亦救一切怖畏衆生令得大護

多𠴨吔　阿呼膩　摸呼膩　闍婆膩　耽婆膩　阿婆㦢（虛伽切）（祇）摸呼膩　分荼梨般荼梨　輸鞞帝　婆私膩　休樓　休樓分荼梨兜樓兜樓　般荼梨　周樓周樓　般荼梨豆富豆富般荼囉　婆私膩　矧墀（直資切）跢墀（乃軫切）膩跢墀　薩婆呵　婆耶羯多薩婆怛　婆娑陀　阿婆耶　畀離陀　閉殿娑訶

佛言若四部弟子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誦此神呪一遍至七七遍身心安隱一切業障如火燒薪永盡無餘乃至三毒亦得消伏如經廣說

第三更稱三寶名誦六字章句呪云

多姪吔　安陀詈　般質雌難多詈　婆伽詈　阿盧禰　薄鳩詈　莫鳩餘　兜毗餘

娑呵

佛言若四部弟子受諸苦惱一日至十日一月至五月淨心繫念歸依三寶三稱觀世音名誦持此呪一切禍對無不遠離解脫衆惱今世受樂後生見佛此呪乃是十方三世諸佛所說常爲諸佛諸大菩薩之所護持若有聞者如說修行罪垢消滅現身得見八十億佛皆來授手即得無忘旋陀羅尼若有宿罪及現造惡極重業者夢中得見觀世音菩薩如大猛風吹於重雲得離罪業生諸佛前

第四更爲說灌頂吉祥陀羅尼呪云

多姪哋　烏耽毗詈　兜毗詈　耽埤　波羅耽埤捺吒　脩柰吒　枳枝吒　牟那耶

三摩耶檀提　膩羅枳尸　婆羅鳩畀

烏詈　㩜瞿詈　娑呵

若有男子女人聞是經呪受持書寫讀誦解說即得超越無量阿僧祇劫生死之罪消伏毒害不與禍對乃至具足善根生淨佛國案西域傳南海之濱有山寺觀世音菩薩常止其中隨有念者隨應如響無不感赴若至山寺斷食七日即見聖者親爲說法良以斷食心𢘆故使感見通明如上行法斷食亦爾

滅罪部第六

東方最勝燈王如來經云東方去此百千億佛刹過已有一佛刹名無邊華世界彼世界中有一佛名最勝燈王如來現在逍遙說法遣二菩薩來此娑婆世界一名大光菩薩二名甘露光菩薩佛言汝等二菩薩往向娑婆世界彼有一佛名釋迦牟尼將此陀羅尼章句說爲諸衆生故安樂故功德故增益故名聞故生力故隨所意行故所受樂故不擾亂故不殺衆生故爲擁護故而說呪曰

多經他優波慌泥　覩慌泥　羅叉㝹瞿波多　曳波囉闍婆賒闍婆賒闍婆賒摩訶闍婆賒　闍婆楞伽帝　闍婆賒闍婆梨尼

摩訶闍婆梨尼闍婆囉木企娑利　摩娑利

阿迦賒摩迦䑐阿企^音^^渓^摩企那企娑婆賒

摩訶娑婆賒三婆離郁句　目句　三摩帝

摩訶三摩帝帝三摩帝　摩訶三摩帝　摩訶闍婆賒娑曳娑羅彌　目句奢彌　摩訶奢彌　三摩第　摩訶三摩第　三目避毗目避　阿囉細　摩訶阿羅細　摩那細

摩那細　摩那細啼畀底　莎婆呵

爾時彼二菩薩受持此陀羅尼已譬如壯士屈申臂頃至釋迦牟尼佛所恭敬禮已具申來意作是言或被諸鬼神惱害或被諸雜毒害或蠱道病或有死屍病或有熱病自餘種種擾亂鬼病而最勝燈王如來遣我等將此陀羅尼呪來爲諸衆生作利益故而說前呪

爾時佛告阿難言汝持此呪爲他解說宣通流布佛出世難值此呪復甚難聞若有人能受持此陀羅尼者火不能燒刀杖不傷諸毒不害縣官不殺梵天不恚彼人七世恒知宿命此呪過去七十七億諸佛所說若有人毀謗此呪者即是毀謗彼等諸佛若有鬼神不敬重此呪者或與我奪其威力者或已呪奪不還者彼鬼神頭破作七分爾時釋迦牟尼佛告諸比丘我今亦說陀羅尼章句爲利益衆生故增長功德故增長威德故增長色故增長名聞故增長力故隨意受樂故隨行

受安樂故不擾亂故不殺害故守護故而說呪曰

多(上聲)姪他阿知(上聲下同)跋知那(上聲下同)知俱(上聲下同)
那知迦(上聲下同)那知吒羅跋泥㤹羅跋泥覩多
羅(上聲下同)曳阿羅婆枳吒(上聲)枳吒荼枳羅婁迷
呼盧迷娑(上聲下同)鵌摩訶娑鵌差迷摩訶差
梨鵌婁梨鵌嘆鵌　脂鵌嘆(定切)(同)鵌寐
迷
鵌伊鵌(上聲)尸鵌尸鵌尸尸利尸羅跋知阿(上聲)
滯婆(上聲)滯那滯俱那滯頗那跋帝波(上聲)那跋
帝(上聲)阿迦細摩迦細迦細迦娑迦細頗細頗
娑頗細摩訶頗娑頗細伊(上聲)泥寐泥多㤹多
㤹波多㤹多娑多㤹莎婆訶

爾時佛告阿難汝持此呪為他解說宣通流布佛告阿難聞此陀羅尼復倍甚難若有人能受此呪復倍為難若有人能受持讀誦能為他人宣通解說彼人能知未來二十一世之事此陀羅尼過去九十九億諸佛所說若有人毀謗不信行者彼人則為毀謗過去諸佛若有人受持此呪結戒守護作法尚能令彼枯樹生枝柯華葉果何況有識衆生受持此呪而不差者無是處耶歸命一切諸佛願我成就此呪莎婆呵

爾時世尊復說呪曰

多(上聲)咥他阿嘖(蚌階切)婆嘖　吒稽　吒囉稽
吒嚧末底　覩嚧末底　兜鵌覩羅兜鵌婆
鵌娑鵌覩鵌　度鵌　度度鵌蘇鵌婆唎唎
婆唎利　嘆利畢利　底利　莎婆呵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若有人受持此呪為他宣通彼人得知二十八世之事此陀羅尼過去恒河沙諸佛所說若有人毀謗此呪則是毀謗彼等諸佛則為捨彼諸佛一切諸天龍鬼神縣官劫賊諸毒蟲等皆不能害一切諸惡疾病亦不能害惟除宿殃所造業報(略述功德)

(廣說在經)

大方等經七佛說滅罪呪

離婆離婆帝　仇呵仇呵帝　陀囉離帝尼
呵羅帝　毗摩離帝　莎呵

右此二呪諸佛共說功能利益滅罪除障備在經文不可具述

新翻大般若經第五百七十一第六分云

爾時最勝天王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何等行護持正法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行不違言尊重師長隨順正法調柔志性純質諸根寂靜遠離一切惡不善行修習善根名護正法天王當知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身語意三業慈悲不拘利譽持戒清淨遠離諸見名護正法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隨愛恚怖癡行名護正行修習慚愧名護正法說法修行皆如所聞名護正法天王當知三世諸佛為護正法說陀羅尼擁護天王及人王等令護正法久住世間與諸有情作大饒益陀羅尼曰

呾姪他　阿虎洛　尼洛罰底(丁履切下同)　虎剌
筝莎(去聲下同)(呼)窶柰　者遮折(之熱切)尼阿奔(去聲)
(呼)若剎多　剎多　剎廷多　剎也　莎訶
陜末尼羯洛鄔嚕鄔魯罰底迦　遻跋底
迦　阿鞞奢底尼　莎剌尼　杜闍　杜闍
末底　阿罰始尼罰尸罰多　罰多奴　娑

理尼部多　奴悉没栗底　提罰多奴　悉
没栗底　莎訶
天王當知此大神咒能令一切人非人等皆
得安樂此大神咒三世諸佛為護正法及護
一切人非人等令得安樂以方便力而當說
之是故天王及人王等為護正法久住世故
自身眷屬得安樂故國土有情無災難故各
應精勤至誠誦念如是則令怨敵災難魔事
法障皆悉消滅由斯正法久住世間與諸有
情作大饒益云云五百七十八第一般若理
趣分云云爾時如來即說神咒
納慕薄伽筏帝一鉢刺壤波羅預多曳二薄
底丁羅切下同筏擲七鬼切羅曳三唵跛履弭多寠
拏四薩縛呾他揭多跛履布視多曳五薩
縛呾他揭多奴壤多壤多鄉壤多曳六呾姪
他七鉢刺吽一弟切下同鉢刺吽八莫訶鉢刺吽
九鉢刺壤娑娑羯囉十鉢刺壤路迦羯囉十一
案馱迦囉毗談末泥十二悉遮十三蘇悉遮十四悉
殿都漫薄伽筏底十五薩防伽孫達麗十六薄底
筏擲囉十七鉢刺娑履多喝悉帝十八參磨濕縛

娑羯囉十九勃吒勃吒二十悉吒悉吒二十一劒波
劒波二十二浙羅浙羅二十三曷邏嚩曷邏嚩二十四
阿揭車二十五薄伽筏底二十六麼毗濫婆二十七
莎訶
如是神咒三世諸佛皆共宣說同所護念能
受持者一切障滅隨心所欲無不成辦疾證
無上正等菩提爾時如來復說神咒
納慕薄伽筏帝一鉢刺壤波羅弭多曳二呾
姪他三牟尼達謎四僧揭洛訶達謎五遏奴
揭洛訶達謎六毗目底達謎七薩馱奴揭洛
訶達謎八吠室洛末拏達謎九參漫多奴跛
履筏剌呾那達謎十窶拏僧揭洛訶達謎十一
薩縛迦羅跛履波剌那達謎十二莎訶十三
如是神咒是諸佛母能誦持者一切罪滅常
見諸佛得宿住智疾證無上正等菩提爾時
如來復說神咒
納慕薄伽筏帝一鉢刺壤波羅弭多曳二呾
姪他三室囉曳四室囉曳五室囉曳六室囉
抳細七莎訶
如是神咒具大威力能受持者業障消除所

聞正法總持不忘疾得無上正等菩提此下
三咒西京興善寺大唐翻經僧玄奘法師於
波頗三藏及餘大德婆羅門所口決正得諸
經先無正本舊依婆羅門所翻得為文訛略
不依正梵故更譯之雖有增減不勞致惑
第一大般若咒云
南無薄伽婆帝　摩訶鉢囉慎若波羅蜜多
囊頞鉢唎蜜多瞿那囊薩嘍怛他伽多鉢唎
脯唎多囊薩嘍怛他伽多慎若多毗慎若多
囊怛姪他地夜切　鉢囉慎喏而制切　摩訶鉢囉慎
若婆塞羯𪗋　鉢囉慎若盧迦羯𪗋頞鉢囉
慎若南毗陀沫泥　悉提蘇悉提　悉佃都
曼薄伽嘍底　薩囉駃鳩刷切伽孫達𪗋　薄
底薄際𪗋鉢囉娑唎多曷薩帝　三摩涅囉
薩那羯𪗋　怛姪他掌姪掌姪　悉姪悉
姪　劒波劒波折羅折羅囉婆囉婆阿揭車
阿揭車薄伽婆底磨毗藍婆　薩嘍訶
此咒功德諸經具說受法別傳咒句二十七
字六十二今譯得一百七十一字字有加減
不須驚怪西方大德具正斯文受持此咒者

須造一軀般若母像當取無子楮木作像端坐種種莊嚴展右手用齋日造像匠須持八戒齋法綵色中不得用膠只得用胡桃油薰陸香及乳汁等欲持此呪者香泥塗地須新瓦瓶八口須時花散著道場所并插著瓶瓶中著八種粲石榴蒲萄乳汁酪蜜石蜜酒甘蔗等粲并作種種素食分作八分燒種種名香供養形像并然八支酥燈其誦呪人著淨潔衣持戒七日以前日夕燒香禮拜誦呪滿一萬遍過七日後一日斷食於此日夜誦呪滿八千遍下前飲食行此法時於夢中見般若母像隨願皆得成就

第二滅罪招福呪

娜謨曷囉(上聲下同)跢娜(一)怛囉耶(余夜切)夜(戈可切下同二)娜麽(莫我切)臀穰(如何切)娑伽(上聲)囉裴嚧者娜(三)怛他揭多夜(四)娜麽阿唎耶跋盧枳羝(五)鑠筏囉夜(六)菩提(徒你切)薩跢婆夜(七)莫訶薩跢婆夜(八)莫訶迦嚕妳(奴絹切)迦夜(九)那麽薩囉皤怛他揭羝驃(比朝切十)曷囉囉喝馱(上聲)溦(十一)三藐三菩(上聲)提驃(同上十二)跢姪他(十三)烏鉡(十四)馱(上聲)囉馱囉(十五)提(徒余切)唎提唎(十六)杜嚕杜嚕(十七)伊齏皤齏(十八)者黎者黎(十九)鉢囉(上聲)者黎鉢囉者黎(二十)矩蘇迷(二十一)矩蘇(上聲)麽跋嚓(二十二)伊(上聲)離(上聲)弭離(上聲二十三)只離只知(上聲二十四)闍羅(上聲)麽跋捺夜(二十五)鉢囉末輸馱(上聲)薩跢皤(二十六)莫訶迦嚕妳迦(二十七)莎婆訶(二十八)

若善男子善女人能有讀誦此呪晝夜精勤勿令忘失於晨朝時先淨澡浴若不澡浴當淨嗽口澡洗手面善持此呪現身即得十種果報一者身當無病二者恒為十方諸佛憶念三者一切財物衣服飲食自然充足恒無乏少四者破一切怨敵五者能使一切有情皆生慈心六者一切蠱毒熱病不能侵害七者一切刀杖不能為害八者一切水難不能為溺九者一切火難不能燒害十者不受一切橫死復得四種果報一者臨命終時得見十方無量諸佛二者永不墮地獄三者不為一切禽獸所噉四者命終之後生無量壽國若有在家出家犯四重五逆必能依法潔淨身心讀誦此呪一遍乃至多遍一切根本重罪悉得除滅不至心

第三禮佛滅罪呪亦名佛母呪

娜謨達奢(書何切)鄁鉡(一)菩陀俱致那鉡(二)烏鉡(三)戶嚕戶嚕(四)悉馱嚧者你(五)娑(上聲)囉(上聲下同)婆囉他(六)娑達你(七)娑(上聲)婆訶(八)

此呪十俱致諸佛所說(一俱致百億也)我今亦為憐愍一切衆生持此呪者能令一切瞋惡衆生悉皆歡喜若能日日三時誦呪禮拜者勝禮千萬俱致諸佛功德命終之後得生西方無量壽佛國前翻本云臨命終時得諸佛來迎未來賢劫千佛一一皆得親承供養但有人能常誦此呪者最是不可思議

雜呪部第七

佛說護諸童子陀羅尼呪經(已下並出陀羅尼雜集經錄)

後魏三藏菩提流支譯

爾時如來初成正覺有一大梵天王來詣佛所敬禮佛足而作是言

南無佛陀耶　南無達摩耶　南無僧伽耶

我禮佛世尊　照世大法王　在於閻浮提

最初說神呪　甘露淨勝法　及禮無著僧

已禮牟尼足　即時說偈言　世尊諸如來
聲聞及辟支　諸仙護世王　大力龍天神
如是等諸衆　皆於人中生　有夜叉羅剎
嘗喜噉人胎　非人王境界　強士所不制
能令人無子　傷害於胞胎　男女交會時
使其意迷亂　懷妊不成就　或歌羅安浮
無子以傷胎　及生時奪命　皆是諸惡鬼
爲其作嬈害　我今說彼名　願佛聽我說

第一名彌酬迦第二名彌伽王第三名騫陀第四名阿波悉魔羅第五名牟致迦第六名摩致迦第七名闍彌迦第八名迦彌尼第九名梨婆坻第十名富多那第十一名曼多難提第十二名舍究尼第十三名揵吒波尼第十四名目佉曼荼第十五名藍婆此十五鬼神常遊行世間爲嬰孩小兒而作於恐怖我今當說此諸鬼神恐怖形相以此形相令諸小兒皆生驚畏彌酬迦者其形如牛彌伽王者其形如師子騫陀者其形如鳩摩羅天阿波悉魔羅者其形如野狐牟致迦者其形如獼猴摩致迦者其形如羅剎女闍彌迦者其形如馬迦彌尼者其形如婦女梨婆坻者其形如狗富多那者其形如豬曼多難提者其形如猫兒舍究尼者其形如鳥揵吒波尼者其形如雞目佉曼荼者其形如薰狐藍婆者其形如蛇此十五鬼神著諸小兒令其驚怖我今當復說諸小兒怖畏之相彌酬迦鬼著者令小兒眼睛迴轉彌迦王鬼著者令小兒數數歐吐騫陀鬼著者令小兒其兩肩動阿婆悉魔羅鬼著者令小兒口中沫出牟致迦鬼著者令小兒把拳不展摩致迦鬼著者令小兒自齧其舌闍彌迦鬼著者令小兒喜啼喜笑迦彌尼鬼著者令小兒樂著女人梨婆坻鬼著者令小兒現種種雜相富多那鬼著者令小兒眠中驚怖啼哭曼多難提鬼著者令小兒夜間喜啼喜笑舍究尼鬼著者令小兒不肯飲乳揵吒波尼鬼著者令小兒咽喉聲塞目佉曼荼鬼著者令小兒時氣熱病下痢藍婆鬼著者令小兒數噫數噦此十五鬼神以如是等形怖諸小兒及其小兒驚怖之相我皆已說復有大鬼神王名栴檀乾闥婆於諸鬼神最爲上首當以五色線誦此陀羅尼一遍一結作一百八結并書其神鬼名字使人齎此書線語彼使言汝今疾去行速如風到於四方隨彼十五鬼神所住之處與栴檀乾闥婆大鬼神王令以五綵縛彼鬼神兼以種種美味飲食香華燈明及以乳粥供養神王爾時大梵天王復白佛言世尊若有女人不生男女或在胎中失壞墮落或生已奪命此諸女等欲求子息保命長壽者常當繫念修行善法於月八日十五日受持八戒清淨洗浴著新淨衣禮十方佛至於中夜以少芥子置已頂上誦我所說陀羅尼呪者令此女人即得如願所生童子安隱無患盡其形壽命不中夭若有鬼神不順我呪者我當令其頭破爲七分如阿黎樹枝即說護諸童子陀羅尼呪曰

嗟蜓吔　阿伽囉　伽泥那伽伽泥娑樓絲
祇絲　伽婆絲鉢絲　不絲羅収禰脩羅俾
遮羅俾　婆陀尼　波羅阿曷利沙尼那易
彌那易　蘇婆呵

世尊我今說此陀羅尼呪護諸童子令得安
隱護其長壽故爾時世尊一切種智即說呪
曰
嗟㘑咃　菩陀菩陀菩陀　嵬摩帝　菩提
菩提　摩鵌　式叉夜　娑舍利　娑達禰
娑羅地　頭鵌頭頭鵌波臈多頭鵌舍摩䐈
收䩭收鵌　波臈帝　收藍舍彌帝槃他槃
絺　波呵䐈　祇摩䐈　陀波䐈蘇婆呵䐈
婆囉䐈　蘇婆呵
此十五鬼神常食血肉以此陀羅尼呪力故
悉皆遠離不生惡心令諸童子離諸恐怖安
隱無患處胎初生無諸患難誦此呪者或於
城邑聚落隨其住處亦能令彼嬰孩小兒長
得安隱終保年壽南無佛陀成就此呪護諸
童子不爲諸惡鬼神之所嬈害一切諸難一
切恐怖悉皆遠離蘇婆訶時此梵天聞說此
呪歡喜奉行
陀羅尼集經佛說止女人患血至困陀羅尼
呪
那摸薩利婆　伏陀偈　鼻悉侈　㗚拏哆
地夜他至利㘞　哇路㘞　禰儺跛禰儺莎
婆呵帝使任兜路地㰹婆帝鍮裨帝鍮絁儺
沙咩鍮娑禰婆帝鍮　薩利婆伏陀偈坻祇
那帝使任兜路地濫　磨娑羅婆兜末伽羅
兜摩婆呵兜　莎婆呵
若行此法須用緋線爲繩呪七遍作七結繫
腰血即止治宜下血
佛說婦人產難陀羅尼呪
目多脩利夜赦尸伽羅悉侈囉俟　失旃陀
羅波羅目至也兜目多薩婆婆佛圖那梨
伽羅　波羅目遮也兜　多㖂他　阿吒毗
莎呵　婆吒　莎呵　阿吒婆　婆吒毗莎
呵　慕遮　因地利夜　伽多妳　毗舍厲
夜婆婆兜舍利夜　移遮舍　阿餘摩夜
伊咩遮摩　怒妙　舍盧夜　薩䩭舍盧波
羅自遮兜　莎呵
行此呪法者呪油七遍塗產門所兒即易出
佛說除災患諸邪惱毒呪
嚜吼摩夜　輸盧多咩　迦悉底　三摩夜
婆伽吼　舍羅婆悉鍮　鼻呵囉　坻悉摩
抵多婆禰　阿那他比荼達拖囉咩多多
羅婆伽吼　仳闍噿曼多羅耶坻悉摩　汙
其履奚拏多婆摩難大伊噿沙荼叉梨鍮仳
淡陀羅夜　婆遮夜　伽羅呵夜鉢利夜不
那去鉢梨於遮仳悉侈梨拏三婆羅迦舍耶
多地夜他睒䩭儺啖　䩭儺吒吒支吒吒
支　莎婆呵
行此法用者須黑羊毛繩呪七遍繫左臂若
無羊毛用皂線亦得若患熱病三四日呪黑
線繫左臂若患頭痛誦呪七遍以手摩之若
患耳聾呪木七遍塞之若牙痛呪楊枝七遍
嚼之若患腹痛呪鹽湯七遍服之若患產難
呪黑線七遍繫其咽兒即易出若患宿食不
消以手呪摩即便吐下若患餘災難即能護
身不畏水火刀兵毒獸一切諸惡悉不能害
除不用心不慎口味穢惡不淨者即無神驗
佛說多聞強記陀羅尼呪
浮多弗嘍　摩難肇　顉帝叉嚧那摩仳狀
達邏囉闍婆浮嘍　娑伊曼　仳狀波羅頭
使迦梨使多　地夜他悉地　那薩坻顉

三坻　迦致鼻迦致　不祚挷　夜囉坻阿
伽坻　三摩奚坻　悉地三摩比坻
佛告阿難若行此法汝取婆囉彌支多翅白訶
繁勤畢鉢梨三物合清晨呪滿一千遍以酥蜜
和服即得一聞受持
觀世音菩薩行道求願陀羅尼呪缺十二十五
南無羅多那哆羅耶耶　南無阿利耶　婆
盧吉泜　奢婆羅耶　菩提薩埵耶摩訶菩
提薩埵耶　摩訶薩埵耶　摩訶迦留　尼
迦多娷他　烏蘇咩沙陀耶蘇彌婆　帝婆
陀耶　守吉利娑陀耶　守鞞娑陀耶伊斯
　彌斯　悉纒呢波羅耶啤悉婆呵
行此之法於觀世音像前以香泥塗地香華
供養日夜六時誦之於一時中誦滿百二十
遍隨其所求觀世音菩薩以其行人應現其
身令其得見所求皆得如願本心
乞雨陀羅尼呪
大雲經云爾時世尊神通力故起四黑雲甘
雨俱遍興三種雲謂下中上發甘雨聲如天
伎樂一切衆生之所樂聞爾時世尊即說呪

曰
羯帝波利羯帝僧羯帝波羅僧羯帝波羅昇
羅延帝三波羅昇羅延坻娑羅婆羅波娑羅
波娑羅摩閦闍摩閦闍遮羅坻波遮羅坻波
遮羅坻波遮羅坻三波羅遮羅坻比提嘻梨
嘻梨薩鋡醯薩鋡醯富嚧羅嚧莎呵
若有諸龍聞是呪已不降甘雨者頭破作七
分
止牙齒痛陀羅尼呪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南無舍利弗兜
樓摩訶目連比丘南無賢者覺意名聞遍十
方北方揵陀摩訶衍山彼有蟲王名羞休無
得在其牙齒彼當遣使者莫敢食其牙齒及
在牙根牙中牙邊蟲若不速下器中頭破作
七分如鳩羅勒繕梵天勸助是呪南無佛令缺十二十六
我所呪即從如願若行此法以淨水含呪一
遍便吐器中即止呪穀子種之令無蜯蝗災
起陀羅尼
多擲咃　婆羅跋題　那蛇婆提
若欲種時取種子一升呪二十一遍以穀著

大種種子中種之終不被蟲食無有災蝗
呪田土陀羅尼
南無佛陀蛇　南無達摩蛇　南無僧伽蛇
　南無彌留竭脾菩提薩埵怛提咃　耽婆
佛耆比律咤佛耆　具其梨　比律咤　佛
耆　彌樓閣婆　竭嘢波佛耆呼夢阿泥婆
佛耆摩羅　阿祓多佛　尼夢浮佛耆
若恐田苗不好者以此陀羅尼呪土一斛滿
二十一遍以土散穀上幷令諸惡鬼不得吸
此穀精稼食此穀者頭破作七分能除一切
災蝗諸惡不起
呪蛇蝎毒陀羅尼
南無勤那奄婆羅等拏多擲咃　休婁浮泥
婁浮　呵梨呵梨莎呵　南無居力拏移奄
勤那　多擲咃缺十　目縷利頻縷利浮二十七　莎呵
以此陀羅尼呪之三七呪一七遍與水一口
呪三遍與水三口即愈
療百病諸毒陀羅尼呪
南無觀世音菩薩坦提咃　阿羅尼多羅尼
薩哦亘咤哦羅尼薩哦建咤　般宕彌耶哦

陀梨　南没遮彌悉但兜　曼吔波陀　莎
呵
行此法者當用白縷誦一遍結一結誦七遍
結七結若有病苦者繫著咽下百病諸毒悉
得除愈
觀世音菩薩說滅罪得願陀羅尼呪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兜流　兜流　阿思　摩思
摩　利尼　波摩利　豆豆脾　那慕那慕
　莎呵
若行此法於觀世音菩薩像前燒好沉水香
至心懺悔於六時中禮誦行道時時中各誦
三遍能滅無始已來一切罪業獲大功德不
可思議欲求所願如願必得
觀世音菩薩說除卒得腹痛陀羅尼呪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蛇
　多擲哆　究之究之　羅之羅之　阿那
三婆陀尼移　莎呵

若人卒得腹痛病困宜急呪鹽水三遍令腹
痛者飲之其痛即差
觀世音菩薩說除中毒乃至已死陀羅尼呪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蛇
　多擲哆莎梨莎梨 敍十 毗莎梨毗莎梨 二十八 薩
婆毗沙　那舍尼　莎呵
若人被諸雜毒中毒欲死若已死者急以此
呪呪於耳中即差縱暴死還穌
觀世音菩薩說除種種癩病乃至傷破陀羅
尼呪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梨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脩目佉　毗目佉　休流休
流　脩目流　比脩目流　輸那濘　毗輸
那濘　摩思多婆兜摩首羅兜　摩當坻
婆波坻　多婆首　沙兜　莎呵
若人癩病若白癩若赤癩至誠懺悔行道常
誦即差若狂嚙齒若身瘡病若被刀箭傷瘡
破壞以此神呪呪土塗上即差

觀世音菩薩說呪五種色菖蒲服得聞持不
忘陀羅尼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敍十 虔跏　富那離 二十九之一 波羅婆離
　莎呵
於觀世音菩薩像前燒上沉水香至誠呪白
菖蒲根滿八百遍服之得聞持不忘自外黑
赤青黃四種菖蒲亦有別呪文煩不述
療腋臭鬼呪
若多奴知一　睺睺睺多奴知二　浮流流流
流多奴知三　摩賴帝多奴知四　阿那那那多
奴知五　莎呵六
若行此法用石灰三升苦酒三斗槃上和呪
三七遍團之更互易替男安左腋下女安右 敍十 二九之二
腋下即差
療癰病鬼呪
須蜜多一　阿膩吒二　迦知膩吒三　嗚呼那須
蜜多四　支波呼睺須蜜多五　伊知膩吒吒須
蜜多六　莎呵

若行此法須五色縷線呪作七結若痛從頭下先繫項繫脚繫手令大急之呪水三遍噀之即差

療不得下食鬼呪

胡摩兜一烏奢睺睺胡摩兜二阿兊羯昇胡摩兜三破波羅胡摩兜四莎呵五

須呪水七遍與病人飲之無過三五度即差

佛說神水呪療一切病經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南無過去七佛
南無諸佛　南無諸佛弟子　南無諸賢聖師　南無諸賢聖弟子（兼誦七佛名字）第一唯衛佛　第二唯式佛　第三隨葉佛　第四拘留秦佛　第五拘那含牟尼佛　第六迦葉佛　第七釋迦牟尼佛

此是佛說神呪隨呪井池河泉呪之三遍飲者百病皆除

觀世音菩薩說隨願陀羅尼呪

南無觀世音菩薩　坦提吔呿羅婆多呿羅婆多　伽呵婆多　伽婆多　伽吠多　莎呵

行此法者應須潔淨三業在於靜處佛堂塔院專精禮拜遶塔誦是陀羅尼滿一萬二千遍當見觀世音菩薩一切所願隨意皆得也

佛說呪泥塗兵陀羅尼

多擲哆　伊利富利持利富倫提　阿味呼
摩味呼　婆味呼　比至味呼　比思坻呼
摩叱提呼　烏思羅　婆味呼　莎呵

若有人欲入賊中呪泥三遍以塗其身若塗幢麾播鼓角伎樂必能得勝若爲毒蟲所嚙若有被毒若身有腫處以呪泥塗之用青黛覌院其上即差頌曰

沉痾誠已久　痼病實難痊　四魔恒相嬈
六賊競來牽　困厄無人救　惟忻大慈憐
遥聦懸心網　振錫遠乘煙　授茲甘露藥
邪見莫能先　消災除業累　拔濟苦相煎
恩流振玄教　普利該大千　自非神呪力
何能益延年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音釋

矇莫紅切不明也　彌綸力迍切彌綸纏褁也　颺余章切與揚同舉也　虬渠尤切無角龍也　祛去魚切攘却也　葷許云切辛臭也　笈其立切　創初亮切始也　瑕胡加切過也　瓩都奚切　眤尼質切　呼彌爾切　噤其禁切口閉也　鞮都奚切　哶音羋　[忄*差]初責切　兊奴侯切　蠱公户切蠱道謂師巫以左道惑人也　罨烏荅切　邲毘必切　勃音勃　謎其詣切　蠐在詣切　澡子皓切洗滌也　嗽蘇奏切蕩口也　垣共襢切　齧五結切交也　噫烏澥切氣逆也　噦於月切逆氣也　臈力盍切　偒女感切　儺吕支切　鐱渠驗切　呪音咒　佌閦哵佌芳止切閦初六切哵奴合切　嘐莫干切　睒失冉切　啖楚咸切　嚼在爵切咀嚼也　捭補買切　泯文脂切　嘽斤於切　繕時戰切　蚣蝗蚣陟隆切蝗胡光切　咤陟嫁切　㕑音廚　濘奴丁切　癩落蓋切惡疾也　腋羊益切　昇叉救切　瘧魚灼切痁病也　噀蘇困切與巽同　呿丘伽切　呼甫嬀切　麾吁爲切　腫之隴切脹也　痼古護切久固之疾也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振一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感應緣（略引八驗）

前周葛由　晉釋耆域

晉竺佛圖澄　晉竺法印

宋釋寶意　宋釋杯渡

宋釋玄暢　雜俗幻術

前周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峩眉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神道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見搜神記）

晉洛陽有釋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俶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恒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滸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胡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已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隨從成群以晉惠之末至于洛陽諸道人悉爲作禮域踞踞宴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興從人中來又譏諸衆僧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髣髴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蜜曰匠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匠實以作器著瓦下又云宮成之後尋被害焉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得病經年不差兩脚攣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瘥不因取淨水一盃楊柳一枝便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永文而祝曰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樹死來幾時永曰積年矣域即向樹祝如祝永文法樹尋華發扶踈榮茂尚方署中有一人病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祝願數千言即有臭氣燻徹一屋病者云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塗淤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遂活洛陽近亂辭還天竺洛中沙門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時人令請域曰上人既得道之僧也願留一言以爲永誡域曰可普會衆人也衆既集域昇高座說偈云

守口攝身意　愼莫犯衆惡　修行一切善

如是得度世

言絕便禪默行重請曰願上人當授所未聞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諳誦非所望於道人也域笑曰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致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行者益多也於是辭去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來相酬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迺以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見域在彼寺中又賈客胡濕登者即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沙中計已行九千餘里既還西國不知所終

晉鄴中有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貞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

暗若符契無能屈者自云再到罽賓受講名
師西域咸稱得道者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
適洛陽志弘大法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物以
麻油雜臙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
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同見又聽鈴音以言
事無不効驗廼潛伏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
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為威沙門遇害甚衆澄
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
大將郭黒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從受五
戒崇弟子之禮勒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
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為徵因而言
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即取應器盛
水燒香祝之須臾生青蓮華光色曜目勒由
此信伏澄因而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
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現於上恒象
著見休咎隨行斯廼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
誡勒甚悅之凡應被誅殘蒙其益者十有八
九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幷欲苦澄澄廼避
至黒略舍告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
者報云不知所之信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

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
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
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
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
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團丸祠下其水
暴竭勒問澄曰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勑龍勒
字世龍謂澄嘲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
相問耳澄曰此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
神龍居之今往勑語水必可得廼與弟子法
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坼
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
息香祝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忽然微流有
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竟往
視之澄曰龍有毒氣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
隍塹皆滿澄預記萌兆難可具述盡勒登位
已後事澄彌篤時石葱將叛其年澄誡勒曰
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
也勒頒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
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
虎有子名斌後為勒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

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生
大和尚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廼
取楊枝祝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勒諸稚
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
詣寺灌佛為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
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
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子弘襲
位少時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傾
心事澄有重於勒廼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
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傾何以旌德從
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
尚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
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至衆坐皆起以彰其尊
又勑魏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
一朝表朕敬焉時澄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
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
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
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與法常
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
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

爾不識乎佐愕然愧懺於是國人每共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邃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後晉軍出淮泗隴北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因諫虎曰王過去世經爲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更雞身後王晉地今王爲主豈非福耶壃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爲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迺信悟跪而謝焉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揚三寶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兇愚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法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爲益不少虎尚書張離張良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悋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盡澄尚遣弟子向西城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尅虎屢行敗績方信澄誡又黃河中舊不生黿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澄嘗與虎共昇中堂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落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落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澄曰脅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誡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乃重禍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之以鐵鎖穿宣頷牽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宮屬三百餘人皆轘裂支解投之漳河澄迺勅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駿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

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宎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宎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遽忽爾告終即自出宮詣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脩短分定非所能延夫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悋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誡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即為鑿壙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七矣仍定於臨漳西紫陌即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位弑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詳雅妙解深經傍通世論講說之日正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凶強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不知耳佛調菩提等數十名僧皆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之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河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受業追隨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逾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棺中後冉閔篡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見屍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在流沙虎疑不死開棺不見屍後慕容儁都鄴處石虎宮中每夢見虎嚙其臂意謂石虎為祟遽慕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殭不毀儁蹋之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為汝兒所圖況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遽收而葬之麻襦所謂一柱殿也麻襦者即是魏縣流民莫識其族恒著麻襦布裳在市乞丐似狂而是賢人言同澄公極為交密初見虎共語了無異言唯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後符堅征鄴儁子暐為堅大將郭神虎所執實先夢虎之驗也田融趙記云澄未亡數年自營塚壙澄既知塚必開又屍不在中何容預作恐融之謬矣澄或言佛圖磴或言佛圖橙或言佛圖澄皆取胡音之不同耳

晉沙門竺法印者晉太元中稱為佳流甚見知遇安北將軍太原王文度友而親之嘗共論說死生報應茫昧難明為當許其理耳未

能審其實也因爲納誓死而有知果見罪福者當相報告也印後居會稽經年而卒王在都弗之知也忽見印來王驚喜相慰勞問印云貧道以其時病死罪福不虛應若影響檀越宜勤修道德以昇濟神明既有前約故詣相報言訖忽不復見王自此後乃勤信向

宋京師中興寺有沙門阿那摩低宋言寶意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宋孝建中來止京師善曉經論亦號三藏常轉側數百貝子立知吉凶善能神呪以香塗掌亦見往事宋世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牀前忽有人竊之意取筐席一領空卷視上數通經于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測其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而異焉

宋京師有釋杯渡者不知俗姓名字是何常乘木杯渡水因而爲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能測其由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渡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渡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渡河無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渡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繿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冰扣而洗浴或著屐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圖子更無餘物作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洲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渡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眄吟詠杯自然流直渡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設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圖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心李見蘆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福於李家于時有一豎子窺其圖中見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龍樹下坐李禮拜請還家一月日供養渡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鱠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爲兗州刺史遣使邀之負圖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納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二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渡云暫出至宿不返乃合境聞有異香疑之乃怪處處覓渡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地卧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鞾履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渡禮拜請還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渡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圖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止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辦渡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熱視皆已新完渡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萬許識者謂是杯渡分身他土所得嚫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爲功德經一年許渡辭去欣爲辦粮食明晨見粮食具存不知渡所在經一月許後至京師時潮溝有朱文殊者少奉法渡多來其家文殊謂渡云弟子脫捨身沒苦願見救濟脫在好處願爲法侶渡不答文殊喜曰佛法默然已爲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

就乞魚魚師施一萎者渡手抒反覆還投水中遊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渡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鬪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渡亦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渡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數月而返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佉吒寄都下長千寺住有客僧僧悟者與吒同房宿於窻隙中見吒取寺剎捧之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著單布衣佉吒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笑佉吒曰吾東見蔡秜南訊馬生北遇王年今欲就杯渡乃與子相見耶張奴乃題槐樹而歌曰濛濛大象內照曜實顯彰何事迷昏子縱惑自招殃樂所少人往苦道若翻囊不有松栢志何用擬風霜閑預紫煙表長歌出旻蒼澄靈無色外應見有緣鄉歲曜毗漢后辰麗傳般王伊余非二仙晦迹之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傷略詮觀有念寧曰盡衿章佉吒曰前見先生禪思出岫一

坐百齡大慈熏心靖念枯骨亦題頌曰悠悠世士或溢損益使欲塵神橫生悅懌惟此哲人淵覺先見思形浮沫矚影遄電累躓聲華蔑醜章弁視色悟空翫物傷變捨紛絕有斷習除戀青條曲蔭白茅以藉依畦啜麻隣崖飲澍慧定計昭妙貢日營慈悲有增深想無勸言竟各去爾後月日不復見此二人傳者云將僧悟共之南岳不及張奴與杯渡相見甚有所敘人所不解渡猶停都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渡往其家甚見料理聞都下復有一杯渡陳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其家杯渡形相一種陳為設一合蜜薑及刀子熏陸香手巾等渡即食蜜薑都盡餘物宛然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渡即留二弟停都寺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渡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噉蜜薑為異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為磨之二弟都還云彼渡已移靈鷲寺其家渡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渡不答竟莫測

其然遂絕迹矣都下杯渡猶去來山邑多行神祝時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渡渡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寧子時為黃門侍郎在廨患痢遣信請渡渡祝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寧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為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寧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眾治不愈後諧請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杯渡渡既至一祝病者即愈齊諧伏事為師因為作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與上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諧請為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諧即為營齋并接屍還葬建鄴之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渡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渡練已死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岡下昔經伏事杯渡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渡練神祝明日忽見渡來言語

如常即爲祝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渡
復來齊諧家呂道慧聞人怛之祝天期水丘
熙等並見皆大驚即起禮拜渡語衆人言年
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其有德可往
就其修立故寺以攘灾禍也須臾門上有一
僧喚渡渡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
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殷勤於是絶迹傾世亦
言時有見者旣未的其事故無可傳也
宋蜀齊后山有釋玄暢姓趙河西金城人少
時家門爲胡虜所滅禍將及暢虜師見暢而
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
往涼州出家其後虜虐剪滅佛法害諸沙門
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
發自平城路遊代郡上谷東跨太行經歷幽
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一把葱
葉虜騎追逐將及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
起天暗人馬不能得前有頃沙息騎已復至
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葱葉内鼻孔中通氣度
水以八月一日達于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
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宋文帝深加歎重請

爲太子師後還憩荆州止長沙寺舒手出香
掌中流水莫之測也迄宋之季年乃飛舟遠
舉西適成都初止大石寺乃手畫作金剛密
跡等十六神像至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矚
岷嶺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
遂有終焉之志[校一]仍倚巖傍谷結草[十六]爲庵弟子
法期見有神人乘馬著青單衣遶山一帀還
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
建刹立寺名曰齊興正是齊太祖受錫命之
辰天時人事萬里懸合時傳琰西鎮成都欽
暢風軌待以師敬暢立寺之後乃致書於琰
曰貧道栖荆累稔年衰疢積猒毒人諠所以
遠託岷界卜居斯阜在廣陽之東去城千步
逶迤長亘連壘疊嶺嶺開四澗亘列五峰抱
郭懷邑廻望三方負巒背岳遠矚九流以去
年四月二十三日創功覆簣前冬至此訪承
爾日正是陛下龍飛之辰蓋聞道配太極者
嘉瑞自顯德同二儀者神應必彰所以河洛
昞有周之兆靈石表大晉之徵伏謂茲山之
符驗豈非齊帝之靈應耶檀越奉國情深至

使運屬時徵不能忘心豈能遺事輙疏山贊
一篇以露愚抱贊曰峨峨齊山誕自幽冥潛
瑞幾昔帝號乃明岑戴聖字兆祚休名戀根
雲坦峰岳霞平覿巖擬剎度嶺締經創工之
日龍飛紫庭道侔二儀四海均情[十七]終天之祚
岳德表靈琰即具[校一]以表聞勑蠲百户以充俸
給後至齊武昇位司徒文宣王勑令汎舟東
下中途動疾帶患至京傾衆阻望止住靈根
少時而卒春秋六十有九右六驗出梁高僧傳
晉趙侯少好諸術姿形顇陋長不滿數尺以
盆盛水閉目作禁魚龍立見侯有白米爲鼠
所盜仍被頭把刀畫地作獄四面門向東嘯
群鼠俱到呪之曰凡非噉者過去止者十餘
剖腹看藏有米在焉曾徒跣須屐因仰頭微
吟雙屐自至人有笑其形容者便陽設以酒
盃向口即掩鼻不脫仍啓顙謝過著地不舉
永康有騎石山山上有石人騎石馬侯以印
指之人馬一時落首今猶在山下右此一驗出異苑
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
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劒皆不得拔弓弩射

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虫有毒者可禁其無刃毒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棒選勇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捉棒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棒擊之彼禁不復行打殺者乃有萬計

范曄後漢書曰永寧元年西南夷樿國王詣闕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在庭作安帝與群臣共觀大奇之

後魏書曰悅般國貞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淋落或數升或盈升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世祖言是虛乃取死囚試之皆驗又能霖雨黑風大雪及行潦水之池

崔鴻國春秋北涼録曰玄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貢吞刀嚼火秘幻奇伎西京雜記曰鞠道龍善為化術說東海人黃公少時能制蛇禦虎立興雲霧坐成山河

晉永嘉中有天竺人來渡江南其人有數術能斷舌續筋吐火所在人士聚共觀試其將斷舌先吐以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半舌猶在既而還取合續之有頃坐以見人舌則如故不知其實斷不也其續斷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一斷之已而取兩段合將祝之則復還連絹無異故一體也時人多疑以為幻乃陰試之乃其所續故絹也其吐火先有藥在器中取一片與黍餹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張口火滿口中因就爇取以爨則火出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共視之見其燒然消糜了盡乃披灰中舉而出之故向物也

靈鬼志曰太元十二年道人外國來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銀自說其所受術即白衣非沙門也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籠子可受升餘語擔人云吾步行疲極寄君擔擔人甚怪之慮是狂人便語云自可爾耳君欲何許自厝耶其答云若見許政欲入籠子中擔人逾怪下擔入籠中籠不更大其亦不更小擔之亦不覺重於先既行數十里樹下住食擔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止住籠中出飲食器物羅列餚饍豐腆亦辦反呼擔人食未半語擔人我欲與婦共食即復口出一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貌甚美二人便共食食欲竟其夫便卧婦語擔人我有外夫欲來共食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共食籠中便有三人寬急之事亦復不異有頃其夫動如欲覺其婦以外夫起語擔人曰可去即以婦內口中次及食器物此人既至國中有一家大富貨財巨萬而性慳悋語擔人吾試為君破奴慳即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下忽失去尋索不知處明日見馬在五升罌中終不可破便語言君作百人廚以周窮乏馬得出耳主人即狼狽作之畢馬還在柱下明旦其父母老在堂上忽復不見舉家惶怖不知所在開粧器忽見父母澤壺中不知何由得出復往守請之其云當更作千人餘食飴百窮者乃當得出既作其父母自

在牀上

幽明錄曰安開安城之俗巫也善於幻術每至祠神時擊鼓宰三牲積薪然火盛熾束帶入火中章紙燒盡而開形體衣服猶如初時王疑之爲江州伺王當行陽爲王刷頭簪荷葉以爲帽之有異到坐之後荷葉乃見舉坐驚駭

異苑曰高陽新城叟民晉咸寧中爲淫祠妖幻署置百官又以水自鑒輒見所置署之人衣冠麗然百姓信惑京都翕習收而斬之

異苑曰上虞孫溪奴多諸幻伎元嘉初叛入建安治中後出民間破宿瘦辟遂徹腹內而令不痛治人風頭流血滂沲噓之便斷創又即斂虎傷蛇噬煩毒垂死禁護皆差向空長嘯則群雀來萃夜呪蚊虫悉死於側至十三年於長山爲本主所得知有禁術慮必亡叛的縛枷鎖極爲重複少日已失所在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國有化人來化幻人也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能使人皆忘其宿所知識穆王敬之若神

桓譚新論曰方士董仲君犯事繫獄陽死目陷虫爛故知幻術靡所不有又能鼻吹口歌吐舌齚聳眉動目荊州有鼻飲之蠻南域有頭飛之夷非爲幻也孔煒七引曰弄幻之士因時而作植苽種菜立起尋尺投芳送臭賣黃售白麾天興雲霧畫地成河洛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音釋

弭彌婢切 跖踞跖胡故切踞居御切 髣髴髣妃兩切髴分勿切 孿呂員切 搦女角切按也 燻許云切火氣也 埅 淤依據切 罽賓梵語罽賓此云賤種 膩 脂於乾切章移切 塹七豔切城水也 嘲陟交切調也 坼 頒布還切 斌甲巾切 虢古獲切國名 襞 遼 雕都聊切 葦 壇徒干切 場 鄚 饕 領 蘊 穢 輮 簒 殮 攢 㒞

崇雖遂切神禍也 殭居良切不朽也 襦汝朱切衣也 暐 磴都鄧切 橙除庚切 盧落胡切 圖 繈縷 龍 鑰 劓 佉吒 鞞 覦 犭也 抒 衿 懌 游 憩 勸 顒 瞷 癒 券 遄 跨 躓 頮 跣 簣 球 賸 頳 趨 締 暲 嬲 錫 餹 餳 饑 刷 厝 煒 茹

厝 饍 鉤 煒 苽 刷 𩟼 𪗋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振二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祭祠篇第六十九 此有三部

述意部　獻佛部　祭祠部

述意部第一

竊聞金玉異珍在人共寶玄儒別義遐邇同遵豈必孔生自國便欲師從佛處遠邦有心捐弃不勝事切輒陳愚亮是非之理不敢自專昔孔丘辭逝廟千載之規摸釋迦言往寺萬代之靈塔欲使見形剋念面像歸心敬師忠主其義一也至如丁蘭束帶孝事木母之形無盡解瓔奉承多寶佛塔眇尋曠古邈想清塵既種成林於理不越又案禮經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卿士各有階級故天曰神祭天於圓丘地曰祇祭地於方澤人曰鬼祭之於宗廟龍鬼降雨之勞牛畜挽犂之効曲或立形村是樹像城門豈況天上天下三界大師此方他方四生慈父威德為萬億所遵風化為萬靈之範故善人迴向若群流之歸溟壑大光攝受如兩曜之伴衆星自月支適影那竭灰身舍利遍流祇洹逐造乃聖乃賢憑茲景福或尊或貴莫此獲安者矣

獻佛部第二

問曰如七月十五日聖教令造佛盆獻供於此日中復多人客來知此物出何賓擬答曰若有施主通用之物此將賓待若無施主通用之物即須觀寺大小官私不定如似小寺非是國造無外獻供復無貴勝臨時斟酌隨僧豐儉出常住僧物造食獻佛及僧此亦無過以佛通應供僧數所以諸寺每大小食時常出佛僧兩盤故知得用若論布薩說戒佛則不入羯磨僧數何以故三寶位別故若是國家大寺如似長安西明慈恩等寺除口分地外別有勅賜田莊所有供給並是國家供養所以每年送盆獻供種種雜物及舉盆音樂人等并有送盆官人來者非一來知出何等物供給人客又官盆未至已前佛前獻供雜事供養復出何物造作答曰若有通用之物先用此物若無此物復無別施止得出常住僧物看待人客及造獻食問曰依律惡比丘來尚不合與善比丘來應與此既常住僧物何得開俗耶答曰如僧祇十誦律等國等大臣工匠惡賊於僧有損益者佛開知事出僧物看待並得無犯此非俗人合消但開知事不看待者交於佛僧有損所以開看無犯既知如是今時國家造盆獻供百官音樂上命令送佛盆豈得不看若不看待交被譏責復招外笑出家之人但求他物不自捨慳俗人見近不知遠謂言合得合消焉知來報佛知損益所以開制隨情問曰佛前獻佛食若用常住僧物造作者過事已後定入常住僧此事不疑未知外有施主獻盆獻供種種雜事等此屬何處答曰此量施主情有通局若施主依經造作元為救存亡眷屬事藉十方凡聖坐夏自恣之僧方能救拔亡親得離三塗清昇人天所以獻佛之後所有飲食餘長及生供來甎之屬等並入常住僧用以還供僧食自外雜物錢財衣物等並入夏坐客主同分故四分下文夏食不應分聽分夏衣及自恣衣等若施主局心唯獻佛食入僧自外

雜物錢財或入佛入法入現前僧等隨他施意不得違逆故薩婆多論云若施佛寶者置介髮塔中供養法身佛以法身常住故又婆沙論問曰佛在世時諸供養三寶物中常受一人分所以滅後偏取一分答曰佛在世時色身受用故取一人分滅後法身功德勝僧故取一分也若施法者分作二分一分與經一分與誦經說法人若施法寶者懸置塔中供養理法寶故若施僧寶者亦著塔中爲供養第一義諦僧故若言施衆者凡聖俱得以言無當故既知如是受施之時善知通塞勿令互用致有乖違（今此七月十五日諸俗人家各造獻食依經說造事已後並須送食向寺不合自食若元造心將獻佛不入僧者白食無犯然乖報母之意也）又僧祇律云供養佛物華多聽轉賣香燈猶故多者轉賣著無盡財中又五百問事云佛塔物多欲作餘佛事者得施主不許者不得又四分律云供養佛塔食治塔人得食又善見論云佛前獻飯侍佛比丘得食若無比丘白衣侍佛亦得食議曰此據局若如前所斷若汎爾道俗設齋獻佛及聖僧食施主情通唱餘食施後還入施主不勞收贖及專入侍人法僧二物類前可知問曰七月十五日既開道俗造盆獻供亦知得造寶盆種種雜珍獻佛以不答曰並得若依小盆報恩經略無寶物依大盆淨土經即有故十六國王聞佛說目連救母脫三劫餓鬼之苦生人道中母子相見時瓶沙王即勅藏臣爲吾造盆藏臣奉勅即以五百金盆五百銀盆五百瑠璃盆五百琿璖盆五百碼碯盆五百珊瑚盆五百琥珀盆各各盛滿百一味飲食事事如法將來獻佛及僧准此定得問曰依小盆經云佛告目連十方衆僧七月十五日自恣時當爲七世父母及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飯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挺燭牀臥衆具盡世甘美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衆僧初受盆時先安在塔前衆僧呪願竟便自受食不論雜華供養今時諸寺有力富者廣造雜華或用雜寶或用雜綵或用米麪或用諸蠟或用鉛錫或用雜色等亦有道俗貴勝議論此事目連爲母生在餓鬼佛令設百味飯食獻佛及僧何因將此寶華雜物獻之佛僧豈得食此寶華雜色等不答曰不得以己狹劣妨他大福故大盆經云瓶沙王造五百金鉢盛滿千色華五百銀鉢盛滿千色百木香五百瑠璃鉢盛滿千色紫金香五百琿璖鉢盛滿千色黃蓮華五百碼碯鉢盛滿千色赤蓮華五百珊瑚鉢盛滿千色青木香五百琥珀鉢盛滿千色白蓮華王視如法即勅兵臣嚴駕十四萬衆俱到祇洹寺禮佛奉盆及僧以七寶盆鉢俱施與佛及僧僧受用竟還駕歸國七世父母超過七十二劫生死之罪其次須達居士毗舍佉母二百優婆夷波斯匿王末利夫人等頒宣國內依目連盆法爲吾造盆各用五百紫金盆黃金盆盛滿百一味飲食後以五百紫金轝五百黃金轝盛滿百一物事事具足遂至王及夫人前見其如法時王即以嚴駕十八萬衆共至佛前奉千金盆千金轝等竟敬禮還歸七世父母超過七十二劫生死之罪問曰如前所斷依經施主將寶盆雜華開獻如前若無施主得用常住僧物造

華供養佛不答曰亦須量時觀前損益若如小寺無多貴勝復無外識者不合用常住僧物造作雜華佛前供養僧地樹生華者得取佛前供養故十誦律云僧園中樹華聽取供養佛塔若有果者使人取供僧噉

又毗尼母論云已處分地種樹得木後用治房不須白僧僧樹治塔和僧得用故寶印經云若用僧物修治佛塔依法取僧和得用不和合者勸俗備治又薩婆多論云四方僧地不和合者不得作佛塔為佛種華果若僧中分得者聽隨意供養若華多無限者隨用供養又寶印經云欲興寺舍供養者所施之物付囑僧已不復更得干預若其本主還取錢財用者並須七倍還償若有新立寺時比丘啓白衆僧其寺內種植所有華果獻佛枝葉子實與現前僧食并施一切衆生若不爾者無問道俗食者得罪議曰既知三寶各別不得互用初立寺時佛院僧院院各須別如似大寺別造佛塔四周步廊內所有華果得此物者並屬塔用步廊以外即屬僧用故十誦律云佛聽僧坊佛圖得畜使人及象馬牛羊等各有所屬不得互用

又寶梁寶印經云佛法二物不得互用由無與佛法物作主復無可諮白不同僧物常住招提互有所須營事比丘和僧索欲行籌和合者得用

又薩婆多論云寺舍若經荒餓三寶園田無有分別可問處者若僧和合隨意處分若屬塔寺用塔功力者僧用得重罪若功力由僧者當籌量多少僧取用之莫令過限則得重罪上來所列小寺無外識損即須依前所斷若如今時或有大寺國家營造別有供給并有勅賜田莊官人貴勝日夕來往既無通用之物豈得不看復如七月十五日佛殿前獻供豈得單鑿若不廣造飲食華果獻佛唯加少多常食獻佛得不償有在上察訪被俗譏論道僧慳恡不如白衣非直不敬於佛亦不懼在上一朝被責豈得推注僧物不合將獻佛不既知如是若無通用之物止得用常住僧物種種造作華果百味飲食獻佛令他俗人生善滅惡此亦無損雖用僧物不能救別人存亡眷屬且免被俗譏謗之罪如五分律云俗人入寺值僧食僧不供給被俗譏謗佛開聽與既許開與惡器盛與亦被俗瞋佛言開與好器此並由知事摩摩帝等臨時斟酌進止合宜即稱聖意不得雷同一向固執故五分律云雖是我語於餘方不清淨者不行無過雖非我語於餘方清淨者不得不行(此言商略何事不該)

又佛說除灾患經云爾時維耶離國癘氣疫病死亡無數無所歸趣國王大臣集會博議國遭灾患非邪所摧疫火所燒死亡無數當以何宜以除灾害或有議言當於諸城門設祠祀壇或有議言當於城中四衢路頭立大祠祀禳却害氣時衆會中有一長者名曰彌尼(此言扎明)奉佛五戒修行十善議曰唯聽所言國遭灾患死亡無數如仁等議害生殺命豈得然乎以先世時所行不善今遭斯厄當設方便以善禳惡求與苦別如何反倒行害求安長夜受苦無有出期時諸大會問才明曰

當設何宜才明對曰世有大千天人之師一切覆護慈愍衆生號名為佛獨步三界若能降致光臨國界灾害可除人畜安泰大衆聞之莫不稱善如仁所言甚成大快佛在王舍阿闍世國與吾國相嫌豈當聽來才明曰佛興出世志存救苦猶如虛空無所罣礙亦如日光莫不蒙育佛憐國厄必來無疑但遣重貢辭謝闍王而得和協國王大臣皆同意言唯清信士長者才明是佛弟子可以為使爾時才明受使欲往大衆皆起向佛方面叉手長跪五體投地以頂禮佛於是才明受命為使詣王舍城通書啓貢具陳來意王告才明可詣佛所宣遺國命於是才明辭詣竹林行到精舍見佛世尊盡虔禮敬具申請意時佛默然許其所請才明見佛受請歡喜無量時王舍國境一切神祇天龍鬼神知佛受請當詣他國莫不驚動慄然不悅於是闍王與群臣一切大衆數億千人五體投地自歸悔過垂泣送佛佛現神變到維耶離舉國人民五體作禮自投佛足歸命三寶香華伎樂繒蓋幢幡奉迎世尊香華覆地尋路供養日日不絕至于國城佛與聖衆天龍鬼神住于城門以金色臂德相之手觸城門閫以梵清淨八種之聲而說偈言

諸有衆生類　在土界中者　行住於地上
及虛空中者　慈愛於衆生　令各安休息
晝夜勤尊精　奉荷衆善法

說此偈已地即為之六反大動佛便入城空中鬼神昇空退散地行鬼神爭門競出城門不容各各奔突崩城而出於時城中諸有不淨廁穢臭惡下沉入地高卑相從溝坑皆平盲視聾聽瘂語躄行狂者得正病者除愈象馬牛畜悲鳴相和箜篌樂器不鼓自鳴宮商調和婦女珠環相振妙響器物鈑覽自然有聲柔輭清和暢妙法音地中伏藏自然發出一切衆生如遭熱渴得清涼水服飲澡浴泰然穌息舉衆病除皆得解脫亦復如是

述曰當知諸佛神力不可思議衆生業力亦不可思議故大莊嚴論云若有善業自然力故受好業報雖有國王黨援之力不如業力所獲果報我昔曾聞有一貧人作是思惟當詣天祠求於現世饒益財寶作是念已語其弟言汝可勤作田好為生計勿令家中有所乏短便將其弟往至田中此處可種胡麻此處可種禾大小麥此處可種大小豆等示彼種處已向天祠中為祀弟子作天齋會香華供養香泥塗地晝夜禮拜求恩請福希望現世增益財產爾時天神作是思惟觀彼貧人於先世中頗有布施功德因緣不若少有緣當設方便使有饒益觀彼人已了無布施少許因緣復作是念彼人既無因緣而今精勤求請於我徒作勤苦將無有益復當怨我便化為弟來向祠中時兄語言汝何所種來復何為化弟白言我亦欲來求請天神使神歡喜求索衣食我雖不種以天神力田中穀麥自然足得兄責弟言何有田中不下種子望有收穫無有是事即說偈言

四海大地內　及以一切處　何有不下種
而獲果實者

爾時化弟語其兄言世間乃有不下種子不

得果耶兄答弟言實爾不種無果時彼天神
還復本形即說偈言
汝今自說言　不種無果實　先身無施因
云何今獲果　汝今雖辛苦　斷食供養我
徒自作勤苦　又復擾惱我　何由能使汝
現有饒益事　若欲得財寶　妻子及眷屬
應當淨身口　而作布施業　不種獲福利
日月及星宿　不應照世界　以照世間故
當知由業故　天上諸天中　亦各有差別
福力威德盛　福少尠威德　是故知世間
一切皆由業　布施得財富　持戒生天上
若無布施緣　威德劫損減　定慧得解脫
此三所獲報　十力之所說　此種皆是因
不應擾亂我　是故應修業　以求將來果
又長阿含經云一切人民所居舍宅皆有鬼神無有空者街巷道陌屠膾市肆及諸山塚皆有鬼神無有空處凡諸鬼神皆隨所依即以爲名若人初生皆有鬼神隨逐擁護若人欲死鬼收精氣行十惡人若百若千共一神護行十善者猶如國王以百千人而侍衛之

又十方譬喻經云天上天下鬼神知人壽命罪福當至未至不能活人不能殺人不能使人富貴貧賤但欲使人作惡犯殺因人衰耗而往亂之語其禍福令人向欲得設祠祀耳故知空祭鬼神欲求現福難可得力也
又普曜經云於時迦葉以偈報佛
自念祠祀來　已歷八十年　奉風水火神
日月諸山川　夙夜不懈廢　心中無他念
至竟無所獲　值佛乃安寧
又雜寶藏經云昔日有一婆羅門事廟室天晝夜奉事天即問言汝求何等婆羅門言我今求作此天祀主天言彼有群牛汝問最前行者即如天語往問彼牛汝今何似爲苦爲樂牛即答言極爲大苦刺刺兩肋紫炙脊破駕挽車載重無休息時復問言汝以何緣受是牛形牛答之言我是天祀主自恣極意用天祀物命終作牛受是苦惱聞是語已即還天所天即問言汝今欲得作天祀主不婆羅門言我覩此事實不敢作天言人行善惡自得其報婆羅門悔過即修諸善改往前惡又

雜寶藏經云昔有老公其家巨富而此老公思得肉食詭作方便指田頭樹語諸子言今我家業所以諧富由此樹神恩福故爾今日汝等宜可群中取羊以用祭祀時諸子等承父教勑尋即殺羊禱賽此樹即於樹下立天祠舍其父後時壽盡命終行業所追還生已家羊群之中時值諸子欲祀樹神便取一羊遇得其父將欲殺之羊便哩哩笑而言曰而此樹者有何神靈我於往時爲思肉故妄使汝祀皆共汝等同食此肉今償殃罪獨先當之時有羅漢過到乞食見其亡父受於羊身即借主人道眼令自觀察乃知是父心懷懊惱即壞樹神悔過修福不復殺生

祭祠部第三

如優婆塞戒經云佛言或有說言子修善法父作不善因子修善令父不墮三惡道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身口意業各別異故若父喪已墮餓鬼中子爲追福當知即得若生天中都不思念人中之物何以故天上成就勝妙實故若入地獄受諸苦惱不暇思念是故不

得畜生人中亦復如是若謂餓鬼何緣獨得以其本有慳悋愛貪故墮餓鬼旣爲餓鬼常悔本過思念欲得是故得之若所爲者生餘道中其餘眷屬墮餓鬼者皆悉得之是故智者應爲餓鬼勸作福德若有祠祀誰是受者隨其祠處而爲受者若近樹林則樹神受舍河泉井上林塠阜亦復如是是人祀已亦得福德何以故令彼受者生喜心故是祀福德能護身財若說殺生祠祀得福是義不然何以故不見世人種伊蘭子生栴檀樹斷衆生命而得福德若欲祀者當用香華乳酪酥果爲亡追福則有三時春時正月夏時五月秋時九月若以房舍臥具湯藥園林池井牛羊象馬種種資生布施於他施已命終是人福德隨所施物任用久近福德常生是福追人如影隨形或有說言終已便失是義不然何以故物壞不用二時中失非命盡失若出家人劫在家人歲節之日棄飲食者隨世法故非眞實也亦信世法出世法故若能隨家所有好惡常樂施者名一切施若以身分及以妻子所重之物施於人者是則名爲不思議施

又正法念經云若爲亡人修行布施生鬼道者鬼容得福以鬼知悔前身慳貪故爲施時彼則歡喜若生餘道多無得力如得生天純受樂報不悔本因無心思福故經云若生天中都不思念人中之物何以故天上成就勝妙寶故若入地獄受諸苦惱不暇思念畜生亦爾故婆沙論云爲餓鬼作福鬼得飲食亦增益身臭者得香惡色得好色又經云如諸鬼等所食不同或膿或糞得是施已一切變成上妙色味若鬼異處受生親爲施時彼鬼業力遙知生喜若還在家受苦報者親爲施者鬼自親見生喜

又婆沙論云有人不如法求財及其得時以慳惜故於已眷屬尚無心與況復餘人以無施心故身壞命終墮餓鬼中若在本舍邊不淨糞穢廁溷中住諸親里等生苦惱心作如是念彼積聚財物自不受用又不施人以苦惱故欲施其食請諸眷屬親友知識沙門婆羅門施其飲食爾時餓鬼親自見之於眷屬財物生已有想作如是念如此財物我所積聚今施與人心大歡喜求於福田所生信敬心若生餘道多不得力縱令亡人不得此福故爲修善自得大利如似起慈自常獲福

又智度論云如慈心念諸衆生令得快樂衆生雖無所得念者大得其福若不樂施縱生天得聖還乏衣食故優婆塞戒經云持戒雖得羅漢不遮飢苦生天不得上食瓔珞若樂行施雖墮鬼畜常飽無乏

又未曾有經云有王白佛言我父先王奉事外道常行布施求梵天福如斯功德生何天耶佛告王曰前王果報今在地獄所以者何不值善時不遇善友無善方便雖修功德不得免罪布施之功不忘失也後罪畢時方當受福當知修福不與罪合先帝大王有五種惡業生地獄中一者憿慢妬弊事無麤細便起鞭罰不忍辱故二者貪受寶貨斷事不平致令天下懷怨恨故三者遊獵嬉戲苦困人民害衆生所愛命故四者耽著女色得新猒舊撫綏不平致怨恨故五者破戒以此文證

故知事耶修福善惡恒別苦樂兩報不相雜亂何況利根多聞正信三寶而招苦報

又惟無三昧經云佛告阿難善男子人求道安禪先當斷念人生世間所以不得道者但坐思想攀念多故一念來一念去一日一宿有八億四千萬念念念不息一善念者亦得善果報一惡念者亦得惡果報如響應聲如影隨形是故善惡罪福各別

又中阿含經云若爲死人布施祭祀者若生入餓鬼中者得食除餘趣不得由各有活命食故若親族不生中者但施自得其福乃至施主生六趣中施福常隨以持戒故雖得人身必須餘福助報也往生經云亡後作福死者七分獲一餘者屬現造者又灌頂經云阿難問佛言若人命終送著山野造立墳塔是人精蒐在中以不佛言亦在亦不在若人生時不造善根不識三寶而不爲惡無善受福無惡受殃無善知識爲其修福是以精蒐在塚塔中未有去處是故言在或其前生在世之時大修福善精勤行道或生天上三十三天在中受福或生人間豪姓之家到處自然隨意所生又不在者或其前生在世之時殺生然禱祀不信真正邪命自活諂偽欺人墮在餓鬼畜生之中備受衆苦經歷地獄故言不在塚塔中也或不在者或是五穀之骨未朽爛時故有微靈骨若糜爛此靈即滅無有氣勢亦不能爲人作諸禍福靈未滅時或是鄉親命終之人在世無福又行邪諂應墮鬼神或爲樹木雜物之精無天福可受地獄不攝縱捨世間浮遊人村既其無食恐動於人作諸變怪扇動人心或有魑魅邪師以倚爲福覓諸福祐欲得長生愚癡邪見殺生祠祀死入地獄餓鬼畜生無有出時可不慎之又若人臨終之日當爲燒香然燈續明於塔寺中表剎之上懸命過幡轉讀尊經竟三七日所以然者命終之人在中陰中身如小兒罪福未定應爲修福願亡者生神使生十方無量剎土承此功德必得往生亡者在世若有罪愆應墮八難以幡燈功德必得解脫若有善願應生父母在於異方不得疾生以幡燈功德皆得疾生無復留難若得生已當爲人作福德之子不爲邪鬼之所得便種族豪強是故應修福善旛燈功德又若四輩男女若臨終時若已命過是其亡日造作黃旛懸著剎上使獲福德離八難苦得生十方諸佛淨土旛蓋供養隨心所願至成菩薩旛隨風轉破散都盡至成微塵風吹微塵其福無量旛一轉時轉輪王位乃至成塵小王之位其報無量燈四十九照諸幽冥苦痛衆生蒙此光明皆得相見緣此福德拔彼衆生悉得休息

又淨度三昧經云八王日諸天帝釋鎮臣三十二人四鎮大王司命司錄五羅大王八王使者盡出四布覆行復值四王十五日三十日所奏案校人民立行善惡地獄王亦遣輔臣小王同時俱出有罪即記前齋八王日犯過福強有赦安隱無他用福原赦到後齋日重犯罪數多者減壽條名剋死歲月日時關下地獄地獄承文書即遣獄鬼持名錄名獄鬼無慈死日未到強催作惡令命促盡福多者增壽益筭天遣善神營護其身移下地獄

拔除罪名除死定生後生天上。
又觀佛三昧經云爾時曠野鬼神白佛言我恒噉人今者不殺當食何物佛勑鬼王汝但不殺我勑弟子常施汝食乃至法滅以我力故令汝飽滿鬼王聞喜受佛五戒涅槃經云制諸聲聞弟子出衆生食濟曠野鬼神又智度論云鬼神得人少許飲食即能變使多令得充足又譬喻經云佛與阿難到河邊行見五百餓鬼歌吟而行復見數百好人啼哭而過阿難問佛鬼何以歌舞人何以啼哭佛荅阿難餓鬼家兒子親屬爲其作福行得解脫是以歌舞好人家兒子親屬唯爲殺害無有與作福德之者後大火逼之是以啼哭也
又宿願果報經云昔有婆羅門夫婦二人無有兒子財富無數臨壽終時自相謂言各當吞錢以爲資粮其國俗法死者不埋但著樹下各吞五十金錢身爛錢出國中有一賢者行見愍之自然流淚傷其慳貪取爲設福請佛及僧盡心供辦聲飯佛前稱名呪願時慳夫婦受餓鬼苦即生天上爲請四輩時生天者即得天眼知爲作福從天來下但作年少佐助檀越佛言此廚間年少是真檀越佛爲說法即得道迹賢者亦得道迹衆僧歡喜皆得生天。
又百喻經云昔有賈客欲入大海要須導師即共求覓得一導師相將發引至曠野中有一天祠當須人祀然後得過於是衆賈共思量言我等盡親如何可殺唯此導師中用祀天即殺導師以用祭祀祀天已竟迷失道路不知所趣窮困死盡一切世人亦復如是欲入法海取其珍寶當修善行以爲導師毀破善行生死曠路永無出期經歷三塗受苦長遠如彼商賈將入大海殺其導者迷失津濟終致困死頌曰

神鬼難測　潛來密往　授以福基　薦以歆饗
兼祭幽塗　冀免飢想　凡聖等祠　福祚無爽。

感應緣略引一十三驗

益州西南有石室廟神
廬陵太守龐企螻蛄神
偓佺槐山採藥父神
殷大夫彭祖仙室有虎神
漢蔣子文死爲鍾山下神
漢會稽鄮縣女吳望子感神
晉巴丘縣有巫師感神
晉夏侯玄爲司馬景王殺神
晉居士張應改俗祠事佛有神
宋陳安居廢祀神事佛有神
宋齊僧欽精勤奉佛有徵
梁沙門釋僧融有俗施廟有徵
唐倪買得妻皇甫氏暴死有徵

益州之西雲南之有祠神剋山石爲室下有民奉祠之自稱黃石國言此神張良所受黃石之靈也清淨不停殺諸有祈禱者持百張紙一雙筆一丸墨置石室中而前請乞先聞石室中有聲須臾問來人何欲所言便具語吉凶不見其形至今如此

廬陵太守太原龐企字子及自說其遠祖不知幾何世也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誣伏之及獄將上有螻蛄蟲行其左右其祖乃謂螻蛄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當善

手因投飯與之螻蛄食飯盡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每異之乃復與食如此去來至數十日間其大如豚及竟報當行刑螻蛄夜掘壁根爲大孔乃破械從之出去久時遇赦得活於是龐氏世世常以四節祠祀螻蛄於都衢處後世稍怠不能復特爲饌乃投祭祀之餘以祠之至今猶爾

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毛長七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逮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服也時受服者皆三百歲也

彭祖者殷時大夫也歷夏而至商末號七百常食桂芝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云禱請風雲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今日祠之訖地則有兩虎跡也 右四事出搜神記

漢蔣子文者廣陵人嗜酒好色挑撻常自謂精骨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自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頭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爲此土神以福爾下民耳爾宣告百姓爲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火疫百姓輒恐動頗有竊祠之者矣文又啓孫氏宮宜爲吾立祠不爾將使蟲入耳爲灾俄有小蟲如麤䖟入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逾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又以火吏爲灾是歲火灾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縣主患之議者以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宜有以禁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爲中都侯次弟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綬爲立廟堂轉號鍾山以表其靈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灾厲止息百姓遂大事之 右此一驗出搜神記

漢會稽鄮縣東野有一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鼓舞解事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人乘船手力十餘皆整頓令人問望子今欲何之其具以事對貴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既到跪拜神座見兩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即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數數現形遂降情好望子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曾思噉膾一雙鮮鯉應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奉事經歷三年望子忽生外意便絕往來 右此一驗出續搜神記

晉巴丘縣有巫師舒禮晉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將送詣太山俗人謂巫師爲道人路過福舍門前土地神問吏此是何等舍門吏曰道人舍土地神曰是人亦是道人便以相付禮入門見數千間瓦屋皆懸竹簾自然牀榻男女異處有誦經者唄偈者自然飲食者快樂不可言禮文書名已至太山門而又身不至到推土地神神云道見數千間瓦屋即問吏言是道人即以付之於是遣神更錄取禮觀未遍見有一人八手四眼捉金杵逐欲撞之便怖走還出門神已在門迎捉送太山太山府君問禮卿在世間皆何所爲禮曰事三萬六千神爲人解除祠祀或殺牛犢猪羊雞鴨府君曰汝罪應上熱熬使吏牽著熬所見一物牛頭人身捉鐵叉叉禮著熬上宛轉身體燋爛求死不得已經一宿二日府君問主者禮壽命應盡爲頃奪其命按錄籍餘算八

年府君曰錄來牛頭人復以鐵叉叉著熱邊府君曰今遣卿歸終畢餘筭勿復殺生淫祀禮忽還活遂不復作巫師(右一驗出幽冥記)

晉夏侯玄字太初亦當時才望爲司馬景王所忌而殺之玄宗族爲之設祭見玄來靈座脫頭置其傍悉取果食酒肉以內頸中既畢還自安言曰吾得訴於上帝矣司馬子元無嗣也尋而景王薨遂無子其弟文王封次子爲齊繼景王後攸薨攸子冏嗣立又被殺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弟云家傾覆正由曹爽夏侯玄二人得訴怨得申故也(出冤魂志)

晉張應者歷陽人本事俗神鼓舞淫祀咸和八年移居蕪湖妻得病應請禱備至財產略盡妻法家弟子也謂曰今病日困求鬼無益乞作佛事應許之往精舍中見竺曇鎧曇鎧曰佛如愈病之藥見藥不服雖視無益應許當事佛曇鎧與期明日往齋應歸夜夢見一人長丈餘從南來入門曰汝家狼藉乃爾不淨見曇鎧隨後曰始欲發意未可責之應先巧眠覺便炳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曇鎧明往應具說夢遂受五戒斥除神影大設福供妻病即閒尋都除愈咸康二年應至馬溝糴鹽還泊蕪湖浦宿夢見三人以鑼鈎鈎之應曰我佛弟子牽終不置曰奴叛走多時應怖謂曰放我當與君一升酒調乃放之謂應但畏後人復取汝耳眠覺腹痛泄痢達家大困應與曇鎧悶絕已久病甚遣呼之適值不在應尋氣絕經日而穌活說有數人以鑼鈎鈎將北去下一坂岸岸下見有鑊湯刀劒楚毒之具應時悟是地獄欲呼師名忘曇鎧字但喚和尚救我亦時喚佛有頃一人從西面來形長丈餘執金杵欲撞此鈎人曰佛弟子也何入此中鈎人怖散長人引應去謂曰汝命也盡不復久生可暫還家頌唄三偈幷取和上名字三日當復命過即生天矣應既穌即復怵然既而三日持齋頌唄遣人疏取曇鎧名至日中食畢禮佛讀唄遍與家人辭別澡洗著衣如眠便盡

宋陳安居者襄陽縣人也伯父少事巫俗鼓舞祭祀神影廟宇充滿其宅父獨敬信釋法旦夕齋戒後伯父亡無子父以安居紹焉安居雖即伯舍而理行精求淫響之事廢不復設於是遂得篤病而發則爲歌神之曲逮悶惛僻如此者彌歲而執心愈固常誓曰若我不殺之志遂當虧奪者必先自斷截四體乃就其事家人並諫之安居不聽經積二年永初元年病發遂絕但心下微暖家人不殯至七日夜守視之者覺屍足間如有風來飄衣動衾於是而穌有聲家人初懼屍蹷並走避之既而稍能轉動末求飲漿家人嘉之問從何來安居乃具說所經見云初有人若使者將刀數十呼將去從者欲縛之使者曰此人有福未可縛也行可三百許里至一城府樓宇甚整使者將至數處如局司所居末有人授紙筆與安居曰可疏二十四通死名安居即如言疏名成數通有一侍從內出揚聲大呼曰安居可入既入稱有敕付刺姧獄吏兩人一云與大械一云此人頗有福可止三尺械疑論不判乃共視文書久之遂與三尺械有頃見有貴人翼從數十形貌都雅謂安居

曰汝那得來安居具陳所由貴人曰汝伯有罪但宜録治以先植小福故蹔得遊散乃敢告訴吾與汝父幼少有舊見汝依然可隨我共遊觀也獄吏不肯釋械曰府君無敎不敢專輙貴人曰但付我不使走逸也乃釋之貴人將安居遍至諸地獄備覩衆苦略與經文相符遊歷未竟有傳敎來云府君喚安居安居茫懼然求救於貴人貴人曰汝自無罪但以實對必無憂也安居至閤見有鉗梏者數百一時俱進安居在第三既至階下一人服冠冕立于囚前讀諸罪簿其第一者云昔娶妻之始夫婦爲誓有子無子終不相棄而其人本是祭酒妻亦奉道共化導徒衆得士女弟子因而姧之遂棄本妻妻常寃訴府君曰汝夫婦違誓大義不罪二終罪一也師資義著在三而姧之是父子相婬無以異也付法局詳刑次讀第二女人辯牒忘其姓名云家在南陽冠軍縣黄水里家安釁器於福竈口而此婦眠重嬰兒於竈上匍匐走行糞汙爨器中此婦寤已即請謝神祇盥洗精熟而其舅毋罵詈此婦言無有天道鬼神置此女人得行穢汙司命聞知故録送之府君曰眠寤非過小兒無知又已請謝神明是無罪也舅罵詈言無道誣謗幽靈可録之來須臾而到亦官捉至安居階下人具讀名牒爲伯所訴云云府君曰此人事佛大德人也其伯殺害無辜譬誑百姓罪宜窮治以昔有小福故未加罪伯今復謗訴無辜敎催録取未及至而府君遣安居還云若可還去善成勝業可壽九十三努力勉之勿復更來也安居出至閤局司云君可拔却死名於是安居以次抽名旣畢而欲向遊貴人所貴人亦至云知汝無他得還甚善努力修功德吾身福微不辦生天受報於此輔佐府君亦優遊富樂神道之美吾家在宛姓某名某君還爲吾致意深盡奉法勿犯佛禁可具以所見示語之也乃以三人送安居出門數步有專使送符與安居謂曰君可持此符經過戍邏以示之勿輙偷過偷過有徒謫也若有水礙可以此符投水中即得過也安居受符而歸行乆之阻大江不得渡安居依言投符朦然如眩乃是其家屋前中方地也正聞家中號慟哭泣所送三人勸還就身安居之身已臭穢吾不復能歸此人乃强排之踣於屍脚上安居旣愈欲驗黄水婦人故往冠軍縣尋問果有此婦相見依然如有曩舊云已死得生舅即以某日而亡說所聞見與安居悉同受五戒師字僧昊襄陽人也末居長沙本與安居同里聞其口說安居之終亦親覩果九十三焉

宋齊僧欽者江陵人也家門奉法年十許歲時善相占云年不過三六父母兄弟甚爲慼懼僧欽亦增加勤敬齋戒精苦至年十七宋景平末得病危篤家爲祈彌厲亦淫祀求福疾終不愈時有一女巫云此郎福力猛盛魔魍所不能親自有善神護之然病乆不差逕命或將有限世有探命之術少事天神頗曉其數當爲君試劾之於野中設酒脯之饋燒錢經七日七夕云始有感見見諸善神方爲此郎祈禱家益兩筭矣病必得愈無所憂也僧欽於是遂差彌加精至其後二十四年而

終如巫所言則一筭十二年矣（右此三人出寃魂記）

梁九江廬山東林寺釋僧融篤志泛博遊化已任曾於江陵勸一家受戒奉佛爲業先有神廟不復宗事悉用給施融便徹取送寺因留設福至七日後主人母見一鬼持赤索欲縛之母甚遑懼乃更請僧讀經行道鬼怪遂息融晚還廬山獨宿逆旅時大雨雪中夜始眠見有鬼兵其類甚衆中有鬼將帶甲挾刃形奇壯偉有持胡牀者乃對融前踞之便勵色揚聲曰君何謂鬼神乃無靈耶速拽下地諸鬼將欲加手融默念觀音稱聲未絕即見所住牀後有一天將可長丈餘著黃皮袴褶手捉金剛杵擬之鬼便驚散甲冑之屬碎爲塵粉融嘗於江陵勸夫妻二人俱受五戒後爲賊引夫遂逃走執妻繫獄遇融於路求哀請救融曰唯至心念觀世音更無餘信婦入獄後稱念不輟因夢沙門立其前足蹴令去忽覺身貫三木自然解脫見門猶閉關司嚴重守之計無出理還更眠夢見向僧曰何不早出門自開也既聞即起重門洞開便越席而東南數里將值民村夭夜暗冥其夫先逃夜行晝伏二忽相遇皆大驚駭草間審問乃其夫也遂共投商者遠避得免（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唐兗州曲阜人倪氏買得妻皇甫氏爲有疾病祈禱泰山稍得瘳愈因被冥道使爲伺命每被使即死經一二日事了以後還復如故前後取人亦衆矣自云曾被遣取鄉人龐領軍小女爲其庭前有齋壇讀誦久不得入少間屬讀誦稍閑又因執燭者詣病女處乃隨而入方取得去問其取由乃府君四郎所命府君不知也論說地獄具有條貫又云地下訴說生人非止一二但人微有福報追不可得如其有罪攝之則易皇甫見被使役至今猶存今男子作生伺命者兗州見有三四人但不知其姓名耳（右此一驗出冥報拾遺）

占相篇第七十（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大教無私至德同感凡情緣隔造化殊形心境相乘苦樂報異如蠟印印泥印成文現其相可占致使在人畜以別響處胡漢以分容貴賤有晦朔之別聖凡有清濁之異也

引證部第二

如正見經云時佛會中有一比丘名曰正見新入法服有疑念言佛說有後世生至於人死皆無相報何以知乎此問未發佛已預知佛告諸弟子譬如樹本以一核種四大包毓自致巨盛芽葉莖節展轉變易遂成大樹樹復生果果復成樹歲月增益如是無數佛告諸弟子欲蹤集華實莖節更還作核可得以手諸弟子言不可得也彼已轉變日就朽敗核種復生如是無極轉生轉易終皆歸朽不可復還使成本核也佛告諸弟子生死亦如此本由癡出展轉合成十二因緣識神轉易隨行而往更有父母更受形體不復識故不得還報譬如治家洋石作鐵鑄鐵爲器成器可還使作石乎正見答言實不可成鐵爲石佛言識之轉徙住在中陰如成鐵轉受他體如鐵成器形消體易不得復還故識稟受人身更有父母已有父母便有六閑一住在中

陰不得復還二隨所受身胞內三初生迫痛忘故識想四生隨地獄故所識念滅更起新見想五已生便著食念故識念斷六從生日長大習所新無復宿識佛言諸弟子識神隨作善惡臨死隨行所見非故身不可復還識故面相答報也未有道意無有淨眼身死識去隨行變化轉受他體何得相報也譬如月晦夜陰以五色物著冥暗中千萬億人不能視物若人把炬照之皆別五色如愚癡人暗蔽惡道未得道眼往來相報如月晦夜欲視五色終不得見若修經戒守攝其意如持炬火人別五色譬如無手欲書無目欲視暗夜貫針水中求火終不可得汝諸弟子勤行經戒深思生死本從何來終歸何所得淨結除所疑自解正見聞已歡喜奉行

阿育王太子法益壞目因緣經云六道各有其相

第一地獄相者

夫人根元流浪生死漂滯馳騁墮於五趣彼終生此皆有因緣人根相貌今為汝說

行步顛蹷 不自覺知 視瞻眩惑 恒喜多忘 舉動輕飄 浮遊曠野 此人乃從 活地獄來 支節煩痛 睡眠驚覺 夢寤凶惡 黑繩獄來 麤髮戾眼 長齒喜瞋 聲濁暴疾 合會獄來 語聲高大 不知慚愧 喜鬪喚呼 不別真偽 眠臥呻吟 夢數驚喚 當知此人 啼哭獄來 恒喜悲泣 登高遠望 好鬪家人 無有親疎 言便致恚 經宿不食 此人本從 大啼哭來 身大脚細 筋力薄尠 言語噎塞 聲如破甕 神識不定 心無孝順 當知此人 阿鼻獄來 身體麤醜 長苦寒戰 好熱喜渴 慳貪嫉妬 見人施惠 自致煩惱 此人乃從 熱地獄來 見火驚恐 復喜暖熱 行步輕便 不避時宜 所作尋悔 復欲更施 此人復從 大熱獄來 小眼喜瞋 所受多安 所造短狹 無廣大心 見大而懼 視小歡喜 此人乃從 優鉢獄來 赤眼醜形 常喜鬪訟 誹謗賢聖 諸得道者 晝夜伺人 非法之行 當知此人 鉢頭獄來 眼視三角 不孝二親 生便短命 拘牟獄來 好帶刀劍 强撩人鬪 必為人殺 邠持獄來

身生瘡痍 口氣臭處 與人無親 曠地獄來 形體長大 行步劣弱 少髮薄皮 恒多病痛 見人則瞋 貪餮無猒 當知此人 從焰獄來 體白眼青 語便流沫 言無端緒 好弄塵土 見深淤泥 身臥其上 此人乃從 灰地獄來 卷頭黃目 人所惡見 臨事惶怖 劍樹獄來 手恒執刀 鬧鬪便喜 為刃所害 從刀獄來 體黑咽塞 喜止冥室 口出惡言 熱灰獄來 薄力少氣 不得自在 得失之宜 一不由已 設見屠殺 不離其側 當知此人 從剎獄來 瞋喜無常 尋知變悔 時能辭謝 不經日夜 懇責其心 如被刑罰 此人乃從 砲地獄來 喜宿臭處 好食麤弊 所著醜陋 從屎獄來 顏色醜惡 口氣麤獷 好譊鬪人 善香獄來 當觀此貌 所從來處 知之遠離 如避劫燒 地獄之相 略說如是

第二畜生相者

次說畜生 受形殊異 專心思察 無造彼緣 語言舒遲 不起瞋恚 謙敬尊長 從象中來 身大臭穢 堪忍寒熱 健瞋難解 從駱駝來

遠行健食　不避險難　憶事識真　從馬中來
恩和寬仁　堪履寒熱　所行無記　從牛中來
高聲無愧　多所愛念　不別是非　從驢中來
長幼無畏　恒貪肉食　衆事不難　從師子來
身長眼圓　遊於曠野　憎嫉妻子　從虎中來
毛長眼小　少於瞋恚　不樂一處　從禽中來
性無反覆　喜殺害蟲　獨樂丘塚　從狐中來
少聲勇健　無有婬欲　不愛妻子　從狼中來
不好妙服　伺捕姧非　少眠多怒　從狗中來
身短毛長　饒食睡眠　不喜淨處　從猪中來
毛黃卒暴　獨樂山陵　貪食華果　從獼猴來
多妄強顡　無所畏難　行知返覆　從烏中來
情多色欲　少於分義　心無有記　從鴿中來
所行返戾　強辦耐辱　不孝父母　從鸍鳩中來
亦不知法　復不知非　晝夜愚惑　從羊中來
好忘喜談　數親豪族　衆人所愛　從鸚鵡中來
所行卒暴　樂人衆中　言語多煩　從鸜鵒中來
行步舒緩　意有所覬　多害生類　從鶴中來
體小好婬　意不專定　見色心惑　從雀中來
眼赤齒短　語便吐沫　卧則纏身　從蚖中來
語則瞋恚　不察來義　口出火毒　從鵄中來
獨處貪食　聲響唔呃　夜則少睡　從猫中來
穿牆竊盜　貪財健恐　亦無親疎　從鼠中來
深觀相貌　從畜生來

第三餓鬼相者

身長多懼　以髮纏身　衣裳垢坋　從餓鬼來
婬泆慳貪　嫉彼所得　不好惠施　從餓鬼來
不孝父母　家室大小　動則諍訟　從餓鬼來
不信至誠　所行趣為　薄力少智　從餓鬼來
聲壞響塞　卒興瞋恚　食便好熱　從餓鬼來
恒乏財貨　空貧匱陋　智者所嗤　從餓鬼來
門不事佛　不好聞法　求絕天路　從餓鬼來
不敬妻子　兄弟姊妹　人所憎嫉　從餓鬼來
生則倮裸　無人瞻視　終歸來處　不離宿緣
意志褊狹　不好榮飾　所行醜陋　從餓鬼來
所為不雅　所作事煩　人所驅逐　從餓鬼來
或事喜敗　不審根元　不受人諫　從餓鬼來
不樂靜處　喜居廁溷　顏貌臭穢　從風神來
身大喜好　喜貪食肉　獨樂神祠　從閱叉來
健瞋合鬬　見物貪著　無有畏忌　從閱叉來
見者毛竪　直前熟視　如似所失　從羅剎來
體狹皮薄　顏色和悅　聞樂喜欣　乾沓和來
意好輕飄　香熏自塗　多諸技術　乾沓和來
恒喜歌舞　男女所待　先語後笑　甄陀中來
情性柔輭　曉了時節　能斷漏結　真陀羅來
此餓鬼相　閱叉羅剎

第四脩羅相者

圓眼面方　黃體金髮　盡備技術　阿須倫來
直前視地　無有疑難　見怨輒擊　阿須倫來
此是須倫　略說其相

第五人相者

知趣所生　所執不忘　曉了事業　從人道來
解諸幻偽　已不為之　所作平等　從人道來
善惡之言　初不忘失　不信奸偽　從人道來
貪嫌慳嫉　執心難捨　盡解方俗　從人道來
信意惠施　解法非法　心不偏彼　從人道來
不失時節　亦不懈怠　恭敬賢聖　從人道來
設見沙門　持戒多聞　至心承事　從人道來
供事諸佛　正法衆僧　隨時聞法　從人道來
聞法能知　聞惡不為　速速泥洹　從人道來

此是人相　粗說其貌
第六天相者
依須彌山　有五種天　本所造緣　其相不向
腰細脚麤　恒喜含笑　智者當察　從曲天來
意好微妙　少於資財　見鬪則懼　從尸天來
身長體白　顏色端正　不好火光　從婆天來
常懷悅豫　聞惡不慽　不從彼天　從樂天來
思惟忍苦　好分別義　慈孝父母　毗沙天來
宿不樂家　喜遊林藪　志念女色　從三天來
財寶雖少　生早賤家　心樂清淨　從三天來
任己自行　所爲不尅　望斷願達　從炎天來
意喜他婬　不守己妻　爲鬼所使　從化天來
承事父母　恒法則義　彼短己受　兜率天來
非道求道　心無悋想　不樂在家　從梵天來
意願性質　恒貪睡眠　亦不解法　無想天來
六趣衆生　各有無本　性行不同　志操殊異
頌曰
善惡相對　凡聖道合　五陰雖同　六道乖法
占候觀容　各知先業　惡斷善修　方能止遏
感應緣 略引六驗

漢黃頭郎　漢周亞夫
宋劉齡　梁沙門釋琰
梁沙門釋智藏　周居士張元

漢文帝夢將上天而不能有一黃頭郎推而上之顧而見其衣後穿覺之漸臺見郎鄧通衣後穿即夢中所見也遂有寵賞許負相之當貧餓死乃賜蜀銅山使自鑄錢以資之富半京師文帝病癰通常嗽之帝曰誰最愛我通對曰宜莫若太子使太子嗽而色難之由此含恨文帝後崩景帝即位使案通擅鑄盡沒入家財卒窮餓死

漢周亞夫絳侯勃之次子也初許負相之曰君三年而侯五年而相其貴無上然卒以餓死亞夫曰嘻吾何緣如此若旣大貴又何故餓死負曰不然從理入口餓死法也後三年絳侯世子有罪黜而亞夫襲侯及破吳楚有大功爲丞相以忠謇強直數犯景帝竟下獄卒以餓死 右二人出漢書

宋劉齡者不知何許人也居晉陵東路城村頗奉法於宅中立精舍一間時設齋集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父暴病亡巫祝並云家當更有三人喪亡隣家有道士祭酒姓魏名叵常爲章符誑化村里語齡曰君家衰禍未已由奉胡神故也若事大道必蒙福祐不改意者將來滅門齡遂揭延祭酒罷不奉法叵云宜焚去經像災乃當除耳遂閉精舍戶放火焚燒炎熾移日而所燒者唯屋而已經像旛幢儼然如故像於中夜又放光赫然時諸祭酒有二十許人亦有懼畏靈驗密委去者叵等師徒猶盛意不止被髮僞步執持刀索云斥佛還胡國不得留中夏爲民害也齡於其夕如有人毆打之者頓仆于地家人扶起示餘氣息遂委攣躄不能行動道士魏叵其時體內發疽日出二升不過一月受苦便死自外同伴並皆著癩其隣人東安太守水丘和傳於東陽無疑時亦多有見者 右一人出冥祥記

梁州招提寺有沙門名琰年幼出家初作沙彌時有一相師善能占相語琰師阿師子雖大聰明智慧鋒鋭然命短壽不經旬日琰師旣聞斯語遂請諸大德共相評論作何福勝

得命延長大德答云依佛聖教受持金剛般若經功德最大若能善持必得益壽琰師奉命入山結志身心受持般若經餘五年既見延年後因出山更見相師相師驚怪便語琰師云比來修何功德得壽命長琰師具述前意故得如是相師歎之助喜無已琰師於後學問優長善弘經論匡究佛法為大德住持年逾九十命卒於寺

梁鍾山開善寺沙門智藏俗姓顧氏吳郡吳人也有野姥攻相人為記吉凶百不失一謂藏曰法師聰辯蓋世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至三十一矣時年二十有九聞斯促報於是講解頓息竭誠修道發大誓願不出寺門遂探經藏得金剛般若受持讀誦畢命奉之至所厄暮年以香湯洗浴淨室誦經以待死至俄而聞空中聲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是報盡期由般若經力得倍壽矣藏後出山試過前相者乃大驚起曰何因尚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年一事無沙門誡不可相矣藏問今得至幾答曰色相貴法年六十有餘藏曰五十為命已為不夭況復過也乃以由緣告之相者欣然敬伏後記畢壽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多有徵瑞因藏通感矣以普通三年九月十五日卒於本寺春秋六十有五（右二驗出梁高僧傳）

後周時有張元字孝始河北萬城人也年甫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經行以祈福祐復讀藥師經云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讀藥師經每日行道作天人師乃云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殷勤經於七日其夜夢見有一老翁以一金鎞療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已後祖目必差元於夢中喜踴無申遂即驚覺乃更遍告家人大小三日之後祖目果差（事出周史）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音釋

鉛（與專切黑錫也）懆（采早七感二切愁也）閫（苦本切門橛也）瘂（烏下切不能言也）躄（必益切足不能行也）箜篌（箜苦紅切篌戶鉤切箜篌樂器）振（直庚切觸也）穫（胡郭切刈禾也）詭（古委切詐也）啞（烏奚切聲也）塠阜（塠都回切土聚也阜房久切土山也）厠溷（厠初吏切溷胡困切厠溷圊圂也）慠（五到切倨也）魃魅（魃蒲撥切旱魃也魅明秘切精怪也）歆饗（歆許金切神饗氣也饗許兩切亦歆也）螻蛄（螻落侯切蛄古胡切螻蛄蟲名）偓佺（偓於岳切佺此緣切偓佺仙人名）拷掠（拷苦老切掠力伏切拷掠笞治人也）搕（吐盍切與搨同）唄（蒲拜切梵音也）撞（直江切擊也）熬（五勞切煎熱也）鎧（苦亥切）鋃（居郎切與鋼同）坂（府遠切坡坂也）蹔（昨濫切與暫同）怵（丑律切悚惧也）惛（呼昆切心不明也）臠（力兗切塊切肉也）飃（紕招切與飄同）蹷（居月切跳也）匍匐（匍薄胡切匐蒲北切匍匐兒以手行）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祈雨篇第七十一（此有四部）

述意部　祈祭部
降雨部　河海部

述意部第一

夫聖道虛寂故能圓應無方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不適比以陰陽愆候亢旱積時北墉之禮久申西郊之雨莫應聖上憂兆庶之失業恐稼穡之不登減膳恤刑宵興旰食精誠格於上下玉帛遍於山川靈液莫霑祈雲罕積仰惟慧炬潛曜無幽不燭神功叵測有感必通所以仰憑三寶敷演一乘轉讀微言樹茲大福願法教始開慈雲遐布玄言一闡霈澤遠覃嘉禾連秀於原野瑞果遍生於林木衣唯服於八蠶食必資於七稷世界豐若衆香含生宛如安養無請不諧有祈必應並沐茲定水絕聖智之原闢此愛羅超有無之境也

祈祭部第二

如大雲輪請雨經云佛言若請大雨及止雨法汝今諦聽其請雨主於一切衆生起慈悲心受八戒齋於空露地應張青帳懸十青旛淨治其地牛糞塗場請誦呪師坐青座上若在家人受八戒齋若比丘者應持禁戒皆著清淨衣燒好名香又以末香散法師座應食三種白淨之食所謂牛乳酪及粇米誦此大雲輪品時面向東坐晝夜至心令聲不斷供養一切諸佛復以淨水置新瓶中安置四維隨其財辦作種種食供養諸龍復以香華散道場中及與四面法座四面各用純新淨牛糞汁畫作龍形（耶舍法師傳云西國土俗以牛能耕地出生萬物故以牛糞為淨梵王帝釋及牛並立神廟以祠之佛隨俗情故同為淨）東面去座三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三頭并龍眷屬南面去座五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五頭并龍眷屬西面去座七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七頭并龍眷屬北面去座九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九頭并龍眷屬其誦呪師應自護身或呪淨水或呪白灰自心憶念以結場界或畫一步乃至多步若水若灰用為界畔或呪縷繫頸若手若足呪水灰時散灑頂上若於額上應作是念有惡心者不得入此界場其誦呪者於一切衆生起慈悲心勸請一切諸佛菩薩憐愍加護迴此功德分施諸龍若時無雨讀誦此經一日二日乃至七日音聲不斷亦如上法必定降雨大海水潮可留過限若能具足依此修行不降雨者無有是處唯除不信不至心者

又大雲輪請雨經一卷略要云佛告諸大龍王我今當說昔從大悲雲生如來所聞陁羅尼過去諸佛已說威神我今亦當隨順而說利益一切諸衆生故憐愍與樂於未來世若炎旱時能令淨雨若水澇時亦令止息疫死險難皆得滅除能集諸龍能令諸天歡喜踊躍能壞一切諸魔境界能令衆生具足安樂而說呪曰

怛經他摩訶若（引）那（引）婆婆（引）薩尼（一）失梨帝殊羅皷彌（二）地履荼毗迦羅摩鉢耶囉僧呵怛禰（三）波羅摩避囉闍（四）尼摩羅求那雞闘蘇栗耶波羅毗（五）毗摩嵐伽耶師𡁠（六）婆

呵囉婆呵囉七
南無若那一沙伽羅毗盧遮那耶二多他竭
多耶三南無薩婆佛陁四菩提薩埵毗呵五
又呪曰
怛吒怛吒一帝致帝致二闍晝闍晝三摩訶
摩尼四摩俱吒五毛林達羅尼比沙六于留
必那七三摩羅他八帝利曷囉怛那地師吒
南九跋折囉陁羅薩坻那十跋利沙他伊呵
閻浮提地甲莎呵一十
又呪曰
阿婆何夜寐一薩婆那鉗二迷帝羅質埵那
三菩提質哆弗婆鉗寐那四那羅那羅五穪
梨穪梨六奴盧奴盧七莎呵八
又呪曰
釋迦羅薩坻那一鉢羅婆羅沙地二摩訶那
伽三伊呵閻浮提甲莎呵四
又呪曰
阿師吒摩迦一薩坻那二鉢囉婆利沙他三
摩呵那伽四伊呵閻浮提甲莎呵五
又大方等大雲經云佛言若有國土欲祈雨

者六齋之日其王應當淨自洗浴供養三寶
尊重讚歎稱龍王名善男子四大之性可令
變易誦持此呪天不降雨無有是處是經典
中有神呪故爲衆生故三世諸佛悉共宣說
郁究隷牟究隷頭坻比　頭坻陁尼羯坻
陀那賴坻　陀那僧　塔号
降雨部第三
如分別功德論云天及龍皆能降雨何以取
別天雨細霧下者是龍雨麤下者是又阿脩
羅共天鬪時亦能降雨雨有二種有喜雨有
瞋雨若雨和調者是歡喜雨若與雷電霹靂
者是瞋恚雨自外雲雨雷電等並如前日月篇說
又增一阿含經云佛言如是世間不可思議
如龍界不可思議云何此雨爲從龍口出耶
答不從龍口出爲從龍眼鼻身出耶亦不從
此出但龍意所念若念惡亦雨若念善亦雨
亦由根本而作此雨如須彌山腹有天名曰
大力知衆生心之所念亦能作雨然雨不從
彼天口眼耳鼻出也皆由彼有神力故而作
此雨

又華嚴經云佛子譬如大龍隨心降雨雨不
從内亦不從外如來境界亦復如是隨心所
念於念念中出生無量不可思議智彼諸智
慧悉無來處又言佛子一切大海水皆從龍
王心願所起如來智慧亦復如是悉從大願
力起佛子如來智海無量無邊不可言說不
可思議我說少喻汝今諦聽佛子此閻浮提
内流出二千五百河水悉入大海俱耶尼内
流出五千河水悉入大海弗婆提内流出八
千四百河水悉入大海欝單越内流出一萬
河水悉入大海佛子此四天下内如是二萬
五千九百河水悉入大海佛子於意云何此
水多少答言甚多佛子復有十光明龍王雨
大海中悉過前水百光明龍王雨大海中復
悉過前如是等八十億龍王各雨大海展轉
過前娑伽羅龍王太子名曰佛生雨大海中
復悉過前佛子彼十光明龍王所住淵池流
入大海復悉過前百光明龍王所住淵池流
入大海復悉過前如是等廣說乃至娑伽羅
龍王太子所住淵池流入大海復悉過前佛

子如彼八十億龍王乃至娑伽羅龍王太子雨大海中及其淵池皆悉不及娑伽羅龍王所雨大海娑伽羅龍王所住淵池涌出流入大海倍復過前波涌流水青瑠璃色盈滿大海涌出有時是故海潮常不失時佛子如是大海其水無量珍寶無量衆生無量大地無量佛子於意云何彼大海水為無量不答言實爾其水深廣不可為喻佛子如是海水深廣無量於如來無量智海百分不及一乃至不可為譬但隨所應化為作譬喻

河海部第四

如新婆沙論云於此贍部洲中有四大河眷屬各四隨其方面流趣大海謂即於此贍部洲中有一大池名無熱惱初從彼出四大河一名殑伽二名信度三名縛芻四名私多初殑伽河從池東面金象口出右遶池一帀流入東海次信度河從池南面銀牛口出右遶池一帀流入南海次縛芻河從池西面吠瑠璃馬口出右遶池一帀流入西海後私多河從池北面頗胝迦師子口出右遶池一帀流入北海殑伽大河有四眷屬一名閻母那二名薩洛瑜三名阿氏羅筏底四名莫醯信度大河有四眷屬一名毗簸奢二名謠羅筏底三名設呾荼盧四名毗呾婆多縛芻大河有四眷屬一名筏剌弩二名吠呾剌尼三名防奢四名屈懃婆私多大河有四眷屬一名薩梨二名避魔三名捺地四名電光如是且說有大名者然四大河一一各有五百眷屬并本合有二千四河隨其方面流越大海如是所說二千四河未入海頃頗有能令不入海不無如是事假使有人或以神力或以呪術廣說乃至令不得入聖諦現觀無有是處又涅槃經云譬如大海有八不可思議何等為八一者漸漸轉深二者深難得底三者同一鹹味四者潮不過限五者有種種寶藏六者大身衆生在中居住七者不宿死屍八者一切萬流大雨投之不增不減又金剛三昧不壞不滅經云佛言彌勒當知阿耨大池出四大河此四大河分為八河及閻浮提一切衆流皆歸大海以沃燋山大海不增以金剛輪故大海不減此金剛輪隨時轉故令大海水同一鹹味又涅槃經云善男子如恒河中有七衆生一者常沒二者暫出還沒三者出已則住四者出已遍觀四方五者遍觀已行六者行已復住七者水陸俱行言常沒者所謂大魚受大惡業身重處深是故常沒暫出還沒者如是大魚受惡業故身重處淺暫見光明因光故出重故還沒出已住者謂坻彌魚身處淺水樂見光明故出已住遍觀方者所謂鮨魚為求食故遍觀四方是故觀方觀已行者謂是鮨魚遙見餘物謂是可食疾行趣之故觀已行行已復住者是魚趣已既得可食即便停住故行已復住水陸俱行者即是龜也喻七種衆生者如文不煩此述

頌曰

玄言始開闡　雲霧上昇天　靉靆垂下布
駛雨遍山國　百草俱滋茂　五穀皆熟田
自非慈福力　豈感樂豐年

感應緣略引十二驗

秦中宿縣有觀亭水神

秦丹陽縣湖側有梅姑神
漢夜郎遯水竺王祠有竹節神
漢中平年江水內有蜮含沙射人
漢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毒氣
太山之東有澧泉飲用神靈
二華之山當黃河有神排分流
黃帝時有赤將子轝能隨風雨上下
神農時有赤松子是雨師能服水入火
漢沙門于吉能祈雨將孫策忌害見怪
漢沙門竺曇蓋祈雨有徵
晉沙門僧群隱山感神水飲而不飢
晉廬山釋慧遠以杖掘地感泉涌出
晉沙門于法蘭感涸澗涌水清流
晉沙門涉公能祝龍下鉢中
晉沙門佛圖澄能祈雨白龍二頭顯
晉沙門竺曇摩羅剎能祝水枯而更流
宋沙門求那跋陀羅能祈雨應時而降
齊沙門曇超有神請超祈雨有徵
梁安國寺有瑞像放光處有泉涌
唐沙門空藏能祈雨甚有徵應

唐沙門慧璿山隱無水感神請居得水
秦時有中宿縣千里水觀亭有江神祠壇經
過有不恪者必狂走入山變為虎中朝縣民
至洛反路見一行旅寄其書曰吾家在觀亭
廟前石間懸騰馬是也但扣騰自應者乃歸
之如言果有二人從水中出取書而淪尋還
云江伯欲見君此人不覺隨去便覩屋宇精
麗飲食鮮香言語接對無異世間也
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姑廟姑生時有道術
能著履行水上後負道法婿怒殺之投屍於
水乃隨流波漂至今廟處鈴下巫人常令殯
殮不須墳瘞即時有方頭漆棺在祠堂下晦
望之日時見水霧中曖然有著履形廟左右
不得取魚射獵輒有迷徑溺沒之患巫云姑
既傷死所以惡見殘殺也
漢夜郎遯水竺王祠者昔有女子浣於水濱
有大節竹流入女足間推之不去有小兒啼
聲破之得一男兒長養有才武遂雄夷獠因
竹為姓所破之竹棄之於野即生成林王嘗
止石上作羹無水以劍擊石泉便涌出今竹

王水及破石竹林並存漢使唐蒙誘而斬之
夷獠怨訴竹王非血氣所育求立嗣太守吳
霸表封其三子為侯今猶有竹王節廟右此三驗出異苑
漢中平年內有物處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
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則身體筋急頭痛
發熱劇者至死江人以術方抑之則得沙石
於肉中詩所謂為鬼為蜮則不可得也今俗
謂之谿毒先儒以為南方男女同川而浴淫
氣之所生也
漢時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水有毒氣唯十
一月十二月可渡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得
病殺人其氣中有惡物不見其形其似有聲
如有以所投擊內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土俗
號為鬼彈
太山之東有澧泉其形如井本體是石也欲
取飲者皆洗心致跪而挹之則泉出如流多
少足用若或汙慢則泉縮焉蓋神明之常志
者也
二華之山其本一山也當河河水過之而曲

流有神排而分之以利河流其手足迹于今
存焉故張衡作西京賦所稱巨靈贔屭高掌
遠迹以流河曲是也
赤將子轝者黄帝時人也不食五穀而噉百
草華至堯時爲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時於
市門中賣繳亦謂之繳父周禮春官宗伯日
禮司命風伯雨師星也風師箕星也雨師畢
星也玄謂司中司命文昌第四第五星也案
抱朴子曰河伯者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度
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又五行書曰河伯以
庚辰日死不可治船遠行溺没不反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
能入火自燒至崐崘山常入西王母石室隨
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俱去至高辛
時復爲雨師今之雨師本之焉（右七條出搜神記）十二
漢孫策既定會稽（校三）引兵迎漢帝時道人于吉
在策軍中遇天大旱船路艱澁策嘗自出督
切軍中人每見將士多在吉所因憤怒曰吾
不如吉乎收吉縛置日中令其降雨如不能
者便當受誅俄頃之間雲雨滂沛未及移時
川瀾涌溢時並來賀吉免其死策轉忿恚音
使殺之因是策頗慼常每髣髴見吉後出射
獵爲刺客所傷治療將差引鏡自窺鏡中見
吉顧則無之如是再三遂撲鏡大叫瘡皆崩
裂須臾而死（見究冤志）
漢沙門竺曇蓋秦郡人也真確有苦行持缽
振錫取給四輩居于蔣山常行般舟尤善神
呪多有應驗司馬元顯甚敬奉之衛將軍劉
毅聞其精苦招來姑孰深相愛遇義興五年
大旱陂湖竭涸苗稼燋枯祈祭山川累旬無
應毅乃請僧設齋蓋亦在焉齋畢躬秉露析
淳泛川溪文武士庶傾州悉行蓋於中流焚
香禮拜至誠慷慨乃讀海龍王經造卷發音
雲氣便起轉讀將半沛澤四合繞及釋軸洪
雨滂注畦湖必滿其年以登劉敬叔時爲毅
國郎中令親豫此集自所覩見
晉安羅江縣有霍山其高蔽日上有石杵臼
徑數丈杵中泉水深五六尺經常流溢古老
傳云列仙之所遊餌也有沙門釋僧群隱居
其山常飲此水遂以不飢因而絶粒晉安太
守陶夔聞而求之群以水遺陶出山輒臭陶
於是越海造山于時天景澄朗陶践山足便
風雨晦瞑如此者三竟不得至群所栖筞與
泉隔一澗旦夕往還以一木爲梁後旦將渡
輒見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逆嗥僧群永不
得過欲舉錫撥（校三）之恐其墜死於此絶水俄而十二
飢卒時傳云年百四十群之將死爲衆說云
年少時嘗打折一鴨翅將或此鴨因緣之報
乎
晉潯陽廬山西有龍泉精舍即慧遠沙門之
所立也遠始南渡愛其區丘欲創寺宇未知
定方遣諸弟子訪履林澗疲息此地群僧並
渴率同立誓曰若使此處宜立精舍當願神
力即出佳泉乃以杖掘地清泉涌出遂畜爲
池因構堂于其後天嘗亢旱遠率諸僧轉海
龍王經爲民祈雨轉讀未畢泉中有物形如
巨蛇騰空而去俄爾洪雨四澍高下普霑以
有龍瑞故名焉
晉沙門于法蘭高陽人也十五而出家器識
沉秀業操貞整寺于深巖嘗夜坐禪虎入其

室因蹲牀前蘭以手摩其頭虎奮耳而伏數日乃去竺護燉煌人也風神情宇亦蘭之次于時經典新譯梵語數多辭句煩蕪章偈不整乃領其旨要刊其游文亦養徒山中山有清澗汲漱所資有採薪者嘗穢其水水即竭涸俄而絕流護臨澗徘徊歎曰水若遂竭吾將何資言終而清流洋溢尋復盈澗並武惠時人也支道林爲之像讚曰于氏超世綜體玄旨嘉遁山澤仁感虎兕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空澗枯泉還水右四人出冥祥記

晉長安有涉公者西域人也虛靖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以符堅建元十一年至長安縣以秘祝祝下神龍每旱堅常請之祝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群臣親就鉢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爲國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炎旱之憂至于六年十二月無疾而化堅哭之甚慟卒後七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屍骸所在唯有殮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堅減膳撤懸以迎和氣至七月降雨堅謂中書朱肜曰涉公若在朕豈燋心於雲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乎肜曰斯術幽遠實亦曠古之奇也

晉時佛圖澄博術終古道藝超群晉建武年正月至六月時天大旱石虎遣太子詣臨漳西谷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乞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

晉長安有竺曇摩羅剎此云法護其先月氏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天性純懿操行精苦篤志好學萬里尋師日誦萬言過目即能是以博覽六經遊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分抱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葱外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隨至西域大賫經論還歸中夏沿路傳譯寫爲晉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讚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爲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倦後隱居深山山有清澗恒取澡漱後有採薪者穢其水側俄頃而燥護乃徘徊歎曰人之無德遂使清泉輟流水若永竭真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流滿澗其幽誠所感如此故支遁爲之像贊云

護公澄寂　道德淵美　微吟窮谷　枯泉漱水
邈矣護公　天挺弘懿　濯足流沙　領拔云致

後立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至於道德化被遐布聲蓋四遠僧徒數千咸共宗事及晉惠西奔關中擾亂百姓流移護與門徒避地東下至澠池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後孫綽製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以護近山巨源

宋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求那跋陀羅三藏法師祈雨必使有感如其無獲不須相見跋陀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冀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即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秘咒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團蓋日在桑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賀勅見慰勞嚫施相續至太宗之世禮供彌隆到太始四年正月覺體不愈臨終之日延佇而

望云見天華聖像隅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太宗深加痛惜慰贈甚厚公卿會葬榮哀備焉

齊錢唐靈苑山有釋曇超姓張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都龍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遍觀山水獨宿樹下虎兕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祖即位被勅往遼東弘贊禪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適錢塘之靈苑山每一入禪累日不起後時忽聞風雷之聲俄見一人執笏而進稱嚴鎮陳通須臾有一人至形甚端正羽衛連翩下席禮敬自稱弟子居在七里任周此地承法師至故來展束富陽縣人故冬鑿麓山下為塼侵壞龍室群龍共忿作三百日不雨今已一百餘日井池枯涸田種永罷法師既道德通神欲仰屈前行必能感致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曰興雲降雨本是檀越之力貧道何所能乎神曰弟子部曲止能興雲不能降雨是故相請耳遂許之神倏然而去超乃南行經五日至赤亭山遙為龍咒願說法至夜群龍悉化作人來詣超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又與超夢云本因忿立誓法師既導之以善輒不敢違命明日晡時必當降雨超明旦即往臨泉寺遣人告縣令辦船於江中轉海龍王經縣令即請僧浮船啓首轉經纔竟遂興雲降大雨高下皆足歲以獲收超以永明十年卒春秋七十有四右五人出梁高僧傳

梁安國寺在秣陵縣都鄉同下里以永明九年起造寺有金銅像一軀高六寸五分以去天監六年二月八日於寺東房北頭第三間內忽聞音樂聲爾後房主藥王尼所住房牀前時時有光照屋到二十三日於光處忽有泉涌仍見此瑞像隨水而出遠近駭觀咸生隨喜泉既不竭乃累塼為井井猶存焉右一見梁京寺記云

唐釋空藏者至貞觀年住京師會昌寺誦經三百餘卷說化為業遊涼川原有緣斯赴昔往藍田負兒山所誦經賫麨六斛擬為月粮乃經三周日噉二升猶不得盡又感神鼎不知何來時至玉泉寺以為終焉之地時經亢旱泉竭苗焦合寺將散藏乃至心祈請泉即應時涌溢天雨滂沛道俗動色驚嗟不已至貞觀十六年終於會昌還葬山所

唐襄州光福寺釋慧璿姓董氏善通三論涅槃莊老俗書久已洞明由此聲譽久逸漢南至貞觀二十三年講涅槃經四月八日夜山神告曰法師疾作房宇不久當生西方至七月十四日講盂經竟斂手曰生常信施令須通散一毫以上捨入十方眾僧及窮獨乞人并諸異道言訖而終法座春秋七十有九初住光福寺居山頂上引汲為勞將移他寺夜見神人身長一丈衣以紫袍頂禮璿曰奉請住此常講大乘經勿以小乘為慮其小乘者亦如高山無水不能利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自止此山多佛出世一人讀誦講說大乘能令所住珍寶光明眷屬榮勝飲食豐饒若有小乘前事並失唯願弘持勿孤所望此山頂寺先無水可得山神曰法師須水此易可得來月八日定當得之自往劔南慈母山大

泉請一龍王去也言訖已不見恰至來月七日初夜大風卒起從西南來雷震雨注在寺北漢高廟下佛堂後百步許通夜相續至明方住唯見清泉香而且美合衆同幸及止此住本龍泉漸竭據斯以驗實感通奇（右此三出高僧傳）

園果篇第七十二（此有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樹果部
損傷部　種子部

述意部第一

竊惟王舍竹園經行是寄靈山石室宴坐斯依淨住過於十方慈化通於三界所以遠追須達高蒸菴羅崇無盡之因造不壞之地與心敬仰福趣玄門起念乖恭葉鍾湯炭故覩則發心見便忘返益福生善稱爲伽藍也若有眞心造作縱小得福弘多何況於大若起僞心修造縱大得福尚少何況於小是故行者若欲造作必須依法不得姧僞也

引證部第二

如過去因果經云諸僧伽藍中竹園僧伽藍最爲其始又中本經云羅閱祇國長者迦蘭陀心念可惜我園施與尼揵佛若先至奉佛及僧悔恨前施永爲棄捐大鬼將軍名曰半師知其心念即召閱叉推逐尼揵裸形無恥不應止此尼揵驚怖馳走而去長者歡喜營造精舍施佛及僧

又菩薩藏經云阿難我今於此竹園中轉此菩薩藏經不退轉輪斷一切衆生疑阿難過去諸佛亦皆於此虛空地分說菩薩藏經阿難所有貪瞋癡衆生入此竹園不發貪瞋癡衆鳥入者非時不鳴洴沙天王與諸婇女入此園中共相娛樂自覺無欲諸女亦爾時王歡喜每作是念願世有佛當以園奉上於佛佛於中住我當聞法何以故可供養者應住此園非五欲人所應得住是園無有虺蛇蜈蚣蚊虻毒螫若住其中無復毒心亦是竹園不共功德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信心清淨以園林地施與衆僧令僧受用命終生揵陀羅天天女園遶百倍縱逸若有衆生以善修意爲遮寒熱造作義屋令人受用命終生常恣意天五欲自娛從天命終若得人身爲王大師

樹果部第三

如立世阿毗曇論云閻浮樹者此樹生在閻浮提地北邊在泥民陀羅河南岸是樹株本正洲中央從樹株中央取東西角並一千由旬是樹生長具足形容可愛枝葉相覆久住不彫一切風雨不能侵入次第相覆高百由旬下本洪直都無瘤節五十由旬方有枝條樹身徑刺廣五由旬圍十五由旬其一一枝橫出五十由旬中間亘度一百由旬周迴三百由旬其果甘美無比如細蜂蜜果大如甕其核大小如世間閻浮子核其上有鳥獸之形東西枝有子多落閻浮提地少落水者南枝果子並落閻浮提北枝果子悉落河中爲魚所食樹根悉是金砂所覆當春雨時下不漏濕夏則不熱冬無風寒乾闥婆及藥叉神依樹下住如是之事云何知耶昔王舍城有兩比丘具神通力共爲朋友往看彼樹遂至樹所見樹果熟墮地自破其一比丘從其蒂

孔授手至甲其最長指猶不至核牽手而出
爲果所染手甲皆赤其果香氣能染人心鼻
嗅果香第二比丘問言汝欲食不長老我不
樂食是事者有不可思議是離欲結最爲癡
大何以故若人未離欲嗅是香即生心氣乃
發顛狂有諸離欲外人若嗅此香退失離欲
之地是二比丘還王舍城說如上事時有一
人名曰長脛本是王種姓拘利氏宿業果報
所得神通若行水中前脚未没後脚已移若
行草葉草雖未靡便得移步從人從佛聞說

此樹即白佛言我今行至閻浮樹不答云得
至是人禮佛向北而去度諸山經過七山第
七名金邊山登山頂向北聳身遠望唯見黑
暗怖畏而返佛問汝至閻浮樹不答言不到
佛問汝何所見答曰唯覩黑暗佛言此黑暗
色即閻浮樹是人重禮佛足右遶三帀更向
北行重度前七山更度後七山又度六大國
又度七大樹林林間有七大河度是七河又
度阿摩羅林及訶梨勒林乃至閻浮南枝從
南枝上行至北枝是人俯窺見下水相與常

水異澄清洞徹都無障礙是人思惟我之神
通今於此處得成就不因脚履水手攀樹枝
是脚至水如石即没於此神通不得成就此
水輕細如酥油浮在水上若以此水投於彼
水即沉如石是人取一果子還奉世尊佛受
此果破爲多片施諸大衆果汁染於佛手佛
以此手擊於山石至今赤色如昔不異濕亦
不燥掌迹分明因昔分果爲片片故因名此
石爲片片巖是時佛化優樓頻螺迦葉亦取
此果與迦葉是閻浮樹外有二林形如半月

圍遶此樹其內有林名呵梨勒外名阿摩勒
是果熟時其味最美不辛不苦如細蜂蜜果
形大小如二斛器阿摩勒林南復有七林七
河相間其最北林名曰菴羅次名閻浮三名
婆羅四名多羅五名人林六名石榴林七名
劫畢他林如是諸果不辛不苦甜如蜂蜜是
人林中果形似人若離欲人食此果者退失
禪定其劫畢他林南有六大國其最南國名
曰高埦次名俱膩婆三名毗提訶四名麻訶
毗提訶五名欝多羅曼陀極北第六名捨喜

摩羅耶是六國內人皆貞善持十善法其獸
自死自至人所乃食其肉是處犛牛其數最
多以其氂尾用覆屋舍其地生麥不須耕墾
是麥熟已無有糠糩是其國人磨蒸爲飯其
麥氣味甘美如蜜又長阿含經云所以名閻

浮提者下有金山高三十由旬由閻浮樹故
得名爲閻浮金閻浮樹其果如箄其味如蜜
樹有五大枛四面四枛上有一枛其東枛果
乾闥和所食其南枛果七國人所食一名拘
樓國二名拘羅婆三名毗提四名善毗提五
名漫陀六名婆羅七名婆梨其西枛果海虫
所食其北枛果禽獸所食其上枛果星宿天
所食

又中阿含經云過去閻浮提人壽八萬歲時
有轉輪聖王出世名高羅婆王有樹名善住
尼拘類王而有五枝第一枝者王所食及皇
后第二枝者太子食及諸臣第三枝者國人
民食第四枝者沙門梵志食第五枝者禽獸
所食尼拘類樹果大如二升瓶味如淳蜜丸
無有護者亦無相偷有一人來飢渴極羸頹

色顦顇欲得食果往至樹王所飽噉果已毀折其枝持果歸去尼拘樹王有一天依而居之彼作是念閻浮洲人異哉無恩無有反覆我寧令樹無果即不生果復有一人飢渴極羸欲得噉果往詣樹所見樹無果即往詣高羅婆王所白曰天王當知善住尼拘樹王無果王聞已如力士屈伸臂頃至三十三天住帝釋前白曰拘翼當知尼拘樹王不生果於是帝釋及高羅婆王如力士屈伸臂頃至善住尼拘類樹不遠而住化作大水暴風雨已拔根倒樹於是樹王居止樹天因此故憂苦愁慼啼泣垂淚在帝釋前立帝釋問曰何意啼泣彼天白曰當知大水暴風雨拔根倒樹願善住尼拘類樹王還復如本於是天帝復化作大水暴風雨已令尼拘樹王即復如故

又華嚴經云雪山頂有藥王樹名非從根生非不從根生縱廣六百八十萬由旬下極金剛際此樹生根時閻浮提樹一切根生若生莖時及枝葉華果時閻浮提樹一切悉生枝葉華果其樹根能生莖能生根是故名曰不從根生非不從根生於一切處悉能生長唯除地獄深坑及水輪中不得生長耳

又雜阿含經云昔者有王名拘獵國中有樹名善波提桓五百六十里圍下根周帀八百四十里高四千里枝四布帀二千里樹有五果道有五面一面者國王與宮內諸妓女共食二面者大臣百官皆共食之三面者人民共食之四面者諸釋道士共食之五面者飛鳥禽獸共食之果如升瓶其味甜如蜜樹無守者果分不相侵時人壽八萬四千歲有九種病一寒二熱三飢四渴五大便六小便七愛欲八食多九年老女人年五百歲爾乃行嫁（此同彌勒佛出世時也）

損傷部第四

如僧祇律云佛在世時有闡陀比丘須木造房有薩羅樹林便往伐之持用成房爾時林中有鬼神依止此林語闡陀言莫斫是樹令我小弱男女暴露風雨無所依止闡陀答言死鬼速去莫住此中誰喜見汝即便伐之時此鬼神即大啼哭將諸兒子詣世尊所佛知而故問汝何以啼哭答言世尊尊者闡陀伐我林樹持用作房我男女大小風雨漂露當何所依爾時世尊為此鬼神隨順說法憂苦即除去佛不遠便有林樹世尊指授令得住止佛訶闡陀已如來一宿住止是處左右有樹木與人等者便為塔廟是故神祇樂來依止云何惡口罵之又四分律佛亦不許斫神樹斫者得突吉羅罪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持戒離於邪見見人斫伐鬼神大樹夜叉羅剎之所依止其人擁護令不斫伐此諸鬼神不惱害人依樹受樂無樹則苦此人命終生歡喜天與眾天女歡娛受樂從天命終若得人身安隱巨富又毗尼母經云有五種樹比丘不得斫伐一菩提樹二鬼神樹三閻浮提樹四阿私陀樹五屍陀林樹若比丘為三寶種三種樹一者果樹二者華樹三者葉樹此但有福無過有比丘樹上安居縛木作牀即不下樹放便利樹下此樹有大鬼忿瞋打此比丘殺佛言從今已去不聽比丘樹上安居樹下便利有五種

樹不得破一菩提樹二神樹三路中大樹四屍陀林樹五尼拘陀樹若佛塔壞若僧伽藍壞爲水火燒得斫四種除菩提樹有五種樹應得受用一者火燒二者龍火燒三者自乾四者風吹來五者水漂如是等樹得受用

種子部第五

如長阿含經云有何因緣世間有五種子有大亂風從不敗世界吹種子來生此國一者根子二者莖子三者節子四者虛中子五者子子是爲世間有五種子出

又起世經云有何因緣有五種子世間出現佛告比丘若於東方有諸世界或成已壞或壞已成或成已住南西北方成壞及住亦復如是爾時有阿那毗羅大風別於他方成住世界吹五種子散此界中散已復散乃至大散所謂根子莖子節子接子子子此爲五子閻浮樹果大如摩伽陀國一斛之甕摘其果時汁隨流出色白如乳味甘如蜜閻浮樹果隨所出生有五分益謂東南西方上下二方東方生者諸揵闥婆皆共食之南方生者爲七大聚落人民所食何者爲七一名不正旪二名旪喚三不正體四賢五善賢六牢七勝西分生者金翅鳥等所共食之上分生者虛空夜叉皆共食之下分生者海中諸蟲皆來取食

又觀佛三昧經云佛言雪山有樹名殃伽陀其果甚大其核甚小推其本末從香山來以風力故得至雪山孟冬盛寒羅刹夜叉在山曲中屎㞘之處糞穢不淨盈流于地猛風吹雪以覆其上漸漸成塹五十由旬因糞力故此果得生根莖枝葉華實滋茂春陽三月八方同時皆悉風起消融冰雪唯果樹在其果形色閻浮提果無以爲譬其形團圓滿半由旬婆羅門食即得仙道五通具足壽命一劫不老不死凡夫食之向得四沙門果三明六通無不悉備有人持種至閻浮提糞壞之地然後乃生高一多羅樹名拘律陀果名多勒大如五升瓶人有食者能除熱病又涅槃經云佛言善男子雪山有草名曰忍辱牛若食之則成醍醐頌曰

祇園感神來　鹿苑化拘隣　聖人居福地
賢士樂山園　乍聞千葉現　時動百華鮮
香草皆滿地　靈芝遍房前　甘池流八水
神井涌九泉　華旛高颺颺　應感下飛仙
鳥弄千聲囀　人歌百福田　盛哉茲勝處
誰見不留連

感應緣 略引十二驗

周隱王二年地暴長
夏秦周漢時山亡
漢哀帝時有靈樹變
漢建昭五年有大槐樹變
漢靈帝有二樗樹變
漢光和年時有靈草變
晉永嘉年時有偃鼠出怪
吳先主時有靈樹出變
吳時太守郡境有靈槎怪
太古之時有女馬皮變爲蠶蟲
宋沙門釋僧瑜亡後房內生雙桐樹
唐王玄策西國行傳有金山

周隱王二年四月齊地暴長長丈餘高一尺

五寸京房易妖曰沇長四時暴占春夏多吉
秋冬多凶歷陽之郡一夕淪入地中而爲澤
水今麻湖是也不知何時運升樞曰邑之淪
陰呑陽下相屠焉
夏桀之時厲山亡秦始皇之時三山亡周顯
王三十二年宋大丘社亡漢昭帝之末陳留
昌邑社亡京房易傳曰山默然自移天下有
兵社稷亡也故會稽山陰瑯瑘中有怪山世
傳本瑯瑘東武山也時天夜風雨晦冥旦而
見武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時東武
縣山亦一夕自亡去識其形者乃知其移來
今怪山下見有東武里蓋記山所自來以爲
名也又交州脆州山移至青州凡山徙皆不
極之異也此二事未詳其世尚書金縢曰山
徙者人君不用道士賢者不興或祿去公室
賞罰不由君私門成群不救當爲易世變號
說曰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天有四時五行
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
而爲風散而爲露亂而爲霧凝而爲霜雪立
爲蝱蜺此天地之常數也若四時失運寒暑
乖違則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
流飛此天地之色診也此寒暑不時天地承
否也故石立土踊天地之痤贅也山崩地陷
天地之癰疽也衝風暴雨天地之奔氣也雨
澤不降川瀆涸竭天地之燋枯也
漢哀帝建平[卅三]三年零陵有樹量地[廿八]圍一丈六
尺長一十四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
枯三月樹本自立故處汝南平陽遂鄉有樹
博地生枝葉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髮稍
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欲衰下人將
起則有木生爲人狀其後有王莽之篡
漢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立社
山陽橐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樹復
立故處說曰凡斷枯復起皆廢而復興之象
也是世祖之應耳
漢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高
四尺其一株宿昔暴長長一丈餘麤大一圍
作胡人狀頭目鬢髮備具其五年十月正殿
側有槐樹皆六十圍自拔倒豎根上枝下其
於洪漸皆爲木不曲直中平又長安城西北
六七里有空樹中有人面生鬢
漢光和七年陳留濟陰東郡宛句離狐界中
草生作人狀操持兵弩牛馬龍蛇鳥獸之所
白黑各如其色羽毛頭目足翅皆備非但髣
髴像之尤純舊說曰近草妖也是[廿九]歲有黃巾
賊起漢遂微弱[卅三]吳五鳳元年六月交阯稗草
化爲稻
晉永嘉五年十一月有偃鼠出延陵郭璞筮
之遇臨之益曰此郡東縣當有妖人欲搆制
者尋亦自死矣
吳先主時陸敬叔爲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樹
下數斧忽有血出至樹斷有一物人頭狗身
從樹穴中出走叔曰此名彭侯烹而食之其
味如狗
葛祚字亢先丹陽句容人也吳時作衡陽太
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爲妖怪百姓爲之立
廟行旅必過要禱祠槎槎乃沉沒不着槎浮
則船爲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斤斧之屬將
伐去之明日當至其夜廟保及左右居民聞
江中洶洶有人聲非常咸怪之旦往視槎移

去沿流流下數里駐在灣中自此行者無復傾覆之患衡陽人美之爲祚立碑曰政德所穰神等爲移尋舊說云

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男一女牡馬一疋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既承此言馬乃絶韁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息父曰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乃亟乘以歸爲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爲是故也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而殺之曝皮於庭父行女與隣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爲婦耶招此屠剝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隣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爲蠶而績於樹上其繭綸理厚大異於常蠶隣婦取而養之其收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是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餘類也案天官辰爲馬星蠶書曰月當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周禮教人職掌禁原蠶者注云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其傷馬也漢禮皇后親採桑祀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苑窳婦人先蠶者也故今世或謂蠶爲女兒者是古之遺言也右此十驗出搜神記

宋釋僧瑜吳興餘杭人本姓周氏弱冠出家號爲神理精脩苦業始終不渝元嘉十五年遊憩廬山同侶有曇溫慧光等皆厲操貞潔俱尚幽棲乃共築架其山之陽今招隱精舍是也瑜常以爲結溺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損藥王之蹤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契燒身四十有四孝建二年六月三日將就本志道俗赴觀車騎填接瑜率衆行道訓授典戒爾日密雲將雨瑜乃慨然發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朗如期誠無感便宜滂澍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昧也言已頃之雲景明霽及焚烟交至合掌端一有紫氣騰空刈表煙外移晷乃歇後旬有四日瑜所住房裏雙桐生焉根枝豐茂巨細如一貫櫋直竦遂成鴻樹理識者以爲娑羅寶樹尅炳泥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號曰雙桐沙門吳郡張辯時爲平南長史親覩其事具爲傳讚云出冥祥記

從吐蕃國向雪山南界至屈露多悉立等國云從此驛北行可以九日有一寶山山中土石並是黃金有人取者即獲殃咎出王玄策西國行傳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

音釋

⿸疒庸餘封切　旰古案切晚也　液羊益切津潤也　澇郎到切霔雨也　詖去奇也　嵐盧含切　坻都禮切　頗胝迦梵語也此云水玉胝張尼切　殑伽梵語也此云天堂來河名也殑渠京切　慤苦角切　鯌倉各切魚名　駛疎士切疾也　⿰月逃徒因切　蜮胡國切蟲名短似狀如鱉　澧盧啓切　瘞於計切埋也　瞹正作僾於代切彷彿也　獠力討切夷名　贔屭贔平祕切屭香義切贔屭作力貌　裄下庚合浪二切　餌忍止切食

也滹徐林切江名　埜羊傾切與埜同　蹲徂尊切踞也　燉煌徒叔

洋切埏切煌胡即名丸切　兕許里切一角似牛　撤直列切除去也　遛

湧須蟲名切　遘古候切逅也　麁倉胡切谷　鯈式竹切與儵同　魆許律切

切蛇行　螫施隻切毒也　瘤力求切附贅也　瓮烏貢切與甕同　簟

也鄒計切蕞也　脛胡定切　犛莫交切犛牛也　長髦莫高切髦也

糠苦剛切穀皮也　檜苦外切　䅧　瓜音孤　淖女教切和也　峻

牆口陁切也　摳苦侯切　脆此芮切　膝徒以切卒日全縢也

虹戶公切大虹也　薄傍各切　飩徒丸切　餘力弃切　訮忍乘

切　診之忍切　瘞於計切　贅之芮切　橐他各切

同駭也　寬苦官切　秖都禮切　稗蒲拜切　剬

木名　居　紙二切　穀卒也

之莬之切二切　韁居良切馬紲也　撅正作厥居月切蹶也　璽古典切與繭同

特二切勇主切　蹤五列切跡也　㸌以聹切與啟同　𣪠居消切日昂　㩓

竅所追切缘也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振四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漁獵篇第七十三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敬尋如來設教深尚仁慈禁戒之科殺害爲重衆生貪濁愛戀己身刑害他命保養自軀由著滋味漁捕百端貪彼甘肥罝羅萬種或擎鷹放犬冒涉山丘擁劒提戈穿窬林藪或垂綸河海布網江湖香餌鉤魚金丸彈鳥遂使輕鱗殞命弱羽摧年穴罷新胎巢無舊卵既窮草澤命侶遊歸於是脂消鼎鑊肉碎枯形識附羹中魂依膾裏何期此身可重彼命爲輕遂喪彼身形養己軀命止存口腹不顧酸傷但爲庖廚橫加屠割致使怨家讎隙遍在冥中債主逐隨滿於空界不善業相以自莊嚴諸惡律儀無時暫捨菩薩爲此斂眉大士由茲抆淚但惟四生遞受六道輪廻或此身怨府昔是至親曩世寄交今成踈友改形易貌不復相知彼没此生何由可測但慈悲之道救拔爲先菩薩之懷慇濟爲用常應遍遊地獄代其受苦廣度衆生施以安樂也

引證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有十六惡律儀何等十六一者爲利餧養羔羊肥已轉賣二者爲利買已屠殺三者爲利餧養猪㹠肥已轉賣四者爲利買已屠殺五者爲利餧養牛犢肥已轉賣六者爲利買已屠殺七者爲利養雞令肥肥已轉賣八者爲利買已屠殺九者釣魚十者獵師十一者劫奪十二者魁膾十三者網捕飛鳥十四者兩舌十五者獄卒十六者呪龍能爲衆生永斷如是十六惡業是名修戒

又雜阿毗曇心論云有十二種住不律儀一屠羊二養雞三養猪四捕鳥五捕魚六獵師七作賊八魁膾九守獄十呪龍十一屠犬十二伺獵屠羊者謂殺羊以殺心若養若賣若殺悉名屠羊養雞養猪亦如是捕鳥者若殺鳥自活捕魚獵師亦如是作賊者常行劫害魁膾者主殺人自活守獄者以守獄自活呪龍者習呪龍蛇戲樂自活屠犬者旃陀羅伺

獵者王家獵主

又對法論云不律儀業者何等名爲不律儀者可謂屠羊養雞養猪捕鳥捕魚獵鹿罝兔刦盜魁膾害牛縛象立壇呪龍守獄讒搆好爲損等屠羊者爲欲活命屠養買賣如是養雞猪等隨其所應縛象者恒處山林調執野象立壇呪龍者習呪龍蛇戲樂自活讒搆者以離間語毀壞他親持用活命或由生彼種姓中或由受持彼事業者謂即生彼家若生餘家如其次第所期現行彼業決定者評身諸方便爲先決定要期現行彼業是名不律儀業

又出曜經云南海卒涌驚濤浸灌有三大魚流入淺水自相謂言我等厄此及湧水未減宜可逆上還歸大海復礙水舟不得越過第一魚者盡力跳舟得度次魚復憑草獲過其第三魚氣力消竭爲獵者得之佛見而說偈曰

是日已過　命則隨減　如魚少水　斯有何樂

又菩薩本行經云波斯匿王有一大臣名曰師質財富無量應時得度時舍利弗爲說經法師質聞法不慕榮貴求欲出家便以居業盡以付弟剃除鬚髮而著袈裟便入深山坐禪行道其婦愁憂思念前夫不順後夫其弟見嫂思念恐兄反戒還奪基業便語賊師雇汝五百金錢斫彼沙門頭來賊師受錢往到山中見彼沙門沙門語言我唯弊衣無有財產汝何以來賊即答言汝弟雇我使來殺汝沙門語賊我新作道人不解道法且莫殺我須我見佛少解經法殺我不遲賊語之言今必殺汝不得止也沙門即舉一臂而語賊言且斫一臂留我殘命使得見佛時賊便斫一臂持去與弟於是沙門便往見佛佛爲說法汝無數刦來割截其頭手脚之血多於四大海水積身之骨高於須彌涕泣之淚過於四江飲親之乳多於江海一切有身皆受衆苦皆從習生有斯衆苦唯當思惟八正之道聞佛所說豁然意解即於佛前得阿羅漢道便放身命而般涅槃賊擔其臂往持與弟便持臂著於嫂前謟其嫂言常云思念前壻此是其臂其婦悲泣便往白王王即推校如實不虛便殺其弟諸比丘問佛而此沙門前世之時作何惡行今見斫臂修何德本今值世尊得阿羅漢佛告諸比丘乃昔過去波羅柰國有王名婆羅達出行遊獵馳逐走獸迷失徑路不知出處草木叅天無餘方計而得來出大用恐怖遂復前行見一辟支佛王問其言迷失徑路從何得出軍馬人衆在於何所時辟支佛臂有惡瘡不能舉手即便持脚示其道徑王便瞋恚此是我民見我不起及持脚示我道徑王便拔刀斫斷其臂時辟支佛意自念言王若不自悔責當受重罪無有出期於是辟支即於王前飛昇虛空神足變現時王見已以身投地舉聲大哭悔過自謝唯願下來受我懺悔時辟支佛即便來下受其懺悔時辟支佛便入涅槃王收起塔華香供養常於塔前懺悔求願而得度脫爾時王者此沙門是由所辟支佛臂五百世中常見斫臂而死至于今日由懺悔故不墮地獄而得度脫成阿羅漢道佛告比丘一切殃福終不朽

敗諸比丘聞莫不驚悚頌曰

樂由放逸　苦已憂身　榮位寵辱　危若浮雲
漁獵好殺　違慈損神　怨塗反報　楚痛何申

感應緣（略引一十四驗）

楚養由基善射術
諸葛恪出獵有怪如小兒
魯桓公被齊襄公殺爲怪
晉譙郡周子文等遊獵受現報
宋阮稚宗好獵現受苦報
梁鄒文立以屠爲業現報大患
隋王驃騎將軍好獵女狂如兔
隨鷹揚郎將姜略好獵見群鳥索命
隨冀州外邑有小兒燒雞卵食現報
唐遂安公李壽好獵被大王割肉
唐曹州人方山開好獵現報受苦
唐汾州人劉摩兒好獵現報受苦
唐隴西李知禮好獵現報受苦
唐進州屠兒殺猪有徵驗

楚王遊于苑白猨在焉王命善射者令射之數發猨搏矢而嬉乃命由基由基撫弓則猨抱木而號及六國時更羸謂魏王曰臣能爲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更羸曰可有閒鴈從東方來而更虛發而鳥下焉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閒有物如小兒申手欲引人恪令申去故地去故地則死既而參佐問其故以爲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閒其精如小兒見人則申手欲引人名曰傒引去則死毋謂神明而異之諸君偶未之見耳（右二驗出搜神記）

魯桓公夫人文姜者齊襄公之妹也桓公與文姜俱朝于齊襄公通其妹焉桓公譴責文姜文姜告襄公襄公怒乃與桓公飲酒桓公出襄公使公子彭生送桓公於車彭生多力乃抵桓公脅桓公薨於車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何辭以告于諸侯請以彭生除恥辱也齊人歸罪於彭生而殺之後襄公獵于貝丘有犬豕從者曰臣見豕乃彭生也襄公怒曰彭生何敢見乎射之豕乃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而還其臣連稱管至甫二人作亂遂殺襄公焉（出冤魂志）

續搜神記曰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家在晉陵少時喜射獵嘗入山獵忽山岫閒見一人長五丈許捉弓箭鏑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城喚曰阿鼠（阿鼠子文小字）子文不覺應曰諾此人牽弓滿鏑向子文文便失魄厭伏

續搜神記曰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爲舍住夜中有一人長一丈著黃衣白帶來謂射人曰我有讎尅明當戰君可見助當有相報射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報爲答曰明食時君可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南往應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人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爾唯見二大蛇長十餘丈於溪中相遇便相盤繞白映勢弱射人因引弩射之黃映者即死因將暮復見昨人來辭謝云住此一年獵明年慎勿復來來必爲禍射人曰善還停一年獵所獲甚多家致巨富數年後憶先山多肉忘前言復更往獵復見先白帶人語之言我語君勿復來君不

能見用餜子已大令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甚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人皆長八尺俱張口向之射人即死呂氏春秋曰湯見設網者四面張而祝之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來者皆羅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如此

宋阮稚宗者河東人也元嘉十六年隨鍾離太守阮愔在郡愔便與稚宗行至遠村郡吏蓋苟邊定隨焉行達民家恍惚如眠便不復寤民以爲死轝出外門方營殯具經夕能言說初有一百許人縛稚宗去行數十里至一佛圖僧衆供養不異於世有一僧曰汝好漁獵今應受報便取稚宗皮剝臠截具如治諸牲獸之法復納于深水鉤口出之剖破解切若爲膾狀又鑊煮鑪炙初悉糜爛隨以還復痛惱苦毒至三乃止問欲活不稚宗便叩頭請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云一灌除罪五百稚宗苦求多灌沙門曰唯三足矣見有蟻數頭道人指曰此雖微物亦不可殺無論復㠯此者也魚肉自死此可噉耳齋會之日悉著新衣無新可浣也稚宗因問我行旅有三而獨嬰苦何也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而故犯唯爾愚朦不識緣報故以相誡因爾便穌數日能起由是遂斷漁獵耳（右一人出冥祥記）

梁小莊嚴寺在建康定陰里本是晉零陵王廟地天監六年度禪師起造時有鄧文立者世以烹屠爲業嘗欲殺一鹿鹿跪而流淚以爲不祥即加刳割鹿懷一麑尋當產育就庖哀切有惻害心因斯患疾眉鬚皆落身瘡並壞因生慚愧深起悔責乃求道度禪師發露重懺立大誓願罄捨家資迴買此地爲立伽藍（見梁京寺記云）

隋開皇末年代州人姓王爲驃騎將軍在蒲州鎮守性好畋獵所殺無數有五男無女後生一女端美見者皆愛奇之父母鍾念不同凡人既還鄉里里人親族爲作衣服而共愛養之女年七歲一旦失去無處求覓疑隣里戲藏訪問不見諸兄乘馬遠覓乃見去家三十餘里馬追不及兄等以數十騎共圍而始得之口中作聲如似兔鳴足上得刺盈掬經月餘日不食而死父母悲痛不能自割良由父獵殃及女受合家齋戒練行不絕大理寺丞宋宣明曾爲代府法曹爲臨說之（出冥報記）

隋鷹揚郎將天水姜略少好畋獵善放鷹犬後遇病見群鳥千數皆無頭圍遶略牀叫鳴曰急還我頭來略輒頭痛氣絕久穌因請衆僧急爲諸鳥追福許之皆去既而得愈差已終身絕其酒肉不殺生命臨在隴右見姜略已年六十許自說云爾

隋開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兒年十三常盜隣卵燒煨食之後朝村人未起其聞外有人扣門呼此兒聲父令兒出應之見一人云官喚汝兒曰喚我役者入取衣糧使者曰不須也因引兒出村南舊是桑田耕訖未下種旦此小兒忽見道右有一小城四面門樓丹素甚嚴兒怪曰何時有此城使者呵之勿使言因至城北門令小兒前入小兒入閫城門忽閉不見一人唯是空城地皆熱灰碎火深纔沒踝小兒忽呼叫走趣南門垂至即閉又走

趣東西亦皆如是未到則開既至便閉時村人出因採桑男女甚衆皆見此兒在耕田中口似啼聲四方馳走皆相謂曰此兒狂耶旦來如此遊戲不息至日食時採桑者皆歸兒父問曰見吾兒不桑人答曰父兒在村南走戲喚不肯來父出村外遙見兒走大呼其名一聲便住城灰忽然不見見父而倒號泣言之視其足半脛已上血肉燋乾其膝已下洪爛如炙抱歸養療髀已上肉如故膝已下遂爲枯骨隣里聞之競來問由答見如前諸人看其走處足跡通利了無灰火良因罪業觸處見獄於是邑人男女無揀大小皆持齋戒至死無虧有大德僧道慧法師本冀州人具爲臨說同其隣邑也

唐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壽始以宗室封王貞觀初罷職歸京弟性好畋獵常籠鷹數聯殺他狗餧鷹既而公疾見五犬來責命公謂之曰殺汝者奴通達之禍非我罪也犬曰通達豈得自在耶且我等既不盜汝食自於門首過而枉殺我等要當相報終不休也公謝罪請爲追福四犬許之一白犬不許曰我既無罪殺我又未死間汝以生割我肉臠臠苦痛吾思此毒何有放汝耶俄見一人爲之請於犬者曰殺彼於汝無益放令爲汝追福不亦善乎犬乃許之有頃公穌遂患偏風支體不遂於是爲犬追福而公疾竟不差除延安公竇惲云夫人之弟爲臨說之耳 右四驗出冥報記

唐曹州城武人方山開少善弓矢尤好遊獵以之爲業所殺無數貞觀十一年死經一宿穌云初死之時被二人引去行可十餘里即上一山三鬼共引山開登梯而進上欲至頂忽有一大白鷹鐵爲觜爪飛來攫開左頰而去又有一黑鷹亦鐵觜爪攫其右肩而去及至山頂引而廳事見一官人被服緋衣首冠黑幘謂山開曰平生有何功德可並具言之對曰立身已來不修功德官曰可且引向南院觀望二人即引南行至於一城非常崚峻二人扣城北門數下門遂即開見其城中赫然捻是猛火門側有數箇毒蛇皆長十餘丈頭大如五升塊口中吐火如欲射人山開恐懼不知所出唯知叩頭念佛而已門即自閉乃還見官人欲遣受罪侍者諫曰山開未合即死但恐一入此城不可得出未若且放令修功德官人放之令前二人送之依其舊道而下復有飛鷹欲攫之賴此二人援之免脫下山遂見一坑其中極穢逡巡之間遂被二人推入須臾即穌介跡極深終身不滅山開於後遂捨妻子以宅爲佛院恒以讀誦爲業 出冥報記

唐汾州孝義縣懸泉村人劉摩兒至顯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遇患而終其男師保明日又死父子平生行皆險詖其比隣有祁隴威因採楪被車輾死經數日而穌乃見摩兒男師保在鑊湯中須臾之間皮肉俱盡無復人形唯見白骨如此良久還復本形隴威問其故對曰爲我射獵故受此罪又謂保曰卿父何在對曰我父罪重不可卒見卿既即還請白家中爲修齋福言訖被使催促前至府舍見館宇崇峻執杖者二十餘人一官人問之曰汝比有何福業對曰隴威去年正月在獨

村看讀一切經脫衫一領布施兼受五戒至今不犯官人乃云若如所云無量功德何須來此乃索簿勘見簿曰其人合死不虛側注云受戒布施福助更合延壽乃遣人送還當即穌活（出冥報記）

唐隴西李知禮少趫捷善弓射能騎乘兼工[十二]放彈所殺甚多有時罩魚不可勝數貞觀十九年微患三四日即死乃見一鬼并牽馬一疋大於俗間所乘之馬謂知禮曰閻羅王追公乃令知禮乘馬須臾之間忽至王前王約東云遣汝討賊必不得敗敗即殺汝有同侶二十四人向東北望賊不見邊際天地盡昏埃下如雨知禮等敗語同行曰王教嚴重寧向前死不可敗歸知禮迴馬前射三箭以後諸賊似稍卻縮數滿五發賊遂敗散事畢謁王王責知禮汝敵雖退何為初戰之時即敗以麻辮髮并縛手足卧在石上以大石鎮而用磨之前後四人體並潰爛次到知禮勵聲叫曰向者賊敗並是知禮之力還被王殺無以勵後王遂釋放更無屬著恣意遊行凡經三日向於西北出行入一牆院禽獸一群可滿三畝餘地摠來索命漸相逼亦曾射殺一雌犬直向前齧其面次及身體無不被傷見三大鬼各長一丈五尺圍亦如之共剝知禮皮肉須臾摠盡唯面及目白骨兼見五藏及以此肉分乞禽獸其肉落而復生生而復剝[十三]如此三日苦毒之甚不可勝記事畢大鬼及禽獸等忽然摠失知禮迴顧不見一物遂即踰牆南走莫知所之意中似如一跳千里復見一鬼遂及知禮乃以鐵籠罩之有無數魚競來唼食良久鬼遂到迴魚亦不見其家舊供養一僧其僧先死來與知禮去籠語知禮云檀越大飢投之三丸白物如棗令禮噉之時便大飽而語之曰檀越還家僧亦別去禮到所居宅北見一大坑其中有諸槍矟攢植不可得過見其兒女并婢齋箱并有錢絹及一器飲食在坑東北知禮心中將此婢及以姪女遊戲意甚怪之迴首北望即見一鬼拔劒直進知禮惶懼委身投坑即得穌也自從初死至於重生凡經六日後問家中乃是姪女持紙錢絹解送知禮當時所視乃見銅錢絲絹也（右三驗出冥報拾遺）

唐顯慶三年徐王任進州刺史之時有屠兒在市東巷殺一猪命斷湯燖皮毛並落死經半日貪殺餘猪未及開解至曉以刀破腹長劃腹下一刀刃猶未入腹其猪忽起走出門直入市西壁至一賢者店內牀下而卧市人競往看之屠兒猶執刀逐走看者問其所由屠兒答云我一生已來殺猪未曾聞見此事猶欲將去看者數百人皆瞋責屠兒競出錢贖得諸人共為造舍安置身毛久始得生胭下及腹下瘡處差已作大肉疣麤如臂許出入往來常不汙其室性潔不同餘猪至四五年方卒（并州晉陽縣人王同仁徐王府隊正具見說之）

慈悲篇第七十四（此有五部）

述意部　菩薩部　國王部[十四]

畜生部　觀苦部

述意部第一

夫含生稟氣皆有靈智蠢動翾翔咸知畏死致使菩薩興行救濟為先諸佛出世大悲為

本所以臨河羨魚不如結網觀他受福不如行因是故將求其報莫若先興其善貴賤等施黑白心平三寶福田四生同敬豈須臨時救濟給引衣食罄拳握之珍徹耳目之玩捐已奉施隨之以喜信夫篋笥以獎其意玉帛以表其誠身肉骨髓尚不保戀況復外財寧生愛著菩薩行行亦不待索雖心不待物而物亦筌心心物兩備福智雙行矣

菩薩部第二

如大集經云佛言我昔為於一切眾生修菩薩行為此法眼於諸眾生起大慈心捨己身血猶如大海與諸乞者捨頭眼耳如毗福羅山捨鼻舌等如十突盧那捨手腳等如毗福羅山捨皮施等可覆一閻浮提亦捨無量象馬奴婢妻子及以王位國土城邑宮殿村落等與諸乞者於諸佛所受持禁戒而無毀犯一一佛所無量供養一一佛所稟受無量那由他百千法門受持讀誦善修三昧我亦恭敬無量三乘四果聖人父母師長病苦之者無救護者為作救護無歸依者為作歸依無趣向者為作趣向令其安住我已如是於彼三大阿僧祇劫慈愍一切苦惱眾生故發大堅固勇猛之心久修無上菩提之行令於此盲冥世間無大導師儉法之時於如是等諸眾生中發心願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欲於三乘菩提令不退轉復願救度三惡眾生安置善道及涅槃樂

又雜寶藏經云爾時如來被佉陀羅刺刺其腳足血出不止以種種藥塗不能得差諸阿羅漢於香山中取藥塗治亦復不除十力迦葉至世尊所作是言曰若佛如來於一切眾生有平等心於羅睺羅提婆達多等無有異者腳血應止即時血止瘡亦平復（故知諸佛大悲於諸含識平等無異）

又四分律佛言乃往過去世時有王名曰慧燈乃使閻浮提人若男若女能言之者皆行十善王初生時有八萬四千藏自然而出於四交道隨所求索者一切施與時天帝釋便作是念此王慧燈隨其所索一切施與將恐來世奪我生處我今寧可往試為以無上道故施為以退轉耶即化作男子自相謂言王慧燈教我等行十惡殺生乃至邪見時諸大臣皆往白王王答言不我先有是語令閻浮提人能行之類皆行十善不殺生乃至不邪見我當為王是故無是語汝等今可嚴駕象乘我欲自行教化國人天象既至王即便乘王言可示我彼人言我教國人行十惡者彼即示王王問言慧燈教汝行十惡耶答言實爾王復問言可有方便行十善不答言有問言何者是耶彼答言若得成就菩薩生食其肉飲其血乃得行十善時王慧燈作如是念我於無始世已來經歷眾苦輪轉五道或受截手截腳耳鼻出眼截頭竟何所益即取利刀自割股肉以器盛血授與彼人而告之曰善男子汝可食飲此肉血奉行十善時彼男子不堪王慧燈威德即沒不現忽有天帝而在前立問王言王今布施為一天下二三四天下耶為日月天帝釋魔王梵王耶王答言我布施不為天下乃至魔梵等我作意欲求無上正真一切智度未度者解未解者未得

涅槃者令得涅槃度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如是等者時天帝釋便作是念我今令王慧燈以此瘡死者甚非所以當以天甘露灌其身上即便灌之瘡即平復如故佛告瓶沙王言爾時利益衆生王者豈異人乎即今父王白淨是也時王第一夫人者今母摩耶是時王慧燈者即我身是我於前世教化閻浮提數人皆行十善以是因緣故足下千輻相輪輪廓成就光明晃曜照三千大千國土又大悲芬陀利經云佛告諸善男子我於往昔過無量阿僧祇大劫爾時此土名無塵彌樓歡彼大劫百歲世人蓮華香如來像法中我為閻浮提輪王名曰無勝我及千子並發菩提俱共出家於蓮華香如來法中具修梵行唯有六子不欲出家不發菩提我數教語何不出家六子即報王言我不能出家王復問言汝等何不發菩提心彼言若能以一切閻浮提與我等者當發菩提我聞甚喜已令一切閻浮提人住三歸八齋又勸三乘分此閻浮提以為六分持與六子勸以菩提我即出家具

修梵行彼六王子不相和順興兵交戰各不自寧令閻浮提極大飢饉天不降雨五穀不成草木不生我即思惟今正是時應以身施血肉充足捨林而去往詣中國上彰水山上立大誓願時阿須羅宮皆悉大動彌樓傾搖海水波涌天及諸神皆悉悲泣我時即從山上便自投身以本願故即成肉山高一由旬縱廣正等人民鳥獸來食血肉以本願故晝夜生長漸漸乃高一千由旬正等亦爾四邊皆有人頭悉具髮毛眼耳鼻舌口齒彼諸人頭高聲唱言咄汝諸衆生各隨所欲恣意取之血肉六根身得充滿從意所求三乘之心乃至有求人天福者或有食血肉者或有取眼取耳取鼻取脣取齒取舌者以本願故尋即還復不盡不減乃至十千年中以身血肉充滿一切閻浮提人夜叉鳥獸於十千年中施眼如恒沙施血猶如四大海施已身肉若千須彌以舌施人如鐵圍山以耳施與如中彌樓山以鼻施與猶若大彌樓山我以齒施如耆闍崛山我身皮施遍娑呵剎善男子觀

我於十千年中以一身命如是無量阿僧祇施以無量阿僧祇衆生無一念頃而生悔心即立大願若我得成阿耨菩提意如是滿者如是普捨十方恒河沙數五濁佛土中以身肉充彼衆生恒沙大劫若我是願意不滿者令我永不見十方諸佛不成菩提亦使令我不聞三寶三乘之聲亦使我常處阿鼻地獄又大悲芬陀利經云佛言我憶無量劫時此佛剎名日月明於五濁時我於此閻浮提為轉輪王名曰燈明以善勸化一切衆生我時出遊觀園見有一人反縛兩臂極為急切即問諸臣此人何罪諸臣答言此誑王法豈是天民常由輸課六分輸一此人違命即告諸臣速放斯人儲粮酥油勿苦索之臣答王言終無有人能以善心輸王諸物所可日日給王夫人及諸眷屬廚供所須皆從民出自非王力終不可得我時愁憂卻自思惟此之王位今當付誰我有五百子皆勸以菩提即分此閻浮提為五百分付與諸子即捨詣林求仙梵行南近大海優曇波羅林中坐禪食果

草根用濟身命漸漸不久得五神通爾時閻浮提有五百商人入海採寶獲衆寶聚其中商主名曰宿王小福力故得如意摩尼從彼寶洲多取衆寶及與摩尼始發引時海水波涌諸龍惱亂海神啼泣中有龍仙名曰馬藏實是菩薩以本願故生於其中彼摩訶薩擁護商客安隱度海自還所住隨彼商客有惡羅剎恒逐於後伺求其便彼於晝日放暴風雨使諸商人迷失徑路不知所趣極甚恐怖發大音聲啼號悲泣求諸天神風雨神等乃至稱喚父母所愛兒息之聲爾時我以天耳聞彼音聲即生慰喻汝等商人勿得恐怖我當示道汝等徑路令汝安隱至閻浮提我於爾時即以繒帛而自纏手內著油中以火然之發至誠言我於林中三十六年遊四梵處為益衆生故食衆果既化八萬四千諸龍夜叉令住不退轉以是善根令我手然使此商人至閻浮提如是手然經於七日七夜彼諸商人安隱得到即自立願如此珍寶若我得成阿耨菩提令我得為商主採如意珠於此佛土一切十方恒河沙數五濁空佛土中雨於衆寶一一方中七反雨於種種衆寶隨意充足無量阿僧祇衆生令住三乘

又大丈夫論提婆菩薩說偈云

福德善丈夫　悲心施慧手　拔貧窮淤泥
不能自出者

如菩薩布施諸貧窮者皆來歸向如曠野樹行人熱時皆往歸趣菩薩愛樂名勝得解脫若有人來語菩薩言有乞者來菩薩歡喜即以財物而賞使者菩薩即以餘物而與乞者歡喜愛敬求者言乞作此語時懷憐愍心若有乞者不知菩薩體性樂施菩薩執手歡喜與語猶如親友壞彼不知使生知想傍人見之亦復歡喜若見乞者語言汝來欲須何等隨意而取安慰之言善來賢者莫生恐怖我當為汝作依止處使彼乞者心得清涼若如是施名為生人若不如是名為死人若不來者自往施之有來求者尚捨身命況復財物若無悲心不名為施若有悲心施即是解脫雖復大富名貧窮者富者雖與無悲愍心雖名曰與不名施主悲愍心施是名施主若求報施名為施者賣貿之人亦可名施若求報施果報猶尚無量況有悲心不求報施果報何可稱計若求報施唯可自樂不能救濟徒自疲勞悲心施者能有救濟後得果時能大利益修施者得富修定者得解脫修悲者得無上菩提果中最勝菩薩思惟因彼乞者得證菩提我今因施得無比樂因中施樂猶尚如是況無上菩提如是乞者其恩甚重無以可報若以財寶不足報恩當以無上菩提而施與之以我福故願使乞者於將來世亦如我今成大施主得無上菩提不念恩者無有悲心若無悲心無有行施若不施者不能濟度衆生生死若不行施覆蔽悲心如以書石乃知真偽假使怨家亦如親友

國王部第三

如佛說日明菩薩經云佛言過去閻浮提有國王名曰智力常行佛事深信三寶時有比丘名曰至誠意常持三昧慈哀衆生王欲見是比丘無有猒極是比丘髀上生大惡瘡國

中醫藥所不能愈王愁大悲即爲淚出時二萬夫人同時悲念於時王卧夢中有天人來語王言若愈是比丘病者當得生人肉血飲食之即得愈矣王寤驚悸不樂念是比丘病重乃須彼藥法所難得勑問臣下王第一太子字曰智止白王莫悲莫愁憂之血肉最爲賤微還入齋室持刀割髀取肉及血持送與比丘比丘得服之瘡即除愈身得安隱王聞得愈大喜悦澤意存比丘不念子痛持是歡喜各有至心太子亦自平復良由行同佛心身實得復也

又雜寳藏經昔有王子兄弟二人被驅出國到曠路中粮食都盡弟即殺婦分肉與其兄嫂嫂便食之兄得此肉藏舉不敢食之自割脚肉夫婦共食弟婦肉盡欲得殺嫂兄言莫殺以先藏肉還與弟食既過曠路到神仙住處採取華果以自供食弟後病亡唯兄獨在是時王子見一被刖無手足人心生慈悲採取華果活彼刖人王子爲人少於欲事採華果去其婦在後與刖人通以有私情深疾其夫於一日中逐夫採華至河岸邊而語夫言取樹頭華果夫語婦言下有深河或當墮落婦言以索繫腰我當挽索小近岸邊婦推其夫墮著河中以慈善力隨水漂去而不沒死於河下流有國王崩彼國相師推求國中誰應爲王遥見水上有黄雲蓋相師占已黄雲蓋下必有神人遣人水中而往迎接立以爲王王之舊婦擔彼刖人展轉乞索到王子國國人皆稱有一好婦擔一刖壻恭承孝順乃聞於王王聞是已即遣人喚來到殿前王問婦言此刖人者實爾夫不答言實是王時語言識我不耶答言不識王言汝識其甲不諦向王看然後慙愧王故慈心遣人養活佛言欲知王者即我身是爾時婦者旃遮婆羅門女帶木杅謗我者是爾時刖手足者今提婆達多是故知善惡日驗有徵

又菩薩本行經云佛告王曰過去世時此閻浮提有國名不流沙王名婆檀寧夫人字䟦摩竭提時世穀貴人民飢餓加有疫病時王亦病夫人自出祠天階邊有一家夫行不在時婦産兒又無婣使産後飢虚復無有食便自念言今死垂至更無餘計自欲噉兒即便取刀適欲殺兒心爲悲感舉聲大哭爾時夫人欲還宮中聞此婦人悲聲悽切愴然憐傷便住聽之而此婦人適欲舉刀欲殺其子便自念言何忍噉其子肉作是念已便復啼哭夫人便入其舍就而問之何以啼哭欲作何等婦具答之夫人聞之心爲悼愍語言莫殺其子我到宮中當送食來婦人答言夫人尊貴或復稽遲或能忘之而我今日命在呼吸不適時節不如自噉其子以用濟命夫人問言更得餘肉食之可不答言課得濟命不問好醜也於是夫人即便取刀自割其乳便自願言今我以乳持用布施濟此危厄不願作輪王帝釋魔王梵王持此功德用成無上正真之道即便持乳與此婦人適欲舉刀更割一乳應時三千大千世界爲大震動天帝觀之見其夫人自割其乳濟其危厄時天帝釋無數諸天即時來下住虚空中皆爲悲泣住夫人前而便問言汝今所施甚爲難及求何願耶夫人答言持此功德用求無上正真之

道度脫一切衆生苦厄天帝答言汝求此願以何爲證於是夫人即時立誓我今所施功德審諦成正覺者我乳尋當平復如故其乳尋時平復如故天帝讚言成佛不久諸天歎喜即便現形歎夫人言汝今所施得無悔恨以爲痛耶答言我今所施用求佛道無悔痛者令我女身變成男子立誓已訖應時變爲男子諸天讚言成佛不久是時國中衆病消除穀米豐賤人民安樂却後王崩即拜爲王人民熾盛國遂興隆佛告王言爾時夫人者今我身是不惜身命今得成佛大衆歡喜作禮而去

畜生部第四

如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不食肉經云佛住摩伽提國寂滅道場彌加女村自在天寺精舍時有迦波利婆羅門子名曰彌勒軀體金色相好具足威光無量來至佛所時有結髮梵志五百人等遥見彌勒清淨白佛言世尊如此童子光明無量與佛無異於何佛所初發道心受持誰經爲我解說佛告式乾梵志汝今諦聽當爲汝說乃往過去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時有世界名勝華敷佛號彌勒恒以慈心教化一切彼佛說經名慈三昧光大悲海雲若有聞者即得超越百億萬劫生死之罪必得成佛時彼國中有大婆羅門名一切智光明聰慧多智廣博衆經聞佛出世說慈三昧經即便信伏爲佛弟子發菩提心而作是言我今誦持大慈三昧經願於未來必得成佛而號彌勒於是捨家即入深山八千歲中少欲無事乞食自活誦持此經一心除亂時連雨不止洪水暴漲仙人端坐不得乞食經歷七日時彼林中有五百白兔有一兔王母子三獸見於仙人七日不食而作是言今此仙人爲佛道故不食多日命不云遠法幢將崩法海將竭我今當爲無上大法令得久住不惜身命即告諸兔一切諸行皆悉無常衆生受身空生空死未曾爲法我今欲爲一切衆生作大橋梁令法久住供養法師爾時兔王告諸兔言我今以身欲供養法師汝等宜當各各隨喜時諸山樹神等即積香薪以火然之兔王母子圍遶仙人足滿七帀白言大師我今爲法供養尊者仙人告言汝是畜生雖有慈心何緣能辦兔白仙人我自以身供養仁者爲法久住令諸衆生得饒益故作此語已即語其子汝可隨意求覓水草繫心思惟正念三寶爾時兔子聞母所說跪白母言如尊所說無上大法欲供養者我亦願樂作此語已自投火中母隨後入當於菩薩捨身之時天地大動乃至色界及以諸天皆雨天華持用供養肉熟之後時山樹神白仙人言兔王母子爲供養故投身火中今肉已熟汝可食之時彼仙人聞樹神語悲不能言以所誦經書置樹葉上又說偈言

寧當然身破眼目　不忍行殺食衆生
諸佛所說慈悲經　彼經中說行慈者
寧破骨髓出頭腦　不忍噉肉食衆生
如佛所說食肉者　此人行慈不滿足
迷沒生死不成佛

時彼仙人說此偈已因發誓心願我世世不起殺想恒不噉肉入白光明慈三昧乃至成

佛制斷肉戒作此語已自投火坑與兔并命是時天地六種震動天神力故樹放光明金色晃曜照千國土時彼國人見此光者皆發無上正真道心佛告式乾汝今當知爾時白兔王者今我身是時兔兒者今羅睺羅是時誦經仙人者今此衆中婆羅門子彌勒菩薩是時五百群兔者今摩訶迦葉等五百比丘是時二百五十山樹神者今舍利弗目揵連等二百五十比丘是時千國王跋陀婆羅等者今千菩薩是從我出世乃至樓至於其中間受法弟子得道者是佛告式乾菩薩求法勤苦歷劫不惜身命投於火坑以身供養便得超越九百萬億劫生死之罪時式乾等五百梵志求佛出家成阿羅漢時彼仙人投火坑已生於梵世乃至成佛其食肉者犯於重禁後身生處常飲熱銅

又大集經云佛言善男子過去世有一師子王住深山窟常作是念我是一切諸獸中之王力能視護一切諸獸時彼山中有二獼猴共生二子時二獼猴向師子王作如是言王若能護一切獸者我今二子以相委付我欲餘行求覓飲食時師子王即便許可時彼獼猴留其二子付彼獸王即捨而行是時山中有一鷲王名曰利見師子王眠即便搏取獼猴二子處嶮而住時王寤已即向鷲王而說偈言

我今啓請大鷲王　唯願至心受我語
幸見爲故放捨之　莫令失信生慚耻

鷲王說偈報師子王曰

我能飛行遊虛空　已過汝界心無畏
若必欲護是二子　爲我故應捨是身

時師子王言

我今爲護是二子　捨身不惜如枯草
若我護身而妄語　云何得稱如說行

師子王說是偈已即至高處欲捨其身爾時鷲王復說偈言

若爲他故捨身命　是人即受無上樂
我今施汝獼猴子　願大法王莫自害

善男子師子王者即我身是雄獼猴者即迦葉是雌獼猴者善護比丘尼是二獼猴子者即今阿難羅睺羅是時鷲王者即舍利弗是是故爲護依止者不惜身命

觀苦部第五

如正法念經云孔雀菩薩爲諸天說若有悲心是人則去涅槃不遠名大莊嚴於五道衆生若起悲心能破煩惱云何地獄衆生而起悲心此諸衆生於自業所誑由此怨家之所造作得不可喻種種苦大地獄等一百三十六處衆生墮中地裂擘拆斷截燒煑無救無歸東西馳走求哀自免不可得脫而起悲心則得增長無量梵福若人利益衆生觀諸餓鬼種種飢渴自燒其身如燒叢林四面馳走互相踼突焰火焚燒遍體熾然以求救護無能救者此諸衆生何時當離種種苦惱是名觀鬼而起悲心則生梵天若人觀於畜生而起悲心餓鬼之中無量苦惱互相殺害空行水陸死法無量互相殘害互相食噉此諸衆生何時當脫是名觀畜生苦而起悲心若有能生如是之念則生梵天若人觀於六欲諸天而起悲心於六欲天受天之樂不可譬喻

種種山谷山峯園林而受快樂既受樂已業
盡還退生在苦處受大苦惱墮於地獄餓鬼
畜生東西馳走迷亂無知受大苦惱是名觀
天而起悲心則生梵天若人觀於人中而起
悲心以種種業生於人中受苦樂果種種心
性種種信解或有貧窮依視他人以自存活
如是觀於五道衆生生五種苦已而興悲心
如是之人得勝安隱則得涅槃
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以尒土告諸比丘
於意云何我尒上土多為大地土多比丘白
佛世尊尒上土甚少少耳其大地土無量無
數不可為比佛告諸比丘如是衆生能數數
下至一彈指頃於一切衆生修習慈心有如
甲上土耳其諸衆生不能數數下至如一彈
指頃於一切衆生修習慈心者如大地土是
故諸比丘常當數數於一切衆生修習慈心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當發行慈心　念怨如善友　展轉在生死
悉曾為親族　譬如樹生華　轉成果無異
父母妻子友　宗親亦如是　其行慈心者
等意無憎愛　不問於遠近　乃應為大慈
等心行大哀　乃至三界人　行慈如是者
其德逾梵天　刀刃不能害　縣官及火怨
邪鬼諸羅刹　蛇蚖電霹靂　師子并象虎
及餘諸害刹　一切不敢近　無能中傷者
又善見律云若住處有虎狼師子下極蟻子
不得住若蟻有窟蟻子遊行覓食驅逐別處
得住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
去世時天阿脩羅對陣鬪戰阿脩羅勝諸天
不如時天帝釋軍壞退散極生恐怖乘車北
馳還歸天宮須彌山下道徑叢林下有金翅
鳥巢多有金翅鳥子爾時帝釋恐車馬過踐
殺鳥子告御者言可迴車還勿殺鳥子御者
白王阿脩羅軍後來逐人若迴還者為彼所
困帝釋告言寧當迴還為阿脩羅殺不以軍
衆路殺衆生於道御者轉車南向阿脩羅軍
遙見帝釋轉乘而還謂為戰策即還退走衆
大恐怖壞陣流散歸阿脩羅宮佛告諸比丘
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以慈力故
威力摧伏阿脩羅軍亦當讚歎慈心功德又
大悲經云佛告阿難若復有人心住慈善當
得十一種功德利益何者為十一種一睡眠
得安隱寤則心歡喜二不見惡夢三人非人
愛四諸天擁護五毒不能害六刀箭不傷七
火所不燒八水所不溺九常得好衣餚饍飲
食牀座卧具病瘦湯藥十得上人法十一身
壞命終得生梵天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六
凡常之力云何為六小兒以啼為力女人以
瞋為力比丘以忍為力國王以憍慠為力羅
漢以精進為力諸佛以大悲為力是故比丘
當念大慈悲力頌曰
能仁矜幻苦　聖意愍重昏　哀愚開攝受
訓誘方便門　法身遍法界　攝化指祇園
俱鎖五道縛　共解四魔怨　三修袪受馬
六念靜心猿　禪池澄定水　覺意動聲喧
慧風吹法鼓　振我無明塵　常須近善友
開我未曾聞

感應緣　略引五驗

隋沙門釋慧越
唐沙門釋道積

唐沙門釋慈藏
唐玄奘法師西國行傳　唐縣尉盧元禮
隋慧日道場釋慧越嶺南人住羅浮山性多汎愛慈救蒼生栖頓幽阻虎豹無擾曾有群獸來前因為說法虎遂以頭枕膝越便捋其鬚面情無所畏衆咸覩之化行五嶺聲流三楚開皇末年召入慧日末歸揚州路中感疾而卒停屍船上有若生焉夜見焰光從足而出入于頂上還從頂出而從足入竟夕不斷道俗殊歎未曾有也

唐益州福感寺釋道積蜀人誦涅槃經一部生常恒業凡欲宣述必先洗滌身穢被服淨衣然後昇座立性汎審慈仁總務諸有癘疾膿血穢氣者積皆召集為補浣衣服治療同食而不惡之時人怪問答云境無染淨淨穢由心心既不起愛憎何生以貞觀初年五月終于本寺春秋七十時屬炎欝屍不臭壞經停百日跏坐如初道俗嗟異乃就身加漆興敬巴蜀

唐新羅國大僧統釋慈藏俗姓金氏新羅國人年過小學神審澄簡猒世高榮情欣方外獨靜行禪不避虎兕持戒不群慈救為先深隱山居來往絕粮便感異鳥各銜諸果就手送與鳥於藏手同共食之時至必爾初無乖候行感玄微罕有繼者而常懷感慈哀舍識作何方便令免生死遂於眠寐見二丈夫曰卿在幽隱欲為何利藏曰唯為利生乃授藏五戒訖曰可將此五戒利益衆生又告藏曰吾從忉利天來故授汝戒因騰空滅於是出山國中士女受戒無窮至貞觀十二年來至唐國既至京城慈利群生從受戒者日有千計或盲者見道病者得愈又樂靜夏坐奉勑雲際寺安居三夏見大鬼神其數無量帶甲持杖云將此金轝迎取慈藏復見大神與之共鬪拒不許迎藏聞臭氣塞谷逢敎即就繩牀通告訣別其一弟子又被鬼打幾死乃穌藏即捨衣鉢行僧德施又聞香氣遍滿身心神語藏曰今者不死八十餘矣至十七年還歸本國具行佛教一同大國王請於皇龍寺講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雲霧奄譪覆所講堂四部驚嗟美聲彌遠因遘微疾卒於永徽年中　右此三驗並出高僧傳

唐范陽盧元禮貞觀末為泗州漣水縣尉曾因重病悶絕經一日而穌云有人引至府舍見一官人過無侍衛元禮遂至此官人座上踞牀而坐官人目侍者令一手提頭一手提脚擲元禮於階下良久乃起行至一別院更進向南入一大堂中見竈數十百口其竈上有氣轟然如雲霧直上沸聲喧雜有同數千萬人元禮仰視見似籠盛人懸之此氣之上云是蒸罪人處元禮遂發願大語云願代一切衆生受罪遂解衣赤體自投於釜中因即昏然不覺有痛須臾有一沙門挽元禮出云知汝至心乃送其歸忽如睡覺遂斷酒肉安經三四歲後卒於洛　右此出冥報拾遺錄

唐奘法師行傳云婆羅痆斯國內有列士池池西有三獸塔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燒身之處昔劫初時於此林野有狐兔猨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驗修菩薩行者降靈應化為一老夫謂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乎無驚懼耶

曰涉豐草遊戲茂林異類同歡既安且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濃忘其老弊故此遠尋今正飢乏何以饋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求覓狐沿水濱銜一鮮鯉猴於林樹採果俱來至止唯兔空還老夫謂曰以吾觀之爾曹未和猴狐同志各能役心唯兔空返獨無相饋以此而言誠可知也兔聞譏議謂猴狐曰多聚樵蘇方有所作猴狐競馳銜草曳木既已蘊崇猛焰將熾兔曰仁者我身羸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餐辭畢入火尋即致死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餘燼收骸傷歎良久謂狐猴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建塔也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振四　卅四

音釋

罝子邪切罔也 窬羊朱切窗竇也 藪蘇后切 驃毗召切 譴去戰切誚問也 譙慈焦切 鏑丁狄切矢鏃也 愔於金切 蔦七絹切 刳苦胡切剖也 麑五稽切鹿子也 寀此宰切 踝胡瓦切足骨也 啞胡定切與脛同 惲於憒切 攫居縛切爪持也 幘側革切髮巾也 輾尼展切也 趫去騎切善走也 辮婢免切交也 囓五結切噬也 㷰徐鹽切以湯伏毛令脫也 劃忽麥切剖也 賣貰貰同式夜切行貸也與商貰公 户切坐敗也 髀旁禮切股也 悸其季切心動也 刖魚厥切斷手足也 慘七感切愁恨也 愴初亮切悽愴也 擘博陌切分擘也 踼大浪切 罨烏感切晻雲狀 矗初六切聳上貌 爇如悅切與熱同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振五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放生篇第七十五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振五

蓋聞𠘧𠘧雜類莫不貪生蠢蠢迷徒咸知畏死所以失林窮虎乃委命於廬中鍛翮驚禽遂投身於案側至如楊生養雀寧有意於玉環孔氏放龜本無情於金印而冥期弗爽雅報斯臻故知因果業行皎然如日且大悲之化救苦爲端弘誓之心濟生爲本但五部名族皆以列鼎相誇三布逸仁莫不鼓刀成務群生何罪枉見刑殘含識無愆橫逢葅醢致使怨寃不斷苦報相酬今勸仁者同修慈行所有危怖並存放捨縱彼飛沉隨其飲啄當使紫鱗赬尾並相忘於江湖錦臆翠毛等逍遙於雲漢或聽三歸而悟道何異聾龍聞四諦而生天更同鸚鳥共立長壽之基同招常命之果也

引證部第二

如梵網經云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業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若見世人殺畜生時應方便救護解其苦難常教化講說菩薩戒救度衆生若父母兄弟死亡之日請法師講菩薩戒經律追福資其亡者得見諸佛生人天上若不爾者犯輕垢罪又僧祇律云一切道俗七衆等並須漉水飲用若漉得水已使能見掌中細文者審悉看之看時如大象載竹車迴頂知無應用使可信者教漉不可信者自漉得蟲還送本取水來處安之若來處遠近有池井七日不消者以蟲著中若知水有蟲不得持器繩借人若池江水有蟲得唱云此水有蟲若問者答云長者自看若知友同師者語言此水有蟲當漉水用又十誦律有二比丘未曾見佛從比遠道共往舍衛奉見世尊道中渴乏值有蟲水破戒者言可共飲之持戒者言水中有蟲何可得飲破戒者言我若不飲必當渴死不得見佛便飲而去持戒者慎護戒故不飲遂渴乏死即生三十三天身得具足先到佛所頭面禮足佛爲說法得法眼淨受三歸畢還歸天上時飲水者後到佛所佛爲四衆說法即披衣示金色身汝癡人欲看我肉身何爲不如持戒者先見我法身智慧之身佛言從今已去比丘若行二十里外無漉水囊犯罪若自無同意伴有者聽去又有征行軍人有比丘尼教化行人人皆弓頭安漉囊持用濾水官人聞奏國王王聞嗔之皆欲殺却汝小蟲尚畏不殺況見賊肯害之行人向王分踈云小蟲若於國有害臣皆殺却既無有怨何故不聽濾飲王聞放之由行人義慈善根力及賊皆來投化又正法念經云經宿之水若不細觀恐生細蟲若不漉治不飲不用是名細持不殺戒又智度論云過去世時人民多病黃白痿熱菩薩爾時身爲赤魚自以爲其肉施諸病人以救其疾又昔菩薩作一鳥身在林中住見有一人入於深水非人行處爲水神所罥著不可解若能至香山取一藥草著其罥上繩即爛壞人得脫去菩薩宿世作如是等無量本生多有所濟名本生經

又十誦律云佛言過去世時近雪山下有鹿王名曰威德作五百鹿王時有獵師安穀施罥鹿王前行右脚墮毛罥中鹿王心念若我現相則諸鹿不敢食穀須噉穀盡爾乃現脚相時鹿皆去唯一女鹿住便說偈言

大王當知 是羅師來 願勤方便 出是罥去

爾時鹿王以偈答言

我勤方便 力勢已盡 毛罥轉急 不能得出

女鹿見獵師到已向說偈言

汝以利刀 先殺我身 然後願放 鹿王令去

獵師聞之生憐愍心以偈答言

我終不殺汝 亦不殺鹿王 放汝及鹿王
隨意之所去

獵師即時解放鹿王佛言昔鹿王者今我身是五百鹿者五百比丘是時有鴈王獵者得之有同伴鴈欲代捨命還說偈相報獵師見

愍二雁並放後求實報恩大意同前又智度論云王聞鹿言即從座起而說偈言

我實是畜生　名曰人頭鹿　汝雖是鹿身
名爲鹿頭人　以理而言之　非以形爲人
若能有慈悲　雖獸實是人　我從今日始
不食一切肉　我以無畏施　且可安汝意

又善見律云目連爲阿育王演本生經云大王往昔有一鷓鴣鳥爲人籠繫在地愁怖便大鳴喚同類雲集爲人所殺鷓鴣問道人云我有罪不道人答云汝鳴聲時有殺心不鷓鴣鳥言我鳴命伴來無殺心也道人即答若無殺心汝無罪心也而說偈言

不同業而觸　不同心而起　善人攝心住
罪不橫加汝

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香山中有仙人住處去山不遠有一池水時水中有一鼈出池水食食已向日張口而眠時香山中有諸獼猴入池飲水已上岸見此鼈張口而眠時獼猴便作婬法即以身生內鼈口中鼈覺合口藏六甲裏如故所說偈言

愚癡人執相　猶如鼈所嚙　失守摩羅捉
非斧則不離

時鼈急促獼猴即行欲入水獼猴急怖便作是念若我入水必死無疑然苦痛力弱任鼈迴轉流離牽曳遇值嶮處鼈時仰卧是時獼猴兩手抱鼈作是念言誰當爲我脫此苦難獼猴曾知仙人住處彼當救我便抱此鼈向彼處去仙人遙見便作是念咄哉異事念是獼猴爲作何等欲戲弄耶獼猴故言婆羅門是何等寶物滿鉢持來得何等信而來向我爾時獼猴即說偈言

我愚癡獼猴　無辜觸惱他　救厄者賢士
命急在不久　今日婆羅門　若不救我者
須臾斷身生　困厄還山林

爾時仙人以偈答言

我令汝得脫　還於山林中　恐汝獼猴法
故態還復生　爾時彼仙人　爲說往昔事
鼈汝宿命時　曾號字迦葉　獼猴過去世
號字憍陳如　已作婬欲行　今可斷因緣
迦葉放憍陳　今還山林去

鼈聞是語便放猴去頌曰

昔親皆眷屬　隔世即相欺　但求現在樂
不知來苦資　牽我入三塗　楚痛受焉危
自非慈放捨　何得命延時

感應緣引一驗

唐魏郡馬嘉運以貞觀六年正月居家日晚出大門忽見兩人各捉馬一疋先在門外樹下立嘉運問是何人答云東海公使迎馬生耳嘉運素有學識知名州里每臺使及四方貴客多請見之及見閒名弗須怪也謂使者曰吾無馬使者曰進馬以此迎馬生嘉運即於樹下上馬而去其處倒卧於樹下也俄至一官曹將入大門有男女數十人門外如訟者有一婦人先與運相識是同郡張公瑾妾姓元氏手執一紙文書迎謂嘉運曰馬生尚相識不昔張總管交遊每數相見總管無狀非理殺我我訴天曹於今三年爲王天主救護公瑾故常見抑今乃得申官已追之不久將至疑我獨見枉害馬生那亦來耶嘉運先知元氏被殺及見方自知死使者引入門門

者曰公眠未可謁宜可就霍司刑處坐嘉運見司刑乃益州行臺郎中霍璋也見嘉運延坐曰此府記室官缺東海公聞君才學欲屈爲此官耳嘉運曰貧守妻子不願爲官得免幸甚璋曰若不能作自陳無學吾當有相識可舉令作俄有人來云公眠已起引嘉運入見一人在廳事坐肥短黑色呼嘉運前謂曰聞君才學欲屈爲記室耳能爲之乎嘉運拜謝曰幸甚但鄙夫田野頗以經業教授後生不足以當記室之任耳公曰識霍璋不答曰識之因使召璋問以嘉運才術璋曰平生知其經學不見作文章公曰誰有文章者嘉運曰有陳子良者解文章公曰放馬生歸即命追于子良嘉運辭去璋與之別倩君語我家狗吾臨終語汝賣我所乘作浮圖汝那賣馬自費速如我教造浮圖所云我家狗者謂其長子嘉運因問向見張公瑾妾所言天主者救公瑾故得至今今似不免矣言畢而別遣使者送嘉運至一小谿道指命由此路歸嘉運具言之其年七月綿州人姓陳名子良暴死經宿而穌自言見東海公欲用爲記室辞不識文字別有吳人陳子良卒公瑾亦亡但二人亡後嘉運當與人同行於路忽若見官府者嘉運色憂怖唯趨走項之乃定同侶問之答曰而見東海公使人云欲往益州追人仍說陳子良極訴君霍司刑爲君被誚讓君幾不免賴君贖生之福故得免也初嘉運在蜀之日栰決池取魚嘉運時爲人講書得絹數十疋因買池魚贖生謂此也至貞觀中車駕在九成宮聞之使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問其事文本錄以奏云爾嘉運後爲國子博士卒官（右此一驗出冥報記）

救厄篇第七十五（此有五部）

述意部　菩薩部　流水部
商主部　獸王部

述意部第一

夫慈悲弘力之施祈福紓患之請誠至可感列聖同然而觀世大士獨見褒聞是以投火有必糜之軀漂海無或生之命但瞬息之頃言念歸向則洪海可竭烈火飛涼或臨刃項上白刃不傷或墜墮深坑全身無損或枷禁桎梏散誕形軀如是得力備鑒難盡若懸誠克己必感靈徵若浮漫墮情難危叵救也

菩薩部第二

如僧伽羅刹經云時有菩薩在山慈心端坐思惟不動鳥孺頂上後覺鳥在頂懼卵墜落身不移搖捻坐而行彼處不動及鳥生翅但未能飛終不捨去

又彌勒所問本願經云佛言阿難我本求道時勤苦無數過去世時有王太子號曰寶華端正姝好從國觀出道見一人身患病瘦見問病人以何等藥可療卿病病者答曰得王身髓血等以塗我身其病乃愈太子聞已即自破身骨髓血等以與病者至心施與意無悔恨其王太子者即我身是四大海水尚可㪷量我身骨髓血等不可稱數求正覺故

又大集經云爾時曠野菩薩現爲鬼身散脂菩薩現爲鹿身懸炬菩薩現獼猴身離愛菩薩現羖羊身盡漏菩薩現鵝王身如是五百諸菩薩等各各現受種種諸身其身悉出大

香光明一一菩薩手執燈明爲供養十方諸佛從七佛已來與如是佛同爲眷屬受持五戒發菩提心爲欲調伏一切衆生令發菩提故受此身

又雜寶藏經云昔者有一羅漢道人畜一沙彌知此沙彌却後七日必當命終與假歸家至七日頭勅使還來沙彌辭師即便歸去於其道中見衆蟻子隨水漂流命將欲絶生慈悲心自脱袈裟盛土堰水而取蟻子置高燥處遂悉得活至七日頭還歸師所師甚怪之尋即入定以天眼觀知其更無餘福得爾以救蟻子因緣之故七日不死得延命長（又治故塔亦得延命又治補伽藍壁泥孔亦得延命也）

流水部第三

如金光明經云爾時流水長者子於天自在光王國內治一切衆生患令得平復時長者子有妻名曰水空龍藏而生二子一名水空二名水藏時長者子將是二子次第遊行到一大空澤中見諸禽獸多食肉血一向馳奔長者念言是諸禽獸何因緣故一向馳走時長者子遂便隨逐見有一池其水枯涸於其池中多有諸魚長者見魚生大悲心時有樹神示現半身作如是言善哉男子此魚可愍汝可與水是故號汝名爲流水長者問神此魚頭數爲有幾所樹神答言其數具足足滿十千爾時流水聞是數已倍生悲心時此空池爲日所曝是十千魚將入死門是時長者四方求水了不能得見有大樹尋取枝葉還到池上與作蔭涼作蔭涼已復更疾走遠至餘處見一大河名曰水生有諸惡人爲捕此魚決棄其水不令下過然其決處懸嶮難補時長者子速至王所說其因緣唯願大王借二十大象令得負水濟彼魚命爾時大王即勅大臣速疾供給自至廐中隨意選取是時流水及其二子將二十大象從治城人借索皮囊至彼上流決處盛水象負馳疾至空澤池瀉置池中水遂彌滿時長者子於池四邊彷徉而行是魚亦隨循岸而行時長者子復作是念是魚何緣隨我而行必爲飢火所惱從我求食爾時流水告子至家啓其祖父家中可食之物悉載象上急速來還爾時二子如父教勅至家啓祖說如上事爾時二子收食載象還至父所長者心喜從子取食散著池中與魚食已令其飽滿復思經中若有衆生臨命終時得聞寶勝如來名號即生天上即便入水作如是言南無過去寶勝如來十號名字復爲是魚解說如是甚深妙法十二因緣爾時流水及子還家復於後時賓客醉卧爾時其地卒大震動時十千魚同日命終即生忉利天既生天已思念報恩爾時十千天子從忉利天下至長者家時長者子在樓上睡是十千天子以十千眞珠天妙瓔珞置其頭邊復以十千置其足邊復以十千置右脇邊復以十千置左脇邊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積至于膝種種天樂出妙音聲閻浮提中有睡眠者皆悉覺悟流水長者亦從睡寤是十千天子於空遊行於王國內皆雨天華復至池澤復雨天華便從此沒還忉利宮

商主部第四

如大悲經云佛告阿難過去之世有大商主爲採寶故將諸商人入於大海彼所乘船衆寶悉滿至海中間其船卒壞時彼商人心懷怖畏極生憂惱其中或有得船板者或有浮者有命終者我於爾時作彼商主在大海中用以浮囊安隱而度時有五人呼商主言大士商主唯願惠施我等無畏說是語已爾時商主即告之言諸丈夫勿生怖畏我令汝等從此大海安隱得度阿難彼時商主身帶利劒而作是念大海之法不居死屍如其我今自捨身命此諸商人必能得度大海之難作是念已即喚商人置已身上令善捉持彼諸商人有騎背者有抱肩者有捉髀者爾時商主爲欲施彼無怖畏故大悲熏心起大勇猛即以利劒斷已命根速取命終時大海漂其死屍置之岸上時五商人便得度海安隱受樂平吉無難還閻浮提阿難彼時商主豈異人乎我身是也五商人者今五比丘是也是五比丘昔於大海而得度脫今復於此生死大海而得度脫安置無畏涅槃彼岸 振五 十二之一

獸王部第五

如大智度論云乃往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大林樹多諸禽獸野火來燒三邊俱起唯有一邊而蹦一水衆獸窮逼逃命無地佛言我於爾時爲大身多力鹿以前脚跨一岸以後脚蹋一岸令衆獸蹈背上而度皮肉盡壞以慈悲力忍之至死最後一兔來氣力已喘自强努力忍令得過過已脊折墮水而死如是久有非但今也前得度者今諸弟子是最後一兔須跋陀是佛世世樂行精進今猶不息 振五 十二之二

又賢愚經云佛過去久遠世時時世飢儉如來因地慈救衆生作大魚身長五百由旬國人須其肉者無問人畜皆來取噉取已還生經於十二年施其肉血又受生經云昔者菩薩曾爲鼈王生長大海化諸同類子民群衆皆修仁德王自奉行慈悲救護愍於衆生如毋愛子其海深長邊際艱嶮而悉周至靡不更歷於時鼈王出於海外在邊卧息積有日月其甲堅燥猶如陸地賈人遠來因止其上破薪然火炊煑飯食繫其牛馬車乘載石皆著其上鼈王欲趣入水畏墮不仁適欲强忍痛不可勝便設權計入淺水處陰滅火毒不危衆賈衆賈恐怖謂潮卒漲悲哀呼嗟歸命諸天唯見救濟鼈王心益愍之因報賈人曰愼莫恐怖吾被火焚故捨入水欲令痛息今當相安終不相危衆賈聞之知有活望俱時 振五 十三之一 發聲言南無佛鼈與大慈還負衆賈移在岸邊衆人得脫靡不歡喜還稱鼈王而歎其德尊當爲橋梁多所度行爲大舟航超越三界設得佛道當復救脫生死之厄鼈王報曰善哉善哉當如來言各自別去佛言時鼈王者我身是也五百賈人者今五百弟子舍利弗等是也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見犯法者應受死苦以財贖命令其得脫不求恩報命終生常 振五 十三之二 歡喜天從天退還得受人身不遭王難若有衆生持戒見大火起焚燒衆生以水滅火救諸衆生命終生行道天受種種樂

又如度狗子經說昔有一國穀米涌貴人民飢餓時有沙門入城分衛周遍門室無所一

獲次至長者大豪貴門得麤惡飯適欲出城門中逢一射獵屠兒抱一狗子持歸欲殺見沙門歡喜前爲作禮沙門呪願老壽長生沙門知有狗子疑欲殺之故問其人今何所齋答曰空行無所獲持沙門又問吾已見之何爲藏匿殺生之罪甚爲不善願持我食貿此狗子令命得濟卿福無量其人答曰不能相與我故行求家門共食卿此小飯何所足乎沙門殷勤曉喻請之其人態突不肯隨言沙門又言設不肯者可以示我其人即出以示（振五　十四之一）沙門沙門舉飯以飼狗子以手摩抆呪願淚出卿罪所致得是犬身不得自在見殺食噉使爾世世罪滅福生離狗子身得生爲人所在遇法三寶自然狗子得食善心生焉踊躍歡喜知自歸依人將還家屠殺共食狗子命過即生豪貴大長者家適生墮地便有慈心時彼沙門分衛次到長者門裏分衛時長者子見彼沙門憶識本緣便前稽首禮沙門足請前供養百味飲食前白父母言今我欲逐此大和尚奉受經戒爲作弟子父母愛重不（振五　十四之二）肯聽之我今一門有汝一子當以續後家門之主何因便欲棄家而去小兒啼泣不肯飲食不欲聽我便自就死父母見然便聽令去隨師學道除去鬚髮被三法衣諷誦佛經深解其義便得三昧立不退轉開化一切發大道意佛世難值經道難聞能與相值無不蒙度畜生尚有得道豈況於人寧不獲果縱復缺犯還生慚愧白淨已來黑垢自滅

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一鳥名曰羅婆爲鷹所捉飛騰虛空於空鳴喚言我不自覺忽遭此難我坐捨離父母境界而遊他處故遭此難如何今日爲他所困不得自在鷹語羅婆汝當何處自有境界而得自在羅婆答言我於田耕壠中自有境界足免諸難是爲我家父母境界鷹於羅（振五　十五之一）婆起憍慢言放汝令去還耕壠中能得脫不於是羅婆得脫鷹爪還到耕壠大塊之下安住止處然復於塊上欲與鷹鬪鷹則大怒彼是小鳥敢與我鬪瞋恚極盛峻飛直搏於是羅婆入於塊下鷹鳥飛勢臆衝堅塊碎身即死時羅婆鳥深伏塊下仰說偈言

鷹鳥用力來　羅婆依自塊　乘瞋猛盛力
致禍碎其身　我具足通達　依於自境界
伏怨心隨喜　自觀欣其力　設汝有凶愚
百千龍象力　不如我智慧　十六分之一（十五之二）
觀我智勝殊　摧滅於蒼鷹（振五）

頌曰

含識皆畏死　有命懼嶮危　如魚困池涸
難逢流水希　親疎皆父母　何得輒相欺
慈悲救危苦　福報自然隨

感應緣（略引一十五驗）

秦沙門釋道冏　晉居士呂竦
居士徐榮　居士張崇
將軍王懿　嚴猛婦
周子長　宋沙門竺惠慶
沙門釋曇無竭　沙門釋法進
周沙門釋惠瑱　沙門釋僧實
陳沙門釋惠布　唐沙門釋智聰
居士徐善才

秦沙門釋道冏鄉里氏族已載前記秦姚弘（振五　十六之一）

始十八年師道懿遣至河南霍山採鍾乳與同學道朗等四人共行持炬探穴入且三里遇一深流橫木而過冏最先濟後輩墜木而死時火又滅冥然昏闇冏生念已盡慟哭而已猶故一心呼觀世音誓願若蒙出路供百人會表報威神經一宿而見小光炯然狀若熒火倏忽之間穴中盡明於是見路得出巖下由此信悟彌深屢覩靈異元嘉十九年臨川康王作鎮廣陵請冏供養其年九月於西齋中作十日觀世音齋已得九日夜四更盡〔振五　十六之二〕衆僧皆眠冏起禮拜還欲坐禪忽見四壁有無數沙門悉半身出見一佛螺髻分明了了有一長人著平上幘箋布袴褶手把長刀貌極雄異捻香授道冏道冏時不肯受壁中沙門語云冏公可爲受香以覆護主人俄而霍然無所復見當爾之時都不見衆會諸僧唯覩所置釋迦文行像而已

晉呂竦字茂高兗州人也寓居始豐其縣南溪流急岸峭迴曲如縈又多大石白日行者猶懷危懼竦自說其父嘗行溪中去家十許里日向暮天忽風雨晦冥如漆不復知東西自分覆溺唯歸心觀世音且誦且念須臾有火光來岸如人捉炬者照見溪中了了逕得歸家火常在前導去船十餘步竦後與郗嘉賓周旋郗所傳說

晉徐榮者瑯琊人嘗至東陽還經定山舟人〔振五　十七之一〕不慣誤墮洄洑中遊舞濤波垂欲沉沒榮無復計唯至心呼觀世音斯須間如有數十人齊力引船者踊出洑中還得平流沿江還下日已向暮天大陰闇風雨甚駛不知所向而濤浪轉盛榮誦經不輟口有頃望見山頭有火光赫然迴柂趣之逕得還浦舉船安隱既至亦不復見光同旅異之疑非人火明旦問浦中人昨夜山上是何火光衆皆愕然曰昨風雨如此豈如有火理吾等並不見然後了其爲神光矣榮後爲會稽府督護謝敷聞其〔振五　十七之二〕自說如此時與榮同船者有沙門支道蘊謹篤士也具其事後爲傳亮言之與榮所說同

晉張崇京兆杜陵人也少奉法晉太元中符堅既敗長安百姓有千餘家南走歸晉爲鎮戍所拘謂爲游寇殺其男丁虜其子女崇與同等五人手脚其械銜身掘坑埋築至腰各相去二十步明日將馳馬射之以爲娛樂崇慮望窮盡唯潔心專念觀世音夜中械忽自破上得離身因是便走遂得免脫崇既脚痛同尋路經一寺乃復稱觀世音名至心禮拜以一石置前發誓願言今欲過江東訴亂晉帝理此冤魂救其妻息若心願獲果此石當分爲二崇禮拜已石即破焉崇遂至京師發白虎樽具列冤氏帝乃悉如宥已爲人所略〔振五　十八之一〕賣者皆爲編戶智生道人目所親見

晉王懿字仲德太原人也守車騎將軍世信奉法父苗符堅時爲中山太守爲丁零所害仲德與兄元德携母南歸登陟峭嶮飢疲絕糧無復餘計唯歸心三寶忽見一童子牽青牛見懿等飢各乞一飯因忽不見時積雨大水懿前望浩然不知何處爲淺可得揭蹶俄有一白狼旋繞其前過水而反似若引導如此者三於是逐狼而渡水纔至膝俄得陸路南歸晉帝後自王兵尚書爲徐州刺史嘗欲〔振五　十八之二〕

設齋宿昔灑掃敷陳香華威列經像忽聞法堂有經唄聲清婉流暢懿遽往觀見有五沙門在佛坐前威容偉異神儀秀出懿知非凡僧心甚歡敬沙門迴相瞻眄意若依然音旨未交忽而竦身飛空而去親表賓僚見者甚衆咸悉欣躍倍增信悟 右此四驗出冥祥記

晉時會稽嚴猛婦出採薪爲虎所害後亡猛行至蔦中忽見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當相勉也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踉向猛婦舉手指虎狀而遮護須臾有二胡人荷戟而過婦因指之虎即擊胡壻得免也 右此一驗出異苑錄

晉周子長僑居武昌五丈浦東岡頭咸康三年子長至寒溪浦中愁家家去五丈數里合暮還五丈未達減一里許先是空岡忽見四帀瓦屋當道門卒便捉子長頭子長曰我是佛弟子何故捉我吏問曰若是佛弟子能經唄不子長先能誦四天王及鹿子經便爲誦之三四過捉故不置知是鬼便罵之曰武昌癡鬼語汝我是佛弟子爲汝誦經數偈故不放人也捉者便放不復見屋鬼故逐之過家門前鬼遮不得入門亦不得作聲而心將鬼至寒溪寺中過子長便擒鬼胷復罵曰武昌癡鬼今當將汝至寺中和尚前了之鬼亦擒子長胷相拖度五大塘西行後諸鬼謂捉者曰放爲西將牽我入寺中捉者已放子長故復語後者曰寺中正有道人輩乃未肯畏之後一鬼小語曰汝近城東看道人面何以得故便共大笑子長次達家三更盡 右一驗出靈鬼志

宋沙門竺惠慶廣陵人也經行修明元嘉十二年荆揚大水川陵如一惠慶將入廬山船至小而暴風忽起同旅已得依浦唯惠慶船未及得泊飄颻中江風疾浪涌靜待淪覆慶正心端念誦觀世音經洲際之人望見其船迎飈截流如有數十人牽挽之者遥到上岸一舫全濟

宋元嘉初中有黃龍沙彌曇無竭者誦觀世音經淨修苦行與諸徒屬二十五人往尋佛國備經荒儉貞志彌堅既達天竺舍衛路逢山象一群竭齎經誦念稱名歸命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奔走後有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欲加害竭又如初歸命有大鷲飛來牛便驚散遂得剋免 右此二驗出冥祥記

宋高昌有釋法進或曰道進姓唐涼州張掖人幼而精苦習讀有超邁之德爲沮渠蒙遜所重遜卒子景環爲胡寇所破問進曰今欲轉掠高昌爲可剋不進曰必捷但憂災餓耳迴軍即定後三年景環卒弟安周續立是歲飢荒死者無限周既事進進屢從求乞以賑貧餓國蓄稍竭進不復求乃淨洗浴取刀鹽至深窮窟餓人所聚之處次第授以三歸便掛衣鉢著樹投身餓者前云施汝共食衆雖飢困猶義不忍受進即自割肉拄鹽以啖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餓人云汝取我皮肉猶足數日若王使來必當將去但取藏之餓者悲悼無能取者須臾弟子來至王人復到舉國奔赴號叫相屬因舉之還宮周勑以三百斛麥以施飢者別發倉廩以賑貧民至明晨乃絶出城北闍維之煙焰衝天七日乃歇屍骸都盡唯舌不爛即於其處起塔三層樹碑于右 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惠瑱不知氏族奉律貞確禪懺爲業會周建德六年國滅三寶瑱抱持經像隱于深山遇賊欲劫初未覺也忽見一人形長丈餘美貌鬚顏具好衣服乘白馬朱駿自山頂來徑至瑱前下馬而謂曰今夜賊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絶無餘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貧道容身無地故來依投檀越今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竄神曰師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正爾住此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丈餘

振五 二十一之一

雪深道隔遂免賊難後晴路開群賊重來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瑱師汝等急往共救乃各嚴器杖入山拒擊賊便驚散從此每日瑱恒憑神力安業山阜不測其終

周京師大追遠寺釋僧實俗姓程咸陽靈武人也幼懷雅亮清卓不群魏孝文大和末年從京至洛因遇勒那三藏授以禪法三學雖通偏以九次調心故得定水清澄禪林榮蔚於是陶化京華久而逾盛忽於一日正午僧寢之時自上樓鳴鍾急衆僧出房怪問所以實告僧曰人各速備香火急赴集堂僧既集已又告僧曰人各用心修理佛事齊誦觀音以救江南梁國其寺講堂欲崩恐損道俗宜共救厄當爾之時揚都講堂正論法集道俗向千充滿其中忽聞西北異種香煙及空中經聲伎樂雲屯從堂北門而入直出南門合堂驚出靴履忘著共逐聽聲人既出盡堂欲摧倒大衆得全免斯危難奏聞梁主勑使問周果如實救梁主三度奉請周主不放梁主遙禮備盡致敬大送珍寶及樹皮納三衣机拂什物等禪師餘物並皆散施唯留納机等見在禪林寺僧互掌之以保定三年七月十八日卒於大追遠寺春秋八十有八朝野驚嗟人天變色哀慟二國遺墳現在苑内

振五 二十一之二 振五 二十二之一

陳攝山栖霞寺少門惠布俗姓郝廣陵人少懷遠操性度虛梗志行罕儔爲君王所重或見諸人樂生西方者告云方土乃淨非吾願也如今所祈化度衆生如何在蓮華中十劫受樂未若三塗處苦救濟也年至七十與衆別云布命更至三五年在但老困不能行道住世何益常願生邊地無三寶處爲作佛事去也幸願好住願自努力於是絶穀不食命将欲斷下勑令醫證之縮臂不許沈皇后欲傳香信又亦不許臨遺訣曰長生不喜夕死無憂以生無所生滅無所滅故也未終前大地連動七日便卒移屍就林山地又動太史奏云得道之人星滅矣時以當之初将逝時告衆前云昨夜有二菩薩來迎一是生身一是法身吾已許之尋有諸天又來迎接以不願生故不許爾流光照於偘禪師戸偘時怪光盛出户觀見二人向布房中不知是聖人也旦往述之恰然符合言已端坐而化有見鬼者望見幡華滿寺光明騰焰不測其故入山視之乃見布公去世也以陳禎明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本住春秋七十有餘

振五 二十二之二 振五 二十三

唐潤州攝山栖霞寺釋智聰未詳何人昔住揚州白馬寺後度江住揚州安樂寺大業既崩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飢恒有虎遶之而已不食已經數日聰曰吾命須史卿須可食虎忽發言曰造天立地無有

此理忽有一翁年可八十腋下挾船翁曰師欲度江至栖霞寺住者可即上船四虎一時目中淚出聰曰救危扶難正在今日可迎四虎於是利涉往達南岸船及老人不知所在聰領四虎同往栖霞舍利塔西經行坐禪誓不寢卧衆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凶事一虎入寺大聲告衆由此驚悟每以恒式至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八日小食訖往止觀寺與衆辭別還本房安坐而卒異香充溢丹陽一郭年九十九矣右此四驗出唐高僧傳

唐武德初中有醴泉縣人姓徐名善才一生已來常修齋戒誦念觀世音經過逾千遍每在京城延興寺玄琬律師所修營功德敬造一切經至武德二年十一月因事還家道逢胡賊被捉將去至幽州南界胡賊凶毒所捉得漢數千人各被反縛將向洪崖差人次第殺之頭落懸崖賢者見前皆殺定知不免唯念觀音剎那不輟次到賢者初下刀時自見下刀及至斫時心不覺悟當殺之時日始在中至於初夜覺身在深澗樹枝上坐去岸三百餘步賢者便自私念我何故在此良久始知今日被殺何因不死身全在樹便以手摩頂覺項微痛而無損傷即知由念觀音得全身命當時十五日天時月朗其身無衣兼不得食經由數日極覺飢寒旦漸下樹循澗東振五　二十四行二里於其澗內拾得一領羊裘及得一量鞋韈得著免寒復行一里便得一盃桃棗青翠赤白似新摘來可有升餘得食免飢自非觀音神力豈得仲冬得新桃棗既免飢寒得充氣力漸上南坡到南岸上反顧北看遙見賊營數里人畜聲鬧猶未眠卧賢者雖到南岸恐賊來趂望家急行可行五十里知賊漸遠身心寧泰在一樹下歇息跏趺誦念身勞日久不覺坐息至於四更忽寤開目見一青狼偉大向賢者前蹲坐將口拄賢者鼻賢者見已還閉目作念云若實我饑顧食我身以償宿殃各捨怨結共發仁慈若是觀音顧救弟子令得安泰作此語已開眼觀視不見遺跡當知諸佛慈善根力隨緣感現利益無窮今時有誦不得力者良由輕心復由過現宿惡相資所以難感賢者平安到家并將殘桃棗呈示道俗知實不虛道宣律師幼自見琬師說之爾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振五　二十五

音釋

鎩翮鎩山戞切翮下革切鎩翮摧翼也　葅醢葅側魚切醢呼改切　頳丑盈切赤色也　漉盧谷切濾也　濾良倨切漉去滓也　痿於為切痿濕病也　罥古泫切網也　瑾居隱切　倩七正切假借也　紓商居切緩也　羖公土切牡羊也　囧俱永切　炯古迥切明也　撙茲損切　僑巨消切旅寓而居也　堈古郎切　颷畢遙切旋風也　賑章刃切濟也　瑱他見切　礭苦角切與礭同堅也　騣子紅切馬鬣也　偘空旱切　豳卑巾切地名　靺亡達切　盃菩回切盃盃器也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六 振六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怨苦篇第七十七此有七部

述意部　傷悼部　五陰部
八苦部　雜難部　蟲寓部
地獄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輪轉六道侵移神明不朽識慮冥持乍死乍生時來時往弃捨身命草籌難辦椎大地丘坑莫非我故陳滄海川流皆同吾淚血以此而觀誰非親友人鬼雖別生滅固同恩愛之情時復影響群邪愚闇不識親踈遂使喪彼身形養已軀命更互屠割共爲怨府歷劫相讎苦報難盡靜思此事豈不痛心也

傷悼部第二

如中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衆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諸比丘於意云何若此大地一切草木以四指量斬以爲籌以數汝等長夜輪轉生死所依父母籌數已盡其諸父母數猶不盡諸比丘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故不知苦之本際佛告諸比丘汝等輪轉生死飲其母乳多於恒河及四大海水所以者何汝等長夜或生象中飲母乳無量數或生駝馬牛驢諸禽獸類飲其母乳數無量汝等長夜弃於塚間膿血流出亦復如是或墮地獄畜生餓鬼髓血流出亦復如是佛告諸比丘汝等長夜輪轉生死所出身血甚多無數過恒河水及四大海汝於長夜曾生象中或截耳鼻頭尾四足其血無量或受馬駝驢牛禽獸類等斷截耳鼻頭足四體其血無量或身命終弃於塚間膿血流出其數亦復如是或長夜輪轉生死喪失父母兄弟姊妹宗親知識或喪失錢財爲之流淚甚多無量過四大海水佛告諸比丘汝等見諸衆生安隱諸樂當作是念我等長夜輪轉生死亦曾受斯樂其趣無量或見諸衆生受苦惱當作是念我昔長夜輪轉生死以來亦曾受如是之苦其數無量或見諸衆生而生恐怖衣毛爲豎當作是念我等過去必曾殺生爲傷害者爲惡知識於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其苦之本際或見諸衆生愛念歡喜者當作是念如過去世時必爲我等父母兄弟妻子親屬師友知識如是長夜生死輪轉無明所蓋愛繫其頸故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是故諸比丘當如是學精勤方便斷除諸大莫令增長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一人一劫中　積聚其身骨　常積不腐壞
如毗富羅山　若諸聖弟子　正智見真諦
此苦及苦因　離苦得寂滅　修習八道跡
正向般涅槃　極至於七有　天人來往生
盡一切諸結　究竟於苦邊

佛告諸比丘衆生無始生死長夜轉之不知苦之本際無有一處不生不死者如是長夜無始生死不知苦之本際亦無有一處無父母兄弟妻子眷屬宗親師長者譬如大雨滴泡一生一滅是衆生無明所蓋愛繫其頸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譬如普天大雨洪注東西南北無斷絕處如是四方無量國土劫成劫壞如天普雨天下無斷絕處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譬如擲杖空中或頭落地或

尾落地或中落地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或墮地獄或墮畜生或墮餓鬼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三十三天有一天子身形有五死相一華冠自萎二衣裳垢坌三腋下流汗四不樂本位五玉女違伴時彼天子愁憂苦惱搥胸歎息時釋提桓因聞此天子愁憂聲便勅一天子此何等聲乃徹此間彼天子具報所由爾時釋提桓因自往其所語彼天子言汝今何故愁憂苦惱乃至於斯天子報言尊者那得不愁命將欲終有五怪衰今此七寶宮殿悉當忘失及五百玉女亦當星散所食甘露今無氣味是時釋提桓因語彼天子言汝豈不聞如來說偈曰

一切行無常　生者必有死　不生則不死
此滅最為樂

汝今何故愁憂乃至於斯一切諸行無常之物雖使有常者此事不然天子報言云何天帝那得不愁我今天身清淨無染光踰日月靡所不照捨此身已當生羅閱城中猪腹中生恒食屎尿死時為刀所割是時帝釋語言汝今可自歸佛法眾便不墮三惡趣故如來亦說此偈言

諸有自歸佛　不墮三惡趣　盡漏處天人
便當至涅槃

爾時彼天問帝釋言今如來竟為所在帝釋報曰今如來在摩竭提國羅閱城中迦蘭陀竹園所天子報言我今無力至彼帝釋報言汝當右膝著地長跪叉手向下方界而作是言唯願世尊善觀察之今在垂窮之地願矜愍之今自歸三尊如來無所著時彼天子隨帝釋即便長跪向下方界自稱姓名自歸佛法眾盡其形壽為真佛子非用天子如是至三說此語已不復處猪胎乃生長者家是時天子隨壽長短生羅閱城中大長者家是時長者婦自知有娠十月欲滿生一男兒端正無雙世之希有至十歲父母將至佛所時佛為說法即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無復瑕穢後離俗出家得阿羅漢果

又正法念經云爾時夜摩天王為諸天眾以要言之於天人中有十六苦何等十六天人之中善通所攝一者中陰苦二者住胎苦三者出胎苦四者希食苦五者怨憎會苦六者愛別離苦七者寒熱等苦八者病苦九者他給使苦十者追求營作苦十一者近惡知識苦十二者妻子親里衰惱苦十三者飢渴苦十四者為他輕毀苦十五者老苦十六者死苦如是十六人中大苦於人世間乃至命終及餘眾苦於生死中不可堪忍於有為中無有少樂一切無常一切敗壞爾時夜摩天王以偈頌曰

於人世界中　有陰皆是苦　有生必歸死
有死必有生　若住於中陰　自業受苦惱
長夜遠行苦　此苦不可說　設於屎尿中
熱氣之所燒　如是住胎苦　不可得具說
常貪於食味　其心常希望　於味變大苦
此苦不可說　小心常希望　於欲不知足
所受諸苦惱　此苦不可說　怨憎不可會
猶如大火毒　所生諸苦惱　此苦不可說
於恩愛別離　眾生趣大苦　大惡難堪忍
此苦不可說　寒熱大苦畏　生無量種苦

生無量苦已　此苦不可説　病苦害人命
病爲死王使　衆生受斯苦　此苦不可説
爲他所策使　常無有自在　衆生受斯苦
此苦不可説　愛毒燒衆生　追求大受苦
次第乃至死　此苦不可説　若近惡知識
衆苦常不斷　當受惡道苦　此苦不可説
妻子得衰惱　見則生大苦　出過於地獄
此苦不可説　飢渴自燒身　猶如猛燄火
能壞於身心　此苦不可説　常爲輕賤他
親里及知識　生於憂悲苦　此苦不可説
人爲老所壓　身羸心意劣　傴僂凭杖行
此苦不可説　人爲死所執　從此至他世
是死爲大苦　不可得宣説

又九橫經云佛告比丘有九橫九因緣命未盡時便橫死一爲不應飯爲飯二爲不量飯三爲不習飯四不出生飯五爲止熟六爲不持戒七爲近惡知識八爲入里不時不知法行九爲可避不避如是爲九因緣人命爲橫所盡一不應飯者名不可意飯亦爲飽腹不調二不量飯者名不知節度多飯過足三不習飯者名爲不知時冬夏爲至他國不知俗宜飯食未習四不出生飯者爲飯物未消復上飯不服藥吐下由未時消五爲止熟者大小便來時不即時行噫吐嚏下風來時制六不持戒者名爲犯五戒殺盜婬兩舌飲酒使入縣官挃杖斫刺或從怨手死或驚怖念罪憂死七爲近惡知識者坐不離惡知識故不覺善惡八爲入里不時者名爲宾行亦里有諍縣官長吏追捕不避不如法行安入他家舍九爲可避不避者爲弊惡象馬牛車蛇蚖井水火刀杖醉惡人等干擾是爲九橫人命未盡當坐是盡

又五陰譬喻經佛説偈云
沫聚喻於色　受如水中泡　想譬熱時焰
行爲若芭蕉　器幻喻如識　諸佛説若此
當爲觀是要　熟省而思惟　空虛之爲寤
不覩其有常　欲見陰可爾　眞智説皆然
三事斷絶時　知身無所直　命氣溫暖氣
捨身而轉逝　當其死卧地　猶草無所知
觀其狀如是　但幻而愚貪　止止爲無安
亦無有牢强　知五陰如此　比丘宜精進
是以當晝夜　自覺念正智　受行寂滅道
行除最安樂

五陰部第三

如涅槃經云復次善男子凡夫若遇身心苦惱起種種惡若得身病若得心病令身口意作種種惡以作惡故輪迴三趣具受諸苦何以故凡夫之人無念慧故是故生於種種諸漏是名念漏菩薩摩訶薩常自思惟我從往昔無數劫來爲是身心造種種惡以是因緣流轉生死在三惡道具受衆苦遂令我遠三乘正路菩薩以是惡因緣故於己身心生大怖畏捨離衆惡趣向善道善男子譬如有王以四毒蛇盛之一篋令人養食瞻視卧起摩洗其身若令一蛇生瞋恚者我當准法戮之都市爾時其人聞王切令心生惶怖捨篋逃走王時復遣五旃陀羅拔刀隨後其人迴顧見後五人遂自捨去是時五人以惡方便藏所持刀密遣一人詐爲親善而語之言汝可還來其人不信投一聚落欲自隱匿旣入聚

中閱看諸舍都不見人執持缸器悉空無物旣不見人求物不得即便坐地聞空中聲咄哉男子此聚空曠無有居民今夜當有六大賊來汝設遇者命將不全汝當云何而得免之爾時其人恐怖遂增復捨而去路值一河其水漂急無有船筏以恐畏故即取種種草木爲筏復更思惟我設住此當爲毒蛇五旃陀羅一詐親者及六大賊之所危害若度此河筏不可依當沒水死寧沒水死終不爲彼蛇賊所害即推草筏置之水中身倚其上手把脚踏截流而去即達彼岸安隱無患心意泰然怖懼消除四毒蛇者即是四大五旃陀羅者即是五陰一詐親者即是貪愛投一聚落者即是內六入六大賊來者即是外塵是六大賊雖有諸王不能遮止者唯佛菩薩乃能遮止是六大賊雖有諸王截其手足猶故不能令其心息六塵惡賊亦復如是雖得四沙門果截其手足亦不能盡令不劫善法如勇健人乃能摧伏是六大賊諸佛菩薩亦復如是乃能摧滅六塵惡賊

八苦部第四

如五王經云佛爲五王說法人生在世常有無量衆苦切身今麤爲汝等略說八苦何謂八苦一生苦二老苦三病苦四死苦五恩愛別離苦六所求不得苦七怨憎會苦八憂悲苦是爲八苦也○何謂生苦人死之時不知精神趣向何道未得生處普受中陰之形至其三七日中父母和合便來受胎一七日如薄酪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凝酥四七日如肉團五七日五皰成就巧風入腹吹其身體六情開張在母腹中生藏之下熟藏之上母噉一杯熱食其身體如入鑊湯母飲一杯冷水亦如寒冷切身母飽之時迫迮身體痛不可言母飢之時腹中了了亦如倒懸受苦無量至其滿月欲生之時頭向産門劇如兩石峽山欲生之時母危父怖生墮草上身體細輭草觸其身如履刀劒忽然失聲大叫此是苦不諸人咸言此是大苦何謂老苦謂父母養育至年長大自用强健擔輕負重不自裁量寒熱失度年老頭白齒落目視睆睆耳聽不聰盛去衰至皮緩面皺百節疼痛行步苦極坐起呻吟憂悲心惱神識轉滅便旋即忘命日促盡言之流涕坐起須人此是苦不答曰大苦○何謂病苦人有四大和合而成一大不調百一病生四大不調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地大不調舉身沉重水大不調舉身胮腫火大不調舉身蒸熱風大不調舉身掘强百節苦痛猶被杖楚四大進退手足不任氣力虛竭坐起須人口燥脣燋筋斷鼻拆目不見色耳不聞音不淨流出身卧其上心懷苦惱言趣悲哀六親在側晝夜看視初不休息餚饍食美入口皆苦此是苦不答言實是大苦○何謂死苦人死之時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四大欲散魂神不安欲死之時刀風解形無處不痛白汗流出兩手摸空室家內外在其左右憂悲涕泣痛徹骨髓不能自勝死者去之風遊氣絕火滅身冷風先火次魂靈去矣身體挺直無所復知旬日之間肉壞血流胮脹爛臭甚不可近弃之曠野衆鳥噉食肉盡骨乾髑髏異處此是苦

不答言實是大苦○何謂恩愛別離苦謂室家內外兄弟妻子共相戀慕一朝破亡為人抄劫各自分張父東子西母南女北非唯一處為人奴婢各自悲呼心肉斷絶竊竊冥冥無有相見之期此是苦不答曰實是大苦○何謂所求不得苦家內錢財散用追求大官吏民望得富貴勤苦求之不止會遇得之而作邊境令長未經幾時貪取民物為人告言一朝有事檻車載去欲殺之時憂苦無量不知死活何日此是苦不答言實是大苦○何謂怨憎會苦世人薄俗共居愛欲之中爭不急之事更相殺害遂成大怨各互相避隱藏無地各磨刀錯箭挾弓持杖恐畏相見會遇狹道相逢張弓豎箭兩刃相向不知勝負是誰當爾之時怖畏無量此是苦不答言實是大苦○何謂憂悲苦惱苦謂人生在世長命者乃至百歲短命者胞胎傷墮長命之者與其百歲夜消其半餘年五十在其酒醉疾病不知作人減少五歲小時愚癡至年十五未知禮義年過八十老鈍無智耳聾目冥無有法則復減二十年已九十年過餘有十歲之中多諸憂愁天下欲亂時亦愁天下旱時亦愁天下大水亦愁天下霜亦愁天下不熟亦愁室家內外多諸病痛亦愁持家財物治生恐失亦愁官家百調未輸亦愁家人遭官閉繫牢獄未知出期亦愁兄弟遠行未歸亦愁居家窮寒無有衣食亦愁比舍村落有事亦愁社稷不辦亦愁室家死亡無有財物殯葬亦愁至春種作無有牛犂亦愁如是種種憂悲無有樂時至其節日共相集聚應當歡樂方共悲啼相向此是苦不答言實是大苦又金色王經云有一天女向金色王而說偈言

何法名為苦　所為貧窮是　何苦最為重
所謂貧窮苦　死苦與貧苦　二苦等無異
寧當受死苦　不用貧窮生

又佛地論云五怖畏者一不活畏二惡名畏三死畏四趣畏五怯畏如是五畏證得清淨樂意地時皆已遠離又波斯匿王太后崩經世尊為王說偈云

一切人歸死　無有不死者　隨行種殃福
自獲善惡果　地獄為惡行　善者必生天
明慧能分別　唯福能遏惡

如是大王有四恐畏無能避者老為大恐畏肌肉消盡病為大恐畏無強健志死為大恐畏盡無有壽恩愛別離為大恐畏無得求住此之四大恐畏一切刀杖呪術藥草象馬人民珍寶城郭無所救贖者譬如大雲起雷霹靂斯須還散人命極短壽極百歲其中出者少唯修無常想除去恩愛可得度苦

雜難部第五

如婦人遇辜經云佛在世時有一人無婦往詣舍衛國娶婦本國自有兩子大子七歲次子孩抱母復懷軀欲向家產天竺俗禮婦人產日歸父母國時夫婦乘車載二子當詣舍衛中路食息并牧牛時有毒蛇纏遶牛脚牛遂離桊其夫取牛欲得嚴發見牛為毒蛇所殺蛇復捨牛復纏夫殺婦遙見之怖懼戰慄啼哭呼天無救護者日遂欲暝去道不遠有流河水水對有家居婦怕日暝懼為賊劫弃車將二子到水畔留大子著水邊抱小子度

水適到水半狼食其子子叫呼母時還顧見子爲狼所噉驚惶怖懼失抱中子墮水隨流母益懊惱迷惑失志顛躓水中墮所懷子遂便度水問道行人我家父母爲安隱不行人答曰昨家失火皆燒父母悉盡無餘又問行人我夫家姑妐爲安隱不行人答曰昨有劇賊傷害其家姑妐皆死無完在者其婦聞之愁憂怖懼心迷意惑不識東西脫衣裸形迷惑狂走道中行人見大怪之謂邪病鬼神所嬈佛在舍衛孤獨精舍時婦馳走而往趣之爾時世尊爲大會說法諸佛之法盲者見佛皆眼明聾者得聽瘂者得言疾病除愈尫劣強健被毒不行心亂得定時婦見佛意即得定不復愁憂自視裸形慚愧伏地佛呼阿難取衣與著竟稽首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爲說經爲現罪福人命無常合會有別種種法要心開意解即發無上正眞道意得不退轉也

又對法論云正生何因苦衆苦所逼故餘苦所依故出胎時復受肢體逼切大苦餘苦所依者謂有生老病死等衆苦隨逐老何因苦時分變壞苦故病何因苦大種變異苦故死何因苦壽命變壞苦故怨憎會何因苦合會生苦故愛別離何因苦別離生苦故求不得何因苦所求不果生苦故略攝一切五取蘊何因苦麤重苦故

又雜譬喻經云昔年世人入海採寶逢有七難一者四面大風同時起吹船令顛倒二者船中欲壞而漏三者人欲墮水死乃得上岸四者二龍上岸欲噉之五者得平地三毒蛇逐欲噉之六者地有熱沙走行其上燒爛人脚七者仰視不見日月常冥不知東西甚難也

佛告諸弟子若遭苦難亦有七事一者四面大風起者謂生老病死二者六情所愛無限譬船滿溢三者墮水欲死謂爲魔所得四者二龍上岸噉者謂日月食命五者平地三毒蛇者爲人身中三毒六者熱沙剥爛其脚者謂地獄中火七者仰視不見日月者謂受罪之處窈窈冥冥無有出期佛語諸弟子當識是言莫與此會勤行六事可得解脫

又涅槃經云若外道自餓苦行道者一切畜生應得道是故外道受自餓法投淵赴火自墜高巖常翹一脚五熱炙身常臥灰土棘刺編椽樹葉惡草牛糞之上麤服麻衣糞掃氀褐欽婆羅衣茹菜噉果藕根油滓牛糞根藥若行乞食限至一家主若言無即便捨去設復還喚終不迴顧不食鹽肉五種牛味常飲噉洮糠沸汁乃云是等能爲無上解脫因者無有是處不見菩薩摩訶薩人行如是法得解脫者是故先須調心不偏苦身即得道果又修行道地經云譬如小兒捕得一雀執持令惱以長縷繫放之飛去自以爲脫不復遭厄詣樹池飲自恣安隱縷盡牽還投弄惱苦如本無異修行如是自惟念言雖至梵天當還欲界苦惱如是故頌曰

譬如有雀繩繫足　適飛縷盡牽復還
修行如是止梵天　續行欲界不離苦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六

音釋

髓息委切骨中脂也　傴僂傴於武切僂力主切傴僂曲脊也　坌蒲悶切塵塕也　搥直追切擊之　嬢夫人切姑也　凭皮冰切倚也　嚏都計切私噴鼻也　闚去規切小視也　窈烏皎切深遠也　姑妐姑古胡切婦稱夫之母曰姑妐職容切夫之兄也　尫烏光切弱也　椓竹角切　毲褐毲亡手切褐明篤切毲褐亡布也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怨苦之一　振七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蟲寓部第六

如禪祕要云復次舍利弗若行者入禪定時欲覺起貪婬風動四百四脉從眼至身根一時動搖諸情閉塞動於心風使心顛狂因是發狂鬼魅所著晝夜思欲如救頭然當疾治之治之法者教此行者觀子藏子藏者在生藏之下熟藏之上九十九重膜如死猪胞四百四脉從於子藏猶如樹脂布散諸根如盛屎囊一千九百節似芭蕉葉八萬戶蟲圍遶周帀四百四脉及以子藏猶如馬腸直至産門如臂釧形團圓大小上圓下尖狀如貝齒九十九重一一重間有四百四蟲一一蟲有十二頭十二口人飲水時水精入脉布散諸蟲入眦羅蟲頂直至産門半月半月出不淨水諸蟲各吐猶如敗膿入九十蟲口中從十二蟲六竅中出如敗絳汁復有諸蟲細於秋毫遊戲其中諸男子等宿惡罪故四百四脉從眼根布散四支流注諸腸至生藏下熟藏之上肺脾腎脉於其兩邊各有六十四蟲各十二頭亦十二口婉轉相著狀如指環盛青色膿如野猪精臭惡頗甚至藏陰處分爲三支二九在上如芭蕉葉有一千二百脉一一脉中生於風蟲細若秋毫似眦蘭多鳥嘴諸蟲中生筋色蟲此蟲形體似筋連持子藏能動諸脉及精出入男蟲青白女蟲紅赤也七萬八千共相纏裹狀如累環似瞿師羅鳥眼九十八脉上衝於心乃至頂髻諸男子等眼觸於色風動心根四百四脉爲風所使動轉不停八萬戶蟲一時張口眼出諸膿流注諸脉乃至蟲頂諸蟲崩動狂無所知觸前女根男精青白是諸蟲淚女精黃赤是諸蟲膿九十八使所熏修法八萬戶蟲地水火風動作作此佛告舍利弗若有四衆著慙愧衣服慙愧藥欲求解脫度世苦者當學此法如飲甘露學此法者想前子藏乃至女根男子身分大小諸蟲張口豎耳瞋目吐膿以手反之置左膝端數息令定一千九百九十九過觀此想成已置右膝端如前觀之復以手反之用覆頭上令此諸蟲衆不淨物先適

兩眼耳鼻及口無處不至見此事已於好女色及好男色乃至天子天女若眼視之如見癩人那利瘡蟲如地獄箭半多羅鬼神狀如阿鼻地獄猛火熱焰應當諦觀自身他身是欲界一切衆生身分不淨皆悉如是舍利弗汝今知不衆生身根根本種子悉不清淨不可具說但當數息一心觀之若服此藥是大丈夫天人之師調御人主免欲淤泥不爲使水恩愛大河之所漂沒婬泆不祥幻色妖鬼之所燒害當知是人未出生死其身香潔如優波羅人中香象龍王力士摩醯首羅所不能及大力丈夫天人所敬佛告舍利弗汝好受持爲四衆說愼勿忘失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正法念經云比丘修行者如實見身從頭至足循身觀察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觀髑髏內自有蟲行名曰腦行遊行骨內生於腦中或行或住當食此腦復有諸蟲住髑髏中若行若食還食髑髏復有髮蟲住於骨外食於髮根以蟲瞋故令髮墮落復有耳蟲住在耳中食耳中肉以蟲瞋故令人耳痛或令耳聾復有鼻蟲住在鼻中食鼻中肉以蟲瞋故能令其人飲食不美腦涎流下以蟲食腦涎是故令人飲食不美復有脂蟲生在脂中住於脂中常食人脂以蟲瞋故令人頭痛復有續蟲生於節間有名身蟲住在人脉以蟲瞋故令人脉痛猶如針刺復有諸蟲名曰食涎住舌根中以蟲瞋故令人口燥復有諸蟲名牙根蟲住於牙根以蟲瞋故令人牙疼復有諸蟲名嘔吐蟲以食違多生嘔吐是名內修行者循身觀是十種蟲住於頭中或以聞慧或以天眼初觀咽喉有蟲名曰食涎齟嚼食時猶如嘔吐涎唾和雜欲咽之時與腦涎合喉中涎蟲共食此食以自活命若蟲增長令人嗽病若多食膩或多食甜或食重食或食酢食或食冷食蟲則增長令人咽喉生於病疾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消唾蟲住咽喉中若人不食如上膩等蟲則安隱能消於唾於十脉中流出美味安隱受樂若人多唾蟲則得病以蟲病故則吐冷沫吐冷沫故胷中或病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觀於吐蟲住人身中住於十脉流注之處若人食時如是之蟲從十脉中踊身上行至咽喉中即令人吐生於五種嘔吐一風吐二癊吐三唾吐四雜吐五蠅吐若蟲安隱則於胷口順入腹中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蠅食不淨故蠅入咽喉令吐蟲動則便大吐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醉味蟲行舌端乃至命脉於其中間或行或住微細無足若食美食蟲則昏醉增長若食不美蟲則萎弱若我不食醉蟲則病不得安隱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放逸蟲住於頂上若至腦門令人疾病若至頂上令人生瘡若至咽喉猶如蟻子滿咽喉中若住本處病則不生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六味蟲所食嗜味者我亦貪嗜隨此味蟲所不嗜者我亦不便若得熱病蟲亦先得如是熱病以是過故令於病人所食不美無有食味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抒氣蟲以瞋恚故食腦作孔或咽喉痛或咽喉塞生於死苦此抒氣蟲共咽喉中一切諸蟲皆悉撩亂生諸痛惱此抒氣蟲常爲唾

覆其蟲短小有面有足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增味蟲住於頭下咽喉根中云何此蟲為我病惱或作安隱彼見此蟲增疾諸味唯嗜一味或嗜甜味憎於餘味或嗜酢味增於餘味隨所憎味我亦憎之隨蟲所嗜我亦嗜之舌端有脉隨順於味令舌乾燥以蟲瞋故令舌瘖瘂而重或令咽喉即得嗽病若不瞋恚咽喉則無如上諸病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嗜睡蟲其形微細狀如牖塵住一切脉流行趣味住骨髓內或住肉內或髑髏內或在頰內或齒骨內或咽骨中或在耳中或在眼中或在鼻中或在鬚髮此嗜睡蟲風吹流轉若此蟲病若蟲疲極住於心中心如蓮華晝則開張無日光故夜則還合心亦如是蟲住其中多取境界諸根疲極蟲則睡眠人亦睡眠一人衆生悉有睡眠若此睡蟲晝日疲極人亦睡眠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有腫蟲行於身中其身微細隨蟲飲血處則有腫起瘖瘂而疼或在面上或在頂上或在咽喉或在腦門或在餘處所在之處能令生腫若住筋中

則無病苦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十種蟲至於肝肺人則得病何等為十一名食毛蟲二名孔穴行蟲三名禪都摩羅蟲四名赤蟲五名食汁蟲六名毛燈蟲七名瞋血蟲八名食肉蟲九名瘖瘂蟲十名酢蟲此諸蟲等其形微細無足無目行於血中痛癢為相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食毛蟲若起瞋恚能噉鬚眉皆令墮落令人癩病若孔行蟲而起瞋恚行於血中令身麤澁頑痺無知若禪都摩羅蟲流行血中或在鼻中或在口中令人口鼻皆悉臭惡若其赤蟲而起瞋恚行於血中能令其人咽喉生瘡若食汁蟲而起瞋恚行於血中令人身體作青癀瘦或黑或黃癀瘦之病若毛燈蟲起於瞋恚血中流行則生病苦瘡癬熱黃疥癩破裂若瞋血蟲以瞋恚故血中流行或作赤病女人赤下身體搔癢疥瘡膿爛若食肉蟲瞋而生病惱頭旋迴轉於咽喉中口中生瘡下門生瘡若瘖瘂蟲血中流行則生病疾疲頓困極不欲飲食若酢蟲瞋恚亦令其人得如是病復觀十種蟲行於陰中

何等為十一名生瘡蟲二名刺蟲三名閉筋蟲四名動脉蟲五名食皮蟲六名動脂蟲七名和集蟲八名臭蟲九名濕行蟲十名熱蟲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於瘡蟲隨有瘡處諸蟲遶噉食此瘡或於咽喉而生瘡病或見刺蟲若生瞋恚令人下痢猶如火燒口中乾燥飲食不消若人愁惱蟲則歡喜噏人血脉以為衰惱或下赤血或不消下痢或見閉筋蟲行於麤筋或行細筋若覺蟲行筋則疼痛若不覺行筋則不疼一切骨肉皆亦消瘦筋中疼痛若蟲瞋恚人不能食若住筋中而飲人血令人無力若食人肉令人羸瘦或見動脉蟲是蟲遍行一切脉中其身微細行無障礙若蟲住人食脉之中則有病過令身乾燥不喜飲食若蟲住水脉之中則有病生令口乾燥若在汗脉令人一切孔無汗若在尿脉令人淋病或令精壞或令痛苦若蟲瞋恚行下門中令人大便閉塞不通苦惱垂死或見食皮蟲以食過故蟲則瞋恚令人面色醜惡或生惡皰或癢或赤或黃或破或復令其髮爪

墮落令人惡病或皮斷壞或肉爛壞或見動脂蟲住在身中脂脉之內若食有過若多唾眠此蟲則瞋不消飲食或生疥瘙或生惡腫毛根螵病或得瘦病或脉脹或乾消病或身臭病或食時流汗或見和集蟲集二種身一者覺身二者不覺身皮肉血等是名覺身髮爪齒等是名不覺身以食過故蟲則無力人亦無力不能速疾行來往返睡眠鼜瞢或多燋渴皮肉骨血髓精損減或見臭蟲住在肉中屎尿之中以食過故蟲則瞋恚身肉屎尿唾涕皆臭鼻中爛膿或眼淚爛臭隨蟲行處皆悉臭穢若衣若敷若食住在齒中以蟲臭故食亦隨臭衣敷盡臭舌上多有白垢臭穢身垢亦臭或見濕行蟲行背肉中知食消已入腰三孔取人糞穢汁則成尿滓則為糞令入下門復次修行觀者內身循身觀觀十種蟲行於根中一切人身皆從中出何等為十一名瘤瘤蟲二名儗儗蟲三名苗華蟲四名大諂蟲五名黑蟲六名大食蟲七名暖行蟲八名作熱蟲九名火蟲十名大火蟲此諸蟲

等住陰黃中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見瘤瘤蟲以食過故蟲則瞋恚食人眼睫令人眼癢多出眼淚此微細蟲若行眼中眼則多病或令目壞若入睛中眼生白瞳其蟲赤色若蟲不瞋則無此病或見儗儗蟲住在人身行於陰中陰黃覆身若入骨中令人蒸熱若行皮中晝夜常熱手足皆熱若入皮裏身則汗出或見苗華蟲行住陰中利嘮爴足身如火藏不欲食飲隨所行處則大熱爛身血增長其身蒸熱若蟲順行則無此病或見大諂蟲住在身中行黃陰中或安不安以食過故蟲則瞋恚從頂至足行無障礙能令身中一切熱血生於熱瘡若血若陰從於口中耳中流出若蟲不瞋則無此病或見黑蟲住在身內行於藏中或安不安以食過故蟲則瞋恚令人面皺或生多黶或黑或黃或赤或令身臭或令雀目或口中生瘡或大小便處生瘡若蟲不瞋則無此病或見大食蟲以食過故則生瞋恚住陰黃中隨食隨消若蟲不瞋則無此病或見暖行蟲常愛暖食憎於冷食若我食冷

蟲則瞋恚口多生水或瘃或睡或心陰鼜瞢或身疼強或復多唾或咽喉病若蟲不瞋則無此病或見熱蟲住人身中以食過故病垢增長妨出入息令身癰大或咽喉塞令大小便悉皆白色不愛寒冷不愛淡食或見食火蟲住在身內行住陰中此蟲寒時則便歡喜熱時萎弱寒歡喜故人則憶食熱時火增不欲飲食於冬寒時陰則清涼熱則陰發或見大火蟲若人性不便而強食之以食過故蟲則瞋恚嗽身內蟲令人腸痛或腳手疼隨食蟲處則皆疼痛若蟲不瞋則無如上復次修行者內身循身觀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觀於骨中有十種蟲何等為十一名舐骨蟲二名嚙骨蟲三名割節蟲四名赤口臭蟲五名爛蟲六名赤口蟲七名頭頭摩蟲八名食皮蟲九名風刀蟲十名刀口蟲知此十蟲行於骨中違情損身不可具述復次修行者內身循身觀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十種蟲行於尿中何等為十一名生蟲二名針口蟲三名節蟲四名無足蟲五名散汁蟲六名三膲蟲七

名破腸蟲八名閉塞蟲九名善色蟲十名穢門瘡蟲出其色可惡住糞穢中此十種蟲若違性瞋故亦損人身備在經文不可具述復次修行者內身循身觀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十種蟲行於髓中有行精中何等爲十一名毛蟲二名黑口蟲三名無力蟲四名大痛蟲五名煩悶蟲六名火蟲七名滑蟲八名下流蟲九名起身根蟲十名憶念歡喜蟲此之十蟲若違性瞋故亦損人身具如經說不可具述

地獄部第七

如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云爾時信相菩薩爲諸衆生而作發起白佛言世尊今有受罪衆生爲諸獄卒剉碓斬身從頭至足乃至其頂斬之已訖巧風吹活而復斬之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屠兒魁膾斬截衆生故獲斯罪第二復有衆生身體頑痺眉鬚墮落舉身洪爛鳥栖鹿宿人跡永絕玷汙親族人不喜見名之癩病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破壞塔寺剥脫道人斫射賢聖傷害師長常無返復背恩忘義常行苟且婬匿尊卑無所忌諱故獲斯罪第三復有衆生身體長大聾騃無足宛轉腹行唯食泥土以自活命爲諸小蟲之所唼食常受此苦不可堪處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爲人自用不信好言善語不孝父母反戾時君若爲帝主大臣四鎮方伯州郡令長吏禁督護恃其威勢侵奪民物無有道理使民苦悴呼嗟而行故獲斯罪第四復有衆生兩目盲瞎都無所見或觝樹木或墮溝坑於時死已更復受身亦復如是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罪福障佛光明縫鷹眼合籠繫衆生皮囊盛頭不得所見故獲斯罪第五復有衆生蹇吃瘖瘂口不能言若有所說閉目舉手乃不言了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誹謗三尊輕毀聖道論他好醜求人長短强誣良善憎嫉賢人故獲斯罪第六復有衆生腹大項細不能下食若有所食變爲膿血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偷盜僧食或爲大會福食屏處偷噉慳惜己物但貪他財常行惡心與人毒藥氣息不通故獲斯罪第七復有衆生常爲獄卒熱燒鐵釘釘人百節骨頭釘之已訖自然火生焚燒身體悉皆燋爛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爲針灸醫師針人身體不能差病誑他取財徒受苦痛令他苦惱故獲斯罪第八復有衆生常在鑊湯中爲牛頭阿傍以三股鐵叉叉人內著鑊湯中煑之令爛還復吹活而復煑之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信邪倒見祠祀鬼神屠殺衆生湯灌撏毛鑊湯煎煑不可限量故獲斯罪第九復有衆生常在火城中煻煨齋心四門俱開若欲趣門門即閉之東西馳走不能自免爲火燒盡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焚燒山澤火煨雞子燒煑衆生身爛皮剥故獲斯罪第十復有衆生常在雪山中寒風所吹皮肉剥裂求死不得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橫道作賊剥脫人衣使冬月之日令他凍死生剝牛羊痛不可堪故獲斯罪第十一復有衆生常在刀山劍樹之上若有所捉即便割傷支節斷壞何罪所致佛言

以前世時坐屠殺爲業烹害衆生屠割剥裂
骨肉分離頭脚星散懸於高格稱量而賣或
復生懸衆生苦痛難處故獲斯罪第十二復
有衆生五根不具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
坐飛鷹走狗彈射禽獸或斷其頭或斷其足
生摵鳥翼故獲斯罪第十三復有衆生攣躄
背僂腰髖不隨脚跛手拘不能操涉何罪所
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爲人野田行道安槍或
安射窠施張㢃穽陷墜衆生頭破脚折傷損
非一故獲斯罪第十四復有衆生常爲獄卒
桎梏其身不得免脱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
時坐網捕衆生籠繫人畜飢窮困苦或爲宰
主令長貪取財錢枉繫良善怨酷昊天不得
縱意故獲斯罪第十五復有衆生或顛或狂
或癡或騃不别好醜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
時坐飲酒醉亂犯三十六失復得癡身如似醉
人不識尊卑不别好醜故獲斯罪第十六復
有衆生其形甚小陰藏甚大挽之身疲皆伏
地引行立坐卧以之爲妨何罪所致佛言以
前世時坐持生販賣自譽已物毁呰他財罵

升弄斗捻秤前後欺誑於人故獲斯罪第十
七復有衆生男根不具而爲黄門身不妻娶
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犍象馬牛羊猪
狗死而復穌故獲斯罪第十八復有衆生從
生至老無有兒子孤立獨存何罪所致佛言
以前世時坐爲人暴惡不信罪福百鳥產乳
之時賫持瓶器循大水渚求拾鴻鶴鷿鵜鵝
鴈諸鳥卵鷇擔歸煑噉諸鳥失子悲鳴叫裂
眼中血出故獲斯罪第十九復有衆生少小
孤寒無有父母兄弟爲他作使辛苦活命長
大成人横羅殃禍縣官所縛繫閉牢獄無人
追餉飢窮困苦無所告及何罪所致佛言以
前世時坐喜捕拾鵰鷲鷹鷂熊羆虎豹枷鎖
而畜孫此衆生父母兄弟常恒憂悲悲鳴叫
裂哀感人心不能供養常苦飢餓骨立皮連
求死不得故獲斯罪第二十復有衆生其形
甚醜身黑如漆兩目復青鞠頰俱埠皰面平
鼻兩眼黄赤牙齒踈缺口氣腥臭矬短擁腫
大腹凸髖脚復繚戾僂脊尪肋費衣健食惡
瘡膿血水腫乾痟疥癩癰疽種種諸惡集在

其身雖親附人人不在意若他作罪横羅其
殃永不見佛永不聞法永不識僧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時坐爲人子不孝父母爲臣不
忠其君爲君不敬其下朋友不賞其信鄉黨
不以其齒朝廷不以其爵妄爲趣詐心意顛
倒無有其度不信三尊弑君害師伐國掠民
攻城破塢偷寨過盜惡業非一美己惡人侵
凌孤老誣謗賢聖輕慢尊長欺誑下賤一切
罪業悉具犯之衆惡集報故獲斯罪爾時一
切諸受罪衆生聞佛作如是説悲號動地淚
下如雨而白佛言唯願世尊久住説法令我
等輩而得解脱佛言若我久住薄德之人不
種善根謂我常在不念無常善男子譬如孩
兒母常在側不生難遭之想若母去時便生
渴仰思戀之心母方還來乃生歡喜善男子
我今亦復如是知諸衆生善惡業緣受報好
醜故般涅槃爾時世尊即爲此諸受罪衆生
而説偈言

水流不常滿　火盛不久然　日出須臾沒
月滿已復缺　尊榮豪貴者　無常復過是

念當勤精進　頂禮無上尊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六人爲伴造罪俱墮地獄同在一釜中皆欲說本罪一人言沙二人言那三人言特四人言涉五人言姑六人言陀羅佛見之笑目連問佛何以故笑佛言有六人爲伴俱墮地獄共在一釜中各欲說本罪熱湯沸涌不能再語各一語便迴下一人言沙者世間六十億萬歲在泥犁中始爲一日何時當竟第二人言那者無有出期亦不知何時當得脫第三人言特者咄咄我當用治生不能自制意奪五家分供養三尊愚貪無足今悔何益第四人言涉者言我治生亦不至誠財産屬他爲得苦痛第五人言姑者誰當保我從地獄出便不犯道禁得生天樂者第六人言陀羅者是事上頭本不爲心計譬如御車失道入邪折軸車壞悔無所及

頌曰

盛年好放逸　凶猛勸不移　天長曉露促
生老病來資　百節俱酸痛　千痾併著時
華堂相一捨　幽塗萬苦批

感應緣（略引一十三驗）

周宣王殺杜伯亡後現報
秦始皇伐終南山樹怪
高平李羨奴助鬼報
晉吳郡張縫家殺鬼報
魏劉赤斧夢蔣侯召爲主簿驗
吳王夫差枉殺臣公孫聖現驗
晉安定張祚爲張瓘枉殺現驗
張禎枉殺麴儉禎被現驗
宋秣陵縣令陶繼之枉殺太樂伎現驗
將軍張悅枉殺江州長史鄧琬現驗
文惠太子枉殺豫章王蕭嶷現驗
魏洛陽令寇祖仁枉殺成陽王元徽現驗
唐國初相州大慈寺群賊共停相殺汙寺現驗

周宣王殺杜伯不辜杜伯曰死若有知三年必使君知之三年周宣王田於甫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朱冠執朱弓挾朱矢射王中心折脊伏屍而死（右一驗出墨子傳）

秦始皇時終南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始皇惡之興兵伐之天輒大風雨飛沙石人皆疾走至夜瘡皆合有一人中風雨傷寒不能去留宿夜聞有鬼來問樹言秦王凶暴相伐得不困耶樹曰來即作風雨擊之其柰吾何又曰秦王使三百人被頭以赤絲繞樹伐汝得無敗乎樹寞然無聲病人報秦王案言伐之樹斷中有一青牛出逐之走入河於是秦王立旄頭騎（右一驗出玄中記）

秦高平李羨家奴健至石頭堈忽見一人云婦與人通情遂爲所殺欲報讎豈能見助奴用其言果見人來鬼便捉頭奴喚與手即使到地還半路便死鬼以千錢一疋青絞綾袍與奴囑云此袍是市西門丁與許君可自著勿賣也

晉永初二年吳郡張縫家忽有一鬼云汝分我食當相祐助便與鬼食舒席著地以飯布席上肉酒五肴如是鬼得便不復犯暴人後爲作食因以刀斫其所食處便聞數十人哭哭亦甚悲云死何由得棺材又聞主人家有

梓船奴甚愛惜當取以爲棺見擔船至有斧鋸聲治船既竟聞呼喚舉屍著船中縫眼不見唯聞處分不聞下釘聲便見船漸漸昇空入雲霄中久久滅從空中落船破成百片便聞如有數百人大笑云汝那能殺我我當爲汝所困者耶但知惡心我憎汝狀故撲船壞耳（右二驗出幽冥錄）

魏劉赤斧者夢蔣侯召爲主簿日促乃往廟陳請母老子弱情事累切乞蒙放恕會稽魏邊多才藝善事神請與邊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屈魏邊何人而擬斯舉赤斧固請終不許尋而赤斧死（右此一驗出志怪傳）

吳王夫差殺其臣公孫聖而不以罪後越伐吳吳敗走謂太宰嚭曰吾前殺臣公孫聖投於胥山之下今道當由之吾上畏蒼天下慙於地吾舉足而不進心不忍往子試唱於前若聖猶在當有應嚭乃向餘杭之山呼曰公孫聖聖即從上應曰在三呼而三應吳主大懼仰天歎曰蒼天蒼天寡人豈可復歸乎吳主遂死不反

晉安定張祚以永和中作涼州刺史因自立爲涼王河州刺史張瓘士衆強盛祚猜忌之密遣兵進圖瓘瓘率衆拒祚祚遂爲瓘所殺瓘後數見祚來部從鎧甲舉手指瓘云底奴要當截汝頭瓘入姑臧立張玄靜爲涼王自爲涼州牧又謀廢玄靜而自王事未遂閒與玄靜同車出城西門橋梁牢壯而忽摧折刺史舊事正旦放鳥瓘所放出手輒死有鵄來巢廣夏門彈逐不去自往看之宋燉煌宋混遣弟澄即於巢所害瓘瓘臨命語澄曰汝荷婚姻而爲反逆皇天后土必當照之我自可死當令汝劇我矣混自爲尚書令輔政有疾晝日見瓘從屋而下奄入柱中其柱狀若火燒掘土則無所見混因病死澄又然燈油變爲血廐中馬一夕無尾二歲小兒作老公聲呼曰宋混澄斫汝頭又城東水中出火後三年澄爲張邕所殺

昔張頎西域校尉張頎以怨殺麴儉臨死有恨言後頎夜見白狗自拔劒斫之不中頎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在傍遂以暴卒

宋元嘉中李龍等夜行劫掠于時丹陽陶繼之爲秣陵縣令微密尋捕遂擒龍等龍所引一人是太樂妓忘其姓名劫發之夜此妓推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聲陶不詳審爲作欵列隨例車上及所宿主人士貴賓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爲通塞遂并諸劫十人於郡門斬之此妓聲藝精能又殊辯慧將死之日親隣知識看者甚衆妓曰我雖賤隷少懷慕善未嘗爲非實不作劫陶令已當具知枉見殺害若死無鬼則已有鬼必自陳訴因彈琵琶歌曲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殞泣月餘日陶遂夜夢妓來至案前云昔枉見殺實所不分訴天得理今故取君便入陶口仍落腹中陶即驚寤俄而倒絶狀若風顛良久方醒有時而發輒夭矯頭反著背四日而亡亡後家便貧頓一兒早死餘有一孫窮寒路次

宋秦初元年江州長史鄧琬立刺史晉安王子勛爲帝以作亂初南郡太守張悅得罪鎖歸揚都及湓口琬赦之以爲冠軍將軍與共

經紀軍事琬前軍衆潰既敗張悅懼誅乃稱暴疾伏甲而召鄧琬既至謂之曰卿始此禍而欲賣罪少帝乎命斬於牀前并殺其子以琬頭至五年悅寢疾見琬爲厲遂死

宋濟豫章王蕭嶷亡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病未應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我痢不斷吾已訴先許還東邸當判此事便懷出青紙文書示文季云與卿少舊爲呈主上也俄而失所在文季懼不敢傳少時文惠太子薨

魏城陽王元徽初爲孝莊帝畫計殺爾朱榮及爾朱兆入洛害孝莊而徽懼走投洛陽令寇祖仁祖仁父叔兄弟三人爲刺史皆徽之力也既而爾朱兆購徽萬户侯祖仁遂斬徽送之并匿其金百斤馬五十疋及兆得徽首亦不賞侯兆乃夢徽曰我金二百斤馬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也兆覺曰城陽家本巨富昨令收捕全無金銀此夢或實至曉即令收祖仁祖仁又見徽曰足得相報矣祖仁疑得金百斤馬五十疋兆不信之祖仁私斂戚屬得金三十斤馬三十疋輸兆猶不充數兆乃發怒懸頭於樹以石硾其足鞭捶殺之右此七驗出冤魂志

唐初相州大慈寺塔被焚以大業末年群賊互興寺在三爵臺西葛蕘山上四鄉來投築城固守人物擁聚尺地不空塔之上下重複皆滿於中穢汙不可見聞賊平之後人散寺僧無力可除忽然火起焚蕩内外一切都盡唯東南角太子思惟像殿得存可謂火淨以除臭穢也此塔即隋高祖手勑所置初以隋運創臨天下未附吳國公蔚迥周之柱臣鎮守河北作牧舊都聞楊氏御圖心所未允即日聚結舉兵抗詔官軍一臨大陣摧解牧擁俘虜將百萬人總集寺北遊豫園中明旦斬決園牆有孔出者縱之至曉使斷猶有六十萬人並於漳河岸斬之流屍水中水爲不流血河一月夜夜鬼哭哀怨切人以事聞帝曰此段一誅深有枉濫賊止蔚迥餘並被驅當時惻隱咸知此事國初機候不獲縱之可於遊豫園南葛蕘山上立大慈寺拆三爵臺以營之六時禮佛加一拜爲園中枉死者寺成僧住依勑禮唱怨哭之聲一斯頓絕上來所引者由緣相係目覩親知信承佛教善惡之報驗知不虛我殺還我償豈有斯謬矣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

音釋

竅苦弔切犬也 脾腎脾房脂切土藏也腎時忍切水藏也 綣口阮切繾綣不相離散也 嘴即委切與觜同 嘔烏后切吐也 齟才與切正作咀在呂切含味也 酢倉故切酸也 抒丈呂切引而泄之也 瘖先立似入二切痛瘖瘖也 痺必至切濕岑病也 瘨他典切瘨瘨也 搔瘙搔蘇遭切爬也瘙余兩切與痒同 螵符消足消二切 脹知亮切 薹瞀薹徒豆切瞀武豆切目昏不明也 懱陸劣切 睫即葉切目旁毛也 瞖於計切 黳於奚切黑子也 膲即消切 騃五駭切癡也 觝都禮切觸也 吃居乙切言難也 股公戶切 塘煨塘音唐煨烏恢切塘煨灰火也 剫敦罵切剩也 搣莫結切手拔也 臗苦官切股間也 跛布火切足偏廢也 弶其亮切施罟於道也 穽疾政切陷坑也 桎梏桎之日切足械也梏古沃切手械也 囂許驕切 犍居言切 鷇苦角切鳥卵也 皰匹貌切 矬昨禾切短也 寨士邁切柵也 批子蒲切捽也 璀七罪切 頎渠衣切 旄莫刀切 絞緵絞古巧切緵子紅切 嚭普鄙切 廄居祐切馬舍也 殞于敏切墜下也 琬於阮切 湓蒲門切水名 嶷魚力切 郕食丞切肸

名覯古候切具瞶也䃀直類切鎮也捶主蘂切打也蔞力主切
蔚烏貴切俘芳符切軍所虜獲也尪烏光切曲也僂弱也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振八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業因篇第七十八此有五部

述意部　業因部　十惡部
十善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涉其流者則澄愛河而清五濁失其宗者則震邪山而起三障靜言茲理豈虛也哉是知善由信發惡由邪開所以一念之惡能開五不善門一念之善能除累劫之殃是故善須雕琢自勉可有心師之訓惡須省退懲過可有情悔之時不爾徒煩長養浪飾畫瓶終糜碎於黃壚會楚苦於幽府貽厥緇素鑒勗意焉

業因部第二

如對治論云復次有四種諸業差別謂黑黑異熟業白白異熟業黑白黑白異熟業非黑白無異熟業能盡諸業黑黑異熟業者謂不善業由染汙故不可愛異熟故白白異熟業者謂三界善業不染汙故可愛異熟故黑白黑白異熟業者謂欲界雜業善不善雜故非黑白無異熟業能盡諸業者謂於方便無間道中諸無漏業以方便道無間道是彼諸業對治故非黑者離煩惱垢故白者一向清淨故無異熟者生死相違故能盡諸業者由無漏業爲永拔得黑等三有漏業與異熟習氣故又優婆塞戒經云若善男子有人不解如是業緣無量世中流轉生死雖生非想非非想處壽八萬劫福盡還墮三惡道故佛告善男子一切模畫無勝於意意畫煩惱煩惱畫業業則畫身

又阿毗曇雜心業品偈云

業能莊飾世　趣趣各處處　是以當思業
求離世解脫　身口意集業　在於有有中
彼業爲諸行　嚴飾種種身　身業當知二
謂作及無作　口業亦如是　意業當知思

又涅槃經云善男子因有五種何等爲五一生因二和合因三住因四增長因五遠因云何生因生因者即是業煩惱等及外諸草木子是名生因云何和合因如善與善心和合

不善與不善心和合無記與無記心和合是
名和合因云何住因如下有柱屋則不墮山
河樹木因大地故而得住立內有四大無量
煩惱衆生得住是名住因云何增長因因緣
衣服飲食等故令衆生增長如外種子火所
不燒鳥所不食則得增長如諸沙門婆羅門
等依因和尚善知識等而得增長如因父母
子得增長是名增長因云何遠因譬如因呪
鬼不能害毒不能中依憑國王無有盜賊如
芽依因地水火風等如水鑽人繩爲酥遠因
如名色等爲識遠因父母精血爲衆生遠因
如時節等悉名遠因善男子涅槃之體非是
如是五因所成云何當云是無常因一切諸
法復有二種因一者作因二者了因如陶師
輪繩是名作因如燈燭等照暗中物是名了
振入 三
因善男子大涅槃者不從作因而有唯有了
因了因者即是三十七品助道之法六波羅
蜜是名了因又云三解脫門三十七品能爲
一切煩惱作不生生因亦爲涅槃而作了因
善男子遠離煩惱則得了了見於涅槃是故
涅槃唯有了因無有生因又云若離如是三
十七品終不能得聲聞正果乃至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果不見佛性及佛性果以是因
緣梵行即是三十七品何以故三十七品性
非顛倒能壞顛倒性非惡見能壞惡見性非
怖畏能壞怖畏性是淨行故能令衆生畢竟
進作清淨梵行也
述曰上來雖引經論明業因多種至時斷罪
未明輕重故別引優婆塞戒經辯業不同別
有四例一將物對意有四二輕重不同有八
三上中下不同復八四依薩婆多論有心無
心不同復八臨時判罪並皆攝盡故經第一
云有物重意輕有物輕意重有物重意重有
物輕意輕一物重意輕者如無惡心殺於父
母者是二物輕意重者如以惡心殺於畜生
者是三物重意重者加以極惡心殺所生父
母者是四物輕意輕者如以輕心殺於畜生
者是第二如是惡業復有八種輕重不同何
等爲八一有方便重根本成已輕二有根本
重方便成已輕三有成已重方便根本輕四
有方便根本重成已輕五有方便成已重根
本輕六有根本成已重方便輕七有方便根
本成已重八有方便根本成已輕物是一種
以心力故得輕重果如十善業道有其三事
一方便二根本三成已若復有人能勤禮拜
振入
供養父母師長和尚有德之人先意問訊言
四
則柔輭是名方便若作已竟能修念心歡喜
不悔是名成已作時專著是名根本十善既
爾十惡亦然第三是十業道復有三種謂上
中下或方便上根本中成已下或方便中根
本上成已下或方便下根本上成已中（綺五作八）
（惟前可知）第四依薩婆多論方便根本成已有心
無心作八句准類可知又如阿毗曇心論云
有五種果一報果二所依果三增上果四身
力果五解脫果若是善有漏法或四果或五
果能斷結使是謂五果不依斷結是謂四果
除解脫果若是無漏法或四果或三果若能
斷結於四果中除其報果若不斷結除報果
解脫果若是無記法中唯有三果除報果解
脫果

十惡部第三

第一就地獄明起不善依毗曇論云有五業道一惡口二綺語三貪四瞋五邪見於中惡口綺語及瞋彼受苦時三種現行惡罵獄卒故惡口現行即此惡口語不應時違法非正即落綺語爾時忿怒即是瞋恚此三不善地獄現行若論貪業及與邪見成就在心而不現行以彼麤凡未斷煩惱故貪邪見成就在心彼處男女各恒受苦無有男女共行邪事是故無此貪心現行以常受苦心識暗鈍不能推求因果有無是故亦無邪見現行自餘殺盜妄語兩舌彼處不行一向是無問若地獄不有現行貪及邪見業道者云何說彼成就此二答煩惱心法未斷已來雖不現行性恒成就不同身口七支色業是麤作法發動方成無造作處則不說成故雜心論云地獄之中無相殺故無殺業道無受財故無盜業道無執受女人故無邪婬業道異想說故名妄語彼無異想故無妄語常樂離故無兩舌為苦所逼故有惡口不時說故故有綺語含及邪見成就不行第二第三明鬼畜道中十惡具有而無身口七支惡律儀也問今畜生中不知言者雖有音聲成口業不答彼起瞋時發聲則別雖非言辯亦成口業故成實論云畜生音聲是口業不答雖無言說之別從心起故亦名為業亦可言具十者多是龍王解人意志故具十業道自餘癡鈍畜生但可具身三意三六種餘四不具以口不解語故若據劫初畜生解人語者此亦可具十惡第四就人中起罪行者人中即有四天下南閻東弗西耶此三方人起惡多故皆具十惡然東西則輕南方最重以有受惡律儀故若就北單以論罪者彼方唯有四不善業一綺語二貪三瞋四邪見由有歌詠故有綺語貪瞋邪見成而不行問北方有行欲事云何言無邪婬業道答彼方無夫妻共相配匹雖有婬事無相凌奪故無邪婬問既有行婬即貪欲現行云何而言但成不行答彼起婬貪非俗能裁雖數現行聖說無罪但此貪心所起之婬尚非罪業不牽苦報何況內心能起之貪如世夫妻貪愛非制問北方之人既有歌詠等此不應法即是妄語云何不說有妄語業答彼人淳直不行姧偽無誑他心故非妄語彼定千歲故無殺命彼方衣食地有粇米樹有寶衣自然而出無有主掌故無偷盜彼人和柔故無兩舌惡口等業故雜心論云欝單有四不善業道壽命定故無殺生無愛財故無盜無執受女人故無邪婬無欺他故無妄語常和合故無兩舌以柔軟故無麤言有歌歎故有綺語若論意業道雖成就而不現行第五就天起罪行者此欲界六天有殺盜等於中雖有十不善業而無身口七種惡律儀故雜心論云欲界六天有十業道離不律儀雖不害天而害餘趣如害脩羅亦有截手足斷而復還生若斬首則死展轉相奪乃至十業道一切皆有亦有薄福諸天乏少資緣更相攙竊故有盜業或有諸天自薄所愛婬他美天故有邪婬自餘七業文顯可知若論色無色天依如毗曇則無不善據理而言亦有輕微三業不善謂彼意地有邪慢等身口業

過如初禪中娑伽梵王語諸梵衆汝得住此我能令汝盡老死邊汝等不須詣瞿曇所黑齒比丘往彼問言初禪三昧依何三昧生從何三昧滅梵王答言我是諸梵中尊者黑齒比丘言我不問梵王尊卑但問初禪三昧依何三昧生從何三昧滅彼不能答即捉尊者牽出衆外語尊者言我不能知初禪三昧從何三昧生從何三昧滅汝何忍在梵中損辱我也此是諂詐不善煩惱言佛不能令汝解脫即是謗佛綺語惡口上界唯有此諂詐發動身口微不善業然不於他人起麤違損以生上者曾修得定盡離欲界麤貪瞋等故得彼報還能修定雖有煩惱唯是癡心以迷道故起愛慢等樂修善法望得勝他此等煩惱爲定所壞故不損物不相違害若依毗曇上界煩惱非是不善說爲無記此細貪等能行淨心雖是無記體是染汚不同報生色心若樂及威儀等白淨無記故論說爲穢汚無記是汚穢故潤業受生若此煩惱不潤業受生若此煩惱不潤業者業種則燋永不牽報上界衆生不應更生由能潤業故得更生問上界煩惱既能潤業潤生得報何故非記答上界煩惱雖復潤業唯得總報受生而已不由此感正感樂果亦不招苦故是無記不同下界不善煩惱感得總報及別報苦若依成實論上二界中所起邪見皆名不善如彼論說人在色無色界謂是涅槃臨命盡時見欲色中陰即生邪見謂無涅槃謗無上法當知彼中有不善業又論說彼上界邪見是苦因緣違理上界據其位判衆生心細所起或微多不成業故名無記若據通論不妨於中有起麤邪成不善者毗曇所說義當前判成實所論義當後通又據望理彼細煩惱皆違理起悉是不善准依成實不善惡業三界通起唯有多少增微爲異述曰向來就凡明諸罪行依身起處竟若論聖人如須陀洹等出觀失念容有起意輕微不善生惡願等具欲結者貪瞋雖强片似餘凡唯可直起貪欲瞋慢不更思量起邪見心亦不起殺盜等心如依毗曇得有眷屬枷捲等事輕不善業若依成論有意不善設動身口不成業報又彌勒菩薩所問經論云此十不善業道一切惡法皆從貪瞋癡起如依三毒起殺生者若依貪心起者或爲皮肉錢財故斷生命等是名依貪起若依瞋心起者或以瞋心殺害怨家等是名依瞋起若依癡心起者或有人言殺蛇蝎等以生衆生苦惱故雖殺無罪或言波羅斯等言殺却老父母及重病者則無罪報是名依癡起如依三毒起偷盜者若依貪心起者或爲自身或爲他身或爲飲食等是名依貪起若依瞋心起者或於瞋人邊及瞋人所愛偷盜彼物等是名依瞋起若依癡心起者如有婆羅門言一切大地諸所有物唯是我有何以故以彼國王先施我故以我無力故爲餘姓奪我受用是故我取即是自物不名偷盜是名依癡心起如依三毒起邪婬者若依貪心起者或於衆生起貪染心不如實修行等是名依貪起若依瞋心起者或於他守護資生依瞋心故起或婬怨家妻妾或婬怨家所愛之人等是名依瞋起若依癡心起者或有

人言譬如碓臼熟華熟果飲食河水及道路等女人行婬無罪或如波羅斯等邪婬母等是名依癡起如依三毒起妄語者（此三可解）如是兩舌惡口綺語（皆亦如是）依貪心起者依貪結生次第二心現前如是名爲依貪起依瞋結生者名爲依瞋起依癡結生者名爲依癡結起如貪瞋與邪見皆亦如是應知問曰何故不說作不作相無作相決定何業中有何業中無答曰唯除邪婬餘六業中悉皆不定此義云何若自作者成就作業及無作業若使他作唯有不作不得有作於邪婬中決定有作不得有不作何以故以此邪婬畢竟自作無使他作是故經言頗有非身作業而得成就殺生罪不答言有如口使人作成就殺罪又問頗有非口業作而得成就妄語罪不答言有如以身業作成就口業妄語之罪又問頗有非身業作非口業作而得成就身口業不答言有如以依仙人瞋心故以唯欲界色身善業道中畢竟有作及以無作禪無漏戒無無作戒何以故以依心故中間禪不定若深

厚心畢竟恭敬心作身口業成就作業及無作業若深厚心結使心起身口業亦成就作業及無作業若非深厚心非畢竟恭敬心造身口業唯有作業無無作業若非深厚結使心發身口業亦唯有作業無無作業而方便作業心還悔者唯有作業無無作業問曰於業道中何者是前眷屬何者是後眷屬答曰若起殺生方便如屠兒捉羊或以物買將詣屠所始下一刀或二三刀羊命未斷所有惡業名前眷屬隨下何刀斷其命根即彼念時所有作業及無作業是等皆名根本業道次後所作身行作業是名殺生後眷屬業乃至綺語皆亦如是應知自餘貪瞋邪見業中無前眷屬以初起心即時成就根本業道又身口意十不善業道一切皆有前後眷屬此義云何如人起心欲斷此衆生命因復更斷餘衆生命如欲祭天殺害衆生即奪他物欲殺彼人復婬其妻生如是心還使彼妻自殺夫主復以種種鬪亂言說破彼親屬無時非實於彼物中生於貪心即於彼人復生瞋心爲

殺彼人故生如是邪見增長邪見以斷彼命復欲殺其妻男女等如是次第具足十種不善業道如是等業名前眷屬一切十不善業道皆亦如是應知又離善道非方便修行善業道是方便以遠離根本故及遠離方便故言方便者如彼沙彌欲受大戒將詣戒場禮衆僧足即請和尚受持三衣始作一白作第二白時如是悉皆名前眷屬從第三白至羯磨竟所起作業及彼念起無作業是等皆名根本業道次說四依乃至不捨所受善行身口作業及無作業如是等悉皆名後眷屬問曰應說十不善業道果及隨順因答曰有三種果一果報果二習氣果三增上果一一業道皆有此三種此義云何具足十不善業道有下中上若生地獄中是果報果習氣果者從地獄退生于人中依殺生故有短命果依偷盜故無貲生果依邪婬故不能護妻依妄語故有他謗果依兩舌故眷屬破壞依惡口故不聞好聲依綺語故爲人不信依本貪故貪心增上依本瞋故瞋心增上依邪見故癡

心增上如是一切名習氣果增上果者依彼十種不善業道一切外物無有氣勢所謂土地高下雀鼠雹蕀塵土臭氣多有蛇蝎少穀細穀少果細果及以苦果如是一切名增上果復有相似果者如殺者故與所害衆生種種諸苦因彼苦故生地獄中受種種苦以斷他命後生人中得短命報斷他暖觸是故一切外物資生無有氣勢如是一切十業道中隨義相應解釋應知如劫奪他物邪婬他妻雖不生他重逼惱苦而破壞心是故受罪雖不破壞不瞋不惡口而由惡心是故得罪

十善部第四

若依十善分別者如毗曇說於彼地獄趣中唯有意地三善業道然但成就而不現行北方亦同自餘一切皆具十義文顯可知如彌勒菩薩所問經論云是菩薩行十不善業道集因緣故則墮三惡行十善業道集因緣故則生人天又是上十善業道與智慧觀和合修行其心狹劣心猒三界遠離大悲從他聞聲而通達故聞聲意解成聲聞乘又是上十善清淨業道不從他聞自正覺故不具大悲而通達深因緣法成辟支佛乘又是上上十善業道清淨具足其心廣大無量爲諸衆生起悲愍故修行一切種智令清淨具足故成菩薩乘問曰云何名業道義答曰身自七業即自體相名爲業道餘三者意相應心又即彼業能作道故名爲業道問曰若即業名道皆能趣地獄等者何故餘三非是業道答曰如彼七業此三能作彼根本故以相應故不能如彼業故不名業道問曰一切美味飲酒食肉捧手摑打一切戲笑如是等惡行一切禮拜供養恭敬遠離飲酒等如是等善行何故不記以爲業道答曰遠離飲酒等唯是心業能起七業非身口業是故非業道若作與心相應亦是業道問曰若即彼業能作道名爲業道者即一切法於心皆名業道何故但說十種業道不說無量業道答曰以勝重故以諸惡行及善行中十業道重餘非重故不說無量又七業一向極重意三亦輕亦重飲酒等不爾以是故但說十名爲業道不說餘者名爲業道問曰遠離殺生者云何殺生等相應說答曰殺生有八種一故心二他三定不定衆生相四疑心五起捨命方便六作七不作相八無作相是等名爲殺生身業身口意業名爲殺生問曰何故名故心者答曰若不故心成殺生罪者則阿羅漢不得涅槃以阿羅漢斷世間因有不作心而殺衆生亦應還生世間而實不然以是義故不故心殺不得罪報問曰何故名他答曰非自命故若有他人是可殺者能殺人得殺生罪以自殺者無可殺境故自斷命不得惡報又阿羅漢自害其身斷已命故而彼無罪何以故已離瞋心等故是自殺不得殺罪問曰何名定不定衆生相者答曰定衆生相者如有百千人作心於中定殺其人是得殺罪若殺餘人不得殺罪不定者以捨一切故隨殺得罪以彼處不離衆生相故問曰何故名疑者答曰疑心殺生亦得殺罪以彼是衆生亦得殺罪以捨慈悲心故得殺罪問曰何故名起捨命方便者答曰若殺者於彼事中起不善心必欲斷

命非慈悲心作殺方便是名爲起問曰何故名作不作相無作相者答曰作者所作事不作者所名作事彼作事共起雖作業滅而善無記法相續不斷如修多羅說有信者修行七種功德行住睡寤等日夜常生功德增長功德若離身口業更無無作云何異心法而得增長是故當知離身口業有無作法又自不作使他作業若無無作此云何成若無無作法離波羅提木叉亦應無無作戒是故當知有無作法問曰云何名遠離偷盜者答曰偷盜有九種一他護二彼想三疑心四知不隨五欲奪六知他物起我心七作相八不作相九無作相是等名爲偷盜身業問曰何名他護者答曰此明取他護物問曰何名彼想者答曰若不生自想不言是我物則不得罪名爲彼想問曰何名疑心者答曰若心有疑爲是我物爲是他物而彼物他物並須識之問曰何名知不隨他者答曰知他物生心他隨我想問曰何名欲奪者答曰起損害心問曰何名知他物起我心者答曰若不異見若闇地取若疾他取若取餘物若取他物若取自物想問曰何名作不作相無作相者答曰此三如前殺生中說問曰云何遠離邪婬者答曰邪婬有八種一護女人二彼想三疑心四道非道五不護六非道非時七作八無作相是等名爲邪婬身業問曰何名護女人者答曰所謂父母等護問曰何名彼想者答曰若知彼女是父母等所護女想非不護想問曰何名疑心者答曰若生疑心爲自女爲他女爲父母護爲不護等女一一皆成邪婬問曰何名道非道者答曰道者所有道非道者謂非道問曰何名彼不護女非道非時者答曰此亦名邪婬問曰何名作不作相無作相者答曰此三如殺生中說然此中不作相者於邪婬中無如是不作法以要自作成問曰云何名遠離妄語者答曰妄語有七種一見等事二顛倒非顛倒事三疑心四起覆藏想五作六不作相七無作相是等名爲妄語口業問曰何名見等事者答曰謂見聞覺知問曰何名顛倒非顛倒事者答曰顛倒事者如聞如彼事非顛倒者謂如彼事問曰何名疑心者答曰若生疑爲如是不如是爲一向如是爲一向不如是問曰何名起覆藏想者答曰覆藏實事異想事中住異相說作不作無作相如殺生中說問曰云何遠離兩舌者答曰兩舌有七種一起不善意二實虛妄三破壞心四先破不和合意五作六不作相七無作相是等名爲兩舌口業（此七易解不煩釋之）問曰云何遠離惡口答曰惡口有七種一依不善意二起惱亂心三依亂心四言說他五作六不作相七無作相（此七亦易不煩釋之）問曰云何遠離綺語者答曰綺語有七種一依不善意二無義語三非時四惡法相應五作六不作相七無作相問曰何名依不善意者答曰依欲界修道煩惱心相應說名爲綺語問曰何名無義者答曰離實義故問曰何名非時者答曰語雖有義而非時說亦成綺語又有時說於大衆中爲自在人說亦成綺語問曰何名惡法相應者答曰謂一切戲語非法歌舞等一切與不善法相應者皆是綺語作不作無作相者

如前殺生中說（此下貪嗔邪見其文易解不煩解釋之）又論云如娑伽羅龍王所問經中如來說言龍王離殺獲得十種離煩惱熱清涼之法何等為十一施與一切眾生無畏二安住大慈念中三斷諸煩惱過患習氣四取無病果五增長壽種子六諸非人等常所守護七睡寤安隱八不見惡夢離怨恨心九不畏一切外道十退生天中是名十種離煩惱熱清涼之法龍王若不殺善根迴向阿耨菩提者彼人得菩提時心得自在是故壽命無量如龍王菩薩離殺生故能起布施則得成就大富資生不可破壞得長壽命行菩薩行過諸世間所惱惡事如是龍王十善業道亦復如是莊嚴成就大利益故

引證部第五

如雜寶藏經云昔佛在世時波斯匿王有其一女名曰善光聰明端正父母憐愍舉宮愛敬父語女言汝因我力舉宮愛敬女答父言我自有業不因父王王聞瞋忿而語之言今當試汝有自業力即遣左右覓一最下貧窮乞人以女付之王語女言汝自有業不假我者從今可驗女猶答言我有業力即共窮人相將出去婦問夫言有父母不夫答婦言我父母先此舍衛城中第一長者父母居家都已死盡無所依怙是以窮乞婦復問言汝今頗知故宅處不答言知處垣宅毀壞遂有空地夫婦相將往至故舍周歷案行隨其行處伏藏自出即以珍寶雇人造宅未盈一月宮宅悉成宮人妓女奴婢僕使不可稱計王卒憶念我女善光云何生活有人答王善光女郎宮室錢財不減於王王女即日遣其夫主請王到舍王即受請見其家內宮宅莊嚴歎未曾有王往問佛此女先世作何福業得生王家身有光明佛答王言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槃頭王以佛舍利起七寶塔王大夫人見即便以天冠拂飾著像頂上以天冠中如意寶珠著塔欃頭因發願言使我將來身有光明紫磨金色尊榮豪貴莫墮三惡八難之處昔夫人者今善光是後於過去迦葉佛時復以餚饍供養佛僧而夫遮斷婦即勸請我今已請使得充足夫還聽婦爾時婦者今善光是爾時夫者今日夫是由昔遮婦恒常貧賤以還聽故要因其婦得大富貴無其婦時後還貧賤以是因緣善惡之業逐身受報未曾違失又雜寶藏經云佛在世時波斯匿王時於眠中聞二內官共諍道理一人說言我依王活一人答言我自依業不依王也王聞可彼依王活者而欲賞之即遣直人語夫人言我今當使一人往彼重與財物尋即遣彼依王活者持所飲酒送與夫人此人出戶鼻中血出不得前進尋即倩彼依業者送夫人見已重賜錢財衣服瓔珞來到王前王見深怪即便喚彼依王活者而問之言我使汝去云何不去彼即向王具白情事王聞歎言佛語真實自作其業還自受報不可奪也由是觀善惡報應自業所引非天非王之所能與要須自作自得起於正見信業果報近獲人天遠招佛果若違聖教具受前苦又輪轉五道經云迦維羅衛國舍衛國佛在世時二國之間有一大樹名尼俱

類樹高二十里枝布方圓覆六十里其樹生子皆數千萬斛食之香甘其味如蜜甘果熟落人民食之衆病皆愈眼目精明佛在樹下時諸比丘取果食之佛告阿難天下萬物各有宿緣阿難白佛何等宿緣佛言夫人作福譬喻此樹稍稍漸大收子無限夫人豪貴國王長者從禮三尊中來爲人大冨財物無限從布施中來爲人長壽無有疾病身體强壯姝長從持戒中來爲人端正顔色潔白輝容第一見無不喜從忍辱中來爲人精進樂於福事從精進中來爲人安詳言行審諦從禪定中來爲人才明達解深法從智慧中來爲人音聲清徹聞者樂聽從歌歎三寶中來爲人潔淨無有疾痛從慈心中來阿難白佛云何爲慈佛言一慈衆生如母愛子二悲世間欲令解脫三解脫道意心常歡喜四爲能護一切不犯是名慈心佛言爲人姝長恭敬人故爲人短小輕慢人故爲人醜陋喜瞋恚故爲人生無所知不學問故爲人專愚不教人故爲人瘖瘂謗毀人故爲人聾盲不聽法故

爲人奴婢負債不償不禮三尊故爲人醜黑遮佛光明故爲人生在裸國者輕衣入精舍故生馬蹄國者著屐躡佛前故生穿胷人國者布施作福悔惜心故生在麞鹿麑中者喜驚怖人故生在龍中者調戲忿怒人故身生惡瘡癩疾難差醫藥所不治苦痛難言者前身喜鞭打衆生故人見歡喜者前身見人歡喜故人見不歡喜者前身見人不歡悅故喜遭縣官閉在牢獄杻械其身者前身喜籠繫衆生不從意故爲人脣缺者前身鉤魚口鈌故爲人聞說法心不聽採於中兩舌亂人聽受者後生作長耳驢聹耳狗中爲人慳貪不恕已好獨食者死入地獄墮餓鬼中出生爲人貧窮飢餓衣不蓋形食不供口爲人好食獨噉惡食施人者後墮猪肫蜣蜋之中爲人喜剝脫人物者後墮羊中生被剝皮爲人喜殺生者後生爲水上作蜉蝣之蟲朝生暮死爲人喜偷盜人物者後生奴婢牛馬中爲人喜妄語傳人惡者死入地獄烊銅灌口拔出其舌以牛犁之後墮白鳩鴝鴒烏中人聞其

鳴莫不驚怖皆言變怪呪令其死爲人喜婬他婦女者死入地獄男抱銅柱女卧鐵牀後墮婬色鵝鴨鳥中爲人喜飲酒醉犯三十六失者死入地獄墮沸屎泥犂中後生墮狌狌獸中後生爲人愚癡故無所知爲人夫婦不相和順數共鬭諍更相驅遣者後墮鳩鴿中爲人喜貪人力者後墮象中佛言除州縣官長稟食官祿合公道者無罪或私侵於民鞭打輸送告訴無地杻械繫録不得寛縱者此人罪報死入地獄神更萬痛數千萬劫罪畢乃出後墮水牛中穿領鈌鼻牽船挽車大杖打撲償其宿罪爲人不潔淨者從猪中來爲人慳貪不恕己者從狗中來爲人很戾自用者從羊中來爲人不安庠不能忍事者從獼猴中來爲人尤惡含毒心者從蝮蛇中來爲人好於美食恐害衆生無有善者前身從豺狼貍貓中來又佛說須摩提女經云爾時羅閱城有長者號曰郁迦有女名須摩提厥年八歲歷世奉敬過去無數百千諸佛積累功德不可稱計行到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

叉手白佛欲有所問願爲解說佛語須摩提恣所欲問今當爲說令汝歡喜須摩提問佛言菩薩云何所生處人見之常歡喜云何得大富有常多財寶云何不爲他人所別離云何不在母人腹中常得化生千葉蓮華中立法王前云何得神足從不可計億剎土去到彼間得禮諸佛云何得無𢤱怨無侵嫉者云何所說聞者信從踊躍受行云何得無央福所作善行無能壞者云何魔不能得其便云何臨壽終時佛在前立爲說經法即令不墮苦痛之處所問如是是時佛語須摩提如汝所問如來義者善哉大快乃如是乎汝若欲聞吾當解說時女即言甚善世尊願樂欲聞佛言菩薩有四事法人見皆歡喜何等爲四一瞋恚不起視怨家如善知識二常有慈心向於一切三常行求索無上要法四作佛形像菩薩復有四事法得大富有何等爲四一布施以時二與已倍悅三與後不悔四旣與不求其報菩薩復有四事法不爲他人所別離何等爲四一不傳應說鬭亂彼此二導愚癡者使入佛道三若有毀敗正法護使不絕四勸勉諸人教使求佛令堅不動菩薩復有四事法得化生千葉蓮華中立法王前何等爲四一細擣紅青黃白蓮華合此四種末之如塵使滿輭妙華持是供養世尊若塔及舍利二不令他人起瞋恚意三作佛形像使坐蓮華上四得最正覺便歡喜住菩薩復有四事法得神足從一佛國復至一佛國何等爲四一見人作功德不行斷絕二見人說法而不中止三常然燈火於塔寺中四求三昧菩薩復有四事法得無𢤱怨無侵嫉者何等爲四一於善知識無諛諂心二不慳貪妬他人物三見人布施助其歡喜四見菩薩諸所作爲不行誹謗菩薩復有四事法其所語言聞者信從踊躍受行何等爲四一口之所說心亦無異二於善知識常有至誠三聞人說法不生是非四若見他人請令說法不求其短菩薩復有四事法得無央福所作善行疾得淨住何等爲四一心意所念常至於善二常持戒三昧智慧三初發菩薩意便起一切智多所度脫四常有大慈愍於一切菩薩復有四事法魔不能得其便何者爲四一常念於佛二常精進三常念經法四常立功德菩薩復有四事法臨壽終時佛在前立爲說經法令其不墮苦痛之處何等爲四一爲一切人故具滿諸願二若人布施諸不足念欲足之三見人雜施若有短少便裨助之四常念供養於三寶爾時須摩提白佛言唯世尊所說四十事我當奉行令不缺減悉使具足不違一事又辯意長者子經云爾時世尊與無央數大衆會圍遶說法時舍衛城中有大長者子名曰辯意從五百長者子來詣佛所爲佛作禮叉手白言欲有所問唯願慈愍有何因緣得生天上復何因緣來生人中復何因緣生地獄中復何因緣常生餓鬼中復何因緣生畜生中復何因緣常生尊貴中衆人所敬復何因緣生奴婢中爲人所使復何因緣生庶民中口氣香潔身心常安爲人所譽不被誹謗復何因緣得生爲人常被誹謗爲人所憎形體醜惡身意不安常懷恐怖復何因緣

所生之處常與佛會聞法奉衆初不差違遭遇知識逮得好心若作沙門當得所願所問如是唯願世尊分別解說令使衆會得聞正教願使一切得濟彼安佛告長者子辯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汝解說妙要有五事行得生天上何謂爲五一慈心不殺悉養物命令衆得安二賢良不盜他物布施無貪濟諸窮乏三貞潔不犯外色男女護戒奉齋精進四誠信不欺於人護口四過無得貪欺五不飲酒不經過口行此五事乃得生天佛告辯意復有五事得生人中何謂爲五一布施恩潤貧窮二持戒不犯十惡三忍辱不亂衆恚四精進勸化無有懈怠五一心奉孝盡忠是爲五事得生人中大富長壽端正威德得爲人主一切敬侍佛告辯意復有五事死入地獄億劫乃出何謂爲五一不信有佛法衆而行誹謗輕毀聖道二破壞佛寺尊廟三四輩轉相誹謗不計殃罪無敬順意四反逆無有上下君臣父子不相順從五當來有欲爲道已得爲道便不順師教誨而自貢高輕慢誹謗師是爲五事死入地獄展轉地獄無有出期復有五事墮餓鬼中何謂爲五一慳貪不欲布施二盜竊不孝二親三愚闇無有慈心四積聚財物不肯衣食五不給父母兄弟妻子奴婢是爲五事墮餓鬼中復有五事作畜生行墮畜生中何謂爲五一犯戒私竊偷盜二負債抵而不償三殺生以身償之四不喜聽受經法五常以因緣艱難齋戒施會以俗爲緣是爲五事生畜生中復有五事得爲尊貴衆人所敬何謂爲五一施惠普廣二禮敬三寶及衆長者三忍辱無有瞋恚四柔和謙下五博聞經戒是爲五事得爲尊貴衆人所敬復有五事常生卑賤爲人奴婢何謂爲五一憍慢不敬二親二剛强無恪心三放逸不禮三尊四盜竊以爲生業五負債逃避不償是爲五事常生卑賤奴婢之中復有五事得生人中口氣香潔身心常安爲人所譽不被誹謗何謂爲五一至誠不欺於人二誦經無有彼此三護戒不謗聖道四教人遠惡就善五不求人長短是爲五事生於人中口氣香潔身心常安爲人所譽不被誹謗復有五事若在人中常被誹謗爲人所憎形體醜惡心意不安常懷恐怖何謂爲五一常無至誠欺詐於人二大會之中有說法者而誹謗之三見諸同學而輕試之四不見他事而爲作過五鬪亂兩舌彼此是爲五事若在人中常被誹謗爲人所憎形體醜惡身心不安常懷恐怖復有五事所生之處常與佛法衆會初不差違見佛聞法便得好心若作沙門即得所願何謂爲五一身奉三寶勸人令事二作佛形像當使鮮潔三常奉佛教不犯所受四普慈一切與尊正等如愛赤子五所愛經法晝夜諷誦是爲五事所生之處常與佛法衆會初不差違見佛聞法便得好心若作沙門即得所願於是長者子辯意聞佛說是五十事要法之義欣然歡喜逮得法忍五百長者子皆得法眼淨又諸會者各得所志頌曰

心境相乘　業結牽纏　七識起發　八識成因
三界受報　六趣還延　隨事起業　觸處拘連
五陰勞倦　九惱遭迍　自非慈聖　豈益我神

含情普洽 機悟玄津 舒則利物 卷則收恩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音釋

雕琢（雕丁聊切 琢竹角切）枷捲（枷古牙切 捲去員古轉二切）雹鞣（雹蒲角切雨冰也 鞣紀力切與棘同）㩳（渠員切與拳同）摑（古獲切批打也）橕（抽庚切與撐同）姝（昌朱切美也）躡（尼輒切踐也）麞（諸良切麋屬）麃（居夭切獄名）聸（丁含切與耽同）肫（徒渾切與豚同）蜣蜋（蜣去羊切蜋呂章切蜣蜋轉糞丸蟲也）蜉蝣（蜉縛謀切蝣以周切蜉蝣蟲名）鴝鵒（鴝古侯切鵒音欲鴝鵒怪鳥名）狌（所庚切狌狌能言獸也）很戾（很胡懇切戾郎計切很戾不聽從也）豺狼（豺士皆切狼盧當切）貍貓（貍呂支切貓莫交切）邅迍（邅張連切迍株倫切邅迍難行不進貌）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九　振九

唐西明寺法門釋道世撰

受報篇第七十九（此有十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受胎部
中陰部　現報部　生報部
後報部　定報部　不定部
善報部　惡報部（此下二部在第七十卷首）
住處部

述意部第一

夫善惡之業用寔三報之徵袢猶形影之相須譬六趣之明驗其三報者以悅天后之耳目翻九色之深恩孤投禽王之全命交受五兀之切酷斯爲現報也群徒潛淪於幽壑神陟輪飄而不改身酸歷代之殃疊不曉王子之喪目斯生報也外道縱禍於非想迷法求惑於始終爲著翅之暴狸飛沉受困而難計斯爲後報也玄鑑三代溺喪之流深記來變坏形之累使悟四諦三明之室令出三報五苦之閙也

引證部第二

如優婆塞戒經云佛言善男子衆生造業有其四種一者現報（今身作極善惡業即身受之是名現報）二者生報（今身造業次後身受是名生報）三者後報（今身造業次未來受更第二第三生已去受者是名後報）四者無報（謂無記等業是）此無報業復有四種一時定報不定（此於三時決定不改由業有可轉故報不定）二報定時不定（由業力定報不可改然時有可轉故時不定）三時報俱定（由業定故感時亦定）四時報俱不定（由業不決定故時報亦不定也）衆生作業有具不具若先念後作名作具足若先不念直造作者名作不具足復有作不具足者謂作業已果報不定復有作已亦具足者謂作業已定當得報復有作已亦具足者時報俱定復有作已不具足者持戒正見復有作已亦具足者毀戒邪見復有作已不具足者三時生悔復有作已亦具足者三時不悔如惡既爾善亦如是

受胎部第三

如善見律云女人將欲受胎月華水出華水者此是血名欲懷胎時於兒胞處生一血聚七日自破從此而出若血出不斷者男精不住即共流出若盡出者以男精還復其處然

後成胎故血盡已男精得住即便有胎又女人有七事受胎一相觸二取衣三下精四手摩五見色六聞聲七嗅香問何謂相觸受胎答有女人月水生時喜樂男子若男子以身觸其身分即生貪著而便懷胎問何謂取衣受胎答如優陀夷共婦出家欲愛不止各相發問欲精污衣尼取舐之復取內根即便懷胎問何謂下精受胎答如鹿母嗅道士精欲心而飲遂便懷胎生鹿子道士問何謂手摩受胎答如睒菩薩父母俱盲帝釋遙知下來其所為夫婦既悉出家為道不合陰陽以手摩臍下即便懷胎而生睒子問何謂見色受胎答有一女人月華水成不得男子合欲情極盛唯視男子如宮女人亦復如是即便懷胎問何謂聞聲受胎答如白鷺鳥悉雌無雄到春節時陽氣始布雷鳴初發雌鷺一心聞聲便即懷胎雞亦有聞雄雞聲亦得懷胎問何謂嗅香受胎答如秦牛母但嗅犢氣而亦懷子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因緣識來處受胎一母有欲有父母共集一處然外識未應來趣便不受胎若識來趣父母不集則不成胎二若復母人無欲父欲意盛母不大殷勤則非成胎三若父母共集一處母欲熾盛父不大殷勤則非成胎復有三種一若父母共集一處父有風病母有冷病則非成胎二若母有風病父有冷病則非成胎三若父身水氣偏多母無此患則非成胎復有三種一若父母共集一處父相有子母相無子則不成胎二若母相有子父相無子則不成胎三若父母俱相無子則非成胎復有三種一若復有時識神趣胎父行不在則非成胎二若有時父母應集一處然母遠行不在則不成胎三父母俱集不行此則受胎復有三種一若有時父母應來集一處然父身遇重患有時識神來趣則非受胎二若母身得重患則非成胎三若父母身俱得病則非成胎若父母無患識神來趣然父母俱相有兒則成有胎又瑜伽論云復次此胎藏八位差別何等為八謂羯羅藍位遏部曇位閉尸位鍵南位鉢羅賒佉位髮毛爪位根位形位若已結凝箭內稀名羯羅藍若表裏如酪未至肉位名遏部曇若已成肉仍極柔軟名閉尸若已堅厚稍堪摩觸名為鍵南即此肉團增長支分相現名鉢羅賒佉從此以後髮毛爪現即名此位從此以後眼等根生名為根位從此以後彼所依處分明顯現名為形位又於胎藏中或由先業力故或由母不避不平等力所生隨順風故令此胎藏或髮或色或皮及餘支分變異而生髮變異生者謂由先世所作能感此惡不善業及由其母多習灰鹽等味若飲若食令此胎藏髮毛希尠色變異生者謂由先業因如前說及由其母習近煙熱現在緣故令彼胎藏黑黯色生又母習近極寒室等令彼胎藏極白色生又由其母多噉熱食令彼胎藏極赤色生皮變異生者謂由宿業因如前說及由其母多習婬欲現在緣故令彼胎藏或癬疥癩等惡皮而生支分變異生者謂由先業因如前說及由其母多習馳走跳躑威儀及不避不平等現在緣故令彼胎藏諸根支分缺減而生

又彼胎藏若當為女於母左脇倚脊向腹而住若當為男於母右脇倚腹向脊而住又此胎藏極成滿時其母不堪持此重胎內風便發生大苦惱又此胎藏業報所發生分風起令頭向下足便向上胎衣纏褁而趣產門其正出時胎衣遂裂分之兩腋出產門時名正生位生後漸次觸生分觸所謂眼觸乃至意觸

中陰部第四

如正法念經云有十七種中陰有法汝當繼念行寂滅道若天若人念此道者終不畏於閻羅使者之所加害何等十七中陰有耶第一若人中死生於天上則見樂相中陰猶如白氎垂欲墮細輭白淨復見園材華池聞諸歌舞戲笑次聞諸香一切受樂無量種物和合細觸即生天上以善業故現得天樂含笑怡悅顏色清淨親族兄弟悲啼哭泣以善相故不聞不見心亦不念於臨終時初生樂處天身相似如印文成見天勝處即生愛境故受天身是則名曰初生中陰有也第二中陰有者若閻浮提人命終生鬱單越則見細輭赤氎可愛之色即生貪心以手捉持舉手攬之如攬虛空親族謂之兩手摸空復有風吹若此病人冬寒之時暖風來吹除其寒苦若暑熱時涼風來吹除其欝蒸令心喜樂以心緣故不聞哀泣悲啼之聲若其集動其心亦動聞其悲聲吹生異處是故親族臨終悲哭甚為障礙若不妨礙生鬱單越中間次第有善相出見青蓮華池鵝鴨鴛鴦充滿池中即走往趣人中遊戲欲入母胎從華池出行於陸地見於父母欲染和合因於不淨以顛倒見見其父身乃是雄鵝母為雌鵝若男子生自見其身作雄鵝身若女人生自見其身作雌鵝身若男子生於父生礙於母生愛若女人生於父生愛於母生礙是名生鬱單越第二中陰有也第三中陰有者若閻浮提中死生瞿耶尼則有相現若臨終時見有屋宅盡作黃色猶如金色遍覆如雲見虛空中有黃氎相舉手攬之親族兄弟說言病人兩手攬空是人爾時善有將盡見身如牛見諸牛群如夢所見若男子受生見其父母和合而行不淨自見人身多有宅舍見其父相猶如特牛除去其父相與母和合若女人生自見其身猶如乳牛作如是念何故特牛與彼和合不與我對如是念已受女人身是名生瞿耶尼第三中陰有也第四中陰有者若閻浮提人命終生於弗婆提界則有相現見青氎相一切皆青遍覆虛空見其屋宅悉如虛空恐青氎墮以手遮之親族說言遮空命終見中陰猶如馬形自見其父猶如駁馬母如騲馬父母交會愛染和合若男子生作如是念我當與此騲馬和合若女人生自見己身如騲馬形作如是念如是駁馬何故不與我合作是念已即受女身是名生弗婆提第四中陰有也第五中陰有者若鬱單越人臨命終時見上行相若大業心自在生天以手攬空如夢中所見好華上妙之香第一妙色香氣在手見華生貪今見此樹我當昇之作是念已即上大樹乃是昇於須彌見天世界華果莊嚴我當遊行是名鬱單越人下品受生第五

中陰有也第六中陰有者若鬱單越人以中業故臨命終時欲生天上則有相現見蓮華池甚可愛樂衆蜂莊嚴一切皆香昇此蓮華須臾乘空而飛猶如夢中生於天上作如是念我今當至勝蓮華池是名鬱單越人中品受生第六中陰有也第七中陰有者鬱單越人以業勝故生三十三天善法堂等臨命終時見勝妙堂莊嚴殊妙其人爾時即昇勝堂生此殿中以爲天子是名鬱單越人生於天上受上品生第七中陰有也第八中陰有者若鬱單越人臨命終時則有相現見於園林遊戲之處香潔可愛聞之悅樂不多苦惱其心不濁以清淨心即昇宮殿見諸天衆遊空而行猶如夢中三十三天勝妙可愛一切五欲皆悉具足從鬱單越死生此天中是名鬱單越人生此天處熏習遊戲乃死時相第八中陰有也第九中陰有者若瞿耶尼人命終生天有二種業何等爲二一者餘業二者生業生於天上其人臨命終時則有相現以善業故垂捨命時氣不咽濁脉不斷壞諸根清淨見大池水其水調適洋洋而流浮至彼岸既至彼岸見諸天女第一端正種種莊嚴戲笑歌舞其人見已欲心親近前抱女人即時生天受天快樂夢中陰即滅是名第九中陰有也（瞿耶尼人生有三品上中下業同一光明等一中陰一切相似不同鬱單越人三種受生差別相也）第十中陰有者若弗婆提人臨命終時見於死相見於自業或見他業或見殿堂殊勝莊嚴心生歡喜欲近受生於殿堂外見衆婇女與諸丈夫歌頌娛樂於中陰有作如是念欲得同戲即入戲衆猶如睡覺即生天上是名第十中陰有也第十一中陰有者諸餓鬼等惡業既盡受餘善業本於餘道所作善業猶如父母欲生天中則有相現若餓鬼中死欲生天上於餓鬼中饑渴燒身常貪飲食常念漿水欲命終時不復起念本念皆滅一切惡業皆悉不近雖見飲食唯以目視如人夢中見食不飲見天可愛即走往趣至於彼處即生天上是名第十一中陰有也第十二中陰有者以愚癡故受畜生身無量種類受百千億生死之身墮於地獄餓鬼畜生輪轉世間不可窮盡以餘善業畜生中死生二天處或生四天王天或生三十三天於畜生惡道苦報欲盡將得脫身則有相現臨命終時見光明現以餘善業癡心薄少或見樂處即走往趣如夢所見走往趣之即生天上是名第十二中陰有也第十三中陰有者地獄衆生希有難得生於天上餘善因緣如業成熟是地獄人以業盡故將欲得脫從此地獄臨命終時則有相現命欲終時若諸獄卒擲置鑊中猶如水沫滅已不生若以棒打隨打即死不復更生若置鐵函置已即死不復更生若置灰河入已消融不復更生若鐵棒打隨打即死滅已不生若諸鐵烏食已不生若諸惡獸噉已不生是地獄人惡業既盡命終之後不復見於閻羅獄卒如油炷盡則無燈業地獄中陰有相不現忽於虛空中見有第一歌舞戲笑香風觸身受第一樂欲近生有或生三十三天或生四天王天是名第十三中陰有也第十四中陰有者若人中死還生人中則有相現於臨終時見如是相見大

石山猶如影相在其身上爾時其人作如是念此山或當墮我身上是故動手欲遮此山親里見之謂爲觸於虛空既見此已又見此山猶如白氎即昇此氎乃見赤氎次第臨終復見光明見其父母愛欲和合而起顛倒若男子生自見其身與母交會謂父妨礙若女人生自見其身與父交會謂母妨礙當於爾時中陰即壞生陰次起如印所印印壞文成是名人中命終還生人中第十四中陰有也第十五中陰有者天中命終還生天上則無苦惱如餘天子命終之時愛別離苦墮於地獄餓鬼畜生如此天子不失己身莊嚴之具亦無餘天坐其本處生於勝天若四天處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可愛勝相是名第十五中陰有相續道也第十六中陰有道相續者若從上天還生下天見衆蓮華園林流池皆亦不如既見此色飢渴苦惱渴仰欲得即往彼生如是雖同生天二種陰有二種相生是名第十六中陰有相續道也第十七中陰有道相續者若弗婆提人生瞿陀尼有何等相瞿陀尼人生弗婆提復有何相如是二天下人彼此互生皆以一相臨命終時見黑闇窟於此窟中有赤電光下垂如旛或赤或白其人見之以手攬捉現陰即滅以手接旛次第緣旛入此窟中受中陰身近於生陰見受生法亦如前說或見二牛或見二馬受染交會即生欲心既生欲心即受生陰是名第十七中陰有也

現報部第五

佛說行七行現報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種人可事可敬是世間無上福田云何七種人一者行慈二者行悲三者行喜四者行護五者行空六者行無相七者行無願其有衆生行此七法於現法中獲其果報阿難白佛言何故不說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乃說此七事乎世尊告曰行慈七人其行與須陀洹乃至佛等其事不同雖供養須陀洹等不現得報然供養此人者於現世得報是故阿難當勤勇猛成辦七法又雜寶藏經云昔乾陀衛國有一屠兒將五百頭小牛盡欲形揵時有內官以金錢贖牛作群放去以是因緣現身即得男根具足還到王家遣人通白某甲在外王言是我家人自恣而去未曾通白今何故爾王時即喚問其所以答王言曰向見屠兒將五百頭小牛而欲形揵臣即贖放以是因緣身體得具故不敢入王聞喜愕深於佛法生信敬心夫以華報所感如此況其果報豈可量也又新婆沙論云昔有屠販牛人驅牛涉路人多糧盡飢渴熱之息而議曰此等群牛終非己物宜割取舌以濟飢虛即時以鹽塗諸牛口牛貪鹹味出舌舐之即用利刀一時截取以火煨炙而共食之食已相與臨水澡漱俱嚼楊枝揩齒既了擘以刮舌惡業力故諸人舌根猶如爛果一時俱落此皆現報以業重故

生報部第六

如涅槃經云善男子如人捨命受大苦時宗親圍遶號哭懊惱其人惶怖莫知依救雖有五情無所知覺肢節戰動不能自持身體虛冷暖氣欲盡見先所修善惡報相如日垂沒

山陵堆阜影現東移理無西逝衆生業果亦復如是此陰滅時彼陰續生如燈生闇滅燈滅闇生善男子如蠟印印泥印與泥合印滅文成而是蠟印不變在泥文非泥出不餘處來以印因緣而生是文現在陰滅中陰陰生是現在陰終不變爲中陰五陰中陰五陰亦非自生不從餘來因現陰故生中陰陰如印印泥印壞文成名雖無差而時節各異是故我說中陰五陰非肉眼天眼所見是中陰中有三種食一者思食二者觸食三者意食中陰二種一善業果二惡業果因善業故得善覺觀因惡業故得惡覺觀父母交會判合之時隨業因緣向受生處於母生愛於父生瞋父精出時謂是已有見已心悅而生歡喜以是三種煩惱因緣中陰陰壞生後五陰如印印泥印壞文成生時諸根有具不具具者見色則生於貪生於貪故則名爲愛狂故生貪是名無明貪愛無明二因緣故所見境界皆悉顛倒又修行道地經云人行不純或善或惡當至人道父母合會精不失時子來應生其母胎通無所拘礙心懷歡喜而無邪念則爲柔輭堪任受子其精不清不濁中適不强亦無腐敗亦不赤黑不爲風寒衆毒雜錯與小便別應來生者精神便起設是男子不與女人共俱合者五欲與通男子敬念欲向女人父時精下其神欣喜謂是吾許爾時即失中止五陰便入胞胎父母精合既在胞胎倍用歡躍是爲色陰歡喜之時爲痛樂陰念於精時是爲想陰因本罪福緣得入胎是爲行陰神處胎中則爲識陰如是和合名曰五陰若在胎時即得二根意根身根也至七日住中而不增減又至二七日其胎稍轉譬如薄酪至三七日似如生酪至四七日精凝如熟酪至五七日胎精遂變猶如生酥至六七日變如息肉至七七日轉如段肉至八七日其堅如坏至九七日變爲五皰兩肘兩髀及頭頸從中出也至十七日復有五皰二手腕二脚腕及生其頭至十一七日續生十四皰五手指五足指及眼耳鼻口此從中出至十二七日是諸皰相轉漸成就至十三七日則現腹相至十四七日則生肝肺心及其脾腎至十五七日則生大腸至十六七日則生小腸至十七七日則有脾處至十八七日生藏熟藏起此二處至十九七日則生髀及蹲腸骨手掌足趺臂節筋連至二十七日生陰臍乳頤頸形相至二十一七日體骨各分隨其所應兩骨在頭三十二骨著口七骨著頸兩骨著髀兩骨著肘四骨著臂十二骨著胷十八骨著背兩骨著臗四骨著膝四十骨著足復有微骨總有一百八與體骨肉合具十八骨著在兩脇二骨著肩如是身骨凡有三百而相連結其骨柔輭如初生瓠至二十二七日其骨稍堅如未熟瓠至二十三七日其骨轉堅譬如胡桃此三百骨各相連綴足骨著足膝骨著膝如是蹲骨髀骨臗骨脊骨胷骨脇骨肩骨項骨頤骨臂腕手足諸骨等各自轉相連著如是聚骨猶如幻化隨風所由牽引舉動至二十四七日生一百筋連著其身至二十五七日生七千脉尚未具成至二十六七日諸脉悉徹具足成就如蓮根孔至二十

七七日有三百六十三筋皆成至二十八七日其肌始生至二十九七日肌肉稍厚至三十七日纔有皮像至三十一七日皮轉厚堅至三十二七日皮革轉成至三十三七日耳鼻脣指諸膝節成至三十四七日生九十九萬毛髮孔猶尚未成至三十五七日毛孔具成至三十六七日爪甲始成至三十七七日其母腹中若干風起開兒目耳鼻口或有風起染其髮毛或端正或醜陋又有風起成體顏色或白赤黑有好有醜皆由宿行在此七日中生風寒熱大小便通至三十八七日在母腹中隨其本行自然風起宿行善者便有香風可其身意柔輭無瑕正其骨節令其端正莫不愛敬本行惡者則起臭風令身不安不可心意吹其骨節令瘻斜曲使不端正又不能男人所不喜是為三十八七日九月不滿四日其兒身體骨節則成為人其小兒體而有二分一分從父一分從母身諸髮毛頰眼舌喉心肝脾腎腸血輭者從母也自餘爪齒骨節髓腦筋脉堅者從父也其小兒在母腹中處生藏之下熟藏之上若是男兒背外而面向內在其左脇也若是女子背母而面向外處在右脇也居苦痛臭處汙露不淨一切骨節縮不得申住在革囊腹網纏裹藏血塗染所處逼迮依因屎尿旋溺瑕穢若斯其於九月此餘四日宿有善行初日後日發心念言吾在園觀亦在天上其行惡者謂在泥犂世間之獄至三日中即愁不樂到四日時母腹風起或上或下轉其兒身而令倒懸頭向產門其有福者時心念言我投浴池水中遊戲如墮高牀華香之處也其無福者自發念言吾從山墮投於坼岸溝坑溷中或如地獄羅網棘上曠野石間劒戟之中愁憂不樂善惡之報不同若此其小兒生旣墮地外風所吹女人手觸暖水洗之逼迫毒痛猶如瘡病也以是苦惱恐畏死亡便有癡惑是故迷憒不識來去生在地血惡露臭處鬼魅來嬈癎邪所中死屍所觸蠱道顚鬼各伺犯之如四交道墮肉段烏鵄鵰狼各來爭之諸邪妖鬼欲得兒便周帀圍遶亦復如是若宿行善德邪不得其便兒已長大圈哺養身適得穀氣其體即生八十種蟲兩種在髮根一名舌蝭二名重蝭三種在頭名曰堅固傷損毀害一種在腦兩種在腦表一名蝡蛛二名耗擾三名憒亂兩種在額一名甲下二名朽腐兩種在眼一名蝭二名重蝭兩種在耳一名識味二名現味兩種在耳根一名赤二名復赤兩種在鼻一名肥二名復肥兩種在口一名搖二名動搖兩種在齒中一名惡弊二名凶暴三種在齒根名曰喘息休止捽滅一種在舌名曰甘美一種在舌根名曰柔輭一種在上腭名曰往來一種在咽名為嗽喉兩種在瞳子一名生二名不熟兩種在肩一名垂二名復垂一種在臂名為住立一種在手名為周旋兩種在肖一名額坑二名𨆪晉一種在心名為斑駁一種在乳名曰雞現一種在臍名為圍遶兩種在脇一名為月二名月面兩種在脊一名月行二名月貌一種在背骨間名為安豐一種在皮裏名為虎爪兩種在肉一名消膚二名燒拊四種在骨一名為甚毒

二名習毒三名細骨四名雜毒五種在髓一名殺害二名無殺三名破壞四名雜骸五名白骨兩種在腸一名蜣蜋二名蜣蜋嘴兩種在細腸一名兒子二名復子一種在肝名為銀唼一種在生藏名曰枝牧一種在熟藏名為太息一種在穀道名為重身三種在糞中一名筋二名目結三名目編髮兩種在尻一名流下二名重流五種在泡一名宗姓二名惡族三名卧寤四名而寤五名護汁一種在髀名為擿枝一種在膝名為現傷一種在蹲名為鐵嘴一種在足指名為燒然一種在足心名為食皮是為八十種蟲處在一身晝夜食體其人身中因風起病有百一種寒熱共合各有百一凡合計之四百四病在人身中如木生火還自燒然病亦如是如木因體與反來危人如身中蟲擾動不安三十六物假名為人以為蓋之誑惑凡愚妄起愛念共相親附智者視虛妄可近之譬如陶器終有破壞此身虛僞會有夭壽貴賤同迷至死不知譬如大城四門失火從次燒之乃到東門皆令灰燼生老病死亦復如是又瑜伽論云又於胎中經三十八七日此之胎藏一切肢分皆悉具足從此以後復經四日方乃出生此說極滿足者或經九月或復過此若唯經八月此名圓滿若經七月六月不名圓滿或復欽減故法華經偈云

受胎之微形　世世常增長　薄德少福人
衆苦所逼迫

故三昧經云說身內火界漸增水界漸微是故迦羅邏稠漸堅乃至肉團衆生由此薄福從小至大皆受其苦又禪祕要經云人身三分齊為中原頭為殿堂額為天門又處胎經云人受胎時初七日有四大二七日展轉風吹向脇乃至三十八七日風名華令向産門又譬喻經云風撐水水撐地地撐火強者為男弱者為女風火相撐為男地水相撐為女又解脫道論云人身地界碎之為塵一斛二升又增一經云一人身中骨有三百二十毛孔有九萬九千筋脉各有五百身蟲有八十戶又五道受生經云兒生三歲凡飲一百八十斛乳除其胎中食血分東弗于逮人飲一千八百斛乳西拘邪尼人飲一萬八百斛乳北鬱單越人七日成身初生之日置陌路首行人授指與㖃所以不飲乳也（此之斛升是古小升三升當今一升舊人身形姝大不可令小恐人怪多故別號記）

後報部第七

如婆沙論云有一屠兒七生已來常屠不落三塗然生人天往來此由七生已前曾施辟支一食福力故令七生不墮惡道然此人七生已來所作屠罪之業過七生已次第受之無有得脫善惡俱爾（此是後報具如六道篇說）又智度論云舍利弗雖復聰明然非一切智於佛智中譬如嬰兒如阿婆檀那經中佛在祇洹住晡時經行舍利弗從佛經行是時有鷹逐鴿鴿飛來佛邊住佛經行過之影覆鴿上鴿身安隱怖畏即除不復作聲後舍利弗影到鴿便作聲戰怖如初舍利弗白佛言佛及我身俱無三毒以何因緣佛影覆鴿鴿便無聲不復恐怖我影覆上鴿便作聲戰慄如故佛言汝三毒習氣未盡以是故汝影覆時恐怖不除

佛語舍利弗汝觀此鴿宿世因緣幾世作鴿舍利弗即時入宿命智三昧觀見此鴿從鴿中來乃至八萬大劫常作鴿身過是已往不能復見舍利弗從三昧起白佛言是鴿八萬大劫中常作鴿身過是已前不能復知佛言汝若不能盡知過去世試觀未來世此鴿何時當脫舍利弗即入三昧觀見乃至八萬大劫亦未免鴿身過是已往不復能知不審此鴿何時當脫佛告舍利弗此鴿除諸聲聞辟支佛所知齊限復於恒河沙等大劫中常作鴿身罪訖得出輪轉五道中後得爲人經五百世中乃得利根是時有佛度無量阿僧祇衆生然後入無餘涅槃遺法在世是人作五戒優婆塞從比丘聞讚佛功德於是初發心願欲作佛後於三阿僧祇劫行六波羅蜜十地具足得作佛度無量衆生已而入涅槃是時舍利弗向佛懺悔白佛言我於一鳥尚不能知其本末何況諸結我知佛智慧如是者爲佛智慧故寧入阿鼻地獄受無量劫苦不以爲難

定報部第八

如佛說義足經云佛告梵志言世有五事不可得避亦無脫者何等爲五一當耗滅法二當亡棄法三當病瘦法四當老朽法五當死去法此之五法欲使不耗滅是不可得又佛說四不可得經云佛與比丘及諸菩薩明旦持鉢入舍衛城分衛四輩皆從諸天龍神各賫華香伎樂追從於上時佛道眼覩見兄弟同產四人遠家棄業山處閑居得五神通皆號仙人宿對來至自知壽盡悉欲避終各各思議吾等神足飛騰自恣在所至到無所罣礙今反當爲非常所得便危失身命當造方便免斯患難不可就也於是一人則踊在空中而自藏形無常之對安知吾處一人則入市中人肉之處廣大無量在中避命無常之對趣得一人何必求吾一人則退入于大海三百三十六萬里下不至底上不至表處於其中無常之對何所求耶一人則計竊至大山無人之處擘山兩解入中還合非常之對安知吾處於時四人各各避命竟不得脫藏在空中者便自墮地猶果熟落其在山中者于彼喪已禽獸所噉在大海中者則時夭命魚鼈所食入市中者在于衆人而自終沒於是世尊覩之如斯謂此四人暗昧不達欲捨宿對三毒不除不至三達無極之慧古今以來誰脫此患佛則頌曰

雖欲藏在空　善處大海中　假使入諸山
而欲自翳形　欲求不死地　未曾可獲定
是故精進學　無身乃爲寧

佛告諸比丘世有四事不可護致何等爲四一曰年幼顏色煒燁髮黑齒白形貌光澤氣力堅強行步舉止出入自遊上車乘馬衆人瞻戴莫不愛敬一旦忽耄頭白齒落面皺皮緩體重拄杖短氣呻吟欲使常少不至老者終不可得二謂身體強健骨髓實盛行步無雙飲食自恣莊飾頭首謂爲無比張弓捻矢把執兵杖有所危害不省曲直罵詈銜口謂爲豪強自計吾我無有衰耗疾病卒至伏之著牀不能動搖身痛如搒耳鼻口目不聞聲香美味細滑坐起須人汙露自出身卧其上

衆患難喻假使欲免常安無病終不可得三謂欲求長壽在世無極得于病死命旣甚短懷萬歲慮壽少憂多不察非常五欲自恣放心逸意殺盜婬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嫉邪見不孝父母不順師友輕自尊長反逆無道悕望豪富謂可永存識謗聖道以邪無雙嘘天獨步慕于世榮不識天地表裏所由不別四大因緣合成猶如幻師不了古今所與之世不受唱導不知生所從來死之所歸心存天地謂是吾許非常對至如風吹雲莫念長生今忽然終不得自在欲使不爾終不可得也四謂父母兄弟室家親族朋友知識恩愛榮樂財物富貴官爵俸祿騎乘遊觀妻妾子息以自嬌恣飲食快意兒客僕使趣行綺視顧影而步輕蔑衆人計己無雙奴客廝罵獸類畜生出入自在無有期度不察前後謂其眷屬從使之衆意可常得宿對卒至如湯消雪心乃懷懼請求濟患安得如願呼噏命斷魂神獨逝父母兄弟妻子親族朋友知識恩愛眷屬皆自獨留官爵財物僕從各散馳走如星欲求不死終不可得也佛告比丘古今以來天地成立無免此苦四難之患以斯四苦佛興于世

不定部第九

如十住毗婆沙論云善知不定法者諸法未生未可分別如佛分別業經中說佛告阿難有人身行善業口行善業意行善業是人命終而墮地獄有人身行惡業口行惡業意行惡業是人命終而生天上阿難白佛言何故如是佛言是人先世罪福因緣已熟今世罪福因緣未熟或臨命終正見邪見善惡心起垂終之心其力大故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四人出現於世云何爲四或有人先苦而後樂或有人先樂而後苦或有人先苦而後苦或有人先樂而後樂云何有人先苦而後樂或有一人生卑賤家衣食不充然無邪見以知昔日施德之報感得富貴之家不作施德恒值貧賤無有衣食便向懺悔改往所作所有遺餘與人等分若生人中多財饒寶無所乏短是謂此人先苦後樂何等人先樂而後苦或有人生豪族家衣食充足然彼人恒懷邪見與邊見共相應後生地獄中若得作人在貧窮家無有衣食是謂此人先樂後苦何等人先苦而後苦或有人先生貧賤家衣食不充然懷邪見與邊見共相應後生地獄若生人中極爲貧賤衣食不充是謂先苦而後苦何等人先樂而後樂或有人先生富貴家多財饒寶敬重三尊恒行惠施後生人天恒受富貴多饒財寶是謂此人先樂而後樂爾時佛告比丘曰或有衆生先苦後樂或有先樂後苦或先苦後亦苦或有先樂後亦樂若人壽百歲正可十十耳或百歲之中作諸功德或百歲之中造諸惡業彼於異時或冬受樂夏受苦或少時作福長時作罪後生之時少時受福長時受罪若復少時作罪長時作福後生之時少時受罪長時受樂或長時作罪復長作罪彼人後生之時先苦後亦苦若復少時作福長復作福彼於後生之時先樂後亦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人出現於世云何爲四或有人身

樂心不樂或有人心樂身不樂或有人身心俱樂或有人身心俱不樂何等人身樂心不樂是作福凡夫人於四事供養衣被飲食臥具醫藥無所乏短但不免三惡道苦是謂身樂心不樂何等人心樂身不樂所謂阿羅漢不作功德於四事供養之中不能自辦但免三惡道苦是謂心樂身不樂何等人身心俱不樂所謂凡夫之人不作功德不得四事供養復不免三惡道苦是謂身心俱不樂何等人身心俱樂所謂作功德阿羅漢四事供養無所乏短復免三惡道苦是謂身心俱樂

善報部第十

如彌勒菩薩所問經論云問云何布施果報答曰略說布施有一種果所謂受用果受用果復有二種果所謂現在受果未來受果復有三種果即此二種復加般若復有四種果何謂四種一有果而無用二有用而無果三有果亦有用四無果亦無用初有果而無用者謂不至心施不自手施輕心布施彼如是施雖得無量種種果報而不能受用如舍衛天主雖得無量種種珍寶而不能受用二有用而無果者謂自不施見他行施起隨喜心以是義故雖得受用而自無果如天子物一切沙門婆羅門等雖得衣食及以受用而自無果又如轉輪聖王四兵雖得衣食而不得果三有果亦有用者謂至心施不輕心施如樹提伽諸長者等四無果亦無用者謂布施已因即滅盡或為出世聖道障故猶如遠離煩惱聖人復有五種果謂得命色力樂辯等因命得命是故施食即得施命以是因緣後得長命如是施色施力施樂施辯才等皆亦如是復有五種勝果所謂施與父母病人法師菩薩得勝果報父母恩養生長身命是故施者得勝果報又病人者孤獨可愍以是義故起慈悲心施病人者得勝果報又說法者能生法身增長法身示導善惡平正非平正顛倒非顛倒是故施者得勝果報又諸菩薩悉能攝取利益眾生起慈悲心以攝取三寶不斷絕因以是義故施菩薩者得勝果報以其薩發心勇猛悲願力大不同餘福其心俠劣也

又增一阿含經云世尊告諸比丘今當說四梵之福云何為四一若有信善男子善女人未曾起偷婆處於中能起第二補治故寺第三和合聖眾第四若多薩阿竭初轉法輪時諸天世人勸請轉法輪是謂四種受梵之福比丘白世尊曰梵天之福竟為多少世尊告曰閻浮里地其中眾生所有功德正與一輪王功德等閻浮地人及一輪王之德與瞿耶尼一人功德等其閻浮里地及瞿耶尼二方之福故不如彼弗于逮一人之福其三方人福不如鬱單越一人之福其四天下人福不如四天王之福乃至四天下人福及六欲天福不如一梵天王之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求其福者此是其量也又中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能受持七種法者得生帝釋處即說偈言

供養於父母　及家之尊長　柔和恭遜辭
離麁言兩舌　調伏慳悋心　常修真實語
彼三十三天　見行七法者　咸各作是言
當來生此天

又雜寶藏經偈云

福業如果熟　不以神祀得　人乘持戒車
從生至天上　定知如燈滅　得至於無爲
一切由行得　求天何所爲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九

音釋

睒失冉切　䶌音包　蝭音帝又音蒂　蛣音吉　𪚿竹用切　撐直庚切罤也　嗽所角切含吸也　丙奴穀切與閙同不靜也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受報之二　報十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惡報部第十一

夫有形則影現有聲則響應未見形存而影亡聲續而響乖善惡相報理路然矣幸願深信不猜來肖輕重苦報具依下述如身行殺生或剥切臠截炮熬蚶蠣飛鷹走狗射獵衆生者則墮屠裂斤割地獄中蒸煑燒炙衆生者則墮鑊湯鑪炭地獄中以此殺生故於地獄中窮年極劫具受劇苦受苦既畢復墮畜生作諸牛馬猪羊驢騾駱駝鷄狗魚鳥車螯蛤蜊爲人所殺螺蜆之類不得壽終還以身肉供充肴俎在此禽獸無量生死若無微善求無免期脫有片福劣復人身或於胞胎墮落出生喪亡或十二十未有所知從冥入冥人所矜念當知短命皆緣殺生又地持經云殺生之罪能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短命二者多病如是十惡一一皆備五種果報一者殺生何故受地獄苦以其殺生苦衆生故所以身壞命終地獄衆苦皆來切已二者殺生何故出爲畜生以殺生無有慈愍行乖人倫故地獄罪畢受畜生身三者殺生何故復爲餓鬼以其殺生必緣慳心貪著滋味復爲餓鬼四者殺生何故生人而得短壽以共殺生殘害物命故得短壽五者殺生何故兼得多病以殺生違適衆患競集故得多病當知殺生如是苦也又雜寶藏經云時有一鬼白目連言我常兩肩有眼胷有口鼻常無有頭何因緣故目連答言汝前世時恒作魁膾弟子若殺人時汝常有歡喜心以繩著髻挽之以是因緣故受如此罪此是惡行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也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身常如塊肉無有手脚眼耳鼻等恒爲蟲鳥所食罪苦難堪何因緣故爾答言汝前世時常與他藥墮他兒胎是故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身又緣其殺生貪害滋多以滋多故便無義讓而行劫盜今身偷盜不與而取死即當墮鐵窟地獄於迴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身常負重驅驟捶打無有餘息所食之味唯

以水草處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恒爲僕隸驅策走使不得自在償債未畢不得聞法緣此受苦輪迴無窮當知此苦皆緣偷盜今身隱蔽人光明不以光明供養三寶反取三寶光明以用自照死即當墮黑耳黑繩黑暗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蠛蠓中不耐光明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形容黧黑垢膩不淨臭處穢惡人所猒遠僂眼盲瞎不覩天地當知隱蔽光明亦緣偷盜故故地持經云劫盜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貧窮二者共財不得自在劫盜何故墮於地獄以其劫盜剝奪偷竊人財苦衆生故身死即入寒冰地獄備受諸苦劫盜何故出爲畜生以其不行人道故受畜生報身常負重以肉供人償其宿債何故復墮餓鬼緣以慳貪便行劫盜是以畜生罪畢復爲餓鬼何故爲人貧窮緣其劫奪使物空乏所以貧窮何故共財不得自在緣其劫盜偷奪設若有財則爲五家所共不得自在當知劫盜二大苦也又雜藏經說時有一鬼白目連言大德我腹極大如甕咽喉手足甚細如針不得飲食何因緣故受如此苦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橫輕欺餘人奪其飲食飢困衆生由是因緣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也復有一鬼白目連言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燋爛何因緣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與衆僧作餠盜取二番挾兩腋底是故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後方受地獄苦果又緣以盜故心不貞正恣情婬泆今身婬泆現世凶危常自驚恐或爲夫主邊人所知臨時得殃刀杖加形首足分離乃至失命死入地獄卧之鐵牀或抱銅柱獄鬼然火以燒其身地獄罪畢當受畜生鷄鴨梟雀犬豕飛蛾如是無量生死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閨門婬亂妻妾不貞若有寵愛爲人所奪常懷恐怖多危少安當知危苦皆緣邪婬故地持論云邪婬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婦不貞潔二者得不隨意眷屬邪婬何故墮於地獄以其邪婬干犯非分侵物爲苦所以命終受地獄苦何故邪婬出爲畜生以其邪婬不順人理所以出獄受畜生身何故邪婬復爲餓鬼以其婬泆皆因慳愛慳愛罪故復爲餓鬼何故邪婬婦不貞潔緣犯他妻故所得婦常不貞正何故邪婬不得隨意眷屬以其邪婬奪人所寵故其眷屬不得隨意所以復爲人之所奪當知婬泆三大苦也又雜寶藏經說昔有一鬼白目連言我以物自蒙籠頭亦常畏人來殺我心常怖懼不可堪忍何因緣故爾答言汝前世時婬犯外色常畏人見或畏其夫主捉縛打殺或畏官法戮之都市常懷恐怖恐怖相續故受如此罪此是惡行華報後方受地獄苦果又緣其邪婬故發言皆安今身若安苦惱衆生死則當墮啼哭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餓鬼中在此苦惱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多諸疾病尩羸虛弱頓乏楚痛自嬰苦毒人不愛念當知此

苦皆緣妄語故地持論云妄語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多被誹謗二者爲人所誑何故妄語墮於地獄緣其妄語不實使人虛爾生苦是以身死受地獄苦何故妄語出爲畜生以其欺妄乖人誠信所以出獄受畜生報何故妄語復爲餓鬼緣其妄語皆自貪欺慳欺罪故復爲餓鬼何故人多被誹謗以其妄語不誠實故何故妄語爲人所誑以其妄語欺誘人故當知妄語四大苦也又緣其妄語便致兩舌今身言無慈愛讒謗毀辱惡口離亂死即當墮拔舌烊銅犂耕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噉食糞穢如鵜胡鳥無有舌根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舌根不具口氣臭惡瘖瘂謇澁齒不齊白滋歷踈少脫有善言人不信用當知讒亂皆緣兩舌故地持論云兩舌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得弊惡眷屬二者得不和眷屬何故兩舌墮於地獄緣其兩舌離人親愛愛離苦故受地獄

苦何故兩舌出爲畜生緣其兩舌鬪亂事同野干受畜生身何故兩舌復爲餓鬼以其兩舌亦緣慳嫉罪故復爲餓鬼何故兩舌爲人得弊惡眷屬緣以兩舌使人朋儔皆生惡故何故兩舌得不和眷屬緣以兩舌離人親好使不和合故當知兩舌五大苦也又緣其兩舌言輒麤惡今身緣以惡口故鬪亂殘害更相侵伐殺諸衆生死即當墮刀兵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拔脚賣膀輸膛喪脾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四支不具闕刖剠劓形骸殘毀鬼神不衛人所輕棄當知殘害衆生皆緣惡口故地持論云惡口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常聞惡音二者所可言說恒有諍訟何故惡口墮於地獄以其惡口皆欲害人人聞爲苦所以命終受地獄苦何故惡口出爲畜生以其惡口罵人以爲畜生所以出獄即爲畜生何故惡口復爲餓鬼緣其慳恡千觸則罵所以畜生苦畢復爲

餓鬼何故惡口爲人常聞惡音以其發言麤鄙所聞常惡何故惡口所可言說恒有諍訟以其惡口違逆衆德有所說言常致諍訟當知惡口六大苦也又緣其惡口言輒浮綺都無義益無義益故今身則生憍慢死即當墮束縛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唯念水草不識父母恩養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其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生在邊地不知忠孝仁義不見三寶若在中國矬陋短矮人所凌蔑當知憍慢皆緣無義調戲不節故地持論云無義語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所有言語人不信受二者有所言說不能明了何故無義語墮於地獄語既非義寧成損彼所以命終受地獄苦何故無義語出爲畜生緣語無義人倫理乖所以出地獄受畜生身何故無義語復爲餓鬼語無義故慳惑所障因慳惑故復爲餓鬼何故無義語罪出生爲人有所言語人不信受緣語無義非可承受何故無義語有所言說不能明了語既無義皆緣

暗昧暗昧報故不能明了當知無義語七大苦也又緣無義語故不能廉讓使貪欲無猒今身慳貪不布施死即當墮沸屎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餓鬼中無有衣食資仰於人所噉糞穢不與不得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飢寒裸露困乏常無人既不與求亦不得縱有纖毫輙遇剥奪守苦無方亡身喪命當知此不布施皆緣貪欲故地持論云貪欲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多欲二者無有猒足何故貪欲墮於地獄緣其貪欲作動身口而苦於物所以身死受地獄苦何故貪欲出爲畜生緣此貪欲動乖人倫是故出獄即爲畜生何故貪欲復爲餓鬼緣此貪欲得必貪惜貪惜罪故復爲餓鬼何故貪欲而復多欲緣此貪欲所欲彌多何故貪欲無有猒足緣此貪欲貪求無猒當知貪欲八大苦也又緣貪欲不適意故則有憤怨而起瞋恚今身若多瞋恚者死即當墮泥犂地獄於歷劫中具受衆苦受苦既畢墮畜生中作毒蛇蚖蝮虎豹豺狼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復多瞋恚面貌醜惡人所憎惡非唯不與親友實亦眼不喜見當知忿恚皆緣瞋惱故地持論云瞋恚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常爲一切求其長短二者常爲衆人之所惱害何故嗔惱墮於地獄緣此瞋惱恚害苦物受地獄苦何故瞋惱出爲畜生緣此瞋惱不能仁恕所以出獄受畜生身何故瞋惱復爲餓鬼緣此瞋惱從慳心起慳心罪故復爲餓鬼何故瞋惱常爲一切求其長短緣此瞋惱不能含容故爲一切求其長短何故瞋惱常爲衆人之所惱害緣此瞋惱惱害於人人亦惱害當知瞋惱九大苦也又緣其瞋惱而懷邪僻不信正道今身邪見遮人聽法誦經自不餐采死即當墮聾癡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聞三寶四諦之聲不知是善殺害鞭打之聲不知是惡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生在人中聾瞽不聞石壁不異美言善響絶不覺知當知阻礙聽法皆緣邪見故地持論云邪見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生邪見家二者其心諂曲何故邪見墮於地獄緣以邪見唯向邪道及以神俗謗佛法僧不崇三寶既不崇信斷人正路致令遭苦所以命終入阿鼻獄何故邪見復爲畜生緣以邪見不識正理所以出獄受畜生報何故邪見復爲餓鬼緣此邪見慳心堅著乖僻不捨不捨慳著復爲餓鬼何故邪見生邪見家緣此邪見僻習纏心所以爲人生邪見家何故邪見其心諂曲緣此邪見不中正故所以爲人心常諂曲當知邪見十大苦也如是一一微細衆惡罪業無量無邊皆入地獄備受諸苦非可筭數而知且略言耳若能反惡爲善即是我師又八師經云佛爲梵志說八師之法佛言一謂凶暴殘害物命或爲怨家所見刑剹或爲王法所見誅治滅及門族死入地獄燒煑拷掠萬毒皆更求死不得罪竟乃出或爲餓鬼當爲畜生屠割剥裂死輙更刃蒐神展

轉更相殘害吾見殺者其罪如此不敢復殺
是吾一師佛於是説偈言
凶者心不仁　強弱相傷殘　殺生當過生
結積累劫怨　受罪短命死　驚怛遭暴患
吾用畏是故　慈心伏魔官
二謂盜竊強劫人財或爲財主刀杖加刑應
時瓦解或爲王法收繫著獄拷掠搒笞五毒
皆至戮之都市門族灰滅死入地獄以手捧
火烊銅灌口求死不得罪竟乃出當爲餓鬼
意欲飲水水化爲膿所飲食物物化爲炭身
常負重衆惱自隨或爲畜生死輒更刃以肉
供人償其宿債吾見盜者其罪如此不敢復
盜是吾二師佛於是説偈言
盜者不與取　劫竊人財寶　亡者無多少
忿恚愁毒惱　死受六畜形　償其宿債負
吾用畏是故　棄國施財寶
三謂邪婬犯人婦女或爲夫主邊人所知臨
時得殃刀杖加形首足分離禍及門族或爲
王法收捕著獄酷毒掠治身自當辜死入地
獄卧之鐵牀或抱銅柱獄鬼然火以燒其身
地獄罪畢當受畜生若後爲人閨門婬亂遠
佛違法不親賢衆常懷恐怖多危少安吾見
是故不敢復婬是吾三師佛於是説偈言
婬爲不淨行　迷惑失正道　形消魂魄驚
傷命而早夭　受罪頑癡荒　死復墮惡道
吾用畏是故　棄家樂山藪
四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譖人無罪謗毀三
尊招致搥杖亦致滅門死入地獄獄中鬼神
拔出其舌以牛犂之烊銅灌口求死不得罪
畢乃出當爲畜生常食草棘若後爲人言不
見信口中恒臭多被誹謗罵詈之聲卧輒惡
夢有口不得食佛經之至味吾見是故不敢
惡口是吾四師佛於是説偈言
欺者有四過　讒佞傷賢良　受身癡聾盲
蹇吃口臭腥　顛狂不能言　死墮拔舌囹
吾修四淨口　自致八音聲
五謂嗜酒酒爲毒氣主成諸惡王道毀仁澤
滅臣慢上不忠敬於父禮亡母失慈子凶悖
孝道敗夫失信婦奢婬九族諍財産耗亡國
危身無不由之酒之亂道三十有六吾見是
故絶酒不飲是吾五師佛於是説偈言
醉者爲不孝　怨禍從内生　迷惑清高士
亂德敗淑貞　故吾不飲酒　慈心濟群氓
淨慧度八難　自致覺道圓
六謂年老夫老之爲苦頭白齒落目視䀠䀠
耳聽不聰盛去衰至皮緩面皺百節痛疼行
步苦極坐起呻吟憂悲心惱識神轉滅便旋
即忘命日促盡言之流涕吾見無常㲾變如
此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吾六師佛於是説
偈言
吾念世無常　人生要當老　盛去日衰羸
形枯而白首　憂勞百病生　坐起愁痛惱
吾用畏是故　棄國行求道
七謂病瘦肉盡骨立百節皆痛猶被杖楚四
大進退手足不任氣力虚竭坐起須人口燥
脣燋筋斷鼻坼目不見色耳不聞音不淨流
出身卧其上心懷苦惱言輒悲哀今覩世人
年盛力壯華色煒曄福盡罪至無常百變吾
覩此患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吾七師佛於
是説偈言

念人衰老時　百病同時生　水消而火起
刀風解其形　骨體筋脉離　大命要當傾
吾用畏是故　求道願不生
八謂人死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四大欲散魂神不安風去息絶火滅身冷風先火次魂靈去矣身體挺直無所復知旬日之間肉壞血流胮脹爛臭無一可取身中有蟲還食其肉筋脉爛盡骨節解散髑髏胜髀各自異處飛鳥走獸競來食之天龍鬼神帝主人民貧富貴賤無免此患吾見斯變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吾八師佛於是說偈言

惟念老病死　三界之大患　福盡而命終
棄之於黃泉　身爛還歸土　魂魄隨因緣
吾用畏是故　學道求泥洹

梵志於是心即開解遂得道跡長跪受戒為清信士不殺不盜不婬不欺奉孝不醉歡喜為佛作禮而去故書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大怒傷陰大喜敗陽麗色伐性之斧美味腐身之毒能悟此旨斯為大師

住處部第十二（別有四住處）
七識住處　九衆生居住處
二十五有住處　四十二居止住處

七識住處第一

如毗曇說云於欲界之中唯取人天善趣為一及取上之二界各前三地則為七也論言何故四種惡趣及第四禪幷及非想不立識住法者此還如論中釋云若識於彼樂住者則立識住樂住非分者是則不立謂彼四惡趣中苦逼迫故識不樂住第四禪中有淨居天樂入涅槃故識不樂住無想衆生以無心故不可說為識住自餘第四禪其亦不定或求無色或求淨居或求無想故識亦不樂住也第一有中以其闇昧不捷疾故識不樂住以如斯義是故不立又說若彼有壞識法者是則不立識住謂彼四惡趣中為彼苦受惱壞識故所以不立第四禪中以有無想正受及無想天斷壞識故一一亦不立非想地中有彼滅盡三昧害識心故是以此三處悉皆不立識住七識住畧分別如是

九衆生居住處第二

問曰九衆生居云何差別答曰如毗曇中說謂於前七識住上加無想天及與非想即是九衆生居答言惡趣及餘第四禪何故不立衆生居者此是如論中前釋若彼衆生愛樂住者立衆生居樂住非分者是則不立謂彼四惡趣中多苦惱衆生不樂住於彼第四禪中五淨居天疾樂涅槃故亦不樂住自餘第四禪如前所說是故不立衆生居矣

二十五有住處第三

問曰二十五有云何分別答曰如舍利弗阿毗曇論說欲界之中具十四有色界有七無色有四三界合論故有二十五欲界十四者謂四惡趣即以為四又取四天下人復以為四帖前為八又取六欲諸天以六帖前便為十四有也色界七者所謂四禪即以為四又於初禪之中取大梵天第四禪中取五淨居幷無想天即為其七將七帖前十四即為二十一有也無色界中四者謂四無色定以四帖前即為二十五有是故彼論偈云

四洲四惡趣 梵王六欲天 無想五淨居
四空及四禪
問曰未知以何義故於初禪中別取梵王於第四禪中別取無想天并五淨居立爲三有別於初四禪者有何義耶答曰有以謂彼初禪大梵天者外道人等恒計以爲能生萬物之本違之則受生死順之則得解脫又彼梵王亦復自計己身能爲造化之主是一是常是眞解脫如來爲欲破彼情見是故別標説爲有也第二無想天者謂彼天中悉得定壽五百大劫無心之報外道人等於此不達而復計爲眞實涅槃是故樂修無想之定求生彼處如來爲欲破彼情見是故別標説爲有也第三五淨居者於中有彼摩醯首羅天王處外道人等亦復計彼天王能爲造化之本歸之則得解脫爲破此見是故如來別標説有別説之意義顯斯也○問曰未知於彼六趣之中四種惡趣各立一有人中立四天中乃立十七有者何義然耶答曰有以所謂於彼四惡趣中苦惱多故衆生不欲樂住情微是故就趣各立一有人趣次勝衆生樂住心已殷著是故隨方説之爲四天趣最勝樂住之情最爲殷上是故隨處説處説爲十七二十五有略辯如是

四十二居止住處第四

問曰未知四十二居止云何分別答曰如樓炭經説謂於欲界之中有二十居止色界中有十八無色界中有四三界合論有四十二居止處其欲界二十者謂彼八大地獄及畜生餓鬼即爲十也又取四天下人及六欲天復爲十也總爲二十居止處色界中十八者謂彼四禪之中有十八天即爲十八居止無色界中四空定處合爲四十二居止也○問曰何故於六趣之中地獄人天三趣之中各各立多居止處鬼畜二趣各唯立一脩羅一趣全不立者何耶答曰居止名爲安止住處有定處者隨處則立無定處者是則不立謂彼地獄定有八處人有四處天定有其二十八處是故於此三趣各各立多居止鬼畜二趣無有定別多居正處是故就趣各立其一脩羅趣攝入餘道是故不論○問曰若依毗曇説彼四空遍在欲色二界之中亦無定別又彼無形則無栖託何故得説居止處耶答曰依如小乘實當如是若依大乘説彼亦有微細色形各有宮殿別有四處於三界中別守一界不雜餘二是故説爲四居止也○問曰依如毗曇説彼梵王與彼梵輔天同無別住處第四禪中無想天者與彼廣果同階亦無別處若如是者何故得説以爲二居止耶答曰有以謂彼梵王於初禪中雖無別天而於第二梵輔天中別有層臺高廣嚴博大梵天王於上而住不與梵輔天同以其君勝上臣下別故無想天者雖與廣果天同其住處各有殊別其猶此間州縣相似以如斯別是故説之爲二居止焉頌曰

色心相染 業障交纏 七識起發 八識受牽
三界受報 六道苦困 自非斷安 何得牢堅

感應緣 略引二驗

漢時有女生兒兩頭兩頸

洛陽有女生兒兩頭肩四臂

新蔡縣胡氏産二女相向腹心合
周烈王時有女産二龍
漢時有女生蛇
周哀公時有女生四十子又有豕生人
秦孝公時有馬生人
漢文帝時有馬與狗皆生角
定襄有牝馬生駒三足
秦文王時有獻五足牛
漢景帝時有獻牛足出背上
晉武昌有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
漢天水平襄有鷰生雀
魏黄初中有鷹生鷰口爪俱赤
漢竇嬰灌夫田蚡因恨誅死現報
晉王敦枉害刁玄亮現報
張鹿殺經曠現報
御史石密枉奏殺典客現報
桓溫枉害殷涓現報
秦姚萇枉害符永固萇受現報
李雄從叔壽枉害李期現報
宋翟銅烏枉害張超現報
張裨爲隣人燒死隣人受現報
呂慶祖爲奴枉害奴受現報
唐杜通達枉害衆僧受現報
貞觀年内有邢文宗枉害衆僧受現報

漢元始元年六月有長安女子生兒兩頭兩頸面俱相向四臂共胷俱前向尻上有目長二寸故京房易傳曰睽孤見豕負塗厥妖人生兩頭兩頸不一也足多所任邪也足少不勝任下體生於上不敬也上體生於下泄瀆也生非其類淫亂也生而大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

漢元和二年洛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四臂共胷面俱相向自是之後朝廷霿亂政在私門二頭之像也後董卓殺太后被以不孝之名廢天子又周之漢元以來禍莫大焉

漢建興四年西都傾覆元皇帝始爲晉王四海宅心其年十月二十二日新蔡縣吏任僑妻胡氏年二十五産二女相向腹心合自胷以上臍以下分此蓋天下未壹之妖也時内史呂會上言案瑞應圖云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類謂之嘉禾草木之屬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天垂靈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休顯見生於陳東之國斯蓋四海同心之瑞不勝喜躍謹畫圖上時有識者哂之君子曰智之難也以臧文仲之才猶祀爰居焉布在方册千載不忘故士不可以不學古人有言木無支謂之瘣人不學謂之瞽當其所蔽蓋闕如也可不勉乎

周烈王之六年林碧陽君之御人産二龍

漢定襄太守竇奉妻生子武并生一蛇奉送蛇之于林及武長大有海内俊名母死將葬未定賓客聚集有大蛇從林草中出徑來棺下委地俯仰以頭擊棺血涕並流若哀慟者

周哀公之八年鄭有人一生四十子其二十人爲人二十人死其九年晉有豕生人能言

吴亦烏七年有婦人一生三子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牝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爲馬禍也故京房易傳

曰方伯分滅厥妖牝馬生子上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也

漢文帝十二年吳地有馬生角在耳上向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後五年六月窰應城門外有狗生角劉向以爲馬不當生角猶下不當舉兵向上也吳將反之變云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

漢綏和二年定襄有牝馬生駒三足隨群飲食五行志曰以爲馬國之武用象也

秦文王五年游于朐衍有獻五足牛者時秦世喪用民力京房易傳曰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

漢景帝中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出背上者劉向以爲牛禍思心霧亂之咎也至

漢靈帝延熹五年臨沅縣有牛生鷄兩頭四足

晉大興元年三月武昌太守王諒有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不能自生十餘人以繩引之子死母活其三年後苑中有牛生一足三尾生而死也

漢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鷰生雀哺食至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鷰生雄雀又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也

魏黃初中有鷹生鷰巢中口爪俱赤至青龍中明帝爲陵霄闕始搆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右十二驗出搜神異記

漢竇嬰字王孫漢孝文帝竇皇后從兄子也封魏其侯爲丞相後乃免相及竇皇后崩嬰益踈薄無勢默不得志與太僕灌夫相引薦交結其歡恨相知之晚乎孝景帝王皇后異父同母弟田蚡爲丞相親幸縱橫使人就嬰求城南田數頃嬰不與曰老僕雖棄丞相雖貴寧可以勢相奪乎灌夫亦助怒之蚡皆恨之及蚡娶妻王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蚡灌夫爲人狂酒先嘗以醉忤蚡不肯賀之竇嬰强與俱去酒酣灌夫行酒至蚡蚡曰不能滿觴灌夫因言辭不遜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之罪也乃縛灌夫謂長史曰有詔召宗室而灌夫罵坐不敬幷奏其在鄉里豪橫處夫棄市竇嬰還謂其妻曰終不令灌夫獨死而嬰獨生乃上事具陳灌夫醉飽事不足誅帝召見之嬰與蚡互相言短長帝問朝臣兩人誰是朝臣多言嬰是王太后聞怒而不食曰我在人皆凌籍吾弟我百歲後當魚肉之中及出蚡復爲嬰造作惡語用以聞上天子亦以蚡爲不直特爲太后故論嬰及市嬰臨死罵曰若死無知則已有知要不獨死後月餘蚡病一身盡痛若有打擊之者但號呼叩頭謝罪天子使視鬼者瞻之見竇嬰灌夫共守笞蚡蚡遂死天子亦夢見嬰而謝之

晉大將軍王敦枉害刁玄亮及敦入石頭夢白犬自天下而噬之旣還姑敦遇病白日見刁乘軺車道從吏卒來仰頭瞋目乃入攝錄敦敦大怖逃不得脫死

河間國兵張鹿經曠二人相與諧善晉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升鍾嶺坐于山椒鹿酗酒失色拔刀斬曠曠毋爾夕夢曠自說爲鹿所殺投屍澗中脫裈覆腹尋覓之時必難可得當

令禪飛起以示處也明晨追捕一如所言鹿
知事露欲規叛逸出門輒見曠手執雙刀來
擬其面遂不得去毋具告官鹿以伏辜
晉山陰縣令石密先經爲御史枉奏殺典客
令萬黙密白日見黙來殺密遂死
晉大司馬桓温功業殊盛負其才力久懷簒
逆廢晉帝爲海西公而立會稽王是爲簡文
帝太宰武陵王晞性尚武事好犬馬遊獵温
常忌之故加罪狀奏免晞及子綜官又遏新
蔡王晃使列晞綜及前著作郎殷涓太宰長
史庾清等謀反頻請殺之詔特赦晞父子乃
徙新安殺涓父浩先爲温所廢涓頗有氣尚
遂不詣温而與晞遊温乃疑之庾乃請坐有
才望且宗族甚強所以並致極法簡文尋崩
而皇太子立遺詔委政於温依諸葛亮王導
舊事温大怨望以爲失權僭遏愈甚後謁簡 作十 廿二
文高平陵方欲伏見帝在墳前舉體莫衣語
温云家國不造委任失所温答臣不敢臣不
敢既登車爲左右說之又問殷涓形狀答以
肥短温云向亦見在帝側十餘日便病因此
憂懣而死
秦姚萇字景茂赤亭羌也父弋仲事石勒石
氏既滅萇隨其兄襄與符永固戰於三原軍
敗襄死萇乃降永固即受禄位累加爵邑及
轉龍驤將軍督梁益州諸軍事永固謂之曰
朕昔以龍驤建業此號未曾假人今持山南
委卿故特以相授其蒙寵任優隆如此後隨
永固子叡討慕容泓爲泓所敗叡獨死之萇
遣長史詰永固謝罪永固怒既甚即戮其使
萇益恐懼遂奔西州邀聚士卒而自樹置永
固頻爲慕容沖所敗沖轉侵逼永固又見妖
怪屢起遂走五將山萇即遣驍騎將軍吳中
圍永固中執永固以送萇即日囚之以求傳
國璽及令禪讓永固不從數以叛逆之罪萇
遂殺之遂稱帝後又相永固屍鞭撻無數裸
剥衣裳薦之以棘掘坎埋之及萇遇疾即夢 作十 廿三
永固將天官使者及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
甚怖愕走入後帳宮人逆來刺鬼悮中萇陰
鬼即相謂曰正著死所拔去矛刃出血石餘
忽然驚寤即患陰腫令醫刺之流血如夢又
狂言曰殺陛下者臣兄襄耳非臣萇罪願不
賜枉後三日萇死
秦李雄既王於蜀其第四子期從叔壽襲期
而廢爲邛都公尋復殺之而壽自立壽性素
凶狠猜忌僕射蔡射等以正直忤旨遂誅之
無幾壽病恒見李期蔡射而爲祟嘔血而死
宋高平金鄉張超與同縣翟願不和願以宋
元嘉中爲方與令忽爲人所殺咸疑是超超
金鄉後除縣職解官還家入山掛林翟兒子
銅烏執弓持矢并賷酒醴就山貺之斟酌已
畢銅烏曰明府昔害民叔無縁同戴天日引
弓射之即死銅烏其夜見超云我不殺汝叔
枉見殘害今已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
血而死
宋下邳張稗者家世冠族末葉衰微有孫女
姝好美色隣人求娉爲妾稗以舊門之後耻
而不許隣人忿之乃焚其屋稗遂燒死其息
邦先行不在後還亦知情狀而畏隣人之勢
又貪其財而不言與之嫁女與之後經一年
邦夢見稗曰汝爲兒子逆天不孝棄親就偕

同光黨便捉邦頭以手中桃杖刺之邦因病兩宿嘔血而死邦死之日隣人又見邦排門直入張目攘袂曰君恃貴縱惡酷暴之甚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却後數日令君知之隣人得病尋亦殂歿

宋世永康人呂慶祖家甚溫富當使一奴名教子守視墅舍以元嘉中便往案行忽為人所殺族弟無期先大舉慶祖錢咸謂為害無期賷羊酒脯至柩所而呪曰君荼酷如此乃云是我寃而有靈使知其至既還至三更見慶祖來云近履行見教子畦疇不理許當許當痛治奴奴遂以斧斫我背將帽塞口因得齧奴三指悉皆破碎便取刀刺我頸曳著後門初見殺時諸從行人亦在其中奴今欲叛我已釘其頭著壁言畢而滅無期早旦以告其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一把髮以竹釘之又看其指並見破傷錄奴詰驗臣伏又問汝既反逆何以不叛奴云頭如被繫欲逃不得諸同見者事事相符即焚教子并其二息(右九驗出冤魂志)

唐齊州高遠縣人杜通達貞觀年中縣丞命令送一衆僧向北通達見僧經箱謂言其中總是絲絹乃與妻共計擊僧殺之僧未死間誦呪三兩句遂有一蠅飛入其鼻久悶不出通達眼鼻遂喎眉鬢即落迷惑失道精神沮喪未幾之間便遇惡疾不經一年而死臨終之際蠅遂飛出還入妻鼻其妻得病歲餘復卒

唐河間邢文宗家接幽燕稟性麤險貞觀年中忽遭惡疾旬日之間眉鬚落盡於後就寺歸懺自云近者使向幽州路逢一客將絹十餘疋迥澤無人因即劫殺此人云將向房山欲買經紙終不得免少間屬一老僧復欲南出遇文宗懼事發覺揮刀擬僧僧叩頭曰乞存性命誓願終身不言文宗殺之棄之草間經二十餘日行還過僧死處時當暑月疑皆爛壞試往視之儼如生日宗因下馬以策築僧之口口出一蠅飛鳴清徹直入宗鼻久悶不出因得大患歲餘而死(右二驗出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音釋

蚶(大甘切蚌屬)　蠣(力制切蛤屬)　鵜(徒兮切鵜胡掏河鳥也)　怗(他頰)
切　蚡(符分切)　萇(直良切)　尻(苦刀切脽也)　朐(渠俱切)　忤(五故)
切逵決也　酗(許具切醉怒也)　喝(苦催切不正也)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一　　纓一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罪福篇第八十四(此有四部)

述意部　　業行部　　罪行部
福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善惡相翻明暗相反罪福冥對皎若目前所以惡名俯墜善謂清昇福是富饒禍爲摧折故知罪惡之法不可弗除福善之功無宜不造聖教明白昇沉可覲也

業行部第二

述此行名聖說不定所謂罪行諸經或說名黑黑業及不善業凡夫福行諸經或說名白白業及以善業名雖種種行體無殊行體云何如智度論說殺害等是不善業布施等是善業此則是說罪福二行言殺等者等取十惡齊名罪行言施等者等取事中戒定等業同是世善俱名福行此世善中八禪定者望欲界亂善名不動行若望出世理觀智慧此緣事住則名福行如說六度前五度中所有禪定通亦名福但諸罪福人行不同或專修福或唯造罪或復有人罪福俱行專修福者所謂淨心爲益他人行施戒等唯造罪者謂無慈潤動身口意皆爲損他罪福俱者謂修福時內心不淨或兼損物此則是其欲界雜業非純淨故亦名不淨若論罪行麤顯可知若論雜業與淨福行有同有異稍隱難知謂諸修福據其外相事中信樂所作皆同若據內心爲自爲他所求各別精麤不等以諸修福外同內異故有純雜二業不同若能調心慈悲愍物隨所施爲皆成大善若不守念視相修福內麤外細唯成雜業稱彼愚情雖謂過世理實違道亦非淨福以修福時不觀生空我倒常行徧通三性所有作業與倒相應是假取性是故違道以不定心多求世報又多求名故非淨福以此純雜世俗多迷今略偏論令人識行先論雜業後明淨福但諸雜業自有麤細麤者爲惡兼損他人細者自爲唯求世報先論麤雜若就施論或有非法取財施者如盜他物以用布施此感來報還當衰耗施已生悔得果亦然故優婆塞經云若人施已生於悔心若劫他財持以布施是人未來雖得財物常耗不集或有爲施兼損他者謂若施時不正念善或生瞋恚或起高慢當墮惡道雖得福報畜中別受不感人天故分別業報經偈云

修行大布施　急性多瞋怒　不依正憶念
後作大龍身　能修大布施　高心陵懱人
由斯業行生　大力金翅鳥

若爲修福求世報者如捨財時自求來報或恐身財無常故捨或爲名聞專求自益此非慈悲爲濟貧苦猶如市易非純淨業是以經中名不淨施如百論說爲報施者是名不淨施如市易故報有二種現報者名稱敬愛等後報者後世富貴等名不淨施譬賈客遠到他方雖持雜物多所饒益然非憐愍眾生以自求利故是業不淨布施求報亦復如是以此證知無實慈愍自求名稱或爲來報縱雖廣施皆非淨業業非淨故得報不精故分別業報經偈云

若爲生天施　或復求名聞　刪思及望報
恐怖故行施　獲果不清淨　所受多麤澀
施行既爾戒等諸善不淨同此故百論云不淨持戒者自求樂報若持戒求天上與天女娛樂若人中富貴受五欲樂爲婬欲故如覆相者內欲他色外詐親善是名不淨此外細心不淨持戒如阿難語難陀說偈云
如羝羊相觸　將前而更却　汝爲欲持戒
其事亦如是
開心專爲益他得福則多又於施境有貧有病或有知法而乏所須若施令彼得益長善所施有宜獲福則多故賢愚經云佛讚五施得福無量所謂施遠來者遠去者病瘦者於飢餓時施於飲食施知法人如是五施現世獲福此施有宜現獲多福不同求名施非要處雖多割捨不得淨報又隨喜他施者若望諸極麤造不善者是其細罪亦得名善若望離欲及真爲他此之雜業則是其罪故智度論云麤人有麤罪細人有細罪故此雜業罪福俱行望心非純是不淨業上來明其罪福俱行是其欲界不淨雜業竟若論淨業翻前可知故百論云淨施者若人愛敬利益得福亦多故因果經偈云
若有貧窮人　無財可布施　見他修施時
而生隨喜心　隨喜之福報　與施等無異
又丈夫論偈云
悲心施一人　功德大如地　爲己施一切
得報如芥子　救一厄難人　勝餘一切施
衆星雖有光　不如一月明
若諸凡夫造其罪福不解因果善惡無性是爲迷事取性常繫三有故智度論云譬如蠅無處不著唯不著火燄衆生愛著亦復如是善不善法中皆著乃至非想亦著唯不著般若波羅蜜性空大火以此證知無善惡性常輪五道即當無佛性衆生也此略明凡夫罪福二行迷事取性所依經論竟

罪行部第三

述曰此明聖者就後福行說有罪行者但此罪行妄見境染執定我人取著違順便令自他皆成惡業是以經偈云貪欲不生滅不能令心惱若人有我心及有得見者是人爲貪欲將入於地獄是故心外雖無別境稱彼迷情強見起染如夢見境起諸貪瞋稱彼夢者謂實不虛理實無境唯情妄見故智度論說如夢中無善事而善無瞋事而瞋無怖事而怖三界衆生亦復如是無明眠故不應瞋而瞋等故知心外雖無別境稱彼迷情妄見起染心外雖無地獄等相惡業成時妄見受苦如正法念經云閻魔羅人非是衆生罪人見之謂是衆生手中執持燄然鐵鉗彼地獄人惡業既盡命終之後不復見於閻羅獄卒何以故以彼非是衆生數故如油炷盡則無有燈業盡亦爾不復見於閻羅獄卒如閻浮提日光既現則無暗冥惡業盡時閻羅獄卒亦復如是惡眼惡口如衆生相可畏之色皆悉磨滅如破畫壁畫亦隨滅惡業畫壁亦復如是不復見於閻羅獄卒可畏之色以此文證衆生惡業應受苦者自然無中妄見地獄問曰見地獄者所見獄卒及虎狼等可使妄見彼地獄處閻羅在中判諸罪人則有此境云

何言無答曰彼見獄主亦是妄見直是罪人惡業熏心令心變異無中妄見實無地獄閻羅在中故唯識論云如地獄中無地獄主而地獄衆生依自然業見地獄主與種種苦而起心見此是地獄處此是夜待此是晝時我以惡業故見狗見烏或見山壓以此文證善惡熏心令心異見實無地獄是故心外雖無地獄惡業成時強自妄見問曰此苦業報旣非善事寧不直爾說善令習何須稱情說苦業耶答曰善惡因果法須相對若不說其貪等是過何由得顯施等是善若不宣說三塗是苦無由得顯人天等樂是故須說凡夫罪行令人識知猒離歸善若鈍根者聞此苦業生猒離時即求世樂因此轉心修諸福業若利根者聞此苦業生猒離時即求解脫因此轉心能修道觀便於惑中得起出因故經說言一切煩惱皆是佛種故知苦業猒離之本起善之緣是故須說若不說此惡業罪行衆生不識常行不斷雖稱情見說諸過惡然實心外無別業苦唯識無境心體恒淨故經說言雖說貪欲之過而不見法有可貪者雖說瞋恚之過而不見法有可瞋者雖說愚癡之過而知諸法不癡無礙雖示衆生墮三惡道怖畏之苦而不得地獄餓鬼畜生之相以此文證知罪行因果唯心無外凡愚不解稱情方便須說業苦向來兩門就其實教說罪體眞無別可破以愚未解須定說罪此是別明愚人迷眞妄解故須定說罪行意也

福行部第四

述曰此明福行者對前罪行說此福行先明凡夫修欲界善者但使亂心修諸事福定生下界名欲界業五道之中皆悉得起先就地獄述者依毗曇說地獄之人亦有三善業即是意地三善根此唯成就非是現行以是難處多不聞法思量趣道故無現行若論生得善根地獄亦有如仙譽國王殺五百婆羅門生地獄中發生信心生甘露國故知現行若依成論亦說地獄有善現行雖無力勵方便起善修獲聖道然有生得善根起善謂諸衆生無始以來曾修世間信進念等未起邪見謗無因果此善不滅生便得之名爲生得善依此善根得起善心若有宿業感緣強者大聖現化令苦止息爲說道法得修方便第二畜生龍等亦有修善如涅槃經佛說義時無量鳥獸發菩提心生於天上若依毗曇鬼畜十善非律儀攝以其身口七善律儀普於一切衆生處起以鬼神不能受故故薩婆多論畜生以癡鈍故不發律儀若依成論鬼神畜等亦有得戒若就人中北單越人唯成意地三善業道而不現行不斷善故至劫盡時人皆修禪彼獨不能離欲非分自餘三方皆有十善有不具者若就欲界六天以論即無出家別解脫戒但有十善及在家戒故成論云如天帝釋多受八戒龍等亦受不局在人若論色界諸天以論依毗曇生上失下上界不起下界善業以其界地因果斷故身生上界下地法斷此據有漏在下成上生上失下便不修起若依成論上得成下亦得寄起下界善業如諸梵天見佛禮拜發言讚歎即是散善此是寄起欲界善業若依毗曇毗婆沙論

等梵天禮讚非欲界善是其初禪威儀心起據此所依無記非善據外身口是上色業此明欲界亂善福業依身起處竟第二明色界四禪定業依身起處若鬼畜中值聖强緣能悟道者亦得修起以其無漏依禪起故縱無根本深定正體必有麤淺未來禪心此未來禪是色界業依此未來斷欲結時此業則招初禪梵果若就人天以論修色界業除北單越無修禪者自餘三方及欲界天皆得修起色界十善謂得禪者意地有三所謂無貪無瞋正見若論身口七善業者謂依定心發得禪戒禪戒則是身口七善故得禪時有色十善若就無色諸天以論依毗曇無色界天不得起色界定業生上捨下界地斷故若依成論凡生無色亦得起下色界中業此明色界禪定福業十善業道依身起處若論無色四空定業依身起處三界人天皆得修起上來明諸福行依身起處竟若論聖人起福非關凡夫希故不述頌曰

尋因途乃異　及捨趣猶并　若極恩歸樂
樂極苦還生　豈非罪福別　皆由對著情
若斷有漏業　常見法身寧

感應緣（略引一驗）

唐武德中遂州總管府記室參軍孔恪暴病死一日而穌自說被收至官所問何故殺牛兩頭恪云不殺官曰汝弟證汝殺何故不臣因呼恪弟弟死已數年矣既至枷械甚嚴官問汝所言兄殺牛虛實弟曰兄前奉使招慰獠賊使某殺牛會之實奉兄命非自殺也恪曰使弟殺牛會是實然國事也恪何有罪焉官曰汝殺會獠以招慰為功用求官賞以為己利何云國事也因謂恪弟曰以汝證兄故久留汝兄今既遣證汝便無罪放任受生言訖弟忽不見亦竟不得言敘官又問恪因何復殺兩鴨恪曰前任縣令殺鴨供官客耳豈恪罪耶官曰官客自有料無鴨汝以鴨供之將以美譽非罪如何又問何故復殺雞卵六枚曰平生不食雞卵唯憶小年九歲時寒食日母每與六卵因煮食之官曰然欲推罪母也恪曰不敢但說其因耳此自恪殺之也官曰汝殺他命當自受之言訖忽有數十人皆來執恪將出去恪大呼曰官府亦大枉濫官聞之呼還曰何枉濫恪曰生來有罪皆不見遺生來修福皆不見記者豈非濫也官問主司恪有何福何為不錄主司對曰福亦皆錄量罪多少若福多罪少先令受福罪多福少先令受罪然恪福少罪多故未論其福官怒曰雖先受罪何不唱福示之命鞭主司一百倏忽鞭訖血流濺地既而唱恪生來所修之福亦無遺者官謂恪曰汝應先受罪我更令汝歸七日可勤追福因遣人送出將甦恪大集僧尼行道懺悔精勤苦行自說其事至七日家人辭決俄而命終臨家兄為遂府屬故委之也（右一驗出冥報記）

欲蓋篇第八十一（此有二部）

五欲部　五蓋部

五欲部第一（此有四部）

述意部　欲繫部　欲障部
訶欲部

述意部第一

竊尋經論行者修道皆云五欲是障道本若不學斷無由證聖欲知根本略述三種一自內五根二外諸五塵三所生五識由此三故能生染欲故涅槃經云善男子譬如惡象心未調順有人乘之不隨意去遠離城邑至空曠處不能善攝此五根者亦復如是將人遠離涅槃城邑至於生死曠野之處善男子譬如佞臣教王作惡五根佞臣亦復如是常教衆生造無量惡譬如惡子不受師長父母教勑則無惡不造不調五根亦復如是不受師長善言教勑無惡不造善男子凡夫之人不攝五根常爲地獄畜生餓鬼之所賊害亦如怨盜害及善人又遺教經云五根賊禍殃及累世爲害甚重不可不慎是故智者制而不隨持之如賊假令縱之皆亦不久見其磨滅也夫論蓋者是陰覆義謂覆障行者令志性昏沉定慧不明隱沒善人是修道正障故名爲蓋故對法論云此蓋能令善品不得顯了是蓋義覆蔽其心障諸善品令不得轉故名蓋義前之五欲從外五塵而生此之五蓋從內五根而發也

欲繫部第二

述曰夫論五欲者既有其根便發五欲繫縛衆生不得解脫故涅槃經云凡夫之人五欲所縛令魔波旬自在將去如彼獵師擒捕獮猴擔負歸家善男子譬如國王安住己界身心安樂若至他界則得衆苦一切衆生亦復如是若能自住於己境界則得安樂若至他界則遇惡魔受諸苦惱自境界者謂四念處他境界者謂五欲也五欲者男女身上色聲香味觸等是也即此五欲希須爲義貪著五塵名爲欲也并意識獨緣之境名曰法塵此之六塵非直名爲塵所行處復得惡賊之名故涅槃經云如六大賊能劫一切人民財寶六塵惡賊亦復如是能劫一切衆生善財如六大賊若入人舍則能劫奪現家所有不擇好惡令巨富者忽爾貧窮是六塵賊亦復如是若入人根則能劫奪一切善法善法既盡貧窮孤露作一闡提是故菩薩諦觀六塵如六大賊

欲障部第三

述曰夫論欲過者謂五欲弊魔六塵惡賊佛判邪惑迷障佛性故涅槃經云衆生五識雖非一念然是有漏復是邪倒增長諸漏爲一切凡夫取著於色乃至著識以著色故則生貪心生貪心故爲色繫縛乃至爲識之所繫縛以繫縛故則不得免於生老病死憂悲大苦一切煩惱又云若有菩薩自言戒淨雖復不與女人和合言語嘲調聽其音聲然見男子隨逐女時或見女人隨逐男時便生貪著如是菩薩成就欲法毀破淨戒汙辱梵行令戒雜穢不得名爲淨戒具足又智度論云菩薩觀種種不淨於諸衰中女衰最重刀火雷電霹靂怨家毒蛇之屬猶可暫近女人慳妬瞋諂妖穢鬪諍貪嫉不可親近何以故女子小人心淺智薄唯欲是親不觀富貴智德名聞專行欲惡破人善根桎梏枷鎖閑繫囹圄雖曰難解猶尚易開女鎖繫人染著根深無可得脫衆病最重如佛偈言

寧以熱鐵　宛轉眼中　不以染心　邪視女色

含笑作姿　憍慢羞慚　迴面攝眼　美言妬瞋
行步妖穢　以惑於人　婬羅彌綱　人皆沒身
坐卧行立　迴眄巧媚　薄智愚人　爲之所醉
執劒向敵　是猶可勝　女賊害人　是不可禁
蚖蚰含毒　猶可手捉　女情惑人　是不可觸
有智之人　所不應視　若欲觀之　當如母姊
諦視觀之　不淨塡積　婬火不除　爲之燒滅

色過旣爾自餘香味觸等例皆如然一切衆生無始以來永沉生死不能出離者實由女色繫縛難脫盲無慧眼見生死坑致之陷墜今惟道俗不觀欲患向之馳走何日返之得免斯過心恒被染不能暫捨戒尚不存焉有定慧佛性觀哉故涅槃經偈云

作惡不卽受　如乳卽成酪　猶灰覆火上
愚者輕蹈之

訶欲部第四

如智度論云行者當訶五欲云哀哉衆生常爲五欲所惱而求之不已將墜大坑得之轉劇如火炙疥五欲無益如狗齩骨五欲增爭如鳥競肉五欲燒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惡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如假借須臾世人愚惑貪著五欲至死不捨爲之後世受無量苦此之五欲得須臾樂失時爲大苦如蜜塗刀舐者貪甜不知傷舌其五欲者名爲色聲香味觸此之五事禪家正障若欲修定皆應棄之第一訶色欲過如頻婆娑羅王以色故身入敵國獨在婬女阿梵婆羅房中優塡王以色染故截五百仙人手足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訶色欲過失第二訶聲欲過者如聲相不停暫聞卽滅愚癡之人不解聲相無常變失故於音聲中妄生好樂於已過之聲念而生著如五百仙人在山中住甄陀羅女於雪山池中浴聞其歌聲卽失禪定心醉狂逸不能自持失諸功德後隨惡道有智之人觀聲生滅前後不俱無相及者作如是知則不染著若斯人者諸天音樂尚不能亂何況人聲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訶聲欲過失故論云如五百仙人飛行時聞緊陀羅女歌聲心著狂醉皆失神足一時墮地如聲聞聞緊陀羅王屯崙摩彈琴歌聲以諸法實相讚佛是時須彌山及諸樹木皆動大迦葉等諸大弟子皆於座上作舞不能自安天鬘菩薩問大迦葉汝最大耆年行於頭陀第一今何故不能制心自安大迦葉答曰我於人天諸欲心不傾動是菩薩無量功德報聲復以智慧變化作聲所不能忍譬如八方風起不能令須彌山動若劫盡時毗藍風至吹須彌山令如腐草如阿脩琴常自出聲隨意而作無人彈者此亦無散心亦無攝心是福德報生故隨意出聲法身菩薩亦復如是無所分別亦無散心亦無說法相是無量福智因緣故第三訶香欲過者人謂著香少罪染愛於香開結使門雖復百歲持戒能一時壞之如有阿羅漢常入龍宮食已以鉢授與沙彌令洗鉢中有殘飯數粒沙彌嗅之大香食之甚美便作方便入師繩牀下兩手捉繩牀脚其師至時與繩牀俱入龍宮龍言此未得道何以將來師言不覺沙彌得飲食又見龍女身體端正香妙無比心大染著卽作惡願我當作福奪此龍處居其宮殿龍言後莫

將此沙彌來沙彌還已一心布施持戒專求所願願早作龍是時遶寺足下水出自知必得作龍遙至師本入處大池邊以袈裟覆頭而入即死變爲大龍福德大故即殺彼龍舉池盡赤未爾之前諸師及僧訶之沙彌言我心已定心相已出將諸衆僧就池觀之如是因緣由著香過復有一比丘在於林中蓮華池邊經行聞蓮華香鼻受心著池神語言汝何以捨彼林下禪靜坐處而偷我香以著香故諸結卧者皆起時更有一人來入池中多取其華掘挽根莖狼籍而去池神默無所言比丘言此人破汝池華汝都無言我但池岸邊行便見訶罵云我偷香池神言世間惡人常在罪垢糞中不淨沒頭我不共語也汝是禪行好人而著此香破汝好事是故訶汝譬如白氎鮮淨而有黑物點汙衆人皆見彼惡人者譬如黑衣以墨點黑人所不見誰問之者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訶香欲過失第四訶味欲過者當自覺悟我但以貪著美味故當受衆苦洋銅灌口噉燒鐵丸若不觀食嗜心堅著墮不淨蟲中如一沙彌心常愛酪諸檀越餉僧酪時沙彌每得殘分心中愛著樂喜不離命終之後生此殘酪瓶中沙彌師得羅漢僧分酪時語言徐徐莫傷此愛酪沙彌諸人言此是蟲何以言愛酪沙彌答言此蟲本是我沙彌但坐貪愛殘酪故生此瓶中師得酪分蟲在中來師言愛酪人汝何以來即以酪與之復有一國王名曰月分王有太子愛著美味王守園者日送好果園中有一大樹樹上有鳥養子常飛至香山中取好香果以養其子衆子爭之一果墮地守園人晨朝見之奇其非常即送與王王珎此果香色殊異太子見之便索王愛其子即以與之太子食果得其氣味染心深著日日欲得王即召園人問其所由守園人言此果無種從地得之不知所由來也太子啼泣不食王催責園人仰汝得之園人至得果處見有鳥巢知鳥銜來翳身樹上伺欲取之鳥母來時即奪得果送日日如是鳥母怨之於香山中取毒果其香味色令似前者園人奪得輸王王與太子食之未久身肉爛壞而死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訶味欲過失第五訶觸欲過者此觸是生結使之因是繫縛心之本何以故餘四情各當分此則徧身染著以其難捨常作重罪爾時世尊爲諸比丘說本生因緣過去久遠世時波羅柰國山中有一仙人以仲秋之月於澡盤中小便見鹿麑合會婬心即動精流盤中鹿鹿飲之即時有身月滿生子形類如人唯頭有一角其足似鹿鹿當產時至仙人菴邊而產見子是人以付仙人而去仙人出時見此鹿子自念本緣知是己兒取已養育及其年大勤教學問通十八種大經又學坐禪行四無量心得五神通一時上山值大雨泥滑其足不便躃地破其軍持又傷其足便大瞋恚以軍持盛水呪令不雨仙人福德諸龍鬼神皆爲不雨不雨故五穀五果盡皆不生人民窮乏無復生路波羅柰王憂愁懊惱命諸大官集議雨事明者議言我傳聞仙人山中有一角仙人以足不便故上山因雨躃地傷足瞋呪此雨令十二年不墮王思惟

言若十二年不雨我國了矣無復人民王即開募其有能令仙人失五通屬我爲民者當分國半治是國有婬女名曰扇陀端正巨富來應王募女問諸人此是人非人衆言是仙人所生婬女言若是人者我能壞之作是語已即取金盤盛好寶物語王言我當騎此仙人項來婬女即時求五百乘車載五百美女五百鹿車載種種歡喜丸皆以衆藥草和之以婇畫令似雜果及持種種大力美酒色味如水服樹皮衣行林樹間以像仙人於仙人菴邊作草菴而住一角仙人遊行見之諸女皆出迎逆好華妙香供養仙人仙人大喜諸女以美言敬辭問訊仙人將入房中坐好牀褥與好淨酒以爲淨水與歡喜丸以爲果蓏仙人食飲飽已語諸女言我從生已來初未得如此好果好水諸女言我一心行善故天與我願得此好水好果仙人問諸女言汝以何故膚色肥盛答言我曹食此好果飲此美水故肥如此女白仙人言汝何以不在此間住答曰亦可住耳女言可共澡洗即亦可之女手柔軟觸之心動便與諸女更互相洗欲心轉生遂成婬事即失神通天爲大雨七日七夜令得歡樂飲食七日以後酒食皆盡繼以山水木果其味不美更索前者答言已盡今當共行去此不遠有可得處仙人言隨意即便共出去城不遠女便在道中臥言我極不能復行仙人言汝不能行者騎我項上當擔汝去先遣信白王王可觀我智能王勅嚴駕出而觀之問言何由得爾女白王言我以方便力故今已如此無所復能令住城中好供養恭敬之足五所欲拜爲大臣住城少日身轉羸瘦念禪定心樂猒世欲王問仙人汝何不樂身轉羸瘦仙人答王我雖得五欲常自憶念林間閑靜諸仙遊處不能得去王自思惟若能強違其志爲苦苦極則死本以求除旱患今已得之當復何緣強奪其志即發遣之既還山中精進不久還得五通佛告諸比丘其一角仙人者即我身是也其婬女者今耶輸陀羅是爾時以歡喜丸惑我我未斷結爲之所惑今復欲以藥歡喜丸惑我不可得也以是事故知細軟觸法能動仙人何況愚夫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訶觸欲過失如是能訶五欲便除五蓋也

五蓋部第二

問曰云何爲五答曰一貪欲蓋二瞋恚蓋三睡眠蓋四掉悔蓋五疑蓋

第一貪欲蓋者謂端坐修禪心生欲覺妄念相續求之不已遂致生患如智度論術婆伽以思王女欲心內發尚能燒身延及天祠況生欲毒熾而不燒諸善法心若著欲無由近道故論偈云

入道慚愧人　持鉢攝衆生　云何縱欲塵
沉沒於五情　已捨五欲樂　棄之而不顧
如何還欲得　如愚自食吐　諸欲求時苦
得時多怖畏　失時多熱惱　一切無樂處
諸患如是已　云何能捨之　得福禪定樂
則不爲所欺

第二瞋恚蓋者瞋是失諸善法之根本墮諸惡道之因緣法樂之怨家善心之大賊惡口之府藏福慧之刀斧若修道時思惟此人惱

我及惱我親讚歎我怨圖度過去未來亦復如是是爲九惱處故生瞋瞋念覆心故名爲蓋當急棄之無令增長如智度論釋提婆那以偈問佛云

何物殺安隱　何物殺無憂　何物毒之根
呑滅一切善

佛說偈答云

殺瞋即安隱　殺瞋即無憂　瞋爲毒之根
瞋滅一切善

如是知已當修慈悲以忍除滅令心清淨觀聲空假不應起瞋故智度論云菩薩知諸法不生不滅其性皆空若人瞋恚罵詈若打若殺如夢如化觀聲本無唯是風聲從緣而有何須可瞋故論云如人欲語時口中風名憂陀那還入至臍觸臍響出響出時觸七處起是名語言如偈言

風名優陀那　觸臍而上出　是風七處觸
項及齗齒脣　舌咽及以胷　是中語言生
愚人不解此　惑著起瞋癡

又優婆塞經云有智之人若遇惡罵當作是念是罵詈字不一時生初字生時後字未生後字生已初字復滅若不一時云何是罵直是風聲我云何瞋故智度論云菩薩觀衆生雖復百千劫罵詈不生瞋心若百千劫稱讚亦不歡喜了知音聲生滅如夢如響

第三睡眠蓋者謂內心昏憒名之爲眠五情暗弊放恣支節委卧垂熟名之爲睡此睡眠蓋能破今世後世實樂如此惡法最爲不善何以故餘蓋情覺可除眠如死人無所覺觸以不覺故難可除滅如智度論菩薩教誡睡眠弟子說偈云

汝等勿抱死屍卧　種種不淨假名人
如得重病箭入身　諸苦痛集安可眠
如人被縛將去殺　災害垂至安可眠
結賊不滅害未除　如共毒蛇同室宿
亦如臨陣白刃間　爾時云何而可眠
眠爲大暗無所見　日日欺誑奪人明
以眠覆心無所見　如是大失安可眠

第四掉悔蓋者有三一口掉者謂好喜吟詠諍競是非無益戲論世俗言話等名爲口掉二身掉者謂好喜騎乘馳騁放逸筋骨相撲扼腕指掌等名爲身掉三心掉者心情放蕩縱意攀緣思惟文藝世間才技諸惡覺觀等名爲心掉掉之爲法破出家心故智度論偈云

汝已剃頭著染衣　執持瓦器行乞食
云何樂著戲掉法　放逸縱情失法利

既無法利又失世樂覺其過已當急棄之所言悔者若掉無悔則不成蓋何以故掉猶在緣中故後欲入定時方悔前所作憂惱覆心故名爲蓋此有二種一者因掉後生悔如前所說也二者作大重罪人常懷怖畏毒箭入心堅不可拔如智度論偈云

不應作而作　應作而不作　悔惱火所燒
後世墮惡道　若人罪能悔　悔已莫復憂
如是心安樂　不應常念著　若有二種悔
若應作不作　不應作而作　是則愚人相
不以心悔故　不作而能作　諸惡事已作
不能令不作

第五疑蓋者謂以疑覆心故於諸法中不得

定心定心無故於佛法中空無所獲如人入於寶山若無有手無所能取復次通疑甚多未必障定今障定者有三種疑一疑自二疑師三疑法一疑自者而作是念我等諸根暗鈍罪垢深重其非人乎作此自疑定慧不發若欲學法勿當自輕以宿世善根難測故二疑師者彼人威儀相貌如是自尚無道何能教我作是疑慢即爲障定欲除之法如臭皮囊中金以貪金故不可棄於皮囊行者亦爾師雖不清淨亦應生於佛想三疑法者如世人多執本心於所受法不能即信敬心受行若生猶豫即法不染心何以故如智度論偈云

如人在岐道　疑惑無所取　諸法實相中
疑亦復如是　疑故不勤求　諸法之實相
是疑從癡生　惡中之惡者　善不善法中
生死及涅槃　定實眞有法　於中莫生疑
汝若懷疑惑　死王獄吏縛　如師子搏鹿
不能得解脫　在世雖有疑　當隨妙善法
譬如觀岐道　利好者應逐

問曰不善法無量無邊何故但捨五法答曰此五法中名雖似狹義該三毒亦通攝八萬四千諸塵勞門第一貪欲蓋即是貪毒第二瞋恚蓋即是瞋毒第三睡眠蓋疑蓋即是癡毒其掉悔一蓋即是等分攝合爲四分煩惱一中即有二萬一千四中合有八萬四千諸塵勞門是故若能除此五蓋即能具捨一切不善之法譬如負債得脫重病得差如飢餓人得至豐國如於惡賊之中得自免濟安隱無患行者亦爾除此五蓋其心清淨譬如日月以五事覆謂煙雲塵霧脩羅手障則不明了心亦如是合喻可知頌曰

五欲昏神識　五蓋蔽福力　六根成苦集
六賊亂心色　欲浪逐情飄　愛網隨心織
三毒障人空　四流漂不息　至金雖改秋
斬籌方未極　覩鴿旣無窮　猨攀此烏伏
自非絕欲蓋　何能遠升陟　齊軾屆寶城
共覩能仁德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一

音釋

耗 虛到切損也　懱 莫結切輕易也　羝 都黎切牡羊也　獠 魯皓切西南夷名　譏 作旬切讚也　拊 斐父切擊也　桎 職日切足械也　梏 姑沃切手械也　齩 五巧切齧也　囹圄 囹郎丁切圄魚許切囹圄獄名　餉 式亮切餉饋也　麚麀 麚居牙切麀於求切牝鹿也　迓 五駕切迎也　齗 魚斤切齒根肉也　憒 古對切心亂也　撲 弼角切踏也　扼腕 扼乙革切腕烏貫切手腕也　軑 音大軑也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二　纓二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四生篇第八十二（此有五部）

述意部　會名部　相攝部

受生部　五生部

述意部第一

夫行善感樂近趣人天遠成佛果作惡招苦近獲三塗遠乖聖道愚人不信智者能知故有四生軀別六趣形分明闇異途昇沉殊路業緣之理皎然因果之報恒式也

會名部第二

如般若經云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濕生四者化生又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云有四種生一腹生者謂人及畜生（胎生者是）二寒熱和合生者謂蟲蛾蚤虱（濕生者是）三化生者謂天及地獄四卵生者謂飛鳥魚鼈

又正法念經云畜生無量略說三處一者水行所謂魚等二者陸行所謂象等三者空行所謂鳥等或以天眼見諸畜生有四種生何等爲四一者胎生所謂象馬牛羊之類二者卵生所謂蛇蚖鵝鴨雞雉衆鳥三者濕生所謂蚤虱蟻子之類四者化生如長面龍等故經曰生者新諸根起死者諸受根滅

又善見論云一者色生二者無色生色生可壞無色生不可壞無色之生依於色生色心相依共成假者名之爲生使前不感後後不赴前名之爲死

又涅槃經云衆生佛性住五陰中若住五陰名曰殺生若有殺生即隨惡道依此生死故有四生依殼而生曰卵含藏而出曰胎假潤而興曰濕欻然而現曰化衆生所攝不過此四也

相攝部第三

如婆沙論說云此欲界之中具攝六趣色無色界各攝天趣少分所以別者以此欲界是亂地故衆生雜惡起業不純或善或惡以不同故隨業受報有多差別上之二界唯是定地衆生沉靜起業亦純是故無有多趣差別

○問曰四生六趣相攝云何答曰如毗曇中論天及地獄一向化生鬼趣唯二謂胎及化人及畜生各具四生故此論問云爲生攝於趣爲趣攝於生即自答云

生攝一切趣　非趣攝於生　謂生中陰增

當知非趣攝

故知生寬趣狹以化生寬故全攝二趣及三趣少分地獄趣中一向化生○問曰六欲諸天既行欲同人何故無有胎生答曰欲愛雖同行事不等故樓炭正法經等云四天忉利此二地居行欲之時男女形交同人無異而無泄精與人不同自上四天一向全異餤摩天行欲意喜相抱或但執手而爲究竟不至交合兜率天中意嬉語笑即爲究竟不待相抱化樂天中共相瞻視即爲究竟不待語笑他化天中但聞語聲或聞香氣即爲究竟不待瞻視故異於人以天化生故從母膝化起

鬼趣化生可知胎生者少隱如彼淨觀音說謂昔王舍城中有一女人爲鬼精著身生五百鬼子又俱舍論有鬼告目連云我晝生於五子夜亦生五子隨生而食噉竟無有飽時此爲胎生鬼也阿脩羅趣亦具胎化二生以

有疋配故有胎生脩羅劫初從天而出即是化生

又依觀佛三昧經說根本女脩羅元從大海泥卵濕潤中出通彼胎化亦具四生也人具四生者胎生現見可知卵如涅槃經說如毗舍佉母生一肉卵於中出其三十二卵如鞞婆沙經云問云何知人中有卵生答曰如佛所說閻浮提地多有商人入海採寶得二鶴隨意所化失一一在與共遊戲寢卧一室共彼合會遂生二卵卵漸濕熟便生二童後大出家學道得阿羅漢果一名尸婆羅二名優鉢尸婆羅○問曰云何知人中有濕生答曰如經所說有頂生王尊者遮羅尊者優婆遮羅梨女及柰女等即其事也○問曰云何知人中有化生答曰如劫初人是也已得聖法者不復卵生濕生○問曰何故不復卵生濕生耶答曰卵生濕生是畜生趣所攝也畜具四生者胎卵濕生此三目覩可知其化生者依樓炭經云如四生金翅鳥還食四生龍化生食四胎生食三（除化）卵生食二（除化又溼）濕生還食濕生一（除三可知）

又起世經云大海之北為諸龍王及一切金翅鳥王故生一大樹名曰居吒奢摩離（此言鹿聚）其樹根本周七由旬入地二十由旬身高一百由旬枝葉徧覆五十由旬樹東面有卵生龍及卵生金翅鳥樹南面有胎生龍及胎生金翅鳥樹西面有濕生龍及濕生金翅鳥樹北面有化生龍及化生金翅鳥此四處各有宮殿縱廣六百由旬七重垣牆七寶莊嚴妙香遠熏諸鳥和鳴又彼卵生金翅鳥王若欲搏取卵生龍時便即飛往居吒奢摩離大樹東枝之上觀大海水已乃更飛下以兩翅扇大海水令水自開二百由旬即於其中銜卵生龍將出海水隨意而食卵生金翅鳥王唯能取得卵生龍等則不能取胎濕化生龍等若胎生鳥欲取卵生龍者還向樹東海中取之又胎生鳥欲取胎生龍者即向樹南海中取之水開四百由旬此胎生鳥王唯能取卵胎二生龍不能取濕化二生龍也又濕生金翅鳥王欲取卵生龍還向樹東海中取食又濕生鳥王欲取胎生龍即向樹南海中取食水開四百由旬又濕生鳥王欲取濕生龍者即向樹西海中取之水開八百由旬濕生鳥王唯能取卵生胎生濕生龍等不能取化生龍也又化生金翅鳥王欲取卵生龍即向樹東海中取之若欲取胎生龍者樹南海中取之若欲取濕生龍者即向樹西海中取之若欲取化生龍者即向樹北海中取之水開一千六百由旬彼諸龍等皆為此金翅鳥王之所食噉又觀佛三昧經云佛言閻浮提中及四天下有金翅鳥名伽樓羅王於諸鳥中快得自在此鳥業報應食諸龍於閻浮提日食一龍王及五百小龍第二日於弗婆提第三日於瞿耶尼第四日於鬱單越各食如前周而復始經八千歲此鳥爾時死相已現諸龍吐毒無由得食彼鳥飢逼周慞求食了不能得遊巡諸山求不得安至金剛山然後暫住從金剛山直下至大水際從大水際至風輪際為風所吹還至金剛山如是七返然後命終其命終已以其毒故令十寶山同時火起

爾時難陀龍王懼燒此山即大降雨澍如車軸鳥肉散盡唯有心在其心直下如前七返然後還住金剛山頂難陀龍王取此鳥心以爲明珠轉輪王得爲如意珠又樓炭經云天下諸龍以三熱見燒阿耨達龍王不以三熱見燒一餘龍王熱沙雨身上燒炙甚痛二餘龍王起婬相向熱風來吹其身上憔即失顏色得蛇身便恐不喜三餘龍王被金翅鳥食悉皆恐怖天下餘龍悉見毒熱唯阿耨達龍王獨不見熱又善見律云佛言龍有五事不得離龍身何者爲五一行婬時若與龍共行婬得復龍身若與人共行婬不得復龍身二受生不離龍身三脫皮時四眠時五死時是爲五事不得離龍身。問四食相攝云何答如毗曇中說總而言之六趣之中皆具四食然有寬狹不同如地獄中得有段食者如有鐵丸及洋銅汁雖復增苦以壞飢渴故名段食又如輕繫獄中得具冷暖二風更互觸身亦名段食唯上二界無有段食以彼身輕妙故論偈云

四食在欲界　四生趣亦然　三食上二界段食彼則無

問曰未知一一趣中何食增耶答曰如毗曇中說於六趣中謂鬼全趣及於卵生幷前三無色皆思食偏增何以然者以彼餓鬼趣中意行多故卵生衆生在卵殼時以思念母故卵得不壞前三無色亦如意行思惟多故是故皆悉思食增也又此人趣及與六欲天中皆段食偏增何以然者以此二處要假食持身命故又彼地獄全趣及與非想皆識食偏增何以然者以地獄中識持名色故非想地中以識持名故又彼色界及與濕生皆悉觸食偏增何以然者以色界中受修諸禪樂觸持身故濕生之中以因濕觸持身活故

受生部第四

如新婆沙論云中有有多名或名中有或名健達縛或名求有或名意成。問何名中有答居死有後在生有前二有中間有自體起此名中有。問何故中有名健達縛答以彼食香而存濟此名唯屬欲界中有。問何故中有名求有耶答於六處門求生有故。問何故中有復名意成答從意生故謂諸有情或從意生或從業生或從異熟生(舊名果報)或從婬欲生從意生者謂劫初人及諸中有色無色界幷變化身從業生者謂諸地獄如契經說地獄有情業所繫縛不能免離由業而生不由意樂從異熟生者謂諸飛鳥及鬼神等由彼異熟勢輕健故能飛行空或壁障無礙從婬欲生者謂六欲天及諸人等諸中有身從意生者故乘意行故名爲意成(舊名中陰)

次依婆沙論問中有諸根具不具者答一切中有皆具諸根初受異熟必圓妙故有說不具者如印印物像現如是中有趣本有故如本有時有根不具此中初說於理爲善謂中有位於六處門徧求生處根必無缺此說眼等非男女根色界中有無彼根故欲界中有彼亦不定當受卵胎二類生者住中有位有男根至卵胎中方有不具若不爾者應無當受卵胎生義問諸趣中有行相云何答地獄中有頭下足上而趣地獄故伽佗言

顚墜於地獄　足上頭歸下　由毀謗諸仙
樂寂修苦行
此諸天中有足下頭上如人以箭仰射虛空上昇而行往於天趣餘趣中有皆悉傍行如鳥飛空行所至處又如壁上畫作飛仙舉身傍行求常生處問中有行相皆如是耶答不必皆爾依人中命終者說若地獄死還生地獄不必頭下足上而行若天中死還生天不必足下頭上而行若地獄死生於人趣應首上昇若天中死生於人趣應頭歸下鬼及傍生二趣中有隨所住處如應當知次依論問中有生時爲有衣不論答色界中有一切有衣以色界中慚愧增故慚愧即是法身衣服如彼法身具勝衣服生身亦爾故彼中有常與衣俱欲界中有多分無衣以欲界中分無慚愧唯除菩薩及白淨苾芻尼所受中有恒有上妙衣服有餘師說菩薩中有亦無有衣唯白淨尼等所受中有常與衣俱○問何緣菩薩中有無衣而白淨尼有衣答曰淨尼曾以衣服施四方僧故彼中有常有衣服○問若爾菩薩於過去生以妙衣服施四方僧白淨尼等所施衣服碎爲微塵猶未爲比如何菩薩中有無衣而彼有衣服答由彼願力異菩薩故謂白淨尼以衣奉施四方僧已便發願言願我生生常著衣服乃至中有亦不露形由彼願力所引發故所生之處常豐衣服彼最後身所受中有常有衣服入母胎位乃至出時衣不離體如如彼身漸次增長後出家受具戒已轉成五衣勤修正行不久便證阿羅漢果乃至後涅槃時即以此衣纏身火葬菩薩過去三無數劫所修種種殊勝善行皆爲迴向無上菩提利益安樂諸有情故由斯行願雖具相好而無有衣願力有殊不應爲難次依論問在中有位資段食不答色界中有不資段食欲界中有必資段食問欲界中有段食云何有作是說欲界中有至食處便食彼食至有水處便飲彼水由彼飲食以自存濟此說非理所以者何中有極多難周濟故謂契經說如從袋等瀉粇米等置倉鑊中數極稠密五趣有情所受中有散在處處數量過彼若彼受用諸飲食者一切世間所有飲食唯供狗犬一類中有尚不周濟況餘中有而可充足又中有身既極微輕妙受麤重食身應散壞應作是說中有食香非食麤質故無前過謂有福者歆饗清淨華果食等輕妙香氣以自存活若無福者歆饗糞穢臭爛食等輕細香氣以自存活又彼所食香氣極少中有雖多而得周濟次依論引世尊經中作如是說三事和合得入母胎父母俱有染心和合母身調適無病是時及健達縛正現在前此健達縛爾時二心展轉現前入母胎藏此中三事和合者一者父母交愛和合二者母身是時調適三者健達縛是時正現在前時父母俱有染心和合者謂父母俱起婬貪而共合會母身調適無病是時者謂母起貪身心悅豫名身調適持律者說由母起貪身心渾濁如春夏水渾濁而流不能自持名身渾濁母腹清淨無風熱痰互增逼切故名無病由此九月或十月中任持胎子令不損壞言是時者謂諸母邑有穢惡事月月恒

有血水流出此若過多由稀濕故不得成胎此若太少由乾稠故亦不成胎若此血水不少不多不乾不濕方得成胎名爲是時是中有者入胎時故謂母血水於最後時餘有二滴父精最後餘有一滴展轉和合方得成胎及健達縛正現在前者謂即中有此處現在前非於餘處非前非後此健達縛爾時二心展轉現前入母胎藏者謂健達縛將入胎時於父於母愛恚二心展轉現起方得入胎若男中有將入胎時於母起愛於父起恚若女反此次依論問中有何處入於母胎有作是說中有無礙隨所樂處而便入胎問若中有身無能障礙如何依住此母胎中答業力所拘故依此住有情業力不可思議無障礙物今有障礙是故於此不應爲難應作是說中有入胎必從生門是所受故由此理趣諸孿生者後生爲長所以者何先入胎者必後出故問菩薩中有何處入胎答從右脅入正知入胎於母母想無婬愛故復有說者從生門入諸卵胎生法爾故問輪王獨覺先中有位何處入胎答從右脅入正知入胎於母母想無婬愛故復有說者從生門入諸卵胎生法應爾故有餘師說菩薩福慧極增上故將入胎時無顛倒想不起婬愛輪王獨覺雖有福慧非極增上將入胎時雖無倒想亦起婬愛故入胎位必從生門入也次依論引施設論說若彼父母福業增上子福業劣不得入胎若彼父母福業劣薄子福業勝不得入胎要父母子三福業等方得入胎。問若富貴丈夫與貧賤女合或富貴女人與貧賤男合如何中有亦得入胎答富貴男子與貧賤女人合時必於自身起下劣想於彼女人生尊勝想富貴女人與貧賤男子合時必於自身生下劣想於彼男子起尊勝想貧賤男子與富貴女人合時必於自身生尊勝想於彼女人起下劣想貧賤女人與富貴男子合時必於自身起尊勝想於彼男子生下劣想子於父母將入胎位應知亦然故入胎時皆有等義次依論問中有微細一切牆壁山崖樹等皆不能礙此彼中有爲相礙耶有作是說此彼中有亦不相礙以極微細相觸身時不覺知故復有說者此彼中有亦互相礙以相遇時此彼展轉有語言故。問若爾寧說中有無礙答於餘無礙非謂中有問此彼中有皆相礙耶答自類相礙非於餘類謂地獄中有但礙地獄中有乃至天中有但礙天中有有作是說劣礙於勝以麤重故勝不礙劣以細輕故謂地獄中有礙五中有傍生中有礙四中有鬼界中有礙三中有人中有礙二中有天中有唯礙天中有

五生部第五

如地持論云菩薩生有五種住一切行安樂一切衆生一息苦生二隨類生三勝生四增上生五最後生菩薩以願力故於飢饉世受大魚等身以肉救濟一切衆生於病疾世爲大醫王救治衆病於刀兵世爲大力王救息戰諍以法化邪及諸惡行如是無量皆悉往生是名息苦生菩薩以願自在力故於種種衆生天龍鬼神等迭相惱亂及諸外道起諸邪見悉生其中爲其導首引令入正廣爲宣

說是名隨類生菩薩以性受生勝於世間壽色等報是名勝生菩薩從淨心住乃至最上菩薩住於閻浮提自在受生一切受生處於中奇特是名增上生最上菩薩住受生調伏業菩提衆具增上滿足生刹利婆羅門家得阿耨菩提作一切佛事是名最後生世世菩薩皆此五種受生無餘無上因此疾得阿耨菩提

又瑜伽論云諸菩薩生略有五種攝一切生一切菩薩受無罪生利益安樂一切有情何等爲五一者除災生二者隨類生三者大勢生四者增上生五者最勝生菩薩於諸飢饉作大魚等普給一切皆令飽滿或有疫病作大良醫息除疾疫或有戰諍以大威力善巧息除或有惡王非理治罰以大願力哀愍一切或起邪見能除邪惡是名略說除災横生或有菩薩以大願力生趣異類方便化導令彼行善是名略說隨類受生或有菩薩稟性生時所感壽量形色族姓自在富等最爲殊勝所作事業自他兼利是名略說大勢生或有菩薩住於十地作十王報最爲殊勝已得成滿即由此業增上所感是名略說隨增上生或有菩薩於此生中菩提資粮已極圓滿或生大貴國王家能現等覺廣作佛事是名略說最後生若諸菩薩於去來今清淨仁賢妙善生處皆此五生所攝除此無有若過若增唯除凡地菩薩受生何以故此中意取有智菩薩生大菩提果之所依止令諸菩薩疾證菩提頌曰

四生誠易轉　五陰病難痊　壽報雖延促
終成丘墓塵　徒知餌六色　會當悲九泉
復愍輪迴趣　難成不壞身

感應緣二驗略引

晉沙門支遁林　唐居士信都元方

晉沙門支遁字道林陳留人九神宇雋發爲老釋風流之宗常與其師辯論物類謂雞卵生用未足殺之與諸蛸動不得同罰師尋亡忽見形來至遁前手執雞卵投地破之見有雞雛出殼而行遁即惟悟悔其本言俄而師及雞雛並滅不見冥祥記右此出

唐相州滏陽縣人信都元方少有操尚尤好釋典年二十九至顯慶五年春正月死死後月餘其兄法觀寺僧道傑情切友憶乃將一巫者至家遣求元方與語法觀又頗解法術乃作一符攝得元方令巫者問其由委巫者不識字遣解書人執筆巫者爲元方口授作書一紙與同學馮行基具述平生之意并詩二首及其家中亦留書啓文理順序言詞悽愴其書蹤大抵勸修功德及遣念佛寫經以爲殺生之業罪之大者無過於此又云元方不入地獄亦不墮鬼中蒙冥官處分令於石州李仁師家爲男但爲隴州吳山縣石名遠於華嶽祈子乃改與石家爲男又云受生日逼忽迫不得更住從二月受胎至十二月誕育願兄等慈流就彼相看也言訖涕泣而去河東薛大造寓居滏陽前任吳山縣令自云具識名遠智力寺僧慧永法眞等說之右此出冥報拾遺記

十使篇第八十三此有四部

述意部　會名部　迷理部

斷障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三界昏寢皆由十使爲窟宅六賊攀緣實因五住爲猛將致使妄想虛搆惑倒交興萬苦爭纏百憂總萃於是十使驅馳十纏拘束五鈍易沉五利難制苦集順流無始恒漂滅道清虛何由得證也

會名部第二

初釋名者一身見二邊見三邪見四戒取五見取六貪七瞋八癡九慢十疑此之十使生死根本凡夫倒惑未曾觀理妄執相續不出三有如世公使隨逐罪人名之爲使如地持論云隨逐傳義名之爲使雜心論云使之隨逐如空行影成論云使之隨逐如母隨子於三界中常隨逐義上來總釋自下別解第一身見者亦名我見色心相依名之爲身凡愚迷此執爲我人從其所迷故名身見以迷色心計爲我故從其所立亦名我見故持地經云世間受生皆由著我若離著我則無世間受生身處故知我見是生煩惱原故涅槃經云如六大賊欲劫人時要因內人若無內人即便中還是六塵賊亦復如是欲劫善法要因內有衆生知見常樂我淨不空等相若內無如是等相六塵惡賊則不能劫一切善法有智之人內無是相凡夫則有是故六塵常來侵奪善法之財故知我見生惡滅善之原也又大寶積經云如咽塞病即能斷命一切見中唯有我見即時能斷於智慧命也第二邊見者夫世間因果生滅相續非定斷常是中道理不解偏執故名邊見如中論說因果常生滅相續故往來不絕生滅故不常相續故不斷故知因果三世相續是正道理又成論云以世諦故得成中道以五陰相續生故不斷念念滅故不常離此斷常名爲中道故知因果非定斷常於現報中凡愚不觀念念遷滅則是常見不觀念念新生則是斷見若於來報愛未盡著隨業受生六道不定人非常人迷此謂常則是常見若謂死後更不受生心識永謝則是斷見第三明邪見者謂謗無因果乖正名邪若依俱舍論一切諸見皆違理起悉是邪見但說一見爲邪見者由此見最惡能斷善根故說爲邪見若論身邊見等雖邪非正直是迷理障出聖道不謗因果邪心則輕不妨修善仍感世樂若如觀佛三昧經云不信因果斷學般若等重罪過殺八萬父母罪此由邪見感斯重報故中論云邪見有二一破世間樂是麤邪見言無罪福無佛賢聖捨善爲惡二破涅槃道貪著於我分別有無故不得涅槃道第四明戒取者但諸妄執戒定之人隨其別執自有二種一是獨頭二是足上言獨頭者所謂直取持戒爲道或取苦行以之爲道或取布施以之爲道乃至或取八禪定事以爲眞道此等直取所行之事不知非道謬執爲道是故名爲獨頭戒取言足上者謂有愚人不解正理安立是非謂已見是取爲眞道則名戒取此後戒取依前見生前見與後戒取爲本戒取所依名爲腳足是故說後戒取之心名爲足上戒取煩惱是故行者應善思量道法難識須訪良友不得信已愚心倒見謬執乖正反成不善當

知道者唯是慧觀戒定等善是踈緣具要觀衆生色心非我見此理智方是出道離此以外種種皆非是故若執餘善爲道皆同愚人執戒爲道以是齊名戒取煩惱攝故俱舍論云非道中道是名戒取見又十住毗婆沙論云佛告迦葉有四種破戒比丘似如持戒何等爲四一有比丘於戒經中盡能具行而說有我是名破戒似如持戒二有比丘誦持經律守護戒行於身見中不動不離是名破戒似如持戒三有比丘具行十二頭陀而見諸法定有是名破戒似如持戒四有比丘緣衆生行慈心聞諸行無生相心則驚畏是名破戒似如持戒以此文證故知愚人雖依戒行身口無過謬執乖理心無道戒若能觀見色心無我此智清淨方有道戒戒行既然施等亦爾第五明見取者此還有二一是獨頭二是足上言獨頭者謂直取世有漏善法及有漏果以爲第一勝妙善者名爲獨頭如人直取無想天報計爲涅槃謂第一好又於內身不淨謂淨如是皆名獨頭見取言足上者謂人迷法妄立是非謂己見是餘者非便即生心於已見上執爲第一是故名爲足上見取如起身見是其我倒愚人不解後更起心取前身見以爲第一如此見取名爲足上餘義同前釋此既同前有何差別若執有漏世間事業取以爲道即名戒取若執爲勝即名見取故俱舍論云一切有流法聖人所棄捨故執此法爲最勝是名見取又成論云若人持戒取爲清淨名戒取結即謂所取以爲眞實餘皆妄語名見取結若謂世法第一皆同愚人取見爲勝是以齊名見取煩惱也又新婆沙論問此之見取於一刹那項如何推度答性猛利故亦能推度堅執故者謂能堅執故名爲見此見於境僻執堅牢非聖慧刀無由令捨非佛弟子執聖慧刀截彼見牙方令捨故如有海獸名室首魔羅彼所嚙物非刀不能解謂彼若嚙諸草木等要截其牙方令捨故如有頌言

愚人所受持　鱣魚所銜物　室首魔羅嚙
非刀不能解

深入所緣故者謂性猛利深入所緣如針墮泥故名爲見第六明貪使過者貪乃衆多或愛自身他身或愛妻子室宅田園或愛善法如愛佛菩提等若依大乘此皆是使若依小乘貪善非使具說難盡略述而已第七明瞋使過者所謂惱根嫉妬不悅此等煩惱悉是瞋使大莊嚴論云身如乾薪瞋恚如火未能燒他先自焦身又正法念經云瞋心如火燒一切戒瞋是大斧能破法橋住在心中如怨入舍故知起瞋障諸善法又華嚴經云一切惡中無過是瞋起一瞋心則受百千障礙法門又菩薩地經云若諸菩薩犯如恒沙等貪不名毀戒若犯一瞋因緣是名破戒瞋恚之心能捨衆生貪愛之心能護衆生不名煩惱瞋捨衆生名重煩惱是故如來於心中說貪結難斷不名爲重瞋恚易斷名之爲重此亦略述具說難盡第八明癡使過者若依毗曇癡瞖之心體無慧明故曰無明若依成論邪心分別無正慧明故曰無明又毗曇論說無明使有其二種一者不共二者相應言不共

者於四諦理及於色聲香味觸等緣而不了則是無明此獨無明不與一切諸使和合名不共無明二相應無明者除前不共自餘一切諸煩惱中無知之心名爲無明與諸使合名爲相應無明若依成論無明亦二一是取性二是現起言取性者直是任運迷法假集暗心取性唯是違理性惡不善此細無明諸凡常有是故得在善無記中要觀無性方得漸除故行善時須觀無性迷事取性則成有漏第九明慢使過者依論慢有八種一直名慢謂於下境自高卑彼於齊等處還計爲等此過輕故直名爲慢此無所恃何故成慢成論釋言是中有其執我相過故說爲慢謂人勝劣唯心解别若知心勝稱實無過迷如此法計我勝彼及與我等有恃我心故名爲慢二者大慢謂於等處自謂爲大故名大慢三者慢慢謂於上境謂已勝彼此過最重故名慢慢四者不如慢謂他行德過已彌深多身修業方可以彼即謂現今少不如彼淩他多邊名不如慢五者傲慢謂於父母師長上境不肯恭敬故名傲慢六者我慢謂於色心無我法中執我自高故名我慢此諸慢中執我心也此一我慢最難伏斷要成羅漢方能除盡但諸凡愚未學觀者莫問麁細我見皆強是故名爲示相我慢若能觀理成聖學人我見則微分斷麁現是故名爲不示相慢七者增上慢謂未得聖而謂已得以其聖智是增上行於此出世增上法中起心生慢名增上慢八者邪慢謂諸惡人無德自高恃惡淩人故名邪慢此八慢心皆悉名爲慢使煩惱也

第十明疑使過者疑有二種一疑事如夜見樹疑爲人等此疑事心不招生死故小乘中不說爲使非煩惱故羅漢亦有故智度論云阿羅漢雖無四諦中疑一切法中處處有疑此諸事疑若望大乘是暗妄心招變易死亦說爲使二者疑理謂諸身心生滅非我疑謂常我名爲疑理故成論問疑有何過答若多疑者一切世間出世間事皆不能成又疑法不可學得疑師不能敬彼疑自非是學時若生此三疑亦是障道根本但起決定心學不須疑此三事凡夫未觀理來莫問上下皆有十使上界雖無麁現瞋使自餘九使皆常具有修得定者雖伏欲結由有此使故不得出世果也

迷理部第三

述曰迷理不同者良由衆生無始時來流轉生死不能斷漏得出世果致令十使煩惱是能障業四眞諦法是所障理言四諦者一苦二集三滅四道具釋四諦因果次第大小同異者恐文煩不述今且略釋其名令識因果生滅無常理實是苦逼迫行者名爲苦諦諦是實義審爾不謬故稱爲諦下三諦義同此一釋有漏善惡皆能生果理是因集名爲集諦煩惱盡處名之爲滅理實不生名爲滅諦觀理除壅此實不虛名爲道諦若就一人論四諦者謂此身心苦之與樂有漏報邊是其苦諦若不觀理所起善惡乃至八禪是其集諦若觀身心生滅無我即此觀智是其道諦因此道智見無我時惑斷之處則是滅諦言迷理者論說不同若依毗曇論云身見邊見

唯迷苦諦謂凡夫皆執苦執爲我是故身見緣苦諦生依身苦報計斷計常是故邊見亦迷苦生故雜心云身邊二見果處起故唯迷苦諦凡計罪福是我所作不將善惡業因爲我是故身見不依集起知集非我不名迷集邊見依身亦不依集又亦不將滅道爲我計斷計說義皆同此是故身邊唯依苦報名迷苦諦若論戒取迷苦及道謂有愚人直爾聞說精勤苦行能斷生死不知此說曉夜勵心勤觀苦空方斷生死即謂事中苦身是道不知身苦非是聖道是故戒取迷苦諦生或有不將身苦爲道直執戒等福行爲道此將集因轉將爲道如此戒取名迷道諦理實凡愚不識集因妄執爲道應是迷集但彼迷心不計福行以爲集因方轉爲道是故不得名爲迷集不同計苦以爲道者將苦爲道故名迷苦是故戒取有迷苦者有迷道者不迷於集滅是聖果衆生所求不取惑滅爲道因行是故戒取不名迷滅若論邪見見取及疑此三皆悉通迷四諦所謂邪見謗無因果該凡及聖是故通迷若論見取於自身報取爲第一即爲迷苦於事善業計爲第一即名迷集若取梵天無想天等以爲涅槃名爲迷滅於彼戒取所言之道取爲第一名爲迷道是故見取通迷四諦若論疑心於諸凡聖因之與果不知有無生疑不決故亦迷四向來所明五見及疑唯迷諦理不名迷事以迷理故觀見理時知無我人方斷我心證知慧觀能斷煩惱凡夫因果苦集非道識觀是道方斷戒取正識滅道以爲第一不將有漏以爲勝好知世可猒方斷見取以見四諦不生疑謗證信決定方斷邪疑是故身邊戒見邪疑迷理而生還見理斷不將塵境色聲等事以爲我人計斷常等故雖正識色聲等事不斷我心乃至疑使若論貪瞋癡慢四使通障見修皆迷理事謂依見起則名迷理若依事生則名迷事依見起者若論其貪如愛身見即名爲貪由愛我見令心轉迷若觀生空知無我時則嫌我見此貪則斷若論其瞋有我心時聞說無我則生瞋恚後觀無我知無人時聞說生空心則歡喜故見理時彼瞋則斷依見起癡不知見過後見理時彼癡則斷依見起慢恃見自高後見理時彼慢則斷是故貪等依見起者亦是迷理見理方斷依餘見起類此可知所言貪等依事起者謂依塵境色聲香等於此起貪纏綿難斷故見理時仍有未斷後更修道數數漸除瞋慢癡等依事皆爾此明十使迷理不同迷苦有十迷道有八迷集及滅各有七使迷事有四合三十六此說欲界凡夫心也若論色界凡夫心中具三十一彼無瞋故於五行中各除其一四諦修道名爲五行是故唯有三十一使無色凡心亦三十一三界通論總有九十八迷四諦理有八十八三界迷事合有十種此依毗曇略釋如是若依成論十使煩惱皆有取性悉通達理謂迷四諦無性之空故總觀諦無性空時斷重取性名爲見道後斷細時名爲修道此明十使迷理不同也

斷障部第四

述曰此十使煩惱斷有難易者夫論使性凡

常具有今明入道故叙難易但諸見惑難識易斷貪等四使易識難除見難識者謂凡常迷理易斷者見理即盡所謂若能學觀無我創見理時則名初果即先斷除八十八使但初見諦有利有鈍若利根者總觀諸法皆假無性不見我人一念之中斷八十八即此一念名爲見道若鈍根者則觀四諦次第漸斷八十八使故佛性論云若利根人於一念中則等觀四諦八十八使一時俱斷皆名見諦若鈍根人於次第觀者則初念觀苦不見餘三諦但斷苦下以此文證總別觀法皆得入道不得偏執若依諸經教人入道多直說觀生滅無我則斷諸結出離生死如地持經說世間受生皆由著我若離著我則無世間受身生處又如經說緣覺性人不解四諦法門名字直籍事緣觀生無我便斷諸結過諸聲聞於此直作無我觀中雖不作其四諦別解如此觀時具有四諦謂彼所觀有漏報身念念生滅是理苦集從前名苦生後名集知無我時即是見苦爾時無我即斷事集所斷不生即是證滅此能觀智即是聖道是故直觀無我之時具有四諦斷結得出不要別觀四諦方出故成論引經說言如甄叔迦經中說種種得道因緣非但以四諦得道故知入道不要別觀總觀無我一行亦得若能明見身心無我則是見道斷諸見惑但諸見惑約諦分別三界合說有八十八若就一人以論迷心總則唯是五見及疑此六望愚則名難識若望智人復名易斷謂諸凡愚學修善者多皆知猒貪瞋癡慢於其我心及執戒等不學是過是故難識以難識故經說爲重如涅槃釋我見戒取及以疑等一切衆生常所起故又難覺故知病常發名爲重病又難識故亦名重病又成論云世間人於戒取中不見其過故使爲結故知利使愚人不識言望智人名易斷者謂若學觀身心生滅分見無我煩惱薄時即知觀智是斷法道心中六使自然求無謂知色心生滅非人則無我心邊見自斷以觀見理識聖道故正信無疑謗無自斷智慧是道戒等非勝則無戒取見取自斷是故六使難識易斷以難識故無始來迷以易斷故解理則盡不同貪等易識難斷以易識故人多不執以難斷故那含亦有是故利使迷理邪心親覆聖解合行不出不同貪等別緣事起雖妨修觀非親迷理故諸小聖雖有貪瞋不妨仍得解理無疑是故智人學修業者唯修觀解除迷入道若學觀行雖昧名凡少解理時即無妄取若不學解恒迷道法雖修諸善不除邪執非直妄執自不能出多謗正法及行道者以其迷心未識邪正不知他是不與己同即謂己是説他爲非是故迷人心無道法多依世善妄執相非故俱舍論云在家由取五塵故與在家起鬬爭出家由取諸見各不同故與出家起鬬爭又成論云若人持戒取爲清淨名戒取結即謂所取以爲眞實餘皆妄語名見取結此二是其出家之人鬬爭根本亦即名爲隨順苦邊又依此戒取能捨八眞聖道此非正道非清淨道能隨苦過又戒取是出家人縛諸欲是在家人縛又戒取者雖復種種行出家法空無所得又

因此戒取能謗正道及行正道者又戒取是諸外道起憍慢處作如是念能勝餘人以此等文證知戒取等唯是世善招生死果故名隨苦非真道法愚人多迷妄執生罪是故十使雖皆不善論其障道起過之原則唯六使迷心為本若不能斷非直不出因起麁罪當生惡道此明十使斷有難易竟頌曰

邈邈愛王城　峨峨欣鷲嶺　業結三界獄
利鈍十使頸　濁惡順下趣　斷漏升上頂
著我甘苦報　怖象投丘井　翹翹羨化倫
念念除心癭　宿祐遇釋尊　高慕大仙頴
既破無明結　還同欣鷲嶺　荷戢怡沖心
隨憩靡不靜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二

音釋

欻許勿切忽也　澍朱戍切霔注也　鑊黃郭切釜屬　餠們切　蛸史
蠉與緣切同小飛也　漨奉甫切陽縣名　嚙五狡切齧也　鱣上演切魚名　翹祈堯切企也　戢側入切歛也　沖持中切深也　憩去例切息也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三　　　　纓三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

述意部　業因部　果報部
殺生部　偷盜部　邪婬部
妄語部　惡口部　兩舌部
綺語部　慳貪部　瞋恚部
邪見部

述意部第一

悲夫迷徒障重棄三車而弗御漂淪苦海任焦爛而不疲若蒼蠅之樂臭屍似飛蛾之投火聚良由迷沉多劫備歷艱辛具受衆苦迄今燒爇故如來大悲不忍永棄示其苦樂令其欣猒故於此篇略明十惡罪福二行也

業因部第二

惟凡夫造業乃有多種自有心與身口相稱亦有身口與心違者據此而論凡動身口皆由心使若心不善方能損物若內有善方能順福雖復損益不同然三業之本以心為源故業起不同略須料簡如成實論云有三人俱行遶塔一為念佛功德二為盜竊三為清涼雖復身業同行而有善惡無記三性殊別當知罪福由心身口業相善惡不定是故四分律及成論等若無心者雖悞殺父母不得逆罪亦如嬰兒投母乳身則不得罪以無染心故若依毗曇即說依報色起方便色以為身業聲為口業心是罪福體隱而不說若依大乘教中實說身口色聲恒非罪福若說善惡皆唯是意如意地思量發動身口即此意思是身口業體若直意思不欲發身口者但名意業故唯識論云如世人言賊燒山林聚落城邑不言火燒此義亦爾唯依心故善惡業成故經偈云

諸法心為本　諸法心為勝
離心無諸法　唯心身口名

故論釋云但有心識無身口業身口業者但有名字實是意業身口名說亦如臨終生邪見心則墮地獄起正見心即生善處是故論云離心無思則無身口業又遺教經云縱此心者喪人善事制之一處無事不辦又正法

念經云有五因緣雖殺無罪一謂道行無記心二無心傷殺蠕蟻等命三若擲鐵等無心殺生而斷物命四醫師治病爲利益故與病者藥因打命終五然火蟲入無心殺蟲蟲入火死如是五種雖斷生命不得殺罪故知所造發業皆由心起又如殺中約心境不同有上中下初據境說如殺畜生比丘得波逸提殺凡夫學人得波羅夷殺害父母羅漢得五無間重罪殺邪見斷善根人得罪最輕不如殺畜罪重故涅槃經云菩薩知殺有三謂下中上下者蟻子乃至一切畜生唯除菩薩示現生者是諸畜生有微善根是故殺者具受罪報中殺者謂從凡夫至阿那含上殺者父母羅漢辟支畢定菩薩若有能殺阿闍提則不墮此三種殺中譬如掘地刈草斫樹斬截死屍無有罪報闡提亦爾（謂無重罪非無輕苦）第二約心者結罪由心業有輕重如瞋重則罪重瞋輕則罪輕故成論云或以事重故有定報如於佛及佛弟子若供養若不供養若輕毀心或以心重故有定報如人以深厚纏毒殺害蟲蟻重於輕心殺人若心無瞋雖殺上境乃至父母亦不成逆（自下諸罪例有輕重文煩不述類准可知）又正法念經云何不殺若稻穀黍麥生微細蟲不揭不磨知其有蟲護此蟲命不轉與人復不殺生若牛馬駝驢擔負背瘡中生蟲若以漿水洗此瘡時不以草藥斷此蟲命以鳥毛羽洗拭取蟲置餘臭爛敗肉之中令其全命兼護此驢牛恐害其命復護蟲命乃至蟻子若晝若夜不行放逸心不念殺若見衆生欲食其蟲以其所食而貿易之令其得脫

果報部第三

如彌勒經問論云十不善業道有其三種一果報果二習氣果三增上果果報果者若生地獄中名果報果習氣果者若從地獄出還生人中依殺生故有短命果依偷盜故無資生果乃至依邪見故癡心增上如是一切名習氣果又如薩婆多論云如牛呞比丘常作牛呞以世世牛中來當如一比丘雖得漏盡而常以鏡自照以世世從婬女中來故如目連比丘雖得神通猶恒戲跳以前世時曾獼猴中來故增上果者依彼十種不善業道一切外物無有氣勢所謂土地高下霜雹棘刺塵土臭氣多有蛇蝎少穀細穀少果細果及以苦果如是一切名增上果復有相似果且如殺者故與所害衆生種種諸苦因彼苦故生地獄中受種種苦以斷命故後生人中得短命報由斷他暖觸性也（餘准可知亦如上受報篇中地持論說也）故涅槃經云何名爲煩惱餘報若有衆生習近貪欲是報熟故墮於地獄中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鴿雀鴛鴦鸚鵡青雀魚鼈獼猴獐鹿之屬若得人身受黃門形女人二根無根婬女若得出家犯初重戒是名餘報若有衆生以殷重心習近瞋恚是報熟故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毒蛇具四種毒一見毒二觸毒三齧毒四螫毒虎狼師子熊羆貓狸鷹鷂之屬若得人身具足十二諸惡律儀若得出家犯第二重戒是名餘報若有習近愚癡之人是報熟時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象豬牛羊水牛蚤虱蚊虻蟻子等形若得人身聾盲瘖瘂癃殘背僂

諸根不具不能受法若得出家諸根暗鈍憙犯第三重戒是名餘報若有修習憍慢之人是報熟時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糞蟲駝驢犬馬若生人中或入奴婢身貧窮乞匃或得出家常為眾生之所輕賤憙犯第四戒是名(□三)餘報疑使大意同癡(五)不勞別述亦名五鈍使報

又菩薩藏經云復次長者我觀世間一切眾生由於十種不善業道而能建立安處邪道多墮惡趣何等為十一者奪命二者不與取三者邪婬四者妄語五者離間語六者麤語七者綺語八者貪著九者瞋恚十者邪見長者我見眾生由是十種不善業故乘於邪道多趣多向多墮惡道為欲證得阿耨菩提超出一切諸邪道故以淨信心捨釋氏家趣無上道

又智度論云佛語難提迦優婆塞殺生有十罪何等為十一者心常懷毒世世不絕二者眾生憎惡眼不喜見三者常懷惡念思惟惡事四者眾生畏之如見蛇虎五者睡時心怖寤亦不安六者常有惡夢七者命終之時狂怖惡死八者種短命業因緣九者身壞命終墮泥犁獄十者若出為人常當短命如佛說不與取有十罪何等為十一者物主常瞋二者生人疑三者非時非處行不籌量四者朋黨惡人遠離賢善五者破善相六者得罪於官七者財物沒入官八者種貧窮業因緣九者死入地獄十者若出為人勤苦求財為人所共若王若賊若水若火若不愛子用乃至藏埋亦爾如佛說邪婬有十罪何等為十一者常為所婬夫主欲危害之二者夫婦不睦常共鬪諍三者諸不善法日日增長於諸善法日日損減四者不守護身妻子孤寡五者財產日耗六者有諸惡事常為人所疑七者親屬知識所(□三)不愛喜八者種怨(六)家業因緣九者身壞命終死入地獄十者若出為女多人共一夫若為男子婦不貞潔如是等種種因緣不作是名不邪婬如佛說妄語有十罪何等為十一者口氣常臭二者善神遠之非人得便三者雖有實語人不信受四者智人謀議常不參預五者常被誹謗醜惡之聲因聞天下六者人所不敬雖有教勅人不承用七者常多憂愁八者種誹謗業因緣九者身壞命終當墮地獄十者若出為人常被誹謗如是種種不作是為不妄語名曰善律儀如佛說飲酒有三十六過失（具如下五戒篇說之）如是四罪不作是身善律儀妄言不作是口善律儀名為五戒律儀

又業報差別經云復有十業能令眾生得外惡報若有眾生於十惡業多修習故感諸外物悉不具足何等為十一者以其殺生業故令諸外報大地鹹鹵藥草無力二者以其偷盜業故感外霜雹螽蝗蟲等令世飢饉三者以其邪婬業故感惡風雨及諸塵埃四者以其妄語業故感生外物皆悉臭穢五者以其兩舌業故感(□三)外大地高下不平山(七)陵堆阜株杌丘墟六者以其惡口業故感生外報瓦石沙礫麤澀惡物不可觸近七者以其綺語業故令諸所有草木稠林枝條棘刺八者以其貪多業故感生外報令諸苗稼子實微細九者

以其瞋恚業故令諸樹木果實苦澀十者以其邪見業故感生外報苗稼不實收穫尠少如是十業得外惡報

殺生部第四（此別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稟形六趣莫不戀戀而貪生受質二儀並皆區區而畏死雖復升沉萬品愚智千端至於避苦求安此情何異所以驚禽投案猶請命於魏君窮獸入廬乃祈生於歐氏漢王去餌遂感明珠之酬楊寶施華便致白環之報乃至沙彌救蟻見壽長生流水濟魚天降珍寶如此之類寧可具陳豈容縱此無厭供斯有待斷他氣命絕彼陰身遂令抱苦就終銜悲向盡大地雖廣無處逃藏昊天既高靡從啓訴是以經云一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恕己可爲喻勿殺勿行杖但凡俗顛倒邪見無明或爲吉凶公私祭祀瞻待賓客營理庖廚烹宰雜類之身供擬衆人之膳或復年移歲晚事隙時閑天燎燎以降霜野炎炎而通燒於是駕追風而快馬捧奔電之良鷹御則巨闕干將弓則烏號繁弱遂傾諸藪薄罄彼林藪顛覆巢居剖破窟宅罝羅亘野穿網彌山或前後遮左邀右截埃塵漲日煙火衝天遂使鳥失侶而驚飛獸離群而奔透鷹聞弦而競落猨抱樹而哀吟莫不臨谿谷而悲號對高林而絕叫於是箭非苟發弓不虛彈達腋洞胸解頭胳腦或復垂綸濁渚散餌清潭學釣鯉於河津同射鮒於井谷朱鱗已掛無復待信之能素質既懸長罷躍舟之瑞霜膾形軀有拓桀而雨散或復獫狁孔熾宜申薄伐邊境虔劉事資神武雖復賢聖帝主尚動干戈哲后明君猶須征伐所以升陑之役乃著高名牧野之師方稱盛德其中或有擁百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進碎曹公於赤壁撲項帝於烏江懸奔首於高臺橫卓屍於都市並皆英雄一旦威武當時如此之流弗可爲記莫不積骨成山流血爲海今者王師雷動掃殄妖逆揚兵擁節祐境沾邊既預前驅叨居後勁雲旗之下寧敢自安霜刃之間信哉多嶮故刀下叩頭稍下乞命如斯之罪不可具陳凡是衆生有相侵害爲怨爲隙負命負身或作短壽之因便招多病之果願從今日永斷相續盡未來際爲菩提眷屬不壞良緣法城等侶矣

引證部第二

如鼻奈耶律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婆羅門常供養迦留陀夷其婆羅門唯有一子長爲取婦時婆羅門臨終勑子吾死之後汝看尊者迦留陀夷如我今日莫使有乏父母亡後子奉父母教還復供養迦留陀夷如父在日等無有異後於異時婆羅門子出行不在囑婦供養是日便有五百群賊中有一賊面首端正婦遙見之遣使喚來便共私通迦留陀夷數往其家婦恐沙門漏泄此事後共此賊方便殺之波斯匿王聞於尊者迦留陀夷爲賊所殺王憶尊者瞋恚懊惱即時便誅婆羅門家并殺左右十八餘家捕五百賊斬截首足擲著塹中比丘見已而白佛言迦留陀夷本造何惡爲婆羅門婦所殺耶佛告比丘迦留陀夷乃往過去作大天祀主有五

百人牽其一羊截於四足將詣天祀而共乞願祀主得已即便殺之由殺羊故墮於地獄受無量苦昔天祀主今迦留陀夷是雖得羅漢餘殃不盡今得此報爾時羊者今婦是也昔五百人截羊足者今日爲王截其手足五百賊是佛告比丘若人殺害所受果報終不朽敗

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梨耆彌有七頭兒皆以婚娶最小兒婦字毘舍離甚有賢智無事不知時梨耆彌以其家業悉皆付之由其賢智波斯匿王敬禮爲妹有時懷妊月滿便生三十二卵其一卵中出一男兒顏貌端正勇健非凡一人之力敵於千夫長爲納婦皆是國中豪賢之女時毘舍離請佛及僧於舍供養佛爲說法合家悉得須陀洹果唯最小兒未得道迹乘象出遊逢輔相子乘車橋上便捉擲著橋下塹中傷破身體來告其父輔相語子彼人力壯又是國親難與諍勝當思密報即以七寶作馬鞭三十二枚純鋼作刀著馬鞭中人贈一枚諸人愛之歡喜納受恒捉在手出入見王國法見王禮不帶刀輔相見受便向王讒毘舍離兒年盛力壯一人當千今懷異計謀欲殺王各作利刀置馬鞭中事審明矣王即索看果如所言王意謂實皆悉殺之殺竟便以三十二頭盛著一函封閉印之送與其妹當日毘舍離請佛及僧就舍供養見王送函謂王助供即欲開看佛止不聽待僧食竟飯食訖已佛爲說法無常苦等時毘舍離得阿那含果佛去後開函見兒三十二頭由斷欲愛不至懊惱但作是言痛哉悲矣人生有死不得長久驅馳五道何苦乃至三十二兒婦家親族聞事非理懊惱唱言大王無道枉殺善人共集兵馬欲往報讎王時恐怖走向佛所諸人引軍圍繞祇園阿難見王殺毘舍離三十二子婦家親族欲爲報讎合掌問佛有何因緣三十二兒爲王所殺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三十二人盜他一牛共牽將到一老母舍欲共殺之老母歡喜爲辦殺具臨下刀殺牛跪乞命諸人意盛遂爾殺之牛死誓言汝今殺我我將來世終不放汝死已共食老母食飽歡喜之言由來安客未如今日佛告阿難爾時牛者今波斯匿王是盜牛人者今毘舍離三十二子是時老母者今毘舍離是由殺牛故五百世中常爲所殺老母歡喜五百世中常爲作母兒被殺時極懷懊惱今值我故得阿那含果婦家親族聞佛所說恚心便息各作是言此人自種今受其報由殺一牛今尚如是何況多也波斯匿王是我之王云何懷怨而欲殺害即投王前求哀懺悔王亦釋然不問其罪阿難白佛復修何福豪貴勇健值佛得道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一老母合集衆香以油和之欲往塗佛塔路中逢值三十二人因而勸之共往塗塔塗竟發願所生之處尊榮豪貴恒爲母子值佛得道從是以來五百世中生恒尊貴常爲母子今值佛故各得道迹

正報頌曰

戲笑殺他命　悲號入地獄　臭穢與洋銅
灌注連相續　斧刀走火鋑　劈裂碎楚毒

億載苦萬端　傷心不可錄
習報頌曰
殺生入四趣　受苦三塗畢　得生人道中
短命多憂疾　疫病嬰難苦　壽短常沉沒
若有智黠人　殺心寧放逸
感應緣（略引十七驗）
宋撫軍將軍劉毅驗
梁有人沐髮用雞卵白驗
梁有人賣䱇爲業驗
梁有客食炙肉驗
梁有人殺牛繫刹柱下驗
梁有部曲截盜偷賊手驗
齊有人殺牛食卒驗
齊有人捕魚見魚齧驗
唐殷安仁停客殺驢驗
唐都督鄭公竇軌好殺驗
唐潘果殺羊舌縮驗
唐賀悅勸牛舌斷啞驗
唐陸孝政殺蜂驗
唐有人爲讎家所害驗
唐齊士望燒雞子驗
唐封元則盜羊殺驗
唐京城西路店上人殺羊驗

宋高祖平桓玄後以劉毅爲撫軍將軍荊州刺史到州便收牛牧寺僧主云藏桓家兒度爲沙彌并殺四道人後夜夢見此僧來云君何以枉見殺貧道貧道已白於天帝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病不食日爾羸瘦當發揚都時多有諍競侵陵宰輔宋高祖因遣人征之毅敗夜單騎突出投牛牧寺僧白撫軍昔枉殺我師我道人自無執仇之理然何宜來此亡師屢有靈驗云天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毅便歎咤出寺後岡上大樹自縊而死也（右一驗出冤魂志）

梁時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卵臨終但聞髮中啾啾數千雞雛之聲

梁時江陵劉氏以賣䱇爲業後生一兒頭具䱇自頸以下方爲人耳

梁時王克爲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爲炙先行至客一臠入口便下皮內周行徧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

梁時有人爲縣令經劉敬躬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羊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刹屏除形像鋪設牀座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令左右宰之飲噉飽酒便卧簷下投醒即覺體痒爬搔癮疹因爾須臾變成大患經十餘日便死

梁時楊思達爲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旱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時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則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

齊時江陵高偉隨吳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群魚齧之而死（右七驗出弘明雜傳）

唐京兆殷安仁家富素事慈門寺僧以義寧

元年初有客寄其家停止客盜他驢於家殺
之驢皮遺安仁家至貞觀三年安仁遂見一
人於路謂安仁曰追汝使明日至汝當死也
安仁懼徑至慈門寺坐佛殿中經宿不出明
日果有三騎并步卒數十人皆兵仗入寺遥
見安仁呼出安仁不應而念誦逾進鬼相謂
曰昨日不即取今日修福如此何由可得因
相與去留一人守之守者謂安仁曰君往日
殺驢驢今訴君使我等來攝君耳終須共對
不去何益安仁遥答曰往者他盜自殺驢但
以皮與我耳本非我殺何以見追倩君還爲
我語驢我不殺汝然今又爲汝追福於汝有
利當捨我也此人許諾曰驢若不許我明日
更來如其許者不來矣言畢而出明日遂不
來安仁於是爲驢追福而舉家持戒菜食云
爾盧文勵說之安仁今現在

唐洛州都督鄭公竇軌性好殺戮初爲益州
行臺僕射多殺將士又害行臺尚書韋雲起
至貞觀二年冬在洛州病甚因忽自言有人
餉我瓜來左右報冬月無瓜也公曰一槃好
瓜何故無耶既而驚視曰非瓜也並是人頭
從我債命又曰扶我起見韋尚書言畢而薨

唐京師有人姓潘名果年未弱冠以武德時
任都水小吏下歸家與少年數人出田遊戲
過於塚間見一羊爲牧人所遺獨立食草果
因與少年捉之將以歸家其羊中路鳴喚果
懼主聞乃拔却羊舌於是夜殺食之後經至
一年果舌漸消縮盡陳牒解吏富平縣令鄭
餘慶疑其虛詐令開口驗之乃見全無舌根
本纔如豆許不盡官人問之因由果取紙書
以答之元狀官人一時彈指教令爲羊追福
寫法華經等果發心信敬齋戒不絕爲羊修
福後經一年舌漸得生平復如故又詣官陳
牒縣官用爲里正餘慶至貞觀十八年爲監
察御史自向臨說耳（右三驗出冥報記）

唐武德年中隰州大寧人賀悅永興爲隣人
牛犯其稼穡乃至繩勒牛舌斷永興後生子
三人並皆瘖瘂不能言語

唐雍州陸孝政貞觀年中爲右衛隰川府左
果毅孝政爲性躁急多爲殘害府内先有蜜
蜂一龕分飛聚於宅南樹上孝政于時遣人
移就別龕其蜂未去之間孝政大怒遂煑熱
湯一盆就樹沃蜂總以死盡殆無遺子至明
年五月孝政於廳晝寢忽有一蜂螫其舌上
遂即洪腫塞口數日而卒

唐隴西李義琰貞觀年中爲華州縣尉此縣
忽失一人莫知所在其父兄疑一讎怨家所
害詣縣陳請義琰案之不能得決夜中就燭
委細窮問至一夜義琰據案俛首不覺死人
即至猶帶被傷之狀云某被傷姓名被打殺
置於某所井中公可早檢不然恐被移向他
處不可覓得義琰即親往覓果如所陳尋而
讎家云始具伏當時聞見者莫不驚歎

唐魏州武强人齊士望貞觀二十一年死經
七日而穌自云初死之後被引見王即付曹
司別遣勘當經四五日勘簿云與合死者同
姓字然未合即死判官語士望曰汝生平好
燒雞子宜受罪而歸即命人送其出門去曹
司一二里即見一城闇城中有鼓吹之聲士
望欣然趍走而入既入之後城門已閉其中

更無屋宇徧地皆是熱灰士望周慞不知所
計燒灼其足殊常痛苦士望四顧城門並開
及走向開其扉即掩凡經一日有人命門者
曰開門放昨日罪人出既出即命人送歸使
者辭以路遙遷延不送之始求以錢絹士望
許諾遂經歷川塗（縵三）踐履荊棘行至一處有如
環堵其中有坑深黑士望懼之使者推之遂
入坑內不覺漸穌尋乃造紙錢等待爲使者
依期還到士望妻亦同見之云
唐封元則渤海長河人也至顯慶中爲光祿
寺太官掌膳時有西蕃客于闐王來朝食斷
餘羊凡至數十百口王並託元則送於僧寺
放作長生元則乃竊令屠家烹宰收其錢直
龍朔元年夏六月洛陽大雨震電霹靂元則
於宣仁門外大街中殺之折其項裂血流灑
地觀者盈衢莫不驚愕（右五驗出冥報拾遺）
唐顯慶年中長安城西路側店上有家新婦
誕一男月滿日親族慶會買得一羊欲殺羊
數向屠人跪拜屠人報家內家內大小不以
爲徵遂即殺之將肉釜煑餘人貪斷理葱蒜
餅食令產婦抱兒看煑肉抱兒前火釜大極
牢忽然自破釜湯衝灰火直射母子母子俱
亡親族及隣人見者莫不酸切信之交驗豈
得不慎店人見聞之者永斷酒肉葷辛不食
在同店八向道自說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三

音釋

迄（許訖切至也）　蠕（乳兗切蟲動也）　貿（莫后切易財也）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四（十惡之二）　縵四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偷盜部第五（此有七部）

述意部　佛物部　法物部

僧物部　互用部　凡物部

遺物部

述意部第一

夫稟形六趣莫不貪欲爲原受質二儀並皆
戀財爲本雖復人畜兩殊然慳惜無二故臨
財苟得非謂哲人見利忘義匪成君子且錢
財玉帛是外所依幡華僧物是內供養理應
省己貧窮隨喜他富豈以自貧貪奪他財所
以調達取華遂便退落憍梵損粟反受牛身
迦葉乞餅被女譏訶比丘齅香池神呵責是
知偷盜之愆寧非大罪所以朝餐無寄夜寢
無依烏棲鹿宿赤露攣捲傍路安眠循鄽求
食遂使母逐鴻鵠而南去子隨胡馬而北歸
夫類日影而西奔婦似川流而東逝莫不望
故鄉而腸斷念生處而號啼淚交駛而散血
心鬱怏而聚眉如斯之苦皆由前身不施劫

盜中來故經曰欲知過去因當看現在果欲知未來果但觀現在因是故勸諸行者常須戒勗勿起盜心乃至遺落不貪何況故偷他物也

佛物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造立佛寺用珠華鬘供養不問輒取若知不知皆得方便盜又鼻奈耶論云若盜佛塔聲聞塔中旛華皆望施主結重罪為斷彼福故有十誦律云若盜佛圖物精舍中供養具若有守護主計主犯重罪如十誦偷佛舍利薩婆多論盜佛像並為淨心供養自念云彼亦弟子我亦弟子如是之人雖不語取供養皆不犯罪（此約死主情通若不犯易者犯重罪）若依摩德勒伽論云為轉賣活命故盜佛像舍利者犯大重罪

法物部第三

如四分律云時有人盜他經卷佛言佛語無價計紙墨犯重罪十誦律云借他經拒逆不還令主生疑者犯方便罪（由心未決若絕者犯重）若正法念經云若盜他祕方者犯重罪唯識並決論云闍取他經論讀乃至一句皆犯盜竊文句罪（此是主心悋惜者犯若汎爾餘經情通不惜者取讀無過也）五百問事口決云不得口吹經塵以口氣惡故（佛塵亦爾）若燒故經得重罪如燒父母不知有罪者犯輕（數有惡人偷佛銅像燒鎔聖容將供身命逆中之極無過於此或盜華旛用充衣服或將貪沽命如是等罪未來受殃無有出期）

僧物部第四

如五分律云貸僧物不還計直犯重又觀佛三昧經云盜僧鬘物者過殺八萬四千父母等罪又寶梁經云寧噉身肉終不得用三寶物又依方等經云華聚菩薩云五逆四重我亦能救盜僧物者我不能救又大集經濟龍品云時有諸龍得宿命心自念過去業涕泣雨淚來至佛前各如是言我憶往昔於佛法中或為俗人親屬因緣或復聽法因緣所有信心捨施種種華果飲食共諸比丘依次而食或有說言我曾噉僧華果飲食或有說言我往寺舍布施眾僧或復禮拜如是噉噉乃至七佛已來曾作俗人有信心人為供養故施諸華果種種飲食比丘得已迴施於我我得便食由彼業緣於地獄中經無量劫大猛火中或燒或煑或飲洋銅或吞鐵丸從地獄出墮畜生中捨畜生身生餓鬼中如是種種備受辛苦佛告諸龍此之惡業與盜佛物等無差別比丘逆業其罪如半然此惡報難可得脫於賢劫中值最後佛名曰樓至於彼佛世罪得除滅

述曰何故盜用僧物其罪偏重耶答曰隨盜一物即望十方凡聖上至諸佛下及凡僧隨境無邊還結無邊等罪微塵尚可知數此人罪報不可測量所以者何為其施主本捨一毫一粒擬供十方出家凡聖令其食用日夜修道不欲供俗是以鳴鍾一響遐迩同餐凡聖並資俱成道業實資施主得益無邊惟斯福利功齊法界招善既多獲罪寧少今見愚迷眾生不簡貴賤不信三寶苟貪福物將用資身或食噉僧食受用華果或騎僧雜畜將僧奴用或借貸僧物經久不還見僧屢索反加凌毀或倚官刑勢伺求僧過如是等損具列難盡靜思此咎豈不痛心今惜不與者非

是慳惜不惠爲慈愍白衣虗受來苦若當與者非直損俗亦罪及知事未來生處同受其殃故佛本行經云一念之惡能開五不善門一惡能燒人善根二從惡更生惡三爲聖人所訶四退失道果五死入惡道旣知不易誠爲大誡後時取受省用之也

互用部第五

如寶梁寶一經云佛法二物不得互用由無與佛法物作主復無可諮白不同借物常住招提互用有所諮若用僧物修治佛塔者依法取僧和合得用不和合者勸俗人修治若佛塔有物乃至一錢已上以施主重心故捨諸天及人於此物中應生佛想塔想乃至風吹爛壞不得貿寶供養以如來塔物無人作價也又十誦律云佛聽僧坊佛圖畜使人及象馬牛羊等各有所屬不得互用又僧祇律云供養佛物華多聽轉賣買香燈猶故多者轉賣無盡財中又五百問事口決云佛播多者欲作餘佛事用者得若施主不許者不得又四分律云供養佛塔食治塔人得食又善見論云佛前獻佛飯食侍佛比丘得食若無比丘白衣侍佛亦得食又罪福決疑經云初獻佛時上中下座必教白衣奉佛及僧獻佛竟行與僧食不犯若不爾者食佛物故千億歲墮阿鼻地獄檀越不受師教亦招前罪若生人間九百萬歲墮下賤處何以故佛物無人能評價故若況爾齋家在僧寺二時常食獻佛畢僧食不局入佛僧者不須收前留餘食後一切得食若情標施食定入佛僧不通白衣者應嚬已取食或施主本擬作釋迦改作彌陀本作大品改充涅槃本作僧房改供僧食本施二衆改入一衆本擬十方迴入現前本擬大衆迴入別人本擬衆僧迴入白衣皆違反施主計錢多少滿五成重減五得蘭故四分律云許此處乃與彼處皆得罪也輕重之罪前施主准此之文檢校佛像有餘綵色不作菩薩聖僧等形以師徒位別故不得互用乃可作餘莊嚴具還將供養佛不犯若施情通一鋪佛像任意莊嚴種種道俗凡聖形像諸雜供養名華草木山池鳥獸不局佛像者通作無罪故五百問事云用佛綵色作鳥獸形得罪除在佛前爲供養故不犯數問遠方道俗不閑戒律雖有好心經營三寶任己凡情互用三寶物乃至齋上聖僧錢或將自入或入常住或作佛像或畫壁上地紫阿難等形並不合用得罪具如上受請篇說問曰今時齋上有佛錢未審此錢入何等用答曰若施主本心究入造像還如前互用文斷只稱造佛不得別用若如今時齋家凡僧食後通出佛僧錢知施主不罰標局者任將買香沽油造擔營造佛堂種徑供佛受用並得但不得入經僧別人用上來略述並依經律文斷不是人情若不依法反結無知不學之罪自外不盡者具如僧尼十卷律鈔廣說故檢校三寶事重不輕自非明解戒律深信因果謹慎用心怖怕業道常勤作意不護人情如是之人始堪作綱維知事自外不合作

又寶梁經云佛告迦葉我聽二種比丘得營衆事何等爲二一能淨持戒二畏於後世喻如金剛復有二種何等爲二一識智業報二有諸慙愧及以悔心復有二種何等爲二一阿羅漢二能修八背捨者如是二種比丘我聽營事自無瘡疣能護他人意以此事難故語迦葉於佛法中種種出家種種性種種心種種解脫種種斷結或有阿蘭若或有乞食或有樂住山林或有樂近聚落清淨持戒或有能離四扼或有勤修多聞或有辯說諸法或有善持戒律或有善持毗尼儀式或有遊諸城邑聚落爲人說法有如是等諸比丘僧

營事比丘善取如是諸人心相故經云彼營事比丘應當分別常住僧物不得與招提僧招提僧物不得與常住僧（此二種物不得互用）常住僧物招提僧物不應與佛物雜共（佛物亦不得與二共雜）若常住僧物多而招提僧有所須者營事比丘應集僧行籌索欲僧和合者應以常住僧物分與招提僧若如來塔或有所須若欲毀壞者若常住僧若招提僧物多者營事比丘應集行籌索欲作如是言是佛塔壞今有所須此常住僧物招提僧物多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若僧不惜所得施物若常住僧物招提僧物我今持用修治佛塔若僧不和合營事比丘應勸化在家人求索財物修治佛塔若佛物多者不得分與常住招提僧何以故於此物中應生世尊想佛所有物乃至一線皆是施主信心施佛是故諸天世人於此物中生佛塔想而況寶物若於佛塔中寧令風吹雨爛破盡不應以此衣貿易寶物何以故如來塔物無人能與作價者又佛無所須故如是營事人者三寶之物不應令雜以自雜用得大苦報若受一劫若過一劫以侵三寶物故

又寶梁經云佛言營事比丘若生瞋心於持戒大德人所以自在故驅令役使故墮地獄若得為人作奴僕為主苦役人所鞭打又營事比丘以自在故更作重制過僧常限讁罰比丘非時令作以此不善根故墮於多釘小地獄中生此中已以百千釘釘挓其身其身熾然如大火聚又營事比丘於持戒有大德所以重事怖之以瞋心語故生地獄中其所得舌長五百由旬以百千釘而釘其舌一一釘中出大火焰又營事比丘數得僧物慳惜藏舉或非時與僧或復難與或困苦與或少與或不與或有與者或不與者以此不善根故有穢惡餓鬼常食糞丸此人命終當生其中於百千歲常不得食或時食變為糞屎或作膿血是故迦葉營事比丘寧自噉身肉終不雜用三寶之物作衣鉢飲食

凡物部第六

如善見論云為他別人乃至三寶守護財物若謹慎掌護堅鎖藏戶而賊從孔中屋中竊取或逼迫取非守物人能禁限者但望本主結罪皆不合徵若主掌懈慢不勤守護為賊所偷者掌物人償之以望守護主結罪故十誦律云遠處受他寄物在道損破若好心捉破者不應償惡心捉破者須償若借他物不問好心惡心若破一切須償又十誦律云賊偷物來或好心施或因他逐恐怖故施得取以成物主故但莫從賊乞自與者得取取已染壞色著有主識認者應還又摩德勒伽云若狂人自持物施不知父母親眷者得取若父母可知不自手與者不得取又十誦律云若取他虎殘肉者犯小罪由不斷望故若取師子殘者不犯由斷望故又薩婆多論云盜一切鳥獸殘者得小罪（今時俗世多有人毀壞他巢窠取其財）（栗胡桃雜果子等准此犯罪）四分律云若與想取已有想取糞掃想取暫想親友意相取等皆不犯其親友者依律要具七法始名親友一難作能作二難與能與三難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互相覆藏六遭苦不捨七貧賤不輕如是七

法人能行者是親善友取而不犯也

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比丘若人作賊偷盜他物爲主所執縛送付王治其盜罪王即遣人閉著牢獄或截手足或削耳鼻或剝其皮或抽其筋或取倒懸或時鋸解或以火炙或時湯煮或以生革轉絡其頭或復洋銅而灌其身或以長撅而刺其脫或使惡象而以蹈殺或開其腹抽腸紆草或時反縛打惡聲鼓將詣市所摽下斬首或復節節支解其形或以刀破或時箭射如是種種苦切殺之以此偷盜惡業因緣命終之後生地獄中猛火燒身融銅灌口鑊湯鑪炭刀山劍樹熐灰糞屎磨磨碓擣受如是等種種諸苦酸楚毒痛不可稱計百千萬歲脫出無期地獄罪畢生畜生中象馬牛羊駝驢犬等經百千歲以償他力畜生罪畢生餓鬼中飢渴苦惱不可具言初不聞有漿水之名經百千歲受如是苦惡道罪畢出生人中若生人中得二種報一者貧窮衣不蓋形食不充口二者常爲王賊火水及以惡賊之所劫奪

又正法念經云何名盜若人思惟欲令種種穀麥我獨成就令世間人五穀不登常作如是不善思惟復於異時衆生薄福田苗不收如是惡人見世飢饉心生歡喜如我所念於市糴賣曲心巧僞量諸穀麥誑惑於人究竟成業若心思惜名爲思業若作誑時名爲誑業作誑業已名究竟業

遺物部第七

如正法念經云若見道邊遺落之物若金若銀及餘財寶取已唱令此是誰物若有人言此是我物當問其相實者當還若無人認七日持行日日唱之若無主認以此寶物付王大臣州郡令長若王大臣州郡令長見福德人不取此物後當護持佛法衆僧是名不盜又僧祇律云若見遺衣物者當唱令之無主者懸著高頭處令人見若言是何物應問言汝物何處失答相應者與若無識者應停至三月已若塔園中得者即作塔用僧園中得者四方僧用若貴價物者謂金銀瓔珞不得露現唱令得實人應審諦數看有何相貌然後舉之人來認時相應者與對衆多人與不得屛處還教受三歸語言佛不制戒者汝眼看不得若無人來認者停至三年如前處當界用之若治塔得實藏者即作塔用僧地亦然故成實論云伏藏取用無罪佛在世時給孤長者是聖人亦取此物故知無罪又自然得物不名劫盜又僧祇律云入聚落中有遺落物不得取與比丘者得即是施主聚落中風吹衣不得作糞掃想取若曠路無人處得取

又五分律云若舉衣經十二年不還者集僧評價作四方僧用若彼後還以僧物償不受者善

正報頌曰

劫掠供他用　泥犁獨自沉　玃鳥金剛觜
啄腦劈其心　灌口以銅汁　碎身鐵棒砧
怕懼周慞走　還投刀劍林

習報頌曰

劫盜所獲報　地獄被銷融　罪畢生人道
飢貧以自終　共財被他制　何殊下賤中
寄言懷操者　當須思固窮

感應緣（六驗引）
漢蒼梧郡亭長龔壽
岐州郿縣鳌亭長盜殺他人女
隋宜州有人姓皇甫名遷
唐魏王府長史韋慶植女
西京東市筆行趙氏女
主簿周基被吏盜死

漢世何敞為交阯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夫亦久亡有雜繒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時日暮行人既絕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傍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故問之壽因捉妾臂曰少愛有色寧可相樂耶妾時怖懼不肯聽從壽即以刀刺脅一創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釭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為驗女子曰妾上下皆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敞表壽殺人於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為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殺上報德之

漢時有王忳字少林為郿縣令之縣到鳌亭亭常有鬼數數殺人忳宿樓上夜有女子稱欲訴怨無衣自蓋忳以衣與之乃進曰妾本涪令妾也欲往之官過此亭宿亭長殺妾大小十餘口埋在樓下奪取衣裳財物亭長今為縣門下遊徼忳曰當為汝報之勿復妄殺良善耶鬼投衣而去忳旦收遊徼詰問即服收同謀十餘人并殺之掘取諸喪歸其家殯葬亭永清寧人謠曰信哉少林世無偶飛被走馬與鬼語飛被走馬別為他事今所不錄

右二驗出冤魂志

隋大業八年宜州城東南四十餘里有一家姓皇甫居家兄弟四人大兄小弟並皆勤事生業仁慈忠孝其第二弟名遷交遊惡友不事生活於後一時母在堂內取六十錢欲令市買且置牀上母向舍後其遷從外來入堂左右顧視不見人便偷錢將出私用母還覓錢不得不知兒將去遂勘合家良賤並云不得母恨不清合家遂鞭打大小大小皆怨至後年遷亡託胎家內母豬腹中經由三五月產一豘子年至兩歲八月社至須錢賣遠村社家得錢六百文社官將去至於初夜遂驚覺合家大小先以鼻觸婦脇夢云我是汝夫為取婆六十錢枉及合家浪受楚拷今我作豬令來償債今將賣與社家社家縛我欲殺汝是我婦何忍不語男女贖我婦初一夢忽寤心驚仍未信之復眠還夢如是豬復以鼻觸婦婦驚著衣向堂報姑姑已起坐還夢同新婦兒女亦同夢見一夜裝束令兒及將遷兄并持錢一千二百文母報兒云社官儻不

肯放求倍與價恐天明將殺馳騎急去去舍三十里兒既至彼不云已親恐辱家門但云不須殺今欲贖豬社家不肯吾今祭社時至豬不與君再三懇懃不放兒兒怕急恐慮殺之私憑一有識解信敬人曾任縣令具述委曲實情後始贖得既得豬已驅向野田兒語豬云汝審是我父可急前還家兒復語豬審是我父亦宜自前還家豬聞此語馳走在前還舍後經多時鄉親並知兒女恥愧比隣相嫌者並以豬譏罵兒女私報豬云爺今作業不善受此豬身男女出頭不得爺生平之日每共徐賢者交厚爺向徐家兒女送食往彼供爺豬聞此語歷淚馳走向徐家徐家離舍四十餘里至大業十一年內豬於徐家卒信知業報不簡親疎皎若目前豈不慎歟長安弘法寺靜林法師是邇隣里親見其豬法師傳向道說之

唐貞觀中魏王府長史京兆人韋慶植有女先亡韋夫婦痛惜之後二年慶植將聚親賓客備食家人買得羊未殺夜慶植妻夢其亡女著青裙白衫頭髮上有一雙玉釵是平生所服者來見母涕泣言昔嘗用物不語父母坐此業報今受羊身來償父母命明旦當見殺青羊白頭者是特願慈恩乞性命母驚悟旦而自往觀羊果有青羊項膊皆白頭上有兩點白相當如玉釵形母對之悲泣止家人勿殺待慶植至放送之俄而植至催食廚人白言夫人不許殺青羊怒即命殺之宰夫懸羊欲殺賓客數人已至乃見懸一女子容貌端正訴客曰是韋長史女乞救命客等驚愕止宰夫宰夫懼植怒又但見羊鳴遂即殺之即而客坐不食植怪問之客具以言慶植悲痛發病遂不起京下士人多知此事崔尚書敦禮具為臨說

唐長安市里風俗每至歲元日已後遞作飲食相邀號為傳坐東市筆生趙大次當設之有客先到向後見其碓上有童女年可十三四著青裙白衫以汲索繫頸屬於碓柱泣淚謂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時盜父母百錢欲買脂粉未及而死其錢今在廚舍內西北角壁中然我未用既以盜之坐此得罪今當償父母命言畢化為青羊白頭客驚告主人主人問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矣於廚壁取得百錢似久安處於是送羊僧寺合門不復食肉盧文勵傳向臨說爾右二驗出冥報記

唐冀州館陶縣主簿姓周忘其名字至顯慶四年十一月奉使於臨渝關互市當去之時將佐使等二人從往周將錢帛稍多二人乃以土囊壓而殺之所有錢帛咸盜將去唯有隨身衣服充斂至歲暮乃入妻夢具說被殺之狀兼言所盜財物藏隱之處妻乃依此告中官司案鞫具得實狀錢帛並獲二人皆坐處死相州智力寺僧慧永云當親見明庭觀道士劉仁寬說之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四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十篇之三）　　　繆五

唐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邪婬部第六（此別三部）

述意部　　訶欲部　　奸僞部

述意部第一

夫婬聲敗德智者之所不行欲相迷神聖人之所皆離是以周幽喪國信褒姒之態晉獻亡家實麗姬之罪獨角山上不悟騎頸之羞期在廟堂寧悟焚身之痛皆爲欲界衆生之修觀解繫地煩惱不能斷伏且地水火風誰爲宰主身受心法本性皆空薄皮厚皮周旋不淨生藏熟藏穢惡難論常欲牽人墮三惡道是以菩薩大士恒修觀行臭處流溢徧身皆滿六塵怨賊每相觸惱五陰旃陁難可親近凡夫顛倒縱此貪迷妄見妖姿封著華態皓齒丹脣長眉高髻弄影逶迤增妍美艷所以洛川解珮能秘駕於陳王漢曲弄珠遂留情於交甫巫山臺上託雲雨以去來舒姑水側寄泉流而還往遂使然香之氣迴襲韓壽之衣彈琴之曲懸領相如之意或因薦枕而成親或藉掛冠而爲密豈知形如聚沫質似浮雲內外俱空須臾散滅舉身不淨合體無常方棄溝渠以充螻蟻凡是衆生有此邪行乖梵天道障菩提業爲四趣因感三塗果是知三有之本實由婬業六趣之報特因愛染以潤業偏重故聖制不爲也

訶欲部第二

第一明貪欲滋多者如涅槃經偈云

若常愁苦　愁遂增多　如人喜眠　眠則滋多
貪婬嗜酒　亦復如是

又正法念經偈云

如火益乾薪　增長火熾然　如是受樂者
愛火轉增長　薪火雖熾然　人皆能捨離
愛火燒世間　纏綿不可捨

又智度論偈云

世人愚惑　貪著五欲　至死不捨　爲之後世
受無量苦　譬如愚人　貪著好果　上樹食之
不肯時下　人伐其樹　樹傾乃墮　身首毀壞
痛苦而死　得時樂少　失時苦多　如蜜塗刀
舐者貪甜　不知傷舌　後受大苦

成實論偈云

貪欲實苦　凡夫顛倒　妄生樂想　智者見苦
見苦則斷　受欲無猒　如飲鹹水　轉增其渴
以增渴故　何得有樂　譬如狗齩　血塗枯骨
增涎唼合　想謂有美　貪欲亦爾　於無味中
邪倒力故　謂爲受味　故知色欲　苦實樂虛
要無貪求　方名眞樂

第二明觀女不淨者但惟諸女外假容儀內懷臭穢迷人著相不覺虛誑唯大智者能知可惡也又禪祕要經云長老目連得羅漢道本婦將從盛服莊嚴欲壞目連目連爾時爲說偈言

汝身骨乾立　皮肉相纏裹　不淨內充滿
無一是好物　革囊盛屎尿　九孔常流出
如鬼無所宜　何足以自貴　汝身如行廁
薄皮以自覆　智者所棄遠　如人捨廁去
若人知汝身　如我所惡猒　一切皆遠離
如人避屎坑　汝身自莊嚴　華香以瓔珞
凡夫所貪愛　智者所不惑　汝身不淨聚
集諸穢惡物　如莊嚴廁舍　愚人以爲好

汝脅肋著脊　如椽依梁棟　五藏在腹內
不淨如屎簏　汝身如糞舍　愚夫所貪保
飾以珠瓔珞　外好如畫瓶　若人欲染空
始終不可著　汝欲來燒我　如蛾自投火
一切諸欲毒　我今已滅盡　五欲已遠離
魔網已壞裂　我心如虛空　一切無所著
正使天欲來　不能染我心
又增一阿含經云寧以火燒鐵錐而鑠于眼
不以視色與起亂想又正法念經云女人之
性心多嫉妬以是因緣女人死後多生餓鬼
趣中雖有美言心如毒害強知虛詐能惑世
間第三明女人難親可猒者故優塡王經偈
云
女人最爲惡　難與爲因緣　恩愛一縛著
牽人入罪門
非直牽人入惡道天中退落亦由女惑故正
法念經偈云
天中大繫縛　無過於女色　女人縛諸天
將至三惡道
又智度論云菩薩觀欲種種不淨於諸衰中

女衰最重火刀雷電霹靂怨家毒蛇之屬猶
可暫近女人慳妬瞋諂妖穢鬪諍貪嫉不可
親近故佛說偈云
寧以赤鐵　宛轉眼中　不以散心　邪視女色
含笑作姿　憍慢羞慚　迴面攝眼　美言妬瞋
行步妖穢　以惑於人　婬羅彌網　人皆投身
坐臥行立　迴眄巧媚　薄智愚人　爲之心醉
執劒向敵　是猶可勝　女賊害人　是不可禁
毒蛇含毒　猶可手捉　女情惑人　是不可觸
又增一經偈云
莫與女交通　亦莫共言語　有能遠離者
則離於八難
故薩遮尼乾子經尼乾子說偈云
自妻不生足　好婬他婦女　是人無慙愧
受苦常無樂　現在未來世　受苦及打縛
捨身生地獄　受苦常無樂
又雜譬喻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婆羅門生兩
頭女皆端正乃故懸金九十日內募索有能
訶我女醜者便當與金竟無募者將至佛所
佛便訶言此女皆醜無有一好阿難白佛言

此女實好而佛言惡有何不好佛言人眼不
視色是爲好眼耳鼻口亦爾身不著細滑是
爲好身手不盜他財是爲好手今觀此女眼
視色耳聽音鼻齅香身喜細滑手喜盜財如
此之者皆不好也又佛說日明菩薩經云菩
薩可色欲法女色者世間之枷鎖凡夫戀著
不能自拔女色者世間之重患凡夫困之至
死不免女色者世間之衰禍凡夫遭之無厄
不至行者既得捨之若復顧念是爲從獄得
出還復思入從狂得正而復樂之從病得差
復思得病智者怒之知其狂而顚蹶死無日
矣凡夫重色甘爲之僕終身馳驟爲之辛苦
雖復鈇質寸斬鋒鏑交至甘心受之不以爲
患狂人樂狂不是過也行者若能棄之不顧
是則破枷脫鎖惡狂猒病離於衰禍既安且
吉得出牢獄永無患難女人之相其言如蜜
而其心如毒譬如停淵澄鏡而蛟龍居之金
山寶窟而師子處之當知此害不可暫近室
家不和婦人之由毀宗敗族婦人之罪實是
陰賊滅人慧明亦是獵圍尠得出者譬如高

羅群鳥落之不能奮飛又如罟網衆魚投之
刳腸俎几亦如穽坑無目投之如蛾赴火是
以智者知而遠之不受其害惡而穢之不爲
此物之所惑也又佛般泥洹經云佛告柰女
好邪婬者有五自妨一多聲不好二王法所
疾三懷畏多疑四死入地獄五地獄罪竟受
畜生形皆罪所致能自滅心不邪婬者有五
增福一多人稱譽二不畏縣官三身得安隱
四死上天生五從立清淨得泥洹道

姧僞部第三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大姓家子端正以金
作女像語父母言有女似此者兒乃當取時
他國有女貌亦端正亦作金男白父母言有
男似此乃當嫁之父母各聞便遠娉合時國
王舉鏡自照謂群臣曰天下人顏有如我不
經五　六
諸臣答曰臣聞彼國有男端正無比則遣使
詩之使至告之王欲見賢者則嚴車進去已
自念王以我明達故來相呼則還取書而見
婦與奴爲姧悵然懷慽爲之結氣顏色衰醜
臣見如此謂行道消瘦馬廐安之夜於廐中
見王正大夫人與馬下人私通心乃自悟王
大夫人尚當如此何況我婦意解心悅顏色
如故則與王相見王曰何因止外三日答曰
臣來有忘還歸取之而見婦與奴爲姧意忿
顏色衰變故住廐中三日昨見正夫人來與
養馬兒私通夫人乃爾何況餘人意解顏色
復故王言我婦尚爾何況凡女兩人俱捨便
入山中剃髮作沙門思惟女人不可從事精
進不懈俱得辟支佛道又舊雜譬喻經云昔
有婦人生一女端正無比年始三歲國王取
視呼道人相後堪爲夫人不道人報王此女
有夫王後得之王言我當牢藏豈可後得便
呼鶴來汝處在何鶴白王言我止大山半腹
有樹人畜不歷下有洄水船所不行王言我
以此女寄汝將養便撮持去日日從王取飯
經五　七
與女如是久後上有一卵卒爲水漂去有一
樹奇遂水下流有一男子得抱持樹墮洄水
中不得去迴有蒲桃樹踊出住倚山傍男子
尋之得上鶴樹與女私通女便藏之鶴覺女
身重左右求得男子舉擲棄之如事白王王
曰前道人善功相人也師曰人有宿對非力
所制逢對則可畜生亦爾又舊雜譬喻經云
昔有國王護持女急正夫人語太子曰我爲
汝母生汝不見國中欲一迴出汝可白王如
是至三太子白王王則聽可太子自爲御車
群臣於路奉迎設拜夫人出手開帳令人得
見太子見女人而如是便詐腹痛而還夫人
言曰我無相甚矣太子自念我母尚當如此
何況餘乎夜便委國捨去入山遊觀時道邊
有樹下有泉水太子上樹逢見梵志獨行入
水池浴出已飯食作術吐出一壺壺中有女
與屏處室梵志得卧女人復吐一壺壺中有
男復與共卧卧已吞壺須臾之頃梵志起已
復内婦著壺中吞已杖持而去太子歸國白
王請梵志及諸臣下作三人食持著一邊梵
志既至言我獨自太子曰梵志汝當出婦共
食梵志不得已出婦太子語婦汝當出夫共
食如是至三不得已出男共食食已便去王
問太子汝何因知之答曰我母觀國我爲御
車毋開出手令人見之我念女人能多樂欲

便詐腹痛還入山中見梵志藏婦腹中如是女人奸不可絕願大王放赦宮中自在行來王勅後宮其欲行者任從志也師曰天下不可信者女人是也又舊譬喻經云昔有四姓藏婦不使人見婦值青衣人作地突與琢銀兒私通夫後覺婦婦言我生不邪行卿莫妄語夫言吾不信汝當將汝至神樹所立誓婦言甚佳夫持齋七日始入齋室婦密語琢銀兒汝詐作狂亂頭於市逢人抱持牽引棄之夫齋竟便將婦出婦言我不見市卿將我過市琢銀兒便來抱持詐狂卧地婦便嗥呼其夫何爲使人抱持我耶夫言此是狂人何須記録夫婦俱到神所叩頭言我生來不作惡但爲狂人所抱婦便得活夫默然而慙佛言當知一切女人奸詐如是不可信也又十誦律云佛在舍衛國有一婆羅門生女面貌端正顏色淸淨名曰妙光相師占曰是女後當與五百男共通諸人聞已女年十二無有求者時婆羅門有隣比估客常入海採寶是估客於樓上遥見是女即生欲心問餘人言是誰女耶答是某甲婆羅門女有取者耶答言無有求者問何故無人求耶答曰此女有一過罪相師占曰是女後當與五百男子共通所以無求者時估客念言除沙門釋子無入我舍者即往求取女到家未久估客結伴欲入海中喚守門者語言我欲入海莫聽男子強入我舍除沙門釋子此是無過答言可爾估客去後沙門於舍乞食是女見已語言共我行欲諸比丘不知白佛佛言此舍必有非梵行汝不應往此女後得病於夜命終其家人以莊嚴具合棄死處時有五百群賊於此處行見是死女即生欲心便就行欲是女先語沙門婆羅門共我行欲以此因緣故墮惡道在彼國北方生作婬龍名毗摩達多

正報頌曰

邪婬入地獄　登彼刀葉林　熱鐵釘其口
洋銅灌入心　毒龍碎骨髓　金剛鼠食陰
銅柱緣上下　鐵牀卧隱深

習報頌曰

昏婬亂情色　受苦無表裏　餘業得人身
自妻恒背己　彼此懷猜忌　孰肯順情旨
稍有性靈人　寧得無慙恥

感應緣（略引十驗）

晉有盧充冥婚恠
漢有談生冥婚恠
河南有男感女重生恠
有張世之冥婚恠
馮馬子感女重生恠
桓道愍感婦重生恠
宋韓伯子等指廟女像冥婚恠
弘農人感得冥婚恠
齊王奐仕妬殺妾冥報恠
陳氏害前婦兒冥報恠
唐岐州王志冥婚恠
印人韋犯誓外私冥報恠

漢有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經書通夕不卧至夜半時有一好女年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談生遂爲夫婦言曰我不與人同夜君愼勿以火照我也至三年之後乃可照耳談生與爲夫婦生一兒已二歲

矣不能忍夜伺其寐便盜照視之其腰已下肉如人腰已上但是枯骨婦覺遂去云君負我我已垂變身何不能忍一年而竟相照耶談生辭謝涕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今將離別然顧念我兒恐君貧不能自諧活暫逐我去方遺君物談生逐入華堂蘭室物器不凡乃以珠被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談生衣裾留之辭別而去後談生持被詣市睢陽王買之直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被那得在市此人必發吾女塚乃收考談生談生具以實對王猶不信乃往視女塚塚全如故乃復發視果於棺蓋下得衣裾呼其兒視貌似王女王乃信之即出談生而復之遂以為女婿表其兒為郎中（右一驗出搜神記）

晉時有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墳二十時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戲見有一麞便射之射已麞倒而復走起充步步趁之不覺遠去忽見道北一里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麞到門中有一鈴下唱客前復有一人捉一襆新衣曰府君以此衣將迎郎君充便取著以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為君索小女為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充雖小然已識父手迹便即歔欷無復辭託崔便勅內盧郎已便可使女郎莊嚴就東廊至黃昏內白女郎嚴飾竟崔語充君可至東廊既至廊婦已下車立席頭即共拜時為三日供給飲食三日畢謂充曰君可歸去若女有相生男當以相與生女當自留養勅外數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獨車駕青牛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遣傳教將一人捉襆衣與充相問曰姻授始爾別甚悵恨今致衣一襲被褥自副充便上車去馳如電逝須臾至家母問其故充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三日充臨水戲忽見傍水有獨車乍沉乍浮既而近岸四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其三歲男兒共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鋺別并贈詩一首曰

煌煌靈芝質　光麗何猗猗　華豔當時顯
嘉會表神奇　含英未及秀　中夏罹霜萎
榮耀長幽滅　世路永無施　不悟陰陽運
哲人忽來儀　今時一別後　何得重會時

充取兒鋺及詩畢婦車忽然不見充後乘車詣市賣鋺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鋺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女郎棺中金鋺大家即是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敘其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姊少府女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鋺著棺中可說得鋺本末充以事對兒亦悲咽便齎還白母母即令充家迎兒還五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有似充之貌兒鋺俱驗姨母曰此我外生也即字溫休溫休者是幽婚也兒大為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植字子幹有名天下（右此一驗出續搜神記）

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相悅許相配適既而男從軍積年父母以女別適人無幾而憂死男還悲痛乃至塚所始欲哭之敘哀而已不勝其情遂發塚開棺即時穌活因負還家將養數日平復其夫乃往求之其人不還曰卿婦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可復活耶此天賜

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縣不能決以讞廷
尉廷尉奏以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
生在常理之外非禮之所處刑之所裁斷以
還開冢者右一驗出搜神記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 十三
假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字子
長年二十侍從在廐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
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
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
晝見衣服薰香殊絶遂爲夫妻寢息衣皆有
汙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
婦相聞入廐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
取之啼泣呼言發塚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
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
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
女體已生肉顏姿如故右脚有履左脚無也
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萬恨之心當復
何言泣涕而別
晉時東平馮孝將爲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
二十餘獨卧廐中夜夢見女子年十八九言
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亡來
出入四年爲鬼所枉殺案主録當八十餘聽
我更生要當有依馬子乃得生活又應爲君
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答曰可爾與馬
子剋期當出至期日牀前地頭髮正與地平
令人掃去逾分明始悟是所夢見者遂屏除
左右人便漸漸額出次頭面出一次項形體
頓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非
常遂與馬子寢息每誡云我尚虛自節問何
時得出答曰出當得本生生日尚未至遂往
廐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至女具
教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
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
醊其喪前去廐十餘步祭訖掘棺出開視女
身體貌全如故徐徐抱出著氈帳中唯心下
微煖口有氣令婢四人守養護之常以青羊 十四
乳汁瀝其兩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能語二
百日中持杖起行一朞之後顏色肌膚氣力
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
娉爲夫婦生二男一女長男字元慶永嘉初
爲祕書郎中小男字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
南劉子彥徵士延世之孫右二驗出搜神記
晉桓道愍者譙人也晉隆安四年喪婦道愍
內顧甚篤纏痛無已其年夜始寢視屏風上
見有人手驚起炳炬照屏風外乃其婦也形
貌莊飾具如生平愍了不畏懼遂引共卧言
語往還陳叙存亡愍曰卿亡來初無音影今
夕那得忽還答曰欲還何極人神道殊各有
司屬無由自任耳新婦生時差無餘罪正恒
疑君憐愛婢使以此妬忌之心受報地獄始
獲免脫今當受生爲人故來與君別也愍曰
當生何處可得相尋知不答曰但知當生不
測何處一爲世人無容復知宿命何由相尋
求耶至曉辭去涕泗而別愍送至步廊下而
歸已而方大怖懼恍惚積日
宋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史王蘊 十五
子某光禄大夫劉躭子某同遊蔣山廟有數
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妻配戲
弄之即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
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蒙榮顧輒剋某月某

日悉相迎甚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徃相問
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
詣廟謝罪乞哀又俱夢蔣侯親來降已曰君
等旣以顧之實貪令對期垂及豈容方更中
悔經少時並亡(右此一驗出志怪傳)
宋時弘農華陰潼鄉陽首里人也服八石得
水道仙爲河伯幽明錄曰餘杭縣南有上湘
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
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
枕石眠馬斷走歸從又悉追馬至暮不及眠
覺日已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
七一女郎再拜日旣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
何計問女郎姓何那得忽相聞復有一年少
年可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車後二十八至
呼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迴車而去道中
路駱驛把火尋城郭邑居至便入城進廳事
上有信旛題云河伯信見一人年三十許顏
容如畫侍衛繁多相對欣然勅行酒炙云僕
有小女乃聰明欲以給君箕箒此人知神敬
畏不敢拒逆便勅備辦令就郎中婚承白已

辦选絲布單衣及紗袷絹裙紗衫褌履屐皆
精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
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後大會客拜閤四日
云禮旣有限當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囊與
壻泣涕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
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不
肯別婚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者一
卷脉經一卷湯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
神驗後母老邁兄喪因還婚宦(右此一驗出搜神記)
齊琅瑘王奐仕齊至尚書左僕射甚信釋典
而妬忌之深便妾愁嘗在齋內使愛妾治髭
忽有烏銜黃梅過庭而墜奐猜妾有容期擲
果爲戲使奴出外覘視遇見一士向擲私遊
奴即徃搡捉而此人言瞋汙媟便通逆走奴
還白之奐謂彌用有實苦加毆問妾備自陳
終不見察即遣下階笞殺之妾解衣誓曰令
日之死實爲枉橫若有人天道當令官知爾
後數見妾來訴怨俄而出爲雍州刺史性漸
狂異如有憑焉無故打殺小府長史劉興祖
誣其欲反爲御史中丞孔稚珪所奏世祖遣

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領齋仗
兵收奐奐子彪素稱凶剽及女壻殷叡遂勸
奐曰曹呂今來不見眞勅恐爲奸變政宜錄
取馳以奏聞奐納之便配千餘人仗閉門拒
守彪遂取與官軍戰彪敗而走寧蠻長史裴
叔業於城內舉兵攻奐斬之時人以爲妾之
報也(右二驗出冥祥記)
宋東海徐其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臼而
許亡其甲改娶陳氏陳氏凶虐志滅鐵臼陳
氏産一男生而呪之曰汝若不除鐵臼非吾
子也因之名曰鐵杵欲以杵擣鐵臼也於是
捶打鐵臼備諸苦毒飢不給食寒不加絮其
甲性闇弱又多不在後妻恣意行其暴酷鐵
臼竟以凍餓病杖而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
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臼也實無片罪橫
見殘害我母訴怨於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
杵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有
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賓客不
見其形皆聞其語於是恒在屋梁上住陳氏
跪謝搏頰爲設祭奠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

死豈是一飡所能對謝陳夜中竊語道之鬼厲聲曰何敢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實崩舉家走出炳燭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鐵杵曰汝既殺我安坐宅上以為快也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煙焰大猛內外狼狽俄爾自滅茅茨儼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華嚴霜落柰何桃李子嚴霜早落已聲甚傷切似是自悼不得成長也于時鐵杵六歲鬼至便病體痛腸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處處青黶月餘而死鬼便寂然（右一驗出冤魂志）

唐顯慶三年岐州岐山縣王志任益州縣令考滿還鄉有在室女面貌端正未有婚娉在道身亡停在綿州殯殮居棺寺停累月寺中先有學生停一房內夜初見此亡女來入房內莊飾華麗具申禮意欲慕相就學生容納相知經月女與學生一面銅鏡巾櫛各一念欲上道女共學生具展哀情客共辭別家人求覓此物不得令遣巡房求之於學生房覓得令遣左右縛打此人將為私盜學生具說逗留曰云非唯得孃子此物兼留下二衣共其辭別留為信物令遣人開相撿求果無此衣兼見女身似人幸處既見此徵遣人解放借問此人君居何處答云本是岐州人因從父南任父母俱亡權遊諸州學問不久當還令給衣馬莊束同歸將為女夫憐愛甚重（見西明寺僧法雲本鄉岐州具說如是）

唐武德中印人姓韋與一婦人言誓期不相負累年寵衰婦人怨恨韋懼其反已自縊殺之後數日韋身遍癢因發癩瘡而死韋孝諧說向臨云是其從兄（右一驗出冥報記）

妄語部第七（此別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稟形人世逢斯穢濁之時受質僞身恒作虛妄之境所以妄想虛構惑倒交懷違心背境出語皆虛誑惑前人令他妄解致使萬苦爭纏百憂總萃種虛妄之因感得輕賤之報地獄重苦更加湯炭迷法亂真實由妄語也

引證部第二

又正法念經偈云

妄語言說者　惱一切眾生　彼常如黑暗
有命亦同死　語刀自割舌　云何舌不墮
若妄語言說　則失實功德　若人妄說語
口中有毒蛇　刀在口中住　炎火口中然
口中毒是毒　地上毒非毒　口毒割眾生
命終墮地獄　若人妄說語　自口中出膿
舌則是泥濁　舌亦如熾火　若人妄讒語
彼人速輕賤　為善人捨離　天則不攝護
常惱嫉他人　與諸眾生惡　方便惱亂他
因是入地獄

又優婆塞戒經偈云

若復有人　樂於妄語　是人現得　惡口惡色
所言雖實　人不信受　眾皆憎惡　不喜見之
是名現世　惡業之報　捨此身已　入於地獄
受大苦楚　飢渴熱惱　是名後世　惡業之報
若得人身　口不具足　所說雖實　人不信受
見者不樂　雖說正法　人不樂聞　是一惡人
因緣力故　一切外物　資生減少　以此證知妄

語之人三世受苦又禪祕要經云若有四衆於佛法中爲利養故貪求無猒爲好名聞而假僞作惡實不坐禪身口放逸行放逸行貪利養故自言坐禪如是比丘犯偷蘭遮過時不說自不改悔經須臾間即犯十三僧殘若經一日至於二日當知此比丘是天人中賊羅剎魁膾必墮惡道犯大重罪若比丘比丘尼實不見白骨自言見白骨乃至阿那般那是比丘比丘尼誑惑諸天龍鬼神等此惡人輩是波旬種爲妄語故自說言我得不淨觀乃至頂法此妄語人命終之後疾於電雨必定當墮阿鼻地獄壽命一劫從地獄出墮餓鬼中八千歲時噉熱鐵丸從餓鬼出墮畜生中生恒負重死復剝皮經五百生還生人中聾盲瘖瘂癃殘百病以爲衣服如是經苦不可具說又正法念經偈云

甘露及毒藥　皆在人舌中　甘露謂實語
妄語則爲毒　若人須甘露　彼人住實語
若人須毒者　彼人妄語說　毒不決定死
妄語則決定　若人妄語說　彼得言死人
妄語不自利　亦不益他人　若自他不樂
云何妄語說　若人惡分別　喜樂妄說語
死墮火刀上　得如是苦惱　毒害雖甚惡
唯能殺一身　妄語惡業者　百千身被壞

又佛說須賴經云佛言夫妄言者爲自欺身亦欺他人妄言者令人身臭心口無信令其心惱妄言者令其口臭令其身色天神所棄妄言者亡失一切諸善根本於已愚冥迷失善路妄言者一切惡本斷絕善行閉居之本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䟽罪人說偈云

實語得安樂　實語得涅槃　妄語生苦果
令來在此受　若不捨妄語　則得一切苦
實語不須買　易得而不難　實非異國來
非從異人求　何故捨實語　喜樂妄語說
妄語言說者　是地獄因緣　因緣前已作
唱喚何所益　妄語第一火　尚能燒大海
況燒妄語人　猶如燒草木　若人捨實語
而作妄言說　如是癡惡人　棄寶而取石
若人不自愛　而愛於地獄　自身妄語火
此處自燒身　實語甚易得　莊嚴一切人
捨實語妄語　癡故到此處

又智度論說偈云

實語第一戒　實語升天梯　實語小如大
妄語入地獄

又薩婆多論云不妄語者若說法議論傳語一切是非莫自稱爲是常令推寄有本則過也不爾斧在口中又十誦律云若語高姓人云是下賤若雨眼人云是一眼並得妄語又語一眼人汝是瞎眼人並得輕惱他罪

正報頌曰

妄語誑人巧　地獄受罪拙　餓鋸解其形
熱鐵耕其舌　灌之以洋銅　磨之以剛鐵
悲痛碎骨髓　呻吟常嗚咽

習報頌曰

妄語入三塗　三塗罪已決　餘業生人道
被謗常憂結　還爲他所誑　恨心如火熱
智者勿尤人　驗果因須滅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

音釋

奻序姝切姓也 逶迤逶於危切迤余支切逶迤委曲貌 蹶姑衛切倔也 鈇風無切斧也 鏑丁歷切矢鏑也 剓空奚切剖也 狙壯所切以 廐居又切馬舍也 睢宣佳切睢陽縣名 樸逢王切帕也 歔欷歔休居切欷香衣切歔欷悲泣氣咽抽息也 𢲸讞魚戰切 犒 訑非林切也 醊以酒祭地也 誰恣焦切鳥名 猥鄰切 祫洽切衣也 婉娟婉於遠切娟於緣切婉娟美好也 覞 擁力支切蓄也 蝶先結切 拉落答切摧也 狼狽 閑切 㹱 狼狽 鄰切 猝遽也 搏蓋 騐於敢切黑也 揥 總名也 縊於計切經死也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之十八卷　纓六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惡口部第八十二此別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凡夫妄識惡火常然逢緣起障觸境生瞋所以發言一怒衝口燒心損害前人痛於刀割乖菩薩之善心違如來之慈訓故業報差別經偈言

麤言觸惱人　好發他陰私　剛强難調伏　生焰口餓鬼

引證部第二

如智度論云或有餓鬼先世惡口好以麤言加彼衆生衆生憎惡見之如讎以此罪故墮餓鬼中又法句經云雖爲沙門不攝身口麤言惡說多所中傷衆所不愛智者不惜身死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自死苦惱無量諸佛賢聖所不愛惜假令衆生身雖無過不慎口業亦墮惡道故智度論云時有一鬼頭似豬頭臭蟲從口出身有金色光明是鬼宿世作比丘惡口罵詈客比丘身持淨戒故身有光明口有惡言故臭蟲從口出增一阿含經云寧以利劒截割其舌不以惡言麤語墮三惡道又護口經云過去迦葉如來出現於世數說法教教化已周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涅槃後時有三藏比丘名曰黃頭衆僧告勅一切雜使不令卿涉但與諸後學者說諸妙法時三藏比丘內心輕慢不免僧命便與後學數顯經義喚授者義曰速前象頭次喚第二者曰馬頭復喚駱駝頭驢頭豬頭羊頭師子頭虎頭如是喚衆獸之類不可稱數雖授經義不免其罪身壞命終入地獄中經歷數千萬劫受苦無量餘罪未畢從地獄出生大海中受水性形一身百頭形體極大異類見之皆悉馳走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尊者滿足詣餓鬼界見一餓鬼形狀醜陋見者毛豎莫不畏懼身出熾焰如大火聚口出蛆蟲膿血流溢臭氣巨近或口出火長數十丈或眼耳鼻身體支節放諸火焰長數十丈脣口垂倒像如野豬身體縱廣一由旬地手自抓摑舉聲

嘷哭馳走東西滿足見問汝作何罪今受此苦餓鬼報曰吾昔出家戀著房舍慳貪不捨自恃豪族出言臭惡若見持戒精進比丘輒復罵辱戾口戾眼或戾是非故受此苦寧以利刀自割其舌積劫受苦不以一日罵謗精進持戒比丘尊者若還閻浮提地時以我形狀誡諸比丘善護口過勿妄出言見持戒者念宣其德自我受此餓鬼形來數千萬歲常受此苦却後命終當入地獄說此語已嘷哭投地如太山崩天翻地覆斯由口過故使然矣

又百緣經云有長者婦懷妊身體臭穢都不可近年滿生兒連骸骨立羸瘦憔悴不可目視又多糞屎塗身而生年漸長大不欲在家貪嗜糞穢不肯捨離父母諸親惡不欲見驅令遠舍使不得近即便在外常食糞穢諸人見已因為立字名閻婆羅值佛出家得羅漢果由過去世時有佛出世名拘留孫出家為寺主有諸檀越洗浴衆僧訖復以香油塗身有一羅漢寺主見以瞋恚罵詈汝出家人香油塗身如似人糞塗汝身上羅漢愍之為現神通寺主見已懺悔辭謝願除罪咎緣是惡罵五百世中身常臭穢不可附近由昔出家向彼悔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是故衆生應護口業莫相罵辱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向毗舍離到梨越河見人捕魚網得一魚身有百頭有五百人挽不出水是時河邊有五百人而共放牛即借挽之千人併力方得出水見而惟之衆人競看佛與比丘往到魚所而問魚言汝是迦毗梨不魚答言是復問魚言教匠汝者今在何處魚答佛言墮阿鼻獄阿難見已問其因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婆羅門生一男兒字迦毗梨聰明博達多聞第一父死之後其母問兒汝今高朗世間頗有更勝汝不兒答母言沙門殊勝我有所疑往問沙門為我解說令我開解彼若問我我不能答母即語言汝今何不學習其法兒答母言若欲習者當作沙門我是白衣何緣得學母語兒言汝今且可僞作沙門學達還家兒受母教即作比丘經少時間學通三藏還來歸家母復問兒今得勝未兒答母言由未勝也母語兒言自今已往若共談論儻不如時便可罵辱汝當得勝兒受母教後論不如便罵言汝等沙門愚騃無識頭如獸頭百獸之頭無不比之緣是罵故今受魚身一身百頭駝驢牛馬豬羊犬等衆獸之頭無不備有阿難問佛何時當得脫此魚身佛告阿難此賢劫中千佛過去猶故不脫此魚身也以是因緣身口意業不可不慎又王玄策行傳云佛在世時毗耶梨城觀一切衆生有苦惱者即欲救拔乃觀見此國有雞越吒二衆總五百人於婆羅俱末底河網得摩竭大魚十有八首三十六眼其頭多獸(自外同前)佛為說法魚聞法已便即命終得生天上而為天子却觀本身是大魚蒙佛說法遂得生天乃持諸種香華瓔珞寶珠從天而下至佛供養于時二衆並發心悔過即於俱末底河北一百餘步燒焚魚網銅瓶盛灰埋之向說法處於上起塔尊像儼然至今現在雕飾如法觀者生善

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波斯匿王婦末利夫人產生一女字曰金剛面貌極醜身體麁澀猶如蛇皮頭髮麤强猶如馬尾王見不喜勑閉深宮不令出外年漸長大任當嫁娶便遣一臣推覓一人本是豪族今貧乏者卿可將來臣受勑已覓得付王王將屏處密私語言聞卿豪族今者貧窮我有一女面貌極醜卿幸納受當相供給時此貧人跪白王曰正使大王以狗見賜亦不敢違豈況王女末利所生王即妻之爲造宅舍門戶七重王勑女夫自捉戶鈎出入牢閉勿使人見王出財物供給女壻無所乏少拜爲大臣後與豪貴共爲邑會會聚會之契令婦共趣自餘諸人各將婦來唯此大臣獨不將赴衆人疑怪彼人婦者或能端正或可極醜不能顯現是以不來復於後會密共勸酒令使醉臥解取門鈎遣其五人造家往看至家開門婦疑非夫內自剋責懊惱而言我宿何罪爲夫幽閉不覩日月即便至心遥禮世尊願佛慈悲來到我前暫救苦厄佛知其意即於女前地中涌出紺

髮相現其女舉頭見佛髮相敬心歡喜女髮自然如紺青色佛漸現面女心倍喜面復端正惡相麁皮自然化滅佛悉現身令盡見之更增歡喜身體端正猶如天女佛便爲說種種法要得須陀洹果時佛去後五人入見端正少雙觀看已竟還閉門戶繫鈎本處其夫還家見婦端正欣然問言汝是何人婦答夫言我是汝婦夫即語言汝前極醜何緣端正乃爾婦便白夫具說上事婦復向夫我欲見王汝當爲我通白消息夫往白王女郎今者欲來相見王答女夫莫道此事急當牢閉愼勿令出女夫白王女郎今者蒙佛威神便得端正天女無異王聞是已即遣往迎見女端正歡喜無量將詣佛所而白佛言不審此女宿種何福乃生豪貴而復醜陋佛告王言乃往過去波羅柰國有一長者恒常供養一辟支佛身體醜陋時長者家有一小女見辟支佛惡心罵言面貌醜陋身皮麁惡何期可憎時辟支佛欲入涅槃便現神力作十八變其女見已即時自責求哀懺悔緣於過去罵辟

支故生常醜陋由還懺悔今得端正以供養故所生之處豪尊富貴快樂無極又興起行經云釋迦過去以惡語道迦葉禿頭沙門何有佛道故今六年受日食一麻一米大豆小豆苦行又四分律云佛告諸比丘往古世時得剎尸羅國婆羅門有牛晝夜養飲刮刷摩拭時得剎尸羅國復有長者牛於城市街巷徧自唱言誰有力牛與我力牛共駕百車賭金千兩時婆羅門牛聞唱聲自念此婆羅門晝夜餧飲我刮刷摩拭我今宜當盡力自竭取彼千兩金報此人恩時彼牛即語婆羅門汝今當知得剎尸羅國中有長者作是唱言誰有牛與我牛共駕百車賭金千兩主今可往至彼長者家語言我有牛可與汝牛共駕百車賭金千兩時婆羅門即往至長者家語言我有牛可與汝牛共駕百車賭金千兩長者報言今正是時婆羅門即牽己牛與長者牛共駕百車賭金千兩時多人觀看婆羅門於衆生前作毀呰語一角可牽時牛聞毀呰語即慙愧不肯出力與對諍競於是長者牛

勝婆羅門牛不如輸金千兩時婆羅門語彼牛言我晝夜飴飤摩拭刮刷望汝當與我盡力勝彼牛云何今日反更使我輸金千兩耶牛語婆羅門言汝於衆人前毀呰我言一角可牽使我慙愧於衆人是故不能復出力與彼競駕若能改往言更不名字形相我者便可往語彼長者言能更與我牛共駕百車者更涪出二千兩金婆羅門語牛言勿復令我更輸二千兩金牛報婆羅門言汝勿復在衆人前毀呰我言一角可牽於衆人前當讚歎我好牽端嚴好角時婆羅門至彼長者家語言能更與我牛共駕百車者賭二千兩金長者報言今正是時時婆羅門牛與長者牛共駕百車二千兩金多人共看時婆羅門於衆人前讚歎言好牽端嚴好角牛聞此語即便勇力與彼競駕婆羅門牛得勝長者牛不如婆羅門得二千兩金爾時佛語諸比丘凡人欲有所說當說善語不應說惡語善語者善惡語者自生熱惱是故諸比丘畜生得人毀呰猶自慙愧不堪進力況復於人得他毀辱能不有慙愧故成實論云若人惡口種種罵詈隨語受報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口癡而心剛　不柔無善言　常懷惡兩舌
不念人善利　所言不了了　藏惡在於心
如灰覆炭火　設蹋燒人足　其語常柔和
順從言可人　言行而相副　心身不傷人
譬如好華樹　成實亦甘美　佛尊解說是
心口之謀相

又百緣經云爾時世尊初始成佛便欲教化諸龍王故即便往至須彌山下現比丘形端坐思惟時有金翅鳥王入大海中捉一小龍還須彌頂規欲食噉時彼小龍命故未斷遥見比丘端坐思惟至心求哀尋即命終生舍衛國婆羅門家名曰負梨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因爲立字名須菩提年漸長大智慧聰明無有及者唯甚惡性凡所眼見人及畜生則便瞋罵未曾休廢父母親屬皆共猒患無喜見者遂便捨家入山林中乃見鳥及以草木風吹動揺亦生瞋恚終無喜心時有山神語須菩提言汝今何故捨家來此山林之中既不修善則無利益虛自疲苦今有世尊在祇洹中有大福德能教衆生修善斷惡今若至彼必能除汝瞋恚惡毒時須菩提聞山神語即生歡喜尋問之曰今者世尊爲在何處答曰汝但瞋目我自將汝至世尊所時須菩提用山神語瞋目須臾不覺自然在祇洹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爲說瞋恚過惡愚癡煩惱燒滅善根增長衆惡後受果報墮在地獄備受苦痛不可稱計設復得脫或作龍蛇羅刹鬼神心常含毒更相殘害時須菩提聞世尊說是語已心驚毛竪尋自悔責即於佛前懺悔罪咎豁然獲須陀洹果心懷喜悅既入道次佛即聽許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進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說本緣佛告比丘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比丘常行勸化一萬歲中將諸比丘處處供養於後時間僧有少緣竟不隨從便出惡罵汝等佷戾

似如毒龍作是語已尋即出去以是業緣五百世中受毒龍身心常含毒觸嬈衆生今雖得人宿習不除故復生瞋佛告比丘欲知爾時勸化比丘惡口罵者今須菩提是由於爾時供養僧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足滿十月便欲產子然不肯出尋重有身足滿十月復產一子先懷者住有右脇如是次第懷妊九子各滿十月而產唯先一子故在胎中不肯出外其母極患設諸湯藥以自療治病無降損囑及家中我腹中子故活不死令若設終必開我腹取子養育其母於時不免所患即便命終時諸眷屬載其尸骸詣諸塚間請大醫耆婆破腹看之得一小兒形狀故小頭鬚皓白傴僂而行四向顧視語諸親言汝等當知我由先身惡口罵辱衆僧故處此熟藏中經六十年受是苦惱難可亘當諸親聞已號啼悲哭不能答之爾時世尊遙知此兒善根已熟將諸大衆往到尸所告小兒言汝是長老比丘不答言實是第二第三亦如是問故言道是時諸大衆見此小兒與佛答對各懷疑惑前白佛言今此老兒宿造何業在腹髮白傴僂而行復與如來共相答問爾時世尊告諸大衆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諸比丘夏坐安居衆僧和合差一比丘年在老耄為僧維那共立制限於此夏坐要得道者聽共自恣若未得者不聽自恣令此維那獨不得道僧皆不聽布薩自恣心懷懊惱而作是言我獨為爾管理僧事令汝等輩安隱行道今復還返更不聽自恣布薩羯磨即便瞋恚罵辱衆僧尋即牽捉閉著室中作是唱言使汝等輩常處暗冥不見光明如我今者處此暗室作是語已自戮命終墮地獄中受大苦惱今始得脫故在胎中受是苦惱衆僧聞已各護三業猒離生死得四沙門果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時諸親屬還將老兒詣家養育年漸長大放令出家得阿羅漢果佛告比丘緣於往昔供養衆僧及作維那管理僧事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正報頌曰

惡口如毒箭　著物則破傷　地獄開門待
投之以鑊湯　割舌令自噉　楚毒難思量
若與身無益　慎口也何妨

習報頌曰

惡口多觸忤　地獄被燒然　人中有餘報
還聞刀劒言　設令有談論　諍訟被他怨
往報甘心受　改惡善自祥

感應緣（略引一驗）

唐雍州醴泉縣東陽鄉人楊師操至貞觀初任司竹監後因公事遷任藍田縣尉貞觀二十一年為身老還家躬耕為業然操立性毒惡暴口但一生已來喜見人過每鄉人有事即錄告官縣司以操曾任朝流亦與顏色然操長惡不改數忤擾官司見鄉人事過無問大小恒生恐嚇於自村社之內無事橫生整理大小譏訶是非浪作但有牛羊縱暴士女相爭即將向縣縣令裴瞿曇用為煩碎初二

三迴與理後見事繁不與理操後經州或上表聞徹惡心日盛人皆不喜見但操自知性惡亦向人說云吾性多急暴口從武德已來四度受戒持行禮拜日誦經論化人爲善然有大小侵已操不能忍後至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夜忽有一人從東來騎白馬著青衣直到操門見遂共溫涼訖人云東陽大監故遣我追你爲你自生已來毒心纏縛不能忍捨逢人即說勸善已身持戒不全慳貪不施自道我有善心供養三寶然未曾布施片財雖口云慙愧心中即生別計惑亂凡俗爲此喚汝須臾不見來人操身在門忽然到地口不能言唯心上少暖家人舉將入舍卧經宿不穌然操已到東陽都錄處于時府君大衙未散操遂私行曹司皆有机案牀席甚大精好亦有囚人或著枷鎖或露頭散腰或坐立行住如是罪人不可筭數操向東行過到一處處孔極小唯見火星流出臭煙熢燩不中人立復有兩人手把鐵棒修理門首操因問把棒人此是何處曹司答云是猛火地獄擬著持戒不全人或修善中休人知而故犯死入此處聞道有一楊師操一生喜論人過叅告官司導他長短逢人詐言慙愧有片侵欺貲不能忍今欲遣入此處故修理之其人今日是四月八日家人爲操身死布施齋供曹司平章還欲放歸未得進止我在此間待師操操便叩頭禮謝自云楊師操者弟子身是願作方便若爲得脫此人答云你但至心禮十方佛發心懺悔改却毒心即遂往生不來此處雖懷惡意一期能悔如菩薩行不惜身命得生淨土師操得此語已即便依教發露懇懃懺悔遂放還家經三日得活操得穌已具述此事操於後時便向慧靖禪師處改過懺悔身今見在年至七十有五每一食長齋六時禮懺操田臨官道因行看麥見牛三頭暴食麥苗操就牛慙愧不復驅出歸家後日行麥不死直有牛跡涇陽西界有陳王佛堂多人聚集操向衆人具述其事道俗驚惟禮懺彌殷其夜作夢見有人來語操云我是使人故來試你你既止惡更不追你但你勤誠修善不須憂之有僧見操傳向臨說（右一驗出冥祥記）

兩舌部第九（此別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生老病死無自出之期菩提涅槃有修入之路諸佛所以得道由行四攝故凡聖歸依菩薩所以成聖由行六度故黑白欽敬今見流俗之徒乃專搆屛辭惡傳彼此令他眷屬分離朋友乖散樂種不和之業感得生離之苦縱使善心教離惡人亦是破壞有益無罪故成實論云若善心教化雖爲別離亦不得罪若以惡心令他鬪亂則是兩舌得罪最深謂墮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中被他誹謗唯得弊惡破壞眷屬當知上說妄語過中爲乖彼此而妄語者據此義邊即是兩舌若說此罪三世招苦如上已說不須重述

引證部第二

如四分律云佛告諸比丘汝等當聽古昔有兩惡獸爲伴一名善牙師子二名善搏虎晝夜伺捕衆鹿時有一野干逐彼二獸後食其

殘肉以自全命時彼野干竊自生念我今不能久與相逐當以何方便鬪亂彼二獸令不復相隨時野干即往善牙師子所如是語善牙善搏虎有如是語言我生處勝種姓勝形色勝汝力勢勝汝何以故我日日得好美食善牙師子逐我後食我殘肉以自全命即說偈曰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能善
善搏如是說

善牙問野干言汝以何事得知答言汝等二獸共集一處相見自知爾時野干竊語善牙已便往語善搏虎言汝知不善牙有如是語而我今日種姓生處悉皆勝汝力勢亦勝何以故我常食好肉善搏虎食我殘肉而自活命爾時即說偈言(誤大)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搏不能善(十五)
善牙如是說

善搏問言汝以何事得知答言汝等二獸共集一處相見自知後二獸共集一處瞋眼相視善牙師子便作是念我不應不問便先下手打彼爾時善牙師子向善搏虎而說偈曰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如我
善搏說是耶

彼自念言必是野干鬪亂我等善搏虎說偈答善牙師子言

善搏不說是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能善　若受無利言　信他彼此語
親厚自破壞　便成於怨家　若以知真實
當滅除瞋惱　今可至誠說　令身得利益
今當善降伏　除滅惡知識　可殺此野干
鬪亂我等者

即打野干殺爾時佛告諸比丘此二獸為彼所破共集一處相見不悅況復於人為人所破心能不惱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疏罪人說偈曰

太喜多言語　增貪令他畏　口過自誇誕
兩舌第一處

又華手經佛說偈言

惡口而兩舌　好出他人過　如是不善人
無惡而不造

又智度論云實語者不假布施持戒學問多聞但修實語得無量福又報恩經佛說偈言

佛告阿難　人生世間　禍從口出　當護於口
甚於猛火　猛火熾然　燒世間財　惡口熾然
燒七聖財　(誤六)一切衆生　禍從口出(十六)　毀身之斧
滅身之禍

正報頌曰

兩舌鬪亂人　地獄被分裂　獄卒擘其口
焰刀割其舌　苦痛既如此　加之以飢渴
惡業不自由　還飲身中血

習報頌曰

讒毀害人深　同受三塗苦　設使得人身
餘報仍依怙　眷屬多弊惡　違逆恣瞋怒
但令惡不忘　地獄無今古

感應緣(略引二驗)

漢宋后憂死驗

唐婦女梁氏死後復穌驗

漢靈帝宋皇后無寵而居正位後宮幸姬衆共譖毀初中常侍王甫枉誅敎海王悝及妃妃即后之姑也甫恐后怨之乃與大中大夫

程何共搆后執左道咒詛靈帝信之遂收后璽綬后自致暴室而以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諸常侍小黃門在省閤者皆憐宋氏無罪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無罪而聽用邪孼使絕其命勃海王悝既已之貶又受誅斃今宋后及悝自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既覺而懼以事問羽林左監許永此爲何祥其可禳乎永對以宋后及勃海王無辜之狀宜並改葬以安冤魂返宋家之徒復勃海之封以消災咎帝弗能用尋亦崩（出冤魂志）

唐咸陽有婦女姓梁貞觀年中死經七日而穌自云被人收將至一大院內見有大廳有一官人據案執筆翼侍甚盛令人勘問云此婦女合死以不有人更齎一案勘云與合死者同姓名所以追耳官人勅左右即欲放還梁白官人云不知梁更別有何罪請即受罪而歸官人即令勘案云梁生平唯有兩舌惡罵之罪更無餘罪即令一人括舌一人執斧斫之日常數四凡經七日始送令歸初似落深崖少時如睡而覺家人視其舌上猶大爛腫從此已後永斷酒肉至今猶存（出冥報拾遺記）

綺語部第十二（此別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忠言所以顯理綺語所以乖眞由忠故有實有實故德生德生故所以成聖由綺語故虛妄虛妄故罪生罪生故受苦故知趣理求聖要須實說說若虛假終爲乖理謂言不正皆名綺語但諸綺語不益自他雖增放逸長諸不善此落三塗後生人時所說正語人亦不信凡所言說語不辯了亦名綺語故成實論云語雖是實非時而說亦落綺語也

引證部第二

如智度論說偈言

有墮餓鬼中　火焰從口出　四向發大聲
是爲口過報　雖復多聞見　在大衆說法
以不成信業　人皆不信受　若欲廣名聞
爲人所信受　是故當至誠　不應作綺語

又薩婆多論云口中四過互歷各作四句一或有兩舌非妄語非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當實說故非妄語輭語說故非惡口以分離心故名兩舌第二或有兩舌是妄語非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以妄說故是妄語以輭語說故非惡口以別離心故是兩舌第三或有兩舌是惡口非妄語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麤語說故是惡口當實說故非妄語第四或有兩舌是妄語是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妄說故是妄語以惡聲說故是惡口自外妄語惡口各作四句亦如是綺語一種各不相離故不別說故成實論云餘口三業或合或離綺語一種必不相離

正報頌曰

綺語無義理　令人心惑亂　爲喪他善根
烊銅擘口灌　焰鐵燒其舌　腹藏皆燋爛
此痛不可忍　悲號常叫喚

習報頌曰

浮言翳眞理　爲此沉惡趣　去彼暫歸人

出言無曉喻　生無信仰心　恒被他笑具
爲人覺羞恥　何不出典句

感應緣（略引四驗）

漢有檀國蠻夷善閑呪術驗

晉天竺國人有數術驗

唐西國婆羅門祝術驗

盩厔縣程普樂少好音聲驗

漢明帝時有檀國蠻夷善閑幻術能徙易牛馬頭上與群臣共觀之以爲笑樂及三國時吳有徐光者不知何許人也常行幻化之術於市里內從人乞菰其主弗與便從索子掘地而種顧眄之間菰生俄而蔓莚生華俄而成實百姓咸矚目焉子成乃取而食之因以賜觀者向之鬻菰者反視所齎皆耗矣橘柚棗栗之屬亦如其幻化皆此類也

晉永嘉年中有天竺國人來度江南言語譯道而後通其人有數術能截舌續斷吐火變化所在士女聚共觀試其將截舌先吐以示賓客然後刀截流血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觀其口內唯半舌在既而還取含之有頃吐已示人舌還如故其續斷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斷已而取兩叚合持祝之則復還連與舊無異時人多疑以爲幻作陰而試之猶是已絹其吐火者先有藥在器中取一片與黍糖合之再三吹吁而張口火出因就熱處取以爨之則便火熾也又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詳共視見其燒然消磨了盡乃撥灰中舉而出之故是向物如此幻術作者非一時天下方亂云建安霍山可以避世乃入東治不知所在也

唐貞觀二十年西國有五婆羅門來到京師善能音樂祝術雜戲截舌抽腹走繩續斷又至顯慶已來王玄策等數有使人向五印度西國天王爲漢使設樂或有騰空走索履屐繩行男女相避歌戲如常或有女人手弄三伎刀矟槍等擲空手接繩走不落或有截舌自縛解伏依舊不勞人功如是幻戲種種難述

唐雍州西盩厔縣西北有元從人坊元從人程普樂少好音聲至永徽六年五月七日因有微患暴死五日心暖不臭家人不敢埋至第六日平旦得穌還如平生說云初死時有二青衣至牀前通王喚君普樂問何王答曰閻羅王喚爲何事答曰須有勘問催急即行不須更語一人手撮普樂遂出坊南門漸向南山下至一荒草處有少鹹鹵不生草一大孔如大甕口語樂云入樂懼不肯入一人推入不覺有損直見王大殿捉杖人極衆王共諸臣及宮妃后在大殿上相隔幔坐殿前大有諸音聲伎兒雜戲引樂使人啓王云所追人來王問是誰程普樂汝解俳說不答曰不解王迴顧問一伎兒姓張名舍兒此人不解俳說何故追喚舍兒生平共普樂初善後因相瞋挾怨舍兒遂挾怨漫引此人舍兒不敢誑王還依實說王怒令戲殿前音聲一時俱動還見打皷作舞緣竿緣竿人初緣至頭下時以竿內口直下竿從後分出至地還上六根俱破九孔流血緣竿上下並皆如是復見黃唇巳來伎兒如齊宴子突出郎獨豬挑棒等數十人令作俳說時口中吐火抽舌繞場

周帀百千鐵烏諸惡毒蟲從空飛下一時向舌上啄唼受其極苦叫聲動地不喜人聞餘之雜戲之人諸小鐵蟲見其一時拍手唱叫之聲如煙如火同時被燒燒死還活更相受苦無暫停廢音聲不捨受苦不廢王雖下杖然遣獄卒手把鐵棒利戟鐵弓箭圍繞守遣令作音樂受苦不歇普樂至獄五日見此戲兒受苦如是至第六日旦王喚普樂語云汝未合死更檢案看卻後二年汝命筭盡當來受苦如是此人為生平妄語惡口綺語調弄僧尼輕戲佛法假託三寶誑他財物專將養活婦兒好殺豬羊食噉酒肉或因向伽藍食用僧物汙穢不淨如是等罪不持齋戒故受斯殃汝雖無如此重罪非無餘過亦合受之且放汝去死時取汝還令舊二人送到家內見一牀許棘林枝葉稠密二人令入此林此人初不肯入二人急推合眼而入即覺身已在牀蘇活此普樂因見此徵即向京來歷寺受戒堅持不犯菜食長齋禮懺無虧（因向僧懺具說此言）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音釋

抓摑（抓側絞切謂以手抓也摑郭獲切打也）嘷（乎刀切大哭也）鬪（徒溢切）騃（語駭切癡也）飤（祥吏切食飤也）刷（數滑切拭也）僞（凡腐切賭也）餧（於僞切飤也）佷（下懇切[illegible]也不）熢焞（熢蒲紅切焞徒沒切煙起貌）導（音道）擘（博陌切分擘也）[illegible]（音黑）詛（莊助切詛也）璽（斯氏切王者印也）嬖（畢計切便嬖也）斃（毗祭切死也）禳（如陽切祀除殃也）瓜（正作瓜姑華切）鬻（余六切賣也）爨（取亂切炊爨也）矟（色角切矛屬）盩厔（盩之由切厔職日切盩厔縣名）啄唼（啄側角切鳥食也唼作荅切入口也）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十惡之五）　纓七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慳貪部第十一（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群生惑病著我為端凡品邪迷慳貪為本所以善輕毫髮惡重丘山福少春冰貧多秋雨六情之綱未易能超三毒之津無由可度身重常沒譬等河裏之魚鼓翅欲飛難同天上之鳥致使貧貧相次競加侵逼苦苦連綿爭來損害似飛蛾拂焰自取燒然如蚕作繭非他纏縛良由慳惜貪障受罪飢寒施是富因常招豐樂也

引證部第二

如分別業報經偈言

常樂修智慧　而不行布施　所生常聰哲
貧窶無財產　唯樂行布施　而不修智慧
所生得大財　愚暗無知見　施慧二俱修
所生具財智　二俱不修者　長夜處貧暗

故攝論云慳惜是多財障嫉妬是尊貴障又

衆生起貪無過色財第一愛色多過如前已述不同意者今更略論如涅槃經說譬如有人以羅剎女而爲婦妾是羅剎女隨所生子生已便噉子既盡已後噉其夫愛羅剎女亦復如是隨諸衆生生善根子隨生隨食善子既盡復噉衆生令墮地獄畜生餓鬼又如有人性愛好華不見華莖毒蛇過患即便前捉捉已蛇螫螫已命終一切凡夫亦復如是貪五欲華不見是愛毒蛇過患而便受取即爲愛毒之所螫命終之後墮三惡道第二於財生貪者貪財致禍大苦所惱乖背道俗失於親踈故智度論云財物是種種煩惱罪業因緣若持戒禪定智慧種種善法是涅槃因緣以是故財物尚應自棄何況好福田中而不布施譬如有兄弟二人各擔十斤金行道中更無餘伴兄先作是念我所以欲殺弟取金此曠路中人無知者弟復生念欲殺兄取金兄弟各有惡心語言視瞻皆異兄弟即自悟還生悔心我等非人與禽獸何異同産兄弟而爲少金故而生惡心兄弟共至泉水邊兄

以金投著水中弟言善哉善哉弟復棄金水中兄言善哉善哉兄弟更互相問何以故言善哉各相答言我以此金故生不善心欲相危害今得棄之故言善哉二辭各爾以是因緣常應自捨又大莊嚴論云我曾昔聞舍衛國中佛與阿難曠野中行於一田畔見有伏藏佛告阿難是大毒蛇阿難白佛是惡毒蛇爾時田中有一耕人聞佛阿難說有毒蛇作是念言我當視之沙門以何爲惡毒蛇即往其所見真金聚而作是言沙門所言是毒蛇者乃是好金即取此金還置家中其人先貧衣食不供以得金故轉得富饒衣食自恣王家策伺怪其卒富而糺舉之繫在獄中先所得金既已用盡猶不得免將加刑戮其人唱言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傍人聞之以狀白王王喚彼人而問之曰何故唱言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其人白王我於往日在田耕種聞佛阿難說言毒蛇惡毒蛇我於今者方乃悟解王聞此說遂放去之又增一阿含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婆提

居家巨富財産無量金銀不可稱計其家雖富慳悋守護不著不敢服飾飲食極爲麤鄙亦不施與妻子眷屬奴婢僕從朋友知識及諸沙門婆羅門等復起邪見斷於善根然無子息命終之後所有財寶盡沒入官波斯匿王自然收攝已訖迴至佛所而白佛言婆提長者今日命終之後爲生何處佛告王曰婆提長者故福已盡新業不造由起邪見斷於善根命終生在啼哭地獄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涕泣流淚而白佛言婆提長者昔作何業生在富家復作何惡然不得食此極富之樂佛告王曰過去久遠有迦葉佛入涅槃後時此長者生舍衛國作田家子有辟支佛來詣其家而從乞食時此長者便持食施辟支得食飛空而去長者見已作是誓願持此善根使我世世所生之處不墮三塗常多財寶布施已後復生悔心我向者食應與奴僕不應與此禿頭沙門佛告王曰婆提長者由於過去施辟支佛食發願功德所生之處常多財寶無所乏少緣其施後生變悔心在所生處

雖處富貴不得食此極富之樂慳惜守護不自衣食復不施與妻子眷屬亦不布施朋友知識及諸沙門婆羅門等是故智者聞此因緣若有財物應當布施勿生慳悋施時志心自手奉施與已歡喜莫生悔心能如此施得大果報無量無邊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衞國中有一長者名曰難陀巨富多財金銀珍寶象馬車乘奴婢僕使服飾田業不可限量一國之富無有過者雖處豪富而無信心慳貪嫉妬門閤七重勑守門人有人來乞一不得入中庭空上安鐵疎籠恐有飛鳥食噉穀米四壁牆下以白禁泥恐鼠穿穴傷損財物唯有一子名栴檀香臨終勑子吾患必死若吾死後所有財寶勿費損耗莫與沙門及婆羅門若有乞兒莫施一錢此諸財物足供七世勑已命終還生舍衞旃陀羅家盲母腹中後生出胎生盲無目盲母念言若生男者吾今目冥須見扶持聞兒生盲倍增愁憂悲泣說偈言

子盲吾亦盲　二俱無兩目　遇此衰耗物　益我愁憂苦

是時盲母養兒已大年八九歲堪能行來與杖一枚食器一具而告子曰汝自乞活不須住此吾亦無目復當乞求以濟餘命此盲小兒家家乞求遂後漸至栴檀香家在門外立唱盲兒乞時守門人瞋恚捉手擲著深坑傷折左臂復打頭破所乞得食盡棄在地有人臨見甚憐愍傷往語盲母盲母聞已匍匐拄杖到盲兒所抱著膝上而語兒言汝有何㑭遭此苦厄子報母曰我向者至栴檀香家門外而乞便遇惡人打擲如是佛時知已告阿難言禍災禍災難陀長者命終與彼旃陀羅家盲婦作子生無兩目昔所居業豪富無量象馬七珍不可稱計而今復得親用不耶然由慳貪受此盲報從此命終入阿鼻獄佛於過中與比丘衆國城人民圍繞往到栴檀香門盲小兒所時栴檀香聞佛在外出門禮拜在一面立佛知衆集復見栴檀廣爲衆說慳貪嫉妬受罪無量加說惠施受福無窮欲使離有趣無爲道爾時世尊欲與栴檀拔地獄苦告小兒曰汝是難陀長者非耶小兒報曰實是難陀如是至三大衆聞此愕然而言難陀長者乃受此形時栴檀香聞見此事悲泣隨淚不能自止禮佛求救願拔罪根即請佛僧明日舍食佛明日食竟爲說妙法時栴檀香得須陀洹果佛告阿難若人積財不自衣食復不布施愚中之愚是故智者應當行施求離生死莫生慳悋受無邊苦又盧至長者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衞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盧至其家巨富財產無量如毗沙門由於往昔施勝福田故獲斯報然其施時不能志心故今雖富意長下劣所著衣裳垢弊不淨食則糠菜以充其飢渴唯飲水行乘朽車勤營家業猶如奴僕常爲世人之所嗤笑後於一時城中人民大作節會莊嚴舍宅懸繒播蓋香水灑地散衆名華種種嚴麗伎樂歌舞歡娛受樂猶若諸天盧至見已便生念言彼既歡會我亦當爾即疾歸家自開庫藏取得五錢得已思念若在家食母妻眷屬不可周徧若至他舍恐主所奪於是即用兩錢買麨兩

錢酤酒一錢買葱從內家中取鹽一把衣衿裏之齎出城外趣一樹下既至樹下見多象馬恐來搏撮即詣塚間復見豬狗尋更逃避至空靜處酒中鹽薑和麨飲之時復嚙葱先不飲酒即時大醉醉已起舞揚聲而歌其歌辭曰

我今節慶會　縱酒大歡樂　逾過毗沙門
亦勝天帝釋

時值帝釋與諸天衆欲至佛所遇見盧至醉舞而歌言勝帝釋帝釋默念此慳貪人屏處飲酒罵辱於我我當惱之即變己身作盧至形往到其家聚集母妻奴婢眷屬於母前坐而白母言我於前後有大慳鬼隨逐於我使我慳惜不著不噉不與眷屬皆由慳鬼今日出行值一道人與我好呪得除慳鬼然此慳鬼與我相似彼若來者當好打棒其必詐稱我是盧至一切家人莫信其語急當閉門慳鬼儻來待我所作然後開門即作好食合家充飽復開庫藏出諸財寶衣服瓔珞賜與母妻居家眷屬及施餘人訖已作樂歌舞歡樂不可具説人聞盧至慳鬼得除皆來觀看盧至酒醒歸家到門聞歌舞聲極大驚愕打門叫喚都無聞者帝釋聞喚語衆人言打門喚者或是慳鬼人聞慳鬼開門走避盧至得入居家眷屬悉皆不認言是慳鬼即便捉脚倒曳打棒驅令出門到巷大哭唱言怪哉我今身形爲異於本爲不異本何故家人見棄如是言我是鬼都不見認我於今者如何所導盧至爾時如似顛狂傍人親里咸來慰喻汝是盧至我是汝親故來看汝汝好強意當作方計用自分明盧至聞已意用小安收淚而言請諸人等更看我面我今實是盧至以不人皆答言汝於今者實是盧至即語衆人言汝等皆能爲我作證不衆人皆言我爲汝證實是盧至盧至答言汝等若爾聽說因縁

誰有年少人　與我極相似　共我所愛婦
同牀接膝坐　所親家眷屬　見打驅逐出
所親皆愛彼　安止我家中　我忍飢寒苦
積聚諸錢財　彼今自在用　我無一毫分
猶如毗沙門　自恣於衣食　城中諸人等
各各生疑怪　皆作如是言　此事當云何
中有明智者　而作如是言　此間淫狡人
形貌似盧至　知其大慳貪　故來惱亂之
我等共證拔　不宜使棄捨

爾時諸人聞是語已皆悉同心咸言盧至汝今云何欲何所爲盧至云願爲我證我欲見王并願貸我二張白氎可使直於四銖金許當用上王諸人皆笑言盧至今乃是大施主挾二張氎到於王門語守門人爲我通王我欲貢獻門人驚笑即入白王王聞念言盧至慳悋將不死到卒能如是王即喚入既到王前以手挽氎用奉於王其腋急挾挽不能得便自迴身盡力痛挽方乃得出既得出已帝釋即化作兩束草盧至見草慚愧坐地悲噎歔欷不能得言王見慈愍而語之言縱令是草亦無所苦欲有所說隨汝意道盧至悲噎向王說言我見此草羞慙極盛不能以身陷入於地不知今者爲有此身爲無此身知何所告王聞愍念語傍人言彼既哀塞不能言者知其意者當代道之傍人答王不知何人

形貌相似至其家中詐稱盧至家人皆信散用財物一切蕩盡家人不識打棒驅出反如路人是以懊惱不能得言王聞遣使喚相似者並立王前王見二人相貌言笑一切相似王謂後者是其盧至語前者言汝今復欲何所論道盧至答言我是盧至彼非盧至王問後者盧至慳貪汝好惠施云何稱言是盧至耶即答王言我聞佛說慳貪之者墮餓鬼中百千萬歲受飢渴苦畏佛因緣故捨慳貪王言實爾如似垢衣灰浣即淨煩惱垢心聞法即除王見是已即別二人置於異處各遣條牒親屬頭數種種財物速書將來二人持盡隱密之事及以書迹悉皆相似王不能別王喚母問母語王言此是我兒彼非我子是慳鬼也王復問母頗見身上瘡瘢黑子私密之事可識以不母答王言兒左脇下有小瘡瘢猶小豆許王遣脫衣高舉臂看見兩瘡瘢大小相似王見大笑怪未曾有深自剋責一切眾生愚暗所覆不別真偽如此之事唯佛能了即以二人置於象上共至佛所請決所疑

爾時世尊舉相好臂莊嚴之手語帝釋言汝作何事帝釋即滅盧至身相還復本形種種光明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常為慳所使　不肯自衣食　以五錢酒麨
著鹽而飲之　飲已即大醉　戲笑而歌舞
輕罵我諸天　以是因緣故　我故苦惱之

佛語帝釋一切眾生皆有過罪宜應放捨化身還復釋形而白佛言此人慳貪不自衣食五錢酒麨著鹽和飲酒醉歌舞輕罵諸天故我惱之佛語帝釋一切眾生皆有罪過宜應放捨佛語盧至汝還歸家看汝財物盧至白佛所有財物帝釋用盡歸家何為帝釋語言我不損汝一毫財物盧至語言我不信釋唯信佛語以信佛故即便得須陀洹果時天龍八部及以四眾凡聞是已得四道果有種三乘因緣

又羅旬踰經云佛在世時有婆羅門子薄福相師占之無相年至十二父母逐出遂行乞食乃到祇洹佛以大慈以手摩頭頭髮即墮袈裟著身佛為立名名羅旬踰時共五部僧每出分衛而羅旬踰所在之部以空鉢還佛勑比丘分以施之如是非一目連念言由是比丘僧不得食佛知其意便與舍利弗俱使目連與羅旬踰俱各分為一部佛告目連我所在處汝不得往目連即與羅旬踰俱行適欲所至便即見佛及舍利弗而在其門如是經歷過五百億國遂不得食目連私念我於今日定不得食羅旬甚大飢極止恒水邊住目連即到佛所佛鉢中尚有餘食即與目連目連念言我今飢甚欲吞須彌尚謂不飽但此少飯何足可食佛告目連但食此飯勿憂不足目連即食飯既飽已鉢中不減舍利弗即念羅旬今未得食當大飢苦白佛言願乞餘飯與羅旬佛即告言我不惜飯但羅旬宿行果報不應得之若謂不然汝便可與舍利弗便以飯與之羅旬得即欲食飯鉢便入地百丈舍利弗以道力手尋鉢即得以還羅旬適欲食之便誤覆鉢倒去飯食皆散水中羅旬還坐定意自思念言我每與諸比丘俱行輙無所得空鉢而還佛以飯與我輙復覆去

皆由罪報應當所受便自思惟結解垢除得羅漢道即便食土而般涅槃欲知羅旬者過去維衛佛時是身爲凡人常懷慳貪不肯布施時當欲飯脫衣布地恐飯粒落有沙門過從其分衛羅旬見謂之言當何相與便以手掙土與沙門沙門即呪願言是愚癡故耳當使汝早得度脫由來久遠展轉生死乃至於今所在之處輒不得食於今得道食土泥洹與土沙門舍利弗是故知罪福今皆受殃又遺教三昧經云此羅旬踰宿世爲賢者子作人嫉妬見沙門來分衛輒逆門戶言大人不在沙門復至餘家復牽餘家門戶閉之亦言大人不在故令分衛不能得適欲見他布施飲食歡喜行會便復念言我亦欲作沙門故令窮困如是

又增一阿含經云是時有四大羅漢目連迦葉阿那律賓頭盧在一處而作是說我等共觀此羅閱城中誰有不供養佛法衆作功德者爾時有長者名跋提饒財多寶不可稱計慳貪不肯布施於佛法衆無有毫釐之善故福已盡更不造新彼長者有七重門皆有守人不得使乞者詣門復以鐵籠結覆中庭恐有飛鳥來至庭中長者有妹名曰難陀亦復慳貪亦懷邪見無施福心亦無取證得道之者亦有七重門還同前法無可得詣門者爾時跋提長者清旦食餅是時那律從長者舍地中涌出舒鉢向長者是時長者極懷愁憂即授少許餅與阿那律是時那律得餅已還詣所在是時長者便興瞋恚語守門人言我有教勑無令人入何故人來守者報曰門閤牢固不知此道士爲從何來爾時長者默然不言時長者已食餅竟次食魚肉尊者大迦葉於長者家從地踊出舒鉢向長者時長者甚懷愁憂授少許魚肉與之是時迦葉得肉便於彼設還歸所在是時長者倍復瞋恚語守門者言我先有教不使人入何故復使二沙門入家乞食時守門人報曰我等不見此沙門爲從何來長者報曰此禿頭沙門善於幻術誑惑世人無有正行爾時長者婦去長者不遠而坐觀之語長者言可自護口　勿作是語謂言幻術此諸沙門有大威神所以來者多所饒益長者識此二比丘乎長者報曰我不識之時婦報言是斛飯王子名阿那律當生之時此地六變震動遶舍一由旬內伏藏自出時婦語長者此豪族之子修於梵行得阿羅漢道天眼第一次第二比丘者此羅閱城內大梵志名迦毗羅饒財多寶不可稱計有九百九十九頭牛耕田其息名曰比波羅耶檀那身作金色婦名婆陀女中殊勝設舉紫磨金在前猶黑比白時長者報言我聞此二人名然復不見其婦報言向前後來者即是其身捨此玉女之寶出家學道今得阿羅漢恒行頭陀無有出也我觀此義故作是言善自護口莫謗聖人言作幻術此釋迦弟子皆是神德時尊者目連著衣持鉢飛騰虛空長者見空中坐而作是說汝是天耶乾沓和耶汝是鬼耶汝是羅刹噉人鬼耶目連報言我非是羅刹鬼等是時長者便說此偈

爲天乾沓和　羅刹鬼神耶　又言非是天
羅刹鬼神者　不似乾沓和　方域所遊行

汝今名何等　我今欲得知

爾時目連復以偈報曰

非天乾沓和　非鬼羅刹種　三世得解脫
今我是人身　所可降伏魔　成於無上道
師名釋迦文　我名大目連

是時長者語目連言比丘何所教勅目連報言我欲與汝說法善思念之時長者復作是念此諸沙門長夜著於飲食今欲論者正當論食若從我索我當言無然我少聽此人所說爾時目連知長者心中所念便說此偈

如來說二施　法施及財施　今當說法施
專心一意聽

是時長者聞當說法施便懷歡喜語目連言願時演說聞當知之目連報長者言如來說五事大施即是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盡形壽而修行之長者聞已極懷歡喜今所說者乃不用寶物如我今日不堪殺生此可奉行又我家中饒財多寶終不偷盜此亦我之所行又我家中有上妙之女終不婬他是我之所行又我不好妄語之人何況自當妄語此亦是我之所行如我今日意不念酒何況自嘗此亦是我之所行是時長者語目連言此五施者我能奉行我今可飯此目連長者仰頭語目連言可屈神下顧就此而坐是時目連尋聲下坐長者躬自與目連食訖行水長者念言可持一端㲲奉上目連是時入藏內而選取不好者便得好者捨之更取故爾還好是時目連知長者心便說此偈

施與心鬪諍　此福賢所棄　施時非鬪時
可時隨心施

爾時長者知便作是念今目連知我心中所念便持白㲲奉上目連即與咒願言

觀察施第一　知有賢聖人　施中最爲上
良由生果實

時目連咒願已受此白㲲使長者受福無窮在一面坐已目連漸與說法施戒生天之論訶欲不淨出要爲樂即於座上得法眼淨以得見法無有狐疑而受五戒自歸佛法聖衆時目連以見長者得法眼淨便說此偈

如來所說經　根原悉備具　眼淨無瑕穢
無疑無猶豫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有老母名曰難陀躬自作餅時尊者賓頭盧時到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漸漸至老母難陀舍從地涌出舒手持鉢從老母難陀乞食是時老母見賓頭盧極懷瞋恚作是惡言比丘當知設汝眼脫我終不乞汝食是時賓頭盧即入三昧便雙眼脫出是時老母倍復瞋恚正使沙門空中倒懸終不與汝食是時尊者復在空中倒懸老母復倍瞋恚正使沙門舉身煙出我終不與汝食是時尊者復舉身出煙老母復倍瞋而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然者我終不與汝食是時賓頭盧使身盡然老母見已復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出水我終不與汝食時賓頭盧便舉身盡皆出水老母見已復作是語正使沙門在我前死終不與汝食是時賓頭盧即無出入息在老母前死老母見不出入息即懷恐怖衣毛皆豎而作是語此沙門多所知識國王所敬聞我家死必遭官事恐不免濟若還活者我當與食是時賓頭盧即從

三昧起時老母復作是念此餅極大當更作小者與之時老母取少許麵作餅餅遂長大老母見已此餅極大當更作小者然餅遂大當取先作者與之然復諸餅皆共相連老母語賓頭盧曰比丘須食者便自取之何故相嬈乃爾賓頭盧報曰大姊我不須食但須母欲有所說老母報曰何所識勑賓頭盧報曰今持此餅往世尊所若有識勑我共奉行老母報曰此事甚快是時老母躬負此餅從賓頭盧後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白世尊曰此母難陀是跋提長者姊慳貪獨食不肯施人唯願世尊爲說篤信之法使得開解爾時世尊告老母曰汝今持餅施佛及餘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并貧窮者然故有餅可持棄淨地及無蟲水中即以此餅次第賦之及著淨水中即時焰起老母見已尋懷恐懼世尊漸與說法施戒生天之論苦集盡道即於座上得法眼淨承事三尊受持五戒使發歡喜禮佛而去又十誦律云佛在舍衛國時有長老迦留陀夷得阿羅漢道持鉢

入城乞食到一婆羅門舍主人不在婦閉門作煎餅迦留陀夷比丘即入禪定起通從外地沒涌出中庭乃以指彈婦即迴顧作是念言此沙門從何處來此必貪餅故來我終不與即語夷言縱使眼脫我亦不與而以神力即兩眼脫出復念縱出眼如椀我亦不與即變眼如椀復念縱若倒立我前我亦不與即於前倒立復念縱汝若死我亦不與即入滅受想定心想皆滅無所覺知時婆羅門婦牽挽不動即大驚怖念是沙門常遊波斯匿王宮末利夫人之師若聞在我家死者我等大衰即語比丘言汝若活者我施與一餅迦留陀夷便出於定婦即看餅先煎好者意惜不與更刮盆邊得一小麵煎之轉勝以先者與適舉一餅餘皆相著迦留語言姊與我幾許與四餅欲持與之迦留語言我不須是餅可與祇洹中僧是婦先世已種善根即自思惟是比丘實不貪餅但愍我故而來乞耳即持餅詣祇洹中施衆僧竟在迦留前坐迦留陀夷觀其因緣爲說妙法即於座上得法眼

淨作優婆夷反舍報夫夫聞即詣迦留陀夷所迦留陀夷爲說妙法得法眼淨作優婆塞常盡財力供養闍黎乃至身死猶命子供養令後不斷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目連在一樹下見一餓鬼身如燋柱腹如太山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纏刺其身諸支節間皆悉火然渴乏欲死脣口乾燋欲趣河泉變爲涸竭假令天降甘雨墮其身上皆變爲火目連即問業緣餓鬼答言我渴乏不能答汝自問佛目連即詣佛所具述前事向佛廣說宿造何業受是苦惱爾時世尊告目連言汝今諦聽吾當爲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柰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一沙門涉路而行極患熱渴時有女人名曰惡見井傍給水住從乞水女報之曰使汝渴死我終不與令我水減不可持去于時沙門既不得水服道而去時彼女人遂復慳貪有來乞者終不施與其後命終墮餓鬼中以是業緣受如是苦佛告目連欲知彼時女人不施水者今此餓鬼是佛說是惡見緣時諸比丘等

捨慳貪業得四沙門果者或有發無上菩提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又付法藏經云時有僧伽耶舍羅漢有大智慧言辭清辯昔雖出家未證道迹遊行大海邊見一宮殿七寶莊嚴光明殊勝僧伽耶舍見食時以到即往彼宮說偈乞食云

飢為第一病　行為第一苦　如是知法者
可得涅槃道

是時舍主即出奉迎敷置裀褥請入就坐耶舍見其家內有二餓鬼裸形黑瘦飢虛羸之鎖其身首各著一牀復有一鉢滿中香飯以瓶盛水安置其側爾時舍主即取此食奉施比丘語言大德慎勿以食與此餓鬼爾時比丘見其飢困即以少飯而施與之鬼得食已即吐膿血徧流在地汙其宮殿爾時比丘怪而問之此鬼何緣受斯罪報舍主答曰斯鬼前世一是吾息一是兒婦我昔布施作諸功德而彼夫妻恒懷恚惜我數數教誨都不納受因立誓曰如此罪業必獲惡報若受罪時我當看汝由是因緣得斯苦惱小復前行至一住處堂閣嚴飾種種奇妙滿中衆僧經行禪思日時以到鳴椎集食食將欲訖爾時餚膳變成膿血便以鉢器共相打擲頭面破壞血流汙身而作是言何為惜食令受此苦耶舍前問其意答言長老我等先世迦葉佛時同止一處客比丘來咸共瞋恚藏惜飲食而不共分以此緣故令受此苦

正報頌曰

貪欣詐道德　刻削為伎業　巧誑懷萬端
求利心千市　受罪地獄中　習氣猶行劫
交刀割肉盡　白骨相連接

習報頌曰

為玆貪欲故　惡道轉沉淪　罪畢生人道
餘風尚襲身　恒抱豺狼志　誰人喜見憐
終身不悟此　可笑頑愚人

感應緣（略引三驗）

魏司馬宣王　胡人支法存
齊太守張善

魏司馬宣王功業日隆又誅魏大將軍曹爽篡奪之迹稍彰王陵時為揚州刺史以魏帝制於强臣不堪為主楚王彪年長而有才欲迎立之兗州刺史華以陵陰謀白宣王宣王自將中軍討陵掩然卒至陵自知勢窮乃單船出迎宣王宣王送陵還京師陵至傾城過賈逵廟側陵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之社稷唯爾有神知之陵遂飲藥死三族皆誅其年宣王有疾白日見陵來并賈逵為祟因呼字曰彥雲緩我宣王身亦有打處少日遂薨

魏支法存者本是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支䍫㲣作百種形像光彩曜日又有沉香八尺板牀居常馚馥王談為廣州刺史大兒劭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談因存亮繼殺之而籍沒家財焉死後形見於府內輒打閤下鼓似若稱寃莬如此經尋月王談得病恒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亡劭之至揚都又死（此二出冤魂志）

齊陽翟太守張善苛酷貪叨惡聲流布蘭臺遣御史魏暉儁就郡繩治贓賄狼藉罪當入死善於獄中使人通啓誣暉儁受納民賕

枉見推縛文宣帝大怒以為法司阿曲必須窮正令尚書左丞盧斐覆之斐遂希旨成暉雋罪狀奏報於市斬之暉雋遺囑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具今日之事可復如何當辦紙百張筆兩管墨一挺以隨吾屍若有靈祇必望報雪令史哀悼貨賣衣裳為之殯殮并備紙筆後十五日張善得病唯云叩頭魏尚書尚書者世俗呼臺使之通稱也未旬而死纔踰兩月盧斐坐譏駮魏史為魏收所奏文帝毆殺之此一出寃祥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音釋

寠郡羽切貧寠也　螫施隻切蟲行毒也　蜇之列切螫也　糺吉酉切彈也　匍匐匍蓬晡切匐蒲墨切匍匐盡力奔趨往也　瘢蒲官切瘡痕也　氂陵之切十毫曰氂　毾㲪毾達合切㲪都勝切毾㲪毛席也　苛音何煩也　儁祖峻切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十惡之六　纓八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瞋恚部第十二此別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四蛇躁動三毒奔馳六賊相侵百憂總萃或宿重相嫌伺求長短素懷結忿專加相害了無仁義頓失慈悲殺法殺緣教死讚死或復潛行毒藥密遣祝邪遂使含毒腑藏鴆裂肝心令其銜悲長夜抱痛幽泉宛轉何辯煩怨誰訴故經曰長者宅中多生毒樹羅剎海上屢乞浮囊亦如乾薪萬束豆火能焚暗室百年一燈便破故知瞋心甚於猛火行者應自防護劫功德賊無過斯害若起一念恚火便燒眾善功德是以惡性之人人畜皆畏不簡善人語則成毒好壞他心令他耿惡人無愛者眾所畏棄如避狼虎現被輕賤死隨地獄是故智者見此等過以忍滅之不畏眾苦也

引證部第二

如正法念經云若起瞋恚自燒其身其心噤毒顏色變異他人所棄皆悉驚避眾人不愛輕毀鄙賤身壞命終墮於地獄以瞋恚故無惡不作是故智者捨瞋如火知瞋過故能自利益為欲自利利益他人應行慈忍譬如大火焚燒屋宅有勇健者以水滅之智慧之水能滅恚火亦復如是能忍之人第一善心能捨瞋恚眾人所愛眾人樂見人所信受顏色清淨其心寂靜心不躁動善淨深心離身口過離心愁惱離惡道畏離於怨憎離惡名稱離於憂惱離怨家畏離於惡人惡口罵詈離於悔畏離惡聲畏離無利畏離於苦畏離於慢畏若人能離如是之畏一切功德皆悉具足名稱普聞得現在未來二世之樂眾人觀之猶如父母是忍辱人眾人親近是故瞋怒猶如毒蛇如刀如火以忍滅之能皆盡除能忍瞋恚是名為忍若有善人能修行善應作是念忍者如寶應善護之但諸眾生善惡現別愚人凌罵過他為勝智人下默以為第一愚人因起小諍遂成大怨若已得勝他怨轉

深若自理屈反加憂苦若能慎言不說人短縱他罵我皆是往業非爲橫報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身爲象王其心弘遠照知有佛法僧常三自歸每以普慈拯濟衆生誓願得佛當度一切從五百象時有兩妻象王於水中得一蓮華厥色甚妙以惠適妻適妻得華欣懌曰冰寒尤甚何緣有斯華乎小妻貪嫉恚而誓曰會以重毒鴆殺汝矣結氣而殞寃靈感化爲四姓女顏華絕人智意流通博識古今仰觀天文明時盛衰王聞若茲娉爲夫人至即陳治國之政義合忠臣王悅而敬之每言輒從夫人曰吾夢覩六牙之象心欲其牙以爲珮几王不致之吾即死矣王曰無妖言人聞見笑爾夫人心生憂結王請議臣四人自云已夢曰古今有斯象乎一臣對曰無有之也一臣曰王不夢也一臣曰嘗聞有之所在彌遠一臣曰若能致之釋令詳於茲矣四臣即召四方射師問之南方師曰吾亡父常云有之然遠難致臣上聞云斯人知之王即現之夫人曰汝直南行三千里入山行二日許即至象所道邊作坑除汝鬚髮著沙門服於坑中射之藏取其牙將二寸來象師如命行之象處先射象却著法衣服持鉢於坑中止住象王見沙門即低頭言和南道士將以何事試吾軀命答曰欲得汝牙象曰吾痛難忍疾取牙去無亂吾心令惡念生也志念惡者死入太山餓鬼畜生道中夫懷忍行慈惡來善往菩薩之上行也人即截牙象曰道士汝當却行無令群象尋足跡也象適人去遠甚痛難忍躃地大呼奄然而死即生天上群象四來咸曰何人殺吾王者行索不得還守王屍悲痛哀號師以牙還王覩象牙心即慟怖夫人以牙著手中適欲視之雷電霹靂椎之吐血死入地獄佛告諸沙門爾時象王者我身是也大婦者裘夷是獵師者調達是夫人者好首是菩薩執志度無極持戒如是

又智度論釋提問佛云

何物殺安隱　何物殺無憂　何物毒之根
吞滅一切善

佛答云

殺瞋則安隱　殺瞋則無憂　瞋爲毒之根
瞋滅一切善

又雜寶藏經偈言

得勝增長怨　負則益憂苦　不諍勝負者
其樂最第一

若行忍者則有五德一無恨二無訶三衆人所愛四有好名聞五生善道此之五德名平和事又長阿含經偈云

愚罵而智默　則爲住勝彼　彼愚無知見
謂我懷恐怖　我觀第一義　忍默爲最上
惡中之惡者　於瞋復生瞋　能於瞋不瞋
爲戰中最上　夫人有二緣　爲己亦爲他
衆人有諍訟　不報者爲勝　夫人有二緣
爲己亦爲他　見無諍訟者　不謂爲愚騃
若人有大力　能忍無力者　此力爲第一
於忍中最上　愚自謂有力　此力非爲力
如法忍力者　於力不可沮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其口言柔輭　而心懷毒害　視人甚歡喜
相隨如可親　口一而柔順　其心內含毒

如樹華色鮮　其實苦若毒

又亦嬖鳥喻經云昔有鳥名曰拘耆(此言赤頸鳥)遊在叢林樹産鴹諸子在於樹上時有拘耆與一獼猴共為親厚時叢樹間有一毒蛇伺行不在噉拘耆子無復遺餘拘耆失子悲鳴啼呼不知所在熟自思惟知蛇所噉獼猴歸見問之何為答曰蛇噉我子了盡無餘獼猴曰我當報之時毒蛇行獼猴前娩之蛇怒纏獼猴獼猴捉得頭曳至石上磨破而死棄擲而還拘耆踊躍畜生尚有報何況於人又雜譬喻經云昔有一蛇頭尾自諍頭語尾曰我應為大尾語頭曰我應為大頭曰我有耳能聽有目能視有口能食行時在前故可為大汝無此術尾曰我令汝去故得去耳若我不去以身繞木三帀三日不已不得求食飢餓垂死頭語尾曰汝可放我聽汝為大尾聞其言即時放之復語尾曰汝既為大聽汝前行尾在前行未經數歩墮大深坑而死喻衆生無智强為人我終墮三塗

又僧祇律云過去世時有一群雞依榛林住有貍侵食唯餘一雌烏來覆之共生一子子作聲時烏說偈言

此兒非我有　野父聚落母　共合生兒子
非烏復非雞　若欲學翁聲　復是雞所生
若欲學母鳴　其父復是烏　學烏似雞鳴
學雞作烏聲　烏雞若兼學　是二俱不成

此喻道俗雖持禁戒雜染不純相中似善口出惡言欲喚是善口復出惡欲喚非善相復出家又伐毒樹經云昔舍衛國有官園生一毒樹人遊樹下皆悉頭痛欲裂或患腰疼伐已還生樹中之妙衆人見喜不知諱者皆來遭死有智語之當盡其根適欲掘根復恐定死進更思惟出家學道亦復如是佛說偈言

伐樹不盡根　雖伐猶復生　伐愛不盡本
數數復生苦

心悟剋責即得初果

又孛經說偈云

惡從心生　反以自賊　如鐵生垢　消毀其形
樹繁華果　還折其枝　蚖蛇含毒　反害其軀

又善見說偈云

若人起瞋心　譬如車奔逸　車士能制之
不足以為難　人能制瞋心　此事最為難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其有從瞋恚　怨害向他人　後生墮蛇蚖
或作殘賊獸　譬如竹樹劈　芭蕉騾懷妊
還害亦如是　故當發慈心

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駝竹林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賢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多諸諂曲慳貪嫉妬終無施心乃至飛鳥驅不近舍有諸沙門及婆羅門貧窮乞匃從其乞者惡口罵之其後命終受毒蛇身還守本財有近之者瞋目猛盛怒眼視之能令使死頻婆娑羅王聞已心懷驚怪令此毒蛇見人則害唯佛能調作是念已即將群臣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具白前事唯願世尊降伏此蛇莫使害人佛唱許可於其後日著衣持鉢往詣蛇所蛇見佛來瞋恚熾盛欲螫如來佛以慈力於五指端放五色光明照彼蛇身即得清涼熱毒消除心懷喜悅舉頭四顧是何福人能放此光照我身體使得清

涼快不可言爾時世尊見蛇調伏而告本緣蛇聞佛語深自剋責蓋障雲除自憶宿命作長者時所作惡業今得是報方於佛前深生信敬佛告之言汝於前身不順我語受此蛇形今宜調順受我教勑蛇答佛言隨佛見授不敢違勑佛告蛇言汝若調順入我鉢中佛語已竟尋入鉢中將詣林中王及群臣聞佛世尊調化毒蛇盛鉢中來合國人民皆往共看蛇見衆人深生慙愧猒此蛇身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即自念言我造何福得來生天即自觀察見在世間受毒蛇身由見佛故生信敬心猒惡蛇身得來生此受天快樂今當還報佛世尊恩齎持香華光明照曜來詣佛所前禮佛足供養訖已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即於佛前說偈讚佛

巍巍大世尊　功德悉滿足　能開諸盲冥
尋得於道果　除去煩惱垢　超越生死海
今蒙佛恩德　得閉三惡道

爾時天子讚歎佛已遶佛三帀還詣天宮時頻婆娑羅王聞佛說慳貪緣時會諸人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驕薩羅國將諸比丘欲詣勸那樹下至一澤中有五百水牛甚大凶惡復有五百放牛之人遥見佛來將諸比丘從此道中行高聲叫喚唯願世尊莫此道行此牛群中有大惡牛極突傷人難可得過爾時佛告放牛人言汝等今者莫大憂怖彼水牛者設來觝我吾自知時語言之頃惡牛卒來翹尾低角刨地吼喚跳踯直前爾時如來於五指端化五師子在佛左右四面周帀有大火坑時彼惡牛甚大惶怖四向馳走無有去處唯佛足前有少許地安然清涼馳奔趣向心意泰然復無怖畏長跪伏首舐世尊足復便仰頭視佛如來喜不自勝爾時世尊知彼惡牛心已調伏即便爲牛而說偈言

盛心興惡意　欲來傷害我　歸誠望得勝
反來舐我足

時彼水牛聞佛世尊說此偈已深生慙愧欻然悟解蓋障雲除知在先身在人道中所作惡業倍生慙愧不食水草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忽然長大如八歲兒便自念言我修何福生此天上尋自觀察知在世間受水牛身蒙佛化度得來生天我今當還報佛之恩作是念已齎持香華來詣佛所光明赫弈照佛世尊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爲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遶佛三帀還升天宮時諸五百放牛人於其晨朝來詣佛所佛爲說法心開意解各獲道迹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而白佛言今此水牛及五百放牛人宿造何業生水牛中復修何福值佛世尊佛告諸比丘汝等欲知宿業所造諸惡業緣今當爲汝等說偈云

宿造善惡業　五劫而不朽　善業因緣故
今獲如是報

於賢劫中波羅柰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三藏比丘將五百弟子遊行他國在大衆中而共論義有難問者不能通達便生瞋恚反更惡罵汝等今者無所曉知强

難問我狀似水牛觝突人來時諸弟子咸皆然可各自散去以是惡口業因緣故五百世中生水牛中及放牛人共相隨逐乃至今者未得解脫佛告諸比丘欲知彼三藏比丘者今此群中惡水牛是彼時弟子者今五百放牛人是佛說是水牛因緣時各各自護身口意業猒惡生死得四沙門果有發無上菩提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正報頌曰

愚人瞋恚重　地獄被燒然　豺狼諍圍繞
蚖毒競來前　齟齬怒目食　背脇縱橫穿
自作還自受　恚火競相煎

習報頌曰

怒心多毒害　沉沒苦惡道　出彼得人身
餘報他還惱　見者求其過　憎嫌如毒草
此既無宜利　愚瞋何所寶

感應緣（略引十驗）

梁曲阿人姓弘忘名
秣陵令朱貞　南陽樂蓋卿
參軍羊道生　刺史張皐
周文帝宇文泰
陳中書舍人虞陟　庾季孫
梁武昌太守張絢　裴植

梁武帝欲為文皇帝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宣意有司使加求訪先有曲阿人姓弘忘名家甚富厚乃共親族多齎財貨往湘州治生遂經數年營得一栰可長千步材木壯麗世所希有還至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朝廷旨周乃加繩墨弘氏所齎衣裳繒綵猶有殘餘誣以涉道劫掠所得并劾造作過制非商估所宜結正處死沒入其官栰以充寺用奏遂施行臨刑之日勑其妻子可以黃紙百張并具筆墨置棺中也死而有知必當陳訴又書少卿姓名數十吞之可經一月少卿端坐便見弘來初猶避捍後稍欵服但言乞恩嘔血而死凡諸獄官及主書舍人預此獄事及署奏者以次殂歿未出一年零落皆盡皇基寺營搆始訖天火燒之略無纖芥所埋柱木入地成灰也

梁秣陵令朱貞以罪下獄廷尉平虞㦸考覈其事結正入重貞遣相聞與㦸曰我罪當死不敢祈恩但猶冀主上萬一弘宥耳明日既是墓日乞得過此奏聞可爾以不㦸答云此於理無爽何為不然謹聞命矣而朱事先入明日奏束㦸便遇客共飲致醉遂忘抽出文書且曰家人合束內衣箱中㦸復不記比至帝前頗足香橙上次第披之方見此事勢不可隱便爾上聞武帝大怒曰朱貞合死付外詳決貞聞之大恨曰虞㦸小子欺罔將死之人鬼若無知故同灰土儻其有識誓必報之貞於市始當命絕而㦸已見其來自爾後時時恒見㦸見來甚惡之又夢乘車在山下貞居山上推石壓之月餘日㦸除曲阿令拜之明日詣謝章門闕下其婦平常於宅暴卒㦸狼狽而還入室哭婦舉頭見貞在梁上㦸曰朱秣陵在此我婦豈得不死言未訖而屋無故忽崩㦸及男女婢使十餘人一時併命右丞虞隲是其宗親經始喪事見㦸還暫下堂避之僅得免難

梁廬陵王在荊州時嘗遣從事量括民田南

陽樂蓋卿亦充一使時公府舍人韋破虜發遣誡勑失王本意及蓋卿還以違悞得罪破虜惶懼不敢引愆但誣蓋卿云自爲分雪無訴也數日之間遂斬於市蓋卿號叫無由自陳唯語家人以紙筆隨斂死後少日破虜在槽看牛忽見蓋卿挈頭而入持一盌蒜齏與破虜破虜奔走驚呼不獲已而服之因此得病未幾而死杜嶷梁州刺史懷瑤第二子也任西荊州刺史性甚豪忌新納一妾年貌兼美寵愛殊深妾得其父書云比日困苦欲有求告妾倚簾讀之嶷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此事聞嶷因嚼吞之嶷謂是情人所寄遂令剖腹取書妾氣未斷而書已出嶷看訖歎曰吾不自意忿忿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其夜見妾訴嶷旬日而死襄陽人至今以爲口實

梁太山羊道生爲梁邵陵王中兵參軍其兄海珍任溠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臨還兄於近路頓待道生道生見縛一人於樹就視乃故舊部曲也見道生涕泣哀訴云溠州欲賜殺求之救濟道生問何罪答云失意逃叛道生曰此最可忿即下馬以珮刀刳其眼精吞之部曲呼天號地須臾海珍來又勸兄決斬之至座良久方覺眼在喉內噎不肯下索酒醼之頻傾數盃終不能去轉覺脹塞遂不成醼而別在路數日死當時見者莫不以爲有天道驗矣

梁東徐州刺史張皐僕射永之孫也嘗被敗入北有一土民與皐盟誓將送還南遂即出家名僧越皐供養之及在東徐亦隨至任恃其歡舊頗以言語忤皐皐便大怒遣兩門生一人姓井一人姓白皆不得其名夜往殺之爾後夕夕夢見僧越云報怨少日出射而箭帖青傷指纔可見血不以爲事後因破梨梨汁漬瘡乃始膿爛傳十許日膊上無故復生一瘡膿血與指相通月餘而死

周文帝宇文泰初爲魏丞相值梁朝喪亂梁孝元帝爲湘東王時在荊州時遣使通和禮好甚至與泰斷金立盟結爲兄弟後平侯景孝元即位泰猶人臣不加崇敬頗行凌侮又求索無猒或不愜意遂遣兵襲江陵虜俘朝士至于民庶百四十萬口而害孝元焉又魏文帝先納茹茹主郁久閭阿那瓌女爲后和親殊篤害梁王之明年瓌爲齊國所敗破國率餘衆數千奔魏而突厥舊與茹茹怨讎即遣餉泰馬三千疋求誅瓌等泰遂許諾伏突厥兵與瓌謳會醉便縛之即日滅郁久閭一姓五百餘人流血至踝茹茹臨死多或仰天而訴明年冬泰獵於隴右得病見孝元及瓌爲祟泰發怒肆罵命索酒與之兩月日死

陳主初立梁元帝第九子晉安王爲主而輔載之會稽虞陟本梁武世爲中書舍人尚書右丞于時夢見梁武謂陟曰卿是我舊左右可語陳公莫殺我孫若殺於公不好事甚分明陟既未見有篡殺兆形不敢言之數日復夢如此并語陟曰卿若不傳我意卿亦不佳陟雖嗟惋決無言理少時之間太史啓云殿內當有急兵陳主曰急兵正是我耳倉卒遣亂兵害少主自立爾後陟便得病又夢梁武曰卿不能爲我語陳主致令禍及卿與陳桑

當知也陟方封啓叙之陳主爲人甚信鬼物閻大驚遣與迎陟面相訊訪乃尤陟曰卿那不導竒事竒事六七日陟死尋有韋載之怪也

陳庾季孫性甚好殺滋味漁獵故是恒事奴婢僁罪亦或盡之常大篤病夢人謂曰若能斷殺此病當差不爾必死即於夢中誓不復殺驚寤戰悸汗流浹體病亦漸瘳後數年有三門生竊其兩妾以叛追尋獲之即並嘔殺其夕復見前人來云何故負信此人罪不至死私家不合擅刑今改決無濟理投明嘔血數日而終

梁武昌太守張絢常乘船行有一部曲役力小不如意絢便躬搖之一下即𨈆𨈆無復活狀絢遂推置江中須臾頃見此人從水而出對絢斂手曰罪不當死官枉見殺今來相報即跳入絢口絢因得病少日而死

梁裴植隨其季叔叔業自南兖州入北仕於元氏位至尚書植同堂妹夫韋伯鼎有學業恃壯業氣以自才智常輕凌植植憎之如讎後於洛下誣告植謀爲廢立植坐此死百許日伯鼎病向空而語曰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怒也須臾而卒萬納于中者北代人仕魏世爲侍中領軍明帝勲專權在内尚書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乃共勸高陵陽王雍出中中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矯詔並殺之朝野憤怒莫不切齒二年中得病見裴郭爲祟尋死(右此十驗出寃詳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

音釋

鵃(直禁切毒鳥也) 噤(巨禁切閉也) 躃(必益切仆也) 觝(典禮切觸也) 刨(步交切) 跳躑(跳他弔切越也躑直炙切跳躍也) 齷齰(齷五佳切齰仕革切齒不正也) 鬻也 劾(紇則切推窮罪人也) 紱(分勿切) 覈(下革切考實也) 騰(日切) 挈(詰結切持也) 凝(相秉切) 滏(側嫁切州名) 醯(伊昌切) 切合飲也 傒(弦雞切奴也) 悸(其季切心動也) 浹(即協切洽也) 𨈆𨈆(扶歷切𨈆音昔𨈆𨈆欲死之貌)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十惡之七) 纓九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邪見部第十三(此別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創入佛法要須信心爲首譬如有人至於寶山若無信手空無所獲故經說愚癡之人不識因果妄起邪見謗無三寶四諦無禍無福乃至無善無惡亦無善惡業報亦無今代後代衆生受生如是之人破善惡法名斷善根決定當墮阿鼻地獄也

引證部第二

如大品經云若人不信謗大乘般若經直墮阿鼻地獄無量百千萬億歲中受極苦痛從一地獄至一地獄若此劫盡生於他方大地獄中他方劫盡復生此方大地獄中如是展轉徧十方界他方劫盡還生此間大地獄中地獄罪畢生畜生中亦徧十方界畜生罪畢來生人中無佛法處貧窮下賤諸根不具常癡狂騃無所別知雖非愚畜纔是聰人妄生

異執者亦名邪見故成實論云癡有差別所以者何非一切癡盡是不善若癡增上轉成邪見則名不善業道是故從癡增長邪見則成重罪必墮阿鼻地獄直就邪見自有輕重輕者可轉重不可轉故菩薩地經云邪見有二種一者可轉二者不可轉誹謗因果言無聖人名不可轉非因見因非果見果是名可轉是故惡業名爲邪見善業者名爲正見不謗四諦迷聖道者不知理道從自心生唯常苦身以求解脫如犬逐塊不知尋本故大莊嚴論云譬如師子打射時而彼師子尋逐人來譬如癡犬有人打擲便逐瓦石不知尋本言師子者喻智慧人解求其本而滅煩惱言癡犬者即是外道五熱炙身不識心本（四面安火上有日炙身處其中以苦求道）但諸凡愚多迷真道不如觀察身心無我但學苦行以爲道者即同外道妄行邪法謬執乖真唯成惡法故智度論云邪見罪重故雖持戒等身口業好皆隨邪見惡心如佛自說譬喻如種苦種雖復四大所成皆作苦味邪見之人此亦如是雖持戒精進皆成惡法不如不執少行慧施無執易化有執難度非直自壞亦損他人故成實論云寧止不行勿行邪道身壞命終墮於惡趣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說偈責疏罪人云

汝邪見愚癡　癡罥所縛人　今墮此地獄
在於大苦海　惡見燒福盡　人中最凡鄙
汝畏地獄縛　此是汝舍宅　若屬邪見者
彼人非黠慧　一切地獄行　怨家心所誑
心是第一怨　此怨最爲惡　此怨能縛人
送到閻羅處

爾時世尊而說偈云

癡心彌泥魚　住於愛舍宅　作業時喜笑
受苦時號哭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其口有愚癡　人心懷闇冥　都不能念惡
亦無念善心　矇瞢常昏昏　萬事不能爲
如暴中炊羹　無所能成熟　多習愚癡者
諸根不完具　生於牛羊中　然後墮地獄

月光童子經亦名佛說申日經云時有長者名曰申日取外道六師語欲請佛僧令長者中門外鑿作五丈六尺深坑以炭火過半細鐵爲椽土薄覆上設衆飲食以毒著中火坑不禁毒飯足害以此圖之何憂不死如教作之外道皆喜於是申日便詣佛所慇懃請佛及諸聖衆是時世尊愍其狂愚欲濟脫之默然受請申日內喜果如其計豈知須彌之毒大千剎火刀劍鋒刃不能動佛一毛之力今以火坑毒飯欲毀於佛譬如蚊蝱欲墜大山蠅蠓之翅欲障日月徒自毀壞不如早悔爾時長者罪蓋所覆心不開解世尊心念今受長者申日之請不與常同廣現威神震動十方百千聖衆兼諸龍神空飛地行不可筭計一時到家爲作利益佛以神德即變火坑成七寶池八味具足飲飯天甘食者充悅六師惶怖各以逃竄長者歸伏稽首于地嗚呼佛足長跪自陳今以覺悟從佛得度諸來會者皆樂法音得福獲度不可稱計又觀佛三昧經云爾時世尊告父王言舍衛城中須達長者有一老母名毗低羅謹勤家業長者勅使手執庫鑰出內取與一切委之須達請佛及

僧供給所須時病比丘多所求索老母慳貪
瞋嫌佛法及與衆僧而作是言我長者愚癡
迷惑受沙門術是諸乞士多求無猒何道之
有作是語已復發惡願何時當得不聞佛名
不聞僧名如是惡聲展轉徧舍衛城末利夫
人聞此語已而作是言須達長者如好蓮華
人所樂見云何復有毒蛇護之喚須達婦而
語之言汝家老婦惡口誹謗何不擯出時須
達婦跪白夫人央掘魔等弊惡之人佛尚能
伏何況老婢末利聞之歡喜語言我明請佛
汝遣婢來到明食時長者遣婢持滿瓶金助
王供養末利見來而作是言此邪見人佛若
化度我必獲利佛於爾時從正門入難陀侍
左阿難侍右羅睺佛後老婢見佛心驚毛豎
言此惡人隨我後至即時退走從狗竇出狗
竇即閉四門皆塞唯正門開婢即覆面以扇
自障佛在其前令扇如鏡無所障礙迴顧東
視東方有佛南西北方亦皆如是舉頭仰看
上方有佛低頭伏地地化爲佛以手覆面手
十指頭皆化爲佛老婢閉目心眼開見虛空

化佛滿十方界當時城中有二十五旃陀羅
女復有五十婆羅門女及諸雜類并及末利
夫人宮中合五百女不信佛者見佛如來足
步虛空爲於老婢現無數身皆破邪見頭頂
禮佛稱南無佛稱已尋見化佛如林即發菩
提老婢邪見仍未生信由見佛故除却八十
萬億劫中生死之罪得見佛已疾走歸家白
大家言我於今日遇大惡對見於瞿曇在王
宮門作諸幻化身如金山目逾青蓮放勝光
明作此語已入木籠中以百張皮覆木籠上
白氎纏頭却卧黑處佛還祇洹末利白佛願
化邪女莫還精舍佛告末利此婢罪重於佛
無緣於羅睺羅有大因緣佛既還已遣羅睺
羅詣須達家度彼老婢羅睺變作轉輪聖王
時千二百五十比丘化爲千子到須達家以
彼老婢爲玉女寶爾時聖王即便以如意珠
照曜女面令女自見如玉女寶倍大歡喜而
作是言諸沙門等高談大語自言有道無一
効驗聖王出世弘利處多令我老弊如玉女
寶作是語已五體投地禮於聖王時典藏臣

宣王十善女聞十善心大歡喜聖王所說義
無不善爲王作禮悔過自責心既調伏時羅
睺羅及諸比丘還復本形老婢見已即作是
言佛法清淨不捨衆生如我弊惡猶尚化度
即受五戒成須陀洹將詣佛所爲佛作禮懺
悔前罪求佛出家得阿羅漢於虛空中作十
八變波斯匿王末利夫人見白佛言此婢前
世有何罪咎生爲婢使復有何福值佛得道
佛告王曰過去久遠有佛出世名一寶蓋燈
王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王名曰雜寶華光
子名快見出家學道自恃王子常懷憍慢和
尚爲說甚深般若波羅蜜經大空之義王子
聞已謬解邪說師滅度後即作是言我大和
尚空無智慧但讚空義願我後生不樂見也
我阿闍梨智慧辯才願於生生爲善知識作
是語已教諸徒衆皆行邪見雖持禁戒由謗
般若謬解邪說命終之後墮阿鼻獄八千億
劫受苦無量罪畢出獄爲貧賤人五百身中
聾癡無目千二百身恒爲人婢佛告大王時
和尚者今我身是阿闍梨者今羅睺羅是王

子比丘老婢是徒衆弟子令邪見女等發菩提心者是

又薩遮尼乾子經云昔佛在世時鬱闍延城有嚴熾王問薩遮尼乾子言若有惡人不信三寶焚燒塔寺經書形像惡言毀呰言造作者無有福德其供養者虛損現在無益未來或嫌塔寺及諸形像妨是處所破壞除滅送置餘處或破沙門房舍窟宅或取佛物法物僧物園林田宅象馬車乘奴婢六畜衣服飲食一切珍寶或捉沙門策役驅使責其發調罷令還俗或時輕心種種戲弄或時毀呰罵詈誹謗或以杖木自手鞭打或以種種傷害其身如是惡人攝在何等衆生分中答言大王攝在惡逆衆生分中大王應當上品治罪所以然者以作根本極重罪故有五種罪名爲根本何等爲五一破壞塔寺焚燒經像取三寶物自作教人見作助喜是名第一根本重罪二謗三乘法毀呰留難隱弊覆藏是名第二根本重罪三若有沙門信心出家剃除鬚髮身著袈裟或有持戒或不持戒繫閉牢獄枷鎖打縛策役驅使責諸發調或脫袈裟逼令還俗或斷其命是名第三根本重罪四於五逆中若作一逆是名第四根本重罪五謗無一切善惡業報長夜常行十不善業不畏後世自作教人堅住不捨是名第五根本重罪若犯如是根本重罪而不自悔決定燒滅一切善根趣大地獄受無間苦求無出期若國內有如是惡人毀滅三寶一切羅漢諸佛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善神不護各自相殺四方賊起龍王隱伏水旱不調風雨失時五穀不熟人民飢餓迭相食噉白骨滿野多饒疫病死亡無數人民不知自思是過反怨諸天及善神祇又觀佛三昧經云有七種重罪一一罪能令衆生墮阿鼻地獄經八萬四千大劫一不信因果二毀無十方佛三斷學般若四犯四重虛食信施五用僧祇物六逼略淨行比丘尼七六親所行不淨行又小五濁經云五逆罪外別有五逆罪第一慢二親而事鬼神第二嫉妬國君第三復生輕薄第四賤其身命而貴其財第五去福就罪又

中阿含經云佛告比丘若凡愚人作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命終之後生於惡趣泥犂之中受極苦痛一向無樂譬如有人犯盜付王治其盜罪王即遣人於晨朝時以一百戟而以刺之彼命故存至於日中王復勑以二百戟刺彼命故存至於晡時王復勑以三百戟刺彼人身分皆悉破盡其命故存佛告比丘於意云何此人被戟爲苦不耶比丘答佛一戟刺時猶尚苦痛況三百戟佛即以手取小沙石如豆等許告諸比丘我手中石比雪山石何者爲多比丘答佛雪山石多不可爲喻佛告比丘三百戟苦比泥犂苦如小沙石泥犂之苦如雪山石百千萬倍不可爲喻泥犂中苦其事云何若有衆生墮泥犂中獄卒以斧燒令極熱斫身八楞及以四方經百千歲極令苦痛而不命終要令惡盡復坐鐵牀以鐵鉗口呑熱鐵丸經百千歲復坐鐵牀洋銅灌口經百千歲復臥鐵地以熱鐵釘釘其身首經百千歲復出其舌使舐鐵地以釘釘之如張牛皮經百千歲復挽項筋縛著車上經

百千歲復燒鐵地令在上行經百千歲復燒火山令下舉足著上血肉即消舉足還生經百千歲復鑊煮之經百千歲極令苦痛而不命終要令惡盡乃得出耳是爲泥犂地獄中苦地獄罪畢生於種種畜生之中常處暗冥共相噉食受苦無量不可具說畜生罪畢或生人中若從畜生爲人甚難猶如盲龜遇浮木孔設生人中貧窮下賤爲他役使形貌醜陋或根殘缺或復短命若作惡業身死還生在泥犂中輪轉無窮不可具說佛告比丘凡夫愚人作身口意三惡行者獲罪如是佛告比丘若智慧人作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命終生於善處天上一向受樂如轉輪王與七寶俱人間四妙佛告比丘於意云何此爲樂不比丘答佛一寶一妙猶爲極樂何況七寶四妙居也佛還以手取小沙石如豆等許告諸比丘我手中石比雪山石何者爲多比丘答佛雪山石多不可爲喻佛告比丘轉輪王樂比天上樂如小沙石天上之樂如雪山石百千萬倍不可爲喻天上之樂其事云何若生天上所受六塵無不隨意受極快樂不可具說若從天上來生人間生帝王家或生大姓大富大貴饒財多寶名稱遠聞端正殊妙衆人所愛佛告比丘若智慧人作身口意三善行者獲福如是佛告比丘此是世間有漏之樂若修善根回向菩提於生死中所受果報乃至涅槃終無有盡又中阿含經云爾時斯和提中有王名蜱肆極大豐樂資財無量共斯和提梵志居士北行至尸攝和林遙見尊者鳩摩羅迦葉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問迦葉曰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衆生生沙門鳩摩羅迦葉告曰今此日月爲是今世爲後世耶王曰雖作是說然無後世無衆生生迦葉種種譬喻方便爲說固執已見而不捨之迦葉復告蜱肆汝聽我說喻若有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蜱肆猶養豬人彼行路時見有燥糞甚多無主便作是念此糞可以養飽多豬我寧可取自重而去即取負去彼於中道遇天大雨糞釋流漫澆汙其身故負持去終不棄捨彼則自受無量之惡亦爲衆人之所憎惡當知蜱肆亦復如是若汝此見欲取怖癡終不捨者汝便當受無量之惡亦爲衆人之所憎惡猶如養豬人蜱肆王言沙門雖作是說但我此見欲取恚怖癡終不能捨尊者迦葉告曰蜱肆復聽我說最後譬喻若汝知者善若不知者我不復說法蜱肆猶如大豬爲五百豬王行嶮難道彼於中道遇見一虎由見虎已便作是念而語虎曰若欲鬪者便可共鬪若不爾者借我道過彼虎聞已便語豬曰聽汝共鬪不借汝道豬復語曰虎汝小住待我披著祖父時鎧還當共戰彼虎聞已而作是念彼非我敵況祖父鎧耶便語豬曰隨汝所欲豬即還至本廁處所宛轉糞中塗身至眼已便往虎所語曰汝欲鬪者便可共鬪若不爾者借我道過虎見豬已復作是念我常不食雜小虫者以惜牙故況復當近此臭豬耶虎念是已便語豬曰我借汝道不與汝鬪豬得過已即還向虎而說頌曰

虎汝有四足　我亦有四足　汝來共我鬪
何意怖而走

時虎聞已亦復說頌而答豬曰

汝毛豎森森　諸畜中下極　豬汝可速去　糞臭不可堪

時豬自誇復說頌曰

摩竭鴦二國　聞我共汝鬪　汝來共我戰　何以怖而走

虎聞此已復說頌曰

舉身毛皆汙　汝豬臭熏我　汝鬪欲取勝　我今與汝勝

尊者迦葉告曰蜱肆若汝欲取恚怖癡終不捨者汝便自受無量之惡亦為衆人之所憎惡猶如彼虎與豬勝也蜱肆王聞歡喜奉受求上妙智

正報頌曰

六賊奸邪偽　七識亂非真　謗毀玄正理　妄語役貪瞋　惡業縱横作　忠言不喜聞　一入無間地　萬苦競纏身

習報頌曰

邪見習癡業　阿鼻受楚毒　劫盡人中生　復與邪相續　邪正既相違　自然成諂曲　此心若不改　連環未絕獄

感應緣（略引十四驗）

宋沈僧覆　沙門釋道志　東海唐文伯　廣陵周宗　瑯琊王淮之　沮渠蒙遜　崔皓　周武帝　隋趙文昌　沙門釋慧雲叔　唐太史令傅弈　刑部郎中宋行質　冀州妻滕生　姚明解

宋吳興沈僧覆大明末本土飢荒逐食至山陽晝入村野乞食夜還寄寓寺舍左右時山陽諸寺小形銅像甚衆僧覆與其鄉里數人積漸竊取遂囊篋數四悉滿焉因將還家共鑄為錢事既發覺執送出都入船便云見人以火燒之晝夜叫呼自稱楚毒不可堪忍未及刑坐而死舉體皆炘裂狀如火燒吳郡朱亨親識僧覆具見其事

宋沙門道志者北多寶僧也嘗僧令知殿塔自竊帳蓋等寶飾所取甚衆後遂偷像眉間珠相既而開穿垣壁若外盜者故僧衆不能覺也積旬餘而得病便見異人以戈矛刺之時來時去來輒驚噭應聲流血初猶日中一兩如此其後疾甚刺者稍數傷痍徧體呻呼不能絕聲同寺僧衆頗疑其有罪欲為懺謝始問猶諱而不言將盡二三日乃具自陳列泣涕請救曰吾愚悖不通謂無幽途失意作罪招此殃酷生受楚拷死縈刀鑊已糜之身唯垂哀恕今無復餘物唯衣被氈履或足充一會幷頻請願具為懺悔昔偷像相珠有二枚一枚已屬嫗人不可復得一以質錢在陳照家今可贖取道志既死諸僧合集贖得相珠幷設齋懺初工人復相珠時展轉迴趣終不安合衆僧復為禮拜燒香乃得著焉年餘而同學等於昏夜間聞空中有語詳聽即道志聲也自說云自死以來備縈痛毒方累年劫未有出期賴蒙衆僧哀憐救護贖像相珠故於苦酷之中時有間息感恩罔已故暫來稱謝言此而已聞其語時腥腐臭氣苦痛難過言終久久臭乃稍歇此事在泰始末年其

寺好事者已具條記
宋唐文伯東海贛榆人也弟好蒱博家資都盡村中有寺經過人或以錢上佛弟屢竊取久後病癩卜者云祟由盜佛錢父怒曰佛是何神乃令我兒致此吾當試更虜奪若復能病可也前縣令何欣之婦上繖成寶蓋帶四枚乃盜取之以爲腰帶不盈百日復得惡病發瘡之始起腰帶處世時在元嘉年初爾
宋廣陵周宗者廣陵肥如人也元嘉七年隨劉彥之北伐王師失利與同邑六人逃竄閭行於彭城北遇一空寺無有僧徒中有形像以水精爲相因共竊取出村貿食其一人羸病等輩輕之獨不得分既各還家三四年中宗等五人相繼病癩而死不得分者獨獲全免
宋王淮之字元曾瑯瑯人也世以儒專不信佛法常謂身神俱滅寧有三世元嘉中爲丹陽令十年得病氣絶少時還復蹔甦時建康令賀道力省疾下牀會淮之語力曰始知釋教不虛人死神存信有徵矣道力曰明府生平置論不爾今何見而異淮之斂眉答云神實不盡佛教不得不信語卒而終(右五段出冥祥記)
宋沮渠蒙遜時有沙門曇摩讖者博達多識爲蒙遜之所信重魏氏遣李順拜蒙遜爲涼王仍求曇摩讖蒙遜恡而不與摩讖意欲入魏屢從蒙遜請行蒙遜怒殺之既而左右白日見摩讖以劍擊蒙遜因疾而死(右一出寃魂志)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丙戌是北魏太平眞君七年太武皇帝信任崔皓邪佞諂諛崇重寇謙號爲天師殘害釋種毀破浮圖廢棄法祀諸臣僉曰康僧感瑞太皇創寺若也除毀恐貽後悔又於後宮內掘地得一金像皓乃穢之陰處尤痛叫聲難忍太史卜曰由犯大神故於是廣祈名山多賽祠廟而屏苦尤重內痛彌甚有信宮人屢設諫曰陛下所痛由犯釋像請祈佛者容可止苦皓曰佛爲大神耶試可求之一請便愈欣慶易心乃以車馬迎康僧會法師請求洗懺從受五戒深加敬重方知寇謙陰用邪謀乃加重罰以置四郊埋身出口令四衢行人皆用口廁以盡形命徒黨之流並皆斬決至庚寅年太武遭疾方始感悟兼有曇始白足禪師來相啓發生愧悔心即誅崔皓到壬辰歲太武帝崩孫文成立即起浮圖毀經七年還興三寶至和平三年昭玄都統沙門釋曇曜慨前陵廢欣今再興故於此臺石室寺集諸僧衆譯經傳流通後賢之徒使法藏住持千載不墜唯此掘地獲像明知秦周已有佛教驗矣
昔後周承魏運魏接晉基餘則偏王所無依據而宋齊梁陳之日自有司存國亡帝落遂即從諸筆削可不然乎周之先祖宇文覺者即西魏大丞相黑泰之世子也泰舉高陽王爲魏帝西遷長安改衣播爲皂色號大統元年一十八載改年廢帝立魏齊王四年而薨覺承魏禪當年被廢立弟毓爲帝四年而崩立弟邕爲帝太祖第三子也闊閤大度統御群小立十二年殺叔大冢宰晉國公護父子十人大臣六家改元建德至三年內納道士張賓妖佞云佛法於國不祥可滅除之至建德六年東平齊國又殄前代數百年來公私

寺塔掃地除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諸州佛寺出四十千盡賜王公三方釋子減三百萬還歸編戶帝以爲大周天下無事不謂禍災身遂大患志高慮遠改元宣政五月而崩太子贇立殺齊王父子八人改元大成二月立子衍爲太子禪位與之改元大象[十六]自號天元皇帝立四皇后威儀服飾倍多於古大象二年五月天元崩子衍立正月一日改元大定二月禪位於隋周凡五帝二十五年治於長安右二驗出唐高僧傳記

隋開皇十一年內大府寺丞趙文昌身忽暴死於數日唯心上暖家人不敢入殮後時得語眷屬怪問文昌說云吾死已有人引至閻羅王所語昌云汝一生已來作何福業昌答云家貧無物可營功德唯專心誦持金剛般若王聞此語合掌斂膝讚言善哉善哉汝能受持般若功德甚大不可思議王語所執之人好須勘當莫令錯將人來使人少時之間勘當知錯即報王言此人實錯計活更合二十餘年王聞此語即語使人汝引文昌向經藏內取金剛般若經將來使人受教即引文昌向西行五里得到藏所見數十間屋甚精華麗其中經卷皆悉徧滿金軸寶秩莊飾極好文昌見已善心彌發一心合掌閉目信手抽取一卷大小似舊誦者文昌忙怕恐非般若求使却換使人不肯然見及題[十七]云功德之中最爲第一昌即開看乃是金剛般若文昌歡喜將至王所令一人執卷在西昌令東立面向經卷遣昌誦經使人勘試一字不遺並皆通利時王放昌還家仍約束昌云汝勤受持此經勿令廢忘令一人引昌從南門出欲至門首便見周武帝在門東房內頸著三重鉗鏁即喚昌云汝是我本國人暫來至此須共汝語文昌見喚走至武帝所便即拜之帝云汝識我不文昌答云臣昔宿衛陛下奉識陛下武帝云卿既是我舊臣汝今還家爲吾具向隋文皇帝說吾諸罪並欲辯了唯滅佛法罪重未可得竟當時以衛元嵩教我滅佛法比來數追元嵩未得以是不了昌問元嵩何處去王追不得武帝答云吾當時不解元嵩意錯滅佛法元嵩是三界外人非是閻羅王所能管攝以此追之不得汝語隋帝乞吾少物營修功德冀望福資得出地獄昌受囑辭行少時出南門外見一大糞坑中有一人頭髮片出昌問引人此是何物引人答云此是秦將白起坑趙卒寄禁此中罪猶未了引人將昌至家得活昌經三日所患漸瘳昌以此事具奏文帝文帝出勑徧下國內人出一錢爲周武帝轉金剛般若經兼三日持齋仍勑錄此事入於隋史

隋東川釋慧雲范陽人十二出家遊聽爲務年至十八乘驢至於叔家叔覩其驢快將覓害之適持刀往見東牆下有黃衣人揚拳逆叱曰此道人方爲通法大士何忍欲害叔懼告婦婦曰君心無剛眼華所致耳聞已復往又見西牆下黃衣人云勿殺道人[十八]若殺大禍交及叔怖乃止明旦辭往妗家叔又持刀送之告雲曰此路幽險故送師度難雲在前行正在深阻叔在其後揮刃欲斫忽見妗夫在傍遂得免害雲都不知雲後學問名德高遠

至開皇年中領徒五百來過叔家叔見闍化深慚昔疊乃奉絹十疋夫妻發露雲始知之乃為説法永斷妄心常以此事每誡門人曰吾昔不乘好物何事累人自預學徒聞皆儉素大有聲譽不測終年

唐太史令傅弈本太原人隋末徙至扶風少好博學善天文歷數聰辯能劇談自武德貞觀許年常為太史令性不信佛法每輕僧尼至以石像為磚瓦之用至貞觀十四年秋暴病卒初弈與同伴傅仁均薛賾並為太史令賾先負仁均錢五千未償而仁均死後賾夢見仁均言語如平常賾曰因先所負錢當付誰仁均曰可以付泥犁人賾問泥犁人是誰答曰太史令傅弈是也既而寤是夜少府監馮長命又夢已在一處多見先亡人長命問經文説罪福之報未知當定有不答曰皆悉有之又問如傅弈者生平不信死受何報答曰罪福之有然傅弈已被配越州為泥犁人矣(言泥犁者依經翻為無間即大地獄也)長命旦入殿見薛賾因説所夢賾又自説泥犁人之事二人同夜闇相符會共嗟歎之罪福之事不可不信賾既見徵仍送錢付弈并為説夢後數日間而弈忽卒初亡之日大有惡徵不可具説臨在殿庭親見二官説夢皆同

唐尚書刑部郎中宋行質博陵人也性不信佛有慢謗之言至永徽二年五月病死至六月九日尚書都官令史王璹暴死經二日而甦自言初死之時見四人來至其所云官府追汝璹隨行入一大門見廳事甚壯向北為之廳上西間有一人坐形容肥黑廳東間有一僧坐與官相當皆西向北各有牀几案褥侍童子二百許人或冠或辮皆美容貌階下有吏文案有一老人著枷被縛立東階下璹至庭亦已被縛吏執紙筆問璹辭曰貞觀十八年任長安佐史之日因何改李須達籍答曰璹前任長安佐史貞觀十六年轉選至十七年蒙授司農寺府史十八年改籍非璹罪也廳上大官讀其詞辯顧謂東階下老囚曰何因妄訴耶囚曰須達年實未至由璹改籍加須達年大豈敢妄耶璹云至十七年改任告身見在請追驗之官司呼領璹者三人解璹縛將取告身告身至大官自讀之謂老囚曰他改任大分明汝無理令送老囚出北門外皆闇多有城城上皆有女牆似是惡處大官因書案上謂璹曰汝無罪放汝去璹辭拜吏引璹至東階拜辭僧印璹臂曰好去吏引璹出東南行度三重門每皆勘視臂印然後聽出至第四門門甚壯大重樓朱粉三戶並閉狀如宮城門守衛嚴又驗印聽出門東南行數十步聞有人從喚璹璹迴顧見侍郎宋行質面色慘黑色如濕地露頭散腰著故緋袍頭髮短垂如胡人者立於廳事階下有吏主守之西近城有一大木牌高一丈二尺許大書牌上曰此是勘當擬過王人其字大方尺餘甚分明廳事上有牀坐几案如官府者而無人坐行質見璹悲喜曰云汝何故得來璹曰官追勘問改籍無事放還行質捉其兩手謂璹曰吾被官責問功德簿吾手中無功德簿坐此困苦加之飢渴寒苦不可言説君可努力至我家急語令作功德也如是慇懃

四爲之璹及辭去行數十步又呼璹還未及言廳上有官人來坐怒璹曰我方勘責事汝何人輒至囚處使卒搭其耳推令去璹走又至一門門吏曰汝被搭耳耳當聾吾爲汝却其中物因以手挑其耳耳中鳴乃驗即放出門外黑如漆璹不知所在以手摸西及南皆是牆壁唯東無障礙而闇不可行立待少時見向者追璹之吏從門出來謂璹曰君尚能待我甚善可乞我錢一千璹不應內自思曰吾無罪放來何爲賄吏即謂曰君不得無行吾向若不早將汝過官令二日受縛豈不困耶璹心然之因媿謝曰依命吏曰吾不用汝銅錢欲得白紙錢期十五日來取璹許因問歸路吏曰但東行二百步當見一處牆穿破見明可推倒之即至君家璹如信行至牆之良久乃至依倒處出即至其所居隆政坊南門矣於是歸家見人坐泣入戶而甦至十五日璹忘與錢明日復病困絕見吏來怒曰君果無行期與我錢遂不與今復將汝去因即驅行出金光門令入坑璹拜謝百餘拜遂即放歸又甦璹告家人買紙百張作錢送之明日璹又病困復見吏曰君幸能與我錢而錢不好璹辭謝請更作許之又甦至二十日璹令用六十錢買白紙百張作錢并酒食自於隆政坊西門渠水上燒之既而身輕體健遂念誦不廢臨聞其事時與刑部侍郎劉燕客大理少卿辛茂將在大理鞫問請劉召璹至與辛卿等對問之云爾（右三驗出冥報記）

冀州故觀城人姜滕生武德末年忽遇惡疾遂入蒙山醫療積年不損後始還家身體瘡爛手足指落夜眠忽夢見一白石像可長三尺許謂之曰但爲我續手令爾即差至旦忽憶於武德初年在黍地裏打雀於故村佛堂中取維摩經裂破用繫杖頭嚇雀有人見者云道裂經大罪滕生反更惡罵遂入堂中打白石像右手總落夢中所見宛然舊像遂往佛前頭面作禮盡心悔過雇匠續其像手造經四十卷營一精舍一年之內病得痊愈鄉人號爲聖像其堂及像並皆見在

唐姚明解者本是普光寺沙門也性聰敏有文藻工書翰善丹青至於鼓琴亦當時獨絕每欣俗網不樂道門至龍朔元年舉應詔人赴洛陽及升第歸俗頗有餘言未幾而卒後託夢於相知淨土寺僧智整曰明解宿無福業不遵內教今受大罪非常飢乏儻有故人之情頗能惠一飡不智整夢中許諾及其寤後乃爲設食至夜纔眠即見明解來媿謝之至二年秋中又託夢於畫工曰我以不信佛法今大受苦痛努力爲我寫三二卷經執手懇懃賦詩言別敎畫工讀十八徧令記寤乃憶之其詩曰握手不能別撫膺還自傷痛矣時陰短悲哉泉路長松林驚野吹荒隧落寒霜言離何以贈留心內典章其畫工素不識字忽寤乃倩人録之將示明解知友故人皆曰是明解文體不惑聞見者莫不測然京下道俗傳之非一（出冥報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

音釋

黠下八切慧也　䔲瞢䔲都鄧切瞢安亘切䔲瞢不明也　燆正作熇呼木切熱貌　蜱符支切　炘香靳切炙也　嫗於語切老婦稱也　齏降陟　賾士革切　璹神六切　辮婢典切編髮也　倩子正切假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　緌十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此有六部

布施部　持戒部　忍辱部
精進部　禪定部　智慧部

布施部第一此別一十一部 緌十

述意部　慳偽部　局施部
通施部　法施部　量境部
福田部　相對部　財施部
隨喜部　施福部

述意部第一

夫布施之業乃是衆行之源既摽六度之初又題四攝之首所以給孤獨園散黃金而不悋須達拏主施白象而無惜尚能濟其厄難忘己形軀故薩埵投身以救飢羸之命尸毗割股以代鷹鸇之餐豈況國城妻子何足經懷寶貨倉儲寧容在意俗書云解衣推食摩頂至踵車馬衣裘朋友共弊莫不輕財重義愛賢好士且自財物無常何關人事苦心積聚竟復何施四怖交煎五家爭奪何有智人而當實翫比見凡愚悋惜家財靡有捨心而喪軀命但爲貪生恒憂不活遂使妻兒角目兄弟鬩牆眷屬乖離親朋隔絕良由慳因慳緣慳法慳業乖菩薩之心妨慈悲之道不生救護之意唯起煩惱之情如是之愆實由慳貪爲本也

慳偽部第二

如菩薩處胎經佛說偈言

世多愚惑人　守慳不布施　積財千萬億
稱言是我有　臨欲壽終時　眼見惡鬼神
刀風解其體　無復出入息　貪識隨善惡
受報甚苦辛　將至受罪處　變悔無所及

又薩遮尼揵子經偈云

貪人多積聚　得不生猒足　無明顛倒心
常念侵損他緌十　現在多怨憎　捨身墮惡道二
是故有智者　應當念知足　惜財不布施
藏舉恐人知　捨身空手去　餓鬼中受苦
飢渴寒熱等　憂悲常煎煑　智者不積聚
爲破慳貪故

又分別業報經偈云

修行大布施　急性多瞋怒　不依正憶念
後作大力龍
又菩薩本行經云若見乞者面目頻蹙當知是人開餓鬼門又大集經云有四法障礙大乘何等爲四一不樂惠施二施已生悔三施已觀過四不念菩提心復有四法一爲欲而施二爲瞋而施三爲癡而施四爲怖畏而施復有四法一不至心施二不自手施三不現見施四輕慢施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菩薩布施遠離四惡一破戒二疑網三邪見四慳悋復離五法一施時不選有德無德二施時不說善惡三施時不擇種姓四施時不輕求者五施時不惡口罵詈復有三事施已不得勝妙果報一先多發心後則少與二選擇惡物持以施人三既行施已心生悔恨復有八事施已不得成就上果一施已見受者過二施時心不平等施三施已求受者作四施已喜自讚歎五說無後乃與之六施已惡口罵詈七施已求還二倍八施已生於疑心如是施主則不能得親遇諸佛賢聖之人若以具足色香味觸施於彼者是名淨施若偏爲良福田施不樂常施是人未來得果報時不樂惠施若人施已生悔若劫他物持以布施是人未來雖得財物常耗不集若惱眷屬得物以施是人未來雖得大報身常病苦若人先不能供養父母惱其妻子奴婢困苦而布施者是名惡人是假名施不名義施如是施者名無憐愍不知恩報是人未來雖得財寶常失不集不能出用身多病苦

局施部第三

述曰或復有人許施貧者令他歡喜後悔不與招苦轉多或有衆生自無信施見他行施不能隨喜反生毀呰令他不施得罪最重或有共物偏用有過如家中財物妻子共感多人有分非獨感得於中獨悋不肯惠施障人修福得惡最深故正法念經云若有丈夫勅其婦人令施沙門婆羅門等食其婦慳惜實有言無語其夫言家無所有當以何等施與沙門及福人等如是婦人誑夫悋財而不布施身壞命終墮於針口餓鬼之中由其積習多造惡業是故婦人多生餓鬼道中何以故女人貪欲嫉妬多故不及丈夫女人小心輕心不及丈夫以是因緣生餓鬼中乃至嫉妬惡業不失不壞不朽於餓鬼中不能得脫業盡得脫從此命終生畜生中受遮吒迦鳥身（此鳥唯食天雨仰口承天雨水而飲之不得飲餘水）常患飢渴受大苦惱畜生中死生於人中以餘業故常困飢渴受苦難窮常行乞食或復於家共有供中偏食不與他人亦得重罪故正法念經云多食美食而自食噉不施妻子及餘眷屬妻子等但得齅其香氣不知其味於妻子前而獨食之以慳嫉故同業眷屬而不施與亦教他人不給妻子起隨喜心數造斯過而不改悔不生慚愧如是惡人身壞命終生於食氣餓鬼之中既生之後飢渴燒身處處奔走呻吟嗥叫悲泣愁毒唯恃塔廟及以天祀有信之人設諸供養因其香氣及齅餘氣以自活命故知衆生獨用家物及偏獨食皆得大罪或慮無財乃至水草亦不將施後受貧苦世世不絕故優婆塞戒經云無財之人自說無財是

義不然何以故一切水草人無不有雖是國王不必能施雖是貧窮非不能施何以故貧窮之人亦有食分食已洗器棄蕩滌汁施應食者亦得福德若以麈麨施於蟻子亦得無量福德果報天下極貧誰當無此塵許麨耶極貧之人誰當赤露無衣服者若有衣服豈無一線一針施人繫瘡一指許財作燈炷耶善男子天下之人誰現貧窮無有身者如其有身見他作福身應往助執役掃灑亦得福報故成實論云掃一閻浮僧地不如掃一手掌佛地

又四分律及彌沙塞律云昔佛在世時跋提城內有大居士字曰琝茶饒財珍富有大威力隨意所欲周給人物倉中有孔大如車軸穀米自出婦以八升米作飯飼四部兵及四方來者食故不盡其兒以千兩金與四部兵及四方乞者隨意不盡兒婦以一裹香塗四部兵并四方來乞者隨意令足香故不盡奴以一犂田耕七壟出米滋多其婢以八升穀與四部兵人馬食之不盡家內良賤共爭各是我福力琝茶詣佛請問誰力佛言汝等共有昔王舍城有一織師織師有婦又有一兒兒又有婦有一奴一婢一時共食有辟支佛來就舍乞食各欲當分捨與辟支佛言各減少許於汝不少在我得足即共從之辟支食已於虛空中現諸神變方去織師眷屬捨命生四天王天至于他化展轉七反餘福此生果報齊等

通施部第四

如涅槃經云菩薩凡行施時不見受者持戒破戒是田非田此是知識此非知識施時不見是器非器不擇日時是處非處亦復不計飢饉豐樂不見因果此是衆生此非衆生是福非福雖復不見施者受者及以財物乃至不見斷及果報而常行施無有斷絕菩薩若見持戒破戒乃至果報終不能施若不布施則不具足檀波羅蜜若不具足檀波羅蜜則不能成阿耨菩提譬如有人身被毒箭其人眷屬欲令安隱爲除毒故即命良醫而爲拔箭彼人方言且待莫觸我今當觀如是毒箭從何方來耶誰之所射爲是剎利婆羅門毗舍首陀復更作念是何木耶竹耶柳耶其鏃鐵者何冶所出剛耶柔耶其毛羽者是何鳥翼烏鵄鷲耶所有毒者爲從作生自然而有是人毒惡蛇毒耶如是癡人竟未能知尋便命終菩薩亦爾若行施時分別受者持戒破戒乃至果報終不能施若不能施則不具足檀波羅蜜乃至菩提又淨業障經云若菩薩觀慳及施不作二相持戒毀戒不作二相瞋恚忍辱懈怠精進亂心禪定愚癡智慧不作二相是則名爲淨諸業障又佛說太子須大拏經云佛告阿難過去不可計劫時有大國名爲葉波其王號曰温波王有二萬夫人了無有子王自禱祠諸神夫人便覺有身至滿十月太子便生字爲須大拏至年十六書藝悉備少小已來常好布施太子年大王爲納妃名曼坻國王女也端正無比太子有一男一女太子自惟欲作檀波羅蜜出城遊觀帝釋化作貧窮聾盲瘖瘂人悉在道邊太子見已愁憂不樂太子白王欲從大王乞求一願

不審聽不王答欲願何等不違汝意太子言我願欲得大王中藏所有珍寶置四城門外及著市中以用布施在所求索不逆其意王語太子恣汝所欲不違汝也太子即輦珍寶著四城門外及著市中恣人所索八方上下莫不聞知千里萬里來者恣意與之不逆其意時有敵國怨家聞太子好喜布施在所求索不逆其意即會諸臣及衆道士共集議言葉波國王有行蓮華上白象名須檀延者多力健鬪每與諸國共相攻伐此象常勝誰能往乞者諸臣或言無能往者中有婆羅門八人即白王言我能往乞當給我粮王即給之王便語言能得象者我重賞汝道士八人即詣葉波國至太子宮門悉皆拄杖俱翹一脚住自說言故從遠來欲有所乞太子聞之甚大歡喜便出迎之前爲作禮如子見父因相慰勞問何所求道士答言我聞太子好喜布施不逆人意太子名字流聞八方上徹蒼天下入黄泉布施之功德不可量欲從太子乞行蓮華上白象太子即將至廐中令取一象

道士等八人言我正欲得行蓮華上白象名須檀延者太子言此大象是我父王之所愛重王視如我若與卿者我即失父王意或逐我出國太子即自思惟我前有要在所布施不逆人意今不與者違我本心若不以此象施者何從得成無上平等即勑左右被象金鞍疾牽來出太子左手持水澡道士手右手牽象以授與之八人得象即呪願太子累騎白象歡喜而去太子語道士言卿速疾去王若知者便追奪卿道士八人即便疾去國中諸臣聞以象施怨家皆大驚怖王聞愕然今得天下有此象故此象勝於六十象力而太子用與怨家恐將失國當如之何太子如是布施中藏日空臣恐舉國及其妻子皆以與人王聞是語益大不樂王共諸臣議之將欲種種刑罰太子有大臣白王不許但逐出國置野田山中十二年許當使慙愧王即隨此大臣所言王語太子汝出國去徙汝著檀特山十二年太子白王不敢違教復願布施七日展我微心乃出國去王言汝正坐布施太

劇空我國藏失我敵寶故逐汝耳促疾出去不聽汝也太子白言不敢違戾大王教令我自有財願得布施盡之乃去不敢煩國二萬夫人共詣王所請留太子布施七日乃令出國王即聽之四遠來者恣意與之七日財盡貧者得富萬民觀喜太子辭妻妃聞愕然太子何過乃當是乎太子具答因緣是故逐我曼坻言使國豐溢富樂無極但當努力共於山中求索道耳太子言人在山中恐怖之處汝快憍樂何能忍是妃答太子我終不能相離也王者以旙爲幟火者以煙爲幟婦者以夫爲幟我但依怙太子若有來乞丐者我當應之乃至有人索求是物之者隨太子所施太子言汝能爾者大善太子與妃及其二子共至母所辭別欲去白其母言願數諫王以政治國莫邪枉人母聞辭別感激悲哀語傍人言我身如石心如剛鐵奉事大王未曾有過今有一子而捨我去我心何能不破而死太子與妃及二子俱爲父母作禮而去二萬夫人以眞珠各一顆以奉太子四千大臣以

七寶珠奉上太子太子從宮出城悉施四遠
即時皆盡國中大小數千萬人共送太子觀
者皆悉垂淚而別太子與妃俱載自御而去
前去已遠止息樹下有婆羅門來乞馬太子
即御車以馬與之以二子著車上妃於後推
太子轅中步挽而去適復前行復逢婆羅門
來乞車太子即以車與之適復前行復有婆
羅門來乞太子言我不於卿有所愛惜我財
物皆盡婆羅門言無財物者與我身上衣太
子即解與之更著一故衣適復前行復逢婆
羅門來乞太子以妃衣服與之轉復前行復
逢婆羅門來乞太子兩兒衣服與之太子布
施車馬錢財衣被了盡初無悔心大如毛髮
太子自負其兒妃抱其女步行而去相隨入
山檀特山去葉波國六千餘里去國遂遠行
在澤中大苦飢渴忉利帝釋即於曠澤化作
城郭伎樂衣食彌滿城中有人出迎太子便
可於此留止飲食以相娛樂妃語太子行道
甚極可暇止此不太子言父王徙我著檀特
山中於此留者違父王命非孝子也遂便出

城顧視不復見城轉復前行到檀特山山下
有水深不可度妃語太子且當住此須水減
乃度太子言父王徙我著山於此住者違父
王教太子慈心水中有山以堰斷水褰衣而
度即心念言水當澆灌殺諸人畜即還顧謂
水言復流如故若有欲來至我所者皆當令
度太子適語已水即復流如故前到山中見
山嶔岑樹木繁茂百鳥悲鳴流泉清池美水
甘果太子語妃觀是山中亦有學道者太子
入山山中禽獸皆大歡喜來迎太子山上有
一道人名阿周陀年五百歲有絕妙之德太
子作禮却住白言今在山中何許有好果泉
可止處耶阿周陀言是山中者並是福地所
在可止道人即言今此山中清淨之處卿云
何將妻子來而欲學道乎太子未答曼坻即
問道人言在此學道爲幾何歲道人言四五
百歲曼坻言計有吾我何時得道道人言我
實不及此事也太子即問道人言頗聞葉波
國王太子須大拏不道人言我數聞之但未
見耳太子言我正是須大拏也道人問太子

所求何等太子答言欲求摩訶衍道人言功
德乃爾令得摩訶衍不久也太子得無上道
時我當作第一神足弟子道人即指語太子
所止處太子即以法道結頭編髮以水果爲
飲食即作草屋男女別處男名耶利年七歲
著草衣隨父出入女名罽拏延年六歲著鹿
皮衣隨母出入山中禽獸皆悉歡喜來依附
太子空池皆生泉水枯木皆生華葉諸毒皆
消果樹並茂太子男女在於水邊與禽獸共
戲時拘留國有貧窮婆羅門年四十乃取婦
婦大端正婆羅門有十二醜狀類似鬼其婦
惡見呪欲令死婦行汲水道逢年少嗤說其
壻持水既歸語其壻言我適取水年少調我
爲我索奴婢我不自汲水人亦不笑我壻言
我貧當何所得婦言不爲我索奴婢者我當
便去不復共居婦言我常聞太子須大拏坐
施太劇父王徙著檀特山中有一男一女可
乞之時婆羅門即詣檀特山至大水邊但念
太子即便得度時婆羅門遂入山中逢獵師
問太子處即指示處婆羅門即到太子所太

子遥見甚大歡喜迎爲作禮因相慰勞問何所從來婆羅門言我從遠來拘留國人久聞太子好喜布施欲從太子乞丐太子言我不與卿惜我所有盡賜無以相與婆羅門言若無物者與我兩兒以爲給使如是至三太子言卿故遠來無不相與時兩兒行戲太子呼語言此婆羅門遠來乞汝我已許之汝便隨去太子即牽授與地爲震動兩兒不肯隨去還至父前長跪謂父言我宿何罪今遭値此乃以國王種爲人奴婢向父悔過從是因緣罪滅福生世世莫復値是太子語兒言天下恩愛皆當別離一切無常何可保守我得無上道時自當度汝兩兒語父言爲我謝母今便永絶恨不面別自我宿罪當遭此大苦念母失我憂苦愁勞婆羅門言我老且羸小兒各當捨我至其母所我當奈何得之當縛付我太子即反兩小兒手使婆羅門自縛之繫令相連總持繩頭兩兒不肯去以捶鞭之血出流地太子見之淚出墮地地爲之沸太子與諸禽獸皆送兩兒不見乃還時諸禽獸皆

隨太子還至兩兒戲處號呼自撲兒於道中以繩繞樹不肯去奐其母來婆羅門以捶鞭之兩兒言莫復撾我我自去耳仰天呼言山神樹神一切哀念我不見母別可語我母捨果疾來與我相見母於山中左足下癢右目復瞤兩乳汁出便自思惟未嘗有是恠當用果爲宜歸視我兒得無有他棄果走還天王帝釋知太子以兒與人恐妃障其善心便化作師子當道而蹲妃語師子願小相避使我得過師子知婆羅門去遠乃起避道令妃得過妃還見太子獨坐不見兩兒自至草屋處求之不見便還至太子所問兩兒何在太子不應爲持與誰早語我處莫令我狂如是至三太子不應妃更愁苦太子不應益我迷荒太子語妃拘留國有一婆羅門來從我乞兩兒便以與之妃聞感激躃地而倒如太山崩宛轉啼哭而不可止太子言且止汝識過去提和竭羅佛時本要不耶我於爾時作婆羅門子字鞞多衞汝作婆羅門女字羅陀汝持華七莖我持銀錢五百文買汝五華欲以

散佛汝以二華寄我上佛而求願言願我後生常爲卿妻我於爾時與汝要言欲爲我妻者當隨我意在所布施不逆人心唯不以父母施耳其餘施者皆隨我意汝答言可今以兒施而反亂我善心耶妃聞太子言心意開解便識宿命聽隨太子布施疾得所願天王帝釋見太子布施如此即下試太子知欲何求化作婆羅門亦有十二醜到太子前而作自說言常聞太子好喜布施不逆人意故來到此願乞我妃太子言諾大善可得妃言今以我與人誰當供養太子者太子答言今不以汝施者何得成無上平等太子即牽妃授之天帝釋知見太子了無悔意諸天讚歎天地大動時婆羅門便將妃去行至七步尋將妃還以寄太子莫復與人太子言何爲不取婆羅門語太子言我非婆羅門是天主帝釋故來相試欲願何等即復釋身妃即作禮從索三願一令將我兩兒去者婆羅門還賣著我本國中二令我兩兒不苦飢渴三令我及太子早得還國天主釋言當如前願太子言

願令衆生皆得度脱無復生老病死之苦帝
釋言大哉所願無上所願特尊非我所及帝
釋言畢忽然不見是時拘留國婆羅門得兒
還家婦逆罵之何忍持此兒還此兒國王種
而無慈心撾打令生瘡身體皆膿血捉持街
賣更求使者婿隨婦言即行賣之天帝行市
言此兒貴無能買者乃引至葉波國既至葉
波國中大臣人民識是太子兒大王之孫舉
國悲哀諸臣即問所從得此兒來婆羅門言
我自乞得人欲奪取中有長者而諫之曰斯
乃太子布施之心以至於此而今奪之違太
子意不如白王王聞知者自當贖之諸臣白
王王聞大驚即呼婆羅門使將兒入宮王與
夫人及諸宮女遥見兩兒莫不哽噎王問何
緣得此兒婆羅門答言我從太子求丐得耳
王呼兩兒而欲抱之兒皆啼泣而不肯就抱
王問婆羅門賣索幾錢婆羅門未答男女便
言男直銀錢一千特牛一百頭女直金錢二
千牸牛二百頭王言男兒人之所珍何故男
賤而女貴耶兒言後宫婇女與王無親或出

微賤或但婢使王意所幸便得尊貴王獨有
一子而逐之深山了無念子之意是以明知
男賤而女貴也王聞是語感激悲哀號泣交
并言我大負汝何故不就我抱汝恚我乎畏
婆羅門耶兒言不敢怨王亦不畏婆羅門本
是王孫今爲奴婢何有奴婢而就國王抱是
故不敢王聞是語倍增悲愴即如其言便呼
兩兒兒便就抱王抱兩孫手摩其頭問兩兒
言汝父在山何所飲食被服何等兒具答之
王即遣使促迎太子使以王命告太子太子
答言王徙我山中一十二年爲期今猶一年
在年滿當歸使還白王王更作手書以與太
子汝是智人去時當忍來時亦忍云何恚我
不還太子得書頂戴作禮却繞七帀便發視
之山中禽獸聞太子還跳踉宛轉自撲號呼
泉水爲空竭禽獸爲不乳百鳥皆悲鳴用失
太子故太子與妃俱還本國敵國怨家聞太
子當還即遣使者裝被白象金銀鞍勒以金
鉢盛銀粟銀鉢盛金粟送於道中以還太子
辤謝悔過言前乞白象愚癡故耳坐我之故

逐徙太子今聞來還内懷歡喜今以白象奉
還太子願垂納受以除罪咎太子答言譬如
有人設百味食持有所上其人嘔吐在地豈
復香潔可更食不令我布施譬亦若吐還終
不受速乘象去謝汝國王苦屈使者遠相勞
問於是使者即乘象還白王如是因此象故
敵國之怨化爲慈仁國王及衆臣等皆發無
上平等道意父王乘象出迎太子太子便前
頭面作禮從王而歸國中人民莫不歡喜散
華燒香以待太子太子入宫即到母前頭面
作禮而問起居王以寶藏以付太子恣意布
施轉勝於前布施不休自致得佛佛告阿難
我宿命所行布施如是太子須大拏者我身
是也時父王者今現我父閱頭檀是爾時母
者今現我母摩耶是也是時妃者今瞿夷是
時山中道人阿周陀者今目揵連是時天王
帝釋者今舍利弗是時獵師者今阿難是時
男兒耶利者今現我子羅雲是女兒罽拏延
者今現羅漢末利母是時乞兩兒婆羅門者
今調達是時婆羅門婦者今旃遮那摩是勤

若如是無央數劫常行檀波羅蜜布施如是

法施部第五

述曰此明財法相對校量優劣故智度論云佛說施中法施第一何以故財施有量法施無量財施欲界報法施出三界報財施不能斷漏法施清升彼岸財施但感人天報法施通感三乘果財施愚智俱開法施唯局智人財施唯能施者得福法施通益能所財施愚畜能受法施唯局聰人財施但益色身法施能利心神財施能增貪病法施能除三毒故大集經云施寶雖多不如至心誦持一偈法施最妙勝過飲食

又未曾有經云天帝問曰施食施法有何功德惟願說之野干答曰布施飲食濟一日之命施珍寶物濟一世之乏增益繫縛說法教化名爲法施能令衆生出世間道

又大丈夫論云財施者人道中有法施者大悲中有財施者除衆生身苦法施者除衆生心苦財施愛多者施與財寶愚癡多者施與其法財施者爲其作無盡錢財法施者爲得無盡智財施者爲得身樂法施者爲得心樂財施者爲衆生所愛法施者爲世間所敬財施者爲愚人所愛法施者爲智者所愛財施者能與現樂法施者能與天道涅槃之樂如偈曰

佛智處虛空　大悲爲密雲　施法如世雨
充滿陰界池　四攝爲方便　安樂解脫因
修治八正道　能得涅槃果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行於法施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棄捨惡事二能作善事三住善人法四淨佛國土五趣詣道場六捨所愛事七降伏煩惱八於諸衆生施福德分九於諸衆生修習慈心十見法得於喜樂

又菩薩地持論云菩薩知彼邪見求法短者不授其法不與經卷若性貪財賣經卷者亦不施與法若得經卷隱藏不現亦不施與法若非彼人所知義者亦不施與若是彼所知義於此經卷已自知義則便持經隨所樂與若未知義自須修學又知他人所有如是經示語其處若更書與菩薩當自觀心少有法慳者當持經與爲法施故我寧以法施現世癡瘂爲除煩惱猶尚應施況作將來智慧方便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能教化人具足戒施多聞智慧若以紙墨令人書寫若自書寫如來正典然後施人令得讀誦是名法施如是施者未來天上得好上色何以故衆生聞法斷除瞋心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得成上色衆生聞法慈心不殺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得壽命長衆生聞法不盜他財寶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多饒財寶衆生聞法開心樂施以是因緣未來世中身得大力衆生聞法離諸放逸以是因緣未來世中身得安樂衆生聞法除瞋癡心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得無礙辯才衆生聞法信心無疑以是因緣未來世中信心明了戒施聞慧亦復如是故知法施殊勝過於財施問既知法施勝過財施今時衆生但學法施不行財施未知得不答爲不解財施迷心而施苟求

色聲人天樂報恐墮三塗不成出世所以聖人慇懃歎法令其悟解三事體空而行財施遠成菩提涅槃勝果自餘戒忍六度萬行皆藉智慧開導成勝

又智度論云前五度等譬同盲人第六般若事同有目若不得般若開導前五便墮惡道不成出世若聞法施過於捨財愚人不解即便祕財唯樂讀經若行此法不如有人解心捨施一錢勝過迷心讀經百千萬卷是以如來設教意存解行若唯解無行解則便虛若唯行無解行則便孤要具解行方到彼岸

又菩薩藏經云當知菩薩摩訶薩具足如是四攝之法由是法故菩薩摩訶薩恒處長夜攝諸衆生何等爲四所謂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如是名爲四種攝法所言施者具有二種一者財施二者法施是爲布施言愛語者謂於一切諸來求乞或樂聞法菩薩悉能愛語慰喻言利行者謂能滿足若自若他所有意樂言同事者隨己所有智及功德爲他演說攝受建立一切衆生令其安住若智若法言法施者如所聞法廣爲他說言愛語者以無染心分別開示言利行者謂爲於他授誦經典乃至說法無有猒倦言同事者以不捨離一切智心安置含生於正法所是故菩薩於一切時常行法施若自無財隨喜他施若自有財供養智人還得聰報

又賢愚經云時諸比丘咸皆生疑賢者阿難本造何行獲斯總持聞佛所說一言不失俱往佛所而白佛言賢者阿難本與何福而得如是無量總持惟願世尊當見開示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阿僧祇劫有一比丘度一沙彌恒以嚴勅教令誦經日日課限其經足者便以歡喜若其不足苦切責之於是沙彌常懷懊惱讀經雖得復無食調若行乞食疾得食時讀經便足乞食若遲讀則不充若經不足當被切責心懷愁悶涕哭而行時有長者見其涕哭前呼問之何以懊惱沙彌答曰長者當知我師嚴難勅我讀經日日課限若其足者即以歡喜若其不充苦切見責我行乞食若疾得者讀經即足若乞遲得讀便不充若不得經便被切責以是事故我用愁耳於是長者即語沙彌從今已往常詣我家當供養食令汝不憂食已專心勤加讀經於時沙彌聞是語已得專心意勤加讀經課限不減日日常度師徒於是俱用歡喜佛告比丘爾時師者定光佛是沙彌者今我身是時大長者供養食者今阿難是乃由過去造是行故令得總持無有忘失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

音釋

鸇 諸延切鷂也 愆 丘虔切過也 滌 亭歷切洗也 琝 居貪切 飼 祥吏切以食飤人也 蘢 盧勇切蘢蔽也 鏃 作木切矢末也 鵄 稱脂切鳶也 蠕 儒純切日動也 坻 陳知切 嶔 祛音切山高峻貌 罽 居例切 撾 張瓜切擊也 蹲 徂尊切踞也 衒 熒絹切行且賣也 牸 疾置切牝牛也 踉 呂張切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廿一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量境部第六之餘施部

述曰謂能施之人行有智愚若智人行施要觀前人有益便施無益不施故優婆塞戒經云若見貧窮者先語言汝能歸依三寶受齋戒不若言能者先授三歸及齋戒後則與施物若言不能後語言能隨我語念一切法無常無我涅槃寂滅不若言能者教已便施如其無財教餘有財令作是施若其愚人貪著財物不知無常人物屬他戀著慳惜菩薩見此無益之物即令急施廢修道業故大莊嚴論云若物能令起惱則不應畜縱貪寶翫要必有離如蜂作蜜他得自不得財寶亦如是又地持論云若菩薩布施令他受苦若致逼迫若被侵欺及非法求自力他力不隨所欲爲衆生故寧自棄捨身命不隨彼欲令致逼迫則不施與非是菩薩行淨施時菩薩外不施者若有衆生求毒火刀酒媒行作戲等一切非法來求乞者菩薩不施若施與者而多起惡墮於惡道不到彼岸若他來索我之身分即須施與不須量他前人起退屈心

又智度論問云何布施得到彼岸不得到彼岸答曰如舍利弗於六十劫中行菩薩道欲度彼岸時有乞人來乞其眼舍利弗言眼無所任何以索之若須我身及以財物者當以相與答言不須唯欲得眼若汝實行檀者以眼見與爾時舍利弗出一眼與之乞者得眼於舍利弗前嗅之嫌臭唾而棄地又以脚蹹舍利弗思惟言如此弊人難可度也眼實無用而强索之既得無用而棄又以脚蹹何弊之甚如此人輩不可度也不如自調早度生死思惟是已於菩薩道退迴向小乘是名不到彼岸若能不退成辦佛道名到彼岸

福田部第七

如優婆塞戒經云若施畜生得百倍報施破戒者得千倍報施持戒者得十萬報施外道離欲人得百萬報施向道者得千億報施須陁洹得無量報向斯陁含亦無量報乃至施佛亦無量報我今爲汝分別諸福田故作是說若能至心生大憐愍施於畜生專心恭敬施於諸佛其福正等無有差別言百倍得如以壽命色力安辯施於彼者施主後得壽命色力安樂辯才各各百倍乃至無量亦復如是是故我於契經中說我施舍利弗舍利弗亦施於我然我得福多非舍利弗得福多也或有人說受者作惡罪及施主是義不然何以故施主施時爲破彼苦非爲作罪是故施主應得善果受者作惡罪自鍾已不及施主問若施聖人得福多者云何經說智人行施不揀福田答今釋此意義有多途明能施之人有愚智之別所施之境有悲敬之殊悲是貧苦敬是三寶悲是田劣而心勝敬是田勝而心劣若取心勝施佛則不如施貧故像法決疑經云有諸衆生見他聚集作諸福業但求名聞傾家財物以用布施及見貧窮孤獨呵罵驅出不濟一毫如此衆生名爲顛倒作善癡狂禍福名爲不正作福如此人等甚可憐愍用財甚多獲福甚少善男子我於一時告諸大衆若人於阿僧祇身供養十方諸佛

并諸菩薩及聲聞衆不如有人施畜生一口飲食其福勝彼百千萬倍無量無邊乃至施與餓狗蟻子等悲田最勝

又智度論云如舍利弗以一鉢飯上佛佛即迴施狗而問舍利弗誰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解佛法義佛施狗得福多若據敬法重人識位修道敬田即勝故優婆塞戒經云若施畜生得百倍報乃至須陀洹得無量報羅漢辟支尚不如佛況餘類也若據平等而行施者無問悲敬等心而施得福弘廣故維摩經云分作二分一分施彼難勝如來一分與城中最下乞人福田無二

又賢愚經云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佛已出家手自紡織預作一端金色之氎積心係想唯俟於佛既得見佛喜發心髓即持此氎奉上如來佛告憍曇彌汝持此氎往奉衆僧波提重白佛言自佛出家心每思念故手自紡織規心俟佛唯願垂慜爲我受之佛告之曰知毋專心欲用施我然恩愛心福不弘廣若施衆僧獲報彌多我知此事是以相勸

又居士請僧福田經云別請五百羅漢不如僧次一凡夫僧吾法中無受別請法若有別請僧者非吾弟子是六師法七佛所不可故知施有三種故不可以一槩論也

相對部第八

述曰此別有五種相對第一田財相對有四一田勝財劣如童子施土與佛等二財勝田劣如將寶施貧人等三田財俱勝如將寶施佛等四田財俱劣如將草施畜生等第二輕重相對有四一心重財輕如貧女將一錢施大衆得福弘多二財重心輕如王夫人心慢多將寶物施衆得福尠少(下二可知)第三空有相對一空心不空境如雖學空觀然惜財不施還得貧報二空境不空心知財不堅恒多樂施得福增多(下二可知)第四多少相對如法句喻經云施有四事何等爲四一者施多得福報少二者施少得福報多三者施少得福報少四者施多得福報亦多何謂施多得福報少其人愚癡殺生祭祠飲酒歌舞損費錢寶無有福慧是爲施多得福報少何謂施少得福報多能以慈心奉道德人衆僧食已精進學誦施此雖少其福彌大是爲施少得福報多何謂施少得福報少以慳貪惡意施凡道士俱兩愚癡是故施少得福報亦少何謂施多得福報多若有賢者覺世無常好心出財起立塔寺精舍園果供養三尊衣被履屣牀榻廚饍斯福如五大河流入于大海福流如是世世不斷是爲施多其福報亦多第五染淨相對如智度論云佛法中有四種布施一施者清淨受者不淨二施者不淨受者清淨三施受俱淨四施受俱不淨佛自供養佛故是爲二俱清淨如東方寶積佛功德力所生華寄十住法身普明菩薩送此華來上散釋迦牟尼佛知十方佛是第一福田是爲二俱清淨(餘句可解)

財施部第九

如大寶積經云財施有五種一至心施二信心施三隨時施四自手施五如法施

述曰然所施之財有是有非非法之物縱將布施得福尠少如法之財得福弘多如大寶

積經云所不應施復有五事一非理求財不以施人物不淨故二酒及毒藥不以施人亂衆生故三罝羅機網不以施人惱衆生故四刀杖弓箭不以施人害衆生故五音樂女色不以施人壞淨心故

又地持論云菩薩亦不以不如法食施所謂施出家人餘殘飲食便利洟唾膿血汗食不語不知飯及麥飯如法和應棄者謂不葱食雜汙不肉食不飲酒雜汙如是和合不如法者不以施人

又智度論云若人鞭打拷掠閉繫法得財而作布施生象馬牛中雖受畜生形負重鞭策羇靽乘騎而得好屋好食爲人所重以人供給又如惡人多懷瞋恚心由不端而行布施當墮龍中得七寶宮殿妙食好色又如憍人多慢瞋心布施墮金翅鳥中常得自在有如意寶珠以爲瓔珞種種所須皆得自恣無不如意變化萬端無事不辦又如宰官之人枉濫人民不順治法而取財物以用布施墮鬼神中作鳩槃茶鬼能種種變化五塵自娛又如多瞋很戾嗜好酒肉之人而行布施墮地夜叉鬼中常得種種歡樂音樂飲食又如有人剛慢强梁而能布施車馬代步墮虛空夜叉中而有大力所至如風又如有人妬心好諍而能以好房舍卧具衣服飲食布施故生宮觀飛行夜叉中有種種娛樂便身之物若惱前人强求人物而營福者反招其罪不如靜心修治內心得利轉勝

又優婆塞經云若惱眷屬得物以施是人未來雖得大報身當病苦若先不能供養父母惱其妻子奴婢困苦而布施者是名惡人是假名施不名義施如是施者名無憐愍不知報恩是人未來雖得財寶常求不集不能出用身多病苦以此文證强役人物營修福者反招苦報何名出益今時末世道俗詭替競興齋講强抑求財營修塔寺依經不合反招前罪不如靜坐內修實行出離中勝無過於此若有淨心爲人說法前人敬誠求法捨施即須爲說令成福智不得見有前判雷同總撥安生譏謗抑遏前福

又無性攝論釋云謂菩薩見彼有情於其財位有重業障故不施與令知惠施空無有果設復施彼亦不能受何用施爲如有頌言

如母乳嬰兒　一經月無倦　嬰兒喉若閉　乳母欲何爲

寧使貧乏於財位　遠離惡趣諸惡行
勿被富貴亂諸根　令感當來衆苦器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應時之施有五事益云何爲五一者施遠來人二者施遠去人三者施病人四者儉時施五者若初得新果蓏若穀食等先與持戒精進人然後自食是故欲行此五施當念隨時施若應時淨施者還得應時果報謂隨時所宜淨心而施若寒時施溫室氈被薪火暖食等若熱時施涼室輕衣水扇冷物等渴時與漿飢時給食風雨送供天和請僧如是隨時應情令悅未來獲福還受順報

又菩薩地持論云一切施者略說有二種一內物二外物菩薩捨身是名內施若爲食吐衆生食已吐施是名內施除上所說是名外

施菩薩內施有二種一隨時所欲作他力自在捨身布施譬如有人爲衣食故繫屬於人爲他僕使如是菩薩不爲利養但爲無上菩提爲安樂衆生爲滿足檀波羅蜜隨所欲作他力自在捨身布施二隨他所須支節等一切施與菩薩外施復有三種一隨其所求受用樂具歡喜施與二奉事彼故一切捨心一切施與菩薩內外物非無差別等施一切或有所施或有不施若於衆生樂而不安不樂不安則不施與若於衆生安而不樂亦安亦樂是則盡施

又大集經云菩薩有四種施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以紙筆墨與法師令書寫經二種種校飾莊嚴妙座以施法師三以諸所須供養之具奉上法師四無諂曲心讚歎法師

又智度論云若人布施修福不好有爲作業生活則得生四天王處若人布施加以供養父母伯叔兄弟姊妹等無瞋無恨不好諍訟又不喜諍訟之人得生忉利天乃至他化自在天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以衣施得上妙色若以食施得無上力若以燈施得淨妙眼若以乘施身受安樂若以舍施所須無乏若以淨妙物施後得好色人所樂見善名流布所求如意生上種姓是不名爲惡若爲自身造作衣服莊嚴之具種種器物作已歡喜自未服用持以施人是人未來得如意樹若有人能日日立要先施他食然後自食若違此要誓輸佛物犯則生愧如其不違即是微妙智慧因緣如是施者諸施中最上是人亦得名上施主若給妻子奴婢衣食恒以憐愍歡喜心與未來則得無量福德若復觀田倉中多有鼠雀犯暴穀米恒生憐愍復作是念如是鼠雀因我得活念已歡喜無觸惱想當知是人得福無量

又大寶積經云若以華施具陁羅尼七覺華故若以香施具戒定慧熏塗身故若以果施具足成就無漏果故若以食施具足命辯色力樂故若以衣施具足清淨色除無慚愧故若以燈施具足佛眼照了一切諸法性故若以象馬車乘施得無上乘具足神通故若以瓔珞施具足八十隨形好故若以珍寶施具足大人三十二相故若以筋力僕使施具佛十力四無畏故取要言之乃至國城妻子頭目手足舉身施與心無悋惜爲得無上菩提度衆生故

又大菩薩藏經云菩薩爲得阿耨菩提故行檀那波羅蜜多時所修布施又得十種稱讚利益何等爲十一者菩薩摩訶薩以上妙五欲施故獲得清淨戒定慧聚及以解脫解脫知見聚無不具足二者菩薩以上妙戲樂器施故獲得清淨遊戲法樂無不具足三者菩薩以足施故感得圓滿法義之足趣菩提座無不具足四者菩薩以手施故感得圓滿清淨法手拯濟衆生無不具足五者菩薩以耳鼻施故獲得諸根圓滿成就無不具足六者以支節施故獲得清淨無染威嚴佛身無不具足七者菩薩以目施故獲得觀視一切衆生清淨法眼無有障礙無不具足八者菩薩以血肉施故獲得堅固身命攝持長養一切

衆生貞實善權無不具足九者菩薩以髓腦
施故獲得圓滿不可破壞等金剛身無不具
足十者菩薩以頭施故證得圓滿超過三界
無上最上一切智智之首無不具足舍利子
菩薩摩訶薩爲得菩提行如是施攝受如是
相貌圓滿佛法稱讚利益上妙功德皆爲滿
足檀那波羅蜜多故爾時世尊而說頌曰
　行施不求妙色財　亦不願感天人趣
　我求無上勝菩提　施微便感無量福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
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男兒端正殊
妙世可希有當生之日天降大雨父母歡喜
舉國聞知相師占善因爲立字名耶奢蜜多
不飮乳餔其牙齒間自然八功德水用自充
足年漸長大見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天世
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佛爲說
宿福因緣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賢劫中有
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長者年極
老耄出家入道不能精勤又復重病良醫瞻
之敎當服酥病乃可差尋用醫敎取酥服之

於其夜中藥發熱渴馳走求水水器皆空復
趣泉河並皆枯竭如是處處求水不得深自
悔責於彼河岸脫衣繫樹捨之還來至其明
旦以狀白師師聞是語即答之言汝遭此苦
狀似餓鬼汝今可即取我瓶中水至僧中行
即受教取瓶水水盡涸竭心懷憂怖謂其命
終必墮餓鬼尋詣佛所具陳上事而白世尊
幸爲見示佛告比丘汝今當於衆僧之中行
好淨水可得脫此餓鬼之身聞已歡喜即便
僧中常行淨水經二萬歲即便命終在所生
處其牙齒間常有清淨八功德水自然充足
不飮乳餔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
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阿育王經云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及與
阿難前後圍遶入王舍城而行乞食至於巷
中見二小兒一名德勝二名無勝弄土而戲
擁土作城舍宅倉儲以土爲麨著於倉中此
二小兒見佛相好金色光明遍照城內德勝
歡喜掬倉中土名爲麨者奉上世尊而發願
言使我將來蓋於天地廣設供養緣是善根

發願功德佛般涅槃一百年後作轉輪王王
閻浮提住華氏城正法治世號阿恕伽王分
佛舍利而作八萬四千寶塔其王信心常請
衆僧宮中供養時王宮中有一婢使最貧下
賤見王作福自剋責言王先身時布施如來
一掬土故今得富貴今日重作將來轉勝我
先身罪今日厮下又復貧窮無可修福將來
轉賤何有出期思已啼哭衆僧食訖此婢掃
地糞掃中得一銅錢以此一錢即施衆僧心
生歡喜其後不久得病命終生阿育王夫人
腹中滿足十月產生一女端正殊妙世之少
雙其女右手恒常急捲年滿五歲夫人白王
所生女子一手常捲王即喚來抱著膝上王
爲摩手手即尋開當於掌中有一金錢隨取
隨生而無窮盡須臾之間金錢滿藏王怪所
以即將往問夜奢羅漢上座此女先身作何
福德於手掌中有此金錢取已無窮上座答
言此女先身是王宮人於糞掃中得一銅錢
布施衆僧以此善根得生王家以爲王女緣
昔一錢布施衆僧善根因緣恒常手中把一

六金錢取無窮盡
又雜寶藏經云昔耆闍崛山中多有僧住諸
方人聞送供者衆有一貧窮乞索女人見諸
長者送供詣山作是念言此必作會我當往
乞便向山中見諸長者以種種食供養衆僧
自思惟言彼諸人等先世修福今日富貴今
復重作未來轉勝我先不修今世貧苦今若
不作未來轉劇思已啼哭先於糞中拾得兩
錢恒常保惜以俟乞索不得之時當用買食
我今持以布施衆僧分一二日不得食意伺
僧食訖即便布施維那僧前欲爲呪願上座
不聽自爲呪願復留食施諸人既見上座乞
食諸人亦與女大歡喜云我得果報將食出
外到一樹下食訖而卧施福所感黃雲覆之
時值國王最大夫人亡來七日王遣人訪誰
有福德應爲夫人使與相師至彼樹下見此
女人相師占之此女福德堪爲夫人即以香
湯沐浴清淨與彼夫人衣服令著大小相稱
千乘萬騎將至王所王見歡喜心甚敬重後
時自念我今所以得是福報緣以兩錢施僧

故爾當知彼僧便爲於我有大重恩即白王
言我先所賤王見洗拔得爲夫人次願聽往
彼僧所報恩王言隨意夫人即便車載飲食
及以珍寶詣山布施上座即遣維那呪願不
自呪願夫人念言前施兩錢見爲呪願今載
珍寶不爲呪願年少比丘亦嫌此事上座爾
時語夫人言心念嫌我兩錢施時爲我呪願
今載珍寶不爲呪願我佛法中唯貴善心不
貴珍寶夫人先施兩錢之時善心極勝今施
珍寶吾我貢高是以我今不爲呪願諸年少
等亦莫嫌我年少比丘聞已慚愧悉皆獲得
須陁洹果夫人聽法慚愧亦得須陁洹果
又雜寶藏經云昔拘留沙國有惡生王詣園
堂上見一金猫從東北角入西南角王時見
已即遣人掘得一銅盆盆受三斛滿中金錢
漸漸深掘復得一盆如是次第得三重盆各
受三斛悉滿金錢轉復傍掘經於五里步步
之中盡得銅盆皆滿金錢王雖得錢怖不敢
用怪其所以即詣尊者迦旃延所說其因緣
尊者答王此王宿因所獲福報但用無苦王

即請問往昔因緣尊者答王乃往過去九十
一劫毗婆尸佛入般涅槃後遺法之中有諸
比丘四衢道頭施座置鉢在上教化而作是
言誰有人能舉財著此堅牢藏中若入此藏
王賊水火所不能奪時有貧人先因賣薪得
錢三文見僧教化歡喜布施即以此錢重著
鉢中發願而去去家五里步步歡喜到門欲
入復還向僧至心頂禮發願而入時貧人者
今王身是緣昔三錢歡喜施僧世世尊貴常
得如是三重銅盆滿中金錢緣五里中步步
歡喜恒於五里有此金錢以是因緣若布施
時應當至心歡喜施與勿生悔心
隨喜部第十
如優婆塞戒經云佛言若人有財見有求者
言無言慷當知是人已說來世貧窮薄德如
是之人名爲放逸自說無財是義不然何以
故一切水草人無不有雖是國王不必能施
雖是貧窮非不能施何以故貧窮之人亦有
食分食已洗器棄蕩滌汁施應食者亦得福
德若以壓麨施於蟻子亦得無量福德果報

天下極貧誰當無此塵許麨耶誰有一日不食三摶麨命不全者是故諸人應以食半施於乞者善男子極貧之人誰有赤體無衣服者若有衣服豈無一線施人繫瘡一指許財作燈炷耶天下之人誰有貧窮當無身者如其有身見他作福身應往助歡喜無猒亦名施主亦得福德或時有分或有與等或有勝者以是因緣我受波斯匿王食時亦呪願王及貧窮人所得功德等無差別如人買香塗香末香散香燒香如是四香有人觸者買者量者等聞無異而諸香不失毫釐修施之德亦復如是若多若少若麤若細若隨喜心身往佐助若遙見聞心生歡喜其心等故所得果報無有差別若無財物見他施已心不喜信疑於福田是名貧窮若多財寶自在無礙有良福田內無信心不能奉施亦名貧窮是故智者自觀餘一摶食自食則生施他則死猶應施與況復多耶智者復觀世間若有持戒多聞乃至獲得阿羅漢果猶不能遮斷飢渴等苦房舍衣服飲食臥具病藥皆由先世不施因緣破戒之人若樂行施是人雖墮餓鬼畜生常得飽滿無所乏少雖富有四天下受無量樂猶不知足是故我應爲無上道而行布施不爲人天何以故無常故有邊故若施主歡喜不悔親近善人財富自在生上族家得人天樂至無上果能離一切煩惱結縛若施主能自手施已生上姓家遇善知識多饒財寶眷屬成就能用能施一切衆生喜樂見之見已恭敬尊重讚歎

又大丈夫論云若慳心多者雖復泥土重於金玉若悲心多者雖施金玉輕於草木若慳心多者喪失財寶心大憂惱若行施者今受者喜悅自亦喜悅設有美食若不施與而食噉者不以爲美設有惡食得行布施然後食者心中歡悅以爲極美若行施竟有餘自食善丈夫者心生喜樂如得涅槃無信心者誰信是語設有麤食有飢者在前尚不能施與況餘勝妙而能與人若人於大水邊尚不能以少水施與衆生況餘好財是人於世間糞土易得於水慳貪之人聞乞糞土猶懷悋惜況復財物如有二人一則大富一則貧窮有乞者來如是二人俱懷苦惱有財物者懼其求索無財物者我當云何得少財物與之如是二人憂苦雖同果報各異貧悲念者生天人中受無量樂富慳貪者生餓鬼中受無量苦若菩薩但有悲愍心便爲具足況與少物菩薩悲心念施無有財物見人乞時不忍言無悲苦墮淚設聞他苦尚不能堪忍況復眼見他苦惱而不救濟者無有是處有悲心者見貧苦衆生無財可與悲苦歎息無可爲喻故衆生者見衆生受苦悲泣墮淚以墮淚故知其心輭菩薩淚有三時一見修功德人以愛敬故爲之墮淚二見苦惱衆生無功德者以悲愍故爲之墮淚三修大施時悲喜踊躍墮淚計菩薩墮淚已來多四大海水世間衆生捨於親屬悲泣墮淚不及菩薩見貧苦衆生無財施時悲泣墮淚菩薩聞乞者聲爲之墮淚乞者見菩薩雨淚雖不言與當知必得菩薩見乞者來時極生悲苦乞者得財物時心生歡喜得滅悲苦菩薩聞乞者言時悲泣

墮淚不能自止乞者言足爾時止菩薩修行施已衆生滿足便入山林修行禪定滅除三毒財物倍多無乞可施我今出家斷諸結使菩薩發願度諸衆生諸有所索一切皆捨有悲心者爲他故涅槃尚捨況復捨身命財有何難也捨財物者不如捨身捨身者不如捨於涅槃涅槃尚捨何有不捨悲心徹髓得自在悲作救濟者大菩薩施都無難也菩薩悲心悉得知見一切衆生身者無不是病無有知者以三事故知其有病何者爲三飲食衣服湯藥即是病相菩薩悲心以三事得顯何者爲三即是財法無畏施已菩薩與一切衆生作樂爲滅一切衆生苦故捨身救之菩薩不求果報視如芻草菩薩大悲作種種方便猶如乳聚以血施人易於世人以水用施如菩薩昔日五處出血施諸夜叉鬼踊躍歡喜無可爲喻

施福部第十一

如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信樂檀波羅蜜者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降伏慳悋煩惱二修習捨心相續三共諸衆生同其資產攝受堅固而至滅度四生豪富家五在所生處施心現前六常爲四衆之所愛樂七處於四衆不怯不畏八勝名流布遍於諸方九手足柔輭足掌安平十乃至道樹不離善知識

又大寶積經云樂施之人獲五種名利一常得親近一切賢聖二一切衆生之所樂見三入大衆時人所宗敬四好名善譽流聞十方五能爲菩提作上妙因

又菩薩善戒經云具足三種惠施乃能受持菩薩禁戒一者施二者大施三者無上施第一施者於四天下尚不悋惜況於小物是名爲施第二大施者能捨妻子第三無上施者頭目髓腦骨肉皮血菩薩具足如是三施乃具於忍能持禁戒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檀越主惠施之日得五事功德云何爲五一者施命二者施色三者施安四者施力五者施辯施命之時欲得長壽施色之時欲得端正施安之時欲得無病施力之時欲得無能勝施辯之時欲得無上正真之辯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菩薩所貪惜物若有乞人急從求索汝以此物施與我者速得成佛菩薩即應思惟若我今者不捨此物此物必當遠離於我設至死時不隨我去此物則是遠離之相今爲發菩提故須施與後死時心無有悔必生善處是得大利若猶貪者應辭謝乞者言勿生瞋恨我新發意善根未具於菩薩行法未得勢力是以未能捨於此物後得勢力善根堅固當以相與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施佛已用與不用果報已定施人及僧有二種福一從用生二從受生何以故施主施時自破慳悋受用者時破他慳悋是故說言從用生福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音釋

逼迫 逼彼側切驅偪也迫博陌切窘急也 酒媒 媒莫杯切媒酘麴也

嗅許救切以鼻嗅氣也 嫌戶兼切憎也 唾吐卧切 蹹達合切踐也 紡織紡撫兩切織之翼切 氎徒協切毛布也 髓息委切骨中脂也 槩古代切大率也 尠息淺切少也 屣所綺切履屬 榻他合切牀狹而長者 洟他計切 拷掠拷苦老切打也掠力讓切笞也 羇靽羇居宜切靽博漫切絡首曰羈縶足曰絆 翅矢利切 很戾很胡懇切不聽從也戾郎計切乖違也 譏謗譏居依切誚也謗補曠切毀也 蓏郎果切蔓生曰蓏 輸式朱切送也 悋良刃切悋也 拯之慶切救也 餔蒲故切口飼也 耄莫報切人年八十九十曰耄 涸下各切水竭也 麨尺沼切乾糗也 掬居六切兩手捧也 廝息茲切役使者 劇奇逆切尤甚也 掘其月切穿地也 懅其據慙也 滌徒歷切洒也 汁之日切 摶度官切搦聚也 炷之戍切燈炷 所[illegible]呂切 支 輭而兗切柔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廿二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持戒部第二 此別三部

述意部　勸持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竊聞戒是人師道俗咸奉心爲業主凡聖俱制良由三寶所資四生同潤故經曰正法住正法滅意在茲乎是以持戒爲德顯自大經性善可崇明乎大論或復方之日月譬若寶珠義等塗香事同惜水越度大海號曰牢船生長善芽又稱平地是以菩薩稟受微塵不缺羅漢護持纖芥無犯寧當抱渴而死弗飲水蟲乃可被繫而終無傷草葉書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言行忠信戰戰兢兢豈可放縱心馬不加韁勒馳騁情猴都無制鎖浮囊既毀前路何期德瓶已破勝緣長絕或復要聚惡人朋結兇黨更相扇動備造諐瑕無慚無愧不羞不恥日更增甚轉復沉浮似若萋蘼艾蒿枝葉皆苦訶梨果樹遍體無甘從明入闇無復出期劫數既遐痛傷難忍於是鑊湯奔沸猛氣衝天鑪炭赫焱爆聲烈地鎔銅灌口則腹爛肝銷銅柱逼身則骨肉俱盡宛轉嗚呼何可言念如斯等苦實由毀戒也

勸持部第二

如大莊嚴論云若能至心持戒乃至歿命得現果報我昔聞難提跋提城有優婆塞兄弟二人並持五戒其弟爾時卒患脅痛氣將欲絕時醫語之食新殺狗肉并使服酒所患必除病者白言其狗肉者爲可於市買索食之飲酒之事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服於酒其兄極爲困急賷酒語弟捨戒服酒以療其病弟白兄言我雖病急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飲此酒即說偈言

怪哉臨命終　破我戒瓔珞　以戒莊嚴身
不用殯葬具　人身既難得　遭值戒復難
願捨百千命　不毀破禁戒　無量百千劫
時乃值遇戒　閻浮世界中　人身極難得
雖復得人身　值正法倍難　時復值法寶
愚者不知取　善能分別者　此事亦復難
戒寶入我手　云何復欲奪　乃是怨憎者

非我之所親
兄聞是已答其弟言我以親故不爲沮壞弟
白兄言非爲親愛乃是殘敗即說偈言
我欲向勝處 毀戒令墮墜 捨戒乃如是
云何名親愛 我勤習戒根 乃欲見劫奪
所持五戒中 酒戒最爲重 今欲強毀我
不得名爲親
兄問弟言云何以酒爲戒根本耶弟即說偈
以答兄言
若於禁戒中 不盡心護持 便爲違大悲
草頭有酒滴 尚不敢嘗觸 以是故我知
酒是惡道因 在家脩多羅 說酒之惡報
唯佛能分別 誰有能測量 佛說身口意
三業之惡行 唯酒爲根本 復墮惡行中
往者優婆夷 以酒因緣故 遂毀餘四戒
是名惡行數 酒爲放逸根 不飲閉惡道
能獲信樂心 去慳能捨財 首羅聞佛說
能獲無量益 我都無異意 而欲毀犯者
略說而言之 寧捨百千命 不毀犯佛教
寍使身乾枯 終不飲此酒 假使毀犯戒
壽命百千年 不如護禁戒 即時身命滅
決定能使差 我猶故不飲 況今不定知
爲差爲不差 作是決定心 心生大歡喜
即獲見真諦 所患得消除
惟大智之人猒世修道雖具持戒內懷定慧不現持相內言實德故華嚴經云何等爲離邪命戒此菩薩不作持戒淨相欲使他知內無實德詐現實德相但持淨戒一向求法究竟薩婆若何等爲不起惡戒此菩薩不自高貴言我持戒見犯戒人亦不致呵令其憂惱但其一心持清淨戒勝果剋得不須疑惑

又菩薩藏經云舍利子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多故獲得十種清淨尸羅汝應知之何等爲十一者於諸衆生曾無損害二者於他財物不行劫盜三者於他妻妾遠諸染習四者於諸衆生不興欺誑五者和合眷屬無有乖離六者於諸衆生不起麁言由能堪忍彼惡言故七者遠離綺語凡有所言諦審說故八者遠諸貪著於他受用無我所故九者遠離瞋恚善能忍受麁言辱故十者遠離邪見由不敬事諸餘天仙及神鬼故

又大寶積經云第二持十善業戒者有五事利益一能制惡行二能作善心三能遮煩惱四成就淨心五能增長戒若人善修不放逸行八萬四千無量戒品悉皆在十善戒中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有菩薩能淨持戒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滿足一切智二如佛所學而學三智者不毀四不退誓願五安住於行六棄捨生死七慕樂涅槃八得無纏心九得勝三昧十不乏信財

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持戒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持戒常演說法二持戒常勤求法三持戒正分別法四持戒迴向菩提

引證部第三

如大莊嚴論說我昔曾聞有諸比丘與諸賈客入海採寶既至海中船舫破壞爾時有一年少比丘捉得一枚板上座比丘不得板故將沒水中于時上座恐怖惶懼恐爲水漂語年少言汝寧不憶佛所制戒當敬上座汝所

得板應以與我爾時年少即便思惟如來世尊實有斯語諸有利樂應先與上座復作是念我若以板用與上座必没水中洄澓波浪大海之難極爲深廣我於今者命將不全又我年少初始出家未得道果以此爲憂我今捨身用濟上座正是其時作是念已而說偈言

我爲自今濟　爲隨佛語勝　無量功德聚
名稱遍十方　軀命極鄙賤　云何違聖敎
我今受佛戒　至死必堅持　爲順佛語故
奉板遺身命　若不爲難事　終不獲難果
我若持此板　必度大海難　若不順聖旨
將没生死海　我今没水死　雖死猶名勝
若捨佛所敎　失於天人利　及以大涅槃
無上第一樂

說是偈已即便捨板持與上座既授板已于時海神感其精誠即接年少比丘置於岸上海神合掌白比丘言我今歸依堅持戒者汝今遭是危難之事能持佛戒海神說偈報曰

汝眞是比丘　實是苦行者　號爾爲沙門
汝實稱斯名　由汝德力故　衆伴及財寶
得免大海難　一切安隱出　汝言誓堅固
敬順佛所說　汝是大勝人　能除衆患難
我今當云何　而不加擁護　見諦能持戒
斯事不爲難　凡夫不毀禁　此乃名希有
比丘處安隱　清淨自謹愼　能不毀禁戒
此亦未爲難　未獲於道迹　處於大怖畏
捨已所愛命　護持佛敎戒　難爲而能爲
此最爲希有

又論云我昔曾聞有一比丘次第乞食至穿珠家立於門外時彼珠師爲於國王穿摩尼珠比丘衣赤往映彼珠其色紅赤彼穿珠師即入其舍爲比丘取食時有一鵝見珠赤色其狀似肉即便呑之珠師持食以施比丘尋即覓珠不知所在此珠價貴珠師貧急語比丘言得我珠耶比丘恐殺鵝取珠當設何計得免斯患即說偈言

我今護他命　身分受苦惱　更無餘方便
唯以命代彼　若言他持去　此言復不可
說自得無過　不應作妄語　我今捨身命
爲此鵝命故　故緣我護戒　因用成解脫

爾時珠師雖聞斯偈語比丘言若不見還汝徒受苦終不相置比丘即四向望無可恃怙如鹿入圍莫知所趣比丘無救亦復如是爾時比丘即自斂身端正衣服彼人語比丘言汝今與我鬪耶比丘答言不共汝鬪我自共結使鬪又說偈言

我捨身命時　墮地如乾薪　當使人稱美
爲鵝能捨身　亦使於後人　皆生憂苦惱
而捨如此身　聞者勸精進　修行於眞道
堅持於禁戒　有便毀禁戒　願樂於持戒

時穿珠師即加棒打以兩手并頭並皆被縛四向顧望莫知所告而作是念生死受苦皆應如是又說偈言

我於過去世　婬盜捨身命　如是不可數
羊鹿及六畜　捨身不可計　彼時虛受苦
爲戒捨身命　勝於毀禁戒　假欲自擁護
會歸於當滅　不如爲持戒　爲他護身命
捨此危脆身　以取解脫命　我著糞掃衣
乞食以爲業　住止於樹下　以何因緣故

乃當作偷賊　汝宜善觀察

爾時珠師語比丘言何用多語遂加繫縛倍更撾打以繩急絞耳眼口鼻盡皆血出時彼鵝者即來食血珠師瞋忿打鵝即死比丘問言此鵝死活珠師答言鵝今死活何足故問時彼比丘即向鵝所見鵝既死涕泣不樂即向鵝說偈言

我受諸苦惱　望使此鵝活　今我命未絕
鵝在我前死　我望護汝命　受是極辛苦
何意汝先死　我果報不成

珠師問比丘言鵝今於汝竟是何親愁惱乃爾比丘答言不滿我願所以不樂珠師問言欲作何願比丘以偈答言

菩薩往昔時　捨身以救鴿　我亦作是意
捨命欲代鵝　我得最勝心　欲令此鵝命
久住常安樂　由汝殺鵝故　心願不滿足

爾時比丘更具說已珠師即開鵝腹而還得珠既見珠已更舉聲號哭語比丘言汝護鵝命不惜於身使我造此非法之事即說偈言

汝藏功德事　如似灰覆火　我以愚癡故
燒然數百身　汝於佛摽相　極為甚相稱
我以愚癡故　不能善觀察　為癡火所燒
願當暫留住　少聽我懺悔　猶如脚跌者
按地還得起　南無清淨行　南無堅持戒
遭是極苦難　不行毀缺行　不遇如是惡
持戒非希有　要當值此苦　能持禁戒者
是則名為難　為鵝身受苦　不犯於禁戒
此事實難有　懺悔既訖已　即放比丘還

又大莊嚴論說有諸比丘曠野中行為賊劫掠剝脫衣裳時此群賊懼諸比丘往告聚落盡欲殺害賊中一人先曾出家語同伴言今者何為盡欲殺害比丘之法不得傷草今者以草繫諸比丘彼畏傷故終不能往四向馳告賊即以草而繫縛之捨之而去諸比丘等既被草縛恐犯禁戒不得挽絕身無衣服為日所炙蚊虻蠅蚤之所唼嬈從旦被縛至於日夕轉到日沒晦冥大暗夜行禽獸交橫馳走甚可怖畏有老比丘語諸年少說偈誡言

若有智慧者　能堅持禁戒　求人天涅槃
稱意而獲得　名稱普聞知　一切咸供養
必得人天樂　亦獲解脫果　伊羅鉢龍王
以其毀禁戒　損傷樹葉故　命終墮龍中
諸佛悉不記　彼得出龍時　能堅持禁戒
斯事為甚難　戒相極眾多　分別曉了難
如劍林棘聚　處中多傷毀　愚劣不堪任
護持如此戒

是諸比丘為苦所逼不得屈伸及以轉動恐傷草命唯當護戒至死不犯即說偈言

我等往昔來　造作眾惡業　或得生人道
竊盜婬他妻　王法受刑戮　計筭不能數
復受地獄苦　如是亦難計　或受畜生身
牛羊及雞犬　麞鹿禽獸等　為他所殺害
喪身無崖限　未曾有少利　我等於今者
為護聖戒故　分捨是微命　必獲大利益
我等今危厄　必定捨軀命　若當命終後
生天受快樂　若毀犯禁戒　現在惡名聞
為人所輕賤　命終墮惡道　今當共立要
於此至沒命　假使此日光　暴我身命乾
我要持佛戒　終不中毀犯　假使遇惡獸
摑裂我身首　終不敢毀犯　釋師子禁戒

我寧持戒死　不願犯戒生

諸比丘等聞老比丘說是偈已各正其身不動不搖譬如大樹無風之時枝葉不動時彼國王遇出田獵漸漸遊行至諸比丘所繫之處王遙見之心生疑惑謂是露形尼揵子等遣人往看諸比丘等深生慚愧障蔽其身使人審知釋子沙門何以知之右肩黑故即便還白言大王彼是沙門非爲尼揵即說偈言

王今應當知　彼爲賊所劫　慚愧爲草繫
如鉤制大象

于時大王聞是事已深生疑怪默作是念我今宜往彼比丘所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青草用繫手　猶如鸚鵡翅　又如祠天羊
不動亦不搖　雖知處危難　默住不傷草
如林爲火焚　犛牛爲尾死

說是偈已往至其所以偈問曰廿二　十

身體極丁壯　無病似有力　以何因緣故
草繫不動搖　汝等豈不知　身自有力耶
爲呪所迷惑　爲是苦行耶　爲是猒患身
願速說其意

於是比丘以偈答王曰

守諸禁戒故　不敢挽頓絕　佛說諸草木
悉是鬼神村　我等不敢違　是以不能絕
如似呪場中　爲蛇晝境界　以神呪力故
毒蛇不敢度　牟尼尊晝界　我等不敢越
我等雖護命　會歸於磨滅　願以持戒死
終不犯戒生　有德及無德　俱共捨壽命
有德慧命存　并復有名稱　無德喪慧命
亦復失名譽　我等諸沙門　以持戒爲力
於戒爲良田　能生諸功德　生天之梯隥
名稱之種子　得聖之橋津　諸利之首目
誰有智慧者　欲壞戒德瓶

爾時國王聞說偈已心甚歡喜即爲比丘解草繫縛而說偈言

善哉能堅持　釋師子所說　寧捨己身命
護法不毀犯廿二　我今亦歸命十一　如是顯大法
歸依離熱惱　牟尼解脫尊　堅持禁戒者
我今亦歸命

感應緣（略引二驗）

梁沙門釋法聰　隋沙門釋法充

後梁南襄陽景空寺釋法聰南陽新野人卓然神正性潔如玉蔬藿是甘無求滋饌因至襄陽繖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爲棲心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舍今巡山者尚識故基焉初梁晉安王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相從無故却退王慚而返夜感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然良久佇望忽變爲水經停傾仰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爾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繩牀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境內多弊虎災請聰救援聰即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便與受三歸戒勅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繫諸虎頸滿七日已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衆集諸虎亦至便與飲食解布遂爾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靈泉有五色鯉魚亦就手食云此是雌龍王與群吏嗟賞其事大施而旋有光左右數十壯人夜來欲劫所

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遏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至止其膝執金剛杵將有守護竟夜迴遑日午方返王怪其來方以事首遂表奏聞初聰住禪堂每有白鹿白雀馴伏棲止行往所及慈救爲先因見屠者驅猪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佗然不動便歸過悔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如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而返又荆州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聰所請雨使還大降陂池皆滿後卒於江陵天宮寺即是梁太一年也其寺現有碑記

隋江州廬山化城寺釋法充俗姓畢九江人也常誦法華大品末住廬山半頂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嘗安履每勸僧衆無以女人入寺上損佛化下墜俗謠然以寺基事重有不從者充歎曰生不值佛已是罪緣正教不行義須早死何慮方土不奉戒乎遂於此山香鑪峯自投而下誓粉身骨用生淨土便於中虛頭忽倒埀冉冉而下處於深谷不損一毛寺衆不知後有人上峯頂路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就而尋之乃是充也身命猶存口誦如故迎還至寺僧感死諫爲斷女人經于六年方乃卒也世世時屬隆暑屍不臭爛時當開皇之末年也（右二驗出唐高僧傳）

忍辱部第三（此別四部）

述意部　勸忍部

忍德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忍之爲德最是尊上持戒苦行所不能及是以羼提比丘被刑殘而不恨忍辱仙人受割截而無瞋且慈悲之道救拔爲先菩薩之懷愍惻爲用常應遊地獄代其受苦廣度衆生施以安樂豈容微復觸惱大生瞋恨乃至惡眼出聲慘顏厲色遂相捶打便以杖加或父子兄弟自相損害朋友眷屬反更侵傷惡逆甚於鵄梟含毒逾於蜂蠆所以歷劫怨讎生生不絕也

勸忍部第二

如菩薩藏經云夫忿恚者速能損害百千大劫所集善根若諸善根爲瞋害已復當經於百千大劫方始勤苦修行聖道若如是者阿耨菩提極難可得是故我當被忍辱鎧以堅固力摧忿恚軍舍利子我今爲汝廣說其事我念過去爲大仙人名修行處時有惡魔化作五百倓罵丈夫恒尋逐我與諸惡罵晝夜去來行住坐卧僧坊靜室聚落俗家若在街巷若空閑處隨我坐立是諸化魔以麤惡言毀罵訶責滿五百年未曾休廢舍利子我自憶昔五百歲中爲諸魔羅之所訶毀未曾於彼起微恨心恒與慈救而用觀察

又成實論云惡口罵辱小人不堪如石雨象惡口罵詈大人堪受如華雨象行者常觀前人本末因緣或於過去爲我父母養育我身不避罪福未曾報恩何須起瞋或爲兄弟妻子眷屬或是聖人昔爲善友凡情不識何須加毀

又攝論云由觀五義以除瞋恚一觀一切衆生無始已來於我有恩二觀一切衆生恒念念滅何人能損何人被損三觀唯法無衆生

有何能損及所損四觀一切衆生皆自受苦云何復欲加之以苦五觀一切衆生皆是我子云何於中欲生損害由此五觀故能滅瞋又報恩經云假使熱鐵輪在我頂上旋終不爲此苦而發於惡言

成論云行慈心者卧安覺安不見惡夢天護人愛不毒不兵水火不丧

又四分律偈云

忍辱第一道　佛說無爲最　出家惱他人
不名爲沙門

又遺教經云能行忍者乃可名爲有力大人又經云見人之過口不得言己身有惡則應發露又書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又經云讚人之善不言己美又書云君子[廿二]揚人之美不伐其[十五]善又經云布施不望彼報若得人惠毛髮已上皆當咒願慚愧奉受又書云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勿忘又云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又經云恕己可爲喻勿殺勿行杖又書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當知內外教其本均同雖形有黑白然立行無殊若乖斯旨便同鄙俗何依內外如經云佛爲衆生說法斷除無明暗惑猶若良醫隨疾授藥是名內教又書云天道無親唯仁是輿是名外教又若出家之人能觀苦空無常無我猒離生死至求出世是爲依內若乖斯行翻爲外俗在家之人若能猒捨俗情依慕高志專崇三寶修持四德奉行孝悌仁義禮智貞和愛敬能行斯行翻同爲內若違斯旨還同外道在俗之人能隨內教便悟眞理心常會道漸進勝途至趣菩提旣知如是欲行此行唯須自卑推德與他如拭塵巾攬垢向己持淨與人故經云退而得者佛道也故書云君子讓而得之爲是義故常須進勝他人恒須剋己責躬也

忍德部第三

如大寶積經云第三忍辱有十事一不觀於我及我所相二不念種姓三破除憍慢四惡來不報五觀無常想六修於慈悲七心不放逸八捨於飢渴苦樂等事九斷除瞋恚十修習智慧若人能成如是十事當知是人能修於忍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住於慈忍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火不能燒二刀不能割三毒不能中四水不能漂五爲非人所護六得身相[廿二]莊嚴七閉諸惡道[十六]八隨其所樂生於梵天九晝夜常安十其身不離喜樂

又私呵昧經云佛言忍有六事得一切智何等爲六一得身力二得口力三得意力四得神足力五得道力六得慧力

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忍辱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於求法時忍他惡罵二於求法時不避飢渴寒熱風雨三於求法時隨順和尚阿闍梨行四於求法時能忍空無相無願

又比丘避女人惡名經偈云

雖聞多惡名　苦行者忍之　不應苦自言
亦不應起惱　聞聲恐怖者　是則林中獸
是輕躁衆生　不成出家法　仁者當堪耐
下中上惡聲　執心堅住者　是則出家法
不由他人語　令汝成劫賊　亦不由他語

今汝得羅漢　如汝自知已　諸天亦復知

引證部第四

如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阿練若池水邊有二鴈與一龜共結親友後時池水涸竭二鴈作是議言今此池水涸竭親友必受大苦議已語龜言此池水涸竭汝無濟理可啣一木我等各啣一頭將汝著大水處啣木之時慎不可語即便啣之經過聚落諸小兒見皆言鴈啣龜去鴈啣龜去龜即瞋言何預汝事即便失木墮地而死爾時世尊因此說偈言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應毀反譽　應譽反毀　自受其殃　終無復樂

佛言龜者調達是也昔以瞋語致有死苦今復瞋罵如來墮大地獄

又法句喻經云昔者羅雲未得道時心性麤獷言少誠信佛勑羅雲汝到賢提精舍中住守口攝意勤修經戒羅雲奉教作禮而去住九十日慚愧自悔晝夜不息佛往見之羅雲歡喜趣前禮佛安繩牀坐佛踞繩牀告羅雲曰澡盤取水為吾洗足羅雲受教為佛洗足洗足已訖佛語羅雲汝見澡盤中洗足水不羅雲白佛唯然見之佛語羅雲此水可用飲食以不羅雲白言不可復用所以者何此水本實清淨今以洗足受於塵垢是故不可復用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為吾子國王之孫捨世榮祿得為沙門不念精進攝身守口三毒垢穢充滿胷懷亦如此水不可復用佛語羅雲棄澡盤中水羅雲即棄佛語羅雲澡盤雖空可用盛飲食不耶白佛言不可復用所以然者用有澡盤之名曾受不淨故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為沙門口無誠信心性剛強不念精進曾受惡名亦如澡盤不中盛食佛以足指撥却澡盤應時輪轉而走自跳而墮數返乃止佛語羅雲汝寧惜澡盤恐破不羅雲白佛洗足之器賤價之物意中雖惜不大殷勤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為沙門不攝身口麤言惡說多所中傷衆所不愛智者不惜身死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苦惱無量諸佛賢聖所不愛惜亦如汝言不惜澡盤羅雲聞之慚愧怖悸譬如戰象兩牙二耳四脚及尾九兵皆嚴先須護鼻所以者何象鼻輭脆中箭即死人犯九惡唯當護口所以護口當畏三塗十惡盡犯不護口者如象損鼻人犯十惡不惟三塗毒痛辛苦即說偈云

我如象鬪　不恐中箭　常以誠信　度無戒人
譬象調伏　可中王乘　調為尊人　乃受誠信

羅雲聞佛懇惻之誨感激自厲剋骨不忘精進柔和懷忍如地識想靜寂即得阿羅漢道

又羅雲忍辱經云爾時羅雲向一不信婆羅門家乞食悋惜不與羅雲被打頭破血出復撮沙鉢中羅雲含忍心不加報即持鉢至河洗頭鉢已而自說云我自行分衛無事橫忤我我痛斯須閒奈彼長苦何猶如利劍割臭屍臭屍不知痛非劍之不利又如天甘露飼彼溷猪食溷猪捨之走非是甘露之不美我以佛真言訓世凶愚凶愚不思豈不然乎還已白佛佛言夫惡心之興是以之衰輕薄惡人命終于夜半當入無擇地獄之中獄鬼加痛毒無不至八萬四千歲其壽乃終鬼神更

受舍毒蟒身毒還自害其身終而復始續受蝮形常食沙土萬歲乃畢以瞋恚意向持戒人故受毒身以沙土投鉢中故世世食沙土而死罪畢為人母懷之時當有重病家中日耗見生鈍頑都無手足其親驚怪皆曰何妖來為不祥即取掮之著于四衢路人往來無不愕然競以瓦石刀杖擊頭陷腦窮苦旬日乃死死後魂靈即復更生輙無手足鈍頑如前經五百世重罪乃畢後生為人常有頭痛之患夫人處世不能忍者所生之處不值佛世遠法遠僧常在三塗若蒙餘福得出為人稟性常愚凶虐自逐為人醜陋衆所惡憎生輙貧窮聖賢不祐

又雜阿含經云爾時尊者舍利弗大目揵連住耆闍崛山中時尊者舍利弗新剃髮時有伽吒及優波伽吒鬼優波伽吒鬼見尊者舍利弗新剃鬚髮語伽吒鬼言我今當往打彼沙門頭伽吒鬼言汝莫作是語此沙門大德大力汝莫起瞋長夜得大不饒益苦如是再三說時優波伽吒鬼再三不用伽吒鬼語即以手打尊者舍利弗頭打已尋自言喚燒我伽吒責我伽吒再三喚已陷入地中墮阿毗地獄目連聞舍利弗為鬼所打即往問言云何尊者苦痛可忍不舍利弗答言尊者目連雖復苦痛意能堪忍不至大苦目連語舍利弗言奇哉尊者舍利弗真為大德大力此鬼若以手打耆闍崛山者能令碎如糠糟況復打人而不苦痛爾時舍利弗語目連我實不大苦痛時舍利弗大目揵連共相慰勞時世尊以天耳聞其語聲已即說偈言

其心如剛石　堅住不傾動　染著心已離
瞋者不及報　若如此修心　何有苦痛憂

又新婆沙論云曾聞過去此賢劫中有王名羯利時有仙人號為忍辱住一林中勤修苦行時羯利王除去男子與內宮眷屬作諸妓樂遊戲林間縱意娛樂經久疲猒而便睡眠內宮諸女為華果故遊諸林間遙見仙人於自所止端身靜思便馳趣之皆集其所到已頂禮圍遶而坐仙人即為說欲之過所謂諸欲皆是不淨臭穢之法是可呵責是可猒患誰有智者當習近之諸婇皆應生猒捨離王從睡覺不見諸女便作是念將無有人誘牽去耶即拔利劍處處求覓乃見諸女在仙人邊圍遶而坐生大瞋恚是何大鬼誘我諸女即前問之汝是誰耶答言我是仙人復問在此作何事耶答曰修忍辱道王作是念此人見我瞋故便言我修忍辱我今試之即復問言汝得非想非非想處定耶答言不得次第責問乃至汝得初靜慮耶答言不得王倍瞋忿語言汝是未離欲人云何恣情觀我諸女復言我是修忍辱人可伸一臂試能忍不爾時仙人便伸一臂王以利劍斬之如斷藕根墮於地上王復責問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修忍辱人時王復命伸餘一臂即復斬之如前責問仙人亦如前答言我是修忍辱人如是次斬兩足復截兩耳又割其鼻一一責問答皆如前令仙人身七分墮地作七瘡已王心便止仙人告言王今何故自生疲猒假使斷我一切身分猶如芥子乃至微塵我亦不生一念瞋忿所言忍辱終無有二復發是願如

汝今日我實無辜而斷我身令成七分作七瘡孔我未來世得阿耨菩提時以大悲心不待汝請最初令汝修七種道斷七隨眠當知爾時忍辱仙人者即今世尊釋迦牟尼是羯利王者即今具壽憍陳那是故憍陳那見聖諦已佛以神力除破闇障令其憶念過去世事使便自見爲羯利王佛爲仙人自以利劍斷佛七支作七瘡孔佛不瞋恨及以誓願欲饒益之佛豈違背昔願憍陳那聞已極懷耻愧合掌恭敬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音釋

轡勒轡兵媚切勒歷德切轡勒馬頭絡銜也 騁丑郢切馳騖也 僁瑕僁去乾切瑕胡加切僁瑕並過也 葶藶葶特丁切藶郎擊切 艾五蓋切草名 沸方味切涌也 衝尺容切突也 赫呼格切明盛也 爆北教切火烈也 療力嬌切治病也 沮慈呂切過也 殁莫勃切終也 薩婆若梵語也此云一切智若爾者切 枚莫杯切猶箇也 洄澓洄戶恢切澓房六切洄澓水旋流也 撾陟瓜切捶擊也 絞古巧切絣縛也 跌徒結切踏也 剝北角切撓也 挽無遠切掣也 唼嬈唼子合切齧也嬈而沼切擾同 摑古獲切打也撓也 犛謨交切長髦牛也 梯隥梯他奚切階也隥都鄧切登陟之道也 藿忽郭切香草也 佇直呂切立也 遏烏割切止也 馴詳遵切以漸而致曰馴 仡魚乞切勇壯也 陂波爲切障水澤也 謠餘昭切 仞而振切八尺曰仞 鴟梟鴟赤脂切梟古堯切鴟梟惡鳥名 蠆丑戒切毒蟲也 獷古猛切獷惡也 踞居御切據物而坐曰踞 跳徒弔切超越也 悸其季切心動也 撮七活切最聚而捎取也 飼祥吏切以食食之也 涸胡固切 蟒莫朗切蛇名 蝮方六切毒蟲也 愕五各切驚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世三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精進部第四此別四部

述意部　懈惰部

策修部　進益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忍行之情猶昧審的之旨未顯所以策惰令心不懈是故經曰汝等比丘當勤精進十力慧日既已潛没汝等當爲無明所覆又言闡提之人屍卧終日當言成道無有是處釋論云在家懈息失於俗利出家懶惰喪於法寶是以斯那勇猛諸佛稱揚迦葉精奇如來述讚書云夙興夜寐竭力致身乃曰忠臣方稱孝子故知放逸懈息之所不尚精進劬勞無時不可豈得恣其愚懷縱情憍蕩致使善根種子不復開敷道樹枝條彌加枯萃況復命屬死王名繫幽府奄歸長夜頓罷資粮冥曹考問將何酬答當於此時悔惰何及是故今者勸諸行人閒身餘力預備前粮常須檢校三業勿令違於六時每於晝夜從旦至中

從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曉乃至一時一刻一念一剎那檢校三業幾心行善幾心行惡幾心行孝幾心行逆幾心行猒離財色心幾心行貪著財色心幾心行人天善根業幾心行三塗不善業幾心猒離名聞著我心幾心貪求名聞著我心幾心欣修三乘出世心幾心輕慢三乘深樂世間心如是善惡日夜相違行者常須檢校勿令放逸墮於邪網恒省三業遞相誡勗心口相訓心語口言汝常說善莫說非法口還語心汝思正法莫思非法心復語身汝勤精進莫行懈怠如是我心自制我口自慎我身自禁如是自策足得高昇何勞他控橫起怨憎故經曰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定生善道身行惡口行惡意行惡定生惡趣又如快馬顧影馳走不同駑畜加諸杖捶若不自誡要假他呵反增觸惱益罪尤深也

懈惰部第二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阿難夫懈怠者衆行之累居家懈怠則衣食不供產業不舉出家懈怠不能出離生死之苦一切衆事皆由精進而得興起是時帝釋便說偈言

欲求最勝道　不惜其軀命　棄身如糞土
解了無吾我　雖用財寶施　此事不為難
勇猛如是者　精進得佛疾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有人懈惰種不善行於事有損若能不懈惰此最精妙所以然者彌勒菩薩經三十劫應當作佛我以精進力勇猛之心使彌勒在後成佛是故當念精進勿有懈怠

又譬喻經云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俱為沙門兄持戒坐禪一心求道而不布施弟布施修福而喜破戒兄從釋迦出家得阿羅漢果衣常不充食常不飽弟生象中為象多力能却怨敵國王所愛金銀珍寶瓔珞其身封數百戶邑供給此象隨其所須時兄比丘值世大儉遊行乞食七日不得末後得少麤食劣得濟命先知此象是前世弟便往詣象手捉象耳而語之言我昔與汝俱有罪也象思比丘語即識宿命見前因緣愁憂不食象子怖懼便往白王王問象子先無人犯此象不象子答曰無他異人唯一沙門來至象邊須臾便去王即遣人覓得沙門問言至象邊何所道耶沙門答曰我語象云我與汝俱有罪耳沙門向王具說如上王意便悟即放沙門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與無央數之衆而為說法有一長老比丘向世尊舒脚而睡有脩摩那沙彌年向八歲去世尊不遠結跏趺坐繫念在前世尊遙見長老比丘舒脚而眠復見沙彌端坐思惟便說偈言

所謂長老者　未必剃鬚髮　雖復年齒長
不免於惡行　若有見諦法　無害於群萌
捨諸穢惡行　此名為長老　我今謂長老
未必先出家　修其善本業　分別於正行
設有年幼少　諸根無漏缺　此謂名長老
分別正法行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頗見此長老舒脚而睡乎諸比丘對曰如是悉見世尊告曰此長老比丘前五百世中恒為龍身今設命終當生龍中所以然者無有恭敬於佛法衆若

無恭敬之心於佛法衆者命終皆當生龍中汝等頗見脩摩那沙彌年向八歲去我不遠端坐思惟不諸比丘對曰悉見世尊曰此沙彌却後七日當得四神足及得四諦之法以是之故恒常勤加恭敬佛法之衆

又佛說馬有八態譬人經云佛告諸比丘馬有弊惡八態何等爲八一態者解羈韁時便掣車欲走二態者車駕跳梁欲齧其人三態者便舉前兩脚掣車而走四態者便蹹車軨五態者便人立持軛摩身抄車却行六態者便傍行斜走七態者便掣車馳走得值溷泥止住不行八態者懸箢餧之熟視不食其主牽去欲駕之時遽舍嗡嗌飲食不得佛言人亦有弊惡八態何等爲八一態者聞說經便走不欲樂聽如馬解羈韁掣車走時二態者聞說經意不解不知語所趣向便瞋跳梁不欲樂聞如馬駕車時跳梁欲齧人時三態者聞說經便逆不受如馬舉前兩脚掣車走時四態者聞說經便罵如馬蹹車軨時五態者聞說經便起去如馬人立持軛摩身抄車却行時六態者聞說經不肯聽顒頭邪視耳語如馬傍行斜走時七態者瞋說經便欲窮難刷之不能相應答便死抵妄語如馬得溷泥便止不復行八態者聞說經不肯聽及念婬泆多求不欲聽受死入惡道時乃遽欲學問行道亦不能復得行道如馬懸箢餧之熟視不肯食其主牽去欲駕之乃遽舍嗡嗌亦不得食佛言我說馬有八態惡人亦有八惡態如是比丘聞經歡喜作禮而去

策修部第三

如持世經云寶光菩薩於閻浮檀金佛所發於精進但爲入如是法方便門二十億歲終不生惡心若利養心又寶光菩薩如是精進二十億歲未曾發起婬恚癡心又無量意菩薩無量力菩薩於四萬歲中終不睡眠常不滿腹食亦不臥若坐若經行但念五取陰相

又大集經云法語比丘二萬年中無有睡眠然後上昇虛空一多羅樹結跏趺坐滿一千年不動不搖法喜爲食獲得比智樂說無礙

又譬喻經云羅閱祇國沙門坐自誓曰我不得道終不起欲睡眠作錐長八寸刺兩胜痛不得眠一年得道

又薄俱羅經云薄俱羅稱言我從出家以來十八年中未曾偃卧脇一著牀背有所倚

又遺教經云汝等比丘若勤精進則事無難者是故汝等常勤精進譬如小水常流則能穿石若行者之心數數懈廢譬如鑽火未熱而息雖欲得火火難可得是名精進

又智度論云身精進爲少心精進爲大外精進爲少內精進爲大復次佛說意業力大故如仙人瞋時能令大國磨滅復次身口作五逆罪大果報一劫在阿鼻地獄受意業力得生非有想非無想處壽八萬大劫亦在十方佛國壽命無量以是故身口精進爲少意精進爲大如是諸經廣歎精進一心正念速得道果未必要須多聞

又智度論云若人欲得所聞皆持應當一心憶念令念增長於相似事繫念令知所不見事如周利槃陁迦比丘繫心拭屣物中念憶禪定除心垢法乃得羅漢果彼人暗鈍令誦

掃篲兩字猶不俱得得掃忘篲得篲忘掃如
此矇鈍尚得聖道何況利人不得聖道天下
極鈍豈過於此佛法貴行不貴不行但能勤
行縱復寡聞亦先入道
又毗婆沙論云如二人俱至一方一乘疾馬
一乘鈍馬雖乘鈍馬以前發故先有所至信
解脫人勤行精進先至涅槃即是周利等也
又六度集經云佛告弟子當勤精進聽聞諷
誦莫得懈怠陰蓋所覆吾念過去無數劫時
有佛名一切度王是時衆中有兩比丘一名
精進辯一名德樂止共聽法精進辯者聞經
歡喜應時即得阿惟越致神通具足德樂止
者睡眠不覺獨無所得時精進辯謂德樂止
言佛者難值億百千世時乃一出當勤精進
爲衆善本如何睡眠時德樂止聞其教詔便
即經行於祇樹間甫始經行復住睡眠如是
煩亂不能自定詣泉側坐欲思惟復生眠睡
時精進辯便以善權往而度之化作蜂王飛
趣其眼如欲螫之時德樂止驚覺而坐畏此
蜂王須臾復睡時蜜蜂王飛入腋下螫其胷
腹德樂止驚心中悚悸不敢復睡時泉水中
有雜色華種種鮮潔時蜜蜂王飛住華上食
甘露味時德樂止端坐視之畏復飛來不敢
睡眠思惟蜂王觀其根本蜂王食味不出華
中須臾之頃蜂王睡眠墮汙泥中身體沐浴
已復還飛住其華上時德樂止向蜜蜂王說
偈言

是食甘露者　其身得安隱　不當復持歸
遍及其妻子　如何墮泥中　自汙其身體
如是爲無黠　毀其甘露味　又如此華者
不宜久住中　日沒華還合　求出則不能
當須日光明　爾乃復得出　長夜乏疲冥
如是甚勤苦

時蜜蜂王向德樂止說偈報言

佛者譬甘露　聽聞無猒足　不當有懈怠
戀蓋於一切　五道生死海　譬如墮汙泥
愛欲所纏裹　無智爲甚迷　日出衆華開
譬佛之色身　日入華還合　世尊般泥曰
值見如來世　當勤精進受　除去睡陰蓋
莫呼佛常在　深法之要慧　不以色因緣
其現有著者　當知爲善權　善權之所度
有益不唐舉　而現此變化　亦以一切故

時德樂止聽聞其說即得不起法忍解諸法
本逮陁隣尼佛告阿難爾時精進辯者今我
身是德樂止者彌勒是也我於爾時俱與彌
勒共聽經法彌勒爾時睡眠獨無所得我不
行善權而救度者彌勒至今在生死中未得
度脫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比丘日至城外曠野塚
間路由他田乃得達過其主見已便興瞋恚
此何道人日此來往不修道德即問道人汝
何乞士在吾田中縱橫往來乃成人蹤道人
報曰吾有鬪訟來求證人故行田中田主宿
緣鈎連應蒙得度便逐道人私匿從行見曠
塚間屍骸狼籍膖脹臭爛鳥獸食噉散落異
處或有食噉盡不盡者有似灰鴿色者疽蟲
吮嗽臭穢難近比丘舉手語彼人曰此諸鳥
獸是我證人其人問曰此諸鳥獸何爲證人
汝今比丘與誰共諍比丘報曰心之爲病多
諸漏患我觀此骸分別惡露便還房室還自

觀身從頭至足與彼無異然此心意流馳萬端追逐幻偽色聲香味細滑之法我今欲誠心之源本汝心當知興起是念無令將吾入地獄餓鬼之中我今凡夫未脫諸縛然此心賊不見從命以是之故日往曠野為說惡露不淨之想復與心說心為卒暴亂錯不定心今當改無造惡緣時彼田主聞道人教以手揮淚哽咽難言然彼田主於迦葉佛十千歲中修不淨想壽時分別三十六物惡露不淨爾時比丘及彼田主即彼曠野大畏塚間得須陀洹道故知前聖後聖通誡殷勤不得輕怠自損來報眷屬非久暫時緣合善惡交報親疎何定不得偏執貪著室家縱得榮位暫時非久比見愚俗不知無常廣事田宅愛戀妻兒貪求名利不知猒足生平不知修福死去還屬他人

又法句喻經說云昔者外國有清信士供養三寶初無猒極時有沙門與共親友逮得神通生死已盡時清信士因得疾病醫藥加治不能得差時婦在邊悲哀辛苦共為夫婦獨受斯痛卿設無常我何所依兒女孤單何所恃怙夫聞悲戀應時即死魂神還在婦鼻中化作一蟲婦甚啼哭不能自止時道人往與婦相見知壻命過鼻中作蟲故欲諫喻令損愁憂婦見道人來增益悲哀柰何和尚夫壻已死時婦洟鼻蟲便墮地婦即慚愧欲以腳蹈道人告曰止止莫殺是卿夫壻化作此蟲婦白道人我夫奉經持戒精進難及何緣壽終墮此蟲中道人答曰用卿恩愛悲哀呼嗟起恩愛心戀慕愁憂用是壽終即墮蟲中道人為蟲說經卿精進奉經持法福應生天在諸佛前但坐恩愛戀慕之想墮此蟲中亦可慚愧蟲聞其言心開意解便自剋責即時壽終便得上生是以今者唯應撿挍知心善惡改過為福省己為人不得懈怠自損來報

進益部第四

如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能行精進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他不折伏二得佛所攝三為非人所護四聞法不忘五未聞能聞六增長辯才七得三昧性八少病少惱九隨所得食食已能消十如優鉢羅華不同於朽

又大寶積經云第四精進有十念一念佛無量功德二念法不思議解脫三念僧清淨無染四念行大悲安立眾生五念行大悲拔濟眾苦六念正定聚勸樂修善七念邪定聚拔令反本八念諸餓鬼飢渴熱惱九念諸畜生長受眾苦十念諸地獄備受燒煮菩薩如是思惟十念三寶功德專念不亂是名正念精進

又六度經云復有四種精進具足智慧何等為四一勤於多聞二勤於總持三勤於樂說四勤於正行

感應緣（略引六驗）

晉沙門帛僧光　晉沙門竺曇猷
宋沙門釋僧規　宋大司農何澹之
周沙門釋慧景　隋沙門釋曇詢

晉剡隱嶽山有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禪業晉永和初遊于江東投剡之石城山山民咸云此裏舊有猛獸之災及山神

縱暴人蹤久絶光了無懼色顧人開剪負杖而前行入數里忽大風雨群虎嗥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仍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爲棲禪之處至明旦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經三日乃見山神或作虎形或作虵身競來怖光光一皆不恐經三日又夢見山神自言移往章安縣韓石山住推室以相奉爾後採薪通流道俗宗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室側漸成寺舍因名隱嶽光每入定輙七日不起處山五十三載春秋一百一十歲晉太元之末以衣蒙頭安坐而卒衆僧咸謂依常入定過七日後怪其不起乃共看之顏色如常唯鼻中無氣神遷雖久而形骸不朽至宋孝建二年郭鴻任剡入山禮拜試以如意撥胷颯然風起衣肌消散唯白骨在焉鴻大愧懼收之于室以塼累其外而泥之畫其形像于今尚存

晉始豐赤城山有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居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行蠱家乞食猷呪願竟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訶何不聽經俄而群虎皆去有頃壯虵競出大者十餘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語[廿三]猷曰法師威德既[十二]重來止此山弟子輙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無爲不爾但部屬未狎法化卒難制御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千餘年韓石山是家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贈猷香三奩於是鳴鞞吹角陵雲而去赤城山有孤巖獨立秀出千雲猷摶石作梯昇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峯高挹致敬而返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往時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夕留中宿聞行道唱布薩聲且復欲前見一人鬚眉皓白問猷所之猷具荅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還[廿三]道經一石室過中[十三]憩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明猷神色無擾明旦見人著單衣帢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擾動大深愧怍猷曰若是君室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今住猷停少時猷恨不得度石橋後潔齋累日復欲更往見橫石洞開度橋少許覩精舍神僧果如所說因燒香中食食畢神僧謂猷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得住於是而反顧看橫石還合如初晉太元中有妖星現帝並下諸國有德沙門令齋懺悔攘災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別說云攘星是帛僧光未詳孰是猷以太元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熈末隱士神世標入山登巖故見猷屍不朽

其後欲往覲者輙雲霧所惑無得窺也（右此二驗出梁高僧傳）

宋沙門僧規者武當寺僧也時京兆張瑜于此縣常請僧規在家供養永初元年十二月五日無病忽暴死二日而穌愈自說云五日夜五更中聞門巷間嘵嘵有聲須臾見有五人炳炬火執信旛逕來入屋叱咀僧規規因頓卧怳然五人便以赤繩縛將去行至一山都無草木土色堅黑有類石鐵山側左右白骨填積山數十里至三岐路有一人甚長壯被鎧執仗問曰五人有幾人來答政一人耳五人又將規入一道中俄至一城外有屋數十築壞爲之屋前有立木長十餘丈上有鐵梁形如桔槔左右有匵貯土土有品數或有十斛形亦如五升大者有一人衣幘並赤語規曰汝生世時有何罪福依實說之勿妄言也規惶怖未答赤衣人如局吏云可開簿檢其罪福也有頃吏至長木下提一匵土懸鐵梁上稱之如覺低昂吏謂規曰此稱量罪福之稱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罰俄有一人衣冠長者謂規曰汝沙門也何不念佛我聞悔過可度八難規於是一心稱佛衣冠人謂吏曰可更爲此人稱之既是佛弟子幸可度脫吏乃復上匵稱之稱乃正平既而將規至監官前辯之監執筆覩簿遲疑久之又有一人朱衣玄冠佩印綬執玉板來曰算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收録云須臾見反縛向五人來監官曰殺鬼何以濫將人來乃鞭之少頃有使者稱天帝喚道人來既至帝宮經見踐歷略皆金寶精光晃昱不得凝視帝左右朱衣寶冠飾以華珍帝曰汝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爲小鬼橫收捕也規稽首諸佛祈恩請福帝曰汝命未盡今當還生宜勤精進勿屢遊白衣家殺鬼取人亦多枉濫如汝比也規曰橫濫之厄當以何方而濟免之帝曰廣設福業最爲善也若不辦爾可作八關齋生免橫禍死離地獄亦其次也語畢遣規去行還未久見一精舍大有沙門見武當寺主白法師弟子慧進皆在焉居宇宏整容待自然規請欲居之有一沙門曰此是福地非君所得處也使者將規還至瑜家而去

何澹之東海人宋大司農不信經法多行殘害永初中得病見一鬼形甚長壯牛頭人身手執鐵叉晝夜守之憂怖屏營使道家作章符印録備諸禳絕而猶見如故相識沙門慧義聞其病往候澹之爲說所見慧義曰此是牛頭阿旁也罪福不昧唯人所招君能轉心向法則此鬼自消澹之迷很不革頃之遂死（右此二驗出冥祥記）

周大同二年有慧景法師爲寺主道素高潔有慧根法師先於寺後山上起頭陁屋二間恒有善神衛護普通元年四月二十日有新受戒僧慧徵往屋中誦戒小有疲懈山神現形又著烏衣身長一丈手執索慧徵驚懼還寺普通八年四月十五日寺僧僧覆往此屋中誓一夏誦經初爾一日誦習不懈至第二日還寺消息須臾之間山上石下聲如雷電有一塊石打屋僧覆驚起起辭謝誦經不敢復眠大同四年四月十二日中竟有一客僧名法珍緣家在壽陽來寺禮拜仍至寺後山

山上既見石窟中舊有好泉水水甚清潔仍就此坐禪俄爾之間空中有聲語令避去其都不動須臾虎來以前脚攝其頭血流出面四十餘日瘡差而去中大同元年二月五日攝山神現形著菩薩巾披袈裟形貌極端正侍從左右三十餘人又一人捉香鑪在前來入禪堂詣弘誓法師所自坐胡牀與法師共語并請寺衆行道又至其年四月四日夜爾時大風禪堂僧智遠等聞外有數十人行聲至後夜見堂戶邊有一木慧景智遠等仍還大寺解齋比還開禪堂戶已見此景在禪牀坐見一紙書令安置故禪堂後石窟中慧虔初捧不移未道當移石窟即便輕舉至其年五月十四日復更書一片石與景遠二僧令於禪堂後種竹自稱名菩提

隋懷州栢尖山寺釋曇詢俗姓楊弘農華陰人也謹攝自修宗稟心學遠訪巖隱遊至白鹿山北霖落泉寺逢曇准禪師授以禪法又往稠禪師所問其津道極相禮遇善洽禪味後經三夏移住鹿土谷修禪屬枯泉重出虎麇繞院故得美水馴獸日濟道隣從學之徒相慶茲瑞時因請法暫往雲門值徑陰霧昏暗失路忽蒙山神示道方會本途此乃化感幽冥神明翊衛時有盜者來竊蔬菜將欲出園乃爲群蜂所螫詢聞來救慈心將治得全餘命嘗有趙人遠至殷勤致禮陳云弟子因病死穌往見閻羅王詰問罪當就獄賴蒙詢師來爲請命王因放免生來未面遠訪方委又山行值二虎鬪累日不歇詢執錫分之以身爲翳語云汝同居林藪計無大乖幸各分路何須固忿虎聞低頭飲氣而散屢逢熊虎交諍不歇皆詢往救略同前述入鳥不亂獸見如偶又陰德感物顯用成仁每入禪定七日爲期白虎入房同居窟宅獨處靜院不出十年隋文重德屢送璽書兼賜香供重疊累載以開皇初年風疹忽增卒於栢尖山寺春秋八十初遘疾彌留忽有神光照燭香風拂扇又感異鳥白頸赤身遶院空飛聲喚哀切氣至大漸鳥住堂基自然狎附不畏人物或在房門至于卧席悲叫逾甚血沸眼中既爾往化鳥便飛出外空旋轉奄然翔逝又感猛虎遶院悲吼兩宵雲昏三日結慘又加山崩石墜林摧澗塞驚動人畜悽惶失據其哀感靈祥疇能殫記 右此二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音釋

萃 秦醉切與悴同憔悴也
奄 衣儉切忽也遽也
駑 乃都切駑駘下乘也
掣 昌列切挽也
軨 郎丁切車欄也
軛 於革切轅端横木也
篼餧 篼當侯切飼馬籠也餧於偽切飼也
噏噬 翕許及切與吸同噬時制切啗也
齧 五結切噬也
顆 匹米切傾頭也
錐 職垂切器知銳者
䏶 傷禮切毀也
箒 之九切箒也
矇 莫紅切不明也
脘 羊岳切腸間也
蜇 陟列切螫也
黠 胡八切慧也
胮脹 胮匹江切脹知亮切
疽 七余切癰也
吮 川允切欶也
剡 時琰切
茨 才資切以茅蓋屋也
颯 蘇合切翔風也
燉煌 燉徒渾切煌胡光切燉煌郡名
蠱 公戶切蠹也
蜈蚣 蜈五乎切蚣古紅切
蹲 徂尊切踞也
奩 力鹽切匣也又籢香器
峻峙 峻私閏切峭也峙直里切山屹立也
跨 苦化切越也
愒 去例切息也
愧怍 愧詭偽切怍疾各切愧怍並慙也
禳 汝陽切除殃也
窺 去規切小視也
痾 烏何切病也
嘵嘵 並許幺切懼聲也
叱咀 叱昌栗切咀才與切
壤 汝兩切柔土柔塊也
桔槔 桔居屑切槔古勞切桔槔汲水械器也
貯 知呂切盛也
幘 側革切巾也
佩 蒲妹切帶也
綬 是酉切印組也
晃昱 晃胡廣切昱余

六切晃昱光明也 麚麛 麚古牙切牡鹿也 麛麋鳥切鹿子也 翊 與職切扶助也 螫 施隻切蟲行毒也 詰 去吉切問責也 熊 以中切獸似豕者 璽 胥里切王者之印 殄 丑刃切疾也 遘 古候切遇也 摧 昨回切折也 殫 都寒切盡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四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世四

禪定部第五 此別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頭陁部
利益部　定障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通勝業非定不生無漏慧根非靜不發故經曰深修禪定得五神通心在一緣是三昧相書亦有言當使形如枯木心若死灰不充搖於富貴不隕獲於貧賤栖神冥漠之內遺形塵埃之表故攝心一處便是功德叢林散意片時即名煩惱羅剎所以曇光釋子降猛虎於膝前螺髻仙人宿巢禽於頂上是知大士常修宴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不捨道法現凡夫事又能觀察此身從頭至足三十六物八萬戸蟲不淨無常苦空非我但衆生心性譬若獼猴戲跳攀緣歡娛奔逸不能冥目束體端心勤意剛強難化儱戾不調習近五塵流轉三界黏外道之韉貫天魔之杖於是永淪苦海長墜嶮獄皆由放散情慮擾亂心神似風裏之燈譬波中之月搖漾輕動浮游汎濫影既不現照豈得明所以衆惡賴此而興諸善由斯併廢良由不修斷惑常起貪瞋未服無知偏多樂受遂令障定之惑重沓爭來妨靜之緣交加競集五蓋覆心禪門已閉六塵在念亂想常馳類狂象之無鉤似戲猿之得樹故須念念策心新新集起豈前念皆惡遂剋苦而靜塵後念起善便縱意而揚惡所以論美四時經歎一慮然後方能正想華絕凡懷若違此理聖亦不可令萬境森羅不能自觸要須因倚諸根內想感發何以知然今有心感於內事發於外感緣於外起染於內故知內外相資表裏通用君臣心識不可備捨故經云心王正則六臣不邪識意昏則其主不明今悔六臣當各慚愧制馭六根不令馳散也

引證部第二

如法句經心意品說云昔佛在世時有一道人在河邊樹下學道十二年中貪想不除走心散意但念六欲目色耳聲鼻香口味身受

心法身靜意遊曾無寧息十二年中不能得道佛知可度化作沙門往至其所樹下共宿須臾月明有龜從河中出來至樹下復有水狗飢行求食與龜相逢便欲噉龜龜縮其頭尾及其四脚藏於甲中不能得噉水狗小遠復出頭足行步如故不能奈何遂便得脫於是道人問化沙門此龜有護命之鎧水狗不能得其便化沙門答言吾念世人不如此龜不知無常放恣六情外魔得便形壞神去生死無端輪轉五道苦惱百千皆意不造宜自勉勵求滅度安於是化沙門即說偈言

藏六如龜　防意如城　慧與魔戰　勝則無患

又求離牢獄經云時有阿育王弟名善容亦名違陁首柢入山遊獵見諸梵志裸形苦行而無所得王弟見而問曰汝在此行道有何患累而無成辦梵志報曰坐有群鹿數共合會我見心動不能自制王子聞已尋生惡念此等梵志服風食氣氣力羸惙猶有婬欲過患不除釋子沙門飲食甘美在好牀坐衣服隨時香華自重豈得無欲時阿育王聞弟有此議論即懷憂慼吾唯有一弟忽生邪見恐永迷沒我當方宜除其惡念即還宮內勑諸妓女各自嚴粧至善容所共相娛樂預勑大臣吾有所圖若我勑卿殺善容者卿等便諫須待七日隨王殺之時諸妓女即往娛樂未經時頃王躬自往語弟云何為將吾妓女妻妾恣意自娛奮其威怒以輪擲空召諸大臣即告之曰卿等知不吾亦衰老亦無外寇強敵來侵境者吾曾聞古昔諸賢有此諺言夫人有福四海歸伏盡其德薄肘腋叛離如我自察未有斯變然我弟善容謗吾妓女妻妾縱情自恣事既知是豈有我乎汝等將去詣市殺之諸臣諫曰唯願大王聽臣微言唯有此一弟又少息胤無繼嗣者願聽七日為王求依王命時王默然聽臣所諫王復寬恩勑語諸臣命聽王子著吾服飾天冠威容如吾不異內吾宮裏作唱妓樂共娛樂之復勑一臣今日始著鎧持仗拔好利劍往語善容王子曰知期七日終止爾當到努力關割五欲自娛今不自適死後有悔恨亦無益一日過已臣復往語餘有六日如是次第乃至一日臣往白言王子當知六日已過唯明日在當就於死努力恣情五欲自娛至七日到王遣使問云何王子七日之中意志自由快樂不乎弟報王曰大王當知不見不聞有何快樂王問弟曰著吾服飾入吾宮殿衆妓自娛食以甘美何以面欺不見不聞不快樂耶弟白王言應死之人雖未命絕與死何異當有何情著於五欲王告弟曰咄愚所啓汝今一身憂慮百端一身斷滅在欲不樂豈況沙門憂念三世一身死壞復受一身億百千世身身受苦無量患惱雖出為人與他走使或生貧家衣食窮乏念此辛酸故出家為道求於無為度世之要設不精勤當復更歷劫數之苦是時王子心開意解前白王言今聞王教乃得惺悟生老病死實可猒患愁憂苦惱流轉不息唯願大王見聽為道謹慎修行王告弟曰宜知是時弟即辭王出為沙門奉持禁戒晝夜精勤遂得阿羅漢果六通清徹無所罣礙又阿育王傳云阿育王聞弟得道深心歡

菩稽首禮敬請長供養旣猒世苦不樂人間
誓依林野以養餘命阿育王旣使鬼神於自
城内爲造山水高數十丈斷絶人物不得往
來乃應王命卒捨衣資造石像一軀身高丈
六即於山龕石室供養其弟此山及像今並
在焉

頭陁部第三

夫五欲蓋纏並是禪障旣能除棄其心寂靜
堪能修道故此章内具明十二頭陀之行少
欲知足無過此等西云頭陁此云抖擻能行
此法即能抖擻煩惱去離貪著如衣抖擻能
去塵垢是故從喻爲名故頭陁經論別明各
云十二通別總論合有十六如衣中有四食
中有六處中有六故合十六衣中四者一糞
掃衣二毳衣三納衣四三衣食中有六者一
乞食二次第乞食三不作餘食法食四一坐
食五一團食亦名節量食六中後不飲漿處
中六者一阿蘭若處二在塚間三在樹下四
在露地五是常坐六是隨坐就此十六隱顯
離合故說十二如衣中四者依四分律及智
度論同唯說二一著納衣二著三衣不論餘
二依涅槃經衣中說三一著糞掃衣二著毳
衣三畜三衣不論納衣食中六者涅槃說三
所謂乞食一坐食一團食所以不說次第乞
者以能如法乞食之時必有次第故不別說
但能一團一坐食自然不作餘食法中後飲
漿故不別說四分律中說食有四三種同前
加次第乞智度論中說食有五不說不作餘
食法食處中六者依智度論說五除却隨坐
涅槃及律皆具說六今依諸部通有十六也
又十住毗婆沙論十二頭陁名體稍別一盡
形乞食二受阿練若三著糞掃衣四一坐食
五常坐六食後不受非時飲七但有三衣八
毳衣九隨敷坐十樹下住十一空地住十二
死人間住第一盡形乞食有十種利一所用
活命自屬不屬他二衆生施我食者令供三
寶然後當食三若有施我食者當生悲心我
當勸進令善住施作已乃食四隨順佛教故
五易滿易養六行破憍慢法七無見頂善根
八見我乞食餘食修善法者亦當効我九不
與男子大小有諸因緣事十次第乞食故於
衆生中生平等心即種助一切智第二受阿
練若處亦有十利一自在來去二無我無我
所三隨意所住無有障礙四心轉樂習阿練
若住處五住處少欲少事六不惜身命爲具
足功德故七遠離衆鬧語故八雖行功德不
求恩報九隨順禪定易得一心十於空處住
易生無障礙想第三著糞掃衣亦有十利一
不以衣故與在家者和合二不以衣故現乞
衣相三亦不方便說得衣相四不以衣故四
方求索五若不得衣亦不憂六得亦不喜七
賤物易得無有過患八順行初受四依法九
入在麤衣數中十不爲人所貪著第四一坐
食亦有十利一無有求第二食疲苦二於所
受輕少三無有所用疲苦四食前無疲苦五
入在細行食法六食消後食七少妨患八少
疾病九身體輕便十身受快樂第五常坐亦
有十利一不貪身樂二不貪眠睡樂三不貪
卧具樂四無卧時脇著席苦五不隨身欲六
易得坐禪七易讀誦經八少睡眠九身輕易

起十求坐卧具衣服心薄第六食後不受非時飲亦有十利一不多食二不滿食三不貪美味四少所求欲五少妨患六少疾病七易滿八易養九知足十坐禪讀經身不疲極第七但有三衣亦有十利一於三衣外無求受疲苦二無有守護疲苦三所畜物少四唯身所著爲足五細戒能行六行來無累七身體輕便八隨順阿練若處住九處處所往無所顧惜十隨順道行第八受毳衣亦有十利一在麤衣數二少所求索三隨意可坐四隨意可卧五浣濯則易六染時亦易七少有蟲壞八難壞九更不受餘衣十不失求道第九隨坐亦有十利一無求好精舍住疲苦二無求好坐卧具疲苦三不惱上座四不令下座愁惱五少欲六少事七隨得而用八少用則少務九不起諍訟因緣十不奪他所用第十樹下坐亦有十利一無有求房舍疲苦二無有求坐卧具疲苦三無有所愛疲苦四無有受用疲苦五無處名字六無鬪諍事七隨順四依法八少而易得無過九隨順修道十無衆閙行第十一死人間住亦有十利一常得無常想二常得死想三常得不淨想四常得一切世間不可樂想五常得遠離一切所愛人六常得悲心七遠離戲調八心常猒離九勤行精進十能除怖畏第十二空地坐亦有十利一不求樹下二遠離我所有三無有諍訟四若餘去無所顧惜五少戲調六能忍風雨寒熱蚊虻毒蟲等七不爲音聲刺棘所刺八不令衆生瞋恨九自亦無有愁恨十無衆閙行處

又寶梁經云佛告迦葉比丘若欲至阿蘭若處當思八法何等爲八一我當捨身二應當捨命三當捨利養四離一切所受樂處五於山間死當如鹿死六阿蘭若處受阿蘭行七當以法自活八非以煩惱自活

利益部第四

如大寶積經云菩薩修定復有十法不與二乘共何等爲十一修定無有吾我具足如來諸禪定故二修定不味不著捨離深心不求已樂三修定具諸通業爲知衆生諸心行故四修定爲知衆生心度脫一切諸衆生故五修定行於大悲斷諸衆生煩惱結故六修定諸禪三昧善知入出過於三界故七修定常得自在具足一切諸善法故八修定其心寂滅勝於二乘諸禪三昧故九修定常入智慧過諸世間到彼岸故十修定能與正法紹隆三寶使不斷絶故如是定者不與聲聞辟支佛共

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禪定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常樂獨處二常樂一心三求禪及通四求無礙佛智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住於宴坐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其心不濁二住不放逸三三世諸佛愛念四信正覺行五於佛智不疑六知恩報恩七不謗正法八善能防禁九到調伏地十證四無礙智

又佛言若有菩薩愛樂空閑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省世事務二遠離衆閙三無有違諍四住無惱處五不增有漏六不起諍訟七安住靜默八隨順相續解脫九速證解脫十

少施功而得三昧

又佛言若有菩薩能與禪相應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安住儀式二行慈境界三無諸惱熱四守護諸根五得食喜樂六遠離愛欲七修禪不空八解脫魔羂九安住佛境十解脫成熟

又佛言若有菩薩樂於頭陀乞食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摧我慢幢二不求親愛三不為名聞四住在聖種五不諂不誑不現異相又不傲慢六不自高舉七不毀他人八斷除愛恚九若入人家不為飲食而行法施十有所說法為人信受

又智度論云三昧有二種一佛二菩薩是諸菩薩於菩薩三昧中得自在非佛三昧如諸佛要集經中說云文殊師利欲見佛集不能得到諸佛各還本處文殊師利到諸佛集處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師利入禮佛足已白佛言云何此女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師利汝覺此女人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師利即彈指覺之而不可覺以大聲喚亦不可覺捉手牽亦不可覺又以神足動大千世界猶亦不覺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我不能令覺是時佛放大光明照下方世界是中有一菩薩名棄諸蓋即時從下方出來到佛所頭面禮佛足在一面立佛告棄諸蓋菩薩汝覺此女人即時彈指此人從三昧起文殊師利白佛以何因緣我動三千大千世界不能令此女起棄諸蓋菩薩一彈指便從三昧起佛告文殊師利汝因此女人初發菩提意是女人因棄諸蓋菩薩初發菩提意以是故汝不能令覺汝於諸佛三昧中功德未滿是棄諸蓋菩薩於三昧中得自在佛三昧中始少多入而未得自在故耳

定障部第五

如禪祕要經云阿練若比丘因五種事發狂一者因亂聲二者因惡名三者因利養四者因外風五者因內風爾時世尊而說呪曰

南無佛陁　南無達摩　南無僧伽　南無摩訶梨　師毗闍羅闍　譪咄陁達陁　婆滿馱吠闍暹翅(切驗)陁暹崛荼誓荼　遮利遮利　摩訶遮利吁摩利　吁摩勒翅(切驗)悉毗鞞闍鞞阿闍鞞利　究㝹㝹翅(切驗)薩婆陁羅尼翅(切驗)阿扇　提摩俱　應諳吁彌吁彌摩吁　摩吁　摩婆娑訶

爾時世尊說此呪已告舍利弗如此神呪過去無量諸佛所說我今現在亦說此呪未來彌勒賢劫菩薩亦當宣說如此神呪功德如自在天能令後世五百歲中諸惡比丘得淨心意調和善治四大增損亦治心內四百四病四百四脉所起壞界九十八使性欲種子亦治業障犯戒諸惡永盡無餘此名善治七十二種病憂惱陁羅尼亦名拔五種陰無明根本陁羅尼亦名現前見一切佛及諸聲聞為說真法破諸結使

感應緣(略引六驗)

晉沙門支曇蘭　宋沙門釋玄高
宋沙門釋晉恒　齊沙門釋僧稠
隋沙門釋法進　唐沙門釋慧融

晉始豐赤城山有支曇蘭青州人蔬食樂禪讀誦三十萬言晉太元中遊剡後憩始豐赤

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于數日忽見一人長數丈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以怨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而禮拜云珠欺王是家舅今往韋鄉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爾後三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彌峯俄而有人著幘稱珠欺王通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貌端正有逾於世既至蘭所暄涼訖蘭問住在何處答云樂安縣韋鄉山久服夙聞今與家累仰投乞受歸戒蘭旣授之受法竟䞋錢一萬蜜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振山谷蘭禪衆十餘共所聞見

晉元熙中卒於山室春秋八十有三矣

宋偽魏平城有釋玄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萬年人也母冦氏本信外道始適魏氏首孕一女即高之長姊生便信佛乃爲母祈願願門無異見得奉大法母以偽秦弘始三年夢見梵僧散華滿室覺便懷胎至四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靈育時人重之復稱世高年十二辭親入山久之未許異日有一書生寓高家宿云欲入中常山隱父母即以高憑之是夕咸見村人共相祖送明旦村人並來候高父母云昨已相送今復覓耶村人云都不知行豈容已送父母方悟昨之迎送乃神人也高旣背俗乖世改名玄高聰敏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爲山僧說法受戒已後專精禪律聞關中有浮陀跋禪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陀歎曰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卑顏推遜不受師禮高乃策杖西秦隱居麥積山山學百人崇其義訓稟其禪道時有長安沙門釋曇弘秦地高足隱在此山與高相會以同業友是時乞佛熾槃跨有隴西西接涼土常有學徒三百餘人有玄紹者秦州隴西人學究諸禪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淨倍異於常每得非世華香以獻三寶靈異如紹者又十一人紹後入堂術山蟬蛻而逝後共曇弘乃向河南國王及臣民近道候迎內外敬奉崇爲國師河南化畢進遊涼土沮渠蒙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賓發高勝解時西海有樊會僧印亦從高受學志狹量褊得少爲足便謂已得羅漢頓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定中備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門不同印於一夏尋其所見永不能盡方知定水無底大生愧懼時魏虜託跋燾僭據平城軍侵涼境燾舅陽平王杜請高同還偽都旣達平城大流法化偽太子託跋晃事高爲師晃一時被讒爲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燾驚寤大集群臣說神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誥燾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時崔皓冦天師並先得寵於燾恐晃纂承之日奪其威柄乃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比物論事迹稍形若不誅除必爲巨害燾遂納之勃然大怒即勑收高高先嘗密語弟子云佛法應衰吾與崇公當其禍首于時聞者莫不慨然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偽魏尚書韓萬德

之門師德旣次於高亦被疑阻至僞太平五
年九月高與崇公俱被幽縶其月十五日就
禍卒於平城之東隅春秋四十有三是歲宋
元嘉二十一年也當爾之夕門人莫知是夜
三更忽見光繞高先所住處塔三帀還入禪
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吾已逝矣諸弟子方
知已化哀號痛絶旣而迎屍於城南曠野沐
浴還殯兼營埋崇公別在異處一都道俗無
不嗟駭弟子玄暢時在雲中去魏都六百里
旦忽見一人告之以變仍給六百里馬於是
揚鞭而返晚間至都見師已亡悲慟斷絶因
與同學共泣曰法今旣滅頗復與不如脫更
與請和尚起坐和尚德匪常人必當照之矣
言畢高兩眼稍開光色還悅體通汗出其汗
甚香須臾起坐謂弟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
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應如我
耳唯有玄暢當得南度汝等死後法當更興
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言已便卧即絶也明旦
遷柩欲闍維之國制不許於是營頓即窆道
俗悲哀號泣望斷有沙門法達爲僞國僧正

欽高日久未獲受業忽聞殂化因而哭曰聖
人去世當復何依累日不食常呼高上聖人
自在何能不一現應聲見高飛空而至達頂
禮求哀願見救護高曰君業重難救當如之
何自今以後依方等懺悔當得輕受達曰脫
得苦報願見矜救高曰不忘一切寧獨在君
達又曰法師與崇公並生何處高曰吾願生
惡世救護衆生即已還生閻浮崇公常祈安
養已果心矣達又問不審法師已階何地高
曰我諸弟子自有知者言訖奄然不見達宻
訪高諸弟子咸云是得忍菩薩至僞太平七
年託跋燾果毀滅佛法悉如高言
宋蜀安樂寺有釋普恒姓郭蜀郡成都人也
爲兒童時嘗於日光中見聖僧在雲中說法
向家人敘之並未信語後苦求出家止治下
安樂寺獨處一房不立眷屬習靖業禪善入
出住與蜀韜律師爲同意自說入火光三昧
光從眉直下至金剛際於光中見諸色像先
身業報頗亦明了宋升時人謂是戲言將終
之日微有病相唯緣家一奴看之明旦平坐

而卒手屈三指試將隨伸伸已還屈生時體
黑死已鮮白於是大衆依得道法闍維積薪
始然便有五色煙起殊香芬馥州蔣王玄載
乃爲之贊曰
大覺眇無像　懸應貴忘靖　一念會道場
空過萬劫永　信心虛東想　遇聖藻西影
妙趣澄三界　傳神四禪境　俗物故參差
真性理恒炳　韜光寄浮世　遺德方化迥
齊鄴西龍山雲門寺釋僧稠姓孫元出昌黎
末居鉅鹿之癭陶爲性受純懿孝信知名而
勤學世典備通經史而道機潛扣歘厭世煩
一覽佛經渙然神解初從道房禪師受習止
觀次於趙州障洪山道明禪師所受十六特
勝法嘗於鵲山靜處感神來嬈抱肩築腰氣
噓項上稠以死要心因證深定九日不起後
從定覺情想澄然究略世間全無樂者便詣
少林寺祖師三藏呈己所證跋陀曰自葱嶺
已東禪學之最汝其第一矣乃更授深要即
住嵩嶽寺僧有百人泉水纔足忽見婦人弊
衣挾帚却坐階上聽僧誦經衆不測謂爲神

也便訶遣之婦有愠色以足蹋泉立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稠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謂神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泉水即上涌時共深異威儀如此後詣懷州西王屋山修習前法聞兩虎交鬬咆響振巖乃以錫杖中觸[廿四]各散而去一時[十七]忽有仙經兩卷在于牀上稠曰我本修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須臾自失其感幽顯皆此類也又移懷州馬頭山魏孝明宿承令德前後三召乃固辭不赴又移北轉常山定州刺史婁叡彭城王高仮等請至受法道俗奔赴禮贶填充爲名利所經者說偈止之悉皆儉素齊文宣天保二年下詔曰久聞風德常思言遇今勑定州令師赴鄴敎化群生義無獨善希即荷錫暫遊承明思欲弘宣至道濟斯苦壞至此之日脫須還山當任東西無所留繫稠居山積稔業濟一生聞有勑召絕無承命苦相敦喻方遂允請即日拂衣將出山闕兩岫忽然驚震響聲悲切駭擾人畜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顧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非愛情易守放蕩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漳滏帝躬舉大駕出郊迎之天下歸善皆由稠矣又於雲門山寺所住禪窟前有深坑見被毛之人偉而胡貌置釜然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蟒從水中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蟒遂入水毛人亦隱其夜因致男子神來頂拜稠云弟子有兒歲爲惡神所噉兒子等惜命不敢當弟子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護故得免斯難稠索水潠之奄成雲霧時或讒稠於宣帝以倨傲無敬者帝大怒自來加害稠冥知之生來不至僧廚忽無何而到云明有大客至多作供設至夜五更先備牛轝獨往谷口去寺二十餘里孤立道側須臾帝至怪問其故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汙伽藍在此候耳帝下馬禮伏愧悔無已謂尚書令楊遵彥曰如此真人何可毀謗[廿四]也乃躬負稠身往[十八]寺稠磬折不受帝曰弟子負師遍天下未足謝愆因謂曰弟子前身曾作何等答曰作羅剎王是以今猶好殺即祝盆水令帝自視見其形影如羅剎像焉每年元日常問一歲吉凶後至天保十年云今年不能好文宣不悅帝問師復何如答曰貧道亦不久至十月帝崩明年即是齊乾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絕無患惱端坐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一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神勑慰殷勤令依中國闍維之法四部彌山人兼數萬香柴千計日正中時以火焚之道俗哀慟哭響流川登有白鳥數百徘徊煙上悲鳴相切移時乃逝仍於寺之西北建以甎塔每有靈景異香應于道俗康存之日宣帝謂稠曰弟子未見佛之靈異頗得覩不稠曰此非沙門所宜帝遂強之乃投袈裟于地帝使數十人舉之不能得動稠命沙彌取之初無重焉因爾篤信彌厚右此四驗出梁高僧傳

隋益州響應山寺釋法進[十九]不知氏族爲蟬禪師弟子於竹[廿四]林坐禪有四老虎繞於左右師語勿泄其相也師後敎爲水觀家人取柴見繩牀上有好清水拾兩白石安著水中進暮還寺彌覺背痛具問家人云安石子語令明往所除此石及旦進禪家人還見如初清水

即除石子所苦便愈因爾習定不出此山開皇中蜀王秀臨益州妃患請進治損後辭還山王及妃躬送向山王及妃見進足離地四五寸以大業十三年正月八日終於此山

唐長安普光寺僧慧融字圓照俗姓張氏南陽人也幼而精進不犯微惡少年落髮即樂樿伍嘗隱居泰山後奉勑追入京住普光寺時遊終南山或來或往往嘗登山逢雪深屢不能得進忽有一虎近前弭耳俯伏慧融知其意乃乘之虎遂負融而上常有雙鳥於山林中前行引路至永徽初還神於本寺寺僧於慧融房舍上見五色光起及於山中焚身肌骨總銷唯心不爛 右此二驗出唐高僧傳中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四

音釋

隕𢥠 隕于敏切墜也𢥠胡郭切心動也 儱戾 儱力董切戾郎計切儱戾多惡不調也 黏 女廉切著也 䊁 丑知切黏䊁也 裸 郎果切赤體也 𢤱 [illegible] 諺 魚變切俗言也 抖擻 抖當口切擻[illegible]抖擻舉貌 毳 充芮切細毛也 浣濯 浣胡管切濯直角切 閙 奴教切喧罵也 闍 視遮

切 譪咄 譪烏割切咄當沒切 邏 郎佐切 覷 初覷切 積 子知切 蟫蛻 蟫市連切蛻輸芮切 沮渠 沮七余切渠強魚切 褊 [illegible]緬切陋小也 諕 胡街切號也 纂 作管切攛也 慨 苦蓋切憤激也 縶 陟立切絆也 駭 下楷切驚也 炳 兵永切明也 韜 他刀切藏也 欻 許勿切忽也 叡 以芮切明達也 稔 如甚切稔積年也 漳滏 漳諸良切滏奉甫切漳滏並水名 釜 奉甫切鍑屬 潠 蘇困切水噴也 倨 居御切不遜也 悚 息拱切惱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五 卅五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智慧部第六此別三部

述意部 引證部 利益部

述意部第一

夫二種莊嚴慧名最勝三品次第智曰無過故經言五度無智似若愚盲所以般若勝出世間破除諸有釋論又言佛是衆生母般若能生佛是則智爲一切衆生之祖母故外書云叡哲欽明乃稱放勳之德仁義禮智方曰宣尼之道當惟智慧之法不可不修出世之因無宜弗習能排巨暗譬滿月之照三途巧遣衆毒似摩衹之除萬惡豈可任無恒沒守此長迷取相交纏我心縈結常多有愛恒富無明未達因緣不修對治所以鬱鬱慢山殆高嵩華滔滔愛水遂廣滄溟或横執斷常偏論即離神黃神白我見我知一脚恒翹五邊長炙食草學牛噉糞如犬或感談下諦寧識中道之宗或封執四圍豈悟大乘之旨或謂冥初生覺其外不知世間定常唯此爲貴或

復言非有想是證涅槃計自在天能成世界戇愚昏瞢庸闇頑踈著指求月守株求兔尚疑馳馬寧分菽麥雖知歡笑將鸞鷃而不殊徒識語言與狌狌而不異良由不識空理常處無明凡是例心皆名邪見五住煩惱未滅一毫百八使纏森然尚在是故大士爲求八字不惜軀命恐在纏中逢苦即退故自剋心以牢其志也

引證部第二

如華嚴經云菩薩爲求法故能施法者作如是言若能投身七仞火坑當與汝法菩薩聞此歡喜無量作是思惟我爲法故尚不惜身命於阿鼻地獄諸惡趣中受無量苦況入人間微小火坑而得聞法依集一切功德三昧經云釋迦過去久遠作五通仙人名曰最勝依智度論云釋迦文佛本爲菩薩時名曰樂法時世無佛不聞善語四方求法精進不懈了不能得爾時魔變作婆羅門而語之言我有佛所說一偈汝能以皮爲紙以骨爲筆以血爲墨書寫此偈當以與汝樂法即時自念我世世喪身無數不得是利即自剝皮暴之令乾欲書其偈魔便滅身是時佛知其至心即從下方踊出爲說深法即得無生法忍

又涅槃經云菩薩爲法因緣剜身爲燈氎纏皮肉酥油灌之燒以爲炷菩薩爾時受是大苦自呵其心而作是言如是苦者於地獄苦百千萬分猶未及一汝於無量百千劫中受大苦惱都無利益汝若不能受是輕苦云何而能於地獄中救苦衆生菩薩摩訶薩作是觀時身不覺苦其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爾時應自深知我定當得阿耨菩提菩薩爾時具足煩惱未有斷者爲法因緣能以頭目髓腦手足血肉施於衆生以釘釘身投巖赴火菩薩爾時雖受如是無量衆苦其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當知我今定有不退之心當得阿耨菩提

又大集經云菩薩爲於一字一句之義能以十方世界珍寶奉施法王一偈因緣捨於身命雖於無量恒河沙等劫修行布施不如一聞菩提之事心生歡喜於正法所樂聞樂說常爲諸佛諸天所念以念力故世間所有經典書論悉能通達

又大方便報恩經云菩薩常勤求善知識爲聞佛法乃至一句一偈一義三界煩惱皆悉萎悴菩薩至心求佛語時渴法情重不惜身命設踐熱鐵猛火之地不以爲患菩薩爲一偈故尚不惜身命況十二部尊經爲一偈故尚不惜命況餘財物聞法利益故身得安樂深生信心直心正見見說法者如見父母心無憍慢爲衆生故至心聽法不爲利養爲衆生故不爲自利爲正法故不畏王難飢渴寒熱虎狼惡獸盜賊等事先自調伏煩惱諸根然後聽法

又華嚴經云菩薩如是方便求法所有珍寶無貴惜者於此物中不生難想若得一句未曾聞法勝得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珍寶得聞一偈勝得轉輪聖王釋提桓因梵天王處菩薩作是念言我受一句法設令三千大千世界大火滿中上從梵天而自投下何況小火我尚盡受一切諸地獄苦猶應求法何況人

中諸小苦惱爲求法故發如是心如所聞法心常喜樂悉能正觀

未曾有經云昔毗摩國徙陁山有一野干爲師子所逐墮一丘井已經三日開心分死自說偈言

一切皆無常　恨不飴師子　柰何死厄身
貪命無功死　無功已可恨　復汙人中水
懺悔十方佛　願垂照我心　前代諸惡業
現償皆令盡　從是值明師　修行盡作佛

帝釋聞之與八萬諸天到其井側曰不聞聖教久處幽冥向說非凡願更宣法野干答曰天帝無訓不識時宜法師在下自處其上初不修敬而問法要帝釋於是以天衣接取叩頭懺悔憶念我昔曾見世人先敷高座後請法師諸天即各脫寶衣積爲高座野干升座曰有二大因緣一者說法開化天人福無量故二者爲報施食恩故天帝白曰得免井厄功報應大云何恩不及耶答曰生死各宜有人貪生有人樂死有愚癡人不知死後更生違遠佛法不值明師貪生畏死死墮地獄有智慧人奉事三寶遭遇明師改惡修善如斯之人惡生樂死死生天上天帝曰如尊所誨全命無功者願聞施食施法答曰布施飢食濟一日之命施珍寶者濟一世之乏增益生死說法教化者能令衆生出世間道得三乘果免三惡道受人天樂是故佛說以法作施功德無量天帝曰師令此形爲是業報爲是應化答曰是罪非應天帝曰我謂是聖方聞罪報未知其故願聞因緣答曰昔生波羅柰國波頭摩城爲貧家子剎利之種幼懷聰明特好學習至年十二逐師於山不失時節經五十年九十六種經書靡所不達皆由和尚之恩其功難報由先學慧自識宿命由受王位奢婬著樂報盡命終生地獄畜生（自下云云略而不述）時帝釋與八萬諸天從受十善今還天宮和尚何時捨此身罪報得生天上野干曰尅後七日當捨此身生兜率天汝等便可願生彼天多有菩薩說法教化七日命盡生兜率天宮復識宿命行十善道

又賢愚經云佛在波羅柰國於林澤中爲諸天人四輩之類顯說妙法時虛空中有五百鴈爲群聞佛音聲深心愛樂迴翔欲下獵師張羅鴈墮其中爲獵師所殺生忉利天處父母膝上若八歲兒端嚴無比光若金山便自念言我何因生此即識宿命愛法果報即共持華下閻浮提至世尊所禮足白言我蒙法音生在妙天願重開示佛說四諦得須陁洹果即還天上

利益部第三

又大寶積經云第六菩薩修行智慧復有十法不與二乘共何等爲十一思惟分別定慧根本二思惟不捨斷常二邊三思惟因緣生起諸法四思惟無衆生我人壽命五思惟無三世去來住法六思惟無發行不斷因果七思惟法空而植善不懈八思惟無相而度衆生不廢九思惟無願而求菩提不離十思惟無作而現受身不捨如是慧者不與聲聞辟支佛共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能行般若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一切悉捨不取施

想二持戒不缺而不依戒三住於忍力而不住衆生想四行於精進而離身心五修禪定而無所著六魔王波旬不能擾亂七於他言論其心不動八能達生死海底九於諸衆生起增上悲十不樂聲聞辟支佛道

又佛言若有菩薩信樂多聞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知煩惱資助二知清淨資助三遠離疑惑四住正真見五遠離非道六安住正路七開甘露門八近佛菩提九與一切衆生而作光明十不畏惡道

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智慧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不住斷見二不入常見三了十二緣四忍無我行菩薩復有四種擁護法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擁護法師如己君主二護諸善根三將護世間四護利益他菩薩復有四種無猒足行具足智慧一樂於多聞無有猒足二樂於說法無有猒足三行慧無有猒足四行智無有猒足

又華嚴經云佛子一切諸佛有十種未曾失時何等爲十一切諸佛成等正覺未曾失時一切諸佛善根業報未曾失時一切諸佛授菩薩記未曾失時一切諸佛隨應衆生示現神力未曾失時一切諸佛現如來身未曾失時一切諸佛悉行於捨未曾失時一切諸佛入城聚落未曾失時一切諸佛攝歡喜衆生未曾失時一切諸佛難化衆生而放捨之爲調伏故未曾失時一切諸佛示現不可思議自在神力未曾失時佛子是爲一切諸佛十種未曾失時頌曰

三塗阻隔　六度相應　施戒忍進　禪智開朦
四等慈照　三學哀矜　唯斯福利　寔由心崇
染淨隨情　取捨我躬　解興惑喪　息妄休徵
六蔽久亟　八正虛融　福智雙感　理量俱通

感應緣七驗略引

晉亭湖神廟　魏沙門釋志湛
唐沙門釋慧因　沙門釋慧璡
沙門釋法敏　沙門釋空藏
司元大夫妻蕭氏

晉揚州江畔有亭湖神嚴峻甚惡于時有一客僧婆羅門名曰法藏善能持呪辟諸邪毒並皆有驗別有小僧就藏學呪經於數年學業成就亦能降伏諸邪毒惡故詣亭湖神廟止宿誦呪伏神其夜見神遂致殞命藏師聞弟子誦呪致死懷忿自來夜到神廟瞋意誦呪神來出見自亦致死同寺有僧每恒受持般若聞師徒並亡遂來神所於廟夜誦金剛般若至夜半中聞有風聲極大迅速之間見有一物其形偉大壅聳驚人奇特可畏口齒長利眼光如電種種神變不可具述經師端坐正念誦經剎那匪懈情無怯怕都不憂懼神見形泰攝諸威勢來至師前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聽經訖師問神曰檀越是何神靈初來猛峻後乃容豫神答云弟子惡業報得如是是此湖神然甚信敬經師又問若神信敬何意前二師並皆打死答云前二師死者爲不能受持大乘經典瞋心誦呪見弟子來逆前放罵專誦惡語欲降弟子弟子不伏于時二僧見弟子形惡自然怖死亦非弟子故殺二僧左近道俗見前二僧被殺謂經師亦死相率往看且見平安容儀歡泰時人甚怪競

共問由具答前意寔因般若威力聖教不虛諸人因此發心受持般若者衆

魏泰嶽人頭山銜草寺釋志湛齊州山茌縣人是朗公曽孫之弟子也立行純厚省事少言住銜草寺寺即宋求那跋摩之所立也遊諸禽獸而不驚亂常誦法華用為恒業將終之日沙門寶誌奏梁武曰北方山茌縣僧住銜草寺是須陁洹聖人今日入涅槃揚都道俗問誌皆遣遙禮端坐氣絶兩手各舒一指有西天竺僧解云若是二果聖人各舒兩指湛舒一指定是初果收葬人頭山造塔安之鳥獸不汙今猶在焉又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于白鹿山感一童子常供給至終置屍巖下餘骸枯朽唯舌多年不壞又齊武成世并州東看山側有人掘地見一處土其色黃白與傍有異尋見一物狀人兩脣其內有舌鮮紅赤色以事奏聞問諸道人無能知者沙門大統法師上奏曰此持法華者令六根不壞殷誦千遍定感此徵乃勑中書舍人高珍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之必有靈異宜遷置淨所設齋供養珍奉勑至彼集諸持法華沙門各執香爐潔齋旋遶而祝曰菩薩涅槃年代已遠像法流行奉無謬者請現靈感纔始發聲脣舌一時鼓動雖無響及而似讀誦諸同見者莫不毛竪珍以狀聞詔遣藏之石函

遷于山室又魏太和初年北代京閹官自慨形殘不逮餘人旋奏乞入山修道出勑許之乃賫一部華嚴晝夜讀誦禮悔匪懈夏首歸山至六月末髭鬚盡生陰相復現丈夫相狀宛然復舊具狀奏聞高祖增信內宮驚訝於是北代之國華嚴轉盛右此二驗見侯君素集

唐西京大莊嚴寺釋慧因俗姓于吳郡海鹽人也稟靈溫裕清鑒倫通後造長干辯法師所稟學三論窮實相之微言弘滿字之幽旨寫水一器青吏逾藍辯後歸靜山林使以學徒相委受業弟子五百餘人踵武傳燈將三十載陳太建八年安居之始忽感幽使云王請法師部從相諠絲竹交響當即氣同捨壽體如平日時經七夕若起深定學徒請問乃云試看箱內見有何物尋檢有絹兩束因曰此為嬾遺重問其故曰妄想顛倒知何不爲吾被閻羅王命夏坐講大品般若於冥道中謂經三月又見地獄衆相五苦次第非夫慈該幽顯行極感通豈能起彼冥祈神遊異域者矣以貞觀元年二月十二日卒于莊嚴寺春秋八十有九

唐襄州紫金寺釋慧稜姓申屠凡有法論皆令覆述吐言質朴談理入微時人同號得意稜也至貞觀十四年正月半襄州有感通寺昶法師曰夢見閻羅王請稜公欲講三論昶公講法華如何稜曰善哉慧稜發願常處地獄教化衆生講大乘經既有此徵斯願畢矣至九月末蔣王見稜氣弱送韶州乳二兩遍令服之其夕夢見一衣冠者曰勿服此乳閻羅王莊嚴道場已竟大有乳藥至十月半黃昏時遂覺不愈告弟子曰吾五臟已崩無有痛所四更起坐告寺主寶度曰憶年八歲往龍泉寺借觀音未至者閣已講三遍皎如目前說言未訖外有大聲告曰法師早起燒香使人即到度曰何人答曰閻羅王使迎稜法

師來即起燒香洗浴懺悔禮佛訖還房中與度別食粥未了便取一生私記焚之曰此私記於他讀之不得其致矣至小食時異香忽來稜歛容便卒即十四年十月十六日也春秋六十有五

唐越州靜林寺釋法敏姓孫丹陽人也法華三論常講不絕至貞觀元年出還丹陽講華嚴涅槃至二年於越州田都督追還一音寺講道俗數千慶之嘉會至十九年會稽士俗請往靜林講華嚴經至六月末正講衆集有蛇懸半身在敏項上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講畢方隱至夏終還一音寺夜有赤衣二人禮敏曰法師講四部大經功德難量須往他方敎化故從東方來迎法師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至八月十七日爾前三日三夜無故暗冥恰至將逝忽放大光夜明如日因爾遷化春秋六十有七停夜七日異香不滅道俗感歎咸悉相送

唐京師會昌寺釋空藏姓王氏先祖晉陽今在雍州之新豐縣母初孕之日自然不食酒肉葷辛不嘗以同身子密加異之既誕之後靈鑒日陳情用高遠讀誦經論恩存拔濟聰勤無比日誦萬言至年長大總誦經論三百餘卷鈔摘衆經大乘要句十有餘卷流行於世賢劫千佛日禮一遍春夏方等常坐不臥翹勤難加寸陰不虧以貞觀十六年五月十三日終於會昌春秋七十有四遺身於龍池寺側收骨起塔其髑骨兩耳相通頂有雙孔眼眶合竅各有三焉弟子等追惟永往樹碑會昌寺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爲文又有釋遺俗常誦法華千有餘遍以貞觀初因疾將終遺囑友人慧廓曰比雖誦經意望靈驗身死之後不須露骸埋之十載屍爲發出舌根爛不審若不壞爲起一塔以示經感言訖而終依囑而埋至貞觀十一年廓與知友就墓開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庶女男咸覩敬仰以函盛舌於陽陸北性谷南岸爲建塔銘識者尊嚴發信誦經又有京城西豐谷鄉南福水南史村史呵誓少懷善念常誦法華臨終之時感有異香盈區滿村埋後十年妻已開墓同殯見舌鮮明異常紅赤又蕭僕射宋國公兄太府寺大卿榮位高貴國史具傳欣懷道業無棄寸陰暗誦法華萬有餘遍兄弟各造千部法華書生潔淨勘校無謬莊飾函盛散付流通請受人名各錄一通躬自禮敬日夜一遍宋公自撰經疏十有餘卷廣集諸家向有三十採擬菁華揉以胷臆四時無事陞座恒講至於開題之首每召京城名德朝野宰貴躬臨座席以伸賓主況卿情好讀誦所寫法華千部躬自勘校每日朝參必使侍人執經在前至於公事伺有閑隙便自勘讀日誦一遍以爲常式靈祥徵迹頗難記錄家門高遠不可傳述（右此四驗出唐高僧傳）

唐蕭氏是司元大夫崔義起妻是蕭鏗女鏗是僕射之姪蕭氏爲人妬忌多瞋好打奴婢不信業報至麟德元年從駕洛陽到二年正月身亡死在地獄蕭氏手下常所愛婢名閏玉年可十八雖是獠婢容貌端正性識聰敏信樂佛法至二月家内爲夫人設三七日齋僧正食時夫人自來看枷項鎖腰獄卒衛從

餘人不知唯此婢見夫人靈著此婢言音共夫人生平語音無異使傳語向家內大小云吾適崔家已來為性多瞋橫生嫉妬好打奴婢兼不信因果今至地獄受罪極重備經諸苦不可具說閻家內今三七日為吾設齋請

求獄官放一日假暫來看齋語汝男女合家大小吾自共汝同住已來身三口四意怒三毒妬瞋打汝兼嫉妬大夫所看婢妾種種不善發起惡業今受報苦不可具陳願汝男女合家大小內外眷屬從汝懺悔願施歡喜然

汝男女憶吾乳餔之恩將吾生平受用資具速捨修福望拔冥苦至七七日為吾設齋之時令此功德早得成就吾至齋日更請官人望得復來語大夫及兒女等大夫生平急性多瞋不得過分瞋打奴婢勸信三寶恭敬上下修持齋戒擅忍不絕臨去之時語男女云吾且將閻王去使在地獄看吾受罪苦痛如何經五六日還放迴來令汝男女知吾受罪苦痛虛實作此語已閻王即死唯心上暖餘分並冷身卧在地不敢埋之此婢即至地獄

見一大殿院門嚴兵守衛云是王殿不敢窺窬行至東院別見一廳上有大官人云是斷罪官復過廳院東有地獄種種苦具一如圖畫夫人語婢云汝看吾受罪之苦作此語已即有種種獄卒羅剎撲擲夫人屠割身肉鑊湯煎煮煮已還活活已復歷諸獄鐵鉗抽舌鐵烏啄之復卧鐵牀飛烏猛火一時著身死已還活活已復受諸苦不可具陳夫人穌已即見其父蕭鏗乘紫金蓮華座騰空而來鏗生平已來及歷任諸官皆不食酒肉葷辛常

誦法華經日別一遍恭敬三寶晝夜六時禮誦無闕令生善處見女受苦故來相救即語女云吾生平之日每勸汝生信止怒汝不用吾語今致其殃汝復何因將此婢來女報父言為兒生平不信今受罪苦故將此婢看兒受罪輕重令傳向家內男女使其生信父聞即可即語女言吾雖生善處未能全救汝苦汝努力自勵發心兼藉家內福善共相助佐決望得出上升人天作此語已忽有一婆羅門師年少端正亦乘空而來語夫人曰由汝

不信因果今受罪苦未知此婢性識如何吾欲教誦經使傳家內令世人生信夫人報云請師但教此婢聰明誦經可得師即先教誦金剛般若初受二三行有忘一二句者後續授之漸得半紙一紙少時誦得不忘復教誦藥師法華一受不忘此之三部皆作梵音不作漢語文詞典正音韻清亮文句皆熟即已放歸臨來語云汝至家內逢人為誦漢人道俗不別汝音令覓婆羅門善梵語者試看誦之始知善惡世人多有信邪事道不樂佛法

既見汝獠婢尚能誦得三本梵經豈可不生信心儻得一人迴邪入正非但夫人得福亦令汝後報不入三塗既受此語已放出至家惺了如舊即集家內尊卑具說夫人地獄受罪苦事猶恐曹主兒郎等不信即卧在地作夫人在地獄受苦之事或云看夫人吞熱鐵丸開口咽之口赤腹熱如火或云看夫人受鐵犁耕舌出舌二三尺餘或云看夫人受鐵牀苦身體紅赤熱氣如火如是變現種種苦痛之相已然後穌醒復說見夫人父誡勅之

事復說見婆羅門教誦經意夫人得出地獄上升天報此婢即爲家内正坐而誦文文句句皆作梵音聲氣清亮令人樂聞室家大小見此善惡靈驗罕所未聞夫人男女大小五體自撲號哭哀慟逾痛初七道俗郡官聞者皆勸易心歸信齋戒不絶麟德元年有西域四婆羅門來獻佛東頂骨因覲眷屬將軍薛仁軌家内設齋請親聚集諸官人共議云此婢雖誦得梵經其等皆不別之故邀屈請得此四婆羅門至將軍舍齋後喚得此婢不語四僧云在地獄中誦得誑云別有婆羅門教誦得此三部經密試虛實即對四僧令婢誦之且誦金剛般若訖此四婆羅門一時皆起合掌怪歎希奇未曾有也何因漢人能得如此更爲誦藥師法華訖彌加歡喜恭敬如師即譯語傳云此女何因得如此善巧音詞文句典正經熟不錯吾西域善能誦者未能如是此非凡人能得如此諸官人等始爲說實四僧泣淚非是聖力冥加豈能如是言詞典正諸官道俗見者悲歎深信佛法不敢輕慢將軍因見此事奏上聞徹皇帝勑語百官信知佛法衆聖之上冥祐所資執不能信百官拜謝慶所未聞良由三寶景福恩重慈蔭四生非臣下愚所能籌度聖凡受益豈得不信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五

音釋

嵩華嵩思融切華胡化切嵩華並山名　滔滔並徒刀切水流貌　翹渠堯切舉足也　戇陟降切愚也　瞢武亘切與懵同不明也　狒狒並父沸切與紼同獸名人身反蹕自笑俗謂之土螻是也　狌狌並所庚切能言獸也　剜烏丸切刻削也　萎悴萎於爲切枯也悴秦醉切憔悴也　謬靡幼切誤也　閹央炎切　訝吾駕切疑怪也　踵知隴切躡也　稜魯登切　衵丑兩切　髏盧侯切髑髏也　揉掇揉忍九切矯揉也掇丁活切采也　隟綺戟切空隟也　鏗口莖切　獠盧晧切南夷名　窺窬窺缺規切窬羊朱切闚圖猶私視也　儻他朗切或然之詞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六　廿六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懺悔篇第八十六此有六部

述意部　引證部　達順部

會意部　儀式部　洗懺部

述意部第一

敬惟佛日潛暉正像侵訛人情嶮異世序澆漓仰别大師千有七百衆生頑嚚善根羸薄正法既衰邪見增長内無勝解常爲五住自縈外失良緣致使四魔得便放縱三毒馳騁六塵日夜攀緣無非搆禍招愆之咎積罪尤多今既覺悟盡誠懺悔然懺悔之儀須憑聖教教有大小罪有重輕通塞不同開遮有異是故第一廣引聖教明懺成持不如七衆之人曾經受得五八十具三聚等戒若犯小乘初四重戒不覆藏者依律開許盡形學悔不限時節若覆藏者縱有懺悔依律不許第二篇已下隨犯輕重覆與不覆但識名種依律得除具存大教非此所明若犯大乘三聚等戒除謗方等邪見重緣業思極重戒體不全

縱有好心懺犯大難必須懇意用心徹到犯餘輕者懺悔可通今依方等佛名經等無問在家出家大小乘戒若有犯者不牒名種所以開懺惟此懺悔爲除罪障兾免業非欣慕清升遠求大聖思極大事不可容易自非具閑聖教無宜得滅知罪真妄染淨虛融心境開合常須作意不起攀緣罪方伏除也

引證部第二

如最妙初教經云佛告舍利弗我憶往昔有一比丘名曰欣慶犯四重禁來至僧中九十九夜懺悔自責罪業即滅戒根即生如初受戒時無有異也如人移樹餘處得生彌更滋長乃得成樹破戒懺悔亦復如是爾時破戒比丘自隱犯罪心生慚愧轉加苦行乃經七年道成羅漢說是品時五百破戒比丘以慚愧故戒根還復

又大莊嚴經論云若人學問雖復毀行以學問力能尋得迴以是義故應勤學問我昔曾聞有一多聞比丘住阿練若處時有寡婦數數往來比丘所聽其說法于時學問比丘於此寡婦心生染著以染著故所有善法漸漸劣弱爲凡夫心結使與此婦女共爲言要婦女言汝今若能罷道還俗我當相從彼時比丘即便罷道既罷道已不能堪任世間苦惱身體羸瘦不解生業未知少作而大得財即自思惟我於今者作何方計得生活耶復作是念唯客殺羊用功極輕兼得少利作是念已求覓是處以凡夫心易朽敗故造作斯業還與屠兒共爲親友於賣肉時有一相識乞食道人於道路上遇值得見見已便識頭髮蓬亂著青色衣身上有血猶如閻羅羅剎所執肉稱悉爲血汙見其稱肉欲賣與人比丘見已即長歎息作是思惟佛語真實凡夫之心輕躁不停極易迴轉先見此人勤修學問護持禁戒何意今日忽爲此事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汝若不調馬　放逸造衆惡　云何離慚愧
捨棄調伏法　威儀及進止　爲人所樂見
飛鳥及走獸　覩之不驚畏　行恐傷蟻子
慈哀憐衆生　如是悲愍心　今爲安所在

凡夫之人其心不定若得見諦是名沙門婆羅門復說偈云

勇悍而自稱　謂已真沙門　爲此不調心
忽作斯大惡

說是偈已尋即思惟我今作何方便令其開悟如佛言曰若教人時先當令其觀於四諦今當爲說佛業根本作是念已而語之言汝於今者極善稱量時賣肉者作是念言此比丘既不買肉何故語我極善稱量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此必有悲愍　而來見濟拔　如斯之比丘
久離市易法　見吾爲惡業　故來欲救度
實是賢聖人　爲我作利益

說是偈已尋憶昔者爲比丘時造作諸行念先所誦經名曰苦聚欲過欲味思惟是已即以肉稱遠投于地於生死中深生猒患語彼比丘大德大德而說偈言

欲味及欲過　何者爲最多　我以慚愧鞚
捉持智慧稱　思量如此事　心已得通達
不見其有利　鈍者欲衰患　以是故我今

宜應捨離欲　往詣於僧坊　復還求出家

時羅道比丘說此偈已即捨惡業出家精勤得阿羅漢果以此文證破戒犯重迴心學道勤修則出雖復依理要須專精起勇猛心不惜身命常須自省勿起邪念立大誓願不限劫數盡於未來盡欲度脫等衆生界拔苦與樂知心妄動遠離前境新業不起舊結伏除縱有重過即能輕微業惡雖重不如善心故涅槃經云譬如斃華雖有千斤終不能敵真金一兩如恒河中投一升鹽水無醎味飲者不覺喻能觀心强即滅重罪

又虛空藏經云若優婆塞優婆夷等破五戒犯八戒齋出家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那犯四重禁在家菩薩毀六重禁如是愚人世尊先於毗尼中決定驅擯如火石破今於此經說大悲虛空藏能救諸苦及說呪以除罪咎設有此人云何爲證佛告優波離有三十五佛救世大悲汝當敬禮爾時當著慚愧衣如眼生瘡深生耻愧如癩病人隨良醫教汝亦如是應生慚愧既慚愧已一日乃至七日禮十方佛稱三十五佛名別稱大悲虛空藏菩薩名澡浴身體燒衆名香堅黑沉水明星出時長跪合掌悲泣雨淚稱虛空藏名白言大德大悲菩薩愍念我故爲我現身爾時當起是想虛空藏菩薩頂上有如意珠其如意珠紫金色若見如意珠即見天冠此天冠中有三十五像現如意珠中十方佛像現虛空藏菩薩身長二十五由旬若現大身與觀世音等此菩薩結跏趺坐手捉如意珠王其如意珠演說衆法音與毗尼合若此菩薩憐愍衆生作比丘像及一切像若於夢中若坐禪時以摩尼珠印印彼臂印文上有除罪字得此字已還入僧中如本說戒若優婆塞得此字者不障出家設不得此字便有空中有聲唱言罪滅若無空聲使知毗尼者夢見虛空藏告言毗尼菩薩某甲比丘某甲優婆塞更令懺悔一日乃至七日禮三十五佛虛空藏菩薩力故汝罪輕微知法者復教令塗治圊廁經八百日日日告言汝作不淨事汝今一心塗一切圊廁莫令人知塗已澡浴禮三十五佛稱虛空藏向十二部經五體投地說汝過惡如是懺悔復經三七日爾時智者應集親厚於佛像前稱三十五佛名稱虛空藏名文殊師利賢劫菩薩爲其作證更白羯磨如前受戒此人苦行力故罪報永除不障三種菩提業佛告優波離汝持是觀虛空藏法爲未來世無慚愧衆生多犯惡者廣分別說說是語時虛空藏結跏趺坐放金色光如意珠中現三十五佛已白佛言世尊我此如意珠寶說首楞嚴座是故衆生見此珠者得如意自在爾時世尊勅優波離汝持此經不得多衆廣說但爲一人持毗尼者爲未來世無眼衆生作眼目故慎莫忘失時優波離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依佛名經云爾時佛告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求阿耨菩提者當先懺悔一切諸罪若比丘犯四重比丘尼犯八重戒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犯出家根本若優婆塞犯優婆夷重戒若優婆夷犯優婆塞重戒乞懺悔者當淨洗浴著新淨衣不食葷辛當在靜處修

治室內以好華幡莊嚴道場香泥塗地懸四十九枚旛莊嚴佛座安置佛像燒種種香散種種華與大慈悲願若衆生未度者令度於一切衆生下心如僮僕心若比丘犯四重禁如是晝夜四十九日當對八清淨僧發露所犯罪七日一對發露至心殷重悔昔所作一心歸命十方諸佛稱名禮拜隨力隨分如是至心滿四十九日罪必除滅是人得清淨時當有相現若於覺中若於夢中十方諸佛與其記別或見菩薩與其記別將詣道場共爲已伴或與摩頂永滅罪相或自見身入大會中處在衆次或自現身處衆說法或見法師淨行沙門將詣道場示其諸佛舍利弗若比丘懺悔罪時若見如是相者當知是人罪垢得滅除不至心若比丘尼懺悔八重罪者當如比丘法滿足四十九日當得清淨除不至心若優婆塞優婆夷懺悔重戒應當至心恭敬三寶若見沙門恭敬禮拜生難遭想當請詣道場設種種供養當請一比丘心敬重者就其發露所犯諸罪至心懺悔一心歸命十方諸佛稱名禮拜如是滿足七日必得清淨除不至心舍利弗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欲懺悔諸罪當洗浴著新淨衣修治室內數好高座安置佛像懸四十九枚旛種種花香供養誦此三十五佛名日夜六時懺悔滿二十五日滅四重八重等罪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亦如是

又大方等陁羅尼經云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世尊去後毀四重禁比丘尼毀八重禁若菩薩若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若毀如是一一諸戒當云何滅如是等過佛言快哉文殊乃能請問如是等事汝慈悲勝故能發是問汝若不發是問我終不說彼惡汝今諦聽當爲汝說若我去世後若有惡律儀比丘毀四重禁默受供養而不改悔當知是比丘必受地獄苦而無疑也我今當出良藥救彼比丘汝今諦聽當爲汝說

離婆離婆諦一仇呵仇呵帝二陁羅離帝三尼呵羅帝四毗摩離帝五莎呵六

文殊師利此陁羅尼是過去七佛所造如是七七亦不可計數亦不可說此陁羅尼救攝衆生現在十方不可計不可數七佛亦讀誦此陁羅尼救攝衆生末世惡律儀比丘令其堅固住清淨地若有比丘毀四重禁至心憶念此陁羅尼誦千四百遍已乃一懺悔請一比丘以爲證人自陳其罪向形像前八十七日懺悔已是諸戒根若不還生終無是處若不堅固阿耨菩提心亦無是處又文殊師利云何當知得清淨戒善男子若其夢中見有師長手摩其頭若父母婆羅門耆舊有德人若與飲食衣服卧具湯藥當知是人住清淨戒若見如是一相者應向師說如法除滅如是罪咎若比丘尼毀八重禁者若欲除滅八重禁者先請一比丘了知內外律者陳其罪咎向彼比丘彼比丘應知法而教此內外律所謂

阿隸離婆其羅帝一羅帝婆二摩羅帝三阿摩羅帝四莎呵五

善男子此陁羅尼若有讀誦受持如法修行九十七日誦四十九遍乃一懺悔隨師修行

是諸惡業若不除滅終無是處若於夢中見如上事當知彼尼住清淨地具清淨戒若有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毀諸禁戒者亦應請一比丘了知內外律者向形像前若尊經般若前自陳其過向此比丘說比比丘應教淨律之法所謂

伊伽羅帝一　慕伽羅帝二　阿帝摩羅帝三　郁伽羅帝四　婆羅帝婆五　座羅伽竭帝六　座羅竭帝七　豆羅奢竭帝八　毗奢竭帝九　離婆竭帝十　婆羅鵌阿鵌十一　其羅鵌阿鵌十二　持羅鵌阿鵌十三　其蘭鵌阿鵌十四　提蘭鵌阿鵌十五　毗羅鵌阿鵌十六　莎訶十七

善男子我為慈愍一切眾生故說此陁羅尼若有下劣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亦讀誦修行此陁羅尼誦四百遍乃一懺悔如是次第四十七日當懺悔時應自陳過令其耳聞如上所說夢中得見一一事者當知是沙彌等住清淨地具清淨戒佛告文殊師利如汝所念行者應修五事持諸戒境界所謂不犯陁羅尼義不謗方等經不見他過不毀大乘不毀小乘不離善友常說眾生妙行復有五事不談上界所見亦不談所行好醜之事亦應日三時塗地亦應日誦一遍日一懺悔如是五事是行者業不犯戒復有五事若有比丘此行法者及與白衣不得祭祠鬼神亦復不得輕於鬼神亦復不得破鬼神廟假使有人祭祠鬼神亦不得輕亦不得與彼人往來如是五事是行者業護戒境復有五事不得與謗方等經家往來不得與破戒比丘往來不得與破五戒優婆塞往來不得與獵師家往來不得與常說比丘過人往來復有五事不得與腦皮家往來不得與藍染家往來不得與養蠶家往來不得與壓油家往來不得與掘鼠藏家往來復有五事不得與劫人家往來不得與偷人家往來不得與燒僧坊家往來不得與偷僧祇物人往來不得與乃至偷一比丘物人往來復有五事不得與畜猪羊雞犬家往來不得與觀星宿家往來不得與婬女家往來不得與寡婦家往來不得與沽酒家往來如是七種五事是行者業護境界

違順部第三

夫四重五逆佛海死屍小乘經律譬同斷首既律無開緣懺不復本依大乘經許其洗蕩如呪枯木還生華果雖許此懺須立大心順教奉行如死還活大士所行義不唐捐身戒心慧志常修習既慚且愧精勵形心心想尚虛罪豈定性今欲科約行業條列順違善惡罪緣具兼二種先就惡業以論違順違於涅槃順於生死辯此違順略顯十心有罪行者須識業相量事而行矣一者無明顛倒煩惱醉惑觸境生著昏暗不醒所以造罪二者內既癡醉外為惡友所迷隨順非法惡心轉熾所以造罪三者內外緣具自破己善亦破他善於諸善事無隨喜心所以造罪四者既不修善惟惡是緣縱恣三業無惡不為所以造罪五者所造惡事雖未廣多而惡心周普奪一切樂與一切苦所以造罪六者惡念相續晝夜不斷心純念惡初無停息所以造罪七者隱覆瑕疵藏諱罪過內懷姦詐外現賢善

所以造罪八者身色强健謂我常存增狀作罪不畏惡道所以造罪九者頑癡凶很會邑抵突無慚無愧行無羞耻所以造罪十者撥無因果不信善惡斷諸善根作一闡提不可救療所以造罪如上十心無明爲本增加不已極至闡提順入生死從暗入暗織作結業無解脫期是名無明違順心也既識生死罪惡之人遇佛大慈加攝哀念立改過法開解脫門令我善根重得生長如王登位宥罪綫刑將行懺除修善改惡善中違順亦具十心常須運想對治前罪從後立儀一一觀破此正悔過立行本基也一者正信因果不迷不謬爲善獲福爲惡得罪雖無作者果報不失雖念念滅業不敗亡信爲道源智爲能入既信且智衆善根本用此正信翻破不信一闡提心由備此心方能起懺二者悔罪要方慚愧爲本我慚此罪不預人流愧我此罪不蒙天罰是爲白法亦是三乘行人第一義天出世白法是爲慚愧翻破無愧之黑法也要具此心方能行懺後條例爾三者怖畏無常命如水沫一息不還隨業流轉覺無常已食息無閑是爲無常翻破保常不畏惡道心也四者發露向他說罪輕重以露罪故罪即焦枯如露樹根枝葉彫落是爲發露翻破覆藏現淨心也五者斷相續心畢竟捨惡剋決雄猛猶若剛刀是爲決定要期斷惡翻破惡念相續心也六者發菩提心普拔一切苦普與一切樂此心弘廣無所不遍是爲大乘菩提之心翻破遍惡心也七者修功補過勤策三業精進不休是爲修功立德翻破不修三業無辜起惡心也八者守護正法不念外道邪師破壞佛法誓欲光顯令久住世是爲守護翻破滅一切善事心也九者念十方佛無量功德神通智慧欲加護我慈哀我苦賜我除罪清淨良藥是爲翻破念惡知識心也十者觀罪性空罪從心生心若可得罪不可無我心自空空云何有善心亦然罪福無主非內非外亦無中間不常自有但有名字名之爲心但有名字名爲罪福如是名字名字即空還源反本畢竟清淨是爲觀罪性空翻破無明顛倒執著心也若無明滅故諸行滅諸行滅故生死滅是爲十二因緣大樹壞亦名苦集子果兩縛脫亦名道滅二諦顯是爲方等觀慧日月照明衆生遇此重恩故得見十方佛也此摽大意具說如經

會意部第四

㕛經說懺悔能滅罪業云何唯說觀理智心能滅諸業釋言懺悔有二一是迷心依事懺悔謂佛像前行道禮敬發願要期斷除事惡二是智心依理懺悔謂觀身心斷除結使但所造業有輕有重若論輕業事懺亦滅若論重業有轉者亦能轉重令輕謂三塗業人中輕受故十住婆沙論云我言懺悔罪則輕薄於少時受故知事懺轉重令輕牽報不定由不斷結故有滿力微不盡故業後必受報非令不定令故偏說觀理斷結無惑潤業故不牽生隨所斷處故業永盡於現造業亦不招生則於過現所造善惡方是究竟牽報不定今據此義是以偏說故諸智者欲斷過三塗重業即學觀理永免惡道是故初果名爲觝

債故攝論云若無苦下無明諸行不生若行已生無修道無明諸行不熟何以故須陁洹人不造感生報業故阿那含人不受下界生報

又優婆塞戒云若人具有欲界諸業得阿那含果能轉後業現在受之羅漢亦爾故知觀理是真懺故華嚴經偈云

一切業障海　皆由妄想生　若欲懺悔者
當求真實相

又大寶積經云百千萬劫久習結業以一實觀即皆消滅又諸法無行經云若菩薩能見一切眾生性即涅槃性則能畢竟滅業障罪故又普賢菩薩經云觀心無心從顛倒想起如此想心從妄想起如空中風無依止處故知善惡取性作相由未悟理非無妄業後若悟理前業即滅無法可住故不招生如正觀理時當思諸障本唯空寂恒與諸佛同一真性恒沙萬德法界無殊但無明障厚不能覩見以不見故恒於佛前破戒違道十惡五逆無過不為猶如一堂延及凡聖在堂供養有多盲人以無目故遂於眾前具造諸惡時有智人愍之不已遂語盲人曰此堂具有凡聖僧眾汝云何對之公然造惡盲人聞已慚愧怖畏謝過無地遂即伸意告白僧眾曰弟子某甲敬白合堂師眾弟子無福少來失明雖與師等同在一堂不能覩見以盲不見遂於師前無過不為今因善友開導始知有師慚愧怖畏不可具陳弟子今從合堂師等求哀懺悔唯願師等受弟子歸誠懺悔然此盲人雖自無眼不見僧眾然知僧眾先皆見已受其懺悔我等亦然昔造罪時恒在佛前今欲悔過了知諸佛悉皆已見但一切諸佛三達靈智五眼明照知無不盡莫問遠近內外明闇如掌觀珠隨機赴感不差時也又知罪緣無有自性但以妄想因緣虛受是苦故維摩經云心垢故眾生垢心淨故眾生淨妄想是垢無妄想是淨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心亦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罪垢亦然如是卻推罪性皆空發智慧火了無明闇無始已來所造諸惡猶如闇室懺悔正解狀若明燈一照昏闇皆除不以闇來無始能推燈也明闇解惑爾來無始迷因證果具造諸非事等如闇今欲悔除依佛性力發正見火事等明燈燈起闇除解生惑喪義無不滅也亦如霜雪待日而除亦如病疾待良藥除亦如迷方待悟而正亦如惡類眾薪悔如巨火須臾殄滅是故涅槃經云譬如氎花千斤不如真金一兩造罪雖多不如少善既對佛造愆還同盲人向僧懺悔罪無自性從緣而滅故業報差別經偈云

若人造重罪　作已深自責　懺悔更不造
能拔根本業

既知真偽即知所緣罪業從事而生惑情障解迷而不覺故有斯罪如雲覆日如闇冥室今之悟心緣理而生解興惑喪如光滅暗前心雖起重罪後念觀理妄心即滅妄境不生久熏不已業種自亡故未曾有經云前心作惡如雲覆日後心起善如炬消暗又大集經云如百年垢衣可於一日浣令鮮淨如是百千劫中所集諸不善業以佛法力故善順思

惟可於一日一時盡能消滅也

儀式部第五

此之一門行者欲懺要對三寶勝緣境前偏袒露髆脫去巾履女人不勞袒髆具服威儀合掌恭敬請一大德耆年宿邁自心敬者先當奉請十方三寶以爲良緣故人述偈云

歸命十方一切佛　頂禮無邊淨覺海
亦禮妙法不思議　真如自性清淨藏
住於極愛一子地　得道得果諸聖人
我以身口清淨意　咸各歸命稽首禮

然後請懺悔主云大德一心念我弟子某甲今請大德爲懺悔阿闍梨願大德爲我作懺悔阿闍梨我依大德故得懺悔慈愍故一遍亦得三遍彌善

第二懺悔師先教識前罪性輕重具如初意依論懺悔總有四種一更相易脫懺是凡夫下品懺法二永斷相續懺是上品凡夫懺法三燋業懺是賢人懺法四滅業懺是聖人懺法前二是事中懺敵對而除未能滅業且伏而不起由不依理觀未入聖位雖得免非未來不入惡道然此業性常在以熏成種故如人斫樹但去枝條其根仍在後二懺悔要須緣空悟理心境虛融常須作意見諦漸修然後得滅今且依第二凡夫永斷相續懺令業伏不行常依善友發大誓願臨命終時亦得隨願往生十方淨土永離三惡以住娑婆恐心怯弱不能堅固意欲退者當以五法佐助得不悔果一信二慚三愧四善知識五宗敬戒一信爲道源功德母一切善法因之而生二慚者自不作罪三愧者不教他作罪又慚者內自羞人愧者羞天有慚愧故則能恭敬父母師長一切凡聖四善知識是全梵行五戒者是汝大師故三寶是凡聖所依故須歸敬戒師臨時種種開誘令發大心永斷後犯臨時識勗不可預述

洗懺部第六

如舍利弗悔過經云佛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阿羅漢道欲求辟支佛道欲求佛道者欲知去來之事者常以平旦日中日入人定夜半雞鳴時澡漱正衣服叉手禮拜十方自在所向當悔過言某等宿命從無數劫以來所犯過惡至今世所犯婬泆所犯瞋恚所犯愚癡不知佛時不知法時不知比丘僧時不知善惡時若身有犯過若口犯過若心犯過若意欲害佛嫉惡經道若鬪比丘僧若殺阿羅漢若自殺父母若犯身三口四意三自殺生教人殺生見人殺生代其喜身自行盜教人行盜見人行盜代其喜身自欺人教人欺人見人欺人代其喜身自兩舌教人兩舌見人兩舌代其喜身自罵詈教人罵詈見人罵詈代其喜身自妄言教人妄言見人妄言代其喜身自嫉妬教人嫉妬見人嫉妬代其喜身自貪饕教人貪饕見人貪饕代其喜身自不信教人不信見人不信代其喜身不信作善得善作惡得惡見人作惡代其喜身自盜佛寺中財物若比丘僧財物教人行盜見人行盜代其喜身自輕稱小斗短尺欺人以重稱大斗長尺侵人見人侵人代其喜身自故作賊教人作賊見人作賊代其喜身自惡逆教人惡逆見人惡逆代其喜身諸所更以

來生五處者在泥犁中時在禽獸中時在薜荔中時在人中時在天中時身在此五道中生時所犯過惡不孝父母不孝於師不敬於善友不敬於善沙門道人不敬長老輕易父母輕易於師父輕易求阿羅漢道者輕易求辟支佛道者若誹謗嫉妬之見佛道言非見惡道言是見正言不正見不正言正某等諸所作過惡願從十方諸佛求哀悔過令某等今世不犯此過殃令某等後世亦不被此過殃所以從十方諸佛求哀者何佛能洞視徹聽不敢於佛前欺誑某等有過惡不敢覆藏從今以後皆不敢復犯佛語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意不欲入三塗者諸所作過皆當悔過不當覆藏不欲生邊地無三寶處皆當悔過不當覆藏乃至欲得三乘道果者皆當悔過不當覆藏佛語舍利弗若使天下男子女人皆得阿羅漢及辟支佛若有人供養天下阿羅漢辟支佛滿千不如持悔過經於晝夜各三過讀一日其得福勝供養天下阿羅漢辟支佛百倍千倍萬倍億倍

又依普賢觀經云懺悔六根本意由業障故不淨六根具造十惡處處貪著遍六情根此六根業枝條華葉悉滿三界一切生處增長無明今欲懺悔廣請諸佛菩薩讀誦大乘至心徹到發願求破壞身心一切惡業念念之中得見普賢十方諸佛故說偈云

若有眼根惡　業障眼不淨　但當誦大乘
思念第一義　是名懺悔眼　盡諸不善業
耳根聞亂聲　壞亂和合義　由是起狂亂
猶如癡猨猴　但當誦大乘　觀法空無相
永離一切惡　天耳聞十方　鼻根著諸香
隨染起諸觸　如此狂惑鼻　隨染生諸塵
若誦大乘經　觀法如實際　永離諸惡業
後世不復生　舌根起五種　惡口不善業
若欲自調順　應勤修慈心　思法真寂義
無諸分別相　心想如猨猴　無有暫停時
若欲折伏者　當誦大乘經　念佛大覺身
力無畏所成　身為機關主　如塵隨風轉
六賊遊戲中　自在無罣礙　若欲滅此惡
永離諸塵勞　當處涅槃城　安樂心恢泊
但當誦大乘　念諸菩薩母　無量勝方便
從思實相得　如此等六法　名為六情根
一切業障海　皆從妄想生　若欲懺悔者
端坐念實相　眾罪如霜露　慧日能消除
是故應至心　懺悔六情根

述曰余自勤力檢討一切經論雖復教人總懺罪法然文多散落不可具錄將前二經懺文稍略所以偏引出之竊尋眾生無始至今造過極多名數塵沙若依前懺又恐洗蕩不可周淨今此已下更依隋代曇遷靈裕二法師總懺十惡冀望周悉雖是凡夫所撰然文義皆採拾地持經論聖意而纘集之依之修行皆合佛意古今諸德懺文甚多比校周悉未能逾下二文也

十惡懺文（曇遷法師撰）

弟子某甲普為一切法界眾生發露無始已來所作罪業或殺害君親及真人羅漢兵戈征討鋒刃殺戮遊獵禽獸網捕蟲魚或經作惡王刑罰差濫乃至含靈稟性蠢動凡諸生類殘害殺傷及猛獸鷙鳥遞相噉食或盜佛

物法物僧物及他財寶居官因事納貨受財或非已室家外行婬穢莫簡親屬不避僧尼橫起愛憎妄相妬忌或虛詐妄語誑惑君親不知不見言知言見憑託鬼神詭誑世俗或讒諂兩舌鬪亂二邊將此惡言向彼陳說持彼惡語復向此論阻隔君臣離間骨肉一切和合由其破壞或出言麤獷毀訾他人呵叱任情罵詈在口或不以正言乃爲綺語說善爲惡以臭爲香名長爲短說白爲黑謬言詭語調弄於人或志在貪味求取不節性多瞋忿恚怒自纏或不識正理迷惑邪見謗佛法僧說無因果不信修善受人天樂不信爲惡受地獄苦或謂此身無因而得或謂未來斷無因果毀壞塔寺焚燒經典融刮佛像以取金銅汙穢伽藍違越禁戒飲酒噉肉及食五辛愚癡邪見無惡不造凡此所陳十種惡業自作教他見作隨喜從無始已來定有斯罪以罪因緣能令衆生墮於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間短命多病常處卑賤及以貧窮共人有財不得自在婦不良謹二妻相諍多被謗毀爲人誑惑所有眷屬弊惡破壞不值好語常聞惡聲凡所陳說恒有諍訟假說真言人不信受吐發音詞又不辯正貪財無猒所求不獲常爲他人伺其長短不善知識共相惱害恒生邪見之家常懷諂曲之心無始已來十不善業皆從煩惱邪見而生今依佛性正見力故發露懺悔皆得除滅譬如明珠投之濁水以珠威德水即澄清佛性威德亦復如是投諸衆生四重五逆煩惱濁水皆即澄清弟子某甲及一切法界衆生自從今身乃至成佛願更不造此等諸罪歸命敬禮常住三寶懺悔已訖次禮懺功德發願說偈

願於未來世　見無量壽佛　無邊功德身
我及餘信者　既見彼佛已　願得離垢眼
成無上菩提　普及於含識

總懺十惡偈文 靈祐法師撰

自惟我生死　過去無初際　乃至於今生
相續不斷絕　愚癡暗覆故　三毒火常然
雖有身與心　而不能自悟　從蒙一切佛
放智慧日光　照我二種身　亦未之知覺
懷惑生諸趣　無類而不更　競思此因緣
誰非已眷屬　又念諸衆生　元同一心海
因妄想識浪　幻起諸趣身　是身無種種
與我同如性　因於失念故　彼我分別生
由之起愛憎　常共相鬪諍　日夜懷嫌恨
思念相報及　遂於衆生中　無一不傷害
貪奪於資生　非分起染欲　虛誑無實語
惡口不擇言　兩舌相破壞　綺語調弄人
貪海無猒足　瞋火然復然　邪見背正教
諂曲無誠信　違犯諸如來　一切清淨戒
嫌恨與愛憎　無心而不有　是罪若不懺
長夜熏自心　積熏而不已　變成地獄處
及與諸苦具　諸佛於爾時　皆悉不能救
唯除自發露　所造諸愆咎　應佛菩薩心
隨順本淨性　無始時無明　自此漸微薄
是故懷慚愧　深心悔諸罪　願佛放慈光
照及苦衆生　所有煩惱聚　皆悉令消滅
自性清淨心　從此至究竟　平等真法界
於今得圓滿（下有九行偈長安延興寺玄琬律師撰日）

傷已無始隨自心　順入欲流隨洄澓

於中孤獨無救護　具造無邊百種苦
所愛諸苦時報定　諸佛威神不能救
因逼事窮苦對至　方乃有此一念悟
以其無明瞖瞙厚　三毒之火常熾然
意欲遠離不能離　如癰已熟待破時
唯願諸佛放慈光　時復照及極苦者
往昔所造三業罪　及今現起一切惡
未來應生諸煩惱　頂禮懺悔願滅除

頌曰

五體悔前朝　三屈懺中夕　鳴椎誡旭旦　引目寓金言
哀我苦勞役　悲傷塵垢積　咄哉形非我　嗟往恒沉溺
踟蹰歧路嵎　揮手謝中析　洗滌歸誠懺　皎潔淩雲釋
薾索業苦離　升陟隨緣益　雖未脅高蹤　且免幽途歷

感應緣三驗略引

晉沙門慧達　梁沙門法寵

唐沙門德美

晉沙門慧達姓劉名薩荷西河離石人也未出家時長於軍旅不聞佛法尚氣武好畋獵年三十一暴病而死體尚溫柔家未殮至七日而穌說云將盡之時見有兩人執縛將去向西北行行路轉高稍得平衢兩邊列樹見有一人執弓帶劒當衢而立指語兩人將荷西行見屋舍甚多白壁赤柱荷入一家有女子美容服荷就乞食空中聲言勿與之也有人從地踊出執鐵杵將欲擊之荷遽走歷入十許家皆然遂無所得復西北行見一嫗乘車與荷一卷書荷受之西至一家館宇華整有嫗坐于戶外口中虎牙屋內牀帳光麗竹席青几復有女子處之問荷得書來不荷以書卷與之女取餘書比之俄見兩沙門謂荷汝識我不荷答不識沙門曰今宜歸命釋迦文佛荷如言發念因隨沙門俱行遙見一城類長安城而色甚黑蓋鐵城也見人身甚長大膚黑如漆頭髮曳地沙門曰此獄中鬼也其處甚寒有氷如席飛散著人頭頭斷著脚脚斷二沙門云此寒氷獄也荷便識宿命知兩沙門往維衛佛時並其師也作沙彌時以犯俗罪不得受戒世雖有佛竟不得見從再得人身一生羌中今生晉中又見從伯在此獄裏謂荷曰昔在鄴時不知事佛見人灌像聊試學之而不肯還直今故受罪猶有灌福幸得生天次見刀山地獄次第經歷觀見甚多獄獄異城不相雜厠人數如沙不可稱計楚毒科法略與經說相符自荷履踐地獄示有光景俄而忽見金色暉明皎然見人長二丈許相好嚴華體黃金色左右並曰觀世大士也皆起迎禮有二沙門形質相類並行而東荷作禮畢菩薩具為說法可千餘言末云凡為亡人設福若父母兄弟爰至七世姻孀親戚朋友路人或在精舍或在家中亡者受苦即得免脫七月望日沙門受臘此時設供彌為勝也若制器物以充供養器器摽題言為某人親奉上三寶福施彌多其慶逾速沙門白衣見身為過及宿世之罪種種惡業能於衆中盡自發露不失事條勤誠懺悔者罪即消滅如其弱顏羞慚恥於大衆露其過者可在屏處默自記說不失事者罪亦除滅若有所遺漏非故隱蔽雖不獲免受報稍輕若

不能悔無慚愧心此名執過不反命終之後魁墜地獄又他造塔及與堂殿雖復一土一木若染若碧率誠供助獲福甚多若見塔殿或有草穢不加耘除蹈之而行禮拜功德隨即盡矣又曰經者尊典化導之津波羅蜜經功德最勝首楞嚴亦其次也若有善人讀誦經處其地皆爲金剛但肉眼衆生不能見耳能勤誦持不墮地獄般若定本及如來鉢後當東至漢地能立一善於此經鉢受報生天倍得功德所說甚廣略要載之荷臨辭去謂曰汝應歷劫備受罪報以嘗聞經法生歡喜心今當見受輕報一過便免汝得濟活可作沙門洛陽臨緇建業鄮陰成都五處並有阿育王塔又吳中兩石像育王所使鬼神造也頗得真相能往禮拜者不墮地獄語已東行荷作禮而別出南大道廣百餘步道上行者不可稱計道邊有高座高數十丈有沙門坐之左右僧衆列侍甚多有人執筆北面而立謂荷曰在襄陽時何故殺鹿跪答曰他人射鹿我加創耳又不噉肉何緣受報時即見襄陽殺鹿之地草樹山澗忽然滿目所乘黑馬並皆能言悉證荷殺鹿年月時日荷懼然無對須臾有人以叉叉之投鑊湯中自視四體潰然爛碎有風吹身聚小岸邊忽然不覺還復全形執筆者復問汝又射雉亦嘗殺鴈言已又投鑊湯如前爛法受此報已乃遣荷去入一大城有人居焉謂荷曰汝受輕罪又得還生是福力所扶而今以後復作罪不乃遣人送荷遙見故身意不欲還送人推引久久乃附形而得穌活奉法精勤遂即出家字曰慧達太元末尚在京師後往許昌不知所終

右此一驗出冥祥記也

梁揚都宣武寺沙門法寵姓馮南陽冠軍人也年三十八正勝寺法願道人善通禁許之術謂寵曰君年滿當死無可避處唯祈誠諸佛懺悔先愆排脫或可冀耳寵因引鏡驗之見面有黑氣於是貨賣衣鉢資餘併市香供飛舟東逝直至海鹽居在光興閑房禮懺杜絕人物晝忘食息夜不解衣迄至四十歲暮之夕忽覺兩耳腫痛彌生怖懼其夜懺達四更聞戶外有人言曰君死業已盡遠即開戶都無所見明晨借問僉言黑氣都除兩耳乃是生骨斯實由懺蕩之殷故使延壽也以普通五年三月十六日卒于所住春秋七十有四

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唐京師會昌寺釋德美姓王清河臨清縣人年在童稚天然樂善口有所演恒歌讚唄攤壓聚戲必先爲塔每見形像生知禮敬由是親故寵而異之知非紹俗之胤也任從師學十九出家雖經論備閱而以津要在心故四分一部博通心首往太白山誦佛名一部一十二卷每行懺時誦而加拜布服蔬食不衣皮帛初依九隴太白僧邕禪師受業後住京師慧雲寺值靜默禪師又從請業每至夏禮懺將散道場去期七日苦加勇勵萬五千佛日別一遍精誠難及多感徵祥自從小至終美禮千遍承師靜默大有福德嘗於興善年別千僧七日行道期滿厚嚫人奉十縑將及散晨外起加倍故自開皇之末終於大業十年年別大施其例咸爾默將滅度以普福田

用委於美美頂行之悲敬兩田年別一會又普盆錢夏末常施大業末中夏名千僧七日行道忽感異人形服莘攝來告美曰日時既熱何不作餅以用供養且潰二十斛麵作兩日調明旦將設半夜便起打麵動索人物驚亂并作切麵以供大衆須臾麵命煮隨熟千人同飽咸共欣慶餅復堅韌一無所壞試尋看匠通問失所合衆悲怪感招斯應又至武德之始創立會昌延美而住乃於西院造懺悔堂像設華嚴堂宇宏麗普共含生斷諸惡業鎮長禮懺潔淨方等欲有升壇要馮美懺又於一時井忽枯竭懺徒駐立無由洗懺美執香爐臨井加祈應時泉涌還同舊足時共歎怪福加所資所畜舍利藏以寶函隨身所往必賷供養每有起塔祈請散給精祈通感隨請皆給又至秋夏常行徒跣恐踏蟲蟻慈濟含生又年別般舟一夏不坐或止口過三年不言或行不輕通禮七衆或節儉衣食四分之一如斯苦行其相寔繁或生常輟想專固西方口誦彌陁終于命盡以貞觀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掌稱佛卒于會昌春秋六十矣屍送南山鵄鳴埏弟子等將骸起塔樹碑會昌侍中于志寧爲文（右此一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六

音釋

澆漓（澆古堯切漓音離澆漓薄也）瞽（公戶切目有眹而無明也）釁（許刃切瑕隙也）鞙（胡犬切與輯同大車縛軛靼也）圊廁（圊七情切廁初吏切溷也）葷（許云切辛菜也）枚（莫杯切猶箇也）隷（郎計切）庵抵（庵後五切自僂悠也抵都禮切觸也）觝（都禮切與抵同）袒膊（袒徒旱切脫衣袖也膊補各切肩甲也）邁（莫拜切芙也）妷（夷質切泆蕩也）餮（他結切貪也）薜荔（薜蒲計切荔郎計切）纘（祖管切繼也）鋒（敷容切鋒芒也）鷙（脂利切）詭（居洧切詐也）刮（古滑切剔也）瞖（於計切眼疾也）瞙（末各切目不明也）踟蹰（踟直離切蹰直誅切踟蹰行不進貌）嵎（牛俱切陬也）殮（力贍切殯殮也）遽（其據切急速也）嫗（衣遇切老婦之稱也）姻媾（姻於真切婚姻也媾古候切婚媾也）鄮（莫候切縣名）胤（羊晉切繼嗣也）邕（於容切）溲（踈有切以水調麪也）韌（而振切堅柔難斷也）跣（息淺切足親地也）堆（都回切聚土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受戒篇第八十七（此有七部）

述意部　勸持部　三歸部
五戒部　八戒部　十善部
三聚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拔苦與樂必須崇戒經喻多種且述三五能涉遠路喻之脚足勝持一切喻之大地生長萬物喻之時雨善療衆病喻之良醫能消飢渴喻之甘露接濟沉溺喻之橋梁運度大海喻之浮囊能除昏暗喻之燈光防非止惡喻之戒善歸趣解脫終藉尸羅莊飾法身喻之瓔珞如是之喻亦有無量豈不敬之勵意奉持也

勸持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欲見佛性證大涅槃必須深心修持淨戒若毀淨戒是魔眷屬非我弟子又大品經云我若不持戒當墮三惡道中尚不得人身況能成就衆生淨佛國土具一切

種智
又薩遮尼揵子經云我若不持戒乃至不得
疥癩野干身何況當得功德之身
又華嚴經偈云
戒是無上菩提本　應當具足持淨戒
若能堅持於禁戒　則是如來所讚歎
又月燈三昧經佛說偈言
雖有色壽及多聞　若無戒智猶禽獸
雖處卑下少聞見　能持淨戒名勝士
又遺教經云戒是正順解脫之本又持此戒
得生諸禪定又奉此戒是汝大師若我住世
無異此也
又智度論云若求大利當堅持戒如惜重寶
如護身命以戒是一切善法住處又如無足
欲行無翅欲飛無船欲濟是不可得若無淨
戒欲得妙果亦復如是若棄捨此戒雖復山
居服藥食草與禽獸無異若能持戒香聞十
方名聲遠布天人愛敬所願皆得持戒之人
壽終之時風刀解身筋脉斷絕心不怖畏
又地持論云三十二相無差別因皆持戒所
得若不持戒尚不得下賤人身況復大人相
報
又成實論云道品樓觀以戒爲郭禪定心城
以戒爲柱要佩戒印得入善衆
又薩婆多論云佛告比丘戒有四義故毀者
重於餘經一戒是佛法平地萬善由之生長
二一切佛子皆依戒住若無戒者則無所依
一切衆生由戒而有三戒是趣涅槃之初門
若無戒者則無由得入泥洹城四戒是佛法
瓔珞能莊嚴佛法也又何故律初集以勝故
祕故但諸契經不擇時人說而得名經律則
不爾唯佛自說要在僧中故勝也
又依涅槃經云如圓護持戒乃至沒命終不
故犯佛說喻云如一羅刹隨度海者總乞浮
囊度者答言寧殺身命浮囊叵得羅刹復言
不肯全施見惠其半彼人爾時亦不施與如
是展轉乞微塵許彼人爾時乃至微塵亦不
施與菩薩摩訶薩持禁戒時亦復如是煩惱
羅刹教化菩薩令犯四重護餘輕者菩薩不
隨勸犯僧殘菩薩不許勸犯波逸提菩薩不
肯勸犯提舍尼菩薩不肯勸犯突吉羅菩薩
不隨故經云菩薩摩訶薩持四重禁及突吉
羅敬重堅固等無差別作是願言寧以此身
投於熾然猛火深坑終不毀犯三世諸佛禁
戒與居士女等而行不淨復作是願寧以熱
鐵周帀纏身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於信心
檀越衣服復作是願寧以此口吞熱鐵丸終
不敢以破戒之口食於信心檀越飲食復作
是願寧卧此身大熱鐵上終不敢以破戒之
身受信心檀越牀卧敷具復作是願寧以此
身受三百鉾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
越醫藥復作是願寧以此身投熱鐵鑊終不
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越房舍復作是願
寧以鐵椎打碎此身令如微塵終不敢以破
戒之身受信心檀越禮拜復作是願寧以熱
鐵挑其兩目不以染心貪視好色寧以鐵鑊
遍耳劖刺不以染心聽受諸聲寧以利刀割
去其鼻不以染心貪著諸香寧以利刀割去
其舌不以染心貪著美味寧以利斧斬斫其
身不以染心貪著諸觸何以故以是因緣能

令行者墮於地獄餓鬼畜生又發願言菩薩護持如是諸禁戒已悉以施與一切衆生願令衆生得清淨戒不折戒不退戒隨順戒畢竟戒具足成就波羅蜜戒菩薩摩訶薩修持如是清淨戒時即得住於初不動地

述曰菩薩既能如是堅持禁戒得不退果今勸道俗有能仰慕者纔受三聚淨戒十無盡戒二十四戒在家出家所有諸戒如二百五十戒五百戒等悉能圓護是真佛子開佛性門入涅槃道又十輪經云或有戒壞見不壞於聖道中堪任法器四句分別思意可知故涅槃經云於乘緩者乃名爲緩於戒緩者不名爲緩亦有四句分別可知又辯意長者子經云佛爲辯意長者子說要有五事行得生天以偈頌曰

不殺得長壽　無病常解脫　一切受天位
身安光影至　不盜常大富　自然錢財寶
七寶爲宮殿　娛樂心常好　男女俱不婬
身體香潔淨　所生常端正　德行自然明
不欺口氣香　言語常聰明　談論不吃蹇
所說衆奉用　酒食不過口　無有誤亂意
若當所生處　天人常奉侍　若其壽終後
二十五神護　五福自然來　光影甚煒燁

又大莊嚴論云昔有旃陁利家生其七男六兄並得須陁洹道唯小者故處凡夫母人旃陁利身得阿那含果兄弟七人盡持五戒彼國常儀旃陁利行殺國中男女犯殺盜婬及餘重罪盡使旃陁利殺之時國王召彼大兄言有應死之徒汝行殺之其拜自陳特願弘恕我受五戒守身謹慎乃至蟻子亦不敢殺不能爲非寧自殺身不敢犯戒時王奮怒勑市殺之復白王言身是王民心是我心恣王欲殺殺心不得仰從王命即令梟首次召諸弟五人皆受戒不敢行殺王瞋恚盛盡使殺之次復召小弟母子俱來王見母來倍復瞋怒前殺六子母不送行今召小子何故便來母曰願聽微言以自宣理前六子者盡得須陁洹道正使大王取彼六人碎身如塵終不興惡如一毛髮今此小者處在凡夫身雖修善未蒙道法是故念子旣未得聖道或能失意畏王敎令自惜形命毀戒行殺身壞命終入大地獄憐念子故是以送來王復問母前死六子盡得須陁洹道耶答曰盡得王復問母母得何道答曰得阿那含道王聞斯語自投于地稱怨自責造我罪根坐不安席即自嚴辦香油蘇薪取六死屍而闍維之爲起六偷婆與之供養日三懺悔復出財貨給彼老母至於齋日數數懺悔望得罪薄免於地獄故涅槃經云須陁洹果雖生惡國以道力故猶故持戒不起殺盜婬兩舌飲酒等過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尊者阿羅漢字祇夜多佛時去世七百年後出罽賓國時罽賓國有一惡龍名阿利那數作災害時有二千羅漢各盡神力驅遣此龍令出國界其中有百羅漢以神通動地又有五百人放大光明復有五百人入禪定經行諸人各盡其神力不能使動時尊者祇夜多最後往到龍池所三彈指言龍汝今出去不得住此龍即出去不敢停住爾時二千羅漢語尊者言我與尊者俱得漏盡解脫法身悉皆平等而我等各各盡

其神力不能令動尊者云何以三彈指令龍遠入大海也于時尊者答言我凡夫已來受持禁戒至突吉羅等心護持如四重無異今諸人者所以不能動此龍者神力不同故不能動

又賢愚經云時有乞食比丘持戒清潔有一沙彌弟子護持禁戒沒命不犯有優婆塞長請其師日別送食就處供養時優婆塞合家良賤並外作客唯留一女守舍忘不送食爾時尊者日時恐晚即告沙彌汝往取食沙彌善攝威儀到家打門女問是誰答言沙彌爲師迎食女心歡喜我願遂矣即與開門是女端正容貌殊妙年始十六婬欲火燒於沙彌前作諸妖媚搖眉顧影現染欲相沙彌見已念言此女爲有風病顛狂病耶是女將無欲結所使欲燒毀我淨行耶堅攝威儀顏色不變時女即便五體投地白沙彌言我常願者今已時至我恒於汝欲有所陳未得靜便想汝於我亦常有心當與我願我此舍中多有珍寶如毗沙門天宮寶藏而無有主汝可屈意爲此舍主我爲汝婢供給使令必莫違我滿我所願沙彌心念我有何罪遇此惡緣我今寧捨身命不可毀破禁戒又復思惟我若逃突女欲心盛捨於慚愧走外牽捉及誹謗我街陌人見不離汙辱我今當於此處捨命方便語言牢閉門戶我入一房作所應事女即閉門沙彌入房關擇門戶得一小刀心甚歡喜脫身衣服置於架上合掌跪向佛涅槃處自立誓願我今不捨佛法僧不捨和尚阿闍梨亦不捨戒行正爲持戒捨此身命願所往生出家學道淨修梵行盡漏成道即刎頸死血流汙身時女怪遲趁戶看之見戶不開喚無應聲方便開戶見其已死失本容色欲心尋息慚結懊惱自搣頭髮分裂面目宛轉灰土之中悲呼泣淚迷悶斷絕其父會還打門喚女女默不應父怪其靜使人蹋門門開視之見女如是即問女言汝何爾耶女默不答心自思惟我若實對甚可慚愧若言沙彌毀辱我者則謗良善當墮地獄受罪無極不應欺誑即以實答具述前緣父聞女言心無驚懼即告女言一切諸法皆悉無常汝莫憂懼即入房內見沙彌身血皆流汙赤如梅檀即前作禮讚言善哉護持佛戒能捨身命裁死沙彌至平坦地積衆香木闍毗供養父即請師廣爲大衆說微妙法一切見聞皆發道心

三歸部第三（此別六部）

述意部　功能部　神衛部
歸意部　受法部　得失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寶應化隨機感益一音演說各得類解故論云歸依佛者謂一切智五分法身也歸依法者謂滅諦涅槃也歸依僧者謂諸賢聖學無學功德自他身盡處也即自他惑滅所無之處故云盡處也故般若經云一切聖人皆以無爲法得名無爲即無漏之別因也由此三寶常住於世不爲世法之所陵慢以稱寶也如世珍寶爲生所重今此三寶爲諸群生三乘七衆之所歸仰故名三歸也

功能部第二

如希有校量功德經云爾時長老阿難向佛

而作是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能如是言我今
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得幾所功德我實未
解唯願如來分別演說令諸衆生得正知見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
汝分別解說假使滿閻浮提須陁洹人其有
善男子善女人滿一百年持於世間一切所
有娛樂之具盡給施與復以四事具足供養
乃至滅度之後收其舍利起七寶塔同前供
養於意云何得福多不阿難白佛甚多世尊
佛言不如善男子善女人以淳淨心作如是
言我今歸依佛法僧所得功德於彼福德百
分不及一千分萬分乃至筭數譬喻所不能
及佛告阿難假使滿西瞿陁尼斯陁含人滿
三百年如前供養亦不可及假使滿東弗婆
提阿那含人滿三百年如前供養亦所不及
假使滿北方鬱單越滿中阿羅漢滿四百年
如前供養亦所不及假使滿四天下辟支佛
滿十千年如前供養亦所不及假使滿三千
大千世界諸佛如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二
萬歲中如前供養雖得無量無邊不可筭數
福德猶不如有人以淳淨心作如是言我今
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所得功德勝前百倍
千倍萬倍不可筭數言辭譬類不能知及爾
時世尊復告阿難若有人能歸依佛竟歸依
法竟歸依僧竟乃至一彈指頃能受十善戒
已修行以是因緣得無量無邊功德若復有
人能一日一夜受八戒齋已如說修行所得
功德勝前福德千倍萬倍百千萬倍乃至筭
數譬喻所不能及若能受持五戒盡其形壽
如說修行所得功德勝前福德百倍千倍萬
倍億倍非筭數譬喻所能知及若復有人受
沙彌戒沙彌尼戒復勝於前若復有人受式
叉摩那戒復勝於前若復有人受比丘尼大
戒復勝於前若復有人盡形壽受大比丘戒
修行不缺復勝於前阿難聞說三歸依處乃
至盡壽獲大功德歎未曾有是經微妙不可
思議明甚深義功德廣大難可格量是故佛
言名爲希有希有經汝當奉行又善生經云
若人受三自歸所得果報不可窮盡如四大
寶藏舉國人民七年之中運出不盡受三歸
者其福過彼不可勝計又挍量功德經云有
四洲中滿二乘果有人盡形供養乃至起塔
不如男子女人作如是言我某甲歸依佛法
僧所得功德不可思議以諸福中惟三寶勝
故若起謗毀獲罪無邊以善惡例同故者域
調達俱出佛血由心善惡致同劫壽苦樂有
異又雜阿含經云與須達舍受三歸終生天
上有懷妊者爲其胎子受三自歸子生已後
有正知見復教三歸設有奴婢客人懷妊生
子亦如是教若買奴婢能受三歸及以五戒
然後買之不能不買乃至乞貸舉息要受三
歸然後與之若有施三寶物者從世尊聞稱
名呪願乃得生天佛言善哉如來有無上知
見審知方便皆得生天故知三歸功力最大
不得不受又法句喻經云昔者天帝釋五德
離身自知命盡當下生世間在陶作家受驢
胎自知福盡甚大愁憂自念三界之中濟人
苦厄唯有佛耳於是馳往佛所稽首作禮伏
地至心三自歸命佛法聖衆未起之間其命
忽出便至陶家驢母腹中作子時驢自解走

无坏間破壞坏器其主打之尋時傷胎其神即還入故身中五德還福復爲天帝佛三昧覺讃言善哉天帝能於殞命之際歸命三尊罪對已畢不更勤苦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所行非常　謂興衰法　夫生輙死　此滅爲樂
譬如陶家　埏埴作器　一切要壞　人命亦然

帝釋聞偈知無常之要達罪福之變解興衰之本尊寂滅之行歡喜奉受得須陁洹道又僧護經云爾時世尊告僧護比丘汝於海中所見龍王由聞法故雖受龍身命終之後生兜率天天中命盡得受人身彌勒出世作大長者財富巨億爲大檀越供養彌勒世尊及比丘僧四事具足是諸龍王猶尚能得如是功德況我弟子如法出家坐禪誦經三業具足必證涅槃爾時世尊無問自說云

歸依佛者　得大吉利　晝夜心中　不離念佛
歸依法者　得大吉利　晝夜心中　不離念法
歸依僧者　得大吉利　晝夜心中　不離念僧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釋迦佛往到第二忉利天上爲母説經時有一天壽命垂盡有其七事爲之應現一者項中光滅二者頭上傅飾華萎三者面色變四者衣上有塵五者腋下汗出六者身形瘦七者離本座即自思惟壽終之後當棄天樂下生拘夷那竭國受疥癩母猪腹中作子甚預愁憂不知何計得免此罪有天語言今佛在此爲母説經佛爲三世一切之救唯佛能脱卿之重罪何不往歸即到佛所稽首作禮未及發問佛告天子一切萬物皆歸無常汝素所知何爲憂愁天白佛言雖知天福不可得久恨離此座當爲母猪以是爲毒人趣受身不敢爲恐也佛言欲脱猪身當三自歸言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如是日三天從佛教晨夜自歸於後七日天命壽盡至維耶離國作長者子在母胞胎日三自歸如生墮地亦跪自歸其母免身又無惡露母傍侍婢怖而棄走母亦深怪兒墮地語謂之熒惑意欲殺之退自念言我少子息若殺此兒父必罪我即具白長者所由父言止止此兒非凡人生百歳尚不曉歸況兒墮地能自稱佛好養視之無令輕慢兒遂長大七歳與其輩類於道邊戲時佛弟子舍利弗目乹連適過兒傍兒言我和尚舍利弗等驚怪小兒能禮比丘兒言道人不識我耶佛於天上爲母説經我時爲天當下作猪從佛受教自歸得人汝豈不知耶比丘即入禪定亦尋知之即爲呪願因請佛及僧供養畢訖佛爲説法父母及兒内外眷屬應時皆得阿惟越致自歸之福也

神衛部第三

依七佛經云三歸有九神衛護行者其九是何歸佛有三神一名陁摩斯那二名陁摩婆羅那三名陁摩流支歸法有三神一名法寳二名呵責三名辯意歸僧有三神一名僧寳二名護衆三名安隱又依灌頂經云佛在舍衛國與大衆説法於是異道有一鹿頭梵志來到佛所稽首作禮互跪合掌白佛言久聞瞿曇名聲遠振今欲捨置異學受三自歸并五戒法佛言善哉善哉梵志汝能捨置餘道歸命我者當自悔過生死之罪其劫無量不

可稱計梵志言諾受教即淨身口意復作是言唯願世尊施我法戒終身奉行不敢毀缺佛告梵志汝能一心更三自歸已我當爲汝及十方人勅天帝釋所遣諸鬼神以護男子女輩受三歸者梵志因問佛言何等是耶願欲聞之開化十方諸受歸者佛言如是灌頂善神今當爲汝略說三十六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不羅婆（此言善光）主疾病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婆訶娑（此言善明）主頭痛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婆邏波（此言善力）主寒熱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栴陀羅（此言善月）主腹滿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陁利奢（此言善現）主癰腫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訶樓訶（此言善供）主癲狂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伽婆帝（此言善捨）主愚癡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志抳哆（此言善寂）主瞋恚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菩提薩（此言善覺）主婬欲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提波羅（此言善天）主邪鬼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呵婆帝（此言善住）主傷亡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不若羅（此言善福）主冢墓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苾闍伽（此言善術）主四方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伽麗婆（此言善帝）主怨家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羅闍遮（此言善王）主偷盜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脩乹陁（此言善香）主債主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檀那波（此言善施）主劫賊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支多那（此言善意）主疫毒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羅婆那（此言善吉）主五瘟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三鉢摩那（此言善山）主蜚尸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三摩陁（此言善調）主注連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戾栴馳（此言善備）主注復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波利陁（此言善哉）主相引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波利那（此言善淨）主惡黨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虔伽地（此言善品）主蠱毒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毗梨馱（此言善結）主恐怖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支陁那（此言善壽）主厄難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伽林摩（此言善遊）主產乳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留伽（此言善願）主縣官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闍利陁（此言善固）主口舌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伽馱（此言善照）主憂惱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呵婆（此言善言）主不安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婆和邏（此言善主）主百怪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汝利那（此言善藏）主嫉妬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周陁那（此言善音）主呪詛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韋陁羅（此言善妙）主厭禱

佛語梵志是爲三十六部神王此諸善神凡有萬億恒沙鬼神以爲眷屬陰相番代以護男子女人等輩受三歸者當書神王名字帶在身上行來入出無所畏也辟除邪惡消滅不善梵志言諾天中天

歸意部第四

如優婆塞戒經云長者善生言如佛先說有來乞者當先教令受三歸依然後施者何耶云何名爲三歸佛言善男子爲破諸苦斷除煩惱受於無上寂滅之樂以是因緣受三歸依如汝所問云何三歸者謂佛法僧佛者能說壞煩惱因得正解脫法者即是壞煩惱因真實解脫僧者稟受破煩惱因得正解脫或有說言若如是即是一歸是義不然何以故如來出世及不出世正法常有無分別者如來出已則有分別是故應當別歸依佛如來出世及不出世正法常有無有持者如來出

已則有持者是故應當別歸依法如來出世及不出世正法常有無有受者如來出已則有受者佛弟子衆能禀受故是故應當別歸依僧正道解脱是名爲法無師獨覺是名爲佛能如法受是名爲僧若無三歸云何說有四不壞信又薩婆多論問云何爲歸云何爲趣答曰歸者是滅諦道諦少分趣者是口語復有說趣者能起口語心是也復有說信可此法是名爲趣問曰歸者爲歸色身爲歸法身耶答曰歸法身若爾何故壞色身犯逆答曰色身是法身器故害即得逆問曰歸依佛者爲獨歸一佛爲通三世佛耶答曰諸佛同一法身故須通歸不獨歸釋迦佛雖緣一佛爲境發言之時理須通歸餘二法僧理亦通歸問曰佛法境界塵沙無量何故但說三種不增不減耶答曰若廢三從境境別塵沙若廢境從三三歸攝盡則該通法界又大莊嚴經論云我昔曾聞有一比丘常被盜賊一日之中堅閉門戸賊復來至扣門而喚比丘答言我見汝時極大驚怖汝可內手於彼向中當與汝物賊即內手置於向中比丘以繩繫之於柱比丘執杖開門打之一下已語言歸依佛賊以畏故即便隨語歸依於佛復打二下語言歸依法賊畏死故復言歸依法第三打時復語之言歸依僧賊畏故復言歸依僧即自思惟今此道人有幾歸依若多有者必不見放身體疲痛即求出家有人問言汝先作賊造諸惡行以何事故出家修道答彼人言我亦觀察佛法之利然後出家我於本日遇善知識以杖打我三下唯有少許命在不絕如來世尊實一切智若教弟子四歸依者我命即絕佛遠見斯事故教比丘打賊三下使我不死是故唯說三歸不說四歸

受法部第五

依毗尼母論三歸有五種一翻邪二五戒三八戒四十戒五大戒（五八十戒三歸下依受文自別大戒三歸者佛初度人未東羯磨已前有受三歸得戒者有善來得戒者今此宗中但明信邪日久今創易心歸正佛今先受三歸後始懺悔是名翻邪三歸故智度論云先受三歸後始懺悔若久來信佛不須先受三歸但依五戒八戒三歸先懺悔已後受三歸然後說戒相）依智度論正欲受時具修威儀至出家人前戒師爲說善惡兩法令識邪正生其欣猒開託心神然後爲授云我某甲盡形壽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說三）我某甲盡形壽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說三）初三歸依竟即發善法次三結已唯有身口無我屬已故薩婆多論云若淳重心受具教無教若輕慢心受但有其教無其無教（言教無教者猶是作無作戒也）

得失部第六

如薩婆多論問他人爲求受歸趣者是人爲得不答或有得不得者如迦尸女瘂不能言餘人爲受者得自若能言不得歸戒也又依大集經云妊身女人恐胎不安先受三歸已兒無加害乃至生後身心具足善神擁護○問曰總別云何答曰二種皆得故善見論云受有兩種一別受言我某甲歸依佛歸依佛竟（法僧亦爾）二總受者如前受者是也若師教言歸依佛弟子答言不正云歸依弗若師言佛弟子言弗不得成若師及弟子言俱不正者不成三歸若師教言歸依佛弟子答言爾或言不出口或遂師語不具又不稱已名字並

不成歸或中邊二國言音不同不相領解者不成若指事敎解者得成如似夷人好樂殺生戒師手執其刀用擬畜生汝自今已去更不得如此殺汝能持不胡夷撼頭答言好亦得成受戒問曰先後云何答曰如薩婆多論云若弟子先稱法後稱佛不成三歸以三寶位差別故若愚癡無所曉知不是惡心說不次者自不得罪亦成三歸若先知解故倒說者得罪亦不成三歸問曰對趣云何答曰如薩婆多論云趣通五道皆得三歸除重地獄自外山閒樹下空野海邊輕繫地獄皆得成歸無受戒法又成實論問曰餘道衆生得戒律儀不答曰經說諸龍亦得受一日戒故知得有又善見論云龍神等得受三歸五戒不答曰如薩婆多論說龍畜等以業報無所知曉故不成受除經中說得受八廿七齋但增其善不得齋也又如四分律說龍得三歸者如賢十九人兄弟等但得翻邪三歸無其戒也雖律中龍神得受三歸者此並知解人語識其意趣方與受戒自外愚癡猪羊蠡蛤等並不發歸

問曰漸頓云何答曰如依薩婆多論漸頓俱不得問曰若爾何故經論云有一語二語優婆塞等答曰此是制前制後不得問得從一二三人各受一歸不答曰不得問曰得一年二年受不答曰隨日多少受皆得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音釋

翅（式利切翼也）巨（普火切不可也）鉾（莫浮切鉤兵也）錐（職垂切器如鑽者）劖（鋤咸切鏨也）吃（居乙切言難也）蹇（居偃切吃也）梟（堅堯切）罽賓（梵語也此云賤種）煒燁（于鬼切燁域輒切明盛貌）（居刈切）撣（他甘切與探同）刎頸（武粉切頸居郢切頸首也）妊（汝鴆切孕也）貸（他代切借也）坏（普杯切未燒器也）埏埴（埏音延埴常職切和土也）癲（都年切）抳（女氏切）蜚（與飛同）禘（徒計切）領（五感切頭也以應也）蠡蛤（上落戈切下古沓切蚌屬）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　廿八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五戒部第四（此別六部）

述意部　遮難部　受法部

戒相部　得失部　神衛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世俗所尚仁義禮智信也含識所資不殺盜婬妄酒也雖道俗相乖漸敎通也故發於仁者則不殺奉於義者則不盜敬於禮者則不婬悅於信者則不妄師於智者則不酒斯蓋接化於一時非即修本之敎修本敎者是謂正法內訓弘道必始于因者殺盜婬妄酒也此則在於實法指事直言故不假飾詞託名現意如斯而修因不期果而果證不羡樂而樂彰若略近而望遠棄小而保大則無所歸趣矣故知受持不殺之因自證乎仁義之果所以知其然今見奉戒不殺不求仁而仁著持戒不盜不欣義而義敷守戒不婬不祈禮而禮立遵戒不妄不慕信而信揚受戒捨酒不行智而智明如斯之實可謂振綱持綱

萬目開張振機馭寓以離寒暑復何功可以加之何德可以背之若不是惛昧於所欲徒役慮於形名勞心乎百氏倦形神於宵夜求耳目於良晨何乖道之遠逝而不及者乎得其本則無欲而不辦矣始知吞舟之魚不產溝洫之水鵬鶚之鳥豈翔尺鷃之林也

遮難部第二

夫欲受戒者戒師先須問其遮難故成實論問遮逆罪人賊住汙比丘等不聽作比丘是等諸人若爲白衣得善律儀不遮修行施慈等善但有世間戒以是人爲惡業所汙亦彰聖道故不聽出家

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若欲受優婆塞戒增長財命先當諮啓所生父母次報妻子奴婢等次白國王此須白者爲國王禁制不許受戒所以須白若先不禁不勞須白也既問聽已誰有出家發菩提心者便往其所頭面作禮輙言問訊作如是言大德我是丈夫具男子身欲受菩薩優婆塞戒惟願大德憐愍故聽一說便得若受聲聞別解脫戒緣無發菩提心人但發小乘心出家五衆人邊受並得戒是時比丘應作是言汝之父母妻子奴婢國主並聽不若言聽者復應問言汝不曾負佛法僧物及他物耶若言不負復應問言汝今身中將無內外身心病耶若言無者復應問言汝不於諸比丘比丘尼所作非法耶若言不作復應問言汝將不作五逆罪耶汝不作盜法人不汝非無根二根人不汝不受八戒齋不犯重耶汝父母師病不棄去耶汝將非殺發菩提心人耶汝不盜現前僧物耶汝不兩舌惡口成於惡人耶汝不於母女姊妹作非法耶汝不於大衆作妄語乎若言無者復應語言善男子此戒甚難能爲沙彌十戒大比丘戒及菩薩戒乃至菩提而作根本至心受持則能獲得如是等戒無量利益若有毀破如是戒者則於無量無邊世中處三惡道受大苦惱汝今欲得無量利益能至心受不若言能者次教受三歸復應問言此戒甚難若歸佛已寧捨身命終不依於自在天等若歸法已寧捨身命不依外道典籍若歸僧已寧捨身命終不依外道邪衆汝能如是至心歸依於三寶不若言能者應令滿六月日親近承事出家智者智者復應至心觀其身四種威儀若知是人能如教作過六月已和合衆僧滿二十人作白羯磨云大德僧聽是某甲今於僧中乞受優婆塞戒已六月中淨四威儀至心受持淨莊嚴地是人丈夫具男子身若僧聽者皆默然不聽者說一說便得若非信邪舊來正信者不須受此翻邪三歸六月試直問遮難教令懺悔已即與受五戒八戒三歸便得不得同此也

受法部第三

若欲受戒具修威儀對一出家五衆人前受故智度論云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三說我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三說我是釋迦牟尼佛優婆塞夷證知我我某甲從今日盡壽歸依戒師應言汝優婆塞聽是多陁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陁知人見人爲優婆塞說五戒如是汝盡壽持何等爲五一盡形壽不殺生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形壽不應故殺生是事若能當言諾雜論言諾故若云能無殺二盡形壽不偷盜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形壽不應偷盜是事若能當言能三盡形壽不邪婬

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形壽不應邪婬是事若能當言能四盡形壽不妄語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形壽不應妄語是事若能當言能五盡形壽不飲酒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形壽不應飲酒是事若能當言能既說相已又應語言是優婆塞五戒盡壽持當供養三寶勤修福德遠求佛道近證人天歲三長月齋若能持者並須為之若受一戒者文中應除五之一字直云我為不殺戒優婆塞餘文如前前三歸依第三遍已即發五戒後時三結直付囑之

故薩婆多論問曰若不受三歸得五戒不答不得要先受三歸後方得戒（下受八戒亦同此法）

戒相部第四

若薩婆多論問曰五戒中幾是實戒答曰前四是實後一是遮所以同結者以是放逸根本能犯四戒如迦葉佛時有優婆塞由飲酒故婬他妻盜他雞殺他人來問時答言不作便犯妄語亦能造四逆唯不能破僧若受不殺戒者乃至一切有形蠢動皆不得加害及雜肉葷辛等皆不得犯故楞伽經云佛告大慧菩薩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我今略說十重因緣一謂一切衆生從本已來展轉因緣常為六親以親想故不應食肉二驢騾駱駝狐狗牛馬人畜等肉屠者雜賣故三不淨氣分所生長故四衆生聞氣悉生恐怖如旃陀羅狗見憎惡恐怖群吠故五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六凡愚所嗜臭穢不淨無善名稱故七令諸呪術不成就故八以殺生者見形起識染味著故九彼食肉者諸天所棄令口氣臭多惡故十空閑林中虎狼聞香我嘗說言凡所飲食作子肉想作服藥想故此過去有王名師子蘇陁婆食種種肉遂至人肉臣民不忍即便謀反如班足王經說又涅槃經云夫食肉者斷大慈種行住坐卧一切衆生聞其肉氣悉生恐怖譬如有人近師子已衆人見之聞師子臭亦生恐怖如人噉蒜臭穢可惡餘人見之聞臭捨去設遠見之猶不欲視況當近之水陸空行悉捨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是故菩薩不習食肉也義云五戒優婆塞等如俗家井水多有細小諸蟲盡須漉看還置本處欲有行動亦須賫漉袋自隨若受不盜戒者下至一枝草一粒穀等皆不得取故智度論云憍梵鉢提試看一粒穀生熟不還本主犯於業道尚五百世為牛乃至成羅漢已猶自呞食若受不邪婬戒者如智度論云除已妻外餘之男女鬼神畜生可得行婬者悉是邪行雖是自妻不犯然須避於非處謂自妻非道及得身已亦須禁之恐傷胎故產三年內亦須避慎謂防乳竭若別有乳母不在制限又成實論云自妻非處謂口及大便處及一切女人為父母兒所護出家女人等為法護故亦名邪婬若無主女人衆人前自來為妻如法者不犯又提謂經云年三長月六齋三明日月燈火下及八王日亦名八節日並須禁之（八王日如下述）若受不妄語戒者但使心虛無問境之虛實並犯又智度論問曰何故優婆塞慎口律儀及淨命耶答曰白衣居家受世間樂兼修福德不能盡行戒法是故佛令持五戒復於口業妄語最重以妄語故能作餘過或故作不故作若但妄語已

攝三事若說實語四種正語皆已攝盡於諸善中實爲最大又成實論云雖是實語以非時故即名綺語或是時以隨順衰惱無利益故或雖利益以言無本義理不次惱心說故皆名綺語又摩德勒伽論云爲他傳罵皆得罪故又薩婆多論云妄語兩舌惡口相歷各作四句一是妄語非兩舌惡口傳他此語向彼說以不實故是妄語不以分離心故非兩舌輭語說故非惡口餘句類互可知又成實論云餘三業或合或離綺語一種必不相離又善生經云若當妄語亦攝綺語兩舌惡口義又薩婆多論云不妄語者若說法義論偉一切是非莫自稱爲是常令推寄有本則無過也不爾斧在口中若受不飲酒戒者如四分律云若飲酒者乃至不得以草滴酒口中又智度論云飲酒有三十五過失何等三十五答曰一現世財物虛竭何以故飲酒醉亂心無節限用費無度故二衆病之門三鬪諍之本四裸露無耻五醜名惡露人所不敬六無復智慧七應所得物而不得已所得物而散失矣八伏匿之事盡向人說九種種事業廢不成辦十醉爲愁本何以故醉中多失醒則慚愧憂愁十一身力轉少十二身色壞十三不知敬父十四不知敬母十五不敬沙門十六不敬婆羅門十七不敬叔伯及尊長何以故醉悶憒惱無所別故十八不尊敬佛十九不敬法二十不敬僧二十一朋黨惡人二十二踈遠賢善二十三作破戒人二十四無慚愧二十五不守六情二十六縱色放逸二十七人所憎惡不喜見之二十八貴重親屬及諸知識所共擯棄二十九行不善法三十棄捨善法三十一明人智士所不信用何以故酒放逸故三十二遠離涅槃三十三種狂癡因緣三十四身壞命終墮惡道泥犁中三十五若得爲人所生之處常當狂騃如是種種過失是故不飲酒又薩婆多論云五戒優婆塞聽販賣但不得作五業一不得販賣畜生自有者聽直賣不得與屠兒家二不得販賣弓刀箭稍自有者聽直賣不得與屠兒殺害家三不得酤酒爲業自有者聽直酤四不得壓油爲業外國麻中有蟲故犯唯此無蟲應不犯五不得作五大色染多殺蟲故如泰地染青亦多殺蟲入五大色數又善生經云受戒者五處不應行謂屠兒婬女酒肆國王旃陀羅舍等有五種業不應作謂賣毒藥釀皮摴蒱圍碁六博歌舞唱伎等並不得爲亦不得親近如是人等又寶雲經云持戒之人不聽向破戒家乞食又阿含經云遠惡近善有四法當急走避之百由旬一由旬四十里百由旬四千里四法者一惡友二惡衆三或多語笑四或瞋或鬪又優婆塞五戒相經云佛告諸比丘犯殺有三種奪人命一自作二教人三遣使自作者自身作奪他命教人者語他人言捉是人繫縛奪命遣使者語他人言汝識某甲不汝捉是人繫縛奪命是使隨語奪彼命時優婆塞犯不可悔罪復有三種一用內色二用非內色三用內非內色第一用內色殺者謂用手打若用足及餘身分令彼死是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犯不可悔若後不死是得中罪可悔第二用

不內色殺者若人以木石刀矟弓箭等令彼死者同前得罪三用內非內色殺者以手捉木石等打令死者得罪同前復有不以此三殺但合諸毒藥著眼耳鼻身上食中被褥等中令彼死者亦同前罪若優婆塞或作火坑漫心造者若人墮死犯不可悔罪非人鬼神等墮中死者犯中罪可悔畜生死者犯下罪可悔若都無者犯三方便可悔輕罪若尅心唯為人造火坑不通餘者若人墮死犯不可悔不死犯方便非人畜生死者不犯若優婆塞或用口業呪術令死或有歎死讚死或有氣力人心起惡念令死或墮胎令死得罪重輕並同前唯不犯者或有行來出入悞墮木石等死者並不犯餘如內律具說

第二盜戒者以三種取他重物犯不可悔一用心二用身三離本處第一用心者謂發心思惟欲為偷盜第二用身者謂用身分等取他物第三離本處者隨物在處舉著餘處並得重罪復有三種取人重物犯不可悔罪一自取二教他取三遣使取復有五種取他重物犯不可悔一苦切取二輕慢取三詐稱他名字取四強奪取五受記取重物者若盜五錢若五錢直得者犯不可悔罪復有七種取他物犯不可悔一非己想二不同意三不暫用四知有主五不狂六不心亂七不病壞心具此七者取他重物犯不可悔取他不滿五錢輕物犯中可悔翻前七種取他物者輕重俱不犯

第三婬戒者邪婬有四處一男二女三黃門四二根女者人女非人女畜生女男者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黃門二根各有三種同前若優婆塞與人女非人女畜生女三處行婬謂口大小便處犯不可悔若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黃門二根二處行婬謂口及大便處犯不可悔若發心未行婬未和合者犯不可悔罪若二身和合止而不婬犯中可悔除其三處餘處行婬此皆可悔若人死乃至畜生死者身根未壞於彼三處共彼行婬犯不可悔輕處同上若優婆塞雖不受戒犯佛弟子淨戒人者雖無犯戒之罪然後永不得五戒八戒乃至出家具足戒若顛狂心亂痛惱所纏不自覺若不犯佛告諸比丘吾有二身一生身二戒身若善男子為吾生身起七寶塔至于梵天若人虧之其罪尚有可悔虧吾戒身其罪無量受罪如伊羅鉢龍王犯不可悔也

第四妄語戒者佛告諸比丘吾以種種呵責妄語讚歎不妄語者乃至戲笑尚不應妄語何況故妄語是中犯者若優婆塞不知不見過人聖法自言我是阿羅漢四等果人乃至四禪慈悲喜捨得四空定不淨觀阿那般那念天來龍來到我所供養我彼問我義我答彼問皆犯不可悔罪若實見言不見實聞言不聞實疑言不疑有而言無無而言有如是等小妄語者犯可悔罪若發心欲妄語未出言犯下可悔言而不盡意者犯中可悔若自言得聖道者便犯不可悔若狂心亂心不覺語者不犯

第五飲酒戒者佛告諸比丘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飲酒乃至小草頭一滴亦不得飲酒有二種穀酒木酒穀酒者以諸五穀雜米

作酒者是木酒者或用根莖葉果用種種子果草雜作酒者是酒色酒香酒味飲能醉人者是名爲酒若嘗咽者亦名爲飲若飲穀酒咽咽犯若飲酢酒若飲甜酒若噉麴能醉人者若噉糟若飲酒澱若飲似酒色似酒香似酒味能令人醉者並隨咽咽犯若但作酒色無酒香無酒味不能醉人及餘飲者皆不犯若依四分律病比丘等餘藥治不差以酒爲藥者不犯顚狂心亂病惱不覺知者亦不犯

得失部第五

問曰漸頓云何答曰皆得故成實論問云有人言五戒具受此事云何答曰隨受多少皆得戒律儀但取要爲五故優婆塞戒經云或有一分或有少分或有無分或有多分或有滿分若受三歸已不受五戒名優婆塞若受三歸受持一戒是名一分受三歸已受持二戒是名少分若受三歸已受持一戒若破一戒是名無分若受三歸已受持四戒是名多分若受三歸已受持五戒是名滿分汝今欲受何分爾時智者當隨意授又智度論云戒有五種始從不殺乃至不飲酒若受一戒是一分行若受二戒三戒是名少分行若受四戒是名多分行若受五戒是名滿分行斷婬者受五戒已於戒師前更作誓言我今日於自婦夫不復行婬是名五戒增一阿含經亦云一分二分得受〇問曰既得漸受可從五師各得受一不答曰如付法藏經云尊者薄拘羅受一不殺生戒得五不死報問曰得重受不者既受五戒後時更得重受不答曰依成實論得重發戒故四分律末利夫人第二第三重向佛受亦得問曰長短者得五三十日限分受不答曰依成實論亦得多日盡其終受故十誦律或晝或夜受五戒亦獲少善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智者當觀戒有二種一世戒二第一義戒若不依於三寶受戒是名世戒是戒不堅如彩色無膠是故我先歸依三寶然後受戒夫世戒者不能破壞先諸惡業受三歸戒則能壞之雖作大罪亦不失戒何以故戒力勢故如俱有二人同共作罪一者受戒二者不受戒已受者犯則罪重不受者犯則罪輕何以故毀佛語故罪有二種一者性重二者遮重是二種罪復有輕者重或有人能重罪作輕輕罪作重如鴦掘魔受於世戒伊羅鉢龍受於義戒鴦掘魔破於性重不得重罪伊羅鉢龍壞於遮制而得重罪是故不應以戒同故得果亦同

神衛部第六

依七佛經云若有人能受持五戒感得二十五神侍衛

殺戒有五神一名波吒羅二名摩那斯三名婆睺那四名呼奴吒五名頗羅吒

盜戒有五神一名法善二名佛奴三名僧喜四名廣額五名慈善

婬戒有五神一名貞潔二名無欲三名淨潔四名無染五名蕩滌

妄戒有五神一名美旨二名實語三名質直四名直答五名和合語

飲酒戒有五神一名清素二名不醉三名不亂四名無失五名護戒

又灌頂經云佛告梵志若持五戒者有二十

五善神營衛護人身在人左右守於宮宅門戶之上使萬事吉祥唯願世尊爲我說之佛言梵志我今略演勑天帝釋使四天王遣諸善神營護汝身如是章句善神名字二十五王其名如是神名蔡芻毗愈他尼主護其身辟除邪鬼神名輸多利輸陁尼主護其六情悉令完具神名毗樓遮那世波主護其腹內五臟平調神名阿陁龍摩坻主護其血脈悉令通暢神名婆羅桓尼和婆主護其爪指無所毀傷神名坻摩阿毗婆駄主護其出入行來安寧神名阿倫輸婆羅陁主護其所噉飲食甘香神名婆羅摩亶雄雌主護其夢安覺歡悅神名婆羅門地鞞哆主護其不爲蠱毒所中神名那摩呼哆耶舍主護其不爲霧露毒所害神名佛馱仙陁樓哆主護其鬪諍口舌不行神名鞞闍耶藪多婆主護其不爲瘟瘧鬼所持神名涅坭醯馱多耶主護其不爲縣官所得神名阿邏多賴都耶主護其舍宅四方逆凶殃神名波羅那佛曇主護其平定舍宅八神神名阿提梵者珊耶主護其不爲家墓鬼所嬈神名因臺羅因臺羅主護其門戶辟除邪惡神名阿伽風施婆多主護其不爲水氣鬼神所害神名佛曇彌摩多哆主護其不爲灾火所延神名多賴叉三密陁主護其不爲偷盜所侵神名阿摩羅斯兜嘻主護其若入山林不爲虎狼所害神名那羅門闍兜帝主護其不爲傷亡所嬈神名鞞尼乾那波主護其除諸鳥鳴狐鳴神名荼鞞闍毗舍羅主護其除大鼠變怪神名伽摩毗那闍尼佉主護其不爲凶注所牽

佛告梵志言若男子女人帶佩此二十五灌頂章句善神名者若入軍陣鬪諍之時刀不傷身箭射不入鬼神羅剎終不嬈近若到蠱道家亦不能害若行來出入有小魔鬼亦不得近帶此神王名著身夜無惡夢縣官盜賊水火灾怪怨家鬪諜口舌鬪亂自然欻散兩作和解俱生慈心惡意悉滅妖魅魍魎邪忤薜荔外道符呪厭禱之者樹木精魅百蟲精魅鳥獸精魅溪谷精魅門中鬼神戶中鬼神井竈鬼神洿池鬼神廁溷中鬼神一切諸鬼神皆不得留住其甲身中若男子女人帶此三歸五戒善神名字者其甲入山陵溪谷曠路抄賊自然不現師子虎狼羆熊蚖蛇悉自縮藏不害人也

八戒部第五此別六部

述意部　會名部　功能部
得失部　受法部　戒相部

述意部第一

夫戒定慧品造化宏圖衆聖式遵萬靈攸重余以戒律宗要定慧歸承如有乖張明心莫顯是故大悲赴難立行法以撿之惑網之夫設理蹤而證入業種之客依相迹而繩持庶使念念退省新新進策爲功不已情過乃彰但善惡由己起則昇沉不作則已作則業成縈繩惑網膠固彌密自非傾誠苦剋折挫身心哀愴往因畏懼來果決誓要期永斷相續故文言嚴飾道場澡浴塵垢著新潔衣內外俱淨對說罪根發露悔過舉身投地如太山崩五體殺重歸依三寶敬誠廻向然後受戒此戒時節雖促既懇意標心爲成三聚淨戒

爲救四趣衆生此則功超人天德齊佛位故智度論云譬同猛將亦爲與佛等也

會名部第二

問曰諸經論中何名八關齋亦名關戒耶答曰前八是關閉八惡不起諸過不非時食者是齋齋者齊也謂禁止六情不染六塵齊斷諸惡具修衆善故名齋也又齋戒體一名別若尋名定體體容少別齋者過中不食爲名戒者防非止惡爲義故薩婆多論云八箇是戒第九是齋齋戒合數故有九也

功能部第三

如齋法經曰譬如天下十六大國滿中衆寶不可稱說不如一日受佛齋法比其福者則十六國爲一豆耳又中阿含經云多聞聖弟子持八支齋時憶念如來十號名字若有惡思不善皆滅又優婆塞戒經云若有人以四大寶藏滿中七寶持布施人所得功德不如有人一日一夜受持八戒除五逆罪餘一切罪皆悉消滅是則得無量果報至無上樂彌勒出時百年受齋不如今日五濁世時一日一夜又智度論問曰五戒一日戒何者爲勝答曰有因緣故二戒俱等但五戒終身持八戒一日持又五戒常持時多而戒少一日戒時少而戒多若無大心雖復終身持不如有大心一日戒也譬如輭夫爲將雖復將兵終身卒無功名若英雄奮發禍亂立定一日之勳名蓋天下八戒比於餘戒亦復如是又智度論問曰白衣居家唯有此五戒更有餘法耶答曰有一日戒六齋日持功德無量若十二月至十五日受持此戒福最多也問曰何故六齋日受八戒修福德答曰是日鬼神逐人欲奪人命疾病凶衰令人不吉以劫初聖人教人持齋修善治福以避凶衰是時齋法不受八戒直以一日不食爲齋後佛出世始教一日一夜如諸佛受持八戒過中不食是功德將人至涅槃樂又論引四天王經中佛說月六齋日使者太子及四天王自下觀察衆生不布施持戒孝順父母使者便上忉利以啓帝釋諸天心皆不悅若布施持戒孝順父母多者諸天帝釋心皆歡喜是時釋提波那民即說偈言

六齋神足月　受持清淨戒　是人壽終後
功德必如我

佛告釋提桓因云何妄語若持一日戒功德福報必得如我是爲實說所在之處有持此戒者惡鬼遠之住處安隱是故於六齋日持齋受戒得福增多問曰何故諸惡鬼神等輩於此六齋日惱害衆生答曰天地本起經說劫初成時有異梵天王子是摩醯首羅等諸鬼神父修其梵志苦行滿天上十二歲於此六日每割肉血以著火中過十二歲已天王來下語天子言汝求何願答言我求有子天王言供養仙人法以燒香甘果等汝云何以肉血著火中如罪惡法汝破善法樂爲惡事令汝生惡子噉肉飲血當說是時火中有八大鬼出身黑如墨髮黃眼赤有大光明摩醯首羅神等從此八鬼生以是故摩醯首羅等神於此六日有大勢力惱害衆生諸鬼之中摩醯首羅最大第一一月之中皆有日分摩醯首羅一月有四日分謂八日十四日二十

三日二十九日餘神一月二日分謂月一日十六日其月二日十七日十五日三十日屬一切神摩醯首羅爲諸神王又得日多故數四日爲齋餘日是一切神日亦數爲齋是故諸惡鬼神於此六日輙有勢力也但佛法之中日無好惡隨世惡日因緣故佛教衆生齋戒以除其患也又提謂經云提謂長者白佛言世尊歲三齋皆有所因何以正用正月五月九月六日齋用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佛言正月者少陽用事萬神代位陰陽交精萬物萌生道氣叅之故使太子正月一日持齋寂然行道以助和氣長養萬物故使竟十五日五月者太陽用事萬物代位草木萌類生畢百物懷姙未成成者未壽皆依道氣故持五月一日齋竟十五日以助道氣成長萬物九月者少陰用事乾坤改位萬物畢終衰落無牢衆生蟄藏神氣歸本因道自寧故持九月一日齋竟十五日春者萬物生夏者萬物長冬者萬物藏依道生沒天地有大禁故使弟子樂善者避禁持齋救神故爾長者提謂白佛言三長齋何以正月一日至十五日復言如何名禁佛言四時交代陰陽易位歲終三覆以校一月六奏三界皓皓五處録籍衆生行異五官典領校定罪福行之高下品格萬途諸天帝釋太子使者日月鬼神地獄閻羅百萬神衆等俱用正月一日五月一日九月一日四布案行帝王臣民八夷飛鳥走獸鬼龍行之善惡知與四天王月八日十五日盡三十日所奏同無不均天下使無枉錯覆校三界衆生罪福多少所屬福多者即生天上即勑四鎮五官大王司命增壽益筭下閻羅王攝五官除罪名定福禄故使持是三長齋是故三覆八校者八王日是也亦是天帝釋輔鎮五官四王地獄王阿須倫諸天案行比校定生注死增減罪福多少有道意無道意大意小意開解不開解出家不出家案比口數皆用八王日何等八王日謂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是謂八王日天地諸神陰陽交代故名八王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皆是天地用事之日上下弦望朔晦皆録命上計之日故使於此日自守持齋以還自校使不犯禁自致生善處又增一阿含經云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得八關齋離諸苦者得盡諸漏入涅槃城當求方便成此八齋人中榮位不足爲貴天上快樂不可稱計欲求無上之福者當求此齋欲生六欲天色無色界天者當持此齋欲求一方二方三方四方天子轉輪聖王位者亦獲其願欲求聲聞緣覺佛乘者悉成其願吾今成就由其持戒八戒十善無願不獲

又涅槃經云佛言大王波羅柰國有屠兒名曰廣額於日日中殺無量羊見舍利弗即受八戒經一日夜以是因緣命終得爲北方天王毗沙門子如來弟子尚有如是大功德果況復佛也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男子後世衆生身長八丈壽命滿足八萬四千歲是時受戒復有於今惡世受戒是二所得果報正等何以故三善根平等故

又賢愚經云昔迦葉佛滅度之後遺法垂末

有二梵志到比丘邊俱受八戒一願生天一願作國王願生天者至家爲婦逼非時食由破戒故乃生龍中願作王者持戒完具得生王家作大國王其王園中多有甘果常遣一人隨時看送其人後時於園泉中得一果柰色香甚美持與門監展轉奉王王食此柰甚覺甘美便問夫人展轉相推到於園監王即喚來而責之曰如此美柰何爲不送園監於是具陳本末王瞋語言自今以後常送斯柰園監啓王此柰無種何由可辦王復語言若不能得當斬汝身其人還園舉聲大哭時有一龍從泉而出變身爲人問其哭由園監具說龍聞入水即以金槃盛柰與之遣持奉王并勝吾意云吾及王本是親友乃昔在世時俱爲梵志共受八戒各求所願汝戒完具得爲人王吾戒不全故生龍中今欲奉修八關齋法求捨此身當爲吾覓八關齋文持來與我若其相違吾覆汝國用作大海園監奉柰具說龍意王聞甚憂良由時世無有佛法齋法難得王勅一臣龍索齋法仰卿得之若不得者吾當殺卿大臣至家甚懷憂愁臣父見子面色不悅問知委由其父語言吾堂柱今日忽放光明試破之看必有異事尋即破之得經二卷一是十二因緣二是八關齋文得已奉王王得歡喜自送與龍龍得此經便用好寶贈遺於王王及於龍重修八戒壽盡生天同共一處至釋迦佛出世之時來至佛所佛爲說法二天俱得須陁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又智度論云若人欲求最大善利應當持戒戒如大地一切萬物有形之類皆依地住戒亦如是一切善法皆依戒住若世間人下品持戒得生人中中品持戒生於天上乃至上品清淨持戒得至佛道若破戒者墮三惡道是故佛言持戒之人無事不得破戒之人一切皆失譬如有人猒患貧窮供養諸天滿十二年求索富貴天愍此人自現其身而問之曰汝求何等貧人答言我求富貴欲令心中所願皆得天與一器名曰得瓶而語之言所須之物從此瓶出其人得已應意所欲無所不得得如意已具作好舍象馬車乘七寶具足供給賓客事事無乏客問之言汝先貧窮今日何由得如此富彼人答言我得天瓶瓶能出此種種衆物故富如是客語之言出瓶見示并所出物彼人聞已即爲出瓶瓶中引出種種衆物其人憍泆立瓶上舞瓶即破壞一切衆物一時失滅持戒之人亦復如是若能持戒種種妙樂無願不得若人破戒憍泆自恣亦如彼人破瓶失利也

得失部第四

如薩婆多論云若人欲受八戒先自恣女色或作意樂或貪飲食種種戲笑如是放逸盜心故作然後受戒不問中前中後皆不得戒若無本心受戒種種放逸後遇知識即爲受戒不問中前中後並得成受又善生經云若諸貴人常勅作惡若欲受齋先當宣令所屬之境齋日莫行惡事如是清淨得齋若不遮者不成以惡律儀故又俱舍論云若先作意於齋日受者雖食竟亦得受又薩婆多論云若受八戒應言一日一夜不殺等令言論斷絕莫使與終身戒雜亂又成實論問曰是八

齋但應具受爲得分受答曰隨力能持多少皆得成受復有人言此法但一日一夜受是事云何答曰隨受多少並得或一日一夜或半日半夜或一月半月等增一阿含經云若受八關齋先須懺悔前罪然後受戒懺悔方法如前懺悔篇說簡人問其遮難如前五戒中說

受法部第五

依智度論受云我某甲今一日一夜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爲淨行優婆塞女云夷三說我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一日一夜爲淨行優婆塞竟三說既受得戒已次當爲說戒相如諸佛盡壽不殺生我某甲一日一夜不殺生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偷盜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偷盜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婬泆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婬泆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妄語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妄語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飲酒我某甲一日一夜不飲酒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坐高大牀上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坐高大牀上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著香華瓔珞不著香油塗身不著香薰衣我某甲一日一夜不著香華瓔珞不香塗身不著香薰衣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自歌舞作樂亦不往觀聽我某甲一日一夜不自歌舞作樂亦不往觀聽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過中食我某甲一日一夜不過中食亦如是我某甲受行八戒隨學諸佛名爲布薩願持是福不墮三惡八難亦不求輪王梵王世界之樂願斷諸煩惱逮得薩雲若成就佛道布薩昔此云共住故僧祇律云佛告比丘今是齋日喚優婆塞淨洗浴著淨衣受布薩又薩婆多論云必無人受者但心念口言自歸三寶我持八戒亦得又成實論云有人言此戒要從他受其事云何是亦不定若無人時但心念口言乃至我持八戒亦得女人受戒不假相傳白外法用並同前說

戒相部第六

既受得戒已理須識相護持若不識相遇緣還犯前之五戒一同五戒中說後之三戒今重料簡離莊嚴具者如俱舍論云離非舊莊嚴何以故若常所用莊嚴不生極醉亂故

述曰有與女人授戒不許飲乳小兒同宿恐云破戒又不許木牙八尺牀上坐卧令在地鋪又不許白素木椀非時飲水恐受膩破齋如是種種妄行禁制皆不合聖教反結無知不學之罪縱共父兄等同宿但於戒不犯非名破戒又薩婆多論云若已受八戒而鞭打衆生或言待至明日當打皆令戒不清淨非是破戒又阿含經云高廣大牀者梐下足長尺六非高闊四尺非廣長八尺非大越此量者方名高廣大牀復有八種牀初四約物辯貴體不合坐下四約人辯大縱令地鋪擬於尊人亦不合坐一金牀二銀牀三牙牀四角牀五佛牀六辟支佛牀七羅漢牀八師僧牀父母牀座不在禁限

第七辯位者如薩婆多論云問七衆外有木又戒不答八戒是比義推受八戒人不入七衆攝若知位處應在五戒優婆塞上坐以受戒多故故智度論將八戒譬如健將又成實論云八戒優婆塞者此言善宿男是人善心離破戒宿故優婆塞者諸經亦云清信士亦

云近佛男優婆夷者亦云清信女亦云近佛女也如依西域俗人受持五八戒者始得喚爲優婆塞優婆夷衣服居止舉動合宜亞類出家人在於不持戒者上坐不同此地無法白衣業行昏馳穢染雜濁者雷同呼爲優婆塞等亦稱爲賢者無鑒之甚勿過於此又是法非法經云佛告諸比丘有賢者非賢者何等非賢者法若比丘大姓欲學道有餘同學非大姓故爲自驕身欺慢餘人非賢者法何等爲賢者法謂學計我不必大姓能斷貪瞋癡或時有非大姓家方便受法如法說行不自譽亦不欺人是名賢者法也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問曰齋法云何答曰應作是言如諸聖人常離殺生棄捨刀仗常無瞋恚有慚愧心慈悲衆生我某甲今一日一夜遠離殺生棄捨刀仗無有瞋恚有慚愧心慈悲衆生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離不與取身行清淨受而知足我今一日一夜遠離劫盜不與取求受清淨自活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斷婬泆遠離世樂我今一日一夜除斷婬泆遠離世樂淨修梵行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離妄語習持真實語正直語我今一日一夜遠離妄語習持真實語正直語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遠離酒酒是放逸處我今一日一夜遠離於酒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遠離歌舞作樂華香瓔珞嚴身之具我今一日一夜遠離歌舞作樂華香瓔珞嚴身之具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遠離高廣大牀處在小榻草蓐爲座我今一日一夜遠離高廣大牀處在小榻草蓐爲座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過中不食遠離非時行非時食我今一日一夜過中不食遠離非時行非時食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偈說曰

殺盜婬妄語　飲酒及華香　瓔珞歌舞等
高牀過中食　聖人所捨離　我今亦如是
以此福因緣　一切共成佛

又佛說齋經云佛在舍衛城東丞相家殿丞相母名維耶早起沐浴著綵衣與諸子婦俱出稽首佛足一面坐佛問維耶沐浴何早對曰欲與諸佛俱受齋戒佛言齋有三輩樂何等齋維耶長跪言願聞何謂三齋佛言一爲牧牛齋二爲尼揵齋三爲佛法齋牧牛齋者如牧牛人求善水草飲食其牛暮歸思念何野有豐饒須天明當往若族姓男女已受齋戒意在居家利養念美飲食育養身者是爲如彼牧牛人意不得大福非大明慧第二尼揵齋者當月十五日齋時伏地受齋戒爲十由延內諸神拜言我今日齋不敢爲惡不爲妻子奴婢非是我有至到明日如彼尼揵外道不得大福非大明慧第三佛法齋者內道弟子月六齋日受持八戒何謂八耶第一戒者盡一日一夜持心無殺意慈念衆生不得殘害蠉動之類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二戒者盡一日一夜持心無貪意思念布施却慳貪意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三戒者一日一夜持心無婬意不念房室修治梵行不爲邪欲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四戒者一日一夜持心無妄語思念至誠言不爲詐心口相應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五戒者一日一夜持

心不飲酒不辭迷亂去放逸意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六戒者一日一夜持心無求安不著華香不傅脂粉不為歌舞倡樂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七戒者一日一夜持心無求安不卧好牀卑牀草席捐除睡卧思念經道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八戒者一日一夜持心奉法時過中不食如清淨戒以一心習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

音釋

馭牛倨切統御也　洫呼域切　鷃於諫切　漉盧谷切滴也　呴　騃五駭切愚也　矟所角切小矛也　樗蒱摴丑居切蒱薄胡切摴戲也　澱堂練切滓垽也　坻直離切　亶陟連多旱二切　鞞府移切　瘟瘧瘟烏渾切瘟疫也瘧魚約切寒熱病也　魍魎魍文紡切魎力蔣切山川精物也　洿哀都切水不流也　膠古肴切黏膏也　挫子卧切折傷也　泆夷質切佚蕩也　膩女利切肥也　梐傍禮切　蝡而兗切蟲動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九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十善部第六此別五部

述意部　懺悔部　受法部

戒相部　功能部

述意部第一

夫以聖道遠而難希淨心近而易感為山基於一簣為佛起於初念故萬里之尅離初步而不登三祇之功非始心而罔就是知行人發足常步此心開示初學須崇十善今既五濁交亂過犯滋彰不作則已作便極重用此量情如何輕悔如經犯重罪人比此閻浮一萬六千年始同他化自在天壽一日一夜用此長日壽命一萬六千歲比閻浮提日月則經九百二十一億六十千歲在阿鼻地獄若更頑固不信佛經即依觀佛三昧經過殺八萬四千父母等罪深重難計弗可除滅為比見道俗於其齋日唯受五八三聚戒等論其十善都無受者良由僧等隱匿聖教致令不弘失於道分故未曾有經云下品十善謂一念頃中品十善謂一食頃上品十善謂從旦至午於此時中心念十善止於十惡故野干心念十善七日不食得生兜率天又上生經云我滅度後四衆八部欲生第四天當於一日至第七日繫念彼天持佛禁戒思念十善行十善道以此功德迴向願生彌勒佛前隨念往生言七日者且從近論尚感彼天況復一生而不尅獲問曰天上勝報不可思議如何七日便感大福答曰善因雖微獲果甚大如小爝火能燒大山一善能破大惡亦如少燈能破多闇輕日能消重露小子能生大樹世事尚然何況善力也

懺悔部第二

述曰比見愚夫不肯受懺口出妄言云我但不作惡即名為善何須令我更復懺受答曰大聖興教事同符印若不受行便無公驗故須願祈不造衆惡依願起行可得承受如牛雖有力挽車要須御者能有所至若不預作輙然起善內無軏轄後遇罪緣便造不止由先無願故造衆惡大聖知機故令受善若謂

我不造惡便是善者汝不作善亦應是惡如牛馬驢騾亦不殺生豈是善耶此乃心在無記無罪福業故須起念專志深重方成業道如未曾有經云時有外道婆羅門婦名曰提韋夫亡家貧自責孤窮欲自燒身祠天求當來福時有道人名曰辯才教化提韋女人云譬如有牛獸患車故欲使車壞前車若壞續得後車杌其項領罪未畢故人亦如是假令燒壞百千萬身罪業因緣相續不滅如阿鼻獄燒諸罪人一日之中八萬過死八萬更生過一劫已其罪方畢況復汝今一過燒身欲求滅罪何有得理提韋白言當設何方令得罪滅辯才答言前心作惡如雲覆月後心起善如炬消闇自有方便滅除殃罪現世安隱後生善處提韋聞已心大歡喜憂怖即除即率家內奴婢眷屬五百餘人圍繞叩頭恭敬合掌白辯才言尊向所說滅罪事由願更為說除罪之法當如法行辯才答曰起罪之由出身口意身業不善殺盜邪婬口業不善妄言兩舌惡口綺語意業不善嫉妬瞋恚憍慢邪見是為十惡受惡罪報今當一心丹誠懺悔若於過去若於今身有如是罪今悉懺悔出罪滅罪當自立誓救度眷屬代其懺悔所修福善施與一切受苦衆生令其得樂衆生有罪我當代受緣是受身至成佛道懺悔訖已更賜餘善當勤奉行辯才更為受十善之法具如下法

受法部第三

述曰若欲受戒要對一出家五衆人前受具修威儀互跪合掌請一戒師云

我某甲今請大德為我作十善戒師阿闍梨願大德為我作十善戒師阿闍梨我依大德故得受十善慈愍故（如是三說此雖無文望准受大戒請師義亦無與不請雖成不如請之生善然此十善是三乘之根本人天之良藥得受妙果竟由師訓豈得不請縱對大衆一時同請亦得）此之受法大意有二初對人受後自受法初對人受依經略引二文且依未曾有經云汝今當誠心歸佛歸法歸比丘僧如是三說今當盡形受十善道我弟子某甲從今盡形不殺不盜不邪婬是身善業不妄言兩舌不惡口綺語是口善業不嫉妬瞋恚憍慢邪見是意善業是則名為十善戒法

第一依文殊師利問經受十善法此之十善共出家沙彌十戒文同然此經意亦通在家菩薩亦得同受是故經云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云何歸依佛佛告文殊歸依佛者應如是言

大德我某甲乃至菩提歸依佛乃至菩提歸依法乃至菩提歸依僧（如是三說）我某甲已歸依佛竟已歸依法竟已歸依僧竟（如是三說）次受戒相者大德我持菩薩戒我某甲乃至菩提不殺衆生離殺生想乃至菩提不盜亦離盜想乃至菩提不非梵行離非梵行想乃至菩提不妄語離妄語想乃至菩提不飲諸酒離飲酒想乃至菩提不著香華亦不生想乃至菩提不歌舞作樂離歌舞想乃至菩提不坐卧高廣大牀離大牀想乃至菩提不過中食離過中食想乃至菩提不捉金銀生像離捉金銀想乃至當具六波羅蜜大慈大悲

第二明自受法若無出家人可對受時於其

齋日向佛像前至誠懺已自發善願要期受云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三說）我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如是三說）次受戒相云我某甲盡形壽於一切有情上不簡凡聖行大慈心乃至菩提不起殺心乃至不起邪見（如是三說）我某甲盡形壽於一切有情上不簡凡聖行大慈心乃至菩提不起殺心竟乃至不起邪見竟（如是三說前對人受依此而受亦得雖非正文唯意無妨也）

戒相部第四

依大般若經（第四百七十三卷云）自受持十善業道亦勸他受持十善業道無倒稱揚受持十善業道法歡喜讚歎受持十善業道者（五戒八戒出家戒等皆如是自受勸持）

又文殊問經云文殊師利白佛言出世間戒有幾種佛告文殊師利若以心分別男女非男女等是菩薩犯波羅夷若以心分別畜生鬼神諸天男女非男女等是菩薩犯波羅夷若以身口行不堪得三乘不起慈悲心是菩薩犯波羅夷若以身口行不堪得三乘若他物起盜想犯波羅夷若以身口行不堪得三乘若起妄語心犯波羅夷

又梵網經云佛告諸菩薩言我今半月半月自誦諸佛法戒汝等一切菩薩乃至十地諸菩薩亦誦是戒諸佛之本源行菩薩之根本若受戒者國王王子百官宰相比丘比丘尼十八梵天六天庶民黃門婬男婬女奴婢八部鬼神金剛神畜生乃至變化人但解法師言盡受得戒皆名第一清淨者佛告諸佛子言有十重波羅提木叉若受菩薩戒不誦此戒者非菩薩非佛種子我亦如是誦一切菩薩已學一切菩薩當學一切菩薩今學已略說波羅提木叉相貌應當學敬心奉持

佛告佛子若自殺教人殺方便讚歎殺見作隨喜乃至呪殺殺業殺法殺因殺緣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殺是菩薩應起常住慈悲心孝順心方便救護而自恣心快意殺生是菩薩第一波羅夷罪（言波羅夷者此云極重罪）

若佛子自盜教人盜方便盜盜業盜法盜因盜緣呪盜乃至鬼神有主劫賊物一切財物一針一草不得故盜而菩薩生佛性孝順慈悲心常助一切人生福生樂而反更盜人物是菩薩第二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婬教人婬乃至一切女人不得故婬婬因婬業婬法婬緣乃至畜生女諸天鬼神女及非道行婬而菩薩生孝順心救度一切衆生淨法與人而反更起一切人婬不擇畜生乃至母姊六親行婬無慈悲心是菩薩第三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妄語教人妄語方便妄語妄語因妄語業妄語法妄語緣乃至不見言見見言不見身心妄語而菩薩常生正語正見亦生衆生正語正見而反更起一切衆生邪語邪見邪業是菩薩第四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酤酒教人酤酒酤酒因酤酒業酤酒法酤酒緣一切酒不得酤是酒起罪因緣而菩薩應生一切衆生明達之慧而反更生衆生顛倒心是菩薩第五波羅夷罪

若佛子口自說出家在家菩薩比丘比丘尼罪過教人說罪過罪過因罪過業罪過法罪

過緣而菩薩聞外道惡人及二乘惡人說佛法中非法非律常生悲心教化是惡人輩令生大乘善信而菩薩反更自說佛法中罪過是菩薩第六波羅夷罪

若佛子口自讚毀他亦教人自讚毀他毀他因毀他業毀他法毀他緣而菩薩代一切衆生受加毀辱惡事向自己好事與他人若自揚己德隱他人好事令他人受毀者是菩薩第七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慳教人慳慳因慳業慳法慳緣而菩薩見一切貧窮人來乞者隨前人所須一切給與而菩薩惡心瞋心乃至不施一錢一針一草有求法者不爲說一句一偈一微塵許法而反更罵辱是菩薩第八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瞋教人瞋瞋因瞋業瞋法瞋緣而菩薩應生一切衆生中善根無諍之事常生悲心而反更於一切衆生中乃至於非衆生中以惡口罵辱加以手打及以刀杖意猶不息前人求悔善言懺謝猶瞋不解是菩薩第九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謗三寶教人謗三寶謗因謗業謗法謗緣而菩薩見外道及以惡人一言謗佛音聲如三百鉾刺心況口自謗不生信心孝順心而反更助惡人邪見人謗是菩薩第十波羅夷罪

若善學諸人者是菩薩十波羅提木叉應當於中不應一一犯如微塵許何況具足犯十戒若有犯者不得現身發菩提心亦失國王位轉輪王位亦失比丘比丘尼位亦失十發趣十長養十金剛十地佛性常住妙果一切皆墮三惡道中二劫三劫不聞父母三寶名字以是不應一一犯汝等一切諸菩薩今學當學已學是十戒應當學敬心奉持八萬威儀品當廣明（學此十戒已更有四十八輕法並須當學以文煩不述也）

者看彼

功能部第五

如大集經云佛言諸仁者休息殺生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於諸衆生得無所畏二於諸衆生得大慈心三斷惡習氣四少諸病惱爲事決斷五得壽命長六爲非人護持七寤寐安隱無諸惡夢八無諸怨讎九不畏惡道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殺生得十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證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離諸刀仗長壽衆生來生其國

佛言休息偷盜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具大果報爲事決斷二所有財物不共他有三不共五家四衆人愛敬無有猒足五遊行諸方無有留難六行來無畏七以樂布施八不求財寶自然速得九得則不散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偷盜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到菩提時於彼國土具足種種華果樹林衣服瓔珞莊嚴之具珍奇寶物無不充滿

佛言休息邪婬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得諸根律儀爲事決斷二得住離欲清淨三不惱於他四衆人喜樂五衆人樂觀六能發精進七見生死過八常樂布施九常樂求法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邪婬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

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無有生具亦無女根不行婬慾皆悉化生

佛言休息妄語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衆人保任所言皆信二於一切處乃至諸天發言得中三口出香氣如優鉢羅華四於人天中獨作證明五衆人愛敬離諸疑惑六常出實語七心意清淨八常無諂語言必應機九常多歡喜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妄語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無有生具衆妙寶香常滿其國

佛言休息兩舌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身不可壞平等二眷屬不可壞平等三善友不可壞平等四信不可壞平等五法不可壞平等六威儀不可壞平等七奢摩他不可壞平等八三昧不可壞平等九忍不可壞平等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兩舌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所有眷屬一切魔怨及他朋黨所不能壞

佛言休息惡口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得柔輭語二捷利語三合理語四美潤語五言必得中六直語七無畏語八不敢輕陵語九法語清辯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惡口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法聲充遍離諸惡語

佛言休息綺語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天人愛敬二明人隨喜三常樂實事四不爲明人所嫌共住不離五聞言能領六常得尊重愛敬七常得愛樂阿蘭若處八愛樂賢聖默然九遠離惡人親近賢聖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綺語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端正衆生來生其國强記不忘樂住離欲

佛言休息貪欲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身根不缺二口業清淨三意不散亂四得勝果報五得大富貴六衆人樂覩七所得果報眷屬不可破壞八常與明人相會九不離法聲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貪欲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離於魔怨及諸外道

佛言休息瞋恚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離一切瞋二樂不積財三衆聖喜樂四常與賢聖相會五得利益事六顏容端正七見衆生樂則生歡喜八得於三昧九得身口意光澤調柔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瞋恚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得菩提時於彼國土所有衆生悉得三昧來生其國心極清淨

佛言休息邪見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心性柔善朋侶賢良二信有業報乃至奪命不起諸惡三敬信三寶設爲活命不信天神四得於正見不恡異事亦不簡擇良日吉時五常生人天離諸惡道六常樂福德明人讚譽七棄俗禮儀常求聖道八離斷常見入因緣法九常與正趣正發心人共相會遇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邪見得

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速滿六波羅蜜於淨佛土而成正覺得菩提已於彼佛土功德智慧一切善根莊嚴衆生來生其國不信天神離惡道畏於彼命終還生善道

三聚部第七（此別有十三部）

述意部　損益部　簡德部
懺悔部　受法部　請證部
戒相部　勸請部　隨喜部
迴向部　發願部　優劣部
受捨部

述意部第一

夫十善五戒必須形受菩薩淨戒可以心成故戒法理曠事深在家出家平等而受慧芬因斯以成定水沿茲而滿必莊嚴於六度瓔珞手四等雖復棟宇未成而基階已廣唯斯戒本流來漢地源始晉末中天竺沙門曇無讖者賫此戒經及優婆塞法東渡流沙撮舉章條抄出戒本涼州有道進法師者道心超絕慧力俊猛流聞戒來乃馳往燉煌躬自迎接戒法既至時無其師於是謹依經文自誓而受于時涼州道俗並未之知也既而彼寺道朗法師夢進從佛受記又僧尼信士十有餘人咸同此夢互相徵告俄而進還果受斯戒朗年德崇重西土之望既愛樂大乘兼證瑞夢心喜內充既從進受以爲菩薩勝地超過三乘遂屈其年臘降爲法弟既而名德僧尼清信士女次第受業三千許人涼州刺史聞進戒行奉遵師禮於是菩薩戒法流布京國自爾已來黑白依持受者無量顧斯甘露等雨大千謹撰茲記錄其始末耳

損益部第二

依瓔珞經云佛言佛子今爲諸菩薩結一切戒根本所謂三聚戒是佛子受十無盡戒已其受者過度四魔越三界苦從生至生不失此戒常隨行人乃至成佛（梵網經云十無盡戒者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婬四不妄語五不飲酒六不自讚毀他七不說在家出家菩薩過失八不貪九不瞋十不謗三寶是名十無盡戒也）佛子若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衆生不受是菩薩戒者不名有情識者畜生無異不名爲人常離三寶海非菩薩非男非女名爲畜生名爲邪見人名爲外道不近人情故知菩薩戒有受法而無捨法有犯不失盡未來際若有人欲受菩薩戒者法師先爲解說使其樂著然後爲受又復法師能於一切國土中教化一人出家受菩薩戒者是法師其福勝造八萬四千塔況復二人三人乃至百人千人等福報不可稱量其法師者夫婦六親得互爲師其受者入諸佛界菩薩數中超過三劫生死之苦是故應受有而犯者勝無不犯又犯名菩薩不犯名外道以是故有受一分戒名一分菩薩乃至二三四十分名具足受戒是故心盡戒亦盡心無盡故戒亦無盡六道衆生受得戒者但解語得戒不失也

又善生經云有二因緣失菩薩戒一者退菩提心二者得上惡心離是二因緣乃至他世地獄畜生餓鬼之中終不失戒若於後世更受菩薩戒時不名新得名爲開示瑩淨

又梵網經云爾時智者向十方佛爲受戒人唱說羯磨已十方諸佛及諸菩薩遙見是人

生子想弟想咸皆垂心憐愍護念由佛菩薩遙護念故使受戒之人功德增長不失善根令受戒人舉身毛孔從頂至足如涼風入體舉身悚慄當知受者具其戒相冥中爾時應有十方諸佛以正法眼見此行者有實真心釋迦牟尼佛於聖衆中應唱如是言告諸大衆彼世界中某甲國土某甲菩薩從某甲智者請菩薩戒此人爲師我爲作師憐愍故又佛言佛子與人受戒時唯除有七逆罪不得受菩薩戒五逆罪外加殺和尚阿闍梨一切國王王子大臣百官比丘比丘尼信男女婬男女十八梵天無根二根黃門奴婢一切鬼神金剛神畜生及變化人但解法師語盡得受戒應教身所著袈裟皆使壞色與外道相異又云若佛子太子欲受國王位時受轉輪王位時百官受位時應先受菩薩戒一切鬼神救護王身百官之身諸佛歡喜既得戒已生孝順心恭敬心見上座和尚阿闍梨大同學見同行者而菩薩反生憍心癡心慢心不起迎逆禮拜一一不如法若欲供養時以自賣身國城男女七寶百物而供給之若不爾者犯輕垢罪

簡德部第三（自下諸門並依地持論撰此戒法）

敬尋聖教窺受萬途竊謂地持最爲樞要今且謹依撰成大轍擬爲自用詎敢兼人夫論受戒唯有二種一者弟子戒師千里之內七衆俱是然七衆之中比丘最上比丘之內又宗耆宿爲勝然耆宿之德復有三種一者同法菩薩明種性備足二者已發願菩薩謂發心具足三者有智有力善語善說能誦能持者畢竟復同蓋具此三德方堪爲師若全無此行則不任爲師弟子者亦具種性發心方聽受戒第二請師者普賢觀經云將欲受菩薩戒先請佛菩薩爲師請云弟子某甲等普及法界衆生奉請釋迦如來以爲和尚奉請文殊師利菩薩爲阿闍梨奉請彌勒菩薩爲教授師奉請十方諸佛爲證明師奉請十方菩薩以爲已伴我今依大乘甚深妙義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三說）既請得師是以次爲聽許故欲受戒者具修威儀禮戒師已應作是言我於大德乞受菩薩戒大德於我不憚勞者哀愍故聽許（三說）戒師答言好既許可已即教學方廣摩德勒伽論五明論等令知犯不犯染汙不染汙輕中上及四十二戒亦須請委然後對佛爲受若先學大乘者便許而即受弗同此例謂從戒師聽可之後或三年或百日或一日於道場內偏袒右肩禮三世十方一切諸佛禮一切大地菩薩禮佛菩薩已念彼諸佛乃與菩薩三聚功德及禮戒師長跪曲身作是言唯願大德授我菩薩戒（三說）作是言已長養淨心惟在得戒無餘念也

懺悔部第四

夫欲納受淨法要須洗蕩內心方堪得受凡汙心之垢唯迷與障迷者謗無三寶障者廣起十惡今教懺者正懺此二又依梵網經云若教戒法師見欲受戒人應教請二師和尚阿闍梨二師應問言汝有七遮罪不若現身有七遮罪師不與受無七遮者得受若有犯十戒者教懺悔在佛菩薩形像前日日六時誦十戒四十八輕戒若敬禮三世千佛得見

好相若一七日二三七日乃至一年要見好相佛來摩頂見光華種種異相便得滅罪若無好相雖懺無益縱是現身亦不得戒若曾受戒或犯四十八輕戒者對首懺罪滅不同七遮又若欲受戒時問言現身不作七逆罪耶不得與七逆人受戒七逆者一出佛身血二殺父三殺母四殺和尚五殺阿闍梨六破羯磨轉法輪僧七殺聖人若具七遮即身不得戒餘一切人得受戒出家人法不向國王禮拜不向父母禮拜不向六親禮拜不向鬼神禮拜但解法師語百里千里來求法者而菩薩法師以惡心瞋心而不即與授一切衆生戒犯輕垢罪

我弟子某甲仰啓十方諸佛弟子從本際有識已來乃至今身或自不信三寶或教人不信三寶或見作隨喜或自輕慢三寶或教人輕慢三寶或見作隨喜或自侵損三寶或教人侵損三寶或見作隨喜或自殺盜婬或教人殺盜婬或見作隨喜或自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或教人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或見作隨喜或自貪瞋癡或教人貪瞋癡或見作隨喜於此衆罪不生慚愧失菩薩戒不自覺知今於佛前至誠懺悔願衆罪永斷無餘志心敬禮一切諸佛（一遍亦得三遍彌善）

受法部第五

此門有四一定其種性二定其發心三定其漸頓四正爲受戒

第一問言汝某甲善男子善女人聽法姉法妹汝是菩薩不答言是戒師若坐若立問者皆得所以坐得者爲戒師老而無力故所以立得者爲戒師少而有力故某甲者蓋題其父母師長所制名也非謂稱其棨族皇帝明府之號也設稱亦不發戒但背法逐情非重道之儀也

第二問發菩薩願不答言已發菩薩願者正是道心別名也

第三問其漸頓依菩薩善戒經云優波離問菩薩戒法菩薩摩訶薩成就戒法利益衆生者先當具足學優婆塞戒沙彌戒比丘戒若不具優婆塞戒得沙彌戒者無有是處若不具沙彌戒得比丘戒者亦無是處若不具如是三種戒者得菩薩戒亦無是處譬如重樓四級次第不由初級至二級者無有是處不由二級至於三級不由三級至於四級者亦無是處若依薩婆多論云若欲受沙彌戒先受優婆塞五戒若欲受比丘具戒先受沙彌十戒如人入海從淺至深如是入佛法大海者亦當如是若有難緣不得漸受者頓受比丘具戒者亦得三種戒然授者得小罪（准前菩薩亦應如是依地持論頓發大乘心直受菩薩戒亦得）

第四正爲受戒戒師問汝善男子善女人欲於我所受一切菩薩戒所謂律儀戒攝善法戒攝衆生戒是諸戒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菩薩所住戒過去一切菩薩已學未來一切菩薩當學現在一切菩薩今學汝能受不答言能（三說）今言善（男子女人）者止爲一人若對多人則言某甲等

第二明心念受法者若無德行之人可對受者是行者應具威儀至佛像前禮佛已互跪白云

我某甲白十方世界一切諸佛及入大地諸菩薩衆我今於諸佛菩薩前受一切菩薩戒所謂律儀戒攝善法戒攝衆生戒此諸戒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菩薩所住戒過去一切菩薩已學未來一切菩薩當學現在一切菩薩今學三說梵網經云若從師受不假好相以戒師展轉相承有力故若對佛像前自誓受者要請得好相方得受戒以不從師受自無力故要須請聖加被若於定中若於夢中若於覺中感得好相與聖教相應者方得若受戒者但出自口立誓要期受詞法用一如依師受法也

請證部第六

既受得戒即須請證先請菩薩後請於佛初請菩薩者謂大地菩薩大地者謂種性地解行地乃至十地普賢乃至賢首是也受人互跪戒師爲起禮於十方諸菩薩衆作是言我弟子某甲仰啓十方大地微塵數諸菩薩衆文殊師利金剛幢功德林善薩等此某甲菩薩等在某國世界某伽藍某像前於我某甲所三說受菩薩戒我爲作證三說請諸佛者謂十方一切諸佛且就一教東方善德佛乃至下方明德佛等一切諸佛第一大師現知見覺於一切衆生現知見覺今某甲菩薩於某世界某伽藍某像前於我某甲所三說受菩薩戒我爲作證廿九三說以其白故無量諸佛二十大地菩薩前法有瑞現或有光明或有涼風或有妙香以有相現故十方諸佛於此某甲菩薩起子想大地菩薩起弟想以起子想弟想故有慈心愛念令此菩薩從受已後犯即尋悔專精念住堅持不犯乃至菩提終無退轉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一切清淨十力四無畏三念處三不護業大悲不忘法斷除諸習一切種妙智百四十不共法悉皆備滿乘大慈悲遊騰十方廣度衆生不辭勞倦一切衆生感同此益

戒相部第七

蓋大聖度人功唯在戒凡論戒也梗要有三一在家戒謂五戒八戒是二出家戒謂十戒二百五十戒是三道俗通行戒謂三聚戒是然此三聚復有三種一者戒種種性是二者戒心菩提心四無量是三者戒行六度四攝是然此度攝若隨威儀則名三聚若依行位乃稱爲七若就德位遂號七地及十三住凡如此說皆是戒法不同也上來略述戒體宗要如是自下廣明行者既受得戒已須識戒廿一相知其受時了達輕重功能多少並宜誦持廿九勿令忘失我菩薩戒弟子某甲從某年月某日某時於某師所依地持論受得菩薩三聚淨戒其三是何一者攝律儀戒謂惡無不離起證道行是斷德因終成法身止即是持作便是犯順教奉修慎而不爲二者攝善法戒謂善無不積起助道行是智德因終成報身作即是持止便是犯順教奉修以成行德三者攝衆生戒謂無生不度起不住道行是恩德因終成應身作即是持止便是犯攝律儀戒者要唯有四一者不得爲利養故自讚毀他無慚波羅夷二者不得故慳不施前人無慚波羅夷三者瞋心打罵衆生前人懺謝不受其懺無慚波羅夷四者癡心謗大乘無慚

波羅夷此即通明三聚所離過能離體者謂身口意業思也攝善法戒者善無不積謂身口意善及聞思修三慧十波羅蜜八萬四千助道行順教奉修以成行德攝衆生戒者四無量爲心四攝爲行四無量者謂慈悲喜捨悲能拔苦盡慈能與樂滿喜謂慶衆生離苦究竟樂法滿足捨謂令衆生行佛行處至佛至處方生捨心四攝爲行者謂布施愛語利益同事菩薩將欲攝物先以財濟免其形苦次以愛語曉悟其心令其信解言行利攝者依前信解次令起行行謂戒定慧等令物奉修是行利攝同事者修行既滿轉依究竟成就三身同聖者所證故地持論云布施愛語未發心令發心行利未成熟令成熟同利未解脫令解脫上來所列令受戒者誦之知受戒時節依師稟教略識持犯也

述曰既受得戒依經亦須識六重八重等戒初六重者如依優婆塞戒經云若優婆塞受持戒已雖爲天人乃至蟻子悉不應殺若受戒已若口教殺若身自殺是人即失優婆塞戒尚不得暖法況四沙門果是名初重如是不得偷盜不得虛說我得不淨觀不得邪婬不得宣說四衆所有過非不得沽酒若破是等戒即失優婆塞戒尚不得暖法況得四沙門果是名六重

第二八重戒者如依菩薩善戒經云菩薩有二種一者在家六重二者出家八重法若犯一一重法現在不能莊嚴無量無上菩提不能令心寂靜是則名爲名字菩薩非義菩薩是名菩薩旃陀羅也菩薩心有上中下若後四重下中心犯不名爲犯若以上心惡心犯者是名爲犯上者所謂樂作四事心無慚愧不知懺悔不見犯罪讚破戒者是名上惡心犯菩薩雖犯如是四重終不失於菩薩戒也（八重者如比丘四重後加菩薩不得爲利養故自讚其身等如前四波羅夷怙初四重使爲八重）若依梵網經地持論有受是菩薩戒有四十二輕垢戒不得犯且逐要略述三五餘在廣文是故經云若佛子常應一心受持讀誦此戒剝皮爲紙刺血爲墨以髓爲水析骨爲筆書寫佛戒木皮穀紙絹等亦應悉書持常以七寶無價香華一切雜寶爲箱盛其戒律若不如法供養者犯輕垢罪

若佛子不得畜刀仗弓箭販賣輕稱小斗因官刑勢取人財物害心繫縛破壞成功長養猫狸猪狗若故養者犯輕垢罪

若佛子以惡心故觀一切男女軍陣等鬪亦不得聽諸音樂雜戲擲蒱作賊使命若故作者犯輕垢罪

若佛子以惡心故爲利養販賣男女財色自手作食自磨自舂占相吉凶呪術工巧調鷹方法和百種毒藥都無慈心犯輕垢罪

若以惡心自謗三寶詐現親附口便說空行在有中若見外道一切惡人劫賊賣佛菩薩父母形像販賣經律販賣僧尼而菩薩見是事已方便教化贖之若不贖者犯輕垢罪

既略識持犯即須禮退故地持論云令受戒者禮佛一拜大地菩薩一拜不云禮法義准通禮三拜彌善

勸請部第八

述曰法師陞座訖讚唄供養時將爲大衆敎

演法要藉聖加被方得宣釋大衆同時運心請聖加被十方凡聖說聽二衆加於觀心內益勝智外增言辯方能識欲知根所說無倒又加聽者一心恭敬無倒聽聞故阿含經偈云

聽者端視如渴飲　一心入於語義中
聞法踊躍心悲喜　如是之人可爲說

又同請諸佛轉正法輪十方世界應成諸佛於念念中出興於世越過數量前念旣爾後念亦然皆待請十方諸佛十方凡聖處法界堂咸請久住轉正法輪然諸凡聖敬人重法心至誠故諸佛隨機受請轉正法輪隨者諸佛赴機受請轉法輪時我及聖衆常預勸請之流無空過者何以故念念常勸請故令諸衆生聞法悟解捨邪入正越凡得聖治我無始已來教人爲惡破壞他善奪他勝利謗佛法僧塵沙障業然諸衆生旣聞法已悟入得證展轉教導一切衆生盡未來際常無斷絕也十住毗婆沙論云

十方一切佛　現在成道者　我請轉法輪
安樂諸衆生　十方一切佛　若欲捨壽命
我今頭面禮　勸請令久住

述曰前偈請佛轉正法輪增長智慧治我無始已來自作教人謗法之罪後偈請佛久住受人供養增長福業治我自作教他謗佛惡業之罪此則福智雙行也

願令我身心　猶如明淨鏡　十方諸佛土
自在於中現　彼一一刹海　諸佛身充滿
諦觀諸佛身　眞實無去來　各放勝光明
微妙難思議　照除我煩惱　如日消垂露
得除煩惱已　證見十方佛　於一一佛前
勸請修供養　身心若未盡　勸請無休息
復願我身心　猶如淨法界　一一毛孔內
流出諸佛雲　佛雲難思議　普覆衆生類
隨彼所見聞　如意受安樂　衆生界若盡
心緣界可盡　願我淨心內　佛出無休廢

隨喜部第九

竊惟我所修　施等諸善根　皆從法界流
是諸佛所行　計我愚且鄙　常應沒諸惡
何其年將暮　得發施等心　自慶希所得
踊躍無有量　因見諸衆生　修行凡夫善
乃至一彈指　我心悉隨喜　況諸大菩薩
成諸波羅蜜　滿足諸地道　而當不欣慕
是故我慶悅　稽首諸法藏

迴向部第十

罪中之大罪　惡中之大惡　於諸衆生內
其唯我一人　自非諸佛力　及衆生菩提
以自所作業　望消已罪者　會無如之何
是以隨所作　一切諸善根　不敢私自計
盡迴施衆生　即復爲衆生　持彼所施善
迴向大菩提　令究竟解脫　彼旣成佛已
各以自在力　皆共攝受我　使行菩提道
令佛入境界　故我於衆生　最後成正覺
所以淨身心　頂禮大迴向

發願部第十一（初有十大願出攝論文自下諸願並是人述耳）

一供養願願供養勝緣福田師法主二受持願願受持勝妙正法三轉法輪願願於大集中轉未曾有法輪四修行願願如說修行一切菩薩正行五成熟願願成熟此器世界衆生三乘善根六承事願願往諸佛土常見諸

佛恒得敬事聽受正法七淨土願願清淨自土安立正法及能修行衆生八不離願願於一切生處恒不離諸佛菩薩得同意行九利益願願於一切生處恒作利益衆生事無有空過十正覺願願與一切衆生同得無上菩提恒作佛事

願我作大地　廣長無限量　爲諸衆生等
作真歸依處　凡有受用者　成就對治道
滅諸妄想識　生長菩提心　甚深無障礙
受用不可盡　願我作大水　具足八功德
唯洗衆生心　煩惱諸垢穢　悉令畢竟淨
滿足佛菩提　願我作大火　日月諸星光
燒竭寒氷獄　普照闇冥國　於彼諸衆生
救攝無有餘　悉令得見道　解脫一切過
願我作大風　微密滿虛空　諸有熱惱處
扇之以清涼　忻然受安樂　願我作虛空
寂然無障礙　攝受諸衆生　一切無有餘
其有受用者　皆得二無我　以空三昧樂
而共相娛樂　願作藥樹王　徧覆衆生界
見聞及服藥　除病消衆毒　毒消病已除
煩惱亦皆無　次以真如來　充滿佛法身
願我作飲食　色香美味具　於諸衆生前
一切皆示現　隨其所味樂　一切皆滿足
至於生死際　是食爾乃消　願我作衣服
輕輭色微妙　小大隨形量　溫涼稱物情
等心施衆生　決定無有餘　令彼心清淨
具足妙莊嚴

願我先世及以今身所種善根以此善根施與一切無邊衆生悉共迴向無上菩提令我此願念念增長世世所生常繫在心終不忘失常爲陁羅尼之所守護也

優劣部第十二

惟居家持戒凡有四種一曰下二曰中三曰上四曰上上若爲現樂怖畏惡名或爲家法助隨他意或避苦役求離諸難是爲下人持戒若爲世間福樂堅持禁戒是爲中人持戒若爲諸法無常欲求離苦無爲常樂涅槃是爲上人持戒若爲憐愍衆生專求佛道了知諸法深觀實相不畏惡道規招勝樂是爲上上人持戒故智度論云下持戒者生人中中持戒者生六欲天中上持戒者行四禪四空定生無色清淨天中又下清淨持戒得羅漢道中清淨持戒得辟支佛道上清淨持戒得佛道又正法念經云若畏師持戒名下持戒非畏師持戒名中持戒畏惡道持戒是名上持戒

受捨部第十三

如大乘菩薩戒有三種謂前三聚淨戒是也此戒受已謂與心俱心無後際故戒不失又善戒經云有二因緣失菩薩戒一退菩薩心二得增上惡心離是二緣乃至捨身他世地獄畜生終不失戒後若更受不名新得名爲開示瑩淨故長也

又優婆塞五戒威儀經云諸大德一心諦聽我今欲說三世諸佛菩薩成就利益一切衆生功德戒如是住菩薩戒者即是前四波羅夷若有犯者不名菩薩現身不能莊嚴菩提又復不能令心寂靜是似菩薩非實菩薩犯有三種有燸中上若燸中心犯是不名失若是增上心犯是名爲失何者是上若犯上四

數數樂犯心無慚耻不自悔責是名上犯菩薩雖犯於上四事不即永失不同比丘犯於四重即爲永失菩薩不爾何以故比丘犯四更無受路菩薩雖犯脫可更受是故不同若依小乘戒有四種一在家五戒八戒二出家十戒二百五十戒此之四種一受得已謂與形俱身存戒在身謝戒亡故短大乘戒也依毗曇論云別解脫戒捨有四種一作法捨二命終捨三斷善根捨四二形生捨又薩婆多論云若受齋戒已遇惡因緣逼欲捨戒者不必要從出家人邊捨趣得一人即成捨

述曰若有犯戒難緣逼其犯者寧可捨却爲之後時無過故論云若五戒中犯一重戒不成受八戒若八戒中犯一重戒不成出家受十戒乃至具戒亦爾所言四重者謂盜滿五錢重處行婬殺人自稱得聖隨犯一戒即名犯重於戒律中無懺悔法若依方等大乘經等方開受懺亦有諸師不許向優婆塞等說四重者恐成悞錯若不許者何故欲受戒前展轉遣問若捨時隨對一人前捨並得無問道俗皆成

問曰受時所以要對出家人前成受捨時對白衣亦得答曰受戒欲似登山採寶所以稍難捨戒欲似下坂棄珠所以甚易故四分律云若有捨戒者於佛法爲死受生則難趣死極易捨時應云大德一心念我先受得五戒爲優婆夷塞今對大德捨却作在家白衣（一說便成）（八戒亦然）後若好心發時欲更受戒應先懺前罪後受亦得頌曰

大慈振法鼓　開悟無明聾　鑪冶心穢垢
防非如利鋒　護鵝不惜命　守草養生同
五篇遮輕重　七聚蕩心胷　晨朝宣寶偈
夕夜虔誠恭　近求出苦海　遠念法身蹤
七支淨三業　五分滿金容　各願堅固戒
淨土得相逢

感應緣（略引十驗）

齊沙門尚統　晉沙門慧永
沙門法安　沙門曇邕
齊沙門法度　梁沙門智順
隋沙門淨業　沙門靈幹
唐華州張法義　冀州夏侯均

齊尚統師傳云漢明初感摩騰法蘭唯有二人初來至此不得受具但與道俗剃髮被服縵條唯受五戒十戒而已伏惟如來出世八年始與羯磨寰旦在白木條東二萬七千里開持律五人得授大戒自後至漢第十桓帝一百餘年內猶用三歸五戒十戒迭相傳授桓帝已後北天竺國有五西國僧來到漢地與大僧受具足戒一名支法領二名支謙三名竺法護四名竺道生五名支婁讖其時大律未有支法領口誦出戒本一卷羯磨本一卷在此流行今時名舊羯磨後到魏皇初三年曇摩迦羅又譯出戒律後至元孝文世有光律師驗舊羯磨及以戒本文有加減多少不足依大律本次第刊集現世流行號爲新羯磨于時尼衆來求受戒支法領曰如律所明唯開邊地五人僧受具戒不論尼衆是時尼等辭退而還泣淚如雨不能自勝後到漢末魏初東天竺国有二比丘尼來到長安見

比丘尼衆問曰汝誰邊受戒尼衆答曰我到大僧所受五戒十戒而已二尼歎曰邊地尼等悉未有具爲還本國化得一十五人來三人在雪山凍死二人墮黑嶋死餘到此土唯有十人在此諸尼悉赴京師與授具戒後到吳地亦與彼尼受具訖已西尼思憶本鄉即附舶南海而還及至上船唯有七人三人命終來去經途十有餘年後至魏文帝三年內勑設無遮大會魏帝勑問此土僧尼得戒源由有何靈驗諸大德等咸皆不答于時即有比丘請向西國問聖人得戒源由發足長安到於天竺見一羅漢啓白震旦僧尼得戒以不羅漢答曰我是小聖不知得不汝在此住吾爲汝上昇兜率奉問彌勒世尊得不得來報即便入定向兜率天具問前事彌勒答曰若邊地僧尼得戒願金華入羅漢手掌不得僧尼並得戒訖仍請靈驗彌勒即取金華云莫入發願既訖將華按手其華入掌中高一尺影現彌勒語曰汝到震旦比丘所亦當如我此法羅漢下來如彌勒法以華按比丘手即入掌中高一尺影現瑞應既徵其時即有遠方道俗來相欽仰求受三歸五戒乃有無數即號爲華手比丘當去之時有一十八人自餘慕住西國或有冒涉流沙風寒命過唯有華手比丘獨還漢地當本去日有迦毗羅神現身語華手曰道路懸遠多諸險難弟子送師至彼來往清吉未到之間魏文帝殿前有金華空中現文帝問太史曰有何變怪太史答曰西域正法欲來到此不盈一月華手比丘掌中金華來到此土初至之日空裏金華即滅不現大瑞既徵故戒橘永傳也

晉廬山有釋慧永姓潘河內人也貞素自然清心克己言常含笑語不傷物就好經典善於講說蔬食布衣卒以終歲樂住廬山與遠同止又別立一茅室於嶺上每欲禪思輙往居焉時有至房者並聞殊香之氣永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輙驅令上山人去後還復循伏永嘗出邑薄晚還山至烏橋烏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永不聽去日時向晚永以杖遥指馬馬即驚走營主倒地永捲懸還營困爾致疾明晨往寺向永悔過永曰非貧道本意恐戒神爲耳白黑聞知歸心者衆矣至晉義熈十年遇疾危篤而尊謹戒律執志愈勤雖枕痾苦而顏色怡悅未盡少時忽斂衣合掌求屣欲起如有所見衆咸驚問答云佛來言終而卒春秋八十有三道俗在山咸聞異香七日乃歇

晉新陽有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是遠公之弟子善持戒行講說衆經兼習禪業於晉義熈年中新陽縣虎災縣有大杜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百數人遭虎死者夕有一兩安嘗遊其縣暮投此村民以畏虎早閉門閭安逕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安爲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旦村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因改神廟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爲衆業後欲作畫像須銅青因不能得夜夢見一人近其牀前云此下有銅鐘㾑即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

以銅助遠公鑄佛安後不知所終
晉廬山有釋曇邕姓楊關中人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南投廬山事遠爲師内外經書多所綜涉志尚傳法不憚疲苦乃於山之西南别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後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袷衣風姿端雅從者三十許人請受五戒邕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爲說法授戒神嚫以外國匕筯禮拜辭别倏忽不見後往荊州卒於竹林寺
齊琅瑘攝山有釋法度黄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備綜衆經而專以苦節成務宋末遊于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抗迹人外隱居琅瑘之攝山挹度清卓待以師友之禮及亡捨所居爲栖霞寺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爲館住者輙死及後爲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群妖皆息經歲許聞忽有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紙名通度曰靳尚度前之尚形甚都雅羽衛亦嚴致敬已乃言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諸栖託或非真正故死病相繼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受五戒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祭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徒輙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旦度見一人送錢一萬香燭刀子疏云弟子靳尚奉供至月十五日度爲設會尚又來同衆禮拜行道受戒而去攝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祠祀勿得殺戮由是廟同蔫止菜脯而已度嘗動散寢於地見尚從外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來持一瑠璃甌甌中如水以奉度味甘而冷度所苦即間其徵感若此齊竟陵王子良始安王等並遥恭以師敬資給四事六時無闕以齊永元二年卒於山中春秋六十四矣
梁山陰雲門寺有釋智順本姓徐琅瑘臨沂人秉禁無疵陶練衆經齊竟陵文宣王特深禮異以天監六年卒于山寺春秋六十一初順疾甚不食多日一時中竟忽索齋飲弟子曇和以順絶穀日久密以半合米雜煑以進順順咽而還吐索水洗漱語和云汝永出雲門寺不得還住其執節精苦皆此類也臨終之日房内頗聞異香亦有見天華天蓋者驗出梁高僧傳
隋終南山悟真道場釋淨業漢東隋人也精研律部博綜異聞確乎内湛令響外馳仁壽二年被舉送舍利于安州之景藏寺初欲於十力寺置之行至景藏寺忽感異香滿院衆共嗟怪因而樹立將下舍利赤光挺出照于人物寺重閣上聞衆人行聲及往掩捕扃閉如初一人不見塔北有池沙門淨範爲諸道俗受菩薩戒乃有群魚游躍首皆南向似受歸相範即乘船入水爲魚授戒魚皆迴頭遶船如有聽受都無有懼業慶其遇乃以舍利置於佛堂先有壤菩薩一軀不可移動至明乃見迴首面向舍利狀類天然一無損處興別瑞傳言不盡大業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卒於本寺春秋五十有三
隋西京大禪定寺道場釋靈幹俗姓李氏金城狄道人也而立性剛仰恭攝成節三業護持均禁濫性仁壽二年奉勅送舍利於洛州

置塔於漢王寺初建塔所屢放神光風起燈滅而通夕明亮不須燈照又感異香從風而至道俗通見四月八日下舍利時寺院之內樹葉皆萎烏鳥悲叫及塡平滿還如常日以大業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卒於本寺春秋七十有八右二驗出唐高僧傳

唐華州鄭縣人張法義年少貧野不修禮度貞觀十一年入華山伐樹遇見一僧坐巖穴中法義便就與語會天晦冥不歸能宿不僧設松柏末以供食之謂法義曰貧道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愼勿言相見因爲說俗人多罪累死皆惡道至心懺悔可以滅之乃令淨浴清淨披僧衣爲懺悔旦而別去至十九年法義病死埋於野外貧無棺槨以雜木瘞之而穌自推木出歸家家人驚愕審問知活乃喜法義自說初有兩人來取乘空行至官府入大門又巡巷南行十許里巷左右皆有官曹門閤相對不可勝數法義至一曹見官人遣責使者曰是華州張法義也本限三日至何因乃淹七日使者云法義家狗惡兼有祝師祝神見打甚困袒而示背背靑腫官曰猶過多咎與杖二十言杖亦畢血流灑地官曰將法義過錄事錄事署發文書令送付判官判官召主典取法義案案簿甚多盈一牀主典對法義前披撿云案簿多先朱勾畢有未朱勾者則錄之曰貞觀十一年法義父使刈禾義反顧張目私罵不孝合杖八十始錄一條即見昔巖穴中僧來判官起迎問何事僧曰張法義是貧道弟子其罪並懺悔訖滅除天曹案中已勾畢今枉追來不合死主典云經懺悔者此案勾了至如張目罵父雖蒙懺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如此當取案勘之應有福利仰判官令主典將法義過王宮東殿宇宏壯侍衛數千人僧亦隨至王所王起迎僧王曰師當直來耶答曰未當次直有弟子張法義被錄來此人宿罪並貧道勾訖未合死主典又以張目視父事過王王曰張目懺悔此不合免然師爲來請可特放七日法義白僧曰七日既不多後來恐不見師請即住隨師師曰七日七年也可早去法義固請隨僧僧因請王筆書法義掌中作一字又請王印印之曰可急去還家愼福報後來不可見我宜以掌印呈王王自當放汝也法義乃辭出僧令送出至其家內正黑義不敢入使者推之遂活覺在土中甚輕薄以手推排得出因入山就山僧修福義掌中所印之處文不可識然皆爲瘡終莫能愈至今尚存隴西王博又與法義隣近委之王爲臨說右一驗出冥報記

夏侯均者冀州阜城人也顯慶二年病經四十餘日昏亂殆死自云被配作牛頻經苦訴訴云嘗三度於隱師處受戒懺悔自省無過何忍遣作牛身受苦如是均已被配磨坊經二十日苦使後爲勘當受戒是實不虛始得免罪此人生平甚有旅力酗酒好鬪今現斷酒肉淸信賢者爲隱師弟子齋戒不絕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九

音釋

沿余專切緣水而下也 識楚譖切 慄力質切竦縮也 憚徒案切畏也 諳烏含切練歷也 惔徒感切安靜也 坂甫遠切 縵謨官切 寤五故切覺寐也 綜子宋切綜理也 脯方矩切 沂魚衣切水名 確苦角切 刈倪際切斷固也 扃古螢切關也 塑蘇故切土象物也 瘞於計切埋也 劊切也 酗許具切酌酗也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破戒篇第八十八（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惟茲戒德本願深重救生利物稱斯為最是以受之甚易持之稍難若非精懃護持大果何容得證恐差之毫毛失之千里若其小過覆藏則為難滅大罪發露更是可原故知有過須悔得入七眾守愚不反長墜三塗所以此之一章通明道俗持犯損益若是居家白衣曾有微信受得戒者不勝名利失意有違故此秉明若是彼彼白衣業識風馳昏沉財色好貪名利樂著五欲不信佛法者此定罪人非此所明今時述者出家僧尼及優婆塞等恐乖佛教虛染名利故今偏說若是上品白衣見佛呵責出家人罪即自勸勵省己不為出家清虛高慕玄軌尚有失意乖違被佛詰責我等白衣無慚無愧公然造罪晝夜匪懈未曾恥改所以如來棄捨我等不蒙教誨即自改過息意不犯譬如智人先誡己身他人見責亦自改悔故書云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是下品凡愚無識之人見佛呵責犯過眾僧唯加輕笑退敗善心不自思己愚癡之甚劇於畜生亦如醉人墮卧糞坑嘔吐狼藉屎尿汙身仰視岸人及呵不止此亦如是是故如來雖欲救拔無其出路故經云譬如有人墮在糞坑全身沒入無髮可拔知何欲救也

引證部第二

如大品經云佛告諸比丘我若不持戒者當墮三惡道中尚不得下賤人身況能成熟眾生淨佛國土具一切種智又薩遮尼揵經云若不持戒乃至不得疥癩野干身何況當得功德之身又梵網經云若佛子信心出家受佛禁戒故起心毀犯聖戒者不得受一切檀越供養亦不得飲用國王水土五千大鬼常遮其前鬼言大賊入坊舍城邑宅中鬼復掃其腳跡一切世人罵言佛法中賊一切眾生眼不欲見犯戒之人畜生無異木頭無異又

寶梁經云若破戒比丘受持戒者禮敬供養不自知惡得八輕法何等爲八一作愚癡二口瘖瘂三受身矬陋四顏貌醜惡其面側戾見者嗤笑五轉受女身作貧窮婢使六其形羸瘦夭損壽命七人所不敬常有惡名八不值佛世佛言若有非沙門自言是沙門非梵行自言梵行於此大地乃至無有涕唾處況舉足下足去來屈伸何以故過去大王持此大地施與持戒有德行者令修行中道是破戒比丘一切信施不及此人況僧房舍之處衣鉢卧具醫藥信施所不應受若有破戒比丘如分一毛以爲百分若有惡比丘受人信施如一毛分隨所受毛分即損施主譬如師子獸王若有死已無有能得食其肉者師子身中自生諸虫還食其肉於我法中出如是諸惡比丘貪惜利養爲貪所覆不識惡法能壞我法當知是惡比丘成就四法一不敬佛二不敬法三不敬僧四不敬戒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心求利養　口言知足　邪命求利　常無快樂
其心多奸　欺誑一切　如此之心　都不清淨
諸天神龍　有天眼者　諸佛世尊　咸共知之

佛告迦葉云何旃陀羅沙門迦葉譬如旃陀羅常於塚間行求死屍無慈悲心視於衆生得見死屍心大喜悅如是沙門旃陀羅常無慈心至施主家行不善心所求得已生貴重心從施主家受利養已不教佛法親近在家亦無慈心常求利養是名沙門旃陀羅如是旃陀羅爲一切人之所捨離如旃陀羅所至之處不到善處何以故自行惡法故如是沙門旃陀羅所至之處亦不到善道多作惡業無遮惡道法故譬如敗種終不生芽如是敗壞沙門雖在佛法不生善根不得沙門果

又涅槃經云猶如大海不宿死屍如鴛鴦鳥不住圊廁釋提桓因不與鬼住鳩翅羅鳥不栖枯樹破戒之人亦復如是

又迦葉經云佛告迦葉於正法中得出家者應作是念十方世界現在諸佛悉知我心莫於佛法作沙門賊迦葉云何名沙門賊沙門賊有四種何等爲四迦葉若有比丘整理法服似像比丘而破禁戒作不善法是名第一沙門之賊二者於日暮後其心思惟不善之法是名第二沙門之賊三者未得聖果自知凡夫爲利養故自稱我得阿羅漢果是名第三沙門之賊四者自讚毀他是名第四沙門之賊迦葉譬如有人具大勢力於三千大千世界衆生所有珍寶一切樂具刀杖加害皆悉奪取迦葉於汝意云何此人得罪寧爲多不迦葉白佛言甚多世尊佛告迦葉若有凡夫未得聖果爲利養故自稱我得須陁洹果若受一食罪多於彼我觀沙門法中更無有罪重於妄稱得聖果者佛告迦葉出家之人微細煩惱復有四種何等爲四一見他得利心生嫉妬二聞經禁戒而返毀犯三違反佛語覆藏不悔四自知犯戒受他信施出家之人具此煩惱如負重擔入於地獄迦葉出家之人有四放逸入於地獄何等爲四一多聞放逸自恃多聞而生放逸二利養放逸得利養故而生放逸三親友放逸依恃親友而生放逸四頭陀放逸自恃頭陀自高毀人是名

四種放逸墮於地獄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有相似沙門身披袈裟毀滅如來無量阿僧祇劫所集阿耨菩提佛告迦葉汝莫問此何以故彼愚癡人實有過惡一切魔事皆悉信受如來不說彼人得道假使千佛出興於世種種神通說法教化於彼惡欲不可令息迦葉白佛言世尊我寧頂戴四天下一切衆生山河聚落滿於一劫若減一劫不能聞彼愚癡衆生不信之音世尊我寧坐於一胡麻上滿於一劫若減一劫不能聞彼不信癡人破戒之音世尊我寧在於大劫火中若行若立若坐若卧百千億歲不能聞彼不信癡人破戒之音世尊我寧受於一切衆生瞋恚罵辱撾打加害不能聞彼不信癡人偷法大賊毀禁之聲

又莊嚴論偈云

詐偽諂佞者　心住利養中　由貪利養故
不樂閑靜處　心常緣利養　晝夜不休息
彼處有衣食　其是我親友　必來請命我
心意多攀緣　敗壞寂靜心　不樂空閑處
常樂在人間　由利毀敗故　墜墮三惡道
障於出世道

以此文證愚人背道專求名利唯成惡業常順生死恒處暗冥若聞禁戒廣學多聞即言我是下根凡愚自非大聖何能具依若聞王課種種苦使勒同俗役便言我是出家淨行沙門高於人天重逾金玉豈預斯事故佛藏經云譬如蝙蝠欲捕鳥時則入穴爲鼠欲捕鼠時則飛空爲鳥而實無有大鳥之用其身臭穢但樂暗冥舍利弗破戒比丘亦復如是既不入於布薩自恣亦不入王者使役不名白衣不名出家如燒屍殘木不復中用又成實論云不爲修善故食則唐養怨賊亦壞施主福損人供養如是不應食人之食又佛藏經云得出家已自稱沙門不能堪受如實佛化於此法中不能修心不得滋味振手而去墮在惡道猶如豚子捨牀褥去破戒比丘當於百千萬億劫數割截身肉以償施主若生畜生身常負重所以者何如析一髮爲千億分破戒比丘尚不能消一分供養況能消他衣服飲食卧具醫藥如是等人於我法中出家求道而得重罪舍利弗如是之人於我法中爲是逆賊爲是法賊爲是欺誑詐偽之人但求活命貪重衣食是則名爲樂世奴僕又增一阿含經云或有人得供養衣被飲食牀褥卧具病瘦醫藥彼得已便自食噉不起染著之心亦無有欲意不起諸想都無此念自知出要之法設使不得利養不起亂念心無增減猶師子王食噉小畜爾時彼獸王亦不作是念此者好此者不好不起染著之心亦無欲意不起諸想此人亦復如是又如有人受人供養得已便自食噉起染著心生愛欲意不知出要設使不得恒生此想念彼人得供養已向諸比丘而自貢高毀蔑他人我能得利養此諸比丘不能得之猶如群猪中有一猪出群已詣大糞聚此猪飽食屎已還至猪群中便自貢高我能得此好食諸猪不能得食此亦如是比丘當學師子王莫如猪也又智度論云有出家人樂合湯藥種穀植樹等不淨活命者是名下口食觀視星宿日月

風雨雷電霹靂不淨活命者是名仰口食諂媚豪勢通使四方巧言多求不淨活命者是名方口食若學種種呪術卜筭吉凶心術不正如是等不淨活命者是名維口食又有五種邪命何者爲五一者爲利養故詐現異相奇特二者爲利養故自說功德三者爲利養故占相吉凶廣爲人說四者爲利養故高聲現威令人畏敬五者爲利養故稱說所得供養以動人心當知出家之人爲求利養種種邪命而活其身皆是破戒不免惡道也又出家之人須常離著若偏執一處即多住著於已偏親於他生嫉又摩訶迦葉經云佛告彌勒當來末世後五百歲自稱菩薩而行狗法譬如有狗前至他家見後狗來心生瞋恚齰齧吠之內心起想謂是我家比丘亦爾先至他施家生已家想既貪此想見後比丘瞋目視之心生嫉恚互相誹謗言其比丘有如是過汝莫親近心生嫉妬行餓鬼因貧窮之因即戒說五慳之中家慳攝也又菩薩藏經云復次舍利子出家菩薩復有五法若成就者

不值佛世不覩善友不具無難失壞善根不隨安住律儀菩薩修學正法亦不速悟無上菩提舍利子何等名爲出家菩薩成就五法一者毀犯尸羅二者誹謗正法三者貪著名利四者堅執我見五者能於他家多生慳嫉舍利子如是名爲出家菩薩成就五法不值佛世乃至不獲無上正等菩提舍利子譬如餓狗慞惶緣路遇值璅骨久無肉膩但見赤塗言是厚味便就銜之至多人處四衢道中以貪味故涎流骨上妄謂甜美或齩或舐或齧或吠歡愛纏附初無捨離時有剎帝利婆羅門及諸長者皆大富貴來遊此路時此餓狗遥見彼來心生熱惱作如是念彼來人者將無奪我所重美味便於是人發大瞋恚出深毒齊惡眼邪視露現齒牙便行齧害舍利子於意云何彼來人者應爲餘事豈復求此無肉赤塗之骨璅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不也世尊不也善逝佛告舍利子若如是者彼慳餓狗以何等故出深毒聲現牙而吠舍利子言如我意解恐彼來人貪著美膳必能奪

我甘露良味由如是意現牙吠耳佛告舍利子如是如汝所言當來末世有諸比丘於他施主勤習家慳躭著屎尿妄加纏裹雖值如來具足無難而便委棄不修正檢此之比丘我說其行如前癡狗舍利子我今出世憐愍衆生欲止息故專思此事爲如是等諸惡比丘說此譬喻復次舍利子是諸菩薩摩訶薩爲欲利益安樂無量衆生故求於佛智行毗利耶波羅蜜多彼諸菩薩摩訶薩於己身肉尚行惠施況復規求妄想惡肉而於他家起諸慳嫉舍利子彼諸比丘慳他家故我說是人爲癡丈夫爲活命者爲守財穀奴僕隸者爲重世財賢玩縛者唯於衣食所欽尚者爲求妄想貪嗜惡肉起慳嫉者舍利子我今更說如是正法彼諸比丘先至他家不應見餘比丘而生嫉妬若有比丘違我法敎見餘比丘或作是言此施主家先爲我識汝從何來乃在此耶我於此家極爲親密調譴交顧汝從何來輒相侵奪舍利子以何等故彼慳比丘於後來者偏生嫉妬舍利子由諸施家許

其衣鉢飲食卧具病緣醫藥及供身等資生什物彼作是念恐彼施主將先許於施後來者由如是故即此比丘於施主家起三種過一者起住處過見餘比丘或起恨言我於今者當離此處二者凡所習近當言未知應與不應三者於不定家妄起諸過舍利子彼慳比丘於後來人發三惡言一者說住處過以諸惡事增益其家令後比丘心不樂住二者於後比丘所有實言反為虛說三者詐現善相諂附是人伺有微隙對衆喚舉舍利子如是比丘於他施主家生慳嫉者速滅一切所有白法永盡無遺

又迦葉經云出家之人有四放逸入於地獄一多聞放逸二利養放逸三親友放逸四頭陁放逸此四放逸之人良由惡人入於佛法不求出世苟貪名利以活身命故入惡道

又最妙勝定經云千年之後三百年中浩浩亂哉逃奴走婢亡家失國多不存活入吾法中猶如群賊劫奪良善當爾之時十二部經沉没於地不復讀誦經典設有頭陁者多不如法常遊聚落不在山林乃至法師解說佛語萬不著一爾時多有白衣若男若女持戒淨行呵責比丘白衣去後共相謂言令我解者如佛口說或邪言綺語無義之語以作義語如盲人指天上日若大若小等

又正法念經云彼惡比丘現持戒相令彼檀越心信敬已共諸朋侶數數往到彼檀越家如是比丘隨己所聞少知佛法共其同侶為彼檀越說所知法如是方便欲令檀越迴彼比丘所得利養而施與之如是比丘形相沙門第一大賊到檀越家方便劫奪他人財利及以供養如是比丘見他財利見他供養生貪嫉者不曾少時眼開合頃暫作善法彼惡比丘破戒沙門捨離坐禪讀誦等業無一念間不攝地獄餓鬼畜生以此文證貪利招苦勿現善相以求名利故諸出家縱能持戒勿解經義未必斷惑由不觀理不斷結故多現善相謂己過人設聞勝智說實無我則不信受言非正理因茲謗法及行道者增長我慢死墮地獄是故愚人縱能依戒以無法智多起罪行又大寶積經云出家之人有二種縛一者見縛二者利養縛又有二種障法一者親近白衣二者憎惡善人又有二種癰瘡一者求見他過二者自覆其罪又有二種不淨心一者讀誦外道經書二者多畜諸好衣鉢

又涅槃經云出家之人有四種惡病是故不得四沙門果何等四病謂四惡欲一為衣欲二為食欲三為卧具欲四為有欲有四良藥能療是病一糞掃衣能治比丘為衣惡欲二乞食能破比丘為食惡欲三樹下坐能破比丘為卧具惡欲四身心寂靜能破比丘為有惡欲以是四藥除是四病是名聖行如是聖行則得名為少欲知足也

又大集經云破戒人者一切十方無量諸佛所不護念雖名比丘不在僧數何以故入魔界故我都不聽毀戒之人受人信施如葶藶子何以故是人遠離如來法故又正法念經偈云

若無讀誦心　無禪無漏盡　雖有比丘形
如是非比丘　寧食蛇毒蠱　及以烊金等

終不破禁戒　而食僧飲食

故大莊嚴經論偈言

若毀犯禁戒　現世惡名聞　為人所輕賤

命終墮惡道

又智度論說破戒之人人所不敬其家如冢人所不到破戒之人失諸功德譬如枯樹人不愛樂破戒之人如霜蓮華人不喜見破戒之人惡心可畏譬如羅剎破戒比丘雖形似善人內無善法雖復剃頭染衣次第捉籌名為比丘實非比丘破戒之人若著法服則是熱銅鐵鍱以纏其身若持鉢盂則是盛烊銅器若所噉食即是吞燒鐵丸飲熱烊銅若受人供養供給則是地獄獄卒守人若入精舍則是入大地獄若坐衆僧牀榻是為坐熱鐵牀上破戒之人常懷怖懼如重病人常畏死至破戒之人死後墮惡道中若在銅橛地獄獄卒羅剎問諸罪人汝何處來答言我苦極悶不知來處但患飢渴若言渴者是時獄卒即驅逐人令坐熱銅橛上以鐵鉗開口灌以烊銅若言飢者坐之銅橛吞以鐵丸入口口燋入咽咽爛入腹腹破燋然五藏爛壞直過墮地此諸人等由宿何因緣劫盜他財以自供口諸出家人或時詐病多求酥油石蜜或無禪無戒無有智慧而多受人施或惡口傷人如是等種種因緣宿業力故墮銅橛地獄中不可稱說行者應當一心受持戒律又未曾有經云有諸比丘言行不同心口相違或為利養錢財飲食或為名譽要集眷屬或有猒惡王法使役出家為道都無有心向三脫門度三有苦以不淨心貪受信施不知後世彌劫受殃償其宿債設更修善生天仍有餘罪天中亦受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天人於先世有偷盜業未盡爾時自見諸天女等奪其所著莊嚴之具奉餘天子等不可具述

又像法決疑經云未來世中一切俗人輕賤三寶正以比丘比丘尼不如法故身披法服經理俗緣或復市肆販賣自活或復涉路商賈求利或作畫師經生像匠工巧之業或占相男女舍屋田園種種吉凶或飲酒醉歌舞作樂圍碁六博或貪財求利延時歲月廢忘經業或呪術治病假託經書修禪占事以邪活命或行醫針灸合和湯藥診脉處方男女交雜因私致染敗善增惡招俗譏謗良由於此夫出家之人為求解脫先須離罪以戒為首若不依戒衆善不生如人無頭諸根亦壞名為死人故解脫道論云如人無頭一切諸根不能取塵是時名死如是比丘以戒為頭若頭斷已失諸善法於佛法為死亦如死屍大海不納故四分律偈云

譬如有死屍　大海不容受　為疾風所飄

棄之於岸上

又智度論偈云

衆僧大海水　結戒為畔際　若有破戒者

終不在僧數

又僧祇律云爾時有比丘將一沙彌歸看親里路經曠野中道有非人化作龍右遶沙彌以華散上讚言善哉大得善利捨家出家不捉金銀及錢比丘到親里家問訊已欲還時親里婦語沙彌言汝今還去道迴多乏可持

是錢去市易所須沙彌受取繫著衣頭而去中道非人見沙彌持錢在比丘後行復化作龍來左遶沙彌以土坌上說是言汝失善利出家修道而捉錢行沙彌便啼比丘顧視問沙彌言汝何故啼沙彌言我不憶有過無故得惱師言汝有所捉耶答言持是錢來師言捨棄棄已非人復如前供養爾時大目揵連共專頭沙彌食後到閻浮提阿耨大池上坐禪時專頭沙彌見池邊金沙便作是念我今當盛是沙可著世尊澡灌下尊者目連從禪覺已即以神足乘虛而還時專頭沙彌爲非人所持不能飛空時目連迴見喚沙彌來答言我不能得往問汝有所持耶答言持是金沙汝應捨棄捨已即乘空而去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不聽沙彌捉金銀及錢

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養育七子一子先死時此愚人見子既死便欲停置於其家中自欲棄去傍人見已而語之言先死道異當速莊嚴致於遠處爾時愚人聞此語已即自思念若不得留要當瘞者須更殺一子停擔兩頭乃可勝致於是更殺一子而擔負之遠瘞林野時人見之深生嗤笑怪未曾有譬如比丘私犯一戒情憚改悔默然覆藏自說清淨或有知者即語之言出家之人守持禁戒如護明珠不使缺落汝今云何違犯所受欲不懺悔犯戒者言苟須懺者更就犯之然後當出遂更犯戒多作不善爾乃頓出如彼愚人一子既死又殺一子今此比丘亦復如是

又涅槃經佛說偈言

莫輕小惡　以爲無殃　水滴雖微　漸盈大器

又百喻經云昔有國王有一好樹高廣極大當生勝果香而甜美時有一人來至王所王語之言此之樹上將生美果汝能食不即答王言此樹高廣雖欲食之何由能得即便斷樹望得其果既無所獲徒自勞苦後還欲竪樹已枯死都無生理世間之人亦復如是如來法王有持戒樹修諸功德不解方便及毀其禁如彼伐樹復欲還活都不可得破戒之人亦復如是

又戒消灾經云佛在世時有一縣人皆奉行五戒十善無釀酒者中有大姓家子欲遠賈販臨途父母語曰汝勤持五戒十善慎莫飲酒犯佛重戒行到他國見舊同學歡喜出蒲萄酒欲共飲之固辭不飲主人慇勤不獲從之後還家具首上事父母報言汝違吾戒亂法之漸非孝子也便以得物逐令出國乃到他國住客舍家主人事三鬼神能作人形對面飲食與人語言事之積年居財空盡而家疾病死喪不絕私共論之鬼知人意鬼共議言此人財產空訖正爲吾等未曾有益今相款患宜求珍寶以施與之便行盜他國王庫藏好寶積置園中即報言汝事吾歷年勤苦甚久今欲福汝使得饒富主人欣然入園見物負輦歸舍辭謝受恩明日設食請鬼神詣門見舍衛國人在主人舍便奔走而去主人追呼既已顧下走去何爲神曰卿舍尊客吾焉得前重復驚走主人思惟吾舍之中無有異人正有此人即出言語恭設已竟因問之曰卿有何功德吾所事神畏子而走客具說佛功德主人言吾欲奉持五戒因從客受三

自歸五戒一心精進不敢懈怠因問佛處答在舍衛國給孤獨園主人一心到彼經歷一亭中有一女人端正是噉人鬼婦行路迥遠時日逼暮從女人寄宿女人即報言愼勿留此宜急前去男子自念前舍衛國人具佛四戒我神尚畏我已受三歸五戒心不懈怠何畏懼乎遂自留宿時噉人鬼見護戒威神去亭四十里一宿不歸明日男子前進見鬼所噉人骨骸狼藉心怖而悔退自思惟不如携此女人將歸本土共居如故即却迴還因從女人復求留宿女人謂男子曰何須迴耶答曰行計不成故迴還耳復寄一宿女人言卿死矣吾夫是噉人之鬼方來不久卿宜急去此男子不信還止不去更迷惑婬意復生不信不復信佛三歸五戒天神即去鬼得來還女人恐畏食此男子藏之瓮中鬼聞人氣謂婦言爾得肉耶吾欲噉之婦言我不行何從得肉婦問鬼言卿昨何以不歸鬼言坐汝所爲而舍宿尊客令吾被逐瓮中男子逾益恐怖婦言何以不得肉乎鬼言只爲汝舍佛弟子天神逐我出四十里外露宿震怖乎今不安故不得肉婦因問夫佛戒云何鬼言大飢極急以肉將來不須問此此是無上正真之戒吾所敢說耶婦言但爲我說之我當與卿肉鬼因爲說三歸五戒鬼初一說戒時婦輒受之至第五戒心報口誦男子於瓮中識五戒隨受之天帝釋知此二人心自歸依佛即遣善神五十人擁護兩人鬼遂走去到明日婦問男子汝怖乎答曰大怖蒙仁者恩心悟識佛婦言男子何以迴還答曰吾見新舊死人骸骨縱橫恐畏故還耳婦言骨是吾所棄者吾本良家之女爲鬼所略將吾作妻悲窮無訴今蒙仁恩得聞佛戒離於此鬼二人共還道塗四百九十八人共到佛所一心聽經心開意解皆作沙門得阿羅漢果然此二人是四百九十八人前世之師人求道時要當得其本師及其善友爾乃解耳

又灌頂經云佛告梵志昔迦羅柰大國有婆羅門子名曰執持富貴大姓不奉三寶事九十五種之道以求福祐久久之後聞其國中有賢長者輩盡奉佛法僧化導皆得富貴長壽安隱又能度脫生老病死受法無窮今世後世不入三惡道中執持長者作是念言不如捨置餘道奉敬三寶即便詣佛頭面著地爲佛作禮白佛言今我所事非真故歸命於佛耳當哀愍我故去濁穢之行受佛清淨快言於是世尊爲受三歸五戒法竟作禮而去於是以後長者執持到他國中見人殺生盜人財物見好色女貪愛戀之見人好惡便論道之見飲酒者便欲追之心意如是無一時定便自念言悔從佛受三歸五戒重誓之法作如是念我當歸佛三歸五戒之法即詣佛所而白佛言前受三歸五戒之法多可禁制不得復從本意所作念自思惟欲罷不能事佛可爾與不何以故佛法尊重非凡類所事當可還法戒乎佛默然不應言已未絕口中便有自然鬼神持鐵椎拍長者頭復有鬼神解脫其衣裳復有鬼神以鐵鉤就其口中曳取其舌有婬女鬼神以刀擗割其陰又有鬼神烊銅沃其口中前後左右諸鬼神竟來分

裂取其血噉食之長者執持恐怖戰恌無所歸投面如土色又有自然之火焚燒其身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諸鬼神輩急持長者不令得動佛見如是哀愍念之因問長者汝今當復云何長者口噤不能復言但得舉手自搏而已從佛求哀悔惡歸善佛便以威神救度長者諸鬼神王見佛世尊以威神力救度長者各各住立一面長者於是小得穌息便起叩頭前白佛言我身中有是五賊牽我入三惡道中坐欲作罪違負所受願佛哀我受我懺悔佛言汝自心口所爲當咎阿誰長者白佛我從今日改往修來奉受三歸及五戒法持月六齋奉三長齋燒香散花懸雜播蓋供事三寶從今已去不敢復犯破歸戒法佛言如此言者是爲大善汝今受是三歸五戒莫復如前受戒法也破是歸戒名爲再犯若三犯者爲五官所得便輔王小臣都錄監司五帝使者之所得便收神錄命皆依本罪是故我說是言勸受歸戒者鬼神護助諸天歡喜十方無量諸佛菩薩羅漢皆共稱歎是清信士女論其終時佛皆分身而往迎之不使持戒男女人墮惡道中若戒羸者當益作福頌曰

茫茫怳怳　夙夜昏馳　色心染著　不覺日滋
身色偏駐　朝夕推移　戒瓶既破　淨報何施
七支不護　三業失威　賢聖共捨　神鬼競嗤
淨眾不納　擯同死屍　一墜幽塗　萬劫長縻

感應緣（略引四驗）

晉沙門竺曇遂
宋沙門釋智達　沙門釋曇典
隋沙門釋慧雲

晉太元中謝家沙門竺曇遂年二十餘白皙端正流俗沙門身嘗行經青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一婦人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不復夕曇遂夢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青溪中姑如此一月許便卒病臨死謂同學年少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青溪廟神諸君行便可見看之既死後諸年少道人既至便靈語相勞問音聲如昔時臨去云久不聞唄思一聞之其伴慧覲便爲作唄訖其猶唱讚語云歧路之訣尚有悽愴況此之乖形神分散窈冥之歎情何可言既而歔欷不自勝諸道人等皆爲流涕（右此一驗出續搜神記）

宋沙門智達者益州索寺僧也行頗流俗而善經唄年二十三宋元徽三年六月病死身暖不殮遂經二日稍還至三日旦而能言視自說言始困之時見兩人皆著黃布袴褶一人立于戶外一人逕造牀前曰上人應去可下地也達曰貧道體羸不堪涉道此人復曰可乘轝也言卒而轝至達既昇之意識怳然不復見家人屋及所乘轝四望極目但覩荒野途逕艱危示道登躡之不得休息至于朱門牆閣甚華達入至堂下堂上有一貴人朱衣冠幘據傲牀坐姿貌嚴遠甚有威容左右兵衛百許人皆朱柱刀列直森然貴人見達乃斂顏正色謂曰出家之人何宜多過達曰有識已來不憶作罪問曰誦戒廢不達曰初受具足之時實常習誦比遂齋講恒事轉經故於誦戒時有虧廢復曰沙門時不誦戒此非罪何爲可且誦經達即誦法華三契而止

貴人勑所録達使人曰可送置惡地勿令大苦二人引達將去行數十里稍聞轟𨂝閙聲沸火而前路轉闇次至一門高數十丈色甚堅黑蓋鐵門也牆亦如之達心自念經說地獄此其是矣乃大恐怖悔在世時不修業行及大門裏鬧聲壯久久竫聽方知是人叫呼之響門裏轉闇無所復見時火光乍滅乍揚見有數人反縛前行後有數人執扠扠之血流如泉其一人乃達從伯母彼此相見意欲共語有人曳之殊疾不遑得言入門二百許步見有一人物形如米囷可高丈餘二人執達擲置囷上囷裏有火焰燒達身半體皆爛痛不可忍自囷墜地悶絶良久二人復將達去見有鐵鑊十餘皆煑罪人人在鑊中隨沸出没鑊側有人以扠刺之或有攀鑊出者兩目沸凸舌出尺餘肉盡炘爛而猶不死諸鑊皆滿唯有一鑊尚空二人謂達曰上人即時應入此中達聞其言肝膽塗地乃請之曰君聽貧道一得禮佛便至心稽首願免此苦伏地食頃祈悔特至既而四望無所復見唯覩平原茂樹風景清明而二人猶導達行至一樓下樓形高小上有人裁得容坐謂達曰沙門現受輕報殊可欣也達於樓下忽然不覺還就身時達今猶存在索寺也齋戒逾堅禪誦彌固

宋沙門釋曇典白衣時年三十忽暴疾而亡經七日方活說初亡時見兩人驅將去使輦米伴輩可有數千人晝夜無休息見二道人云我是汝五戒本師來慰問之師將往詣官主云是貧道弟子且無大罪曆筭未窮即見放遣二道人送典至家住其屋上具約示典可作沙門勤修道業言訖下屋道人推典著屍腋下於是而穌後出家經二十年以元嘉十四年亡 右二驗出冥祥記

隋東川釋慧曇不知何人辯聰令逸大小通明住寶明寺襟帶衆經以四月十五日臨說戒時僧並集堂曇居上首乃白衆曰戒本防非人人誦得何勞徒衆數數聞之可令一僧堅義令後生開悟曇氣岸風格當時無敢抗者咸順從之訖於後夏末常廢說戒至七月十五日旦將昇草座失曇所在大衆以斯歲未受交廢自恣一時崩騰四出追覔乃於寺側三里許於古冢間得之遍體血流如刀割處借問其故云有一丈夫執三尺大刀勵色瞋曇改變布薩妄充竪義刀膾身形痛毒難忍因接還寺端情懺悔乃經十載說戒布薩讀誦衆經以爲常業臨終之日異香迎之神色無亂欣然而卒咸嘉徵祥即世懲革 右此一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音釋

嘔 五口切吐也 矬 昨禾切短也 蝙蝠 蝙平連切蝠方六切 齰齜 齰音崖齜音柴齰齜齒不正也 璅 蘇果切交加連璅也 齩 五巧切齧也 舐 神帋切以舌餂物也 鍱 與涉切與葉同 診 章忍切候脈曰診 恌 徒刁切與佻同 噤 巨禁切口閉也 𨂝 胡臘切 炘 香靳切灸也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䘵一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受齋篇第八十九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正法所以流布貴在尊經福田所以增長功由齋戒故捨一飡之供福紹餘糧施一錢之資果超天報所以福田可重財累可輕共樹無遮之會等招無限之福也

引證部第二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四姓請佛飯時有一人賣牛湩大姓留止飯教持齋戒受聽經已及歸婦言我朝相待未飯便强令夫飯壞其齋意雖爾七生天上七生世間師曰一日持齋有六十萬歲餘糧復有五福一曰少病二曰身安隱三曰少婬意四曰少睡卧五曰得生天上常識宿命所行事也又波斯匿王欲貫末利夫人香瓔嗅出宮視夫人於齋日著素服而出在六萬夫人中明如日月倍好如常王意悚然加敬問曰有何道德炳然有異夫人白王自念少福稟斯女形情態垢穢日夜命促懼墜三塗是以月月奉佛法齋割愛從道世世蒙福願以香瓔奉施世尊

又中阿含經云爾時鹿子母毗舍佉平旦沐浴著白淨衣將子婦等眷屬往詣佛所稽首作禮白世尊曰我今持齋善世尊問曰居士婦今持何等齋耶齋有三種云何爲三一者放牛兒齋二者尼揵齋三者聖八支齋云何名放牛兒齋者若放牛兒朝放澤中晡收還村彼還村時作如是念我今日在此處放牛明日當在彼處放牛我今日在此處飲牛明日當在彼處飲牛我牛今日在此處宿止明日當在彼處宿止如是有人若持齋時作是思惟我今日食如此之食明日當食如彼食也我今日飲如此之飲明日當飲如彼飲我今日含消如此含消明日當含消如彼含消其人於此晝夜樂著欲過是名放牛兒齋若如是持齋不獲大利不得大果無大功德不得廣布云何名尼揵齋耶若出家尼揵者彼勸人曰汝於東方過百由延外有衆生者擁護彼故棄捨刀杖如是南西北方亦爾或脫衣裸形我無父母妻子勸進虛妄之言將爲眞諦或執苦行自餓諸邪法等是名尼揵齋也若如是持齋者亦不獲大利不得大果無六功德不得廣布云何名爲聖八支齋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作是思惟阿羅訶眞人盡形壽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慚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蜫虫於煞淨心乃至盡形壽離非時食斷非時食一食不夜食樂於時食我以此支於阿羅訶等同無異是故說齋彼住此聖八支齋已於上當復憶念如來無所著等十號出世淨法捨離穢汙惡不善法是名聖八支齋也若族姓女持聖八支齋者身壞命終得生六欲天遠得四沙門果

又僧祇律云佛住舍衛城南方有邑名大林時有商人驅八頭牛到北方俱多國有一商人共在澤中放牛時有離車捕龍食之捕得一龍女女受布薩法無有害心然離車牽鼻牽行商人見之即起慈心問離車言汝牽此龍欲作何等答言我欲殺噉商人言勿殺我

與汝一牛貿取捕者不肯乃至八牛方言此
肉多美今爲汝故我當放之時商人恐放龍
女去已商人念言此是惡人恐復追逐更遣
捕取放別池中隨逐看之龍變爲人語商人
言天施我命今欲報恩可共入宮當報天恩
商人答言龍性卒暴瞋恚無常或能煞我答
不爾前人繫我我力能殺彼人但以受布薩
法都無殺心何況天今施我壽命而當加害
若不去者小住此中我先摒擋即便入去後
入宮內見龍門邊二龍繫在一處商人問言
汝爲何事被繫答言此龍女半月中三日受
齋法我兄弟守護此龍女爲不堅固爲離車
所捕以是被繫唯願天慈語令放我龍女摒
擋已即呼入宮坐寶牀上龍女白言龍中有
食能盡壽消者有二十年消者有七年消者
有閻浮提人食者未知天今欲食何食答言
欲須閻浮提食即持種種飲食與之商人問
龍女言此龍何故被繫龍女言此有過我欲
殺之商人言汝莫煞不爾要當殺之商人言
汝放彼者我當食耳白言不得直爾放之當

罰六月擯置人間商人見龍宮中種種寶物
莊嚴宮殿商人便問言汝有如是莊嚴用受
布薩何爲答言我龍法有五事苦何等爲五
謂生時眠時婬時瞋時死時一日之中三過
皮肉落地熱沙縛身復問汝欲求何等答言
人道中生爲畜生中苦不知法故欲就如來
出家龍女即與八餅金語言此金足汝父母
眷屬終身用之不盡語言汝合眼即以神變
持著本國以八餅金持與父母此是龍金截
已更生盡壽用之不可盡時（恩念仁慈不得不行暫教龍女
恩報弥鐘況井大齋受福寧小）
又菩薩受齋經云其自歸佛自歸法自歸比
丘僧某身所行惡口所言惡意所念惡今已
除棄某若干日若干夜受菩薩齋自歸菩薩
佛告須菩提菩薩齋日有十戒第一菩薩齋
日不得著脂粉華香第二菩薩齋日不得歌
舞打鼓伎樂裝飾第三菩薩齋日不得卧高
牀上第四菩薩齋日過中已後不得復食第
五菩薩齋日不得持刀金銀珍寶第六菩薩
齋日不得乘車牛馬第七菩薩齋日不得捶

兒子奴婢畜生第八菩薩齋日皆持是齋從
分檀布施得福菩薩齋日去卧時於佛前叉
手言今日一切十方其有持齋戒者行六度
者其皆助安無量勸助歡喜福施十方一切
人非人等所在勤苦厄難之處皆令得福解
脫憂苦出生爲人安隱富樂無極第九菩薩
齋日不得飲食盡器中第十菩薩齋日不得
與女人相形笑共座席女人亦爾是爲十戒
不得犯不得教人犯亦不得勸勉人犯○菩
薩解齋法言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其
若干日若干夜持菩薩齋從分檀布施當得
六波羅蜜如諸菩薩六萬菩薩法齋日夜一
分禪一分讀經一分卧是爲菩薩齋日法（）
從正月十四日受十七日解從四月八日受
十五日解從七月一日受十六日解從九月
十四日受十六日解
述曰既受齋已若欲解齋要待明相出時始
得食粥不爾破齋何名明相如薩婆多論云
明相有三種色若日照閻浮提樹則有黑色
若照樹葉則有青色若過樹葉則有白色於

三色中白色為正始得解齋食其粥也頌曰
令月建清齋　佳辰召無疆　四部依時集
七衆會昇堂　蕭條清梵舉　哀怨動宮商
香氣騰空上　乘風散遐方　歎德研沖邃
詞辯暢玄芳　析煩呈妙句　臨時拆婉章
緇素相依託　財法發神光　福田今夕滿
恩慧導存亡

感應緣（略引四驗）

東晉沙門法顯　宋沙門僧伽達多
宋居士郭銓　高齊沙門寶公

東晉徐州吳寺太子思惟像者昔晉沙門法顯勵節西天歷遊聖迹往投一寺大小逢迎顯時遇疾主人上座親事經理勅沙彌為客僧覓本鄉齋食倏忽往還脚有瘡血云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為犬所嚙顯怪其旋轉之間而遊數萬里外方悟寺僧並非常人也後隨船還國故往彭城追訪得吳蒼鷹具狀問之答有是事便請餘血塗門之處顯曰此羅漢聖人血也當時見為覓食耳如何遂損耶鷹聞慚悚即捨宅為寺自往楊都求諸經像正濟江中船遂傾側忽有雙骨各長一丈隨波騰漾掩入船中即得安流昇岸以事奏聞乃龍齒也鷹求像未獲泝江西上暫息林間遇見婆羅門僧持此像行曰欲往徐州與吳蒼鷹供養鷹曰必如來言弟子是也便付像將還至京詔令摸取十軀皆足下施銘而人莫辯新舊任鷹採取像又降夢示其本相恰取還得本像東還徐州每放異光元魏孝文請入北臺至高齊後主遣使者常彪之迎還鄴下齊滅周廢爲僧藏之大隋開教還重光顯今在相州大慈寺（右此一驗見晉文雜錄）

宋京師道林寺有沙門僧伽達多僧伽羅多等並博通經論偏以禪思為業以元嘉之初來遊宋境達多常在山中坐禪日時將逼念欲受齋乃有群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昔獼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何為不可於是受進食之（右一驗出梁高僧傳）

宋順陽郭銓字仲衡晉益州刺史亡後三十餘載元嘉八年忽見形詣女壻南陽劉凝之家車衛甚盛謂凝之曰僕有謫事可見為作四十僧會當得免也言終不見劉謂是魍魎不以在意後夕銓又與女夢言吾有謫罰已告汝壻令為設會不能見矜耶女晨起見銓從戶過怒言竟不能相救令便就罪女號踊留之問當何處設齋答云可歸吾舍倏然復沒凝之即狼狽供辦會畢有人稱銓信與凝相聞言感君厚恵事始獲宥言已失去於是而絕（右一驗出冥祥記）

高齊初沙門寶公者嵩山高栖士也旦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禺中忽聞鍾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趣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芝寺門外五六大其犬如牛白毛黑喙或踊或卧以眼眄寶寶怖將返須臾胡僧外來寶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内犬亦隨入良久寶見無人漸入次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至講堂唯見牀榻高座儼然寶入西南隅牀上坐久之忽聞棟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

言豫章成都長安隴右薊北嶺南五天竺等無處不至動即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鑒禪師講會各各竪義大有後生聰俊難問詞旨鋒起殊為可觀不覺遂晚而至實本事鑒為和上既聞此語望得参話希展上流整衣將起咨諸僧曰鑒是寶和上諸僧直視忽隱寺所獨坐磐石柞木之下向之寺宇一無所見唯覩巖谷禽鳥翔集喧亂切心出以問尚統法師尚曰此寺名趙時佛圖澄法師所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沉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鍾聲(見侯君素旌異記錄)

破齋篇第九十(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惟無常苦空之悲念生老病死之患長夜悲倒懸之苦漂輪陷墜之溺思之痛傷亦深可懼也良由福田輕薄信施難消齋戒無固事等坯瓶易毀難持又同霜露我人轉盛著逾滕添不懼累劫之殃但愛一身之命所以飽食長眠何異狁犬破齋夜食鬼道無殊是故施主失應時之福衆僧損良田之種也

引證部第二

如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佛言有諸擅越造僧伽藍厚置資給供來世僧有似出家僧非時就與食僧索食而食與者食者得何等罪其本擅越得何等福佛言非時食者是破戒人是犯盜人非時與者亦破戒人亦犯盜人盜擅越物是不與取非施主意施主無福以失物故猶有發心置立之善舍利弗言時受時食食不盡者非時復食或有時受至非時食復得福不佛言時食淨者是即福田是即出家是即僧伽是即天人良友是即天人導師其有不淨者猶為破戒是大劫盜是即餓鬼為罪窟宅非時索者以時非時輒與是與食者是名退道是名惡魔是名三惡道是名破器是名癩病人壞善果故偷乞自活是故諸婆羅門不非時食外道梵志亦不邪命食況我弟子知法行法而當爾耶凡如此者非我弟子是盜我法利著無法人是名盜食非法之人盜與盜受一團一撮片鹽片酢皆死墮燋腸地獄吞熱鐵丸從地獄出生猪狗中食諸不淨又生惡鳥人惟其聲後生餓鬼還伽藍中處其圊內噉食糞穢並百千萬歲更生人中貧窮下賤人所棄惡不可言說人不信用不如盜一人物其罪尚輕劫奪多人故良福田故斷絕出世道故又捷陀國王經云佛在世時時有國王號名揵陀奉事婆羅門婆羅門居在山中多種果樹時有擔樵人毀其果樹婆羅門見之便將詣王所言是人無狀殘敗我果樹王當治殺王敬事婆羅門不敢違之即為殺之自後未久有牛食人稻其主逐捶折其一角血流備面痛不可忍牛遙到王所白言我實無狀食此人少稻今折我角稻主亦追到王所王曉鳥獸語王語牛言我當為汝殺之牛即報言今雖殺此人亦不能令我不痛但當約勑後莫取之如我王便感念言我事婆羅門但坐果樹令我殺人不如此牛今事此道復不免生死何用此道

便到佛所五體投地爲佛作禮願受五戒十善佛言布施持戒現世得福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其德無量後生天上王即歡喜得須陀洹阿難白佛言此王與牛本何因緣佛言乃昔拘那含牟尼佛時王與牛爲兄弟作優婆塞共持齋戒一日一夜王守法精進不敢懈怠壽終昇天天上壽盡下爲國王牛時犯齋夜食後受其罪罪畢復作牛五百世尚有宿識故來開悟王意牛後七日壽終上生天上佛言四輩弟子受持齋戒不可犯也

又法句喻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精舍中爲天人龍鬼神說法東方有國名譽多羅波提有婆羅門等五百人相率欲詣恒水岸邊有三祠神池沐浴垢穢裸形求仙如尼揵法道由大澤迷不得過中道乏糧遙望見一大樹如有神氣想有人居馳趣樹下了無所見婆羅門等舉聲大哭飢渴委厄窮死斯澤樹神現身問諸梵志道士那來今欲何行同聲答曰欲詣神池澡浴望仙今日飢渴幸哀矜濟樹神舉手百味飲食從手流溢給衆飲食皆得飽滿其餘飲食足供道糧臨當別去諸神請問本行何德致此巍巍神答梵志吾本所居在舍衛國時國大臣名曰須達飯佛衆僧於市市酪無提酪者倩我提之往到精舍使我斟酌訖行澡水儼然聽法一切歡喜稱善無量時我奉齋暮還不飡婦怪問我不審何恨答曰不恨也見長者須達於園飯佛請我往齋齋名八關其婦瞋恚忿然言曰瞿曇亂俗奚足採納君毀遺則禍從此豐蹴迫不已便共俱食時我爾夜年壽算盡終於夜半神來生此爲此愚婦破我齋法不卒其業來生斯澤作此樹神提酪之福手出飲食若終齋法應生天上封受自然即爲梵志而作頌曰

祠祀種禍根　日夜長枝條　唐苦敗身本
法齋度世仙

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於其初夜有五百天子賫持香華光明赫奕照祇洹林來詣佛所禮已却坐佛爲說法得須陀洹果遶佛三帀還詣天宮於其晨朝阿難請問諸天來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二婆羅門隨從國王來詣佛所禮拜問訊時彼從中有一優婆塞勸二婆羅門共受齋法一求生天二求人王受已俱還詣婆羅門聚會之處諸婆羅門言汝等飢渴可共飲食慇懃數勸不免其意求生天者即便飲食以破齋故不果所願其後命終生於龍中不食得作國王以其先身共受齋故生彼國王園池水中時守園人日日常送種種果蓏奉上獻王於池水中得一美果色香甚好作是念言我雖出入常爲門監所見前却我持此果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尋即持與門監得已復作是念我雖出入復爲黃門所見前却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尋即持與黃門得已復作是念夫人爲我常向大王歎譽我德我持此果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即便持與夫人得已復上大王王得果已即便食之覺甚香美即問夫人汝今何處得是果來夫人即時如實對曰我從黃門得是果來如是展轉推到園子王即召呼吾園之中有是美果何不見送

乃與他人園子於是本末自陳王不聽言而
告之曰自今以後常送此果若不送者吾當
殺汝園子還歸入其園中號啼涕泣不能自
制此果無種何由可得時彼龍王聞是哭聲
化作人形來問之言汝今何以啼哭乃爾園
子具答所由龍聞是語還入水中取好美果
著金槃上持與園子因復告言汝持此果奉
上獻王并說吾意云我及國王昔佛在世本
是親友俱作梵志共受八齋各求所願汝戒
完具得作國王吾戒不全生在龍中我今還
欲奉修齋法求捨此身願爲語汝王爲我求
八關齋文送來與我若其相違吾覆汝國用
作大海園子於是納受果槃奉獻王已因復
說龍所囑之語王聞是已甚用不樂所以然
者當爾之時乃至無有佛法之名況復得有
八關齋文若其不獲恐見危害思念此理無
由可辨時彼國王有一大臣最可敬重而告
之言龍從我索八關齋文仰卿得之大臣答
曰今世無法云何可得王復告言汝若不獲
吾必殺卿大臣聞已却退至家顏色異常甚
用愁惱時臣有父年在耆舊每從外來見子
顏色改易異常尋即問言即向父說委曲諸
理父答子言吾家堂柱我見有光汝爲就伐
試取破看之得經二卷一是十二因緣二是
八關齋文大臣得已甚用歡喜著金槃上奉
獻與王王得之喜不能自勝送與龍王龍王
得已甚用歡慶賫持珍寶贈遺與王各還所
止共五百龍子勤加奉脩八關齋法其後命
終生忉利天來供養我是彼光耳佛告阿難
欲知彼時五百龍子奉脩齋法者今五百天
子是佛說是緣時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無
上菩提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遺教法律云若出家人乘車馬一日除五
百日齋一歲三百六十日乘計除却十八萬
日齋舍利弗問佛何故比丘乘騎除五百日
齋者佛言比丘是知禁律人他見生謗令他
得罪除老病暫乘不犯(問曰何故不論俗人答曰出家清虛慈愍衆生故他人作白衣咸濁常造罪人殺戮爲常何論輕重故人見不怪也)頌曰

貪心未嘗滿　福善未曾憂　專求美飲食
飽瞀無恥羞　昏塵全未拭　心垢豈能除
破齋常夜食　辜負施難消　苦長命自短
業催暗中遊　漂浪四流海　難逢六度舟
小惡猶不改　大善何能修　類同園池龍
焉得齊高流

感應緣(略引三驗)

晉俗人孫稚　齊王氏四娘
唐李思一

晉孫稚字法暉齊國般陽縣人也父祚晉太
中大夫稚幼而奉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
月病亡祚後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
門于法階行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
稚亦在人衆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拜跪問
訊隨共還家祚先病稚云無他禍祟不自將
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
五日復歸跪拜問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
爲太山府君見稚說稚母字曰汝是某甲兒
耶未應便來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將來欲以
代謫有教推問欲鞭罰之稚救解得原稚兄
容字思淵時在其側稚謂曰雖離故形在優
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勿復憂也但勤精

進繫念修善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當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纏縛故獨生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郗城當有寇難事倒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祕之故無傳者又云先人多有罪讁宜為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須復營但救先人也願父兄勤為功德作福食時務使鮮潔一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然後費設耳當使平等心無彼我其福乃多祚時有婢稚未還時忽病殆死同身皆痛稚云此婢欲叛我前與鞭不復得去耳推問婢云前實欲叛與人為期日垂至而便住云云○

齊王氏名四娘永明三年病死下屍在地為莊飾者覺其心煖故未殯殮經二宿肌體稍温氣息漸還俄而能言自說有二人錄其將去至一大門有一沙門踞胡牀坐見之甚驚問何故來乃罵此二人云汝誤錄人來各鞭四十語此四娘女郎可去答曰向來悅悅不知道路請人示津沙門即命一人力送之行少地見其先死奴子倚高樓上驚問四娘那忽至此欲見新婦不答不知處〻〻奴自送奴云不得奉送四娘但去前路應拍值也投一馬鞭與之曰謹執此鞭自知行路可行數里便見新婦即四娘之姨也正被苦謫四體䃺縛如裝鵝鴨法懸于路側相見悲號新婦自說生時作罪今貽此楚毒欲屈手搏頰求乞哀助而手被攣格不得至頰又聞左右受苦之聲而不覩形四娘問此為何聲答曰此是無行眾僧破齋犯戒獲此苦報呼吽聲也於是沿路而歸須臾至家見其屍骸意甚憎惡不復願還不覺有人排其蹹著乃得就身而稍蘇活其人今休然尚存（右一驗出冥祥記）

唐隴西李思一今居相州之滏陽縣貞觀二十年正月巳死經日而蘇語在冥報記至永徽三年五月又死經一宿而蘇說云以年命未盡蒙王放復歸於王前見相州滏陽縣法觀寺僧辨珪又見會福寺僧弘亮及慧寶三人並在王前辨答見冥官去慧寶死期未至宜修功德辨珪弘亮今歲必死辨珪等是年果相繼卒後寺僧令一巫者就弘亮等舊房召二僧問之辨珪曰我為破齋今受大苦兼語諸弟子等曰為我作齋救拔苦難弟子輩即為營齋巫者又云辨珪已得免罪弘亮云我為破齋兼妄持人長短今被拔舌痛苦不能多言相州智力寺僧慧永等說之（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賞罰篇第九十一（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好生惡死含識之所同欣喜怒利害仁智之所不免是以居終蹈義或愜於情枉性傷和每切餘恨史遷日死有輕於鴻毛莊周日生則重於天下生死違性則怨酷冥道賞罰乖序則哀聲氣結影響於耳目寤寐於精爽無往不復吁可畏哉庶權豪之地覽明鏡而紐威利欲之情啓元龜而克念無辜者獲腰領之全履福者同劫石之壽也

引證部第二

如百喻經云昔有二人共種甘蔗而作誓言

種好者賞其不好者當重罰之時二人中一者念言甘蔗極甜若壓取汁還灌甘蔗樹必得勝既取汁溉冀望滋味反敗種子所有甘蔗一切都失世人亦爾欲求善福恃己豪貴倚形挾勢逼脅下民陵奪財物用作福善不知將來反獲其殃如壓甘蔗彼此都失

阿育王經云昔阿育王婦蓮華夫人產一子面貌端正（依付法藏名曰法增）目似駒那羅眼因字駒那羅王甚愛敬長爲取婦字眞金鬘後共王至鷄頭摩寺到上座所上座夜奢知必失眼常爲說法眼無常相王大夫人帝失羅叉見眼端正染心逼之子聞掩耳不順其志夫人瞋恚常求其短欲挑其眼後時北方乾陁羅國城名得叉尸羅人民叛逆王遣鎭之後時王病口中糞臭身諸毛孔糞汁流出無人能治勅喚駒那欲紹王位帝失羅叉聞已念言彼若爲王我無活理即作方便而白王言我能治王即勅國內似王病者皆勅將來我爲治之時有一兒有如此病婦爲問醫醫語將來爲汝治之既至醫所即送與夫人夫人然之破腹見蟲上去糞墮下行亦爾與種種藥不能令死後乃與葱蟲便即死以是因緣勸王食葱王食蟲死逐糞道出王病得差語夫人言欲得何願答言欲得七日作王王即聽之既得王已詐作王書語得叉人云駒那羅有大罪過急挑眼出詐作書已竟向王眠睡偷王齒印印王夢驚覺語夫人言夢見二鷲欲挑我子駒那羅眼言已還眠復夢覺語夫人言夢見駒那羅頭髮甚長在地而坐夫人安慰王復還眠眠已夫人得印印書遣使賫去王復夢見牙齒墮落曉召相師占夢吉凶師言此夢必是王子失眼之相王聞合掌歸命四方護佛道神信法僧者願護我子書至彼國駒那得書即信其語雇旃陁羅使挑其眼無肯挑者但緣業熟自然有人面十八醜來求挑眼王語醜人先挑一眼著我手中舉刀向眼一切人民稱怨大喚怯哉苦哉啼哭懊惱不能自勝

又付法藏傳云求一惡人令出右眼置掌觀之便念耶舍本所勸誡而作是言說眼無常猶如幻化昔時奇妙今觀何愛當捨危朽之法專求最勝清淨慧眼作是觀時得須陁洹更出一眼重深思察猒惡情至得斯陁含其妻金鬘聞夫挑眼號哭雨淚驚泣而來見已悶絶良久乃穌時駒那羅以偈曉之曰

昔吾爲惡業　今日還自受　一切世間苦
恩愛會別離　汝當諦思惟　何應大啼哭

又阿育王經云時駒那羅王答婦我等自造今日受之恩愛會離何用啼爲使人驅出夫婦相將彈琴歌乞以自存活展轉而行歸還本國欲入王宮門人約之即至門外象廐中宿向曉彈琴自宣苦事王聞琴聲情切憶子即遣人喚既至王所王見眼盲形容瘦惡衣裳弊壞都不識別見少形相尋即問言汝是我子駒那羅不答言我是王聞其語悶絶躃地水灑乃穌抱著膝上手摩抆眼啼泣而言汝眼本似駒那羅故遂爲字今悉無有以何爲名誰挑汝眼使汝辛苦憔悴乃爾速疾語我我今見汝形體憔悴譬如猛火燒我身心都悉壞盡子語王言願莫愁惱我自造業不

可恣他得父王書齒印勅挑王立誓言若我勑挑當自截舌若與齒印當拔我齒若我眼見自挑其眼王後推察知是羅叉作書遣挑王呼罵曰不吉惡物何地載汝汝於今者不自陷沒汝實我怨詐懷親附種種罵訖積胡膠火而燒煞之

又付法藏傳云時駒那羅王子起大悲心而白父言今若加報於彼必當累劫共為怨害譬如因聲即有響應亦如嬰兒未識義理罵辱父母無謙敬心而此父母豈於其兒起瞋恨耶一切衆生亦復如是常為煩惱之所覆蔽愚癡無智猶如小兒云何仿彼而生瞋恚王心毒盛不受其語大積薪油而焚煞之

又阿育王經云爾時諸比丘見而問尊者優波毱多有何因緣尊者答曰駒那羅往昔波羅奈國作一獵師於山窟中得五百鹿若都殺者肉則臭爛挑其眼出日食一鹿從是已來五百身中常被挑眼又於過去拘留孫佛入涅槃後時有國王名曰端嚴為起石塔七寶莊嚴王死之後有一惡王名曰不信壞塔取寶唯留土木駒那爾時為長者子還以七寶修治此塔復造大像共佛齊等發誓願言使我來世如似此佛得勝解脫緣本造塔生尊貴家由昔作像常得端正以發願故今獲道迹

又依王玄策西國行記云其王心知繼室姧宄飲氣而怒剩加刑繼室所是時輔佐並流配雪山東北磧鹵不毛之地摩訶菩提寺聖僧名宴沙大阿羅漢王聞高德携盲子具白前事垂哀眼明僧受王請普告國衆吾明晨說深法人持器來以承涕淚是日道俗競馳遠赴聞說十二因緣時衆悲傷泣血而已收淚總置金槃師立誓曰向所說法其理若當願以衆淚洗王子目令得復明理若不當盲目如故於是將淚洗眼眼遂平復時王及子不勝喜慶時衆咸悅皆稱善哉聖力乃爾王子即是拘那羅王於今塔猶存焉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乞食時至著衣持鉢獨自而行欲乞於食漸漸到彼大兵將村入彼邑已即詣兵將婆羅門家到其家已即使進入於其門內鋪座而坐爾時兵將大婆羅門有於二女一名難陁二名波羅時彼二女出向佛邊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佛為說法得須陁洹果乞受三歸五戒已即取佛鉢將好香美飲食滿盛鉢中以用奉佛爾時世尊受彼食已從村而出爾時提婆大婆羅門從他轉聞彼大沙門來至於此聞已即作思念我昔曾請彼大沙門許施飲食我今貧煎當作何計妻報夫提婆言乞聽可說未審爾不我憶往昔年少之時兵將大婆羅門曾弄於我欲求世事我時不聽彼暫捐觸而今聖夫將我與彼行於世事從其隨索多少錢物得已而為彼大沙門作食布施爾時提婆報其妻言此事不然我婆羅門理不合作如是之事其提婆即詣兵將所白言善哉善哉唯願借貸我五百錢若我能償此事善哉脫不能償我之夫婦二人詳共入汝家為汝作力爾時兵將即與提婆錢足五百而語之言汝今將去隨意所用其事若訖更不得傳從他借貸持以償我如汝所要身自出力

覓錢與我爾時提婆從兵將邊依法受取五百錢已至自已家付與其妻備辦飲食旣詣林中而往佛邊欲請如來善哉大德沙門瞿曇唯願受我明日飯食是時世尊默然受請辭佛而去至自已家城內一切巷陌皆買熟食爾時提婆即於彼夜嚴備多種甘美飯食其夜悉辦如是諸味過夜天明家內灑掃鋪牀座訖即至佛邊長跪諮白飲食已辦願赴我家爾時世尊旣至食時著衣持鉢漸漸而行至提婆家隨鋪而坐夫婦自手擎持多種微妙清淨衆味飲食立於佛前以奉世尊唯願如來自恣而食是時提婆奉佛食訖別於佛邊鋪座而坐坐已世尊即爲提婆如應說法令歡喜已從座而起隨意而去爾時提婆送佛而出其提婆妻從他借衣著見佛出還即便解衣置於一處而掃除地時有一賊忽爾來偷其衣將去時妻爲失衣故心大愁惱提婆送佛還家見婦大亂即便問言何故如是煩惱妻報大言當知所借衣不知誰偷忽然失去是時提婆聞此語已心地迷悶不知

所爲作如是言我以從他貸五百錢用爲供具汝今從他借衣而著忽復失去我家貧短以何備償當作何計爾時提婆求欲自死即便往至屍陀林中上大樹上欲自撲地而不能墮即復大愁然彼賊人執其衣裳至屍陀林忽爾還來在於提婆所上樹下掘地埋之以土覆上於上大便放訖而去時彼提婆在於樹上遥見此事賊去以後從樹而下掘取其衣還將向舍時提婆妻掃除舍內處處分除其屋一角忽然自陷低頭覰覷地下見有一赤銅瓶其中有金乃至略說見第二瓶第三第四悉皆是瓶更復觀看其下更見一赤銅甕亦滿中金彼見金已即大驚叫指示夫言聖夫聖夫速來速來我已得之爾時提婆聞婦聲已作是思惟此婦可憐何故失心如是誑語云我已得於物其前他處借衣失去我已得衣現在此其何故唱言我已得之是時提婆將衣入家問其妻言居家著者汝何所得彼婦即便指示其金語言聖夫我得此已也是時提婆復語妻言汝所失衣我亦得

也而彼婦取衣向所借處還歸其主爾時提婆作是思惟我今獨自不能淹消食多許金即便携將五百錢直還向兵將邊而償其債到已語彼大兵將言我從仁者貸五百錢今以還汝是時兵將語提婆言我前語汝不得從他舉錢償我唯出自家身力償我提婆復言我不從他貸取此物兵將復問汝從何得提婆報言我從地得此之金藏彼不承信爾時提婆即將兵將到自已家示其金藏爾時兵將見一聚炭語提婆言汝何誑也語我是炭用作金相是時提婆復更重語彼兵將言此實真金非是火炭如是再過三過已以手觸彼金藏唱示言此是金非炭復作誓願如我善業因緣力故得此金者乞示兵將見如此語已炭即爲金兵將見此地藏金已復問汝今供養阿誰爲天爲仙并及善人而彼與汝如是願報提婆報言我於今日家唯供養是大沙門奉施飯食或應藉彼功德果報當成兵將報言此之金藏悉皆是彼善業因緣故生此報無人能奪無人能斷汝莫作疑安

隱而食爾時提婆作如是念以施大沙門食生大功德心生歡喜踊躍無量遍滿其體復詣佛邊重請佛至家飯佛以後夫妻二人鋪座聽法佛知彼等心行體性諸使薄少爲說四諦得須陀洹果時諸比丘即諮問言彼之提婆及妻等昔作何業得此果報復至佛邊得諸聖法更造何業先貧後富一旦如是佛告比丘昔迦葉佛所受三歸五戒而不行布施者今提婆是然命終乞願願值於我以是因緣今得值我以不行布施今得貧報隨將食布施於我得現世報以是因緣汝諸比丘輩等應常須向佛法僧邊生於恭敬希有之心猶如提婆身現受福以慳貪不肯布施今受貧賤困苦之患頌曰

有義便合　無義便離　離卦非吉　合象成規
有功可賞　無功可治　勿得枉濫　反報無疑

感應緣（略引一十三驗）

周杜國之伯恒　漢王濟左右
漢羽林中郎游殷　晉富陽縣令王範
晉張駿　晉羊珊
晉孔基　晉庾亮
齊眞子融　齊文宣帝高洋
梁劉大夫不得字　陳武帝陳霸先
唐王玄策行傳西域業稱

周杜國之伯名曰恒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其友左儒九諫而王不聽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即爲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王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杜伯猶爲人而至言其無罪司工錡又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當奈何乎皇甫曰殺祝以謝之宣王乃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此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爲左祝爲右朱衣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

漢時王濟左右甞於闇中就婢取濟衣物婢欲姧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從我我當大叫此人卒不肯婢遂呼云某甲欲姧我濟即令人殺之此人具自陳訴濟猶不信故牽將去顧謂濟曰枉不可受要當訟府君於天後濟乃病忽見此人語之曰前具告實既不見理今便應去濟數日卒

漢時游殷字幼齊漢世爲羽林中郎將先與司隷校尉胡軫有隙軫遂誣搆殺之殷死月餘軫得病目睛脫但言伏罪伏罪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閤下丁豊史華期二人姧通範甞出行不還帳内都督孫元弼聞丁豊戶中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卧元弼叩戶扇叱之桃英即起攬裙理鬢躡履還内元弼又見華期帶珮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辨察遂煞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

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逕曳將去入荒澤中電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冤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既爲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太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桃英魂魄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名在黃泉下專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楊都詣範未敢說之便見鬼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猒連呼不醒家人牽青牛臨範上并加桃人左索向明小穌十許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亦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殂

晉時張駿據有涼州忌害鎮軍將軍武威陰鑒以其宗族強大而多功也遂諷其主簿魏纂使誣鑒謀反駿逼鑒自殺後三年纂病見鑒在側遂死

晉時羊珊字懿彭祖晉世廬陵太守爲人剛克麤暴恃國姻親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輙加刑煞征西大將軍庾亮檻送具以狀聞有司奏珊殺郡將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謫一百餘人應棄市依八議請宥顯宗詔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議之有可獄所賜命珊凡子貴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詔不許琅瑯孝王妃山氏珊之甥也若以爲請於是司徒王導啓珊罪不可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感動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下詔下曰山太妃唯此一舅發言摧鯁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病以致頓弊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珊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恩於是除名爲民少時疾病恒見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自申黃泉經宿而死

晉時會稽孔基勤學有志操馮結族人孔敞敞使其二子以基爲師而敞子並凶猥趣尚不同基屢言之於敞此兒常有忿恚敞尋喪亡服制既除基以宿舊乃賫羊酒往看言子子猶懷宿怨潛遣奴於路側煞基奴還未至仍見基來張目攘袂厲聲言曰姦醜小竪人面獸心吾蒙顧在昔敦戢平生有何怨惡候道見害慢天忘父人神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數見形孔氏無幾大兒向廁忽便絕倒駱驛往看已斃於地次者尋復病殂兄弟無後

晉時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稱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兩人悉是舊怨傳詔左右數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自代不圖此恩反戮其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訟於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八年一日死（右此八驗出冤魂志）

齊眞子融齊世嘗爲井陘關撿租使贓貨甚多爲人所糺齊主欲以行法意在窮治乃付并州城局參軍事崔瑗與中書舍人綦暉共考其獄然子融之事皆在赦前瑗等覘望上意抑爲赦後子融臨刑之際冤訴百端既不見理乃誓曰若此等平吉是無大道後十五

日法琖無病暴死經一年許蔡暉卧疾齊肉爛墮都盡苦楚百許日方殂

齊文宣帝高洋既死太子殷嗣位年號乾明文宣同母弟常山王演本在并州權勢甚重因文宣山事隨梓宮出鄴以地望見疑仍留爲録尚書事王遂忿怒潛生異計上省之日內外百僚皆來集會即收縛乾明腹心尚書令楊遵彦等五人皆爲事狀奏斬之尋亦廢乾明而自立是爲孝昭帝後在并州望氣者奏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高歸彦勸煞乾明遂鎖向并州盡之其年孝昭數見文宣作諸妖怪就其索兒備爲厭禳終不能遣而死

梁江陵陷時有關內人梁元暉俘獲一士大夫姓劉位日新城失其名字先此人先遭侯景亂喪失家口唯餘小男年始數歲躬自擔抱又著連枷值雪塗不能進元暉逼令棄去三十劉君愛惜以死爲請遂强奪取擲之雪中杖拍交下駈蹙使去劉乃步步迴首號叫斷絶辛苦頓弊加以悲傷數日而死死後元暉日日見劉伸手索兒因此得病雖復對之悔謝來殊不已元暉載病到家卒終

陳武帝霸先既害梁大司馬王僧辯次討諸將義興太守韋載黄門郎放第四子也爲王公固守陳主頻遣攻圍不克後重征之誘說載曰王公親黨皆已殄滅此一孤城何所希冀過爾相拒耶若能見降不失富貴載答曰士咸知已本爲王公所以抗禦大軍致成讎敵今亦承明公盡定江左窮城自守必無生路但鋒刃屢交殺傷過甚軍人忿怒恐不見全老母在堂彌懼禍及所以苟延日月未能束手耳必有誓約不敢久勞神武陳主乃遣刑白馬爲誓載遂開門陳主亦示寬信還拶都後陳主即位遣載從征以小遲晚因宿憾斬之尋於大殿看事便見載來驚起入內移坐光嚴殿載又逐入顏訪左右皆無所見因三十一此得病死右四驗出冤魂志

唐王玄策行傳云摩伽陀國法若犯罪者不加拷掠唯以神稱稱之稱人之法以物與人輕重相似者置稱一頭人處一頭兩頭衡平者又作一符亦以別物等其輕重即以符繫人項上以所稱別物添前物若人無罪即稱物頭重若人有罪則物頭輕據此輕重以善惡科罪剜眼截腕斬指刖足視犯輕重以行其刑若小罪負債之流等並鎖其兩脚用爲罰罪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音釋

湩覩勇切乳汁也　蜫古魂切蟲之總名　擗擋擗卑政切擋丁浪切　八餅餅薄經切正當作餅少節切全飯也飯音版　邃雖遂切深也　嚙五巧倪結二切噬齧也　彪悲幽切　銓此緣切　謫陟葉切責罰也　宥于救切寬也　禺語俱切禺中巳時也　喙許穢切觜也　蒯古壞切與蒯同地名　磐薄官切大石也　柞疾各切木名　坏鋪杯切未燒瓦器也　豘徒昆切與豚同　圊七情切溷也　倩七政切假借使人也　釁許覲切隙也　蹴子六切促也　磬苦擊切與尖同做也　譴去戰切責也　鄴鍾輸切國名　殯殮殯必刃切殮力驗切　瘵側界切與瘵同　絀尺律切貶下也　宄居洧切奸宄在外曰奸在內曰宄　磧鹵磧七迹切沙漠磧鹵下郎古切磧鹵之地　錡

魚倚切　睚眦睚牛懈切眦士懈切睚眦佷視貌又眾目相忤也　鯁古杏切與哽同咽塞也　偘口旱切與侃同　俘芳符切軍所虜獲也　剜烏歡切刻也　腕烏貫切手腕也　肕魚厥切斷足也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二　　禄二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利害篇第九十二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含識四生稟命六情攀緣七識結業欲火所燒貪心難滿事等駛河乍同沃焦故以尺波寸影大力所不能駐月御日車雄才莫之能遏其間飲苦飡毒抱痛銜悲身口為十使所由意思乃八瓶之主皆為愛著妻子財色鉤牽致使無始至今恒受八苦自作教他相續不絕見善不讚聞惡隨喜焚林涸澤走犬揚鷹窮鄭衛之響極甘旨之味戲笑為惡倏忽成非侮慢形像凌踐塔寺不敬方等毀離和合自定權衡棄他升斗愧心負理慚謝欺親雖七尺非他方寸在我而能惺其情在人未易恣此心口衆罪所集並願道俗各運丹誠洗蕩邪貪永離慾火身口清淨行願具足消三障業朗三達智五眼六通得意自在五蓋六塵於茲永絕也

引證部第二

如大莊嚴論云佛言我昔曾聞有一比丘在一國中城邑聚落競共供養同出家者憎嫉誹謗比丘弟子聞是誹謗白其師言某甲比丘誹謗和上時彼和上聞是語已即喚謗者善言慰喻以衣與之諸弟子等白其師言彼誹謗人是我之怨云何和上慰喻與衣師答之言彼誹謗者於我有恩應當供養即說偈言

如電害禾穀　有人能遮斷　田主甚歡喜
報之以財帛　彼謗是親厚　不名為怨家
遮我利養電　我應報其恩　如彼提婆達
利養電所害　由其貪著故　善法無毫氂
如以毛繩戮　皮斷肉骨壞　髓斷及爾心
利養過毛繩　絕於持戒皮　能破禪定肉
折於智慧骨　滅妙善心髓　由貪利養故
不樂閑靜處　心常緣利養　晝夜不休息

又雜寶藏經云爾時阿闍世王為提婆達多日送五百釜飯多得利養諸比丘皆白世尊知佛言比丘莫羨提婆得利養事即說偈言

芭蕉生實苦　蘆竹葦亦然　駏驉懷妊死
騾驢亦復然　愚貪利養苦　智者所嗤笑
是故佛語比丘利養者是大災害能作障難乃至羅漢亦爲利養之所障難比丘問言此能作何障佛言利養之害能破皮破肉破骨破髓爲破精戒之皮禪定之肉智慧之骨微妙善心之髓

又百喻經云昔有婆羅門自謂多知無不明達欲顯其德遂至他國抱兒而哭有人問言汝何故哭婆羅門言今此小兒七日當死愍其夭傷以是哭耳時人語言人命難知計算喜錯或能不死何爲見哭婆羅門言日月可暗星宿可落我之所記終無違失爲名利故至七日頭自煞其子以證已說時諸世人却後七日聞其兒死咸皆歎言眞是智者所言不錯心生信服悉來致敬猶如佛之四輩弟子爲利養故自稱得道有愚人法殺善法子詐現慈德故使將來受苦無窮如婆羅門爲驗已言殺子惑世

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其婦端正唯有鼻醜其夫出外見他婦女面貌端正其鼻甚好便截他鼻持來歸家急喚其婦汝速出來與汝好鼻即割其鼻以他鼻著既不相著復失其鼻唐使其婦受大苦痛世間愚人亦復如是聞他宿舊沙門有大名德爲人恭敬得大利養便自假稱妄言有德既失其利復傷其行如截他鼻徒自傷損世間愚人亦復如是

又百喻經云往有商人貸他半錢久不得償即便往債前有大河雇他兩錢然後得渡到彼往債竟不見得來還渡河復雇兩錢爲半錢債而失四錢兼有道路疲勞之困所債甚少所失極多果被衆人之所怪笑世人亦爾求少名利致毀大行苟容已身不顧禮義現受惡名後得苦報

又增一阿含經云世尊告諸比丘有人似師子者有似羊者云何似師子者或有人得供養衣食等便自食噉不起染著之心設不得利養不起亂念無增減心猶如師子王食噉小畜不生好惡染著之心云何似羊猶如有人受人供養便自食噉起染著心不知惡道而自貢高猶如群羊有一羊出群已詣大糞聚飽食屎已還至羊群而自貢高我得好食諸羊不得是故比丘當學師子王莫如食糞羊也

又毗尼母經云若有比丘於好於惡心生平等見他得利如已所得心生隨喜如此比丘堪爲世人作師迦葉入聚落時不礙不縛不取欲得利者求利欲得福者求福如自已得利歡喜亦復同之

如手空中轉　無礙無繫縛　若善入聚落
衰利心平等　同梵共入衆　不生嫉妬心
汝所親識舍　無別新舊處　是名師行法

又佛藏經云舍利弗汝今一心善聽我當語汝若有一心行道比丘千億天神皆共同心以諸樂具欲共供養舍利弗諸人供養坐禪比丘不及天神是故舍利弗汝勿憂念不得自供養又云或有比丘因以我法出家受戒於此法中勤行精進雖天神諸人不念但能一心精進行道者終亦不念衣食所須所以者何如來福藏無量難盡舍利弗設使一切

世間人皆共出家隨順法行於白毫相百千億分不盡其一舍利弗如來如是無量福德若諸比丘所得飲食及所須物趣得皆足舍利弗是故比丘應如是念不應於所須物行諸邪命惡法

又迦葉經云時五百比丘云我等不能精進恐不能消信施供養請乞歸俗文殊師利菩薩讃言若不能消信施之食寧可一日數百歸俗不應一日破戒受人信施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菩薩言善男子若有修禪解脫者我聽彼人受信施食

又僧護經云爾時舍衛國中有五百商人共立誓言欲入大海商人共議求覓法師將入大海時問法師利可得往還衆中有一長者告諸商人我有門師名曰僧護可請為師辯才多智甚能說法時諸商人往到僧護所頭面作禮白言我等欲入大海今請大德作說法師我等聞法可得往還僧護答曰可白和上舍利弗商人受教往白舍利弗言可共問佛時舍利弗及僧護將諸商人詣佛禮已具白所由爾時世尊知僧護比丘廣度衆生即便聽許時諸商人踊躍歡喜即與僧護法師俱入大海未至寶所龍王捉住時諸商人甚大驚怖互跪合掌而仰問言是何神祇而捉船住若欲所須應現身形爾時龍王忽然現身時諸商人即便問曰欲何所索龍王答曰以此僧護比丘與我商人答曰從佛世尊及舍利弗所而請將來云何得與龍王答曰若不與我盡沒殺汝時諸商人即大驚怖尋自思惟曾於佛所聞如是偈言

為護一家　寧捨一人　為護一村　寧捨一家
為護一國　寧捨一村　為護身命　寧捨國財

時諸商人俛仰不已僧護比丘捨與龍王龍王歡喜將詣宮中爾時龍王即以四龍聰明智慧者作僧護弟子龍王白言尊者為我教此四龍各一阿含第一龍者教增一阿含第二龍者教中阿含第三龍者教雜阿含第四龍者教長阿含僧護答曰可爾僧護即教第一龍者默然聽受第二龍者眠目口誦第三龍者迴顧聽受第四龍者遠住聽受此四龍子聰明智慧於六月中誦四阿含領在心懷盡無遺餘時大龍王詣僧護所拜跪問訊不愁悶耶僧護答曰甚大愁悶龍王問曰何故愁悶僧護答曰受持法者要須軌則此諸龍等在畜生道無軌則心不如佛法受持誦習龍王白言大德不言呵諸龍等所以者何以護師命故作此聽龍有四毒不得如法受持讀誦何以故初默受者以聲毒故不得如法若出聲者必害師命是故默然而受第二閉目受者以見毒故不得如法若見師者必害師命是故閉目而受第三迴顧受者以氣毒故不得如法若氣噓師必害師命是以迴顧而受第四遠住受者以觸毒故不得如法若身觸師必害師命是以遠住而受時商人採寶迴還至失師處共相謂言我等本時於此失師今若還到佛所舍利弗目連諸尊者等若問於我僧護法師何在當以何答爾時龍王知商人還即持僧護來付商人告商人曰此是汝師僧護比丘時諸商人踊躍歡喜平安得出爾時僧護問諸商人曰水陸二道從

何道去商人白言水道甚遠遲過六月粮食將盡不可得達即共詳議從陸道去於中路宿僧護告商人曰要離衆宿汝等夜發高聲喚我商人敬諾僧護出衆夜宿坐禪中夜眠息商人夜發迭互相喚僧護不覺即便捨去夜勢將盡大風雨起僧護始寤揚聲大喚竟無應者心口念言此便大罪伴棄我去爾時僧護失伴獨去涉路未遠聞揵椎聲尋聲向寺路值一人即便問曰何因緣故打揵椎聲其人答曰入温室浴僧護念言我從遠來可就僧浴即入僧房見諸人等狀似衆僧共入温室見諸浴具衣瓶缸器浴室盡皆火然爾時僧護共入温室入已火然筋肉消盡骨如燋炷僧護驚怖問諸比丘汝是何人比丘答言閻浮提人爲性難信汝到佛所便可問佛即便驚怖捨寺逃走進路未遠復值一寺其寺嚴博殊能精好亦聞椎聲復見比丘即便問言何因打椎聲比丘答言衆僧食飯尋自思惟我今遠來甚成飢乏亦須食之入僧房已見僧和集食器敷具悉皆火然人及房舍盡皆火然如前不異僧護問言汝是何人其人答言更不異前僧護驚怖更疾捨去進路未遠復值一寺其寺嚴麗更不異前入僧房已復見諸比丘坐於火牀互相揃捶肉盡筋出五藏骨髓亦如燋炷僧護問曰汝是何人比丘答言閻浮人爲性難信汝到佛所便可問佛僧護驚怖復疾捨去進路未遠復值一寺如是入寺見諸衆僧共坐而食諸比丘言汝今出去僧護踟蹰未及出去見諸比丘鉢中唯是人糞熱沸涌出時諸比丘皆悉食噉食已火然咽喉五藏皆成煙焰流下直過見已驚怖復疾而去其去未遠復見一寺其寺嚴麗如前不異即入僧房見諸比丘手把鐵椎互相棒打摧碎如塵見已驚怖復更進路其去未遠復見一寺其寺嚴好亦不異前即入僧房聞打椎聲僧護問曰何故打椎諸比丘答言欲飲甜漿僧護即自念言我今渴乏須飲甜漿即入衆中見諸食器牀臥敷具諸比丘等互相罵辱諸食器中盛滿融銅諸比丘等皆共飲噉食已火然咽喉五藏皆成灰火流下直過見已驚怖進路而去其去不遠見大肉地其火焰熾叫聲號疼苦楚難忍見已驚怖進路而去其去未遠復見大地如前無異復更前進見大肉甕盡皆火然熬疼難忍如前無異復更前進亦見肉甕盡皆火然如前無異復更前進見一肉瓶其火焰熾叫聲號苦毒痛難忍復更前進見一肉瓶其火焰熾如前不異復更前進見大肉泉其火焰熾爛皮浩沸苦聲楚毒亦不異前見已驚怖復更前進進路未遠更見一大肉甕其火焰熾苦事如前復更前進見一比丘手捉利刀而自剶鼻剶已復生生已復剶終而復始無有休息復更前進見一比丘手捉斵斤自斫斫已復生如前不異復更前進見一比丘水中獨立口自唱言水水不息而受苦毒復更前進見一比丘在鐵刺園中立鐵刺上苦聲號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廳其火焰熾苦聲號叫與前無異復更前進見一肉栓形如象牙其火焰熾受苦如前復更前進見一駱駝火燒身體苦聲號叫亦不異前復更

前進見馬一疋火燒身體苦痛號吽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白象熾火燒身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驢身猛火燒身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羝羊猛火燒身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臺大火焰熾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臺如前不異復更前進見一肉房猛火燒身苦聲號吽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牀苦火燒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秤火燒伸縮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拘執火燒伸縮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繩牀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壁火燒搖動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索火燒受苦復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廁井屎尿涌沸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高座上有比丘攝心端坐猛火焚燒苦聲如前復更前進更見一高座受苦皆上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肉揵椎火燒苦聲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肉胡跂支胡名拘脩羅猛火燒身受苦如前復更前進見一肉山火燒爛臭振動號吼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須曼那華樹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華樹火燒出聲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肉果樹火燒苦聲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樹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柱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柱獄卒斧斫受苦如前復更前進見十四肉樹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二比丘以棒相打頭腦破裂膿血流出消已還生終而復始苦不休息僧護比丘出更前進見二沙彌眠臥相抱猛火燒身苦不休息僧護比丘見已驚怖問沙彌言汝是何人受如是苦沙彌答言閻浮提人受性難信汝到世尊所便可問佛見已驚怖復更前進在路遙見林樹榮茂可樂往趣入林見五百仙人遊止林間仙人見僧護比丘馳散避去共相謂言釋迦弟子汙我等園僧護比丘從仙人借樹寄止一宿明當早去仙人衆中第一上座有大慈悲勑諸小仙借沙門樹僧護即得一樹於其樹下敷尼師壇跏趺而坐於初夜中伏滅五蓋中夜眠息後夜端坐高聲作唄時諸仙人聞作唄聲悟解性空證不還果見法歡喜請沙門所頭面作禮請祈沙門受三歸依於佛法中求欲出家爾時僧護即度仙人如法出家教脩禪法不久得定證羅漢果如栴檀林自相圍遶得道比丘賢聖爲衆爾時僧護比丘與諸弟子共詣祇洹精舍到於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爾時世尊慰勞諸比丘汝等行路不疲苦耶乞食易得不爾時僧護白佛言我等行路不大疲苦乞食易得不生勞苦得見世尊爾時世尊爲大衆說法僧護比丘在大衆中高聲唱說已先所見地獄因緣佛告僧護汝先所見比丘浴室此非浴室是地獄人此諸罪人迦葉佛時是出家比丘不依戒律順己愚情以僧浴具及諸器物隨意而用持律比丘常教勅則不順其教從迦葉佛涅槃已來受地獄苦至今不息

佛告僧護汝初見寺者非是僧寺亦非比丘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成四方僧物不打揵椎衆共默用以是因緣受火牀苦至今不息○第二寺者亦非僧寺是地

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具有諸檀越造作寺廟四事豐足檀越初心造寺之時要打揵搥作廣濟之意是諸比丘不打揵搥默然受用有客比丘來不得飲食還空鉢出以是因緣受火牀苦迭相抍捶筋肉消盡骨如燋炷至今不息○第三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也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懈怠共住共相謂言我等今者可共請一持律比丘共作法事可得如法即共推覓一淨行比丘共住食宿此淨行比丘復更推覓同行比丘時淨行人轉轉增多前惡比丘即便追逐令出寺外時破戒人於夜分中以火燒寺滅諸比丘以是因緣手捉鐵椎互相摧滅受大苦惱至今不息○第四寺者非是僧寺亦是地獄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常住寺中有諸檀越施僧雜食應現前分時有客僧來舊住比丘以慳心故待客出去後方分物未及將分蟲出臭爛捐棄於外以是因緣入地獄中噉糞屎食至今不息○第五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臨中食上不如法食惡口相罵以是因緣受鐵牀苦諸食器中沸火漫流筋肉消盡骨如燋炷至今不息○第六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不打揵搥默然共飲衆僧甜漿恐外僧來以慳因緣故墮地獄飲噉融銅至今不息

爾時佛告僧護比丘汝見第一地獄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衆僧田中爲已私種不酬僧直故受地獄至今不息○第二地獄者迦葉佛時是白衣人在僧田中種不酬僧直故受地獄作大肉地受諸苦惱至今不息○汝見第一肉缸者非是肉缸乃是罪人迦葉佛時是衆僧上座不能坐禪不解戒律飽食熟睡但能論說無益之語精饍供養在先飲噉以是因緣入地獄中作大肉缸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第二缸者是出家人爲僧當廚輙美供養在先食噉麤澀惡者僧中而行故作肉缸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第三缸者是僧淨人作飲食時美妙好者先自嘗噉或與婦兒麤澀惡者方僧中行以是因緣在地獄中作大肉缸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比丘汝見第一瓶者非是瓶耶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廚應朝食者留至後日後日食者至第三日以是因緣入地獄中作大肉瓶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第二瓶者是出家人有諸檀越奉送酥瓶供養現前衆僧人人應分此當事人見有客僧留隱在後客僧去已然後乃分如是因緣入地獄中作大肉瓶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水中立人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水見僧用水過多逐可意處與之即捉其水餘者不給以是因緣入地獄中水中獨立唱言水水受苦至今不息○汝見大甕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典果菜香美好者先自食噉酢果澀菜然後與僧或逐隨意選好者與以不平等故入地獄作大肉甕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刀剝鼻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佛僧淨地涕唾汙地故入地獄刀剝其鼻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比丘手捉斲斤自斫已舌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沙彌爲僧當分石蜜斫作數段於

斧刃許少著石蜜沙彌歠舐故受斫舌苦至今不息

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比丘汝見泉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沙彌爲僧當蜜先自嘗啜後殘與僧減少不遍故入地獄作大肉泉火燒沸爛受大苦惱今猶不息汝見比丘鐵剌上立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以惡口毀罵諸比丘故入地獄立鐵剌上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廳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具爲僧當廚精美好者先自食噉或將與白衣使食殘者與衆僧故受地獄苦至今不息〇汝見栓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寺中常住僧牆壁上浪豎諸栓非爲僧事懸已衣鉢故入地獄作大肉栓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十五

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第一駝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寺中上座長受食分或得一人二人食分持律比丘如法教授上座之法不應如是時老比丘答律師言汝無所知聲如駱駝我於衆中身爲上座呪願說法或時作唄計勞應得汝等何故恒瞋責我以是因緣入地獄中受駱駝身火燒號叫受苦至今不息〇汝見馬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作僧淨人使用供養過分食噉或與眷屬知識白衣諸比丘等呵責語言汝不應爾其人惡口呵諸比丘汝猶如馬常食不飽我爲僧作甚大勞苦功熟應得故入地獄受於馬身火燒身體受大苦惱至今不息〇汝見象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廚諸檀越等持諸供養向寺施僧或食後檀越白言大德可打揵椎集僧施食比丘惡口答白衣言諸比丘等猶如白象食不飽耶向食已竟停留後日故入地獄受白象身火燒受苦至今不息〇汝見驢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廚五德不具分僧飲食恒自長受二三人分持律比丘如法呵責此人答言我當僧廚及園果菜當勞僧事甚大勞苦汝諸比丘不知我恩狀似如驢但養一身何不默然故入地獄作驢受苦至今不息〇汝見羝羊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寺主當田內外檢校不物弟子諸小比丘不如法打推諸律師等白言寺主何不時節鳴推集僧比丘答言我當營僧甚成勞苦汝諸比丘猶如羝羊噉食而住何不自打故入地獄受羝羊身火燒癰疥受苦至今不息 十六

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肉臺者實非肉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彼僧坊敷具閉僧房門將僧戶鑰四方遊行衆僧於後不得敷具及諸房舍以是因緣故入地獄作大肉臺大燒受苦至今不息〇汝見第二大肉臺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寺主選好房舍而自受用及與知識不依戒律隨次分房不平等故入地獄作大肉臺受苦萬端至今不息〇汝見肉房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住僧房中以爲已有終身不移不依戒律以次分房故作大肉房火燒受苦至今不息〇汝見肉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捉僧繩牀不依戒律如自己有以次分牀故入地獄作大肉繩牀

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二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破僧繩牀自用然火故入地獄作大肉繩牀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敷具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用僧敷具如自已有以脚蹋上不依戒律故入地獄作肉敷具火燒伸縮受苦萬端至今不息○汝見肉拘執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以僧拘執如自已有不依戒律或用破壞故入地獄作肉拘執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恃王勢力似如聖德四華弟子聖心讚歎時彼比丘默受讚歎施好繩牀及諸好飲食作聖心受故入地獄作肉繩牀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壁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衆僧壁上豎栓破壁懸已衣鉢故入地獄作大肉壁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索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捉衆僧索私自已用故墮地獄作大肉索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厠井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住寺比丘佛僧淨地大小便利不擇處所持律比丘如法呵責不受教誨糞氣臭穢熏諸衆僧故入地獄作肉厠井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高座法師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不明律藏重作輕說輕說為重有根之人說作無根無根之人說道有根應懺悔者說言不懺不應懺悔者强說道懺悔故入地獄坐高座上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二高座法師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大法師邪命說法得利養家如理而說無利養時法說非法非法說法故入地獄處鐵高座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揵椎號吽聲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以三寶物非法打椎詐作羯磨捉三寶物為已受用故入地獄作肉揵椎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拘俙羅者實非歧支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寺主以僧廚食衒賣得物用作衣裳斷僧供養故入地獄作肉歧支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二拘俙羅者實非歧支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作僧寺中分物維那以春分物轉至夏分夏分中衣物向冬分中分故入地獄作肉拘俙羅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山者是地獄人也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典座五德不具少有威勢偏衆僧物斷僧衣裳故入地獄作大肉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汝始初見須曼那柱實非是柱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佛剎人四華檀越須曼那華散供養佛華既乾已比丘掃取賣之將為已用故入地獄作須曼那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第二汝見須曼那華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供養剎柱四華檀越以須曼那華油用供養佛比丘減取以為已用故墮地獄作大須曼那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華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僧果菜園有好華果為已私用或與白衣故入地獄作大華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果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僧果菜香美好果私自食噉或與白衣故入地獄作肉

果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一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薪以衆僧薪將己房中私自然火或與白衣知識故入地獄作大肉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第一柱者實非是柱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寺中常住破佛剎柱爲己私用故入地獄作大肉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二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白衣人以刀刮取像上金色故入地獄作入肉柱獄卒捉斧斫身受苦猛火燒身至今不息○汝見第三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事用僧梁柱浪與白衣故入地獄作大肉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四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具作大衆主爲僧斷事隨愛恚怖癡斷事不平故入地獄作四肉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五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在寺常住不依戒律分諸敷具好者自取或隨瞋愛好惡差別於佛法中塵沙比丘應隨次與以不平等故以是因緣此四十人墮地獄中作大肉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二比丘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於大衆中鬬諍相打故入地獄猛火燒身受相打苦至今不息○汝見二沙彌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共一被褥相抱眠卧故入地獄火燒被褥中相抱受苦至今不息

爾時世尊重告僧護以是因緣我今語汝在地獄中出家人多白衣尠少所以者何出家之衆多喜犯戒不順毗尼互相欺嫉私用僧物或分飲食不能平等是故我今更重告一當勤持戒頂戴奉行是諸罪人於過去世時出家破戒雖復精進四輩檀越見諸比丘戒儀似僧恭敬僧寶四事供養猶故能令得大果報無量無邊不可思議若一比丘恒於毗尼僧伽藍中如法行道依時鳴椎若施此人得福無量說不可盡何況供養四方衆僧爾時世尊復告僧護若出家人營僧事業難持淨戒是諸比丘初出家時樂持淨戒求涅槃心四輩檀越供養是諸比丘應受供養堅持淨戒後不生惱而說偈言

持戒最爲樂　身不受衆苦　睡眠得安隱
寤則心歡喜

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有九種人常處阿鼻地獄中何等爲九一食衆僧物二食佛物三殺父四殺母五殺阿羅漢六破和合僧七破比丘淨戒八犯淨行尼戒九作一闡提是九種人恒在地獄復有五種人二處受報一地獄二餓鬼何者爲五一斷施衆僧物二斷施僧食三劫僧嚫物四應得能令不得五法說非法非法說法此五種人受是二報餘業不盡五道中受而說偈言

行惡感地獄　造善受天樂　若能修空定
漏盡證羅漢　歡喜受他施　三衣常知足
定慧修三業　安樂在山谷　寧食熱鐵丸
燋熱如焰火　破戒不應定　得信檀越食

爾時世尊於大衆中說因緣已時四部衆歡喜奉行

浴室及六寺　二地總三缸　兩瓶浸肉泉
一甕刀剌鼻　斫舌水中立　立剌肉廳柱

駝馬白象驢　羝羊雙肉臺　肉旁二繩牀
肉秤及拘執　牀壁肉繩索　厠井兩高座
推二拘俯山　兩肉須曼柱　華果一肉樹
一樹三肉栓　兩雙十四樹　兩僧二沙彌
合有五十六　說法本因緣

頌曰

愚夫貪世利　俗士重虛名　三空既難辯
八風恒易傾　物我久空性　色心仍自發
盛年愛華好　老死丘墓成　居高非慮禍
持滿不憂盈　名利甘刀害　將非安久禎
凡愚苟求利　譬犬見穢精　不知禍來至
焉知怨苦聲

感應緣（上來道俗不勝各抖受現帶前拯多垂救諸爲且引一驗不繫頻述屢見白衣無識俗人見佛吲貞爭子即謂自是如人偏見僧過若依經說白衣之罪如皂衣藏服鄙有外汙不覺別色出家之人猶如淨氈雖放地棄微汙印覺易除所以口衣造罪入於地獄如石沉水無有出時出家之人造罪如拍泡著地印反何以故以造罪時生杻㯳作已奇蠟故亦如猶水在於熱鐵滴似淤亦派還乾何以故以大黑故俗人造罪入伏猶如翦出無卻反長亦如似鐵推入於深泥亦無以義何以故以尤害心故亦如老象入泥無力可出若富貴之人便生我慢峻突三寶殺害自在貪深財色盡夜無服不生羞恥何異畜生反謗賢良輕像佛法靜思此事深）

後魏崇真寺僧慧凝死經七日時與五比丘（可痛心若是貧賤之徒貪求衣食王役驅馳公私擾擾風夜孜孜不信之苦衣食交纔困苦切身勤劇三寶既遠六親眷治妻兒存已罪令所以從苦至苦苦遍十方從閉入閒閻冥法界菩薩爲此救苦諸併於痓泣血忽惟斯理深痛更慘者也）次第於閻羅王所閱過疑以錯召放令還活具說王前事意如生官無異五比丘者亦是京邑諸寺道人與凝同簿而過一比丘云是寶明寺僧智聰自云生來坐禪苦行爲業得昇天堂復有比丘云是般若寺僧道品自云誦涅槃經四十卷亦昇天堂復有一比丘云是融覺寺僧曇謨最狀注云講華嚴涅槃恒常領衆千人解釋義理王言講經衆僧我慢貢高心懷彼我憍已熱物比丘之中第一麤行最報王言立身已來實不憍慢惟好講經王言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最向於西北入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復一比丘云是禪林寺僧道弘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金像十軀王言沙門之體必須攝心道場志念禪誦不預世事勤心念戒不作有爲教化求財貪心即起三毒未除付司依式還有青衣執送與最同入一處又有比丘云是靈覺寺僧寶真自云未出家之前曾作隴西太守自知苦空歸依三寶割捨家資造靈覺寺寺成捨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闕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情枉法劫奪人財以充己物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復付司准式青衣送入黑門似非好處慧凝爲以錯召免問放令還活具說王前過時事意時人聞已奏胡太后太后聞之以爲靈異即遣黃門侍郎依凝所陳訪問聰等五寺並云有此死來七日生時業行如凝所論不差（事出洛陽伽藍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二

音釋

靽（正作絆博慢切縶也）駏驉（駏其呂切驉朽居切駏驉似驢而小）抩（訖黠切指抩也）剕（牛例切刑鼻也）齗（竹角切斫也）栓（其月切與橛同）澀（所立切不滑也）鑰（以灼切鏁鑰也）夌（力膺切與凌同）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三 祿三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酒肉篇第九十三（此有三部）

述意部　飲酒部　食肉部

述意部第一

夫酒爲放逸之門大聖知其苦本所以遠酣肆離酒緣棄醉朋近法友出昏門入醒境肉是斷大慈之種大聖知其殺因所以去腥臊淨身口啖蔬菜澄心神招慈善感延年故俗書禮記云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斯亦不殺之義也若使啖食酒肉之者即同畜生豺狼禽獸亦即具殺一切眷屬食啖諸親反讎怨報歷劫長夜無有窮已如經論說有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兒狼兒亦五百世害其子又有女人五百世斷鬼命根鬼亦五百世斷其命根故知經歷六道備受怨報或經爲師長或是父母或是兄弟或是姊妹或是兒孫或是朋友今是凡身各無道眼不能分別還相噉食不自覺知噉食之時此物有靈即生瞋恨還成怨讎向到至親反變成怨如是之事豈可不思暫爭舌端一時少味永與慈親長爲怨對可爲痛心難以言說是故涅槃經云一切肉者悉斷及自死者自死猶斷何況不自死者又楞伽經云爲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業俱不善死墮叫呼獄何謂以財網肉陸設罝罘水設網罟此是以財網網肉若於屠殺人間以錢買肉此是以財網肉若令此人不以財網肉者習惡律儀捕肉衆生此人爲當專自供口亦復別有所擬若別有所擬向食肉者豈無殺分何得云我不殺生此是灼然違背經文斷大慈種障不見佛也

飲酒部第二

述曰此之一教有權有實權則漸誘之訓以輕脫重初開無犯據其障理非無其過若約實教輕重俱禁始末不犯是名持戒初據權說者故未曾有經云爾時國王太子名曰祇陀聞佛所說十善道法果報無窮長跪叉手白佛言佛昔令我受持五戒今欲還捨所以者何五戒法中酒戒難持畏得罪故世尊告曰汝飲酒時爲何惡耶祇陀白佛國中豪強時時相率賫持酒食共相娛樂以致歡樂自無惡也何以故得酒念戒無放逸故是故飲酒不行惡也佛言善哉善哉祇陀汝今已得智慧方便若世間人能如汝者終身飲酒有何惡哉如是行者乃應生福無有罪也若人飲酒不起惡業歡喜心故不起煩惱善心因緣受善果報如是五戒何有失乎飲酒念戒益增其福先持五戒今受十善功德倍勝十善報也時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心歡喜時不起惡業名有漏善者是事不然何以故人飲酒時心則歡喜歡喜心故不起煩惱無煩惱故不行惱害不害物故三業清淨清淨之道即無漏業世尊憶念我昔遊行獵戲忘將廚宰於深山中覺飢欲食左右答言王朝去時不被命勅令將廚宰即時無食我聞是語已走馬還宮教令索食王家廚監名脩迦羅脩迦羅言即無現食今方當作我時飢逼忿不思惟勅臣斬殺廚監臣被王教即共議言簡括國中唯此一人忠良直事今

若殺者更無有能爲王監廚稱王意者時末利夫人聞王教勑殺脩迦羅情甚愛惜知王飢乏即令辦具好肉美酒沐浴名香莊嚴身體將諸妓女往至我所我見夫人裝束嚴麗將從妓女好酒肉來瞋心即歇何以故末利夫人持五戒斷酒不飲我心常恨今日忽然將酒肉來共相娛樂展釋情故即與夫人飲酒食肉作衆妓樂歡喜娛樂恚心即滅夫人知我忘失怒意即遣黃門輙傳我命令諸外臣莫殺廚監即奉教旨我至明旦深自悔責愁憂不食顔色顦顇夫人問我何故憂愁爲何患耶我言吾因昨日爲飢火所逼瞋恚心故殺脩迦羅自計國中更無有人堪監我廚如脩迦羅者爲是之故悔恨愁耳夫人笑曰其人猶在願王莫愁我重問曰爲實如是爲戲言耶答言實在非戲言也我令左右喚廚監來使者往召須臾將來我大歡喜憂悔即除王白佛言末利夫人持佛五戒月行六齋一日之中終身五戒已犯飲酒妄語二戒八齋戒中頓犯六戒此事云何所犯戒罪輕耶重耶世尊答曰如此犯戒得大功德無有罪也何以故爲利益故如我前說夫人修善凡有二種一有漏善二無漏善末利夫人所犯戒者入有漏善不犯戒者名無漏善依語議者破戒修善名有漏善依義語者凡心所起善皆無漏業王白佛言如世尊說末利夫人飲酒破戒不起惡心而有功德無罪報若一切人民亦復皆然何以故我念近昔舍衛城中有諸豪族刹利王公因小諍競乃致大怨各各結謀興兵相伐兩家並是國親非可執録紛紜鬪戰不從理諫深爲憂之復自念言昔太子時共大臣提韋羅相忿情實不分惡欲誅滅因太后與酒飲已情和思惟是已即勑忠臣令辦好酒及諸甘饍又使宣令國中豪族群臣士民悉皆令集欲有所論國中大事諸臣諍競兩徒眷屬各有五百應召來集於王殿上莊嚴大樂王勑忠臣辦瑠璃椀椀受三升諸寶椀中盛滿好酒我於衆前先磬一椀王曰今論國事想無異心令當人人辦此一椀甘露良藥然後論事咸言唯諾作唱大樂諸人得酒并聞音樂心中歡樂亡失雔恨因酒息諍而得太平此豈非是酒之功也竊見世間窮貧小人奴客婢使夷蠻之人或因節日或於酒店聚會飲酒歡樂心故不須人教各各起儛未得酒時都無是事是故當知人因飲酒則致歡樂心歡樂時不起惡念不起惡念則是善心善心因緣應受善報獼猴得酒尚能起儛況於世人如世尊說施善善報施惡惡報末利夫人皆由前身以好施人故今得好報世尊云何令持五戒月行六齋六齋之日不得莊嚴香華服飾作倡妓樂又復不聽附近夫壻愛好之姿竟何所施徒云其功豈非苦也佛告王曰大王所難非不如是末利夫人在年少時若我不勑令受戒法修智慧者云何當有今日之德以能得度復度王身如斯之功復歸誰也

述曰此第二約其實說輕重不犯眞名持戒故大聖知時量機通塞通則開禁隨時量前損益如匿王殺廚監太子欲殺其父此並因酒忘忿得全身命免其大罪以輕脫重不受

累殃然非無飲酒之咎來報之罪不得見有前開遂即雷同總犯各須量其教意復省已身行德優劣得預聖人斯匿末利開禁以既不同此即須依經纖毫勿犯最爲殊勝故四分律云是我弟子者乃不以草頭滴酒入口何況多飲是故咽咽結提

又成論問云飲酒是實罪耶答曰非也所以者何飲酒不爲惱衆生故而是罪因若人飲酒則開不善門以能障定及諸善法如殖衆果必有牆障故知酒過如果無園

又優婆塞經云若復有人樂飲酒者是人現世喜失財物身心多病常樂鬬諍惡名遠聞喪失智慧心無慚愧得惡色力常爲一切之所呵責人不樂見不能修善是名飲酒現世惡報捨此身已處在地獄受飢渴等無量苦惱是名後世惡業之果若得人身心常狂亂不能繫念思惟善法是一惡因緣力故令一切外物資生悉皆具爛

又長阿含經云其飲酒者有六種失一者失財二者生病三者鬬爭四者惡名流布五者恚怒暴生六者智慧日損又智度論飲酒有三十五失如前受戒篇說

又沙彌尼戒經云不得飲酒不得嗜酒不得甞酒酒有三十六失失道破家危身喪命皆悉由之牽東引西持南著北不能諷經不敬三尊輕易師友不孝父母心閉意塞世世愚癡不值大道其心無識故不飲酒欲離五陰五欲五蓋得五神通得度五道故不飲酒又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飲酒多放逸　現世常愚癡　忘失一切事
常被智者呵　來世常闇鈍　多失諸功德
是故黠慧人　離諸飲酒失

又十住婆沙論問曰若有人捨施酒未知得罪以不答曰施者得福受者不得飲故論云是菩薩或時樂捨一切須食與食須飲與飲若以酒施應生是念令是行檀時隨所須與後當方便教使離酒得念智慧令不放逸何以故檀波羅蜜法悉滿人願在家菩薩以酒施者是則無罪

又梵網經云若自身手過酒器與人飲酒者五百世中無手何況自飲不得教一切人飲及一切衆生飲酒況自飲酒

又優婆塞五戒相經云佛在支提國跋陀羅婆提邑是處有惡龍名菴羅婆提陀兇暴惡害人無人得到其處象馬無能近者乃至諸鳥不得過上秋穀熟時並皆破滅時有長老莎伽陀羅漢比丘遊行支提國漸到跋陀羅波提邑過是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時聞此邑有惡龍兇暴害人鳥獸及破滅秋穀聞已乞食到菴婆羅提龍住處衆鳥樹下敷座具大坐龍聞衣氣即發瞋恚從身出煙長老莎伽陀即入三昧以神通力身亦出煙龍倍瞋恚身上出火莎伽陀復入火光三昧身亦出火龍復雨雹莎伽陀即變雹作釋俱餅髓餅等龍復放霹靂莎伽陀變作種種歡喜丸龍復雨弓箭刀矟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波頭摩華等龍復雨毒蛇蜈蚣土虺蚰蜒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瓔珞瞻蔔華瓔珞等如是等龍所有勢力盡現向莎伽陀皆不能勝即失威力光明莎伽陀知龍力盡不

能復動即變作細身從龍兩耳入從兩眼出已從鼻入從鼻入已從口中出在龍頭上往來經行不傷龍身爾時龍見如是事已心即大驚怖毛豎合掌向莎伽陀言我歸依汝莎伽陀答言汝莫歸依我當歸依我師佛龍答言我從今歸依三寶知我盡形作佛優婆塞是龍受三自歸作佛弟子已更不復作如先兇惡事諸人及鳥獸皆得到所秋穀不傷名聲流布諸國皆知長老莎伽陀能降伏惡龍折令善因莎伽陀名聲流布諸人皆作食傳爭請之是中有一貧女人信敬請得莎伽陀是女為辦酥乳糜食之女人念思惟是沙門敢是酥乳糜或當冷發便取似水色酒持與莎伽陀莎伽陀不看便飲飲已為說法便去過向寺中爾時酒勢便發近寺門邊不覺倒地僧伽梨衣漉水囊鉢杖等各在一處身在一處醉無所覺佛與阿難行到是處見是比丘知而故問阿難此是何人答言世尊此是長老莎伽陀佛即語阿難是處為我敷座辦水集僧阿難受教敷座辦水集僧已白佛言僧已集佛自知時佛即洗足坐已問諸比丘汝等曾見聞有龍名菴婆羅提陀兇暴惡害先無有人到其住處乃至鳥獸無能到上秋穀熟時破滅諸穀莎伽陀能折伏令善鳥獸得到泉上是中有見聞者言見聞此事佛語諸比丘於汝意云何此善男子莎伽陀今能折伏蝦蟇不答言不能佛言聖人飲酒尚如是失何況凡夫如是過罪皆由飲酒今從自後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飲酒乃至小草頭一滴亦不得飲佛種種呵責飲酒過失已依律因此比丘便制不飲酒戒○問曰未審天上有酒味不答曰無實麴米所造之酒但有業化所作酒也故正法念經云彼夜摩天男共天女眾入池遊戲同飲天酒離於醉過現樂功德味觸色香皆悉具足其中諸天有以珠器而飲酒者受用酥酡之食色觸香味皆悉具足彼如是念此水為酒令我得飲即於念時皆是天酒離於醉過天既飲之增長勝樂善業力故心生歡喜然彼諸天自業力故如是受樂有鳥名為常樂見彼諸天在歡喜河而飲酒故為說偈言

汝入放逸海　貪著諸境界　此酒能迷心
何用復飲酒　為境界火燒　不知作不作
園林主貪心　何用復飲酒

彼常樂鳥見樂飲酒天在河飲酒為調伏故如是說偈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數罪人說偈云

酒能亂人心　令人如羊等　不知作不作
如是應捨酒　若酒醉之人　如死人無異
若欲常不死　彼人應捨酒　酒是諸過處
恒常不饒益　一切惡道階　黑闇所在處
飲酒到地獄　亦到餓鬼處　行於畜生業
是酒過所誑　酒為毒中毒　地獄中地獄
病中之大病　是智者所說　若人飲酒者
無因緣歡喜　無因緣而瞋　無因緣作惡
於佛所生癡　壞世出世事　燒解脫如火
所謂酒一法　若人能捨酒　正行於法戒
彼到第一處　無死無生處

問曰無病飲得罪有病開飲不答曰依四分律實病餘藥治不差以酒為藥者不犯○問

曰開服幾許答曰依文殊師利問經云若合藥醫師所說多藥相和少酒多藥得用
又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佛言云何世尊說遮道法不得飲酒如葶薩子是名破戒開放逸門云何迦蘭陀竹園精舍有一比丘疾病經年危篤將死時優波離問言汝須何藥我爲汝覓天上人間乃至十方是所應用我皆爲取答曰我所須藥是違毗尼故我不覓以至於此寧盡身命無容犯律優波離言汝藥是何答曰須酒五升優波離曰若爲病開如來所許爲乞得酒服已消差差已懷慚猶謂犯律往至佛所懇懃悔過佛爲說法聞已歡喜得羅漢道佛言酒有多失開放逸門飲如葶薩子犯罪已積若消病苦非先所斷
述曰不得見前文開籠通總飲必須實病重困臨終先用餘藥治皆不差要須酒和得差者依前方開比見無識之人身力强壯日別馳走不依衆儀少有微患便長情貪不護道業妄引經律云佛開種種湯藥名衣上服施佛及僧因公傍私詭誑道俗是故智人守戒如命不敢犯之是故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酒爲放逸根　不飲閉惡道　寧捨百千身
不毀犯法教　寧使身乾枯　終不飲此酒
假使毀犯戒　壽命滿百年　不如護禁戒
即時身摩滅　決定能使差　我猶故不飲
況今不定知　爲差爲不差　作是決定心
心生大歡喜　即獲見真諦　所患即消除

當知衆生所有病者皆由貪瞋我慢爲因從因有果得此苦報非由不得藥酒病不得差故涅槃經云一切衆生有四毒箭則爲病因何等爲四一貪欲二瞋恚三愚癡四憍慢若有病因則有病生所謂愛熱肺病上氣吐逆肩體痟瘠其心悶亂下痢噦噎小便淋瀝眼耳疼痛腹背脹滿顛狂乾消鬼魅所著如是種種身心諸病若識病本斷惡修善三世苦報求除不受若不觀理縱用天下藥酒所治其病轉增難可得差
又毗尼母經云尊者彌沙塞說曰莎提比丘少小因酒長養身命後出家已不得酒故四大不調諸比丘白佛佛言病者聽甕上嗅之若差不聽嗅不差者聽用酒洗身若復不差聽用酒和麵作餅食之若復不差聽酒中自漬
又新婆沙論云如契經尊者舍利子於憍薩羅國住一林中時有活命出家外道亦住彼林隣近尊者去林不遠諸村邑中有時廣設四月節會時彼外道巡諸村邑飽食豬肉恣情飲酒竊持殘者還至林中見舍利子坐一樹下酒所昏故起輕慢心我今與彼雖俱出家我獨富樂而彼貧苦尋趣尊者作是頌曰

我已飽酒肉　復竊持餘來　地上草木山
皆視如金聚

時舍利子聞已念言此死外道都無慚愧乃能無賴說此伽他我今亦應對彼說頌作是念已即說頌言

我常飽無相　恒住空定門　地上草木山
皆視如唾處

今此頌中尊者舍利子作師子吼說三解脫門謂於初句說無相解脫門於第二句說空解脫門於後三句說無願解脫門

食肉部第三

述曰此之一教亦有權實言權教者據毗尼律中世尊初成道為度麁惡凡夫未堪說細且於漸教之中說三種淨肉離見聞疑不為已殺鳥殘自死者開聽食之先麁後細漸令離過是別時之[廿三]意不了之說若據[十二]實教始從得道至涅槃夜大聖慇懃始終不開

又涅槃經云一切衆生聞其肉氣皆悉恐怖生畏死想水陸空行有命之類悉捨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是故菩薩不習食肉為度衆生示現食肉雖現食之其實不食但諸衆生有執見者不解如來方便說意便即偏執毗尼局教言佛聽食三種淨肉亦謗我言如來自食彼愚癡人成大罪障長夜墮於無利益處亦不得見現在未來賢聖弟子況當得見諸佛如來大慧諸聲聞人等常所應食米麵油蜜等能生淨命非法貯畜非法受取我說不淨尚不聽食何況聽食肉血不淨耶非直食肉壞善障道乃至邪命諂曲以求自活亦是障道

又文殊師利問經云若為已殺不得噉若肉如林木已自腐爛欲食得食若欲噉肉者當說此呪

多經哋(此言如是)阿捺摩阿捺摩(此言無我無我)阿視婆多阿視婆多(此言無壽命無壽命)那舍那舍(此言失失)陀呵陀呵(此言燒燒)婆弗婆弗(此言破破)僧柯慄多弭(此言有為)莎呵(此言除殺去)

此呪三說乃得噉肉飯亦不食何以故若無思惟飯不應食何況當噉肉佛告文殊師利以衆生無慈悲力懷殺害意為此因緣故斷食肉若能不懷害心大慈悲心為教化一切衆生故無有過罪○問曰酒是和神之藥肉為充飢之膳古今同味今獨何見鄙而不食若使佛教清禁居喪禮制即如對於嚴君敕賜俗食豈關僧過拒而不食耶答曰貪財喜色貞夫所鄙好[廿三]膳嗜美廉士所[十四]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慾崇德往哲同嗟況肉由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寧可為非縱逢上抑終須嚴斷雖違君命還順佛心○問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何為頓制若使無損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爾酒何偏斷答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問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耐酒當名持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無過不能招咎戒少飲即醉是大罪人答曰制戒防非本為生善戒是上善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雨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因外違遮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第一據實有損者依經食肉之人有十種過失第一明一切衆生無始已來皆是已親不合食肉故入楞伽經云[廿二]我觀衆生輪迴[十五]五道同在生死共相生育遞為父母兄弟姊妹若男若女中表內外六親眷屬或生餘道善道惡道常為眷屬以是因緣我觀衆生更相噉肉無非親者由食肉味遞互相噉常生害心增長苦

業流轉生死不得出離佛說是時諸惡羅剎
聞佛所說悉捨惡心止不食肉遞相勸發菩
提之心護衆生命過自護身離一切惡諸肉
不食悲泣流淚白言世尊我聞佛說諦觀六
道我所噉肉皆是我親乃知食肉衆生是我
大怨斷大慈種長不善業是大苦本我從今
日斷不食肉及我眷屬亦不聽食如來弟子
有不食者我當晝夜親近擁護若食肉者我
當與作大不饒益大慧羅剎惡鬼常食肉者
聞我所說尚發慈心捨肉不食況我弟子行
善法者當聽食肉若食肉者當知即是衆生
大怨斷我聖種大慧若我弟子聞我所說不
諦觀察而食肉者當知即是旃陀羅種非我
弟子我非其師第二明食肉衆生見者皆悉
驚怖故不應食如彼經說食肉之人衆生聞
氣悉皆驚怖逃走遠離是故菩薩修如實行
為化衆生不應食肉譬如旃陀羅獵師屠兒
捕魚鳥人一切行處衆生遙見作如是念我
今定死而此來者是大惡人不識罪福斷衆
生命求現前利今來至此為覓我等今我等

身悉皆有肉是故今來我等定死大悲由人
食肉能令衆生見者皆生如是驚怖大慈一
切虛空地中衆生見食肉者皆生恐怖而起
疑念我於今者為死為活如是惡人不修慈
心亦如豺狼遊行世間常覓肉食如牛噉草
蜣蜋逐糞不知[廿二]飽足我身是肉正[十六]是其食不
應逢見即捨逃走離之遠去如人畏懼羅剎
無異第三明食肉之人壞他信心是故不應
食肉如彼經云若食肉者衆生即失一切信
心便言世間無可信者斷於信根是故大慧
菩薩為護衆生信心一切諸肉悉不應食何
以故世間有人見食肉故謗毀三寶作如是
言於佛法中何處當有真實沙門婆羅門修
梵行者捨於聖人本所應食食於衆生猶如
羅剎斷我法輪絕滅聖種一切皆由食肉者
過是故大慧我弟子者為護惡人毀謗三寶
乃至不應生念肉想何況食噉也第四明慈
心少欲行人不應食肉如彼經說菩薩為求
出離生死應當專念慈悲之行少欲知足猒
世間苦速求解脫若捨憒閙就於空閑住屍

陀林阿蘭若處塚間樹下獨坐思惟觀諸世
間無一可樂妻子眷屬如枷鎖想宮殿臺觀
如牢獄想觀諸珍寶如糞聚想見諸飲食如
膿血想受諸飲食如塗癰瘡想趣得存命繫
念聖道不為貪味酒肉葱韮蒜薤臭味悉捨
不食若如是者[標三]是真修行堪受一[十七]切人天供
養若於世間不生猒離貪著諸味酒肉葷辛
皆便噉食不應受於世間信施也第五明食
肉之人皆是過去曾作惡羅剎由習氣故今
故貪肉是故不應食肉也如彼經說有諸衆
生過去曾修無量因緣有微善根得聞我法
信心出家在我法中過去曾作羅剎眷屬虎
狼師子猫狸中生雖在我法食肉餘習見食
肉者歡喜親近入諸城邑聚落塔寺飲酒噉
肉以為歡樂諸天下觀猶如羅剎爭噉死屍
等無有異而不自知已失我衆成羅剎眷屬
雖服袈裟剃除鬚髮有命看見心生恐怖如
畏羅剎此明食肉皆是過去曾作羅剎師子
虎狼猫狸中來故應栽斷也第六明食肉之
人學世呪術尚不得成況出世法何由可證

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世間邪見諸呪術師若其食肉呪術不成爲成邪術尚不食肉況我弟子爲求如來無上聖道出世解脫修大慈悲精勤苦行猶恐不得何處當有如是解脫爲彼癡人食肉而得其報是故大慈我諸弟子爲求出世解脫樂故不應食肉也第七明衆生皆受身命與己無別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食肉能起色力貪味人多貪著應當諦觀一切世間有身命者各自寶重畏於死苦護惜己身人畜無別寧當樂存疥野干身不能捨命受諸天樂何以故畏死苦故以是觀察死爲大苦是可畏法自身畏死云何當得而食他肉是故大慧欲食肉者先自念身次觀衆生不應食肉也第八明食肉之人諸天賢聖皆悉遠離惡神恐怖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夫食肉者諸天遠離何況聖人是故菩薩爲見聖人當修慈悲不應食肉大慧食肉之人睡眠亦苦起時亦苦若於夢中見種種惡驚怖毛竪心常不安無慈心故乏諸善力若其獨在空閑之處多爲非人而伺其便虎狼師子亦來伺求欲食其肉心常驚怖不得安隱也第九明食肉之人淨者尚不應食況不淨肉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我說凡夫爲求淨命歎於淨食尚應生心如子肉想何況聽食非聖人食聖人離著以肉能生無量諸過故失於出世一切功德云何言我聽諸弟子食諸肉血不淨等味言我聽者是則謗我故內律云食生肉血等得偷蘭遮罪第十明食肉之人死則還生惡羅刹等中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食肉衆生依於過去食肉重故多生羅刹師子虎狼豺豹猫狸鵄梟鵰鷲鷹鷂等中有命之類各自護身不令得便受飢餓苦常生惡心念食他肉命終復墮惡道受生人身難得何況當有得涅槃道當知食肉有如是等無量諸過是故行者不食肉者即是無量功德之聚也

又鴦掘魔經云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因如來藏故諸佛不食肉耶佛言如是一切衆生無始生死生生輪轉無非父母兄弟姊妹猶如伎兒變易無常自肉他肉則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復告文殊一切衆生界我界即是一界所肉之肉即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佛告文殊若自死牛牛主持皮用作革屣施持戒人爲應受不若不受者是比丘法若受者非悲然不破戒以從展轉離殺因緣故也

又此經說衆生身內有八十萬戶蟲若斷一衆生命即斷八十萬戶蟲命若炙若煑若淹若暴皆有小蟲飛蛾蠅蛆而附近之如是展轉傍殺無量生命雖不自手而殺然屠者不敢自食皆爲食肉之人殺之故知食肉之人即兼有殺業之罪或有出家僧尼好在伽藍共諸白衣公然聚會飲酒食肉葷辛雜穢汙深伽藍不愧等顏如斯渾雜豈勝外道

又尼羅浮陀地獄經云身如段肉無有識知此是何人皆由飲酒出家僧尼豈不深信經教心生重愧自棄正法同於外道若噉衆生父肉衆生亦噉父肉若噉衆生母肉衆生亦噉母肉如是姊兄弟妹男女六親並有相對

怨怨相酬未可得脫
又沙彌尼戒經云不得殺生慈愍群生如父母念子加哀蠕動猶如赤子何謂不殺護身口意身不殺人畜喘息之類手亦不爲亦不教人見殺不食聞殺不食疑殺不食爲我殺不食口不說言當殺當害報怨亦不得言死快殺快某肉肥某肉瘦某肉多好某肉少惡意亦不念哀念衆生如己骨髓如父如母如子如身等無差別普等一心常志大乘
又賢愚經云佛告波斯匿王曰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國名波羅柰於時國王名波羅摩達王將四種兵入山獵戲王到澤上馳逐禽獸單隻一乘獨到深林王時疲極下馬小休爾時林中有牸師子懷欲心盛行求其偶不能得值於林間見王獨坐婬意轉盛思欲從王近到其邊舉尾背住王知其意而自思惟此是猛獸力能殺我若不從意懼見危害王以怖故即從師子成欲事已師子還去諸兵群從已復來到王與人衆即還宮城爾時師子從是懷胎日月滿足便生一子形盡似人唯足斑斕師子憶識知是王有便銜擔來著於王前王亦甚憶知是己兒即收取養以足斑駁字爲斑足養之漸大雄才志猛父王崩亡斑足繼治時斑足王有二夫人一是王種二是婆羅門種斑足出遊勸二夫人隨我後往誰先到者當與一日極相娛樂其墮後者吾不見之王去之後其二夫人極自莊飾嚴駕俱往到於道中見於天祠梵志種者下車作禮禮已後到王從本言而不前之於是夫人瞋怨天神由禮致故使王見薄若有天力何不護我後壞天祠令平如地守天祠神悲惱至宮欲傷王宮天神遮不聽入有一仙人住止山中王恒供養日日食時飛來入宮不食餚饍粗食蔬供偶值一日仙人不來天神知之化作其形坐於常處不肯就食欲得魚肉即如語辦食已還去明舊仙來爲設肉食仙人瞋王王言大仙先日勑作今何不食仙人語言昨日有患一日不來是誰語汝但相輕試令王是後十二年中恒食人肉作是語竟飛還山中是後廚監忘不辦肉臨時無計出外求肉見死小兒肥白在地念日稱急即却頭足擔至廚中加諸美藥作食與王王得食之覺美倍常即問廚監由來食肉未有斯美此是何肉廚監惶怖腹拍王前若王原罪乃敢實說王答之言但實說之不問汝罪廚監白王具述前報王言此肉甚美自今已後如是求辦廚監白王前者偶值死兒更求叵得王又語言汝但密求設令有覺斷處由我廚監受教夜恒密捕得便殺之日日供王於時城中人民之類各各行哭云亡失兒展轉相問何由乃爾諸臣聚議當試微伺即於街里處處安人見王廚監拽他小兒伺捕得之縛將詣王具以前事白王王言是我所教諸臣懷恨各自外議王便是賊食我等子噉人之王云何共治當共除之去此禍害一切同心咸共齊謀一時同合即圍其王當取殺之王見兵集驚怖問言汝等何故而圍逼我諸臣答言夫爲王者養民爲事方駈子廚殺人爲食不任苦酷故欲殺王王語諸臣自今已後更不復爲唯見愍赦當自

敗勵諸臣語曰終不相放不須多云時王聞已自知必死即語諸臣雖當殺我小緩須臾聽我一言即自立誓我身由來所修善行爲王正治供養仙人合集衆德迴令今日我得變成飛行羅刹其語已訖尋語而成即飛虛空告諸臣曰汝等合力欲强殺我賴我大幸復能自拔自今已後汝等好忍所愛妻兒我次第食語訖飛去上山林間飛行擔人擔以爲食人民之類恐怖藏避如是之後殺戮多人諸羅刹輩附爲翼從徒衆漸多所害轉廣後諸羅刹白斑足王我等奉事爲王願爲一會王即許之當取諸王令滿五百與汝爲會許之已訖一一往取閉著深山已得四百九十九王殘少一人後捕得須陀素彌王大有高德從羅刹王乞得七日假假滿還來須陀素彌廣爲說法分別殺罪及其惡報復說慈心不殺之福斑足歡喜敬戴爲禮承用其教無復害心即放諸王各還本國須陀素彌即佐兵衆還將斑足安置本國前仙人誓十二年滿自是已後更不敢人遂還霸王治民如售爾時須陀素彌王者今我身是斑足王者今鴦掘摩羅是爾時諸人十二年中爲斑足王所食噉者今此諸人爲鴦掘摩羅所殺者是此諸人等世世常爲鴦掘所殺我亦世世降之以善鴦掘摩者指鬘比丘是時波斯匿王復白佛言指鬘比丘殺此多人食已得道當受報不佛告大王行必有報今此比丘在於房中地獄之火從毛孔出極患苦痛酸切巨言佛勑一比丘汝持戶排往指鬘房刺戶孔中比丘即往奉教爲之排入戶內尋自融消比丘驚愕還來白佛佛告比丘行報如是王及衆會莫不信解頌曰

財色與酒　名爲三惑　臣眈喪家　君重亡國

肉障大慈　辛遮淨德　懷道君子　斯織不欲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三

音釋

罝罘（罝子邪切罘縛尤切罝罘罝兔之網罟也）罟（公戶切網也）顦顇（顦昨焦切顇秦醉切顦顇憂瘠貌）黠（胡八切慧也）矟（色角切矛屬）虺（許偉切蝮蛇也）詭（居洧切詐也）痟（似入切痛痟痟也）噦（於月切咀也）漬（子智切浸也）鴟梟（鴟赤脂切梟古堯切鴟梟鵂鶹也）蠕（而兖切蟲蚴貌）駮（北角切色不純也）愕（五各切驚愕也）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禄四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感應緣（略引一十四驗）

漢洛子淵　晉沙門法遇
新野庾紹之　宋蔣小德
沙門竺惠熾　吳諸葛恪
周武帝　隋趙文若
唐孫迴璞　頓丘李氏
叅軍鄭師辯　京兆韋知十
雍州謝氏　洛州任五娘

漢孝昌時有虎賁洛子淵者自云洛陽人孝昌中戍於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令至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水卿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臺南可無人家徙倚欲去忽見一老公問云何從而來彷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公云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寛屋宇佳麗既坐令婢取酒須臾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遇甚恠之俄而酒至酒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備有飲訖告退老公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爲悽恨別甚慇懃老公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崖對水淥波頃時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血出方知所飲酒乃是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出洛寺記）

晉有荊州長沙寺僧釋法遇不知何人弱年好學篤志墳典事道安爲師解悟非常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有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但止罰而不遣安公遥聞之以竹筒盛一荊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酒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即命維那鳴椎集衆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乃起出衆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令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因之學徒勵業甚衆既而與慧遠書曰吾人微暗短不能率衆和尚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晉新野庾紹之小字道覆晉湘東太守與南陽宋協中表昆弟情好綢繆紹元興末病卒義熙中忽見形詣協形貌衣服具如平生而兩脚著械既至脫械置地而坐協問何由得顧答云蹔蒙假歸與卿親好故相過也協問鬼神之事紹輙漫略不甚諧對唯云宜勤精進不可殺生若不能都斷可勿宰牛食肉之時無噉物心協云五藏與肉乃復異耶答曰心者善神之宅也其罪尤重具問親戚因談世事未復求酒協時時餌茱萸酒因爲設之酒至對杯不飲云有茱萸氣協曰爲惡之耶答云下官皆畏之非獨我也紹爲人語聲高壯此言論時不異恒日有頃協兒邃之來紹聞屐聲極有懼色謂協曰生氣見陵不復得住與卿三年別耳因貫械而起出戶便滅協後爲正員郎果三年而卒

宋蔣小德江陵人也爲丘州刺史朱循時爲聽事監師少而信向勤謹過人循大喜之每有法事輙令典知其務大明末年得病而死夜三更將殮便穌活言有使者稱王命召之

小德隨去既至王曰君精勤小心虔奉大法帝勑精旨以君專至宜速生善地而君算猶長故令吾特相召也君今日將受天中快樂欣然小德嘉諾王曰君可且還家所欲屬寄及作功德可速之七日復來也小德受言而歸路由一處有小屋殊陋弊逢新寺難公於此屋前既素識具相問訊難云貧道自出家來未甞飲酒旦就蘭公蘭公苦見勸逼飲一升許被王召用此故也貧道若不坐此當得生天今乃居此弊宇三年之後方得上耳小德至家欲驗其言即夕遣人參訊難公果以此日於蘭公處睡臥至夕而亡小德既愈七日內大設福供至期奄然而卒朱脩即免家丘戶蘭難二僧並居新寺難道行尤精不同餘僧

宋沙門竺慧熾新野人住在江陵四層寺永初二年卒弟子為設七日會其日將夕燒香竟道賢沙門因往視熾弟子至房前忽曖曖若人形詳視乃慧熾也容貌衣服不異生時謂賢君旦食肉美不賢曰美熾曰我坐食肉今生餓狗地獄道賢懼讋未及得答熾復言汝若不信試看我背後乃迴背示賢見三黃狗形半似驢眼甚赤光照戶內狀欲嚙熾而復止賢駭怖悶絶良久乃穌具說其事右此三驗出冥祥記

吳幼帝即位諸[廿四]葛恪輔政孫峻[四]為侍中大將軍恪強復傲物峻險側而好權鳳皇三年恪攻新城無功而還峻將以幼帝饗恪而殺之其日恪精神擾動通夕不寐張幼騰亂以峻謀告恪恪曰豎子其何能為不過因酒食行酖毒耳將親信人以藥酒自隨恪將入畜犬追銜其衣裾不得去者三恪顧拊犬頭曰怖那無苦也既入峻伏兵殺之峻後病夢為恪所擊狂言常稱見恪遂死出冤魂志

周武帝好食鷄卵一食數枚有監膳儀同名拔虎常進御食有寵隋文帝即位猶復監膳進食開皇中暴死而心尚暖家人不忍殯之三日乃穌能語先云舉我見至尊為武帝傳說既現而請文帝引問言曰始忽見人來喚隨至一處有大地穴所行之道徑入纔到穴口遙見西方有百騎來儀衛如王者俄至穴口乃周武帝也儀同拜之帝曰王喚汝證我事耳汝身無罪言訖即入宮中使者亦引儀同令見宮門引入庭前見武帝與王同坐而有加敬之容使者令儀同拜王王問曰汝為帝作食前後進[廿四]白團幾枚儀同不[五]識白團顧左右左右教曰名鷄卵為白團也儀同即答帝食白團實不記數王謂帝曰此人不記當須出之帝慘然不樂而起忽見庭前有鐵牀并獄卒數十人皆牛頭人身帝已臥牀上獄卒用鐵梁壓之帝兩脇剖裂處鷄子全出俄與牀齊可十餘斛乃盡王命數之訖牀及獄卒忽然不見帝又已在王坐帝謂儀同云為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身為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為吾作功德也於是文帝勑天下人出一錢為追福焉臨外祖齊公親見問時節歸家具說

後隋大業中雍州長安縣有人姓趙名文若死經七日家人大斂將欲入棺乃縮一腳家人懼怕不敢入棺文若得活眷屬喜問所由

文若報云當死之時見人引向閻羅王所問文若汝生存之時作何福業文若答王受持金剛般若經王歎云善哉此福第一汝雖福善且將示汝其受罪之處令一人引文若地行十步至一墻孔令文若入孔隔壁有人引手從孔中捉文若頭引出極大辛苦得度牆外見大地獄鑊湯苦具罪人受苦不可具述乃有衆多猪羊鷄魚鵝鴨之屬競來從文若債命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見逼諸畜生等各報云汝往日時某年某月某處食我頭脚四支節節分張人各飲噉何故諱之文若見畜引實不敢拒逆唯知一心念佛深悔諸罪不出餘言求與諸畜得活之時具修福善報謝諸畜諸畜見為修福一時放却其引使人過將文若至王所說見受罪處訖王付一梡釘令文若食之并用五釘釘文若頭頂及以手足然後放過文若得穌具說此事極悲頭痛及以手足久後修福痛漸得差從爾已來精勤誦持金剛般若不敢遺漏寸陰但見道俗親踈並勸受持般若後因使至一驛廳上暫時偃息似如欲睡于時夢見一青衣婦女急速而來請救乞命文若驚寤即喚驛長問云汝不為吾欲殺生不驛長答云實為公欲殺一小羊文若問云其羊作何色答云是青羖牸羊文若報云汝急放却吾與價直贖取放之良由般若威力冥資感應也

唐殿中侍御醫孫廻璞濟陰人也至貞觀十三年從王車駕幸九成宮三善谷與魏太師隣家嘗夜二更聞外有人喚孫侍醫聲璞起出看謂是太師之命既出見兩人謂璞曰官喚璞曰我不能步行即取璞馬乘之隨二人行乃覺天地如晝日光明璞怪訝而不敢言二人引璞出谷歷朝堂東又東北行六七里至首蓿谷遙見有兩人持韓鳳方行語所引璞二人曰汝等錯我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即放璞璞循路而還往了了不異平生行處既至家繫馬見婢當戶眠喚之不應起度入戶見其身與婦並眠欲就之而不得但著南壁立大聲喚婦終不應屋內極明見壁角中有蜘蛛網中二蠅一大一小并見梁上所著藥物無不分明唯不得就牀自知是死甚憂悶恨不得共妻別倚立南壁久之微睡忽驚覺覺身已卧牀上而屋中闇黑無所見喚婦令起然火而璞方大汗流起視蜘蛛網歷然不殊見馬亦大汗鳳方是夜暴死後至十七年璞奉勑馳驛往齊州療齊王祐疾還至洛州東孝義驛忽見一人來問曰君是孫廻璞不璞曰是君何問為答曰我是鬼耳魏太師有文書追君為記室因出文書示璞璞視之則鄭國公魏徵署也璞驚曰鄭公不死何為遣君送書鬼曰已死矣今為太陽都録大監故令我召君廻璞引坐共食鬼甚喜謝璞璞請曰我奉勑使未還鄭公不宜追我還京奏事畢然後聽命可乎鬼許之於是晝則同行夜則同宿遂至閿鄉鬼辭曰吾取過所度關待君璞度關出西門見鬼已在門外復同行至滋水鬼又與璞別曰待君奏事訖相見也君可勿食葷辛璞許諾既奏事畢而訪鄭公已薨校其薨日則孝義驛之前日也璞自以必死與家人訣別而請僧行道造像寫經可

六七日夜夢前鬼來召引璞上高山山嶺有大宮殿既入見衆君子迎謂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可放去即推璞墮山於是驚悟遂至今無恙矣迴璞自爲臨説

唐冀州頓丘縣有老母姓李年可七十無子孤老唯有奴婢兩人家鎮沽酒添灰少量分毫經紀貞觀年中因病氣斷死經兩日凶器已具但以心上少温然始蘇活口云初有兩人並著赤衣門前召出之有上符遣追便即隨去行至一城有若州郭引到側院見一官人衣冠大袖憑案而坐左右甚多階下大有著枷鎖人防援如生官府者遣問老母何因行濫沽酒多取他物擬作法華經已向十年何爲不造老母具言酒使婢作量亦是婢經已付錢一千文與隱師即遣追婢須臾即至勘當元由婢即答四十放還遣問隱師報云見實乃語老母云放汝七日去經了當來得生善處遂爾得活復有人問勘校老母初死之時婢得惡忤久而始蘇腹背青腫蓋是四十杖迹隱禪師者本是客僧配寺頓丘年向六七十自從出家即頭陀乞食常一食齋未嘗暫輟遠近大德並皆敬慕老母死之夜隱師夢有赤衣人來問夢中荅云造經是實老母乃凾鄉閭眷屬及隱禪師行道雇諸經生衆手寫經經了正當七日還見往者二人來前母云使人已來並皆好住聲絶即死隱師見存道俗欽敬

唐東宮右監門兵曹參軍鄭師辯年未弱冠時暴爲死三日而蘇自言初有數人見收將行入官府大門見有囚百餘人皆重行北面立凡爲六行其前行者形狀肥白好衣服如貴人後行漸瘦惡或著枷鎖或但去巾帶皆行連袂嚴兵守之師辯至配入第三行東頭第三立亦去巾帶連袂辯憂懼專心念佛忽見生平相識僧來入兵圍内兵莫之止因至辯所謂曰平生不修福今忽如何辯求哀請救僧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耶辯許諾須臾吏引入諸囚至官前以次訊問至門外爲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額謂曰日西當活又以黄帔一枚與辯曰披此至家褁置淨處也仍示歸路辯披之而歸至家褁帔置牀角上既而目開身動家人驚散謂欲起屍唯母不去問曰汝活耶辯曰日西當活辯意時疑日午問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相違晝夜相反既至日西能食而愈猶見帔在牀頭及辯能起帔形漸滅而尚有光七日乃盡辯遂持五戒後數年有友人勸食猪肉辯不得已食一臠是夜夢已化爲羅刹爪齒各長數尺捉生猪食之既曉覺口腥唾出血使人視滿口盡是凝血辯驚不敢復食肉又數年娶妻妻家逼食後乃無驗然而辯自五六年來臭常有大瘡洪爛然身不能愈或恐以破戒之故也臨昔與辯同直東宮見其自說云爾（右此五驗出冥報記）

唐右金吾兵曹京兆韋知十至永徽中煑一羊脚半日猶生知十怒家人曰用柴十倍於常不知何意如此更命重煑還復如故乃命剖之其中遂得一銅像長徑寸焉光明照灼相好成就其家一生不敢食酒肉中山郎餘令親聞説之

唐雍州萬年縣閻村即灞渭之間也有婦姓

謝適同縣元氏有女適廻龍村人來阿照謝氏來徵未亡龍朔元年八月託夢於來氏女曰我爲生時酤酒小作升方取價太多量酒復少今坐此罪於北山下人家爲牛近被賣與法界寺夏侯師家今將我向城南耕稻田非常辛苦及寤其女涕泣爲阿照言之至二年正月有法界寺尼至阿照村女乃問尼尼報云有夏侯師是實女即就寺訪之云近於北山下買得一牛見在城南耕地其女涕泣求請寺尼乃遣人送其女就之此牛平常唯一人禁制若遇餘人必陸梁觝觸見其女至乃舐其遍體又流淚焉女即憑夏侯師贖之乃隨其女去今現在阿照家養飼女常呼爲阿娘承奉不闕京師王侯妃媵多令召視競施錢帛

唐龍朔元年洛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有侍童任五娘死後修行爲五娘立靈經月餘日其姊及弟於夜中忽聞靈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懼後乃問之答曰我生時於寺上食肉坐此大苦痛我體上有瘡恐汙牀席汝可多將灰置牀上也弟依其言置灰後看牀上大有膿血又語弟曰姊患不能縫衣汝大藍縷宜將布來我爲汝作衫及襪弟置布於靈牀上經宿即成又語其姊曰兒小時患瘵遂殺一螃蟹取汁塗瘡得差今入刀林地獄肉中現有折刀七枚願姊慈流爲作功德救助知姊煎迫交不濟辦但隨身衣服無益死者今並未壞請以用之姊未報間乃曰兒自取去良久又曰衣服已來見在牀上其姊試往觀之乃可斂之服也遂送淨土寺寶獻師處憑寫金剛般若經每寫一卷了即報云已出一刀凡寫七卷了乃云七刀並得出訖今蒙福助即往託生與姊及弟哭別而去吳興沈玄法說淨土寺僧智整所說亦同（右此三驗出冥報拾遺）

依宣律師感應記云四天王等告宣師曰佛在世時放大光明佛告天人龍鬼神等我之正法滅後多有諸比丘執我小乘教迹不解毗尼意導我聽諸比丘食肉於是諸比丘等在僧伽藍內殺害衆生猶如獵師屠肆之處復有比丘純著繒帛遊行婬女酒肆之舍不習三藏不持禁戒痛哉苦哉諸惡比丘謗讟我教舌何不落告諸比丘我於無量劫來捨頭目髓腦或於飢饉世作大肉身施彼餓者或內外財施未曾悋惜從初發心乃至成佛豈教弟子噉衆生肉耶我既涅槃諸惡比丘次補我處爲天人師開導衆生令得道果豈有天人之師口噉衆生肉耶我初成道時雖開毗尼中聽食三種淨肉亦非四生之類是諸禪定之肉是不思議肉非汝所知何故謗讟我教我於涅槃楞伽經中一切生命雜肉皆已斷訖不聽持戒之人食諸衆生身肉若有惡比丘導毗尼教中聽食魚肉聽著蠶衣者此是魔說我成道已來至於涅槃唯服麤布白氎三衣未著繒帛何爲謗我耶

穢濁篇第九十四（此有四部）

述意部　五辛部　嚏氣部

便利部

述意部第一

夫五陰虛假四大浮危受斯偽質事等畫瓶

感此穢形又同坯器內外無實觸塗皆染加復閻浮穢質不淨充軀常飡酒肉恒食葷辛臭氣上衝諸天衣裂善神捨衛惡鬼交侵凡夫僧尼尚不樂近何況聖賢而不遠離兼復八苦煎逼九橫摧年念念遷流心心起滅徒染六情終墜三惡願各修身淨其心口也

五辛部第二

如楞伽經云佛言大慧如是一切葱韮薤蒜臭穢不淨能障聖道亦障世間人天淨處何況諸佛淨土果報酒亦如是

又涅槃經云乃至食葱韮蒜薤亦皆如是當生苦處穢汙不淨能障聖道亦障世間人天淨處何況諸佛淨土果報酒亦如是能障聖道能損善業能生諸過

又雜阿含經云不應食五辛何等為五一者木葱二者革葱三者蒜四者興渠五者蘭葱

又梵網經云若佛子不得食五辛大蒜革葱慈葱蘭葱興渠是五種不得食

又五辛報應經云七衆等不得食肉葷辛讀誦經論得罪有病開在伽藍外白衣家服已滿四十九日香湯澡浴竟然後許讀誦經論不犯

又僧祇十誦五分律等更無餘治開病比丘服蒜聽七日在一邊小房內不得臥僧牀縟衆大小便處講堂處皆不得到又不得受請及僧中食不得就佛禮拜得在下風處遙禮七日滿已澡浴熏衣方得入衆若有患瘡醫教須香治者佛令先供養佛已然後許塗身還在屏處一同前法（出家性潔尚令作法如是況餘俗凡人輒開食耶）

嚏氣部第三

如僧祇律云若在禪坊中嚏者不得放恣大嚏若嚏來時當忍以手掩鼻若不可忍者應手遮鼻而嚏勿涕唾汙比座若上座嚏者應言和南下座嚏默然

又四分律云時世尊嚏諸比丘呪願言長壽時有居士嚏及禮拜比丘佛令比丘呪願言長壽

又僧祇律云佛言若急下風來者當制若不可忍者當向下坐若得在前縱氣若氣來不可忍者當下道在下風放之

又毗尼母經云氣有二種一者上氣二者下氣上氣欲出時莫當人張口令出要迴面向無人處張口令出若下氣欲出時不聽衆中出要作方便出外至無人處令出然後來入衆莫使衆譏嫌汙賤入塔時不應放下氣安塔樹下大衆中皆不得令出氣師前大德上座前亦不得放下風出聲若腹中有病急者應出外莫令人生汙賤心

便利部第四

如優鉢祇王經云伽藍法界地沒大小行者五百身墮拔波地獄後經二十小劫常遺肘手抱此大小便處臭穢之地乃至黃泉

又毗尼母經云諸比丘住處房前間處小便汙地臭氣皆不可行佛聞之告諸比丘從今已去不聽諸比丘僧伽藍處處小行當聚一屏猥處若瓦瓶若木筩埋地中就中小行已以物蓋頭莫令有臭氣

又毗尼母經云若上廁去時應先取籌草至戶前三彈指作聲若人非人令得覺知若無

籌不得壁上拭不得廁板梁柱上拭不得用石不得用青草土塊輭木皮輭葉奇木皆不得用所應用者木竹葦作籌度量法極長者一搩手短者四指已用者不得振令汙淨者不得著淨籌中是名上廁法籌法上廁有二處一者起止處二者用水處用水處坐起褰衣一切如起止處無異廁戶前著淨瓶水復應著一小瓶若自有瓶者當自用若無瓶者用廁邊小瓶不得直用僧大瓶水令汙是名上廁用水法塔前衆僧前和尚阿闍梨前不得張口大洟唾著地若欲洟唾當屏猥處莫令人惡賤是名洟唾法

又三千威儀云若不洗大小便比丘得突吉羅罪亦不得淨僧座具上坐及禮三寶設禮無福德又至舍後上廁有二十五事一欲大小便當行時不得道上為上座作禮二亦莫受人禮三往時當直低頭視地四已往當三彈指五已有人彈指不得逼六已上正住彈指乃踞七正踞中八不得一足前一足却九不得令身倚十斂衣不得使垂圊中十一不得大咽使面赤十二當直視前不得顧聽十三不得汙壁十四不得低頭視圊甲十五不得視陰十六不得以手持陰十七不得草蓋地十八不得持草畫壁作字十九用水不得大費二十不得汙湔二十一用水不得使前手著後手二十二用土當三過二十三當用澡豆二十四三過用水二十五設見水草土盡當語直日主者若自手取為善

又僧祇律云大小行已不用水洗而受用僧座具牀縟得罪

又十誦律云不洗大行處不得坐卧僧卧具上得罪

又摩德勒伽論云不洗大小行處不得禮拜餘無水處若為非人所瞋水神所瞋或為服藥等開不犯

又三千威儀經云不洗淨禮佛者設禮無功德也

又雜譬喻經云有一比丘不彈指來大小便濆汙中鬼面上魔鬼大恚欲殺沙門持戒魔鬼隨逐伺覓其短不能得便(既知此事上廁必須謦咳作聲)

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衞城中有一貧人名曰尼提極貧下賤常客除糞佛知應度即將阿難往到其所正值尼提擔糞出城而欲棄之瓶破汙身遙見世尊深生慚愧不忍見佛佛到其所廣為說法即生信心欲得出家佛使阿難將至河中與水洗訖將詣祇洹佛為說法得須陀洹尋即出家得阿羅漢果國人及王聞其出家皆生怨恨云何佛聽此人出家波斯匿王即往佛所欲破此事正值尼提在祇洹門大石上坐縫補故衣七百諸天香華供養王見歡喜請通白佛尼提比丘身沒石中出入自在通白已竟王到佛所先問此事向者比丘姓字何等佛告曰是王國中下賤之人除糞尼提王聞佛語謗心即除到尼提所執足作禮懺悔辭謝王白佛言尼提比丘宿作何業受此賤身佛告王曰昔迦葉佛入涅槃後有一比丘出家自在秉捉僧事身暫有患懶起出入便利器中使一弟子擔往棄之然其弟子是須陀洹以是因緣流浪生死恒為下賤五百世中為人除糞由昔

出家持戒功德今得值佛出家得道以是義故不得房內便利具陪訶曰努見俗人許心不叙口違罪穢三在房便利今他日別所識未來定墮先獄報行出獄猶作豬狗蛇蟲厠去也
又佛說除災患經云佛告阿難乃前世過去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佛事終竟復捨壽命爾時有王者名曰善頸供養舍利起七寶塔高一由延一切眾生然燈燒香香華繒綵供養禮事時有眾女欲供養塔便共相率掃除塔地時有狗糞汙穢塔地有一女人手撮除棄復有一人見其以手除地狗糞便嗤笑之曰沒手以汙不可復近彼女逆罵汝弊婬物水洗我手便可復淨佛天人師敬意無已手除不淨已便澡手遶塔求願令掃塔地汙穢得除令我世世勞垢消滅清淨無穢時諸女人掃塔地者今此會中諸女人是爾時掃地[祥四]願滅塵勞服甘露味爾時以手除[十八]狗糞女者今柰女是爾時發願不與汙穢會所生清淨以是福報不因胞胎臭穢之處每因華生以其爾時發一惡聲罵言婬女故今受是婬女之名以值佛聞法得須陀洹

又雜寶藏經云南天竺法家有一童女必使早起淨掃庭中門戶左右有長者女早起掃地會值如來於門前過見生歡喜注意看佛壽命旋促即終生天夫生天者法有三念自思惟言本是何身自知人身今生何處定知是天昔作何業來生於此由見佛歡喜善業得此果報感佛重恩來供養佛佛為說法得須陀洹
又新婆沙論云昔怛叉尸羅國有一女人至月光王捨千頭處禮無憂王所起靈廟見有狗糞在佛座前尋作是思此處清淨如何狗糞汙穢其中以手捧除香泥塗飾善業力故今此女人遍體生香如栴檀樹口中常出青蓮華香若諸眾生由不護淨故因內煩惱感諸外穢故論頌言[保四]

世間諸穢草　能穢汙良田　如是諸貪穢[十九]
穢汙諸含識　世間諸穢草　能穢汙良田
如是諸瞋穢　穢汙諸含識　世間諸穢草
能穢汙良田　如是諸癡穢　穢汙諸含識

又賢愚經云佛在世時羅閱城邊有一汪水汙泥不淨多諸糞穢國中人民以屎尿投中有一大蟲其形像蛇加有四足於其汪水東西馳走或沒或出經歷年載常處其中受苦無量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至彼坑所問諸比丘汝識此蟲宿緣行不諸比丘咸言不知佛言毗婆尸佛時有眾賈客入海取寶大獲珍寶平安還到選寶上者用施眾僧規俟僧食僧受其寶付授摩摩帝於後僧食向盡從其求索不與眾僧苦索摩帝瞋恚而語之言汝曹噉屎此寶屬我何緣乃索由其欺僧惡口罵故身壞命終墮阿鼻地獄身常宛轉沸屎之中九十一劫乃從獄出今墮此中自從七佛已來皆作其蟲至賢劫千佛各各皆爾
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尊者舍利弗大目揵連設欲食時先觀地獄畜生餓鬼然後方食目連見一餓鬼身如燋柱腹如太山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纏刺其身諸支節間皆悉火出呻吟大喚四向馳走求索屎尿以為飲食疲苦終日而不能得即問鬼言汝造何業受如是苦餓鬼答言有日之處

不煩燈燭如來世尊今現在世汝可自問我今飢渴不能答汝爾時目連尋往佛所具問如來所造業行受如是苦具以上問爾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今善聽吾爲汝說此賢劫中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常令僕使壓甘蔗汁以輸大家有辟支佛甚患渴病良醫處藥教服甘蔗汁病乃可差時辟支佛往長者家乞甘蔗汁時彼長者見來歡喜勅其婦富那奇我有急緣定欲出去汝今在後取甘蔗汁施辟支佛時婦答言汝但出去我後自與時夫出已取辟支佛鉢於其屛處小便鉢中以甘蔗汁蓋覆鉢上與辟支佛辟支受已尋知非是投棄於地空鉢還歸其後命終墮餓鬼中常爲飢渴所見逼切以是業緣受如是苦佛告目連欲知爾時彼長者婦今富那奇餓鬼是佛說是時諸比丘等捨慳貪緣厭惡生死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頌曰

敢他身血肉　貪毒無慈愍　養茲身穢質
蟲寓內消蝕　不護僧淨器　受此厠中蟲
後報入地獄　苦痛未知窮

感應緣三驗略引

宋釋慧果　齊釋弘明
唐謝弘敬妻許氏

宋京師瓦官寺有釋慧果豫州人少以蔬食苦行自業宋初遊京師止瓦官寺誦法華十地嘗於厠前見一鬼致敬於果云昔爲衆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噉糞鬼中法師德素高明又慈悲爲意願助以拔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千文埋在柿樹根下願取以爲福果即告衆掘取果得錢三千文爲造法華一部幷設齋後夢見此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果以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齊永明中會稽釋弘明者止雲門寺誦法華禮懺爲業每旦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爲給使也又感虎來入室伏牀前久之乃去又見小兒來聽經云昔是此寺沙彌爲盜僧廚食今墮厠中聞上人讀經故力來聽願助方便冀免斯累明爲說法領解方隱後山精來惱明乃捉取以腰繩繫之鬼謝遂放因之永絕右二驗出梁高僧傳

唐吳王文學陳郡謝弘敬妻高陽許氏武德初年遇患死經四日而穌說云被二三十人拘至地獄未見官府即聞喚雖不識面似是姑夫沈吉光語音許問云語聲似是沈丈何因無頭南問人呼姑姨夫皆爲某姓丈也吉光即以手提其頭置於膊上而語許曰汝且在此間勿向西院待吾爲汝造請即應得出遂於語處而住更不東西看其吉光栖遑似有經記凡經再宿吉光始來語許云汝今此來王欲令汝作其女伎儻引汝見不須道解絃管如其不爲所悉可引吾爲證也少間有吏抱案引入王果問之解絃管不許云不解復云沈吉光具知王問吉光答云不解王曰宜早放還不須留也于時吉光欲發遣即共執案人籌度不解其語執案人云娘子功德力雖強然爲先有少罪隨便受却身業俱淨豈不快哉更別引入一大院其門極小亦大見有人受罪許甚驚懼乃求於主者曰生平

修福何罪而至斯耶答曰娘子曾以不淨盌盛食與親須受此罪方可得去遂以銅汁瀉口非常苦毒比穌時口內皆爛光即云可於此人處受一本經記取將歸受持勿怠自今已去保年八十有餘許生曾未誦經穌後遂誦得經一卷詢訪人間所未曾有今見受持讀誦不闕其經見在文多不載穌活之後吉光尚存以後二年方始遇害凡諸親屬有欲死者三年以前並於地下預見許之從父弟仁則說之云爾（右此一驗出冥報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五　　緑五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病苦篇第九十五（此有六部）

述意部　引證部　瞻病部
醫療部　安置部　斂念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遐曠六道繁興莫不皆依四大相資五根成體聚則為身散則歸空然風火性殊地水質異各稱其分皆欲求適求適之理既難所以調和之乖為易忽一大不調四大俱損如地大增則形體黴黑肌肉青瘀瘢瘕結聚如鐵如石若地大虧則四肢損弱或失半體或偏枯殘戾或毀明失聰若水大增則膚肉虛滿體無華色舉身萎黃神顏怛喪手腳滇腫膀胱脹急若水大損則瘦削骨立筋現脉沉脣舌乾燥耳鼻燋閉五臟內煎津液外竭六腑消耗不能自立若火大增則舉體煩熯燋熱如燒癰癤疽腫瘡痍潰爛膿血流溢臭穢競充若火大損則四體羸瘠腑臟如氷焦膈凝寒口若含霜夏暑重裘未嘗溫慰食不消化恒常嘔逆若風大增則氣滿胷塞腑胃痞隔手足緩弱四體疼痹若風大損則身形羸瘠氣裁如線動轉疲乏引息如抽咳欬噎噦咽舌難急腹厥背膢心內若水頸筋喉脉奮作皷脹如是種種皆是四大乍增乍損致有痾疾既一大嬰羸則三大皆苦展轉皆病俱生煎惱四大交反良由苦報無愧無恥無恩無義常隨四時資給所須晝夜將養未曾荷恩片失供承便招病苦既知無恩徒勞養育縱加美食華服終成糞穢但趣得支身以除飢寒終不為汝踵前蓄積以勞我心廢求修道良由身為苦器陰是坯瓶易損難持四大浮虛互相乖反五陰緣假多生惱患所以稟形人世逢穢濁之時受質偽身居怖畏之境幽冥無量鬼神恒沙種族尤多草籌未辯或依房依廟附岳附丘凡有含靈並皆祇響致使神爽冥昧識慮昏茫至於寤寐多有恐怖庶得臨危攝念無俟三稱在嶮逢安寧勞千遍願增益神道加足威光以善利生無相惱害誠言可録信驗有徵矣

引證部第二

如佛說醫經云人身中本有四病一地二水三火四風風增氣起火增熱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從是四病起四百四病故土屬身水屬口火屬眼風屬耳火少寒多目冥春正月二月三月寒多夏四月五月六月風多（以西國夏中多風熱微不同漢地也）秋七月八月九月熱多（西國於此秋時熱始陰盛亦不同漢地也）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有風有寒何以故春寒多者以萬物皆生以寒出故寒多何以故夏風多者以萬物榮華陰陽合聚故風多何以故秋熱多者以萬物成熟故熱多何以故冬有風有寒者以萬物終亡熱去故有風寒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時得卧何以故以風多故身放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不時不得卧何以故以寒多身縮春三月有寒故不得食麥豆宜食秔米醍醐諸熱物（以西國多冷秔米等熱也）夏三月風不得食芋豆麥宜食秔米乳酪秋三月有熱不得食秔米醍醐宜食細米麨蜜稻黍冬三月有風寒陽與陰合宜食秔米胡豆羹醍醐有時卧風起有時滅有時卧火起有時滅有時寒水起有時滅人得病有十因緣一久坐不卧二食無貸三憂愁四疲極五婬泆六嗔恚七忍大便八忍小便九制上風十制下風從是十因緣生病有九因緣命未當盡爲其横死

又智度論云四百四病者四大爲身常相侵害一一大中百一病起冷病有二百二水風起故熱病有二百二地火起故火熱相地堅相堅相故難消難消故能起熱病血肉筋骨脉髓等是地分除其業報者一切法皆和合因緣生也

瞻病部第三

夫四大難調六腑更反以有報身忽嬰疢疾或有捨俗出家孤遊獨宿或有貧病老弱無人侍衛若不互看命將安寄故四分律佛言自今已去應看病人應作瞻病人若欲供養我者應先供養病人及至路值五衆出家人病佛制七衆皆令住看若捨而不看皆結有罪故諸佛心者以大慈悲爲體隨順我語即是佛心也

若僧祇律云若道逢出家五衆病人即應頂車乘馱載令如法供養乃至死時亦應闍維殯埋不得捨棄病人有九法成就必當横死一知非饒益食而貪食二不知籌量三内食未消而食四食未消而擿吐出五已消應出而强持六食不隨病七隨病食而不籌量八懈怠九無慧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瞻病人成就五法不得時差恒在牀縛云何爲五一瞻病之人不別良藥二懈怠無勇猛心三常喜瞋恚亦好睡眠四但貪衣食故瞻視病人五不以法供養故亦不與病人語談往反是謂瞻病之人成就五法不得時差（翻前五法病得速差）又生經世尊以偈讃曰

人當瞻疾病　問訊諸危厄　善惡有報應
如種果獲實　世尊則爲父　經法以爲母
同學者兄第　因是而得度

又彌勒所問本願經云佛語阿難我本求道時勤苦無數乃得成佛其事非一佛言阿難

乃往過世時有太子號曰所現端正姝好從園觀出道見一人得病困篤見已有哀傷之心問於病人以何等藥得瘳卿病病者答曰唯王身血得瘳我病爾時太子即以利刀刺身出血以與病者至心施與意無悔恨爾時太子者即我身是四大海水尚可升量我身施血不可稱限又往過世有王太子號曰蓮華王端正姝好從園觀道見一人身體病癩見已哀念問於病者以得何藥瘳於汝病病者答曰得王身髓以塗我身其病乃愈是時太子即破身骨以得其髓持與病者歡喜惠施心無悔恨爾時太子者即我身是四大海水尚可升量身髓布施不可稱計又往去世有王號曰月明端正姝好從宮而出道見盲者貧窮飢餓隨道乞丐往趣王所爾時月明王見此盲人哀之淚出謂於盲者有何等藥得瘳卿病盲者答曰唯得王眼能愈我病眼乃得視是時明王自取兩眼以施盲者其心清然無一悔意爾時月明王者即我身是須彌之山尚可稱知斤兩我眼布施不可稱計

佛語阿難彌勒菩薩本求道時不持耳鼻身命等施以成佛道但以善權方便安樂之行得致無上正真之道阿難白佛以何善權得致佛道佛語阿難彌勒菩薩晝夜各三正衣束體叉手下膝著地向十方佛說此偈言

我悔一切過　勸助衆道德　歸命禮諸佛
令得無上慧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一國名曰賢提時有長老比丘長病委頓羸瘦垢穢在賢提精舍中卧無瞻視者佛將五百比丘往到其所使諸比丘傳共視之爲作糜粥而諸比丘聞其臭處皆共賤之佛使帝釋取其湯水佛以金剛之手洗病比丘身體地尋震動豁然大明莫不驚肅國王臣民天龍鬼神無央數人往到佛所稽首作禮白佛言佛爲世尊三界無比道德已備云何屈意洗病比丘佛告國王及衆會者言如來所以出現於世正爲此窮厄無護者耳供養病瘦沙門道人及諸貧窮孤獨老人其福無量所願如意會當得道王白佛言今此比丘宿有何罪困病積年瘳治不差佛告王曰往昔有王名曰惡行治政嚴暴使一多力五百王令鞭此人五百假王威怒私作寒呂若欲鞭者貰其價數得物者鞭輕不得鞭重舉國患之有一賢者爲人所謗應當得鞭報五百言吾是佛弟子素無罪過爲人所枉願小垂恕五百聞是佛弟子輕手過鞭無著身者五百壽終墮地獄中拷掠萬毒罪滅復出墮畜生中恒被撾杖五百餘世罪畢爲人常嬰重病痛不離身爾時國王者今調達是五百者今此病比丘是時賢者今吾身是吾以前世爲其所恕鞭不著身是故世尊躬爲洗之人作善惡殃福隨人雖更生死不可得免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撾杖良善　妄讒無罪　其殃十倍　災迅無赦
生受酷痛　形體毀折　自然惱病　失意恍惚
人所輕笑　或縣官厄　財産耗盡　親戚離別
舍宅所有　災火焚燒　死入地獄　如是爲十

時病比丘聞佛此偈及宿命事剋心自責所患除愈得阿羅漢道賢提國王沒命奉行得須陀洹道

又善生經云瞻病人不應生猒若自無物出外求之若不得貸三寶物看差已十倍還之五百問事云看病人將病人物爲病人供給所須不問病者或問起嫌並不得用若已取者應償不還犯重罪又四分律云看病得五功德一知病人可食不可食可食便與二不惡賤病人大小便利唾吐三有慈愍心不爲衣食故看四能經理湯藥乃至差若命終五能爲病人說法歡喜已身善法增長

醫療部第四

夫人有四肢五藏壹覺壹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衞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竭而爲焦故良醫導之以針石救之以藥濟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也

如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大患云何爲三一風爲大患二痰爲大患三冷爲大患然有三良藥治若風患者酥爲良藥及酥所作飯食若痰患者蜜爲良藥及蜜所作飯食若冷患者油爲良藥及油所作飯食是謂三大患有此三藥治如是比丘亦有三大患一貪欲二瞋恚三愚癡然有三良藥治一若貪欲起時以不淨往治及思惟不淨道二若瞋恚大患者以慈心往治及思惟慈心道三若愚癡大患者以智慧往治及因緣所起道是謂比丘有此三大患有此三藥治

又金光明經云佛在世時有持水長者善知醫方救諸病苦持水長者有子名曰流水端正第一威德具足受性聰敏善解諸論見諸衆生受諸苦惱時長者子即至父所說偈問言

云何當知　四大諸根　衰損代謝　而得諸病
云何當知　飲食時節　若食食已　身火不滅
云何當知　治風及熱　水過肺病　及以等分
何時動風　何時動熱　何時動水　以害衆生

時父長者　即以偈頌　解說醫方　而答其子
三月是夏　三月是秋　三月是冬　三月是春
是十二月　三三而說　從如是數　一歲四時
若二二說　足滿六時　三三本攝　二二現時
隨是時節　消息飲食　是能益身　醫方所說
隨時歲中　諸根四大　代謝增損　令身得病
有善醫師　隨順四時　三月將養　調和六大
隨病飲食　及以湯藥　多風病者　夏則發動
其熱病者　秋則發動　等分病者　冬則發動
其肺病者　春則增劇　有風病者　夏則應服
肥膩鹹酢　及以熱食　有熱病者　秋服冷甜
等分冬服　甜酢肥膩　肺病春服　肥膩辛熱
飽食然後　則發肺病　於食消時　則發熱病
食消已後　則發風病　如是四大　隨三時發
病風羸損　補以酥膩　熱病下藥　服呵梨勒
等病應服　三種妙藥　所謂甜辛　及以酥膩
肺病應服　隨時吐藥　若風熱病　肺病等分
違時而發　應當任師　籌量隨病　飲食湯藥

又智度論云般若波羅蜜能除八萬四千病根本此之八萬四千皆從四病起一貪二瞋三癡四三毒等分此之四病各分二萬一千以不淨觀除貪欲二萬一千煩惱以慈悲觀

除瞋恚二萬一千煩惱以因緣觀除愚癡二萬一千煩惱總用上藥除等分病二萬一千煩惱譬如寶珠能除黑暗般若波羅蜜亦能除三毒煩惱病

安置部第五

蓋聞三界之宅寔四大之器六塵之境是五陰所居良由妄想虛搆惑倒交興致使萬苦爭纏百憂總萃今既報熟命臨風燭然衆生貪著至死不覺恐在舊所戀愛資財深著眷屬佛教移處令生猒離知無常將至使與心念也

如僧祇律云若是大德病者應在露現處上好房中擬道俗問訊生善瞻病人每須燒香然燈香汁塗地供待人客依西域祇洹寺圖云寺西北角日光沒處為無常院若有病者安置在中堂號無常多生猒背去者極衆還唯一二其堂內安一立像金色塗香面向東方當置病人在像前坐若無力者令病人卧面向西方觀佛相好其像手中繫一五色綵旛令病人手執旛脚作往生淨土之意坐處雖有便利世尊不以為惡原其此土本是雜穢之處猶降靈俯接下類群生況今將命投佛寧相棄捨隨病人所樂何境或作彌陀彌勒阿閦觀音等形如前安置燒香散華供養不絕生病者善心

斂念部第六

夫三界非有五陰皆無四倒十纏共相和合一切如電揮萬劫於俄頃丘井易淪終漂沉於苦海迷途遂遠弱喪亡歸形軀七尺莫知其假耳目之外終自空談靡依靡救不信不受生靈一謝再返無期所以撫心自測臨危安泰也故十誦律云看病人應隨病者先所習學而讚歎之不得毀呰退本善心又四分律云為病人說法令其歡喜又毗尼母論云病人不用看病人語看病人違病者意並得罪又華嚴經臨終為病人說偈云

又放光明名見佛　彼光覺悟命終者
念佛三昧必見佛　命終之後生佛前
念彼臨終勸念善　又示尊像令瞻敬
又復勸念歸依佛　因是得成見佛光

往生論云若善男子善女人修五念成就者畢竟得生安樂國土見彼阿彌陀佛何等為五一者禮拜二者讚歎三者作願四者觀察五者迴向又隨願往生經云佛告普廣菩薩若四華男子女人臨終之日願生十方佛剎土者當先洗浴身體著鮮潔之衣燒衆名香懸繒旛蓋歌讚三寶讀誦尊經為病者說因緣譬喻善巧言詞微妙經義苦空非實四大假合形如芭蕉中無有實又如電光不得久停故云色不久鮮當歸壞敗精誠行道可得度苦隨心所願無不獲果

述曰如前教已復將經像至病人所題其經名像名告語示之使開目覩見令其惺悟兼請有德智人讀誦大乘明揚讚唄旛華亂墜究竟目前香氣氛氳當注鼻根恒與善語勿傳惡言以臨終時多有惡業相現不能立志排除是故瞻病之人特須方便善巧誘誅使心心相續剎那不駐乘此福力作往生淨土之意故智度論云從生作善臨終惡念便生惡道從生作惡臨終善念而生天上又維摩

經云憶所修福念於淨命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持戒於破戒病人不求恩惠心不疲猒供養病人命終生晉覩天五欲縱逸不知猒足頌曰

紫紱未可得　漳濱徒苒離　一逢大馬病
貫育罷驅馳　既無九轉術　復聞萬金奇
不看授鹽掌　唯夢蓮華池

感應緣（略引一十四驗）

晉歐議曹掾　陳國袁無忌
沙門康法朗　沙門安惠則
沙門竺法義　宋羅璵妻費氏
江安令王文明　吳興李清
沙門曇穎　魏王長豫
齊釋慧進　隋釋僧善
唐薛孤訓　沙門徹師

晉南郡議曹掾姓歐得病經年骨消肉盡巫醫備至無復方計其子夜如得睡眠夢見數沙門來視其父明旦便往諸佛圖見諸沙門問佛爲何神沙門爲說事狀便將諸道人歸請讀經再宿病人自覺病如輕晝得小眠如舉頭見門中有數十小兒皆五綵衣手中有持旛仗者刀矛者於門走入有兩小兒在前徑至簾前忽便還走語後衆人小住小住屋中經是道人遂不復來前自此後病漸漸得差（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晉陳國袁無忌寓居東平永嘉初得疫癘家百餘口死亡垂盡徃避大宅權住田舍有一小屋兄弟共寢板牀薦席數重夜眠失曉牀出在戶外宿昔如此兄弟惟怖皆不眠後見一婦人來在戶前知忌等不眠前却戶外時未署明月朗見之綵衣白莊頭上有花鑷及銀釵象牙梳忌等便逐之初繞屋走四倒頭髮及花鑷之屬皆墮落忌悉拾之仍復出門南走臨道有井遂入井中忌還眠天曉視花鑷及釵牙梳並是眞物掘壞井得一揪棺三分井水所請忌便易棺器衣服還其物於高燥處瘞之遂斷（右此一驗出志怪集）

晉沙門康法朗學於中山永嘉中與四比丘西入天竺行過流沙千有餘里見道邊敗壞佛圖無復堂殿蓬蒿没人法朗等下瞻禮拜見有二僧各居其一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汙盈房其讀經者了不營視朗等惻然興念留爲煑粥掃除浣濯至六日病者稍困泩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並謂病者必不移旦至明晨往視容色光悅痛狀休然屋中穢物皆是華馨朗等乃悟是得道眞士以試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慧可往禮覲法朗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慈愛心聞已乃作禮悔過讀經者曰諸君誠契幷至同當入道朗公宿學業淺此世未得願也謂朗伴云慧此居植根深當現世得願因而留之法朗後還中山爲大法師道俗宗之（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晉洛陽大市寺有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恒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能談吐晉永嘉年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誠願大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手自細書黃縑寫大品一部合爲一卷字如小豆而分別可識凡十

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胡母氏供養胡母過江齎經自隨後爲災火所延倉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後乃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無虧損于時同見聞者莫不迴邪致信此經今在京師簡靖寺靖首尼處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矣

晉沙門竺法義山居好學住在始寧保山後得病積時攻治備至而了不損日就綿篤遂不復自治唯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來候其病因爲治之刳出腸胃湔洗腑臟見有結聚不淨物甚多洗濯畢還內之語義曰汝病已除眠覺衆患豁然尋得復常案其經云或現沙門梵志之像意者義公所夢其是乎義以太元七年亡自竺長舒至義六事並宋尚書令傅亮所撰亮自云其先君與義遊處義每說其事輒懍然增肅焉

宋羅璵妻費氏者寧蜀人父悅宋寧州刺史費少而敬信誦法華經數年勤至不倦後忽得病苦心痛守命闔門遑懼屬纊待時費氏心念我誦經勤苦宜有善祐庶不於此遂致死也旣而睡臥食頃如寤如夢見佛於窻中授手以摩其心應時都愈一堂男女婢僕悉覩金光亦聞香氣璵從妹即琰外族曾祖尚書中兵郎費愔之夫人也于時省疾牀前亦具聞見於是大興信悟虔戒至終每以此瑞進化子姪焉

宋時王文明宋泰始末作江安令妻久病女於外爲母作粥將熟變而爲血棄之更作亦復如初如此者再母尋亡沒其後兒女在靈前哭忽見其母臥靈牀上貌如平生諸兒號感奄然而滅文明先愛其妻手下婢妊身將產歷其妻日使婢守屋餘人悉詣墓所部伍始發妻便現形入戶打婢其後諸女爲父辦食殺雞割洗已竟雞忽跳起軒首長鳴文明尋卒諸男相繼喪亡右此三驗出述異記

宋李清者吳興於潛人也仕桓溫大司馬府參軍督護於府得病還家而死經久穌活說云初見傳教持信旛喚之云公欲相見清謂是溫召即起東帶而去出門見一竹輿便令入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馳至一朱門見阮敬時敬死已三十年矣敬問清曰卿何時來知我家何似清云卿家興惡敬便雨淚言知吾子孫如何答云具可我今令卿得脫汝能料理吾家不清云能若能如此不負大恩敬言僧達道人是官師甚被敬禮當苦告之還內良久遣人出云門前四層寺官所起也僧達常以平旦入寺禮拜宜就求哀清往其寺見一沙門語曰汝是我前七生時弟子已經七世受福迷著世樂忘失本業背正就邪當受大罪今可改悔和尚明出當相佐助清還先與中夜寒噤凍至曉門開僧達果出至寺清便隨逐稽顙僧達云汝當華心爲善歸命佛法歸命比丘僧受此三歸可得不橫死受持勤者亦不經苦難清便奉受又見昨所遇沙門長跪請曰此人僧乎宿世弟子忘正失法方將受苦先緣所追今得歸命願垂慈愍答曰先是福人當易拔濟耳便還向朱門俄遣人出云李參軍可去敬時亦出與清一青竹枝令閉眼騎之清如其語忽然至家家中啼哭及鄉親塞堂欲入不得會買材還家人及

客赴監視之雖屍在地清入至屍前聞其屍臭自念悔還但外人逼突不覺入屍時於是而活即營理敬家分宅以居於是歸心三寶勤信法教遂作佳流弟子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宋長干寺有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萬言止長干寺善巧宣唱天然獨絕穎嘗患癬瘡積治不除房內恒供養一觀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從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墮地涎涶沐身狀如已死穎候似活即取竹刮除涎涶又聞蛇所吞鼠能療瘡疾即行取涎涶以傅癬上所傅既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痍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於是君王所重名播遐迩後卒所住年八十一右一驗出唐高僧傳

魏中書郎王長豫有美名父丞相至所珍愛遇疾轉篤丞相憂念特至政在牀上坐不食已積日忽為現一人形狀甚壯著鎧執刀王問君是何人答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耳勿復憂王欣喜動容即命求食食遂至數升內外咸未達所以食畢忽復慘然謂王曰中書命盡非可救者言終不見右此一驗見幽明錄

前齊永明中揚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雄勇遊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便病迺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經錢賊慙而退爾後遂成百部故病亦愈誦經既度情願又滿迴此誦業願生安養聞空中告曰汝願已足必得往生無病而卒八十餘矣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隋文成郡馬頭山釋僧善姓席氏絳郡正平人也仁壽之歲其道彌隆及疾篤將極告弟子曰吾患腸中冷結者昔在少年山居服業糧粒既斷嬾往追求噉小石子用充日夕因覺為病死後破腸看之果如所言若吾終後不須焚燎外損物命可坐于甕中埋之以大業初年卒于大黃巖中道俗依言而殯絳州僧襲比丘承習善公不虧化法善師終日他行不見後尋其遺骸莫知所在忽聞爆聲振裂響發林谷見地分涌甕出于外骸骨如雪惟舌存焉紅赤鮮映逾於生日因取舌骨兩以為塔右一驗出唐高僧傳

唐貞觀二十年征龜茲有薛孤訓者為行軍倉曹參軍及屠龜茲城後乃於精舍剝佛面取金旬日之間眉毛總落還至伊州乃於佛前悔過所得金者皆迴造功德未幾眉毛復生

唐鋒州南孤山陷泉寺沙門徹禪師曾行遇癩人在穴中徹引出山中為鑿穴給食令誦法華經素不識字加又頑鄙句句授之終不辭倦誦經向半夢有教者自後稍聰得五六卷瘡漸覺愈一部既了鬚眉平復膚色如常故經云病之良藥斯言驗矣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五

音釋

黤 於敢切黑黤也 癥瘕 癥陟里切癥瘕並腹內病也 膀胱 膀步光切胱古黃切 㸌 胡郭切㸌㸌也 膈 音革膈也 咳嗽 咳口溉切嗽先奏切 噫 正作𠲿乙界切 軀 力主切曲也 嗽 透氣也逆氣也 瘤 力求切結肉也 贅 之芮切贅肉也 闕 苛月切少也 鍬 余昭切 楸

丑留切杼屬刳苦胡切剖也湔子田切滌也懍力荏切危懼也璵以諸切璠璵寶玉也屬纊屬株玉切纊苦謗切屬纊附新綿於口鼻上以候氣也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祿六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捨身篇第九十六 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色性無象觸必歸空三世若假八微終散雖復迴天震地之威會歸摩滅齊冠楚組之麗靡救埃壞所以形非定質衆緣所聚四塵不同風火恒異析而離之本非一物然肝越膽未足爲譬菩薩利生方窮其旨而積此淪昏生生不已一念儵値曾未移時障習相蕩旋迷厥路橫指呼空名之爲有養己傷命號之爲毒畜身外之財以充其慾攘非己之分用成其侈豈直溫肥嗽腹若此而已哉至於積篋盈藏溢俎充庖無始迄今供此幻我亦未猒足靜思此事豈不罪歟今既覺過徒畜坏瓶物我俱空寶惜何在是以體知幻僞大士常心捨妄求眞菩薩恒願證知三界爲長夜之宅悟四生爲夢幻之境外云生則以身命爲逆旅死當以天地爲棺槨內云王子投身功逾九劫刳肌貿鴿嚴震三千將今類古冀望同爾欲使白牛有長路之能寶舟有彼岸之力也

引證部第二

如金光明經云佛告大衆過去有王名摩訶羅陀常行善法無有怨敵時有三子殊特第一第一太子名摩訶波那羅次子名摩訶提婆小子名摩訶薩埵是三王子於園遊戲漸到竹林憩駕止息第一王子作如是言我於今日心甚怖懅於是林中將無衰損第二王子復作是言我於今日不自惜身但離所愛心憂愁耳第三王子復作是言我於今日獨無怖懼亦無愁惱山中空寂神仙所讚是處閑靜能令行人安隱受樂轉復前行見有一虎適産七日而有七子圍繞周帀飢餓窮悴身體羸損命將欲絕第一王子見是虎已作如是言恠哉此虎産來七日七子圍繞不得求食若爲飢逼必還噉子第三王子言君等誰能與此虎食第二王子言此虎飢餓餘命無幾不容餘處爲其求食命必不濟誰能爲

此不惜身命第一王子言一切難捨不過己身第二王子言我等今者以貪惜故於此身命不能放捨智慧薄少故於是事而生驚怖若諸大士欲利益他生大悲心不足爲難時諸王子心大愁憂久住視之目未曾捨作是觀已尋便離去爾時第三王子作是念言我今捨身時已到矣何以故我從昔來多棄是身都無所爲隨時將養令無所乏而不知恩反生怨害然復不免無常敗壞今捨此身作無上業於生死海中作大橋梁永離憂患無常變異智慧功德具足成就即便語言兄等今者可與眷屬還其所止爾時王子摩訶薩埵還至虎所脫身衣裳置竹枝上作是誓言我今爲利諸衆生故證於最勝無上道故欲度三有諸衆生故是時王子作是誓已即自放身卧餓虎前以大悲力虎無能爲王子念言虎今羸瘦身無勢力不能得我身血肉食即起求刀了不能得即以乾竹刺頸出血是時大地六種震動日無精光又雨雜華種種妙香時虛空中有諸天見心生歡喜歎未曾有善哉大士眞大悲者爲衆生故能捨難捨不久當證清淨涅槃是虎見血汙王子身即便舐血噉食其肉唯留餘骨爾時兩兄見地大動日無精光雨諸華香必是我弟捨所愛身時二王子心大愁怖涕泣悲歎容貌顦顇復共相將還至虎所見弟所著衣裳皆悉在一竹枝之上骸骨髮爪布散狼籍流血處處遍汙其地見已悶絶不自勝持投身骨上良久乃悟即起擧首呼天而哭我弟幼稚才能過人父母所愛奄忽捨身以飼餓虎我今還宮父母設問當云何答我寧在此併命一處不忍還見父母眷屬時小王子所將侍從各散諸方互相謂言今者我天爲何所在爾時王妃於睡眠中夢乳被割牙齒墮落得三鴿雛一爲鷹食爾時王妃大地動時即便驚寤心大愁怖而說偈言

今日何故　大地大水　一切皆動　物不安所
日無精光　如有覆蔽　我心憂苦　目睫瞤動
如我今者　所見瑞相　必有災異　不祥苦惱

於是王妃說是偈已時有青衣在外已聞王子消息心驚惶怖尋即入內啓白王妃作如是言向者在外聞諸侍從推覓王子不知所在王妃聞已生大憂惱至大王所具傳此事王聞悶絶悲哽苦惱抆淚而言如何今日失我心中所愛重者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於往昔　無量劫中　捨所重身　以求菩提
若爲國王　及作王子　常捨難捨　以求菩提
我念宿命　有大國王　其王名曰　摩訶羅陀
是王有子　能大布施　其子名曰　摩訶薩埵
復有二兄　長者名曰　大波那羅　次名大天
三人同遊　至一空山　見新産虎　飢窮無食
時勝大王　生大悲心　我今當捨　所重之身
此虎或爲　飢餓所逼　儻能還食　自所生子
即上高山　自投虎前　爲令虎子　得全性命
是時大地　及諸大山　皆悉震動　驚諸蟲獸
虎狼師子　四散馳走　世間皆暗　無有光明
是時二兄　故在竹林　心懷憂惱　愁苦涕泣
漸漸推求　遂至虎所　見虎虎子　血汙其口
又見骸骨　髮毛爪齒　處處迸血　狼藉在地

是二王子　見是事已　心更悶絶　自躃於地
以灰塵土　自塗坌身　忘失正念　生狂癡心
所將侍從　覩見是事　亦生悲慟　失聲號哭
互以冷水　共相噴灑　然後穌息　而復得起
是時王子　當捨身時　正值後宮　妃后婇女
眷屬五百　共相娛樂　王妃是時　兩乳汁出
一切肢節　痛如針刺　心生愁惱　似喪愛子
於是王妃　疾至王所　其聲微細　悲泣而言
大王今當　諦聽諦聽　憂愁盛火　今來燒我
我今二乳　俱時汁出　身體苦切　如被針刺
我見如是　不祥瑞相　恐更不復　見所愛子
今以身命　奉上大王　願速遣人　求覓我子
夢三鴿鶵　在我懷抱　其最小者　可適我心
有鷹飛來　奪我而去　夢是事已　即生憂惱
我今愁怖　恐命不濟　願速遣人　推求我子
是時王妃　說是語已　即時悶絶　而復躃地
王聞是語　復生憂惱　以不得見　所愛子故
其王大臣　及諸眷屬　悉皆聚集　在王左右
哀哭悲號　聲動天地　爾時城內　所有人民
聞是聲已　驚愕而出　各相謂言　今是王子

為活來耶　為已死亡　如是大士　常出軟語
為衆所愛　今難可見　已有諸人　入林推求
不久自當　得定消息　諸人爾時　慞惶如是
而復悲號　哀動神祇　爾時大王　即從座起
以水灑妃　良久乃穌　還得正念　微聲問王
我子今者　為死活耶　爾時王妃　念其子故
倍復懊惱　心無暫捨　可惜我子　形色端正
如何一旦　捨我終亡　云何我身　不先薨歿
而見如是　諸苦惱事　善子妙色　猶淨蓮華
誰壞汝身　使令分離　將非是我　昔日怨讎
挾本業緣　而殺汝耶　我子面目　淨如滿月
不圖一旦　遇斯禍對　寧使我身　破碎如塵
不令我子　喪失身命　我所見夢　已為得報
直我無情　能堪是苦　如我所夢　牙齒墮落
二乳一時　汁自流出　必定是我　失所愛子
夢三鴿鶵　鷹奪一去　三子之中　必定失一
爾時大王　即告其妃　我今當遣　大臣使者
周遍東西　推求覓子　汝今且可　莫大憂愁
大王如是　慰喻妃已　即便嚴駕　出其宮殿
心生愁惱　憂苦所切　雖在大衆　顏貌憔悴

即出其城　覓所愛子　爾時亦有　無量諸人
哀號動地　尋從王後　是時大王　既出城已
四向顧望　求覓其子　煩惋心亂　靡知所在
最後遙見　有一信來　頭蒙塵土　血汙其衣
灰糞塗身　悲號而至　爾時大王　摩訶羅陀
見是使已　倍生懊惱　舉首號叫　仰天而哭
先所遣臣　尋復來至　既至王所　作如是言
願王莫愁　諸子猶在　不久當至　令王得見
須臾之頃　復有臣來　見王愁苦　顏貌憔悴
身所著衣　垢膩塵汙　大王當知　一子已終
二子雖在　哀悴無賴　第三王子　見虎新產
飢窮七日　恐還食子　見是虎已　生大悲心
發大誓願　當度衆生　於未來世　證成菩提
即上高處　投身虎前　虎飢所逼　便起噉食
一切血肉　已為都盡　唯有骸骨　狼藉在地
是時大王　聞臣語已　轉復悶絶　失念躃地
憂愁盛火　熾然其身　諸臣眷屬　亦復如是
以水灑王　良久乃穌　復起舉音　號天而哭
復有臣來　而白王言　向於林中　見二王子
愁憂苦毒　悲號涕泣　迷悶失志　自投於地

臣即求水 灑其身上 良久之頃 乃還穌息
望見四方 大火熾然 扶持暫起 尋復躃地
舉首悲哀 號天而哭 乍復讃歎 其弟功德
是時大王 以離愛子 其心迷悶 氣力惙然
憂惱涕泣 並復思惟 是最小子 我所愛重
無常大鬼 奄便吞食 其餘二子 今雖存在
而為憂火 之所焚燒 或能為是 喪失命根
我宜速往 至彼林中 迎載諸子 急還宮殿
其母在後 憂苦逼切 心肝分裂 或能失命
若見二子 慰喻其心 可使終保 餘年壽命

爾時大王 駕乘名象 與諸侍從 欲至彼林
即於中路 見其二子 號天扣地 稱弟名字
時王即前 抱持二子 悲號涕泣 隨路還宮
速令二子 覲見其母 佛告樹神 汝今當知
爾時王子 摩訶薩埵 捨身飼虎 今我身是
爾時大王 摩訶羅陀 於今父王 輸頭檀是
爾時王妃 今摩耶是 第一王子 今彌勒是
第二王子 今調達是 爾時虎者 今瞿夷是
時虎七子 今五比丘 及舍利弗 目揵連是
爾時大王摩訶羅陀及其妃后悲號涕泣悉

皆脫身御服瓔珞與諸大衆往竹林中收其
舍利即以此處起七寶塔是時王子摩訶薩
埵臨捨命時作是誓願願我舍利於未來世
過筭數劫常為衆生而作佛事

又法華經藥王菩薩本事品略要云爾時佛
告宿王華菩薩乃往過去無量恒河沙劫有
佛號日月淨明德如來爾時彼佛為一切衆
生喜見菩薩及衆菩薩諸聲聞衆說法華經
是喜見菩薩樂習苦行於日月淨明德佛法
中精進經行一心求佛滿萬二千歲已而自
念言我雖以神力供養於佛不如以身供養
即服諸香油千二百歲已香油塗身於日月
淨明德佛前以天寶衣而自纏身灌諸香油
以神通力而自然身光明遍照八十億恒河
沙世界其中諸佛同時讃言善哉善哉是真
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其身火然千二百
歲過是已後其身乃盡喜見菩薩作如是法
供養已命終之後復生日月淨明德佛國中
於淨德王家結跏趺坐忽然化生而白父言
日月淨明德佛今故現在我先供養佛已得
解一切衆生語言陀羅尼復聞是法華經我
今當還供養此佛乃至彼佛入涅槃已收佛
舍利作八萬四千寶塔即於八萬四千塔前
然百福莊嚴臂七萬二千歲而以供養令無
數求聲聞衆無量阿僧祇人發阿耨菩提心
爾時諸菩薩天人阿脩羅等見其無臂憂惱
悲哀喜見菩薩是我等師教化我者而今燒
臂身不具足于時一切衆生喜見菩薩於大
衆中立此誓言我捨兩臂必當得佛金色之
身若實不虛令我兩臂還復如故作是誓已
自然還復當爾之時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天
雨寶華一切人天得未曾有佛告宿王華菩
薩於汝意云何一切衆生喜見菩薩豈異人
乎今藥王菩薩是也若有發心欲得阿耨菩
提者能然手指乃至足一指供養佛塔勝以
國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國土珍寶而供養者
○問曰菩薩捨身得自殺罪不答曰依律未
捨命前得方便小罪偷蘭遮若捨命已無者
可屬所以不得殺人大罪若依大乘菩薩猒
離生死為供養佛及為一切衆生與大悲心

無害他意反招其福何容得罪故文殊師利
問經云佛言若殺自身無有罪報何以故如
菩薩殺身唯得功德我身由我故若身由我
得罪果者剪爪傷指便當得罪何以故自傷
身故菩薩捨身非是無記唯得福德是煩惱
滅故身滅故得清淨身譬如垢衣以灰汁淖
濯垢滅衣在（自外經明菩薩捨身非唯一二如月光捨頭尸毘割剝或作師子象王捨身與虎或作鹿身爲王濟厄樵人或作大龜大鼈救人水難或作大魚肉山拖飢拔苦如是具列非一並徵配別篇恐以文繁不目重述）頌曰

龔勝無遺生　李業有窮盡　嵇叟理既迫
霍子命亦殞　蔓屢厚霜指　納納衝風菌
邂逅竟既時　脩短非所愍　恨我君子志
不得嚴上泯　送心正覺前　斯痛久已忍
既知人我空　何愁心不謹　唯願乘來生
怨親同誠朕

感應緣（略引九驗）

黃帝時甯封子　宋沙門釋慧紹
宋沙門釋僧瑜　宋沙門釋慧益
梁沙門釋道度　周沙門釋僧崖
周沙門釋靜藹　隋沙門釋大志
唐沙門釋會通

甯封子黃帝時人也世傳爲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入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視其炭燼猶有其骨時人共塟之甯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焉（右此一驗出搜神記）

宋臨川招提寺有釋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哺魚肉輙吐咽菜不疑於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爲僧要弟子精勤稟厲苦行摽御後隨要止臨川招提寺乃密有燒身之意常雇人斫薪積於東山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龕足容己身乃還寺辭要要苦諫不從即於焚身之日於東山設大衆八關齋并告別知識其日闔境奔波車馬人衆及賫金寶者不可稱數至初夜行道紹自行香行香既竟執燭然薪入中而坐誦藥王本事品衆既不見紹悟其已去禮拜未畢悉至積所積已洞然誦聲未息火至額聞唱一心言已奄絕大衆咸見有一星其大如斗直下煙中俄而上天則見者咸謂天宮迎紹經三日薪聚乃盡紹臨燒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愼莫伐之其後三日果生焉紹焚身是元嘉二十八年年二十八

宋廬山招提寺有釋僧瑜姓周吳興餘杭人弱冠出家業素純粹元嘉十五年與同學曇溫慧光等於廬山南嶺共建精舍名曰招隱瑜嘗以爲結累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捐藥王之蹤獨何云遠於是蔓發言誓始契燒身以宋孝建二年六月三日集薪爲龕并請僧設齋告衆辭別是日也雲霧晦合密雨交零瑜乃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朗如其無感便當滂注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晦也言已雲景明霽至初夜竟便入薪龕中合掌平坐誦藥王品火焰交至猶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赴彌山並稽首作禮願結因緣咸見紫氣騰空久之乃歇時年四十四其後旬有四日瑜房中生雙桐樹根枝豐茂巨細相如貫壤直聳遂成奇樹理識者以爲娑羅寶樹剋炳泥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號爲雙桐沙門吳郡張辯爲平南長史親覩其

事具爲傳贊曰
悠悠玄機茫茫至道出入生死孰爲妙寶其一
自昔樂王殊化絕倫往聞其說今覩斯人其二
英英沙門慧定心固凝神紫氣表迹雙樹其三
其德可樂其操可貴文之作矣或颺髣髴其四
宋釋慧益廣陵人祿六少出家隨師止十二壽春宋孝
建中出都憩竹林寺精勤苦行誓欲燒身衆
人聞者或毀或讚至大明四年始就却粒唯
餌麻麥到六年又絕麥等但食酥油有頃又
斷酥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綿微而神情警正
孝武深加敬異致問慇懃遣大宰江夏王義
恭詣寺諫益益誓志無改至大明七年四月
八日將就焚燒乃於鍾山之南置鑊辦油其
日朝乘牛車而以人牽自寺之山以帝王是
兆民所憑又三寶所寄乃自力入臺至雲龍
門不能步下令人啓聞慧益道人今就捨身
詣門奉辭深以佛法仰囑帝聞改容即躬出
雲龍門益既見帝重以佛法憑囑於是辭去
帝亦續至諸王妃后道俗士庶填滿山谷投
衣棄寶不可勝計益乃入鑊據一小牀以吉
具自纏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著火帝
令大宰至鑊所請喻曰道行多方何必殞命
幸願三思更就異途益雅志確然曾無悔念
乃答曰微軀賤命何足上留天心聖慈同已
者願度世人出家降勑即許益乃自手執燭
以然帽帽熾祥六棄燭合掌誦藥王品十三火至眉誦
聲猶分明及眼乃昧貴賤哀嗟響振幽谷莫
不彈指稱佛惆悵校淚火至明旦乃盡帝於
千時聞空中笳管異香芬苾帝盡日方始還
宮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囑以佛法明日帝
爲設齋度人令齋主唱白具敘徵祥燒身之
處謂藥王寺以擬本事也
梁普通年小莊嚴寺有道度禪師戒行淳直
善明摩訶衍梁帝欽重齊同四果禪師每猷
此身將同毒樹若身命無常棄屍陀林施以
鳥獸於檀度成滿亦爲善業八萬戶蟲不可
燒盡非所勸也乃積薪柴漸就減食至普通
七年十一月三日鍾自虛鳴寺衆驚恐莫測
何相其月八日鍾復自鳴乃與大衆共結善
緣爾後不復更食唯用澡瓶以汲清水日飲
一升至二十五日朝寺衆同往見瓶發五色
光曜雜彩氛氳至二十九日旦寺主僧全等
數人共登禪室遙見龕中紫光外照其日將
暮忽有群鳥五六百頭同集一樹俄頃西飛
是夜二更初竟寺有雜色光映燭房宇至五
更中聞山頂上火聲振烈驚走往觀見禪師
合掌火中春秋六十有六刺史武陵王乃遣
灑掃收斂於其處而建塔焉後時聞山頂有
石磬之聲聲甚清徹先燒身之處有大樹枯
死十有餘年禪師入山恒坐樹下後春遂生
枝葉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周益州沙門釋僧崖奴牟氏而幼年少言不
雜徘戲每遊山泉必先禮而後飲或諦不瞬
坐以終日人問其故答曰是身可惡我思之
耳後必燒之及年長從戎毅然剛正嘗隨伴
捕魚得已分律六者用投諸水謂伴曰十四殺非好業
我今舉體皆現生瘡誓斷獵矣遂燒其獵具
時獵首領數百人共築池塞資以養魚崖率
衆重往彼觀望忽有異蛇長一尺許頭尾皆
赤須臾長大乃至丈餘圍五六尺獲衆奔散

蛇便趣水擧尾入雲赤光遍野久久乃滅尋爾衆聚具論前事崖曰此無憂也但斷殺業蛇不害人勸停池堰衆未之許俄而隄防決壞遂即出家以周武成元年六月於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有問燒指可不痛耶崖曰痛由心起心既無痛指何所痛時人同號以爲僧崖菩薩或有問曰似有風疾何不治之答曰身皆空耳知何所治又曰根大有對何謂爲空答曰四大五根復何住耶衆服其言孝愛寺兊法師者有大見解承

崖發迹乃率弟子數十人往彼禮敬解衣施之顧大衆曰眞解般若非徒口說由是道俗通集倍加宗信如是經日左手指盡火次掌骨髓沸上涌將滅火焰乃以右手殘指挾竹挑之有問其故崖曰緣諸衆生不能行忍今勸不忍者忍不燒者燒耳兼又說法勸勵令行慈斷肉雖煙焰俱熾以日繼夕並燒二手眉目不動又令四衆說法誦經或及語切詞要義則領頭微笑時或心怠私有言志崖頷曰我在山中初不識字今聞經語句句與心相應何不至心靜聽若乖我者則空燒此手何異樵頭耶於是大衆懍然莫不專肅其後復告衆曰末刧輕慢心轉薄淡見像如木頭聞經如風過馬耳今爲寫大乘經教故燒身手欲令信重佛法也闔境士女聞者皆來遶數萬帀崖怡然澄靜容色不動頻集城西大道談論法化初有細雨殆將沾漬便斂心入定即雲散月明而燒臂掌骨五枝如殘燭燼忽然各生並長三寸白如珂雪僧尼僉曰若菩薩滅後願奉舍利起塔供養崖乃以口齒

斯生五骨拔而折之吐施大衆曰可爲塔也至七月十四日忽有大聲狀如地動天裂人畜驚駭於上空中或見犬羊龍蛇軍器等像少時還息人以事問崖曰此無苦也驚睡三昧耳吾欲捨身可辦供具時孝愛寺導禪師戒行精苦耆年大德捨六度錫杖并及紫被贈崖入火揵爲僧淵遠送班納意願隨身于時人物諠擾施財山積初不知二德所送物也至明日平旦忽告侍者法陀曰汝往取導師錫杖紫被及納袈裟來爲吾著之便往造焚身所于時道俗十餘萬衆擁擧而哭崖曰但守菩提心義無哭也便登高座爲衆說法時時擧目視於薪積欣然獨笑有頃右脅而寢都無氣息狀若木石偶忽起問曰時將欲下足先白衆僧曰佛法難值宜共護持先所積柴壘以爲樓高數十丈上作乾小室以油潤之崖緩步至樓遶旋三帀禮拜四門便登其上凭欄下望令念般若有施主王撰懼曰我若放火便燒聖人將獲重罪崖陰知之告撰上樓摩頂曰汝莫憂造樓得罪乃大福

也促命下火皆懼畏之置炬著地崖以臂挾炬先燒西北次及西南麻燥油濃赫然熾合於盛火中放火設禮比第二拜時身面已自焦坼重復一禮時身踏炭上及薪盡火滅骨肉皆化唯心尚存赤而且濕肝腸脾胃猶自相連更以四十車柴燒之腸胃雖卷而心如本導法師乃命收取瘞于塔下初未燒前有問者曰菩薩滅度願示瑞相崖曰我身可盡心不可壞也衆謂心神無形不由燒蕩及後心存方知先見然崖自生及終頻現異相有

數十條曾於一家將欲受戒無何笑曰將捨寶物生疑處耶衆相推問有楊氏婦欲施銀釵恐夫責及因決捨之有孝愛寺僧佛與者偏嗜飲噉流俗落度隨崖舉後私發願曰令值聖人誓斷酒肉及返至寺見黃色人曰汝能斷肉大是好事汝若食一衆生肉即食一切衆生肉若有食者即食一切父母眷屬肉矣必欲食者當如死屍中蟲蟲即肉也又曰日有六時念善大好若不能具一時亦好如是一念其心亦好皆能滅惡也見其言詞眞正音句和雅將欲致問不久而滅於是佛與翹心精進遶塔念誦又聞空中聲曰汝勤持齋願令衆生得不食身又令餓鬼身常飽滿覩其感被皆崖力也初登柴樓有沙門僧育在大建昌寺門見有火光高四五丈廣三四丈從地而起上衝樓邊久久乃滅又初焚日州寺大德沙門寶海問曰等是一火何故菩薩受燒都無痛想崖曰衆生有相故痛耳又曰常云代衆生受苦爲實得不答曰既爲心代受何以不得又曰菩薩自燒衆生罪熟各自受苦何由可代答曰猶如燒手一念善根即能滅惡豈非代耶乃謂侍者智炎曰我滅度後好供養病人並難可測其本多是諸佛聖人乘權應化自非大心平等何能恭敬此是實行也坐中疑崖非聖人者乃的呼其人名曰諸佛應世形無定方或作醜陋諸病乃至畜生下類檀越慎之勿妄輕也及將動火皆覩異相或見圓蓋覆崖有三道人處其蓋上或見五色光如人形像在四門者或見炭樓之上如日出形并雨諸華大者如兩斛堄許小者如錘乳片五色交亂紛紛而下接取非一根觸皆消及崖滅後郫縣人於郫江邊見空中有油絡轝崖在其上身服斑納黃偏袒紫被捉錫杖後有五六百僧皆單竹繖乘空西沒又潼州靈果寺僧慧策者承崖滅度乃爲設大齋於故市中至於食前忽見黑雲從東南來翳日蔭會仍雨龍毛五色分明長者尺五短猶六寸又雨諸華旛香煙滿空繽紛大衆通見又初收心舍利至常住寺中皆見華蕊含盛光榮庭宇又阿迦膩吒寺僧慧勝者抱病在牀不見焚身心懷悵恨夢崖將一沙彌來把裹三斛許香并檀屑分爲四聚以遶於勝下火焚香勝怖曰凡夫耳未能燒身也崖曰無怖用熏病耳煨燼既盡即覺爽健又請現瑞答曰我在益州詭名崖耳眞名光明遍照寶藏菩薩勝從覺後力倍於常有時在外村爲崖設會勝自唱導曰潼州福重道俗見瑞我等障厚都無所見因即應聲二百人許悉見天華如雪紛紛滿天映日而下至中食竟華形漸大如七寸盤皆作金色明淨曜日四衆競接都不可得或緣樹登高望欲取之皆飛上去又成都民王僧貴者自崖焚後舉家斷肉後因事故將欲解素私自平論時屬二更忽聞門外唤檀越聲比至開門見一道人語曰愼勿食肉言情酸切行啼而去從後走趂似近而遠忽失所在又焚身後八月中獵人牟難當者於就嶠山頂行獵搦箭弓弩舉眼望鹿忽見崖騎一青麖獵者驚曰汝在益州已燒身死今那在此崖曰誰道許誑人耳汝能燒身不射獵得罪也汝當勤

力作田矣便爾別去又至冬間崖兒子於溪中忽聞山谷喧動若數萬衆舉望見崖從以兩僧執錫而行因追及之欲捉袈裟崖曰汝何勞捉我乃指前鷄猪曰此等音聲皆有詮述如汝等語他人不解餘國言音汝亦不解人畜有殊皆有佛性但爲惡業故受此形汝但力田莫養禽畜言極周委故其往往現形預知人意率皆此也具如沙門忘名集及費長房三寶錄并益部集異記

周終南山釋靜藹姓鄭氏滎陽人也夙標俗譽以溫潤知名而神器夷簡卓然物表乃撫心曰余生年不幸會五濁交亂失於物議得在可鄙進退惟咎高蹈可乎遂心口相弔捐影嵩岳尋括經論用忘寤寐後聞有天竺梵僧碩學高行世之不則西達咸陽永道情通掩抑十年後附節終南有終焉之志煙霞風月用袪亡返山本無水須便潤飲當於昏夕覺人侍立忽降虎來前㘉地而去及明覩之漸見潤濕使人涸掘飛泉通涌從是已來遂省挹酌今錫谷避世堡虎㘉泉是也後周武滅法於建德三年五月行虐關中其禍既畢至六月十五日罷朝有金城公任民部於所治府與諸左右彷徉天望忽見五六段物飛虛空在於鳥路大者上摩青霄小如十斛堈許漸漸微沒自餘數段小復低下其色黃白卷舒空際類旛無脚爾日天晴氣靜纖塵不動但增炎曦而已因往冬官府道經圓土比見重牆上有黃書拖棘上及往取之乃是摩訶般若經第十九卷問其所由荅云從天而下飛揚墜此于時三寶初滅刑法嚴峻略示連席之官乃藏諸衣袖還緘篋笥初武帝知藹志烈欣欲見之乃勑三衛二十餘人巡山訪覔氈衣道人朕將位以上卿共治天下藹居山幽隱追尋不獲後於太一山錫谷潛遁睹大法淪廢道俗無依身被報纏無力毗贊告弟子曰吾無益於世即事捨身故先詰衆初不慕從藹且廣集大小乘三寶集記二十餘卷藏諸巖穴使後代弗興後猒身情迫獨據別巖告弟子下山明當早至藹乃跏坐磐石留一內衣自條身肉段段布於石上引腸掛于松枝不傷臟腑自餘筋肉手足頭面纖祈都盡並唯骨現以刀割心捧之而卒侍人心驚通夜失寐明晨走赴猶覩合掌捧心身面西向跏坐如初所傷餘骸一無遺血但見白乳滂流凝于石山遂壘石封外就而殯焉即周宣政元年七月十六日也春秋四十有五弟子等有聞當世具諸別傳親侍沙門慧宣者內外博通奇有志力痛山頹之莫仰悲梁壞之無依爰述芳猷樹碑塔所後有訪道思賢者入山禮敬循諸崖險乃見藹書遺偈在于石壁題云初欲血書本意不謂變爲白色即是菩薩之慈血也遂以墨書其文曰諸有緣者在家出家若男若女皆悉好住於佛法中莫生退轉若退轉者即失善利吾以三因緣捨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法三欲速見佛輙同古聖列偈叙之

無益之身　惡煩人功　解形窮石　散體崖松
天人脩羅　山神樹神　有求道者　觀我捨身
願令衆生　見我骸骨　煩惱大船　皆爲覆沒
願令衆生　聞我捨命　天耳成就　菩提究竟

願令衆生 憶念我時 具足念力 多聞總持
此報一罷 四大彫零 泉林遥絶 巖室無聲
普施禽獸 乃至蜫蟲 食肉飲血 善根内充
願我未來 速成善逝 身心自在 要相拔濟
此身不淨 氏下屎囊 九孔常流 如漏隄塘
此身可惡 不可瞻觀 薄皮裹血 垢汙塗漫
此身臭穢 猶如死狗 六六合成 不從化有
觀此臭身 無常所因 進退無免 會遭蟻螻
此身難保 有命必輸 豺狼所噉 終成蟲蛆
天人男女 好醜貴賤 死火所燒 暫見如電
死法侵人 怨中之怨 吾以爲讎 誓斷根源
此身無樂 毒蛇之篋 四大圍遶 百病交涉
有名苦聚 老病死藪 身心熱惱 多諸過咎
此身無我 以不自在 無實横計 凡夫所宰
久遠迷惑 妄倒所使 喪失善根 畜生同死
畜捨百千 血乳成海 骨積大山 當來兼倍
未曾爲利 虚受勤苦 衆生無益 於法無補
忍痛捨施 功用無邊 誓不退轉 出離四顛
捨此穢形 願生淨土 一念華開 彌陀佛所
速見十方 諸佛聖賢 長辭三塗 正道決定
報得五通 自在飛行 實樹食法 證大無生
法身自在 不斷三有 殄除魔道 護法爲首
十地滿足 神化無方 德備四勝 號稱法王
願捨此身 早令得通 法身自在 在諸趣中
隨有利處 護法救緣 後業應盡 有爲皆然
三界無常 來不由已 他殺及死 終歸如是
智者不樂 應當是思 衆緣既湊 業盡今時

隋廬山甘露峯釋大志姓顧氏會稽山陰人師事天台智者大師伏膺日久顗覩其容知其神志故見者盱睞測非凡器後於蓮華山甘露峯南建靜觀道場頭陀爲業介爾一身不避猛虎聞有惡獸輙往投之皆避不敢經于七載禪業無絶晚住此山福林寺會大業屏除流徙隱逸慨法陵遲一至於此乃變服毀形麤布爲衣在佛堂内高聲慟哭三日三夕初不斷絶寺僧慰喻志曰余歎惡業乃如此耶要盡此骸申明正教遂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顯三寶當然一臂於嵩岳用報國恩帝乃許之勑設大齋七衆通集志不食三日登大棚上燒鐵鑪赤用烙其臂並令焦黑以刀截斷肉裂骨現又烙其骨令焦黑已布裹蠟灌下火然之光曜巖岫于時大衆見其苦行皆痛心髓不安其足而志雖加燒烙詞色不變言笑如故或誦法句歎佛爲德或爲衆說法言詠苦切臂燒既盡如先下棚七日入定跏坐而卒時年四十有三矣

唐終南山豹林谷沙門釋會通雍州萬年槃宿川人少欣儉素遊泊林泉苦節戒行是其本志投終南豹林谷潛隱綜業誦法華經至藥王品便欣猒捨私集柴木誓必行之以貞觀末年靜夜林中積薪爲窟誦至藥王便令下火風驚焰發煙火俱盛卓爾跏坐聲誦如故尋爾西南有大白光流入火聚身方偃仆至曉身火俱滅乃收其骨爲起塔銘又貞觀之初荊州有比丘尼姊妹同誦法華深猒形器俱欲捨身節約衣食欽崇苦行服諸香油漸斷粒食後頓絶味唯食香蜜精力所被神志鮮爽周告道俗剋日燒身以貞觀三年二月八日於荊州大街置二高座乃以蠟布纒身至頂唯出面目衆聚如山歌贊雲會誦法

華經至藥王燒處其姊先以火拄妹頂訖妹又以火拄姊頂清夜兩炬一時同曜焰下至眼聲相轉鳴漸下鼻口方乃歇滅恰至明晨合坐洞舉一時火化骸骨摧朽唯二舌俱存舉衆欣嗟爲起高塔又近幷州城西有一書生年可二十四[廿六]五誦法華經誓燒[廿四]供養乃集數束蒿乾籠積之人問其故密而不述後於中夜放火自燒及人往救火盛已死又貞觀年中西京弘福寺有僧名玄覽趙州房子人常樂禪誦禮懺爲業每語法屬曰雖同恒業而誓欲捨身至貞觀十八年四月初脫諸衣服總作一幞付本寺僧唯著一覆單衣密去至京東渭陰洪陂坊側旦臨渭水稱念禮訖投身波中衆人接出覽告衆曰吾誓捨身命久矣意欲仰學大士難捨能捨諸經正行幸勿固遮而妨其業衆悟意感故乃從之又即入水合掌稱佛廣發願已便投旋渦於三日後其屍方出村人接取爲起塔銘本寺恠其不歸便開衣幞乃見遺文云敬白十方三世諸佛弟子玄覽自出家來一十二夏雖沾僧數大業未成今欲修行檀波羅蜜行如薩埵捨身尸毗割股魚王肉山經文具載請從前聖敢附後塵衣物衆具任從佛教臨終之日人多不委同學見蓄方往尋究知死符同遺文不異右此四驗出唐高僧傳[綠六]

[廿五]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音釋

析 先擊切分也　俎 壯所切俎豆也　羸 力追切瘦弱也　鶵 仕于切鳥子也　睫 即業切目旁毛也　䁎 正作瞤如純切目動也　懝 陟考切癡也　蹴 五列切跡也　毅 疑既切果敢有決也　獶 汝陽切戎屬也　凭 皮冰切倚也　翹 渠澆切舉也　斛 胡谷切與斛同　掁 直庚切與棖同觸也　郫 薄宜切縣名　帊 普駕切與帕同幞也　麖 九英切大鹿也　眄睞 眄莫甸切睞落代切眄睞暗視也　虓 許交切虎怒也　幞 防玉切帊也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綠七]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送終篇第九十七此有四部

述意部　捨命部　遺送部

受生部

述意部第一[綠七]

惟四大毒器有纖斯充六賊狂主是境皆著無復逆流之期唯有循環之勢至如析一毛以利天下則悋而弗爲撤一飡以續餘糧則惜而不與淪滯生死封執有爲諸佛爲其歛眉菩薩於茲泣血竊見俗徒貴勝父母喪亡多造塋儀廣殺生命聚集親族供待賓客苟求現勝不避業因或畏外譏不循內典所以父亡於斯重苦母終偏增湯炭是以宛轉三界綿歷六道四趣易歸萬劫難啓痛慈母之幽靈愍逆子之酬毒但亢陽如久必思甘雨之澤災癘若多尅待良醫之藥惟斯考妣既是凡夫能無惡業罪因不滅苦報難排若不憑諸福樂果何容得證庶使臨終發願令入屍陀塋具貧身並脩功德冀濟飛走之飢得

免將來之債也

捨命部第二

如十二品生死經云佛言人死有十二品何等十二一曰無餘死者謂阿羅漢無所著也二曰度於死者謂阿那含不復還也三曰有餘死者謂斯陀含往而還也四曰學度死者謂須陀洹見道迹也五曰無欺死者謂八等人也六曰歡喜死者謂行一心也七曰數數死者謂惡戒人也八曰悔死者謂凡夫也九曰橫死者謂孤獨苦也十曰縛著死者謂畜生也十一曰燒灼死者謂地獄也十二曰飢渴死者謂餓鬼也比丘當曉知是勿爲放逸也

又淨土三昧經云若人造善惡業生天墮獄臨命終時各有迎人病欲死時眼自見來迎應生天上者天神持天衣伎樂來迎應生他方者眼見尊人爲說妙言若爲惡墮地獄者眼見兵士持刀楯矛戟索圍遶之所見不同口不能言各隨所作得其果報天無枉濫平直無二隨其所作天網治之

又華嚴經云人欲終時見中陰相若行惡業者見三惡受苦或見閻羅持諸兵杖囚執將去或聞苦聲若行善者見諸天宮殿伎女莊嚴遊戲快樂如是勝事

又法句喻經云昔佛在祇洹精舍爲天人說法有長者居在路側財富無數正有一子其年二十新爲娶妻未滿七日夫婦相敬欲至後園上春三月看戲園中有一柰樹高大好華婦欲得華無人取與夫爲上樹乃至細枝枝折墮死居家大小奔赴叫呼天號哭斷絕復穌聞者莫不傷心棺斂送還家啼不止世尊愍傷其愚往問訊之長者室家大小見佛悲感作禮具陳辛苦佛語長者止息聽法萬物無常不可久保生則有死罪福相追此兒三處爲其哭泣懊惱斷絕亦復難勝竟爲誰子何者爲親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命如華果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從初樂愛欲　可望入胞影
受形命如電　晝夜流難止　是身爲死物
精神無形法　作命死復生　罪福不敗亡
終始非一世　從癡愛長久　自作受苦樂
身死神不喪

長者聞偈意解忘憂長跪白佛此兒宿命作何罪咎盛美之壽而便中夭唯願解說本所行罪佛告長者乃往昔時有一小兒持弓箭入神樹中戲邊有三人亦在中看樹上有雀小兒欲射三人勸言若能中雀世間健兒小兒意美引弓射之中雀即死三人共笑助之歡喜而各自去經歷生死數劫之中所在相會受罪三人中一人有福今在天上一人生海中爲化生龍王一人今日長者身是小兒者前生天上爲天作子墮樹命終即生海中爲龍王作子即以生日金翅鳥王而取食之今日三處懊惱涕泣寧可言也以其前世助其喜故此三人受報如此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識神造三界　善不善三處　陰行而默至
所往如響應　色欲不色有　一切因宿行
如種隨本像　自然報如影

佛說偈已長者意解大小歡喜皆得須陀洹

道又四分律爾時世尊為利益眾生王命終說偈云

一切要歸盡　高者會當墮　生者無不死
有命皆無常　眾生墮有數　一切皆有為
一切諸世間　無有不老死　眾生是常法
生生皆歸死　隨其所造業　罪福有果報
惡業墮地獄　善業生天上　高行生善道
得無漏涅槃

遣送部第三

述曰生死連環不離俗諦雖復出家志求勝道分段未捨變易未除仍依三界隨俗遷流至於存亡皆依內外臨終之日安置得所瘞送威儀具存下說且論亡屍安置南北蒐皃不同今此略述○禮記禮運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死者北首生者南向○郊特生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魂也者鬼之盛○左傳昭二曰子產對趙景子曰人生死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癘況良宵乎○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為體魂曰以無有形乎魄曰有形也若也無有何而問也魂曰吾直有所過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問曰既知魂與魄別今時俗亡何故以衣喚魂不云喚魄答曰魂是靈魄是屍故禮以初亡之時以己所著之衣將向屍魄之上以魂外出故將衣喚魂魂識己衣尋衣歸魄若魂歸於魄則屍口續動若魂不歸於魄則口續不動以理而言故云招魂不言喚魄○故蕭喪服要記曰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魂衣乎哀公曰魂衣起伯桃伯桃荊山之下道逢寒死友人羊角哀往迎其屍愍魂神之寒故改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于衣被何用衣為問曰何須旛上書其姓名答曰旛招魂置其乾地以魂識其名尋名入於閤室亦投之於魄或入於重室（直龍切）重者也（重去聲）以重之內具安祭食以存亡各別明闇不同故鬼神闇食生人明食故重用遮蓧裹其食具以安重內置其坤地也○依如西域葬法有四一水漂二火焚三土埋四施林五分律云若火燒時安在石上不得草土上恐傷蟲故四分律云如來輪王二人悉火葬餘人通前四葬者多五分律云屍應埋之（此謂王法不許施身復恐夏燒殺蟲故令埋之自外無難水林亦得）又依四分律及五百問事云若見如來塔廟及見五種出家人塚塔大於己者皆須展轉依生時年臘而設禮之若一切白衣見出家人塚塔不簡大小皆須敬禮

述曰既知如此諸道俗等若見師僧父母亡柩外來弔人小於亡者至其屍所如常設禮已先執孝子手默慰弔之後至大德所具展哀情弔而拜之亦見愚癡白衣妄行法教展轉教他不聽禮父母叔伯尊親亡靈口云我既受戒彼為鬼神故不合禮恐破戒故此不合教反招無知之罪伏惟師僧等長養我法身父母叔伯等長養我生身依斯乳哺長大成人思此恩德昊天難報歷劫酬恩豈一生能謝不存敬恩反起慢惰繼踵鄙夫何成孝

子故世尊極聖尚自躬扶亡父屍送況下凡
愚輙生怠慢故涅槃經云知恩者大悲之本
不知恩者甚於畜生
又淨飯王泥洹經云白淨王在舍夷國病篤
將終思見世尊及難陀等世尊在王舍城耆
闍崛山中去此懸遠五十由旬世尊在靈鷲
山天耳遙聞父思憶聲即共阿難等乘空而
至以手摩王額上慰勞王已為王說摩訶波
羅本生經王聞得阿那含果王捉佛手捧置
心上佛又說法得阿羅漢果無常對至命盡
氣絕忽就後世至闍維時佛共難陀在喪頭
前肅恭而立阿難羅雲在喪足後阿難陀長
跪白佛言唯願聽我擔伯父棺羅雲復言唯
願聽我擔祖王棺世尊慰言當來世人皆兇
暴不報父母育養之恩為是不孝衆生設化
法故如來躬欲擔於父王之棺即時三千大
千世界六種震動一切衆山崩峨涌沒如水
上船爾時一切諸天龍神皆來赴喪舉聲啼
哭四天王將鬼神億百千衆皆共舉喪白佛
言佛為當來諸不孝父母者故以大慈悲親
欲自身擔父王棺四王俱白佛言我等是佛
弟子從佛聞法得須陀洹以是之故我曹宜
擔父王之棺佛聽四王擔父王棺皆變為人
一切人民莫不啼泣世尊躬自手執香鑪前
行詣於墓所令千羅漢往大海渚上取牛頭
栴檀種種香木以火焚之佛言苦空無常猶
如幻化水月鏡像燒身既竟爾時諸王各持
五百瓶乳以用滅火火滅之後競共收骨藏
置金剛函即於其上便共起塔懸繒旛蓋供
養塔廟佛告衆會父王淨飯是清淨人生淨
居天
又佛母泥洹經云大愛道比丘尼即是佛姨
母不忍見佛後當滅度欲先滅度與除饉女
五百人(即是比丘尼也康僧會法鏡經云凡夫貪染六塵猶餓夫食飯不知猒足今聖人斷貪除六情饑饉故號出家尼為除饉女也)以手摩佛足遶佛
三帀稽首而去現神足德於自座沒從東方
來在虛空中作十八變八方上下亦復如是
放大光明以照諸冥上曜諸天五百除饉變
化俱然同時泥洹佛勸理家作五百轝牀麻
油香華樟栴梓材事各五百貟伎正音當以
供養一切凡聖覩之莫不哀泣闍維畢捧舍
利詣佛所於是四方各二百五十應真神足
飛來稽首佛足至舍利所千比丘俱皆就坐
佛告阿難取舍利盛之以鉢著吾手中阿難
如命告諸比丘斯聚舍利本是穢身兇愚急
暴嫉妬陰謀敗道壞德令母能拔興丈夫行
獲應真道遷靈卒無何其健哉勑令興廟供
養
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阿難陀羅雲汝等舉
大愛道身我當親自供養爾時釋提桓因四
天王等前白佛言唯願勿自勞神我等自當
供養佛言止止所以然者父母生子多有所
益長養恩重乳哺懷抱要當報恩不得不報
過去未來諸佛母先取滅度諸佛皆自供養
耶維舍利也時毗沙門天王使諸鬼神往栴
檀林取栴檀薪至曠野之間佛躬自舉牀一
脚阿難舉一脚飛在虛空往至塚間爾時佛
自取栴檀木著大愛道身上佛言有四人應
起塔供養一者佛二者辟支佛三者漏盡阿
羅漢四者轉輪聖王皆以十善化物故爾時

人民即取舍利各起塔供養依雜阿含經受道嫉母即是難陀親母也

又增一阿含經云四部弟子中略取前後者且列八人比丘中最初得道者如拘隣比丘善能勸化不失威儀最後得道者如須跋陀羅臨得道日入般涅槃比丘尼中最初得道者如大愛道尼最後得道者如陀羅俱夷國尼優婆塞中最初得道者如商客男最後得道者如俱夷那摩羅優婆夷中最初得道者如難婆女最後得道者如藍優婆夷

受生部第四

夫生則八識扶持死則四大離散迅矣百齡終歸磨滅巡環三界運轉靡停故經曰有始必終既生則滅聖教不虛目覩交臂所以於此緣中略述六門

第一門中臨命終時檢身冷熱驗其善惡具知來報故瑜伽論云此有情者非色非心假為命者大小皆同死通漸頓諸師相傳造善之人從下冷觸至齊以上煖氣後盡即生人中若至頭面熱氣後盡即生天道若造惡者與此相違從上至腰熱後盡者生於鬼趣從腰至膝熱氣盡者生於畜生從膝已下乃至腳盡生地獄中無學之人入涅槃者或在心煖或在頂也然瑜伽論云羯羅藍義最初處即名肉心如是識於此處最初託即從此處最後捨釋云依瑜伽論由造善上生故從下漸捨至肉心後方說上捨由造惡生下故先從上捨至肉心後方從下捨也○俱舍論云若人正死於身分中意識斷滅若一時身死根共意識一時俱滅若人次第死此中偈曰

次第死腳臍　於心意識斷　下人生不生
中上非惡道

論中釋曰若人必往惡道受生及人道如此等人次第於阿羅漢此人於心意識斷絕有餘部說於頭上何以故身根於此等處與意識俱滅故若人正死此身根如熱石水漸漸縮滅於腳等處次第而滅釋云俱舍論述小乘義故云身於此等處與意識俱滅若依大乘身根於此等處與本識俱滅也

第二受生方法者依俱舍論云為行至應生道處故起此中陰眾生由宿業勢力所生眼雖住最遠處能見應生處於中見父母變異事若變成男於母即起男人欲心若變成女於父即起女人欲心倒此心起瞋此中有眾生由二起顛倒心故求欲戲往至生處是即樂得觸已是時不淨已至胎處即生歡喜仍託彼生從此剎那是眾生五陰和合堅實中有五陰即滅如此方說受生若胎是男依母左脇面向母背蹲坐若胎是女依母右脇向母腹而住若胎非男非女隨欲類託生住亦皆如此無有中有異於男女皆具根故是故或男或女託生而住後時在胎中增長或作黃門若託胎卵二生道理如此若眾生欲受濕生愛樂香故至生處此香或淨或不淨隨宿業故若是化生受樂處所故至生處若爾地獄眾生云何生樂處所由心顛倒故此眾生見寒風冷雨觸惱身見地獄火猛熾盛可愛欲得煖觸故往入彼復見身為熱風光及火焰等所炙苦痛難忍見寒地獄清涼愛樂

冷觸故往入彼胎卵二生於父母變異事生愛濕化二生不由託赤白爲身故無此愛濕生但愛著香故至所生處隨業善惡所愛之香自有淨穢化生但愛所依之處地獄雖是苦處然罪人樂亦得愛處於中受生何以故非愛不受生故論云如往昔造作能感如此生樂見身是如此位見彼衆生亦爾是故往彼先舊諸師作如此說若衆生年三十時行殺生業網捕衆生行此事時必有伴類此業能感地獄生後於中陰中見自身如昔年三十行網捕時故言位又見昔伴與昔不差見地獄時如昔見江湖諸伴類等相牽共入其中緣此起戀即於中受生後解昔造所業雖多必以一業牽地獄生或於年二十時作此業或三十時作此業後於中陰中見自身如昔作業時少老見地獄衆生亟如已年時年時既相似於此衆生起戀即往就彼由此愛故受生依經部師作如此釋

又瑜伽論云若居薄福者當生下賤家彼於死時及入胎時便聞種種紛亂之聲及自妄見入於叢林竹葦蘆荻等中若多福者當生尊貴家彼於爾時便自聞有寂靜美妙可意音聲及自妄見升宮殿等可意相見又俱舍論云若人臨終起邪見心是人以先不善爲緣故墮地獄有論師言一切不善皆是地獄因此不善之餘生畜生餓鬼中又婬業盛故墮畜生中如婬欲盛故生於鴿雀鴛鴦之中瞋恚盛故生於蚖蝮蛇蠆中愚癡盛故生猪羊蚌蛤中憍慢盛故生於師子虎狼中掉戲盛故生獼猴中慳嫉盛故生餓狗中若有少分施善餘福雖生在畜生於中微樂身口二業雖由心爲主然其口業受報者多如罵人輕躁喻如獼猴即生猴中若言貪悋如鳥語如狗吠駭如猪羊聲如驢鳴行如駱駝自高如象惡如逸牛婬如鳥雀怯如猫狸諂如野狐如是諸惡隨口受報然由三毒爲本三毒之中貪愛爲重如捉布一頭餘則盡隨故智論云若不斷愛愛則潤生是故四生皆由愛起如說多欲生鳥雀中多貪味故厠中受生又愛欲故卵生貪香味故受濕生隨其所愛故起殷重業則受化生若殷重心樂行罪業死時妄見地獄受其化生若殷重愛福上界化生故成論云如樹根不拔其樹猶生貪根不拔苦樹常在又瑜伽論云云何生我愛無間已生故無始樂著戲論因已熏習故淨不淨業因已熏習故彼所依體由二種因增上力故從種子即於是處中有異熟無間得生死時如稱兩頭低昂時等而此中必具諸根造惡業者所得中有如黑羺光或陰暗夜作善業者如白衣光或睛明夜俱舍論云此中有具足五根金剛等所不能礙須彌山下金剛中有蝦蟇於中受生中有細色金剛不能礙之有天眼者能見此事蟲舉所聞事證曾聞人說燒鐵令熱破之見蟲

第三壽量長短者俱舍論云若不定生處於餘處此道中皆得受生譬如牛於夏時欲事偏多狗於秋時熊於冬時馬於春時野干等欲事無時是時此衆生應生牛中若非夏時則生野干中若應生狗中非時則生野干中又俱舍小乘師有四釋不同一說極促時死

已即受陰生二說得住七七日滿已處中有
不限時節三說得住四十九日生緣未具死
已更受亦不限時節四說隨受生緣乃至經
劫住不命終第五依瑜伽論云若未得生緣
極七日住死而復生乃至七七日受死生自
此已後決得生緣此與前四皆不同也
第四通力遲速者俱舍論云此中陰遊空而
去如人捨命應至無量世界外受生俄頃即
到二乘通力未出一世界中陰已至無量世
界外縱佛神力亦不能遮令不往生得住餘
道以業力定故論業通勝者據勝凡夫二乘
神通婆沙論云神足勝者據佛神通速也
第五互見不同者依俱舍論云若同生道中
陰定互相見若人有天眼最清淨是一道慧
類此人亦得見彼生若報得天眼則不能見
以最細故薩婆多部云若同於人道中受生 十四 錄七
同是人道中陰互得相見此義爲定不能見
餘道中陰若人脩得天眼此天眼則是道類
能見中陰色若報得天眼則不能見中陰色
中陰色細餘色故依正量部云天道中陰備
能見五道中陰色人道中陰能見四道除天
道中陰非其所能見如是次第除前乃至地
獄道中陰除前四道中陰非其所見唯見地
獄道中陰
第六身量大小者俱舍論云身量如六七歲
小兒而識解聰利若善薩在中陰如圓滿少
病人具大小相是故雖在中陰正欲入胎而
能遍照萬俱胝剡浮洲頌曰
高堂信逆旅　壞業理常牽　玉匣方委觀
金臺不復延　挽聲隨遝遠　蘿影帶松懸
詎能留十念　唯應逐四緣　幻工作同異
變弄作多身　愚俗諍人我　誰復非謂真
謬者疑久固　達者知幻賓　親疎既無定
何勞非著旻
感應緣 略引一十六驗 錄七
漢山陽有女孕未生二月兒啼腹中 十五
朔方有牧女趙病春死棺殮六日出
棺
李妖死十四日後生
陳留史姁臨死遺囑有徵
馮貴人亡死將百歲賊發塚顏色如
故
遼西人見遼水中浮棺內人語云是
伯夷之弟孤竹君也
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
相見
武帝幸李夫人後卒哀帝見之帳中
杜嘏家葬而婢誤不得出經十年開
塚而婢尚生
洛陽沙門達多發墓得生人死來十
二年
晉唐遵暴死經夕見有靈徵可驗
沙門訶羅竭存亡皆有靈徵神異難
測
沙門竺法慧存亡亦有靈徵神化難
測
宋沙門慧遠有弟子名黃還存亡有驗
復出二驗
有一人忘其姓寢起魂復在被中眠
有兒將死遠方魂歸報父母

隋沙門玄景存亡亦有徵祥可驗
唐裴則男暴死而穌說冥道可驗復出
一驗
崔軌卒後於妻家請立靈
漢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有女子田無
嗇孕未生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瘞之陌
上三日有人過聞兒啼聲母掘養之
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病
春死棺殮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死夫乃曰
年二十七汝不當死太守譚以聞說曰至陰
為陽下人為上其後王莽篡位
漢建安中李妖死十四日復生其語具作鬼
神獻帝初平中長沙桓氏死月餘其母聞棺
中有聲發之遂生
漢陳留考城史姁字威明年少時嘗得病臨
死謂其母曰我死當復生埋我以竹杖柱我
瘞上若林枝掘出我及死埋之拄如其言七
日往視之林果枝出即掘屍出活走至井上
浴已平復如故復與隣人乘船至下邳賣鋤
不時售思欲歸謂人曰我方暫歸人不信之
何有千里暫得歸耶答曰一宿便還即不相
信作書得報以為驗實其一宿便還果得報
書具知消息考城令江夏鄳貫和聞之娉病
在鄉里欲急知消息請往省之路遙三千再
宿報書具知委曲
漢馮貴人亡死將百歲盜賊發塚顏色如故
但肉微冷群賊幸之致相妬忌然後事覺
漢令支縣有孤竹城古孤竹之國也靈帝光
和元年遼西人見遼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
棺中人語曰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
壞我棺槨是以漂流汝斫我何為人懼不敢
斫因為立廟祀祠吏民有欲發視者皆無何
而死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
其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
我一見亡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可卿往見之
若聞鼓聲疾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制於是
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音聲恨
恨不能得住當出戶時奄閉其衣裾戶間掣
絕而去至後歲餘此人身亡室家瘞之開塚
見婦棺蓋下有衣裾
漢武帝幸李夫人夫人後卒帝哀思不已方
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施帷帳明燈燭帝遙
望見美女居帳中如李夫人之狀而不得就
視之
漢杜嘏家瘞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塚
附瘞而婢尚生其始如瞑有頃漸問之自謂
當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至十五及開塚後
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右此九驗出搜神記言）
漢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
多發墓取塼得一人以送時太后與漢明帝
在華林都堂以為妖異謂黃門侍郎徐紇曰
上古已來頗有此事不紇曰昔魏時發塚得
霍光女壻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
相符不足為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
年何所飲食死者答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
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埠財
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
常似醉卧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
似夢中不甚辯了后即遣門下錄事張儁詣

埠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姓魏傳問暢曰卿有死兒不暢曰有息子洪年十五而亡傳曰爲人所發今日穌活在華林園主上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傳還具以實聞啓后后遣傳送涵向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杖拒之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手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師巷內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有奉終里內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栢棺勿以桑木爲欀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稱是栢棺應免兵主吏曰你雖栢棺[禅七]桑木爲欀遂不免[十九]兵京師仰聞此栢木勇貴人擬賣棺者貨涵故發此言（見洛陽寺記）

晉唐遵字保道上虞人也晉太元八年暴病而死經夕得穌云有人呼將去至一城府未進頃見其從叔自城中出驚問遵汝何故來遵答違離姑姊並歷年載欲往問訊本明當發夜見數人急呼來此即時可得歸去而不知還路從叔云汝姑喪已二年汝大姊兒道文近被錄來既蒙恩放仍留看戲不即還去積日方歸家已殯殮乃入棺中又搖動棺器冀望其家覺悟開棺棺遂至路落轜車下其家或欲開之乃問卜者卜云不吉遂不敢開不得復生今爲把沙之役辛勤極苦汝宜速去勿復住此且汝小姊又已喪亡今與汝姑共在地獄日夕憂苦不知何時可得免脫汝今還去可語其兒勤修功德庶得免之於此示遵歸路將別又囑遵曰汝得還生良爲殊慶在世無幾儵如風塵天堂地獄苦樂報應吾昔聞其語今觀其實汝宜深勤善業務爲孝敬受法持戒慎不犯一去人身入此罪地幽窮苦酷自悔何及勤以在心不可忽也我家親屬生時不信罪福今並遭塗炭長受楚毒燋爛傷痛無時暫休欲求一日改惡爲善當何得耶悉我所具故以囑汝勸化家內共加勉勵言已涕泣因此而別遵隨路而歸俄而至家家治棺將竟方營殯殮遵既附屍屍尋氣通移日稍差勸示親識並奉大法初遵姑嫡南郡徐漢長姊嫡江夏樂瑜于小姊嫡吳興嚴晚途路懸遠久斷音息遵既差遂至三郡尋訪姑及[禅七]小姊姊子果並喪[二十]亡長姊亦說兒道文殮後棺動墮車皆如叔言既聞遵說道文橫死之意姊追加痛恨重爲製服（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晉洛陽有釋訶羅竭者本樊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疾甚流祝者皆愈至晉惠帝元康元年適入上妻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爲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脚蹋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既拔足已水從中出清香濡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闍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後西域人竺定字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觀視見屍儼然平坐亡

已三十餘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

晉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佛圖蜜爲師晉康帝建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輙賫繩牀自隨於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牀無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鷄脚其殃尋至俄而昭爲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曰慧從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祝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爲少日而亡後征西庚稚恭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誡勸眷屬令勤修福善稚恭後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循枉刑吾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外深一丈稚恭眷屬居民等並皆沒死（右此二驗出梁高僧傳也）

宋慧遠沙門者江陵長沙寺僧也師慧印雋禪法號曰禪師遠本印眷頭名黃遷年二十時印每入定輙見遷先世乃是其師故遂度爲弟子常寄江陵市西楊道産家行般舟勤苦歲餘因爾遂頗有感變或一日之中赴十餘處齋雖復終日竟夜行道轉經而家家悉見黃遷在焉衆稍敬異之以爲得道孝建二年一日自言死期謂道産曰明夕吾當於君家過世至日道産設八關然燈通夕初夜中夜遷猶豫衆行道休然不異四更之後乃稱疲而卧顏色稍變有頃而盡闔境爲設三七齋起塔塔今猶存死後久之現形多寶寺謂曇珣道人云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諸天共相迎也言已而去曇珣即於長沙禪房設齋九十日捨身布施至其日苦乏氣自知必終大延道俗盛設法會三更中呼問衆僧有聞見不衆自不覺異也珣曰空中有奏樂聲馨煙甚異黃遷之契今其至矣衆僧始還堂就席而珣已盡（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宋時有一人忘其姓名與婦同寢天曉婦起出後夫尋出外婦還見其夫猶在被中眠須臾奴子外來云郎求鏡婦以奴詐乃指牀上以示奴奴云適從郎閒來於是馳白其夫其夫大愕便入夫婦共視被中人高枕安寢正是其形了無一異慮是其魂神不敢驚動乃共以手徐徐撫牀遂冉冉入席漸漸消滅夫婦惋怖如此少時夫得病性理乖錯於是終卒（右此一驗出續搜神記）

宋時有諸生遠學其父母然火夜作兒至前歎息曰今我但魂魄耳非復生人父母問之兒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時亡今在瑯琊任子成家明日當殮來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雖復顛倒那得及汝兒曰外有車乘去自得至耳父母從之上車忽若睡頃比鷄鳴已至其所視其駕乘但魂車木馬遂主人見臨兒悲哀問其疾消息如言（右此一驗出搜神記）

隋相州鄴下釋玄景姓石氏滄州人也統解玄微純講大乘後因卧疾三日告侍人曰玄景欲見彌勒佛云何乃作夜摩天主又云賓客極多事須看視有問其故答云凡夫識想何可檢校向有天衆欲來邀迎耳爾後異香

充戶衆共聞之又曰吾欲去矣當願生世爲善知識遂終於所住即大業二年六月也自生常立願云沉骸水中及没後遵用前旨塟于紫陌河深瀅之中三日往觀所沉之處反成沙墳極高峻而水分兩泒道俗異其雅瑞傳迹于今（右此一驗出唐高僧傳也）

唐曹州離狐人裴則男貞觀末年二十一日死經三日而穌自云初死被一人將至王所王衣白非常鮮潔王遣此人將牛耕地此人許云兄弟幼小無人扶侍二親王即憫之乃遣使將向南至第三重門入見鑊湯及刀山劒樹又見數千人頭皆被斬布列地上此頭並口云大飢當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其時猶未死遂見在鑊湯前然火觀望訖還至王前見同村人張成亦未死有一人訴成云毀破其屋王遣使檢之報云是實成曰成犁地不覺犁破其塚非故然也王曰汝雖非故心終爲不謹耳遂令人杖其腰七下有頃王曰汝更無事放汝早還王乃使人送去遣圠出踰牆及登牆望見其舍遂聞哭聲乃跳下牆忽覺起坐既穌之後具爲鄉曲言之邑人視張成腰上有七下杖迹迹極青黑問其毀墓答云不虛老母尋病未幾而死（右此一驗出冥報拾遺）

唐瑯瑘王之弘貞觀年中爲沁州和川縣令有女適博陵崔軌軌於和川會病而卒卒經數十日其家忽於夜中聞軌語聲初時傾家驚恐其後乃以爲常聞語云軌是女壻雖不合於妻家立靈然以苦無所依但爲置立也妻從其請朝夕置食不許置肉雖令下其素食恒勸禮佛不聽懈怠又具說地獄中事云人一生恒不免殺生及不孝自餘之罪蓋亦小耳又云軌雖無罪然大資福助爲軌數設齋供并寫法華金剛般若觀音等經各三兩部兼舊功德如獲羅漢自茲以後即不復來王家一依其言寫經設供軌忽更來愧謝因云今即取別舉家哭而送之軌有遺腹之子已年四五歲云軌此子必有仕宦願善養畜自此已後不復更來（右此一驗見王之弘自說也）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音釋

猶（食尹切兵器）同　梓（即里切木名）　籧篨（籧求於切篨直魚切籧篨竹席也）　柟（音南與楠）　羺（如俱切胡羊也）　姁（香句切）　嘏（古下切）　瘞（於例切埋也）　邳（頻脂切地名）　雋（正作售承呪切賣物去手也）　鄲（徒合切鄲城縣名）　紇（下沒切）　儁（子峻切）　攘（所追切搊也）　儵（式竹切急疾也）　楚（音秘音憇）　珣（相倫切）　瀅（烏定切汀瀅小水也）　支（巨飢切又音之）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八　　祿八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法滅篇第九十八此有九部

述意部　五濁部　時節部

度女部　佛鉢部　託替部

破戒部　諍訟部　損法部

述意部第一

竊惟正像推移教流末代人有邪正法有訛替或憑真以搆僞或飾虛以亂真假託之文詞意淺雜玉石朱紫無所逃形復由世漸澆浮人心改變妄想居懷專崇業構增長三毒彌招四惡所以懷瞋巨夜了無思旦之心欣慕六塵不覺五力隨後名利既侵我人逾盛致使兇黨之徒輕舉邪風淳正之輩時遭佞讒所以教流震旦六百餘年惡王虐法三被殘屏禍不旋踵畢顧前良殃咎已形取笑天下嗚呼來業深可痛歟良由寡學所纏故得師心獨斷法隨潛隱災患集身若元披圖八藏綜文義之成明尋繹九識達情智之迷解者則五翳有除昏之期三明有逾光之日也

五濁部第二

如地持論云所謂五濁者一曰命濁二曰衆生濁三曰煩惱濁四曰見濁五曰劫濁謂今世短壽人極百歲是名命濁若諸衆生不識父母不識沙門婆羅門及宗族尊長不脩義理不作所作不畏今世後世惡業果報不修惠施不作功德不修齋法不持禁戒是名衆生濁若此衆生增非法貪刀劍布施器仗布施諍訟鬪亂諂曲虛誑妄語攝受邪法及餘惡不善法生是名煩惱濁若於今世法壞法沒像法漸起邪法轉生是名見濁若飢饉劫起疾病劫起刀兵劫起是名劫濁

又俱舍論云何者爲五濁一命濁二劫濁三惑濁四見濁五衆生濁下劫將來命等五濁最麁最下已成滓故說名爲濁由前二濁次第損減壽命及損減樂具復由二濁損減助善何以故因此二濁有諸衆生多習欲塵樂行及自苦行能損在家出家助善由後一濁減自身量色無病力智念正勤不動此德壞故

又持人菩薩經云如來今興在五濁世何謂五濁一人多弊惡不識義理二六十二疑邪見强盛不受道教三人多愛欲塵勞興隆不知去就四人壽命短往古世時八萬四千歲以爲甚損今壽百歲或長或短五小劫轉盡三災當起無不被害若有在此五濁惡世能信樂佛正真慧是爲甚難

又依順正理論云此五濁但爲次第顯五衰相極增盛時何等名爲五種衰相一壽命衰損時極短故二資具衰損少光澤故三善品衰損欣惡行故四寂靜衰損展轉相違成諠諍故五自體衰損非出世間功德器故爲欲次第顯此五種衰損不同故分五濁

又薩遮尼乾子經云佛告文殊師利諸佛如來有十二種勝妙功德猶如醍醐於諸味中最爲勝上清淨第一能淨一切諸佛國土如來於中成阿耨菩提何等十二一示現劫濁二示現時濁三示現衆生濁四示現煩惱濁五示現命濁六示現三乘差別濁七示現不淨佛國土濁八示現難化衆生濁九示現說

種種煩惱濁十示現外道亂濁十一示現魔濁十二示現魔業濁善男子一切諸佛國土皆是出世功德莊嚴具足清淨無有諸濁如此過者皆是諸佛方便力爲利衆生汝等應知

又大五濁經云佛涅槃後當有五亂一者當來比丘從白衣學法世之一亂二者白衣上坐比丘處下世之二亂三者比丘說法不行承受白衣說法以爲無上世之三亂四者魔家比丘自生現在於世間以爲眞道諦佛法正典自爲不明詐僞爲信世之四亂五者當來比丘畜養妻子奴僕治生但共諍訟不承佛教世之五亂今時屢見無識白衣觸事不閑詐爲知法房室不捨然爲師範愚癡俗人以用指南虛棄功夫終勤無益未來生世猶不免獄故智度論云有其盲人自不見道妄言見道引他五百盲人並墮糞坑自處長津焉能救溺

時節部第三

如阿難七夢經云阿難有七種夢來問於佛一陂池火焰滔天二夢日月沒星宿亦沒三夢出家比丘轉在於不淨坑塹之中在家白衣登頭而出四夢群猪來觝突栴檀林怍之五夢頭戴須彌山不以爲重六夢大象棄出小象七夢師子王名華薩頭上有七毫毛在地而死一切禽獸見故怖畏後見身中蟲出然後食之以此惡夢來問於佛佛告阿難汝於夢者皆爲當來五濁惡世不損汝也何爲憂色第一夢陂池火焰滔天者當來比丘善心轉少惡逆熾盛共相殺害不可稱計第二夢日月沒星宿亦沒者佛泥洹後一切聲聞隨佛泥洹不在世間衆生眼滅第三夢出家比丘轉在於不淨坑塹之中在家白衣登頭出者當來比丘懷毒嫉妬至相殺害道士斬頭白衣親之死入地獄白衣精進死生天上第四夢者群猪來觝突栴檀林怍之者當來白衣來入塔寺誹謗衆僧求其長短破塔害僧第五夢者頭戴須彌山不以爲重者佛泥洹後阿難當爲千阿羅漢出經之師一句不忘受悟亦多不以爲重第六夢大象棄小象者將來邪見熾盛壞我佛法有德之人皆隱不見第七夢師子死者佛泥洹後一千四百七十歲四部諸弟子修德之心一切惡魔不得嬈亂七毫者此是七百年後事

又摩耶經云摩耶問阿難言汝於往昔已來聞世尊說如來正法幾時當滅阿難垂淚而便答言我於往昔曾聞世尊說於當來法滅之後事云佛涅槃後摩訶迦葉共阿難結集法藏事悉畢已摩訶迦葉於狼迹山中入滅盡定我亦當得果證次第隨後入般涅槃當以正法付囑優波掬多優波掬多善說法要如富樓那廣說度人又復勸化阿輸迦王令於佛法堅固正信以舍利廣起八萬四千諸塔更經二百歲已有尸羅難陀比丘善說法要於閻浮提度十二億人三百歲已有青蓮華眼比丘善說法要度得半億人四百歲已有牛口比丘善說法要度得一萬人五百歲已有寶天比丘善說法要度得二萬人八部衆生發阿耨菩提心正法於此便就滅盡六百歲已九十六種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

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然正法燈八百歲後諸比丘等樂好衣服縱逸嬉戲百千萬人中有一兩得道果者九百歲已奴爲比丘婢爲比丘尼一千歲已諸比丘等聞不淨觀阿那波那瞋恚不欲無量比丘若一若兩思惟正受千一百歲已諸比丘等如世俗人媒嫁行媒於大衆中毀謗毗尼千二百歲已是諸比丘及比丘尼作非梵行若有子息男爲比丘女爲比丘尼千三百歲已袈裟變白不受染色千四百歲已時諸四衆猶如獵師樂好殺生貪賣三寶物千五百歲已俱睒彌國有三藏比丘善說法要從於十五日布薩已時羅漢比丘升於高座說清淨戒云此所應作此不應作彼三藏比丘弟子答羅漢言汝今身口不清淨云何而乃說是麤言羅漢答言我久清淨身口意業無諸過患三藏弟子聞此語已倍更忿恚即於座上殺彼羅漢時羅漢弟子而作是言我師所說合於法理云何汝等殺我和上即以利刀殺彼三藏天龍八部莫不憂惱惡魔波旬及外道衆踊躍歡喜競破塔寺殺害比丘一切經藏皆悉流移至鳩尸那竭阿耨達龍王悉持入海於是佛法而滅盡也時摩訶摩耶聞此語已號哭懊惱即向阿難而說偈言

一切皆歸滅　無有常安者　須彌及海水
劫盡亦消竭　世間諸豪强　會必還衰朽
我子於往昔　勤苦集衆行　故得成正覺
爲衆說法藏　如何於爾時　皆悉潛沒盡

度女部第四

如善見論云由度女人出家正法唯得五百歲住由世尊制比丘尼行八敬教正法還得千年問千年已正法爲都滅耶答不都滅於千年中得三達智復千年中得愛盡羅漢無三達智復千年中得阿那含復千年中得斯陀含復千年中得須陀洹總得一萬年初五千歲得道後五千歲學而不得道於萬歲後一切經書文字滅盡但現剃頭袈裟法服而已

又毗尼母經云尊者迦葉責阿難爲女人求出家中彼有十事謫阿難一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等常應各各器盛食在道側跽跪授與沙門二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等常應與衣服臥具逆於道中求沙門受用三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等常應乘象馬車乘在於道側以五體投地求沙門蹈而過四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輩常應在於路中以髮布地求沙門蹈而過五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輩常應恭心請諸沙門到舍供養六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輩見諸沙門常應恭心淨掃其地脫體上衣布地令沙門坐七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輩常應脫體上衣拂比丘足上塵八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輩常應舒髮拂比丘足上塵九者若女人不出家者沙門威德過於日月況諸外道豈能正視於沙門首十者若女人不出家者佛之正法應住千歲今減五百年一百年中得堅固解脫一百年中得堅固定一百年中得堅固持戒一百年中得堅固

多聞一百年中得堅固布施初百歲中有解
脫堅固法　悉能達解義　第二百歲中
安住於此中　第三百歲中　持戒亦不毀
復有堅固定　第四百歲中　有能多聞者
第五百歲中　復有能布施　從是如來法
念念中漸滅　如車輪轉已　隨轉時有盡
正法所以隱　阿難之僁咎　爲女人出家
勸請調御師　正法應住世　滿足於千年
五百已損減　餘者悉如本　是故五百歲
五百興於世　解脫定持戒　多聞及布施

佛鉢部第五

如蓮華面經云佛告阿難於未來世罽賓國土當作大法之會有金毗羅等五天子滅度之後有富蘭那外道弟子名蓮華面聰明智慧身如金色此大癡人已曾供養四阿羅漢當供養時作如是誓願我未來破壞佛法以其供養阿羅漢故世世受於端正之身於最後身生國王家身爲國王名寐吱曷羅俱邏而滅我法此大癡人破碎我鉢既破鉢已生於阿鼻大地獄中此大癡人命終之後有七天子次第捨身生罽賓國復更建立如來正法大設供養阿難以破鉢故我諸弟子漸汙淨戒樂作不善智慧之人悉皆滅度有諸國王不依王法其國人民多行十不善業以惡業故此閻浮提五種失味所謂酥油鹽石蜜故佛破鉢當至北方爾時北方諸衆生等見佛破鉢大設供養有發三乘心者以衆生善根力感故我此碎鉢自然還復如本不異於後不久我鉢即於閻浮提沒現娑伽龍王宮中當沒之時此閻浮提七日七夜皆大黑暗日月威光悉不復現地大震動天人等衆皆大號哭淚下如雨初沒之時如來法律亦沒不現爾時魔王見法律滅心大歡喜以教衆生廣作惡故生身陷入阿鼻地獄爾時娑伽羅龍王見鉢供養至于七日禮拜右遶有發三乘心者如是我鉢於龍宮沒四天王宮出至于七日大設供養各發三乘心過七日已於四天宮沒三十三天宮出佛母摩耶夫人見佛鉢已憂愁苦惱如箭入心難可堪忍宛轉于地猶如圓木作如是言如來涅槃一何疾哉脩伽陀滅何其太速世間眼滅佛樹傾倒佛須彌山崩佛燈亦滅法泉枯竭無常魔日萎佛蓮華爾時夫人以手捧鉢告於天衆此是我釋迦如來常受用鉢今來至此爾時帝釋七日七夜大設供養有發三乘心者過七日已於三十三天沒炎摩天中出爾時炎摩天王見佛鉢已七日七夜種種供養有發三乘心者過七日已於炎摩天沒兜率陀天出爾時兜率天王見佛鉢已七日七夜種種供養過七日已於兜率天沒化樂天出爾時化樂天王見佛鉢已七日七夜種種供養有發三乘心者爾時天王以手捧鉢而說偈言（以前諸天各說偈歎以文繁故不具錄出）

希有大導師　悲愍於衆生　爲利衆生故
使鉢來於此

佛告阿難此閻浮提及餘十方所有佛鉢及佛舍利皆在娑伽羅龍王宮中如是我鉢及我舍利於未來世於此地沒直過八萬由旬住金剛際未來之世諸衆生等壽命八萬四

千歲時彌勒如來其聲猶如大梵天鼓迦陵伽音爾時我鉢及我舍利從金剛際出至閻浮提彌勒佛所住虛空中放五色光所謂青黃赤白頗梨雜色彼五色光復至其餘一切天處到彼天已於其光中出聲說偈

一切行無常　一切法無我　及寂滅涅槃
此三是法印

其光復至一切地獄亦說此偈所放光明復至十方世界於其光中亦說此偈佛告阿難如是我鉢及我舍利所放光明十方世界作佛事已還至本處於虛空中成大光明雲蓋而住舍利及鉢現此神通時八十百億衆生得阿羅漢果千億衆生剃髮出家信心清淨一萬衆生發阿耨菩提心皆不退轉彌勒以手捧鉢及佛舍利告諸天人一切大衆汝等當知此鉢舍利乃是釋迦牟尼如來雄猛大士能令無量百千那由他億諸衆生等住涅槃城出優曇華百千億倍鉢及舍利故來至此爾時彌勒佛為我此鉢及我舍利起四寶塔以舍利鉢置此塔中大設供養恭敬禮拜

依道宣律師住持感應云問天人持鉢因緣天人答曰如來成道已至第三十八年於祇洹精舍重閣講堂上佛告文殊師利菩薩汝往戒壇所鳴鐘召十方天龍及比丘諸大菩薩衆等普集祇洹文殊依教召集皆來祇洹世尊以神通力化祇洹精舍如妙樂國眉間放光遍照十方地皆六種震動有百億釋迦同來集會千億妙光佛亦集祇洹世尊跏趺坐入金剛三昧地又大動從三昧起出大音聲普告三千界一切諸來大衆我初踰城至瓶沙王國入山修道天魔迷我道路山神示我道處即語我言我曾於往古迦葉佛般涅槃時留一故瓦鉢囑我護持待如來下生令我付世尊世尊成道先須受我此鉢次及四天王鉢我語山神若得成佛當如汝言我後入河澡浴受二女乳糜時爾時山神即奉我鉢我時受用將盛乳糜食地便六種震動我持此鉢來經三十八年未曾損失我入王舍城受彼國王請我既食訖即命羅睺先將我鉢還於彼龍池洗之羅睺洗鉢便損破為五片我即以鈆錫綴彼破鉢此非羅睺過失欲表示未來世諸惡比丘比丘尼等輕毀法器於初五百年分我毗尼藏遂有五部分我修多羅為十八部至正法滅盡分我三藏復為五百部彼無智比丘本無慈心不發弘誓救度衆生但起諍論我慢憧速滅正法至于千歲正法皆滅諸惡比丘滿閻浮提及餘天下不持禁戒諸惡比丘尼猶如婬女不行八敬將我應量之器遊行酒肆或入婬舍貯酒盛肉痛哉苦哉法豈不滅也○爾時諸比丘同聲白佛言我於今朝入城乞食還所居方各洗應量器同時皆破各分五段方欲問佛向聞世尊已說未來表法將滅心生大怖○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留菩薩僧合有八十億人不取涅槃後惡世中護持聖教各以通力化惡比丘令敬佛鉢爾時世尊即從座起往至戒壇所從北面升壇諸比丘奉鉢世尊自受又告羅睺將我破鉢來佛受鉢已即擲于空上至有頂如是次第同名牟尼各擲相次猶如貫珠上至色界頂已次第還下直至戒

壇百億諸來佛亦命侍者取鉢各施牟尼佛共相住持使來世惡僧尼等令生慚愧世尊受已還擲上界相次重疊還至壇所爾時世尊化彼破无鉢狀如諸天金幢放大光明照十方國○又佛在世時告天帝釋言汝施我眞珠幷天工匠又告天魔汝施我七寶又告娑竭龍王汝施我摩尼珠帝釋天龍等即奉珠寶於三七日中並集戒壇所造作珠塔用七寶莊嚴上安摩尼珠以佛神力故於三七日中一時皆成合得八百億眞珠七寶塔以盛如來无鉢爾時魔王白佛言我自造珠塔用盛世尊鉢我雖是天魔敬順佛語故於未來世不令惡人損壞聖教化惡比丘令生慚愧佛即聽許純用摩尼以成一大塔高四十由旬以盛佛鉢世尊涅槃時付囑魔王造塔令付帝釋及四天王幷大魔王汝自守護我涅槃後正法滅盡已將我鉢塔安置戒壇南十二年中住汝等四天王日夜常自供養守護勿令損失過十二年已將付娑竭龍王安置彼宮中毗尼大藏所又勑龍王當造十六塔爲鉢塔眷屬還經十二年後付囑帝釋四天王將往須彌頂帝釋歡喜園中金砂池南住佛告揵闥婆王八部神等汝於四十年中作天音樂供養寶塔爲彼惡世中持戒弟子守護應器如護眼睛○佛告帝釋四天王等汝於須彌山金剛窟中取彼黃砂石多造石鉢置新塔中大小形量如我破鉢皆作五綴形安置彼塔中汝等守護勿令損失後經一百年至阿育王造塔竟汝將我塔遍大千國至十億家或縱廣萬里當安兩鉢塔於彼國土中周覓名山古聖住處於彼安置又告北天王汝至楞伽山採取牛頭栴檀香於日三時中當至彼塔所燒香供養勿令斷絕我令自在天安置諸鉢塔又遣四天王及揵闥婆王燒香奏樂常爲供養汝等天人龍神等未解我意此爲未來非法比丘比丘尼令其改惡生善故使安置如是

訛替部第六

如付法藏經云阿難比丘化諸衆生皆令度脫最後至一竹林之中聞有比丘誦法句經偈云

若人生百歲　不見水老鶴　不如生一日
而得覩見之

阿難聞已慘然而歎世間眼滅何其速哉煩惱諸惡如何便起違反聖教自生妄想此非佛語不可修行汝今當知二人謗佛一雖多聞而生邪見二不解深義顚倒妄說有此二法爲自毀傷不能令人離三惡道汝今諦聽我演佛偈

若人生百歲　不解生滅法　不如生一日
而得解了之

爾時比丘即向其師說阿難語師告之曰阿難老朽智慧衰劣言多錯謬不可信矣汝今但當如前而誦阿難後時聞彼比丘在竹林下猶誦前偈即問其意答言尊者吾師告我阿難老朽言多虛妄汝今但當依前誦習阿難思惟彼輕我言或受餘教即入三昧推求勝德不見有人能迴彼意便作是言異哉無常甚大雄猛散壞如是無量賢聖令諸世間皆悉空曠常處黑暗怖畏中行邪見熾盛不

善增長誹謗如來斷絕正教永當沉沒生死大河開惡趣門閉人天路於無量劫受諸苦惱我於今日宜入涅槃

又新婆沙論問齊何當言正法住答若時行法者住齊何當言正法滅答若時行法者滅問何故復作此論答為欲分別契經義故如契經說迦葉波當知如來所覺所說法毗柰耶非地界水界火界風界所能滅沒然有一類補特伽羅當出於世惡欲惡行成就惡法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毗柰耶說毗柰耶於毗柰耶說非毗柰耶彼能滅我三無數劫所集正法令無有餘契經雖作是說而不分別齊何當言正法住齊何當言正法滅彼經是此論所依根本彼所不分別者今應分別故作斯論此中有二種正法一世俗正法二勝義正法世俗正法謂名句文身即素怛纜毗柰耶阿毗達磨勝義正法謂聖道即無漏根力覺支道支行法者亦有二種一持教法二持證法持教法者謂讀誦解說素怛纜等持證法者謂能修證無漏聖道若持教者相續不滅能令世俗正法久住若持證者相續不滅能令勝義正法久住彼若滅時正法則滅故契經說我之正法不依墻壁柱等而住但依行法有情相續而住問何故世尊不決定說法住時分耶答欲顯正法隨行法者住久近故謂行法者若行正法恒如佛在世時及如來滅度未久時者則佛正法常住於世無有滅沒若無如是行正法者則彼正法速疾滅沒若度女人出家不令行八尊重法者則佛正法應滅五百歲住由佛令彼行八尊重法故正法住世還滿千年

又迦旃延說法滅盡偈云

尊者迦旃延　體道修律護　見諸卒暴者
以偈開法路　正法垂欲沒　人年纔壽百
正法之光明　在世不久沒　正法已滅盡
比丘衆迷惑　當捨諸經法　聖覺之所講
釋置經義理　更互相求短　吾身所聞傳
獨步無儔伴　持中以著下　舉下著於中
不復識次第　所說貴不窮　證據說乖謬
反說無本末　聞受皆浮淺　講論無清話
各各共諍訟　用生毒害心　貪得利供養
隨俗共浮沉　喜樂於憒擾　不慕處靜默
展轉相侵欺　以自養妻息　或時有比丘
客從遠方來　寺主先自安　閑居乃聽之
見遠方比丘　顏色不悅和　得其捨之去
於心乃為快　常念瞋恚惡　憍慢為自大
所求無猒足　恣意隨塵穢　毒事相續行
不欲誦受經　終日笑歌併　冥暮寢不醒
斯等共聚會　言不及經理　但說縣官賊
流俗行來事　假使有學者　衆人所供養
羨者求出處　言學比丘法　法如行不教
自從利養起　其年既幼少　多畜衆弟子
其心懷諍亂　不能究所學　莫能謹慎戒
墮落於邪見　苟且無羞耻　不能修慎行
亦不樂法會　汲汲著利養　適共鬪諍已
遂乃結讎怨　諸魔及官屬　用斯得人便
諸天龍鬼神　來欲聽經教　傾企遲聞戒
但更聞諍訟　諸天人懷恨　不可比丘行
行來共講言　佛法欲滅盡　吾等捨天樂
故來欲受法　不得聞正法　不如棄之去

其有等鬼神　心樂佛法者　不念諸比丘
不復行擁護　於是蔽鬼神　兇暴行毒害
取比丘精氣　令命無有餘　偷狗無羞恥
懈怠懷毒意　斯等將來世　反當見敬事
有仁賢比丘　具足知廉恥　於彼失法時
乃更不見待　譬如師子王　處在林樹間
豺狼及犬狐　不敢食其肉　命過身出蟲
還自噉其肉　晝夜共敢食　毀滅其形體
正法在於世　終不自沒盡　因有像法故
正法則滅盡　譬如海中船　貪重故沉沒
佛法斯亦然　利養故滅盡　諸比丘遺患
如人喪二親　今日最末世　佛正法滅盡
從今日以往　無復說經典　法律及禁戒
當何從聞聽　諸天樹木鬼　曠野膺神明
悲感心憂惱　宛轉不自寧　法燈爲已沒
正學已毀滅　今世最崩頹　法鼓不復鳴
諸魔設歡喜　聚會相慶賀　舉手而讚言
今是佛末世　知後將來世　當有是患難
益當加精進　勉力求度脫

破戒部第七

如蓮華面經佛告阿難我今當說未來之時有諸破戒比丘身著袈裟遊行城邑往來聚落往親里家彼非比丘又非白衣畜養婦妾產育男女復有比丘往婬女家婬比丘尼貯畜金銀造作生業以自活命復有通致使驛以自活命復有專行醫藥以自活命復有圍碁六博以自活命復有爲他卜筮以自活命復有爲他誦呪駈遣鬼神多取財物以自活命復有專行殺生以自活命復有私自費用佛法僧物以自活命復有內實犯戒外示護持受人信施復有秘悋僧物不與客僧復有悋惜僧房牀座不與客僧復有比丘實非羅漢而詐稱羅漢欲令人知多受供養但爲活命不爲修道復有興利商賈以自養活復有專行盜偷以自養活復有畜養雜畜乃至賣買以自養活復有販賣奴婢以自養活復有屠殺牛羊以自養活復有受募入陣征戰討伐多殺眾人以求勳賞復有專行劫奪攻破城邑及與聚落以自活命如是無量地獄因緣捨命之後皆墮地獄譬如師子身肉所有眾生不敢食彼唯師子身自生諸蟲還自噉食師子之肉佛告阿難我之佛法非餘能壞是我法中諸惡比丘猶如毒刺破我三阿僧祇劫積行勤苦所集佛法爾時阿難聞此事已心大怖畏身毛皆竪即白佛言如來速入涅槃今正是時何用見此未來之世如是惡事佛言阿難未來之世多有在家白衣得生天上多有出家之人墮於地獄餓鬼畜生善惡之業終不敗亡我於過去曾作商人入於大海活多人故手殺一人以是業緣乃至成佛猶尚身受金鏘之報

又當來變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將來之世當有比丘因有一法不從法化令法毀滅不得長益何謂爲一謂不護禁戒不能守心不修智慧放逸其意唯求善名不順道教又肯勤募度世之業是爲一事令法毀滅復有二事令法毀滅何謂爲二一不護禁戒不攝其心不脩智慧畜妻養子於心恣意賈作治生以共相活二伴黨相著憎奉法者欲令陷墮故爲言義謂之諛諂私記惡行外揚清白

是為二事令法毀滅復有三事令法毀滅何謂為三一既不護禁戒不能攝心不修智慧二自讀文字不諦句讀以上著下以下著上頭尾顛倒不能明了義之所歸自以為是三明者呵之不從其教反懷瞋恨謂相嫉妬議識者少多不別理咸云為是是為三事令法毀滅復有四事令法毀滅何謂為四一將來比丘捨空閑處修道之業二喜遊人間憒閙之中行來比丘談言求好袈裟五色之服三高望遠視以為綺雅自以高德無能及者雜碎之智比日月之明而已四不攝三事不護根門行婦女間宣文飾詞多言合偶以動人心使濟變濁身行荒亂正法廢遲是為四事令法毀滅若有比丘欲諦學道棄捐綺飾不求名聞質朴守真宣傳正經佛之雅典深法之化不用多言按本說經不捨正句希言學中不失佛意麤衣趣食得美不甘得麤不惡衣食好醜隨施者意守諸根門不違佛教勤修佛法猶救頭然雖不值佛出世出家為道學不唐捐平其本心慈念一切

又十誦律云正法滅於像法時有五非法一比丘小得心止便謂已得聖法二白衣生天出家墮地獄三有人捨世間業出家破戒四破戒人多人佐助持戒者無人佐助五乃至羅漢亦被罵辱更有五怖畏未來有應知一自身不修身戒心慧復度他出家亦不能令他修身戒心慧二畜沙彌三與他依止四如是八與淨人沙彌近住不知三相掘地斬草用水溉灌五雖誦持三藏前後雜亂

諍訟部第八

如雜阿含經云佛言此摩偷羅國將來之世我之正法千歲不滅過千歲後有非法出閻浮提中惡風暴雨多諸災患人民飢饉觸物摩滅飲食失味珍寶沉沒西方有王名鉢羅婆北方有王名耶婆那南方有王名非釋迦東方有王名兜沙羅此之四王皆多眷屬殺害比丘破壞塔寺四方盡亂時諸比丘來集中國拘睒彌國王名摩因陀羅西那生子手似血塗身似甲冑有大勇力及五百大臣同日生子皆血手冑身時拘睒彌國一日雨血王見惡相即大恐怖請問相師相師答王今生子當王閻浮提多殺害人即因為名難當年漸長大四惡王從四方來王大憂怖有天神言大王且立難當為王足能降伏彼四惡王便依神言捨位與子以髻中明珠冠其子首集五百大臣香水灌頂令往征伐諸臣之子身被甲冑從王俱征與四惡王共戰殺之都盡王閻浮提治在拘睒彌國後有三藏羅漢出現為王說法王聞法已憂惱即止於佛法中大生敬信而發聲唱言自今以後我施諸比丘無恐畏事適意為樂而問比丘言前四惡王毀滅佛法有幾年歲諸比丘答云經十二年王心念言作師子吼我當十二年中供養五眾種種豐足供施之日天當降雨香澤之雨遍閻浮提一切寶種皆得增長後經不久三藏門徒弟子共諸比丘不和有惡比丘遂殺阿羅漢及三藏法師心生懊惱諸邪見輩競破塔廟及害比丘從是佛法索然頓滅爾時人天聞佛所說莫不揮淚

又法滅盡經云佛告阿難吾般涅洹法欲滅

時五逆濁世魔道興盛諸魔沙門壞亂吾道著俗衣裳樂好袈裟五色之服飲酒噉肉殺生貪味無有慈心更相憎嫉時有菩薩精進修德者衆魔比丘咸共嫉之誹謗揚惡擯黜駈遣不令得住自共於後不修道德寺廟空荒不復修理展轉毀壞但貪財物積聚不散不作福業販賣奴婢耕田種殖焚燒山林傷害衆生無有慈心奴爲比丘婢爲比丘尼無有道德婬妷濁亂男女不別令道薄淡皆由斯輩或避縣官依倚吾道求作比丘不修戒律月半月盡雖名誦戒厭倦懈怠不欲聽聞不樂讀誦經律設有讀者不識字句爲強言是不諮明者貢高求名虛無雅步以爲榮貴望人供養諸魔比丘命終死後精神當墮無擇地獄五逆罪中餓鬼畜生靡不更歷於無邊恒沙劫受罪竟乃出生在邊國無三寶處法欲滅時女人精勤恒作功德男子懈怠不用法語眼見沙門如視糞土無有信心法輪殄沒當爾之時諸天泣淚水旱不調五穀不熟災疫流行死亡者衆人民勤苦縣官侵尅不循道理皆思樂亂惡人轉多善者甚少日月轉促人命轉短菩薩比丘衆魔駈逐不預衆會菩薩入山福德之處淡泊自守以爲傾快壽命延長諸天衛護一切十二部經尋復化滅不見文字沙門袈裟自然變白聖王去後吾法滅盡譬如油燈臨欲滅時光更猛盛於是便滅吾法盡時亦如燈滅自此之後難可覼縷如是久後彌勤當下世間作佛天下太平毒氣消除雨潤和適五穀滋茂草木榮數大人長八丈皆壽八萬四千歲衆生得度不可稱計

損法部第九

如仁王經云後五濁世比丘比丘尼四部弟子天龍八部一切神王國王大臣太子王子也恃高貴滅破吾法明作制法制我弟子比丘比丘尼不聽出家行道亦復不聽造作佛像形佛塔形立統官制衆案籍記僧比丘地立白衣高座兵奴爲比丘受別請法知識比丘共爲一心親善比丘爲作齋會求福如外道法都非吾法當知爾時正法將滅不久大王法末世時有諸比丘四部弟子國王大臣各作非法之行橫與佛法衆僧作大法制作諸罪過非法非律繫縛比丘如獄囚法當爾之時法滅不久大王我滅度後未來世中四部弟子諸小國王太子王子乃是住持護三寶者轉更滅破三寶如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非外道也各壞我佛法得大罪過正教衰薄民無正行以漸爲惡其壽日減至若千百歲人壞佛教無復孝子六親不和天神不祐疾疫惡鬼日來侵害災恠首尾連禍縱橫死入地獄餓鬼畜生若出爲人兵奴果報如響如影如人夜書火滅字存三界果報亦復如是大王未來世中一切國王太子王子四部弟子橫與佛弟子書記制戒如白衣法如兵奴法若我弟子比丘比丘尼立籍爲官所使都非我弟子是兵奴法立統官攝僧典主僧籍大小僧統共相攝縛如獄囚法兵奴之法當爾之時佛法不久

又舍利弗問經云佛告舍利弗我尋泥洹大迦葉等當共分別爲比丘比丘尼作大依止

如我不異迦葉傳付阿難阿難復付末田地末田地復付舍那婆私舍那婆私傳付優波笈多優波笈多後孔雀輪柯王世弘經律其孫名曰弗沙蜜多羅嗣正王位顧問群臣云何令我名事不滅時有臣言唯有二事何等為二猶如先王造八萬四千塔捨傾國物供養三寶此其一也若其不爾便應反之毀塔滅法殘害息心四衆此其二也名雖好惡俱不朽也王曰我無威德以及先王當建次業以成名行即御四兵攻雞雀寺寺有二石師子號吼動地王大驚怖退走入城人民看者嗟泣盈路王益忿怒自不敢入驅逼兵將詐行死害就令勸與呼擁七衆一切集會問曰壞塔好不壞房好不衆曰願皆勿壞如不得已壞房可耳王大忿勵曰云何不可因遂害之無問少長血流成川壞諸塔寺八百餘所諸清信士舉聲號叫悲哭懊惱王取囚繫加其鞭罰五百羅漢登南山獲免山谷隱嶮軍甲不能至王恐不洗賞募諸國若得一首即賞金錢三千時有君徒鉢歎阿羅漢及佛所囑累流通一人化作無量人捉無量比丘比丘尼頭處處受金王諸庫藏一切空竭王益忿怒君徒鉢歎阿羅漢現身入滅盡定王自加害定力所持初無傷損次燒經臺火始就然飈焰及經彌勒菩薩以神通力接我經律上兜率天次至身齒塔塔神曰有蟲行神先索我女我薄不與今誓護法以女與之使王心伏蟲行神喜手捧大山用以壓王及四部兵衆一時皆死王家子孫於斯頓盡其後有王性甚良善彌勒菩薩化作三百童子下於人間以求佛道從五百羅漢諮受法教國土男女復共出家還復滋繁羅漢上天接取經律還於人間時有比丘名曰總聞諮諸羅漢及與國王分我經律多立臺館為求學來難王玄策行傳云摩伽陀國菩提寺主達磨師問漢勅使知此佛法盛行達磨師云佛法當今盛在四方也昔有迦羯王夢大海水中心濁四邊清請迦葉佛解云後釋迦末代佛法中天竺無所以中濁也總向四方所以四邊清也

述曰自佛法東流已來震旦已三度為諸惡王廢損佛法第一赫連勃勃號為夏國被破長安遇僧皆殺第二魏太武用崔皓言夷滅三寶後悔皓加五刑第三周武帝但令還俗此之三君為滅佛法皆不得久身患癩瘡死入地獄有人暴死見入地獄受大極苦具如別傳唐臨冥報記述頌曰

聖迹隱顯　隨人廢興　至誠即感　匪信難矜
冀存敬學　教被眞宗　迷斯厥理　寧解困窮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八

音釋

暝莫定切夕也　綜子宋切　塹七豔切坑也　吱詰利切　綴株衛切連也　儛亡甫切與舞同　鏘七羊切與鏘同　黜丑律切貶斥也　覼縷覼力戈切縷力主切覼縷委曲也　飆卑遙切疾風也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　禄九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雜要篇第九十九此有十部

述意部　四依部　四果部
四食部　淨口部　鳴鐘部
入衆部　求法部　衰相部
雜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理無聲因言詞以寫意言詞無迹緣文字以圖音故字爲言第言爲理筌音義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應用彌綸宇宙雖迹繁翰墨而理契乎神但以經論浩博具録難周記傳紛綸事有廣略所以導達羣方開示後學設教緣迹煥然備悉訓俗事源鬱爾咸在搜檢條章討撮樞要緝綴紙筆具列前篇其餘雜務汲引濟俗現可行者疏之於後冀令昏昧漸除法燈遐照也

四依部第二

夫根鈍時澆信堅難具行淺德劣智正易述要須機教相符文理洞備故經曰雖誦千章不行何益今立正義須憑宗意教有權實行有昏明故得月而指自忘得意而言自息豈意得道門猶行封滯故經說四依區分三位一是人四依即是四依開士謂從初賢至於極聖人資無漏法體性空據此依承聖無邪倒二是行四依即是乞食著糞掃衣頭陀蘭若樹下而坐三是法四依如下具述立此三法成末代之龜鏡信是衆行之宗師大聖致詞終無虛設准教行事畢正非邪初二四依非今俗用附在別章具述法依驗知邪正惟以無相好佛尚惑魔形況有識凡夫能無受亂故立法依顯成楷定也第一依法不依人者人惟情有法乃軌模性空正理體離非妄即用此法爲正法依涅槃經極教盛明斯轍今行事者隨情妄述多棄法逐人從人起則致乖遺寄陷溺身心若能反彼俗心憑准教量隱心行務知非性空乘持此心以爲道路一分知非明順空理一分猒觀明達有事如此安心分名修趣法性眞道第二依義不依語者語是言說正是張筌義爲遠理化物之道證解已後慮絶杜言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故經有捨筏之喻人懷目擊之談不意言筌意表得意息言月喻妙指無宜不曉今謂得義乃是誦言眞行道者常觀常破常觀依語常破隨義謂言隨義還是誦言但無始妄習執見鏗然靜退詳研方知此過不爾奔飛追聲不及又何思惟第三依智不依識者謂識現行隨塵分別眼色耳聲躭迷不覺與牛羊而等度同邪凡而共行大聖示教境是自心下愚氷執塵爲識外所以化導無由捨之是知滯歸凡識倒遣聖心愚迷履歷常淪三倒勇勵特達念動即知名爲依識知流須返名隨分智如是加功漸增明大後見塵境知非外來境非心外是自心相安有愚迷妄生憎愛思擇不已解異牛羊有人問卿立如此論明智愚懸如何達觀猶稱凡識答聖智無涯積空顯德豈惟一述即爲清升此但得語隨言還執深知此執無始習熏三祇無間方能傾盡雜血之乳不可漏言起伏之相於是乎在如經說初地行施餘隨分修高軌立儀令

人修學何言一解剩能窮智必智可窮未曰
高勝令人口誦其空心未忘有騰空不起入
火逾難俱是心相封迷故爾後得通達隨心
轉用豈不為之遊空自常如布之火浣不足
怪也第四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比之
兩經並聖言量凡入道者率先曉之則無事
不通有疑皆決但羣生性識深淺利鈍不同
致令大聖隨情別說然據至道但是自心故
經云三界上下法義唯心此就世界依報以
明心也又云如如與真際涅槃及法界種種
意生身佛說唯心量此據出界法體以明心
也終窮至實畢到斯源隨流計感還宗了義
故加以法約定權機也
如大集經云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有四
依法亦不可盡何等為四依義不依語依智
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法不依
人云何依義不依語語者若入世法而有可
說義者解出世法無文字相語者若說布施
戒忍進禪智慧調伏擁護義者知施戒忍進
禪智慧入於平等語者稱說生死義者知生
死性語者說涅槃味義者知涅槃無性語者
若說諸乘隨所安止義者善知諸乘入一相
智門語者若說諸捨義者三種清淨語者說
身口意受持淨戒功德威儀義者了身口意
皆無所作而能護持一切淨戒語者若說忍
辱斷除恚怒貢高憍慢義者了達諸法得無
生忍語者若說勤行一切善根義者安住精
進無有始終語者若說諸禪解脫三昧三摩
跋提義者知滅盡定語者悉能聞持一切文
字智慧根本義者知是慧義不可宣說語者
說三十七助道之法義者正知修行諸助道
法能證於果語者說苦集道諦義者證於滅
諦語者說無明根本乃至生緣老死義者知
無明滅乃至老死滅語者說助定慧法義者
明解脫智語者說貪恚癡義者解不善根即
是解脫語者說障礙法義者得無礙解脫語
者稱說三寶無量功德義者三寶功德離欲
法性同無為相語者說從發心至坐道場修
集莊嚴菩提功德義者以一念慧覺一切法
舍利弗舉要言之能說八萬四千法聚是名
為語知諸文字不可宣說是名為義云何依
智不依於識識者四識住處何等為四色識
住處受想行識住處智者解了四識性無所
住識者若識地大水火風大智者識住四大
法性無別識者眼識色住耳鼻舌身意識法
住智者內性寂滅外無所行了知識法無有
憶想識者專取所緣思惟分別智者心無所
緣不取相貌於諸法中無所悕求識者行有
為法智者知無所行無為法性無有識知識
者生住滅相智者無生住滅相舍利弗是名
依智不依於識云何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
經不了義經者分別修道了義經者不分別
果不了義經者所作何業信有果報了義經
者盡諸煩惱不了義經者呵諸煩惱了義經
者讚白淨法不了義經者說生死苦惱了義
經者生死涅槃一相無二不了義經者讚說
種種莊嚴文字了義經者說甚深經難持難
了不了義經者多為衆生說罪福相令聞法
者心生欣感了義經者凡所演說必令聽者
心得調伏不了義經者若說我人衆生等無

有施受者而爲他說有施受了義經者說空無相無願無作無有我人衆生作者受者常說無量諸解脫門是名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云何依法不依於人人者攝取人見作者受者法者解脫無人見作者受者人者凡夫善人信行人八人四果人辟支佛人菩薩人一人出世多所利益多人受樂憐愍世間生大悲心於人天中多所饒潤所謂諸佛等依世諦故爲化衆生故作是說若有攝取如是見者是謂依人如來爲化攝人見者故說依法不依於人一切平等無別異性猶如虛空若有依止是法性者終不復離一相之法同一法性是故言依一切法不依於人舍利弗是名菩薩摩訶薩四依無盡

四果部第三

如修行道地經云其修行者[六]已得初果道迹知諸五欲皆歸無常不能盡除所以者何由見色聲香味細滑之念故起愛欲未能斷除譬如梵志淨潔自喜詣下舍後卒汙於指行語金師指汙不淨以火燒之金師諫曰勿發是心有餘方便除此不淨以灰土拭之用水洗之設吾火燒卿不能忍火熱毒痛自觸其身更甚千前梵志子聞即懷瞋恚便罵金師莫以己心量度他人自不能忍謂人不堪吾無所求爲手有垢不敢行路畏人觸我吾儻近之失吾道德世所道術天文地理一切典籍無不知之咼因不淨著五手指勿得停久當隨我言除其指穢也金師聞之燒鉆正赤以搨彼指梵志得熱痛不能忍掣指著口金師大笑謂年少言卿自稱譽聰明博學採古知今無不開通清淨無瑕於今無耐持不淨指含著口中當知輕躁未足爲師梵志報曰不遭痛時見指不淨適遇火毒即忘指穢求道如是長夜修習離於愛欲適見好色婬意還動所以者何諸根未制諸漏未盡邪根未除正定未發宿愛不除淶欲還起[七]於是頌曰

以見色欲求所習　雖便解義至道迹
頭戴猲華續聞香　如江詣海志欲然

第二道迹斯陀含人自念我身不宜習此婬欲如餘凡夫說情欲穢樂於無欲晝夜觀察修習惡露婬怒癡鈔得往來道一反還世斷勤苦原以得往還於諸愛欲無起清淨婬怒癡薄心常未斷固有惱患譬如男子有婦端正面目無瑕以諸瓔珞莊嚴其身夫甚愛敬雖有是色然是婬鬼非是眞人須人肉血以爲飲食有人語夫卿婦羅刹肉血爲食夫不信人數數語之夫心遂疑意欲試之夜卧揚出鼾聲如眠婦謂定眠竊起出城詣於塚間夫尋逐後見婦脫衣及諸寶飾却著一面面色變惡口出長牙頭上焰然眼赤如火甚爲可畏前近死人手壓其肉口齧食之夫見如是爾乃知之非人是鬼便急還卧於牀上婦即尋還來趣夫牀復卧如故其夫見婦莊嚴瓔珞面色端正乃還親近假使念之在於塚間噉死人肉心雖穢猒又懷恐怖迴心觀婦還起欲心得往還道斯陀含人若見外形端正姝好婬意還動若說惡露瑕穢不淨婬意即滅於是頌曰

變化人身如脫鎧　作婬鬼形詣塚間
便敢死屍如食飲　夫爾乃知是羅刹

第三道迹阿那含人得不還者見前得往還者心自念言吾於欲界三結已薄其餘尠耳還觀聖諦見欲愛之瑕多苦少安不宜習欲如凡衆庶志在情欲如蒼蠅著屍吾何不除令婬怒癡得滅無餘得盡漏禪然後安隱譬如有人在於祿九盛暑不能堪熱求扇自扇八慕水洗浴往來如意見婬怒癡以爲甚熱念求不還於是修行作惡露觀永脫色欲及諸怒癡諦見五陰所起從滅滅盡爲定知見如是便斷五結而無陰蓋得不還道阿那含果不退

還世以脫愛欲無有諸礙婬鬼之患即獲清涼無有衆熱若觀色欲常見不淨則知瑕穢譬如遠方有估客來各當疲極值二十九日夜冥無月至於半夜來到城門門閉不開繞至南墻有汪水天雨之池死屍鷄狗雜類之蟲或活或死或沉或浮百千萬億跳踉戲中并至城中掃除糞穢髮毛便利悉棄水中衆人遠客初未曾至不識是非疲極飢渴恣意飲之并患熱乏脫衣沐浴身覺止疲安隱喜卧至於天明疲解寤已更詣池所欲取水用見水不淨非常汙惡或有捨走或有閉目或有塞鼻或有嘔吐於是頌曰

譬如城傍水　種種居不淨　遠來值門閉
衆共止此池　初來不覺知　飢渴而取飲
并洗除熱乏　疲極得卧寐　九之一天曉至水邊
審視知不淨　祿九衆人共猒惡　各各懷嘔吐
以得第三道　見欲樂不安　入禪定無患
觀欲如瑕水

爾時那含修行道時樂於禪定省於愛欲如彼估客惡不淨水亦如嬰兒癡弄不淨年漸長大捨前所戲更樂餘富至於老邁悉捨前法以法自娛已得不還之道亦復如是見諸生死五道所樂猶如小兒戲轉更精進欲脫始終不樂求生於是頌曰

譬如有小兒　祿九在地弄不淨　九之二年遂向長大
捨戲轉樂餘　修行亦如是　求護度三界
爾時遂精進　具足成四道

第四無學羅漢修行道時以在學地不樂始終都無所樂弗貪三界斷一切結三毒永亡志念根力及諸覺意見滅爲寂譬如王放醉象牙利兇惡遇者皆死亦如毒龍常吐毒氣值者悉亡亦如蚖蝮常懷瞋毒觸者並害三毒煩惱亦復如是興觸皆害墜墮三界唯有十力覺意解脫而能除斷修行自念當如今時已成羅漢得無所著諸漏永盡修潔梵行所作已辦棄捨重擔逮得已利生死已斷獲平等慧成無學法以度彼此於是頌曰

其王放醉象　兇害牙甚利　諸龍蛇懷毒
遇者皆當死　皆化令調伏　還得善攝心
衆患盡無餘　三界無所畏　修行住學地
不動成聖道　祿九已逮得已利　十之一度苦常獲安
已絕於五品　具足成六通　蠲除諸塵勞
如水浣衣垢　是謂爲正士　隨順佛聖教
最上無塵垢　故說無學地

四食部第四

如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衆生之類有四種食長養衆生何等爲四所謂段食或大或小更樂食念食識食是謂四食彼云何段食謂今人中所食諸入口之物可食噉者是謂段食云何更樂食謂衣裳繖蓋雜 祿九 十之二

香華熏火及香油與婦人集聚諸餘身體所更樂者是謂更樂食云何念食謂意中所念所想所思惟者或以口說或以體觸及諸所持之法是謂念食云何識食謂意之所知梵天爲首乃至有想無想天以識爲食是謂識食以此四食流轉生死○又增一阿含經云世尊告阿那律曰一切諸法由食而存眼以眠爲食耳以聲爲食鼻以香爲食舌以味爲食身以細滑爲食意以法爲食涅槃以無放逸爲食爾時佛告諸比丘如此妙法夫觀食有九事人間有四食一段食二更樂食三念食四識食復有五種是出世間食一禪悅食二願食三念食四八解脫食五喜食是出世間之食當共專念捨除四種之食求辦出世之食○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信心悲心以種種食施人命終生質多羅天受種種樂命終得受人身大富饒財常行正法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見諸病人施其湯藥令離病苦命終生欲境天受五欲樂從天命終若得人身大富多財若見病人臨終渴病以石蜜漿若氷水施此人命終生清涼天受天快樂從天命終得受人身常離飢渴

又五分律云若月直監食人欲知生熟鹹酢得貯掌中舌舐嘗之（僧法經不許口嘗者爲無好之貪心嘗故犯也）

淨口部第五

如十誦律云云何漱口佛言以水著口中三迴轉之是名淨口法

又僧祇律云爾時世尊大會說法有比丘口臭在下風而住佛知而故問是比丘何故獨坐各言世尊制戒不聽嚼木所以口臭恐熏汙人故在下風佛言聽用嚼木極長六指極短四指以上嚼時當在屏處先淨洗手嚼已水洗棄之嚼時不得咽之若醫言爲差病須咽者聽若無齒者當用灰滷土墫礓石草木洗口已食若食上欲行水嘗淨水先洗手器然後行水若手汙者當以葉承取若口飲時不得没脣使器著額當拄脣而飲飲時不得盡飲當留少許淘盪已從口處棄之行水人當好護淨器若見没著額者當放置一處以草作識令人知不淨若行非時漿飲亦如前法

又僧祇律云比丘晨起應淨洗手不得麤洗五指復不得齊至腕當齊手腕以前令淨不得粗急洗不得指令血出當以巨摩草木若灰土澡豆皂莢洗手指令作聲淨洗手已更相揩者便名不淨應更洗手比丘食前當度手若摩頭捉衣等更須洗（比丘尚爾白衣亦然）讀經受食等唯用行水手淨尚爾何況手殺生命飲血噉肉以汙身口縱欲傳法心亦不淨又四分律云時諸比丘患屋內臭佛言應灑掃若故臭以香泥泥若復臭應屋四角懸香

又十誦律云時有比丘不嚼楊枝口中氣臭白佛佛言聽嚼楊枝有五利益一口不苦二口不臭三除風四除熱病五除痰癊復有五事利益一除風二除熱三口味四能食五眼明又四分律云不嚼楊枝有五過失一口氣臭二不善別味三熱癊病不消四不引食五眼不明又五分律云嚼已應洗棄之以恐蟲食故死

又三千威義云用楊枝有五事一斷當如度

二破當如法三嚼頭不得過三分四梳齒當中三齒五當汁澡自用刮舌有五事一不得過三反二舌上血出當止三不得大振手汙僧伽梨若足四棄楊枝莫當人道五當著屏處

鳴鐘部第六

如付法藏經云時有國王名罽昵吒貪虐無道數出征伐勞役人民不知猒足欲王四海戍備邊境親戚分離若斯之苦何時寧息宜可同心共屏除之然後我等乃當快樂因王病瘧以被鎮之人坐其上須臾氣絶由聽馬鳴比丘說法緣故生大海中作千頭魚劒輪迴注斬截其首續復尋生次第更斬如是展轉乃至無量須臾之間頭滿大海時有羅漢爲僧維那王即白言今此劒輪聞揵椎音即便停止於其中間苦痛小息唯願大德垂哀矜愍若鳴揵椎延令長久羅漢愍念爲長打之過七日已受苦便畢而此寺上因彼王故次第相傳長打揵椎至於今日猶故如本

述曰既知經意鳴鐘濟苦兼以集衆即須維那將欲打鐘斂容合掌發願利生之意因鐘念善便受苦畢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打鐘時願一切惡道諸苦並皆停止若聞鐘聲兼說偈讚得除五百億劫生死重罪

降伏魔力怨　除結盡無餘　露地擊揵椎
比丘聞當集　諸欲聞法人　度流生死海
聞此妙響音　善當來集此　依別經偈云
聞鐘臥不起　護塔善神瞋　現在緣果薄
來報受蛇身　所在聞鐘聲　臥者必須起
合掌發善心　賢聖皆歡喜

洪鐘震響覺群生　聲遍十方無量土
含識群生普聞知　拔除衆生長夜苦
六識常昏終夜苦　無明被覆久迷情
晝夜聞鐘開覺悟　怡神淨剎得神通

依宣律師住持感應記云祇桓戒律院內有銅鐘重三十萬斤四天王共造欲集大千聖衆目連以通力擊之聲震遠聞臺高七十丈鐘形如吳地者四面多有日月星辰山川河海之像兼斗斛秤尺之形目連所擊隨事所表聲出告知凡僧打者但聲出而已其戒場院內復有大鐘臺高四百尺上有金鐘重十萬斤形如盃器上有千輪王像亦有千子各各具足復有九龍八功德水種種諸相莊嚴此之大鐘劫初之時輪王所造聖人受戒已得通者擊之聲震三千一切聖人聞皆證果惡趣聞者得宿命通祇桓別有論師院有一銅鐘形如腰鼓是乾闥婆王之所造也上有梵王帝釋魔王四王八部男子等像若有異學外道欲來擊論則使神通羅漢擊之聲震三千諸外道等將欲擊揚聞此鐘聲諸根訥鈍無敢發言若有好心請決疑者聞此鐘聲開發菩提得不退轉○復有別院名修多羅院有一石鐘形如吳樣如青碧玉可受十斛鼻上有三十三天像四面以金銀隱起東西兩面有大寶珠陷在腹中大如五升八角分曜狀若華形周帀作十方諸佛初成道像至初日出時鐘上有諸化佛說十二部經舍衛城童男童女悉來聽之聞法證聖犯欲之者則不聞法摩尼大將以金剛杵擊之百億世

界中聲聞於光明中悉聞百千釋迦佛說修多羅經此鐘是拘樓秦佛所造彼佛滅度後娑竭龍王收去至釋迦佛興龍復將來至佛滅度已鐘先唱言却後三月當般涅槃鐘鼻諸天聞皆涕泣龍後將去○又阿難房前有一鐘磬可受五升磬子四邊悉黃金鏤作過去佛教弟子文鼻上以紫磨金為九龍形背上立天人像執椎擊之聲震三千音中亦說諸佛教誡弟子法此磬梵天王造及佛滅後娑竭龍王亦收入海宮中

入衆部第七

如四分律云凡欲入衆當具五法一應以慈心二應自卑下如拭塵巾三應知坐起法若見上座不應安坐若見下座不應起立四彼至僧中不爲雜說談世俗事若自說若請他說五若見僧中不可事心不安忍應作默然住之故智度論云佛聖弟子住和合故有二種法一賢聖語二賢聖默今見晉曾之處孫生前到已得上好之處若見上座老師來都不起迎送遜讓出處滅法之深塞猶年少復見向他貴勝之家或經新喪重孝或爲考妣遠忌設齋僧衆放蕩情歡喧席亂衆豈免俗譏高僧之類

三千威儀經云凡欲上牀當具七法一庠踞牀二不得匍匐上三不使牀有聲四不得大拂牀有聲五不得大吒歎息思惟世事六不得狗群卧七以時節早起地持論云若見衆生當慰問歡顏先語平視和色正念在前若菩薩知他衆生有實功德以嫌恨心不向人說亦不讚歎有讚歎者不唱善哉是名爲犯衆多犯是犯染汙起故梁攝論云菩薩若見衆生當歡笑先言然後共語故五分律云不忍辱人有五過失一兇惡不忍二後悔恨三多人不愛四惡聲流布五死墮惡道

求法部第八

如增一阿含經云若不成就六法則不能逮塵離垢得法眼淨何等爲六一不樂聞法二雖聞法不攝耳聽三不爲知解四未得法不方便勤求五所得法不善守護六不成就順忍反此六種則能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又薩婆多論云無有白衣得佛道者要有三十二相出家著法衣威儀具足雜心論云知足現在處起少欲於未來世處起現在不取一錢難未來轉輪王易又涅槃經云於未得之財不生貪名少欲於已得之財不生貪名知足知足是現在少欲是未來

衰相部第九

如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云世尊告曰老有五種衰損一者鬚髮衰損以彼鬚髮色變壞故二者身相衰損形色膚力皆衰損故三者作業衰損發言氣上喘息逾急身戰掉故住便僂曲以其腰脊皆無力故坐即低屈身羸弱故行必按杖身虛劣故凡所思惟智識愚鈍念惛亂故四者受用衰損於現資具受用劣故於戲樂具一切不能現受用故於諸色根所行境界不能速疾明利而行或不行故五者命根衰損壽量將盡隣近死故遇少死緣不堪忍故阿含經云頭白有四因緣一者火多二者憂多三者病多四者種早白人病瘦有四因緣一少食二有憂三多愁四有病禾調有四事先不語人一頭白二老三病四死是四事亦不可避亦不可却一切味不過八種一苦二澁三辛四鹹五淡六甜七酢八

不了味

雜行部第十

四分律云跋難陀比丘在道行持大圓蓋諸
居士遥見謂是王若大臣恐怖避道諦視乃
知比丘白佛佛言比丘不應時蓋在道行亦
不應懸爲天雨時聽在寺内樹皮若葉若竹
作蓋亦不應捉王大扇若行患熱應以樹葉
雜物作扇時諸比丘患蟲草塵露墮身上佛
言聽作拂若以草樹皮葉或以縷線裁碎繒
帛作時有比丘得尾拂佛言聽畜時有年少 祿九 十八之一
比丘不解時事數相涉聽用算子記數
又四分律云時諸比丘自作伎若吹唄供養
佛言不應爾彼畏慎不敢令白衣作伎供養
佛言聽又佛言彼不知供養塔飲食誰當應
食佛言比丘若沙彌若優婆塞若經營作者
應食
又薩婆多論云凡出家人市買之法不得下
價索他物得突吉羅罪衆僧衣未三唱得益
價三唱已不應益衆僧亦不應與衣已屬他
故比丘三唱得衣不應悔設悔莫還衆僧亦 祿九 十八之二
莫還
又新婆沙論問異生聖者誰有怖耶有作是
説異生有怖異生者名凡夫聖者無怖所以者何聖
者已離五怖畏故五怖畏者一不活畏二惡
名畏三怯衆畏四命終畏五惡趣畏
又雜寶藏經云佛言此如意珠是摩竭大魚
腦中出魚身長二十八萬里此珠名曰金剛
堅也有第一力耐使一切被毒之人見悉消
滅又見光觸身亦復消毒第二力者熱病之
人見則除愈光觸其身亦復得差第三力者
人有無量百千怨家捉此珠者悉得親善諸
天一爪甲價值一閻浮提人物
又四分律云時諸比丘患蛇入屋未離欲比
丘恐怖佛言聽驚若以筒盛棄之若以繩繫
置地解放有鼠入屋作檻盛出棄之患蝎蜈 祿九 十九
蚣蚰蜒入屋若以弊物若泥團掃箒盛裹棄
之在外解放若房舍夜患蝙蝠晝患鵄鳥入
佛言聽織作籠疎障若作向標子遮時有老
病比丘拾虱棄地佛言不應爾聽以器盛若
綿拾著中若虱走出應作筒盛若虱出筒應
作蓋塞
又四分律云時六群比丘誦外道安置舍宅隨其宗旨加以呪食肝蠱之也
吉凶符書呪枝節呪刹利呪知人生死吉凶
呪解諸音聲呪佛言不應爾彼教他彼以活
命佛言皆不應爾爾時世尊在毘舍離國時
諸離奢乘象馬車乘輦轝捉持刀劒來欲見
世尊彼留刀杖在寺外入内問訊世尊時諸
白衣持刀劒來寄諸比丘藏畏慎不敢受佛
言爲檀越牢堅固藏舉者聽
又五百問事云不得口吹經上塵像塵准之
雖非正經然須慎之亦不得燒故經得重罪
如燒父母不知有罪者輕
又僧祇律云然火向有七事無利益一壞眼
二壞色三身羸四衣垢壞五卧具壞六生犯
戒緣七增世俗話看病法者僧祇律云病人
有九法成就必當横死一知非饒益食貪食
二不知籌量三内食未消而食四食未消而
嘔吐出五已消應出而强持六食不隨病七
隨病食而不籌量八懈怠九無慧
又月上女經云維摩詰妻名曰無垢其妻九

月生女名爲月上
又佛說離垢施女經云波斯匿王有女名曰維摩羅達晉言離垢施厥年十二端正殊妙極有聰慧
又轉女身經云須達長者妻名曰淨日有女名無垢光頌曰

拾遺簡要　冀捨危嶮　萬行貞固　六塵方掩
烈烈霜心　昭昭玉臉　如彼瓊珪　皎無瑕點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

音釋

戇陟降切愚也　爴居縛切裂也　齧五結切噬也　跳踉跳田聊切踉龍張切　蚖蝮蚖五官切毒蛇也蝮方六切虺也　礓居良切礓石也　罽居例切　匍匐匍薄胡切匐蒲北切匍匐手行也　僂力主切背傴也　蝙蝠蝙畢連切蝠方六切蝙蝠　剩實證切餘也　鼾呼千切鼻中氣激聲也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傳記篇第一百此有六部

述意部　翻譯部　雜集部
般若部　興福部　歷算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九河流跡筞緼靈丘四徹中繩書藏群玉亦有青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綠檢黃繩六甲靈飛之字豈若如來秘藏譬彼明珠諸佛所師同夫淨鏡鹿苑四諦之法尼園八藏之文香山巨力豈云能負龍宮寶篋亦未能算良由吾師釋迦德本深構樹自三祇之初妙果獨高成於百劫之末總法界而爲智竟虛空以作身寧惟氣稟二儀道周萬物而已哉故身無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爲用絕思議之表不可以人事測豈得以處所論乃三界之大師萬古之獨步吾自庸才談何以盡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刪詩子賜之言語商偃之文學爰及左元放葛先子河上公柱下史並驅駈於方內何足道哉自我含靈福盡法王斯逝遂使比首提河春秋有八十矣應身粒碎流血何追爭決最後之疑競奉臨終之供嗚呼智炬慈雲消滅長夜諸子誠可悲夫於是瞻相好於香檀記筌第於貝葉三藏受持四依補處而我師風教無墜特恃斯乎但正像侵移群情矯薄人代今古暨乎季運既當徂北稍後東漸所以金人夢劉莊之寢摩騰竺蔡愔之勸遺教之流漢地創發此焉迄今六百餘年矣自後康僧會竺法維佛圖澄鳩摩什繼踵來儀盛宣方等遂使道生道安之侶慧嚴慧觀之徒並能銷聲桂冠翁然歸向爰至皇唐玄奘法師德隆終古聲高宇宙涉歷諸國百有五十翻譯經論千有五百盡善盡美可稱可讚前後寶軸幾向五千法門弘闡緇門繁熾道俗蒙益焉可勝言吾少習周孔之文典晚慕黃老之玄言俱是未越苦河猶淪火宅可久可大其惟佛教也歟遂乃希前代之清塵仰群英之遠迹歸斯正道拔自沉泥本號離欲之逸人推邪之大將吾欣儻黨其謂此乎今列前

後翻譯總有一十八代所出衆經五千餘卷佛法東流三度滅法失譯經本三百一十部五百三十八卷今此所列總述帝王年代大小乘經部褒綱要具錄人法寄在大命兼述古今道俗英賢博學依傍佛經所出百家諸子向有三千餘卷又列帝王前後興福多少又列佛降閻浮隱顯年代略算時節如是要用並附其後庶將來哲同鑒博記矣

翻譯部第二

竊觀上代有經已來賢德筆受每至度語無不稱云譯胡爲漢且東夏九州名西域爲天竺者是總名也或云身毒如梵稱此方爲脂那或云眞丹或作震旦此蓋承聲有楚夏耳若當稱漢漢止劉氏兩代一號已後禪讓魏晉不同須依帝王稱謂甄別今爲此錄悉改正之又胡之雜戎乃是西方邊俗類此互有羌蠻夷之屬何得經書乃云胡語佛生天竺彼土士族婆羅門者總稱爲梵梵者清淨也承僞光音色天其光音天梵世最爲下劫初來此食地肥者身重不去因即爲人仍其本名故稱爲梵語言及書既象於天是以彼云梵書梵語如舊日僧悉稱俗姓云釋迦者起自秦代有沙門釋道安獨拔當時居然超悟乃云既存剃染紹繼釋迦子雖異父而姓無殊今者出家宜悉稱釋及翻四含果云四姓出家同一釋種衆咸歎服其四姓者一刹帝利此是王種二婆羅門是高行人三名毗舍如此土民四名首陀最爲卑下如此土皂隸而安正當晉秦之時列定目錄刪注群經自號彌天揩摸季葉猶言譯胡爲秦此亦崑山之一礫禾盡美焉但上來有胡言處並以梵字替之庶後哲喜談得其正眞者也

後漢朝譯傳道俗一十二人所出經律等三百三十四部（四百一十六卷失譯經一百二十五部一百四十八卷也）

前魏朝傳譯僧六人所出經律等一十三部（二十四卷）

南吳孫氏傳譯道俗四人所出經傳等一百四十八部（一百八十五卷失譯經一百一十部二百九十一卷）

西晉朝傳譯道俗一十三人所出經戒等四百五十一部（七百一十七卷失譯經八部一十五卷）

東晉朝傳譯道俗二十七人所出經傳等二百六十三部（五百八十五卷失譯經五十三部五十六卷）

前秦苻氏傳譯僧八人所出經傳等四十部（二百三十八卷）

西秦乞伏氏傳譯僧一人所出經十四部（二十一卷失譯經八部十一卷）

後秦姚氏傳譯僧八人所出經傳一百二十四部（六百六十二卷）

北涼沮渠氏傳譯道俗八人所出經傳三十二部（二百二十四卷失譯經五部一十七卷）

宋朝傳譯道俗二十三人所出經傳二百一十部（四百九十卷）

前齊朝傳譯道俗一十九人所出經傳四十七部（三百四十六卷）

梁朝傳譯道俗二十一人所出經律傳等九十部（七百八十卷）

後魏元氏傳譯道俗一十三人所出經論傳錄八十七部（三百二卷）

後齊高氏傳譯道俗二人所出經論七部（五十三卷）

後周宇文氏傳譯道俗一十一人所出經論天文等三十部（一百四卷）
陳朝傳譯道俗三人所出經論傳疏等四十部（三百四十七卷）
隋朝傳譯道俗二十餘人所出經論等九十餘部（五百一十餘卷）
皇朝傳譯僧等十有一人所出經論等二百餘部（一千五百餘卷）　衆經律論傳合八百部（三千三百六十一卷五萬六千六百七十紙）　三百二十六秩（除新翻經）　大乘經一譯二百四部（六百八十五卷一萬一千四十三紙）　六十六秩　大乘經重翻二百二部（四百九十七卷七千二百九十紙）　四十九秩　小乘經一譯一百八部（四百三十五卷六千六百九十紙）　四十九秩　小乘經重翻九十六部（一百一十四卷九百七十七紙）　六秩　小乘律三十五部（二百七十四卷五千八百一十三紙）　二十八秩　大乘論七十四部（五百二卷九千一百四十紙）　五十二秩　小乘論三十三部（六百七十六卷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七紙）　六十八秩　賢聖集傳四十九部（一百八十四卷二千八百八紙）　一十八秩

雜集部第三

自仙苑告成金河靜濟數字群品汲引塵朦隨機候而設謀猷逐性欲而陳聲教網羅一化統括大千受其道者難訾傳其宗者易曉遂能流被東夏時經六百翻譯方言卷數五千英俊道俗依傍聖宗所出文記三千餘卷莊嚴佛法顯揚聖教文華旨奧殊妙可觀歷代隱顯部秩散落雖有大數不足者多尋訪長安減向千卷唯聞廬山東林之寺即是晉時慧遠法師所造伽藍綱維住持一切諸經及以雜集各造別藏安置並足知事守固禁掌極牢更相替代傳受領數慮後法滅知教全焉今隨所見聞者具列如左

耆闍崛山解（見僧祐錄）　衆經目（此二本西晉沙門竺法護出）

即色遊玄論　辯三乘論　釋朦論　聖不辯知論　道行指歸　本業四諦序　本起四諦序

右七部七卷東晉哀帝時沙門支遁撰（字道林）

毗曇指歸一卷哀帝時沙門竺僧度撰　歷遊天竺記傳一卷東晉平陽沙門釋法顯撰

法性論　明報應論　釋三報論　辯心識論　不敬王者論　沙門袒服論　佛影讚　妙法蓮華經序　修行方便禪經序　三法度論序　大智度論序　大智度論要略鈔二十卷　問大乘中深義十八科（并羅什法師答）

右十三部總有三十五卷晉孝武及安帝時廬山沙門釋慧遠撰

神無形論一卷東晉帝時揚都瓦官寺沙門釋僧敷撰

維摩經子注五卷　窮通論

右二部六卷晉孝武帝時廬山東林寺沙門釋曇詵撰（是遠法師弟子）

人物始義論一卷晉成帝時沙門釋法暢撰

高逸沙門傳一卷晉孝武帝時剡東仰山沙門釋法濟撰

立本論九篇　六識指歸十二首

右二卷晉孝武帝時荊州上明寺沙門釋曇微撰

馬鳴菩薩傳　龍樹菩薩傳　提婆菩薩傳

實相論（什法師注）
右四卷至後秦晉安帝時天竺國鳩摩
羅什法師譯撰
般若無知論　不眞空論　物不遷論　涅
槃無名論
右四卷晉安帝時京兆沙門釋僧肇撰
釋駁論一卷晉安帝時沙門釋道恒撰
善不受報論　佛無淨土論　應有緣論
頓悟成佛論　佛性當有論　法身無色論
二諦論
右七卷宋朝初龍光寺沙門釋竺道生
撰
三寶記二十卷　淨住子二十卷　宣明驗
三卷　雜義記二十卷
右四部六十三卷齊司徒竟陵文宣王
蕭子良撰
承天達性論　究魂志一卷　誡殺訓一卷
右三部齊光祿大夫顏之推撰
述僧中食論一卷南齊沈休文撰
冥祥記一部十卷齊王琰撰

出三藏集記十六卷　法苑集一十五卷
弘明集一十四卷　世界記一十卷　薩婆
多師資傳五卷　釋迦譜四卷　大集等三
經記　賢愚經記　集三藏因緣記　律分
五部記　經來漢地四部記　律分十八部
記　十誦律五百羅漢記　善見律毗婆沙
記
右十四部七十二卷至梁朝揚州建安
寺沙門釋僧祐撰
衆經要覽法偈二十一首一卷梁武帝時沙
門釋道歡撰（起信論疏二卷梁太清四年眞諦法師出）
衆經要抄一部并目錄十八卷梁帝勅莊嚴
寺沙門釋僧旻等於定林上寺撰出
華林佛殿衆經目錄四卷梁帝勅安樂寺沙
門釋僧紹撰
經律異相一部并目錄五十五卷　名僧傳
并序目三十一卷　衆經供聖僧法五卷
衆經目錄四卷　衆經護國鬼神名錄三卷
衆經諸佛名三卷（十六年出）　衆經擁護國土
龍王名錄一卷　衆經懺悔滅罪三卷　出

要律儀二十卷
右此九部一百二十二卷梁帝勅莊嚴
寺沙門釋寶唱等撰集
大般涅槃經子注一部七十卷梁朝建安寺
沙門釋慧朗注
義林一部八十卷梁簡文帝勅開善寺沙門
釋智藏等二十大德撰
內典博要一部四十卷湘東王記室虞孝敬
撰頗同皇覽類苑之流後得出家改名惠命
高僧傳一部十四卷并目錄梁朝會稽嘉祥
寺沙門釋慧皎撰
伐魔詔一卷梁朝僧會撰
轉法輪論一部一百八十卷梁朝勅大德并
學士撰
婆羅門天文一部二十卷梁武帝天和年摩
勒國沙門釋達流支法師譯出
大品經子注一部五十卷或百卷梁武帝注
法寶連璧一部二百卷梁簡文帝蕭綱在儲
宮日躬覽內經指撝科域令諸學士編寫連
成有同華林遍略

京師塔寺記一部二十卷梁朝尚書兵部郎中衆史學士臣劉璆奉勑撰
神不滅論一卷梁朝鄭道子撰
婆藪槃豆傳一卷　翻外國語七卷　衆經通序二卷
右三部十卷陳朝西天竺優禪尼國三藏法師拘那羅陳翻云眞諦譯出
洛陽地伽藍記一部五卷元魏鄴都期城郡守楊衒之撰
五明論　一聲論　二醫方論　三工巧論　四呪術論　五因明論
右此五論至魏明帝時波頭摩國三藏律師攘那跋陀羅共閑那耶舍於長安舊城譯
周衆經要二十二卷　一百二十法門一卷
右此二部魏丞相王宇文黑泰沙門釋曇顯等撰
釋老子化胡傳一卷　十八條難道章一卷
右二卷周朝新州願果寺沙門釋僧勔撰

散華論一部八卷周朝楊州栖玄寺沙門釋慧善撰
至道論　淳德論　遣執論　不殺論　去是非論　修空論　影喻論　法界寶人銘　歃食想文　僧崖菩薩傳　韶法師傳　驗善知識傳
右十二卷周朝武帝時沙門釋亡名著
三寶集一部十一卷周朝武帝時沙門釋靜藹依諸經撰
二依論一卷周朝武帝時沙門釋道安撰
笑道論一部三卷周武帝勑前司隸母極伯甄鸞銓衡佛道二教作
周高祖問難佛法一部　二卷周武帝共前僧鄴都任道林論議武帝勑撰
王氏破邪論一卷周武帝時相州前沙門王明廣對衛元嵩破佛法事
安民論十二卷　陶神論十卷　因果論二卷　聖迹記一卷
右四部二十五卷隋朝相州大慈寺沙門釋靈裕撰

對根起行雜錄集三十六卷　三階位別錄集四卷
右二部四十卷隋初西京眞寂寺沙門釋信行撰
衆經目錄集七卷隋朝開皇十四年大興善寺沙門釋法經等二十大德奉勑撰揚化寺沙門明穆日嚴寺沙門彥琮區域條分覼縷緝維
十種大乘論一卷隋大興善寺沙門釋僧粲撰
論場一部三十一卷隋大興善寺沙門成都釋僧琨集
凡聖六行法二十卷（亦有十卷七卷五卷三卷一卷成者）
右此六部凡四十六卷隋滄州逸沙門釋道正撰
達磨笈多傳四卷　通極論一卷　辯教論一卷　辯正論一卷　通學論一卷　善財童子諸知識錄　新譯經序　福田論一卷　僧官論一卷　西域玄志一卷
右此十部二十二卷隋朝日嚴寺沙門

釋彥琮撰
述釋道安智度論解二十四卷　存廢論一
卷　傷學論一卷　歸脩論一卷
右四部二十七卷隋朝長安舍衛寺沙
門釋慧影撰
旌異傳一部二十卷隋朝相州秀才儒林郎
侯君素奉文皇帝勅撰
通命論二卷隋朝晉王府祭酒徐同卿撰
內外傍通比校數法一卷隋朝翻經學士涇
陽劉憑撰
開皇三寶錄一部一十五卷隋朝翻經學士
成都費長房撰
衆經法戒一部十卷隋開皇十五年文帝勅
令有司撰
翻經法式論十卷　諸寺碑銘三卷
右此二部十三卷後隋翻經沙門釋明
則所撰
序內法一卷　內訓一卷
右此二卷後隋翻經沙門釋行炬撰
香城甘露一部五百卷後隋勑慧日道場沙
門釋智果并有司共撰
三德論一卷　入道方便門二卷　鏡喻論
一卷　無礙緣起一卷　十種讀經儀一卷
無盡藏儀一卷　發戒緣起二卷　法界圖
一卷　十不論一卷　禮佛儀式一卷
右此十部一十二卷大唐西京延興寺
沙門釋玄琬撰
破邪論一卷　辯正論八卷
右此兩部九卷皇朝終南山龍田寺沙
門釋法琳撰
折疑論一卷　續詩苑英華十卷　注金剛
般若經一卷　諸經講序一卷
右此四部十三卷皇朝西京紀國寺沙
門釋慧淨撰
內德論一卷皇朝門下典儀李師政撰
辯量三教論三卷　禪觀四詮論十卷
右此二部十三卷皇朝京師西明寺沙
門釋法雲撰
注僧尼戒本二卷（疏記四卷）　注羯磨二卷（疏記四卷）
行事刪補律儀三卷　釋門正行懺悔儀三
卷　釋門亡物輕重儀一卷　釋門章服儀
一卷　釋門歸敬儀一卷　釋門護法儀一
卷　釋氏譜略一卷　聖迹見在圖贊一卷
佛化東漸圖贊三卷　釋迦方志二卷　古
今佛道論衡四卷　大唐內典錄十卷　續
高僧傳三十卷　後集續高僧傳十卷　廣
弘明集三十卷　東夏三寶感通記三卷
西明寺錄一卷　感通記一卷　祇洹圖二
卷　遺法住持感應七卷
右此二十二部一百二十七卷皇朝西
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禪林抄記一部三十卷西京弘福寺沙門會
隱西明寺沙門玄則等十人皇朝麟德二年
奉勑於北門西龍門修書所於一切經略出
注金剛般若舍衛國二卷皇朝麟德二年西
明寺沙門玄則注
大唐西域傳一部十三卷皇朝西京大慈恩
寺沙門玄奘奉勑撰
法苑珠林一百卷　善惡業報論二十卷
大小乘禪門觀十卷　受戒儀式四卷　禮

佛儀式二卷　大乘十觀一卷　敬福論三
卷　四　律討要五卷　四分律尼鈔五卷
金剛般若集註三卷
右此十部一百五十三卷皇朝西京西
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大唐衆經音義一部二十卷皇朝西京大慈
恩寺沙門釋玄應撰
注新翻能斷金剛般若一卷　注二帝三藏
聖教序一卷
右二卷皇朝西京普光寺沙門釋玄範
注
西京寺記二十卷　沙門法琳別傳三卷
沙門不敬録六卷
右三部二十九卷皇朝西京弘福寺沙
門釋彥琮撰
注般若多心經一卷皇朝武侍極宇懸之注
注涅槃經四十卷皇朝辯州刺史李玄寔注（是奘公弟）
中天竺行記十卷皇朝朝散大夫王玄策撰
西域志六十卷　畫圖四十卷
右此二部合成一百卷皇朝麟德三年
奉勑令百官撰
冥報記二卷皇朝永徽年内吏部尚書唐臨
撰
冥報拾遺二卷皇朝中山郎餘令字元休龍
朔年中撰
六道論十卷皇朝左衛長史兼弘文館學士
楊尚善撰
顯常論二卷皇朝李玄冀撰
辯眞論一卷皇朝元萬頃撰
歸心録三十卷右威衛録事蕭宣慈撰
般若部第四
大般若經梵本二十萬頌翻成六百卷（合有四袟）（一十六會慈恩寺玄奘法師譯）
第一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一十三萬
二千六百頌
右翻成四百卷七十九品單譯
第二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二萬五千
頌
右翻成七十八卷八十五品重譯當大
品放光光讚三本總八十卷今翻成七
十八卷依梵本同
第三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一萬八千
頌
右翻成五十九卷三十一品單譯
第四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八千頌
右翻成一十八卷二十九品重譯當小
品道行新道行明度四本今翻成一十
八卷依梵本同
第五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四千頌
第六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二千五百
頌
右翻成一十卷二十四品單譯
右翻成八卷一十七品重譯當勝天王
般若
第七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梵本
八百頌
右翻成二卷無品重譯當文殊般若
第八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梵本
四百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單譯
第九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梵本
三百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重譯當金剛般若
第十會在他化自在天王宮末尼寶藏殿上
說梵本三百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單譯
第十一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施
波羅蜜多梵本二千頌
右翻成五卷無品單譯
第十二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戒
波羅蜜多梵本二千頌
右翻成五卷無品單譯
第十三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忍
波羅蜜多梵本四百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單譯
第十四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勤
波羅蜜多梵本八百頌
右翻成二卷無品單譯
第十五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定波羅蜜多
梵本八百頌
右翻成二卷無品單譯
第十六會在王舍城竹林園白鷺池側說慧
波羅蜜多梵本二千五百頌
右翻成八卷無品單譯
此十六會序長安西明寺沙門玄則撰

興福部第五

自釋教之來震旦開濟極焉發悟疎通廓清塵滓其中瑞應具編前聞具述數條用呈後學昔士行尋教意在大乘將發西域乃有留難遂化經投火經身不灰火爲之滅遂東達此土即放光經是也又曇無讖獲涅槃經至於涼土盜者夜竊舉而不起稽首謝焉周武之凌法也像毀經焚咸見藏經相從騰上奄入空際如斯衆矣不可具書然弘教在人有國爲本度人立寺圖像譯經時約相求故叙由來昌明佛教而漢魏以往固無德而稱聞晉宋迄今輙略銓序

晉世祖武皇帝（大弘佛事廣樹伽藍）晉惠帝（洛下造興勝寺常供百僧）晉愍帝（於長安造通靈白馬二寺）

右西晉二京合寺一百八十所譯經一十三人七十三部僧尼三千七百人

晉中宗元帝（江左造瓦官龍宮二寺度丹陽千僧）晉肅宗明帝（造皇興道場二寺集義學百僧）晉顯宗成帝（造中興鹿野二寺集義學千僧）晉太宗簡文帝（造像度僧立寺長千寺起木塔）晉烈宗武帝（造皇太初寺立本起寺）晉安帝（於育王塔立大石寺）

右東晉一百四載立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譯經二十七人二百六十三部僧尼度二萬四千人

宋高祖武帝（口誦梵本手寫戒經造靈報法王等四寺常供千僧）宋太宗明帝（造丈八金像解齋咸佛舍刹造弘普中寺召諸名僧）宋太祖文帝（奉齋不殺造禪寂寺常供千僧）

右宋時合寺一千九百一十三所譯經二百二十部僧尼三萬六千人

齊太祖高帝（手寫法華口誦般若四月八日常鑄金像七月十五日普寺造盆供僧三百造陟屺正觀二寺）齊世祖武帝（造招玄遊賢二寺三百名僧三教格量四年數定）齊高宗明帝（寫一切經造千佛像口誦般若常持法華造歸依寺召集禪僧常持六齋）

右齊時合寺二千一十五所譯經七十二部僧尼三萬二千五百人

梁高祖武帝制五時論佛四方等造光宅同泰五寺常供十僧國內普持六
齋八戒梁太宗簡文帝造慈敬報恩二寺刺血自寫般若十部願忌日
不食而齋撰集記二百餘卷法寶連璧亦二百餘卷梁中宗元帝造天居天
宮二寺供有千僧自講法華成實
右梁時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譯經
二百四十八部僧尼八萬二千七百人
梁宣帝　梁明帝
右二主中興社稷荊州造天皇陟屺大
明等諸寺治在江陵一州佛寺一百八
所僧尼三千二百人
陳高祖武帝揚州造東安興皇天居四寺寫一切經一十二藏造金銅像一
百萬軀度二萬人治故寺三十一所陳世祖文帝寫五十藏經度僧尼二千
人治故寺六十所也陳高宗宣帝揚州禁中造太皇寺七級木塔又造宗皇
寺刹高十五丈下安佛爪造金像二萬餘於治故寺五十所故像一百三十萬貼寫十二
藏經度一萬人
右陳時五主四十四年寺有一千二百
三十二國家新寺一千七百官造者六
十八所郭內大寺三百餘所僧尼三萬
二千人譯經十一部輿地圖云梁武都
下舊有七百餘寺屬侯景作亂焚燒蕩
盡有陳既統國及下人倘皆脩葺衰塔
相望星羅揚葺經像之富不可殫言
魏元氏太祖燾武皇帝於窮也造十五級塔又立開泰定國二寺寫一
切藏經造千金像三百名僧每月法集魏高宗文成帝重復佛教更闡
釋門凡度僧尼三萬人魏顯祖獻文帝造招隱寺召坐禪僧魏高
祖孝文帝於鄴造安養寺名四方僧六宮舍女皆持年三長月六齋月別造像
放人出家手不釋卷須便為誦為先皇再治大行俱施度僧尼一萬四千魏世宗
宣武帝於式乾殿自講維摩造通太定四寺常供千僧魏肅宗孝
明帝於鄴下造大覺寺魏敬宗孝莊帝造五精舍一萬石像西
魏武帝長安造陟屺寺供二百僧魏文帝造般若寺用給貧者口誦法華
身持佛戒
右元魏君臨一十七帝一百七十年國
家大寺四十七所北臺恒安鐫石置龕
東三十里王公等寺八百三十九所百
姓所造寺者三萬餘所總度僧尼二百
餘萬譯經四十九部佛教東流此焉為
盛惟太武時信用司徒崔晧佞說淩廢
正教潛隱七年後知詐佞戮誅崔氏還
復佛教光闡於前
齊高祖文宣皇帝登祚受禪於僧朝稠禪師受菩薩戒斷內禁酒放鷹
除網又斷天下屠宰年三月六勸民齋戒公私葷辛亦除歲之度人八千齊肅宗
孝明帝為先皇寫經一十二藏合三萬八千四十七卷度三千許僧齊世
祖武成帝造寶塔軒大品經
右高齊六君二十八載皇家立寺四十
三所譯經一十四部度人與魏相接
周孝明帝為先皇造織成像高二丈六尺等身檀像一十二軀并諸侍衛周
太祖文帝於長安造追遠陟屺大乘等六寺度僧千人又造五寺供養實禪師
周孝宣帝並陰佛門造素像四龕一萬餘軀寫般若經二千卷六齋八戒常弘
不絕
右周時宇文氏五帝二十五年合寺九
百三十一所譯經一十六部孝愍皇帝
創基未久佛法不閑高祖神武皇帝不
信三寶現報重患
隋高祖文皇帝開皇三年周朝廢寺咸乃興立之名山之下各爲立寺一
百餘州立舍利塔度僧尼二十三萬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寫經四十六藏一十三
萬二千八十六卷修故經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像十萬六千五百八十軀自餘別造不
可具知之隋煬帝爲孝文皇帝獻皇后長安造二禪定并二木塔并立別寺一十
所官供十年修故經六百一十二藏二萬九千一百七十二部治故像十萬一千軀造新
像三千八百五十軀度僧六千二百人矣
右隋代二君四十七年寺有三千九百

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萬六千二百
人譯經八十二部
唐高祖太武皇帝纂堯居晉契武基周雲起
龍騰撫期令世叶一匡以興運因九合而樂
推發自豕墟克定京室子俗之規已布約法
之教使申井集五星化單四表地網還正天
維更張自東徂西遠安迩肅而義旗初指經
途華陰望祀靈壇以求多祉神祠之右式搆
伽藍寔曰靈仙妙同神製金碧交映藴藻相
輝畫觀巉嵒斜臨貝闕華臺森聳近對蓮峯
寫像書經備修禔福又於京內造會昌勝業
慈悲證果四寺及集仙尼寺又捨舊第爲興
聖寺并州造義興寺並堂宇輪奐像設雕華
武德元年於朱雀門南通衢之上普建道場
設無遮會說法侶若鷲嶺之初開濟濟名
袟十 廿二
賓似鶴林之始集車馬偪側士女斬塡競庇
樿枝如爭禊飲又爲太祖元皇帝元貞皇后
造栴檀等身像三軀圖九五之神儀摸四入
之靈相剞劂之飾豈有劣於優塡鏤金之華
實無慚於斯匿又於其年仲春之月命沙門

四十九人入內行道遂使天宮梵說再流響
於紫微王城秘典復揚音於黃屋爾後崇信
不墜於時太宗文皇帝稟太易太初之氣資
天皇天帝之靈幽房啓高陽之基姚墟構重
華之業赤光流戶紫氣衝天龍顏鳳臆之形
日角月懸之兆河目海口之異豐上兊下之
奇聰聖玄覽知來藏往探幽入微窮神盡性
凡厥天授其體自然往潛初德經綸天下屬
隋氏版蕩宇內分崩火燎崐峯水飛滄海皆
爲逐鹿之意各開僭號之儀河右以來龍蛇
等蘢中原之地玉石俱焚遂使地表天垂競
有來蘇之歎上京要服人興杼軸之悲我皇
居帝子之親膺天策之命龔行九伐總統六
軍莫不瓦解氷銷風從草偃凱歌獻捷無與
論功既而氣祲廓清區宇平一高祖凝神毓
袟十 廿二
聖馳想烟霞之外往以萬方昏墊百神愆祀
屈穎陽之高風拯率土之沉溺黔黎蒙再造
之德庶類荷戴成之恩不以黃屋爲心俯以
蒼生爲念脫屣之懷無忘於靈府釋負之志
有形於明發喜禘郊之可託析宗祀之有主

考時練日傳大寶於少陽矣自光膺監撫作
貳春宮聿遵三善爰貞萬國及天下重啓寶
曆惟新臨赤縣而大誓莊嚴撫黔黎而廣興
利益開四等之日逾燭堯雲揚六度之風撗
流舜雨貞觀元年獻春之月受詔合京衆僧
德行之者並令入內殿行道各滿七日有司
供備務在精華至三年帝恐年穀不登憂矜
在慮爰發綸旨簡精誠宿德并侍者二七人
於天門街祈雨七日聖力冥扶稼苗重秠家
豐萬箱之歛國富九年之資自爾已來常豐
不絕往以初建義旗神兵剋殄矢石之下恐
結寃魂其年冬令京城僧尼七日行道所有
衣服悉用檀那藉此勝因竭誠懺盪戰場之
處並置伽藍昭仁覺等十有餘寺至三年春
又奉詔令僧尼每月二七日行道轉仁王等
經官給齋供用爲常法又勑波頗三藏兼閑
三教備舉十科釋慧乘等一十九人與善翻
譯又爲太武皇帝於終南山造龍田寺并送
武帝等身像六軀永充供養又爲穆太后造
弘福寺寺成之後帝親幸焉自點佛睛極隆

嚫施因喚大德十人親對言論于時寺主道
意語言及太后悲不自勝掩淚吞聲久而言
曰朕以早喪慈親無由反哺風樹之痛有切
于懷庶憑景福上資冥祐朕比以老子居左
師等不有怨乎意曰僧等此者安心行道何
敢忘焉帝曰佛道大小朕以久知釋李尊卑
通人自鑒豈以一時在上即為勝也朕以宗
承柱下且將老子居先植福歸心投誠自別
比來檀捨僉向釋門凡所葺修俱為佛寺諸
法師等知朕意焉又為穆皇后於慶善館側
造慈德寺沙門玄奘振錫五天搜揚正法旋
鑣八水思闡微言十有九年奉詔翻譯前後
褒賞格顯常倫中使相望無空旬日躬留神
思為製序文控引經宗褒揚佛理所度僧衆
三萬餘人至於金銀等身真珠像等動過萬
計差難備舉今上皇帝乃聖乃神多能多藝
無為之政遠嗣灑連有道之風寔方炎昊閑
田息訟比屋可封山瀆效靈中外禔福棟梁
三寶荷負四生宿植善根久修勝業崇信之
道發自天資孝敬之心率由真性昔在儲貳

明發永懷爰遣有司奉為文德皇太后造慈
恩寺考茲形勝楪帶市朝爰命鳧人開基締
構甫移銀牓即此金園法侶摩肩朝貴延首
其地高墉負廓百雉紆餘層城結隅九重延
袤於是廣闢寶坊備諸輪奐瞻星測景置臬
衡繩玉暘垂輝金鋪耀彩長廊中宿反宇千
霄浮柱繡栭上圖雲氣飛軒鏤檻下帶虹蜺
影塔儼其相望經臺鬱其並架磬丹青之鉅
艧殫藻繢之琛奇寶鐸鏘風金槃承露趺鐘
夜徹清梵朝聞定慧之所依憑靈異之所栖
宅又敘文帝序經意為述聖記文多不載暨
乎恭膺寶位慶祚惟新思罔極於先皇濡慮
津於群品鼎湖之駕邈矣不追長陵之魂悠
然滋永聿與淨業摽樹福田先帝所幸之宮
翠微玉華並捨為寺供施殷厚像設雕華每
至武王穆后之諱晝京僧尼七日行道太宗
及文德皇太后忌日普及僧尼三七日行道
造像書經度僧設供備諸聞見可略言焉顯
慶之際常令玄奘法師入內翻譯及慈恩大
德更代行道不替於時又出詔為皇太子西

京造西明寺因幸東都即於洛下又造敬愛
寺寺別用錢各過二十萬貫寺宇堂殿尊像
旛華妙極天仙巧窮神鬼又為諸王公主於
西京造資戒崇敬招福福壽二十餘寺又勅
內宮式摸遺影造繡像一格舉高十有二丈
驚目駭聽絕後光前五色相宣六文交映託
修揚於素手寫滿月於雙針麗越燕緹絢逾
蜀錦布護列九華之彩紛綸含七曜之光送
在慈恩長充供養萬機餘暇八正為心親紆
聖思躬操神筆製大慈恩寺隆國寺碑文及
書湛露凝華縟緹流韻刊乎貞石傳之不朽
擊揚至理藻鏡玄沖屢詔緇黃考窮名教每
論之席躬自覽焉銓定是非事詳論集既告
成天地登岱勒封讓德上玄推功大聖乃發
明詔頒示黎元天下諸州各營一寺咸度七
僧隨有嘉祥用題厥目逖聽圖史修覽帝王
道被寰區仁霑動植讋目觀以崇祀昭明堂
以闡化牢籠真俗囊括古今未有我皇之盛
也總章元年下詔西京更置明堂乾封二縣
用旌厥德傳諸後昆

右三代已來一國寺有四千餘所僧尼六萬餘人經像莫知億載譯經一千五百餘卷

曆算部等六

唐貞觀十三年冬十月勑遣刑部尚書劉德威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侍御史韋悰雍州司功毛明素等問法琳法師曰依辯正論第五卷云姚長謙曆言佛是昭王甲寅歲生穆王壬申之歲始滅度因何法顯傳云聖殷王時生推於像正之記言佛周平王時出依道安作論云確執桓王貫長房為録固言莊王何故傳述乖紊無的可依仰具顯先後不同遐迹所以法師對曰琳聞大聖應生本期利物有感斯現無機不矚故經云一音所暢各隨類解論聲既爾語體亦然而傳記所明非無片理琳今正據取彼多家先列其真後陳其妄謹依魏國曇謨最法師及脩曆博士姚長謙等據周穆王天子傳周書異記前漢劉向列仙傳序并古舊二録後漢法本內傳及傳教法王本記吳尚書令闞澤等衆書准阿含經等委細推究冀得依實佛是姬周第五主昭王瑕即位二十三年癸丑之歲七月十五日現白象形降自兜率託淨飯宮摩耶受胎故後漢法本內傳云明帝問摩騰法師曰佛生日月可知以不騰曰佛以癸丑之年七月十五日託陰摩耶即此年也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於嵐毗園內波羅樹下右脇而誕故普曜經云普放大光照三千界即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汎漲井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即有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之色昭王即問太史蘇由是何祥耶蘇由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蘇由曰即時無他至一千年外聲教被此昭王即遣鐫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佛生即當此年昭王四十二年壬申之歲四月八日夜半逾城出家故瑞應經云太子年十九四月八日夜半天於窻中叉手白言時可去矣因命馬行即此年也周第六穆王滿二年癸未二月八日佛年三十成道故普曜經云菩薩明星出時豁然大悟即此年也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二月十五日佛年七十九方始滅度故涅槃經云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出種種光地大震動聲至有頂光遍三千即周書異記云穆王即位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二月十五日旦暴風忽起發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扈多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耳佛入涅槃即此年也○始自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誕應已來總算年月至今大唐咸亨二年辛未之歲正經一千六百九十九載又按王玄策西域行傳云摩伽陀國菩提寺大德僧賒那去線陀據經算出云釋迦菩薩年至十九四月十五日初夜出城至三十成道至七十九入般涅槃已來算至咸亨二年始有一千三百九十五年為西國曆算共此不同故延促有異前出是後述非也今按法顯傳云聖出殷王時生者但法顯雖外遊諸國傳未

可依年月特乖殊俗實爲河漢又異二安乙丑尚統甲寅諸無所據未足乃驗又像正之記罕見依憑安云爲論據羅什記羅什記者承安世高安世高者以漢桓帝時在洛陽翻譯信執筆者據桓帝時但羅什秦時始來世高漢時先至二師相去垂隔三百年信彼相承依而爲記非是安論造次謬陳並由當時傳者之過又循翻經學士費長房言佛莊王時生者房以二莊同世周莊十年即魯莊七年也但據恒星爲驗而云佛生未悟恒星別由他事又按文殊師利般若經云佛滅度後二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化五百仙人訖還歸本土放大光明遍照世界入於涅槃恒星之瑞即其時也長房言二月八日生者乃是四月非二月也然長房所判未究事根長房云周以十一月爲正言四月者今二月也雖云二月終是四月按春秋一部年用魯侯之年月取周王之月星本瑞於周世須據周之日月長房乃云佛以莊王十年二月八日生者太爲孟浪若是二月不應論星長房又佛以四月八日下託胎者託胎既用周月現生還是周辰今言二月是亦非也若周十一月爲正如來不容十一月生凡人正月胎即十月生四月胎即正月生佛俯同世七月胎故乃四月生王邵齋誌云周四月者夏之六月以此却推四月生者是七月胎今言六月取其節氣雖授七日終屬六日信知王邵所說不善又長房言佛以周惠王十九癸亥二月明星出時成道者亦有大過何者按劉向古舊二錄云周惠王時已漸佛教一百五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若以惠王之時始成佛者亦不應經教已傳洛京又計惠王即莊王孫也以癸亥年推其相去唯三十年不應始得成佛經已來此壽如來化世四十九年迦葉結集在佛沒後法門東漸正是周時劉向之言誠非謬矣長房之錄定不可依詳夫聖應無方理難窺測況乃東西夐遠年代邈遐復遭六國縱橫秦焚五典爲年紀者不少序帝曆者多家而互有差違增減出沒皆師己意各謂指南琳今粗述見聞詳諸史牒略有遐迹揚確先後

感應緣（略引三驗）

叙三寶感通靈應嘉祥意

叙後漢明帝感通初意

叙宋沙門求那感通換頭意

夫三寶弘護各有司存佛僧兩位表師資之有從聲教一門顯化導之靈府故佛僧隨機識見之緣出沒法爲滅障之候常臨所以捨身偈句恒列於懸崖遺法文言總集在於龍殿良是三聖敬重藉顧復之劬勞幽明荷恩慶靜倒之良術所以受持讀誦必降徵祥如說修行無不通感天竺往事固顯常談震旦見緣紛綸恒有士行投經於火聚焰滅而不焦賊徒盜葉於客堂既重而不舉或合箴騰於天府或單瑞於王臣或七難由之獲銷或二求因之果遂斯徒衆矣不述難聞敢隨傳錄用程諸後故經不云乎爲信者施疑則不說至如石開天人心決致然水流氷度情疑類斷斯等尚爲士俗常傳況慧捷重空道超群有心量所指窮數極微因緣之業若影隨

形祥瑞之徒有合符契義非隱默故述而集之然尋閱前事事出傳紀志恠之與冥祥旌異之與徵應此等衆矣備可覽之恐難信其文故重勸其敬也烏仗那國舊都達麗羅川中有大伽藍側有刻木慈氏像高百餘尺金容晃曜靈鑑潛通有阿羅漢名末田底迦携挈匠人昇覩史多天親觀妙色三返畢功有此像來法流東漸逮于

炎漢明帝內記云永平七年歲在甲子九月晝星西見帝夢神人身長丈六面作真金色項有日月光明飛行自在出沒無礙曉問臣吏莫不咸慶太子舍人傅毅奏稱臣聞外國淨飯王太子號悉達多捨轉輪王位出家成道名釋迦文陛下夢警將無感也即勑便西尋過四十餘國届舍衛都僧云佛久滅度遂抄聖教六十萬五千言以白馬䭾還所經嶮隘餘畜皆死白馬轉強嘉其神異洛陽立白馬寺焉貝葉真文西流爲始佛光背日東照爲初於是聲教霑洽馳騖福林風猷鼓扇載驅上國源派樞要寔建此晨周書亦云丈六身似赤銅色以爲別爾誠感未純教來流及

宋京師中興寺有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幼學五明諸論陰陽呪術靡不該博洛駿之後專精志學博通三藏爲人慈和
三十二 恭恪事師盡禮頂之辭小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試令探取經匣即得大品華嚴師嘉歎曰汝於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講誦弘宣莫能酬抗至宋元嘉十二年至廣州刺史韋朗表聞宋太祖遣信迎接既至京都太祖交言欣若傾蓋初住祇洹寺後譙王鎮荆州請與俱行安止辛寺王欲請譯華嚴等經而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懷愧歎即旦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劒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憂即以劒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寤心神喜悅旦起言義備領宋語於是就講元嘉將末譙王屢有恠夢跋陀答曰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元凶搆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陀顏容憂悴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陀諫之懇切乃流涕而曰必無所冀貧道不容扈從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至梁山之敗大艦轉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世音手捉笻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
三十三 杖刺水水流深駛見一童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小兒何能度我怳惚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即脫衲衣欲賞童子顧覓不見舉身毛竪方知神力焉後於秣陵界鳳凰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輙有推戶而喚視不見人衆屢厭夢跋陀燒香祝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禮懺常爲汝等若住者爲護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既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移去寺衆遂安今陶後渚白塔寺即其處也

頌曰

稽首諸佛　願護神威　當陳誠請　罔或尤譏
沉晦未悟　圓覺所歸　久淪愛海　舟檝攸希
異執乖競　和合是依　玄離取有　理絕過違
慢乖八正　戲入百非　同捨異辯　滌淨混微

簡金去礫　琢玉除瑕　能仁普鑒　凝慮研幾
契成大道　孰敢毀誹　諤諤崇德　唯雅優褒
惟願留德　慶有發揮　望矜悃悃　垂誨慈悲
採集聖教　慕要承暉　十周方成　三業勞疲
冀傳末代　簡略知機　八邪息諍　四句殄非
祛惑存信　重成智微　含生同感　願各轉依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音釋

筌罤 筌此緣切取魚器也罤杜奚切兔弶也 甄 居延切明也 楷模 楷口駭切模莫胡切楷模法式也 袂衮 並彌瓦切古衣也 剡 時冉切縣名 撝 許爲切 琛 其鴆切 勔 彌兗切 殫 都寒切盡也 鐫 子全切刻也 闡 齒善切明也 纂 子管切組也 牖 方斫切與牖同 詵 所臻切眾多也 禊 胡計切祓除也 剞劂 剞居綺切劂居月切剞劂曲刀也 鋈 音沃鍍金也 燎 力照切縱火也 杼 直呂切機杼也 祲 子心切氛祲妖氣也 墊 都念切溺也 黔 其廉切黑也 桎 陟栗切桎梏也 鑣 悲驕切馬銜外鐵也 締 丁計切結也 臬 倪結切準的也 舄 思積切又七約切古鵲字 栭 人之切梁上柱也 艧 烏郭切 繢 胡對切與繪同 緹 杜兮切丹黃色帛也

大唐内典録序　修一

唐沙門釋道宣撰

原夫正法稱寶誠有其由良是出俗之津途入真之軌轍所以歷劫英聖仰之如父母遂古沿今隆之如日月豈不以喪我倒之筌蹄證無生之寶位者也自仙苑告成金河靜濟敷字群品汲引塵蒙隨機候而設謀猷逐性欲而陳聲教網羅一化統括大千受其道者難訾傳其宗者易曉故尊者迦葉集四篋於崛山大智文殊結八藏於圍表遂能流被來際終七萬之脩齡餘波東漸距六百之嘉運詳夫爰始梵文負之億計香象今譯從於方言大約五千餘卷遷貿更襲澆薄互陳卷部單重疑偽凡聖致使集録奔競三十餘家擧統各有憲章徵覈不無繁雜今總會群作以類區分合成一部開為十卷依例條顯無相奪倫文雖重張義絶煩亂若夫大聖彝訓其流曰經述經叙聖其流曰論莫非從滯之方略會正之格言珍重則超生可期疑謗則劫尤斯及故試銓廣餘隨更陳序之云爾

歷代眾經傳譯所從録第一 謂代別出經及人述作無非通法並入經收故隨經出
歷代翻本單重人代存亡録第二 謂前後異出人代不同又遭離亂道俗波迸今總計會故有重單緣叙莫知致傳失譯
歷代眾經總撮入藏録第三 謂經部繁多綱要備列從帙入藏以類相從故分大小二乘顯單重兩譯
歷代眾經舉要轉讀録第四 謂轉讀尋說務在要傳繁文重義非曰被時故隨部撮舉簡取通道自餘重本存而未録
歷代眾經有目闕本録第五 謂統檢群録校本則無隨方別出未能通徧故別顯目訪之
歷代道俗述作注解録第六 謂註述聖言用通未悟前已雜顯未足申明今別題録使尋覽易曉
歷代諸經支流陳化録第七 謂別生諸經曲順時俗未通廣本但接初心一四句須不可輕削故也
歷代所出疑偽經論録第八 謂正法深遠凡愚未達隨俗下化有悖真宗若不標顯玉石斯濫
歷代眾經録目終始序第九 謂經録代出須識其源

歷代衆經應感興敬錄第十（謂經翻東夏應感徵祥而有蒙祐增信故使傳持惟遠）

大唐內典錄卷第一

唐　沙　門　釋　道　宣　撰

歷代衆經傳譯所從錄第一之初

自教流東夏代涉帝朝必假時君弘傳聲略然後玄素依繕方開基搆明后重其義方情存鑒護闇君順其倫軌相從而已故始自後漢爰洎維唐世變澆淳宗猷莫二皆欽承至訓為滅結之元標體解玄圖鏡死生之本據故能傳度梵網代代滋彰斯即法施奔流時時不絕然則西蕃五竺祖尚天言東夏九州聿遵鳥跡故天書天語海縣之所絕思八體六文大夏由來罕覩致令昔聞重譯方見於斯然夫國史之與禮經質文互舉佛言之與俗典詞理天分何以知耶故佛之布教說導為先開蒙解揲決疑去滯不在文華無存卷軸意在啓情理之昏明達神思之機敏斯其致也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斯聖言也善哉善哉願樂欲聞唯願世尊分別解說斯受法也言重意得不慮煩拏但論正悟莫叙文對斯本經也譯從方俗隨俗所傳多陷浮訛所失多矣所以道安著論五失易從彥琮屬詞八例難及斯誠證也諸餘俗習不足涉言今錄彼帝世翻譯賢明并顯時君信毀偏競以為初錄且夫漢晉隋唐之運天下大同正朔所臨法門一統魏宋齊梁等朝地分圮裂華夷參政翻傳並出至於廣部傳俗絕後超前即見敷揚聯輝惟遠今則隨其時代即而編之仍述道俗所撰附之於後庶將來同覩其若面焉都合一十八代所出衆經總有二千二百三十二部七千二百卷（失譯經三百一十部五百三十八卷）

後漢朝傳譯道俗一十二人所出經律等（一百三十四部四百一十六卷失譯經一百二十五部一百四十八卷）

前魏朝傳譯僧六人所出經律等（一十三部二十四卷）

南吳孫氏傳譯道俗四人所出經律傳等（一百四十八部一百八十五卷失譯經一百一十部二百九十一卷）

西晉朝傳譯道俗一十三人所出經戒等（四百五十一部七百一十七卷失譯經八部一十五卷）

東晉朝傳譯道俗二十七人所出經傳等（二百六十三部五百八十五卷失譯五十三部五十六卷）

前秦符氏傳譯僧八人所出經傳等（四十部二百三十八卷）

西秦乞伏氏傳譯僧一人所出經（十四部二十一卷并失譯經八部十一卷）

後秦姚氏傳譯僧八人所出經傳（一百二十四部六百六十二卷）

北涼沮渠氏傳譯道俗八人所出經傳（四十二部二百二十四卷并失譯經五部一十七卷）

宋朝傳譯道俗二十三人所出經傳（二百一十部四百九十卷）

前齊朝傳譯道俗一十九人所出經傳（四十七部三百四十六卷）

梁朝傳譯道俗二十一人所出經律傳等（九十部七百八十卷）

後魏元氏傳譯道俗一十三人所出經論傳錄八十七部三百二卷

後齊高氏傳譯道俗二人所出經論七部五十三卷

後周宇文氏傳譯道俗一十一人所出經論天文等二十二部一百四卷

陳朝傳譯道俗三人所出經論傳疏等四十部三百四十七卷

隋朝傳譯道俗二十餘人所出經論等九十餘部五百一十餘卷

宋朝傳譯僧等十有一人所出經論等二百餘部一千五百餘卷

自教被神州時移九代朝分真偽士雜華夷所以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之居褊隘晉宋之據江陰經部翻傳隨方而出上列兼正之國取其傳譯所由自餘不言以無通法故也庶後之覽者知其致焉

後漢傳譯佛經錄第一

序曰教流源起寔本姬周秦政殄之遺蹤間出劉向校書天閣往往見有佛經依此據量不止漢明之世餘如別顯令叙其先俗中興之始故摩列之言經出起於後漢孝明帝者帝諱莊廟號顯宗光武皇帝之第四子也神用沖簡雅為聖則於永平七年夜夢金人身長丈六項佩日輪飛空而至光明赫弈照於殿庭旦集羣臣令占所夢通人傳毅進奏對曰臣聞昔西方有神其名為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為然欣感靈瑞詔遣使者羽林中郎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一十四人往適天竺於月氏國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寫得經像載以白馬還達雒陽依漢法本內傳云

于時五岳十八山館諸道士上表不許帝乃設行殿於京西任其捔力道士等設壇列奠以道經諸子置於壇上以火燒經不灰為驗及陳祝訖經從火化南岳道士褚善信費叔才自感而死諸餘道士六百餘人並歸佛法求從出家帝許之由是廣度僧尼初立十寺即於茲地立白馬寺諸州競立報白馬恩長安舊城青門道左二百餘步中興寺右即是白馬寺之餘基也竺法蘭於即便譯四十二章經緘於蘭臺石室自爾釋教相繼雲興沙門信士接踵傳譯孝桓帝時以金銀作佛形像孝靈帝時光和三年遣中大夫於雒陽佛塔寺中飯諸沙門懸繒燒香散華然燈至光和七年因張角等謀誅其逆黨內外姻屬諸事老子妖巫醫卜並皆廢之其有奉佛五戒者勿坐以斯事證佛教正真涅而不緇磨而不磷妖詐塵染於我浮雲誠可重哉自秦世沙門釋利防前漢劉子政已來雖聞佛經莫知其目至於後漢方有定錄經則四十二章為首僧則迦葉摩騰最初迄於獻帝建安末齡則經一百五十二年歷一十一主華梵道俗十有二人兼撫舊遺更補先闕并古失譯合出經律三百三十四部四百一十六卷為後漢經錄運乎斯軸庶通鑒者識古今經典散聚待期明揚盛化法寶之光被矣

後漢沙門迦葉摩騰一部一卷經

沙門竺法蘭五部一十三卷經

沙門安清字世高一百七十六部一百九十七卷經

沙門支婁迦讖二十一部六十三卷

優婆塞都尉安玄二部三卷經

沙門竺佛朔二部三卷經
沙門支曜十一部十二卷經
沙門康巨一部一卷經
清信士嚴佛調七部九卷經
沙門康孟詳六部九卷經
沙門釋曇果一部三卷經
沙門竺大力一部二卷經
諸失譯經一百二十五部一百四十八卷雜
於經呪
四十二章經一卷

右一經後漢明帝世中天竺國婆羅門沙門迦葉摩騰所譯或云竺攝摩騰群録互存未詳孰是元來不譯故備叙之以永平十年隨漢使蔡愔東返至雒邑於白馬寺翻出此經依録而編即是漢地之經祖也舊録云其經本是天竺經抄元出大部撮引要者似孝經十八章也道安録無出在舊録及士行漢録僧祐出三藏集記又載但大法初傳人少歸信使摩騰蘊其深解不復多翻後卒雒陽載其委曲備朱士行録及高僧傳諸雜録等寶唱録云竺法蘭所出者此或據其同來時耳

佛本行經五卷
十地斷結經四卷或八卷見朱士行録
二百六十戒合異二卷見別録
法海藏經一卷一本無藏字
佛本生經一卷

右五部合一十三卷是中天竺國沙門竺法蘭與迦葉摩騰同來蘭行後至在明帝世翻之初共騰出四十二章騰卒蘭自譯訖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值黑灰以問東方朔朔云非臣所知可問西域梵人法蘭既至追以問之蘭云此乃劫燒之遺灰也朔言有徵信者甚衆又秦景使還於月支國得優塡王栴檀像師第四畫像様來至雒陽帝勅圖之於西陽城門及顯節陵上供養自爾丹素流演于今又以佛法初至異道乖競遂叙時事著漢法本内傳五卷未詳作者今見存焉

修行道地經六卷出支敏度録製序及寶唱録別録一云順道行經合者是
大僧威儀經四卷見別録新附異出不同祐録失譯分兩部部二卷此別録
法句經四卷與威儀同見別録分二部
禪行三十七品經一卷見寶唱録
十報法經二卷祐録云一名多增道章經舊録云出長阿含
陰持入經二卷別録云道安注解見朱士行漢録及祐録
大安般守意經二卷道安云小安般見士行僧祐李廓録
大安般經一卷道安注見僧祐録
雜四十四篇經二卷或云雜經四十四篇既不顯名未知何經道安出增一祐録備載
大道地經二卷初出道安注是修行經抄元中國略本或無大字出長阿含見祐録
道意發行經二卷出長阿含或一卷見道安及祐録
禪經二卷初出見別録
無量壽經二卷初出見別録沙門曇鸞著論注解
百六十品經一卷舊録云增一阿含百六十章經見祐録
大十二門經一卷別録云二卷出長阿含道安注見唱祐二録
小十二門經一卷出長阿含見唱祐二録
七法經一卷舊録云阿毗曇七法行經出長阿含或直云七法行見祐録

十四意經一卷 舊錄云菩薩十四意經見祐錄
阿毗曇九十八結經 一卷見祐錄
明度五十校計經 二卷
難提迦羅越經 一卷見祐錄
獨富長者經 一卷一云獨富長者財物無付經一云無子付物經出雜阿含
四十六卷
長者夫惱二處經 一云長者懊惱二處經一云二處惱經已下並單卷
由起長者悔過經 一云申越長者悔過供佛經由起申越未詳何者
佛為那拘說根熟經 一云為那拘羅長者說根熟經
長者兄弟詣佛經 一云長者刹師達多兄弟二人往佛所經出中阿含
佛神力救長者子經
阿那邠祁化七子經 出增一阿含
十支居士八城人經 出中阿含第六十卷
無畏離車白阿難經 出雜阿含二十一卷
受呪願經 一云最勝長者受呪願經
長者子制經 一名制經
郁伽居士見佛聞法醒悟經 一云修伽陀居士佛為說法得
醒悟經出雜阿含
得非常觀經 一伽長者夜輸字
舍頭諫經 初出見舊錄一云舍頭諫太子明二十八宿經一云太子明星二十
八宿經一云虎耳經
出家因緣經 一名佛說字但云出家緣經
佛度旃陀羅兒出家經
純陀沙彌經 或作沙門字出雜阿含二十四卷
外道出家經
精勤四念處經 出雜阿含二十九卷
父母恩難報經 一云難報經出中阿含
禪思滿足經 出阿含　數息事經
禪法經
禪祕要經 出禪要祕治病經或無祕字
世間言美色經 出雜阿含二十四卷
一切行不恒安住經 出雜阿含三十四卷
人受身入陰經 出修行道地經初卷
多倒見衆生經 一無多字出出曜經第十六卷
人身四百四病經 出修行道地經初卷
人病醫不能治經 出修行道地經
分別善惡所起經　斫毒樹復生經 出出曜經
禪定方便次第法經
阿練若習禪法經 出菩薩禪法第一
四百三昧名經
自誓三昧經 內題云獨證品第四出比丘淨行中初出與護師出者小異
流離王經 初出增一阿含　寫意經
佛為頻頭婆羅門說像類經 出雜阿含十一卷
婆羅門問佛布施得福經
佛為調馬聚落主說法經 出雜阿含三十二卷
婆羅門行經 出中阿含三十九卷
豆遮婆羅門論義出家經 出雜阿含四十二卷
佛為事火婆羅門說法悟道經 出雜阿含
婆羅門虛偽經 出雜阿含三十二卷
佛化大興婆羅門出家經 出雜阿含一作火字
佛為呵支羅迦葉說自他作苦經
婆羅門子命終愛念不離經 出增一阿含
四吒婆羅門出家得道經 出雜阿含四十四卷
佛為憍慢婆羅門說偈經 出雜阿含
婆羅門服白經 出雜阿含二十八卷
婆羅門問佛將來有幾佛經 出雜阿含
婆羅門避死經 出增一阿含
佛為婆羅門說耕田經 出雜阿含一無田字
七老婆羅門請為弟子經
婆羅門通達經論經 出雜阿含二十五卷

佛覆裸形子經 出生經一名審裸形子經
婆羅門解知衆術經 出雜阿含
佛為婆羅門說四法經 出雜阿含第二卷
佛為年少婆羅門說善不善經
如幻三昧經 或二卷　安般經
內藏經 元嘉二年十月第二譯一名內百品一名百寶見朱士行漢錄
五門禪要用法經 初出　水喻經 出增一阿含
浮木譬喻經　鼈喻經 出六度集
提婆達生身入地獄經 出出曜經
摩耶祇女人誹謗佛生身入地獄經
尸迦羅越六向拜經 一名大六向拜經與法護出少異
人本欲生經 出長阿含道安注見祐錄
鬼問目連經　地獄罪人衆苦經
目連見衆生身毛如箭經 出雜阿含十九卷
摩訶衍精進度中罪報品經
尊者薄拘羅經 出中阿含第八卷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一云阿難問事經一云事佛吉凶經
迦旃延無常經 出生經第二卷
當來變滅經
堅心正意經 一名堅心經一名堅意經

分明罪福經
多增道章經 舊錄無道字出長阿含一名異出十報法
金色女經　前世爭女經 出生經
承事勝已經　悔過法經
舍利弗悔過經　太子夢經
小般泥洹經 見別錄　慈仁不殺經
阿難同學經 出增一一十八卷
商人脫賊難經
過去彈琴人經 出雜阿含四十八卷
世間強盜布施經 出增阿含
商人子作佛事經 出長阿含
呪賊經　卒逢賊結衣帶呪經
梵天詰婆羅門講堂經 出增一
五陰成敗經 出修行道地經　八光經
五戰鬬人經 出增一　五法經 見僧祐錄
五行經　三毒經
良時難遇經　求離牢獄經
運華女經　孫毋喪一子經
昔有二人相愛敬經 出出曜經
住陰持入經 或二卷　鏡面王經 出六度集

子命過經 出生經
歎寶女經 一云舍利弗歎寶女說不思議經
大迦葉遇尼犍子經 出長阿含
正齋經
阿那律思惟目連神力經
舍利弗問寶女經
月燈三昧經 出大月燈三昧經
阿難感經 出人本欲生經　佛印三昧經
迦葉詰阿難經 一云迦葉責阿難雙度羅漢喻經初出
大乘方等要慧經
空淨天感應三昧經 舊云空淨三昧經
情離有罪經 世注為疑　藥王藥上菩薩觀經
義決律 一卷一云義決律法行或云經者道安云出阿含見祐錄
四諦經 與孟詳出小異道安云出長含經已前見祐錄三十四部四十卷餘雜出附見僧
寶積三昧文殊問法身經 一名遺日王三昧寶積經
法受塵經 見祐錄　禪行法想經 見唱二錄
阿含正行經 一名佛說正意經
犍陀國王經 或無國字　佛說處處經
十八泥犁經 一名十八地獄經

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　一名地獄報應經
犯戒罪報輕重經　一名犯罪經
閑成十二因緣經　一名十二因緣經見祐錄
本相倚致經　出中含異錄云大相倚致經見祐錄與緣本致經同見士行漢錄
普法義經　一名具法行經出長含見士行及祐錄
摩鄧女經　一名摩登女經一名阿難爲蠱道女惑經
漏分布經　道安云出長含見士行祐二錄
是法非法經　出中含見士行祐二錄
一切流攝守因緣經　舊錄流攝經一云一切流攝守經吳錄無一切
七處三觀經　又云受因出中阿含見行祐二錄道安云出雜阿含祐錄同出朱士行錄
九橫經　出雜阿含
八正道經　出雜阿含見行祐二錄
五陰譬喻經　一名水沫所漂經出雜阿含見行祐二錄
轉法輪經　一名法輪經出雜阿含見安祐二錄
思惟要略經　一名思惟經
請賓頭盧法
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　一云斷十二因緣一云阿含口解經者一云安侯口解經或云安玄譯據題不尒
阿毗曇五法行經　或云阿毗曇五法經出長阿含

右並後漢桓帝元嘉元年有安息國太子名清字世高次當嗣王讓位與叔既而捨國出家懷道遊方弘化爲務以桓帝建和二年振錫來儀屆于雒邑少時習語大通華言慨法化猶微廣事宣譯至靈帝世二十餘年凡譯一百七十餘部合一百九十餘卷其釋道安錄僧祐錄三藏記慧皎高僧傳等止云高出經三十九部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亹亹然而不倦馬余廣詢求究檢群錄紀述世高互有出沒將知權迹隱顯多在見機隨便開譯致有他所闕而未傳者又其傳錄之未果云古舊二錄所載之者此並出高刪正前譯不必全飜然世高從西至於中原巡歷江南嶺表東越方始現隱周行顯迹是聖不凡今總群篇備搜雜紀有題注者多是河西江南道路隨逐因緣從大部出錄目分散未足致疑彼見故存此寧不纘敢依諸集緝而編之散在諸分詳覈可委冀廣法流知本源

注欲識其迹具諸僧傳任具鏡也

大集經　二十七卷初出見李廓錄
道行般若波羅蜜經　十卷初出名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或八卷一名波若道行品經出支敏度及祐錄
首楞嚴經　二卷後漢中平三年二月八初出見士行祐二錄吳錄云三卷
無量清淨經　二卷見吳錄與帛延出者異本一云無量清淨平等覺經
阿閦佛國經　二卷一云阿閦佛剎菩薩學成經一名阿閦佛經一卷見士行祐錄
字本經　二卷初出見僧祐錄
屯真陀羅所問經　二卷初出舊錄云屯真陀羅尼王經見士行及祐錄
阿闍世王經　二卷初出道安云長含具僧祐集記
佛遺日摩尼寶經　一卷出方等部一名摩訶衍寶嚴經一名大寶積經古品云遺日般若經見祐錄
大寶積經　余尋此經與前略同以光和二年初出道安云摩尼寶經或二卷見舊錄及士行漢錄僧祐錄
文殊師利問署經　一名問署經道安云出方等部見吳錄及祐錄
內藏百寶經　一名內藏百品經第二出與世高譯少異道安云出方等部偏校羣錄並云百寶故知即此經也
胡般泥洹經　初出或二卷見朱士行漢錄及三藏記

阿闍世王問五逆經（一云阿著世王經）

大方便報恩經（見吳錄）

光明三昧經（安錄無見吳錄及三藏記）

禪經（見別錄）

雜譬喻經（凡十事祐云失譯今撿見別錄故載之）

阿育王太子壞目因緣經（此佛滅後一百三十年育王方出故非佛說一本無經字祐錄明之）

兜沙經（一云見別錄及三藏記）

右二十一部六十三卷是月支國沙門支婁迦讖亦直云支讖以漢桓帝世建和歲至中平年於雒陽譯河南清信士孟福張蓮等筆受撿僧祐錄有二十四部今案經目止獲如前其中有胡般泥洹等經者未詳胡字之本也竊覩上代有經已來賢德筆受每至度語無不稱云譯胡為漢且東夏九州名西域為天竺者是總名也或云身毒如梵稱此方為脂那或云真丹或作震旦此蓋承聲有楚夏耳若當稱漢漢止劉氏兩代一號已後禪讓魏晉不同須依帝王稱謂甄別今為此錄悉改正之又胡之雜戎乃是西方邊俗類此並氐羌蠻夷之屬何得經書乃云胡語佛生天竺彼土士族婆羅門者總稱為梵梵者清淨也承胤光音色天其光音天梵世最下劫初來此食地肥者身重不去因即為人仍其本名故稱為梵語言及書既象於天是以彼云梵書梵語如舊日僧悉稱俗姓云釋迦者起自秦世有沙門釋道安獨拔當時居然超悟乃云既存剃染紹繼釋迦子而異父豈曰承襲今者出家宜悉稱釋及翻四含果云四姓出家同一釋種眾咸歎服（四姓一剎帝利此是王種二婆羅門是高行人三名毗舍如此士民四名首陀最為卑下如此皁隸）而安正當晉秦之世刊定錄目刪注群經自號彌天楷模季葉猶言譯胡為秦此亦崑山之一礫未盡美焉但上來有胡言處並以梵字替之庶後哲善談得其正真者也

法鏡經二卷（或一卷康僧會注見僧祐錄）

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一（一云斷十二因緣經一云安侯口解經）

右二部三卷是安息國優婆塞都尉安玄於後漢靈帝光和四年遊賈雒陽因遇經至又逢佛調即共翻譯佛調筆受亦世號為安侯騎都尉云

般舟三昧經二卷（舊錄云大般舟三昧經一卷第二出見高僧傳）

道行經（嘉平元年譯見朱士行漢錄及三藏記道安云是般若抄外國高明者所撰安為之注并製序）

右二部合三卷天竺沙門竺佛朔以靈帝之世賫道行經來適雒陽轉梵為漢譯人時滯雖有失旨然其音句棄文存質深得經意光和中更譯般舟識為傳語孟福張蓮筆受文少勝前事在識傳

小本起經二卷（或云修行本起或云宿行近來加小字見舊錄及高僧傳）

成具光明定意經（一云成具光明經一云成具光明三昧經見朱士行支敏度僧祐慧皎等四錄）

馬有八態譬人經（一馬有八弊經一八態經一名馬有惡態經）

賴吒和羅經（初出道安云出方等部）

首至問佛十四事經（或無佛字）

闇成十二因緣經（第二出與世高士二因緣經少異）

墮落優婆塞經　小道地經
阿那律八念經 或直云八念經見舊錄
大摩耶經 或無大字　馬有三相經
右一十一部西域沙門支曜以靈帝世
於雒陽譯

問地獄事經 一卷見朱士行漢錄
右一經一卷中國沙門康巨以靈帝中
平四年於雒陽譯並言直理詣不加潤
飾

古維摩詰經 二卷初出見古錄及朱士行漢錄
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 二卷一名決了諸法如幻三昧經
思意經 亦云益意經
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 或無菩薩字亦二卷者
內六波羅蜜經 亦云內外者安云出方等經
十慧經 佛調自撰出并注序亦云沙彌十慧見僧祐寶唱及高僧傳等三錄
迦葉詰阿難經 第二出見本號及寶唱二錄與世高出迦葉責阿難雙變罪犢喻經大同小異
右七部一十卷臨淮清信士嚴佛調當
靈帝世於雒陽譯並理得音正盡經微
旨郢匠之美見述後代焉

梵網經 二卷初出見吳錄　報福經 一卷或云福報經見吳錄
中本起經 二卷初出一名瑞應本起一名太子本起見三藏記
興起行經 二卷一名十緣見吳錄
四諦經 與世高譯小異見竺道祖漢錄
右六部九作一卷中天竺國沙門二十康孟詳獻
帝時於雒陽譯

修行本起經 二卷
右一經二卷建安二年二月沙門釋曇
果與竺大力康孟詳於迦維羅衛國賚
梵本來於雒陽譯孟詳度爲漢文釋道
安云孟詳所翻奕奕流便足騰玄趣矣
又釋道安錄云中本起經二卷一云太
子中本起經亦是沙門曇果於迦維羅
衛國得此梵本於雒陽以建安十二年
翻孟詳度語見始興錄及長房錄余以
詳公所譯與前無異故兩別來由耳

梵本經 四卷似長安中出今應言梵本
泥洹後千歲中變記經 四卷一名千歲變經
合道神足經 一名道神足無極變化經

諸經佛名 二卷　舊譬喻經 二卷
觀無量壽佛經 一卷已後並單卷
龍種尊國變化經
過去香蓮華佛世界經
佛見牧牛者示道經　三千佛名經
五十三佛名經 僅一　十方佛名經 廿一
賢劫千佛名經 一惟有佛名與曇無蘭所出四諦經千佛名異
稱揚百七十佛名經 亦直名百七十佛名
南方佛名經 一名治城寺經　滅罪得福佛名經
觀世音所說行法經 是呪經
彌勒爲女身經
寂調意所問經 一名如來所說清淨調伏經與前經所出異
薩陀波崘菩薩求深般若圖像經
菩薩生地經　菩薩所生地經
菩薩受戒法經 異出本　受菩薩戒次第十法
菩薩懺悔法
初發意菩薩常晝夜六時行五事
六菩薩名　善唄比丘經
僧名數事行　比丘諸禁律
摩訶僧祇律比丘要集 一名摩訶僧祇比丘隨用要集法

比丘尼十戒經　受十善戒經
四天王經（後有呪似後人所附出雜阿含）
行檀波羅蜜經（或云一切施主行檀波羅蜜經）
功德莊嚴王八萬四千歲請佛經
摩調王經（異出）　誨子經
教子經（一名須達教子經　舊錄云須達訓子經）
福子經　小兒聞法即解經
菩薩修行經（一名長者威施所問菩薩修行經　或云長者修行經）
長者賢首經
長者命終無子付囑經
貧多長者請比丘經
善德婆羅門求舍利經
外道誘貧多長者經　無害梵志執志經
梵志避死經　梵志喪女經
梵志觀無常得解脫經
貧子得財發狂經　獼狗閻王經（舊錄云獼狗經）
居士物故為婦鼻虫經
鐵城泥犁經　勤苦泥犁經
地獄經　積骨經
苦陰經　持齋經

人弘法經　華嚴瓔珞經（一卷）
觀世樓炭經　波若得經
惟日雜難經　內身觀章經
摩訶剎頭經（與舊灌頂經同少異）
清淨法行經　摩訶衍寶嚴經
十住毗婆沙經　佛遺日摩尼寶經
轉女身菩薩經（一名樂瓔珞莊嚴方便經　一名樂瓔珞莊嚴女經　同本別出）
受持佛名不墮惡經　七寶經
十二因緣章經（舊錄云十二因緣經）
沙門為十二頭陀經
三十二相因緣經（與安公失源所出三十二相大同小異）
三十七品經（異出本）　般舟三昧念佛童經
庾伽三摩斯經（譯云修行略一名達摩多羅禪法一云達摩多羅菩薩撰禪要集）
禪要呵欲經　恒河譬經（異本）
法句譬喻經　譬喻經
胡音偈本（今應云梵音）　阿彌陀佛偈
恒怒尼百句　讚七佛偈
五言詠頌本起（一百四十首）

道行品諸經梵音解（舊云胡音）
般若波羅蜜神呪（異本）　七佛所結麻油術呪
幻師陂陀神呪　五龍呪毒經
取血氣神呪（舊云血呪）　呪齲齒呪（一名虫齒一名呪齒）
呪牙痛呪（異本）　呪眼痛呪（異本）
呪賊呪法（異本）
七佛安宅神呪（又安宅呪諸別行）
安宅呪法

右一百二十五部合一百四十八卷並是僧祐律師出三藏記撰古舊二錄及道安失源并新舊所得失譯諸經卷部甚廣雖校群目無織者衆出入相交實難詮定未覩經卷空閱名題有入有源無入無譯詳其初始非不有由既涉遠年故附此末冀後博識脫覩本流希還正收以為有據瑩澄法海使靜濤波焉余又勘入藏見錄止得二十五卷如別舒之餘闕本未獲

大唐內典錄卷第一

大唐內典錄卷第二

唐沙門釋道宣撰

歷代眾經傳譯所從錄第一之二

前魏　南吳　西晉

前魏朝曹氏傳譯佛經錄第二

序曰自漢巳來天下一統建安之始鼎峙而分裘曹競逐於中原劉孫分鑣於江峽五岳塵擁九牧雲屯或二祀而啓於帝圖或三分而陳於霸業故使魏祖挾天子而令諸侯劉宗憑劒閣而覬雍輦孫氏英略高枕長江橫武爪牙盱龍威力別據一域吞噬為心各跨壇場互嚴關塞廣延俊乂以佐股肱厚禮賢能實為國寶良匠妙法復此徂來僧會適吳舍利耀靈於江左迦羅遊魏禁律創啓於洛都歸戒自此大行圖塔由斯特立譯人隨俗仍彼方言出經逐時便題名目致有吳品蜀普曜馬重疊再翻因斯而始泒流失譯良在於茲既三國峙居而西蜀一都獨無代錄者豈非佛日麗天而無緣者弗覩法雷震地而比屋者弗聞哉且舊錄雖注蜀普曜首楞嚴等經而復闕於經本譯人年代設欲紀述罔測所依推入失翻故亡別錄今敘曹魏中原所傳文帝諱丕字子桓沛郡譙人漢丞相王操之世子也初生之日有青雲大如車蓋當於其上竟日翠然望氣者為至貴之證非人臣象八歲善屬文初嗣相位為魏王受後漢禪改稱為魏初居相在洛魏公都鄴王基在譙又許受禪於繁昌後都洛邑自文帝黃初元年庚子至元帝咸熙元年甲申其中五主四十五年僧有六人所出經律羯磨一十三部合二十五卷以為魏朝一代經錄其有失譯諸經總結吳錄之末備之于彼

魏朝沙門曇柯迦羅一部一卷戒本

沙門康僧鎧二部四卷經

沙門曇諦一部一卷羯磨

沙門白延六部八卷經

沙門支彊梁樓一部六卷

沙門安法賢二部五卷經

僧祇戒本一卷初出見竺道祖魏世錄

右戒本一卷中天竺國沙門曇柯迦羅魏言法時幼而才聰質像瓌偉讀書一覽文義悉通善四圍陀風雲星月圖讖運變靡所不該自謂世間畢己心目年二十五入一僧坊遇見法勝阿毗曇心聊取觀之茫然不解慇懃重省更增惛漠乃歎曰佛法鈎深備論三世乃棄俗出家誦大小乘經及諸律藏遊化至洛于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風訛替亦有眾僧未禀歸戒止以翦落為殊俗耳設復齋懺事同祠祀迦羅既至大行佛法諸僧請出毗尼迦羅以律藏曲制文言繁廣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以嘉平年於白馬寺出此戒本一卷且備朝夕中夏戒法始自此焉

郁伽長者所問經二卷第二譯一名郁伽羅越問菩薩行經見竺道祖魏錄

無量壽經二卷第二譯與世高出者小異見竺道祖及寶唱等錄

右二部合四卷天竺國沙門康僧鎧齊王世嘉平年於洛陽白馬寺譯高僧傳載直云郁伽長者等四經檢道祖魏晉

録及僧祐出三藏記并寶唱梁代録等所列如前自外二部並不顯名披閱群録未見

曇無德羯磨一卷初出見竺道祖魏録

右一卷曇無德者魏云法藏藏師地梨荼猶是阿瑜闍第九世弟子藏承其後即四分律主也自斯異部興焉此當佛後二百年中後安息國沙門曇諦以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届于洛陽妙善律學於白馬寺衆請譯出

首楞嚴經二卷第二出漢支讖所出本同文少異見道祖晉録及三藏記

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二卷第三出與世高僧鎧出無量壽經本同文少異見道祖晉世雜録

又須賴經一本無又字見道祖及僧祐録

除災患經見三藏集記

平等覺經見道祖魏吳録

菩薩修行經一名長者威施所問菩薩修行經一名長者修行經見始興及寶唱等録

右六部合八卷高貴鄉公世西域沙門帛延懷道遊化甘露年中來届洛陽止白馬寺衆請譯焉

法華三昧經六卷一本有加正字

右一部六卷高貴鄉公世甘露元年七月外國沙門支彊梁樓魏言正無畏於交州譯沙門道馨筆受祐云失譯房撿及見竺道祖魏世録及始興録若依交州及始興地應入吳録今據年及魏録收附於此

羅摩伽經三卷見道祖寶唱法上僧祐等四録

大般涅槃經二卷大本前數品爲此二卷初出見道祖魏録

右二部合五卷外國沙門安法賢譯群録並云魏世不辯何帝年今依編于魏録之末又別録亦載故不敢削之

南吳孫氏傳譯佛經録第三

序曰自漢永平已來至吳赤烏之歲將二百載教流中原不達江表及僧會初適設像置齋時爲矯異以問尚書令闞澤曰佛之化被乃在漢明流漸既久如何始至江東澤曰自摩騰入洛之初五岳十八山館道士與騰抗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岳道士褚善信等自感而死弟子昇屍歸葬南岳無人流布今方至此餘如後列吳大皇帝孫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人世仕於吳其家東塚上數有神光雲氣又權父堅初在孕其母夢腸引出繞吳昌門衆咸稱爲孫氏興矣及權生眼有異光方頤大口其父奇之應霸王也跨躡閩越都邑昇平封授諸侯建立年號朝宗海岳南面君臨稱大吳也初都鄂武昌次遷秣陵又還建鄴魏承漢後二年權立稱元黃武四主五十九年皓立二年晉受魏禪經一十五年平吳若以年分則皓一十四年應入晉代今別結取集爲吳録道俗四人所譯諸經一百四十八部一百九十卷并魏吳兩代諸失譯經都合以爲吳録云

吳沙門維祇難二部六卷

沙門竺律炎三部三卷

優婆塞支謙一百二十九部百五十二卷經

沙門康僧會一十四部二十九卷及注

諸失譯經一百一十部百九十二卷

阿差末菩薩經四卷見吳別二録初出

法句經二卷初出吳録云五卷見三藏記

右二部合六卷魏文帝世天竺沙門維祇難吳言障礙學通三藏妙善四含歷國遊方以行化為業發趾西域同伴竺律炎到自江左黃武三年於武昌郡譯為吳文而維祇難既未善方音翻梵之際頗有不盡志存義本辭句朴質如文可知

三摩竭經 見始興錄與分恕檀王經大同小異

梵志經 見始興錄與五百梵志經同本異出

佛醫經 共支越出非全典從大經略見寶唱錄或云佛醫王經

右三經合三卷魏明帝世天竺沙門竺律炎維祇難卒後為孫權於揚都譯群錄不同或云將炎或云持炎或云律炎未詳孰是故備舉之

明度經 四卷一云大明度無極經或六卷見道祖魏吳等三錄

撰集百緣經 十卷見唐錄

阿差末菩薩經 四卷見吳錄第二出與前維祇所出本文小異

菩薩本緣經 四卷傳云天竺沙門僧伽斯那撰或三卷

維摩詰所說不思議法門經 三卷一云普入道門經或二卷與後漢佛調譯者少異見道祖魏吳錄及出三藏集記

修行方便經 二卷或有禪字見吳錄

大般泥洹經 二卷此略大本序分衆數品後之一紙少異見吳祖錄道安云出長阿含祐云與長阿含異第二譯

瑞應本起經 二卷黃武年譯第二出亦云太子本起瑞應與康孟詳出者小異陳郡謝綜吳郡張詵等筆受魏東阿王植詳定見始興錄及三藏記

法鏡經 二卷道安錄無僧祐云見別錄僧會注并製序

小阿差末經 二卷見別錄及三藏記

阿彌陀經 二卷第四譯與漢世高魏僧鎧出者小異內題云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檀過度人道經一名無量壽經見竺祖吳錄

義足經 二卷見竺道祖吳錄及寶唱錄

方等首楞嚴經 二卷黃武年譯第二出與從漢支讖出少異見道祖吳錄安錄無祐云見別錄

法句經 二卷第二出見別錄及三藏記

慧印經 二卷一云慧印三昧經一云十方現在佛悉在前立定經一云寶田慧印三昧經與如來智印經同本見祖吳錄及三藏記

本業經 一名菩薩本業經見祐錄

須賴經 第二出與白延出者同本別出一名須賴菩薩經見祖吳錄及三藏記

梵摩喻經 見竺道祖吳錄及三藏記

私阿末經 一名私阿昧道安云即菩薩道樹經同本見道安及支敏度三藏記

微密持經 一云無量門微密持經見僧叡二秦錄及三藏記等三錄

阿難四事經 見三藏記及別錄

月明童子經 一云月明童男經或云月明菩薩三昧經見三藏記

差摩竭經 一云菩薩生地經見道祖吳錄

優多羅母經 一本無母字

七女經 安云出阿毗曇一云七女本經初出

郁伽長者經 第二出見道祖吳錄或二卷

八師經 見道祖吳錄

釋摩男本經 出中阿含見道祖吳錄

孛抄經 初出斯孛經見三藏記及別錄

老女人經 出阿毗曇吳錄直云老女經或老母經見三藏記

持齋經 初出一云持齋經見別錄

悔過法經 一云序禮十方佛禮拜悔過文或無經字

賢者德經

佛從上所行三十三偈經 或無經字

了本生死經 安云出生經祐云今五卷生經無名一名稻芉同本異出謙自注并製序

唯明二十偈經 或無經字

龍施女經 安錄無祐云見別錄

鹿子經 安錄無祐云見別錄及竺道祖吳錄

十二門大方等經安錄無祐云見別錄
賴吒和羅經第一出與支曜出者小異或云加羅漢字安錄無祐云見別錄
凡三十經四十八卷除郁伽長者經垂見祐錄
四十二章經第二出與摩騰譯者小異文義允正詞句可觀見別錄
難龍王經一本無王字
不自守意經或云自守或云不自守
五陰事經已前四十四經
七知經一本作智出中阿含第十
人民求願經
佛開解阿拔梵志經一梵志阿颰經長阿含出
寶海梵志成就大悲經
梵志子死稻販經
梵志問佛師經
降千梵志經出阿含
梵志經第二出
度梵志經
外道仙尼說度經
梵志結淨經
梵志問佛世間增減經
佛為外道須深說離欲經
梵網六十二見經見別錄初出
阿質國王經
𥿊貪王經出六度集
國王成就五法久存於世經
惟婁五師子潼譬喻經一本無譬喻字

諸法本經
枯樹經見道安錄一本上有大字
五母子經
戒消伏災經見舊錄
是我所經出生經
甘露道經出出曜經
不淨觀經出長阿含
水上泡經
恒水戒經見舊錄或無戒字
色無常經出阿含
護口意經
壽命促經出雜阿含
法施勝經
諸漏盡經出雜阿含或云諸結盡
修行慈經
四願經見道祖吳錄及三藏記
須摩提長者經
摩調王經初出一本無王字
淨行品經出華嚴一名菩薩本業經
金剛清淨經一云金剛清淨本性清淨不壞不滅經
惟越雜難經
佛為訶利曠野鬼說法經
阿闍世王女阿術達菩薩經初出
勸進學道經一本無勸字
貝多樹下思惟十二因緣經第二出
堅意經或作心字
三品弟子經
摩訶精進經亦云大精進經
菩薩修行經見寶唱錄
普廣菩薩經見別錄

陀羅尼句呪經一云持句呪經
華積陀羅尼呪經見寶唱錄
八吉祥經見古錄亦有呪字初出
摩訶般若波羅蜜呪經見寶唱錄或無摩訶字
七佛神呪經一本無經字
大慈無減經
寶女明三十二相經一云問慧經一云三十二事經一云寶女問經
長者音悅經一云長者音悅不蘭事迦葉經一云音悅經
三魚失水經
孫多耶致經或云加梵志字道安云出中阿含
演道俗業經見舊錄或無業字
不莊校女經見寶唱錄
申日經道安云出中阿含
黑氏梵志經見別錄
法律經一云法律三昧經
出家功德經見吳錄
弊魔試目連經見舊錄出阿毗曇
七漏經見別錄
藍達王經一云目連因緣功德經或云目連功德經見吳錄
魔女聞佛說法得男身經出大集見別錄
魔化作比丘經
佛以三車喚經出法華
未生怨經

弗加沙王經（一名蓱沙王五願經道安云出中阿含）

須摩提女經　百喻經

雪山獼猴經　度脫狗子經

猘狗經　三種良馬經

鵄鳥事經　河中草龜經

瞎鼈經　四種良馬經

鷹鷂獵經（出增阿含）

法滅盡經（初出或云法沒盡經或云空寂菩薩所問經）

無母子經

右魏文帝世月支國優婆塞支謙所譯

合有一百二十九部一百五十二卷並如位別所列謙字恭明一名越漢末遊洛受業於支亮亮字紀明受業於支讖讖見漢錄世稱天下博知不出三支謙該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間技藝多所綜習徧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為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末分亂避地歸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與相見意甚悅之即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匡弼甚有裨益但謙生自西域故吳誌不載任其力而不錄其功此史家過豈帝者之心夫為天下之君感得天下之才士堪世務則爵之於朝垂名竹帛何華戎之限隔而為代典不述乎且葉公子高性愛於龍天龍遂為之降既不禮待戎夷之民而望其君附化難矣然市死馬之骨以要駿驥置九九之術用俟賢才斯蓋上帝括囊包羅吞納列之自古今獨削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語未盡翻譯之美自既妙善方言乃更廣收眾經舊本譯為吳言從黃武首歲迄建興末年其間首尾三十餘載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經等僧祐三藏集記唯有三十六部慧皎高僧傳止云四十九經余廣檢括眾家雜錄自四十二章已下並是別記所顯雜經以附今錄如後所述量前傳錄三十六部或四十九經似謙自譯在後所獲或正前翻多梵語者然紀述聞見意體少同錄目廣狹出沒多異各存二家致或取捨兼法海淵曠事方聚滴既博搜見故備列之而謙譯經典得聖義詞旨文雅甚有碩才又依無量壽經及中本起製菩薩連句梵唄三契七聲于今江淮間尚行兼注了本生死等經并序餘諸行狀並附高僧傳及三寶紀見焉

六度集經（九卷一云六度無極經一云度無極經一云雜無極經見竺道祖錄及三藏記）

吳品經（五卷即小品般若見三藏集記）

菩薩淨行經（二卷赤烏年譯出大集寶髻品或直云淨律經見竺道祖吳錄）

舊雜譬喻集經（二卷或無集字見祐集錄）

阿難念彌經（二卷亦云法阿難念經見祐錄）

鏡面王經（見三藏記）　察微王經（見祐錄）

梵皇王經（見祐錄及高僧傳）　權方便經（見吳錄及別記）

坐禪經（一見吳別錄）

菩薩二百五十法經（或二卷以此代大僧二百五十戒呈皓者是）

法鏡經解子注（二卷并製序）

道樹經注解（并製序）　安般經注解（并製序）

右經一十四部合二十九卷魏齊王世正始年中天竺沙門康僧會學通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辯於樞機善屬文翰于時孫權跨有江表威武所被爰備三吳先有清信士支謙宣譯經典既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淮興立圖寺及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年達于建業即構茅茨設像行道時未有僧疑其矯異有司奏權召而詰問佛何靈驗爾獨改形會曰如來遷跡已越千年遺骨世間名為舍利在所應現神曜無方昔阿育王統閻浮提乃起八萬四千寶塔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為夸誕乃曰若能得舍利當為造塔會乃以瓶盛水燒香禮請三七日暮猶無所覩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鏘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呈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燄照曜瓶中權自執瓶寫銅槃上舍利所衝槃即破碎權大肅然驚起而曰希有瑞也會進

口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此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之上使有力者用槌擊之砧槌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服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會之力也至孫皓時制令苛虐廢棄淫祀及佛伽藍並欲毀壞諸臣僉曰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靈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意未然乃遣張昱詣寺詰會自旦之夕昱不能摧乃請退還會送門外于時寺側有淫祀者昱又折云玄化既孚此輩何緣近而不革會曰雷霆震擊聾者不聞豈聲之微貴在理會理而有會萬里斯通苟非其人比屋胡越昱還謂皓歎會才明非臣所測伏願天鑒親檢察之皓大集朝賢以車馬迎會會既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乎會對

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烏翔老人星見仁德育物則醴泉湧嘉苗出生善既有徵惡亦可驗故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戮之詩詠求福不回易稱積善餘慶雖儒典之格訓即佛教之明謨也皓曰若然則周孔已行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說略示世間釋教幽微廣明因果故行惡則有永劫地獄苦酸修善則有長受天宮安樂舉茲以明勸勵不亦大哉皓不能折諮問罪福之理會為敷析詞甚精要皓不覺欣然大悅求看僧戒會以戒秘不可輕宣乃取菩薩本業百二十五願分為二百五十事持擬大僧二百五十戒用以呈皓皓覩諸佛行住坐臥皆願衆生令得安樂倍加歡喜即請會受五戒乃於會寺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信奉會在吳朝亟說王法為衆祈請於建初寺譯出衆經衆經多有失本如別所顯又注述諸經并為序製並妙得正體文義允

洽其所注經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備
見於録又傳梵唄聲甚清靡哀亮嘒韻
于今則之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于晉
九月會終見諸傳録費長房三寶紀
雜譬喻經八十卷　雜數經二十卷
阿惟越致轉經十八卷上三經並見舊録
摩訶乘經十四卷　蜀普曜經八卷
摩訶衍優波提舍經五卷
三昧王經五卷　梵王請問經五卷
不退轉輪經四卷
佛從兜率降中陰經四卷出王宗録
四天王經四卷疑一部四本　魔王請問經四卷
那先譬喻經四卷見舊録　度無極譬經四卷或三卷
釋提桓因所問經三卷
大梵天王請轉法輪經三卷
法華光瑞菩薩現壽經三卷
普賢菩薩答難二千經三卷
輭首菩薩經二卷疑即是濡首菩薩分衛經
太子試藝本起經二卷　小本起經二卷見舊録
不思議功德經二卷或作功德經

蜀首楞嚴經二卷見舊録似蜀土所出
後出首楞嚴經二卷見舊録云有千偈
梵天王請佛千首經二卷又大梵天王經似此
深斷連經二卷
甘露味阿毗曇經二卷或云抄二甘露味十六
七佛父母姓字經一卷舊録云七佛姓字經
阿惟越致菩薩戒經一卷舊録無菩薩字
菩薩常行經見舊録
摩訶目連與佛捔能經見舊録
阿難得道經見舊録　阿難般泥洹經見舊録
阿那律念復生經見舊録
沙門分衛見怪異經見舊録
人詐名為道經見舊録　大戒經見舊録
衣服制經見舊録　沙彌離威儀經見舊録
弟子本行經見舊録　道本五戒經見舊録
威儀經見舊録
為壽盡天子說法經舊録云命盡天子經
魔試佛經見舊録
阿須倫問佛八事經舊録云阿須所問八事經
摩竭王經舊録云摩竭國王經　薩波達王經見舊録

尸呵偏王經舊録云尸呵偏王經
年少王經見舊録
太子法慧經舊録云太子法經
是光太子經見舊録　長者難提經見舊録
長者子誓經見舊録抄二十七
五百婆羅門問有無經見舊録
女利行經見舊録
貧女聽經蛇齧命終經古録加生天二字
國王癡夫人經見舊録　四婦因緣經見舊録
婬人曳踵行經見舊録
須多羅經舊録云須多羅入胎經
墮迦經見舊録晉言堅強　槃達龍王經見舊録
牛來自供養經舊録無養字
行牧食牛王經見舊録　墮釋迦牧牛經見舊録
法嚴經見舊録疑即是等入法嚴經
壁四經見録　實智慧經見舊録
初受道經見舊録　學經福經見舊録
止寺中經見舊録
無端底持經舊録無端底總持經
安般行道經見舊録　解慧微妙經見舊録

失道得道經見舊錄　心情心識經見舊錄云有注
檢意向正經見舊錄　道德果證經見舊錄
父子因緣經見舊錄
螢火六度經舊錄云有明度經一卷云一名螢大明度經
小觀世樓炭經見舊錄　雜阿含經見舊錄
內禪波羅蜜經見舊錄
四輩經舊錄云四輩弟子經或云四輩學經
大四諦經見舊錄　五方便經見舊錄
五惟越羅名解脫經見舊錄
五陰經見舊錄　中五濁世經見舊錄
六波羅蜜經見舊錄　大七車經見舊錄
八正邪經見舊錄　八總持經見舊錄
八輩經見舊錄　八部僧行名經見舊錄
大十二因緣經見舊錄　十八難經見舊錄
五十二章經見舊錄別有孝明四十二章經
百八愛經見舊錄以抄五蓋疑結經
逮慧三昧經見舊錄一名文殊師利問菩薩十事行經
小安般舟三昧經見舊錄
禪行斂意經舊錄云禪行檢音經
禪數經見舊錄　化譬經見舊錄亦云化喻經

羣生偈經見舊錄
大總持神呪經見舊錄一云無大字
薩和菩薩經見舊錄亦云王薩和菩薩
慧定普徧神通菩薩經見舊錄一云慧定普徧國土神通菩薩經
貧女人經見舊錄亦云貧女難陀經
阿秋那經見舊錄亦云阿秋那三昧經

右一百一十部合二百九十二卷並是古舊兩錄失譯諸經今結附此以彰遠年之所依據其名附本並入見科有錄闕文訪得後附

西晉朝傳譯佛經錄第四

教流漸漬漢魏雖聞至於弘義方開於晉且晉雖不文文才實盛故使翻傳終由人顯所以禮樂衣冠晉朝始備信源智海相從遂興可不然歟西晉錄者司馬炎字安世河內溫人魏大將軍侍中錄尚書相國晉王昭之太子也昭薨炎嗣爲王元帝知曆數有歸使太保鄭沖奉璽致位炎垂拱受禪是爲武帝稱晉都洛及長安舊東西京也晉武在馭十有五年到咸寧中命司馬伷平吳得皓封歸命侯自後漢永安二十四年至晉泰康肇元庚子歲首於是九州還一統矣又吳黃武初陸績有言曰從今已後更六十年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至是果如績言蜀平吳滅將六十年二十載後至乎惠帝永寧之初正道虧頹群雄岳峙趙王創基構逆篡立於朝張軌繼迹弗臣擅牧涼土內外糜沸仍漸亂階劉淵所以平陽李雄因茲幷絡懷帝蒙塵函谷愍帝播越長安既道藉時興而兩都版蕩法由人顯屬二主栖遑萬姓崩離歸信靡託百官失守釋種無依時有沙門竺法護及畺梁婁至等忘身利物誓志弘宣匪憚苦辛闡法爲務護於晉世出經最多弘護法網由其而起其法欽羅叉聶遠父子竺叔蘭等相繼度述所以五十年間華戎道俗十有三人幷前失譯諸經戒等合四百五十一部七百一十七卷集爲西晉二京四主五十二年世錄云爾

西晉沙門竺法護二百一十部三百九十四卷經戒
沙門畺良婁至一部一卷經
沙門安法欽五部一十二卷經

沙門無羅叉 一部二十卷

清信士聶承遠 三部四卷經

沙門竺叔蘭 二部五卷經

清信士聶道真 五十四部六十六卷經錄目

沙門白法祖 二十三部二十五卷經

沙門釋法立 四部二十二卷經

優婆塞衛士度 一部二卷經

沙門支敏度 二部十三卷經

沙門釋法炬 一百三十二部百四十二卷經

沙門支法度 四部五卷經

諸失譯經八部一十五卷經

西晉雜譬喻三百五十首經二十五卷 見別錄

光讚般若經 十卷見道安錄

新道行經 十卷一名小品出光讚般若

漸備一切智德經 十卷見道安錄或云聶道真錄

閑居經 十卷

正法華經 十卷見道真錄

普曜經 八卷見道真及古錄

颰陀劫三昧經 七卷

修行經 七卷見寶唱錄太康五年出第二譯與世高者少異亦云道地經

大哀經 七卷見道祖晉世雜錄

賢劫經 七卷見道真錄或十三卷

小品經 七卷第二出太始四年三月四日訖見舊真二錄或八卷與舊道行經本同文少異

薩云分陀利經 六卷見道祖晉世雜錄太始元年譯

持心經 六卷見舊錄及道真錄有四名

度世品經 六卷見真錄

樓炭經 五卷或云八卷是長阿含世說分文少異見道真錄安云出方等部

密迹金剛力士經 五卷太康元年出見支敏度竺道祖晉世雜錄

生經 五卷見真錄

如來興顯經 四卷見真錄

阿差末經 四卷見真別二錄或七卷見舊錄

無盡意經 四卷見真錄

寶女經 四卷或三卷亦云寶女三昧經亦云寶女問慧經出大集見聶道真錄

普超經 四卷見道祖雜錄一加三昧字

海龍王經 四卷太康六年七月出或三卷見真錄

阿惟越致經 四卷見真錄或三卷

持人菩薩所問經 三卷或四卷與持世經同本別譯

等集衆德三昧經 三卷一云集一切福德三昧經或二卷見道真錄

超日明三昧經 三卷見道真錄

菩薩藏經 三卷

諸神呪經 三卷

寶髻菩薩所問經 二卷見舊真二錄一名淨行經

阿耨達龍王經 二卷見舊錄

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 二卷見道祖晉錄

須真天子經 二卷見道祖晉錄或四卷

弘道廣顯三昧經 二卷見真錄

大般泥洹經 二卷見真錄一云佛般泥洹經

無量壽經 二卷見道祖雜錄

首楞嚴經 二卷別有異出首楞嚴云阿難言

寶藏經 二卷太始六年出

要集經 二卷一名諸佛要集

般舟三昧經 二卷道安云出般舟三昧經

大善權經 二卷凡五名見道真錄一加惠上菩薩字

順權方便經 二卷舊錄云順權安經見道真錄

隨權女經 二卷見別錄安錄無

如幻三昧經 二卷或三卷

等目菩薩經 二卷或三卷或加等目所問經

勇伏定經 二卷元康元年四月九日出第四譯與支讖支謙白延等出首楞嚴同本小異見道真錄

更出阿闍世王經 二卷第二出

賈客經 二卷

文殊師利現寶藏經 二卷一云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

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 二卷太始年出一云佛昇忉利天品經見聶道真錄

仁王般若經 一卷見晉世雜錄已後單經

普門品經 太康七年正月出見聶道真錄

月光童子經與申日三經同本小異
金剛藏菩薩行經元康七年於長安市西寺譯出華嚴第二十二卷
大淨法門經建興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見真錄
離垢施女經太康十年十二月二日出見道真錄
須摩提菩薩經一云須摩經見道真錄道祖等錄
龍施女經舊錄云龍施本經第二出
大方等頂王經初出一云頂王經一云維摩詰子問經一云善思童子經四名見支敏度錄
無所希望經一云象步一云象腋見真錄
魔逆經太康十年十二月一日出見道真錄
濟諸方等學經或無學字見竺道祖錄
菩薩行五十緣身經凡二名見竺道祖錄
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太康二年五月十七日譯凡三名見道真祖錄
文殊師利淨律經太康十年出見道真道祖錄
無極寶三昧經（作二）永嘉元年三月三（廿二）日出見道真錄及別錄
寶網童子經一云寶網經見道真錄
文殊師利悔過經初出三云文殊五體悔過經
普法義經一云普義經第二譯與漢世高出者小異見道真錄
滅十方冥經光熙元年八月十四日出一本無滅字見聶道真錄

菩薩十地經一云十地經一云大方廣經出華嚴十地品
溫室洗浴衆僧經見聶道真錄
賴吒和羅所問光德太子經太始六年九月三十日出見竺道祖錄
當來變經見道真錄
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太安二年五月譯見舊真二錄
師子月佛生經太安年譯見道真錄
迦葉結集傳經或云結集戒經見道真錄
柰女耆域經太安年出一名柰女經見道真錄
胞胎經太安二年八月一日譯一云胞胎受身經見道真錄
維摩詰所說法門經太安二年四月一日譯第三譯與漢佛調吳支謙出者大同小別見真錄
郁伽羅越問菩薩行經或云郁伽長者經即大郁伽經或二卷第二出與僧鎧支謙出小異見道安及支敏度錄
幻士仁賢經見道真錄
決總持經一云決定總持經
首意女經一云梵女首意經
舍頭諫經一云太子二十八宿經一云虎耳意經與摩登伽經同第二譯與世高出者少異見道安錄
十二因緣經第三出與世高出少異一云貝多樹下思惟十二緣經見唐錄
六十二見經一加梵網字見道祖錄

四自侵經
無言童子經或二卷一云無言菩薩經出大集見道真錄
聖法印經元康四年十一月五日出於酒泉郡譯竺法首筆受一云聖印經一云慧印經道安云出雜阿含見真唱等錄
移山經舊錄云力士移山經（作二）
無思議孩童菩薩經一云不思議光所問（廿四）經一云不思議光經
彌勒成佛經太安二年出一名彌勒當來下生經見道真錄
舍利弗目連遊諸國經一云舍利弗摩訶目揵連遊四衢經
流離王經
寶施女經一云須摩提法律三昧經見道真錄
佛為菩薩五夢經太安二年五月譯一名佛五夢一名太子五夢一名仙人五夢見舊錄及道真錄
摩訶目揵連本經一本無揵字
太子墓魄經第一出
四不可得經見道真及正度等錄
菩薩悔過法經或無經字下注云龍樹十住論
乳光經與犢子經同本別譯
心明女梵志婦飯汁施經一云心明經
大六向拜經太安元年譯或云尸迦六向拜或云六向拜經見支敏度及寶唱錄

鴦掘魔經一名指髮經或央掘摩羅經見道真錄
菩薩十住經與菩薩十地經大同小異
摩調王經第二出與支謙出者小異出六度集
照明三昧經
所欲致患經太安三年正月譯見道真及王宗錄
法沒盡經或作滅字或云空寂菩薩所問經第二譯與支謙出者同
菩薩齋法經或無經字一名正齋一名持齋一名賢首菩薩齋法經
獨證自誓三昧經一名如來自誓三昧經
過去佛分衛經或云過世見舊錄
五蓋疑結失行經永寧二年四月十二日出見道真錄
總持經出生經或云佛心總持經　無憂施經阿闍世王女名
五福施經一云清淨毗尼方等經見唐錄
嚴淨定經　慧明經
大迦葉本經
光世音大勢至受決經元康年出或觀音受記經見真錄
諸方佛名功德經
目連上淨居天經一本無天字出佛本行集
普首童真經見道真錄　十方佛名經
三品修行經或三品悔過經道安云近代人所集合大修行經
金益長者子經　衆祐經

觀行不移四事經　小法沒盡經
四婦喻經　盧夷亘經
盧羅王經　檀若經
龍施經　馬王經
鹿母經
無垢施菩薩分別應辯經與離垢施女經同見唐錄
給孤獨明德經或給孤獨氏經
龍王兄弟陀達誠王經
勸化王經　百佛名經初出
殖衆德本經　沙門果證經
佛悔過經　三轉月明經
解無常經　胎藏經
離垢蓋經
小郁伽經與郁伽長者經不同
阿闍世王女經建武元年第二譯與支謙譯小異或云阿述達或云阿闍世王女或云阿述達菩薩經見真度等錄
人所從來經亦云所從來經　戒羅云經
鴈王經　十等藏經
鴈王五百鴈俱經　誠具經
決道俗經　猛施經或云猛施道地經見舊錄

城喻經　戒王經
菩薩齋經或賢首菩薩齋經已上一百六十一部三百四十五卷並見舊錄及三藏記
多聞經已下四十八部四十八卷並見吳錄別錄及晉世雜錄
彌勒菩薩爲女身經一本無菩薩字
離睡眠經　文殊師利菩薩經
寤意經
寶月光明菩薩經或寶月光明菩薩問蓮華國相貌經
樂想經　尊上經
身觀經　譬王經
法觀經　意經
降龍經　應法經
邪法經　何苦經
受歲經　貧窮經
灌臘經或般泥洹後四輩灌臘經　蠶具經出生經
悔過經或舍利弗悔過經　犯罪經
法社經世注爲疑　雜讚經
盂蘭經　分別經
腹使經出生經　苦應經
閑居經出生經　四種人經

七寶經
四未曾有經(或四未有經)
八陽經
四自在神通經
三十二相因緣經(或菩薩三十二相經見道安錄)
慈仁問八十種好經(或八十種好經見道安錄)
夫那羅經
隨藍本經(見別錄云是異出維藍經)
貧女為國王夫人經
寶女問慧經(第二譯與支謙出者同出四卷寶女經)
七女本經(第二譯與吳支謙譯同)
女人欲熾荒迷經(出㞢雜)
悉鞞梨天子詣佛說偈經(出雜阿含)
光世音經(出正法華)
梵王變身經
惟明二十偈(第二出與支謙譯者同)
耆闍崛山解經(見祐錄)
三品悔過經
比丘尼戒(十誦本或有經字與曇摩持所出少異)

衆經目錄卷一

右二百一十部合三百九十四卷月支國沙門曇摩羅察晉言法護本姓支歷遊西域解三十六國語及書從天竺國大賚梵本婆羅門經來達王門因居燉煌遂稱竺氏後到洛陽及往江左起武帝世太始元年至懷帝世永嘉二年其間在所遇緣便譯清信士聶承遠執筆助翻卷軸最多而高僧傳惟云護出一百六十五部僧祐出三藏集記止錄一百五十四部三百九卷其中釋道安錄又闕四部祐足安云遭值亂世錄目星散更相錯涉信有是焉所以雜錄及諸別記多注竺法護出故知今之所獲審是護公翻譯不疑故聶承遠子道真與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等前後並是筆受之人已見別傳不復委載又李廓及雜別衆錄悉云支菩薩譯經六部一十六卷僧祐錄云天竺菩薩譯經數同群錄惟名不同而祐下注支菩薩共竺法護譯檢上翻名曇無羅察晉言即是法護然支菩薩六部經目並入法護錄中支竺姓乖始末興耳言菩薩者蓋美其號究檢群錄其支菩薩即竺法護無別兩人出三藏記便成二舉小非審譯

十二遊經卷一

右上一經武帝世外國沙門彊梁婁至晉言真喜太始二年於廣州譯見始興及寶唱錄

大阿育王經五卷(光熙年出見道祖錄)
道神足無極變化經二卷(第二譯或三卷即法護出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同本別譯文小不同見竺祖錄)
文殊師利現寶藏經二卷(太安二年出或三卷一云示現寶藏經見道祖錄)
阿闍世王經二卷(太康年譯見道祖錄)
阿難目佉經一卷(與微密持經本同譯見道祖錄有本作目法字)

右五部合一十二卷惠帝世安息國沙門安法欽太康年於洛陽譯

放光般若經二十卷(第三出與漢世竺佛朔所譯道行及小品並同本異譯別名耳)

右一部二十卷此經元是潁川朱士行觀其別本行在洛陽嘗講道行披覽竊覺文句隱質諸未盡善者每嗟歎曰此經實是大乘之要而文未周譯理不盡

誓志捐身發心尋取行以魏末甘露五年發迹雍州遂遊西域於于闐國得前梵本九十章減六十萬言遣弟子弗如檀晉言法饒從于闐送還洛陽未發之頃于闐諸小乘學衆遂以白王云漢沙門欲以梵書惑亂正典王為地主若不禁之將斷正法聾盲漢地王之咎也王即不聽賫經出境士行懊惱深懷痛心乃請乞求燒經為證王即許焉於是積薪聚置殿前欲以焚之士行至誠臨火誓曰若當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不獲命也如何言已投經火即為滅皮牒如本更覺光鮮大衆駭服咸稱神異遂得送來達到陳留還遇于闐僧無羅叉竺叔蘭等當惠帝世元康元年五月十日於陳留倉垣水南寺譯之而竺道祖僧祐王宗寶唱李廓法上靈裕等諸錄述著衆經並云朱士行翻此蓋據其元尋之人推功歸之耳長房云余審詳校勘支敏度錄及高僧傳出經後記諸雜別目等乃是無羅叉竺叔蘭等三人詳譯朱士行身留停於于闐仍於彼化唯遣弟子奉賫經來到于晉地斯豈得稱士行出耶

超日明三昧經（二卷第二譯或超日明經與竺法護前出三卷大同小異）

迦葉詰阿難經（第二出與漢佛調出小異見始興寶唱錄）

越難經（第二出）

右三部合四卷惠帝世清信優婆塞聶承遠以此經等雖並先出文義隱質理句未圓遂更重整文偈刪改勝前見今所行於世者是也

異毗摩羅詰經（三卷元康元年第五出與法佛調吳支謙及竺法護羅什等出大同小異或二卷見道祖錄）

首楞嚴經（二卷元康元年出是第五譯與二支一白一竺出文是本同見道祖錄）

右二部合五卷惠帝世西域沙門竺叔蘭並於洛陽出之

十住經（十二卷）　諸佛要集經（二卷）

觀世音授記經（一卷第二出）

寂音菩薩願經

大光明菩薩百四十八願經

文殊師利般涅槃經

師子步雷菩薩問發心經（或問文殊師利成佛發心經）

大雲密藏問大海三昧經

薄首童真經　寂音菩薩問五濁經

無言菩薩流通法經（出天集）

菩薩戒要義經（出菩薩戒經）

菩薩呵睡眠經　菩薩呵家過經

菩薩如意神通經　菩薩苦行經

菩薩宿命經　菩薩受齋經

菩薩導示行經　菩薩求佛本業經

菩薩奉施詣塔作願念經

菩薩本願行品經　菩薩求五眼法經

菩薩出要行無礙法門經

菩薩初發心時經

大方廣菩薩十地經（第二出與法護譯大同小異）

菩薩戒身自在經（或自在王菩薩問如來警戒經）

菩薩三法經　無言菩薩經（第二出）

菩薩道行六法經

三曼陀跋陀羅菩薩經（即異出離垢施經亦云慈辯經）

無垢施菩薩分別報應經
菩薩初地經　儒童菩薩經（出六度集）
菩薩十道地經
光脉菩薩造七寶梯經（出大集）
菩薩緣身五十事經（與五十緣行經大同小異）
菩薩戒自在經　菩薩十法住經
波斯匿王欲伐鴦掘魔羅經
轉輪聖王七寶具足經
轉輪聖王發心求淨土經
文殊師利與離意女論議極似維摩經
文殊師利淨律經（第二出與法護譯少異）
初發意菩薩行易行法（出十住論）
菩薩布施懺悔法（出決定毗尼）　菩薩懺悔法（異出本）
菩薩戒獨受壇文　菩薩所行四法
菩薩雜行法　菩薩六法行經
菩薩五法行經
異出菩薩本起經（或無起字）
衆經目錄（一卷）
右五十四部合六十六卷聶承遠子道真惠帝之世始太康年迄於永嘉末其間諮稟承法護筆受之外及護公歿後真遂自譯前件雜經誠師護公真當其稱頗善文句詞義分炳此並見在別錄所載
嚴淨佛土經（二卷亦云淨土經）　善權經（一卷後例一卷）
泥洹經（二卷）　檀持陀羅尼經
持心梵志經　如來興顯經
大方等如來藏經
海龍王經
長者修行經（或長者威施所問修行經或菩薩修行經）
五百童子經（或幼童經出生經）
佛問四童子經
調伏王子道心經（出大集）
誓童子經（或作逝與菩薩逝經小異第二出）
五百王子作淨土願經
三幼童經
二童子見佛說偈供養經
大愛道般泥洹經　等集三昧經
首達經　無量破魔陀羅尼經
賢者五福經　郁伽羅越問菩薩經
惟逮菩薩經（見高僧傳及三藏記）
右二十三部合二十五卷惠帝世河內沙門白法祖出高僧傳止云祖出一經然其所出諸經遭世擾攘名錄罕存莫紀其實費長房廣搜檢諸雜記錄見此二十二經並注祖出今依所覩備而載之
樓炭經（六卷第二出見別錄與法護出五卷者少異出長阿含安錄無）
法句本末經（五卷第二出或法句譬喻經或云法喻經或四卷六卷）
大方等如來藏經（見三藏記舊錄云佛藏方等經）
諸德福田經（亦直云福田經）
右四部合一十三卷惠帝世沙門釋法立共法炬等於洛陽出之
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二卷第二出或云道行經與胡竺佛朔所譯出者文質耳見道祖晉世雜錄）
右一部二卷惠帝世優婆塞衛士度略出從舊道行中刪改亦是小品及放光等要別名耳未詳士度是何許人傳錄弗載緣起莫尋
合首楞嚴經（五本八卷第六出合兩支兩竺一白合五本為一部見支敏度錄）

録

合維摩詰經 三本五卷第四出合一支兩竺三本爲一部見支敏度録

右兩部合一十三卷惠帝世沙門支敏度撰集衆譯共合爲部

樓炭經 八卷第三出長阿含世記一分竺法護法立出五卷大同略廣異先共法立出以意未悉故廣之見敏度唱筭二録

法句喻集 四卷一名法句本末或五卷見唐録

遺教法律經 三卷一云遺教法律三昧經一云遺教三昧經見始興録

諸經菩薩名經 二卷

佛爲比丘說燒頭喻經 一卷出雜録

波斯匿王祖母命歿經 一卷後例

魔女聞佛說法得男身經 第二譯與先出魔試目連經本同名異見始興及三藏記

無懼經　衰利經

普施經 出阿含　無常經

慢法經　數經 出雜阿含

名稱經　受持經

忍辱經　時非時經 或直云時經

灌經 一云四月八日灌經

福田經 一名諸德福田第二出與法立出小異見道祖晉録

福行經 出阿含　柔輭經

正意經 第一出　伏婬經

危脆經　息恚經

要意經 出阿含或云惡意　求欲經 出阿含

䑋鉢經　惡道經 出阿含

海法經　曉食經 出修行道地經

放逸經　灰河經

群牛譬經 出阿含　鑄金喻經

毒草喻經 出生經　恒河喻經

須阿喻經　木杵喻經 出阿含

調達喻經　嬰兒喻經

大蛇譬喻經 亦云大蛇經見舊録

爪甲擎土譬喻經 一云爪甲取土經見舊録

塵灰河譬喻經 與灰河經小異

毒喻經 與毒草喻小異出生經

飛鳥喻經 出阿含　譬喻六人經 出罵意經

群羊喻經　田夫喻經 出阿含

馬喻經

韋提希子月夜問夫人經

頂生王故事經

波斯匿王詣佛有五威儀經 出阿含

波斯匿王喪母經　淨飯王般泥洹經

阿闍世王受決經　阿闍世王問五逆經

轉輪聖王七寶現世間經

頻婆娑羅王詣佛供養經

流離王攻釋子經

波斯匿王太后崩塵土坌身經

優填王經

阿闍世王問瞋恨從何生經

波斯匿王女命過詣佛經 出阿含

羅漢遇沜沙王經 出阿含

明帝釋施經　和難經 出生經

鴦掘魔婦死經 或云婦化經

阿梵和利比丘無常經

波利比丘誇梵行經　摩訶比丘經

拘提比丘經

調達教人爲惡經 出六度集

調達問佛顏色經

尊者瞿低迦獨一思惟經 出阿含

差摩比丘喻重病經 出雜阿含

瞻波比丘經
鸒掘髻經 第二出與法護指髻經小異
比丘分衛經 出生經
佛看病比丘不受長者請經 出出曜經
佛為諸比丘說莫思惟世間經 或莫思惟世間思惟經
比丘求證人經
比丘問佛多優婆塞命終經 出中阿含經
佛為比丘說大力經
佛為年少比丘說正事經
聰明比丘經
大悲比丘本願經
羅漢迦留陀夷經
和難釋經 出生經與和難經小異
羅句喻經
佛降鸒掘魔人民歡喜經
優陀夷坐樹下寂靜調伏經 出阿含
金師精舍尊者病經
難提釋經
浮彌經 出增一阿含經
比丘各言志經 出生經
比丘疾病經
比丘於色厭離經
佛為比丘說三法經
坐禪比丘命過生天經

比丘避女惡名欲自殺經
比丘問佛何故捨世學道經 出出曜經
佛為比丘說極深險難處經
沙曷比丘功德經 見舊錄
深淺學比丘經
栢應相可經
比方世利經
前世三轉經
少多制戒經
欲求說法經
衆生身穢經
信能渡河經
苦陰因事經 出中阿含經
葉喻多少經
異信異欲經
向邪違法經
說法難值經
增壹阿含經 出增一阿含經
積木燒然經 與枯樹經大同小異
邪業自活法經 出生經
恒水流澍經
眼色相繫經
栴檀塗塔經
無始本際經
處中行道經 出雜阿含經
捨諸世務經
往古造行經
有衆生三世作惡經
衆生未然三界經
人民疾疫受三歸經 出阿含
信人者生五種過患經
四大色身生厭離經

以金貢太山贖罪經 世注入經

右一百三十二部合一百四十二卷惠帝世沙門釋法炬出初炬共法立同出立歿後炬又自出多出大部與立所出每相參合廣略異耳僧祐錄全不載既見舊別諸錄依聚結之庶知有據以考正偽焉

文殊師利寶藏經 二卷第二出與安法欽出三卷者小異見竺道祖錄
十善十惡經 見竺道祖晉錄
逝童子經 第二出一長者制經二云制經三名菩薩逝經四逝經五本大同別
善生子經 第三出與竺護竺難提尸迦羅六向拜大同小異見支度及三樹錄

右四部合五卷惠帝永寧年中沙門支法度出總見寶唱錄

度世品經 六卷
如來秘密藏經 二卷一名方廣如來性起微密藏經一直云如來性起經
阿耨達龍王經 二卷
方等陀羅尼經
寶嚴經
五福德經 一直云五福經
明相續解脫地波羅蜜經
弟子學有三輩經 或云三品弟子經

右八部合一十五卷呉別二録並直單注元康年中出不顯譯人詳覽群録未見指的所以別件猶殊失譯

大唐内典録卷第二

大唐内典録卷第三上 修三

唐 沙 門 釋 道 宣 撰

歷代衆經傳譯所從録第一之三

東晉 前秦 後秦

西秦 北凉 一

東晉朝傳譯佛經録第五

序曰經云三界無常有為非久晉氏之基魏室遠條高標誅曹爽而絶其宗設帝策而陳其績及金承土運曆數在躬平蜀而降大呉昇平而曰寬政文既允備武亦戢戈百六奄臻王官失守天下大亂莫匪斯焉于時道俗崩離朝不謀夕寄政江表法隨政興沙門信士於是攸集故就録之東晉録者宣帝曾孫瑯琊武王後恭王謹之子名睿字景文初生之辰内有神光一室盡明白毛生於日角之左眼有精曜睇眄煒如也累官使持節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左丞相懷愍敗後百官分離或走江南或為曜戮長安失據帝幽平陽江東于時忽見五日羣下勸睿宜稱晉王統攝萬機以臨億兆愍帝崩後遂即居尊號建武年因都建業避愍帝諱改為建康先太康二年呉舊將管恭作亂于時建業五振筮曰恭已滅矣然更三十八年揚州當有天子至是果如其言又秦始皇世望氣者云呉金陵山五百年後當出天子始皇忌焉發兵因鑿金陵山斷改稱秣陵冀絶其王自子正至睿五百二十六年有晉金行奄君四海金陵之瑞其在於斯時又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永嘉喪亂天下淪覆唯瑯琊西陽汝南頓彭城等五王獲濟江表而睿首基為元帝矣將知受命上感天靈欲跡興圖下資地勢地負其勢始皇鑿之弗亡天降其靈劉曜殲而莫盡自元皇建武元年丁丑創都至恭帝元熙元年己未禪宋其間一百四載華梵道俗二十七人而所出經并舊失譯合二百六十三部五百八十五卷集為東晉一十二王建康録云

東晉帛尸利蜜多羅 三部一十一卷經咒

沙門支道根 三部七卷經

沙門康法邃 一部十卷經

沙門竺曇無蘭一百一十部一百一十二卷經呪戒
沙門支道林七部七卷論指歸
沙門竺僧度一部一卷指歸
沙門康道和一部三卷經
沙門加留陀伽一部一卷經
沙門僧伽提婆五部一百一十七卷經論
沙門毘摩羅叉一部五卷律雜事
沙門曇摩一部二卷律要
沙門佛馱跋陀羅一十五部一百一十五卷經戒論
沙門釋法顯六部二十四卷經戒論傳
沙門祇多蜜二十五部四十六卷經
外國居士竺難提三部三卷經
沙門釋法力一部一卷經
沙門釋嵩公三部三卷經
沙門釋退公一部一卷經
沙門釋法勇一部一卷經
沙門釋慧遠一十四部三十五卷論讚
沙門釋僧敷一部一卷論
沙門釋曇詵二部六卷法論
沙門釋道祖四部四卷目錄

沙門支敏度一部一卷都錄
沙門康法暢一部一卷論
沙門竺法濟一部一卷傳
沙門釋曇徵二部一卷論指歸
諸失譯經五十三部五十六卷經呪

東晉灌頂經九卷見雜錄
大孔雀王神呪經一卷見道祖及三藏記
孔雀王雜神呪經一卷見道祖及三藏記俱譯未盡

右三部合一十一卷元帝世西域沙門帛尸梨蜜多羅晉言吉友國王之子當承世位以國讓弟暗執太伯悟心內啓遂為沙門天姿高朗風神俊邁直爾對之便已卓然出於物表況其聰辯言晤者乎丞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為吾之徒也由是顯名導嘗謂蜜曰外國有君一人而已耳蜜笑而曰若使貧道如檀越為今日豈得歷遊至此時人以為佳對善持呪術所向皆驗盛行建康時人呼為高座法師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唄傳響迄今

方等法華經五卷咸康元年譯
阿閦佛剎諸菩薩學成品經二卷太康年出第二譯與支讖譯大同小異

右二部合七卷成帝世沙門支道根出
並見竺道祖晉世雜錄

譬喻經十卷舊錄云出譬喻經

右一部合十卷成帝世沙門康法邃類集眾經撰出此部事甚要好

即色遊玄論　辯三乘論
釋朦論　聖不辯知論
本業經序　本起四諦序
道行指歸

右七部合七卷哀帝世沙門支遁撰遁字道林幼而才拔善談名理謝安王洽劉惔殷浩許詢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遐袁彥伯等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每以山居為得性之所頻被勅召後出帝京郗超與親友書云道林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者一

人而已餘如傳述有集十卷盛行於世
毗曇指歸一卷
右一卷哀帝世沙門竺僧度撰餘如高
僧傳
義足經二卷見吳錄亦云異出
二百六十戒三部合異二卷太元六年六月二十日於謝鎮西寺合僧詳重校見舊唱二錄
三十七品經一卷太元二十年譯道安云出律經後剗一卷
賢劫千佛名經上二經見祐錄
八師經　玉耶經或云玉耶女經
荷鵰阿那含經舊錄何鵰或作呵字
戒德經或云戒德香經　七夢經舊錄阿難七夢經
水沫所漂經　比丘聽經
治禪法經　蛇行法經出阿含
暴象經　群羊千頭經
拘薩國烏王經或有羅字出生經
夫婦經出生經　犢牛經或作子
野鷄經出生經　驢駝經
蠱狐烏經或作烏出生經　孔雀經出生經
五苦經或淨除罪蓋娛樂佛經或五道章句經或五苦章句經凡四名

十善十惡經第二譯吳錄云異出
自愛經或自愛不自愛經見舊錄　阿難念彌經或作離字
國王不犁先尼十夢經
摩天國王經出六度集
彌蓮經見舊錄或彌蘭或彌蓮出六度集
梵志頞波羅延問種尊經
寂志果經
羅婆鳥為鷹所捉經此言牛雄
大魚事經　見水世界經出大集
新歲經　佛見梵天頂經
鼈獼猴經出生經　赤觜烏喻經
無吾我經　戒相應經
阿耨風經此言依次　阿難多洹羅云母經
阿育王供養道場樹經
捺蓮華王經或捺蓮華王上佛授決號妙華經
四天王案行世間經　帝釋慈心戰勝經
三十三天園觀經出增一阿含
比丘問佛釋提桓因因緣經出雜阿含
天於修羅欲鬭戰經　天帝受戒經
釋提桓因詣目連放光經

梵天策數經舊錄云誰天事經
諸天地經異本出
比丘浴遇天子放光經
諸天問如來警戒不可思議經出大集經
天神禁寶經一卷出義足經　罪業報應經
救護身命經　集修士行經
勸行有果經出雜阿含　禪思滿足經出阿含第二譯
忠心正行經出六度集或忠心經舊錄大忠心經小忠心經
見正經
四大泥犁經別錄載三藏記云失譯無大字
佛為比丘說大熱地獄經
地獄眾生相害經
十法成就惡業入地獄經
眾生頂有鐵磨盛火熾然經出雜阿含
見一眾生舉體糞穢塗身經出雜阿含
鐵城泥犁經　泥犁經或中阿含泥犁經
目連見大身眾生然鐵纏身經出雜阿含
比丘成就五法入地獄經出阿含
學人意亂經　洴沙王五願經
般泥洹時大迦葉赴佛經或云摩訶迦葉

五眼文經　弟子命過經
孔雀王呪經支出者異前吉
龍王結願五龍神呪經
摩尼羅亶神呪經　龍王呪水浴經
大神將軍呪經　伊洹法願神呪經
大龍王神呪經
摩尼羅亶神呪案摩經藥呪經
大神母結誓呪經　呪毒經
持句神呪經　麻油術呪經
檀持羅麻油術神呪經
七佛所結麻油術呪經
解日厄神呪經　呪水經
𪾋水經　請雨呪經
止雨呪經
幻師跋陀羅神呪經亦云波陀
陀鄰鉢呪經　呪時氣病經
呪小兒經　呪齒經
呪眼痛經　呪牙痛經
六神名神呪經　幻師阿鄒夷神呪經
醫王惟婁延神呪經或加阿難所問除如上列

十誦比丘戒本太元六年合僧純曇摩持竺僧舒三家本以爲此一卷見寶唱錄
離欲優婆塞優婆夷戒文亦云具行十二戒文
右一百一十部合一百一十二卷孝武
帝世西域沙門竺曇無蘭晉言法正於
揚都謝鎮西寺簡取世要略大部出唯
二經是僧祐錄載自餘雜經並見別錄
雖並有正本既復別行故悉列之示有
所據
益意經三卷
右一部合三卷孝武帝世沙門康道和
太元末譯見竺道祖晉世雜錄朱士行
漢錄云二卷不顯譯人
十二遊經第二出與曇良譯者小異
右一卷孝武帝世外國沙門迦留陀晉
言時水太元十七年譯見竺道祖晉世
雜錄及寶唱錄
中阿含經六十卷隆安元年十一月於東亭寺出至二年六月訖道祖筆受第二譯與曇摩難提出不同見祖錄
增一阿含經五十卷隆安元年正月出是第二譯與難提本小異道祖筆受

卷或三十二三十三無定見道祖寶唱錄
阿毗曇心論四卷太元十六年在廬山爲慧遠出道慈筆受
三法度論二卷太元六年於廬山出別錄云一卷與秦曇摩難提出者小異或云三法度無論字或注經者
教授比丘尼法見別錄亦云在廬山出
右五部合一百一十七卷孝武及安帝
世罽賓國三藏法師瞿曇僧伽提婆晉
言衆天後秦姚世度江先是廬山釋慧
遠翹心妙典聞提婆至止即請入廬岳
出之去華存實今見所傳盖其文也隆
安末年春遊建康晉朝王公風流名士
莫不造席至冬爲衛軍將軍東亭侯王
珣重出中增阿含等集京都名德釋慧
持等四十沙門詳共翻譯來夏方訖其
在江洛前後所出經論百餘萬言皆妙
得深旨
毗尼誦三卷是十誦後善誦
雜問律事二卷衆律要用並見二秦錄
右二部合五卷安帝世罽賓國三藏律
師卑摩羅叉晉言無垢眼姚秦弘始八

年至長安羅什去世乃適壽春止石澗寺律徒雲聚盛闡毗尼先弗若多羅共羅什所譯十誦有五十八卷羅叉後開爲六十一卷改善誦爲毗尼誦故今有兩名後之江陵出律雜事道場慧觀筆受盛行於世相傳迄今

雜問律事兩卷人處不同文亦不異見別錄

右一部合二卷安帝世隆安四年三月二日沙門釋僧導等二十餘德於揚州尚書令王法度精舍請三藏律師曇摩晉言法譯出序具卷首明佛法僧物互相交涉分齊差殊甚要須善防護

華嚴經五十卷義熙十四年於道場寺出至宋初二年方訖或六十卷見竺道祖晉世雜錄

觀佛三昧經八卷一加海字見道祖晉世錄或云宋世出

過去因果經四卷見別錄

新無量壽經二卷永初二年道場寺出見唱錄

達摩多羅禪經二卷一名不淨觀經名修行道地經

大方等如來藏經元熙二年於道場寺出是第二譯見道祖晉錄與法立出者小異

文殊師利發願偈經元熙二年於道場寺出出經後記其歲庚申或無偈字見唱錄

出生無量門持經一名成道降魔得一切智經於廬山譯見竺道祖錄

本業經

新微密持經隆安二年第二出與支謙出小異見祖錄

淨六波羅蜜經

菩薩十住經第三出

僧祇律四十卷義熙十二年十一月共法顯譯見道祖及別錄或三十卷

僧祇大比丘戒本於道場寺譯第二出見寶唱錄

方便心論共法業出見高僧傳

右一十五部合一百一十五卷安帝世北天竺國三藏禪師佛陀跋陀羅晉言覺賢於揚都及廬山二處譯沙門法業慧義慧嚴等詳共筆受高僧傳云賢出泥洹及修行等一十五部凡一百一十七卷依寶唱錄足無量壽及戒本部數雖滿尚少兩卷未詳何經來哲博尋或希續繼冀補遺漏庶滿法流焉余檢別錄云方等泥洹經二卷與顯公共譯疑入顯傳是

大般泥洹經六卷義熙六年於謝司空謝石道場寺出舊錄云覺賢出寶雲筆受是大本前分十卷大衆問品見祖錄或十卷

雜藏經與鬼問目連餓鬼報應目連說地獄餓鬼因緣等四本同體異名別譯見寶唱錄

僧祇尼戒本共覺賢譯第二出與魏曇柯迦羅出小異

雜阿毗曇心論十三卷共覺賢譯第二出與秦僧伽跋澄出者大同

方等泥洹經二卷見竺道祖錄

歷遊天竺記傳

右六部二十四卷平陽沙門釋法顯以安帝隆安三年發趾長安遊歷天竺遠尋靈跡求晉所無衆經律論經涉諸國學梵書語自手抄寫前件梵本從北之南次師子國中有佛齒每年三月彼之國王預前十日莊嚴白象遣一貴重辯說智臣著王衣冡象上擊鼓大聲唱言如來在世四十九年說法度人無量億數衆生緣盡乃般泥洹自爾已來一千四百九十七載世間長昏衆生可愍却後十日佛齒當出無畏精舍可辦香花各來供養時正當晉義熙元年顯還汎海達到揚都於道場寺譯經戒論別傳備委所履歷云計從義熙元年太歲乙

已至開皇十七年歲次丁巳便成一千六百八十一載矣

瓔珞經十二卷或十四卷

維摩詰經四卷第三出

禪經四卷

大智度經四卷已上四部二十四卷見南來新錄

如幻三昧經二卷第二出與漢支讖出般若三昧二卷小異見道祖晉錄

阿術達經一卷已下例單卷

無所希望經

普賢觀經或觀普賢菩薩見道慧錄

無極寶三昧經第一出

五蓋疑結失行經第二出

所欲致患經第二出

如來獨證自誓三昧經第二出

法沒盡經第二出

菩薩齋經第二出

照明三昧經第二出

分衛經

威革長者六向拜經一作威華字

菩薩十住經第二出

摩調王經

指髻經或作指譬

浮光經或乱光經

彌勒所問本願經

十地經

寶女施經

普門品經第二出與法護出者大同見道祖及三藏記

右二十五部合四十六卷西域沙門祇多蜜晉言訶友譯諸錄盡言祇多蜜晉世出譯名多同計不應虛名若非涇洛應是江南未詳何帝一部見僧祐出三藏記已外並彰雜別諸錄所載

大乘方便經二卷元熙二年譯是第三出與法護僧伽陀譯小異與慧上菩薩所問經同本別譯見始興錄

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經第二出見法上錄

威革長者六向拜經晉宋間廣州譯第三出與法護多蜜六向拜同

右三部合四卷外國居士竺難提晉言喜法上錄云晉世譯未詳何帝代唐錄云宋時見始興錄及寶唱錄

無量壽至真等正覺經一名樂佛土樂經一名極樂佛土經

右一經一卷恭帝元熙元年二月外國沙門竺法力譯是第六出與支謙康僧鎧白延竺法護鳩摩羅什等所出本大同文名少異見釋正度錄

迦葉結集戒經

萍沙王五願經一名弗沙王經

日難經即是越難經後說事小異

右三部三卷群錄並云晉末不知何年沙門釋嵩公出或云高公見趙錄及始興錄載

迦葉禁戒經一名摩訶比丘經一名真偽沙門經

右一經一卷晉末未詳何帝云沙門釋退公出見始興錄

佛開解梵志颰經

右一經一卷晉末未詳何帝云沙門釋法勇出見趙錄

大智論要略二十卷亦云釋論要鈔

問大乘中深義十八科合三卷并羅什答

妙法蓮華經序

阿毗曇心序

修行方便禪經序

三法度序

法性論

明報應論

釋三報論

辯心識論

不敬王者論

沙門袒服論

大智論序秦主姚興遣請述

佛影讚

右十四部合三十五卷孝武及安帝世

廬山沙門釋慧遠述製遠鴈門人姓賈氏年二十一遇釋道安以爲真吾師也聽安講波若經乃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便投簪落髮即以網維大法特爲己任聞羅什入關便致書通好曰釋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問仁者曩日殊域越自外境于時音譯未交聞風而悅頃承懷寶來遊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途增其勞佇夫栴檀移植則異物同薰摩尼吐曜則衆珍自積且滿願不專美於絕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蹤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座爲著之什答曰鳩摩羅耆婆和南既未言面又文詞殊隔導心之路不通得意之緣圯絕傳譯來說粗述風德比如何必備聞一途可以敵百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勗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財有五備福戒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凝滯仁者備之矣所以寄言通好因譯傳心豈其能盡粗酬來意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如來意但人不稱物以爲愧耳今往常所用鍮石雙口澡罐可以備法物數也并遣偈一章曰既已捨染樂心得善攝不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不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重答以報偈一章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惑想更相示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來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餘爲什欽重姚主致書桓玄雅歎靈運崇服文多如傳遠有詩書等集十卷五十餘篇見重於世

神無形論

右論一卷元帝世揚都瓦官寺沙門竺僧敷撰于時異學之徒咸謂心神有形但妙於萬物耳隨其能言更相摧壓邪正莫辯取捨靡從僧敷緣玆故著斯論其論略云有形便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既無盡故知無形時伏辯之徒見理愜服

維摩詰子注經五卷　窮通論一卷

右二部六卷廬山東林寺沙門釋曇詵撰詵即慧遠弟子甚有才學

魏世録目　吳世録目

晉世雜録　河西録目

右四録經目合四卷廬山東林寺遠公弟子釋道流創撰未就而卒同學竺道祖成之行世

經論都録

右録一卷成帝世豫章山沙門支敏度總校群經合古今目撰此都録

人物始義論

右論成帝世沙門康法暢作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盡日餘如傳

高逸沙門傳

右傳孝武帝世剡東仰山沙門竺法濟撰

立本論九篇　六識指歸十二首

右二卷孝武帝世荆州上明寺沙門釋曇徽作本安公弟子圖形禮拜諱利為業故江陵士女咸西向致敬印手菩薩云

遺教三昧經二卷或遺教三昧法律經

未曾有因緣經二卷或未曾有經

阿那含經一卷　那先經二卷或三卷

觀無量壽佛經

三世三千佛名經一卷餘例

千佛因緣經　五十三佛名經

八部佛名經　十方佛名經

賢劫千佛名經唯有佛名與曇無蘭所出四諦經千佛名異

稱揚百七十佛名經或直云百七十佛名

南方佛名經　滅罪得福佛名經

比丘諸禁律經或無經字

摩訶僧祇律比丘要集或云僧祇部隨用要集法

優波離問佛經　沙彌威儀一卷

比丘尼十戒經　受十善戒法

沙彌尼戒經　賢者五福經

賢者五戒經或云賢者威儀經

優婆塞五戒經　優婆塞威儀經

波若得經　觀世樓炭經

本行六波羅蜜經　定意三昧經

般舟三昧念佛章經

庾伽三磨斯經隋言修行略一名達磨多羅禪法一名磨多羅菩薩撰譯法要集

禪定方便次第法經　禪要呵欲經

七萬三千神王護比丘呪經

十二萬神王護比丘呪經

三歸五戒帶佩護身呪經

百結神王護身呪經

宮宅神王守鎮左右呪經

塚墓因緣四方神呪經

伏魔封印大神呪經　摩尼羅亶大神呪經

召五方龍王攝疫毒神呪經自七萬三千神王已下至此並有灌頂字今總為大灌頂經

梵天神策經　普廣經

七佛所結麻油述呪經出異本

七佛神呪經有結縷法異出本　陀羅尼章句經

摩尼羅亶神王呪按摩經或無王字

五龍呪毒經

齲齒呪經或云呪虫齒或云呪齒經

七佛安宅神呪經　安宅呪

三歸五戒神王名一卷道安法護經目有神呪三卷此神王名既入中即析失譯

右五十三經合五十七卷並是僧祐三藏集記新錄失譯見有經本者八百四十六部合八百九十五卷已外散入諸代世錄所餘附此為晉下失源

大唐內典錄卷第三上

大唐内典録卷第三下 修四

唐沙門釋道宣撰

前後二秦傳譯佛經録第六

自晉氏失御天下分崩匈奴焚洛伊瀍涇渭非曰帝京夫子有云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其在斯乎然則天無二日有道則可君人十六國中二秦爲霸得矣符氏富有八州意在兼并區宇姚主情存三寶志在弘護法城故使萬里追風異人間出翻傳大部盛集于今是則棟榦由玆增隆匡救不爽高稱言前秦符氏録者其先蒲健本氏武都人也因二趙亂據有關西子孫乘機繼立稱帝號秦都長安至第三主諱堅字永固生有神光從天屬地銘見其背曰草付臣遂改蒲爲符氏堅立後十有六年時太史奏有德星見外國分野當有聖人輔中國得之者王堅乃使將呂光求龜玆國鳩摩羅什又使將符丕攻取襄陽彌天釋道安并習鑿齒等堅既獲之欣然謂僕射權翼曰朕不以珠玉爲珍但用賢哲爲寶今以十萬之師攻襄陽獲一人有半翼曰誰堅曰安公一人鑿齒半也每與安同輦言及東征安極諫曰東南土下氣厲非曰中華且舜禹遊而不返秦皇適而不歸今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下之土未敢聞也餘云云不載自爾詢安政術兼敷釋典征西得什而堅已沒六主四十四年依甲子推符健皇始元年當晉穆帝永和六年庚戌之歲至堅建元二十一年當晉孝武太元十年乙酉之歲華梵道俗凡八人所出戒論集志解傳四十部合二百三十九卷結爲前秦之録

符秦沙門曇摩持 二部二卷戒本壇文

沙門釋慧常 一部一卷戒本

沙門曇摩蜱 一部五卷經

沙門鳩摩羅弗提 一部一卷經

沙門曇摩難提 五部一百一十四卷經集論

沙門僧伽跋澄 三部二十七卷經

沙門僧伽提婆 三部六十卷阿毗曇

沙門釋道安 二十四部二十八卷注解志録

十誦比丘戒本

教授比丘尼二歲壇文 僧純於龜玆國得來佛念執文譯語共慧詳

右二部合二卷晉簡文世西域三藏律師曇摩持秦言法慧共竺佛念等於長安譯慧詳筆受 筆受見寶唱録

比丘尼大戒本

右一卷晉簡文帝世律師釋慧常共曇摩持竺佛念等於長安譯録乃不載所出部名計應多是十誦戒本

摩訶鉢羅般若波羅蜜經 建元十八年釋戓七卷見僧叡三秦録

右一經五卷晉孝武帝世天竺三藏沙門曇摩蜱秦言法愛執大品梵本竺佛念譯爲秦文亦云長安品從所出處爲名是外國經鈔

四阿含暮鈔經 建元十四年出之

右一經二卷晉孝武世西域三藏沙門鳩摩羅佛提秦言童覺於鄴寺譯佛提執梵本竺佛念佛護等譯爲秦文沙門僧導曇究僧叡等筆受

中阿含經 五十九卷建元二十年出是第一譯竺佛念筆受見竺道祖晉世雜

錄

增一阿含經五十卷建元二十年四月一日爲秦武威太守趙棠出第一譯曇嵩佛念筆受見僧叡二秦錄祐唱錄錄並載

阿育太子懷目因緣經亦云王子法益壞目因緣經建初二年六月八日於安定城爲尚書令姚旻出見二秦錄一本無經字此懸入後秦從多所此

僧伽羅剎集二卷佛滅後七百年僧伽羅察造見僧錄

三法度二卷與晉世僧伽提婆出者小異

右五部合一百一十四卷晉孝武帝世兜佉勒國三藏法師曇摩難提秦言法喜以建元初至長安誦四阿含梵本口授竺佛念寫爲梵文到二十年爲符主譯作五十九卷時屬慕容冲及姚萇反亂關中危阻未遑委悉難提西出不知所之弘法也多艱遇緣也勤就可重可悲

婆須蜜經十卷建元二十年出或云是集論

阿毗曇毗婆沙十四卷建元十九年出或十一卷

僧伽羅剎集經三卷建元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出

右三部合二十七卷晉孝武帝世罽賓三藏法師僧伽跋澄秦言衆現誦婆羅門梵本甚熟利難提先錄爲梵文佛圖羅剎傳譯沙門慧嵩智敏秘書郎趙文業等受爲秦文

阿毗曇八犍度三十卷建元十九年出亦名迦旃延阿毗曇竺佛念傳沙門慧力僧茂等筆受佛滅後三百餘年迦旃延阿羅漢造或二十卷

阿毗曇心十六卷建元末於洛陽出見僧叡二秦錄

阿毗婆沙阿毗曇一十四卷亦云廣說同洛陽出見二秦錄

右三部六十卷罽賓三藏法師僧伽提婆或云提和此蓋梵之楚夏耳秦言衆天晉簡文帝世符氏建元年中入乎長安宣流法化初僧伽跋澄出婆須蜜及曇摩難提譯中增二含及三法度等時屬戎難譯未詳悉道安去世未及改正後山東清帖提婆乃與道安同學釋法和俱適洛陽四五年間研講前經居華稍久轉洞秦言方知先出多有乖失法和慨難遭之法出而未善乃更屈提婆重譯前經如是少時後姚興法事甚盛法和西歸提婆南度故前後本文有小不同

般若析疑略二卷　大十二門注解二卷
陰持入注解二卷　答法汰難二卷
光讚析中解　光讚抄解
般若析疑准　起盡解
道行集異注　小十二門注解
了本生死注解　密迹持心二經甄解
賢劫諸度無極解　人本欲生注撮解
安般守意解　大道地注解
衆經十法連雜解　義指注解
九十八結連幻通解　三十三相解
三界混然諸雜僞錄　答法將難
西域志　綜理衆經目錄

右二十四件合二十八卷晉孝武帝太元中前秦沙門釋道安撰安本常山扶柳人俗姓衛氏家世英儒早失覆蔭爲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隣嗟異至年十二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爲師之所重執勞作役曾

無怨色篤性精進齋戒無闕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辯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賫經入田因息就覽暮還以經歸師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安答已誦訖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減萬言賫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而大異之後為受具戒恣其遊學晉懷愍世避難西東初遇佛圖澄澄見嗟歎與語終日衆方敬伏後至襄陽大宣佛法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而未通安每至講說惟叙大意轉讀而已安乃窮覽經典鉤深致遠注述前件二十餘部叙致淵富妙盡奧旨條貫既叙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抑習鄱以彌天分梨盡衆答鄱超之遺米有待為繁又以漢魏至晉經來稍多其傳述經人名字弗說後生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目名表其時世詮品新舊撰為經目衆經有據實由有功符主逵承故命苻丕將十萬衆攻取襄陽獲安既返長安住五重寺僧衆數千大弘法化苻主嘗出命安昇輦同載有識者帝曰朕以天下不易而治輦與之榮豈稱其德安諫不聽南征帝不從果敗之安每稱譯梵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也一者梵言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者梵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衆心非文不合二失本也三者梵經委悉至於歎詠丁寧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具繁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梵有義說正似亂詞尋說向語文無以異或一千或一百今並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以合成將更傍及反騰前詞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智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因時時俗有易而刪雅古以適今時一不易也愚智天隔聖人叵階乃欲以千載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書今雖千年而以近意量截彼阿羅漢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豈將不以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涉茲五失經三不易譯梵為秦詎可不慎乎正當以不關異言傳令知會通耳何復嫌於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又云前人出經支讖世高審得梵本難繼者也又羅支越斲鑿之巧者也夫聖賢導達正可勗勵龜鏡以書諸紳永為鑒誡但稱梵為胡言小傷本據竊所未承耳依檢安公

出家之始西晉愍帝建興之末年德王道震乃居東晉孝武太元之晚紀今取注述之時故在斯列

後秦傳譯佛經錄第七

霸主承統隨方利見各有司存正朔接運知之久矣故因時而王事通夷夏符昌前古繼踵相從後秦姚萇西戎羌也因苻堅征亂即而締構仍都雍關改長安為常安登位八年苻堅領鬼兵白日入宮刺其陰出血一石計論怨結難可淪亡可不鏡諸既崩其子興立

弘始三年春有樹連理生於廟庭逍遙一園葱變爲茝咸稱嘉祥應有智人來入國瑞冬什到雍興加禮遇待以國師崇敬甚隆大闡經論震旦宣譯盛在此朝四方沙門雲奔湊集先是長安自前漢廢到符秦與其間三百三十一載曠絕朝市民俗荒蕪雖數伽藍歸信尠寡三千德僧同止一處共受姚秦天王供養世稱大寺非是本名中構一堂權以草苫即於其內及逍遙園二處翻譯法寶遠被瑞驗若茲因立僧官俸侍中秦置兩都錄緝五部僧昭玄之興始自此起魏末周初衢術稍整大寺因爾成四伽藍草堂本名即爲一寺草堂東常住寺常住南京兆王寺京兆後改安定國寺安定國西爲大乘寺邊安定左天街東畔八隅大井舊大寺之東廚供三千僧之甘泉也子孫三主三十二年爲晉所滅始於姚萇初元元年歲在丙戌即晉太元之十一年終於姚泓永和二年太歲丙辰即晉安義熙之十二年也身死建康國入元魏沙門譯傳凡有八人所出經律戒論一百二十四部合五百六十五卷爲後秦姚氏錄云

沙門竺佛念十三部八十六卷經論

沙門曇摩耶舍二部二十一卷阿毗曇

沙門弗若多羅一部五十八卷律

沙門鳩摩羅什九十八部四百二十五卷經論傳

沙門佛馱耶舍四部六十九卷經律戒

沙門釋僧肇四部四卷論

沙門釋僧叡一部一卷錄目

沙門釋道恒一部一卷論

出曜經一十九卷建元十年出見二秦錄及高僧傳寶唱錄或云論

善薩瓔珞經十四卷建元十二年七月出見二秦錄及高僧傳或十二卷

十住斷結經一十二卷第二出與漢法蘭出八卷小異見二秦錄高僧傳或十卷

鼻奈耶律一十卷或云戒因緣經沙門曇景筆受見釋道安經序

十地斷結經一十卷第二出

菩薩處胎經五卷亦直云胎經見秦錄高僧傳

大方等無相經五卷或四卷亦云大雲經

持人菩薩經三卷　善薩普敬經三卷

瓔珞本業經二卷　中陰經二卷見二秦錄高僧傳

王子法益壞目因緣經第二出與曇摩難提譯者小異或云阿育王息壞目因緣經

十誦比丘尼戒所出本末僧純於拘夾國得本佛念譯文頌後竺法汰刪改正見唱錄

右一十三部合八十六卷晉孝武帝世涼州沙門竺佛念識朗通敏少好遊方家世西河洞華梵語前秦符氏建元年初來入長安時秘書郎趙正請僧伽跋澄及曇摩難提等出衆經論當世名僧莫能傳譯衆咸推念二含文顯念之譯功自漢末來安高支謙之後莫踰於念故符姚二代爲譯人之宗關內名僧咸共嘉尚其後自出所件如前高僧傳中唯載五部其外八部彰別雜錄故備列之

舍利弗阿毗曇三十卷或二十卷祐云毗婆沙出長房錄撿傳乃是耶舍故改正之見寶唱錄

差摩經一卷晉隆安年達廣州在白沙寺爲清信女張普明出此應入晉世隨人附秦

右二部合三十一卷晉安帝世罽賓三藏法師曇摩耶舍秦言法稱耶舍是名

稱而高僧傳乃云法明從聲為字於理
小僻義熙中入長安共天竺沙門曇摩
掘多秦言法藏以弘始九年初為姚興
書出梵文至十六年秋譯訖秦太子泓
親管理味沙門釋道標制序

十誦律五十八卷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於中寺出見二秦録

右晉安帝世罽賓三藏律師弗若多羅
秦言功德華以戒節見稱歷遊行化羅
既至止姚興即召常安名德六百餘僧
延請多羅誦於中寺誦出十誦梵本羅
什度為秦文三分獲二未竟而多羅卒
衆咸痛惜什後又共曇摩流支秦言法
希續譯都訖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三十卷或四十卷舊二十七卷僧叡二秦録云姚執舊本什執梵文念傳叡筆弁制序故知先譯今第二出

大方等大集經三十卷第二出與支讖出二十七卷小異見李廓録今别録及二秦録並題新字知舊明矣今六十卷

放光般若波羅蜜經二十卷第二出見别録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十卷弘始十年重出或七卷叡筆見二秦録與七卷菩提經同本别名異出叡制序

華首經一十卷一名攝善根經弘始八年出見二秦録

檢諸罪福經一十卷見别録

妙法蓮華經七卷弘始八年於大寺出叡筆制序第二出與護正法華同本相去垂百年見二秦録

賢劫經十卷弘始四年三月五日出與護譯小異曇恭筆見二秦録一名賢劫三昧經一名賢劫定意經三名

十住經五卷什共佛陀耶舍譯或四卷見二秦録

思益經四卷一云思益梵天所問經弘始四年十月一日逍遥園出第二譯與護出勝思惟經本同異出見二秦録叡制序

大樹緊那羅經四卷第二出與支讖伅真陀羅同本文又廣略

持世經四卷第二出與法護持人菩薩所問經同本小異發見二秦録

維摩結經三卷弘始八年於大寺出第四譯與佛調支謙法護出小異生筆什注叡序見二秦録

佛藏經三卷亦名選擇諸法經或四卷見二秦録弘始七年六月十二日出

菩薩藏經三卷一名富樓那問經一名大悲經或二卷弘始七年出見二秦録

稱揚諸佛功德經三卷弘始七年出見二秦録一名集華經

禪經三卷弘始四年正月五日出見二秦及唱録一名菩薩禪法經與坐禪三昧經同

禪祕要經三卷見别録或無經字

禪法要三卷

阿闍世經二卷見别録

阿蘭若習禪法經二卷見别録或無經字與坐禪三昧經本同異

禪要經二卷一名禪法要解見别録

發菩提心經二卷見李廓録

自在王經二卷弘始九年於尚書令常山公姚顯第出叡筆制序與大集自在品不同長五紙文句出没互多見二秦録

善信摩訶神呪經二卷見李廓録

首楞嚴經二卷第七出與讖謙白延法護蘭公及勇伏定二經等本同别譯又蜀及後出二本合九譯文各異

梵網經二卷弘始八年於草堂寺三千學士最後出此一品梵本一十二卷六十一品譯訖融影等三百人一時受菩薩十戒見經前叙肇筆受

大善權經二卷見李廓録

諸法無行經二卷或一卷見二秦録

無量壽經一卷一名阿彌陀經弘始四年二月八日出第五譯與支謙僧鎧白延法護出兩卷小異見二秦録

彌勒下生經亦云彌勒受決經見二秦録

彌勒成佛經亦云彌勒受決經見二秦録

金剛般若經佛在舍衛國者二秦録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見别録第二出與晉法護出者文小異

菩提經一名文殊師利問菩提經一名伽耶頂經一名菩提無行經

遺教經 一名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
十二因緣觀經
菩薩訶色欲經
雜譬喻經 弘始七年十月出道略集
須摩提菩薩經
文殊悔過經
比丘應法行經 長阿含中祐注入疑錄
無思議光孩童菩薩經 一云不思議光菩薩所說經
大方等頂王經 第二出與法護譯大頂王經同文少異
大金色孔雀王經 在逍遙園并結界場法悉備具
莊嚴菩提心經 第二出與護譯菩提十地同本異出
佛弟子化魔子偈頌經 出大集
太白魔王堅信經 出大集
開化魔經
魔業經
過魔法界經 出大集
佛問阿須輪大海有減經 出長阿含
魔王變身經
東方善華世界佛座震動經
陀羅尼法門六種動經
佛跡見千輻輪相經
佛齋化出菩薩經
往古生弘佛國願行法典經
佛聲欬徹十方經 出大集

過去無邊光淨佛土經
無量樂佛土經
佛變時會身經
王后為蟯娘經
佛心總持經 與生經所出心總持少異
獼猴與婢共戲致變經
水牛王經 出生經
雀王經 出六度集
兔王經 出生經
菩薩身為鴿王經 出六度集
牧牛經
佛昔為鹿王經
虛空藏菩薩問持經
得幾功德經
觀世音經 出新妙法蓮經
彌勒菩薩本願待時成佛經 已上三十二經並見別錄云什重譯
觀普賢菩薩經
燈指因緣經
觀佛三昧經
睒本起經 亦直云睒經
寶網經
樂瓔珞莊嚴經
請觀世音經 已上七經見李廓錄云什譯
思惟要略法經 或無經字
持地經
菩薩戒本
十誦比丘戒本 第二出與曇摩持出者小異

大智度論 一百卷龍樹造弘始六年五月逍遙園出叡筆制序見二秦錄什云具翻千卷秦人識弱略之十分存一
般若經論集 二十卷見吳錄
十住毗婆沙 一十二卷龍樹菩薩造
成實論 二十卷或十六卷弘始八年出曇略筆見二秦錄佛滅後八百餘年訶梨跋摩造叡製序
大莊嚴論 一十卷馬鳴菩薩造
十住論 一十卷龍樹造弘始年譯未訖卷末似六度集經見二秦錄
中論 八卷或四卷龍樹造弘始年出見二秦叡序錄
百論 二卷提婆菩薩造弘始六年出見二秦錄
十二門論 龍樹造見寶唱錄叡公序
馬鳴菩薩傳
龍樹菩薩傳
提婆菩薩傳
實相論 什自著

右九十八部合四百二十五卷晉安帝世天竺國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婆秦言童壽弘始三年冬到常安秦主姚興厚加禮遇乃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別館安置勑令僧䂮集諸沙門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出大品使什持梵本興自執舊經以相讎校新文異舊義悉圓通衆

心愜伏故二秦錄稱什所定者為新大品即知有舊明矣諸此例有二十餘部並標新部字在於題首後人年遠多省新字今並悉無然後秦之世大盛宣譯畢萬乘之心尊三寶之教與既虛襟崇仰佛法恒於大寺草堂之中供三千僧與什參定新舊諸經莫不精究洞其深旨時有僧叡法師甚為興知什所譯經叡並參正昔竺法護出正法華受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至言曰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叡應聲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乎什大喜曰實然故相開發皆此類也什又為著實相論及注維摩什雅好大乘志存敷演嘗歎曰吾操筆著摩訶衍阿毗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以秦地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嘗聽秦僧道融講新法華乃歎曰佛法之興融其人也俄伏師子國婆羅門事在別傳云

長阿含經二十二卷弘始十五年出佛念筆見二秦錄

虛空藏經部後反罽賓得此經寄與涼部諸僧見道慧宋齊錄

曇無德律四十五卷秦言法藏此見人名即四分律主令六十卷

曇無德戒本上二律戒見晉世雜錄

右四部合六十九卷晉安帝世罽賓三藏法師佛馱耶舍秦言覺明家世外道不信奉佛沙門從乞父怒打之父因遂攣問巫坐犯賢聖乃請所打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剃落為其弟子至年十五日誦經得二三萬言有羅漢乞食供之年十九諷誦大小乘經數百萬言頗以簡傲年及進戒莫為臨壇乃從舅學五明世術至二十七方受具戒恒以讀誦披尋為務昏曉勤劬手不釋卷每思惟義尚不覺虛過良時其精專例此後與羅什於沙勒國相見什待以師禮什便前至常安耶舍後來姑臧什令興請別立新省逍遙園四事供養並無所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舍為人赤髭善毗婆沙人因號之既奉什師為大毗婆沙四事滿三間屋不以關心興為貨造寺先常誦四分律疑其遺謬乃試誦差籍藥方可五萬言二日覆之不誤一字衆咸揖服弘始十二年譯四分等十五年解座興施耶舍萬疋悉不受沙門道含竺佛念二人筆受各施千疋已外名德五百沙門皆重䞋施後還西域不知所終

般若無知論　　不真空論

物不遷論　　涅槃無名論

右四部四卷晉安帝世京兆沙門釋僧肇作其行狀精理具如本傳

一秦衆經錄目

右沙門釋僧叡撰叡魏郡人少出家年二十二博通經論聽僧朗法師講放光屢有譏難朗謂其師僧賢曰叡比格難吾累思不能通可謂賢弟子也後與羅什相遇參預翻譯又為姚萇所重與又賞歎什後出成實命叡講之文迂義伏者皆釋滯懸會什歎曰吾傳譯值子真無恨矣後常以西方為任臨終合掌

瑞光出云

釋駁論

右沙門道恒撰恒京兆人年九歲爲隱士張忠嗟曰此小兒有出人之相俗有輔政之功道有光顯佛法恒少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手自畫繢供奉二十遊刃佛理學該內外遇羅什譯經並助詳定有同學道標雅有才力姚興以恒標二人有經國之量下書逼令罷道云云恒標答詔云云興又致書於什䂮什䂮又答之云云興後頻復下書關境救免乃歎曰古人有言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遂緬迹人外故著論以百行箴云

西秦乞伏氏傳譯佛經錄第八

若夫乘時拯俗開化利生有國之歸宗華夷所同志有乞伏國仁者隴右鮮卑人也代居苑川爲南單于前秦敗後接統創業都於子城號爲西秦尊事沙門時聖堅大德行化達彼國仁崇敬恩遇其禮彌隆即播釋風因事陳譯相承五主四十四年爲夏赫連所滅矣又爲魏所吞一云仁弟乞伏乾歸稱王建號南涼太初元年當晉孝武太元十三年戊子之歲至太初十二年降於李暠經於九年乾歸又立稱元更始至慕末立二年當宋元嘉七年爲夏勃所擒其實合三十七年矣今總會之所出經及失譯等如別所顯不繁標列

方等王虛空藏經（八卷又云虛空藏所問經或五卷第二出與法賢譯羅摩伽同本見晉雜錄出大集）

演道俗業經（第二出與支謙出小異後例一卷）

孛經（第二出與吳支謙異譯）

太子須大拏經（於江陵辛寺出庚與筆見始興寶唱錄應入晉世隨人附秦）

睒子經（一孝睒經一菩薩睒經一佛說睒經一睒本經一孝子隱經凡六名第一出與羅什譯者小異見始興錄）

無垢際持法門經（一名無際經見始興錄一上金光首女所問經）

除恐災患經（第二出與魏世白延出小異見始興寶唱二錄）

婦人遇辜經（見始興錄）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一名阿難分別經一分別經與弟子優多耆域世經同本見始興錄上九錄法上錄云出別錄）

菩薩所生地經（一摩竭所問經見趙錄未知前後趙逐人附西秦見始興錄）

賢首經（一名賢首夫人經見始興錄）

童迦葉解難經（第二出與什譯迦葉維同庚奘筆見始興王宗寶唱支敏度四錄同載）

灌佛經（與別譯摩訶刹頭經大同小異見始興錄）

七女本經（第二出與支謙出大同小異亦名女本心明經）

羅伽摩經（三卷入法界品見唐錄）

右一十五經合二十四卷晉孝武世沙門聖堅於河南國爲乞伏乾歸譯或云堅公或云法堅未詳孰是故備列之依檢群錄一經江陵出一經見趙錄十經見始興錄始興即南錄或竺道祖晉世雜錄或支敏度都錄或王宗或寶唱勘諸錄名人似遊涉諸處隨處出經既摘無停所弗知附見何代世錄爲正今依上總注入乞伏西秦世錄云

梵本經（四卷似是長安中出）　　薩和薩王經

阿多三昧經（或作阿陀）　　陀賢王經

颰陀悔過經　　沙彌羅經

方等決經　　比丘二事經

右八部合一十一卷並是沙門僧祐出三藏集錄釋道安所記關中異經今還附入三秦之錄總為失譯時代處云

北涼沮渠氏傳譯佛經錄第九

序曰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也代為北匈奴左大沮渠即官為氏因藉前涼跂業所基至晉安帝隆安五年歲在辛丑自號北涼改元承乹至十二年從於姑臧改元玄始遇曇無讖法師翻譯大部弘肩佛教即宋武之初也初遜奉讖欽重難倫元魏聞讖道術將延東謁遜懼讖為魏設計或反西圖執固不許識知遜情便辭西出求經又知業期將及詐為行調累以終事既爾果行遜忿之令刺客於路害讖古人謗曰知識相逢不吉則凶斯言可錄於後遜行虐已心愧其事白日見鬼以劒刺之遂崩二主四十二年為魏所滅凡譯經道俗九人所出一十三部二百六十八卷并失譯經為北涼之錄

沮渠北涼沙門釋道龔二部一十二卷

沙門釋法衆一部四卷經

沙門僧伽陀一部二卷經

沙門曇無讖二十四部一百五十一卷經或榧文

安陽侯沮渠京聲一部二卷禪法

沙門佛陀跋陀一部六十卷論

沙門釋智猛一部二十卷經

沙門釋曇覺一部一十五卷

沙門釋道泰一部二卷論

諸失譯經五部一十七卷經佛名

悲華經十卷見古錄似是先譯龔更刪改

寶梁經二卷見竺道祖河西錄

右二部合一十二卷晉安帝世沙門釋道龔於張掖為河西王沮渠氏出

大方等檀持陀羅尼經四卷亦云方等陀羅尼經

右晉安帝世高昌郡沙門釋法衆於張掖為河西王沮渠氏譯見竺道祖晉世雜錄

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二卷第二出與法護譯善權方便經同見始興錄一名大善權經一名大乘方便經一名慧上菩薩經凡五名本並同

右晉安帝世西域沙門僧伽陀涼言饒善於張掖為河西王沮渠氏出見法上錄

大般涅槃經四十卷玄始三年於姑臧出至十年訖此經凡三萬五千偈於涼減百萬言今尚萬餘偈三分始一見道祖涼錄

大方等大集經三十一卷第三出與漢識出二十七卷什出三十卷廣略小殊或二十九或三十二由初未勘定即抄寫致本不同今翻驗矣見道祖錄

悲華經十卷第二出見道祖河西錄又古錄載此道龔已出雖歲年不同等是涼世出疑前譯未善故有兩分異似弃翻實

菩薩地持經十卷或稱論亦八卷見道祖河西錄

優婆塞戒經十卷承玄元年二月二十三日涼城內出道俗五百餘人同聽沙門道泰筆受六卷大小不定

菩薩戒經八卷

方等大雲經六卷一方等大雲無想一大雲無想一大雲密藏於涼內苑寺出見叡二秦錄及李廓吳錄又載

虛空藏菩薩經五卷第二出與西秦聖堅譯方等王虛空藏經同出大集

佛本行經五卷第二出

金光明經四卷第一出十八品見道祖河西錄

海龍王經四卷玄始七年出第二譯與法護出同本見道祖河西錄

楞伽經四卷
信善經二卷或云善信女經祐云疑
無爲道經二卷世注爲疑
勝鬘經一一云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經
羅摩伽經一卷第二出與魏世安法賢出者三卷廣略異
須真天子經見吳錄又云什出似再錄
居士請僧福田經見別錄祐云疑
文陀竭王經　功德寶光菩薩經
腹中女聽經一名不莊校女　決定罪福經世注爲疑
菩薩戒本第二出
菩薩戒壇文一云優婆塞壇文見唱錄

右二十四部合一百五十一卷晉安帝世中天竺國三藏法師曇摩讖或云無識涼言法豐齎大涅槃前分十卷并菩薩戒等到姑臧止於傳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夜有人牽讖墮地驚覺謂盜如此三夕乃聞空中聲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爲枕之讖乃漸悟別安高處果有盜者夜數舉竟不能勝明日讖持不以爲重盜謂聖人悉來拜謝沮渠蒙遜僭據涼土稱河西王聞讖德名呼與相見二面交言禮遇甚厚仍請宣譯涼土英俊沙門慧嵩親承筆受西州道俗將數百人欣覩明能縱橫問難讖釋疑滯清辯若流仍出實坊諸經等六十餘萬言涅槃三分之一前後首尾來往追尋涉歷八年凡經三度譯乃周訖雖四十卷所闕尚多冀弘法王咸令滿足一覩圓教再隆化哉涼譯經竟宋武永初二年

禪法要解二卷

右晉安帝世蒙遜從弟安陽侯京聲爲人博識涉獵書史因讖弘經乃闓意內典奉持五禁守攝六情讀讖譯經即能諷誦西至于闐從天竺三藏禪師佛馱斯那涼言佛將諮問道義斯那天才聰明誦半億偈經明了禪法故西方諸國號爲人中師子安陽從學禪要諸術口誦梵本歸涼翻譯傳亦流行復南度江事在別傳

阿毗曇毗婆沙六十卷

右佛滅度後六百餘年迦旃延羅漢弟子五百人造見寶唱錄宋文帝世西域沙門浮陀跋摩或云佛陀涼言覺鎧於涼域內閑豫宮寺永和五年爲遜子虔譯沙門道泰筆受慧嵩道朗與名德僧三百餘人考正文義再周方訖凡一百軸沙門道挺製序屬魏滅涼經法被焚失四十卷至今應有六十卷是而王宗錄云一百此據本耳今日見行有一百九卷當是近代後人分之

般泥洹經二十卷

右宋帝世雍州沙門釋智猛遊歷西域尋訪異經從天竺國齎梵本來道經王門於涼州譯元嘉十四年流至揚都與法顯同見宋齊錄

賢愚經十五卷

右宋文帝世涼州沙門釋曇覺一云慧覺與僧威德於于闐得此經梵本來當元嘉二十二年於高昌國天安寺譯見宋齊錄

大忍辱經十卷
不退轉經四卷一名不退轉法輪
金剛三昧經　金輪王經
賢劫五百佛名
右五部合一十七卷是沙門僧祐新集釋道安涼土異經今還附入涼世目錄爲失譯源庶知時代顯譯有無卷部少多出之處所
入大乘論二卷堅意菩薩撰
右一部北涼世釋道泰譯見唐舊錄

大唐內典錄卷第三丁

大唐內典錄卷第四上

唐沙門釋道宣撰

歷代衆經傳譯所從錄第一之四

宋朝　前齊　梁朝
後魏　後齊

宋朝傳譯佛經錄第十

佛經創云信爲道原功德之母智是出世解脫之基無信不可以登輕舟無智不可以斷深惑故生死大海浩汗無涯非夫六舟無以超越是以智士信六度爲超生之本故登舟而大濟斯道顯然唯智能克自教關中土三被誅除晩移南服五代弘闡以事揆量則文明之朝信智不言而自顯武猛之國仁慧不可以開壇可不然乎可不然乎然則晉宋兩朝斯文卓越揚扇釋道宗猷可觀今略叙之用顯陳迹宋世錄者劉裕字德輿彭城郡鄉人初生之辰神光照室形長七尺六寸受東晉禪稱宋仍都建康至第三主元嘉年中有上事者云比寺塔修飾過興樂福之徒奢競日甚文帝以問何侍中曰范泰及謝靈運皆稱六經本是濟俗性靈真要會以佛經爲指南此賢達正言實誠有讜若使率土之濱皆純此化則朕垂拱坐致太平尚之對曰中朝以遠難復盡知渡江已來王導周顗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郗超王謐等或號絶群或稱獨步略述數十人靡非英俊清信之士無乏於時慧遠法師云釋氏之化無施不可臣謂此說有契理奥何者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穆傳此風教已徧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故佛圖澄入鄴石虎殺戮減半澠池寶塔放光苻堅椎鋸用息蒙遜反噬無親虐如豺虎末節改悟遂成善人法建道人力兼萬夫幾亂河渭面縛甘死以赴師尼此豈非是內化之被哉時吏部郎羊玄保在坐進曰臣竊恐秦趙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將無取於此也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

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吴爲心志在吞噬亦無取於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哉帝大悦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帝使中書陸澄撰續法論百有餘卷讃述佛理有弘裕焉唯此而談可謂至矣法由人顯佛囑帝王自是宋朝釋教隆盛名僧智士鬱若稻麻寶刹金輪森如竹葦相承八主五十九年其諸譯人華梵道俗二十有四人合出修多羅毗尼戒本羯磨優波提舍阿毗曇論傳録等凡二百一十部四百九十六卷結爲宋代建康録云

宋朝沙門佛馱什三部三十六卷律戒羯磨

沙門釋智嚴十四部二十六卷經

沙門釋寶雲四部十五卷經

沙門釋慧嚴一部三十六卷經

沙門伊葉波羅一部十卷論

沙門求那跋摩七部三十八卷經論

沙門僧伽跋摩五部二十七卷論集

沙門求那跋陀羅七十八部二百六十一卷經集

沙門曇摩蜜多一十部十三卷經

沙門畺良耶舍二部三卷經

沙門曇無竭二部六卷經

安陽侯沮渠京聲三十五部三十六卷經

沙門功德直二部七卷經

沙門釋慧簡二十五部二十五卷經

沙門釋僧璩一部二卷戒法

沙門釋法穎三部二卷戒法

沙門竺法眷六部二十九卷經

沙門釋翔公一部二卷經

沙門釋道嚴二部三卷經

沙門釋勇公四部四卷經

沙門釋法海二部二卷經

沙門釋先公一部一卷經

沙門釋道儼一部二卷論

沙門竺道生七部七卷論

彌沙塞律三十四卷見道整宋齊録別録云二十四卷恐誤

彌沙塞戒本一卷見竺道祖録

彌沙塞羯磨見竺道祖録

右三部合三十六卷廢帝滎陽王世罽賓三藏毗尼師佛馱什宋言覺壽少受業於彌沙塞部專精律品兼達禪要壽以景平元年七月到於揚都先是法顯於師子國得彌沙塞梵本來未及翻譯而顯遷化京邑諸僧聞佛馱什既善此學於是衆議請令出之即以其年冬十一月集龍光寺譯爲三十四卷什執梵文于闐沙門智勝傳語龍光寺沙門竺道生東安寺沙門慧嚴等更互筆受叅正文理儀同侍中瑯瑘王練爲檀越至三年十二月方訖仍於大部抄出戒心并羯磨等文並行於世

普曜經八卷第三譯與蜀山竺法護出本同文異見宋齊録及祐故傳記或六卷四卷

無盡意菩薩經六卷亦云阿差末經見李廓録

生經五卷見別録

廣博嚴淨經四卷元嘉四年出一廣博嚴淨不退轉經一不退轉法輪與阿惟越致遮經同本文別

菩薩瓔珞本業經二卷

毗羅三昧經二卷明居士入定事見東録祐云疑

阿那含經二卷

四天王經

善德婆羅門問提婆達多經
一音顯正法經 或一音演王法經
調伏衆生業經　善德優婆塞經
法華三昧經　淨度三昧經
右一十四部合三十六卷文帝元嘉四年涼州沙門釋智嚴弱冠出家遊方博學遂於西域遇得前經梵本賫至揚都於枳園寺共寶雲出嚴之神德備高僧傳不復妄載
付法藏經 六卷見李廓録
佛所行讚經 五卷於六合山寺出見寶唱録一云佛本行七卷或云傳馬鳴撰見別録
新無量壽經 二卷於道場寺出是第七譯與支謙僧鎧白延法護羅什法力出不同見道慧宋齊録及高僧傳
淨度三昧經 二卷法顯賫來見道祖雜録
右四部一十五卷文帝世涼州沙門寶雲少歷西方善梵書語天竺諸國字音訓釋悉皆備解後還復至江左晩出諸經多雲刊定華梵兼通言音允正衆咸信服初時關中有竺佛念善於宣譯符姚二代獨擅其名領會真文最爲稱首其江左翻傳譯梵爲宋莫踰於雲初與智嚴恒共同出嚴既遷化雲後獨宣故不多載
大般涅槃經 三十六卷見寶唱録及高僧傳
右元曇無讖晉末於姑臧爲北涼沮渠氏譯本有四十卷語小朴質不甚流靡宋文帝世元嘉年初達于建康時豫州沙門范慧嚴清河沙門崔慧觀共陳郡處士謝靈運等以讖涅槃品數踈簡初學之者難以措懷乃依舊泥洹經加之品目文有過質頗亦改治結爲三十六卷餘感神徵應廣如高僧傳云
雜阿毘曇心 十一卷
右文帝世外國沙門伊葉波羅宋言自在於彭城爲北徐州刺史王仲德譯至擇品緣礙遂輟
菩薩善戒經 二十卷於祇桓寺第二出與支讖翻八卷小異見祖録及高僧傳後弟子定林寺更出三品成三十卷
雜阿毘曇心 十三卷初伊葉波羅出至擇品傳及續譯都訖見高僧傳
四分尼羯磨 元嘉八年祇桓寺出第二譯與魏曇帝所出同見高僧傳別録及寶唱録
優婆塞五戒略論 元嘉八年祇桓寺出亦云五戒相亦云五戒略論見高僧傳及唱録
善信二十二戒 亦云離欲優婆塞優婆夷具行二十二戒亦三歸優婆塞戒見高僧傳
沙彌威儀　經律分異記
右七部合三十八卷罽賓國三藏法師求那跋摩宋言功德鎧元嘉年來達于建業文帝引見勞問慇懃因問持齋不殺迫以身殉物不獲從志摩答以帝王匹夫所修各異帝乃撫几歎之事在高僧傳乃勑住祇桓供給隆厚譯前經論或有布花座下采更鮮榮摩後終於祇桓預作遺偈三十六行云證二果其文廣如傳
雜阿毘曇毘婆沙 十四卷元嘉十年於長干寺出第二譯與前本小異
摩德勒伽毘尼 十卷一云薩婆多毘尼元嘉十二年於秣陵平樂寺出見道慧宋齊録
大勇菩薩分別業報集 一云略者見晉録

龍樹菩薩勸發諸王要偈一云求那跋摩出見唐錄
請聖僧浴文並見高僧傳及別錄
右五部合二十七卷文帝世天竺三藏法師僧伽跋摩宋言衆鎧元嘉十年屆自建業善律藏明雜心彭城王劉義康崇其戒範請以爲師名重京邑道場慧觀以跋摩妙解雜心諷誦通利先三藏等雖復譯出未及繕寫更重請翻寶雲傳語觀自筆受一周乃訖其後相續出摩德伽等

雜阿含經五十卷瓦官寺譯法顯賷持來見道慧宋齊錄
衆事分阿毗曇十二卷共菩提耶舍譯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元嘉二十年道場寺譯慧觀筆受見道慧僧祐法上等錄
央掘魔羅經四卷道場寺出見道慧宋齊錄及祐上別錄等
過去現在因果經四卷荊州辛寺第二出與漢竺大力吳支謙出本起瑞應等同小異見始與祐廓等錄
釋六十二見經四卷見別錄祐云一卷
大方廣寶篋經三卷見李廓錄
現在佛名經三卷元嘉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荊州爲南譙王劉義宣出

菩薩行方便神通變化經三卷見李廓錄亦名華數現在佛名見始興錄及高僧傳
淨度三昧經三卷見李廓錄
相續解脫了義經二卷東安寺出見道慧僧祐李廓法上等四錄
大法鼓經二卷東安寺譯見道慧僧祐李廓及別錄等
第七
阿蘭若習禪經二卷見李廓錄
八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經一卷丹陽郡出寶雲傳觀筆見道慧祐廓等錄
無量壽經孝建年出第八譯見道慧宋齊錄與僧鎧支謙白延法護羅什法力寶雲等出大同廣略異
賓頭盧突羅闍爲優陀延王說法經
般泥洹經孝建元年辛寺出第二譯或無般字與法護卷泥洹大同小異見道惠宋齊錄
八吉祥經元嘉二十九年於荊州司空南譙王譯第二出與吳支謙出小異見祐唱二錄
無憂王經後例一卷於荊州辛寺譯見吳錄
出無量持門經見吳錄
三小劫經見別錄
食四經見別錄
十二遊經第二出與晉迦留陀伽譯小異見舊錄
十二頭陀經
三因緣經

異處七處三觀經第二出出雜阿含或無異處字
十一想思念如來經或思惟經
十二品生死經
十報法三統略經
罪福報應經
六齋八戒經
十二頭陀經第五
四人出現世間經出雜阿含
九
四品學法經
申兜本經或申日
舅甥經出生經
那先經異本出
日難經一云越難
君臣經出生經
鞞摩肅經
鸚鵡經中阿含
負債爲牛經出生經
那賴經出生經
二儁士經出出曜經
釋摩男本經
阿蘭那經
老母經
樹提伽經
阿遬達經
大意經
目連降龍王經
阿難見伎啼哭無常經
舍利弗等比丘得身作證經
佛往慰迦葉病經
請般特比丘經一云時
佛命阿難詣最勝長者經
目連弟布施望即報經

舍利弗般泥洹經（生經）　摩訶迦葉度貧母經
阿那律七念章經　雜藏經
虛空藏菩薩經　菩薩訶欲經（第二出）
阿彌陀經　諸法無行經
貧子須賴經（見李廓錄）　無量義經（見李廓錄）
殺龍濟一國經（六度集）　無涯際持法門經
墮珠著海中經（生經）、
當來選擇諸惡世界經
阿難陀目佉尼呵離陀經
佛入甘露調正意經（出大十二門經）
過去行檀波羅蜜經
本行六波羅蜜經（已上不注諸錄者並別錄）
第一義五相略集（一卷宋安寺譯見僧祐錄）
三藏法師自述喻（一卷見雜錄）
右七十八部合一百六十一卷文帝世
中天竺國三藏法師求那跋陀羅宋言
功德賢善大乘學時人亦稱為摩訶乘
亦云衍元嘉十二年來至揚都帝深崇
敬彭城王劉義康南譙王劉義宣並師
事之勑住祇桓寺仍請令譯雜阿含等

寶雲傳語慧觀筆受後隨譙王鎮撫荊
州復於辛寺復出無憂王等經凡百餘
卷多是弟子法勇傳語譙王請講華嚴
經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旦夕請觀世音
遂夢易首明旦就講辯注若流餘有一
在機悟領會具如高僧傳祐錄止云賢
譯七十三卷今案衆錄悉具列之
禪祕要經（三卷一云禪法要元嘉十八年於祇桓寺譯見祐錄）
五門禪經要用法（見祐唱錄）
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出深功德經一普賢觀經見祐錄）
虛空藏觀經（一觀虛空藏菩薩一無觀字見道慧僧祐等錄）
諸法勇王經（見李廓錄）
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
轉女身經　象腋經
郁伽長者所問經
虛空藏菩薩神呪經（已上六經並見李廓觀世錄）
右一十部一十二卷文帝世罽賓三藏
禪師曇摩蜜多宋言法秀生而連眉為
人沉邃甚有慧鑒常為善神潛形密護
每之國境神必託夢告其王知去亦如

之誓以遊方教化為志習性清修不拘
名利初到燉煌即立禪閣於閑曠地植
柰千株開園百畝禪衆濟濟趍者如雲
元嘉年初來到建業屆止中寺晚憩祇
桓即譯禪經及以神呪兼復傳畫迦毗
羅神王像形迄至于今是其則也
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
無量壽觀經（上二經並見道慧宋齊錄及高僧傳）
右文帝世西域沙門畺良耶舍宋言時
稱性剛直寡嗜欲善三藏學多所諳知
尤工禪思元嘉年初遠越京邑帝深加
賞勑住鍾山道林精舍以上二經是轉
障之祕術淨土之洪因常受持諷誦故
沙門僧含祈請譯出含躬筆受
觀世音菩薩受記經（第二出與護出少異）
外國傳（五卷竭自述遊西域事）
右二部六卷武帝永初元年黃龍國沙
門曇無竭宋言法勇招集同志釋僧猛
等二十五人共遊西域二十餘年自外
並化唯竭隻還於罽賓國寫得前件梵

本經來元嘉末年達于江左即於揚都
自譯見王宗僧祐惠皎李廓法上等錄
治禪病祕要法經二卷孝建二年竹園寺出或無經字見祖祐唱錄
淨飯王般涅槃經第二出
八關齋經異出本　普明王經
佛大僧大經二見名　生死變識經十二
分懃檀王經　長者音悅經
賢者律儀經一威儀　進學經
優婆塞五戒經一名五相經
耶祇經　摩達經
五百梵志經　旃陀越經
五反覆大義經　迦葉禁戒經
弟子死復生經　弟子事佛吉凶經
五苦章句經
釋種問優婆塞經雜阿含經
波斯匿王喪母經　菩薩誓經
中陰經
佛母般泥洹經孝建二年鍾山定林寺出見祐錄亦云大愛道經
摩夷比丘經　梵摩皇經
優婆塞五法經　五恐怖世經

末羅王經
觀彌勒菩薩生兜率天經見道慧宋齊錄及三藏記
觀世音觀經　諫王經
清信士阿夷扇經一云阿夷扇持父子經
弟子慢為耆域述經一云弟子爲耆域述僞或明弟子戲誕經上求
右三十五部合三十六卷孝武帝世北不注見處並出別錄
涼河西王沮渠蒙遜從弟安陽侯京聲
屬涼運終為元魏滅京聲竄竊南奔建
康賸志畢身不交人世常遊止塔寺以
居士自畢絕妻室淡榮利縱容法侶宣
通正教是以黑白咸加敬焉所譯前件
雜要衆經既諷習久對衆筆綴曾無滯
礙丹陽尹孟顗善之賞贍隆厚見高僧
傳
菩薩念佛三昧經六卷或念佛三昧經見道慧宋齊錄
無量門破魔陀羅尼經或無量門見僧祐錄
右二部七卷孝武帝世西域沙門功德
直以大明六年於荆州為沙門釋玄暢
譯暢刊正文義詞旨婉密而暢舒手出

香掌中流水莫之測也後適成都止大
石寺即是阿育王塔所乃手自作金剛
密迹等十六神像傳至今焉
藥師瑠璃光經大明元年出一拔除過罪生死得度一名灌頂出大灌頂經祐錄爲疑長房勘婆羅門今有梵本神言小異耳
商人求財經　僧王五天使經姓僧字
善生王子經亦異出六向拜經
懈怠耕者經舊錄懈怠耕經
釋迦畢罪經一本作家字出生經
貧窮老公經或貧老　殺身濟貿經出六度集
舍衛城中人喪子發狂經阿含
請賓頭盧法經　譬喻經
阿難見水光瑞經一云水光經
呪願經　瞿曇彌記果經
學人亂意經一母子作比丘比丘尼亂意經出增一阿含
竊為沙門經
佛母般泥洹經與安陽侯出小異
長者子六過出家經出曜經
獵師捨家學道事經出曜經
瞿曇彌經

旃闍摩暴志謗佛事經出生經
二老男子見佛出家得道經
真偽沙門經或真偽經　佛涅槃後諸比丘經
大力士出家得道經亦云力士跋陀經出雜阿含經自他無注並見　別錄
右二十五部合二十五卷孝武帝世沙門釋慧簡於鹿野寺出
十誦僧尼要事羯磨二卷
右廢帝世大明七年律師釋僧璩於揚都中興寺依律撰出亦云略要羯磨法見僧祐三藏記
十誦律比丘戒本大明年出
十誦律比丘尼戒本太始年出
十誦律羯磨比丘要用太始年出
右三經三卷明皇帝世律師釋法穎於揚都長干寺依律撰出見僧祐三藏記及寶唱錄修五十五
無盡意經十卷　海意經七卷
如來恩智不思議經五卷
寶頂經五卷
阿述達菩薩經太始年廣州譯第三出與晉法護所出者大同

二察底耶經亦賢人用律經
右六部二十九卷明皇帝世天竺沙門竺法眷於廣州譯見始興僧祐出三藏記及寶唱等三錄
輭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一卷一決了諸法如幻三昧經
右宋世不顯年未詳何帝譯群錄直注云沙門翔公於南海郡出見道安始興祐錄
瓔珞本業經二卷
佛藏大方等經或問明頸經
右宋世不顯年未詳何帝譯群錄直云沙門釋道嚴出見始興及法上錄並載
空淨三昧經亦名空淨大感應三昧經
車匿經或車匿本末經
勸進學道經與梁史共出亦名勸進經
梵女首意經一首意女經
右件四部宋世不顯年帝譯群錄直云沙門釋勇公出見始興趙錄法上錄亦載
樂瓔珞莊嚴方便經一名大乘瓔珞莊嚴經一名轉女身菩薩經與

寂調音所問經一名如來所說清淨調伏經與法護出文殊行律經同本法護順權方便經同
右二卷宋世不顯帝年譯群錄注云沙門釋法海出見始興法上錄
月燈三昧經一名文殊師利菩薩十事行經一名逮慧三昧經修五十六
右同前不顯帝年譯群錄直注云沙門釋先公出見趙錄法上錄亦載
決正四部毗尼論二卷
右昇明元年沙門釋道儼依諸律撰出
善不受報論　佛無淨土論
應有緣論　頓悟成佛論
佛性當有論　法身無色論
二諦論
右七部宋初龍光寺沙門竺道生思力天挺智不從師推佛性通於有心考性命窮於法座著論開化廣如本紀
前齊朝傳譯佛經錄第十一
齊氏宋運交禪因循統御道俗有聲南服故不廢述其高帝蕭道成者臨沂人也因宋餘業仍都建康於建元年安成野火洞澤焚燼

惟數文地草獨不然往視其中得一金像既感靈瑞聖化復隆帝曰使我治天下十年必令黃金與土同價不幸四載而崩子蹟字宣遠嗣江海晏安有竟陵文宣王子良帝之次子輔政司徒之位變諧鼜革大偃浇風偏弘釋教多所製述弘護之美獨以見推廣搜鬐孝翼贊玄理撰淨住子二十卷佛史十卷抄集群經增略刪廣有兼濟焉相承七主二十三年傳譯道俗二十人所出經律傳等四十七部合三百四十六卷爲齊朝録云

沙門曇摩伽陁耶舍一部一卷經

沙門摩訶乘二部二卷經律

沙門僧伽跋陀羅一部一十八卷律

沙門釋法意二部二卷經

沙門求那毗地三部一十二卷經

沙門釋法度二部二卷經律

沙門釋法願二部二卷經

沙門釋王宗二部七卷經及目録

沙門釋曇景二部四卷經

沙門釋法尼一部二卷經

沙門釋道正一部一卷經

沙門釋道備五部五卷經律

竟陵王蕭子良一十七部二百五十九卷經抄

常侍庾頡一部一卷經

沙門釋超度一部七卷律例

沙門釋法化一部一卷經

沙門釋慧基一部一卷注經

沙門釋法瑗一部三卷注經

文宣王記室王巾一部十卷僧史

荆州隱士劉虬二部一十卷經注

齊無量義經見僧祐法上等録

右一經高帝世建元二年天竺沙門曇摩伽陁耶舍齊言法生稱於廣州朝亭寺手自譯出傳受人沙門慧表永明三年賫至揚都繕寫流布荆州隱士劉虬在武當山注之出經序

五百本生經見三藏記

他毗利律他毗利齊言宿德見僧祐録

右二部武帝世外國沙門摩訶乘於廣州譯

善見毗婆沙律十八卷見道慧宋齊録及三藏記

右一部一十八卷武帝世外國沙門僧伽跋陀羅齊言衆賢師資相傳云佛涅槃後優波離既結集律藏訖即於其年七月十五日受自恣竟以香花供養律藏便下一點置律藏前年年如是優波離欲涅槃時付弟子陁寫俱陁寫俱欲涅槃付弟子須俱須俱欲涅槃付弟子悉伽婆伽婆欲涅槃付弟子目揵連子帝須目揵連子帝須欲涅槃付弟子旃陀跋闍如是師師相付至今三藏法師三藏法師將律藏至廣州臨上舶返還去以律藏付弟子僧伽跋陀羅羅以永明六年共沙門僧猗於廣州竹林寺譯出此善見毗婆沙因共安居以永明七年庚午歲七月半受自恣竟如前師法以香華供養律藏訖即下一點當其年計得九百七十五點點是一年趙伯休梁大同元年於廬山值苦行律師弘度得此佛涅槃後衆聖點記年月訖齊永

明七年伯休語弘度云自永明七年已後云何不復見黙弘度荅云自此已前皆是得道聖人手自下黙貧道凡夫止可奉持頂戴而已不敢輙黙伯休因此舊黙下推至梁大同九年癸亥歲合得一千二十八年長房依伯休所推從大同九年至今開皇十七年丁巳歲合得一千八十二年若然則如來滅度始出千年去聖尚邇深可歡慶願共勵誠同宣遺法

觀世音懺悔除罪呪經（永明八年十二月出亦名觀世音所說行法經見寶唱錄及三藏記）

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沙門法獻於于闐國得此梵本來見道慧宋齊錄及三藏記）

右二部合二卷武帝世外國三藏法師達摩摩提齊言法意永明年爲沙門法獻於揚州瓦官寺譯出獻時爲僧正獻初以宋元徽三年遊歷西域於于闐國得此經梵本來幷佛牙經譯流行相傳至今佛牙到彼普通三年正月忽有數人並執仗初夜扣門稱臨川殿下奴叛有人告云在佛牙閣上請開閣檢視看因即隨語開閣主師至佛牙座前開函取牙作三禮以錦手巾盛牙繞山東而去今竟不測所在

百句譬喻集經（修五）（十卷外國僧伽斯那（二十）撰永明十年九月十日出此即第三譯或五卷見僧祐錄）

十二因緣經（第四出）　須達長者經

右三部合一十二卷武帝世天竺國三藏法師求那毗地齊言德進永明年於揚州毗耶離寺譯出

灰河經（見始興錄及高僧傳三藏記等）

毗跋律（見三藏記）

右二部武帝世揚州沙門釋法度出見寶唱錄載

佛法有六義第一應知經

六通無礙六根淨業義門經

右二部武帝世沙門釋法願抄集衆經依義撰出雖弘經旨異於僞造既標名號則別成卷部世皆共列用爲疑經故復載傳後業識源幸同鑒勗

佛所制名數經（五卷）　衆經目錄（二卷）

右二部合七卷武帝世釋王宗抄集衆經論依事類撰有似數林首題經名編預於錄懼亂名實故復委論既非正經世所疑惑（修五）又撰大小乘經目（廿一）並見出三藏記

未曾有因緣經二卷（亦直云未曾有經見始興錄）

摩訶摩耶經二卷（亦直云摩耶經並見王宗寶唱法上等三錄）

右二部合四卷群錄直云齊世沙門釋曇景出既不顯年未詳何帝

益意經（二卷祐云失譯見法上錄）

右一部合二卷齊世沙門釋法尼出既不顯年未詳何帝

彌勒成佛經

右先是長安釋道標譯是第三出小異護什本齊世江州沙門道政更復刪改標所定者首尾亦名成佛又云下生而其經首有大智舍利弗者是既不顯年未詳何帝

九傷經見別錄　安墓呪經見別錄
菩提福藏法化三昧經武帝世出見三藏記及寶唱錄
七佛各說偈見吳錄　深自知身偈見吳錄
右五部合五卷齊世沙門釋道備出備
後改名歡雖見衆錄然並注入疑經
注遺教經　注優婆塞戒三卷
抄妙法蓮華經五十九卷
抄阿毗曇毗婆沙五十九卷
抄百喻經三十八卷　抄維摩詰經二十六卷
抄華嚴經一十五卷　抄地持經一十二卷
抄菩薩決定要行經十卷亦云淨行優婆塞經
抄成實論八卷　抄勝鬘經七卷
抄阿差末經四卷　抄摩訶摩耶經三卷
抄胎經三卷　抄方便報恩經二卷
抄鴦掘魔羅經二卷　抄律頭陀事經二卷
三寶記十卷亦云佛史法傳僧錄 修五　撰淨住子二十卷 卄二
雜義記二十卷
右子注及抄經合二十部凡三百四卷
並齊司徒竟陵文宣王蕭子良愛好博
尋躬自緝撰備忘擬歷不謂傳行後代
學人相踵抄讀世人忝雜惑亂正文故
舉本綱庶知由委其外猶有二十餘經
並是單卷文繁不復備錄但上題抄字
者悉是其流類例抽尋始末自別見三
藏記及寶唱等錄
戒果嚴經或無經字有八章頌
右一部武帝世永明五年常侍庾頡採
經意撰
律例七卷
右一部武帝世永明七年沙門釋超度
依律撰出
腹中女聽經第二出與先不莊校女經本同
右一部永元年中沙門釋法化誦出見
祐錄衆錄相承並云誦出未詳誦意依
而列之以有先譯故免疑失 卄三
勝鬘子注經三卷 修五
右一部揚州靈根寺沙門釋法瑗述注
解
遺教子注經
右一部山陰法華山沙門釋慧基述注
解
僧史十卷
右一部合十卷司徒竟陵文宣王府記
室王巾撰
注法華經十卷　注無量義經
右二部經一十一卷南郡武當山隱士
劉虬撰并製序劉虬即梁祖布衣之友
也其子之遴梁任為太常

大唐內典錄卷第四上

大唐內典録卷第四下　修六

唐　沙　門　釋　道　宣　撰

梁朝傳譯佛經録第十二

弘傳聖教隨代興隆其中高者無越梁祖衍字叔達蘭陵人也承齊建命亦都建康登極思濟同契等覺垂拱臨朝盛弘經教廣延博古旁採遺文扇以淳風利之法俗祖禰相承尊事老氏及臨大寶下勅斷之唯以佛宗開物成務天監七年帝以正像侵末信重漸微三藏彌綸鮮能該洽勅沙門僧旻等撰經律異相以類相從凡五十卷皇太子綱撰法寶聯壁二百餘卷諸餘雜集其徒寔繁又勅沙門僧紹撰華林佛殿衆經目録四卷帝具省之周洽未委又勅沙門寶唱更續經目乃顯譯有無證經真僞凡十七科頗爲覼縷前後二梁凡七帝八十七年五十年在金陵餘在江陵譯經道俗二十一人所出經律傳記等九十部凡七百八十卷爲二梁録云

沙門尼僧法二十一部三十五卷經

沙門釋僧盛一部一卷戒法

沙門釋妙光一部一卷經

沙門釋僧祐一十四部六十三卷集記傳

沙門釋道歡一部一卷偈

沙門曼陀羅三部一十一卷經

沙門僧伽婆羅一十一部三十八卷經論傳

清信士木道賢一部一卷經

西蕃王子月婆首那一部一卷經

沙門真諦一十六部三十六卷經論疏記

沙門釋僧旻一部八十八卷經抄

沙門釋僧紹一部四卷録目

沙門釋寶唱八部一百七卷雜録

沙門釋法朗一部七十二卷注經

沙門釋智藏一部八十卷衆林

武皇帝一部五十卷注經

沙門釋慧令一部一十二卷經抄

沙門釋慧皎一部一十四卷僧傳

清信士袁曇允一部二十卷論抄

簡文帝綱一部二百卷法集

湘東王文學虞孝敬一部三十卷內典傳要

淨土經七卷永元元年出年八歲　妙莊嚴經四卷

妙音師子吼經三卷天監四年出年十六

益意經二卷天監三年出年十三

阿那含經二卷天監四年出年十六

寶頂經永元元年出年八歲　　正頂經永元二年出年九歲

法華經永元二年出年九歲　　勝鬘經二年出年九歲

藥草經三年出年十歲　　太子經三年出年十歲

伽耶婆經三年出年十歲　　波羅奈經一年十

優婁頻經二年十　　般若得經天監元年出年十三

華嚴瓔珞經永元元年出年十三

出乘師子吼經三年出年十五

踰陀衛經四年在臺內華光殿出年十六

優曇經　　維摩經

序七世經

右二十一部合三十五卷太學博士江泌女小而出家名僧法年八九歲有時靜坐閉目誦出前經揚州道俗咸稱神授長房云驗於經論斯理皎然是宿習來非關神授且據外典夫子有云生而知者聖學而知者次此局談今生眛於過往耳若不爾者何以得辯內外賢聖

淺深過現乎故高僧傳云釋曇諦者俗姓康氏其先康居人漢靈帝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為冀州別駕母黃氏晝眠夢見一僧呼為母寄一麈尾并鐵鏤書鎮黃既眠覺見二物具存私密異之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曰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此即其事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䂮道人忽然喚䂮䂮曰童子何以呼宿士名諦曰阿上本是諦沙彌曾為衆僧採菜被野猪傷不覺失聲今可忘耶然僧䂮經為弘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猪所傷䂮初不憶此乃詣諦父諦母具說諦生本末并示䂮書鎮麈尾等䂮乃悟而泣曰即䂮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為姚萇講法華貧道為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傷憶採菜之事彌增悲悼諦後遊覽內外遇物斯說晚入吳虎丘山寺講禮易春秋各七徧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徧又善屬文有集六卷盛行於世年六十餘終宋元嘉末年也房曰弘覺法師弟子僧䂮師徒匠導名重二秦什物三衣亦復何限惟書鎮麈尾保惜在懷及移識託生此之二物遂得同往神外質礙之像尚得相隨況心內慮知之法而不憶念所以鏡瑩轉明刃砥彌利滴聚為海塵積成山世世習而踰增生生學而益廣近匹初始之月終至十五團圓捨入還受人即是次生事憶而希忘其神功乎閉目靜思自是女人情弱暗誦相續豈非前身時諷而論神受何乃愚瞽昧智慧之道乎

薩婆若陀眷屬莊嚴經

右一經天監九年郢州頭陀道人妙光詣揚州治下普弘寺出此經聚徒誑惑梁朝擯治故指斥明示以誡於後

教戒比丘尼法

右一卷武帝天監三年揚州沙門釋僧盛於鍾山靈根寺依律撰出見寶唱錄

出三藏集記十六卷　法苑集一十五卷

弘明集一十四卷　世界記一十卷

薩婆多師資傳五卷

釋迦譜四卷更有十卷本余親讀之

大集等三經記　賢愚經記

集三藏因緣記　經來漢地四部記

律分十八部記　律分五部記

十誦律五百羅漢出三藏記

善見律毗婆沙記

右一十四部合六十三卷揚州建初寺律師釋僧祐撰故祐三藏記序云夫真諦玄凝法性虛寂而開物導俗非言莫津是以不二默訓會於義空之門一音震辯應乎群有之境自我師能仁之出世也鹿苑唱其初言金河究其後說契經以誘小學方典以勸大心妙輪區別十二惟部法聚總要八萬其門至善逝晦跡而應真結集始則四含集經中則

五部分戒大實斯在含識賓焉然道由
人弘法待緣顯有道無人雖文存而莫
悟有法無緣雖並世而弗聞聞法資乎
時來悟道藉於機至然後理感時來方
乃化通矣昔周代覺興而雲津致隔漢
世像教而妙典方流法待緣顯信有徵
矣漢末安高宣譯轉明魏初康會注述
漸暢道由人弘於茲驗矣自晉氏中興
三藏彌廣外域勝賓稠疊以總至中原
慧士煒曄而秀生提什舉其宏綱安遠
震其奧領渭濱務逍遥之集廬岳結般
若之衆像法得人於斯為盛原夫經出
西域運流東方提挈萬里翻轉梵漢國
音各殊故文有同異前後重來故題有
新舊而後之學者鮮克研覈遂乃書寫
繼踵而不知經出之歲誦說比肩而莫
測傳法之人授之受道亦已闕矣夫一
時聖集猶王事證經況千載交譯寧可
昧其人世哉昔安法師以鴻才淵鑒爰
撰經録訂正聞見炳然區分自茲已來

妙典間出皆是大乘寶海時競講習而
年代人名莫有詮貫歲月逾邁本源將
没後生疑惑奚所取明祐以庸淺預憑
法門翹仰玄風誓弘末化每至昏曉諷
持秋夏講說未嘗不心馳菴園影躍靈
鷲於是牽課羸恙沿波討源綴其所聞
名曰出三藏記集一撰緣記二銓名録
三總經序四述列傳緣記撰則原始之
本克明名録銓則年代之目不墜經序
總則勝集之時足徵列傳述則伊人之
風可見並鑽析內經研鏡外籍參以前
識驗以舊聞若人代有據則表為司南
聲傳未詳則文歸蓋闕秉牘凝翰志存
信史三復九思事取實録有證者既摽
則無源者自顯庶行潦無雜於醇乳燕
石不亂於楚玉矣其法苑等並皆有序
著述指訂不復具抄焉

衆經要覽法偈 二十一首

右一卷武帝天監三年沙門釋道歡撰
僧祐三藏集記注以為疑故依舊編

寶雲經 七卷見東録

法界體性無分別經 二卷見李廓録及寶唱録

文殊師利般若波羅蜜經 二卷或有說字見李廓録

右三部合一十一卷天監年初扶南國
沙門曼陀羅梁言弘弱大賫梵本經來
貢獻雖事翻譯未善梁言其所出經文
多隱質共僧伽婆羅於楊都譯

阿育王經 十卷第二出天監十一年六月二十日於楊都壽光殿譯初翻日帝躬筆受後付慧超合繼訖見寶唱録

孔雀王陀羅尼經 二卷第二出與晉世帛尸利蜜譯本同文少異見寶唱録

文殊師利問經 二卷天監十七年勅僧伽婆羅於占雲館譯袁曇允筆受光宅寺沙門法雲譯定

度一切諸佛境界智嚴經

菩薩藏經

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經 第二譯小勝前曼陀羅所出二卷者

舍利弗陀羅尼經 此呪大有神力若能持者雪山八夜叉王常來擁護所欲隨心

八吉祥經 若人聞此八佛名號不為一切諸鬼神衆難所侵

十法經（並普通年譯）

解脫道論（一十三卷天監十四年於占雲館譯）

阿育王傳（五卷天監年第二譯與魏世者小異）

右一十一部合三十八卷正觀寺扶南沙門僧伽婆羅梁言衆養亦云僧鎧幼而穎悟十五出家偏學阿毗曇心具足已後廣習律藏聞齊國弘法隨舶至都住正觀寺為求那跋摩弟子復從跋陀研精方等博涉多通乃解數國書語值齊氏季末道教陵夷婆羅靜絜身心外絕交故大梁御寓搜訪術能以天監五年被勅徵召於揚都壽光殿及正觀寺占雲館三處譯上件經其本並是曼陀羅從扶南國賫來獻上陀終沒後羅專事翻勅令沙門寶唱慧超僧智法雲及袁曇允等筆受天子禮接甚厚道俗改觀婆羅不畜私財以其嚫施成立住寺太尉臨川王所重

優婁頻經

右一卷唱録直云天監十五年木道賢獻上更不辯由委

大乘頂王經（亦云維摩兒經第二出與晉世竺法護大方等頂王經同本異出文少異）

右一部武帝世大同年優禪尼國王子月婆首那梁言高空辯齊入梁仍被留住因譯此經

金光明經（七卷承聖元年於正觀寺及揚雄宅出是第二譯與梁世曇無讖出者全長四品）

彌勒下生經（承聖三年於豫章寶田寺出是第二譯）

仁王般若經（是第三譯與晉世法護出者少異大同三年在寶田寺見曹毗）

真諦譯

十七地論（五卷太清四年於富春陸元哲宅為沙門寶瓊等二十名德譯）

大乘起信論（大同四年在陸元哲宅出）

中論

如實論

十八部論

本有無論

三世分別論（已上並四年同出）

金光明疏（十三卷太清五年出）

仁王般若疏（六卷太清三年出）

起信論疏（二卷太清四年出）

中論疏（二卷）

九識義記（二卷太清三年於新吳美業寺出）

轉法輪義（已太同三年出）

右一十六部合四十六卷武帝末世至承聖年西天竺優禪尼國三藏法師波羅末陀梁言真諦遠聞蕭主菩薩行化搜選名匠軌範聖賢懷寶本邦來適斯土所賫經論樹葉梵文凡二百四十夾若具足翻應得二萬餘卷多是震旦先所未傳屬梁季崩離不果宣吐遇緣所出略說如前後之所翻復顯陳録載序其事多在曹毗三藏傳文長房曰僧祐云道由人弘法待緣顯信哉昔有人有法無緣不值時今遇良時好緣而闕人無法蒼生可愍良足悲夫矣

衆經要抄（一部并目録八十八卷）

右一部天監七年十一月帝以法海浩博淺識窺尋卒難該究因勅莊嚴寺沙門釋僧旻等於定林上寺緝撰此部到八年夏四月方了見寶唱録

華林佛殿衆經目録（四卷）

右一録天監十四年勅安樂寺沙門釋

僧紹略取祐三藏集記目録分爲四色
餘增減之見寶唱録
經律異相一部并目録五十五卷天監十五年勅撰
名僧傳并序目三十一卷
衆經飯供聖僧法五卷亦十五年
衆經目録四卷十五年
衆經護國鬼神名録三卷十五年
衆經諸佛名三卷十六年
衆經擁護國土諸龍王名録三卷十六年
衆經懺悔罪方法三卷或四卷十六年並見寶唱録
出要律儀二十卷
右九部合一百二十七卷帝以國土調適任持無諸災障上資三寶中賴四天下藉龍王衆神祐助如是種種世間蒼生始獲安樂雖具有文散在經論急要究尋難得備覩故天監中頻年降勅令莊嚴寺沙門釋寶唱等總撰集録以備要須或建福禳災或禮懺除障或饗神鬼或祭龍王諸所祈求帝必親覽指事祠禱記多感靈所以五十年間兆民荷賴緣斯力也
大般涅槃子注經七十二卷
右一部天監年初建元寺沙門釋慧朗注見寶唱録
摩訶般若波羅蜜子注經五十卷或一百卷
右一部武帝蕭衍年三十七即位在位四十九年年八十六帝以庭蔭早傾常懷哀感每歎曰雖有四海之尊無以得申罔極故留心釋典以八部般若是十方三世諸佛之母能消除災障蕩滌煩勞故採衆經躬述注解又親講讀冀藉茲勝福望得展斯思慕頻奉代捨身時地爲之震相繼齋講不斷法輪於鍾山起大愛敬寺青溪起智度寺臺内立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屆室月再過設淨饌每至展拜及宗廟烝嘗未曾不涕泗滂沲哀感左右預從者莫不掩淚普通八年造同泰寺成樓閣殿臺房廊綺飾淩雲九級麗魏永寧開大通門對同泰寺因號大通元年三月大駕每親臨幸寺禮懺雖億兆務殷而卷不輟手披覽内外經論墳典恒以達曙自禮記古文周書左傳老莊諸子論語孝經往哲未詳前儒所滯悉皆訓釋國學生數有限兼又隔以貴賤帝每欲招來後進備斯善誘故別置立五館博士以引寒儁致孔釋二門欝然森茂前後有集百二十卷著通史書苑等數千卷年事雖尊自強不息未明求衣坐以待旦五更便出外殿秉燭而省萬機流恩獄市多所弘恕其有應罹重憲不可矜原改容久之梵香念佛然後下勅悲愍黎元慈惻若是察姦摘伏有若通神自非享宴不聽音樂後宮妃嬪並無羅綺内殿小寢衣衾率素布被莞蓆草屨葛巾無餘服玩天監中便血味備斷日惟一食食止菜蔬蜀獻蒻蒻啖之覺美曰與内何異勅復禁之帝王能然信不思議菩薩君也
般若抄十二卷
右天監十六年勅靈根寺沙門釋慧令

撰見寶唱録

高僧傳十四卷幷目録

右一部武帝世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
皎撰學通內外善講經律著涅槃義十
卷梵網戒等疏並盛行世為時所軌

成實論類抄二十卷

右天監年優婆塞袁曇允撰與齊文宣
抄經相似亦見唱録

法寶集二百卷亦云法寶聯璧

右一部簡文帝蕭綱在儲宮日躬覽內
經指撝科域令諸學士編寫結連成此
部卷以類相從有同華林徧略情學者
有省過半之功

義林八十卷

右一部並大通年勑開善寺沙門釋智
藏等二十大德撰但諸經論有義倒處
悉録相從以類聚之譬同世林無事不
植每大法會帝必親覽以觀講論賔主
往還理致途趣如指掌也

內典博要三十卷

右一部湘東王記室虞孝敬撰該羅經
論所有要事備皆收録頗同皇覽類苑
之流敬後出家改名慧命入關亦更有
著述云然此博要亦是內學郡部之要
逕也

後魏元氏翻傳佛經録第十三

元氏之先北代雲中虜也世為豪傑南去定
襄四千餘里案梁湘東王繹貢職圖云本姓
託跋鮮卑胡人也西晉之亂有託跋盧出居
晉樓煩地晉即封為代王於後部落分散經
六十餘年至盧孫掊翼犍或言涉珪魏史云
即道武皇帝魏之太祖也改號神瑞元年當
晉孝武太元元年也出據朔州東三百里築
城立邑號為恒安之都為符秦護軍堅敗後
仍即真號生知信佛興建大寺恒安郊西大
谷石壁皆鑿為窟高十餘丈東西三十里櫛
比相連其數衆矣谷東石碑見在紀其功績
不可以筭也其碑略云自魏國所統貲賦並
成石龕故其規度宏遠所以神功逾久而不
朽也至第三主太武帝伏釐世信納邪言毀
壞佛法誅僧破寺涉歷七年惡疾災身薨後
還復四主在北至孝文帝宏世遷京洛陽改
姓稱元去胡衣服冠冕絕虜語尊華風手制
文章談述雅誥聖天子也至孝明帝熙平元
年靈太后胡氏造永寧寺起九層木浮圖高
九十丈上有寶剎復高十丈去地千尺離京
百里即遥見之初欲築基掘至黃泉下得金
像三十二軀太后信為崇法之祥徵也是以
營造窮極世工剎上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
瓶下有承露金槃一十一重周帀輪郭皆垂
金鐸復有鐵鏁四道引剎向浮圖角四角鏁
上亦有金鐸大小皆如一石甕浮圖九級角
角皆懸金銅鈴鐸合上下有百三十鐸浮圖
四面別各有三門六牕並皆朱漆扇上各有
五行金鈴其十二門二十四扇合有五千四
百枚鈴鈴下復鏤金鏁鋪首窮造製之巧極
土木之工庶人子來匪日而作佛事精妙不
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於秋月永夜
高風寶鐸和鳴聲響諧韻中霄晃朗煜爚燿
空鏗鏘之音聞十餘里浮圖北有佛殿一所

形如太極中有丈八金像一軀等身金像十
軀繡真珠像三軀金織成像五軀玉像二軀
作工奇巧冠於當世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
梁粉壁青瑣綺踈難得而言栝柏椿松扶踈
簷霤叢竹香草布濩堦庭是以常景製寺碑
云須彌寶殿兜率淨宮莫尚於斯是也外國
所獻神異經像皆在此寺寺之墻院皆施短
椽以瓦覆之狀若宮墻寺之四面各開一門
其正南門有三重樓通三閣道去地二十丈
形製似今端門圖以雲氣畫彩仙靈列錢青
鎖赫奕華麗夾門兩傍有四力士四師子飾
以金碧加之珠玉莊嚴煥炳世所未聞東西
兩門悉亦如之所可異者唯樓兩重北門一
道上不施屋似烏頭門其四門外皆樹青槐
亘以淥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斷飛塵非
由渰雲之潤清風送涼豈藉合歡之發而供
養具與祇園等四事給施七百梵僧菩提流
支為譯經首也勅道李廓撰經錄云至永熙
主遷入關中因成西東南北四魏合一十六
帝歷一百六十一年洎入周齊依撿道俗一

十三人所出經論傳錄等總八十七部合三
百二卷為後魏三臺之經錄云
北臺沙門釋曇曜二部五卷經傳
沙門釋曇靜一部二卷經
沙門吉迦夜五部二十五卷經論 十六
沙門釋曇辯一部一卷經 卷六
南京沙門曇摩流支三部八卷經
沙門釋法場一部一卷經
沙門菩提流支四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經論錄
沙門勒那摩提六部二十四卷經論方
沙門佛陀扇多十部一十卷經論
鄴都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一十四部八十五卷經論
越國王子月婆首那三部七卷經
期城郡守楊衒之一部五卷記
清信士李廓一部一卷經錄
沙門達摩菩提一部一卷
元魏北臺淨度三昧經第二出與寶雲譯二卷同廣略異見道祖錄
付法藏傳四卷見菩提流支錄
右二部合五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

丙戌是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太武皇帝
信任崔皓邪佞諂諛崇重寇謙號為天
師殘害釋種毀破浮圖至庚寅年太武
遭疾方始感悟兼有白足禪師來相啓
發生愧悔心即誅崔皓到壬辰歲太武
帝崩孫卷六文成立即起浮圖毀經十七七年還
興三寶至和平三年詔玄統沙門釋曇
曜慨前陵廢欣今載興故於北臺石窟
寺集諸僧衆譯諸傳經流通後賢使法
藏住持無絕
提謂波利經二卷見出三藏記
右宋孝武世元魏沙門釋曇靖於北臺
撰見其文云東方太山漢言代岳陰陽
交代故云代岳於魏世出只應言魏言
乃曰漢言不辨時代一妄太山即此方
言乃以代岳譯之兩語相翻不識梵魏
二妄其例甚多不可具述備在兩卷經
文舊錄別載有提謂經一卷與諸經語
同但靖加足五方五行用石糅金疑成
疑耳今以一卷成者為定

雜寶藏經十三卷
付法藏因緣傳二卷或四卷因緣廣異曜自出者
稱揚諸佛經三卷第二出一名集華一名現在佛名一諸佛華四名與羅什宋跋陀羅譯者本同出異
大方廣菩薩地經第二出與晉法護出菩薩十地大同小異見始興錄
方便心論二卷或一卷凡四品
右五部二十五卷宋明帝世西域沙門吉迦夜魏言何事延興二年為沙門統釋曇曜於北臺重譯劉孝標筆受見道慧宋齊錄
寶車菩薩經一云妙寶車經
右齊武帝世元魏淮州沙門釋曇辯出後青州沙門道侍改治訪無梵本世多注為疑見三藏集記及諸別錄
元魏南京信力入印法門經修大五卷正始元年出十八
如來入一切佛境界經二卷景明二年白馬寺出一名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諸佛境界經
金色王經正始四年出法上錄云菩提流支後更重勘
右三部合八卷齊梁間南天竺國三藏法師曇摩流支魏云法希於雒陽為宣

武帝譯沙門道寶筆受
辯意長者子所問經一名長者辯意經
右梁武帝世天監年中元魏沙門釋法場於洛陽出見沙門法上錄
佛名經十二卷正光年出
入楞伽經十卷延昌二年譯第二出與宋跋陀羅四卷楞伽廣略為異沙門僧朗道湛筆受
大薩遮尼乹子受記經十卷正光元年於洛陽為司州牧汝南王於第出或七卷
法集經八卷延昌四年於洛陽出僧朗筆受或六卷見法上錄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六卷神龜元年於洛陽出第三出與法護出六卷持心經什四卷思益經同見法上錄
深密解脫經五卷延昌三年於洛陽出僧辯筆受見法上錄
奮迅王問經二卷第二譯與秦世羅什出自在王經同本
不增不減經二卷正光年於洛陽譯或一卷修六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永平二年於胡相國第譯第二出僧朗筆受與十九羅什出小異見法上錄
差摩波帝受記經正光年洛陽出
不必定入印經覺意筆受
佛語經僧朗筆受
無字寶篋經僧朗筆受

大方等修多羅經第二出與轉有經同本異譯
彌勒菩薩所問經與大乘要慧經同本別出於趙欣宅出覺意筆受
第一義法勝經
伽耶頂經第二出與羅什菩提經同本一名伽耶頂經論別出與名僧朗筆受
文殊師利巡行經覺意筆受
一切法高王經與諸法勇王經同本別出
護諸童子陀羅尼經檢失本今獲
謗佛經第二出與法護決定總持經同本別名一云決定總持經
十地經論一十二卷李廓錄云初譯宣武皇帝期一一自手筆受然後方付沙門僧辯訖
勝思惟經論一十卷普泰元年洛陽元桃陽宅出僧朗僧辯筆受
彌勒菩薩所問經論一十卷在洛陽趙欣宅出
寶性論四卷
寶積經論四卷
金剛般若經論三卷永平二年於胡相國宅出僧朗筆受
順中論二卷侍中崔光筆受
妙法蓮華經論二卷曇林筆受并制序
伽耶頂經論二卷天平二年鄴城殷周寺出一云文殊師利問菩提心經論僧辯道湛筆受
三具足經論正始五年出侍中崔光筆受
無量壽優波提舍經論普泰元年僧辯筆受

寶髻菩薩四法論　轉法輪經論曇林筆受

十二因縁論　百字論

破外道四宗論　破外道涅槃論

譯衆經論目録

右三十九部合一百二十七卷梁武帝世北天竺國三藏法師菩提流支魏言道希從魏永平二年至天平年其間凡歷二十餘載在洛及鄴譯李廓録稱三藏法師房內婆羅門經論本可有萬夾所翻經論筆受草本滿一間屋然其慧解與勒那相亞而神悟聰敏洞善方言兼工雜術嘗坐井口澡罐內空弟子未來無人汲水三藏乃操柳枝聊撝井口密心誦呪纔始數徧泉遂湧上平至井脣三藏即鉢盥酌用傍僧見之並歎稱聖法師曰斯是術法耳外國共行此方不習乃言是聖懼惑於世遂祕雜法云

毗耶娑問經二卷

十地經論一十二卷初譯論時未善魏言名器世間為蓋子世間後因入殿齋見諸德索器乃總捉鉢憤因悟器是總名遂改器世間云

究竟一乘寶性論四卷一寶性分別七乘增上論趙欣宅出見寶唱録

寶積經論四卷與十地二論菩提流支並譯且三德爭名不相詢訪其間隱没更有不同致文言亦有異處後人始合見寶唱録載

法華經論侍中崔光筆

龍樹菩薩和香方凡五十法

右六部合二十四卷梁武帝世中天竺國三藏法師勒那摩提或云婆提魏言寶意正始五年來在洛陽殿內譯初菩提流支助傳後相爭別譯沙門僧朗覺意侍中崔光等筆

金剛上味陀羅尼經

如來師子吼經上二經正光六年出

轉有經　十法經

銀色女經

正法恭敬經或無法字亦云威德陀羅尼中說經

無畏德女經與阿術達菩薩經同本異出曇林筆受

無字寶篋經右六經元象二年出

阿難多目佉尼訶離陀羅尼經與支謙無量微密持一毀陀羅無量門持一舍利弗陀羅尼一名功德直無量門破魔陀羅尼等五經同本別出異名

攝大乘論二卷普泰元年出

右一十部合一十一卷梁武帝世北天竺國三藏法師佛陀扇多魏言覺定從正光六年至元象二年於洛陽白馬寺及鄴都金華寺譯元魏鄴都

正法念處經七十卷興和元年鄴城大丞相高澄第譯曇林僧昉等筆受

聖善住意天子所問經三卷興和三年鄴城金華寺出與護出如幻三昧經同本別名曇林筆

八佛名經

金色王經上二經並興和四年於金華寺出並曇林筆受

無垢女經興和三年出

無垢優婆夷問經興和四年出

寶意猫兒經於金華寺為高仲密出

菩薩四法經金華寺出曇林李希義等筆受

解脫戒本興和三年出僧昉筆受出迦葉毗律

犢子道人問經於金華寺為高仲密出李希義筆受

迴諍論元象元年出曇林筆受

業成就論興和三年於金華寺出曇林筆受

唯識無境界論亦云唯識論

伊迦輸盧迦論上二論並金華寺出

右一十四部合八十五卷梁武帝世東魏南天竺國波羅奈城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魏言智希從元象初至興和末在鄴城譯時有菩提流支雖復前後亦同出經而衆録目相傳抄寫去上菩提及般若字唯云流支譯不知是何流支迄今群録交涉相參謬濫相入難得詳定後賢博採幸願討之

僧伽吒經四卷元象元年於司徒公孫騰第譯

大迦葉經二卷一無大字

頻婆娑羅王問佛供養經上二經並興和三年出

右三部七卷梁武帝世東魏中天竺優禪尼國王子月婆首那魏言高空於鄴城譯僧昉筆受

洛陽地伽藍記五卷或為一大卷

右斯城郡守楊衒之撰其序云三墳五典之説九流百氏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非天外至於一乘二諦之源六通三達之旨西域備詳東土靡記自頃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毫眉之像夜臺圖紺髮之形爾來奔競其風遂廣至於晉室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逾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脱屣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於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云云京城內凡有一千餘寺並選擿祥異以注述云

衆經録目

右梁武帝世洛陽清信士李廓魏永平年奉勑撰廓負內外學注述經録甚有條貫

大涅槃論一卷

右檢唐前録云達摩菩提譯不顯帝代疑故附此

後齊高氏傳譯佛經録第十四

元魏將季其祚分崩爾宋孝明崇信佛理太后胡氏親臨國政一紀之內天下晏然及帝之崩梟獍相及爾朱榮死於內殿吐萬仁擒帝晉陽高歡承釁破爾朱於鄴下宇文接亂翊平陽於關內歡乃燒洛宮殿殄絶帝圖建號天平徙都北鄴一十七載扶翼魏室梁太清三年武帝既崩高歡先殞世子澄襲相又殂魏之靜帝乃禪位於高洋即相王之第三子也世族武川神用卓詭悬智混迹賢聖亂倫建號天保仍都鄴下王四瀆之三統九州之五誅滅李老其流出家道士抗者勑令深剃遂斬之於是並歸佛法十年之中佛法大盛僧二百餘萬寺出四十千並通弘護中興大法相承六王二十八年爲周所滅譯人道俗二頭出經七部經論五十三卷爲高齊録云

沙門那連耶舍七部五十二卷經論

優婆塞萬天懿一部一卷經

菩薩見實三昧經十四卷天統四年天平寺出

月藏經一十二卷天統二年天平寺出

月燈三昧經一十卷天保八年天平寺出

大悲經五卷天保九年天平寺出　須彌藏經一卷

然燈經亦名施燈功德經上二經天保九年於天平寺出

法勝阿毗曇論七卷河清二年天平寺出

右七部五十二卷周明帝世高齊沙門統北天竺烏場國三藏法師那連提耶

舍齊言矞ㄎ稱於鄴城譯昭玄沙門都瞿曇般若流支長子達摩闍那齊言法智傳語

尊勝菩薩所問經一卷(一名入無量門陀羅尼經)

右周武帝世高齊居士萬天懿於鄴城譯懿元是鮮卑姓萬俟氏少而出家師事婆羅門甚聰哲善梵書語工呪術醫方故預翻譯焉

大唐内典録卷第四

大唐内典録卷第五上

唐　沙　門　釋　道　宣　撰

歷代衆經傳譯所從録第一之五

後周　陳朝　隋朝　唐朝

後周宇文氏傳譯佛經録第十五

世襲亂離魏晉更覇各陳正朔互指僞朝仁義可曰銷聲德行是稱凋殞仍自諸代國史昌言我是彼非斯則一是一非一政一虐都難慨當誰敢籌之故北魏以江表爲島夷南晉以河内爲獯(鬻)周承魏運魏接晉基餘則偏王無所依據而宋齊梁陳之日自有司存國亡帝落遂即從諸筆削可不然乎周之先祖宇文覺者即西魏大丞相黑泰之世子也泰舉高陽王爲魏帝西遷長安改衣旛爲皂色號大統元年一十八載改年廢帝立魏齊王四年而覺承魏禪當年被廢立弟毓爲帝四年而崩立弟邕爲帝太祖第三子也開闢大度統御群小立十二年殺叔大冢宰晉國公護父子十人大臣六家改元建德至三年内納道士張賓妖佞云佛法於國不祥遂滅除之至建德六年東平齊國又殄前代數百年來公私寺塔掃地除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八州佛寺出四十千盡賜王公三方釋子減三百萬還歸編戶帝以爲大周一統天下無事也志高慮遠改元宣政五月而崩太子贇立殺齊王父子八人改元大成二月立子衍爲太子禪位與之改元大象自號天元皇帝立四皇后威儀服飾倍多於古大象二年五月天元崩子衍立正月一日改元大定二月禪位於隋周凡五帝二十五年治於長安傳譯沙門一十一人所出經論天文要等三十二部合一百四卷焉

後周經録云

沙門釋曇顯(一部二十卷經典)

沙門攘那跋陀(一部一卷論)

沙門建摩留支(一部二十卷梵天文)

沙門闍那耶舍(六部一十七卷經)

沙門耶舍崛多(三部八卷經)

沙門闍那崛多(四部五卷經)

沙門釋僧勔(二部二卷傳)

沙門釋慧善一部八卷論

沙門釋亡名一部十一卷論銘傳

沙門釋靜藹一部一十一卷三寶集

沙門釋道安一部一卷三教論

周衆經要二十二卷　一百二十法門一卷

右二部二十三卷魏丞相王宇文黑泰興隆釋典崇重大乘雖攝萬機恒闡三寶第內每常供百法師尋討經論講摩訶衍遂命沙門釋曇顯等依大乘經撰菩薩藏衆經要及一百二十法門始從佛性終至融門而開講時即恒宣述永為常則以代先舊五時教迹迄今流行山東江南雖稱學海軌儀揩則更莫是過乃至香火梵音禮拜歎佛悉是其內每事徽猷領綱有據

五明論一聲論二醫方論三工巧論四呪術論五符印論周二年出

右明帝世波頭摩國三藏律師攘那跋陀羅周言智賢共闍那耶舍於長安舊城婆伽寺譯耶舍崛多闍那崛多等傳譯沙門智僊筆受

婆羅門天文二十卷天和年出

右武帝世摩勒國沙門達摩流支周言法希為大冢宰晉蕩公宇文護譯

定意天子所問經五卷出大集天和六年譯沙門圓明筆受

大乘同性經四卷一名佛十地經一名一切佛行入智毗盧遮那藏經天和五年譯上儀同城陽公蕭吉筆受

寶積經三卷天和六年譯沙門道晉筆受

入如來智不思議經三卷天和三年譯沙門圓明筆受

佛頂呪經并功能保定四年譯學士鮑永筆受

大雲輪經請雨品第一百天和五年譯沙門圓明筆受初出

右六部一十七卷武帝世摩伽陀國三藏禪師闍那耶舍周言藏稱共二弟子耶舍崛多闍那崛多等為大冢宰晉蕩公宇文護於長安舊城四天王寺譯柱國平陽公侯伏壽為總監檢校

金光明經更廣壽量大辯陀羅尼五卷第二出於歸聖寺譯智僊筆受

須跋陀羅因緣論一卷於四天王寺譯沙門圓明筆受

十一面觀世音呪并功能經於四天王寺譯上儀同城陽公蕭吉筆受

右三部八卷武帝世優婆國三藏法師耶舍崛多周言稱藏共小同學闍那崛多為大冢宰宇文護譯

金色仙人問經二卷於長安四天王寺譯蕭吉筆受

妙法蓮華經普門重誦偈

種種雜呪經

佛語經上三經並在益州龍淵寺譯

右四部合五卷武帝世北天竺揵達國三藏法師闍那崛多周言志德於益州為總管上柱國譙王宇文儉譯沙門圓明筆受

釋老子化胡傳

十八條難道章

右二卷新州願果寺沙門釋僧勔撰勔以像代邪正相參季俗澆情易為越競未辯眞偽更遞譽毀今以十八條難撿三科遣釋則聖賢皎然凡俗見矣其序略云勔以老子與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子為說經戒尹喜作佛教化又稱是鬼谷先生撰南山四皓注未善尋者莫不信從以為口實異哉此傳君子尚不

可罔況貶大聖乎今誠尋此説非直人世差錯假託名字亦乃言不及義翻辱老子意者勝人君子不出此言將是無識異道誇競佛法託鬼谷四皓之名附尹喜傳後作此異論用迷凡俗傳而不習夫子不許妄作者凶老君所誡此之巨患増長三途宜應糺正救其此失然教有内外用生疑似人有聖賢多迷本迹今考校年月究尋人世依内經外典採摭群達誠言區別真假使一覽便見也

散華論八卷

右揚州栖玄寺沙門釋慧善撰善工毗曇學以智度論毎引小乘以證成義善故依文次第散釋譬諸星月助朗太陽猶如衆華繽紛而散故名散華論也序略云著述之體貴言約而理豐余頗忝諸今觀縷者正由斯轍罕人諳練是以觸義懇懃逐文指掌詳覽君子想鑒鄙心焉善太清季上江陵承聖末入關在長安舊城崇華寺柱國家宰別供養敷演法勝迄乎壽終六十餘矣

至道論　淳德論
遺執論　不殺論
去是非論　修空論
影喩論　法界寶人銘（并序）
厭食想文
僧崖菩薩傳（保定二年於成都燒身當焚身日數百里内人悉集看肉骨俱盡唯留心在天華瑞相具在傳載長房親見）
韶法師傳（并讃序）
驗善知識傳（擬陸果觀音應驗記）

右一十卷武帝世沙門釋亡名著俗姓宋諱闕殆南陽人爲梁竟陵王友曾不婚娶梁敗出家改名上蜀齊王入京請將謁帝以元非沙門欲逼令反俗并遺少保蜀郡公別書勸喩報書云六不可其後略云沙門持戒心口相應所列六條若有一誑生則蒼天厭之靈神殛之死則鐵鉗拔之融銅灌之仰戴三光行年六十不欺暗室況乃明世且鄉國殄喪宗戚衰亡貧道何人獨堪長久誠得收迹山中攝心塵外支養殘命敦修慧業此本志也寄骸精舍乞食王城稱力行道隨縁化物此次願也如其不爾觸處丘壑安能憒憒久住閻浮地乎有集十卷文多清素語恒勸善存質去華見重於世

三寶集一十一卷

右一部武帝世沙門釋靜藹依諸經論撰出弘讃大乘光揚像代録佛法僧事故云三寶集藹後厭身遂自捐命其捨壽日遺偈略云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法三欲速見佛早令身自在法身自在已在在諸趣中隨有利益處護法救衆生又復業應盡有爲法皆然三界皆無常時來不自在他殺及自死終歸如是處智者所不樂應當如是思衆縁既運湊業盡於今日凡三十餘偈山壁樹葉血徧書已然後捨命

三教論

右一論武帝世既崇道法欲齊三教時俗紛然異端競作始以天和四年三月十五日召集德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於大殿上帝昇御蓮身自論議欲齊三教至二十日復集論議四月十五日如前集議到二十五日司隸大夫甄鸞上笑道論至五月十日大集群臣評笑道論以爲不可即於殿庭以火焚之至九月沙門釋道安慨時俗之昏蒙遂纂斯二教論以先至理有一十二篇以內外二教爲本道無別教攝入儒流易之謙謙斯其徒也故外論之本古昔先王爲教主也仁義五常爲教體也孔丘述之亦非主也是以外教之宗治身治國盡於身代餘不有言內教之本以佛爲教主除惑入正爲教所歸諸餘道俗讚述而已是以內教之宗不以身爲累本意存心惑是稱內也道教云天下大患莫若有身斯言同儒故入外攝故內外二教文理卓明初帝重道而輕佛欲除佛而存道及覽安論無以抗之遂二教俱除別立通道觀簡二教諸人達解三教者置員立學著衣冠而登其門焉餘如續高僧傳二十四

陳朝傳譯佛緣錄第十六

帙七 八

有梁祚微禍難自作魏末大臣侯景統御河南因除奔梁帝獨建議納之封爲河南王秉寵亂階遂陷梁室經於兩載乃稱尊號梁湘東王先在荊陝使大將王僧辯陳霸先等往平金陵曾未旋踵湘東爲西魏所滅僧辯爲霸先所殺擁兵稱王都於金陵以姓爲國其先吳興長城人代爲甲族形器異倫長九尺二寸鬚長三尺垂手過膝神明高放衆所推重及臨大寶復故梁基舊建業都七百餘寺侯景焚爇餘者無幾陳祖興祚皆備修補紹譯新經講通舊論不謝前軌自創國太平元年至降主叔寶禎明三年合五帝三十三年其二十四年與周同政其九年與隋同政所降之年即隋開皇九年也傳譯道俗三人所出經傳論疏等合四十八部總二百五十七卷爲陳朝經錄云

沙門俱那羅陀 三十八部二百三十二卷經論疏傳論

王子月婆首那 一部七卷經

沙門須菩提 一部八卷經

沙門釋慧思 八部十卷大乘觀門

帙七 九

佛阿毗曇經 九卷

無上依經 二卷永定二年南康郡淨土寺出

解節經 此本有十八品今止第四一品一卷眞諦略出以證義耳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第三出與什菩提流支出本同廣略異

廣義法門經

僧澁多律 陳言總攝

脩禪定法

俱舍釋論 二十二卷

俱舍論本 一十六卷

攝大乘論 一十五卷天嘉四年廣州制旨寺出慧愷筆受或十二卷

立世阿毗曇 一十卷永定二年出

佛性論 四卷

四諦論 四卷

僧佉論 三卷

攝大乘論本 三卷第二譯與元魏佛陀扇多出少異

十八空論 三卷豫章栖隱寺出

中邊分別論 三卷於臨川郡出幷疏三卷

金七十論 二卷

俱舍論偈

金剛般若論
律二十二明了論亦云明了論幷疏五卷
大般涅槃經論　遺教論
三無性論　反質論
墮負論　求那摩底隨相論
寶行王正論　成就三乘論
正說道理論　意業論
執異部論　佛阿毗曇
起信論　解捲論
思塵論
唯識論文義合一卷第二出與元魏般若流支出異在臨川郡出
正論釋義五卷於晉安佛力寺出
佛性義三卷　禪定義
俱舍論疏六十卷　金剛般若疏合一十一卷
十八部論疏一十卷　解節經疏四卷
無上依經疏四卷　如實論疏三卷
四諦論疏三卷　破我論疏
隨相論中十六諦疏始興郡出
婆藪盤豆傳一卷　衆經通序二卷
翻外國語七卷一名雜事一名俱舍論因緣事

右四十八部合二百三十二卷周武帝世西天竺優禪尼國三藏法師拘那羅陀陳言親依又別云眞諦起陳氏永定元年丙子至太建初己丑凡十四年旣懷道遊方隨所在便譯並見曹毗三藏曆傳云闍黎太建元年正月十一日午時遷化年七十一遺文並付神足弟子智休領受三藏寺沙門法海末集闍黎文本已成部軸云闍黎外國經論並是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縛若依陳紙墨翻應得二萬餘卷今之所譯止是數縛多羅葉書已得六百餘卷通及梁代減三百卷是知佛法大海不可思議其梵本華嚴涅槃金光明將來建康已外多在嶺南廣州制旨王園二寺冀不思議弘法大士將來共尋庶令法燈傳照不隱輝於海隅

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七卷

右周武世月婆首那者生知俊朗自魏達齊之梁逮陳世學佛經尤精義理洞曉音韻兼善方言那先在鄴齊受魏禪諸有蕃客去留任情那請還鄉路經江左因爾遂被梁武帝留勅總監知外國使命太清二年忽遇于闐婆羅門僧求那跋陀陳言德賢有勝天王般若梵本那因祈請乞願弘宣求那跋陀嘉其雅操豁然授與那得保持以爲希遇屬侯景亂未暇及翻攜負西東諷持供養到陳天嘉乙酉之歲始於江州興業伽藍方果譯出沙門智昕筆受陳文凡六十日江洲刺史儀同黃法氍爲檀越僧正沙門釋慧恭三學德僧監掌始末具經後序不廣煩述那雖一身而備經涉歷魏齊梁陳相繼宣譯

大乘寶雲經八卷第二出與梁世曼陀羅所出七卷同本異譯

右周武南國沙門須菩提陳言善吉於揚都城内至敬寺爲陳主譯見一乘寺藏衆經目録

四十二字門兩卷　無諍門兩卷
隨自意三昧　次第禪要

釋論玄門　　三智觀門
安樂行法　　弘誓願文

右八部十卷南岳沙門釋慧思撰思本武津人定慧凝遠性戒自然威德尊嚴道風遐扇幼感梵僧勸令出俗長蒙徧吉現形摩頂諷誦法華智通宿命翹勤方等靈相鬱蒸九句策修一時圓證法華三昧大乘門於一念中[十二]朗然開發自是之後寂照幽深辯才無滯於是內求之侶重疊雲集以所證法傳授學人並託靜山林宴居巖藪練微入寂弘益巨多昔江左佛法盛學義門自思南度定慧雙舉乃著茲觀法以通大化皆口授成章不加潤色而理玄旨奥蓋千載之微猷焉

隋朝傳譯佛經錄第十七

天命有隋膺斯五運帝圖榮祐宅此九州所以誕育之初神光洞發君臨已後靈瑞競臻故使天兆龜文水浮五色地開泉醴山響萬年雲慶露甘珠明石變聾聞瞽視瘖語躄行禽獸見非常之祥草木呈難紀之瑞是知昔聞七寶滙局金輪今則神異四時徧和玉燭往以赤若之歲黃屋馭宸土制水行興廢毀之佛日火乘木運啓嘉號於開皇高祖以周靖帝大定二年黃龍降於舊地卿雲見於城上二月十三日周以帝祚歸禪在隋景命既臨服黃替皂廢周六官依漢五省佛日還曜[十三]法水潛通其冬有前周沙門賫西域梵文二百餘部膺期而至下勅所司訪人令譯開皇二年仲春之月便就翻傳季夏詔曰般之五還恐民盡死是則以吉凶之土制短長之命謀新去故如農望秋龍首之山川原秀麗卉木滋阜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茲可域城曰大興城殿曰大興殿門曰大興門縣曰大興縣園曰大興園寺曰大興善寺三寶慈化自此而興萬國仁風緣斯遠大伽藍鬱峙法宇交臨開士肩聯信心接踵及仁壽啓號寶塔是興百有餘州皆陳靈應于斯時也四海靜浪九服無塵大度僧尼將三十萬崇緝寺宇向有五千翻譯道俗二十四人所出經部垂五百卷煬帝嗣錄卜宅東都仍於洛濱上林園置翻經館四事供養無乏歲時翻度新經備如別錄令總一朝兩代三十七年道俗二十餘人所出經論傳法等合一百一十一部六百六卷結爲前隋傳錄如左

京師洋川郡守曇法智一部一卷經
沙門毗尼多流支二部二卷經
沙門那連提耶舍八部二十八卷經
沙門釋僧就一部六十卷經
沙門闍那崛多三十七部一百七十六卷經
沙門釋法上三部四十三卷數錄
沙門釋靈裕八部三十卷論記
沙門釋智顗十九部八十七卷大乘觀門疏論傳
沙門釋信行二部四十卷三階集
沙門釋法經一部七卷經目[十四]
沙門釋寶貴一部八卷經
沙門釋僧粲一部一卷論
沙門釋僧琨一部三十一卷數論
沙門釋彥琮六部九卷論傳錄

沙門釋慧影四部三十七卷解論
廣州司馬郭誼一部二卷
儒林郎侯君素一部二十卷傳
晉府祭酒徐同卿一部二卷論
翻經學士劉憑一部一卷內數術
勑有司撰衆經法式一部十卷
沙門釋灌頂五部一十三卷觀門錄傳記
東都沙門達磨笈多七部三十三卷經論
沙門釋明則一部一十三卷
沙門釋行矩二部二卷

大隋業報差別經開皇二年三月譯第二出與罪業報應同小異
右一部元魏世婆羅門優婆塞瞿曇般
若流支長子達摩般若隋言法智門世
已來相傳翻譯高齊之季為昭玄都齊
國既平佛法同毀智因僧職轉任俗官
冊授洋州洋川郡守大隋受禪梵牒即
來勑召智還使掌參譯於大興善寺翻
出智既妙善隋梵二言執本自翻無勞
傳語大興善寺沙門成都釋智鉉筆受
文詞銓序義理日嚴寺沙門趙郡釋彥

琮製序
象頭精舍經開皇二年二月譯第二出與伽耶山頂經本同
大乘方廣總持經開皇二年七月譯
右二部北天竺烏場國三藏法師毗尼
多流支隋言滅喜既不遠五百由旬振
錫巡方來觀盛化至止便於大興善寺
譯出給事李道寶般若流支次子曇皮
二人傳語大興善寺沙門釋法纂筆受
為隋言并整文義沙門彥琮並製序
大方等日藏經十五卷開皇四年五月起出五年二月訖沙門智鉉道邃慧獻奉朝請庾質學士費長房等筆受
力莊嚴三昧經三卷開皇五年十月出費長房筆受
大莊嚴法門經二卷開皇三年正月出智鉉筆受與文殊師利神力經勝金色光明女經大淨法門經本同小異
德護長者經二卷三年六月出僧琨筆受一名掘多長者經與申日兜本及日光童子經同
蓮華面經二卷四年三月出
大雲輪請雨經二卷五年正月出是大雲經第一百品
牢固女經二年十二月出
百佛名經二年十二月出上四經慧獻筆受

右八部二十八卷北天竺烏場國三藏
法師高齊昭玄統那連提耶舍隋言尊
稱譯舍少出家五天遊四大小諸國經
六十餘但是釋迦勝迹處所無不必踐
既窮南海還返北天復之茹茹逢彼國
破因入鄴都正值文宣時始四十舍之
骨梗頗異等倫緣是文宣偏所待遇藉
甚既著理此統馬時亦出經論備齊世
錄齊被周滅仍懇韋(偉)須開皇元年新經
至止勑便追召二年七月傳送到京見
勞慇懃即勑安處大興善寺給以上供
為法重人其年季冬就于翻譯沙門僧
琛明芬給事李道寶學士曇皮等僧俗
四人更遞度語京城大德昭玄統沙門
曇延昭玄都大興善寺主沙門靈藏等
二十餘德監掌始末至五年十月勘校
訖了舍九十餘矣至九年而卒有別傳
所譯之經並沙門彥琮製序
新合大集經六十卷
右招提寺沙門釋僧就開皇六年所合

長房錄云就少出家專實坊學依如梵本此大集經凡十萬偈若具足出可三百卷見今譯經崛多三藏口每說云于闐東南二千餘里有遮拘迦國彼王純信敬重大乘諸國名僧入其境者並皆試練若小乘學即遣不留摩訶衍人請停供養王宮自有摩訶般若大集華嚴三部大經並十萬偈王躬受持親執鍵鑰轉讀則開香華供養又道場內種種莊嚴衆寶備具並懸諸雜華時非時果誘諸小王令入禮拜彼土又稱此國東南二十餘里有山甚險其內安置大集華嚴方等寶積楞伽方廣舍利弗陀羅尼華聚陀羅尼都薩羅藏摩訶般若八部般若大雲經等凡十二部皆十萬偈國法相傳防護守視兼云有三滅定羅漢在彼山窟寂禪㝠衛半月一月或有僧往山爲羅漢淨髮信哉神力固當實馬鬚髮剃還生入滅定不動難思議福地獲此實任持所冀今來明王睿主種

賢紹聖弘法化君寫以宣流所統之內聞善尚傳故因叙載然去聖將遠凡識漸昏不能總持隨分撮寫致來梵本部夾弗全略至略翻廣來廣譯緣是前哲支曇所翻及羅什出或二十七或復三十或三十一卷軸匪定就既宣揚彌恒嗟歎及覩耶舍高齊之世出月藏經一十二卷至今開皇復屬耶舍譯日藏經一十卷既並大集本舊品內誠欣躍即依合之成六十軸就雖附入未善精比有大興善寺沙門洪慶者識度淵明奉爲皇后撿校抄寫衆經兩藏遂更正就所合名題甚爲整類又今見翻其間尚有是大集分略攝都訖應滿百卷於本梵文三分將一且夫土石末爲細塵無自持之力及其結爲堆阜有生載之功況條離株希盛榮流捨源求廣潤而可得乎我隋皇帝之挺生也應天時順地理九州離隔出三百年十萬偈分將喻千祀散經還聚聚充大集之文別壞遂

通通顯大興之國非夫位握金輪化弘方等先皇前帝開壇闡法其孰並斯焉

房琮序

佛本行集經 六十卷七年七月起十一年二月訖僧曇學士長房劉憑等筆

法炬陀羅尼經 二十卷十二年四月起十四年六月訖道邃等筆

威德陀羅尼經 二十卷十五年七月起十六年十二月訖僧琨等筆

諸佛護念經 十卷十四年十月起至十二月訖僧曇等筆

五千五百佛名經 八卷十三年八月起十四年九月訖僧曇等筆

大集賢護菩薩經 六卷十四年十二月起十五年二月訖明芬等筆

聖善住天子所問經 四卷十五年四月出道邃等筆

觀察諸法行經 四卷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出五月二十五日訖長房等筆

四童子經 三卷十三年五月出七月訖僧琨筆

諸法本無經 三卷開皇五年六月起七月訖劉憑等筆

虛空孕菩薩經 二卷七年正月起三月訖僧曇筆彥琮序

大方等大雲請雨經 二卷見唐錄

月上女經 二卷十一年四月翻六月訖劉憑筆彥琮序

善思童子經 二卷十一年七月起九月訖長房筆彥琮序

無所有菩薩經 四卷見唐錄

移識經 二卷十一年十一月翻十二月訖長房筆

譬喻王經 二卷十五年五月出六月訖道密等筆

護國菩薩經二卷見唐録

發覺淨心經二卷十五年九月出十月訖僧琨筆

一向出生菩薩經五年十一月出十二月訖僧曇等筆綜序

佛華嚴入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二卷見唐録

大威燈仙問疑經六年正月出二月訖道遂筆綜序

文殊尸利行經六年三月出四月訖僧曇筆綜序

東方最勝燈王如來經見唐録

八佛名號經六年五月出六月訖道遂筆綜序

希有校量功德經六年六月出其月訖僧曇筆彥琮序

善恭敬師經六年七月出八月訖僧曇筆綜序

如來方便善巧呪經十年正月出二月訖僧曇筆綜序

不空羂索觀世音心呪經七年四月出五月訖僧曇筆綜序

十二佛名神呪除障滅罪經七年五月出訖僧琨筆綜序

金剛場陀羅尼經七年六月出八月訖僧琨筆綜序

諸法最上王經十五年出七月訖明芬筆

入法界經十五年七月出八月訖道密等筆

商主天子問經十五年八月翻九月訖學士費長房筆

出生菩提經十五年十月翻訖學士劉憑筆

金光明經囑累品銀主品涼世曇無讖出四卷梁世眞諦出六卷周世崛多出五卷並無此兩品今有故後出之

大乘三聚懺悔經見唐録

右三十七部合一百七十六卷北天竺揵達國三藏法師闍那崛多隋言至德又云佛德周明帝世武成年初共同學耶舍崛多隨本師主摩伽陀國三藏禪師闍那耶舍賚經入國師徒同學悉習方言二十餘年崛多最善周世在京及往蜀地隨處並皆宣譯新經或接先闕文義咸允時遭魔難世迫王威建德三年逢毀二教夏之七衆俱俗一衣崛多師徒亦被誘逼既元結契掯命遊方弗憚苦辛弘化爲業值法陵滅遂爽本心既辯是梵人不從華服秉古志節乞求返邦國家依聽以禮放遣我脂那者實是閻浮之陸海也爲諸遐裔殊服異形咸所奔湊其非樂土寧感致斯慕化而來來者容納思鄉欲去去者不違還向北天路經突厥遇值中面他鉢可汗殷重請留因住復曰周有成壞勞師去還此無廢興幸安意住資給供養當使稱心遂爾併停十有餘載師及同學悉彼先祖唯多獨在時屬相州沙門寶暹道邃智周僧威法寶僧曇智照僧律等十有一人以齊武平六年相結西遊往還七載凡得梵經二百六十部迴到突厥聞周滅齊併毀佛法進無所歸退則不可還延彼閒遂逢志德如渴值飲若暗遇明仍共尋閱所得新經請翻名題舊録目頻覺巧便有殊前人律等内誠各私慶幸獲寶遇匠得不虛行同誓焚香共契宣譯大隋受禪佛法即興周等賚經先來應運開皇元年季冬屆止勅旨付司訪人令翻崛多四年方果入國處處興善將事弘宣五年勅旨即令崛多共婆羅門沙門若那竭多開府高恭恭息都督天奴和仁又婆羅毗舍達等道俗六人令於内史内省翻梵古書及乾文等于時廣濟寺唯獨耶舍一人譯經至七年別勅崛多使兼翻經兩頭來往到十二年翻書訖了合得二百餘卷進畢爾時耶舍先已

終亡仍勅崛多專主翻譯仍移法席就大興善更召婆羅門沙門達摩笈多并遣高天奴高和仁兄弟等同翻又增置十大德沙門僧休法粲法經慧藏洪遵慧遠法纂僧暉明穆曇遷等監掌始末銓定指歸其十四部本行集經七十六卷並是餘處十一年前崛多自翻沙門彥琮制序皆是其十七部法炬等八十九卷十二年來在大興善寺禪堂內出沙門笈多高天奴兄弟等助沙門明穆沙門彥琮重對梵本再更覆勘整理文義其外尚有九十餘部見在續翻訖隨附錄仰惟如來金口所唱異類各蒙悟解譬如日月輝天迦葉阿難親承梵音結集布乎皮牒猶如炬燭朗夜後漢迄金國俗殊別宣譯著在文言狀如螢燈照室所冀石火之繼太陽以影傳光津液法流霑潤含識庶無斷絕若論眞僞本末可得同年而比校哉

無所有菩薩經四卷　護國菩薩經二卷

佛華嚴入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二卷

大雲請雨經　東方最勝燈王如來經

大乘三聚懺悔經

右六部經十一卷亦是崛多笈多二師於興善續出長房錄闕名今搜現入藏經有之故附此第

增一數四十卷略諸經論所有數法從一至十至百乃至千萬有似數林

佛性論二卷　衆經錄

右三部合四十三卷相州前定國寺沙門釋法上撰上戒山崇峻慧海幽深德可軌人威能肅物故魏齊世歷爲統都所部僧尼減三百萬而上綱紀將四十年當文宣時盛弘釋典上總擔荷並得緝諧內外闡揚黑白咸允非斯柱石孰此棟梁景行既彰逸響遐被致高句麗國大丞相王高德乃深懷正信崇重大乘欲以釋風被之海典然莫測法教始末緣由自西徂東年世帝代故從彼國件錄事條遣僧義淵乘帆向鄴啓發未聞事條略云釋迦文佛入涅槃來至今幾年又在天竺經歷幾年方到漢地初到何帝年號是何又齊陳國佛法誰先從爾至今歷幾年帝請乞具注其十地智度地持金剛般若等諸論本誰述作著論緣起靈瑞所由有傳紀不謹錄諸審垂爲釋疑上答佛以姬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當穆王二十四年癸未之歲穆王聞西方有化人出便即西入而竟不還以此爲驗四十九年在世滅度已來至今齊世武平七年丙申凡一千四百六十五年後漢明帝永平十年經法初來魏晉相傳至今孫權赤烏年康僧會適吳方弘教法地持是阿僧佉比丘從彌勒菩薩受得其本晉安帝隆安年曇無讖爲河西王沮渠蒙遜譯摩訶衍論龍樹菩薩造晉隆安年鳩摩什婆至長安爲姚興譯十地論金剛般若論並是僧佉弟婆藪槃豆造至後魏宣武帝時三藏法師菩提留支始翻上答指訂由緣甚廣今略舉要以示異同而上所服素納袈裟一鉢三衣外更無聚積諸受請供感世

利財起一山寺名爲合水山之極頂造
彌勒堂常願往生覲覩彌勒四事供養
百五十僧齊破法湮山寺弗毀上私隱
俗習業如常當願殘年見三寶復更一
頂禮慈氏如來業行旣專精誠感徹心
如注石逐屬開皇至尊龍飛佛日還照
上果情願力疾服袈裟弟子扛轝昇山
寺頂合掌三禮彌勒世尊右繞三周訖
還山下奄然而卒九十餘矣

安民論十二卷　　陶神論十卷

因果論二卷　　聖迹記二卷

塔寺記　　經法東流記

十德記僧尼制

右八部合三十卷相州大慈寺沙門釋
靈裕撰裕即道憑法師之弟子也軌師
德量善守律儀慧解鉤深見聞弘博兼
内外學爲道俗歸性愛傳燈情存著述
可謂篤識高行沙門也覩裕安民陶神
因果意存宣通無上法寶開皇十年追
入見訖辭帝東返十一年春厚禮放之

大唐内典録卷第五上

大唐内典録卷第五下　修八

唐　沙　門　釋　道　宣　撰

隋朝傳譯佛經録第十七之餘

圓頓止觀十卷於荊州玉泉寺說沙門灌頂筆記

禪波羅蜜門十卷於金陵瓦官寺說沙門法愼記

維摩經疏三十卷隋帝請出幷前玄十卷後玄六卷

法華玄十卷沙門灌頂筆記

法華疏十卷沙門灌頂筆記

小止觀二卷　　六妙門

覺意三昧　　法華三昧

觀心論　　三觀義

四教義　　四悉檀義

如來壽量義　　法界次第章三卷

大方等行法　　般舟證相行法

請觀音行法　　南嶽思禪師傳

右十九部八十七卷天台山沙門釋智
顗撰顗俗緣陳氏荊南人幼宾禎感夙
稟玄風蘊道天台尋師衡嶺雙弘定慧
圓照一乘受四教於神僧傳三觀於上
德入法華三昧證陀羅尼門照了法華

若高輝之臨幽谷說摩訶衍似長風之遊太虛假令文字之師千群萬數尋彼妙辯無能窮也自發軫南嶽弘道金陵託業玉泉遁跡台嶺三十餘載盛弘一乘止觀禪門利益惟遠義同指月不滯筌蹄或於一法中演無量義攝無量義還入一心實觀玄微清辯無盡由是四方法侶請益如林若定若慧傳燈逾廣為大機感著述茲文並理會無生宗歸一極者也禪門止觀及法華玄但約觀心為衆數演灌頂法慎隨聽筆記顗自印可天下盛傳可謂行人之心鏡巨夜之明燈自古觀門未之加矣陳隋兩帝師為國寶尊人重法委託舟航捨寶捨身詳諸別錄

對根起行雜錄集三十六卷 作八 二

三階位別錄集四卷

右二部四十卷真寂寺沙門釋信行撰行魏人少而落髮博綜群經蘊獨見之明顯高跆之迹與先舊德解行弗同不全聲聞兼菩薩行捨二百五十戒居大僧下在沙彌上門徒悉行方等結淨頭陀乞食日止一餐在道路行無問男女率皆禮拜欲似法華常不輕行此亦萬術之一術也但人受同惡異緣是時復致譏此錄誠並引經論正文而其外題無定准的雖曰對根起行幽隱指體標榜於事少微來哲儻詳幸知有據開皇二十年敕斷不聽行想同箴勗然其屬流廣海陸高之

衆經錄目七卷

右開皇十四年大興善寺沙門釋法經等二十大德奉敕撰揚化寺沙門明穆區域條分指蹤紘絡日嚴寺沙門彥琮覼縷緝維考校同異故表略云總計衆經合有二千五十七部 作八 五千三百一十 三 二卷凡為七軸但法經等既未盡三國經本校驗同異今唯且據十餘家錄刪簡可否總標綱紀位為九錄區分品類有四十二分凡初六錄四十六分略示經律三藏大小之殊粗顯譯傳是非真偽之別後之三錄集傳記注前三分者並是西域賢聖所撰以非三藏正經故為別錄後之三分並是此方名德所修雖不類西域所製莫非毗贊正經發明宗教光輝開進後學故兼載焉

新合金光明經八卷

右一部大興善寺沙門釋寶貴開皇十七年合貴即周世道安神足翫閱群典見昔晉世沙門支敏度合兩支兩竺一白五家首楞嚴五本為一部作八卷又合一支兩竺三家維摩三本為一部作五卷今沙門僧就又合二讖羅什耶舍四家大集四本為一部作六十卷諸此合經文義宛具斯既先哲遺蹤貴遂依承以為規矩而金光明見有三本初曇無讖譯四卷其次崛多譯為五卷又真諦譯復為七卷其序果云曇無讖法師稱金光明經篇品闕漏每尋文揣義謂此說有徵而讎校無指永懷寤寐琛式

皇帝愍三趣之輪迴悼四生之漂沒況寶舟以救溺秉慧炬以照迷大同年中勑遣直後張氾等送扶南獻使反國仍請名僧及大乘諸論雜華經等彼國乃屈西天竺優禪尼國三藏法師波羅末陀梁言眞諦并齎經論恭膺帝旨法師遊歷諸國故在扶南風神爽悟悠然自遠羣藏淵部罔不研究太清元年始至京邑引見殿内武皇躬伸頂禮於寶雲殿供養欲翻經論寇羯憑陵大法斯舛國難東謐沙門僧隱始得諮禀法師譯經經目果闕三身分別業障滅陀羅尼最淨地依空滿願等四品全別成爲七卷今新來經二百六十部内其間復有銀主陀羅尼品及囑累品更請崛多三藏出沙門彥琮重覆校勘故貴今合分爲八卷品部究足始自乎斯文號經王義稱深妙願言幽顯頂戴護持

十種大乘論

右大興善寺沙門釋僧粲撰粲俗姓孫氏陳留人少出家尚遊學江河南北靡所不經關隴西東觸處皆履涉歷三國備齊陳周諸有法筵無不必踐工難問善博尋今爲二十五衆第一摩訶衍匠故著斯論光賛大乘十種者一無障礙二者平等三逆四順五接六挫七迷八夢九相即十中道引經論成文證據甚有軌轍亦初學者巧方便門也

論場一部三十一卷

右一部大興善寺沙門成都釋僧琨集琨即周世釋亡名之弟子俗緣鄭氏性沉審善音聲今爲二十五衆教讀經法主搜括羣經卷部連比唯諸雜論篇軸參差引經說云欲知智者意廣讀諸異論緣是采摭先聖後賢所撰諸論集爲一部稱曰論場譬世園場則五果百穀戲場則歌舞音聲戰場則牟甲兵仗道場則幡華寶蓋種種莊嚴今此論場譬同於彼無事不有披帙一閱俱覽百家自利利人物我同益者也

凡聖六行法二十卷十卷七卷五卷三卷一卷

右六部凡五十餘卷滄州逸沙門釋道正所撰正頭陀爲業不録名貫悼時俗聲說故撰茲行門廣采羣典布列名目開皇中入京僕射高頴重之爲建法筵談述行體名德患其功教不許流布正遂逃越人世埋名塵俗不測其終後收其遺文恨相知之遠矣

達摩笈多傳四卷

通極論　辯教論

辯正論　通學論

善財童子諸知識録

新譯經序

右六部合十卷日嚴寺沙門釋彥琮撰琮俗緣李氏趙郡栢仁人世號衣冠門稱甲族少而通敏才藻内融識洞幽微情同水鏡遇物便曉事罕再詳其論傳辭並皆精洽通極者破世諸儒不信因果執於教迹好生異端此論所宗佛理爲極辯教者明釋教宣眞孔教弘俗論

老子教不異俗儒靈寶等經則非儒攝通學者勸誘世人徧師孔釋令知外內備識俗眞善知識者是大因緣登聖越凡不因知識無由達到此勸於人廣結知友若善財焉

述釋道安智度論解二十四卷并道安自製序

存廢論　傷學論　厭修論

右四部合二十七卷舍衞寺沙門釋慧影撰影俗緣江氏巴西人周世智度論師釋道安義解之神跡傳燈注水繼踵法輪述而不作弘摩訶衍亦爲二十五衆主潛形寺宇況志慧流迹罕人間情多物外文鋒出口理窟入神觀夫論興厭意可覩傷學論者爲除謗法之愆存廢爲防姦求之意厭修令人改過服道者也

占察經二卷

右一部檢錄無目經首題云菩提登在外國譯似近代出今諸藏內並寫流傳而廣州有一僧行塔懺法以皮作二枚帖子一書善字一書惡字令人擲之得善者好得惡者不好又行自撲法以爲滅罪而男女合雜青州亦有一居士同行此法開皇十三年有人告廣州官司云是其妖官司推問其人引證云塔懺法依占察經自撲法依諸經中五體投地如太山崩廣州司馬郭誼來向岐州具狀聞奏有勑不信占察經道理令內史侍郎李元操共郭誼就寶昌寺問諸大德沙門法經等報云占察經目錄無名及譯處塔懺法與衆經復異不可依行下勑云諸如此者不須流行

旌異傳二十卷

右一部相州秀才儒林郎侯君素奉隋文勑撰素名白神思卓詭博綜玄儒當居宰伯之右以問幽極之略故著茲傳用悟士俗

通命論兩卷

右一部晉王府祭酒徐同卿以爲儒教亦有三世因果之義但以文言隱密理致幽微先賢由來未所辯立卿今備引經史正文會通運命歸於因果意欲發顯儒教旨宗助佛宣揚導達羣品咸奔一趣斯蓋博識能洞此玄云

外內傍通比校數法

右一部翻經學士涇陽劉憑撰憑內外學數術偏工每以前代翻經筭數比挍術法頗有不同故爲斯演其序略云世之道藝有淺有深人之稟學有踈有密故尋筭之用也則兼該大衍其不思也則致惑三隅然華夏數法自有三等之差天竺所陳何無異端之例然先譯經並以大千稱爲百億言一由旬爲四十里依諸算計悉不相合竊疑翻傳之日彼此異音指麾之際於斯取失故錄衆經筭數之法與華夏相參十十變之傍通對衍庶擬翻譯之次執而辯惑既參經語故附此錄云

開皇三寶錄一十五卷

右一部翻經學士成都費長房所撰房

本出家周廢僧侶及隋興復仍習白衣時預參傳筆受詞義以歷代羣録多唯編經至於佛僧紀述蓋寡乃撰三寶履歷帝年始自周莊魯莊至於開皇末歳首列甲子傍列諸經翻譯時代附見綸綜今所集録據而本之至於入藏兀玉相謬得在繁富失在叢通非無憑准未可偏削

衆經法式十卷

右一部開皇十五年文帝勅令有司撰初即依位辯而出之奏聞在內隋祖敬重教法無時可忘所以自始登極終及大行毎日臨朝於御牀前置列高座二所一置經師令轉大乘二置大德三人通三藏者帝目覽萬機耳聆聲教纔有喜怒經師潛默帝曰師何黙耶僧曰見陛下責人不敢轉讀帝曰但讀此臨御億兆喜怒尋常不足致怪乃是俗事何關佛法聞樂佛言不敢違背意願常聞耳於經有疑隨藏問決致有約文法式統明三學條列有序聞于時俗

東都起世經十卷　縁生經二卷

藥師如來本願經　攝大乘論十卷

菩提資糧論六卷　金剛般若論二卷

縁生論

大方等善住意天子所問經四卷

大方等大集菩薩念佛三昧經十卷

右前經論三十三卷北天竺烏場國三藏達摩崛多隋言法藏不遠鄉國來儀帝京開皇仁壽並參傳譯于時崛多控權令望居最傳度梵隋時唯稱美至於深義莫不反啓斯人而容範洎然無涉世路所以傳譯磬望抑巳揚人仁壽之末崛多以縁佗事流擯東越笈多乘機專掌傳譯大業三年東都伊始煬帝於洛水南汭天津橋右置上林園立翻經館遂移京師舊侶於新邑翻經笈多相從羈縻而已余以大業十年躬至其館時琮師巳往則上猶在洛漠風猷綴旒誰賞尋爾離亂宗師殄絶悲哉

福田論　僧官論

西域玄志十卷

右諸論並沙門釋彥琮所撰名顯兩代叅譯二朝東都立館掌録經典煬帝著令僧拜俗官琮不忍此著論陳列前引東晉慧遠沙門不敬王者後解維摩法華權宜非是化體廣陳出處之迹嚴陵周黨之徒高豎三寶之儀崇尚歸敬之本文極該贍衢路顯然近者龍朔之元下詔令尋此議京官太半互有異同余以論示毀謗攸息録狀聞奏下勅罷之

四念處觀四卷　天台山國清寺百録五卷

金光明行法　修禪證相口訣

天台智者師別傳

杭州眞觀法師別傳

右十三卷天台山國清寺沙門釋灌頂撰頂即智者之猶子也景行冰霜俊神清朗聞持教義類若瀉瓶深明止觀雙修定慧敷揚妙法池開靈瑞之蓮學侶雲臻泉涌輕甘之水天台智者樂說無

窮止觀禪門約心開演頂皆總持一聞靡失以定慧之餘出四念處觀及諸傳錄述陳隋二帝崇信三尊尊師重法歸敬之相又撰法華涅槃淨名金光明請觀音等經疏各有部袠今不備載

翻經法式論一部十卷　諸寺碑銘三卷

右件論文翻經沙門釋明則所撰則本冀人生知挺秀文彩之盛聞于鄉曲初未之齒也及製覺觀寺碑楚公揚素見而重之追入京室預參傳譯述作銘頌論序等備于別集

別內法一卷　內訓卷

右翻經沙門行炬所撰炬即彥琮之猶子也然家風梵學故之此任後召翻經不久終世不成其器云

皇朝傳譯佛經錄第十八

聖人利見應錄在期隋煬末齡天地同閉鷄張鵲起蟻結蛇盤人不聊生物無寧止皇唐教舉義動天心四海廓清三寶雲搆爰初武德之祀迄今龍朔之元天下大同四十餘載高祖創基定業太宗廓靜方維今上垂拱巖廊方享無窮之祚度僧立寺廣事弘持翻譯新經備諸史錄總撮略此隨緣廣之將用顧廣未聞龜鏡今古然則皇運之始天步猶艱薛舉直指於豳岐王充擁甲於河洛東西引慝各擅威雄自餘偏裨蜂飛蝟峙國家守本銳意誅除至於佛理彌隆顧及故高祖一代仍舊遵崇至於翻譯未遑銓品貞觀之始兵荐猶在玁狁飲馬於渭涇闗輔寄食於獎汴螟螣布野穀洛侵宮文帝解網思政日旰忘食瞻言寺塔務事經營所以四方壁壘咸置伽藍立碑表德以光帝業如破薛舉立昭仁寺破王充立昭覺寺破武周立弘濟寺破宋金剛立慈雲寺破宋老生立普濟寺破建德立等慈寺破劉闥立昭福寺並官給供度佛事弘故立碑頌德為萬代之大歸爲及天下清平思弘仁教乃捨舊宅為興聖寺為先妣立弘福寺為東宮立慈恩寺於昭陵立瑶臺寺躬幸弘福手製疏文垂泣對於僧徒優言陳於肅敬每下明勑監造有司經像締搆畢存精妙至於老宗鮮聞褒顯時有波頗梵僧帝所尊重延入內殿優問頻仍翻度新文天府供給今上之嗣位也信重逾隆先皇別宮咸捨為寺傳度法本更甚由來有沙門玄奘觀方遊國還返帝京二帝欽承徵入宮闕為製教序布所譯經官供豐華于今不絕故爰初貞觀迄於龍朔之年三十餘祀傳經道俗沙門唐梵略有一十餘人綴文筆受備如下列所出經論記傳行法等合有一百餘部一千五百餘卷結為皇朝內典經錄流之遠代永作楷模同軌光揚長存不朽冀將來明哲乘此續修述三寶之神功徧忍土而施化弘千佛之成教歷賢劫而無窮焉

沙門波羅頗蜜多三部三十八卷經

沙門釋玄琬七部一十三卷論

沙門釋法琳二部一十卷論

沙門釋慧淨四部一十五卷內論詩英華

典儀李師政一部一卷論

沙門釋法雲二部一十三卷論

沙門釋道宣一十八部一百餘卷集論錄序記儀

沙門釋玄奘六十五部一千三百八十卷經論傳記

沙門釋彥悰二部十六卷寺錄不拜俗集

沙門釋玄應一部二十五卷經音
沙門釋玄惲八部一百三十卷雜記傳
沙門釋玄範二部注經及序
寶星經一部十卷
般若燈論一部一十三卷
大乘莊嚴論一部十卷
右三部三十五卷西天竺國沙門波羅頗蜜多唐言光智以貞觀初年齎梵筴本至止京輦奏聞乃勅左僕射房玄齡太府卿蕭璟給事杜正倫監護翻譯又選京邑大德沙門玄模度語沙門慧賾慧淨法琳綴文沙門慧乘慧朗智首曇藏僧珍靈佳慧明法常僧辯等證義于斯時也大集梵文將事廣傳陶津後代而恨語[修八]由唐化弘匠不行[十四]致使梵寶無由分布故十載之譯三部獻功可悲深矣

三德論一卷　入道方便門二卷
鏡喻論　無礙緣起一卷
十種讀經儀　無盡藏儀
發戒緣起二卷　法界圖一卷
懺悔罪法二卷

右九部一十二卷延興寺沙門釋玄琬所撰琬道行純備慧學該洽道俗歸依像末城塹以德聲高彼徵爲皇太子戒師晚以年尊脚疾乘輿而入內禁太宗隆重文德深敬說法誘導上帝稱善王臣百辟莫不奉其戒誥然其弘護居心誘進成務所以著論多門意存開化爲本又以法流東漸三被誅殘雖後鳩拾不無紕紊琬欲證一文義該貫後賢乃集達解名德三十餘人親面綜括披尋詞理經延歲序方乃究竟即寫淨本以爲法寶正則故方隅道俗欲寫藏經皆就傳本以爲指准斯亦後代[十五]之僧傑也故能振[修八]此遺基

破邪論一部二卷　辯正論一部八卷

右二部一十卷終南山龍田寺沙門釋法琳所造琳本住荆楚少絫名匠宗猷教義道釋玄儒遊不擇方護法爲任徃以武德之始法門厄塞飾詐之儔過聞天聽太史令傅奕乘便舉隊奏上誹毀事一十餘條意存退僧敗佛道士李少卿又上十異九迷論道士劉進喜又上顯正論皆塵黷佛法無取於時京邑諸僧亦有抗論者皆無可尚於是釋教蒙塵道俗同恥琳不忍其誣罔乃著論以衛之廣引孔老敬佛之文多疎王臣重法之事作論既成時俗競寫有道士秦英扇動宮儲以琳著論誹毀祖禰文帝大怒追琳辯對前後重沓慨附聖心末後對云所著破邪辯正皆與文籍扶同一字有虧任從斧鉞陛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陛下若刑濫無辜琳則有伏尸之痛云云帝不罪放于益部爲僧在道終歿諸有別集三十餘卷秦英竟以虛詐伏誅劉李傅氏相從化徃故其遺文徃行可爲萬代宗轄云

釋疑論一部一卷　內典詩英華一部十卷
注金剛般若經　諸經講序

右四部一十餘卷京師紀國寺沙門釋慧淨所撰淨本趙人俗緣房氏即隋國子博士徽遠之猶子也神慧標舉有聲京國談述餘論淩轢後賢每以士俗諸儒沉迷報業輕侮僧倫以文自擁淨乃著釋疑論修入以曉業緣集詩英華十六以知僧中不可輕罔爾後文府雄伯皆造法筵重其機鑒朗抜欣其慧悟清峻左僕射玄齡引爲家僧春宮已下資其理義多遊內禁對論李宗列辟解頤皇儲欽敬下令徵延爲普光寺主仍知紀國上座淨當斯榮幸兩以居之所著諸經莊嚴雜心俱舍等論疏百有餘卷故不備載

內德論一部一卷

右件論貞觀初年門下典儀李師政之所作也政家上黨學識攸歸少髭大方長遂通洽每與諸朝士共談玄奧多陷名相以佛宗爲虛誕同迷緣業以聖理爲捫虛政乃著論三篇初明顯正喻傳氏之譏誹中明運業曉今古之迷濫後述因果辯感報之非謬文極該要統史籍之前言義實明冠拔沉宾之滯結

辯量三教論一部三卷

十王正業論一部十卷

右二論一十三卷京師西明寺沙門釋法雲所造修入雲本絳人少遊玄肆十七又居定室亟動神機雖不廣閱經書歷眼玄知旨趣匆見俗流雅論均三教於一宗商略皇王混政道於時俗遂捜採名理討覈玄儒著茲二論開道悟俗

注戒本一部二卷并疏記四卷

注羯磨一部二卷疏記四卷

行事刪補律儀一部五卷或六卷

釋門正行懺悔儀一部二卷

釋門章服儀

釋門亡物輕重儀

釋門護法儀

釋門歸敬儀

聖迹見在圖贊

釋氏譜略

釋迦方志一部二卷

佛化東漸圖贊一部二卷

大唐內典錄一部十卷

古今佛道論衡一部三卷

後集續高僧傳一部十卷

續高僧傳一部三十卷

廣弘明集一部三十卷

東夏三寶感通記一部三卷

右諸注解儀贊傳記一十八部一百一十餘卷終南山沙門釋道宣所撰宣少尋教相長慕尋師關之東西河之南北追訪賢友無憚苦辛貞觀末年方事修緝所列如右遺失不無意存毗賛故也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一部六百卷

顯慶四年在玉華宮寺譯

大菩薩藏經一部二十卷

貞觀十九年在弘福寺譯

大方等十輪經一部十卷

解深密經一部五卷

無垢稱經一部六卷

能斷金剛般若經

分別緣起經一部兩卷

藥師本願功德經

佛地經

稱讚淨土經

如來教勝王經修入

寂照神變三摩地經十八

最無比經

稱讚大乘功德經

甚希有經

六門陀羅尼經

顯無邊佛土經

拔苦難陀羅尼經

諸佛心陀羅尼經

勝幢臂印陀羅尼經

入名普密陀羅尼經
不空羂索神呪心經
十一面神呪心經　稱讚七佛名號功德經
般若多心經　千囀陀羅尼經
菩薩戒本　天請問經
菩薩羯磨　持世陀羅尼經
巳上二十八部大乘經
瑜伽師地論 一部一百卷大慈恩寺譯
顯揚聖教論 一部二十卷弘福寺譯
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 一部十六卷弘福寺譯
攝大乘本論 一部三卷　攝大乘論 世親釋一部十卷
大乘阿毘達磨集論 一部七卷
攝大乘論 無性釋一部十卷
廣百論 一部十卷　成唯識論 一部十卷
佛地經論 一部七卷 巳入　辯中邊論 一部三卷 十九
掌珍論 一部兩卷　成業論 一部一卷巳下單卷
因明正理門論　因明入正理門論
大乘百法明門論略錄
大乘五蘊論　廣百論頌
顯揚聖教論頌　王法正理論

觀所緣緣論　唯識三十論
記法住傳　辯中邊論頌
巳上二十四部大乘論
本事經 一部七卷
緣起聖道經 一部一卷巳上二經小乘
大毗婆沙論 一部百卷 二
順正理論 一部十卷 八　顯宗論 一部十卷 四
俱舍論 一部十卷 四　集異門論 一部十卷 二
發智論 一部十卷 二　品類足論 一部十八卷
識身足論 一部十六卷　法蘊足論 一部十二卷
入阿毗達磨論 一部二卷
俱舍論頌 一部一卷
巳上一十一部小乘論
大唐西域傳 一部十二卷
右大小乘經論六十五部一千三百八
卷京師大慈恩寺沙門釋玄奘奉詔譯
奘本潁川俗緣陳氏小年出家師無遠
近以貞觀三年出觀釋化五竺八河備
經歷覽名德勝地訪無不遠大獲梵本
遊途帝城以貞觀十九年躬謁文帝巽
倫禮接仍勅名德沙門二十人助緝文
句初在弘福翻經公給資什沙門靈閏
等證義沙門行友等綴文沙門辯機等
執筆及慈恩創置又移於彼叅譯紛綸
未遑條列帝乃延內禁并幸南北山宮 巳八 二十
面叙玄理極展誠敬天命有終日月奄
曜奘還京寺如常傳譯後以緣故徙住
玉華宮供給仍不爽前及故始自弘福
今迄比宮一十八載傳度法本雖非超
挺然不墜譯功庶後之明識因斯重復
塵廣也
大唐京寺錄傳 一部十卷龍朔元年修篡
沙門不敬俗錄 六卷
右二部京師弘福寺沙門釋彥悰以宇
內塔寺靈相極多足感人心開洽誠信
江表梁室著記十卷東都後魏亦流五
軸而渭陰帝里名寺勝塔獨亡述紀悰
憤斯事創就纂結文實鋪發事亦典據
有宗轄焉
大唐衆經音義 一部二十五卷

右一部京師大慈恩寺沙門釋玄應所造應博學字書統通林苑周涉古今括究儒釋昔高齋沙門釋道慧爲一切經音不顯名目但明字類及至臨機搜訪多惑應憤斯事遂作此音徵覈本據務存實録即萬代之師宗亦當朝之難偶也恨叙綴纔了未及覆疎遂從物故惜哉

敬福論（十卷）　略敬福論（二卷）

大小乘觀門（十卷）　法苑珠林集（一百卷）

金剛般若經集注（三卷）

百願文（一卷）　釋門靈感（五十卷）

四分律僧尼討要略（五卷）

右七部一百三十一卷京師西明寺沙門釋玄惲所撰惲本名道世律學有聲慕重賢良綴緝爲務兼有鈔疏注解衆經人代即目略叙如右

注金剛般若經　注二帝三藏聖教序

右二部普光寺僧釋玄範所撰範少染大方貿學名匠立履清曠不羣肩小專門強學出自天心弘贊正理開明道俗有別集二十卷序其神用

大唐内典録卷第五（下）

音釋

顗（魚豈切）　衲（而税切水北曰衲）　玁狁（玁喜檢切狁余準切玁狁匈奴別號也）　螟螣（螟莫經切食禾心蟲也螣敵德切食苗葉蟲也）　賾（鋤陌切）　黷（徒谷切恩也）　頤（弋支切頷也）

大唐内典録卷第六

唐沙門釋道宣撰

歷代大乘藏經翻本單重傳譯有無録第二之初

序曰所言大乘藏者謂諸佛大人之用心也教本無相理趣無緣統羣有而出重昏拔心因而静煩妄斯其致也故經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強以名相用顯筌蹄故能聲滿天下而無滯於有空形充法界而超挺於情境既亡於彼此何小大之可乘隨機適化示緣相之殊計試論教主義顯三焉法佛常住寄量揆於寂光應身假相託質形於藏海蓮華啓於千葉隨葉各現億輪隨輪百億開化化佛乘機而現是以三身離合二諦有空逐情量而抑揚赴前緣而隱顯討其本也終歸本無試論教體則方等一乘因緣方便在物成務故三篋九藏總理義之奧區十二八萬該相見之玄致如雲則原隰俱霑等雨則高下同霑任根葉而增榮遂華果而光茂故文云汝等所行是菩薩道即其證也感開五住別利

鈍之根源智分六位顯行解之明昧戒經六聚齊輕重而護持定攝有空等深淺而流觀慧該真俗統凡聖而通明旣號種智無境而不知獨稱大聖無相而不達積空爲量無生不在化門大地爲籌無時而不度物約緣極脣梗槩若斯通曰大乘無教不攝據此而叙無別小乘是知大能攝小如海之納百川小不容大若庭不遊龍象自經流東夏斯教極弘全部多闕別品題録譯人隨本因而附之致使正宗前後重沓故天竺大乘類例而結分爲十二各十萬偈西沮渠國備有本文如別所陳可自披閱且如華嚴見翻三萬餘偈覈論本部二分尚遺自餘十一居然大鈌而羣録編次別顯單重討論事義紛綸難紀故般若大品十有餘翻乃以大品爲初單道行爲重貳強分前後致失宗途今依本經單複次列提領綱維品目斯備仍述譯人存亡時代庶使尋覽之者知本末之有歸焉故始自後漢至於皇運龍朔之元一十八代六百餘祀總有四百九十八部二千三百六十三卷以爲大乘菩薩藏攝餘有別生疑僞注述之流各體化源無非毗贊自依別録不濫真乘然則遺逸極多無由獲本庶有同舟補斯漏闕云爾

大乘經 合一千一百五十二卷

大乘律 合一百一十卷

大乘論 合五百卷

大乘經單重翻本并譯有無録 合三百八十六部一千一百五十二卷萬八千五百二十二紙

大方廣佛華嚴經 六十卷或五十卷者南本一千八十七紙

東晉義熙年佛陀跋陀羅於揚都譯

度世經 六卷一百一十九紙是本經離世間品

西晉元康年竺法護別譯

漸備一切智德經 五卷是十地品一百五紙

西晉元康年竺法護別譯

信力入印法門經 五卷九十三紙

元魏正始年曇摩流支別譯

十住經 四卷是十地品九十七紙

後秦弘始年羅什共佛陀耶舍譯

如來興顯經 四卷是性起論六十七紙

西晉元康年竺法護譯

羅摩伽經 三卷是入法界品七十七紙

西秦堅公譯羣録又云安法賢譯

菩薩十住經 一卷五紙

西晉竺法護譯

菩薩本業經 一卷是淨行品無偈十二紙

吳黃武年支謙譯

諸菩薩求佛本業經 一卷是淨行品十一紙

佛說兜沙經 一卷五紙

後漢支讖別譯

大方廣十地經 譯抄十住品前見別譯

右一十一經並華嚴經別品殊譯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四十卷或三十卷九百一十九紙

後秦弘始年鳩摩羅什於長安逍遥園譯

放光般若波羅蜜經 三十卷或二十卷四百六十紙

西晉元康年無羅叉等於陳留譯

光讚般若波羅蜜經 十卷或十五卷二百一十五紙

西晉太康年竺法護於長安譯 大品上帙

新小品經 七卷一百五十四紙

後秦羅什譯

小品經七卷一名新道行一百五十四紙
西晉竺法護譯
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十卷或八卷百六十五紙
後漢支讖譯是小品經
大明度經六卷或四卷九十一紙
吳支謙黃武年譯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五卷有說長安品
前秦建元年曇摩蜱於長安譯
大智度無極經四卷別譯
右九經并大品般若之同本別譯前後
抄録致別更有別譯本無敀闕
大般涅槃經四十卷七百二十紙
北涼沮渠氏玄始年曇無讖於涼都姑臧
譯
大般涅槃經三十六卷二十五品
宋文帝元嘉年釋慧觀謝靈運文飾前經
行於江表
泥洹經二十卷
宋元嘉年釋智猛於西涼州譯
大般泥洹經六卷一百三十紙即本經前十卷

東晉義熙年釋法顯於揚都譯
右四經同本前後別翻仍不具足故沮
渠國本此涅槃經總十萬偈今出四帙
止三萬偈所少二分有餘若具本文以
唐言度則百有餘卷
大方等大集經三十卷六百四紙
北涼曇無讖於涼都譯
大方等日藏經十卷或十五卷二百四紙
隋開皇年耶舍於京師大興善寺譯
大方等月藏經十卷二百十四紙
北齊耶舍於鄴都譯
大方等大集經八卷百二十八紙
已前四經並大集之宗致合用一千一
百五十紙前後翻別今合之爲六十卷
或五十八卷見費長房開皇三寶録
大哀經八卷是大集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品或七卷一百一十九紙
西晉元康年竺法護於長安譯
虛空藏菩薩所問經八卷或六卷是虛空藏菩薩品一百八紙
西秦乞伏仁世法堅於河南國譯
菩薩淨行經二卷是寶髻菩薩品一名寶髻菩薩經四十八紙

西晉永熙年竺法護於長安譯
無盡意經六卷或四卷是阿差末經八十六紙
西晉太始年竺法護於長安譯
無盡意經十卷
宋明世法眷於廣州譯
阿差末經七卷或四卷是無盡意品九十二紙
西晉永嘉年竺法護於長安譯
小阿差末經三卷
無言童子經二卷是無言品四十紙亦名無言菩薩經
西晉竺法護於長安譯
寶女經二卷或四卷是寶女品六十三紙一名寶女問慧經
西晉太康年竺法護於長安譯
寶星經十卷一百二十五紙
唐貞觀年波頗於大興善寺譯
寶結菩薩經二卷抄寶結品四十八紙一名菩薩淨行
西晉竺法護譯
自在王菩薩經二卷抄陀羅尼品少異
後秦羅什於常安譯
奮迅王問經二卷上二同本別出四十二紙
後魏菩提留支於洛都譯

魔女問得男身經一卷是寶積分往古品
別譯見寶唱録
須彌藏經四卷三十八紙
高齊耶舍於天平寺譯
右十五經是大集經別品殊譯不入大
本別部流行
大威德陀羅尼經二十卷二百六十五紙
隋開皇年闍那崛多等於京師興善寺譯
大法炬威德陀羅尼經二十卷三百紙
隋大業年達摩笈多於東都上林園翻經
館譯
大菩薩藏經二十卷四百一十紙
唐貞觀年玄奘於京師弘福寺譯
菩薩瓔珞經十二卷或十四卷三百三十七紙
前秦建元年竺佛念於長安譯
菩薩見實三昧經十四卷二百三十八紙并九七
後齊耶舍於鄴都譯
佛名經十二卷二百四十七紙
後魏菩提留支於鄴都譯
月燈三昧經十一卷或十卷二百二紙

後齊天統年耶舍於鄴都譯
賢劫經十三卷一百九十五紙
西晉元康年竺法護於長安譯
華手經十三卷二百二十五紙
後秦弘始年羅什於長安譯
十住斷結經十卷一百五十四紙
前秦建元年竺佛念於長安譯
大灌頂經十二卷或九卷一百一十一紙
東晉元年帝世帛尸利蜜多於揚都譯
觀佛三昧經十卷或八卷一百五十九紙
宋永初年佛陀跋羅於揚都譯
悲華經十卷一百九十四紙
北涼玄始年曇無讖於涼都譯
大悲分陀利經八卷一百六十三紙
右二經同本異譯
念佛三昧經六卷或五卷九十二紙
宋大明年功德直於揚都譯
大方等大集菩薩念佛三昧經十卷一百三十二紙
隋大業年笈多於東都上林園翻經館譯
右二經同本異譯

大方廣十輪經八卷一百一十紙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十卷一百七十一紙
唐永徽年玄奘於京師大慈恩寺奉制譯
右二經同本異譯
正法華經十卷一百八十九紙參九
西晉永康年竺法護於長安譯八
妙法蓮華經七卷或八卷一百四十八紙
後秦弘始年羅什於長安譯
添品妙法蓮華經八卷一百五十五紙移囑累品在末加藥草喻品五紙咒文異
隋仁壽二年笈多於大興善寺譯
右三經同本異譯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九十二紙
宋元嘉年求那跋陀羅於揚都譯
入楞伽經十卷一百七十五紙
後魏菩提留支於洛都譯
右二經同本異譯
五千五百佛名經八卷一百二十六紙
隋開皇年崛多於京師大興善寺譯
大方便佛報恩經七卷一百二十四紙

失譯見寶唱錄

菩薩行方便境界神通變化經 三卷四十七紙

大薩遮尼乾子經 七卷或八卷一百三十一紙

後魏延光年菩提留支於洛都汝南王第譯

九

勝天王般若經 七卷一百二十一紙

陳世月支國王子月婆首那於江州譯

右二經同本異譯 修九

金光明經 六卷或七卷八卷一百一十五紙

北涼曇無讖譯前四卷後三卷陳時真諦譯

寶雲經 七卷一百紙

梁時曼陀羅於揚都譯

法集經 六卷或七卷百二十二紙

後魏菩提留支於洛都譯

菩薩處胎經 五卷一百一十二紙

前秦竺佛念於長安譯

大悲經 五卷八十八紙

後齊天統年耶舍於鄴都譯

大集賢護菩薩經 五卷或六卷九十三紙

隋開皇年耶舍於大興善寺譯

大雲經 六卷一名大方等無相經九十二紙

前秦竺佛念於長安譯 寶唱錄云曇無讖於涼都內苑寺譯

密迹金剛力士經 五卷一百一十二紙

西晉竺法護譯見支敏度錄

大方等陀羅尼經 四卷六十二紙

北涼釋法衆於高昌郡譯

海龍王經 四卷七十三紙

北涼曇無讖於涼城譯

央掘魔羅經 四卷七十八紙

宋元嘉年求那跋陀羅於揚都譯

無所有菩薩經 四卷六十紙

隋開皇年笈多等於大興善寺譯

僧伽吒經 四卷五十一紙

後魏月婆首那王子於鄴都譯

十

觀察諸法經 四卷六十紙 修九

隋開皇年崛多等於大興善寺譯

七佛神呪經 四卷七十紙

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 四卷六十五紙

後秦弘始年羅什於長安譯

伅真陀羅所問經 二卷或三卷五十七紙

後漢建寧年支讖於洛都譯

右二經同本異譯

持人菩薩所問經 四卷五十三紙

西晉竺法護於長安譯

持世經 四卷一名法印經七十五紙

後秦弘始年羅什於長安譯

右二經同本異譯

弘道廣顯三昧經 四卷五十三紙

西晉永嘉年竺法護於長安譯

阿耨達龍王經 二卷或三卷五十二紙一名阿耨請佛經

西晉竺法護於長安譯

右二經同本異譯

菩薩本行經 三卷五十二紙

稱揚諸佛功德經 三卷五十五紙 修九

後秦弘始年羅什於長安譯

十一

菩薩藏經 三卷六十一紙

後秦羅什譯

力莊嚴三昧經 三卷四十六紙

隋開皇年耶舍於大興善寺譯

須真天子經 三卷或四卷 四十六紙
西晉太始年竺法護於長安譯
首楞嚴三昧經 三卷或二卷 五十一紙
後秦弘始年羅什譯
般舟三昧經 三卷或二卷 四十七紙
西晉竺法護譯
普超三昧經 三卷六 十七紙
西晉太康年竺法護於長安譯
阿闍世王經 二卷五 十四紙
後漢支讖譯
右二經同本異譯
等集衆德三昧經 三卷或二卷 四十九紙
西晉竺法護譯
集一切福德三昧經 三卷四 十八紙
右二經同本異譯
聖善住意天子所問經 二卷五 十五紙
後魏留支於洛陽譯
如幻三昧經 二卷或三 五十六紙
西晉竺法護譯
大方等善住意天子所問經 四卷六 十八紙

隋大業年笈多於東京翻經館譯
右三經同本異譯
廣博嚴淨不退轉法輪經 四卷或六卷 七十八紙
宋元嘉年智嚴等於揚都譯
不退轉法輪經 四卷七 十一紙
阿惟越致遮經 傳九 三卷或四卷 六十一紙 十二
西晉太康年竺法護譯
右三經同本異譯
思益梵天問經 四卷八 十二紙
後秦弘始年羅什於長安譯
持心梵天所問經 四卷或六卷九十四紙一 名等御諸法又莊嚴佛法
西晉太康年竺法護譯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 七卷 百紙
後魏菩提留支於洛下譯
右三經同本異譯
佛昇忉利天爲母說法經 二卷或三卷 三十六紙
西晉太康年竺法護於長安譯
道神足無極變化經 四卷或二卷 五十一紙
西晉太康年安法欽於洛陽譯
右二經同本異譯

深密解脫經 五卷七 十二紙
後魏留支於洛都譯
解深密經 五卷七 十三紙
唐貞觀年玄奘於京師大慈恩寺譯
相續解脫經 十八 紙 傳九
宋元嘉年求那跋陀羅譯 十三
解節經 十 紙
陳真諦譯
右四經同本異譯
毗摩羅鞊經 二卷五 十二紙
吳黃武年支謙於武昌譯
維摩詰所說經 三卷六 十一紙
後秦弘始年羅什於逍遙園譯
說無垢稱經 六卷九 十七紙
唐貞觀年玄奘於大慈恩寺譯
右三經同本異譯
諸法無行經 二卷三 十一紙
後秦弘始年羅什譯
諸法本無經 三卷三 十八紙
隋開皇年崛多等於大興善寺譯

右二經同本異譯
無極寶三昧經一卷三十紙
西晉永嘉年竺法護譯
寶如來三昧經二卷三十紙
右二經同本異譯
方等泥洹經二卷四十五紙
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於揚都譯
哀泣經二卷三十紙
四童子經三卷四十二紙一加三昧字
隋開皇年崛多等於大興善寺譯
右三經同本異譯
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二卷三十二紙
西晉太康年竺法護譯
大乘方便經三卷或二卷四十一紙
修九
西晉元熙年天竺居士竺難提於洛都譯
十四
右二經同本異譯
文殊師利現寶藏經三卷三十三紙
西晉太始年竺法護譯
大方廣寶篋經三卷三十三紙
右二經同本異譯

等目菩薩問三昧經二卷或三卷五十一紙
西晉竺法護譯
明度五十校計經二卷四十紙
後漢安世高譯
菩薩瓔珞本業經二卷三十八紙
前秦竺佛念於長安譯
護國菩薩經二卷四十二紙
隋開皇年崛多於大興善寺譯
超日明三昧經二卷四十六紙
西晉大始年竺法護譯
月上女經二卷二十七紙
隋開皇年崛多譯
中陰經二卷二十七紙
前秦竺佛念於長安譯
須彌藏經三卷三十八紙修九
十五
後齊耶舍於鄴都譯
佛華嚴入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二卷二十一紙
隋開皇年崛多於大興善寺譯
大法鼓經二卷三十一紙
宋求那跋摩於揚都譯

諸佛要集經二卷三十三紙
西晉竺法護譯
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二卷三十四紙
西晉永熙年竺法護於洛陽譯
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二卷二十七紙一名決了諸法如幻三昧經
宋時翔公於南海郡譯
大乘同性經二卷三十九紙
後周天和年崛多共僧安於長安譯
大集譬喻王經二卷三十三紙
隋開皇中崛多等於大興善寺譯
阿閦佛佛國經二卷三十八紙一名佛刹菩薩學成經
後漢建和年支識於洛陽譯
蓮華面經二卷二十三紙
隋開皇年耶舍譯
迦葉經二卷二十九紙
後魏月婆首那王子於洛都譯
孔雀王陀羅尼經二卷三十二紙
梁僧伽婆羅於揚都占雲館出
發覺淨心經二卷二十七紙

隋開皇中崛多等於大興善寺出
無上依經二卷三十一紙
陳真諦於廣州譯
移識經二卷三十三紙
隋開皇年崛多等於大興善寺出
未曾有因緣經三卷四十紙 始九 十六
南齊曇景於揚都譯
大方廣如來性經二卷或三卷五十一紙
不思議功德經二卷或四卷三十八紙
大吉義呪經二卷或四卷三十八紙
菩薩夢經二卷三十四紙
文殊師利問經二卷四十九紙
仁王般若經二卷二十八紙
法界體性無分別經二卷二十四紙
密迹金剛力士經二卷三十六紙
大方廣如來秘密藏經二卷二十四紙
善臂菩薩所問經二卷二十六紙
大淨法門經一卷二十四紙
西晉竺法護譯
大莊嚴法門經二卷二十六紙

隋開皇年耶舍譯
右二經同本異譯
順權方便經二卷或一卷一名轉女身菩薩經二十七紙
西晉竺法護譯
樂瓔珞莊嚴方便經一卷二十五紙 始九 十七
宋法海譯
右二經同本別譯
大雲請雨經一卷二十二紙
後周崛多於長安譯
大雲輪請雨經二卷二十八紙
隋開皇年耶舍譯
大方等大雲請雨經一卷九紙
隋開皇年崛多於大興善寺譯
右三經同本別譯
度諸佛境智嚴經一卷十一紙
梁天監年僧伽婆羅於揚都譯
如來嚴智光入佛境經一卷三十四紙
後魏菩提留支於洛都譯
度諸佛境智光嚴經一卷十七紙
右三經同本別譯

月光童子經一卷八紙更有一卷同名而少不足
西晉竺法護譯
申日經一卷八紙
德護長者經二卷二十六紙
隋開皇年耶舍於長安譯
右三經同本別譯
大方等頂王經一卷一名維摩詰子問經二十紙
大乘頂王經一卷十六紙
善思童子經二卷二十紙
隋開皇年崛多譯
右三經同本
郁伽長者所問經一卷二十四紙
魏康僧鎧於洛陽譯
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一卷二十五紙
西晉竺法護譯 始九 十八
法鏡經二卷二十二紙
後漢安玄共嚴佛調譯
右三經同本
無量清淨等覺經二卷六十紙
魏時帛延於洛陽寺譯

阿彌陀經二卷五十三紙
吳黃武年支謙於武昌譯
無量壽經二卷二十九紙
西晉永嘉年竺法護譯
右三經同本
觀虛空藏菩薩經二紙
宋元嘉年曇摩密多於揚都譯
虛空藏菩薩經一卷二十七紙
虛空藏菩薩神呪經十七紙
後秦佛陀耶舍於罽賓國譯寄來此土
虛空孕菩薩經二卷三十紙
隋開皇年崛多譯
右四經同本
緣生經二卷二十二紙
隋大業年達摩笈多於東都上林園翻經館譯
分別緣起經二卷二十二紙
唐永徽年玄奘於大慈恩寺譯
右二經同本別譯
東方最勝燈王如來經一十三紙

隋開皇年崛多於大興善寺譯
諸法最上王經二十二紙
隋開皇年崛多於大興善寺譯
成具光明定意經二十二紙
後漢靈帝時支曜於洛陽譯
太子須大拏經一十六紙
西秦乞伏國仁世法堅於河南譯
太子慕魄經五紙
西晉竺法護譯
須賴經十九紙
吳黃武年支謙譯
金色王經八紙
後魏般若留支於洛都譯
獨證自誓三昧經一名如來自誓三昧經八紙
西晉竺法護譯
摩訶摩耶經二十五紙
南齊曇景於揚都譯
大方等如來藏經九紙
東晉義熙年佛陀跋陀羅於揚都譯
如來方便善巧呪經十一紙

隋開皇年崛多譯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經十九紙
宋元嘉年求那跋陀羅於揚都譯
須摩提經一名須摩提菩薩經八紙
西晉竺法護譯
希有校量功德經六紙
隋開皇年崛多譯
梵女首意經五紙
西晉竺法護譯
差摩婆帝受記經四紙
後魏留支於洛都譯
月明菩薩經三紙
吳黃武年支謙譯
滅十方冥經六紙
西晉元熈年竺法護譯
出生菩提心經十一紙
隋開皇年崛多於大興善寺譯
普門品經十二紙
西晉太康年竺法護譯
商主天子經十六紙

隋開皇年崛多等於大興善寺譯
日明經三紙
西晉竺法護譯
月燈三昧經一名文殊師利十事行一名建慧三時經十紙
宋時先公譯
帙九
不思議光菩薩所說經一名無思議光孩童菩薩經十二紙　廿一
西晉竺法護譯
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一名問署經二十紙
後漢靈帝世支讖譯
德光太子經一名須賴問光德太子經一十九紙
西晉太始年竺法護於長安譯
施燈功德經十四紙
後齊耶舍於鄴下譯
菩薩訶色欲經二紙
後秦弘始年羅什於長安譯
人本欲生經十四紙
後漢桓帝世安世高譯
人所從來經本失
西晉竺法護譯
不增不減經六紙

後魏菩提留支譯
佛語經三紙
後魏菩提留支譯
無字寶篋經六紙
後魏菩提留支譯
如來師子吼經五紙
後魏菩提留支共佛陀扇多譯
十法經加大乘守二十紙
梁普通年僧伽婆羅於揚都譯
不必定入印經二十一紙
後魏留支譯
十二佛名神呪經六紙
隋開皇年崛多譯
魔逆經十八紙
西晉太康年竺法護譯
帙九
濟諸方等學經十四紙
菩薩行五十緣身經六紙
西晉竺法護譯
内藏百寶經八紙
後漢靈帝世支讖譯

大乘方廣總持經十三紙
隋開皇年毗尼多留支譯
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八紙
西晉竺法護譯
文殊說般若波羅蜜經二十二紙
梁天監年曼陀羅於揚都譯
堅固女經六紙
隋開皇年耶舍譯
演道俗業經九紙
西秦法堅譯
菩薩生地經一名差摩竭經三紙
私訶三昧經一名菩薩道樹一名道樹三昧經十一紙
吳黃武年支謙譯
寶網經一名寶網童子經二十三紙
西晉竺法護譯
帙九
百佛名經六紙　廿三
隋開皇年耶舍譯
無量義經十七紙
南齊建元年曇無伽陀舍於廣州譯
觀彌勒上生兜率天經八紙

北涼沮渠安陽侯譯
觀無量壽經十六紙
宋元嘉年畺良耶舍於揚都譯
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十六紙
宋元嘉年曇無密多於揚都譯
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十九紙
宋元嘉年畺良耶舍譯
請觀世音消伏毒害經十紙
宋時外國舶主竺難提譯
觀世音菩薩授記經十四紙
宋時曇無竭於揚都譯
鹿母經四紙
西晉竺法護譯
鹿子經三紙
吳建興年支謙譯
除恐災患經一十五紙
魏世帛延譯
溫室洗浴衆僧經三紙
四不可得經四紙
西晉竺法護譯

福田經一名諸德福田經六紙
西晉法炬共法立等譯
出家功德經五紙
吳支謙譯
入法界體性經十紙
隋開皇年崛多等於大興善寺譯
彌勒成佛經一卷十七紙
西晉竺法護譯
彌勒下生經一名彌勒受決經六紙
後秦弘始年羅什譯
彌勒來時經訪本得三紙
右三經同本異譯
不空羂索經十紙
隋開皇年崛多譯
不空羂索神呪經十二紙
唐貞觀年玄奘譯
右二經同本
小無量壽經四紙
宋元嘉年求那跋陀羅於揚都譯
無量壽佛經五紙

後秦弘始年羅什譯
稱讚淨土佛攝受經十紙
唐永徽年玄奘於大慈恩寺譯
右三經同本
藥師瑠璃光經世注爲疑十三紙
宋揚都鹿野寺慧簡譯
藥師如來本願經十二紙
隋大業年笈多於東都上林園譯
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十一紙
唐貞觀年玄奘於京師大慈恩寺譯
上三經同本異譯
老母經亦名老女人經二紙
吳支謙譯
老母六英經二紙
後魏留支譯
上二經同本別譯
文殊師利巡行經五紙
後魏留支譯
文殊尸利行經七紙
隋開皇年崛多譯

上二經同本別譯
金剛上味陀羅尼經 十四紙
後魏佛陀扇多譯
金剛場陀羅尼經 十四紙
隋開皇年崛多譯
正恭敬經 五紙
後魏佛陀扇多譯
善恭敬經 七紙
隋開皇年崛多譯
上四經同本別譯
離垢施女經 二十四紙
西晉太康年竺法護譯
無垢施菩薩應辯經 二十二紙
西晉竺法護譯
得無垢女經 二十五紙 傳九
後魏興和三年瞿曇留支於鄴都譯 廿六
上三經同本近訪得
無畏德女經 十五紙
後魏元象年佛陀扇多譯
阿闍世王女阿術達菩薩經 十七紙

西晉竺法護譯
無崖際持法門經 十五紙
西秦法堅譯
尊勝菩薩入無量門陀羅尼經 十七紙
後齊居士萬天懿於鄴都譯
第一義法勝經 十四紙
後魏興和年留支譯
大威燈光仙人問疑經 十四紙
隋開皇年崛多譯
上六經同本
八吉祥經 二紙
宋元嘉年求那跋陀羅於揚都譯
八佛名號經 三紙
隋開皇年崛多譯
龍施女經 二紙 傳九 廿七
西晉竺法護譯
龍施菩薩本起經 四紙
睒子經 五紙
西晉法堅譯
菩薩睒子經 五紙

了本生死經 四紙
吳黃武年支謙譯
稻芉經 六紙
大方廣菩薩十地經 七紙
西晉竺法護譯
莊嚴菩提心經 七紙
後秦弘始年羅什譯
無所希望經 一名象步經 十九紙
象腋經 十五紙
西晉竺法護譯
大方等修多羅王經 二紙
轉有經 二紙
大乘方等要慧經 二紙
彌勒菩薩所問經 四紙
後魏留支譯
上十六經同本別譯
慧印三昧經 二十紙
吳支謙譯
如來智印經 十九紙
一切法商主經 二十紙

後魏興和年留支譯
諸法勇王經十七紙
上四經同本異譯
決定總持經一名決總持經八紙
西晉世竺法護譯
合九
卅八
謗佛經七紙
後魏留支譯
乳光佛經六紙
西晉竺法護譯
犢子經二紙
佛遺日摩尼寶經十五紙
後漢光和年支讖譯
大寶積經二十一紙
摩訶衍寶嚴經二十紙
金剛般若經合衛國十二紙
後秦弘始年羅什譯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婆伽婆十四紙
後魏菩提留支於洛都譯
金剛般若經祇樹林十四紙
陳真諦譯

能斷金剛般若經十九紙
唐永徽年玄奘於大慈恩寺譯
長者子制經一名制經六紙
逝童子經二紙
西晉支法度譯
修九
廿九
菩薩逝經一名逝經四紙
文殊問菩提經一名菩提無行經十紙
後秦弘始年羅什於長安譯
伽耶山頂經十紙
後魏菩提留支譯
象頭精舍經九紙
隋開皇年毗尼多留支譯
貝多樹下思因緣經四紙
西晉竺法護譯
聞成十二因緣經四紙
後漢安世高譯
十二因緣經四紙
南齊永明年求那毗地譯
轉女身經十九紙
腹中女聽經二紙

南齊尼法化誦出
胎藏經三紙
無垢賢女經三紙
無量門微密經五紙
吳黃武年支謙譯
出生無量門持經七紙
東晉元熙年佛陀跋陀羅於揚都譯
阿難目佉尼訶陀羅尼經十紙
後魏佛陀扇多譯
無量門破魔陀羅尼經十一紙
宋大明年功德直於荊州譯
舍利弗陀羅尼經八紙
一向出生菩薩經十一紙
隋開皇年崛多譯
前世三轉經六紙
伊九
三十
銀色女經六紙
太子和休經三紙
太子刷護經四紙
善法方便陀羅尼經六紙
金剛秘密善門陀羅尼經五紙

阿闍世王受決經 紙四
採華違王上佛授決經 紙二
師子奮迅菩薩問經 紙二
華積陀羅尼經 紙二
華聚陀羅尼經 紙三

上四十五經同本別出

放鉢經 是普超經別品殊譯六紙
拔陂菩薩經 是初四品般舟三昧經別品十三紙
十一面觀世音經 紙一

後周世崛多譯

十一面觀世音神呪經 紙十

唐北闕金標門内玄奘譯

孔雀王呪經 紙八

東晉咸康年帛尸利密多譯

虛空藏菩薩問持經幾福經 紙六
菩薩修行經 一名威勢長者觀身經七紙
菩薩投身餓虎起塔緣經 紙七
一切施王所行檀波羅蜜經 紙四
頻毗娑羅王詣佛供養經 紙五
薩羅國經 紙四　　大意經 紙五

天王太子辟羅經 紙三　　長者音悅經 紙五
長者法志妻經 紙三
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不食肉經 紙五
文殊師利般涅槃經 紙四
師子月佛本生經 紙七
阿彌陀鼓音聲陀羅尼經 紙四
法華三昧經 紙十一
金剛三昧本性清淨不壞滅經 一名金剛清淨經八紙
寶積三昧文殊問法身經 紙六
千佛因緣經 紙十八　　八部佛名經 紙二
八吉祥神呪經 紙十　　八陽神呪經 紙三
十吉祥經 紙二　　賢首經 一名賢者夫人經三紙
甚深大迴向經 紙五　　賢者五福經 紙三
幻士仁賢經 紙十八　　八大人覺經 紙二
後出阿彌陀佛偈 紙一

失譯人名

甚希有經 紙五　　最無比經 紙
諸佛心陀羅尼經 紙二　　受持七佛名號經 紙五
佛臨涅槃說法住經 紙五
佛地經 紙十　　稱讚大乘功德經 紙五

顯無邊佛土功德經 紙二
勝幢臂印陀羅尼經 紙二
度濟苦難陀羅尼經 紙二
八音晉密陀羅尼經 紙二
持世陀羅尼經 紙七　　緣起聖道經 紙五
六門陀羅尼經 紙二　　般若多心經 紙二
天請問經 紙三

唐玄奘譯

大乘律單重翻本并譯有無錄 合三十四部一百一十一卷二千二十二紙

優婆塞戒經 六卷或七卷是在家菩薩戒八十二紙

北涼曇無讖在涼城閑豫宮内譯

佛藏經 四卷六十九紙

後秦弘始年羅什於長安譯

大方廣三戒經 三卷三十四紙
寶梁經 二卷三十紙

北涼道龔譯

梵網經 二卷三十四紙

後秦羅什譯

菩薩藏經 紙九

梁天監年僧伽婆羅於揚都譯
決定毗尼經 一十七紙
羣録皆云於燉煌譯竟不顯人代名
文殊師利悔過經 一名文殊五體悔過經二十紙
舍利弗悔過經 一名悔過經五紙 傳九 卅三
清淨毗尼方廣經 十七紙
文殊師利淨律經 十三紙
西晉竺法護譯
寂調音所問經 十八紙
宋時法海譯
大乘三聚懺悔經 十三紙
隋開皇年崛多等於大興善寺譯
菩薩戒本經 十八紙
唐貞觀二十一年玄奘於翠微宮譯
菩薩羯磨經 六紙
唐貞觀二十三年玄奘於翠微宮譯
法律三昧經 七紙　菩薩內戒經 十七紙
失譯
三曼陀跋陀羅菩薩經 六紙
菩薩受齋經 二紙　淨業障經 十四紙

菩薩善戒經 十五紙　菩薩五法懺悔文 二紙
大乘論單重翻本幷譯有無録 合七十二部五百卷九千二百二十紙
大智度論 一百卷二千四十三紙
後秦弘始年羅什於長安譯
瑜伽師地論 一百卷一千八百四十八紙
唐貞觀二十年玄奘於大慈恩寺譯
顯揚聖教論 二十卷三百二十六紙
阿毗達磨雜集論 十六卷二百五十五紙
唐貞觀十九年玄奘於弘福寺譯
般若燈論 一十五卷二百四十二紙
唐貞觀三年波頗密多於勝光寺譯
大莊嚴論 十五卷或十卷馬鳴菩薩造二百一十紙
十住毗婆沙論 龍樹菩薩撰十四卷二百七十紙
後秦羅什譯
大乘莊嚴論 十三卷二百紙 傳九 卅四
唐貞觀四年波頗於勝光寺譯
十地經論 十二卷二百四十五紙
後魏永明年勒那摩提等於洛都譯
攝大乘釋論 十五卷三百三十紙

陳真諦於廣州制旨寺譯
攝大乘釋論 十二卷三百四十五紙
陳真諦於廣州譯
攝大乘論 十卷一百七十五紙
隋大業五年笈多於東都上林園譯
攝大乘釋論 十卷世親釋一百八十紙
唐玄奘於北闕及大慈恩寺譯
右四論同本異譯
攝大乘論 十卷無性菩薩作二百一十紙
唐永徽年玄奘於大慈恩寺譯
菩薩地持論 十卷或八卷一百八十一紙
北涼曇無讖譯
菩薩善戒經 九卷一名菩薩地經上二論經同本一百七十二紙
宋元嘉年求那跋摩於揚都譯
廣百論 十卷二百二紙 傳九 卅五
大乘阿毗達磨集論 七卷一百八紙
唐顯慶年玄奘譯
佛地經論 七卷一百一十九紙
唐永徽年玄奘譯
菩提資糧論 六卷六十七紙

隋大業五年笈多於東都上林園譯
彌勒菩薩問經論五卷或十卷一百二十五紙
寶積經論四卷八十四紙　勝思惟經論四卷五十紙
後魏留支譯
佛性論四卷八十二紙
陳真諦譯
中論四卷九十七紙
後秦羅什於長安譯
寶性論四卷八十六紙
後魏菩提留支於洛都譯
金剛波若論三卷三十七紙
後魏菩提留支於秦太上文宣公第譯
攝大乘本論二卷四十四紙
後魏佛陀扇多譯
攝大乘本論三卷五十八紙
陳真諦譯
攝大乘本論三卷六十一紙
唐貞觀二十二年玄奘於玉華宮內譯
上三論同本
文殊問菩提經論二卷一名伽耶山頂論二十八紙

後魏菩提留支於洛都譯
大丈夫論二卷提婆菩薩撰三十七紙
北涼道泰譯
中邊分別論二卷三十八紙　佛阿毗曇論二卷四十四紙
陳真諦譯
順中論二卷四十一紙　修九　卅六
後魏菩提留支譯
百論二卷三十二紙
後秦羅什譯
金剛波若論二卷僧佉菩薩造二十八紙
隋大業九年笈多於東都上林園譯
三無性論二卷三十四紙
陳真諦譯
入大乘論二卷堅意菩薩造三十九紙
北涼道泰譯
發菩提心論二卷二十八紙
失譯
唯識論唯識無境十九紙
後魏瞿曇留支譯
唯識論修道不共他十一紙　思塵論三紙

陳真諦譯
觀所緣緣論三紙　業成就論十七紙
後魏瞿曇留支譯
大乘成業論十七紙
唐貞觀二十二年玄奘譯
上六論同本　修九　卅七
大涅槃經論十一紙
達磨菩提譯
涅槃本有今無論六紙
陳真諦於廣州譯
三具足論六紙
後魏菩提留支譯
法華經論二十五紙
後魏菩提留支於鄴下譯
轉法輪經論十紙
寶結菩薩四法經論十五紙
無量壽經論八紙
後魏菩提留支譯
迴諍論十二紙
後魏瞿曇留支譯

起信論二十三紙　如實論二十三紙
陳真諦譯
十二門論二十三紙
後秦羅什譯
十八空論十九紙　方便心論十七紙
後魏延興年吉迦夜與曇曜譯
解拳論二紙
陳真諦譯
緣生論十紙
隋大業十年笈多於東都洛濵上林園譯
十二因緣論九紙
後魏菩提留支譯
一輸盧迦論龍樹菩薩造四紙
後魏瞿曇留支譯
百字論八紙
後魏菩提留支譯　傷九　卅八
掌珍論一卷三十一紙　因明正理門論十紙
因明入正理門論六紙　大乘五蘊論八紙
王法正理論十七紙　百法明門論二紙
顯揚論頌本十一紙　廣百論本十六紙

右八論並貞觀二十一年玄奘從駕於
翠微宮內譯

大唐內典錄卷第六

大唐內典錄卷第七　侈十

唐沙門釋道宣撰

歷代小乘藏經翻本單重傳譯有無錄第二之二

序曰所云小乘藏者謂諸佛隨緣赴機之漸教也良由智識褊隘固執慳然空有分壃心塵別境封守界繫位列因緣排倒我之本基析流轉之纏結憚佛道長遠居止化城耻聲聞從師栖形空土斯等之經名二乘道也討論教主曲引釋迦託八相而垂光寄三界而稱號胎誕右脇引同類而攝生捨位若遺接染愛之迷客四十九載三輪現於人天方八十年四諦揚於生趣斯道被俗開誘寔繁非佛本懷乘機權設故經云十方佛土唯有一乘隨宜方便故說三教而登機之士依教策修斷我見之牽連傾分段之生死鈍根證此謂窮盖蔭之源利智澄慮沉疑而在空性所以五部異執分計而討其迷十八本二尋根而知理一故知兔馬涉水未足香象之能羊鹿載駝豈等大牛之力所以大乘義本性空

極於教宗小乘理淺生滅會於真解故佛性論云二乘之人同觀生滅以爲真如據斯以言顯小大之衢術也至於經部所攝必祖四含隨機說導更開雜藏戒律流被非經所收議論披解最爲繁廣且夫大聖施化本遣惑纒除病稱藥不拘名體故初說四諦八萬諸天而發大心後說六度億量比丘悟於四果自餘凡淺執教守株互相指斥全乖本意迷客舊之二醫明于極教毀本師之兩足著在離詞小無述大之言自局心計大有含小之致通明弊開是知迦葉興悲於敗種逼引同徒身子悔咎於法性悟迷斯及諸餘故習沿革卒難終待會機異名施化今所集經始於仙苑終盡金河所說半教號聲聞藏傳度東漸年代可知總有二百七十二部一千四百九十四卷用爲小乘藏録餘有賢聖傳集將二百卷文兼小大理雜聖凡不在二藏所收自係別録所顯至於單重翻本傳譯存亡無勞別歷通入三藏庶得披覽之者以類相從即用大觀釋然易辯序之云爾

小乘經五百四十四卷
小乘律二百七十四卷
小乘論六百七十六卷
西梵賢聖集傳一百八十四卷此通大乘都合四件凡三百一十九部一千六百九十八卷二萬八千四百二十四紙

小乘經單重翻本幷譯有無録合二百四部五百四十四卷七千六百七十四紙

正法念處經七十卷一千一百九十九紙
　後魏菩提留支於洛都譯
中阿含經六十卷一千一百四十七紙
　東晉僧伽提婆於揚都譯
增一阿含經五十一卷七百九十五紙
　東晉前秦建元年曇摩難提於長安譯
雜阿含經五十卷一千三十紙
　宋求那跋陀羅於揚都譯
長阿含經二十二卷四百二十六紙
　東晉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於長安譯
　已前四經小乘大宗四含爲本支流分散故有多部今總舉本經如上自餘別品殊譯濟俗利生不無弘利故復因仍相從敘列

漏分布經八紙
　後漢桓帝時安世高於洛陽譯
四諦經九紙
　後漢興平年康孟詳譯
是法非法經四紙
一切流攝守因緣經四紙
　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項生王故事經一名文陀竭王經出本經第十一卷五紙
閻羅王五天使者經一名鐵城泥犂經出第十二卷三紙
古來世時經出第十三卷五紙
長壽王經出第十七卷五紙
阿那律八念經一名禪行斂意經出第十八卷四紙
釋摩男本經一名五陰因事經出第二十五卷四紙
　吳黃武年支謙於武昌譯
瞿曇彌記果經出第二十八卷七紙
諸法本經出第二十八卷二紙
魔嬈亂經一名弊魔試目連經一名魔王入目犍蘭腹經出第三十卷八紙
賴吒和羅經出第三十卷十一紙
摩喻經出第三十一卷九紙

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鸚鵡經一名究調經出第四卷八紙
齋經一名八關齋二名優婆夷墮舍迦經出第五十五卷四紙
吳黃武年支謙譯
十支居士八城人經出第六十卷三紙
修十
恒水喻經一名海八德經一名瞻波比丘經一名法海經三紙
四
比丘問佛多優婆塞命終經二紙
佛說來欲經十一紙
孫多耶致經一名梵志孫陀耶致經三紙
凡人三事愚不足經失本
萍沙王五願經一名弗迦沙王經七紙
七知經二紙　鹹水喻經一紙
已前二十六經並中阿含別品殊譯
瑠璃王經六紙　鴦崛髻經一名指經五紙
力士移山經一名移山經五紙
西晉竺法護於長安青門譯
三摩竭經一名須摩提女經一名難國王經一名恕和檀王經八紙
吳時竺律頭餤譯
大愛道般泥洹經一名佛母般泥洹經四紙
宋沮渠安陽侯於揚都譯

須達經一名長者須達經一名三歸五戒慈心厭德經三紙
南齊永明年求那毗地於揚都譯
行七行現報經出第三十卷一紙
阿難同學經出第三十八卷四紙
增一阿含經三紙
修十
羣牛譬經一紙
國王不犂先尼十夢經一名國王七夢經五紙
五
波斯匿母崩土坌身經一名波斯匿王喪母經三紙
施食獲五福報經一名福德經一名施色力經二紙
四未曾有法經二紙
阿那邠邸化七子經四紙
放牛經四紙
長者子六過出家經三紙
已前一十七經並增一阿含經別品殊譯
七處三觀經或二卷十六紙　九橫經二紙
八正道經二紙
五陰譬喻經一名水沫所漂經二紙
轉法輪經訪本十紙
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聖法印經二紙

西晉元康年竺法護譯
雜阿含經二十一紙
失譯人時代已後例爾
不自守意經一名自守亦名自守意一紙
戒德香經二紙
比丘聽施經一名聽施比丘經三紙
馬有三相經二紙
馬有八態經一名馬有八弊惡態經二紙
禪行三十七品經二紙
比丘避女惡名欲自殺經二紙
戒相應法經二紙
已前一十五經並雜阿含經別品異譯
普法義經一名具法行經九紙
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樓炭經六卷或八卷是世記經一百三十紙
修十
六
西晉沙門法炬等譯
大般涅槃經二卷亦是遊行經四十八紙
吳黃武年支謙於江南譯
佛般泥洹經二卷亦是遊行經五十五紙
尸迦羅越六向拜經一卷一名大六向經三十紙
六

梵網六十二見經 一名梵網經三十紙
西晉竺法護譯
十報法經 二卷一名多增道章經二十七紙
後漢安世高譯
寂志果經 十六紙
梵志阿跋經 一名阿跋摩納經十三紙
七佛父母姓字經 一名婦人無延請佛經四紙
梵志阿羅延問種尊經 七紙
已前一十一經並長阿含經別品殊譯
阿蘭若習禪法經 二卷王十五紙
後秦弘始年羅什於長安譯
坐禪三昧經 三卷或二卷上二經同本別出四十八紙
舍頭諫經 一名太子二十八宿經一名虎耳太子經二十六紙
西晉永嘉年竺法護譯
摩登伽經 三卷或二卷上二經同本別出三十二紙
過去現在因果經 四卷九十六紙
宋時求那跋陀羅於揚都譯
太子本起瑞應經 二卷三十一紙
吳建興年支謙於金陵譯
修行本起經 二卷上三經同本別出三十二紙

後漢竺曇果竺大力共譯
本相倚致經 二紙
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緣本致經 上二經同本別出三紙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四紙
西秦乞伏國仁世法堅譯
佛說阿難分別經 一名分別經上二經同本別出六紙
罪福報應經 一名分別業報經五紙
業報差別經 上二經同本別出十五紙
隋開皇年曇法智譯
諫王經 四紙
如來示教勝軍王經 上二經同本別出八紙
唐永徽年玄奘於大慈恩寺譯
五母子經 二紙
沙彌羅經 上二經同本別出二紙
阿遬達經 二紙
玉耶經 一名長者詣佛說子婦無敬經一名七婦經上二經同本別出四紙
盂蘭瓮經 又別本云淨土盂蘭瓮經未知所出五紙
灌臘經 一名般泥洹後四輩灌臘經二紙
報恩奉瓮經 上三經同本異出二紙

摩鄧女經 一名摩登女經又一名阿難為蠱道女惑經三紙
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經 上二經同本別出二紙
雜藏經 九紙
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於揚都譯
鬼問目連經 四紙
餓鬼報應經 一名目連說地獄餓鬼因緣經上三經同本別出五紙
賢愚經 十三卷或十六卷三百七十五紙
宋惠覺共威德於高昌郡譯
別譯雜阿含經 二十卷三百六紙
起世因本經 十卷一云起世經一百六十紙
隋大業年達摩笈多於東都上林園譯
雜寶藏經 八卷或十卷一百五十紙
後魏延興年吉迦夜共曇曜於北臺譯
普曜經 八卷或十卷百四十七紙
西晉永嘉年竺法護譯
本事經 十卷九十四紙
唐永徽年玄奘於長安譯
修行道地經 六卷一百三十紙
陰持入經 二卷三十二紙
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生經五卷或四卷一百七紙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中本起經二卷四十二紙
後漢建安年康孟詳共竺大力譯
興起行經二卷二十八紙
後漢外國三藏康孟詳譯
達摩多羅禪經二卷五十紙
後秦佛陀跋陀羅譯
義足經二卷四十一紙
吳黃武年支謙譯
毗耶婆問經二卷三十一紙
後魏菩提留支譯
大安般守意經二卷或一卷三十紙
優婆夷淨行經二卷三十紙
那先比丘經二卷或一卷三十紙
大安般經二卷或一卷訪本二十紙
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般泥洹經一卷二十二紙
宋元嘉年求那跋陀羅於揚都譯
當來變經二紙　過去佛分衛經二紙

奈女耆域經十七紙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淨飯王般涅槃經
北涼安陽侯沮渠京聲譯
八師經三紙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大迦葉本經五紙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四願經二紙
吳黃武年支謙譯
婦女遇辜經一名婦遇對經二紙
西秦法堅譯
辯意長者子問經一名長者問意經九紙
後魏法場譯
胞胎經一名胞胎受身經十五紙　四自侵經四紙
五百弟子自說本緣經二十紙
西晉太康年竺法護譯
七女經六紙　阿難四事經三紙
吳黃武年支謙譯
所欲致患經二紙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法受塵經二紙　禪行法想經二紙
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四天王經二紙
宋元嘉年智嚴寶雲於揚都譯
佛臨般涅槃略說教誡經一名遺教經六紙
後秦羅什於長安譯
舍利弗目連遊四衢經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難提釋經四紙　無垢優婆夷問經三紙
造立形像福報經二紙　法常住經二紙
懈怠耕者經二紙
優填王經一名優田王作佛像經五紙
阿難七夢經一名阿難八夢經或誤八字二紙
佛入涅槃密迹金剛力士哀戀經
迦葉赴佛涅槃經一名涅槃時迦葉赴佛經二紙
佛滅度棺殮葬送經一名比丘師經二名比丘經三紙
摩訶剎頭經一名灌洗佛經四紙
羅雲忍辱經一名忍辱經三紙
出家緣經二紙

三品弟子經一名弟子學三輩經三紙
四輩經三紙
見正經一名生死變識經七紙
阿鵰阿那經一名荷鵰阿那含經二紙
五無返復經一名五有返復經三紙
阿含正行經一名佛說正意經四紙
五恐怖經二紙
大魚事經紙
頻多和多耆經二紙
梵摩和難國王經二紙
摩訶迦葉度貧母經四紙
中心經五紙
龍王兄弟經一名降龍王經一名難龍經三紙
沙曷比丘功德經二紙
樹提伽長者經五紙
盧至長者經九紙
須摩提長者經八紙
燈指因緣經八紙
十二品生死經二紙
五王經四紙
末羅王經二紙
摩達國王經二紙
普達王經三紙
犍陀國王經二紙
堅意經一名堅心意經二紙
佛大僧大經六紙
祇耶經二紙
十二頭陀經一名沙門頭陀經五紙
護淨經二紙
木槵子經一紙
時非時經一名時經一紙
得道梯隥經三紙

栴檀樹經三紙
貧窮老公經一名貧老經三紙
新歲經一名梵和羅經五紙
長者子懊惱三處經四紙
佛說越難經一名日難經一紙
栴檀越國王經三紙
自愛經一名自愛不自愛經四紙
佛說處處經十五紙
無上處經一紙
轉輪五道罪福報應經四紙
未生怨經三紙
十八泥犁經五紙
泥犁經一名勤苦泥犁經十三紙
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六紙
僧護經二十紙
未曾有經三紙
迦延說法沒盡經五紙
佛爲少比丘說正事經三紙
四品學法經一紙
失譯人時代
小乘律本并譯有無錄合三十五部二百七十四卷五千八百一十三紙
十誦律六十一卷一千紙
後秦弘始年弗若多羅共羅什譯前二分後分於東晉卑摩羅义於壽春石澗寺譯
四分律六十卷一千紙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於長安譯
僧祇律四十卷
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於揚都譯
彌沙塞五分律三十卷
宋景平年佛陀什共道生智勝於揚都譯
善見毗婆沙十八卷
南齊永明年僧伽跋陀羅於廣州譯
鼻柰耶十卷
前秦竺佛念道安等於長安譯
薩婆多摩得勒伽十卷
宋元嘉年僧伽跋摩於揚都譯
僧祇戒本三十紙
前魏曇摩迦羅於許昌譯
四分戒本三十三紙
後秦佛陀耶舍於長安譯
解脫戒本出迦葉毗律二十一紙
後魏瞿曇流支譯
沙彌威儀九紙

宋求那跋摩於揚都譯
曇無德羯磨三十一紙
前魏正光元年曇諦於洛陽譯
四分尼羯磨十五紙
宋元嘉年求那跋摩譯
優婆塞五戒相十五紙
宋求那跋摩譯
彌沙塞戒本或云五分戒本十九紙
宋景平年佛陀什於揚都譯
薩婆多毗尼毗婆沙九卷
大比丘三千威儀經二卷
大愛道比丘尼經二卷
毗尼母論八卷
舍利弗問經十一紙
真偽沙門經一名摩訶比丘經三紙
戒消災經四紙
迦葉禁戒經三紙
犯戒罪報輕重經一名犯罪經二紙
僧祇比丘尼戒二十四紙
十誦比丘戒二十紙
十誦比丘尼戒二十六紙
四分比丘尼戒三十一紙
優婆塞五戒威儀二十三紙
優婆離問律二十三紙

大沙門百一羯磨二十二紙
十誦羯磨二十三紙
沙彌十戒并威儀二十一紙
沙彌尼十戒四紙
沙彌尼離戒四紙
失譯人名
小乘論單重本并譯有無錄合三十三部六百七十六卷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七紙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二百卷三千一百九紙
唐永徽年玄奘於京師奉詔譯
阿毗曇八揵度毗婆沙六十卷上二論同本別出一千二百七十八紙
北涼沮渠世道挺等於北涼姑臧譯
順正理論八十卷一千四百二十紙
顯宗論四十卷六百四十四紙
唐永徽年玄奘於大慈恩寺譯
阿毗曇八揵度三十卷四百五十紙
發智論二十卷三百六十四紙
唐永徽年玄奘於內宮中譯
俱舍論二十二卷四百五十紙
陳真諦於廣州譯

俱舍論三十卷上四論同本別出四百七十紙
唐顯慶年玄奘於內宮中譯
舍利弗阿毗曇論二十二卷五百九十九紙
後秦弘始年曇摩崛多於長安譯
出曜論二十卷四百八十七紙
前秦竺佛念於長安譯
成實論二十卷或十四卷四百紙
後秦羅什譯
識身足論十六卷二百七十一紙
唐顯慶年玄奘於宮中譯
鞞婆沙阿毗曇十四卷一名廣說論三百四十七紙
前秦建元年僧伽提婆於洛陽譯
法蘊足論十二卷一百九十二紙
唐顯慶年玄奘於內宮中譯
解脫道論十二卷一百九十八紙
梁僧伽婆羅於揚都占雲館譯
眾事分阿毗曇心論十二卷二百九紙
雜阿毗曇心論十一卷二百八十紙
宋元嘉年伊葉波羅共求那跋摩譯
立世阿毗曇論十卷一百七十三紙

陳真諦於始興郡譯
尊婆須蜜所集論十卷二百七十五紙
前秦建元年僧伽跋澄共竺佛念譯
法勝阿毗曇論六卷一百三紙
後齊天統年耶舍共法智譯
四諦論四卷七十四紙
陳真諦於南康郡譯
阿毗曇心論四卷六十七紙
東晉太元年提婆共慧遠於廬山譯
分別功德論四卷或五卷七十三紙
失譯
三彌底論三卷二十五紙　入阿毗達磨二卷二十紙
唐顯慶年玄奘於內宮中譯
阿毗曇甘露味二卷四十五紙
界身足論三卷尊者世友造
辟支佛因緣論二卷二十紙
集異門足論二十卷
唐三藏玄奘譯
三法度論三卷三十四紙
東晉太元年僧伽提婆於廬山譯

俱舍論頌本三十四紙
唐三藏玄奘譯
十八部論七紙　部異執論九紙
明了論一名律二十二明了論二十四紙
隨相論三十一紙
陳天竺三藏真諦譯
賢聖集傳録合四十七部一百八十四卷二千七百六十紙
佛本行集經六十卷八百六十二紙
隋開皇中崛多於京師奉勑譯
撰集百緣經十卷一百四十五紙
吳支謙於建業譯
陀羅尼集十卷一名雜呪集九卷一百八十七紙
六度集八卷一百三十五紙
吳康僧會於武昌譯
佛本行經七卷一百一十四紙
宋元嘉年寶雲於揚都譯
阿育王傳七卷或五卷一百二紙
梁天監年僧伽婆羅於揚都譯
付法藏傳六卷或四卷七十五紙
後魏吉迦夜共曇曜於北臺譯

佛所行讚傳五卷馬鳴菩薩讚九十紙
東晉寶雲於揚都譯
禪祕要五卷或三卷一名禪法要七十一紙
宋元嘉年曇摩蜜多於江表譯
摩訶般若鈔長安品五卷一名須菩提品名長安品八十三紙
前秦建元年曇摩蜱共竺佛念譯
百喻集四卷僧斯那撰四十四紙
南齊永明十年求那毗地於揚都譯
法句喻集四卷或五卷一名法句本末九十二紙
西晉沙門法炬共法立譯
菩薩本緣三卷僧伽斯那撰五十三紙
吳支謙於江南譯
僧伽羅刹集三卷八十四紙
前秦沙門曇摩難提譯
法句經二卷四十四紙
吳支謙譯
禪祕要法三卷七十五紙
後秦弘始年羅什譯
禪法要解二卷三十四紙
後秦羅什譯

舊雜譬喻二卷四十七紙
吳康僧會譯
雜譬喻二卷一名菩薩度人經二十六紙
孛經鈔集十八紙
吳黃武年支謙於武昌譯
思惟要略一名思惟經九紙
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佛醫經鈔四紙
吳竺律頭炎共支謙譯
分別業報略集大勇菩薩撰七紙
宋元嘉年求那跋摩譯
為禪陀迦王說偈一名龍樹菩薩撰勸發諸王偈七紙
宋求那跋摩譯
雜譬喻經十紙
後秦三藏羅什出道略集
無明羅刹集二十三紙 修十
四十二章 十九 十六紙
後漢永平十年竺法蘭等譯
治禪病秘要二十八紙
北涼安陽侯沮渠京聲譯
請賓頭盧法二紙

阿含口解十二因緣七紙
阿毗曇五法行經十一紙
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賓頭盧為王說法經訪本七紙
賓頭盧為優陀延王說法八紙
十二遊經五紙
迦葉結經一名迦葉集結經傳九紙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育王子壞目緣經二十六紙
前秦建元年曇摩難陀共竺佛念譯
龍樹菩薩傳四紙
馬鳴菩薩傳二紙
提婆菩薩傳三紙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婆藪槃豆傳十四紙
陳天竺三藏真諦譯
撰集三藏及雜藏傳八紙
四阿含暮鈔弍二卷四十二紙
前秦鳩摩羅佛提譯
外道金七十論三卷五十二紙
陳天竺三藏真諦譯

破外道四宗論五紙　破外道涅槃論六紙
後魏三藏菩提留支譯
大阿羅漢難陀蜜多法住記七紙
唐龍朔年玄奘於坊州玉華宮寺譯
衆經目錄五卷九十紙 修十
唐貞觀初普光寺玄琬撰　二十
見定經入藏錄一十九紙
未詳作者

大唐內典錄卷第七

音釋

邠坻邠彼貧切坻直尼切　褊隘褊俾緬切隘烏懈切褊隘陿隘也

大唐内典録卷第八　富一

唐　沙　門　釋　道　宣　撰

歷代衆經見入藏録第三

序曰自初録已來帝年顯矣至於條例叢雜交加固難料簡良由隨譯人代所出論經註解撰述不局倫次所以依之編録無得分衢今則隨乘大小據譯單重經律論傳條然取別猶依舊例未敢天分用啓未聞知非故意依別入藏架閣相持帙軸籤牓標顯名目須便抽撿絶於紛亂若夫凡識昏迷妙籍闊智有教無類俗諺常談而頃代後鋭神解不凡弊於塋學忽於披覽入藏見經三千餘卷未曾通歷明智何從徒喪一生虚張六識邪正莫辨眞妄混然隨俗而流無由反本惜哉何由曉三藏之由途據三學之宗轄内無負於初念外有識於後心今則一切而不行乃謂五塵爲道本耽附不捨如正聖焉竊服之喻已顯於十輪鳥鼠之譏復彰於佛藏形骸之累不能不服口腹之勞不能不食解脱之方既絶蔵網之計轉深一杯之水聖叉制之一納之衣經文斷服既削足於幽顯又報若於將來神未超生於何逃跡昔聞蕭勤浴士讀書三萬餘卷慧斐末法遺僧手寫二千餘軸彼何人斯若此之勝此何人斯若此之劣季代澆俗未足涉言高山仰止庶可規誎全梵行之善友何時不無從如流之准的歷代衆有固當常爲心師御制情境自須斂轍何得任人閑三方之聖經哥三千之法律歷三祇之遠行造三佛之覺場斯道不亡如何背捨輒此引喻覽者詳焉今約已譯舊經具如別顯餘有玉華後翻未覩新本續出續附自依餘録

衆經律論傳 合八百部三千三百六十一卷五萬六千一百七十三紙三百二十六帙

大乘經一譯 二百四部六百八十五卷一萬一千三十三紙六十六帙

大乘經重翻 二百二部四百九十七卷七千二百九十紙四十九帙

小乘經一譯 一百八部四百三十五卷六千六百九十七紙三十九帙

小乘經重翻 九十六部一百一十四卷九百七十七紙六帙

小乘律 三十五部二百七十四卷五千八百一十三紙二十八帙

大乘論 七十四部五百二卷九千一百三十紙五十二帙

小乘論 三十三部六百七十六卷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七紙六十八帙

賢聖集傳 四十九部一百八十四卷二千八百八紙一十八帙

大乘經一譯 六十六帙

大方廣佛華嚴經 六十卷六帙

右一經六帙内中間從上第一隔

大方等大集經 五十八卷六帙

大般涅槃經 四十卷四帙

大威德陀羅尼經 二十卷二帙

大菩薩藏經 二十卷二帙

右四經一十四帙中間從上第二隔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四十卷四帙

大法炬陀羅尼經 二十卷二帙

菩薩見實三昧經 十四卷一帙

菩薩瓔珞經 十二卷一帙

佛名經 十二卷一帙

月燈三昧經 十一卷一帙

賢劫經 十三卷一帙

右七經十一帙中間從上第三隔

華手經 十三卷一帙

十住斷結經 十卷一帙

大灌頂經 十二卷一帙

觀佛三昧經 十卷一帙

五千五百佛名經 八卷一帙

大方廣十輪經 八卷一帙
大方便報恩經 七卷一帙
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 七卷一帙
金光明經 六卷一帙
寶雲經 七卷一帙
法集經 六卷
大方等陀羅尼經 四卷二經同帙
菩薩處胎經 五卷
深密解脫經 五卷二經同帙
右十四經十二帙中間從上第四隔
大集賢護菩薩經 五卷
密迹金剛力士經 五卷二經同帙
大雲經 六卷一名大方等無想
僧伽吒經 四卷
大吉義神呪經 一卷前三經同帙
大悲經 五卷
稱揚諸佛功德經 三卷
菩薩瓔珞本業經 二卷前三經同帙
無所有菩薩經 四卷
觀察諸法經 四卷
佛藏經 四卷前三經同帙
鴦掘摩經 四卷
海龍王經 四卷
大集須彌藏經 二卷前三經同帙
菩薩藏經 三卷
須真天子經 三卷
首楞嚴三昧經 三卷前三經同帙

菩薩本行經 三卷
力莊嚴三昧經 三卷
般舟三昧經 三卷
大方廣三戒經 三卷前四經同帙
濡首菩薩經 二卷
發覺淨心經 二卷
等目菩薩經 二卷
中陰經 二卷前四經同帙
大方廣如來性起微密藏經 二卷
超日明三昧經 二卷
七佛神呪經 四卷
大方廣如來祕密藏經 二卷前四經同帙
優婆塞戒經 六卷一帙
諸佛要集經 二卷
蓮華面經 二卷
阿閦佛國經 二卷
大乘同性經 二卷
大集譬喻王經 二卷前五經同帙
護國菩薩經 二卷
月上女經 二卷
明度五十校計經 二卷
大法鼓經 二卷
佛華嚴入如來德智不思議境界經 二卷五經同帙
右十二帙内中間從上第五隔
文殊師利問經 二卷
菩薩夢經 二卷
仁王般若經 二卷

緣生經 二卷
不思議功德經 二卷
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 二卷前六經同帙
法界體性無分別經 二卷
寶梁經 二卷
密迹金剛力士經 二卷
梵網經 二卷
善臂菩薩所問經 二卷上五經同帙
未曾有因緣經 二卷
無上依經 二卷
移識經 二卷
迦葉經 二卷
孔雀王陀羅尼呪經 二卷上五經同帙
菩薩投身餓虎起塔因緣經
施燈功德經
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
千佛因緣經
觀世音菩薩受記經
濟諸方等學經
觀普賢菩薩經
人本欲生經
觀無量壽佛經
商主天子經
人所從來經 火本上十一經同帙
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
文殊悔過經
大乘方廣總持經

無量義經　太子須大拏經
摩訶摩耶經　諸法最上王經
德光太子經　除恐災患經
寶網經上十經同帙　決定毗尼經
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淨業障經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經
幻士仁賢經　不必定入定入印經
須賴經　菩薩內戒經
魔逆經　大乘十法經上十經同帙
如來方便善巧呪經
不空羂索呪經　內藏百寶經
請觀世音消伏毒害陀羅尼經
大方等如來藏經　演道俗業經
東方最勝燈王如來經
菩薩善戒經　私呵三昧經
十一面觀世音神呪經
大乘三聚懺悔經　普門品經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出生菩提心經　月燈三昧經上十三經同帙

成具光明定意經　諸福田經
虛空藏菩薩問持經幾福經
希有校量功德經　梵女首意經
滅十方冥經　菩薩十住經
不思議光菩薩所問經
出家功德經　如來師子吼經
菩薩修行經　彌勒菩薩問本願經
入法界體性經
頻婆羅王詣佛供養經
大意經
一切智光明慈心不食肉經
甚深大迴向經
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上十八經同帙
無字寶篋經
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
法華三昧經
金剛三昧本性清淨不壞不滅經
菩薩藏經
三曼陀颰陀羅菩薩經
長者音悅經　太子慕魄經

須摩提經　堅固女經
不增不減經　法律三昧經
心明經　四不可得經
金色王經　百佛名經
如來獨證自誓三昧經
菩薩行五十緣身經　十二佛名神呪經
師子月佛本生經上二十經同帙　願無邊佛土功德經
諸佛心陀羅尼經
勝幢臂印陀羅尼經　拔濟苦難陀羅尼經
八名普密陀羅尼經
持世陀羅尼經　緣起聖道經
佛地經　六門陀羅尼經
般若多心經　天請問經
甚深希有經　最無比經
佛臨般涅槃法住記經
受持七佛名所生功德經
稱讚大乘功德經上十六經同帙　月明菩薩經
差摩婆帝授記經
菩薩訶色欲經　佛語經
菩薩生地經　鹿母經

鹿子經　溫室經
一切施主行檀波羅蜜經
薩羅國經　太子辟羅經
長者法志妻經　阿彌陀鼓音聲王經
八吉祥神呪經　八部佛名經
八陽神呪經　十吉祥經
賢者五福經　賢首經
八大人覺經　後出阿彌陀佛偈經
舍利弗悔過經　菩薩五法懺悔經
菩薩受齋經上二十四經同帙
右十一帙內中間從上第六隔
大乘經重翻四十九帙
放光般若波羅蜜經三十卷三帙
光讚般若波羅蜜經十卷一帙
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十卷一帙
新道行經七卷一帙　小品般若經八卷一帙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十卷一帙
右五經八帙內左間從上第一隔
悲華經十卷一帙　大悲分陀利經八卷一帙
大方等大集菩薩念佛三昧經十卷一帙

妙法蓮華經七卷一帙　正法華經十卷一帙
入楞伽經十卷一帙　大哀經八卷一帙
虛空藏所問經八卷一帙　大般泥洹經六卷一帙
大薩遮尼乾子經七卷一帙
深密解脫經五卷　解深密經五卷上二經同帙
維摩詰經三卷　無垢稱經六卷上二經同帙
念佛三昧經六卷　度世經六卷二經同帙
阿差末經七卷
聖住意天子所問經二卷二經同帙
右十四帙內左間從上第二隔
信力入印法門經五卷
漸備一切智德經五卷上二經同帙
不退轉法輪經四卷　思益梵天問經四卷
持世經四卷上三經同帙　持人菩薩所問經四卷
持心梵天所問經四卷
弘道廣顯三昧經四卷上三經同帙
道神足無極變化經四卷
廣博嚴淨不退轉輪經四卷
十住經四卷上二經同帙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六卷

如幻三昧經二卷二經同帙　無盡意經六卷
佗眞陀羅經二卷　哀泣經二卷上三經同帙
大明度無極經四卷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二經同帙
大方等善住意天子問經四卷
如來興顯經四卷　諸法本無經三卷三經同帙
大樹緊那羅王經四卷
普超三昧經三卷
集一切福德三昧經三卷三經同帙
阿惟越致遮經三卷　羅摩伽經三卷
寶女經三卷三經同帙　大乘方便經三卷
菩薩行方便境界神通變化經三卷
文殊師利現寶藏經三卷
等集衆德三昧經三卷四經同帙
大方廣寶篋經三卷
順權方便經二卷　四童子三昧經二卷
阿耨達龍王經二卷
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二卷五經同帙
右十二帙內中間從上第七隔
大雲輪請雨經二卷　阿彌陀經一卷

法鏡經二卷　德護長者經二卷
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二卷五經同帙
寶如來三昧經二卷　奮迅王問經二卷
自在王經二卷　阿闍世王經二卷
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二卷五經同帙
維摩詰經三卷　大莊嚴法門經二卷
方等般泥洹經二卷　諸法無行經二卷
佛升忉利天爲母說法經二卷五經同帙
樂瓔珞莊嚴方便經　虛空藏菩薩經
金剛上味陀羅尼經　金剛場陀羅尼經
藥師瑠璃光經　慧印三昧經
一切法高王經　拔陂菩薩經
彌勒成佛經　轉女身經上十經同帙
度諸佛境界智光嚴經　十二
第一義法勝經富一
度一切諸佛境界智嚴經
諸法勇王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大威燈光仙人問經
無量門破魔陀羅尼經

相續解脫經　能斷金剛般若經
一向出生菩薩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上十一經同帙
無言童子經二卷　無量壽經二卷
善思童子經二卷　菩薩淨行經二卷
虛空孕菩薩經二卷五經同帙
佛遺日摩尼寶經　大淨法門經
大方等大雲請雨經　象掖經
虛空藏菩薩神呪經　大雲請雨經
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
大寶積經　郁伽長者所問經
無所希望經十經同帙
無垢施菩薩分別應辯經
阿闍世王女阿術達菩薩經
清淨毗尼方廣經　文殊師利淨律經
無崖際持法門經　無極寶三昧經
寂調音所問經　得無垢女經
無畏德女經　離垢施女經十經同帙
緣生經二卷
藥師如來本願分別緣起經

菩薩本業經　大方等頂王經
稱讚淨土攝受經　大乘頂王經
藥師如來本願經　文殊師利巡行經
尊勝菩薩所問經　大方廣菩薩十地經
如來智印經　摩訶衍寶嚴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富一　孔雀王呪經十二上十四經同帙
諸菩薩求佛本業經
阿難陀目佉尼呵離陀羅尼經
善法方便陀羅尼經
文殊師利問菩提經
莊嚴菩提心經　出生無量門持經
舍利弗陀羅尼經　象頭精舍經
前世三轉經　決定總持經
伽耶山頂經　月光童子經
文殊尸利行經　解節經
稻稈經　申日經上十六經同帙
彌勒下生經　彌勒來時經
無量壽佛經　老母經
老母女六英經　觀虛空藏菩薩經
正恭敬經　善恭敬經

八吉祥經
八佛名號經
龍施女經
龍施菩薩本起經
睒子經
菩薩睒子經
了本生死經
大方等修多羅經
轉有經
大乘方等要慧經
彌勒菩薩所問經十二
誹佛經十三
小無量壽經上二十一經同帙
乳光佛經
犢子經
長者子制經
逝童子經
菩薩逝經
闍城十二因緣經
十二因緣經
貝多樹思惟十二因緣經
腹中女聽法經
胎藏經
無垢賢女經
無量門微密持經
銀色女經
太子和休經
太子刷護經
金剛祕密陀羅尼經
阿闍世王受決經
採華違王上佛經
師子奮迅菩薩問經
華積陀羅尼神呪經
華聚陀羅尼呪經
放鉢經
兜沙經上二十三經同帙

右十二帙內中間從上第八隔

小乘經一譯三十九帙
正法念處經七十卷七帙
增一阿含經五十一卷五帙

右二經十二帙內左間從上第三隔

中阿含經六十卷六帙
雜阿含經五十卷五帙

右二經十一帙內左間從上第四隔

長阿含經二十二卷二帙
別譯雜阿含經三十卷二帙
起世經十卷一帙
雜寶藏經八卷一帙
賢愚經十三卷一帙
普曜經八卷一帙
修行道地經六卷一帙
本事經七卷一帙
生經五卷
胞胎經
處處經
泥犁經
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一卷
僧護因緣經上六經同帙
達摩多羅禪經二卷
毗耶娑問經二卷
大安般守意經二卷
興起行經二卷
中本起經十四二卷上五經同帙
優婆夷淨行法門經二卷
那先比丘經二卷
陰持入經二卷
義足經二卷
柰女耆域國經
般泥洹經
大安般經二卷上七經同帙

右十三帙內左間從上第五隔

淨飯王般涅槃經
八師經
辯意長子經
四自侵經
七女經
優填王經
佛入涅槃密迹金剛力士哀戀經
見正經
中心經
樹提伽經
盧至長者因緣經
須摩提長者經
燈指因緣經
普達王經
佛大僧大經
十二頭陀經
新歲經
十八泥犁經
舍利弗摩訶目揵連遊四衢經
未曾有經上二十經同帙
佛滅度後棺斂葬送經
摩訶迦葉度貧母經
迦葉赴佛般涅槃經
梵摩難國王經十二
羅云忍辱經十三
造立形像福報經
頞多和多耆經
三品弟子經
禪行法想經
所欲致患經
阿難七夢經
婦人遇辜經
當來變經

出家緣經　五無返復經
木槵子經　法受塵經
未生怨經　栴檀樹經
末羅王經　無上處經
法常住經　越難經
五王經　四輩經
自愛經　四願經
護淨經　遺教經上二十九經同帙
罪業應報教化地獄經
迦旃延說法沒盡經　得道梯隥錫杖經
長者子懊惱三處經
佛為年少比丘說正事經
無垢優婆夷問經　沙曷比丘功德經
灌洗佛形像經　旃陀越國王經
過去佛分衛經　呵雕阿那含經
摩達國王經　龍王兄弟經
懈怠耕者經　難提釋經
大迦葉本經　阿含正行經
十二品生死經　時非時經
堅意經　五恐怖經

諫王經　貧窮老公經
四品學法經　輪轉五道經
阿難四事經　犍陀國王經
四天王經　大魚事經
耶祇經上三十經同帙　富一
右三帙內左間從上第六隔十六
小乘經重翻帙六
樓炭經卷六
過去現在因果經四卷上二經同帙
阿蘭若習禪法經卷二　太子本起瑞應經卷二
修行本起經卷二　佛般泥洹經卷二
大般涅槃經二卷上五經同帙
坐禪三昧經卷三　摩登伽經
長阿含十報法經卷二　舍頭諫經
普法義經　梵網六十二見經
寂志果經上七同帙　開解梵志阿颰經
梵志問頞羅延問種尊經
業報差別經　雜藏經
三摩竭經　求欲經
大愛道般泥洹經　七處三觀經

瑠璃王經　漏分布經
如來示教勝軍王經　四諦經
賴吒和羅經　鸚鵡經
十支居士八城人經　雜阿含經上十六經同帙
比丘避女惡名欲自殺經　富一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尸迦羅越十七六向拜經
瞿曇彌記果經　蓱沙王五願經
般泥洹後灌臘經　頂生王故事經
一切流攝守因經　罪福報應經
釋摩男本經　報恩奉盆經
本相倚致經　阿那律八念經
餓鬼報應經　七佛父母姓字經
魔嬈亂經　梵摩喻經
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經
阿難分別經　沙彌羅經
鬼問目連經　玉耶經
阿遬達經　古來世時經
五母子經　長壽王經
恒水經　摩鄧女經
菩薩戒經　菩薩受戒羯磨

緣本致經
齋經上三十二經同帙
比丘問佛多優婆塞命終經
波斯匿王太后崩塵坌身經
轉法輪經
國王不黎先泥十夢經
長者子六過出家經
施食獲五福報經
闍羅王五天使者經
阿那邠邸化七子經
是法非法經
四未曾有經
力士移山經
戒相應法經
五陰譬喻經
孫多耶致經
鴦崛髻經
諸法本經
聖法印經
增一阿含經
群牛譬經
禪行三十七品經
戒德香經
比丘聽施經
行七行現報經十一
馬有八態經十八
盂蘭盆經
馬有三相經
鹹水喻經
不自守意經
八正道經
七知經
九横經
放牛經
須達經
阿難同學經三十四經同帙

右六帙亦同內左間第六隔
小乘律二十八帙
四分律六十卷六帙
僧祇律四十卷四帙
右二律十帙內左間從上第七隔
十誦律六十一卷六帙
彌沙塞律三十卷三帙
善見毗婆沙律十八卷二帙
右三律十一帙內左間從上第八隔
毗柰耶十卷一帙
薩婆多毗尼摩德勒伽十卷一帙
薩婆多毗尼毗婆沙論九卷一帙
毗尼母八卷一帙
大比丘三千威儀二卷
大愛道比丘尼經二卷
大沙門百一羯磨法
曇無德羯磨法
十誦羯磨比丘要用經
四分比丘尼羯磨法上六經同帙
四分比丘戒本經十一
十誦比丘戒本經十九
僧祇比丘戒本經
彌沙塞比丘戒本經
四分比丘尼戒本經
十誦比丘尼戒本經
僧祇比丘尼戒本經
解脫戒本經上八經同帙
優婆塞五戒威儀經
優婆塞五戒相經

犯戒罪報輕重經
沙彌尼十戒經
眞僞沙門經
舍利弗問經
迦葉禁戒經
優波離問佛經
戒消災經
沙彌十戒法并威儀經
沙彌威儀經
沙彌尼離戒文經上十二經同帙
右三十律七帙內左間從上第九隔
大乘論五十二帙
大智度論一百卷十帙
右大乘一論十帙內右間從上第一隔
瑜伽師地論一百卷十帙
阿毗達磨雜集十六卷二帙
顯揚聖教論二十卷二帙
般若燈論十五卷二帙
大莊嚴論十五卷一帙
十住毗婆沙論十四卷二帙
大乘莊嚴論十三卷一帙
攝大乘論十五卷二帙
攝大乘論十二卷一帙
攝大乘論十卷一帙
右大乘論二十五帙內右間從上第二

隔分爲二隔

攝大乘論十卷一帙無性菩薩釋

攝大乘論十卷一帙世親菩薩釋

廣百論十卷一帙

菩薩地持論十卷一帙

大乘阿毗達磨論集七卷一帙

佛地論七卷一帙

佛阿毗曇經二卷

彌勒菩薩所問經論五卷

三無性論二卷上二論同帙

十地經論十二卷一帙

菩薩善戒經九卷一帙

菩提資糧論六卷

入大乘論二卷上三論同帙

佛性論四卷

中論四卷

大乘寶積經論四卷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論四卷

文殊師利問菩提經論三卷上三論同帙

究竟一乘寶性論四卷

順中論二卷

攝大乘本論三卷

攝大乘本論二卷

大乘起信論

十八空論

百論二卷上三論同帙

中邊分別論二卷

丈夫論二卷上四論同帙

金剛般若經論三卷

金剛般若論二卷上四論同帙

如實論

十二門論

三具足論

迴諍論

唯識論無境界

攝大乘論本三卷

掌珍論二卷

因明入正理論

百法明門論

廣百論頌本

觀所緣論

涅槃經本有今無偈論

方便心論

法華論

唯識論修道不共他上十論同帙

發菩提心論二卷

因明理門論

大乘五蘊論

顯揚論頌本

王法正理論

大乘成業論

實髻菩薩四法經論

轉法輪經論

業成就論

百字論

解捲論

十二因緣論二卷上十四論同帙

壹輸盧伽論

無量壽經論

無想思塵論

涅槃論

緣生論

右大乘論十六帙內右間從上第三隔

小乘論六十八帙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二百卷二十帙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八十卷八帙

阿毗達磨顯宗論四十卷四帙

阿毗達磨俱舍論三十卷三帙

阿毗曇毗婆沙論六十卷六帙

阿毗曇八犍度論三十卷三帙

解脫道論十二卷一帙

法蘊論十二卷一帙

右小乘論四十七帙內右間從上第四

隔分兩隔

舍利弗阿毗曇論二十二卷二帙

俱舍論二十二卷二帙

出曜論二十卷二帙

發智論二十卷二帙

成實論二十卷二帙

阿毗達磨識身足論十六卷一帙

右小乘論十二帙內右間從上第五隔

鞞婆沙阿毗曇論十四卷二帙

衆事分阿毗曇十二卷一帙

雜阿毗曇心論十一卷一帙

立世阿毗曇論十卷一帙

尊婆須密所集論十卷一帙

法勝阿毗曇心論六卷上二論同帙

阿毗曇心論四卷

四諦論四卷

分別功德論四卷

三彌底論三卷上四論同帙

甘露味阿毗曇二卷　辟支佛因緣論二卷
俱舍論頌本二卷　入阿毗達磨頌二卷
三法度論二卷　隨相論
十八部論　部異執論
明了論上九論同帙
右小乘論九帙內右間從上第六隔
賢聖集傳三十九部
佛本行集經六十卷六帙　撰集百緣經十卷一帙
陀羅尼集十卷一帙　六度集八卷一帙
佛本行經七卷一帙
右集傳十帙內右間從上第七隔
付法藏因緣傳六卷　阿育王傳七卷上八同帙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鈔五卷
佛所行讚經傳五卷上二集同帙
禪秘要經五卷　禪法要解二卷
禪秘要法三卷上三集同帙　法句譬喻經四卷
百喻經四卷　法句集二卷上二集同帙
僧伽羅剎所集經三卷　舊雜譬喻經集二卷
雜譬喻經二卷　菩薩本緣經三卷四集同帙
阿育王太子壞目因緣經

無明羅剎集　治禪病秘要法
孛經鈔集　四阿含暮鈔二卷
全七十論三卷上六集同帙　撰集三藏及雜藏傳
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
婆藪盤豆法師傳　阿毗曇五法行經
馬鳴菩薩傳
龍樹菩薩為禪陀迦王說法要偈
請賓頭盧法　思惟略要法
提婆菩薩傳　龍樹菩薩傳
分別業報略　雜譬喻經
迦葉結經　四十二章經
十二遊經　佛醫經鈔
破外道四宗論　破外道涅槃論
賓頭盧突羅闍為優陀延王說法經
大阿羅漢蜜陀法住記經
賓頭盧為王說法經　入藏目二卷上二十一集同帙
衆經目錄五卷一帙　大唐內典錄十卷一帙
右集傳八帙內右間從上第八隔
大唐內典錄卷第八

大唐內典錄卷第九上　富二
唐沙門釋道宣撰
歷代衆經舉要轉讀錄第四
序曰觀夫大聖乘機敷說聲教離惱為本不在曲繁故半頌八字號稱聞空法道一四句偈喻以全如意珠廣讀多誦未免於生源常不說法乃聞於具足是以法行比丘形于大集之典捨筏明況備之般若至乘斯道顯然由來不設會西明寺眞懿律師博見識機通鑒時俗欲與法藏歲別轉持然以重譯廣文多生倦怠告予此致因而演之然則頃代轉讀多陷廣文識鈍情浮彌嫌觀博此並在人勤墮豈以卷部致懷何以知耶故心薄淡者望大卷而顰眉意專精者見帙多而意勇據斯以論考性欲之康衢也原夫五濁交運四惑現行聖賢晦迹是稱遺命不可約之以一揆回得引之以殊途故知天挺英靈不局言方陶誘中流在學必假善說律梁夫以廣略二教元興極聖之言知幾其神已明恒俗之訓令則去其泰甚隨務行藏舉大部而攝小

經攝本根而捨枝葉文雖約而義廣卷雖少而意多能使轉讀之士覽軸日見其功行福清信開藏歲增其業此則卷卷常度無負施之識訶品品情欣絶厭法之深咎事不獲已覩機而立此篇撫膺長慨摧折一何若此豈不聞龍海藏録竟夏尋而不周鐵圍結法億象負之莫盡沮渠巖窟恒鎮十二寶乘那伽幽寺常住億千聖範東流震旦萬不一來而厚夜沉冥重於厭怠無明障深輕於博覩自可悲哉且生滅僱切命報泫露之光心相不留興言飛電之頃隨聞教旨即用修身略得時緣便依領覩何暇廣尋聞海通覽法門故論云智者應修道剋獲解脫果然後以多聞而作妙瓔珞然則凡小使性互有不同既不能靜坐思微則須披讀經論開決耳目分解性靈導揚理義識邪正之方隅陶化未聞暢佛宗之位致此則宅生推日不負遺寄玆篇成樹司存有歸云爾

衆大乘經律論合三百三十七部一千二百六十七卷二萬一千六百二十五紙

大乘經本七百九十卷一萬三千七十九紙

大乘律本三十二卷四百三十紙

大乘論本四百四十五卷八千一百一十五紙

大乘經正本二百五十四部

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或五十卷一千八十七紙紙二十八行

東晉義熙年佛陀跋陀羅於揚都譯

右一經前後異譯一十四部所謂度世漸備信力十住興顯羅伽住法本業兜沙佛藏等並抄略本部支品流行文或出沒義理無異故非所録

大般涅槃經四十卷七百二十紙

北涼沮渠玄始年曇無讖於涼都譯

右一經五譯支條不具未足通行故舉上經總攝餘部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四十卷或三十卷六百一十九紙三

後秦弘始年羅什於常安逍遥園西明閣譯

右一經前後十譯謂放光光讚道行小品各有新舊明度無極遺日抄品重沓罕尋舉前以統大義斯盡玉華後譯大般若者斯乃明佛一化十有六會依會敷說六百許卷可謂智度大道佛從來智度大海無涯極得在所供養難用常行故羅什譯論千卷有餘秦人所傳十分略九今則通貫彼此隨時制宜

大方等大集經六十卷或五十八卷一千一百五十紙

北涼曇無讖譯前三十卷

北齊隋時耶舍譯後三十卷

右一經前後一十四譯所謂大哀空藏寶髻寶女無盡意阿差末寶星淨行自在王奮迅王須彌藏無言童子等並録本經之別品後人隨部別行今總會通重本未足開其後代

大威德陀羅尼經二十卷二百六十五紙

隋開皇年闍那崛多於京師大興善寺譯

法炬威德陀羅尼經二十卷三百紙

隋大業年達摩笈多於東都上林園翻經館譯

大菩薩藏經二十卷四百一十紙

唐貞觀年玄奘於京師弘福寺譯

菩薩瓔珞經十二卷或十四卷三百三十七紙
前秦建元年竺佛念於長安譯
菩薩見實三昧經十四卷二百四十八紙
後齊天保年耶舍於鄴都譯
佛名經十二卷二百四十七紙
後魏天平年菩提留支於鄴下譯
月燈三昧經十一卷或十卷二百二紙
後齊天統年耶舍於鄴下譯
賢劫經十三卷一百九十五紙
西晉元康年竺法護於長安譯
華手經十三卷二百二十五紙
後秦弘始年羅什於常安譯
十住斷結經十卷二百五十四紙
前秦建元年竺佛念於長安譯
大灌頂經十二卷或九卷一百一十二紙
東晉元帝年帛尸利蜜多於揚都譯
觀佛三昧經十卷或八卷一百五十九紙
宋永初年佛陀跋陀羅於揚都譯
悲華經十卷一百九十四紙
北涼玄始年曇無讖於涼都譯

右一經再譯稱大悲分陀利經八卷失
翻人代文義大同於前
大方等菩薩念佛三昧經十卷一百三十二紙
隋大業年笈多於東都上林園翻經舘譯
右一經前譯稱念佛三昧經六卷宋大
明年功德直於揚都翻出二本大同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十卷一百七十一紙
唐永徽年玄奘於京師慈恩寺譯
右一經前譯稱大方廣十輪經八卷失
翻人代文義分明二本大同
妙法蓮華經七卷一百四十八紙
後秦弘始年羅什於常安譯
右一經西晉竺法護初譯稱正法華經
十卷隋大業年笈多後譯加藥草品之
五紙諸呪並異移囑累品在後隨機所
尚無減秦翻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九十二紙
宋元嘉年求那跋陀羅於揚都譯
右一經後魏菩提留支晚譯稱入楞伽
經十卷文相乃多義理如舊

五千五百佛名經八卷一百二十六紙
隋開皇年耶舍於京師興善寺譯
大方便佛報恩經七卷一百二十四紙
失譯人時代
大薩遮尼乾子經七卷或八卷一百三十一紙
後魏正光元年菩提留支於鄴都譯
右一經前譯云菩薩行方便神化經三
卷失譯人代二本大同
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七卷一百二十一紙
陳時外國王子月婆首那於九江郡譯
金光明經六卷或至八卷一百一十五紙
北涼曇無讖譯前四卷陳眞諦譯後經
寶雲經七卷一百紙
梁天監年曼陀羅於揚都譯
法集經六卷或七卷一百二十二紙
後魏延昌四年菩提留支於洛都譯
菩薩處胎經五卷一百一十三紙
前秦建元年竺佛念於長安譯
大悲經五卷八十八紙
後齊天統年耶舍於鄴都譯

大集賢護菩薩經五卷或六卷九十三紙
隋開皇年耶舍於大興善寺譯
大雲經六卷一名大方等無相經九十二紙
前秦竺佛念譯寶唱録云曇無讖於涼都
譯
密迹金剛力士經五卷一百一十二紙
西晉竺法護譯
大方等陀羅尼經四卷六十二紙
北涼釋法衆於高昌郡譯
海龍王經四卷七十三紙
北涼曇無讖於涼都譯
鴦掘摩羅經四卷七十八紙
宋元嘉年求那跋陀羅於揚都譯
無所有菩薩經四卷六十紙
隋開皇年笈多等於興善寺譯
僧伽吒經四卷五十一紙
後魏月婆首那王子於鄴都譯
觀察諸法經四卷六十紙
隋開皇年崛多等於興善寺譯
七佛神呪經四卷七十紙

失譯
大樹緊那羅王問經四卷六十五紙
後秦弘始年羅什於常安譯
右一經後漢支讖前譯稱伅真所問經
二卷在文隱質於義大同
持世經四卷一名法印經七十五紙
後秦弘始年羅什於常安譯
右一經西晉竺法護初譯稱持人所問
經四卷二本大同
弘道廣顯三昧經四卷五十三紙
西晉永嘉年竺法護於長安譯
右一經竺法護初譯稱阿耨達龍王經
三卷同本異譯存於一經
菩薩本行經三卷五十二紙
稱揚諸佛功德經三卷五十五紙
後秦弘始年羅什譯
菩薩藏經三卷六十一紙
後秦羅什譯
力莊嚴三昧經三卷十六紙
隋開皇年耶舍於興善寺譯

須真天子經三卷或四卷四十六紙
西晉太始年竺法護於長安譯
首楞嚴三昧經三卷或二卷五十一紙
後秦羅什譯
般舟三昧經三卷或二卷四十七紙
西晉竺法護譯
普超三昧經三卷六十七紙
西晉太康年竺法護於長安譯
右一經後漢支讖初譯稱阿闍世王經
二卷文義無爽且存後譯
等集衆德三昧經二卷或三卷四十九紙
西晉竺法護譯
右一經與集一切福德三昧經同本異
譯
大方等善住意天子問經四卷六十八紙
隋大業年笈多於東都翻經館譯
右一經三譯西晉竺法護譯稱如幻三
昧經二卷後魏留支譯稱聖善住問經
三卷文理大同故存後出
廣博嚴淨不退轉法輪經四卷或六卷七十八紙

宗元嘉年智嚴等於揚都譯
右一經三譯西晉竺法護稱阿惟越致遮經三卷又異譯稱不退轉法輪經並同本異出
思益梵天問經四卷八十一紙 宙二
後秦羅什譯
右一經三譯西晉竺法護譯爲持心梵天問經四卷或云等御諸法等後魏菩提留支譯稱勝思惟天問經六卷文理大同隨時尚者思益爲重
九
佛升忉利天爲母說法經二卷或三卷三十六紙
西晉太康年竺法護譯
右一經西晉安法欽譯爲道神足變化經四卷同本異翻
解深密經五卷七十三紙
唐貞觀年玄奘於京師慈恩寺譯
右一經四譯初宋時求那跋陀羅出名相續解脫經陳時眞諦出名解節經文略不具與後魏留支所譯深密解脫經同故存後本爲定

維摩詰所說經三卷六十一紙
後秦羅什於常安逍遙園渭陰譯
右一經三譯吳時支謙所譯爲毗摩羅詰經二卷唐玄奘所譯爲說無垢稱經六卷繁略折衷難逮秦翻終是周因殷禮損益可知云
諸法無行經二卷三十一紙
後秦羅什譯
右一經再譯隋崛多所翻爲諸法本無經三卷詞力未足同本故略
無極寶三昧經一卷三十紙
西晉永嘉年竺法護譯
右一經再譯異翻一本云寶如來三昧經一卷失譯人代文同故略
方等泥洹經二卷四十五紙 宙二
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於揚都譯 十
右一經三翻異譯爲哀泣經二卷隋時崛多譯爲四童子經三卷文無以異故存晉本
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二卷三十紙

西晉太康年竺法護譯
右一經二本西晉天竺居士竺難提譯稱大乘方便經三卷既同前本故略不出
文殊師利現寶藏經三卷四十三紙
西晉太始年竺法護譯
右一經又譯云大方廣寶篋經三卷不顯人代文同故略
等目菩薩問三昧經二卷或三卷五十一紙
西晉竺法護譯
明度五十校計經二卷四十紙
後漢安世高譯
菩薩瓔珞本業經二卷三十八紙
前秦竺佛念於長安譯
護國菩薩經二卷三十二紙 宙二
隋開皇年崛多等於大興善寺譯 十一
超日明三昧經二卷三十六紙
西晉太始年竺法護譯
月上女經二卷二十七紙
隋開皇年崛多譯

中陰經二卷二十七紙
前秦竺佛念譯
須彌藏經三卷三十八紙
後齊耶舍於鄴都譯
佛華嚴入如來不思境界經二卷二十一紙
隋開皇年崛多等於興善寺譯
大法鼓經二卷三十一紙
宋求那跋摩於揚都譯
諸佛要集經二卷三十三紙
西晉竺法護譯
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二卷三十四紙
西晉永熙年竺法護於洛陽譯
輭首無上清淨分衛經二卷二十七紙一名了諸法如幻三昧經
宋時翔公於南海郡譯
大乘同性經二卷三十九紙
後周天和年崛多共僧安於長安譯
大乘譬喻王經二卷三十三紙
隋開皇年崛多等於興善寺譯
阿閦佛國經二卷一名佛刹菩薩學成經二十八紙

後漢建和年支讖於洛陽譯
蓮華面經二卷十三
隋開皇年耶舍譯
迦葉經二卷二十九紙
後魏月婆首那王子於洛陽譯
孔雀王陀羅尼經二卷三十二紙
梁僧伽婆羅於揚都占雲館譯
發覺淨心經二卷二十七紙
隋開皇年崛多等於興善寺譯
無上依經二卷三十一紙
陳眞諦於廣州譯
移識經二卷二十三紙
隋開皇年崛多等於興善寺譯
未曾有經二卷四十紙
南齊曇景於揚都譯
大方廣如來性經二卷或三卷五十一紙
不思議功德經二卷或四卷四十八紙
大吉義呪經二卷或四卷三十八紙
菩薩夢經二卷三十四紙
文殊師利問經二卷四十九紙

仁王般若波羅蜜經二卷二十八紙
法界體性無分別經二卷二十四紙
密迹金剛力士經二卷訪前同名五卷若本三十紙
大方廣如來祕藏經二卷二十四紙
善臂菩薩所問經二卷二十六紙
大淨法門經一卷二十四紙
西晉竺法護譯
右一經隋耶舍又譯爲大莊嚴法門經
二卷文義大同
順權方便經二卷或一卷一名轉女身菩薩經二十七紙
西晉竺法護譯
右一經宋時法海又譯稱樂瓔珞莊嚴
方便經一卷文同
大雲輪請雨經二卷二十八紙
隋開皇年耶舍譯
右一經三譯初後周崛多譯稱大雲請
雨經後隋崛多又譯加大方等字意同
故略
如來莊嚴智光入佛境經一卷二十四紙
後魏菩提留支於洛都譯

右一經三譯梁時僧伽婆羅出者名度
諸佛境智嚴經又別譯加智慧光嚴經
同本異譯
德護長者經二卷二十六紙
隋開皇年耶舍於長安譯
右一經三譯初晉竺法護翻出名月光
童子經一卷又別譯云申日經文同故
略
善思童子經二卷十紙
隋開皇年崛多譯
右一經三譯初名大方等頂王亦名維
摩詰子問經後又云大乘頂王經文相
大同
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一卷二十五紙
西晉竺法護譯 旨二
右一經三譯初後漢安玄出名法鏡經 十四
後魏僧鎧出名郁伽問經文理大同
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二卷六十紙
魏時帛延譯
右一經三譯具時支謙出者名阿彌陀

經二卷西晉竺法護出者名無量壽經
二卷其文無異故略
虛空孕菩薩經二卷三十紙
隋開皇年崛多譯
右一經四譯後秦佛陀耶舍出者名虛
空藏神呪經宋時曇摩蜜多出名觀虛
空藏菩薩經又別譯爲虛空藏經廣略
殊文義同一揆
緣生經二卷二十二紙
隋大業年笈多於東都上林園譯
右一經再譯唐玄奘出名分別緣起經
二卷雖言巧妙尋者易迴
東方最勝燈王如來經十三紙
隋開皇年崛多於大興善寺譯
諸法最上王經二十二紙 旨二 十五
隋開皇年崛多譯
成具光明定意經二十二紙
後漢靈帝時支曜譯
太子須大拏經十六紙
西秦乞伏國仁時法堅譯

太子慕魄經五紙
西晉竺法護譯
須賴經十九紙
吳黃武年支謙譯
金色王經八紙
後魏般若留支於洛都譯
獨證自誓三昧經一名如來自誓三昧八紙
西晉竺法護譯
摩訶摩耶經二十五紙
南齊曇景於揚都譯
大方等如來藏經九紙
東晉義熙年佛陀羅於揚都譯
如來方便善巧呪經十一紙
隋開皇年崛多譯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經十九紙
宋元嘉年求那跋陀羅於揚都譯
須摩提經一名須摩提菩薩經八紙
西晉竺法護譯
希有挍量功德經六紙
隋開皇年崛多譯

梵女首意經五紙
西晉竺法護譯
差摩婆帝受記經四紙
後魏留支於洛都譯
月明菩薩經三紙
吳黃武年支謙譯
滅十方冥經六紙
西晉元熈年竺法護譯
出生菩提心經十一紙
隋開皇年崛多於興善寺譯
普門品經十二紙
西晉太康年竺法護譯
商王天子經十六紙
隋開皇年崛多於興善寺譯
心明經三紙
西晉竺法護譯
月燈三昧經一一名文殊師利十事行經一名逮慧三昧二十紙
宋時先公譯
不思光菩薩所說經一名無思議光孩童菩薩經十二紙
西晉竺法護譯

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一名問署經二十紙
後漢靈帝時支讖譯
德光太子經一名須賴問光德太子經十九紙
西晉太始年竺法護於長安譯
施燈功德經十四紙
後齊耶舍於鄴下譯
菩薩呵色欲經二紙
後秦弘始年羅什於常安譯
人本欲生經又竺法護出人所從來經失本十四紙
後漢桓帝時安世高譯
不增不減經六紙
佛語經三紙
無字寶篋經六紙
後魏留支譯
師子吼經五紙
後魏菩提留支共佛陀扇多譯
十法經二十紙
梁普通年僧伽婆羅於揚都譯
不必定入印經二十一紙
後魏留支譯

十二佛名呪經六紙
隋開皇年崛多譯
魔逆經十八紙
西晉太康年竺法護譯
濟諸方等學經十四紙
菩薩行五十緣身經六紙
西晉竺法護譯
内藏百寶經八紙
後漢靈帝時支讖譯
大方廣總持經十三紙
隋開皇年毗尼多留支譯
彌勒問本願經八紙
西晉竺法護譯
文殊般若波羅蜜經二十二紙
梁天監年曼陀羅於揚都譯
堅固女經六紙
隋開皇年耶舍譯
演道俗業經九紙
西秦法堅於河南譯
菩薩生地經一名差摩竭經三紙

吳黃武年支謙譯
私呵三昧經一名菩薩道樹一名道樹三昧十一紙
吳黃武年支謙譯
寶網經一名寶網童子經二十三紙
西晉竺法護譯
百佛名經六紙
隋開皇年耶舍譯
無量義經十七紙
南齊建元年曇無耶舍於廣州譯
觀彌勒上生兜率經八紙
北涼沮渠安陽侯京聲譯
觀無量壽經十六紙
宋元嘉年畺良耶舍於揚都譯
觀普賢行法經十六紙
宋元嘉年曇無蜜多於揚都譯
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十九紙
宋元嘉年畺良耶舍譯
請觀世音消害經十一紙
宋時外國舶主竺難提譯
觀世音授記經十四紙

宋時曇無竭於揚都譯
鹿母經四紙
西晉竺法護譯
鹿子經三紙
吳建興年支謙譯
除恐災患經十五紙
魏時帛延譯
温室洗浴衆僧經三紙
四不可得經四紙
西晉竺法護譯
福田經一名諸德福田經六紙
西晉法炬共法立譯
出家功德經五紙
吳支謙譯
入法界體性經十紙
隋開皇年崛多於興善寺譯
彌勒成佛經十七紙
西晉竺法護譯
右一經三譯後秦羅什譯爲彌勒下生
文乃流便事義闕略又人別譯爲彌勒

來時經三紙許詞理不具故存前本
不空罥索神呪經十二紙
唐玄奘譯
右一經與前隋崛多出爲不空罥索經
同本
無量壽佛經五紙
後秦弘始年羅什譯
右一經三譯與宋時求那跋陀羅所出
小無量壽及唐玄奘所出稱讃淨土攝
受經同本故不兩出
藥師瑠璃光經宋廣尋者多以爲疑經十三紙
宋鹿野寺沙門譯
右一經三譯與隋笈多出藥師本願經
同又與唐玄奘所出者不異
老母經亦名老女人經二紙
吳時支謙譯
右一經與人別譯老母六英經同不可
雙行隨存一本餘經例然
文殊尸利行經七紙
隋開皇年崛多譯

右一經與後魏留支譯文殊巡行經同本

金剛場陀羅尼經 紙十四
隋開皇年崛多譯
右一經與(富二)後魏扇多所出(廿一)金剛上味經同

善恭敬經 紙七
隋開皇年崛多譯
右一經與扇多所出正恭敬經同

得無垢女經 五紙二十
後魏瞿曇留支於鄴都譯
右一經三譯與離垢施女經無垢施菩薩應辯經同

無畏德女經 紙十五
後魏元象年佛陀扇多譯
右一經與西晉法護出阿闍世王阿術菩薩經同

尊勝入諸門陀羅尼經 紙十七
後齊居士萬天懿鄴都譯
右一經與法堅所出無涯持法門經同

大威燈光仙問疑經 紙十四
右一經與後魏留支譯第一義法勝經同

八佛名號經 紙三
隋開皇年崛多譯
右一經與宋求那跋陀羅所出八吉祥經同

龍施菩薩本起經 紙四
右一經與西晉竺法護所出龍施女經同

睒子經 紙五
西秦法堅譯
右一經與別譯菩薩睒經同

稻稈經 紙六
右一經與支謙所出了本生死經同(廿二)

莊嚴菩提心經(富三) 紙七
後秦羅什譯
右一經與竺法護所出大方廣菩薩十地經同

無所希望經 一名象步經 十九紙
西晉竺法護譯
右一經與別譯象腋經同

大方等修多羅王經 紙二
右一經與別譯轉有經同

彌勒菩薩所問經 紙四
後魏留支譯
右一經與別譯大乘方等要慧經同

慧印三昧經 紙二十一
吳時支謙譯
右一經與別譯如來智印經同

一切法高王經 紙二十
後魏興和年留支譯
右一經與別譯諸法勇王經同

決定總持經 紙八
右一經與(富二)留支出謗佛經同(卅三)

乳光佛經 紙六
西晉竺法護譯
右一經與別譯犢子經同

大寶積經 別譯失人代 二十一紙
右一經三譯與支識佛遺日寶及摩訶

衍寶嚴經同
金剛般若經 紙十二
後秦弘始年羅什於常安譯
右一經四譯後魏留支出者與論扶同受持者多尚秦本故諸餘三本少被於時

大唐內典録卷第九上

大唐內典録卷第九下 富三

唐 沙門釋道宣 撰

歷代衆經舉要轉讀録第四之餘

長者子制經 一名制經別譯六紙
右一經三本與法護所出逝童子及菩薩逝二種經同故隨出一本
象頭精舍經 紙九
隋開皇年毗尼多留支譯
右一經三譯與文殊問菩提經及伽耶山頂經同
十二因緣經 紙四
南齊永明年求那毗地譯
右一經三出與西晉竺法護所譯貝多樹下思惟因緣經及漢安世高所出聞城十二因緣經同
轉女身經 紙十九
右一經四出與腹中女聽經胎藏經無垢賢女經並同
一向出生菩薩經 紙十一
隋開皇年崛多於興善寺譯

右一經六譯與無量門微密經出無量門持經阿難目佉經無量門破魔經舍利弗陀羅尼經同
十一面觀世音經 紙十
後周崛多譯
右一經與皇朝玄奘譯十一面觀音神呪經同
前世三轉經 紙六
右一經與別譯銀色女經同
太子刷護經 紙四
右一經與別譯太子和休經同
菩薩方便陀羅尼經 紙六
右一經與別譯金剛祕密陀羅尼經同
阿闍世王受決經 紙四
右一經與採華違王上佛授決經同
華聚陀羅尼經 紙三
右一經三譯與師子奮迅問經華積陀羅尼經同
放鉢經 是普超經別品殊譯六紙
拔陂菩薩經 是般舟三昧經別品殊譯十三紙

孔雀王呪經 紙八
東晉帛尸利蜜譯
虛空藏問持經福經 失譯餘經例知六紙
菩薩修行經 一名威勢長者觀身經七紙
菩薩投身餓虎起塔因緣經 紙七
一切施王行檀波羅蜜經 紙四
頻毗娑羅王請佛供養經 紙五
薩羅國王經 紙四　大意經 紙五
天王太子辟羅經 紙三　長者音悅經 紙五
長者法志妻經 紙三
一切智光仙人慈心不食肉經 紙五
文殊師利般涅槃經 紙四
師子月佛本生經 紙七
阿彌陀鼓音聲陀羅尼經 紙四
法華三昧經 紙十一
金剛三昧本性不壞滅經 一名金剛清淨經八紙
寶積三昧文殊問法身經 紙六
千佛因緣經 紙十八　八部佛名經 紙二
八吉祥神呪經 紙十　八陽神呪經 紙三
十吉祥經 紙二　賢首經 一名賢者夫人經三紙

甚深大迴向經 紙五　賢者五福經 紙二
幻士仁賢經 紙十八　八大人覺經 紙二
後出阿彌陀佛偈 紙一　甚希有經 紙五
已後十七經並唐玄奘於京師譯
最無比經 紙二　諸佛心陀羅尼經 紙二
受持七佛名號經 紙五
佛臨涅槃記住法經 紙五
佛地經 紙十　稱讚大乘功德經 紙五
顯無邊佛土經 紙二
勝幢臂印陀羅尼經 紙八
濟苦陀羅尼經 紙二
八音普蜜陀羅尼經 紙二
持世陀羅尼經 紙二　緣起聖道經 紙五
六門陀羅尼經 紙二　般若多心經 紙一
天請問經 紙三
大乘律 合二十部三十一卷四百三十紙
優婆塞戒經 六卷或七卷是在家菩薩戒八十二紙
北涼曇無讖於涼都閑豫宮譯
佛藏經 四卷六十九紙
後秦羅什於常安譯

方廣三戒經 三卷三十四紙
寶梁經 二卷三十紙
北涼道龔譯
梵網經 二卷三十四紙
後秦羅什譯
菩薩藏經 紙九
梁天監年僧伽婆羅於揚都譯
決定毗尼經 紙十七
群録皆云於燉煌譯竟不顯人代名目
文殊師利悔過經 一名文殊五體悔過經二十一紙
西晉竺法護譯
舍利弗悔過經 一名悔過經五紙
西晉竺法護譯
寂調音所問經 紙十八
宋時法海譯
右一經與西晉所出清淨毗尼方廣經
及文殊淨律經同故存一本而已
大乘三聚懺悔經 紙十三
隋開皇年崛多等於興善寺譯
菩薩戒本 紙十八

唐貞觀二十一年玄奘於翠微宮譯
菩薩羯磨六紙
唐貞觀二十三年玄奘於翠微宮中譯
法律三昧經七紙
菩薩内戒經十七紙
三曼陀跋陀羅菩薩經六紙
菩薩受齋經二紙　淨業障經十四紙
菩薩善戒經十五紙
菩薩五法懺悔文二紙
大乘論合六十三部四百四十五卷八千一百一十五紙
大智度論一百卷二千四十二紙
後秦弘始年羅什於常安西明寺閣上譯
瑜伽師地論一百卷一千八百四十八紙
唐貞觀二十年玄奘於大慈恩寺譯
顯揚聖教論二十卷三百二十六紙
唐貞觀十九年玄奘於弘福寺譯
阿毗達磨雜集論十六卷二百五十五紙
唐貞觀十九年玄奘於弘福寺譯
般若燈論十五卷二百四十二紙
唐貞觀三年波頗蜜多於勝光寺譯

大莊嚴論十五卷或十卷馬鳴菩薩造二百一十紙
後秦羅什譯
十住毗婆沙論十四卷龍樹菩薩造二百七十紙
後秦羅什譯
大乘莊嚴論十三卷二百紙
唐貞觀四年波頗於勝光寺譯
十地經論十二卷二百四十五紙
後魏永明年勒那摩提等於洛都少林寺譯
攝大乘釋論十卷世親菩薩解一百八十紙
唐永徽年玄奘於北闕及慈恩寺譯
右一論四出與梁眞諦所出二本及隋時笈多出者同義無以異
攝大乘論十卷無性菩薩造二百二十紙
唐永徽年玄奘於慈恩寺譯
菩薩地持論十卷或八卷一百八十一紙
北涼曇無讖於姑臧譯
右一論與善戒經大同
廣百論十卷二百二紙
唐顯慶年玄奘於慈恩寺譯

大乘阿毗達磨集論七卷一百八紙
唐顯慶年玄奘譯
佛地經論七卷一百一十九紙
唐永徽年玄奘譯
菩提資糧論六卷六十七紙
隋大業年笈多於東都上林園翻經館譯
彌勒菩薩問經論五卷或十卷百二十五紙
寶積經論四卷八十四紙
勝思惟經論四卷五十紙
後魏留支譯
佛性論四卷八十二紙
陳眞諦譯
中論四卷九十七紙
後秦羅什於常安譯
寶性論四卷八十六紙
後魏菩提留支於洛都譯
金剛般若論三卷四十七紙
後魏菩提留支於秦太上文宣公第譯
攝大乘本論三卷六十一紙
唐貞觀二十二年玄奘於玉華宮譯

右一論三出與陳眞諦及魏扇多二本
大同
文殊師利問菩提經論二卷一名伽耶山頂論二十八紙
後魏菩提留支於洛都譯
丈夫論二卷提婆菩薩造三十四紙
北涼道泰譯
中邊分別論二卷三十八紙
佛阿毗曇論二卷三十四紙
陳眞諦譯
順中論二卷三十二紙
後魏菩提留支譯
百論二卷四十二紙
後秦羅什譯
金剛般若論二卷僧佉菩薩造二十八紙
隋大業九年笈多於東都上林園譯
三無性論二卷三十四紙
陳眞諦譯
入大乘論二卷堅意菩薩造三十九紙
北涼道泰譯
發菩提心論二卷失譯人代二十八紙

惟識論惟識無境者十九紙
後魏瞿曇留支譯
右一論與陳眞諦出者大同
思塵論三紙
陳眞諦譯
右一論與別譯觀所緣經論同
大乘成業論十七紙
唐貞觀年玄奘譯
右一論與後魏瞿曇留支所出業成論
大同
辯中邊論三卷無著菩薩造
大涅槃經論十一紙
陳達摩菩提譯
涅槃本有今無論六紙
陳眞諦於廣州譯
三具足論六紙
後魏菩提留支譯
法華經論二十五紙
後魏菩提留支於鄴下譯
轉法輪論十紙

寶結菩薩四法經論十二紙
無量壽經論八紙
後魏菩提留支譯
迴諍論十三紙
後魏瞿曇留支譯
起信論二十三紙　如實論二十三紙
陳眞諦譯
十二門論二十三紙
後秦羅什譯
十八空論十九紙　方便心論十七紙
後魏延興年吉迦夜與曇曜譯
解捲論二紙
陳眞諦譯
緣生論十紙
隋大業年笈多於東都上林園譯
十二因緣論九紙
後魏菩提留支譯
一輸盧迦論龍樹菩薩造四紙
後魏瞿曇留支譯
百字論八紙

後魏菩提留支譯
掌珍論二卷三十二紙
已下八卷垂玄奘譯
因明正理門論十二紙
大乘五蘊論八紙
王法正理論十七紙
百法明門論二紙
顯揚論頌本十一紙
廣百論本十二紙
小乘經律論翻本單重譯人有無錄
經有四百一十卷六千七百一十三紙
律有二百七十四卷五千七百一十八紙
論有五百六十五卷九千九百九十七紙
小乘經律論都合一百八十二部合一千二百五十二卷二萬二千四百二十八紙
小乘經合一百一十八部
正法念處經七十卷一千二百紙
後魏菩提留支於洛都譯
中阿含經六十卷一千一百四十七紙
東晉僧伽提婆於揚都譯
右一經前後別譯二十六部在文出沒
於義全同故錄本經餘經蓋闕
增一阿含經五十一卷七百九十五紙

東晉前秦建元年曇摩難提於長安譯
右一經前後別譯一十七部文義無爽
故略不出
雜阿含經三十卷一千三十紙
宋求那跋陀羅於揚都譯
右一經前後別譯一十五部大同廣本
故不重出又有別譯雜含二十卷約准
文義以類可知
長阿含經二十二卷四百二十六紙
東晉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於常安譯
右一經前後異譯一十一部既同本經
賢愚故不重出
經十三卷或十六卷三百七十五紙
宋時惠覺共威德於高昌郡譯
起世經十卷一百六十五紙
隋大業年笈多於東都上林園譯
雜寶藏經八卷或十卷一百五十紙
後魏延興年吉迦夜共曇曜於比臺譯
普曜經八卷或十卷一百四十七紙
西晉永嘉年竺法護譯

本事經七卷九十四紙
唐永徽年玄奘於京師譯
修行道地經六卷一百三十紙
後漢安世高譯
生經五卷或四卷一百七紙
西晉竺法護譯
阿蘭若習禪法二卷五十紙
後秦弘始年羅什於常安譯
右一經與別譯坐禪三昧經大同
摩登伽經三卷或二卷三十二紙
右一經與西晉竺法護所譯舍頭諫經
同或名太子二十八宿經一名虎耳太
子經
過去現在因果經四卷九十六紙
宋時求那跋陀羅於揚都譯
右一經三譯初後漢曇果出者名修行
本起及吳時瑞應經義同
本相倚致經二紙
後漢安世高譯
右一經與別譯緣本致經同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四紙
西秦乞伏國仁時法堅譯
右一經與別譯阿難分別經同
業報差別經十五紙
隋開皇年曇法智譯
右一經與別譯罪福報應經同
富三
十二
如來示教勝軍王經八紙
唐永徽年玄奘於慈恩寺譯
右一經與別譯諫王經同
五母子經二紙
右一經與別譯沙彌羅經同
玉耶經一名說子婦無敬經一名七婦經四紙
右一經與別譯阿遬達經同
盆經一紙
盂蘭右一經三本與灌臘經報恩奉盆經淨
土盂蘭盆經同
摩鄧女解形六事經三紙
右一經與別譯摩鄧女經同又二名雖
別本實一經
陰持入經二卷三十三紙

後漢安世高譯
中本起經二卷四十七紙
後漢建安年康孟詳共大力譯
興起行經二卷二十八紙
後漢康孟詳譯
達磨多羅禪經二卷五十紙
富三
十三
後秦佛陀跋陀羅譯
義足經二卷四十一紙
吳黃武年支謙譯
毗耶娑問經二卷三十一紙
後魏菩提留支譯
大安般守意經二卷或一卷三十紙
後漢安世高譯
優婆夷淨行經二卷三十紙
那先比丘經二卷或一卷三十紙
大安般經二卷或一卷二十紙
後漢安世高譯
般泥洹經一卷十二紙
宋元嘉年求那跋陀羅於揚都譯
已後一百二卷單經

當來變經二紙
過去佛分衛經二紙
柰女耆域經十七紙
西晉竺法護譯
淨飯王泥洹經六紙
北涼安陽侯沮渠京聲譯
八師經三紙
吳時支謙譯
大迦葉本經五紙
西晉竺法護譯
四願經二紙
吳黃武年支謙譯
婦人遇辜經一名婦遇對經二紙
西秦法堅譯
辯意長者子問經一名長者問意經九紙
後魏法場譯
胞胎經一名胞胎受身經十五紙
富三
十四
西晉太安年竺法護譯
四自侵經四紙
西晉竺法護譯
五百弟子說本緣經二十紙

西晉太康年竺法護譯
七女經紙六
吳黃武年支謙譯
阿難四事經紙三
吳支謙譯
所欲致患經紙二
西晉竺法護譯
法受塵經紙二　禪行法想經紙二
後漢安世高譯
四天王經紙二
宋元嘉年智嚴寶雲等於揚都譯
佛臨涅槃略誡經一名遺教經六紙
後秦羅什於常安譯
舍利弗目連遊四衢經
西晉竺法護譯
難提釋經紙四
已下並失釋經
無垢優婆夷問經紙一
造立形像福報經紙二　法常住經紙二
懈怠耕者經紙二

優填王經一名優田王佛像經五紙
阿難七夢經或云八夢者誤二紙
佛入涅槃密迹金剛哀戀經
迦葉赴佛涅槃經紙二
佛滅度後葬送法經一名比丘師經三紙
摩訶刹頭經一名灌洗佛經四紙
羅云忍辱經一名忍辱經三紙
出家緣經紙二
三品弟子經一名弟子學三輩經三紙
四輩經紙三　見正經一名生死變識經七紙
呵鵰阿那經一名荷鵰那含經二紙
五無返復經一名有返復三紙
阿那含正行經一名正意經四紙
五恐怖經紙二　大魚事經紙二
頞多和多耆經紙二　梵和難國王經紙二
摩訶迦葉度貧母經紙四
中心經紙五
龍王兄弟經一名降龍經三紙
沙曷比丘功德經紙二
樹提伽長者經紙五

盧至長者緣經紙九
須摩提長者經紙八　五王經紙四
十二品生死經紙二　魔達國王經紙二
末羅王經紙二　燈指因緣經紙八
普達王經紙三　揵陀國王經紙二
佛大僧大經紙六
堅意經紙二
柢耶經紙二
十二頭陀經一名沙門頭陀經五紙
護淨經紙一　木槵子經紙一
時非時經紙二　得道梯隥經紙三
梅檀樹經紙三　新歲經一名婆羅經五紙
貧窮老公經一名貧老經三紙
長者子懊惱三處經紙四　梅檀越國王經紙二
佛說越難經紙二
自愛經一名不自愛經四紙
佛說處處經紙十五　無上處經紙一
轉輪五道罪福經紙四　未生怨經紙三
十八泥犁經紙五
泥犁經一名勤苦泥犁十三紙
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紙六

僧護經二十紙　未曾有經三紙
迦延說法沒偈五紙
佛爲少比丘說正事經三紙
四品學法經一紙
小乘律合三十五部二百七十四卷五千八百一十八紙
曇無德四分律重三六十卷一千二百一十一紙　十七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於常安譯
薩婆多十誦律六十卷一千三百九十一紙
後秦弘始年弗若多羅共羅什譯
初二分後分東晉卑摩羅叉於壽春石澗寺譯
摩訶僧祇律四十卷九百七十三紙
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於揚都譯
彌沙塞五分律三十卷五百九十七紙
宋景平年佛陀什共道生智勝於揚都譯
善見毗婆沙十八卷三六十八紙
南齊永明年僧伽跋陀羅於廣州譯
鼻柰耶十卷一百五十五紙
前秦竺佛念共道安等於長安譯
薩婆多摩得勒十卷一百九十五紙

宋元嘉年僧伽跋摩於揚都譯
薩婆多毗尼毗婆沙九卷一百八十一紙
失譯人代
大比丘三千威儀二卷四十二紙
毗尼母八卷一百五十三紙
大愛道尼經二卷三十一紙
四分律比丘戒本三十一紙
後秦佛陀耶舍於常安譯
四分律比丘尼戒本三十一紙
十誦律比丘戒本二十紙
十誦律比丘尼戒本二十六紙
僧祇律比丘戒本二十紙
前魏曇摩迦羅於許昌譯
僧祇律比丘尼戒本二十四紙
彌沙塞五分戒本十九紙　重三
宋景平年佛陀什於揚都譯　十八
解脫戒本出迦葉毗律二十一紙
後魏瞿曇留支譯
曇無德羯磨三十一紙
前魏正光元年曇諦於洛陽譯

四分尼羯磨十五紙
宋元嘉年求那跋摩譯
十誦羯磨三十三紙
大沙門百一羯磨二十二紙
沙彌十戒并威儀二十紙
沙彌尼十戒四紙　沙彌離戒四紙
沙彌威儀九紙　優婆塞五戒相十五紙
宋求那跋摩譯
舍利弗問經十一紙
眞僞沙門經一名摩訶比丘經三紙
戒消災經四紙　迦葉禁戒經二紙
犯戒罪報輕重經一名犯罪經二紙
優婆塞五戒威儀二十三紙
優波離問律二十三紙
明了論一名律二十二明了論二十四紙　重三　十九
陳眞諦於臨川郡譯
小乘論合二十九部五百六十五卷九千九百九十七紙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二百卷三千一百九紙
唐永徽年玄奘於京師奉　制譯
右一論與北涼道挺所出阿毗曇八揵

度毗婆沙六十卷同但今以廣爲異
順正理論八十卷一千四百二十紙
顯宗論三十卷六百三十四紙
發智論二十卷三百六十四紙
唐永徽年玄奘譯
右一論與舊迦延八犍度三十卷同
俱舍論三十卷四百七十紙
唐顯慶年玄奘譯
右一論與眞諦所出二十二卷同
舍利弗阿毗曇二十二卷五百九十九紙
後秦弘始年曇摩崛多於常安譯
出曜論二十卷四百八十七紙
前秦竺佛念於長安譯
成實論二十卷或十四卷四百紙
後秦羅什譯
識身足論十六卷二百七十一紙
唐顯慶年玄奘譯
鞞婆沙阿毗曇論十四卷三百四十七紙
前秦建元年僧伽提婆於洛陽譯
法蘊足論十二卷一百九十二紙

唐顯慶年玄奘譯
解脱道論十二卷一百九十八紙
梁僧伽婆羅於揚都占雲館譯
衆事分阿毗曇十二卷二百九紙
雜阿毗曇心論十一卷二百八十紙
宋元嘉年伊葉波羅共求那跋摩譯
品類足論十八卷尊者世友造
立世阿毗曇十卷一百七十三紙
陳眞諦於始興郡譯
尊婆須蜜集論十卷二百七十五紙
前秦建元年僧伽跋澄共竺佛念譯
法勝阿毗曇六卷一百三紙
後秦天統年耶舍共法智譯
四諦論四卷七十四紙
陳眞諦於南康郡譯
阿毗曇心論四卷六十七紙
東晉太元年提婆共慧遠於廬山譯
分別功德論四卷或五卷七十三紙
失譯人代
三彌底論三卷三十五紙

又阿毗達磨三卷二十紙
唐顯慶年玄奘譯
阿毗曇甘露味二卷四十五紙
界身足論三卷尊者世友造
辟支佛因緣論二卷二十紙
三法度論三卷三十四紙
東晉太元年僧伽提婆於廬山譯
俱舍論頌本一卷三十四紙
唐玄奘譯
十八部論七紙　部異執論九紙
隨相論三十四紙
陳眞諦譯
賢聖集録合四十三部一百七十二卷二千七百九十七紙
佛本行集六十卷八百六十二紙
隋開皇中崛多於京師奉　勅譯
撰集百緣經十卷一百三十五紙
呉時支謙於建業譯
陀羅尼經十卷一名雜呪集九卷一百八十七紙
六度集八卷一百三十五紙
呉時康僧會於武昌譯

佛本行經七卷一百十四紙
宋元嘉年寶雲於揚都譯
阿育王傳七卷或五卷一百一紙
梁天監年僧伽婆羅於揚都譯
付法藏傳六卷或四卷七十五紙
後魏吉迦夜共曇曜於北臺譯
佛所行讚傳五卷馬鳴菩薩撰九十紙
東晉寶雲於揚都譯
禪祕要五卷或三卷一名禪法要七十二紙
宋元嘉年曇摩蜜多於江南譯
百喻集四卷僧伽斯那撰四十四紙
南齊永明年求那毗地於揚都譯
法句喻集四卷一名法句本九十二紙
西晉沙門法炬共法立譯
菩薩本緣三卷僧伽斯那撰五十三紙
吳時支謙譯
僧伽羅剎集三卷八十四紙
前秦曇摩難提譯
法句經二卷四十四紙
吳時支謙譯

禪祕要法三卷七十五紙
後秦弘始年羅什譯
禪法要解二卷三十四紙
後秦羅什譯
舊雜譬喻二卷三十七紙
吳康僧會譯
雜譬喻二卷一名菩薩人經二十六紙
字經鈔集十紙
吳黃武年支謙於武昌譯
思惟要略一名思惟經九紙
後漢安世高譯
佛醫經鈔四紙
吳世竺律頭炎共支謙譯
分別業報略集大勇菩薩撰七紙
宋元嘉年求那跋摩譯
為禪陀王説偈一名勸發諸王偈龍樹菩薩撰七紙
宋求那跋摩譯
雜譬喻經五紙
後秦羅什譯
無明羅剎集二十三紙
四十二章

後漢永平年竺法蘭於東京譯
治禪病秘要二十八紙
北涼安陽侯沮渠京聲譯
請賓頭盧法二紙
阿含口解十二因緣七紙
阿毗曇五法行一紙
後漢安世高譯
賓頭盧為王説法七紙
賓頭盧為優陀延王説法八紙
十二遊經五紙
迦葉結經一名迦葉結經傳九紙
西晉竺法護譯
育王子壞目因緣經二十六紙
前秦建元年曇摩難陀共竺佛念譯
馬鳴菩薩傳二紙
龍樹菩薩傳四紙
提婆菩薩傳三紙
後秦羅什譯
婆藪槃豆傳十四紙
陳眞諦譯
撰集三藏及雜藏傳八紙

四阿含暮鈔（貳二卷四十二紙）
前秦鳩摩羅佛提譯
大阿羅漢難陀蜜多法住記（七紙）
唐龍朔二年玄奘於坊州玉華宮寺譯
大唐衆經録（十卷二百八十紙）
唐龍朔四年終南山釋氏於京師西明寺撰依前録有外道金七十論破外道四宗論破外道涅槃論未暇故闕
大小乘經律論并賢聖集（都合四萬六千八百五十紙）
大唐内典録卷第九下

大唐内典録卷第十上　富四
唐沙門釋道宣撰
歷代衆經有目闕本録第五
序曰自佛經之流東夏也六百餘載三被誅除值弘護者覩機而作先隱巖穴固守至眞雲霧霑漬又被淹爛及後興法方事拾遺百不存一且存綱領頼值江表五代奉信無虧遂使傳度法本周流寰宇而西晉之末天下分崩譯人遭難寄死無地焉使經本獨得安全又漢靈棲遑東西臨幸佛經俗典於此淪亡故致目本俱遺其數不少今總會群録鳩聚結之勘本則無校目便有恐後獲者據現録無便委棄之同於疑僞是以尋閲古今諸録校定經本有無有則依而入藏無則題目擬訪庶有同舟之士懷斯而廣集云尋群録闕本其類繁多試以現經校閲定録居然顯異今欲列名廣示具已備在前篇紙墨易繁終爲詞費故略而不叙必搜訪獲本眞僞莫分或人代未明可依録撿歷則名目顯然是非斯決故不勞備載又隨代後録皆連寫之又可易現

歷代道俗述作註解録第六
大智度論明十二部經中乃至後代凡聖解釋佛語斯即是第十二部優波提舍經據唐言譯云論義也深有所以名之爲義義取揩解通敏能之非彼庸踈而得陳述故佛經東漸自漢至唐年過六百代經偏正道俗歸信森若繁雲毗贊正理弘揚大化世高創述於緣理亹亹惟良釋安甄解於持心超然孤迥沿斯已降代有人焉約准卷收將二千卷今人澆薄多不鏡尋致令前録同所輕削所以通法不能開俗如不編次則相從埋沒昔齊末梁初有鍾山定林寺僧祐律師弘護在懷綜拾遺逸續述經誥不負來寄今叙其所綴爲始餘則附録列之
釋僧祐撰三藏集十有二卷其雜録序曰夫靈源啓潤則萬流脉散玄根育萌則千條雲結何者本大而末盛基遠而緒長也自尊經神運秀出俗典由漢屆梁世歷明哲雖復緇服素飾然並異迹同歸至於講議贊析代代

彌精註述陶練人人競寀所以記論之富盈閣以㤖房書序之繁充車而被軫矣宋明皇帝標心淨境載㴉玄味乃勑中書侍郎陸澄撰録法集陸博識洽聞包舉群籍銓品名例隨義區分凡十有六帙百有三卷名爲續法論其所閱古今亦已備矣雖非正經而毗贊道化可謂聖典之羽儀法門之警衛足以輝顯前緒照進後學是以寄于三藏集末以廣枝葉之覽焉

宋明帝勑中書侍郎陸澄撰續法論目録序

論或列篇立第兼明衆義者今總其宗致不復擿分合之則體全別之則文亂

罝難形神援譬薪火庾闡發其議謝瞻廣其意然桓譚未及聞經先著此言有足奇者宜其綴附

牟子不入教門而入緣序以特載漢明之時像法初傳故也

魏祖答孔是知英人開尊道之情習生貽安則見全主弘信法之心所以有取二書指存兩事

又支遁敷翰遠江南　僧業故兼録

即色遊玄論（支道林王敬和問支答）

辯著論（支道林）

釋即色本無義（支道林王幼恭問支答）

不眞空論（釋僧肇）

本無難問（郗嘉賓竺法汰難）

郗與法濬書

郗與開法師書（郗答往返四首）

郗與支法師書

心無義（桓敬道王稚遠難桓答）

釋心無義（劉遺民）　實相義（釋道安）

法性論上下（釋慧遠）

問實相（王稚遠外國法師答）

問如法性實際（釋慧遠什法師答）

問實法有（釋慧遠什法師答）

問分破空（釋慧遠什法師答）

實相論（釋曇無成）　實相通塞論（釋道含）

會通論（文婆諦）　支書與郗嘉賓

會通論上下（釋慧義）

始元論（釋僧宗）　略論諸經

勝鬘經序（釋慧觀）

百論序（釋僧叡）

右續法論第一帙（法性集一十五卷）　百論序（釋僧肇）

涅槃無名論（釋僧肇）

佛性論上下（釋僧宗）

問涅槃有神不（王稚遠什法師答）

問滅度權實（王稚遠什法師答）

問清淨國（王稚遠什法師答）

涅槃三十六問（竺道生）

釋八住初心欲取泥洹義（竺道生）

與諸道人論大涅槃義（范伯倫）

論經目　大涅槃經序

辯佛性義（竺道生王稚遠問竺答）

佛性集（釋慧靜）　佛性論

右續法論第二帙（覺性集七卷）

道行指歸（支道林何敬問支答）

道行指歸（云是公述相傳云）

般若無知論（釋僧肇劉遺民難肇答）

問佛成道時何用（王稚遠什法師答）

問般若法（王稚遠什法師答）

問般若稱王稚遠什師答
問般若知王稚遠什師答
問般若是實相智非王稚遠什師答
問般若薩婆若同異王稚遠什師答
問無生法忍般若同異王稚遠什師答
問禮事般若王稚遠什師答
問佛慧王稚遠什師答
問權智同異王問什答
問菩薩發意成佛王問什答
般若析疑略序釋道安
大品經序釋道安　大品經序釋僧叡
大智釋論序釋僧叡
般若經問論序釋慧遠
中論序釋僧叡　小品經序釋僧叡
合維摩詰經序支敏度
道行品註序　維摩詰經註序釋僧肇
毗摩羅詰經義疏序釋僧叡
自在王經後序釋僧叡
思益經義疏序釋僧叡
與釋慧遠書論真人至極荀問慧遠答

與諸道人論般若義范伯倫
右續法論第三帙般若集六卷
問法身王稚遠什師答
問法身釋慧遠什師答
重問法身釋慧遠什師答
問真法身像類釋慧遠什師答
問真法身壽釋慧遠什師答
問法身應感釋慧遠什師答　問法身非色釋慧遠什師答
問修三十二相釋慧遠什師答
問法身二義竺僧鄭問釋慧嚴答
丈六即真論釋僧衛
通佛影迹顏延年　通佛頂齒爪顏延年
通佛衣鉢顏延年　通佛二氎不然顏延年
右續法論第四帙法身集四卷
問法身佛盡本習釋慧遠什師答
問成佛時斷何累王稚遠什師答
右續法論第五帙解脫集一卷
法華經後序釋僧叡　妙法蓮華經序釋慧遠
妙法蓮華經宗要序釋慧觀
與竺道生書劉遺民

法華經論　辯三乘論支道林
無三乘統略釋慧遠
問釋道安三乘并書竺法汰
問三乘一乘什答　問得三乘王稚遠什師答
問三歸王稚遠什師答　問辟支佛王稚遠什師答
四阿含暮抄序　長阿含經序釋僧肇
三法度經序釋慧遠　正誣論
了本生死經序　法句經序
明佛論宗少文　譬道論孫興公
座右銘支道林　道學誡支道林
切悟章支道林　支道林答謝長遐書
離識觀顏延年
張景胤與從弟景玄書論西方并答
奉法要郗嘉賓　七衆法
通神祝郗嘉賓　明感論郗嘉賓
問菩薩生五道中王稚遠什師答
問七佛王稚遠什師答
問不見彌勒不見千佛王稚遠什師答
右續法論第六帙敘門宗十二卷
優婆塞五學跡略論上下三識法師

法社節度序 釋慧遠
外寺僧節度序 釋慧遠
節度序 釋慧遠
般若臺衆僧集議節度序 支道林
比丘尼節度序 釋慧遠
咸康六年門下議幷詔及何次道議 二首
晉成帝詔及何次道議 四首詔是庾季堅作
桓敬道書與八坐論道人敬王者 八坐答
桓敬道與王稚遠書 往返九首
桓敬道與釋慧遠書 往返三首
桓敬道僞詔沙門不須敬天子 幷卞嗣之答往返十首
桓敬道沙汰沙門教
釋慧遠答桓敬道書論料簡沙門事
宋武作相沙汰道人教
沙門不敬王者論 釋慧遠
問佛法不老 王稚遠什師答
與釋慧遠書論沙門袒服 鄭道子
沙門袒服論 釋慧遠何無忌難遠答
與禪師書論踞食 鄭道子
與王司徒諸人書論據食 范伯倫釋慧遠答范重答
與道生慧觀二法師書 范伯倫

論據食表幷詔 四首范伯倫
右續法論第七帙 戒藏集八卷
本起四禪序幷註 支道林
安般守意經註序 康僧會
十二門經註序 釋道安
十二門註序
陰持入經序
人本欲生經註序
禪經序 釋僧叡
禪經序 釋慧遠
釋神足 釋慧遠
問念佛三昧 釋慧遠什答
安書禪慧宣諸弘信 顏延年
問慧思修禪定義
在家習定法
右續法論第八帙 定藏集口卷
阿毗曇心序 釋慧遠
阿毗曇序
阿毗曇五法行義 [illegible]
阿毗曇心略解數
阿毗曇心雜數林
問竺道生諸道人佛義 范伯倫
衆僧述范問
范重問道生 往返三首
傳季友答范伯倫書
辦宗論 謝靈運
法勗問 往返六首
慧驎述僧維問 往返六首
僧維問 往返六首
驎雜問 往返六首

竺法綱釋慧林問 往返十一首
王休元問 往返十四首
竺道生答王問 一首
漸悟論 釋慧觀
謝康樂靈運辨宗述頓悟
竺道生執頓悟論
釋慧觀執漸悟
明漸論 釋曇無成
右續法論第九帙 慧藏集七卷
問徧學 外國法師答
問徧學 釋慧遠什答
重問徧學 釋慧遠什答
問羅漢受 釋慧遠什答
論三行上 郗嘉賓
叙通三行 郗嘉賓
郗與謝慶緒書 往返六首
論三行下 郗嘉賓
郗與傅叔玉書 往返三首
答英郎中書 一首
王季琰書 往返四首
與仰法師書幷答 二首
道地經註序
略解三十七品次第 什法師
本業略例 支道林
本業經註序 支道林
論十住上下 傅叔子
書與謝慶緒論十住 往返四首二首分爲上下卷

傅叔玉重書并謝答
四十二字十住義（釋曇遐）
實相標格論
問釋道安六通（竺法汰）　問住壽（釋慧遠 什答）
右續法論第十帙（雜行集十卷下 十一帙原本失闕）
神本論（支曇諦）　命源論（釋慧靜）
識三本論（謝慶緒）
支道人書與謝論三識并答
戴安道書與謝論三識并答（往返三首）
四執論
問精神心意識（王稚遠 什答）
問十數法（王稚遠 什答）　辨心意識（釋慧遠）
釋神名（釋慧遠）　驗寄名（釋慧遠）
問論神（釋慧遠）　問釋道安神（竺法太）
問神識（王稚遠 什答）　五陰三達釋（郗嘉賓）
問後識追憶前識（釋慧遠 什答）
神不更受形論（庾仲初）
更生論（羅君章 孫安國難 羅答）　習鑿齒難
神不滅論（鄭道子）　桓君山新論論形神
書與何彥德論感果生滅（五往返 顏延年）

山伯源問　摯元禮詣
顏答山摯二難
右續法論第十二帙（色心集 九卷）
問四相（釋慧遠）　物不遷論（釋僧肇）
中無生論（釋曇無成）
右續法論第十三帙（物理集 三卷）
牟子（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　舊首楞嚴經後序
支法護像讚（支道林）　答孔文舉書（魏武帝）
與釋道安書（習鑿齒）　與釋道安書（伏玄度）
與高句驪國道人書（支道林）
右續法論第十四帙（緣序集 二卷）
難沙門于法龍（釋道彥 龍答）
答謝宣明難佛理（范伯倫）
論檢（顏延年）　答或人問（顏延年）
關中法濟道人與涼州同學書
達性論（何承天）
顏延年釋何（五往返道 問何答）
均善論（釋慧琳）
何承天與宗少文書（五往返演 均善論）
斷家養論（何彥德）

釋慧琳難廣何（顏延 釋）　顏重與何書
右續法論第十五帙（節論集 六卷）
辨教論（桓敬道）　婚農無傷論（釋慧琳）
昭極明化論（顏長康）　問難（釋慧琳）
右續法論第十六帙（雅論集 三卷）
自漢末晉初軍國競接乍分乍統教明未融雖有命篇已備代録既並約文故不重出東晉迄今詞什繁富如不歷顯將何陳迹故沿時隨出如後備之然續法論中間題英作試閱群録不無遺漏故從次纘集又本文罕具雖具見之止獲題目著于此録惜乎塵委斯文墜諸
東晉元帝揚都瓦官寺沙門竺僧敷撰神無形論一卷
東晉成帝沙門康法暢撰人物始義論一卷
晉哀帝會稽沃洲沙門支道林撰論六首別卷七
節色遊玄論　辨三乘論
聖不辨知論　釋蒙論
辨著論　道行指歸

本業本起等諸序
晉哀帝沙門竺僧度撰毗曇指歸一卷
晉孝武世九江廬山沙門釋慧遠撰論三十
餘卷 別集十卷
大智論要略二十卷 富四　問什師大乘深義 三卷 十二
法性論　明報應論 為晉太尉桓玄作
釋三報論　辨心識論
沙門不敬王者論　沙門袒服論
諸經論序註
晉孝武世剡東岇山沙門竺法濟撰高逸沙
門傳一卷
晉孝武世荊州上明寺沙門釋曇徽撰論二
卷
立本論 九篇　六識指歸 十二首
晉孝武世廬山東林寺沙門釋曇詵撰六卷
註維摩詰經 五卷　窮通論 一卷
前秦符氏當晉孝武太元中長安沙門釋道
安撰註三十許卷
般若析疑略 二卷　大十二門註解 二卷
陰持入註解 二卷　答法汰難 二卷

光讚析中解 一卷　光讚抄解 一卷
般若析疑唯起重解
道行集異註　小十二門註解
了本生死註解　密迹持心二經甄解
賢劫諸度無極解　人本欲生註撮解
安般守意解 富四　大道地註解 十二
衆經十法連雜註解
義指註解　九十八結連約通解
三十二相解　三界混然諸雜錄
答法將難　西域志
後秦姚氏晉安帝世天竺沙門鳩摩羅什註
維摩經撰實相論
後秦京兆沙門釋僧肇撰論註經如左
註維摩經　撰般若無知論
不真空論　物不遷論
涅槃無名九折十演論
無名子 今有其論云是肇作然詞力浮薄寄名爲有之
後秦隱逸沙門釋道恒撰釋駮論百行箴
宋揚都龍光寺沙門竺道生著善不受報頓
悟成佛等論諸卷

又著應有緣論　佛無淨土論
佛性當有論　法身無色論
二諦論
前齊武帝世沙門釋王宗撰佛制名數經五
卷舊錄爲僞今檢依經名敎
前齊太宰竟陵王蕭子良撰註經史義等二
十餘部將三百卷 餘有二十餘部單卷文繁不載
註遺敎經 一卷　註優婆塞戒 三卷
抄妙法蓮華經 五十九卷
抄阿毗曇毗婆沙 五十九卷
抄百喻經 三十八卷一云法句譬經
抄維摩詰經 二十六卷
抄方等大集經 十二卷
抄地持 一十二卷　抄華嚴經 一十四卷
抄菩薩決定要行 十卷亦名淨行優婆塞經 十四
抄成實論 富四 九卷王詔僧柔等二十法師出
抄勝鬘經 七卷　抄阿差末經 四卷
抄摩訶摩耶經 三卷
抄淨土三昧經 四卷
抄胎經 三卷　抄方便報恩經 二卷

抄鴦掘摩羅經二卷
抄義足經二卷　抄頭陀事經二卷
抄三寶記十卷亦云佛史法傳僧錄
淨住子上下二十卷　雜義記二十卷
齊武帝世永明中沙門釋超度撰律例七卷
齊揚都靈根寺沙門釋法瑗註解勝鬘經三
卷
齊會稽法華山沙門釋慧基註解遺教經一
卷
齊揚都沙門釋弘充註文殊問菩提及首楞
嚴二經
齊司徒文宣王記室王巾撰僧史一十卷
齊南郡武當山隱士劉虬註法華無量義二
經并序一十一卷
齊代有人抄撮衆經以類相從號法華經合
一百九十卷出僧祐錄
梁武帝天監年鍾山定林寺律師釋僧祐撰
述十一部百八十餘卷
出三藏集記一十六卷　法華集一十五卷
衆僧行儀三十卷　弘明集一十四卷

世界記一十卷　集諸寺碑文四十六卷
集諸僧名行記三十九卷　薩婆多師資傳五卷
釋迦譜一十卷
十誦義記一十卷
諸法集雜記傳銘七卷
梁高祖武皇註摩訶般若經一百卷或成五十卷者
梁太宗簡文帝撰法寶聯璧二百二十卷一名法集
梁鍾山開善寺沙門釋智藏奉勑撰義林八
十一卷
梁揚都大莊嚴寺沙門釋僧旻奉勑撰衆經
要八十八卷
梁揚都建元寺沙門釋僧朗奉勑註涅槃經
七十二卷
梁揚都莊嚴寺沙門釋寶唱奉勑撰諸經律
相合一百餘卷
經律異相并目五十五卷
出要律儀二十卷并翻梵言三卷
名僧傳并序目三十一卷
飯聖僧法五卷　衆經目錄四卷

衆經護國神錄三卷
衆經護國龍錄三卷
衆經滅罪法三卷
梁揚都靈根寺沙門釋慧令奉勑撰般若抄
一十二卷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高僧傳一十
四卷
梁著作中書監裴子野撰沙門傳三十卷其十卷劉璆續
梁外兵郎劉璆奉勑撰揚都寺記一十卷
梁中宗元帝文學虞孝敬撰內典博要三十
卷
魏期城太守楊衒之撰洛陽伽藍記五卷
後齊鄴下定國寺沙門釋法上撰增數法門
四十卷一名內法數林
佛性論等一十卷
後周沙門釋曇顯奉魏丞相宇文泰撰大乘
衆經要二十二卷
後周新州願果寺沙門釋僧勔釋老子化胡
傳難道十八條

後周崇華寺沙門釋慧善撰散華論八卷
後周武帝世沙門釋亡名著論一十一卷 別集十卷
　至道論　淳德論
　遣執論　不殺論
去是非論　修空論
影喻論　法界寶人銘
厭食觀　驗善知識記
後周武帝世終南山沙門釋靜藹撰三寶集一十卷
後周武帝世長安沙門釋道安撰二教論一十二篇
陳西域三藏眞諦制衆經通序二卷 翻梵言七卷
陳南嶽大明寺沙門釋慧思撰觀門等一十卷
　四十二字門 二卷　無諍門 二卷
　隨自意三昧　次第禪要
　釋論玄門　三智觀門
　安樂行法　弘誓願文

隋相州大慈寺沙門釋靈裕撰論記等三十卷 別集八卷
　安民論 一十二卷　陶神論 十卷
　因果論 二卷　聖迹記 二卷
　塔寺記 一卷并寺銘　經法東流記
　昭玄十德記　僧尼制
隋天台山修禪寺沙門釋智顗撰觀門論傳等一百三卷
　圓頓止觀 十卷　禪波羅蜜門 十卷
　維摩經疏 三十卷前出玄義十卷後更出六卷並爲煬帝所請
　法華玄 十卷　法華疏 十卷
　小止觀 兩卷　六妙門
　覺意三昧　法華三昧
　觀心論　三觀義
　四教義　四悉檀義
　如來壽量義　法界次第章 三卷
　大方等行法　般舟證相行法
　請觀音行法　南嶽思禪師傳
隋眞寂寺沙門釋信行撰三階集録將四十卷
　對根起行雜録集 三十五卷
　三階位別録集 四卷
隋京師大興善寺沙門釋僧粲撰十種大乘論一卷
隋大興善寺沙門釋僧琨撰論場一部三十卷
隋滄州逸沙門釋道正撰凡聖行法六部五十許卷
　凡聖六行 一部二十卷　六行法 一部一十卷
　六行門 一部七卷　六行要 一部五卷
　六行略 一部三卷　六行録 一部一卷謂小乘八行小菩薩行大菩薩行佛果證行福行罪行
隋日嚴寺沙門釋彥琮撰諸論傳二十許卷 別集十卷
　通極論　辯教論
　辯正論　通學論
　福田論　僧官論
　善財論　諸新經序
　笈多傳 四卷　西域志 十卷
隋舍衛寺沙門釋慧影撰論解二十七卷述

智論解二十四卷
傷學論　存廢論
厭修論
隋相州秀才儒林郎侯君素撰旌異傳二十卷
隋晉王府祭酒徐同卿撰通命論兩卷
隋翻經學士劉憑撰外內傍通比校數法一卷
隋翻經學士費長房撰開皇三寶錄一十五卷
隋高祖文皇帝勑有司撰衆經法式一部十卷
隋著作郎王邵撰靈異志一部二十卷在隋運
隋天台山國清寺沙門釋灌頂撰觀法傳一十三卷
四念觀處
天台山國清寺百錄五卷
金光明行法　修禪證相口訣
天台智者別傳　杭州真觀法師別傳
隋煬帝東都洛濱上林園翻經館沙門釋明則撰翻經法式十卷別集十卷
隋煬帝東都翻經館沙門釋行矩撰法訓二卷
唐京師延興寺沙門釋玄琬撰論門一十二卷
三德論　入道方便門二十二卷
鏡喻論　無礙緣起
十種讀經儀　無盡藏儀
發戒緣起二卷　懺悔罪法
法界圖像
唐西明寺沙門釋玄惲論譏記律儀百三十餘卷
敬福論十卷　略論一卷
大小乘觀門十卷　法苑珠林百卷
四分律僧尼討要各五卷
唐大慈恩寺沙門釋玄應撰衆經音二十五卷
唐終南山龍田寺沙門釋法琳撰論十卷別集二十卷
破邪論一部三卷　辨正論一部八卷
唐紀國寺沙門釋慧淨撰論註序十有餘卷
註金剛般若經別集三卷　釋疑論
諸經講序　內詩英華一部十卷
唐門下典儀李師政撰內德論一卷三篇
唐西明寺沙門釋法雲撰論二部一十三卷
辨量三教論一部三卷
十王正業論一部十卷
唐終南山沙門釋道宣撰傳錄等合一百餘卷
釋門懺悔儀一部三卷
釋迦方誌一部二卷
古今佛道論衡一部二卷
大唐內典錄一部十卷
續高僧傳一部三十卷
後集續高僧傳十卷
廣弘明集一部三十卷
東夏三寶感通記一部三卷
刪補律相雜儀合二十卷
唐坊州玉華宮寺沙門釋玄奘撰大唐西域

傳一部一十二卷
唐弘福寺沙門釋彥悰撰大唐京寺録一部一十卷
右略列諸代道俗所傳撿阮氏七録僧祐統叙更有繳緝（但有空名缺本故略）

大唐内典録卷第十上

大唐内典録卷第十下　富五

唐　沙　門　釋　道　宣　撰

歷代諸經支派陳化録第七

序曰所言支派出生經者謂於本部數時救弊而陳異卷也今就文尋檢括其大抵都非極言何者大聖垂教發悟在心不以事相而詮教體故集衆託處爲成信之階基放光動地開蒙情之兆域然後資其故習因而陶化統其解網之要揚其決目之方知煩惱非趣聖之由識解悟爲出凡之徑一聞決絶若尼裂而天分再尋根力便入位而登住今則單品別卷曲寫時心末曰紹隆抑惟離本故淳味流變明于涅槃極誡抄略非具固涉邪求之緣然本其啓化之辰非無其理以經教初傳譯人創列梵本凋落全部者稀華嚴涅槃尚三分獲一況餘群部寧不品卷支離故安法師云得略翻略得廣翻廣斯言是也一四句頌聞之而啓惑一四諦言聞之而生天況乎全品離詞而非悟俗之要即言明達豈乖聖心之旨哉由斯以言則發智之通鑒也復何論於本末叙其澆薄之競乎固當不以曲滯之心而光其所出耳向依檢群録斯緣備列詳之今復連寫則致弊於紙墨然恐亂於疑僞或有涉於緝修故兩録列名定非別生之位自餘不顯便是支分之經又代代分張卷部漸廣故且約指大數求名故目出之

大乘別生經（二百二十一部二百六十三卷）
小乘別生經（三百四十一部三百四十六卷）

余檢定其所出小乘別生二十五經出增一四十經出中含一百二十八經出雜含四經出長含五十經出生經五經出賢愚十二經出道地八經出義足餘則本起普曜等經斯並具録本部別品流化至於入藏見録具引出於四含者此乃本譯殊品文義俱異不同出生之經也恐有迷於兩經故重銓顯分其名體也

歷代所出疑僞經論録第八

序曰古人云正道遠而難希邪徑捷而易明斯言得矣夫真經體趣融然深遠假託之文詞意淺雜玉石朱紫迷者混之至於通鑒逃

形無所固當定名僞妄何得緣在遲疑故晉彌天釋道安著疑録云外國法學皆跪而口受同師所受若十二十轉以授後學若有一字異者共相推㨿得便擯之僧法無縱也經至晉土其年未遠而喜事者以沙糅金斌斌如也而無括正何以別眞僞乎農者禾草俱存后稷爲之嘆息金匱玉石同緘卞和爲之懷恥安敢豫學次見涇渭雜流龍蛇並進豈不恥之今列非佛經以示將來學士共知鄙倍焉安序如此妄作者凶終歸愚者沿至代代其濫不無或致妖訛相接或因飾僞邪命斯徒衆矣務須糺除其中名目相同與正不別如提謂法句之流若不親尋則迷名法愚斯及矣可不誡哉自法流中原三被除屏乃後開顯末闕正經好事狂生我闡興於户牖流俗蒙叟印可出於胷懷並趨耳目之事情故非經通之意致註誤後學良足寒心悲哉末法遂及此乎昔隋祖開皇創定經録校閲僞濫卷將五百已總焚除今人中流傳猶未銓叙既是法穢不可略之故隋代顯明庶知博觀之弘益也

寶如來經（南海胡作一加三昧字）
定行三昧經（或云佛道定行摩目連所問經）
眞諦比丘慧明經（或云慧明比丘經或云清淨眞諦經）
尼吒國王經（或云尼吒黃羅國王經或云黃羅王經）
胷有萬字經（或云胷現萬字經）
薩和菩薩經（舊録云國王薩怒菩薩經）
善信女經（二卷或云善信經）
護身十二妙經（一云度世護世經）
度護經（一云度護法經）
毗羅三昧經（二卷）
善王皇帝經（二卷一云善王皇帝功德經或爲一卷）
惟務三昧經（一作惟無三昧）
阿羅訶公經（一云相國阿羅呵公經）
慧定普徧神通菩薩經（一加國土字）
陰馬藏經（一加光明字）
大育王經（一云佛在波羅柰者）
四事解脫經（一云四事八解度人經）
大阿那律經（非八念者）
貧女人經（一云難陀者舊録云貧女難陀經）

鑄金像經　　四身經
普慧三昧經（舊録加三昧字）
阿秋那經
兩部獨證經　　法本齋經（西涼州來）
覓歷所傳大尼戒
右二十六部三十卷出安法師僞疑録
（從大阿那律經後九經僧祐録云缺本）
比丘應供法行經（題云羅什出僧録云撿無什譯）
居士請僧福田經（題云曇無識出祐録云撿無）
灌頂度星招魂斷復連經
決定罪福經
無爲道經（二卷）　　情離有罪經
燒香呪願經（一云呪願經）　　安墓呪經
觀月光菩薩記
佛鉢記（或云佛鉢記甲申年大水及月光菩薩出事）
彌勒下教經（在鉢記後）
九十六種道經（已前十二部並文義垂正詞僞淺鄙故入疑中）
灌頂藥師經（宋孝武世慧簡出之今勘隋唐二録具重翻正非疑）
提謂波利經（二卷宋武時北國曇靖撰）
寶車經（或加妙好字淮州曇辯撰青州沙門道侍改治）

菩薩福藏法華三昧經陳武時僧道備撰備後改名道歡
佛法六義第一應知
六通無礙六根淨業義門上二部齊武時比丘法頴抄集
佛所制名數經五卷齊釋王宗抄經撰以經名亂故列
衆經要覽法偈二十一首梁天監二年比丘道歡撰
富五　五之一

右二十部二十六卷檢梁沙門僧祐録
有目其中藥師六義大根名數要覽等未可涉疑
大法尊王經三十一卷　十方佛決狐疑經
八方根本八十六佛名經
普賢菩薩說證明經
彌勒成佛本起經一十七卷
彌勒下生觀世音施珠寶經
彌勒成佛伏魔經一云救度衆生經
妙法蓮華度量天地經
觀世音詠託生經
滅七部莊嚴成佛經
五之二
空寂菩薩所問經一云法滅盡經偽妄非護所出
照明菩薩經一加頭陀字
照明菩薩方便譬喻治病經
首羅比丘見月光童子經

阿難現變經　般若玄記經
幽深玄記經　大契經四卷
玄記經二卷　發菩提心經
菩薩求五眼經　般泥洹後諸比丘經
小般泥洹經一名大法滅經　佛說法滅盡經
五濁惡世經
妙法蓮華天地變異經
華嚴十惡經　觀世樓炭經
小樓炭經
正化内外經二卷一名老子化胡經傳録云晉時祭酒王浮作
須彌四域經

右三十一部八十四卷檢隋費長房録
攝入偽妄中
抄爲法捨身經六卷　抄法華藥王經
抄維摩經二卷方便佛國問疾三品
抄菩薩本業願行經　抄法律三昧經
抄照明三昧不思議事經
抄諸佛要集經　抄大乘方便要慧經
抄樂瓔珞莊嚴方便經
抄未曾有因緣經

抄諸法無行經　抄無爲道經
抄德光太子經　抄安般守意經
抄菩薩本業願行品　抄四諦經要數
抄普賢觀懺悔法　抄阿毗曇五法行經
抄分別經　抄魔化比丘經
抄優婆塞受戒品　抄優婆塞受戒法
抄貧女爲國王夫人經

右二十三部二十九卷並齊竟陵王所
抄既異本經題抄顯別令後尋者知有
所因然風味弘通義理愜附接蒙俗之
繁博考性欲之殊途有道存焉義非疑
妄而僧祐長房諸録並註疑經莫不恐
涉沉浮餘波失本然情取會解事取簡
要前後翻傳備本無一猶能開明象正
誘訓塵蒙幸偈全頌寶璧之喻顯然四
富五　七之二
字八言靜倒之方攸託據此而述何得
雷同玉石不有甄解者乎
薩婆若陀眷屬莊嚴經
右一經檢僧祐録云梁天監九年郢州
僧妙光所出朝法擯訖

梁朝博士江泌女比丘尼僧法所誦出淨土經等三十五卷已備代錄檢不從譯群錄並入疑中

梵天神策經　天皇梵摩經
安墓經　安塚經
安宅經　危脆經
安宅神呪經　天公經
度生死海神船經　度法護經
救蟻沙彌經　北方禮佛呪願經
敬福經　阿羅呵修國王經
五百梵志經一名亦有亦無經
修行方便經　偈令經
度世不死經　齋法清淨經
佛說正齋經
佛說法社經披尋古錄更別正本
呪魅經　尸陀林經
招魂魄經　太子讃經
比丘法藏見地獄變經
人民求願經　閻羅王東太山經
七寶經　字論經
救護衆生惡疾經　救護身命經

五果譬喻經　國一切度經一名薩和薩經
孤兒孤女經
度人王并民受戒正信除邪經

右二十八部單經檢隋經法師錄入僞

安分
諸佛下生大法王經六十卷余於八分部擬見此文
方廣滅罪成佛經三卷
占察經兩卷上卷一百八十事卜占
法句經兩卷下卷寶明菩薩
金棺囑累經　罪福決疑經
五辛經　初教經
罪報經與正經罪報輕重全異　日輪供養經
乳光經共文全暴於正經云不得狠孔獲罪
福田報應經　寶印經
究竟大悲經三卷　獨覺經
毗尼決正論　優波離論
普決論一本加誰識字　阿難請戒律論
迦葉問論　大威儀請問論
寶髮論　遺教論
沙彌論　文殊請問要行論

右諸僞經論人間經藏往往有之其本
尚多待見更錄

歷代所出衆經錄目第九

序曰名教設位戢濟淪亡將使眞僞分流邪正異轍所以歷代道俗崇重教門皆敎編次泌時無替考校存沒三十餘家銓定人代皆遵安錄然彌天亞聖道洽幽明感神僧而示慈天蒙印定而明註解故能徵覈教旨輕斷鑿而重淳風商度句義宗質文而排鄙野致使遺文餘行經累代而逾新其德孔明固略標擬自餘後作皆號命家詞什繁略難爲通簡然相乘置位代出新經法俗讃述無時不有比多惰學無暇博覿競撮本經少有通贍所以傳述義解斯文蓋缺然夫開信適道權講率先導達化源理兼俗典故慧遠釋桓玄之疑道林開郗超之信僧會啓吳王之惑次道弘宗主之心泌彼迄今代有其事莫不雅引三際陳報應如指掌綜襲六經明殃咎之倚伏傍括子史統詳譬喻以近徵遠用俗悟道知幾其神在斯一舉豈得埋名沒迹而不

列挺者乎今所撰録該括衆氏勘閲正僞研
訪遺逸僞無所取非目無以定名遺篇所求
列卷以彰可録敢叙由來用陳有寄想諸來
鑒復織組焉

古經録卷一
右尋諸舊録多稱爲古録則似秦時釋
利防等所齎經録

舊録卷一
右檢似是前漢劉向校書天閣往往多
見佛經斯即往古所藏經録或孔壁所
藏或秦正焚書人中所藏者

漢時佛經目録卷一
右檢似是迦葉摩騰所譯四十二章經
等因即撰録

魏時沙門朱士行漢録卷一
右依檢元宮五是潁川沙門於洛陽十講道行
經因著其録

西晉沙門竺法護衆經録卷一
右依檢是晉武帝長安青門外大寺沙
門也翻經極廣因出其録

西晉清信士聶道眞衆經録卷一
右依檢晉惠帝永嘉中稟受護公之筆
匠也後自翻經因出録云

二趙經録卷
右依檢似是二石趙時諸録遥註未知
姓氏

前秦沙門釋道安綜理衆經目録卷一
右依檢東晉孝武太元中前秦沙門也
自前諸録但列經名品位大小區別人
代蓋無所紀後生追尋莫測由緒安乃
總集名目表其時世銓品新舊定其制
作衆經有據自此而明在後群録資而
增廣是知命世嘉運睿哲卓興可不鏡
諸其文見僧祐録

後秦沙門釋僧叡宮五二秦録卷一十一之一
右依檢後秦姚興弘始年長安沙門也
即前道安之弟子神用通朗思力標舉
叅譯什門多有撰緝

東晉沙門竺道祖衆經録部四
魏世經録目卷一　呉世經録目卷一
晉世雜録目卷一　河西經録目卷一
右四録依檢東晉廬山東林寺遠公弟
子釋道流創撰未就而卒同學道祖爲
成之

東晉沙門支宮五敏度經論都録卷一十一之二
右依檢晉成帝豫章山沙門也其人總
校古今群經故撰都録敏度又撰別録
一部

前齊沙門釋王宗録卷二
右依檢齊武帝時沙門也所出此録見
梁三藏集記

前齊沙門釋道慧宗齊録
後魏沙門菩提流支録
後齊沙門釋道憑録
始興録未詳作者　廬山録未詳作者
釋正度録　王車騎録
岑號録　釋弘充録南齊揚都人
華林佛殿録四卷梁天監年勅沙門僧紹撰
隋沙門釋靈裕譯經録
衆經都録八卷撿名似總合群家而未詳作者宮五十二之一

已前諸録二十四家檢紀傳有之未見
其本故列名而已
衆經別録二卷未詳作者言似宋時
上卷三録
大乘經録第一　三乘通教録第二
三乘中大乘録第三
下卷七録
小乘經録第四　篇目缺本録第五
大小乘不判録第六
疑經録第七　律録第八
數録第九 富五　論録第十 十三之二
右都合一千八十九部二千五百九十
三卷
梁出三藏集記齊末梁初律師釋僧祐撰
新集撰出經論録一
新集異出經論録二　新集序四部律録三
新集安公古異經録四
新集安公失譯經録五
新集安公涼土異經録六
新集安公關中異經録七

新集續撰失譯經録八
新集抄經録九　新集安公疑經録十
新集疑經僞撰録十一
新集安公註及雜志録十二
右都合一千二件二千一百六十二部
四千三百二十八卷 富五 十三
元魏衆經目録永熙年勑舍人李廓撰
大乘經目録一　大乘論目録二
大乘經註目録三　大乘未譯經論目四
小乘經律目録五　小乘論目録六
有目缺本目録七　非眞經目録八
非眞論目録九
全非經愚者作目録十
右都合十件四百二十七部二千五十
三卷
梁代衆經目録天監十七年勑沙門寶唱撰
第一卷大乘　第二卷小乘
第三卷先異譯經疑經注經數論禪經戒律義記
第四卷隨事別名譬喻佛名隨事共名神呪
右四卷二十件凡一千四百三十三部

三千七百三十卷
齊代衆經目録武平年沙門法上撰
雜藏録　修多羅録
毗尼録　阿毗曇録
別録　衆經抄録
集録　人撰作録
右八件經律論眞僞凡七百八十七部
二千三百三十四卷
大隋衆經目録七卷開皇十四年勑翻經所沙門法經等二十大德撰
依檢其録位爲九條區別品類爲四十
二分初六分畧示經律三藏大小之殊
粗顯傳譯是非眞僞之目後之三録並
是集傳記注前哲所遺後賢茲式
所製莫非光讃正經發明宗教開進後
學
右九録凡二千二百五十七部五千三 富五 十四
百一十卷
開皇三寶録開皇十七年大興善寺翻經學士費長房録
合一十五卷一卷總目兩卷入藏三卷帝年九卷代録
右所出經律戒論傳二千一百四十六

部六千二百三十五卷
隋仁壽年內典錄（五卷京師延興寺釋玄琬傳云文帝勅大興善寺大德與翻經沙門學士披撿法藏詳定此錄）
單本一　重譯二
賢聖集傳三　別生四
疑僞五
右五件即今京輦通寫盛行直列經名
仍銓傳譯所略過半未足尋之其序略
云別生疑僞不須抄寫已外三分入藏
所收至如法寶集之流淨住子之類還
同略抄例入別生餘有僧傳等詞集文
史體非淳正事雖可尋義無在錄云云
已如上紀
大唐京師西明寺所寫正翻經律論集傳等（顯慶三年）（宮五）
入藏正錄合七百九十九部三千三百六十（十五之一）
一卷（五萬六千一百七十五紙）
大唐內典錄十卷（一帙）
歷代眾經傳譯錄（五卷）
歷代翻經單重人代存亡錄（一卷）
歷代眾經分乘入藏錄（二卷）
歷代眾經舉要轉讀錄（一卷）
歷代眾經有目闕本錄
歷代道俗述作註解錄
歷代眾經支派陳化錄
歷代所出（宮五）疑僞經論錄（十五之二）
歷代眾經錄目所從序
歷代眾經應感興敬錄（下六錄合成一卷）
右總合一十八代所出經教凡二千二
百六十二部七千餘卷（可自筭定則知作者爲）
余少沐法流五十餘載宗匠成教軌範賢明
每值經誥德能無不目閱親謁至於經部大
錄披悟良多無論眞僞思聞其異自方朔覩
昆明之灰劉向挍佛經天閣故知周漢久已
聞之非後顯宗方流此地故法蘭創出章本
世高廣譯眾經餘部相從無非通道故魏晉
之後騰譯鬱蒸制錄討論居然非一或以數
列或用名求或憑時代或寄条譯各紀一隅
務存所見斯並當時稽古識量修明而纖撰
筆削不至詳審者非爲才不足而智不周也
直以宅身所遇（宮五）天下分崩壇場闕艱莫閱經（十六之一）
部雖聞彼有終身不覩今則九圍靜謐八表
通同尚絕追求諸何纂歷上集群目取訊僧
傳等文勘閱詳定更条祐房等錄祐錄徵據
文義可觀然大小雷同三藏揉雜抄集条正
傳記亂經考括始終莫能通決房錄後出該
贍前聞然三寶共部僞眞淆亂自餘諸錄胡
可勝言今余所撰望革前弊然以七十之年
獨運神府撿括漏落終陷前科且述所懷示
其量據（宮五）庶有同好復雅正之可（十六之二）不同舟相從
懷古
歷代眾經應感興敬錄第十
序曰三寶弘護各有司存佛僧兩位表師資
之有從聲教一門顯化導之靈府故佛僧隨
機感見之緣出没法爲除惱滅結之候常臨
所以捨身偈句恒列於玄崖遺法文言總會
於龍殿良是三聖敬重藉顧復之劬勞幽明
荷恩慶靜倒之良術所以受持讀誦必降徵
祥如說修行無不通感天竺往事固顯常談
震旦見緣紛綸恒有士行投經於火聚焰滅

而不僞賊徒盜葉於客堂旣重而不舉或合藏騰於天府或單部瑞於王臣或七難由之獲消或二求因之果遂斯徒衆矣不述難聞敢隨代録用呈諸後經不云乎爲信者施疑則不說至如石開夫入心決致然水流冰度情疑頓決斯等尚爲士俗常傳況慧拔重空道超群有心量所指窮數極微因緣之遘若影隨形祥瑞之徒有逾符契義非隱默故述而集之然尋閲前事多出傳紀志怪之與冥祥旌異之與徵應此等衆矣備可覽之恐難覩其文固疏其三數幷以即目所詳示存感通之在數矣

高僧傳云宋元初中有黃龍沙彌曇無竭者誦觀音經淨修苦行與諸徒屬二十五人往尋佛國備經荒險貞志彌堅旣達天竺舍衛路逢山象一群竭齎經誦念稱名歸命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奔走復有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欲加害竭又如初歸命有大鷲飛來牛便驚散遂得勉免

又昔東晉孝武之前恒山沙門釋道安者經石趙之亂避地于襄陽註般若道行密迹諸經析疑甄解二十餘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違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見胡道人頭白眉毛長語安曰君所註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也後十誦至遠公云昔和尚所夢乃賓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又感神僧現形說法云

又蜀郡沙門釋道生者出家以苦行致目爲蜀三賢寺主誦法華習定嘗山中誦經虎蹲其前竟部乃去每至諷誦輒見左右四人爲侍年雖衰老而翹勤彌厲遂終其業云

又扶風釋道冏者爲師入河南霍山採鍾乳四人入穴數里三人溺死炬火又亡冏素誦法華憑誠乞濟有頃見螢光追之遂得出穴頻作普賢行道並見感應或見胡僧入坐或見騎馬人至未及言次條忽不見後遊宗都以般舟爲業中夜入禪見四人御車呼冏上乘不覺自身已在大路見一人坐胡牀侍衛數百人見冏驚起曰向令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遂拜別令送還寺扣門方開房門亦閉衆咸敬服

又宋孝建中釋普明者少出家稟性清純蔬食布衣懺誦爲業誦法華維摩若諷誦時有別衣別座未嘗雜穢每至勸發品輒見普賢乘象立其前誦維摩亦聞空中倡樂之聲云

又宋太始中揚都瓦官寺釋慧果者少以蔬素自節誦法華十地嘗於圊厠前一鬼致敬云昔爲衆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噉糞鬼中法師慈悲願助拔濟又昔有錢三千埋在柿樹下願取爲福果因告衆掘錢爲造法華設會後夢見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之苦報也

前齊永明中揚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雄勇遊俠年三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便病乃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經錢賊慚而退爾後遂成百部故病亦損誦經旣度情願又滿迴此誦業願生安養聞空中告曰汝願已足必得往生因無病而卒年八十餘矣

永明中會稽釋弘明者止雲門寺誦法華禮懺爲業每旦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爲給使也又虎來入室伏牀前久之乃去又見小鬼來聽經云昔是此寺沙彌盜僧廚食今墮圊中聞上人誦經故方來聽願助方便免斯累也明爲說法 富五 領解方隱後山精 十九之二 來惱明乃捉取腰繩繫之鬼謝遂放因之永絕

昔元魏天平年中定州募士孫敬德在防造觀音像年滿將還在家禮事後爲賊所引不堪考楚遂妄承罪明日將決其夜禮懺流淚忽如睡夢見一沙門教誦救生觀世音經經有諸佛名令誦千徧得免苦難敬覺如夢所緣了無參錯遂誦一百徧有司執縛向市且行且誦臨刑滿千刀下斫之折爲三段皮肉不傷易刀又斫凡經三換刀折如初監司問之具陳本末以狀聞丞相高歡歡乃爲表請免死因此廣行於世所謂高王觀世音也敬還設齋迎像乃見項上有三刀痕見齊書

梁天監末富陽縣泉林寺釋道琳者少出家有戒節誦 富五 淨名經寺有鬼怪自 二十之一 琳居之便歇弟子爲屋壓頭陷入罥琳爲祈請夜見兩胡僧拔出其頭旦遂平復琳又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牀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尺衆咸服其徵感

後魏末齊州釋志湛者住太山北人頭山邃谷中銜草寺省事少言人鳥不亂讀誦法華人不測其素業將終時神僧寶誌謂梁武曰北方銜草寺須陀洹聖僧今日滅度湛之亡也無惱而化兩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初果也還葬比 富五 山後發看之唯舌 二十之二 如故乃立塔表之今塔存焉鳥獸不敢陵踐

又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爲常業初死權殯隄下後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

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死置尸巖下餘骸並壞唯舌如故

齊武成世幷東看山人掘見土黃白又見一物狀如兩脣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奏帝問道俗沙門法上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壞也誦滿千徧其徵驗乎乃集持法華者圍繞誦經纔始發聲此靈脣舌一時鼓動同見毛豎以事奏聞乃石函緘之

又魏高祖太和中代京閹官自慨刑餘奏乞入山修道勅許之乃齋華嚴晝夜讀誦禮悔不息一夏不滿至六月末髭鬚生得丈夫相以狀聞帝大驚重之於是國敬華嚴 富五 復尊恒 廿一之一 日並見侯君素旌異記

隋開皇初有揚州僧忘其名誦通涅槃自矜爲業岐州東山下林中沙彌誦觀音經二俱暴死心下俱暖同至閻王所乃處沙彌金高座甚恭敬之處涅槃僧銀高座敬心不重事訖勘問二俱餘壽皆放還彼涅槃僧情大恨恨恃所誦多問沙彌住處於是兩辭各趣所在彼從南來至岐訪得具問所由沙彌言初誦觀音別衣別所燒香呪願然後乃誦斯法不怠更無他術彼僧謝曰吾罪深矣所誦涅槃威儀不整 富五 身口不淨救忘而已 廿一之二 古人遺言多惡不如少善於今取驗悔往而返

釋道積貞觀初住益州福成寺誦通涅槃淨衣澡沐日爲恒度慈愛兼濟固其深心終于五月炎氣赫然而 ノ不腐臭百有餘日跏坐

如初道俗莫不嘉賞
時蜀川又有釋寶瓊者綿竹人出家貞素讀
誦大品兩日一徧無他方術唯勸信佛爲先
本邑連比什邡並是米族初不奉佛沙門不
入其鄉故老人女婦不識者衆瓊思拔濟待
其會衆便往赴之不禮而坐道黨咸曰不禮
天尊非沙門也瓊曰邪正道殊所奉各異天
尚禮我我何得禮老君乎衆議紛紜瓊曰吾
若下禮必貽辱也即禮一拜道像連座動摇
不安又禮一拜連座反倒狼藉在地遂合衆
富五 十二之一
禮瓊一時迴信乃召成都大德就而陶化以
貞觀八年終於所住
釋空藏者貞觀時住京師會昌寺誦經三百
餘卷說化爲業遊浪川原有緣斯赴昔往藍
田負兒山誦經齋麫六斗擬爲月調乃經三
周日噉二升猶不得盡又感神鼎不知何來
晩至玉泉以爲終焉之地時經亢旱泉竭合
寺將散藏乃至心祈請泉即應時涌溢道俗
動色驚嗟不已貞觀十六年終於京寺還葬
山所
富五 廿二之二

釋道遜者不測所住遊行醴泉山原誦法華
爲業乃數千徧貞觀中因疾將終告友人慧
廓禪師曰比雖誦經意望有驗若生善道舌
根不朽可埋之十年發出若舌朽滅知誦無
功若舌如初爲起一塔生俗信敬言訖而終
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
縣士女咸共戴仰乃函盛舌本起塔於甘谷
岸上
又郊南福水之陰有史村史呵誓者誦法華
經名充令史往還途步生不乘騎以依經云
哀愍一切故也病終本邑香氣充村並怪而
莫測其緣終後十年其妻又殞乃發塚合葬
見其舌本如生餘肉並朽乃別收葬斯徒衆
矣餘且略之
貞觀五年有隆州巴西令令狐元軌者信敬
富五 十三之一
佛法欲寫法華金剛般若涅槃等無由自檢
憑彼土抗禪師檢校抗乃爲在寺如法潔淨
寫了下帙還岐州莊所經留在莊并老子五
千文同在一處忽爲外火延燒堂是草覆一
時灰蕩軌于時任馮翊令家人相命撥灰取

金銅經軸既撥外灰其內諸經宛然如故潢
色不改唯箱帙成炭又覓老子便從火化乃
收取諸經鄉村嗟異其金剛般若一卷題字
焦黑訪問所由乃初題經時有州官能書其
人行急不獲潔淨直爾立題由是被焚其人
現在瑞經亦存京師西明寺主神察自驗說
富五 廿三之二
之
余曾於隰州有曇韻禪師定州人行年七十
隋末喪亂隱于離石比干山常誦法華欲寫
其經無人同志如此積年忽有書生無何而
至云所欲潔淨並能行之於即清旦食訖入
浴著淨衣受八戒入淨室口含檀香燒香懸
旛寂然抄寫至暮方出明又如初曾不告倦
及經寫了如法嚫奉相送出門斯須不見乃
至裝潢一如正法韻受持讀之七重裹結一
重一度香水洗手初無暫廢後遭胡賊乃箱
盛其經置高巖上經年賊靜方尋不見周慞
窮覓乃於巖下獲之箱巾糜爛撥朽見經如
舊鮮好余以貞觀十一年親自見之
絳州南孤山陷泉僧徹禪師曾行遇癩者在
富五 二十四之一

穴中徼引至山中爲鑿穴給食令誦法華素
不識字加又頑鄙句句授之終不辯倦誦經
向半夢有教者自後稍聰得五六卷瘡漸覺
愈一部既了鬚眉平復肌膚如常故經云病
之良藥斯誠驗矣
河東有練行尼常讀誦法華訪工書者寫之
價酬數倍而潔淨翹勤有甚餘者一起一浴
然香熏衣筒中出息通於壁外七卷之功八
年乃就龍門寺僧法端集衆講經借此尼經
以爲楷定尼固不與端責之事不獲已乃自 富五 二十四之二
送付端端開讀之唯見黃紙了無文字餘卷
亦爾端媿悔還尼尼悲泣受已香水浣函頂
戴繞佛七日不休開視文字如故即貞觀二
年端自說之
昔開皇初有河東曇延法師初造疏解涅槃
經恐不合聖心乃陳經及疏於佛舍利塔前
啓告靈聖若所解合理願垂神應言訖涅槃
卷軸各放光明舍利大塔亦放光明上至空
天傍照四遠諸有道俗謂寺遭火崩騰驚赴
至乃知非三日三夜騰焰不絕隋祖重爲戒

師迎入京爲建延興寺門人見在
蒲州仁壽寺僧道懸者即延之學士講涅槃
將百徧有弘護正法心四方所歸無問客主
將洽之富無有過者貞觀四年崔義直爲虞
鄉令令人請懸講經及發願訖泣曰去聖滋
遠微言隱絕庸鄙所傳不足師範但以信心 富五 十五之二
希向自發誠悟今講止於師子品日時既促
願存心聽既至其品無疾而終道俗哀慟義
直徒跣扶柩送之南山于時隆冬十一月土
地冰嚴下屍於地地生蓮華而小頭及手足
各一義直奇之令守不覺盜折明旦視之周
身有華總五百莖七日不萎
幽州沙門釋智苑者有學識思造石經臧于
西南山巖以備法滅之護也隨大業中初構
石室四面鐫之又取方石寫諸藏經每一室 富五 十五之二
滿以石錮之鐵錮其縫遠近公私無不送施
工匠既湊欲造佛堂食院而山東無木可得
忽一夜暴雨雷震山崩旦晴乃見大松栢數
千株漂積道次尋蹤遠自西山送來此爲神
助即依而構造頃之畢成所造石經已滿七

室貞觀十三年苑卒弟子等猶繼其業云
隋開皇中蔣州人嚴恭者於郭下造精舍寫
法華經清淨供給書生歡喜常有十人道俗
送直恭親檢校勞不告倦嘗有人從貸經錢
一萬恭不獲已與之貸者得錢船載中路傾
覆錢失而人不溺是日恭入錢庫見一萬錢
濕如水浣怪之後見所貸錢人方知其沒溺
又商人至邦亭湖祭神上物夜夢神云倩君
以所送物與嚴法華令經用也及覺所上之
物在前又恭至市買紙少錢忽有人持三千 富五 廿六之一
錢授恭曰助君買紙言已不見又有漁人夜
見江中火燄燄浮來以船迎之乃是經函及
明尋視乃是嚴家經其後發願略云無一字
而不經眼無一字而不用心及大業末子孫
猶傳經業群盜相約不入其里里人賴之至
今故業猶爾
右監門校尉馮翊李山龍以武德中暴亡心
暖七日乃甦云初去至官庭前有囚數千枷
鎖禁撿見一大官坐廳高座問傍人何官彼
曰王也因至階問生平何福業龍云鄉人設 富五 十三之二

會恒施物同之又曰作何善業龍曰誦法華
兩卷王曰大善可升階就東北高座誦之便
舉聲曰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王曰請法師
止向法師誦經非唯自利乃令庭中諸囚皆
以聞法獲免諸因寂爾不見乃放還備見地
獄五苦休息亦由聞經故止
太廟丞趙郡李思一者以貞觀二十年正月
八日失瘖至十三日死經日乃甦自言備見
冥官云年十九時嘗害生命思一悟之曰所
害之時在黃州旻法師下聽涅槃何緣於彼
相害官追旻師有答云旻生金粟界不可追
且放還家家近清禪寺寺僧玄通素與往來
家人請通讀經追福俄見其活又說冥事因
爲懺悔受戒并勸轉金剛般若五千徧至日
富五 廿七之二
晚又死明日還甦自云見大官遥便大喜曰
還家大作福德復見二僧證云旻師遣來官
見驚懼迎之僧曰思一昔時聽講又不殺害
何緣妄錄耶冥官曰即放還僧送至家曰淨
心修善因遂活云
陳公太夫人豆盧氏信福誦金剛般若一紙

未度後一日昏時頭痛四肢不安自念儻死
經不終耶即起强誦而燈已滅命婢然燭廚
中外院覓火俱絕夫人深恨忽見庭中有然
火燭上階入堂至牀前三尺許無人執而光
明若晝夫人驚喜所苦亦除取經誦之有頃
富五 廿七之二
家人鑽燧得火然燈入堂堂中燭火即滅便
以此夜誦竟因此日誦五徧爲常云云
中書令岑文本少信佛常念誦法華經普門
品嘗乘船於吳江中船壞人死文本亦沒水
聞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如是三言遂隨波
出沒須臾著岸云
武德年中以都水使者蘇長爲巴州刺史渡
嘉陵江中流風起船沒男女六十餘人皆溺
死唯有一妾常讀法華經及水入船妾頭戴
經函誓與俱沒乃隨波汎濫頃之達岸經函
外濕內乾于今尚在
貞觀中河東董雄爲大理丞少誠信蔬食十
數年十四年中坐連李仙童事上大怒使侍
御韋悰鞫問甚急因禁數十人大理丞李敬
玄司直王忻同連此坐雄與同屋因鎖專念
富五 廿八之一

普門品日得三千徧夜坐誦經鎖忽自解落
地雄驚告忻玄忻玄共視鎖堅全在地而鉤
鎖相離數尺即告守者其夜監察御史張守
一宿直命吏開鎖火燭照之見鎖不開而相
離甚怪又重鎖紙封書上而去雄如常誦經
五更中鎖又解落有聲雄又告忻玄等至明
告敬玄視之封題如故而鎖自相離敬玄素
不信佛法其妻讀經常謂曰何爲胡神所媚
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咎
方知佛爲大聖也時忻亦誦八菩薩名滿三
富五 廿八之二
萬徧其鎖解落視之如雄不異其事臺中內
外具皆聞見不久俱脫
益州西南新繁縣西三十里許有王李村隋
時有書生姓荀氏在此教學大用工書而不
顯迹人欲其書終不肯出乃毆之亦不出遂
以筆於前村東空中四面書般若經數日便
了云此經擬諸天讀之人初不覺其神也後
忽雷雨大注牧牛小兒於書經處住而不澆
濕其地乾燥可有丈許自外流潦及晴村人
怪之爾後每雨小兒常集其中衣服不濕武

德年有非常僧語村人曰此地空中有般若經村人莫汙諸天於上設蓋覆之不可輕賤因此四周欄楯不許人畜往于今雨時仍乾齋日村人就供每聞天樂聲繁會盈耳

又近龍朔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有高表仁孫子嘗讀法華經乘馬從順義門出有兩騎追之曰令捉獲矣其人問曰卿是何人答曰我是閻王使者故來追卿其人惶忙走馬西出欲投普光寺使人曰疾捉寺門勿令入入即得脫及至寺門乃見一騎捉門又西走欲入開善又令騎捉門遂相從西奔欲還本宅宅在化度寺東恐道遠乃欲入醴泉坊一騎在前其人以拳擊之鬼遂落馬後鬼曰此人大麤急曳下挽却頭髮即被牽髮如刀割狀遥擲于地亦隨髮落馬家人輿還至晚甦云備見閻王云君何盜僧果子何事說三寶過遂依伏罪無敢厝言王言盜果之罪合吞鐵丸四百五十枚四年受之方盡說過之罪合耕其舌因放令出遂甦少時還絕口如吞物通身艴赤有苦楚相經日方醒云經年吞百餘丸其苦難言明日復爾恰經四日吞丸亦盡方欲拔舌耕之拔而不出勘案所由乃云曾誦法華經舌不可出遂放令活今見在化度寺圓滿師處聽法懺悔云

大唐內典錄卷第十下

續大唐內典錄讃序

唐沙門釋道宣撰

夫以大聖者體辯而長幽寂普霑動植同熟氣而登焉幽蔽而不光能異變而不養不謂親相歸於在相有道或藏嵯峨住於巖演登般若雙林虛空有六十萬億百千說涅槃會菩薩樂衆生者于時廣大盡城於在此國著於秦漢我臨之會初存使賢僧白象驅連立域於帝京中道場念心乃翻聖跡石舍安然降曾多述仍廣度群萌難以盡筭至於華香而設集大衆之流二十七譯雜增阿含等經凡爲二十八譯良是前王後帝擇出民人之輩各變於斯新別前翻不譯相似不同者多或有是非交横不失得部帙深大卷多言廣切轉者微薄成不登於崇誦力勞不盡有新不終實此之行實則鼓手腹心在也意淨云何齊身結誓敬登一經見得之教筆紙淨院語將初首以其大歌足沉吟衆會住院名僧盡宣律師執杖尋摩修行遊憶法師之意性若物不下茂愛識多解學集古今多能多才

集句說演經等煩須讀廣億言一紙一顧頗容似華不飲兩端愛德三衣無著淨染棄時俗如棄洟不絕爲懔輕錦帛如客塵未能留惜而所妙哉兩臂不偷卷聖圖筆不停操律建跡於總持寺之院東西修夸實所留意畫像序讚一體不隱集遠無餘定秀每人前後相繼於賢難方卓異絕群是法師之曠度耳者也

續大唐內典錄序（麟德元年於西明寺起首移總持寺釋氏撰）

若正於法名寶崇誠或有由賢是通俗法律之眞海聖之高廣以歷於方如尊卑在日月明存道隆之美豈得不以凶我倒之筌蹄須證貧生之珍位者也自仙苑告訣名水淨濟演字群品手說塵蒙隨機候而說謀由往性欲而見聲教網羅一絕統括大千受其道者也

續代衆經傳譯盡隨近錄第一部卷第一（續代翻出經及人述作無非通法並入紀收故隨經出）

續代譯經本單重人代見亡錄第二部卷第七（非前後異出人代不同又亂道俗彼迸今總計會故有重單錄）

續代衆經總撮入藏錄第三（謂經部繁多或要備敘莫知致傳失列從帙入藏以類相從故分大小）

續代衆經舉要誦說錄第四（續存在要博繁文辭義不非曰時隨部撮簡而未自餘）

續代衆經有目或有缺本錄第五（謂統檢群錄按其定本無隨方別出未能別顧目訪之）

續代道俗述作註解錄第六（謂註述先聖之言用通來悟前後已別題續錄若存異解也）

續代諸經支派陳化錄第七（謂別生經不譯入此續譯夤本且接切心一切並須不可經也）

續代歷出疑僞經論錄第八（謂正法深遠凡愚未達隨俗下化有勤眞經所以續此錄也）

續代衆經錄目終始序第九（謂經錄不盡所須此錄也）

續代衆經應感興敬錄第十（謂經東夏應感徵祥而有蒙祐僧信故所以續此錄）

續大唐內典錄續代衆經傳譯所從錄第一之新

自教流東夏代涉帝朝必假時君弘一傳聲略然後玄素依繕方開基搆明后重其義方情在監護闡君順其倫軌相從而已故始自後漢爰洎惟唐世變澆淳宗猷莫二皆欽承至訓爲滅結之元標體解玄圖鏡死生之本據故能傳度梵網代代滋彰斯即法施奔流時時不絕然則西番五竺祖尚天言東夏九州聿遵鳥迹故天書天語海縣之所絕思八體六文大夏由來罕覯致令昔聞重譯方見於斯然夫國史之與禮經質文互舉佛言之與俗典詞理天分何以知耶故佛之布教說道爲先開蒙解樸決疑去滯不在文華無存卷軸意在啓情理之昏明達神思之機敏斯其致也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汝分別解說斯聖言也善哉善哉願樂欲聞唯願世尊分別解說斯受法也言重意得不虛煩拏但論正語莫叙文對斯本經也譯從方俗隨俗所傳多陷浮訛所失多矣所以道安著論五失易從彥琮屬詞八

倒難及斯誠證也諸餘俗習不足涉言今録彼帝世翻譯賢明并顯時君信毀偏競以爲初録且夫漢晉隋唐之運天下大同㠾朔所臨法門一統魏宋齊梁等朝地分圮裂華夷參政翻傳並出至於廣部傳俗絶後超前即見敷揚聯輝惟遠今則隨其時代即而編之仍述道俗所撰附之於後庶將來同其若面焉都合一十八代續出衆經總有二千一百八十一部六千七百二十三卷續譯經三百六部

後漢朝傳譯道俗一十二人所出經律等四百五十六部四百一十五卷續譯經一百二十五部新譯一百五十二卷

前續魏朝傳譯僧八人續譯經律等一十部二十七卷

南唐孫氏傳譯道俗十一人續出經傳等一百二十二部一百七十五卷續譯經一百五部二百七十卷

西晉朝記譯經傳道俗九人續譯經戒律等三百五十部七百一十五後續譯經十部一十五卷

前秦符氏譯律傳僧八人續經傳録等五十部三百二十卷

秦乞伏氏傳譯僧二人所出經十二部二十七卷續譯經八部十五卷

前涼張氏傳譯僧九人所出經律二百部九百五十卷

南涼漢孟氏傳譯道俗十一人出經傳五十二部二百七十卷續譯經五部一十八卷

宋國朝傳譯道俗三十一人續出經傳三百二十部三百四十卷

前齊朝傳譯道俗三十人所出經律傳六十部四百二十卷

梁朝傳譯道俗二十五人所譯經律傳等八十七部九百二卷

後魏元氏傳譯道俗一十四人所出經律傳七十九部三百六十八卷

後齊高氏傳譯道俗三人所譯經論九部四十八卷

後周宇文氏傳譯道俗二十人所譯經論天文等二十五部二百卷

陳朝傳譯道俗五十人所譯經論傳疏等六十部二百七十卷

隋朝傳譯道俗等三十一人譯出經論等一百七十部七百卷

皇朝傳譯僧等十八人同譯出經論等一百二十部一千七百二十一卷

神州時出九代朝分眞僞土雜華夷所以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之居褊隘晉宋之㨿江陰經部翻傳隨方而出上列秉正之國取其傳譯所由自餘不言以無通法故也庶後之覽者知其致焉

續大唐內典録

後漢沙門迦葉摩騰一部一卷經

沙門竺法蘭四部二十八卷

沙門安清字世高一百七十六部一百九十七卷

沙門支婁迦讖二十一部六十二卷

優婆塞都尉安玄二部三卷經

沙門竺佛朔二部三卷經

沙門支曜一十部十三卷經

沙門康臣一部一卷經

清信士嚴佛調七部九卷經

沙門康孟詳六部九卷經
沙門釋曇果一部二卷經
沙門竺大力一部二卷經

諸失譯經一百二十五部一百四十八卷雜於經呪

四十二章經一卷

右一經後漢明帝世中天竺國婆羅門沙門迦葉摩騰所譯或云竺攝摩騰群錄互存未詳孰是先來不譯故備叙之以永平十年隨漢使蔡愔東返至雒邑於白馬寺翻譯此經依錄而編即是漢地之經祖也舊錄云其經本是天竺經抄元出大部撮引要者似孝經十八章也道安錄無出在舊錄及士行漢錄僧祐出三藏集記又載但大法初傳人少歸信使摩騰緼其深解不復多翻後卒雒陽載其委由備朱士行錄及高僧傳諸雜錄等寶唱錄云竺法蘭所出者此或據其同來時耳

佛本行雜經五卷

十地斷結經四卷或八卷見朱士行錄

二百六十戒合異二卷見別錄

法海藏經一卷一本無藏字

佛本生經一卷

右五部合一十三卷是中天竺國沙門竺法蘭與迦葉摩騰同來士行後至在明帝世翻之初共騰出四十二章騰卒蘭自譯訖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非臣所知可問西域梵人法蘭既至追以問之蘭云此乃劫燒之遺灰也朔言有徵信者甚衆又秦景使還於月支國得優塡王栴檀像師第四畫像樣來至雒陽帝勅圖之於西陽城門及顯節陵上供養自爾丹青流演于今又以佛法初至異道乖競遂叙時事著漢法本內傳五卷未詳作者今見在焉

修行道地經六卷出支敏度錄製序及寶唱錄別錄一云順道行經

大僧威儀經四卷見別錄新附異出不同祐錄安譯分兩部二卷此別錄合者是

法句經四卷與威儀同見別錄分二部

禪行三十七品經一卷見寶唱錄

十報法經二卷祐錄云一云多增道章經舊錄云出長阿含

陰持入經二卷別錄云道安註解見朱士行漢錄及祐錄

大安般守意經二卷道安云小安般見士行僧祐李廓錄

大安般經一卷道安註見僧祐錄

雜四十四篇經二卷或云四十四篇既不顯名未知何經道安出增一見祐錄

大道地經二卷初出道安註是僧行經抄無中國略本或無大字出長阿含見祐錄

道意發行經二卷出長阿含或一卷見道安及祐錄

禪經二卷初出見別錄

無量壽經二卷初出見別錄沙門曇鸞著論註解

百六十品經一卷舊錄云增一阿含百六十章經見祐錄

大十二門經一卷別錄云二卷出長含道安註見唱祐二錄

小十二門經一卷出長含見唱祐二錄

七法經一卷舊錄云阿毗曇七法行經出長含或直云七法行見祐錄

十四意經一卷舊錄云菩薩十四意經見祐錄

阿毗曇九十八結經一卷見祐錄

明度五十校計經二卷

難提迦羅越經一卷見祐錄

獨富長者經一卷一云獨富長者財物雜付經一云無子付物經出雜含四十六卷
長者無惱二處經一云長者懊惱二處經一云二處惱經以下並單卷
申起長者悔過經一云中越長者悔過供佛經申起中越未詳何者
佛爲那拘說根熟經一云爲那拘羅長者論根熟經
富六
長者兄弟詣佛經一云長者利師達多兄弟二人往佛所經出中含九
佛神力救長者子經
阿那邠邸化七子經出增阿含
十支居士八城人經出中阿含第六十卷
無畏離車白阿難經出雜阿含二十一卷
受呪願經一云最勝長者受呪願經
長者子制經一名制經
郁伽居士見佛聞法醒悟經一云郁伽陀居士佛爲說法得醒悟經出雜阿含經
得非常觀經一云伽長者夜輸字
舍頭諫經初出見舊錄一云舍頭諫太子明二十八宿經一云太子明星二十八宿經一云虎耳經
出家因緣經一加佛說字但云出家緣經
佛度旃陀羅兒出家經
純陀沙彌經或作沙門字出雜阿含二十四卷

外道出家經
精勤四念處經出雜含二十九卷
父母恩難報經一云難報經出中含
禪思滿足經出阿含
數息事經
禪法經
禪祕要經出禪要祕治病經或無祕字
世間言美色經出雜含二十四卷
一切行不恒安住經出雜含三十四卷
人受身入陰經出修行道地經初卷
多倒見衆生經一無多字出出曜經第十六卷
人身四百四病經出修行道地經初卷
人病醫不能治經出修行地經
分別善惡所起經
斫毒樹復生經出出曜經
富大
禪定方便次第法經
阿練若習禪法經出菩薩禪法第一
四百三昧名經
自誓三昧經內題云獨證品第四出比丘淨行中初出與護師出者小異
瑠璃王經初出出增一

罵意經
佛爲頻頭婆羅門說像類經出雜含第十二卷
婆羅門問佛布施得福經
佛爲調馬聚落主說法經出雜含二十二卷
婆羅門行經出中含三十九卷
豆遮婆羅門論義出家經出雜含
佛爲事火婆羅門說法悟道經出雜含
婆羅門虛僞經出雜含三十卷
佛化大興婆羅門出家經出雜含作火字
佛爲阿支羅迦葉說自他作苦經
婆羅門子命終愛念不離經出增一含
四吒婆羅門出家得道經出雜含
佛爲憍慢婆羅門說偈經
婆羅門服白經出雜含
婆羅門問佛將來有幾佛經出雜含十一
富六
婆羅門避死經出增一
佛爲婆羅門說耕田經出雜含
七老婆羅門請爲弟子經
婆羅門通達論經出雜含
佛覆裸形子經出生經

婆羅門解知衆術經 出雜含
佛為婆羅門說四法經 出雜含
佛為年少婆羅門說善不善經
如幻三昧經 或二卷
安般經
內藏經 元嘉二年十月第二譯一名內藏百品一名百寶見朱士行漢錄
五門禪要用法經 初出
水喻經 出增含
浮木譬喻經
鷲喻經 六度集
提婆達生身入地獄經 出出曜經
摩那祇女人誹謗佛生身入地獄經
尸迦羅越六向拜經 一名大六向拜經與法護出小異
人本欲生經 出長含道安註見祐錄
鬼問目連經
地獄罪人衆苦經
目連見衆生身毛如箭經 出雜含
摩訶衍精進度中罪報品經
尊者薄拘羅經 出中含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一名阿難問事經一名事佛吉凶經

迦旃延無常經 出生經
當來變滅經　堅心正意經
分明罪福經　多增道章經
金色女人經　前世爭女經
承事勝己經　悔過法經 十二
舍利弗悔過經 出大　太子夢經
小般泥洹經　慈仁不殺經
阿難同學經　商人脫賊難經
過去彈琴人經　世間强盗布施經
商人子作佛事經　呪賊經
卒逢賊結衣帶呪經
梵天詣婆羅講堂經
五陰成敗經　八光經
五鬪戰經
五法經 見僧祐錄
五行經　三毒經
良時難遇經　求離牢獄經
蓮華女人經　孤母喪一子經
昔有二人相愛敬經
住陰持入經　鏡面王經

子命過經
歎寶女經 一名舍利弗歎寶女經說不思議經
大迦葉遇尼揵子經
正齋經
阿那律思惟目連神力經
舍利弗問寶女經 出大 上
月燈三昧經
阿難惑經
佛印三昧經
迦葉詰阿難經 一云迦葉責阿難變度異撰喻經初出
大乘方等要慧經
空淨天感應三昧經
情離有罪經
藥王藥上菩薩觀經
義決律 一卷一云義決律法行或云經考道安云長阿含見祐錄
四諦經 與孟詳出小異道安云出長阿含經已前見祐錄三十四部四十卷餘雜出附見
寶積三昧文殊問法身經
法受塵經　禪行法想經
阿含正行經　揵陀國王經

佛說處處經
十八泥犁經
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
犯戒罪報輕重經
開成十二因緣經
本相倚致
普法義經
摩鄧女經
漏分布經
是法非法經
開成十二因緣經一卷出別錄與世高譯同
墮落優婆塞經二卷
小道地經一卷
阿那律八念經二卷
大摩耶經一卷
馬有三相經二卷
右一十一部西域沙門支曜以靈帝世於雒陽譯
問地獄事經一卷 十六 十四
右一經一卷中國沙門康臣以靈帝中平四年於雒陽譯並言直指詣不加潤飾
古維摩詰經二卷

輭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二卷
思意經二卷
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二卷
內六波羅蜜經二卷
十慧經二卷
迦葉詰阿難經一卷出別錄
梵網經二卷出別錄
中本起經二卷出雜錄
興起行經二卷或名十緣出異錄
四諦經一卷出見吳錄
修行本起經二卷出雜錄
梵本經四卷出吳錄
泥洹後千歲中變記經四卷出別錄
合道神足經二卷一名極究經
諸經佛名二卷一名佛名經 十六
舊譬喻經二卷或名譬喻經 十七
觀無量壽經一卷出單經
龍種尊國變化經二卷出別錄
佛見牧牛貪道經一卷
三千佛佛名經

五十三佛名經
一佛治城寺經
南方佛名經
觀世音所說行法經
滅罪得福經
寂調意所問經
彌勒為女身經
薩陀波崙菩薩求深般若圖紀經
菩薩生地經
初發意菩薩常晝夜六時行道經
一切流攝守因緣經
七處三觀經
九橫經出雜含經
八正道經
五陰譬喻經
轉法輪經
思惟要略經
請賓頭盧法
阿含口解十二因緣
阿毗曇五法行經
大集經二十七卷
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十卷初出名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或八卷一名波羅蜜經道行品經出支敏度及祐錄
首楞嚴經二卷後漢中平三年二月八日初出見士行祐二錄吳錄云三卷
無量清淨經二卷吳錄與帛延出者異本一云無量清淨平等覺經

阿閦佛國經二卷一名阿閦佛刹菩薩學成經一名阿閦佛經
孛本經二卷出見僧祐錄
般舟三昧經二卷光和二年初出見蕭道眞及吳祐等三錄舊云大般舟三昧經
伅眞陀羅所問經二卷初出舊錄云屯眞陀羅尼王經
富六 十六
阿闍世王經二卷初出道安云出長含經
佛遺日摩尼寶經一卷出方等部經一名摩訶衍經
大寶積經二卷
右尋此經與前略同以光和二年初出
道安云摩尼寶經或二卷見舊錄及士
行漢錄
文殊師利問署經二卷一名問署經出道安云方等部見吳錄
內藏百寶經十卷第一出與世高譯異道安云出方等
梵般泥洹經八卷初出或六卷出漢錄
阿闍世王問五逆經二卷又直云阿闍世王經
大方便報恩經七卷見吳錄
光明三昧經一卷安錄無見吳錄及三藏記
禪經一卷在見別錄
雜譬喻經二卷凡十事祐云失譯今總見別錄故載之
阿育王太子壞目因緣經七卷

右佛滅後一百三十年育王方出故非
佛出
兜沙經二卷在別錄
法鏡經二卷或一卷唐續僧會
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出斷十二因緣中
富六
般舟三昧經二卷錄云大般舟三昧經一卷第二出見高僧傳
十七
道行經二卷嘉平元年譯出續大唐內典錄道安云是般若抄
小本起經二卷脩行本起經云宿行近來別錄在高僧傳
成具光明定意經四卷僧祐錄云
馬有八態譬人經一卷出僧祐錄
賴吒和羅經一卷初出道安云出方等部
首至問佛十四事經二卷出高僧傳
右中起經亦是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衛
國得此梵本於雒陽以建安十二年翻
孟詳度語見始興錄及長房錄余以詳
公所譯與前無異故兩別來由耳

續大唐內典錄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卷第一　富七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夫三寶利見其來久矣但以信毀相競故有
感應之緣自漢洎唐年餘六百靈相肸響群
錄可尋而神化無方待機而扣光瑞出沒開
富七
信於一時景像垂容陳迹於萬代或見於既
往或顯於將來昭彰於道俗生信於迷悟故
撮舉其要三卷成一部云
初明舍利表塔
次列靈像垂降
後引聖寺瑞經神僧
第一舍利表塔凡二十緣
舍利表塔者昔如來行乞有童子戲於路側
以沙土爲米麪逆請以土麪奉佛因爲受之
命侍者以爲土漿塗佛住房足徧南面記曰
此童子者吾滅度後一百年王閻浮提空中
地下四十里內所有鬼神並皆臣屬開前八
塔所獲舍利於一日夜役諸鬼神造八萬四
千塔廣如衆經故不備載此土即洲之東境故塔現不足以疑
舍利西梵天言此云骨身也恐濫凡夫之骨故依本名而列

之

西晉會稽鄮縣塔緣第一

西晉會稽鄮縣塔者今在越州東三百七十里鄮縣界東去海四十里在縣東南七十里南去吳村二十五里案前傳云晉太康二年有并州離石人劉薩何者生在畋家弋獵爲業得病死甦見一梵僧語何曰汝罪重應入地獄吾愍汝無識且放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禮懺得免此苦既醒之後改革前習出家學道更名慧達如言南行至會稽海畔山澤處處求覓莫識基緒達悲塞煩惋投告無地忽於中夜聞土下鐘聲即遷記其處刻木爲刹三日間忽寶塔及舍利從地涌出靈塔相狀青色似石而非石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層露盤似西域于闐所造面開窓子四周天全中懸銅磬每有鐘聲疑此磬也繞塔身上並是諸佛菩薩金剛聖僧雜類等像狀極微細瞬目注睛乃有百千像現面目手足咸具備焉斯可謂神功聖迹非人智所及也今在大木塔內於八王日舁巡邑里見者莫不下拜念佛其舍利者在木塔底其塔左側多有古迹塔側諸暨縣越舊都之地以句章對鄮剡等四縣爲之諸暨東北一百七里大部鄉有古越城周迴三里地記云越之中葉在此爲都離宮別館遺基尚在悉生豫章多在門階之側行伍相當森聳可愛風雨晦朔猶聞鐘磬之聲百姓至今多懷爾敬其迹繁矣諸暨西北百里新義鄉有許公巖地誌云晉時高陽許詢字玄度與沙門支道林爲友每相從歷覽山水至此乃棲焉晉辟度爲司徒掾徵不就後詣建業見者傾都劉恢爲丹陽尹有名當世日數造之歎曰今見許公使我遂爲輕薄京尹於郡立齋以處之至于梁代此屋猶在許掾既反劉尹嘗至其齋曰清風朗月何嘗不恒思玄度矣句章縣西南一百三十里明鄉有四明天台赤城瀑布等山天下稱最東北百四十里有沙塘道廣數丈入海百餘里地記云是秦皇追安期先生於蓬萊至深而息故此塘道至今宛然鄮縣古城在句章東三百餘里昔闔越所都其靈塔即縣界孝義鄉也地誌云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此之一也宋會稽內史孟顗修理之山有石坎方可三尺水味清淳冬溫夏冷與地誌云阿育王釋迦弟子能役鬼神一日夜於天下造佛骨寶塔八萬四千皆從地出案晉沙門竺慧達云東方兩塔一在於此一在彭城今秣陵長干又是其一則有三矣今以經驗億家一塔計此東夏理多不疑且見楊越即有二塔廣袤九城故有之焉會稽記云東晉丞相王導云初過江時有道人神彩不凡言從海來相造昔與育王共遊鄮縣下眞舍利起塔鎮之育王與諸眞人捧塔飛行虛空入海諸弟子攀引一時俱墮化爲烏石石猶人形其塔在鐵圍山也太守褚府君云海行者述島上有聚鳥石作道人形頗有衣服褚令鑿取將視之石文悉如袈裟之狀東海不遠島上是徐偃王避池之處宮郭古基宛然昔周穆西巡登崑崙山偃王乃有統焉穆王聞之馳還日行萬里偃王避之於此晉孫恩作

迹寄仙妖以惑衆築城自衛其處猶存梁視
普通三年重其古迹建木浮圖堂殿房廊周
環備滿號阿育王寺四面山繞林竹葱翠華
卉間發飛走相娛實閑放者之佳地有碑頌
之著作郎顧胤祖文寺東南三十五里山上
有佛右足跡寺東北二里山頭有佛左足跡
二所現于石上莫測其先寺北二里有聖井
其實深池鰻魚俗號爲魚菩薩也人至井所
禮拜魚隨出來賊過偽禮魚出賊便以刀斫
之因斷魚尾自爾潛隱魚不時出有至心邀
請禮拜者但噴水而已初有一僧聞塔來禮
處所荒涼恃食爲難有一老姥患脚來爲造
食便去如是怪之去後私尋乃入池内據是
即魚所化也其塔靈異往往不一大略爲瑞
多現聖僧繞塔行道每夕然燈於光影中現
形在壁旋轉而行且列數條多則詞費
貞觀十九年敏法師者禹穴道勝歷覽聖迹
依然動神領徒數百來寺一月敷講經論士
俗咸會夜中有人見梵僧百餘繞塔行道以
事告衆寺僧曰此事常有不足可怪自古至
今四大良日遠近來寺建齋樹福然於夜中
每見梵僧行道誦經讚頌等相
永徽元年會稽處士張太玄於寺禮誦沙門
智悅獨與太玄連牀而寢半夜聞誦金剛般
若了了分明二人靜聽形心欣泰乃至誦訖
然契其相若眞尋視無形明知神授矣

東晉金陵長干塔緣第二

東晉金陵長干塔者今在潤州江寧縣故揚
都朱雀門南古越城東廢長干寺内昔西晉
末統江南是稱吳國於長干舊里有古塔地
即育王所搆也依於邑里既崩子亮立孫綝
執政五鳳中毀除佛寺此塔同湮而舍利潛
地吳平之後諸僧頗依故處而居起塔三層
既不得舊塔之基事迹蕪没莫之或識至東
晉咸安二年簡文立塔三層孝武上金相輪
露盤冥祥記云簡文有意興搆未遂而崩即
三層之塔疑是先立至孝武太元末有并州
西河沙門劉慧達本名薩何見於僧傳來尋
古塔莫知其地乃登越城四望獨見長干有
異氣便往禮拜而居焉時於昏夕每有光明
遷記其處掘之入地丈許得三石碑長六尺
中央一碑鑿開方孔内有鐵銀金三函相重
於金函内有三舍利光明映徹及爪甲一枚
又有一髮申可數尺放則成螺光彩照曜咸
以爲育王之所藏也即從就塔北更築一塔
孝武加爲三層故寺有兩塔西邊是育王古
塔也丹陽尹王雅奉五斗米道常謂宜黜佛
法除毀塔寺其日下詔令會稽王道子將雅
觀焉時沙門正行舍利至雅撥翻其鉢而舍
利附于器内終不墜落王更貯清水燔香呪
曰王丹陽酷不信法世尊威靈願有以示應
聲光明煥然騰發雅自此後雖未能精至終
身不復誣訾佛法梁大同中月犯五車老人
星見改造長干寺阿育王塔出舍利髮爪天
子幸寺設大無礙法會下詔曰天地盈虛與
時消息萬物不得齊其蠢生二儀不得恒其
覆載故勞逸異年懽慘殊日去歲失稔斗粟
貴騰民在困窮運臻斯濫原情察理或有可
矜下車問罪聞諸往誥責歸元首實在朕躬
若皆以法繩則自新無路書不云乎有殺不

辜寧失不經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今眞形舍利復見於世逢希有之事起難遭之想今出阿育王寺設無礙會耆年童齒莫不欣悅如積飢得食如久別見親幽顯歸心遠近顒仰士女覆布冠蓋雲集同時布德允叶人靈

凡天下罪無輕重皆赦除之今潤州江寧故基但有執基三層并刹佛殿餘則榛木荒叢非人所涉示是古基而已頻有大蟲發塔基者多自死而草深人希惟有惡獸於中產育或衝麁而血汙塔者尋被打撲號叫驚人今

去永安坊張侯橋南一里余本住京師曲池日嚴寺寺即隋煬所造首在晉蕃作鎭淮海京寺有塔未安舍利乃發長干寺塔下取之入京埋於日嚴塔下施銘於上于時江南大德五十餘人咸言京師塔下舍利非育王者育王者乃長干本寺而不測其是非也至武德七年日嚴寺廢僧徒散配房宇官收惟舍利塔無人守護寺塼屬官事須移徙余師徒十人配住崇義乃發掘塔下得舍利三枚白色光明大如黍米并爪一枚少有黃色并白髮數十餘有雜寶瑠璃古器等總以大銅函盛之檢無螺髮又疑爪黃而小如人者尋佛倍人爪赤銅色今則不爾乃將至崇義寺佛堂西南塔下依舊以大石函盛之本銘覆上埋于地府余問隋初南僧咸曰爪髮梁武帝者舍利則有疑焉埋之本銘置于其上據事以量則長干佛骨頗移於帝里然江南古塔猶有神異崇義所流蓋蔑如也故兩述之矣但年歲綿遠後人莫測略編斯紀以顯厥緣

石趙青州東城塔緣第三

青州古城寺塔者代歷周秦莫知其地石趙時佛圖澄者在鄴勸虎敬重廣置寺塔而少露盤方欲作之澄曰臨菑城中有阿育王寺猶有佛像露盤在深林巨樹下上有伏石可尋而取也虎使求之依言指授入地二十丈獲之至鄴阿育聲之轉耳頃訪故地處所故慧達在冥中告云雒陽臨菑建業鄮陰成都五處並育王塔禮者不入地獄故知此塔不虛名也

姚秦河東蒲坂塔緣第四

河東蒲坂古塔者後秦姚略叔父爲晉王鎭於河東古老傳云蒲坂古塔即阿育王所立也疑之屢有光現依掘得佛骨於石函銀匣中照曜殊常送以上略略乃親迎覲於灞上今蒲州東坂有救苦寺僧住立大像極宏冠而古塔不樹

周岐州岐山南塔緣第五

扶風岐山南古塔者在平原上南下北高東去武亭川十里西去岐山縣二十里南去渭水三十里北去岐山二十里一名馬額山同岐山斯並在大山之北南有小山東西迴中間大谷南與北別故號岐山岐即分也西北二十餘里有鳳泉泉在岐山之陽極高顯即周文時鸑鷟鳴於岐山斯地是也飲此泉水故號鳳泉又南飛至終南之陰故渭南山下亦有鳳泉又西南飛越山至于河池今所謂鳳州古河池郡是也不可窮風之始末且論置塔之根源故隋高美其地泉仍就置塔脩臨目極誠爲虛迴寺名久廢僧徒化往人物全希塔將頽壞余往覲焉榛叢彌滿雖無泰

離之實深切黍離之悲今平原上塔俗諺爲阿育王寺鄉曰柳泉取其北山之舊號耳周魏川前寺名育王僧徒五百及周滅法廟宇外級唯有兩堂獨存隋朝置之名成實寺大業五年僧不滿五十人者廢之此寺從廢入京師寶昌寺其塔故地仍爲寺莊唐運伊始義寧二年寶昌寺僧普賢慨寺被廢芟諸草莽具狀上請于時特蒙大丞相見識昔曾經往覽表欣然仍述本由可名法門寺自爾至今武德二年薛舉稱兵將事南及太宗率師薄伐初度八十僧未有住寺寶昌寺僧惠素掃洒鳳泉以僧未配遂奏請住法門蒙勑依奏便總住焉年歲既久殂落略盡寺在孤城之中問其本起乃云大業末年四方賊起諸鄉在平原之上無以自安乃共築此城以防外冦唐初雜住未得出居延火焚之一切都盡二堂餘燼燋黑尚存貞觀五年岐州刺史張亮素有信向來寺禮拜但見古基曾無上覆奏勑望雲宮殿以蓋塔基下詔許之因搆塔上尊嚴相顯古老傳云此塔一閉經三十

年一示人令生善亮聞之以貞觀年中請開剖出舍利以示人恐因聚衆不敢開塔有勑並許遂依開發深一丈餘獲二古碑並周魏之所樹也文不足觀故不載録光相照燭同諸舍利既出舍利通現道俗無數千人一時同觀有一盲人積年目冥急努眼直視忽然明淨京邑內外崩騰同赴屯聚塔所日有數千舍利高出衆人同見於方骨上見者不同或見如玉白光映徹或見緑色或不見者悶衆人曰舍利何在時有一人以不見故感激懊惱搥胷而哭衆人愍之弔問曰汝是宿作努力懺悔何用搥胷此人見他燒指行供養者即以麻纏拇指燒之繞塔而走火盛心急來舍利所欻然得見歡喜踊躍跳擲不覺指痛火滅心歇還復不見顯慶四年九月內僧智琮弘靜見追入內語及育王塔事年歲久遠須假弘護上曰豈非童子施土之育王耶若近有之則八萬四千之一塔矣琮曰未詳虛實古老傳云名育王寺言不應虛又傳云三十年一度出前貞觀初已曾出現大有感

應今期已滿請更出之上曰能得舍利深是善因可前至塔所七日行道祈請有瑞乃可開發即給錢五千絹五十疋以充供養琮與給使王長信等十月五日從京旦發六日逼夜方到琮即入塔內專精苦到行道久之未有光現至十日三更乃臂上安炭就而燒香懍厲專注曾無異想忽聞塔內像下震裂之聲往觀乃見瑞光流溢霏霏上涌塔內三像足各各放光赤白緑色纏繞而上至於衡桷合成帳蓋琮大喜踊將欲召僧乃覩塔內充塞僧徒合掌而立謂是同寺須臾既久光蓋漸歇冉冉而下去地三尺不見群僧方知聖隱即召來使同覩瑞相既至像所餘光薄地流輝布滿赫奕潤滂百千種光若有旋轉久方沒盡及旦看之獲舍利一枚殊大於粒光明鮮潔更細尋視又獲七枚總置盤內一枚獨轉繞餘舍利各放光明炫耀人目琮等以所感瑞具狀上聞勑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絹三千疋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餘者修補故塔仍以像在塔可即開發出佛舍利以開福

慧僧以舊材多雜朽故遂總換以栢編石爲基莊嚴輪奐製置殊麗又下勅僧智琮弘靜鴻臚給名住會昌寺初開塔日二十餘人同共下鑿及獲舍利諸人並見唯一不見其人懊惱自拔頭髮苦心邀請哀哭號叫聲駭人畜徒自咎責終不可見乃置舍利於掌雖覺其重不見如初由是諸來謁者恐不見骨不敢見其光瑞寺東去龍坊人勅使未至前數日望寺塔上有赤色光周照遠近或見如虹直上至天或見光照寺城丹赤如晝旦具以聞寺僧歎訝曰舍利不久應開此瑞如貞觀不異其舍利形狀如小指初骨長寸二分內孔正方外楞亦爾下平上圓內外光淨余內小指於孔中恰受便得勝戴以示大衆至於光相變現不可常准于時京邑內外道俗連接二百里閒往來相慶皆稱佛德一代光華京師大慈恩寺僧慧滿在塔行道忽見綺井覆海下一雙眼睛光明殊大通召道俗同視亦然皆懾然喪膽更不敢重視顯慶五年春三月下勅取舍利往東都入內供養時周又獻佛頂骨至京師人或見者高五寸闊四寸許黃紫色將往東都駕所時又追京師僧七人往東都入內行道勅以舍利及頂骨出示行道僧曰此佛眞身僧等可頂戴供養經一宿還收入內皇后捨所寢衣帳直絹一千疋爲舍利造金棺銀槨數有九重雕鏤窮奇以龍朔二年送還本塔至二月十五日奉勅令僧智琮弘靜京師諸僧與塔寺僧及官人等無數千人共藏舍利于石室掩之三十年後非余所知後有開瑞可續而廣也

岐州岐山縣華陽鄉王莊村馮玄嗣者先來麤獷殊不信向母兄承舍利從東都來將欲藏掩嗣不許往母兄不用其語至舍利所禮拜訖還家玄嗣怒曰此有何功德若舍利有功德家中佛像亦有功德即取像燒之有何靈驗母兄救之已燒下半玄嗣即時忽倒後醒曰忽到一處似是地獄大鳥飛來啄睛噉肉入大火坑燒烙困苦以手摩面眉鬚墮落目看天地全無精光親屬傍看曰汝自造罪無可代者玄嗣神識不與人對但曰火燒我心東西馳走又被打之拍脿摧慟號哭又稱懺悔懺悔而晝夜唯走不曾得住至二月十三日親屬將至塔所于時京邑大德行虔法師等百餘僧爲衆說法裴尚宮比丘尼等數百俗士五六千人咸見玄嗣五體投地對舍利前號哭懺悔不信之罪又懺犯尼淨行打罵衆僧盜食僧果自懺已後眠夢稍安云其佛頂骨國用珍寶贖之計寶約估評絹直四千疋遂依其數以蓄練酬之頂骨今仍在內

周瓜州城東古塔緣第六

瓜州城東古基者乃周朝阿育王寺也廢教已後隋雖興法更不置寺今爲寺莊塔有舍覆東西廊廡周迴牆帀時現光相士俗敬重每道俗宿齋集會興福官私上下乞願有應云云

周沙州城內大乘寺塔緣第七

沙州城內廢大乘寺塔者周朝古寺見有塔基相傳云是育王本塔纔有災禍多來求救云云

周洛州故都西塔緣第八

洛州故都塔者在城西一里故白馬寺南一里許古基俗傳爲阿育王舍利塔疑即迦葉摩騰所將來者降邪通正故立塔表以傳眞云云

周涼州姑臧縣塔緣第九

涼州姑臧塔者依檢諸傳咸云姑臧有育王塔然姑臧郡名今以爲縣屬州漢書河西四郡則張掖姑臧酒泉燉煌也然塔未詳

周甘州刪丹縣塔緣第十

甘州刪丹塔者今名爲縣在甘州東一百二十里縣城東弱水北大道側土塠者俗傳是阿育王塔但有古基荒廢極久斯即疑爲姑臧塔也

周晉州霍山南塔緣第十一

晉州北霍山南原大塠塔者遠近道俗咸稱是育王塔余曾遊焉地居爽塏南望迥敞亦是古基村落希遠

齊代州城東古塔緣第十二

代州城東古塔俗云阿育王寺考北朔鴈門周時北狄地也故詩云北逐玁狁至于太原然朔方馬邑古城大冢往往非一此非北狄所有明知本是夏人爲狄所侵故至太原也

隋益州福感寺塔緣第十三

益州郭下福感寺塔者在州郭下城西本名大石相傳云是鬼神奉育王敎西山取大石爲塔基舍利在其中故名大石也隋蜀王秀作鎮井絡聞之令人掘鑿全是一石尋縫至泉不見其際風雨暴至人有於石傍鑿取一片將出乃是黳玉問於識寶商者云此眞瑿玉世中希有隋初有詵律師見此古迹於上起九級木浮圖今見在益州旱澇年官人祈雨必於此塔祈而有應特有感徵故又名福感余嘗至焉誠如所述近有人盜鈴將下三級有神擎攎斗起以賊胜内中其人被壓唱呼寺僧爲射斗起方得脫出永徽元年有王顏子者剽掠有名夜上相輪取博山將下至底級兩柱忽夾之求出不得漸漸急困見一梵僧曰可大唱賊不爾死矣即唱數聲寺僧聞救方得拔出貞觀年初地大震動此塔搖颺將欲摧倒于時郭下無數人來忽見四神形如塔量各以背抵塔之四面乍倚乍傾卒以免倒有一人極豪侈多產業見前露盤由來小短不稱塔形乃捨金三百兩共諸信者更造露盤既成拆下至覆盆香氣蓬㶿如雲騰涌流芳城邑十日乃歇

隋益州晉源縣塔緣第十四（雒縣塔附）

益州晉源塔者在州西南一百餘里今號爲等衆寺本名大石基本緣略亦同前尋諸古塔其相不同豈非當部鬼神情有所樂紫蜀三塔同一石蓋餘不定准益州北百里雒縣塔者在縣城北郭下寶興寺中本名大石基相同前隋初有天竺僧曇摩掘叉遠至東夏禮育王塔承蜀三塔又往禮拜至雒縣大石寺塔所敬事已訖欲往成都宿兩女驛將旦聞左右行動聲又曰是何人耶妄相恐動空中應曰有十二神王從本國來所在擁護明日當見成都塔今欲西還與師別耳又曰既能遠送何不現形神即現形又爲人善畫便一一皃之既徧形隱及至成都禮大石塔訖詵律師乃依圖刻木爲十二神像莊飾在於

塔下今見在云
益州郭下法成寺沙門道卓有名僧也大業初雒縣寺塔無人修葺纔有下基卓乃率化四部造木浮圖莊飾備矣塔為龍護居在西南角井中時有相現側有三池莫知深淺三龍居之人莫敢臨視[宮七]貞觀十三年[十六]三龍大鬪雷霆震擊水火交飛久之乃靜塔如本住人皆拾取龍毛長三尺許黃赤可愛

隋鄭州超化寺塔緣第十五

鄭州超化寺塔者在州西南百餘里密縣界在縣東南十五里東大川西嵩嶽南歸山北又川寺院東西五六十步南北亦爾塔在東南角其北連寺方十五步許其寺塔基在淖泥之上西面有五六泉南面亦有皆孔方三尺騰涌沸出流溢成川灌溉遠近泉上皆下安柘柱鋪在泥水上以炭沙石灰次而重填最上以大方石可如八尺牀編次鋪之四面細腰長一尺五寸深五寸生鐵錮之近有人試發一石下有石灰乃至柘園便抽出一園長三丈徑四尺見在自非輪王表塔神功所為何能辦此基攤終古不見其儔也今於上架塔三重塔南大泉涌沸鼓怒絕無水聲豈非神化所致也有幽州僧道嚴者姓李氏形極奇偉本入隋煬帝四道場從俗服今年一百五歲獨住深山每年七日來此塔上盡力供養莊嚴怪其[宮七]泉流涌注[十七]無極乃遣善水崑崙入泉討之但見石柱羅列不測其際中有實塔可高三尺獨立空中四面水圍凝然而住竟不至塔所考其源始莫測其由時俗所傳育王所立隋祖已來寺塔見在寺南歸山寺西嵩山寺在川中地極汙下每年二山大水常東流注繞寺北轉方始東逝水漲寺高水減寺下自古至今終不遭溺泉初出孔文如蓮華下打碾磑浪極恬靜水中沙石淥色鮮明國家見寺衝要欲造離宮尋行有塔將欲南徙其基牢固遂休近有僧於南夜坐望見北塔光明殊異矣

隋懷州妙樂寺塔緣第十六

懷州妙樂寺塔者在州東武陟縣西七里妙樂寺中見有五級白浮圖塔方可十五步孟是側石編砌石長五尺闊三寸以下鱗次葺之極細密道俗目見咸驚訝其鬼作其下不測其底古老相傳塔從地涌下有大水莫委眞虛有刺史疑僧濫飾乃使人傍掘其下至泉源猶不盡其基際

隋幷州淨明寺塔緣第十七

幷州子城東淨明寺塔者本號育王是僧所住唐初已來僧散寺空尼請居之余往問塔全無蹤跡但有空名遂失其本

隋幷州楡社縣塔緣第十八

幷州大父楡社塔者今在縣郭下育王寺中見有僧住中有小塔古今相傳此是本塔亦未聞異相

隋魏州臨黃縣塔緣第十九

魏州臨黃塔者在縣西北三十里本名舍利寺今為尼住其塔[宮七]見在三邊有水[十八]唯西開路基攤編石從水底上蓮華彌滿於三面其水澄深人皆怯入傳云舍利眞塔在水內空中如鄭州者今改為冀州大都督府

雜明神州山川藏寶等緣第二十

雜明神州山澤所藏珍異神寳如上所列育
王子之諸塔沉隱未形其徒不一如後列之
滄州長河界中塔稱育王名非虛立豈唯骨
塔靈像亦爾吳宜涼三州俱山現像郊北屬
山近復出佛愚俗謗爲虛誕故知謗者虛焉
豈有人造妖訛山中藏三丈石佛特是謗者
坎井焉知九海之天池哉齊州臨邑縣東有
甎塔云是誌公所營四面石獸石獸迅殺可
畏周滅法時令人百千挽出終不可脫亦勞
有損今在彼云高麗遼東城傍塔者古老傳
云往昔高麗聖王出見案行國界次至此城
見五色雲覆地即往雲中有僧執錫住立既
至便滅遠看還見傍有土塔三重上如覆釜
不知是何更往覓僧唯有荒草掘深一丈得
杖并履又掘得銘上有梵書侍臣識之云是
佛塔王委曲問答曰漢國有之彼名蒲圖王
因生信起木塔七重後佛法始至具知始末
今更損高本塔朽壞斯則育王所統一閻浮
洲處處立塔不足可怪倭國在此洲外大海
中距會稽萬餘里有會承者隋時來此學諸

子史統及術藝無事不閑武德之末猶在至
貞觀五年方還本國會問彼國昧谷東隅佛
法晩至未知已前育王及不會答文字不言
無以承據驗其事迹則是所歸何者人開發
土地往往得古塔露盤佛諸儀相故知素有
也益州城南空慧寺金藏者有穴在寺近有
道士素知有藏來就守寺神乞神令入穴取
二升金粟依言即入唯見地下金甕行行相
對莫測其邊寺僧通知無敢侵者雍州渭南
縣南山倒貑谷崖有懸石文狀倒貑因以名
焉谷有巖像於佛面亦號像谷古老傳云昔
有梵僧來云我聞此谷有像面山七佛龕昔
七佛曽來此谷說法澗內有瞻蔔華常所供
養近永徽中南山龍池寺沙門智積聞之往
尋至谷聞香莫知何所深討香從澗內沙出
即撥沙看形似茅根裹甲沙土然極芬馥就
水抖發洗之一澗皆香將返龍池佛堂中堂
皆香極深美山下俗人時見此山或如佛塔
或全如佛面挺出空際故像顏之號非是虛
立像去嘉美谷甚近即姚秦時王嘉所住者

也坊州玉華宮寺南二十里許大高嶺俗號
檀鉢山上有古塔基甚宏壯面方四十三尺
上有一層甎塔四面開戶石門高七尺餘廣
五尺餘傍有破甎無數古老傳云昔周文王
於此遊獵見有沙門執錫持鉢山頭立住喚
下不來王遣往捉將至不見遠看仍在勑乃
掘所立處深三丈獲鉢及杖而已王重之爲
起甎塔一十三級左近村墟常聞鐘聲龍朔
元年京師大慈恩寺沙門惠貴聞之便往又
聞鐘聲慷慨古迹將事修理恨無泉貝懷感
猶豫貴又感祥云護塔善神曰可即經始不
勞疑慮又感異僧曰我是南方淨土菩薩行
化至此塔自古至今已經四造勿辭勞倦功
用必成唯須牢作不事華侈三層便止貴聞
此告親事經營塔側古窯三十餘所猶有熟
甎塡滿更尋塔南川中乃是古寺背山面水
一期幽棲之勝地也自未修前鐘聲時至即
令營搆依時發聲三下長打如今僧事龍朔
三年掘得古銘云周保定年塔崩塔初成時
南望見渭又云置塔經四百餘年崩計周保

定至開皇元年得二十年開皇至今龍朔初得八十一年又計銘記四百年後始崩則塔是後漢時所造後周無道文者前周大逸未知古老所傳周文是何帝代但知塔軌巨萬終非下俗所立耳

江州廬山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及尺下望無底晉咸康年中庚亮為江州登山過梁見老公殊偉夏屋崇峻玉堂眩目靈塔高竦莫測是何修葺久之終非人宅乃拜謝而返

唐貞觀二十一年荊州大興國寺塔西南柱無故有聲人往看之乃見金銅佛頭出如是日日漸出經三夕方盡長六尺許是立佛道俗咸異之唐初相州大慈寺塔被焚余至彼問焚所由僧云大業末歲群盜互陳寺三爵臺西葛屨山上四嚮來投築城固守人物擁聚尺地不空塔之上下重復皆滿於中穢汙不可見聞及賊平人出糞穢狼藉寺僧無力可用屏除忽然火起焚蕩都盡唯東南角太子思惟像殿得存可謂火淨以除其臭穢也此塔即隋高祖手勅所置初以隋運創臨天下未附吳國公蔚迴周之柱臣鎮守河北作牧舊都聞楊氏御圖心所未允即日聚結舉兵抗詔官軍一臨大陣摧牧擁俘虜將百萬人總集寺北遊豫園中明旦斬決園牆有孔出者縱之至曉便斷猶有六十萬人並於漳河岸斬之流尸水中水為不流血河一月夜夜鬼哭哀怨切人以事聞帝帝曰此段一誅深有枉濫賊止蔚迴餘並被驅當時惻隱咸知此事國初機候不獲縱之可於遊豫園南葛屨山上立大慈寺拆三爵臺以營之六時禮佛加一拜為園中枉死者寺成僧住依勅禮唱怨哭之聲一期頓絕矣

震旦神州佛舍利感通序

原夫大聖謀權通濟為本容光或隨緣隱遺景有可承真故將事拘尸從於俗化入金剛定碎此全軀欲使福被天人功流海陸至於牙齒髮爪之屬頂蓋目睛之流衣鉢瓶杖之具坐處足蹈之迹備滿中天罕被東夏而齒牙髮骨時聞視聽昔育王土中之塔略顯於前而偏感應之形隨機又出自漢洎唐無時不有既稱靈骨不可以事求任緣而舉止得以敬及通信之士舉神光而應心懷疑之夫假琢磨而發念所以討尋往傳及以現祥故依纘序庶有披者識釋門之骨梗萬載之後難可壓没矣

漢法本內傳云明帝既弘佛法立寺度僧五嶽觀諸道士等請求角試以燒經神變為驗及經從火化隱沒莫陳費才自感於衆前張衍啓悟於時俗于時西域所將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映蔽日光摩騰羅漢踊身高飛神化自在天雨寶華散佛僧上又聞天樂繁會人感信心焉魏明帝洛城中本有三寺其一在宮之西每繫旛剎頭輒斥見宮內帝患之將毀除壞時外國沙門居寺乃齎金盤水以貯舍利五色光明騰焰不息帝歎曰非夫神效安得爾乎乃於道東造周閣百間名為官佛圖精舍云

吳孫權赤烏四年沙門康僧會創達江表設像行道吳人以為妖異以狀聞之權召會問佛何靈會曰佛晦靈迹遺骨舍利應現無方

權曰何在會曰神迹感通祈求可獲權曰若得舍利當爲興寺經三七日遂獲瓶中旦呈於權先照宮殿權執瓶寫于銅盤舍利下衝盤即破碎權大驚嗟希有瑞也會進曰佛之靈骨金剛不朽劫火不燋權乃使力者擊之鎚砧俱陷舍利不損光明四射耀晃人目又以火燒乃騰光上涌作大蓮華權大發信乃爲立建初寺改所住地名佛陀里

孫皓虐政將欲除屏佛法燔經夷塔有諫皓曰且少寬假信無神驗誅除不晚皓從之召會曰若能驗現於目前助君興之如其不能將道廢而人戮會曰道以緣應感而必通如蒙寬假庶降神効皓與期三日僧衆百餘同集會寺皓陳兵圍寺刀鎗齊至剋期就戮或懼無靈先自縊者會謂衆曰佛留舍利止在今時前已有驗今豈欺我恰期便獲乃進於皓曰此如來金剛之骨賁獲擊以百鈞之杵終莫毀也皓曰金石可磨枯骨豈在沙門面欺祇速死耳乃置之鐵砧以金鎚擊之金鐵並碎而舍利如故又以清水行之舍利揚光散彩洞燭一殿皓乃欣服革心膺化

晉初竺長舒先有舍利重之其子爲沙門名法欻每欲還俗歎曰是沙石耳何足可貴父投之水五色三帀光高數尺遂不還俗長舒死後還發俗念輒病委頓卒爲沙門以舍利安江夏塔中

晉大興中於潛董汪信尚木像夜有光明後像側有聲投地視乃舍利水中浮沉五色晃昱左右行三帀後沙門法恒看之遥起四五投恒懷中恒曰若使恒興立寺宇更見威神又耀于前於即恒建寺塔於潛入法者日以十數焉

晉大興中北人流播廣陵日有千數有將舍利者建立小寺立刹舍利放光至于刹杪遂感動遠近信心云

晉咸和中北僧安法開至餘杭欲建立寺無地欠財手索錢貫貨之積年得錢三萬市地作屋常以索貫爲資欲立刹無舍利有羅幼者先自有之開求不許及開至寺禮佛見幼舍利囊已在座前即告幼幼隨來見之喜悅興開共立寺宇於餘杭云

晉咸康中建安太守孟景欲建刹孟於夕聞牀頭鏘然視得舍利三枚景立刹時元嘉十六年六月舍利放光通照上下七夕乃止一切咸見

晉義熙元年有林邑人嘗有一舍利每齋日放光沙門慧邃隨廣州刺史刁逵在南敬其光相欲請之未及發言而舍利自分爲二邃聞心悅又請留敬而又分爲三邃欲模長干像寺主固執不許夜夢人長數丈告曰像貴宣導何故悋耶明報聽模既成邃以舍利著像髮中西來諸像放光者多懷舍利故也

宋元嘉六年賈道子行荊上明見芙蓉方發聊取還家聞華有聲怪尋之得一舍利白如眞珠焰照梁棟敬之擎以箱盛懸于屋壁家人每見佛僧外來解所被躡坐案上有人寄宿不知汙慢之乃夢人告曰此有釋迦眞身衆聖來敬爾何行惡死墮地獄出爲尼婢何得不怖其人大懼無幾癩死舍利屋地生荷八枚六旬乃枯歲餘失之不知所去

宋元嘉八年會稽安千載者家世奉佛夜有扣門者出見十餘人著赤衣運材積門內云官使作佛圖忽無所見明至他家齋食上得一舍利紫金色鎚打不碎以水行之光明照發便自舉敬常有異香後出欲禮忽而失之尋覓備至半日還得臨川王鎮江陵迎而行之雜光間出佐吏沙門咸見不同王捧水器呪曰詞多如別辯之呪訖輒應聲光出夜見百餘人繞舍利屋燒香持華如狀及明人及舍利俱失矣

宋元嘉九年潯陽張須元家設八關齋道俗數十人見像前華上似冰雪視得舍利數十便以水行之光焰相屬後遂失之數十日開廚更視獲牙奩中有白氎裹舍利十枚光焰燭天諸處咸來請之

宋元嘉十五年南郡凝之隱衡山徵不出奉五斗米道不信佛法夢見人去地數丈曰汝疑方解覺及悟旦夕勤至半年禮佛忽見額下有紫光揣光處得舍利二枚剖擊不損水行光出後於食時口中隱齒吐出有光妻息又獲一枚合有五枚後又失之尋爾又得

宋元嘉十九年高平徐椿讀經及食得二舍利盛銀瓶中後看漸增乃至二十後寄廣陵令馥私開之空覺椿在都忽自得之後退轉皆失舍利應現值者甚多皆敬而得之慢而失也舍利東流綿歷帝代傳記所及略陳萬一由事相重沓屢現非奇佛現棲隱誠其致也然有國興塔無勝有隋一化之中百有餘所神瑞開發陳諸別傳今略出之以顯盛德云爾

隋高祖昔在龍潛有神尼智仙無何而至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當為普天慈父重興佛法神明還來後周氏果滅佛法及隋受命常以為言又昔有婆羅門僧詣宅出一裹舍利曰檀越好心故留供養尋爾不知所在帝曰我興由佛故於天下立塔并置神尼像焉又於京師法界寺造連基浮圖下安舍利開皇十五年秋夜神光自基上繞露盤赫若冶焰一旬內四如之帝於仁壽宮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宮之仁壽殿降生日也帝於此日追惟永往報父母恩延諸沙門與論至道欲於海內清靜處三十所建塔下詔曰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群生津梁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共修福業今使現在未來俱為利益宜請沙門三十人解法相堪宣導者各將侍者散官分道送舍利於諸州起塔盡州現僧為朕及皇后太子諸王官人民庶幽顯生靈七日行道懺悔打刹布施限以十文以供塔用不充役丁用正庫物其刺史以下常務停七日專知塔事同至十月十五日正午入函一時起塔帝以起塔之旦在京大興殿西執珽而立延佛像沙門三百六十人上殿左右密數三度常膳一人帝見異僧披褐色覆膊語左右曰勿驚置之及行道散不復見帝曰今佛法重興立舍利塔必有感應果如言

雍州仙遊寺立塔天降陰雪舍利將下日光朗照及入函雲合

岐州鳳泉寺立塔感文石如玉為函又現雙樹鳥獸等基石變如水精

涇州大興國寺立塔三處各送舊石非界所有合用爲函恰然相可

秦州靜念寺立塔定基已瑞雲再覆雪下草木開華入函光照聲贊

華州思覺寺立塔初陰雪將下日照五色氣光數丈覆塔上屬天雨四華

同州大興國寺立塔値雨無塵入函日出光繞於日十二月内夜光照五十里

蒲州棲巖寺立塔地震山吼鐘鼓聲又放光五道二百里皆見

并州無量壽寺立塔初晝昏雲至乃日照將入函放光明天神無量

定州恒嶽寺立塔異公來施布𤽄土忽失之舊無水忽有水來前後非一

相州大慈寺立塔陰雪將下日出入函復合後雨天華前後非一

鄭州定覺寺立塔感光如流星入寺設二千人供萬餘人食不盡

嵩州閑居寺立塔感兔來與所初陰雪將下日明入函訖雲復合

亳州開寂寺立塔界内無石別處三石合而成函基至磐石有二狼井夾之

汝州興世寺立塔初雲將下日出入函雲合

秦州岱嶽寺立塔廟夜鼓聲三重門自開騎自廟出迎光相非一

青州勝福寺起塔掘基遇自然磐石函將入有光明

牟州巨神山寺立塔獲紫芝二陰雲將下日開開訖還合

隋州智門寺立塔掘基得神龜甘露降黑蜂繞龜有似符文

襄州大興國寺立塔初天陰將下日明入函雲合

揚州西寺立塔久旱舍利入境夜雨大洽

蔣州棲霞寺立塔隣人先夢佛從西北來入寺舍利至恰如所夢

吳州大禹寺立塔舍利凡度五江風波皆不起又放光獲紫芝

蘇州虎丘山西寺立塔掘基得舍利一空樂聞人并唄二日舍利方至

衡州衡嶽寺立塔四遇逆風四乞順水峯上白雲闊二丈直至其所三帀乃散

桂州緣化寺立塔未至十里烏有千許夾與行飛入城乃散

番州靈鷲寺立塔坑内有神仙雲氣像

交州禪衆寺起塔

益州法聚寺立塔初晦冥將下日朗奄已便暗

廓州法講寺立塔初行郊西爾夜廓州光高數文從東來入地内外皆見

瓜州崇教寺起塔洧州官人王威送流人九十道逢舍利放之爲期其因被放十里一期無一逃者

隋州人於溳水作魚獄三百既見舍利悉決放餘州亦多放矣王公百官以舍利應感非一拜表奉賀時有詔曰門下仰惟正覺覆護群生朕所以至心迴向思崇勝業普及幽顯共爲善因故分布舍利營建神塔而大聖垂慈頻示光相宮殿之内舍利降靈莫測來由得未曾有斯實群生多幸延此嘉福豈朕微

誠所能致感覧表悚敬彌深令眞形舍利猶有可依前式分送海内五十三州庶三塗六道俱免蓋纒稟識含靈同登妙果

仁壽三年正月復分布舍利五十三州至四月八日同午時下其州如左

恒州(鎮雲雨天華偏城寺如此者)　泉州　循州　營州(三放白光出古石解作函)　洪州(白項鳥川路)　杭州(掘基自然石塞恰容石函)　涼州　德州(加行天鳥旋塔)　滄州　觀州(塔上五色雲現午至暮)　瀛州(基內紫也)　冀州(恚盲聾者即愈)　幽州(函如水鏡妙光泉像)　徐州(前出仙人僧等相)　莒州(三現光基得古塔瘞者言)　齊州　萊州　楚州(野鹿來彩馴角塔上)　江州(地出銅像)　潭州(舍利至江鳥即迎送)　毛州(天雨金銀華)　貝州　宋州(井苦變甘放光天雨如雪)　趙州(放赤光有佛像等相)　濟州(二放光香氣鍾音出空)　兖州　壽州　信州　荊州(雲蓋塔上雨華不下)　黎州(地下瓦又千秋樂)　慈州(雲蓋如飛仙泉涌病愈)　魏州　潞州(泉自涌病者愈)　汴州(異香放光現像病愈)　杞州(放光)　許州(去州九十里放光照見雲光覆塔甘井現)　沇州　蘭州(基下得石像又得二銅像)　梁州　利州(放光如日明)　豫州(五色光文字金色)　顯州　曹州(光變最多)　安州(感香一夕放光雲蓋魚集)　鄧州(函作王文現)　秦州(重得舍利)　衛州(光照於外)　洺州(僧先患腰不得行聞舍利至起迎十里)　晉州(三度放光)　懷州(雉雄來馴附放光異迹)　陝州(前後十一度現瑞)　洛州(香氣如風又放光明)　鄭州(放光猶日向)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録卷第一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録卷第二　富八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第二靈像垂降(凡五十緣)

自法移東漢教漸南吳佛像靈祥充牣區宇而群録互舉出没有殊至於瑞迹蓋無異也今依叙列而罕以代分何者或像陳晉代而曆表隋唐或陶化在人而迹從倚伏故不獲更編銓次依緣而辯集之

東漢雒陽畫釋迦像緣第一

案南齊王琰冥祥記云漢明帝夢見神人形垂二丈身黄金色項佩日光以問群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其號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表之中夏自天子王侯咸敬事之聞人死精神不滅莫不懼然自失初使者蔡愔將西域沙門迦葉摩騰等齎優塡王畫釋迦倚像帝重之如夢所見也乃遣畫工圖之數本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顯節壽陵上供養又於白馬寺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帀之像如諸傳備載云

南吳建業金像從地出緣第二

吳時於建業後園平地獲金像一軀討其本緣即周初育王所造鎮於江府也何以知然自秦漢魏未有佛法江南達何得有像埋瘞于地皓得之素未有信不甚尊重置於圊廁令執屏籌至四月八日皓如廁戲曰今是八日浴佛時遂尿像頭上尋即通腫陰處尤劇痛楚號呼太史占曰犯大神所致便徧祀神祇卒無應効妓女中素有信佛者曰佛爲大神陛下前穢之今可請也皓信之伏枕歸依有頃便愈遂以馬車迎沙門僧會入宮以香湯洗像慚謝重修功德送於建初寺云

西晉吳郡石像浮江緣第三

西晉愍帝建興元年吳郡吳縣松江滬瀆口漁者華卒遥見海中有二人現浮遊水上漁人疑爲海神延巫祝備牲牢以迎之風濤彌盛駭懼而返復有奉五斗米道黃老之徒曰斯天師也復共往接風浪如初有奉佛居士吳縣華里朱膺聞之歎曰將非大覺之垂降乎乃潔齋共東靈寺帛尼及信佛者數人至瀆口稽首迎之風波遂靜浮江二人隨潮入浦漸近漸明乃知石像將欲捧接人力未展聊試擎之飄然而起便舁還通玄寺看像背銘一名維衛二名迦葉莫測帝代而書迹分明舉高七尺施設法座欲安二像人雖數十而了不可動復重啓請翻然得起以事表聞朝廷士庶歸心者十室而九沙門釋法開來自西域稱經說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有供養禮覲者除積劫罪云又別傳出天竺沙門一十二人送像至郡像乃立水上不沒不行以狀奏聞下勅聽留吳郡見僧傳及旌異記今京邑咸陽長公主聞斯瑞迹故遣人往通玄寺圖之在京起模方欲顯相云

西晉泰山七國金像瑞緣第四

西晉泰山金輿谷朗公寺者昔中原值亂永嘉失馭有沙門釋僧朗者姓李冀人西遊東返與湛意兩僧俱入東嶽卜西北巖以爲終焉之地常有雲蔭士俗咸異其禎感聲振殊國端居卒業于時天下無主英雄負圖秦宋燕趙莫不致書崇敬割縣租稅以崇福焉故有高麗相國胡國女國吳國崑崙北代七國所送金銅像朗供事盡禮每陳祥瑞今居一堂門牖常開爲鳥雀莫踐咸敬而異之其寺至今三百五十許歲寺塔基構如其本焉隋改爲神通道場今仍立寺云

東晉揚都金像出渚緣第五

東晉咸帝咸和中丹陽尹高悝往還帝闕每見張侯橋浦內有異光現乃使吏尋之獲金像一西域古制光趺並缺悝下車載像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悝止御者任牛所往遂徑趣長干寺因安置之揚都翕然觀拜悟者甚衆像於中宵必放金光歲餘臨海縣漁人張係世於海上見銅蓮華趺丹光遊泛乃馳舟接取具送上臺帝令試安像足恰然符合久之有西域五僧振錫詣悝云昔遊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于河濱王路既通尋覓失所近感夢云吾出江東爲高悝所得在阿育王寺故遠來相投欲一禮拜悝引至寺五僧見像歔欷涕泣像爲之放光照于堂內及繞僧形僧云本有圓光今在何處亦尋當至五僧即住供養至咸安元年以於南海交州

合浦採珠人董宗之每見海底有光浮於水上尋之得光以事上聞簡文帝勅施其像孔穴懸同光色無異凡四十餘年東西祥感光趺方具此像華臺有西域書諸來者多不識惟三藏法師求那跋摩曰此古梵書也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時瓦官寺沙門慧邃欲求摹寫寺主僧尚恐損金色語邃曰若能令佛放光迴身西向者非余所及邃至誠祈請中宵聞有異聲開殿見像大放光明轉坐面西於是乃許模之傳寫數十軀所在流布至梁武帝於光上加七樂天并二菩薩至陳永定二年王琳屯兵江浦將向金陵武帝命將泝流軍發之時像身動搖不能自安因以奏聞帝撿之有實俄而鋒刃未交琳衆解散單騎奔北遂上流大定故動容表之天嘉之中東南兵起帝於像前乞願兇徒屏退言訖光照階宇不久東陽閩越皆平沙門慧曉長千領袖行化所及事若風移乃建重閣故使藻繢窮奇登臨極目至德之始加造方趺自晉迄陳五代王臣莫不歸敬亢旱之時請像入宮乘以帝輦上加油覆僧爲雨調中途滂注常倏不失有陳運否亟涉訛謠禎明二年像面自轉雖正還爾以狀上聞帝延入太極設齋行道其像先有七寶冠飾以珠玉可重三斤上加錦帽至曉寶冠挂于像手錦帽猶在頭上帝聞之燒香祝曰若國有不祥還脫寶冠用示徵咎乃以冠在首至明脫掛如昨君臣失色及隋滅陳舉國露首面縛西遷如所表焉隋高聞之勅送入京大內供養常躬立侍下勅曰朕年老不堪久立可令右司造坐像形相使同其本立像送大興善寺像既初達殿大不可當陽乃置北面及明乃處正陽雖衆異之還移北面至明還南如初衆咸愧謝輕略今見在圖寫殷矣余博採衆傳記合成此録有未廣者庶知非加飾焉云

東晉襄陽金像遊山緣第六

東晉孝武寧康三年四月八日襄陽檀溪寺沙門釋道安盛德昭彰擅聲宇內於郭西精舍鑄造丈六金銅無量壽佛明年季冬嚴飾成就晉鎮軍將軍雍州刺史郄恢之創莅襄部贊擊福門其像夜出西遊方山遺示一跡印文入石鄉邑道俗一時奔赴驚嗟迎接還本供養復以其夕出住寺門衆咸駭異恢乃改名金像寺至梁普通三年四月八日下勅於建興苑鑄金銅華趺高五尺九寸廣九尺八寸莊嚴既訖泝流送之以承像足立碑頌德劉孝儀文蕭子雲書天下稱最碑見在逮周武滅法建德三年甲午之歲太原公王康爲襄州刺史副鎮將上開府長孫哲哲志不信法聞有靈感先欲毀除邑中士女被髮僧尼聞欲除滅哀號盈路哲見道俗歎惜瞋怒彌盛驅逐侍從速令摧碎先令一百人以繩繫頸挽牽不動哲謂不用心杖監事者加一百牽之如初又加三百不動如故哲怒逾壯又加五百牽引方倒聲振地動人皆悚慄哲獨喜勇即令融毀揚聲自快便馳馬欲報刺史纔可百步塌然落地失瘖直視四肢不舉至夜便死道俗唱快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晉太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月朔日次比丘道安於襄陽西郭造丈六金像一軀此

像更三周甲午百八十年當滅後計年月興廢悉符同焉信知印手聖人誠無虛記云今本所住名啓法寺所覆之石人鑿取之今見在焉初隋末分崩方隅守固襄陽留守竇盧褒權據一部屬王世充有啓法寺憲法師者爲士俗所重數諫竇君令投唐國竇不從憲與士俗內外通俠京輔遂發兵至襄陽竇固守三度兵至屠城不陷後知憲情遂殺之憲臨終語弟子蘇富婁曰我與汝父見毀安師金像自爾已來遺迹不嗣我死後可依造之及武德四年官軍圍急竇降方恨不取憲計枉殺何酷斯即於國有功無人申者城平富婁便捨俗服憲有衣資什物並婁鳩捨乃有心擬造像不知何模樣遂夢見婆羅門像指畫其相并訪古老亦有畫圖即依模鑄一冶便成無有缺少當鑄像時天陰雲布雨華如李徧一寺內富婁性巧財用自富又於家內造金銅彌勒像高丈餘後又夢憲令其更造佛像乃於梵雲寺造大像高五十九尺事如別顯昔隋初秦孝王俊曾鎮襄部聞安師古像形製甚異乃遣人圖之於長安近興寺造之初鑄之夕亦感天樂天華等相今見在寺云

東晉荊州金像遠降緣第七

東晉穆帝永和六年歲次丁未依勘長曆乃三年也二月八日夜有像現于荊州城北長七尺五寸含光趺高一丈一尺皆莫測其所從也初永和五年廣州商客下載欲竟恨船輕中夜覺有人來奔船驚共尋視了無所見而船載自重不可更加雖駭其異而不測也引邁利涉恒先諸船不久遂達渚宮纔泊水次夜復覺人自船登岸其載還輕及像現也方知其非時大司馬桓溫鎮牧西陝躬事頂拜傾動邦邑諸寺僧衆咸競迎引鏗然不動有長沙太守江陵滕畯(一云滕含)以永和二年捨宅爲寺額表郡名承道安法師襄川綜領請一監護安謂弟子曇翼曰荊楚士庶始欲信法成其美者非爾誰歟爾其行矣翼負錫南征締搆一載僧宇雖就而像設弗施每歎曰育王寺像隨緣流布但至誠不極何憂不垂降乎及聞荊城像至欣感交懷曰斯像余之本誓也必歸我長沙固可以心期難可以力致衆咸僉曰必如所言驗之非遠翼燒香禮拜請令弟子三人捧之飄然輕舉遂安本寺道俗慶悅至晉簡文咸安二年加鑄華趺晉孝武帝太元中殷仲堪爲刺史像於中夜出寺西門邏者謂人問而不答以刀擊之鏗然視乃像也刀擊胷處文現於外有罽賓僧伽難陀禪師者多識博觀從蜀來荊入寺禮像歎咽久之翼問其故答曰近天竺失之如何遠降此土便勘年月悉符同焉看像光背有梵文曰阿育王造也時聞此銘更倍欽重曇翼與念致應之驗也及病將臨像光忽逝翼曰佛示此相病必不損光往他方復爲佛事旬日而終後僧擬光更鑄令者宋孝武時像大放光江東佛法一期甚盛也宋明帝太始末像輒垂淚明帝尋崩嗣主狂勃便有宋齋華運荊州刺史沈攸之初不信法沙汰僧尼長沙一寺千有餘僧應還俗者將數百人舉衆惶駭長幼悲泣像爲流汗五日不止有聞

於沈沈召寺大德玄暢法師訪問所以暢曰聖不云遠無幽不徹去來今佛相念得無今佛念諸佛乎欲請禮越除不信之心故有斯應問出何經答云無量壽經攸之取經尋之殊悅即停沙汰齋永元二年鎮軍蕭穎胄與梁高共荊州刺史南康王寶融起義時像行出殿外將欲下階兩僧見而驚喚乃迴入殿三年穎胄暴亡寶融亦廢而慶歸高祖梁天監末寺主道嶽與一白衣淨塔邊草次開塔戶乃見像繞龕行道嶽密禮拜不令泄言及大開堂像亦在座梁鄱陽王爲荊州屢請入誠建大功德及病迎之倍㦖不起少日而薨高祖昔在荊陝宿著懇誠屢遣上迎終無以致中大通四年三月遣白馬寺僧璡主書何思遠齎香華供養具申丹款夜即放光似隨便往明旦承接還復留礙重謁請祈方申從往四衆戀慕送至江津至二十三日屆于金陵去都十八里帝躬步迎竟路放光相續無絕道俗欣慶歎未曾有在殿三日竭誠供養（一云停中興寺）設無遮大齋二十七日從大通門出入同泰寺其夜像大放光勑於同泰寺大殿東北起殿三間兩廈施七寶帳座以安瑞像又造金銅菩薩二軀斵山穿池奇樹怪石飛橋攔檻夾殿兩階又施銅鑊一雙各容三十斛三面重閣宛轉玲瓏中大同二年三月帝幸同泰設會開講歷諸殿禮黃昏始到瑞像殿帝纔登階像大放光照竹樹山水並作金色遂半夜不休及同泰被焚堂房並盡唯像所居殿存焉太清二年像大流汗其年十一月侯景亂階大寶三年賊平長沙寺僧法敬等迎像還江陵復止本寺後梁大定七年像又流汗明年二月中宗帝崩天保三年長沙寺延火所及合寺洞然煙焰四合欲救瑞像無方轉移此像由來舉必百人爾日六人便起天保十五年明帝迎像入內禮懺冥感二十三年帝崩嗣主蕭琮移像於仁壽宮又大流汗廣運二年而梁國亡滅開皇七年長沙寺僧法籍等復迎還寺開皇十五年黔州刺史田宗顯至寺禮拜像即放光公發心造正北大殿一十三間東西夾殿九間初運材木在荊上流五千餘里斫材運之至江散放其木流至荊州自然泊岸雖風波鼓扇終不遠去遂引上營之柱徑三尺下礎闊八尺斯亦終古無以加也時大殿以沉香貼徧中安十三寶帳並以金寶莊嚴乃至榱桁藻栟無非寶華間列其東西二殿瑞像所居並用檀貼中有寶帳華距並用眞金所成窮極宏麗天下第一大業十二年瑞像數汗其年朱粲破掠諸州來至荊門營于寺內大殿高臨城比賊上殿上射城中留守患之夜以火箭燒之城中道俗悲悼瑞像滅矣其夜不覺像踰城而入至寶光寺門外立旦見像存合城欣悅賊散後看像故處一不被燒灰炭不及今續立殿不如前者偽梁蕭銑鳳鳴五年偽宋王楊道生等至寺禮拜像大流汗身首兩流竟日不息其年九月大唐兵馬從蜀江下其月二十日寺僧法通以唐運將統希求一瑞繞像行道其夜放光明滿堂至二十五日光彩漸滅其日趙郡王兵馬入城斯亦慶幸大同故流光爲其善瑞也至於允陽之月宰牧致

誠無不感應貞觀六年六月大旱都督應國公武護迎像建齋行道七日官僚上下立於像前一心觀佛良久雲氣四布甘雨滂流其年遂登都督乃捨黃金更鍍瑞像輦輿旛華莊嚴衆具備矣今見在江陵長沙寺又有外國銅像高七尺許古異不甚重云道安在石城長安所送令弟子於髻中得一舍利有光失之云

東晉吳興金像出水緣第八

東晉周玘字宣佩義興陽羨人晉平西將軍處之第二子也位至吳興太守家世奉佛其女尤甚精到家僮捕魚忽見金光溢川映流而上當即下網得一金像高三尺許形相嚴明浮水而住牽排不動馳往白玘玘以告女乃以人船送女往迎遙見喜心禮而手挽即得上船在家供養女夕夢佛左膝痛覺看膝果有穿處便截金釵以補之玘後以女適吳郡張澄將像自隨言歸張氏後病卒乃見女在城牆上姿飾逾於平日內外咸覩俄而紫雲下迎遂上升空極目乃沒澄曾孫事接我旅平討孫恩之亂久廢齋戒不覺失像而光尚在舉家懺悔祈求備至有一老姥齋詣賣之索價極少識是前像方欲雇直失姥所在此像遂亡光在張家云

東晉會稽木像香瑞緣第九

東晉會稽山陰雲實寺木像者徵士譙國戴逵所製逵以中古製像略皆朴質其於開敬不足動心素有潔信又甚巧思方欲改斲威容庶參真極注慮累年乃得成遂東夏製像之妙未之有如上之像也致使道俗瞻仰忽若親遇高平郗嘉賓撮香呪曰若使有常將復覩聖顔如其無常願會彌勒之前所拈之香於手自然芳煙直上極目雲際餘芳徘徊馨盈一村于時道俗莫不感勵像今在越州嘉祥寺云

東晉吳郡金像傳真緣第十

東晉元嘉二年沙門支慧護於吳都紹靈寺建釋迦文丈六金像於寺南傍高鑿穴以啓鎔鑄既成將移夜中空內清明有華六出白色鮮發四面翻灑未及於地自斂而上歸及曉白雲若煙出所鑄穴雲中白龍見長數十丈光彩炳煥徐引繞穴每至像前瞻仰遲徊似歸敬者斯時風霽景清細雨而加香氣像既入坐龍乃升天元嘉初徵士譙國戴顒嫌製古朴治像首面威相若真自肩以上短舊六寸足蹠之下削除一寸云

東晉東掖門金像出地緣第十一

東晉義熙元年司徒王謐入宮住東掖門有侍人於門東見五色光出地驚而穿之得古形銅盤下獲金像高四尺光趺並具斯又同孫皓之育王像也因奉入宮宋祖素不甚信及獲此像加敬欣悟躬禮事焉此本在瓦官寺後移龍光寺云

東晉徐州太子思惟像緣第十二

東晉徐州吳寺太子思惟像者昔晉沙門法顯勵節西天歷遊聖迹往投一寺大小逢迎顯時遇疾主人上座親事經理勑沙彌爲客僧覓本鄉齋食倏忽往還脚有瘡血云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爲犬所嚙顯怪其旋轉之間而遊數萬里外方悟寺僧並非常人也後

隨舶還國故往彭城追訪得吳蒼鷹具狀問
之答有是事便指餘血塗門之處顯曰此羅
漢聖人血也當時見爲覓食耳如何遂損耶
鷹聞慚悚即捨宅爲寺自往揚都求諸經像
正濟江中船遂傾側忽有雙骨各長一丈隨
波騰涌奄入船中即得安流升岸以事奏聞
乃龍齒也鷹求像未獲泝江西上暫息林間
遇見婆羅門僧持此像行曰欲往徐州與吳
蒼鷹供養鷹曰必如彼言弟子是也便付像
將還至京詔令模取千軀皆足下施銘而人
莫辨新舊任鷹探取像又降夢示其本相恰
取還得本像東還徐州每放異光元魏孝文
請入北臺至高齊後主遣使者常彪之迎還
鄴下齊滅周廢爲僧藏之大隋開教還重光
顯今在相州大慈寺云

東晉盧山文殊金像緣第十三

東晉盧山文殊師利菩薩像者昔有晉名臣
陶侃字士衡建旟南海有漁人每夕見海濱
光因以白侃侃遣尋之俄見金像凌波而趣
船側檢其銘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師利菩
薩像也昔傳云育王既統此州數鬼王制獄
恐酷尤甚文殊現處鑊中火滅水清生青蓮
華王心感悟即日毀獄造八萬四千塔建立
形像其數亦爾此其一也初侃未能深信因
果既見嘉此瑞像遂大尊重乃送武昌寒溪
寺後遷荊州故遣迎之像初在輿數人可舉
令加以壯夫數十確不移處後更足以事力
輴車牽拽僅得上船船復即沒使具聞侃聽
還本寺兩三人便起沙門慧遠敬伏威儀迎
入盧岫而了無艱阻斯即聖靈感降唯其人
乎故諺曰陶惟劒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
何遙遙是也隋末賊發僧衆四散有一老僧
失名來辭瑞像曰爾年老但住何得相捨
遂依言住于時董道沖賊寇擾江州其徒入
寺覓財物執僧索金僧曰無可得乃炙之僧
曰徒受炙死屍穢伽藍何如寺外賊將出欲
殺僧曰年七十不負佛教待正念已伸頸時
可下刀賊殺之見伸頸受刀即便下斫刀反
刺賊心刃出於背群賊奔怕東走至遠法師
墓于時天氣清朗忽有雲如蓋墨屯下布雷
電而繞遂震賊九人死之江州子女及以衣
物多依山藏匿由是賊徒不敢入山江州郭
下焚蕩略盡像今在山東林寺重閣上武德
中石門谷風吹閣北傾將欲射正施功無地
僧乃祈請山神賜吹令正不久復有大風從
北而吹閣還得正如舊云

元魏涼州石像山裂出現緣第十四

元魏涼州山門出像者太武太延元年有離
石沙門劉薩何者備在僧傳歷遊江表禮鄮
縣塔至金陵開育王舍利能事將訖西行至
涼州西一百七十里番禾郡界東北望御谷
山遙禮人莫測其然也何曰此崖當有像
出靈相具者則世樂時平如其有缺則世亂
人苦經八十七載至正光元年因大風雨雷
震山巖挺出石像高一丈八尺形相端嚴唯
無其首登即選石命工安訖還落魏道陵遲
其言驗矣至周元年治涼州城東七里澗石
忽出光照燭幽顯觀者異之乃像首也奉安
像身宛然符合神儀彫缺四十餘年身首異
處二百許里相好昔虧一時還備時有燈光

流照鐘聲飛響皆莫委其來也周保定元年立爲瑞像寺建德將廢首又自落武帝令齊王往驗乃安首像頂以兵守之及明還落如故遂有廢法國滅之徵接爲備于周釋道安碑周雖毀教不及此像開皇通法依前置寺大業五年煬帝西征躬往禮覲改爲感通道場今仍存焉依圖擬者非一及成長短終不得定云

北涼河南王南崖塑像緣第十五

涼州石崖塑瑞像者昔沮渠蒙遜以晉安帝隆安元年據有涼土三十餘載隴西五涼斯最久盛專崇福業以國城寺塔終非久固古來帝宮終逢煨燼若依立之効尤斯及又用金寶終被毀盜乃顧眄山宇可以終天於州南百里連崖綿亘東西不測就而斲窟安設尊儀或石或塑千變萬化有禮敬者驚眩心目中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初無寧舍遙見便行近矚便止視其顏面如行之狀或有羅土坌地觀其行不人纔遠之即便蹈地足跡絪納來往不住如此現相經今百餘年彼人說之如此云

北涼沮渠丈六石像現相緣第十六

北涼河西王蒙遜爲母造丈六石像在于山寺素所敬重以宋元嘉六年遣世子興國攻於罕大敗興國遂死於佛氏遜恚恨以事佛無靈下令毀塔寺斥逐道人遜後行至揚述山諸僧候於路側望見發怒立斬數人爾時將士入寺禮拜此像涕淚橫流驚還說之遜聞往視至寺門舉體戰悸如有把持之者因喚左右扶翼而進見像淚下若泉即稽首禮謝深自咎責登設大會倍更精到招集諸僧還復本業焉觀遜之爲信弗深明攻殺以取豈佛之爲非禁也性以華改爲先任意肆惡知何所而不至初重法讖譯大涅槃願同生死後因少忿乃使刺客害之今行役失利又咎佛僧殄寺誅僧一何酷濫晚雖再復不補其愆云今沙州東南三十里三危山（即流四凶之地）崖高二里佛像二百八十龕光相亟發云

宋都城文殊師利金像緣第十七

宋元嘉二年劉式之造文殊金像朝夕禮拜頃之便失惆悵祈請夙夜匪懈經于五年昏夕時見佛座有光發座至棟式之因燒香拂拭牀帳乃見失像儼然具存云

宋東陽銅像從地出緣第十八

宋元嘉十二年留元之東陽長山人家以種芋爲業每燒田墟輒有一處叢草不然經久怪之不復墾伐後試薄掘得銅坐像高三寸許尋撿其地舊非邦邑莫測何來云

宋江陵金像出樹光照緣第十九

宋元嘉十四年江陵靈收寺尼慧玉行業精勤人也昔於長安薛尚書寺見紅白光於寺中後有六重寺初沙門於先光處得彌勒金像高一尺及住江陵見寺東樹有紫光起暉映一林以告餘人並云不見後寺主法和將於樹下築禪堂基仰首樹上得金坐像亦高尺許云

宋浦中金像光現及出緣第二十

宋元嘉十四年孫彥曾家世奉佛妾王惠稱少而信向年大彌篤誦法華經輒見浦中有雜色光使人掘深三尺得金像連光趺高二

尺一寸趺銘云建武元年歳在庚子瓦官寺道人法新僧行等所造即加磨鎣之云

宋江陵上明澤中金像縁第二十一

宋元嘉十五年羅順爲平西府將戍在上明十二月放鷹野澤同輩見鷹雉倶落于時火燒野平唯有三丈許叢草不然遂披而覓鷹乃得金銅菩薩坐像通趺高一尺工製殊巧時定襄令謂盜者所藏乃下符界内無失像者遂收而奉之云

宋荊州壁畫像塗却現縁第二十二

宋衞軍臨川康王在荊州城内築堂三間供養經像堂壁上多畫菩薩圖相及衡陽文王代鎭廢爲卧堂悉加泥治乾輒坼脱畫狀鮮淨再塗猶爾王不信向亦謂偶爾又使濃塗而畫像徹見炳然可列王復令毀故壁悉更繕改不久抱疾閉眼輒見諸像森然滿目於是廢而不居頗事齋講云

宋江陵支江金像誓志縁第二十三

宋元嘉中江陵支江張僧定妹幼而奉法志欲出家常供養小形金像以爲前路之資也而父母逼嫁誓志不行而密許邵氏女初不知也及羔鴈既至女悲呼不就燒香伏地取死此像遂放金光彌竟一村父兄驚其通感止不嫁之張邵二門因大敬信僧定爲之出家宋丞相南郡王鎭陝乃以其居建精舍焉云

宋相州桐盾感通作佛光縁第二十四

宋泰始中東海何敬叔少而奉法隨湘州刺史劉韞監縣遇有栴檀製以爲像既就無光營索甚勤而卒無可獲憑几思之如睡見沙門納衣杖錫來曰檀非可得龕木不堪唯縣後何家桐盾堪用雖惜之苦求可得寤問左右果如所言因固求買之何氏曰有盾甚愛患人乞奪曾未示人明府何以得知直求市耶敬叔以事告之何氏驚喜奉以製光後爲湘府直省中夜夢像云鼠齧吾足請旦疾歸視像果然云

齊番禺石像遇火輕擧縁第二十五

齊建元中番禺毗耶離精舍舊有扶南國石像莫知其始形甚巨異常七八十人乃能勝致此寺草茨遇火延及屋在下風煙焔已接屋衆十餘相顧無計中有意不已者試共三四人捧之飄然而起曾無鈞石之重像既移矣屋亦焚焉每有神光州部兵寇輒淚汗滿體嶺南以爲恒候後廣州刺史劉悛表送出都今應在故蔣州寺中云

齊彭城金像汗出表祥縁第二十六

宋徐州刺史王仲德於彭城宋王寺造丈八金像相好嚴華江左之妙製也比境兵起或貽僧禍像輒流汗滴其多少則難之小大逆可知矣郡人常以候之齊建元初像復流汗其冬魏寇淮上時兗州數郡起義南附嶋略甚衆亦驅迫沙門助其戰守魏軍屠其營壘志欲夷滅表奏魏臺誣以助亂須及斬決時像大汗殿地流濕魏徐州刺史梁王奉法勤勤至魏寺親使人以巾帛拭隨出不已至數十人交手競拭猶不能止王乃燒香禮拜執巾呪曰衆僧無罪誓自營護必不羅禍若幽誠有感當隨拭即止言已自拭果應手而燥王具事表聞下詔皆見原宥云

齊揚都觀音金像緣第二十七
齊建元初太原王琰昔年在幼稚於交阯賢
法師所受五戒以觀音金像令供養遂奉還
揚都寄南澗寺琰晝寢夢像立于座隅意甚
異之即馳迎還其夕南澗失像十餘盜毀鑄
錢至宋大明七年秋夕放光照三尺許金輝
映奪合家同覩後以此像寄多寶寺琰適荆
楚垂將十載不知像處及還揚都夢在殿東
衆小像内的的分明詰旦造寺如夢便獲於
建元元年七月十日也故琰冥祥記自序云
此像常自供養庶必永作津梁循復其事有
感深懷沿此徵覿緘成斯記夫鏡接近情莫
踰儀像瑞驗之發多是自興經云鎔斲圖繢
類形相者爰能行動及放光明今西域釋迦
彌勒二像輝用若真蓋得相乎令東夏景模
神應亟著亦或當年群生因會所感假憑木
石以見幽異不必剋由容好而能然也故沉
石浮深實闡閩吳之化塗金寫液用綿彭宋
之福其餘銓示繁方雖難曲辨率其大抵允
歸日從若夫經塔顯効旨證亦同事非殊貫

故不盡其本[餘如冥祥記部十卷具云]
梁荆州優填王栴檀像緣第二十八
梁高祖武帝以天監元年正月八日夢檀像
入國因發詔募人往迎案佛遊天竺記及雙
卷優填王經云佛上忉利天一夏爲母說法
王臣思見優填國王遣三十二匠及齎栴檀
請大目連神力運往見令圖佛相既如所願
圖了還返坐高五尺在祇桓寺至今供養帝
欲迎請此像時決勝將軍郝騫謝文華等八
十人應募往達具狀祈請舍衛王曰此中天
正像不可將適邊方乃令三十二匠更刻紫
檀人圖一相卯時運手至午便就相好具足
而像頂放光降微細雨并有異香故優填王
經云真身既隱次二像現普爲衆生深作利
益者是也騫等負第二像行數萬里備歷艱
關難以具聞又渡大海冒涉風波隨浪至山
粮食又盡所將人衆及傳送者身多亡沒逢
諸猛獸一心念佛乃聞像後有甲冑聲又聞
鐘聲巖側有僧端坐樹下騫登背負像下置
其前僧起禮像騫等禮僧授澡水令飲並得

飽滿僧云此像名三藐三佛陀金毗羅王自
從至彼大作佛事語頃失之爾夜僉夢見神
曉共圖之至天監十年四月五日騫等達于
揚都帝與百寮徒行四十里迎還太極殿建
齋度人大赦斷殺綵是弓刀矟等並作蓮華
塔頭帝由此菜蔬斷慾至太清三年五月帝
崩湘東王在江陵即位號元承聖遣人從揚
都迎上至荆都承光殿供養後梁大定八年
於城北靜陵造大明寺乃以像歸之今見在
多有傳寫流被京國云
梁揚都光宅寺金像緣第二十九[剡縣石像附]
梁祖天監初於本宅立光宅寺造丈八金像
圖搮既成不爽分寸臨鑄疑銅不足始欲上
請忽有使者領銅十五車至云奉勅送寺便
即鎔寫一冶即成冠絶通國唯覺高大試以
量之乃長二丈四尺以狀奏聞鑄像已成不
改元搮所續送銅用亦俱盡更重審量乃增
四尺勑云銅初不送何緣乃爾豈不以真相
應感獨表神奇乎可鐫著華趺以爲靈誌乃
具疏而勒于足下於今存焉梁祖爲父於鍾

山造大愛敬寺中殿大像神相有之故不重顯廣如別記有梁佛像多現神奇剡縣大石像者元在宋初育王所造初有曇光禪師從北來巡行山川爲幽棲之所見此山崇麗乃於峯頂搆小草室聞天樂空中聲曰此是佛地如何輒有䟽圃耶光聞南移天台後遂繕造爲佛像積經年稔終不能成至梁建安王患降夢能建剡縣石像者病可得愈遂請僧祐律師既至山所規模形製嫌其先造太爲淺陋思緒未絕夜忽山崩壓二百餘人其內佛現自頸已下猶在石中乃剡鑿浮石至本仍止既都除訖乃具相焉斯則眞儀素在石中假工除刻故得出現梁太子舍人劉勰製碑於像所備之云

梁高祖等身金銀像緣第三十

梁祖登極之後崇重佛教廢絕老宗每引高僧談敘幽旨又造等身金銀像兩軀於重雲殿晨夕禮事五十許年冬夏蹋石六時無缺足蹈石處十指文生遂卒窮祚侯景纂位猶存供養太尉王僧辯誅景修復臺城會元帝陷於江陵江南無主辯乃通欵於齊迎貞陽侯蕭淵明爲帝時江左未定利害相雄辯遣女壻杜龕典衛宮閣龕性凶頑不見後際欲毀二像爲鋌先令數十人上三層閣令鑱佛項推鑿始舉二像一時迴顧眄之所遣諸人胷如墮落不自勝舉失瘖如醉杜龕亦爾久乃醒悟仍被打築徧身青腫唯見金剛力士可畏之物競來擊之受苦呻吟舉形洪爛膿血交流穿皮露骨而卒此乃近事道俗同知云

元魏定州金觀音像高王經緣第三十一

元魏天平中定州募士孫敬德防於北陲造觀音金像年滿將還常加禮事後爲劫賊橫引禁於京獄不勝拷掠遂妄承罪並斷死刑明旦行決其夜禮拜懺悔淚下如雨啓曰今身被枉當是過去枉他願償債畢誓不重作又發大願云云言已少時依俙如夢見一沙門教誦觀世音救生經經有佛名令誦千徧得度苦難敬德欻覺起坐緣之了無參錯比至平明已滿一百徧有司執縛向市且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徧執刀下斫折爲三段不損皮肉易刀又折凡經三換刀折如初監當官人莫不驚異具狀聞奏丞相高歡表請其事遂得免死勅寫此經傳之今所謂高王觀世音是也敬德放還設齋報願出在防像乃見項上有三刀痕鄉郭同觀歎其通感見齊志及旌異等記具說云

陳重雲殿幷像飛入海緣第三十二

陳武帝崩兄子蒨立將欲修葬造轀輬車國創新定未遑經始昔梁武帝立重雲殿其中經像並飾珍寶映奪諸國運雖在陳殿像仍在蒨欲收取重雲佛帳珠珮以飾送終人力既足四面齊至但見雲氣擁結流繞佛殿自餘方左開朗無陰百工怪焉競往看覩須臾大雨橫注雷電振擊煙張鴟吻火烈雲中流布光焰高下相涉欻見重雲殿影二像峙然四部神王幷及寶座一時上騰煙火挾之忽然遠逝觀者傾國咸歸奉信雨晴之後覆看故處唯礎存焉至後月餘有人從東州來云於此日見殿影像乘空飛海今望海者有時

見之又魏氏洛京永寧寺塔去地千尺爲天所震其緣略同有人於東海時見其迹云

周晉州靈石寺石像緣第三十三

北齊末晉州靈石寺沙門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衆僧咸怪其大言後於寺北谷中見有卧石可長丈八乃雇匠就而造佛向經一周而腹粗了而背猶著地以六具物舉之不動經夜自翻旦視欣然即就營作移在佛堂晉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境先燒寺塔此像被焚初不變色唯傷二指後欲倒之人牛六十牽挽不遂忽有異僧咸無識者以瓦木土墼雜累圍之須臾便了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悟而補之隋氏啓運如前開復開皇十五年有盜播蓋者即夢丈八人入室責之其賊慚怖而還像今見在云

周宜州北山鐵礦石像緣第三十四

周武建德三年猜忌佛法勇意殄滅天下關宥有宜州姜明者督事夜行經州北百餘里山中行往常見上山光明怪之因巡行光處見有卧石狀如像形便斲掘尋之乃是鐵礦不可鑿鑿故其形礦硾高三丈許欲加摩鎣卒不可觸又向下尋乃有石趺孔穴具足乃共村人以物舉之其像欻然流下遥趣趺孔卓然持立衆以爲奇瑞也以狀奏聞時天元嗣曆佛法將融乃改爲大像元年仍以其處爲大像寺隋祖開運重搆斯迹又改爲顯際寺討尋其本處非人住又無大石及以鐵礦豈非育王之神力所降感也大唐因之不改貞觀末寺西置宮名曰玉華像仍舊所在宮東三十里苑内太宗常往禮淨嫌非華飾乃捨物莊嚴永徽年中改宮立寺還名玉華令屬坊州陰闇之夕每發光瑞道俗常見故不甚驚歎云

周襄州峴山華嚴行像緣第三十五

周襄州峴山華嚴寺行像者古來木像莫知其始而面首殊麗瞻仰無已可高五丈許徵應在昔不在其今不復具陳及周滅法人藏其首隋開皇乃出如前莊飾以爲聖像號盧舍那佛每年祈福以爲歸依之所也隋文將崩兩鼻洟出沾汙懷中金薄剥起洟流有光拭之無塵望還如洟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内洟還連出塗漫懷内方圓一尺初未委也及後太宗升遐方知兆見至六月内洟又重出合州同懼不知何禍至七月内漢水汎漲溢入城郭水深丈餘陷溺不少今在本寺祈求殷矣襄陽士俗有少子衞者皆往祈之隨其本心男女感應

隋蔣州興皇寺焚像移緣第三十六

隋開皇中蔣州興皇寺佛殿被焚當陽丈六金銅大像并二菩薩俱長丈六其模戴顒所造止當棟下于時火大盛佛殿被焚衆人拱手咸共嗟悼大像融滅忽見欻起移南一步棟梁摧下像得全形四面軌瓦木炭皆去像身五六尺許雖被火焚而金色不變趺下有銘大衆咸駭歎聲滿路今移在白馬寺鳥雀無践永徽二年盜者欲刻像銅乃鋸竅搖斷將欲拔出遂被夾腕求拔不脱至曉僧問盜者云有一人著白衣在堂内撮手求脱不得去云

隋釋明憲五十菩薩像緣第三十七

阿彌陀佛五十菩薩像者西域天竺之瑞像也相傳云昔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往安樂界請阿彌陀佛娑婆衆生願生淨土無佛形像願力莫由請垂降許佛言汝且前去尋當現彼及菩薩還其像已至一佛五十菩薩各坐蓮華在樹葉下菩薩取葉所在圖寫流布遠近漢明感夢使往祈法便獲迦葉摩騰等至雒陽後騰姊子作沙門持此瑞像又達此國所在圖之未幾賫像西返而此圖傳不甚流廣魏晉已來年載久遠又經滅法經像湮除此之瑞迹殆將不見隋文開教有沙門明憲從高齊道長法師所得此一本說其本起與傳符焉是以圖寫流布徧於宇內時有北齊畫工曹仲達者本曹國人善於丹青妙盡梵迹傳模西瑞京邑所推故今寺壁正陽皆其眞範云

隋京師日嚴寺瑞石影像緣第三十八

隋京師日嚴寺石影像者其形八楞紫石英色高八寸徑五寸內外映徹昔梁武太清年中有西域僧將來會侯景作亂逆安江州廬山西林寺像頂上隋開皇十年煬帝鎮於揚越廣搜英異江表文記悉總收集乃於雜記中得影像傳即令舍人王延壽往寺推見得之自任晉蕃已來每有行往常以烏漆函盛之令人馬上捧而前行後登儲貳乃送曲池日嚴寺有令當寺看已封鎖勿令外人見之寺即帝之所造也大業之末天下沸騰京邑僧衆常來瞻覩余住此寺亦未之信重以見石中金光晃晃疑似佛像耳仍見名行諸僧更說不同咸言了了分明面目相狀未曾有睞余慨無所見又潔齋別懺七日後依前觀之見有銀塔後又觀之見有銀佛而道俗同觀往往不同或見佛塔菩薩或見僧衆列坐或見帳蓋旛幢或見山林八部或見三塗苦相或見七代存亡一覩之間或定或變雖惡善交現而善相繁焉故來祈者咸前發願往作何形來生何處何言爲現信爲幽塗之業鏡者也貞觀六年七月內下勑迎入內宮供養云

隋邢州沙河寺四面像緣第三十九

隋邢州沙河縣寺四面佛者隋祖時有人入山見僧守護此佛銅身高三尺餘便請遂許失僧所在諸處聞之競來引挽都不得起唯沙河寺僧引之隨手至寺後人寺側獲金一塊上有鳥形銘云擬鍍四面佛因鍍之像身上都是鳥形後忽失之於寺側塗中數有光現尋乃漉出隋主後開遣工冶鑄擬之卒不成經二百餘日乃成終有缺少遂罷云

唐坊州石像出山現緣第四十

唐武德年中坊州西南慈烏川有郝辯郝積者素有信敬見群鹿常在山上逐去還來異之共掘鹿所止處得石像高一丈四尺許移出川中村內至今現存自像出後群鹿因散古老傳云迦葉佛時所藏有四十軀今雖兩現餘在山隱其形如今玉華東鐵鑛像相似不可治斷云

唐簡州佛跡神光照緣第四十一

唐蜀川簡州三學山寺有佛跡常有神燈自空而現每夕常爾齋日則多有州宰意欲尋

之乘馬來寺十里已外空燈列現漸近漸昧遂並失之返還十里如前還現至今不絕貞觀末有僧法藏以至爲心不護細行夜宿寺中有大神衣甲冑從門鑰中拔出藏擲于寺外七里藏夜返還寺重門皆閉云

唐涼州山出石文有佛字緣第四十二

唐貞觀十七年九月涼州都督李襲譽因巡境至州東南昌泉縣界有石表文合一室百一十字乃有七佛八菩薩上果佛田等字以狀奏聞有勑覆撿如其所奏下詔涼府給復一年罪者赦之云

唐渝州相思寺佛跡出石緣第四十三

唐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有佛跡十三枚皆長三尺許闊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文在佛堂北十餘步見有僧住貞觀二十年十月忽於寺側饒亦泉內出蓮華形紅色蘂臺具足大如三尺面合攣出如漺入水成華舟艤往還無不歎訝經月不滅相思寺因以名之一云涪州亦有此寺本貧煎由是感施至今常富昔南齊荊州城東菩薩井出錦于時士女取用如人中錦不異經月乃歇故知華出不足可怪出吳均齊春秋蕭誠荊南志云

唐循州靈龕寺佛跡緣第四十四

唐循州東北興寧縣靈龕寺北石上佛跡三十餘大者五尺以下循州一川中東西二百南北百里寺極豐渥近得銅藏面三尺爐可獲百餘諸盤合等又其銘云僧得福興俗得禍至古傳云晉時此僧在此山隱遊大洪嶺至卅跡處有大石窟華果美茂遂住經宿山神爲怪怖之心卓不動日此不可居山鬼數來望前石山陵雲槩日遂往登之下望懸絕不可至彼還興寧說之宋代二僧承前不達勇意覆尋其僧誦法華經戒行貞潔能伏神鬼乃至見形受戒爰及家屬望前崖上有異光彩隔一丈許上下俱絕僧以木爲梁度視乃見奇跡七枚色如人肉現于石上貞觀三年又現一跡並放光明輪相具足今有看者多少不同因置靈龕厥取其異又訪其本宗時王家捨栗園爲寺即今古堂尚存云

唐撫州降潭州行像緣第四十五

唐顯慶四年撫州刺史祖氏爲亢旱請祈無効有人於州東山見有行像莫測其由將事移徙鏗然不動風聲肩及遠近同趣有潭州人云彼寺失之乃在此耶尋其行路乃現二跡各長三尺相去五百里刺史以元炎既久便往祈請盡州官庶香華步往二十里許泣告情事勤至彌甚使三人捧之飄然應接返還州寺隨路布雲當夕滂下遂以有年今在撫州云

唐雍州藍田金像出石中緣第四十六

唐永徽年雍州藍田東悟眞山寺寺居藍田谷之西崖製窮山美殿堂嚴整有僧於寺北澗更修別院大石橫礙甚爲妨害乃以火燒水沃之令散終無以致便以鐵椎打破石中獲金像一軀四邊無縫天然裹甲不知何來像趺全具非解合作亦不識是何珍寶高五尺今在山寺其年益州光明寺柱上有一佛二菩薩現雖削還影出初在九隴佛堂長史張緒以聚衆移入光明今見在云

唐雍州鄠縣金像出澧緣第四十七

唐雍州鄠縣東澧水西李趙曲有金像高三尺六寸并焰光四尺數放光明像形露右髆極威嚴余聞往尋見之趺上銘云秦建元年四月八日於長安中寺造女王慧韶感佛泥曰幸遇遺像是以賴身之餘造鑄神儀若其誠感必應願使十方同福銘文如此問其獲緣云昔廢二教遂藏於澧水羅仁渦中有人岸行聞渦中有聲亦放光明向村老說便趣水求渦中純沙水出光明便就發掘乃獲前像時尚在周村家藏隱互相供養閉在闇室放光自照今在村中云

唐沁州像現光明常照林谷緣第四十八

唐龍朔三年春二月沁州像現州北六十餘里在綿上縣界長谷中半崖上有古佛龕中有三鋪石像中央像常放光明照燭林谷村人異之以事聞州遂以達上上乃勅京師大慈恩寺僧玄秀共使人乘驛往審登到即見光明如火流飛出沒然續不絕時有白雲至窟其光暫隱雲去光現便即馳報勅令圖寫重覆依審光還如初頻煩三夕如初照耀至今相傳光仍不斷余昔貞觀九年曾遊沁部在綿上界周歷三年山林勝地石龕佛像之所大有古跡莫委其初然不覩瑞故是障厚今在三輔乃聞斯異依口録云

唐代州五臺山像變聲現緣第四十九

唐龍朔元年下勅令會昌寺僧會賾往五臺山修理寺塔其山屬代州五臺縣備有五臺中臺最高目極千里山川如掌上有石塔數十薄石壘之斯並魏高祖孝文帝所立臺北石上人馬太跡陷文如新頂有大池名太華泉又有小泉迭相延屬夾泉有二浮圖中有文殊師利像傳云文殊師利與五百仙人往清涼山說法故此山極寒不生樹木所有松林森於下谷山南號清涼峯山下有清涼府古今遺基見在不滅從臺東南而下三十里許有古大孚靈鷲寺見有東西二道場佛事備焉古老傳云漢明帝所造南有華園三頃許異華間發昱焰人目實神仙之宅也曩有僧現欻然難尋聖跡神寺往往出沒今上龍朔二年又令賾往并吏力財帛往修理故寺賾與五臺縣丞并將從二十餘人直詣中臺見石像臨崖搖動身手及至像所乃是方石慨然無感悵恨久之令作工修理二塔并文殊像從倚塔邊忽聞塔間鐘聲振發連椎不已又聞異香氳氳屢至道俗咸歎未曾有又往西臺遙見一僧乘馬東上奔來極急賾與諸人立待其至久而不到就往參迎乃變爲枿悵恨無已然則像相通感有時隱顯鐘聲香氣相續恒聞其上方三百里東南脚即恒嶽也西北脚即恒天池也中有佛光山仙華山王子塔古寺六所解脫禪師僧明禪師遺蹤坐窟身相存焉廣如別記云

唐遼口山崩自然出像緣第五十

唐龍朔中有事遼左行軍將薛仁貴行至隋主討遼古地乃見山像空曠蕭條絕於行往討問古老云是先代所現便圖寫傳本京師云

集神州塔寺三宝感通録卷第二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卷第三上　富九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第三引聖寺瑞經神僧
初明聖寺
次明瑞經
後列神僧
序曰正法弘護其惟在人故佛未降靈法存而莫顯僧初不至徒聞而豈傳是知事理因循義非沉隱所以四依三品人依厥初人法兩現畢資聖力致使三洲聞道終顯賓頭之功六萬遐齡敷資羅漢之德神僧聖寺陳祥山海之間香氣鐘聲相顯幽明之際列於視聽良書筌而不窮備諸古老口實仰而無絕故撮略所聞紀之云爾
聖寺第一凡一十二寺
東晉初天台山寺者昔有沙門帛道猷或云竺姓者銳涉山水窮括奇異承天台石梁終古無度者乃慷慨曰彼何人斯獨無貞操故使聖寺密爾對面千里遂揭錫獨往徑趣石梁周瞰崖險久之方獲其山石梁非一聖寺亦多將欲直度不惜形命且虹梁亘谷下望萬尋上闊尺許莓苔斜側東邊似通西礙大石攀登路絕猷乃別思異校夜宿梁東便聞西寺磬聲經唄唱薩勇意相續通夕不安又聞聲曰却後十年當來此住何須苦求雖爾不息晨夕惋恨結草爲菴彌年禪觀後試造梁乃見橫石洞開梁道平正因即得度遂見棟宇宏壯圖塔瓌奇神僧敘接宛同素識中食既訖將陳住意僧曰却後十年自當至此何勞早住相送度梁橫石已塞至晉太元元年終於山所形似綠色端坐如生王羲之聞之造焉望崖仰挹令有往者雲迷其道也
宋時朱齡石者使往遼東還返失道隨風泛海一月餘日達于一島粮水俱竭入島求泉漸深登山乃見一寺堂宇莊嚴非所曾覩僧問所從具說行事設食飲水問以去留石曰此乃聖居非凡可住僧曰欲住任懷石苦辭欲還僧告曰此間去都二十餘萬里石等聞之驚怖曰若爾何緣得達僧曰自當相送不勞致憂又問曰識杯度道人不曰識之便指壁上鉢帒曰此是彼物有小過罰在人中便取鉢帒與石并書一封上爲書字然不可識曰可以書鉢與之令沙彌送勿從來道此有直路疾至船所須臾至海沙彌以一竹杖著船頭語曰但閉舫聽往不勞帆柂也於是依言但聞颼颼風聲有竊視者見船在空雲飛奔於山樹海上數息間遂達揚都大桁正見杯度騎桁欄口云馬齡石既至書自飛上度手度驚曰汝那得蓬萊道人書喚我歸耶乃具說緣由又將鉢與之手捧曰吾不見此鉢四千餘年擲上入雲下還接取太初中無故而死事在別條
晉初河州唐述谷寺者在今河州西北五十里度風林津登長夷嶺南望名積石山即禹貢導之極地也衆峯競出各有異勢或如寶塔或如層樓松栢映巖丹青飾岫自非造化神功何因綺麗若此南行二十里得其谷焉鑿山構室接梁通水繞寺華藥果菜充滿今有僧住南有石門濱於河上鐫石文曰晉太始年之所立也寺東谷中有一天寺窮討處

所略無定指常聞鍾聲又有異僧故號此谷名爲唐述羌云鬼神也所以古今諸人入積石者毎逢仙聖行往恍惚現寺現僧東北嶺上出於醴泉甜而且白服者不老

高齊初有異僧投鄴下寺中夏坐與同房僧亡名歎曲意得客僧患痢甚困名以酒與之客曰不可也名曰但飲酒雖是戒禁有患通開客輦眉爲飲患損夏滿辭還本寺相送出都客曰頗聞鼓山竹林寺乎名曰聞之古來虛傳竟無至者客曰無心相造何由而至一夏同房多相惱亂患痢給酒乃是佳藥本所不欲爲患而飲願不以此及人山寺孤迥時可應覧見想一登陟以副虛懷名聞喜踊曰必能導達夕死無恨至九月閒剋望尋展幸賜提引不爾無由客曰若來可從鼓山東面而上東度小谷又東北上即至山寺至期與好事者五六人直詣石窟寺山僧曰何以得來曰欲往竹林道由於此僧曰世人可笑專聽妖言此山東西我並遊陟何處有寺古有斯言不勞往也名曰彼客致詞極非孟浪何有虛也只得尋之尋而不獲非余咎也石窟寺僧十數相隨依言東上度谷尋嶺忽見一翁把钁斵地又見一僧來至鋤禾四邊把鋤曳鏝曰去年官寺道人放馬食我禾盡今年復來蹋我秋苗舉钁趍僧並皆返歸惟名一人東北獨上翁曰放你上山乞蟲喫却遂依東上林木深茂聞南嶺上有吟詠聲名曰非往者客耶曰是也排榛而出執手叙闊相將造寺瞬目間忽見崇峯造日脩竹干雲重門洞開複殿基列門外東西槽櫪飾以金鋪似有馬蹤而無蹤者行至門首曰且住此入通和尚去須臾出引入佛殿前禮拜訖西至廊下和尚可年九十許眉長鼻高狀如西域傍有官吏可三十人執文簿有所判斷舉手告曰下里山寺殊無可覩何能遠涉名即禮拜十數和尚曰行來疲頓可止將至房去便引西房北東轉見僧憑案讀經名便禮拜都不懈問便引盡北行東出至本客房中歡笑通宵屢言永住彼曰一任和尚不敢爲礙待明爲諮報白和尚不許乃至中食不異鄴中臨別和尚曰知欲永住知友情也然出家人不可兩處安名本寺受供可得乖否必欲永住可除彼名好去便辭送出執手悵悵既別悽然行一里間數數返顧寺塔林竹依然滿目更行二里返顧一無但是峯崖雜樹行行西下依隨本道不見田苗亦無田父乃至石窟備爲諸僧說之云

高齊初沙門嵩公者嵩山高棲士也旦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過中忽聞鍾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趣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隱之寺門外五六犬其狀如牛白毛黑喙或踊或卧以眼眄嵩嵩怖將返須臾梵僧外來嵩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内犬亦隨入良久嵩見無人漸入次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至講堂惟見牀榻高座儼然嵩入西南隅牀上坐久之忽聞棟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口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供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西薊北嶺南無處不

至動即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鑒禪師講會各各竪義大有後生聰俊難問鋒起殊爲可觀不覺遂晚而至嵩本事鑒既聞此語望得叅話希展上流整衣將起奄然失地獨坐盤石柞木之下向之寺宇一無所見唯多巖谷禽鳥翔集嵩出以問上統法師法師曰此寺石趙時佛圖登所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或現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鐘聲云云

高齊文宣在晉陽使人騎白駞駝向我寺取經函去使問不知何寺帝曰但任駝行自知寺處日晚出城駝行至忽奄然如睡忽至一山名爲眞寂山半有寺群沙彌曰高洋駞駝來也便引入寺見一老僧拜已問曰高洋作天子何似答曰聖明問曰汝來何爲曰令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令比行東頭是其房可取函與之即乘駝而返如睡如夢奄至晉陽以函返命不久帝行至谷口木井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語帝曰我先去爾後可來帝然之是夜癡人死不久帝於晉陽不豫使劉桃枝負行鼻血淋瀝是夜帝崩云

代州東南五臺山古稱神仙之宅也山方三百里極巉巖崇峻有五高臺上不生草木松栢茂林森於谷底其山極寒南號清涼山亦立清涼府經中明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清涼雪山即斯地也所以古來求道之士多遊此山遺蹤靈窟奄然即目不徒設也中臺最高去并州七百里望如指掌上有小石浮圖其量千計即魏文帝宏所立也石上人馬跡宛然

有大泉名曰太華清澄如鏡有二浮圖夾之中有文殊師利像人有至者鐘聲香氣無日不有神僧瑞像往往逢遇龍朔已來下勅令會昌寺僧會賾往彼修理寺塔前後再返亦遇靈感中臺東南下三十里有大孚靈鷲寺古傳漢明所造見有東西二道場像設猶存南有華園三頃許四時名華相續間發貞觀中解脫禪師聚徒習定自云於華園北四度見文殊師利翼從滿空群仙異聖不可勝紀近有僧明禪師居山三十餘載亦遇仙聖飛雲而去唯留故處南臺三十里內多是名華徧於峯岫俗號華山中有聖寺鐘聲時發曾見異人形偉冠世言語之間超騰遂遠其山甚近滯俗者罕登登者必感勝緣故述前來往者也

案別傳云西域天竺黑蜂山龍猛菩薩寺者二十四依中此大士最爲宏冠威加異道德洽王臣藝術智能無不通練號佛滅度後一切智人也王爲立寺鑿石爲龕擬于終天不可改壞龕各立像并一化主經累年運功府藏已竭而寺不成王來拜曰藏庫已空寺猶未立徒有志願力不遂心如何菩薩曰王之德化無思不服福報如影隨作有功何慮財盡寺不成也可案行寺側功用若爲菩薩先以要術爲藥筆取點之無不成金隨石小大金塊亦爾王依言尋果見金聚大悅即以造寺今猶見在故西域出金名有多種龍樹金者紫光外發俗爲第一自餘諸金光色少減昔菩薩長年七百餘歲山寺來往無由固留自隱已來將及千歲俗知有之其道重阻從

地穴入方到其崖近有一僧被召夏坐徧歷龕像無不真金所有經匣充牣崖窟方知三寶住持幽明兩會也夏滿欲持經出寺人不許曰本擬住法不得缺漏空手入穴行經數里乃得出焉

雍州鄠縣南繫頭山寺者其山本舟人繫船其側故以名焉昔太一未分山連太行王屋白鹿河水停於此川號爲少海及巨靈大人秦洪海者患水浩蕩以左掌托太華右足蹋中條太一爲之裂河通地出山遂高顯仍本號焉張衡西京云高掌遠蹠以流河曲者是也古老傳云繫頭南有九空仙寺昔有人入山採樵逼暮不知歸道依林而宿夜聞鍾聲在近即尋之忽見一寺僧衆百餘但有行坐而不敘問其人怪之至明失寺此來在近無往尋者余曾至山但有層峯秀林不可登踐又云山有九窟仙人所居也有藍田大谷伏義側歸義寺僧弘藏者有膽勇鬪而往尋積日累夜巡踐山隒止獲五窟甚圓淨如人所造無缺漏似有居者又光明寺了禪師亦往尋覓依窟一夏今所謂照陽窟也足爲華望之大觀也而仙寺終不見焉

子午關南大秦嶺竹林寺者貞觀初採蜜人山行聞鍾聲尋而至焉寺舍二間有人住處傍大竹林可有二頃其人斷二節竹以盛蜜可得五斗許兩人負下尋路而至大秦戍具告防人竹林至此可十五里戍主利其大竹將往伐取遣人依言往覓過小竹谷達于崖下有鐵鎖長三丈許防人曳鎖掣之大牢上有二大蟲據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怖急返走又將十人重尋值大洪雨便返藍田悟真寺僧歸真少小山棲聞之便往至小竹谷北上望崖失道而歸常以爲言真云此竹林去關可十五許里

梁州道子午關南第一驛名三交驛東有澗東南來南坡數十頃是栗樹素不知有僧住屢聞鍾聲不以爲奇一時驛家婦女樵採入澗忽值一僧獨坐石上縫衣傍無一人此女人有信心白曰不知師在此日時欲至向驛食來僧云貧道山居不得食驛家官食女曰自有私食足以供養僧曰信心人食亦不可得女恐時過絶走取食及來尋之不見其迹由是常食家人左近追之永不可值而有鍾聲此寺去驛可五里許

終南山折谷內櫻欄寺者近有人見一僧云倩爲擎樸問寺在何處云在折谷炬明東額頭其人爲荷樸將至寺見一僧從南崖下可長五十丈相召來其人辭返語曰君日日入山採柴可於柴下取齋殘餅食之不須道得緣便隨其言日得其餅妻怪窮之不得已便說遂瘂經年又見二僧入谷其人手喚指口如是三返便即得語其人近死今入山者至炬明額側常聞鍾聲亦往往見異僧近有一僧聞之遇見入谷僧疑是櫻欄寺問云大德不是櫻欄寺僧不曰是欲隨大德去得不曰可相隨來但聞耳邊颼颼風聲至急心思惟曰此何必是聖或入深山蹟頓我竊生念時前僧便失懊恨之甚返迴三日方達谷口乃於避世堡立精舍以候之精舍見存其僧不知所終云

又終南山庫谷內西南又名鄔蘆谷昔有人於山採斫遇見一寺并石室石門門內並寶器重大不可勝然不見僧人是衆僧具度其人徘徊顧眄記誌處所以所齎鄔蘆掛於空樹下山召村人往尋其谷內樹上往往悉是鄔蘆莫知蹤跡今有尋山者云石門扇在山崖旁半入山下其半雖出無人力開之今其谷名庫地名天藏故谷口府坊皆名天藏測其山中則彌勒下生方現於凡俗耳云

案別傳云佛令九十九億大阿羅漢三明六通住持正法於三千界四大洲中統通加護極人壽六十歲時雖遇三災諸聖暫隱至壽百歲聖人還出廣通佛法如是漸增千歲萬歲終六萬歲方涅槃七萬歲時辟支佛現八萬歲時慈佛方降云

瑞經第二 九八段 三十

序曰三寶弘護各有司存佛僧兩位表師資之有從聲教一門顯化道之靈府故佛僧隨機識見之緣出沒法爲除惱滅結之候常臨所以捨身偈句恒列於玄崖遺法文言總會於龍殿良是三聖敬重藉顧復之劬勞幽明荷恩慶靜倒之良術所以受持讀誦必降徵祥如說修行無不通感天竺往事固顯常談震旦見緣紛綸恒有士行投經於火聚焰滅而不燋賊徒盜葉於客堂腕重而不舉或合藏騰於天府或單部瑞於王臣或七難由之獲消或二求因之果遂斯徒衆矣不述難聞敢隨代録用呈諸後經不云乎爲信者施疑則不說至如石開矢入心決致然水流冰度情疑頓決斯等尚爲士俗常傳況慧拔重空道超群有心量所指窮數極微因緣之遘若影隨形祥瑞之徒有逾符契義非隱默故述而集之然尋閱前事多出傳紀志怪之與冥祥旌異之與徵應此等衆矣備可攬之恐難覩其文固蹤其三數并以即目所詳示存感通之存數也

高僧傳云宋元初中有黃龍沙彌曇無竭者誦觀音經淨修苦行與諸徒屬二十五人往尋佛國備經荒險貞志彌堅既達天竺舍衛路逢山象一群竭齎經誦念稱名歸命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奔走復有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欲加害竭又如初歸命有大鷲飛來牛便驚散遂得免云

又昔東晉孝武之前恒山沙門釋道安者經石趙之亂避地于襄陽註般若道行密迹諸經析疑甄解二十餘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違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見一梵僧頭白眉毛長語安曰君所註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也後十誦至遠公云昔和尚所夢乃賓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遂成永則云

又蜀郡沙門釋僧生者出家以苦行致日爲蜀三賢寺主誦法華習定嘗山中誦經虎蹲其前竟部乃去每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爲侍年雖衰老而翹勤彌勵遂終其業云

又扶風釋道冏者爲師入河南霍山採鍾乳四人入穴數里三人溺死炬火又云冏素誦法華憑誠乞濟有頃見螢光追之遂得出穴頻作普賢行道並見感應或見梵僧入坐或見騎馬人至未及言次倐忽不見後遊宗都

以般舟爲業中夜入禪見四人御車呼問上乘不覺自身已在大路見一人坐胡牀侍衛數百人見問驚起曰向令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遂拜別令送還寺扣門方開房門亦閑衆咸敬服云

又宋孝建中釋普明者少出家禀性清純蔬食布衣懺誦爲業誦法華維摩若諷誦時有別衣別座未嘗穢雜每至勸發品輒見普賢乘象立其前誦維摩亦聞空中倡樂之聲云

又宋太始中揚州瓦官寺釋慧果者少以蔬素自節誦法華十地嘗於圊廁一鬼致敬云昔爲衆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地獄生噉糞鬼中法師慈悲願助拔濟又昔有錢三千埋在柿樹下願取爲福果因告衆掘錢爲造法華設會後夢見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之苦報也云

前齊永明中揚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雄勇遊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便病乃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經錢賊慚而退爾後遂成百部故病亦損誦經既度情願又滿迴此誦業願生安養聞空中告曰汝願已足必得往生因無病而卒年八十餘矣

又永明中會稽釋弘明者止雲門寺誦法華經禮懺爲業每旦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爲給使也又虎來入室伏牀前久之乃去又見小兒來聽經云昔是此寺沙彌盜僧廚食今墮圊廁中聞上人誦經力故來聽願助方便免斯累也明爲說法領解方隱後山精來惱明乃捉取腰繩繫之鬼謝遂放因之永絶云

元魏天平年中定州勇士孫敬德在防造觀音像年滿將還在家禮事後爲賊所引不堪拷楚遂妄承罪明日將決其夜禮懺流淚忽如睡夢見一沙門教誦救苦觀世音經經有諸佛名令誦千徧得免苦難敬德忽覺如夢所緣了無差錯遂誦一百徧右司執縛向市且行且誦臨刑滿千刀下斫之折爲三段皮肉不傷易刀又斫凡經三換刀折如初監司問之具陳本末以狀聞丞相高歡歡爲表請免死因此廣行世所謂高王觀世音也敬德還設齋迎像乃見項上有三刀痕見齊書

梁天監末富陽縣泉林寺釋道琳者少出家有戒節誦淨名經寺有鬼怪自琳居之便歇弟子爲屋壓頭陷入胷琳爲祈請夜見兩梵僧拔出其頭旦遂平復琳又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牀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尺衆咸服其徵感矣

後魏末齊州釋志湛者住大山北人頭山邃谷中銜草寺省事少言入鳥不亂讀誦法華人不測其素業將終時神僧寶誌謂梁武曰北方銜草寺須陀洹聖僧今日滅度湛之亡也無惱而化兩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初果也還葬此山後發看之唯舌如故乃立塔表之今塔存焉鳥獸不敢陵踐云

又范陽王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爲常業初死權殯隄下後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又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死置屍巖下餘骸並枯唯舌如故齊武陵世弁東看山人掘見土黃白又見一

物狀如兩脣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奏帝問道俗沙門法上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壞也誦滿千徧其徵驗乎乃集持法華者圍繞誦經纔始發聲此靈脣舌一時鼓動同見毛豎以事奏聞乃石函緘之云

又魏高祖太和中代京閹官自慨形餘奏乞入山脤道勑許之乃齋華嚴晝夜讀誦禮懺不息一夏不滿至六月末髭鬚生得丈夫相以狀聞奏帝大驚重之於一國敬華嚴後尊恒曰並見侯君素旌異記云

周祖滅法經籍從灰以後年忽見空中如困大者五六飛上空中極目不見一段隨風飄飄上下朝宰立望不測是何久乃翻下墮上土牆視乃大品之第十三也云

隋開皇初有揚州僧忘其名誦通涅槃自矜爲業岐州東山下林寺沙彌誦觀音經二俱暴死心下俱暖同至閻王所乃處沙彌金高座甚恭敬之處涅槃僧銀高座敬心不重事訖勘問二俱餘壽皆放還彼涅槃僧情大恨恨恃所誦多問沙彌住處於是兩辭各趣所在彼從南來至岐州訪得具問所由沙彌言初誦觀音別衣別所燒香呪願然後乃誦斯法不怠更無他術彼謝曰吾罪深矣所誦涅槃威儀不整身口不淨救忘而已古人遺言多惡不如少善於今取驗悔往而返云

釋僧道積貞觀初住益州福成寺誦通涅槃淨衣澡沐自爲恒度慈愛兼濟因其深心終于五月炎氣赫然而屍不腐臭百有餘日加坐如初道俗莫不嘉賞云

蜀川釋寶瓊者綿竹人出家貞素讀誦大品兩曰一徧無他方術唯勸信佛爲先本邑連比十方並是朱族初不奉佛沙門不入其鄉故老人女婦不識者衆瓊思拔濟待其會衆便往赴之不禮而坐道黨咸曰不禮天尊非沙門也瓊曰邪正道殊所奉各異天尚禮我我何得禮老君乎衆議紛紜瓊曰吾若下禮必貽辱也即禮一拜道像連座動搖不安又禮一拜連座反倒狼藉在地遂合衆禮瓊一時迴信乃召成都大德就而陶化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云

釋空藏者貞觀時住京師會昌寺誦經三百餘卷說化爲業遊涼川原有緣斯赴昔往藍田負兒山誦經齋麪六斗擬爲月料乃經三周日啜二升猶不得盡又感神鼎不知何來時至玉泉以爲終焉之地時經亢旱泉竭合寺將散藏乃至心祈請泉即應時涌溢道俗動色驚嗟不已貞觀十六年終於京寺還葬山所云

釋遺俗者不測所住遊行醴泉山原誦法華爲業乃數千徧貞觀中因疾將終告友人慧廓禪師曰比雖誦經意望有驗若生善道舌根不朽可埋之十年發出若舌朽滅知誦無功若舌如初爲起一塔斗俗信敬言訖而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女咸共戴仰乃函盛舌奉起塔於甘谷岸上云

雍州長安縣界郊南福水之陰有史村史呵誓者誦法華經名充令史往還步涉生不乘騎以依經云哀愍一切故也病終本邑香氣充村並怪而莫測其緣終後十年其妻又殞

乃發塚合葬見其舌本如生餘肉並朽乃別
收葬斯徒衆矣餘且略之更不多述云
貞觀五年有隆州巴西縣令狐元軌者信敬
佛法欲寫法華金剛般若涅槃等無由自檢
憑彼土抗禪師檢校抗乃爲在寺如法潔淨
寫了下帙還岐州莊所經留在莊并老子五
千言同在一處忽爲外火延燒堂是草覆一
時灰蕩軌于時住馮翊令家相命撥灰取金
銅經軸既撥外灰其內諸經宛然如故潢色
不改唯箱帙成炭又覓老子便從火化乃收
取諸經鄉村嗟異其金剛般若一卷題字燋
黑訪問所由乃初題經時有州官能書其人
行急不獲潔淨直爾立題由是被焚其人見
在瑞經亦存
京師西明寺主神察自驗說之余曾於隰州
有曇韻禪師定州人行年七十隋末喪亂隱
于離石比干山常誦法華經欲寫其經無人
同志如此積年忽有書生無何而至云所欲
潔淨並能行之於即清旦食訖入浴著淨衣
受八戒入淨室口含檀香燒香懸旛寂然抄
寫至暮方出明又如先曾不告倦及經寫了
如法親奉相送出門斯須不見乃至裝潢一
如正法韻受持讀之七重裹結一重一度香
水洗手初無暫廢後遭胡賊乃箱盛其經置
高巖上經年賊靜方尋不見周慞窮覓乃於
巖下獲之箱巾糜爛撥朽見經如舊鮮好余
以貞觀十一年親自見之云
絳州南孤山陷泉寺僧徹禪師曾行遇癩者
在穴中徹引至山中爲鑿穴給食令誦法華
素不識字加又頑鄙句句授之終不辭倦誦
經向半夢有教者自後稍聰得五六卷瘡漸
覺愈一部既了鬚眉平服膚色如常故經云
病之良藥斯誠驗矣云
河東有練行尼常誦法華訪工書者寫之價
酬數倍而潔淨翹勤有甚餘者一起一浴然
香熏衣筒中出息通於壁外七卷之功八年
乃就龍門寺僧法端集衆講說借此尼經以
爲揩定尼固不與端責之事不獲已乃自送
付端端開讀之唯見黃紙了無文字餘卷亦
爾端愧悔送尼尼悲泣受已香水洗函頂戴
繞佛七日不休開視文字如故即貞觀二年
端自說之云
開皇初有河東曇延法師初造疏解涅槃經
恐不合聖心乃陳經及疏於佛舍利塔前啓
告靈聖若所解合理願垂神應言訖涅槃經
軸各放光明舍利大塔亦放光明上至空天
傍照四遠諸有道俗謂寺遭火崩騰驚赴至
乃知非三日三夜騰焰不絕隋祖重爲戒師
迎延入京爲建延興寺門人見在云
蒲州仁壽寺僧道遜者即延之學士講涅槃
將百徧有弘護正法心四方所歸無問客主
將給之當無有過者貞觀四年崔義直爲虞
鄉令遣人請遜講經及發題訖泣曰去聖滋
遠微言隱絕庸鄙所傳不足師範但以信心
希向日發誠悟今講止於師子品日時既促
願存心聽既至其品無疾而終道俗哀慟義
直徒跣扶柩送之南山于時隆冬十一月土
地冰嚴下屍於地地生蓮華而小頭及手足
各一義直奇之令守不覺盜折明旦視之周
身有華總五百莖七日乃萎云

幽州沙門釋智苑者有學識思造石經藏于西南山巖以備法滅之護也隋大業中初構石室四面鐫之又取方石寫諸藏經每一室滿以石錮之融鐵其縫遠近公私無不送施工匠既湊欲造佛堂食院而山東無木可得忽一夜暴雨雷震山崩旦晴乃見大松栢數千株漂積道次尋蹤遠自西山送來此爲神助即依而構造頃之畢成所造石經已滿七室貞觀十三年死卒弟子等猶繼其業云

隋開皇中蔣州人嚴恭者於郭下造精舍寫法華經清淨供養若紙若筆必以淨心不行欺詐信心而與不行乞覓隨得便營如法經給書主歡喜常有十人道俗送直恭親檢校勞不告倦嘗有人從貸經錢一萬恭不獲已與之貸者得錢船載中覆錢失人活是日恭入錢庫見一萬錢濕如水洗怪之後見所貸錢人方知其沒溺又有商人至郟亭湖祭神上物夜夢神云倩君以物送與嚴恭法華今經用也及覺所上之物在前又恭曾至市買紙少錢忽有人持二千錢授恭曰助君買紙言已不見又有漁人夜見江中火焰焰浮來以船迎之乃是經函及明尋視乃是嚴家經其後發願略云無一字而不經眼無一字而不用心及大業末子孫猶傳經業群盜相約不入其里里人賴之至今故業猶爾云

右監門校尉馮翊李山龍以武德中暴亡心暖七日乃甦云初至官庭前有囚數千枷鎖檢繫見一大官坐廳高座問傍人何官彼曰王也因至階問生平作何福業龍云鄉人設會恒施物與之又曰更作何善業龍曰誦法華兩卷王曰大善可升階就東北高座誦之便舉聲曰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王曰請法師止向法師誦非唯自利乃令庭中諸因皆以聞法獲免諸因寂爾不見乃放還略見地獄五苦休息亦由聞經故止也云

太廟丞趙郡李思一者以貞觀二十年正月八日失瘖至十三日死經日乃甦自言備見冥官云年十九時嘗害生命思一悟之曰所害之時在安州旻法師下聽涅槃何緣於彼相害官追旻師有答云旻生金粟界不可追且放還家家近清禪寺僧玄通素與往來俄見其活又說冥事因爲懺悔受戒并勸轉金剛般若五千徧至日晚又死明日還甦自云見大官遙見便大喜曰還家大作福德復見一僧證云旻師遣來官見驚懼迎之僧曰思一昔時聽講又不殺害何緣妄錄耶冥官曰即放還至家日淨心修善因遂活云

陳公太夫人豆盧氏信福誦金剛般若一紙未竟後日昏時頭痛四肢不安自念儻死經不終耶即起強誦而燈已滅命婢然燭廚中外院覓火俱絕夫人深恨忽見庭中有然火燭上階入堂至牀前三尺許無人執而光明若晝夫人驚喜所苦亦除取經誦之有頃家人鑽燧得火然燈入堂堂中燭火即滅便以此夜誦竟因此日誦五徧爲常云

中書令岑文本少信佛誦法華經普門品嘗乘船於吳江中船壞人死文本亦沒水聞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如是三言遂隨波出沒須臾著岸云

武德年中都水使者蘇長爲巴州刺史度嘉

陵江中流風起船沒男女六十餘人皆溺死唯有一妾常誦法華經及水入船妾頭戴經函誓與俱死乃隨波汎濫頃之達岸經函外濕內乾于今尚在云

貞觀中河東董雄為大理丞少來信誠蔬食十數年十四年中坐連李仙童事上大怒使侍御韋悰鞫問甚急因禁數十人大理丞李敬玄司直王忻同連此坐雄與同屋囚鎖專念普門品日得三千徧夜坐誦經鎖忽自解落地雄驚告忻玄忻玄共視鎖堅全在地而鉤鎖相離數尺即告守者其夜監察御史張守一宿直命吏開鎖火燭之見鎖不開而相離甚怪又重鎖紙封書上而去雄如常誦經五更中鎖又解落有聲雄又告忻玄等至明告守一守一來視之封題如故而鎖自相離 廿三
敬玄素不信佛法 宮九 其妻讀經常謂曰何為胡神所媚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為大聖也時忻亦誦八菩薩名滿三萬徧晝鎖解落視之如雄不異其事臺中內外具皆聞見不久俱脫云

益州西南新繁縣西四十里許有王李村隋時有書生姓苟氏在此教學大工書而不顯迹人欲其書終不肯出人乃毆之亦不出遂以筆於前村東空中四面書般若經數日便了云此經擬諸天讀之人初不覺其神也後忽雷雨大注牧牛小兒於書經處住而不澆濕其地乾燥可有丈許自外流潦及晴村人怪之爾後每雨小兒等常集其中衣服不濕武德年有非常僧語村人曰此地空中有般若經村人莫汙諸天於上設蓋覆之不可輕踐因此四周欄楯不許人畜往踐于今雨時仍乾齋日村人就供每聞天樂聲繁會盈耳

龍朔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有京師高表仁孫子當讀法華經乘馬從順義門出有兩騎追之曰令捉獲矣其人問曰卿是何人答曰我是閻王使者故來追卿其人惶忙走馬西出欲投普光寺使人曰疾捉寺門勿令入入即得脫及至寺門乃見一騎捉門又西走欲入開善寺又令騎捉門遂爾相從西奔欲還本宅宅在化度寺東恐道遠乃欲入醴泉坊一騎在前其人以拳擊之鬼遂落馬後鬼曰此人大麤急曳下捉却頭髮即被牽髮如刀割狀遥擲于地亦隨落馬家人輿還至晚甦云備見閻王云君何盜僧果子何事說三寶過遂依伏罪無敢盾言王言盜果之罪合吞鐵 廿四
丸四百五十枚 宮九 四年受之方盡說過之罪合耕其舌因放令出遂甦少時還絕口如吞物通身皰赤有苦楚相經經日方醒云經一年吞百餘丸其苦難言明日復爾恰經四日吞丸亦盡方欲拔舌耕之拔而不出勘案所由乃云曾讀法華舌不可出遂放令活今見在化度寺圓滿師處聽法懺悔云

龍朔三年六月二十日司元少常伯崔義起大不信佛妻父蕭鏗念善誦法華般若數千徧辛酒不入門起妻以五月亡為修三七齋正食亡妻來有婢素玉見作夫人語我生時雖聞地獄不大信今受苦不可言汝男女等不得不信由汝為我轉經然燈功德放暫歸便向大衆陳懺我至二十日更來將素玉看我受罪至期果至將素玉云見大城官府夫

人入別院須臾火鑊鐵林總至夫人受毒忽見夫人父蕭公坐蓮華臺語夫人早放素玉還告素玉我女生時不用我語多瞋妬不信善惡今受此苦我無力可救汝歸可語其夫見女道令修功德不久解脫又見婆羅門僧從空中下教素玉誦金剛般若又誦藥師法華一徧兩卷並改名爲聲聞又曰閻浮提人不信佛汝誦此經聞婆羅門並解經語婢死三日便甦家人良戢初如常遇患麟德元年正月薛將軍宅齋迎婢請三道佛頂骨婆羅門僧令試素玉乃升座長誦一無脫漏皆合掌歎曰如西國本不異合衆驚訝希有奇事薛將軍遂口奏天子大歎曰百官亦有不信者冥道若此何得不信時朝貴聞者咸生大信司成館博士范叔元又將僧二十人就翊善坊宅召素玉令誦本經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自云不忘故爾云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卷第三上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卷第三下　富十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神僧第三凡三十八人

僧之眞僞唯佛明之自餘凡小卒未能辯良由道俗化方適緣不一權道難謀變現隨俗不可以威儀取難得以事相求通道爲先故無常准經云示衆有三毒又現邪見相我弟子如是方便度衆生所以二十四依通三乘於季俗一十六聖躬六萬而弘持又有九十九億三達眞人七十四賢五通明士冥通佛性顯並神功遂使三有大洲釋門所流四圍輪內同稟仁風能使七衆歸依碎四魔於身世八部弘護澄五翳於當時固得代有澆淳時逢信毀淳信之侶感淨果而高升澆毀之徒受濁報而下沒斯並無辜起惡謅冒精靈佛於爾無嫌凡於佛有障徒爲訕謗終難絕之故周魏兩武威服諸侯輕欺佛法望使除滅自貽伊戚禍及其身命窮政改呜嗟何已尋滅興復更顯由來斯則興亡在人正法無沒良由前列衆聖冥力住持存廢自彼道無不在豈得以百年之短壽而拒六萬之脩期乎豈得以一國之局王而擁三千之鴻化乎豈得以人中之聖睿而抗天表之正眞乎豈得以生死之形儀而格金剛之寶質乎以四據量殊不可也彼周魏兩君明明后辟知萬歲之焉有審百年之不期實位由於非道神識抱於愚蔽者則自救無暇焉能及人皆謂常住萬邦鄙三五而稱聖威加四海蔑堯舜之獨夫遂使誅除佛化非我誰能坐受天殃賢愚同笑故集僧中之道勝爲住持之臣證乎依付法藏傳佛以正法付大迦葉令其護持不使天魔龍鬼邪見王臣所有輕毀既受囑已結集三藏流布人天迦葉以法囑累阿難如是展轉乃至師子合二十五人並閻浮洲中六通聖者大迦葉今在靈鷲山西峯巖中坐入滅盡定經五十六億七千萬歲慈氏佛降傳能仁佛所付大衣然後涅槃又于闐國南二千里沮渠國有三無學在山入定無數年來卓然如生至十五日外僧入山爲剃鬚髮案諸經律佛令大阿羅漢賓頭盧不得

滅度傳於佛法於三天下福利群生令出生死又入大乘論云賓頭盧羅睺羅等十六無學及九十九億羅漢皆於佛前受籌住法又依別傳住在四大洲及小洲并天上至人壽六十歲時中雖少隱後還興復斯諸聖人冥爲利益故令山內聖寺神僧鐘聲香氣往往值遇皆不虛也後明顯益略述如左

漢桓帝時沙門安清字世高者安息國王之太子也捨位出家入於聖果自云過去曾至廣州值一昔怨見便唾手以刀逐之高曰卿之宿怨猶未除也其人曰眞得汝矣便申頸受刃於彼命終令生爲太子即高身也有一同學好施多瞋高曰卿明經好施不在吾後然多瞋忿命報如何彼曰物來相惱誠難忍之冀受報時希垂拯濟高然之彼命終已便於此土爲𨝕亭湖神威力所統上下千里祈禱給福分風沿泝高歷遊中原將往度之寄載至湖舟人奉牲請福神曰船上沙門可召來也即召來至神曰吾昔與君本雖同學但以多瞋故受神報命在旦夕死入地獄然此形骸恐汙江湖當徙於西岸有布絹千疋并寶物可用致福高曰故來相造叙昔舊緣報至難免長慨如何可現眞形心願盡矣神曰醜形可恥如何示人高曰但出無損神乃從座後出身乃是大蟒申頸至高膝上高見已淚出如泉蟒亦下泣便作梵唄亡契爲除鱗內小蟲又作梵語數百言已蟒便漸隱高命舟人盡取財寶載往豫章舉帆西引蟒又登山出身極望夜宿江浦有青衣者上船曰蒙爲興福得免苦趣極受安樂高以其物爲造東寺明日江西澤中有一死蟒頭尾相去極遠今潯陽蛇頭蛇尾村是也相去四十里高重往廣州問昔害身猶尚在執手解仇爲善知識又曰小債未償須往會稽至市亂鬪妄被打死云

魏廢帝甘露五年沙門朱士衡者講小品經恨章句未盡此年往西域尋求獲之彼有留難不許東返士衡執經王庭曰必大法不傳當從火化便以棄經投火一無所損舉國敬異便達東夏即放光經是也年八十亡依法火焚而經日不壞道俗異之乃具呪曰若眞得道法應毀壞便應聲摧碎遂收而起塔云

晉武太康中沙門耆域者西域人浮海東遊達于襄陽寄載北度船人見胡人衣裳弊陋輕而不載比達北岸域已先上兩虎弭耳遂之域摩其頭人問之無所答惠帝末至洛陽誡諸僧服章華侈不以佛法爲志見洛宮曰忉利天宮髣髴似此上有千二百作具本是天匠當以道力成之而以生死力作不亦勤苦乎更見支法淵曰好菩薩羊中來見竺法興曰好菩薩天中來告人曰聖人將去京師贈遺億萬悉受臨發封而留之作大牖八百口馲駝負而西返又曰此方後大造新罪可哀如何及晉亂鼎沸斯言不朽洛陽中食訖送者無數耆域徐行而奔馬不及後有西來估客於流沙北逢計校其日乃初發洛陽日也量其所行蓋已萬里之外云

晉初沙門佛調者住常山積年業尚純朴獨行山林夜投虎窟大雪虎來橫卧其前調曰我奪汝舍有愧如何以手拂虎上雪虎弭耳

下山從者駭怖自剋亾日近遠與訣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乎若能盪除三垢則此爲不朽耳遂還房端坐而卒後數年白衣弟子入山伐木見調在巖上衣服鮮明同輩八人驚曰和尚尚在耶曰吾常在耳具問知故良久乃去遂發其冢不見其屍云

沙門揵陀勒者晉初遊洛數年雖敬其風操而不測其通照也後語人曰盤鵄山有古寺塔能建之者其福不貲衆人許之依言發掘咸得礎曰卒遂興復以勒爲寺主去洛百里至時食訖乞油一鉢擎以還寺去來迅速其狀若飛有能行者逐之須臾遠失勒笑曰可捉我衣角既持之不移晷而達寺云

抵世常者晉太康中富人居時禁晉人作沙門常奉法不懼憲網潛於宅中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亦在其中比丘來者不憚後有僧來姿形頑陋衣弊足泥常逆作禮命奴洗足僧曰常自洗之何用奴也常曰老病以奴自代僧不許常私罵而去僧現八尺形容儀光煒煒飛行而去常撫膺自撲泥中家內僧尼行路五六十人望見空中數十丈分明奇香芬氣一月留宅云

闕公則者趙人恬放蕭然唯勤法華晉武時死于洛邑同志爲設會於白馬寺其夕轉經空中聞唱薩聲仰視一人形器光麗曰我是闕公則也生西方安樂界與諸上人來此聽經合堂驚出咸共見之時衛士度汲郡苦行居士師於則母亦篤信常飯僧日將中忽空中下鉢正落母前乃則鉢也有飯盈滿香氣充堂皆得飽滿七日不飢士度有文章見冥祥傳云

東晉初南陽滕並舍之父也家門信敬每設會不逆請隨來者而供之後設會於路要僧見一僧蔭柳而坐請入舍行食淨人翻飯傾箪于地惘然無計僧曰貧道鉢飯充足一衆所作既畢擲鉢空中極目乃滅即刻木擬之朝夕禮事災禍則其像先到云

西晉末竺法進開度浮圖主也多知聰達値國欲亂將入山隱衆人設會與別布香有僧來處上座衣服塵垢面目黃腫進怪之牽曳就下復來如是至三不復見衆坐食忽暴風起揚沙梓案俱覆法進懺失自責輕侮之過

李恒西晉末遇一僧曰君福將至然後禍來若守貧不仕者殃滅休至若帶金紫極於三郡於一郡即止者善矣恒性躁本寒門恒曰且富貴何豫後患此僧留宿夜視見滿一牀恒驚呼家人看之又化爲鳥峙梁上天曉復形而去恒送出忽不見因此信佛亦不能用其言後爲西陽江夏廬江太守太興中錢鳳之亂被誅斯僧言不謬云

西晉末竺佛圖澄西域人形皃似百歲者左脇孔圍可四五寸以帛塞之齋日水邊抽腸胃出洗已內孔夜則除帛光照一室以讀書雖未通群籍與諸學士輒辯析無滯莫不伏者永嘉中遊洛下時石勒屯兵河北以殺戮爲威道俗遇害不少澄往造軍門豫定吉凶勒見每拜澄化令奉佛滅虐刑故中州免死者十而八九勒與劉曜相拒攡隟以問澄澄曰可生擒取何憂乎麻油塗掌令視之見曜被執朱繩縛肘後果獲之如掌所见至建平

四年四月八日勒至寺灌佛微風吹鈴有聲澄顧謂衆曰解此鈴音者不鈴言國有大喪不出今年至七月而勒死石虎即位師奉過勒錫以輿輦出入乘焉所有祥感其相多矣虎末年澄告弟子曰禍將作矣乃期未至吾且過世至戊申年太子殺其母弟虎怒誅及妻子明年虎死遂有冉閔之亂葬於鄴西一云澄死之日商者見在流沙虎聞開棺唯有衣鉢澄在中原時遭凶亂而能通暢仁化其德最高非夫至聖何能救此塗炭凡造寺九百八十餘所通濟道俗者中分天下矣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人事澄公爲弟子澄與語終日而無歇門人怪而問曰和尚道化既廣當與先輩宿德通言安非衆望而與語終日澄曰此人有遠識非爾所知及澄亡安與徒屬千餘逃難王屋濩澤諸山木食澗飲南渡河趣漢陰夜行乘雷過人家令召林伯升主人驚曰素不行往何得知名安曰卿門馬枊中掛一瓶可容一斛非百升耶而木夾之非林如何然安手臂上有肉釧捋可上下而不出腕時俗號印手菩薩羅什之在龜兹亦遇禮焉既達荊襄大行道化分衆四出所在流法夜有異僧寄宿大堂窻隙出入守者告安安往禮曰自顧罪重如何臨顧僧曰君殊無罪當生兜率即以手撝西北天際重霄既收天宮奄現又曰當浴聖僧此果畢矣安曰浴具可辦聖何由致僧曰但依浴法聖可致也安便事之至時果有非常小兒十數入寺遊戲須臾失之但聞浴室用水聲久之不見開室而巾濕水減及襄陽没秦安歸符氏將平東晉安苦諫不從遂有淮南之敗將終日因早食先還與僧大訣便卒葬於五級寺中云

沙門單道開燉煌人出家山居服練松栢三十年後唯吞小石子行步如飛不耐人喧樂幽靜在抱罕多年石虎時來自西平日行七百至鄴周行邑野救諸患苦得財即散徒行而已石氏將末與弟子來建業又南造羅浮山遂卒山舍袁彦伯興寧中登山禮其枯骸云

東晉司空何充弱而信法於齋立座數年以待神聖設會於家道俗甚盛座中一僧容服垢汙神色低陋自衆升坐拱默而已一堂怪之謂在謬僻充亦不平形於顏色及行中食僧飯於座事畢提鉢而出堂顧充曰何侯勞精進耶擲鉢空中淩虚而逝充及道俗目送天際共追惋恨稽悔累旬云

晉大司馬桓温末年奉法有尼失名自遠來造而才行不群桓温敬而不倦每浴必移影温訝而私視見尼裸形揮刀自割破腹出臟斷截身首支分臠切温駭而怖有頃尼出室身如常温以情問尼曰若遂淩居上刑當如之時温方謀問鼎聞此悵然便止遂歸不測所之云

晉太元三年杜願涪人家巨富男天保十歲暴亡數月家養猪生五子一最肥官長新至願將爲禮捉就欲殺有僧忽至謂願曰此是天保如何百日遂相忘耶言竟不見即四尋視乃在天西騰空而去也云

廬山七嶺同會於東共成一峯晉太元中豫

章太守范寗遣人伐木此山見一沙門淩虛直上踞峯久之與雲俱隱能文之士咸爲之興詞沙門曇諦賦此山曰應眞淩雲以據峯眇翳景而入冥是也

沙門竺僧朗戒行嚴明華戎敬異嘗與諸徒受請行於中道曰吾竊有疑寺有盜者同伴返視果及偷焉晉太康中於東嶽金與谷起寺列衆符堅之末降斥道人惟朗一衆不在毀例信者由此高之每有外來輒預爲調舊谷多虎自朗居之如家犬焉有井神異女人臨之則竭朗謝而復滿焉燕主給以二縣租調拜爲東齊王魏主晉帝符秦並致書遠錫至今三百餘年寺像存焉現有僧住重其古迹名爲神通寺云

沙門梁法相者河東人山居獨住禽獸馴其左右太山祠大石函以貯神物相宿其廟見一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蓋重千鈞義非獨舉試提之飄若輜毛遂取財寶以施貧窶後度江住越城寺忽遨遊放達俳優于冒鎮北司馬恬惡其不節招而鴆之頻傾三杯神氣自若年八十九元興末卒云

杯度沙門不知何來如前即蓬萊道人也初在冀州年可七十隱匿姓名不護細行人不齒之曾投人夜宿家有金像度持而出主人奔馬追之安行如故騎走不及至河以小杯在水一足投中抃舞而過因號之杯度時在彭城祈簟而行至食赴會便置簟當道人嫌妨行移終不動食訖持去不以爲礙永嘉初中江南卒羅什聞度在彭城曰吾與此子戲別已數百年如何南度遂不面耶云

沙門道冏扶風馬氏有學業元嘉二年於洛作普賢齋道俗四十餘人已經七日中食忽見一人著褶乘馬入至堂前下馬禮佛謂是常人不甚禮異便登馬揮鞭忽失所在但見赤光洞天良久乃滅後三年末復作普賢齋將竟之日有二僧至容服如凡直來禮佛而出有覺異者出門送之忽見飛直上天失僧所在云

求那跋摩西域人宋初來遊楊都多所開化時咸謂得聖人也以華布諸座下諸僧皆萎唯跋摩鮮淨及卒端坐叉手或謂入深禪定多日不起於席下得遺言三十餘行云得二果時夜集者二百餘人咸見一物長如疋許繞屍而西南去云

宋元嘉元年東官侖二女姊十歲妹九歲里越愚家未知經法忽其年二月八日並失所在三日而歸粗說見佛至九月十五日又失一旬還作外國語誦經梵書見西域僧便相開解明年正月十五日又失田作人見從風上天父母哀哭求禱神鬼經月乃返剃頭爲尼被服法衣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曰汝宿緣爲我弟子手摩頭髮便落與其法名大曰法緣小曰法綵遣還曰可作精舍當興經法既達家即除鬼坐立精舍旦夕禮誦每五色光流汎峯嶺自此容止音調詮正有法上京風規不能過也刺史韋朗孔默皆迎敬異云

沙門慧全涼州禪師也門徒五百中有一人性頗麤異全不齒錄後忽自云得那含果全以無行永所不信全有疾閉房此弟子夜至

問病而門閉頗異之全密重闢而自靜又至牀前曰闍梨可見信也若命過當生婆羅門家全曰我一生坐禪豈祈生彼耶弟子曰闍梨信道不篤外學未絶雖有福業不能超詣若作一會飯一聖人可成道果全即依辦弟子又曰可以僧伽梨施須著勿擇及會訖施衣有沙彌就全取衣謂是其弟子曰吾欲擬聖人那得與汝復憶前囑不得擇人便以歡施他日問沙彌曰先所得衣著不大耶沙彌曰何等衣也此日他行全方悟取衣者聖所化也弟子俄過世唯冢四邊時有白光元嘉末年全猶在世云

宋元嘉初劉凝之在廣陵逢一異僧曰君將病氣然不死可作三百錢食飯僧則免此患凝之素不敬信聞之加忿僧曰勿怒但加敬自得福也二十步許忽不見後經七日病發殆死後在都下有僧先不相識直入戶曰君有法緣何不精進凝之因說前事僧曰此賓頭盧也語已不知所之凝之以十七年於廣陵惠往精舍見旛蓋在空久之滅矣

魏太武沙門曇始甚有神異常坐五十餘年足不躡履跣行泥中奮足便淨色白於面俗號白足阿練也赫連昌破長安始被白刃不傷由是僧尼免死者衆太武敬重死十餘年形色不改云

宋孝武時江陵長沙寺沙門慧遠本名黃遷即禪師慧印之弟子也印每入定見遠是印之先師雖應爲蒼頭故度爲弟子常寄江陵楊家行般舟勤苦歲餘頗有感變一日十會通見遠身而般舟之處行道如故自剋終日至期果卒久之現形多寶寺謂僧曇珣曰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天人相迎言已不見珣於是日設大法會建捨身齋其日異氣自知必盡三更中間空中樂磬聲香煙甚異珣曰遠公之契至矣尋爾神逝云

宋大明四年路太后於中興寺造普賢乘像事因設講會忽有異僧風皃秀擧一堂異之與語百餘尋爾不見初有一僧前起問曰不審上人從何而來曰自天安不審何名曰名慧朗也云云

宋末沙門寶誌者遊於揚都初無異相後頗涉疑分形赴供人乃加異齊氏受禪多有猜疑刑加錐鋸忤犯者衆聞誌有異長囚鎖于圓戶誌任之曾無憂恚召獄吏曰門外兩輿食何不取來及看乃是文惠文宣所送行始至獄後於市中巷內見誌徒行有司白帝帝令看獄中有無見誌著械如故往市搜捉隨見隨滅隱顯不定預記未然萬無一失時又浪言無表次梁祖建運下詔出云任其往返無所拘礙形如耆老被髮拏杖懸鏡剪刀無所定泊多來延賢寺僧寶意處意以聖化處之時亢旱誌白帝曰雲能得雨可講勝鬘即令法雲法師講之膏雨充洽帝後時從容問曰帝位更運誰守百年弟子既能奪他故知他亦能奪不知是誰當續梁後誌張喉開口以手指之初不委也侯景事故方知先及不久曰聖人將去如是卧於空野云

今并州郭下安仁寺西劉薩何師廟者昔西晉之末此鄉本名文成郡即晉文公避地之所也州東南不遠高平原上有人名薩何姓

劉氏余至其廟備盡其緣諸傳約略得一涯耳初何在俗不異於凡人懷殺害全不奉法何尚同之因患死甦曰在冥道中見觀世音曰汝罪重應受苦念汝無知且放汝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育王塔可往禮拜得免先罪何得活已改革前習土俗無佛承郭下有之便具問已方便開喻通展仁風稽胡專直信用其語每年四月八日大會平原各將酒餅及以淨供從旦至中酣飲戲樂即行淨供至中便止過午已後共相讚佛歌詠三寶乃至于曉何遂出家法名慧達百姓仰之敬如日月然表異迹生信逾隆晝在高塔爲衆說法夜入繭中以自沉隱旦從繭出初不寧舍故俗名爲蘇何聖蘇何者稽胡名繭也以從繭宿故以名焉故今彼俗村村佛堂無不立像名胡師佛也今安仁寺廟立像極嚴士俗乞願萃者不一每年正月輿巡村落去住自在不唯人功欲往彼村兩人可舉額文則輔顏色和悅其村一歲死衰則少不欲去者十人不移額文則合色皃憂慘其村一歲必有灾障故俗至今常以爲候俗亦以爲觀世音者假形化俗故名慧達有經一卷俗中行之純是梵語讀者自解余素聞之親往二年周遊訪迹始末斯盡故黃河左右并隰嵐石丹延綏銀八州之地無不奉者皆有行事如彼說之然今諸原皆立土塔上施栢剎繫以蠶繭擬達之棲止也何於本鄉既開佛法東造丹陽諸塔禮事已訖西趣涼州番禾御谷禮山出像行出肅州酒泉郭西沙礰而卒形骨小細狀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繩連故今彼俗有灾障者就礰覓之得之凶亡不得吉發有人覓既不得就左側觀音像上取之至夜便失明旦尋之還在像手故土俗以此尚之云

齊周隋唐代有神異之事止百年見聞不少備之僧傳故缺而不載略述感通之會知僧中之有人焉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卷第三下